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三）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第　及第五

宋汪玉山集及第謝丞相啓　清問揚廷。獲預詳延之列。寵宸賜第。輒居先賦之先。揣叢贅之無庸。玷巍科而非據。㠯競失次。辭避莫違。竊以國家之安危。繫於人才之進退。號稱多士之衆。必曰先王之時。上而三事大夫。下而百司庶府。凡厥在位。罔匪正人。有臺有萊。德音是茂。或薪或槱。髦士攸宜。若釆芑於新田。若菁莪於中沚。顧彼以尊上帝。養賢以及萬民。所以用之而不窮。抑亦求之爲有道。始於教養。終以賓興。德進言揚。廣開數路。鄉舉里選。曲盡群情。敷奏其言也。必明試而後廣掄。辨其才也。必位定而後祿。朝廷有責實之政。君相有知人之明。如其不然。何以得此。至於後世寖失遺風。選舉法存。祇以塞人情而應故事。仕進流冗。類皆追時好而取世資。上有取士之名。士無學古之志。雖曰無倦。常以爲憂。洪惟真人。纂承丕緒。體堯舜之孝弟。躬文武之勤勞。方當干戈多事之時。不廢科舉三年之制。益欲講求於闕政。亟將搜攬於遺才。共圖復古之康功。仰繼得賢之盛事。豈於今日。徒尚空文。宜有間出之異人。來副旁招之妙選。如某者。賦才短拙。稟性顓蒙。學僻而迂。識少且昧。離跡釋儒。粗求師友之淵源。研精畢思。莫見聖人之涯涘。姑守庸愚之分。敢萌僥倖之心。以童稚無聞之人。負賢能所難之任。仰孤君父之意。俯貽朋友之譏。退省其私。不知所處。此蓋伏遇史館都督僕射相公。省龜當代。歸表萬邦。堂堂漢相之風。赫赫周民之望。有剛大不屈之氣。足以任天下之重。有誠明自得之學。足以格君心之非。收拾群才於士風彫喪之餘。發明吾道於邪說縱橫之際。載念東江之臨鎮。獲觀泮水之規模。漸漬薰蒸。親承德化。獎提誘掖。曲荷恭憐。遂致困窮。益勵儒夫之志。粗知趣向。願爲君子之歸。自惟不才。何以圖報。雖無治安之策。上贊廟堂中興之謀。敢以中庸明道之書。永爲座右修身之戒。　及第謝信州太守　侍問颺庭。愧乏片言之善。登名桂籍。謬居多士之先。拜命若驚。循涯知幸。竊以四郊多壘。非國家閑暇之時。萬乘臨軒。有社稷安危之計。識湯聞於王論。豈徒狗於空文。宜得間出之異材。來副中興之嘉會。誰云庸儒。首與甄收。如某者。學僻而迂。識少且昧。離跡釋儒。粗求師友之淵源。研思卑精。莫見聖賢之涯涘。姑守庸愚之分。敢萌僥倖之心。以童稚無聞之人。負賢能所難之任。仰孤君父之意。動貽朋友之譏。退

省其私不知所處凌競失次辟避無從某官黼黻斯文楷模後進揭二天
之日月聽千里之江山遂令叢爾之資亦玷褒然之舉空慙晚學莫伸抗
雍之規願與邦人共詠甘棠之愛其爲感佩未易名言　王十朋梅溪集及
第謝軍相啓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先揣分
諭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先舜遺意臨軒取仕者祖宗令規一新
熙寧之科備見神廟之志謂三題不足發于大夫平日之蘊蓄而群累可
以陳我國家時政之闕遺著爲永彝以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切
直之論遂使擬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相承致源流之寖失
近代尤甚澆風益滋大臣多忌而動有嫌疑學者懷憤而莫伸梗槩物極
必變道開始公申嚴審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悉闢聖覽求忠
讜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寵褒有辭既當清明不諱之朝宜得瑰偉非凡
之士如某草茅賤子庠序鄙生由行藝以進升廁英髦而旅試俯慚俗學
累無可取之二三仰懼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非
主聖臣賢其能有容寵匪怒其嬰鱗忽偶居於前列上自親擢受知不减
於孫港言略施行措意有諭於實擢靜惟僥冒抑有實緣茲蓋伏遇僕射
相公以道事君無私應物蚤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今掌握於化鈞亟圖

康濟比露封章之請益開衮聽之聰獎勵進言傳聞宏中之大體深衍讜
政戒李言肯之偏心蓋將植太平之基豈獨爲諸生之賜某敢不益堅儒
業恪守官箴勉求事之可爲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揮精白之心願
爲良臣冀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張參政綱某官厚德鎮浮
宏材拔萃爲一時之耆彥肇百辟之表儀明以保身擇高風於赤松子任
而共政權前列於曲江公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遂將順其美於聽納
之際　陳樞密誠之某官稟純粹清明之姿富博洽宏深之學茂明大對
擢桂林之一枝踐歷要途搏鵬程之萬里風膺宸眷道握兵權材兼文武
而兼夏肇觀榮冠古今而縉紳景慕惟昔漸陽公之德化竊嘗聞夫子之
文章方慚不肖其範模何意允傳其衣鉢　楊侍郎恭某官學極群書文
慢四傑纚纚議論有眉山先生之流風藹藹聲稱耀關西夫子之遺懿允
矣儒林之冠儀于從橐之班承師槐市而既被作成奏對楓宸而復膺推
獎　李侍郎某官模楷士流羽儀朝著於符使郡循良逵過於龔黃持
橐從班儒雅同稱於班馬比膺詔綍親職文衡章委靡而振士風速忠讜
以當上意　賀侍郎允中某官爲世儒宗握持大柄寘杜牧於高第本崔
郾之公心號李白爲謫仙見李真之雅識爲盛代而開公道賀吾君而來

直言遂至繆膺首膺選擢　劉侍郎才邵某官學校器人文章大手仁爲
己任典刑備著於老成道與時行德業兼全其久大峻班行於華袞演誥
命於絲綸主張斯文挽衡後進　王侍郎俣某官朝著老成士林碩望蚤
被知於宸扆久更踐於禁途出鎮侯藩揭黃霸循良之譽入司關討侍劉
晏取予之宜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陳侍
郎康伯某官器粹珪璋學深淵海蚤著士林之望亟膺宸眷之知高玉山
恬養之風久淹琳館復紫囊清華之舊起冠天官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
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張侍郎　某官學海淵深量度宏大蚤著
士林之望久膺宸眷之知居務論思豈獨侍草茹之理發明仁恕蓋能紹
廷尉之平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王舍人
淪某官心醉六經名先四傑詞章典雅有漢朝制誥之風爵鑑精明擅先
公考校之盛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舉首之榮濫膺宗盟之賚　趙舍
人逵某官擬秀坤維結知天眷策名龍首茂騰四海之英聲執筆螭頭益
厚一人之寵遇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射策之捷聞躐躋傳衣之盛事
周舍人綱之某官魏權異科蔚爲要職藻思激河漢詞章不減撫雲羽儀
天朝人物有如晉宋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叢爾之才玷褒然之舉

孫少卿道夫某官挺秀岷峨騰英庠序挾黼黻之文於方冊擒衿儒之
詠於黌宣瓊閣未歸扶郢里之先親曲臺進擢仰卿月之清輝比掌文衡
親承御札曾鑑獨高於衆目狂言特薦於匹夫幸出自天恩歸有地　周
侍御才叔某官剛毅不回精忠自守雍容禁近道鵷鷺而接夔龍排繫姦
邪若鷹鸇之逐烏雀比膺詔綍親職文衡拔狂率之言上副聖明之旨
王殿院某官受氣剛方立朝挺正位升攢綴益揚蹇諤之風望著中
臺光畫糾繩之職力主張於公道務振起於斯文遂致妄庸叨膺選擢
凌司諫某官勁特不回端方自守直言中病有王魏善諫之風奏業屢
焚無嘗要暴君之失力主張於吾道務振起於斯文遂致鄙庸誤膺選擢
王郎中剛中某官問學淵深氣節洪毅楓宸射策名切亞於龍頭蘭省
懷香望獨高於鵷序惟大柄之有屬體上心之欲求揭以平衡志不回於
憑藉借之變衮書有取於劉蕡遂令舉首之榮濫被宗明之賚　王郡王
某官器粹璵璠慶傳珪組襲亞聖大才之儒雅光隆祐奕世之德勳政
迹龔黃作股肱於藩郡望高陰馬資肺腑於懿親方詔復蓬萊之遊俄榮
拜瀛洲之長有光吾道將振斯文遂令蒐瓊之流首被甄收之列　陳賢堂
集代鄧彥通及第謝陳達野運使啓　華茅賤士瞻日月之餘光糟粕鳶

儒奉絲綸之明詔此古人難以必遇在今日乃得盡言敢論末第之將但慶平生之幸竊以三代賢能之書廢而漢選舉之法踵道不同修人為異趣華藻名家之學激昂死黨之風因循東晉之清虛熙爛李唐之詞賦功名冨貴尚多有之用舍行藏無足道者賈太傅因操夫而傷古張廷尉貶高論以狗君十事要功甚矣姚崇之譎三書自薦惟既韓愈之畢賢者未免有疵旅人夫後何望若夫顏子之觜陋巷孟氏之游諸侯其處也藏器待時其出也殉身以道亦曰得君而後用固非異俗以為高方嘉會千載難逢遇大聖萬世一遇宜展山林之素蘊以膺廊廟之旁求志雖止於為貧遇不妨於行義此所以盟心鐵硯袁飯牀圓雖鼓瑟不利於于王而焚膏必期於圖霸如某者獲教歷落真可笑滌倒蠢跡已不堪學詩每惟面牆下筆圍無腹稾流落走家之狗浮沉水上之萍父待詔於公車屢隨書於禮部周全反復者四千里不憚險阻艱難者二十年有餘呵欲將於夜中誰非辭尉每王孫於胯下盡是少年赴時自知不工立意誠亦有傳乃者長貽讙於畫虎妄有意於連鼇復緣卿吏之薦名遂預春官之別考孤軍當隊遂厲失群不圖寒族之微忝在貴游之末雖遭褒無路空餘寸草之心然擇撥承顏不負一經之教爵量忝竊盡有貪緣此蓋伏遇某官道大兼容仁深禁育一虎尚圖三戟故鄉衣錦飛榮復擁八城之寄登阜思治生令萬物之春曾是品題致兼收錄念昔曾兇禍而獨容于今欲拔以超處雖禮數之相違諒欵情之猶在竹頭木屑既叨暇日之收馬勃牛溲竊備異時之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鄭剛中北山集謝及第啓

丹墀侍問擢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獲占三人之列省躬循牒聞命震驚竊以取士之科待人為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掐媚以求名苟容沒照之志豈之劉蕡之策國家運雁極盛數休中興於干戈僅息之時鎮科舉必行之法來此多士生之廣庭聖拔謀恭深見虛懷之意眾心感激誰非溱沸之人宜得英材式符侵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公棗於半生耻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飢田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飢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已華膚以自言放新店民家猶因畋獵而得諫幸側奏名之籍敢處犯上之誅既進斧斤復叨紳笏惟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從挑批糠多在覈驗之數深惟忝冒實有貪緣此蓋伏遇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為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有出取康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為洪業之基承鑒貪水無煩乞火致茲膺選亦預甄陶其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衛躍遇為私己之謀惟有朴忠無負恩門之賜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葛立方歸愚集謝及第啓

撥無後之孤單謂當折北奮卑飛之弱羽獻策圖南忽驚較藝以奏名擢冒臨軒而賜第逢辰特幸揣分奚堪竊以國莫重於人材士要先於器識虞夏商周之際本德義以明揚秦漢隋唐以來用文詞而將舉蓋深於涵養則其歸必至於渾厚而慎於踐履則所到未易以測量惟睿主之作成斯賢才之觀化國家偶中否之運聖上挺勃興之資當用武而尤急於搜賢方在疚而不忘於拔士以賢良顯僚而仍舉三年取士之制以詩賦掄材而兼求六經探道之人既容門子之登場又集宗英而戰藝欲伏俊髦之衆共扶基本之強宜得英能以光掄舉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早被訓於鯉庭旋摳衣於虎胄大小百戰首末十年抱槧懷鉛屈首短檠之燈火汗顏血指何心長鋏之彈魚博畫官聯本緣門調使尋歲月奔走塵埃念弟兄中第者四人而父祖聯科者三世夫壽陵之步恐負初心學裘氏之冶期承素業再鼓餘勇碾理舊文振筆陣之千人戰鉛刀於一割敢圖精鑒不棄下材矧避旁親之嫌闕付別頭之試紛然多士取者五人非夙祷於吹噓豈遂容於叨冒茲蓋伏遇某官中興基緒復學者嘉斯文曾國之真儒此道商氏之先覺每品題於人物用培植於邦基狂猖不遺是亦教誨而已賤微兼取而況親炙者乎實有貴緣致此僥倖某敢不務專士操篤守官常勉所不能勉其不及龍門當肯祖述熙顏之美天漢迢遙更假乘槎之便

王溪濱先生集謝及第啓

階任子之恩已冒賤役應興賢之詔復忝巍科循鄙分以非馮撫躬才而自愧竊以國家惟百年之計留意人才學者以一日之長致身科目凡彼公卿之踐從悉由文字以推與始類浮文終收實用遂使清朝萬意擇掄名較藝之是悉後進希聲以射策決科為可貴故此艱難之際亦嚴搜選之方神州尚隔於一隅江表自稱為多士雖未卜掄材之月亦不虛進榜之天方三祀之亮陰肅九重而恭默龍池輔拭特擇衙於近侍之臣屬塔書名等甲乙於春官之考訓辭甚切聖意有加精求賦日之才博采濟時之略謹其聲律蓋將觀組織之工訪以古今所以考經綸之術自非詞華敏贍才理數長則何以副睿哲之旁求冠英賢之上列如某者衣冠寒族庠序晚生無遊觀廣覽之資有孤陋寡聞之累尋心弱歲攻書細以徒勞刻意前修佩韋絃而自飭妄起功名之念早遊教化之原博士一經生徒數載月程文藝屢收得雋之功秋賦賢能亦在先鳴之列自詭穿揚之藝

不知拾芥之難龍門未躍於西河鯨鬣遂掀於東海合縞以出彈鋏而歸
繼經風樹之悲無復星槎之興十年兵火脫盜賊於中原萬里風波從衣
冠而南渡講道於絕糧之際挾經於弛擔之餘素志難以安行艱險而
已備偶緣世賞獲厠官聯鐵違鑄硯之心金負滿籯之訓絕意冥鵬之寥
廓甘心斥鷃之翱翔然素業傳家懼弓冶箕裘之墜青衫入仕有塵埃撫
楚之羞痛自激昂載加勉勵家無丈史重興五厄之嗟官有簿書更苦三
餘之寄心耗於囊中之句目昏於棐下之書適時已覺於難成中道幾思
於自畫向用朝廷之事比許運首善之薦名求禮部之選掄偶犯有司
之程度霜蹄遂蹶騆氣空呈復此翅於回谿獨倚翰於虞隊功同獲臂疑
骨相之難封命有龍書恨神仙之多障有求弗獲欲罷不能屬詔綍之肆
頒厲辭鋒而再鼓既與漕臺之討復觀王國之光朋來集四海之英穎出
盡一時之秀時方用賦皆升堂入室之流士必通經多專門名家之學王
有荊山之韞珠無滄海之遺可謂盛哉吁足畏也方錙銖之必較懸穢秕
以居前然而求劍刻舟守舊方而甚滯好竽鼓瑟追時態以尤殊丈或病
其雕蟲技幾成於畫虎既瑕瑜之不掩宜薰蕕之俱遺付圖戰敗之詞猶
玷公明之選人非東晉莫與劉琨之流賦異阿房終居杜牧之下尚次甲

科之後獲塵乙夜之覽自揣奇窮已為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才高人傑道
契天民以兼資文武之才膺注意安危之寄訏存廟社威名獨重於朝端
位冠臣鄰風采想聞於天下久持魁柄力運化樞折衝於敵人窺伺之
秋鎮雅俗於國勢危疑之日臨大事而不亂蓋胸中之氣有餘推至公而
必行故宇內之心自服國有中興之漸士無先職之憂致此膺塵有益叨
員某敢不益崇儒行勉服官箴隨所遇於他時期粗伸於素志被君相作
人之澤雖匪成才師聖賢行己之方則為報德羅忠忠先生集代轉官賜
弟謝執政　化膺帝眷亟進官聯仍拜賜於芝函遂登名於桂籍寵光橫
及感涕交流伏念某性昧知方才疏適變少為進學不能收場屋之功晚
乃遭時已叨陪侍從之列衛大均之幽造惟小器之疾顛每究勤渠勉圖
稱塞技已窮而難強力弗給而易衰至如績餉之薄勞乃是轉輸之常職
俾之增秩固慚恩數之已優假以決科更使品流之稍異自惟何者可得
兼之此蓋伏遇某官道濟寰區功存廟社削除醜類既恢經武之圖柱別
群材更助右文之化故捐殊賞以貴微驅某敢不竭節奉公推誠事上謹
邦國貢輸之備識朝廷法令之嚴庶幾此心何敢云報隊長方唯金渠謝
及第啓　按藝南宮叨居下列拜恩北闕遂覲清光顧事業之空疎被寵

榮而祇愧伏念某得依大庠光自孤童意廣而材卑心空而質薄磨礱樸
斲每勤匠氏之功長養護持借賈場師之力訖無堪釋徒閱歲年以至適
先師門獲交多士指南所自發軔云初皆君子之使然非小生之能爾詎
知末路深失本心以平生之所聞望有司而求售江湖巨浸中道而乃變
污潰培塿學山卒歲而僅同丘垤尚祈誘掖使有依歸恭惟某官盛德典
刑斯文羽翼忘名忘世久從造物之游呼馬呼牛一聽時人之目江山宴
生教鄒傳冠稱斯世之龍門咸指當今之吳下耆年如衛武多益若商
翁行膺三老之求無復五噫之歎某敢不力行舊學克謹官箴無愧前修
庶幾後日既下酬於素志亦上報於深知　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及第謝秦
太師啓　蘭省奏名偶忝八士楓宸唱第復玷兩科得過所期榮不蓋愧
竊以先王致治宜莫急於賢能後世取人乃獨詳於科目自庠序之商周之
教養致師友無游夏之淵源黨同伐異者皆訓詁之腐儒文綉用寡者類
彫刻之童子好惡己昧於鑿枘取舍每病於參商亦既背馳詎其兼善屬
聖君有為之日正賢輔相逢之秋業雅黜浮一變斯民之耳目息邪距詖大
振吾道之紀綱採義理於聖人之言賢人之言辯典則於詩人之賦詞人之
賦近酌祖宗之遺制遠追唐虞之顏風合為一科期於兩盡詔青所主士衆

頓甲鼓篋鼎來揚鞭霧集傑折肩解順之辯耀凌雲歌雪之奇當八面之
銳鋒應兩端之善問較以穿楊之藝莫不爭先要之折桂之榮豈識易得
如其者識非造理才不逮人登罹陟岵之悲長類斷機之訓顧冥衆之末
緒每冰炭於中懷畫供薪水之庭闈夜對簡編之燈火樓身巖谷絕意雲
霄茲逢偃革之時遂起彈冠之興初偕漕計再預鄉書豈期下里之巴人
偶蓮高陽之才子實玷升堂而相如入室漸非能賦之流高堂傳禮而徐
氏為容浪得明經之譽戴惟幸會必有實緣茲蓋伏遇某官道格神祇敷
隆古昔以一命衆為萬衆師尹躬暨于成湯天開一德周公傳之孔子時
集大成禮制樂作而措率土於一陶仁漸義摩而起斯文於五厄力扶王
道大正人心俊良既樂於登崇頑懦亦思於興起某茲亂散亦被選掄某
敢不增所未高修其可願趣風有使慰執鞭欣慕之心在冶云初污造物
甄陶之手望場尋常之效仰酬萬一之恩　及第謝秦內翰啓　較藝南
宮偶參八士獻言中禁復玷丙科揣分已踰撫躬知愧竊以古今共道惟
得賢而立邦基國家有為乃觀文而化天下自光舜廣招徠之路至漢唐
發科目之程識高伊嘗耆實洛下之諸生才似班揚者亦開元之進士翔
翔丹地比比有聞照映青編班班可考造聖皇之撫運得良弼以中興肆

霖雨之命而進高宗歌清風之詩而繼宣尼三歲定棘闈之制四門夕攜
市之游惰棄布素駕諸侯之軺傳中求閒閎與刺史之計偕賦就凌雲豈
唯司馬經明拾芥不數夏侯舉歸典雅之流盡去浮華之習褒然出當是
舉翁爾咸高其才至於雄據上游蓋亦對爲名士顧茲殊選宜屬可人如
某者湖海窮徒乾坤長物鯉庭一問已經陟岵之悲軻室三遷尚賴斷機
之訓𨈖教每懷於養志徇鄒敢忽於帶經雪積螢飛飽聽宵中之夢漏花
閒葉脫幾經林下之春秋屬進偃筆之時遂起彈冠之興秋天薦鶚濟臺
嘗預於後塵春浪化魚天路倘聞於首唱事既分於霄壤勢因隔於仙凡
懷卞和泣玉之誠敢辭再刖舉孟明焚舟之策當在此行果遂跡於荀龍
後分香於郄桂雖虞長驂大來足爲優而吹枯噓生豈無所自茲蓋伏遇
某官道優聖域文挾國華肄帳談經鄙向歆之立異彤墀射策極晁董之
未言遂結主知允諧人望北門視草嫺王者之絲綸東觀提綱擒諸儒之
領袖居之甚寵進也未央行趨青瑣之班即拜白麻之詔門凝瑞氣森然
畫戟之多位處台躔美矣緇衣之並故士尚勤於吐握成人每借於齒牙
致此孱庸亦蒙采錄某敢不益堅操履深懋進修附驥攀鱗猶念昔年之
場屋鏤刀錯玉正祈此日之陶鎔誓竭駑才仰酬洪造　陳止齋集及第謝

陳克齋先生啓　北面受經久厠青衿之列南宮擢第偶收黃卷之功起
自布韋齒之簪紱凌兢知懼俯伛歸思竊以學之邪正繫于所傳道之廢
興視其所授事無偏舉理實相資故傳之得其宗則若升泰嶽而知衆山
儻授之非其人則必下喬木而入幽谷在人之取友必端矣而此亦擇善
而從之者易所以當明辨物正言莫難探賾而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實
賴舉隅是以漢人之言本之田何焦生之說託之孟氏苟不有先覺之民
爲之倡則孰能使後進之士知所從伏念某知識迂疎氣質卑下掘井而
幾爲廢井學山而不至於高山彫蟲篆刻而旋覺其非切摘章編而深造
其旨自忘於學已近爲人今數十年結髮從師雖未若施讎之久三萬言訓
故舉義乃幸讀了公之書故令微飛益竊寸祿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
儒宗含英咀華而作文章研精覃思以立訓傳偶棲遲於枳棘即騰踔於
雲霄而樂善無厭誨人不倦大明君子之教以育天下之才彌綸天地之
道則先生相與言溥博淵泉之功則弟子不能學自憐朽質幾侍絡綬雖
循循然善誘人與其進不與其退然斷斷兮無他技傳其書未得其書豈
意決科乃能中選究言饒肖皆出提撕某敢不益勵丹心仰酬素願學優
則仕仕優則學固無卒業之年人而爲兒兒而爲人求盡服勤之義既成

一雪坡集及第謝年存齋啓　斗騰重望顧登四海之龍門天遂初心得
附九霄之鳳翼沾寸階而非素拜文序以爲榮平生所期一旦而稱惟先
後有相須之理而感應亦必然之機東坡慕歐陽子於兒時覺歸門下道
原爲司馬公之文學遂入選中立心素有於依歸造化乃爲之成就使介
甫爲考官則東坡在所不取如熙寧用新經則道原有所不能此觀所遇
亦繫於數某生當後晚志慕前脩雖愛讀東坡之文無能爲役偶生在道
原之里竊慕其人釣名射利之念甚輕置國忘時之心則重獨於平日仰
止高風閱其論議則以爲今之歐陽欽其德望則以爲昔之司馬無階望
履有志執鞭偶來群試於南宮忽值並持於藻鑑博斯文之有主肆斐
狂以直言而取今果蒙賞識玄雲霄之夏乎澤江漢之窮鱗拔之衆人所
不好之中有此諸卷莫能及之許賦或識其體要公則稱其工緻於發明
論或疑其剽文公則稱其奇傑而高壯謂之撫餘子而立其上謂之必素
學之飽於中至於三策之數陳尤辱一言之獎借如僕革不可勝數豈真
在於下風無高論令今可行安能動於人聽雖通情之弊因亦定價於品
題舍稱舍稱亦無然幾爲並養類我類我久則肖蒙獨以鉢傳方愛身
之寥寥而受物之汶汶乃謂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諤諤不嫌金躍力與玉

成向來欲效爲南豐之辨奮今日乃得拜西山之風采文章小技豈盡所
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品庶爲好腳跡之門生一時未
足以盡今異日當觀其立已尊從犯擢皆合掘於膺當侍對於君庭未敢
謝恩於師席舍館定而見長者固負深愆杖屨摳而侍先生終修膺贄蚑
身仙舉肉骨恩深永言感藏何敢背負茲蓋恭遇某官國家碩望宇宙直
聲古者有臣如汲黯斯進矣天下欲治舍孟軻其誰歟代言搞盤誥之文
作史秉權衡之筆奉詔求士爲國搜賢不遺菲葑俾厠桃李某敢不力觀
所學益礪厥修爲歐陽之蘇而不爲之奇爲司馬之劉而不爲邢恕飲水
食蘗忍來看擢歸潔其身弗畔於道從横對三千字已徳殿陛之忠結褁
作第一流庶不門墻之辱心丹有燭手墨未獲　及第謝鄭捷堂啓　平
生立志願出正人君子之門一旦進身果在弟子門人之列秋毫書而非
喜在爐冶以爲榮豈惟牢晉持中之得人蓋將稱於天下曰知已雖至賓
不爲衆好非妙耳寧賞絕音韓子之文好則皆以爲笑怍東坡之學或者
亦謂之縱橫然而有陸宣公則置韓於虎榜之間有歐永叔則進蘇於龍
門之上非韓蘇之難得蓋陸歐之罕遇古之奇聞今者復見小材知某拙
樣背時非孔孟之書不觀惟程朱之言是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羨寵

榮遇之事父遇之事君但知忠孝廉恥揚厲於甘山林偶然秋賦之充貢闈春官之試靜觀世事深切私憂然而不言是負所學詐而肆論必忤於時位思實掃巷僻以得官不若拙直狂躁而失利剝今時之年鄙夷古者之陸贄可侍以言未為不遇私意自期而語曰老天果使之如心雖云機會之來享亦氣類之感矣然寵賞易當卑識之覆鈍甚剝錯易當勁氣之許至謂已騰踔餘子之表又豈止榮華一時之褒賞于雲霄惟鱗鳳而非理若然一笑知者幾何不入他人之籠中亦奚所儀獲出先生之門下盖逢春育奬困冬烘平生不襲陳言而疑其剝文所學一本先儒而謂之癡極其榮向來歆歆為南豐之脅今日乃果得李君之御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砥春渠之人物庶為好脚跡之門生有此遭逢何敢背負茲者恭遇某官兩間正氣四海名流偉望壓嵩黃河泰山之高太狱忠許國青天白日之清明主京洋則勇擊蠹倖對承明則極言時事寵已如此求人亦然故使小材進參大造某敢不如韓於陸為歐之蘇歸潔其身弗畔於道領英雄三百輩何知科第之榮作人物第一流庶不師門之辱矢心已定屬舌莫宣王初寮先生恭謝及第啓　某啓三月二十三日勅下禮部貢院牧牓蒙恩賜前件及第四月二十九日延和殿謝恩仍當日釋褐者鄉老寅能已歷首舉春官奏籍復玷乙科仰承賜第之優俯被章身之寵揣屑甄鑿彌積泱赧竊以國家之治亂惟今世道之廢興有命故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才懷有為之資必待有為之際古今之理不異彼此之勢相須以械撲之能官則文王以寧以菁莪之樂育則周士也貴逮諸侯之割據及戰國之紛爭皇王之今猶且戴贄而出疆區區之才亦與分庭而抗禮盖上有好善忘勢之誠意雖党庠僻四之類皆取而不疑下無發策決科之空言雖捭闔揣摩之言尚近於可用斯宗廟賓客所以各得其治而草創潤色所以不乏乎才特無扶世導民之大猷故有富國強兵之明驗去周浸遠由漢以還德行道藝之書略而不講經術詞章之尚更以相攻或追推頌之汪洋或進聖神之恍惚既踐拜廷之地均為進取之資執不可以得人終亦見之行事在當時之寵辱定終已之枯榮況設科至多而進士最為高選掄用人不一而名公悉出此塗惟得賢則可立太平惟顯俊則可尊上帝夫欲成廟堂之勲業必欲著臺閣之規模自非天下之英才曷副朝廷之本意如某者學不足以造道器不足以適時一鄉偶擢於儒家諸祖盡登於文舉遂服過庭之訓始為挾策之遊然而親侍無暇既不能負笈裹糧以從師友性資至介又不能接席

群居以爰挍庠環堵以蔵至井何見謂當自勉乃侍觀聖賢傳記之書恥不自能乃兼為義理聲律之習少之偶爾長而適然千名之衆試業再更志學之後萬書四十顏又嗟於不售推敢意於有成志目中肩竟悼初心之負籍頂至踵尚恭今日之遭恭惟嗣聖仁明精臣忠烈德隆上古如成王文帝之時道叶大中兼嘉祐熙寧之政貫千載難逢之代乃群英並進之秋求何鄙生亦值亨會此盖伏遇某官誠存特愛度極兼容待循循誘人之方有善善樂終之意不與其進因多場屋之光尤為之客更及門墻之舊遂令孱陋輒預搜羅惟古人之謙所知寧有時已雖君子不責其報將如義何遂量匪堪撫可自靡無忘所學豈惟遭官府之間言不辱其門安敢愧士林之風義敢陳寸道異齊恭登第謝啓　來對珠庭直從顯點上恩寬大猶置末科靖循切恭之由端出薦揚之賜戴君之次感德亦深切惟朝家取人以文始曰因其表而信其裏書生由學入仕亦特隨所寓而究所施如視此以為平生之榮則我何不負進士之目試以策名之後追念為士之時丈夫寄婉埕生所謂南面之王不與焉婆童取於孟子嘗曰萬鍾於我又何加惟戴履天地之間有古今君臣之義安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然而幼學壯行無非天理故進世儒宗初不廢舉業謂名卿良揣何嘗由異途出處非我所欲行止則時之可否敢逃此生於無用是謂盡其命之當然此義不明而祿是嗜其於志得藏可憫傷夢寐不清長被榮枯之作崇持書何用祗為投合之具媒相志既畢後來可想哉所樂非所性也雖大功大烈猶不得已之為況能青即能賤之若一階一級又何足道之有嘗以為稷契伊周之業本是第二義而又惜孔孟顏曾之學不盡見諸行盖向上更不容言而成物亦我所頓此大易也蒙以下之事而中庸內外將措之宜流而山止而川初無定質油然雲沛然雨何病太虛皆不為則推為之謂之進則斷進矣顏如曆陽無所覬覦天會其才不足奮發於趨事赴功之烈性局於隆何以周旋於奉命承令之間但可為宇宙中一幸生之人而自謂國家事何至屬於我有如去年賓興之詔備寫當宁才難之憂非真能實藝無以副時需豈末學小生所敢望鄉賦猶以世為士類時在壯年依鄉赴舉之行得之幸也浸浪如京之役出於偶然旋叨奏籍之名例拜出身之賜惕然深省報若為圖此去公家即是委質為臣之始從來一命可拚濟人利物之心須勉己之不能以敬天之所付遂之入選餞我朋居親養得安米奪班衣之樂更事可學懷無吳錦之傷惟習中拋負之奇覺意外遭逢之易進惟興倩允有依歸茲盖恭遇某官

間氣得秀盛名蓋世凜凜著立朝之節溫溫敷閭郡之稱粹乎端人正士之容修己以敬純以君子長者之道近仁而忠史使廬陵大明洛學心傳古聖又達今日之周程人得宗師行見將來之楊謝相期此邦之意不淺其為後學之幸何如某親炙非疎受知已素歌鹿鳴而勸駕榮幸列於門生侍燕坐以論文分乃忘於氏伍於此認成就誘掖之美非徒事貢舉故常之規敢不永堅一心益勵素志雖甚不敏已粗知理欲界限之分惟謹自持庶不在名教罪人之列擒芳大全集馮京謝狀元及第啓 雲龍之度方第英選實衡之古輙興甿倫焱失其安憮然自悼恭以國家畢洪宅之德止太平之基朝庭畢夔岳牧呂召之章臺閣高蹈商周之澤禮樂勝庠遠駕漢唐之右何治臻此夏賢劾斂豈不由數路而求上聞無壅雖然茲一介之族官使適當其取士也風冀得人也盛然猶虛懷未沃側席尚勞羊為草萊亏稚巖穴無郡不趣駕無鄉不獻書雜遝充庭覽輝而下光華達旦聳壑自期尚非學四部書才萬人敵無踏踔之近韻有濟寧之深圖則何以副上疇咨為人舉首如某者生江湖單薄之地遠京師英雄之蹤徒憑籍於家傳復浸淫於儒治然而辭氣軟散不合古人經術疏通難應常敵每惟奉檄之過喜又讀考槃之卒章以養千榮俯身圖進詔方隊

選郡以計偕射澤舉雅已無心於唱獲尚方奏牘敢先意以觀書雖玷名聞辛虞報罷豈謂日月居上不棄幽而照臨權衡在前不擇物之輕重夫何嘗見備中科程曾是下中之材敢當第一之選焉能致此信有由然此蓋伏遇某官宗師上春器育名士大鈞块圠難逃真宰之私蟠木輪囷本自先容之賜致茲淺陋及此推揚謹當激昂自持磨勵無玷令而試治眷及清白之風必也造庭免蹈阿諛之節毋忽雅志以答隆恩 劉燁謝狀元及第啓 楓宸序進方拜於天庭臚唱下傳遂登於選殿名隸恩書之表躬華服賜之榮寵渥甚優省循增愧竊以聖人分職貴乎量材君子入官中乎傳選材援乎類然後不次而舉學足乎己然後有為於時是以任人無廢功在朝無倖位茲君臣之大節寔古今之常行我國家急於求賢安之為治詠菁莪而長育法泰阿而詳延闢舜四門闢漢數路巖通谷隱瘥我彀中摺器將材由此塗出群職盡魁翹之楚百年陶鑄濟之寧果由委質而尚訪逸民畢夔盈庭而猶思多士故於間歲設此鴻科鮑六經者欲攬其滯淹抱碩畫者欲達於甄擢一封涣汗四海嚮風于于而振衣冠斬斬而見頭角與鄉書者損之過半試辭省者收之幾稀拔荊取蘭剖石求璞意欲精擇勢當五難在於明庭尤貴茂實限以刻而奏藝延旬浹而

考古庇擿或形雲萍相邏履較衰然之選欲收卓爾之賢惟大畜其德者居之則宜非深造乎道者得之為謬上以副虛衷襟而顯俊下以見陟亨衢而正君苟屬匪人曷壓群議如某者朴野庸質避彝寒門學無淵源幼則孤苦親亡而兄弟衰貧竭而賓舊疎陋室畫扃無華歎而自樂舊形弔影住萍梗以何之絜空橐而起江湖冒紅塵而客京國捷遷大學韞韜百端漸漬訓言粗究經綸之略覬覦斗祿勉加篆刻之功不自愧羞時以進取兩冠士籍固非和氏之珍一出春闈有類齊門之瑟然量空瑣終欲退藏幸逢盛辰耻為弃物遂承明詔尋畜儒心復濫齒於廌書之例偕於奏籍爰呈文於左掖尤縮手於淵題聿傳佳成觚觥殊甚揣蹇難之常分在痼瘵而弗皇深憂闤市之民貢而不售豈意危巢之鷇鳴輒驚人勍敵在前戰非心勝素修古狀舉出不虞朝乃窮民暮躋巍級顧惟義爾豈有致然茲蓋伏遇某官淵色帝猷堤闒士類權衡待物日月照幽擴撼朱非之仁始終推轂之賜致茲枯朽亦遂滋榮謹當充實四端砥礪一節少成素業上答恩休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張金真謝第三名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言無意於為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寖隆而義理愈晦上則設為科目以

取天下之士士則競持技業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皆以譁衆取寵不知其非爭為巧說使群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遲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至而唯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為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尚賢務惟政要之謀閔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以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條盡言無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愚昧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書粗識聖經之微謂闢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採賾索隱俯察仰觀內揆一身外稽萬事遂知文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東試獲事聖明自信于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狷介衆猶或病其闊疎竊憂稚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遂蒙親擢度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未何所取得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今幺麽獲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望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既成於器業庶仰答於恩私 謝及第啓 張以瓚封溫

一見而淡為選舉之本意。將網羅於若人。暨乎中世之陵夷。壅復前蹤之髣髴。學祇操於利祿。志靡在於經綸。兼舊俗者下喬而出幽。求速售者變情而狥勢。蒿誅王道。請周召而廻留。堯考事功。終管晏之弗反。顧規模之陋矣。嗟人物之眇然。肆吾皇之紹開。膺昌期之興起。表章聖教。發明六藝之歸。潤色先猷。度越百王之上。方巍巍而措治。茲汲汲於得人。逮三歲之規藥發由中之綍。借四方之討朋來拔萃之才。逮宗伯之貢名。御廣朝而臨試。歲頻咫尺。清問丁寧。格上帝而紹祖宗。行孝治而安社稷。慮萬微之有關。合群言而博詢。畢揚臣愚。求獻上言。是必議論誠當世之務。文章追作者之風。講天人之際。如仲舒。明治亂之原。如賈誼。仰膺帝眷。庶協衆心。如某者。性質甚平。淵源猶淺。佩父師之教詔。樂朋友之漸摩。第求家學之傳。寧計世資之取。謂一行作吏。必將奔走於簿書。而萬卷有神。苟若周旋於簡冊。莫窺閫奧。徒積歲陰。恨素志之未充。懼修名之不立。定擲韓愈自謂無學而能。敢効文饒非耻有司而試。攀英豪之逸駕。之翰墨之新功。緘吏欲前。回皇失次。幸諸公之過聽。與多士以周升。釋縢雖簫。俾脫泥塗之辱。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游。內省愚庸。猶憂忝冒。茲蓋伏遇某官。善推引類。仁欲達人。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一經精鑿。既愧偶失之憂。士喜遇於知音。辨悉吏於桂籍。致茲薄技。忝玷殊科。某敢不克己好修。服膺知勉。仕非為祿。雖自肯於風心。才不違人。恐漸忘於致夢。誓益勤於大業。期少答於深知。通此以還。未知所措。

陳誠之謝及第啓

撫衷射策。仰酬聰吳之議。簽陛弟周。叨中卑然之選。祇膺洪眷。深切兢慚。竊以聖世搜賢。非止專行於故事。儒冠奏藝。豈徒崇尚於虛文。欲其明於道而達於時。是以考其言而求其効。自成周取士之法壞。至西漢取人之路多。宴更魏晉之空疎。荐歷隨唐之綺靡。士風浇薄而操守無法。道術缺裂而議論不公。又況經術之弊。至於奇異而尚專門。辭章之蠹。至於雕篆而背大體。雖人材之盛。號出於流輩。而科目所得。何補於國家。追還上代之純風。允屬中興之華旦。皇家投戈講藝。歸馬修文。詳延四海之時髦。特講三千之里選。講王體而持圖論。鋪式資鈞軸之臣。下明詔而發德音。猶待訪草萊之士。奉謙沖而在御。發清問以臨庭。俯收藥石之言。盡捐譽悅之說。辱甚高論。謨文所以命張釋之。莫取虛名。虛歎所以告魏文帝。茲實大公至正之選。宜得絕類離倫之人。自非洞識時宜。詳達國體。如仲舒好古。平昔所蘊者蓋發於三篇。如姚崇自知。始終所行者不外於十事。則何以上副宸衷。下當衆心。如某者。本匪過人。行惟修己。既躡聖賢之訓。莫乘詩禮之家。少成慕登黃甲。自惟何者。苟克居茲。竊以道德之科。國有等第。文藝之事。至為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而於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倣前制。揉試諸生。句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顧不棄捐。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於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士得人為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於自昔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無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敗不勝。幸其氣之尚盛。不至三揭而再衰。顧於文則已畢。僅出二中而四下。伏況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以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江湖。迺有貢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關。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樸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怵惕危厲。不知所言。敵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嘗尚列於丙科。視彼在前。邈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太拙。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上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柴於空籠。稽諸故事。固不止於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擧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顧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

炎陰人猥以不才。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於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為法最詳。待人之名。莫此為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於牧材。或有未盡。又為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登於名第。許從常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益廣。如某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奧際。惟恐與刑之春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從於先進。然而嘗待所學。見黜有司。始忍一慚。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為尤。況衣平世之尚文。特乃異人之間出。風聲所暨。俗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則亦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竊伏惟思。用自砥礪。寧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才。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除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敢為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秦喜謝及第啓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天陛賜科。更叨親擢。名浮於實。愧甚於榮。竊惟載籍之傳。深著理明之制。上之取材也必求實用。士之為學者不侯空言。雖居環堵之中。已懋佐時之略。躬耕莘野。期斯道以覺民。變起傅巖。遂交修而迪后。蓋蓄積之有素。豈僥倖於偶然。千載之逢。以

曾省之三，壯識愧淵知之十。歲陞賓館，分經舊占於無雙。孝試鄉闈，較賦復居於第一。然而發軔未廣，困躓尤多，意增益不能而先拂其所為，故厄勉不及而猶恐其或失。幸隨鳳詔，忝預鷄書。勉陪濟濟之俊，踐俄拂堂堂之中。陣十陪增價，書建佾樂之知。一鳴驚人，頓聳齊庭之聽。退惟虛冒，實有賓緣。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碩儒，斯民先覺，當吾道不傳之後，振斯文久墜之餘。謂學者狃於見聞，襲肆異同之論，以公道正其取舍，用敦教化之原。既嚴選以待真才，又兼收而無棄善。遂令孱瑣，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勵操修，碑全素履，勤學維鵜之誚，勉全製錦之能。冷澆愚衷，上答飛龍之遇。併懷庇厚，永依棲燕之安，至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弟啓。

獻策楓宸，敢竭四囊之列；弟名桂籍，俄參六驥之聯。瞻念己多，祇榮惟愧。於皇烈考，肇新宏規，即義理之在人心，明道德以訓天下。士純習尚，變夷雕篆之浮華；經有師承，剔扶章句之固陋。越離明之繼照，佑人文以化成。稽神措於熙豐，昭前功於崇觀。都首善淵學海之淵源，泮水承流，廣化風之鼓舞。革歷世相因之科舉，還百王已墜之賓興。與周並休，自我作古。庠序登定，浮議莫搖。大與肆頌興情，更賡歌相屬。癃老扶杖以傾聽，冠帶環居；遠夷解辮而向化，一國中外，咸仰聲明。雖樵叟笑不扶王，而儒夫皆有立志。

中材知進於君子之域，曲士還比於大方之家。術業增崇，英豪間出。矧及三年之比，會來萬國之儒。扶搖搏北海之鵬，羽翼振西雝之鷺。巨魚縱壑，快若爭先；倉庚鳴春，豈能自已。宜得方聞之彥，允膺簡拔之光。如某者，識愧疏通，器非凝遠。才能至下，初乏豫章之姿；鄉里常閑，未探會稽之穴。零丁末族，孤苦餘生。早貽手澤之悲，中困鴒原之戚。雖水霜之志操有在，而土木之形骸僅存。妄覬寸衡，僅從方餌。鄉書四上，屢叨前列之魁；禮部數奇，更類退飛之鷁。詎念黃金之虛擲，猶嗟明月之暗投。進退茫然，遲回久矣。忽清時之自堯，幸新學之具修。泮渙芹茱之游，乏勉燈窗之樂。方首登於貢校，復濫中於春闈。宜鼯鼠之技易窮，而鉛刀之割難再。豈容僥倖，每玷甄收。至於拔與摸渾灝之文，拜禮樂制作之問。彤庭親策，仰堯天之俯臨；寸晷迅馳，覺雄思之益苦。敷繹罔究，揚推未工。即令考古而事頗闊疏，以言足志而文尤飢馘。上塵於睿覽，俾崇與於甲科。忝冒若斯，實緣有自。茲蓋伏遇判部侍郎，佐王遠業，命世宏材。德厚而純，氣剛以大。撫循京兆，久有去思；協贊秋官，世稱平允。上眷志嘉之範，士依衡鑑之公。是俾寸長，得借殊選。某敢不益修名檢，祗服官箴。勉所未能，期於有至。蹈覆車猶於義命，施為庶見於事功。上酬覆燾之恩，次答吹噓之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鼎之道謝及第啓。

大廷獻策，嘗妄奏於朴忠；哲鑒辨才，亦與榮於群俊。豈愚者必有一得，蓋明主可為至言。幸非所宜，榮以為愧。切惟國家柄大公而取士，闢數路以官人。謂辭藻所以程才，故精以淵雲之賦；謂經術所以造士，故首以周孔之文。試益謹於端門，策加詳於祕殿。人思在列，學愈專精。閭里之間，罔不扶於仁義；公卿之胄，莊獨美於膏粱。雖幸承家，無忘獻藝。競篤青箱之學，爭先貴顯之辭。豈以捷遷而並趨，蓋恥前人之不逮。上方勸學，士已成風。一出此途，多至名士。欲副甚盛之選，宜得非常之才。如某者，學不適時，器非涉道。一官聊爾，似是為貴。淺尚迷然，不堪史職。學五判之求己，甘鄧禹之笑人。雖獨好於簡編，本不長於科舉。勇懋州肆，詎合先鳴；學謝公孫，果羞後上。徒以遇時千載，食德百年。四世繼直於書林，五葉躋登於辭級。殆無虛曠，並繼芳塵。後生或以為難，能前輩亦許其盛事。願雖極陋，亦恥無功。幸三篤之有成，甘十年之不調。窮雖惜一，氣尚當千。唯人才本出於下中，故名字難居於甲乙。國王得傳，雖匪初心；轉永為榮，未為失計。爲時家甫，入與考官。嘗漢殿以臚傳，越周行而告謝。縉紳賀喜，父子知榮。雖中鵠之未工，庶績貂之乙幸。遂循忝冒，實有賓緣。此蓋伏遇某官，盛德熙朝，高風蓋世。文章議論，後進宗師；道德淵源，允挺

拔擢。謂育才所以為報，故使人樂其有成。備此孱庸，假之歲月。俾不迷於得領，庶或就於聲名。凡茲尺寸之功，盡出甄陶之賜。某敢不益堅短志，期稱厚恩。屢叩望於皆輝，力願揮於犬馬。阮膽三摇，自知非才；賤蔑一言，竊嘗有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蔣芾謝及第啓。

紫宸射策，上塵乙夜之觀；黃甲陞華，中介三人之列。方流華聳聽於舉首，而姓名忽次於臚傳。人為之驚，已得不愧。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文章同三代之風。凡公卿士夫之多，皆庠序科舉中出。經綸事業，在當時固已發揮；耆舊老成，至斯世頗其康濟。得人之盛，振古所無。洪惟上聖之興，允纘右文之治。自頃夕烽之未息，獨旗藝於投戈；達今外戶之不扃，益崇儒而重道。禮闈大闢，士論交脩。紛然騁騖以攫旌，摯顧某名而委贄。其進也爭於豪玉，而退焉吝於汰金。附鳳翼而攀龍鱗，孰無是志；拔犀角而探象齒，競欲相先。然儀如墳大者，或驚見日月之光；且來從下國者，或未知朝廷之體。則取青紫未易於拾地芥，而收科第安敢如摘頷髭。則惟龍門之榮，宜得鼇頭之俊。豈伊蒙陋，獲與選掄。如某者，賦性迂疏，受才譾薄。切將鯉庭之訓，粗工蠡蒙之能。三紙無驗，自知寡要；一班窺豹，難揚通方。猥以世恩，許聯士籍。兩玷外臺之鶚薦，每至南宮而鷁飛。已萬選萬中之才，候再進再屈之恥。技止此耳。

望幾絕於清流行或使之前逐忘於大敵蹉困獸之猶鬬俄死灰之復燃然孟明三舉以焚舟僅成霸業卞和兩獻而刖足幸遇良工勉達明庭欽奉大對趨玉陛方寸之地瞻天顏咫尺之威恭傳上問之淵源灼見中興之樞要輙引經短仰冒宸聰惟易一書歷世三古識非輔嗣誰知初上終始之文才謝逵之焉睹潔淨精微之蘊逡巡短晷紬繹成文何草茅之微言誤冕旒之親覽惟懼汗顏而血指敢言志目而中眉初無黃絹之辭復得青錢之舊校故物於三十年之後竊異等於幾千人之中百數何補於時曹參冒次於蕭裾衆者皆出其下吳起致先於田文胃寵已多歸恩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稟天間氣為世大賢蓄文武之全才蘊經綸之妙略忠嘉許國已深當宁之知與衆酬庸佇慰具瞻之望挮航吾道羽翼斯文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葑無以其下體致茲庸賤亦預甄陶斷木何知誤被青黃之飾鎔鄉自躍實繫陶冶之功某敢不益勵操修恪遵檢押鵬搏鯤化尚庶幾九萬之程狗盜鷄鳴期不愧三千之客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石敏若謝及第啓

揚眉吐氣發摩鵬翼之高程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客戰之罪也天實為之竊以詩書無慕於功名文藝久卑於器識嵇康未嘗挾策豪俊横行於萬人相如不善夾科風采聳觀於一座歷觀據概可書之士類皆灑落不羈之才横開靈府之宫廷刹剔腐儒之章句敗編缺簡耻為紙上之塵言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平吞雲夢而縱閒步長揖乾坤以無四方蓋抱其所得者駭世驚人故施於有政者凌霄聳壑後世已矣流風余何本真爛熳於英華名節飄浮於奔競偉服緊袂動數百群枯腸寥寥況無千卷安得巨幾障其頹波幸逢君子之持盈恭仰大人之繼照龍恩厚澤蒸裹宇以交流渙號温辭雜歌聲而四起祖慶曆寬平之治重元豐教育之光聖經無復面墻董子皆能執筆掀揚小伎叱迅雷漠霧之遊獻谿大達覩白日青天之快某也觀此居嘗慨然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奮發綿力激昂壯心知短晷之易流惜清時之難得十年清夢莫窺鳳虎之文章幾度桃花未聳蛟龍之頭角恩慈覽觀之領挈輙千三歲之賓興獲見收於鄉大夫遂入貢於春宗伯況皇都搜拔之際皆傑士奔騰而來投五十犗之餌以釣震海之魚開七百里之羅以唤截雲之翼文決猛獸詞森健鋒鳴瀉一殘綠袍爛被則有雄鶩蓋東野汪洋韓退之變化轟雷霆光彩赫天地揮臂旁若嶷冠自如飛墨客之激聲鼓丈夫之氣焰儒林根幹直欺山木之百圍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自笑淺識輕追俊遊傾義匿耀以追逐鈍駑奔而其灑以推

驚懦腹蠶聲起而百嘗動劍氣衝而群怒張蕉唇燥吻者常然舐筆含毫者屢矣執平凡自得之說而水炭於時輩飾惟險不嬌之語而錙銖於有司置在末科預知如此此蓋伏遇某官帡廓全度掩包不能凡為總角之兒童亦識先生之姓字謫仙之高吟醉掃千首蕉遂之雄辯卑驚四筵儆觀軒冕之儻來意賦田園之歸去雲衆漱玉激幽人豹隱之清腰帶垂金佩天子龍飛之渥挈提後進分貸餘光私憐謭薄之材未勉揶揄之笑雖充磨毅尚辱膺門某敢不懐怯敵之餘羞勉力行之後學妄貪寸禄遂紆俗吏之青衫推識此心長在古人之黄卷

熊子復謝及第啓

獻賢能之書屢偕於秋試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廷年浸老而可羞名狠得而為愧竊以設科不求實行世莫復於商周對策徒尚空言人孰追於晁董非洞開家廓之見焉振起拘攣之文自熙寧天子之下詢方講明庶事之闕而眉陽蘇公之上疏已譏斥諸生之談厥後在元祐者專詆變更居紹聖者盛陳繼述惟上人先定於國是則多士不至於學非當聖君御極之初固搢取藝芜之拔獨大臣秉鈞之久每排閒胄鮫之辭比觀攬於推揚膺痛黙於附會降十行之詔札既節於有司宜一介之謀言豈虞於不第如某者才底滯而無韻學荒淺而不根應舉霓富未免形蟲而篆刻貴文為活又幾毀是而畫壇戴報罷於太常每見携於先達今者方鎖闈之拆號諸公猶恐其或遺及決墨之標名舉子共憐其幾遇未有作者之妻髮空涸時人之齒牙既而旅見法宫筆試文陛讀聖明出治周德乎其有成功則肆賤進言宜平之無甚高論事姑為斗升之[illegible]敢祀咫尺之威聊脫落於白丁強注擬於貴下蓋伏遇參政妙宗道壺雄帥文壇學者仰如泰山言皆折衷蒼生望為霖雨將即登庸行大道以示公待英才而為樂遂使溝中之斷乃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極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直言極諫雖莫紹於世科博學宏辭尚勉追於將策亦可希時不知所裁

史天秋謝及第啓

程文秘槩上塵乙夜之覽唱第明庭幸遇丙科之選寵光被體愧汗溢顏竊以士欲得志而澤民儒以席珍而待聘所學者立己立人之事所明者治家治國之經處狄不攖而有體足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餘被萬物之領立廣居而泰定養大體以曲全浩氣塞乎兩間注量涵乎萬頃義之所在一介不以取人富若儻來萬鍾何加於我以禮動以義止不禁通不愧窮守一性之宫庭斥小夫之貪饕簞瓢如在即安顔巷之貧版築可揖出應傅巖之蓍此兩士者所以行己而有國者於此欽才翩然遷谷之鶯振若充庭之鷺操王體而斷國論于以吐胷中之奇登

金門而上玉堂。挍能任天下之重。歷古有作。用儒為先。洪惟治朝。崇尚儒道。備成禮樂。煥有文章。主上以經術造士。而人不讀非聖之書。左右以儒雅飾吏。而世皆知王佐之學。治具修舉。人材作興。虞賢關者不厭蓋璽。游鄉校者競紆衿佩。山東山西有將相之器。水南水北無釣耕之徒。科詔一頒。鄉書四集。父子懷歆向之學。兄弟擅機雲之名。揮袂如雲。運毫似瑤。鳶飛魚躍。悉歸鼓舞之神。車度馬閑。盡入鞭馳之手。試業以三年之遠。致言於一日之長。宜得絶倫博習之才。以應側席詳延之意。如某者。武皇遺種。西蜀鄙生。聞詩儐鯉之庭。受教吹箎之手。襲青氈之舊物。對黃卷之聖人。不辭一字之師。挍習三冬之學。兩登鄉舉。挽試省闈。驅馳危棧之中。跋履畏塗之上。往復萬里。猶嘗膽之苦。跂仰一第。若登天之難。抱負塵編。棲遲故國。夜堂松月。有客子之悲吟。春草池塘。無王孫之好夢。再拜神而乞巧。三揖鬼以送窮。釣魚無得。而信守不移。畫虎未成。而揶揄者衆。聞過改元之赦。中宣兒舉之文。傷弓之羽。已怯於虛弦。獻璞之趾。又愁於再刖。蹣跚中路。荏苒六期。更閱四壁之琴書。屢變一窻之螢雪。秋侵滿鬢。臨鑑生悲。愁入庚懷。向風流涕。賞音難卜。顧影自憐。固嘗欲問舍求田。又不忍裂冠毀冕。感桑榆之晚景。想場屋之舊游。既叨再叙之恩。頓吐自鳴之氣。省額

六百。餘冠萬千。偶於沙汰之中。亦在招延之內。南宮奏籍。北闕宣題。爰以道化而求設施之宜。貫之象數而驗通貫之學。仰聖詢之微妙。顧素業之空疏。忍苦言艱。獲於闈筆。東漁西獵。僅獲終篇。方懷報罷之[illegible]。遽拜言揚之命。天威咫尺。臚唱駭魂。黃甲勑符。名籍恩綸之重。綠袍手版。身紆腸服之榮。脫白屋之塵埃。向青雲之岐路。靜言忝冒。實有賞緣。此蓋伏遇某官。繹帳大儒。青城名俊。譽高日下。望重斗南。歷試賢關。擇千人之筆陣。獨來秘府。紓萬丈之文虹。旋探石室之書。行赴金鑾之右。溫顏如玉。咳唾成珠。羽翼斯文。鑪錘後進。殘薪振響。最為堂上之音。敗鼓產書。善作龍中之物。致使書癡之迹。獲逢英骰之收。某敢不飾厲常規。勉行所學。靖恭爾位。不違君子之威儀。歸潔其身。更尚古人之名節。庶全微志。上荅洪私。　陸務觀謝賜及第啓。　明庭賜對。表趨甲帳之嚴。親札賜恩。叅拜兩科之寵。感深清溺。愧極汗顏。伏以明廷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致身之始。又患多岐。頃列聖垂私於俊造之科。而群賢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招。尤號異人。頌詩足以被絃歌。則梅堯臣見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朋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顧惟王當試無可衡。如某者。醒眠而無奇。迂疎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

遽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囊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此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張一目之羅。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竊惜妄庸以風四方。弗欲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輸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時將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開。輙仰叙私情之謝。　張維之謝及第啓。　昔薦鄉書。誤偕一鶚。比遊英轂。復貢雙鵬。顧非黃絹之辭。曷副青錢之選。榮生意表。愧溢顏間。竊以振古以還。斯文甚衰。六經毀於傳注。大道碎於詞章。牧猥爐之餘塵。麗篆刻之華藻。殘編魚蠹。小技鼠窮。公卿出於此塗。德業愧於當世。諸子往而不反。斯道潰而復興。洪惟皇宋之開基。繼有真人之累葉。化流華夏。教育膠庠。多士聿臻。異才間出。闢百家之穢粃。窮六藝之淵源。集鶯西雝。釆芹泮水。巍巍唐虞之世。洋洋洙泗之風。率皆以一而當千。爲在抜十而得五。坐將舟中之敵國。孰非堂上之奇兵。欲空冀北之群。必擅斗南之譽。如某者。冀表末業。樗櫟散材。五歲屬文。肆小子之有造。七年取友。與先生之並行。鄴中無七子之聲。稷下靡千人之服。巨魚失水。終同搖尾而乞憐。飛鳥依人。屢欲干霄而直上。世味漸猶於嚼蠟。時名徒醴於畫墁。管仲之器小哉。汲黯之戆甚矣。帶牛佩犢。久躬南畝之

耕。激石枕流。已遂北山之志。屬芝函之下布。郡挹市以獨新。叱與成均。普同長育。青燈待旦。樂亦在中。黃卷窮年。老之將至。遽承詔綍。然推陰於鶴原。幾墜家聲。愧題名於鴈塔。獨嘆屠龍之無用。盍羞畫虎之不成。久止齊庭。復整三年之羽。有同漢客。誤乘八月之槎。尚憐志目而中眉。尤笑得廬而勝雉。禹門三級。良已弃於前功。郤桂一枝。猶獲收於後效。舉軍驚淮陰之將。解衣識畫史之真。冀飛翮長者之在前。若積薪後者之居上。靖思際會。實有賞緣。此蓋伏遇某官。荐更華近。夙著忠嘉。參董群綱。總司百辟。方袞衣之問在。期台席以復升。慮及遐遺。力扶後進。務英雄而入彀。思俊乂之在官。遂致寒賤。首叨榮選。某敢不敦脩節槩。勉赴功名。期忠孝曲全於身。誓窮通不改其節。素絲効賀。白水盟心。庶為君子之儒。少荅大人之賜。

王民望回王先輩謝及第啓。　伏承擢秀儒林。策名仕版。素鈇推問。倍及雖慷。惟是秀清之臣。尤高廉茂之選。人浸文治。術陶聖真。闢衢途以待奔逸之才。略華藻而收根本之學。與以異問巨且。評以宗工碩生。充賦者數雖三千。中等者中纔一二。預於此者。不其榮哉。而况奮飛接羽於鶺原。煒燁聯芳於杖萼。固為朝野之異觀。坐把淮湖之駿聲。仍沐冲懷。遠貽長牘。其於景佩。曷既喻言。　徐栐升甚及第謝丞相啓。　南宮奏賦。已不逃揚

枇之蘗址闕登名復有甚積新之娛。逑省侁驗之通塗。端由造化之嗌枯。數費辭竟爰臧尺檀。伏念某嬰娟百罹艱苦半生。馳馬加萬學之功。求以為進道之實。窮理數周。父師誨誘之諄諄。修身治心。蚤夜持循之汲汲。非止為利祿計。要不負天地生。娛侍家庭。稚得事親之樂。群居里黨。嘗玷拔俗之稱。深惟荀挩文墨之中。則亦期為事業之地。韓昌黎屢屈於唐選。兼患有司之不明。賈洛陽獨右於漢庭。猶病少年之太銳。方一札重賓興之中。錄俾四方來學術之選。深欲其該此理之精微。足以定終身之根據。用是三獻而後售。瞻然一鳴而皆驚。屬吾皇御宇之九年。仍盛世臨軒之再舉。光明緝熙之聖學。渾乎卓冠於五三。恭康功用之常。揆何以仰裨於萬一。蓋治法有不離於道法。惟誠心則能格於上心。不揣瞽言。肩通衣聽。班光鑑育慈無異童之志。疑誠冷嚴山耘繼汪劉之選。或捫心知自揣已冀堪。並益恭遇某官。道貫乾坤。量包溟渤。瞻伊周之盛執。蒙姚宋之全材。嘉史紹定之規模。措業始終之如一。遂圖曾圖之功烈。家聲光復之相輝。以一身適萬變之衝。任千古所難之事。引若當道。報國惟賢。自一柰於洪鈞。已九書於貴牒。凡中外材能之悉知。乾圖燕治之歸。遂得微賤。獲叨選遲。某敢不懲加激勵。圖報選掄。播王曾之平生。初不苟溫飽之志。遲于陽

之長策。庶永懷遭遇之榮。稱德之私。有言則淺。陳省御貢登第謝漕臺主司。 較藝呈書。獲玷白頭之蒐擇。聚名斯陸。遂陪眾羽之奮飛。脫半生坎壈之艱。繫一日扶持之力。欽謝已暨。拊心而驚。而有鄉大夫選舉之方。而無部使者賓興之法。末俗波蕩。多士雲奔。弃井邑而投異邦。匪惟失已。託婣婭而假他籍。且復欺君。廷如門客之一途。實應朝家之三尺。嫌疑所在。釐剔當加。故所得者若不勝其營。而徐思之或反以為累。如某者。袂風一介。夜雷百飛。窺牖外之乾坤。栽於入夢。是籠中之日月。更覺驚環。雖强路於槐花。每枉書於科葉。故郊遂北勝已九回。上國圖南。脉仍三折。知窮通之有命。付得喪於無心。徒以青衿遠近之摩。扃孟師有教。豈蓋復充之接踵。擇舍美公。投其老矣之身。奪我歸與之興。樹養忘己。乘於將母。雖得祿不足以及親。采拋遺編。永棲幽谷。屬聖主下搜揚之詔。而賢侯多進道之言。強尋擊揖之盟。遂迷焚舟之戰。半塗而悔。欺欲吾返於鄉。捨狹路可傷。未免旁分於圖牒。嗟窮鬼之為祟。懼揶神之不靈。我稱叁當。愁紓岩電。既屢哲人之尺度。權與賤子之才名。乘指南宮。簉扁北闕。辟鈍遼寨偶逢。慈考秋之先登。然枉直見。容竊勝劉蕡之不第。致身及此。畢于為讒。茲蓋伏遇某官。沂水正傳。闕山佳氣。思天寥邈。九霄之鳳横翔。篆動聖明。十

朋之蠱前列。方其求芹思樂之日。已有拔茅征吉之風。又柄達持。儒冠胥慶。間拔盖先於豪俊。激昂猥及於跡庸。傳伏生之書。信是源流之不誤。對丁寬之易。尚慙剖析之未真。積是叨逾。若何稱塞。某敢不磨礱晚節。扶拭古心。一命浮榮。敢效兒童之驕溢。百年正學。願追師友之淵源。師侍云深。編摩抑末。陳了齋集與孫司諫及第啓。 以被褐之賤。而親睹天子之光。忘負薪之愚。而輒陳當世之務。有得於此。已足為榮。竊非瑰傑之文。濫冕華流之右。可謂之幸。豈其所宜。竊以道之廢興。常係乎特士之進退。必安乎命。故榮通醜窮者。雖非為己之學。而尊德樂道者。宜有經世之謀。惟鼓心不介於行藏。則得志可期於事業。把關擊柝。仕或慶此以為貧。紆朱懷金。勢可資之以行道。當授受之際。處之而不苟。則出處之節。炳焉而可觀。逮乎善教之已衰。情也。派風之寢弊。上之用舍。趣乎滅裂。下之去就。昧於適從。所得茂然。其來久矣。豈昔人續絶之難。羅。蓋後世教養之無方。亦作不明利害相劇。誰復古之廉清。平下同春。非獨士有罪焉。間雖議論之可狀。卒亦空言而無補。既乏質槪之助。因寘功烈之卑。越垣索塗。寧力行而蜀至。闖墻入店。欲深造以何由。夫闊顯顯之朝。神貫巍巍之主。卑爾獨運。超然遠觀。按跡文武而綃張甚盛之基。玩心唐虞而闡繹無前之業。聰明

經術。承遺士心。叢辟皎皎之駒。新擢芃芃之棫。異人並出。片善不遺。載惟寒陋之資。獲際亨嘉之會。窮搜襞書。初甘原憲之貧。陋巷箪瓢。更甚顏回之樂。躡首善方先於上國。設執經來就于東膠。青衿累年。國鑒罔之不丟。白雲千里。陟屺岵以長吟。文章既拙於趨時。進取敢希於得路。偶緣奏薦。俾預試言。歷設上世之人材。傳考先王之治迹。顧千載寂寥之遠。未可驟為而一旦倉卒之言。安能具列。目數轉於心腔。動搖深思治亂之所關。大懼事辭之希稱。光乃權衡在上。不吝錄而之齒。何搊擇無瑕。孟甲輪轅之風。按非所援。寔不遺寒。此蓋伏遇某官。德盛春容。仁深崇育。風彩尚澄於八郡。聲猷實味于四方。風知直道以事君。每欲以人而報國。諸生之僥幽屬劉蕡之逆。廣生之間獨龠解頤而笑。撫儒心而有激。佩詩誨而不忘。獻言略效其胃。古愛賜實歸於門下。苟於利祿。圖非平昔之本謀。慎乃獻為。知有公忠之可慕。清漳集貢預謝第一甲及第啓。 論秀上庠。曾玷崇寧之選選。試言九陛。復參大觀之群英。懷作者之七人。叨下士之一位。前天有寵。暱地無容。竊以遂有序而黨有庠。必先立教。師以賢而儒以道。然後得人。故學以明倫。則三代共之。而上之好賢。則四方至焉。肆彼聖人之化。榮于天下之才。松有託於景山。芭欲底於菑畝。思皇多士。宜王國之克

生。無曠庶官。爲天工之是代。茲有室之大體。實無種之惟休。共惟熙朝爲生齊主。羣時昭考。若昔大醫盥聖學之淵源。推道德之上覽。爲衆父之各聞人天之秀。伴學者以聖賢爲師。致中之以孝悌之義。嗣興雍泮。親定詔條。狄行婁以興賢。順詩書而迪士。雲開師席。兩化儒林。金玉成琢之書。芹藻有薦脩之美。首材皆執菁菁之莪。在阿心行。來忌峻岐之駒出谷。用三年而大比。屈萬衆以俯臨。王言親出於綠綸。天威靠違於咫尺。文章丕變。仰先師之罪名。禮樂大興。參唐虞之盛。同取人爲善。以道觀書。宣得時物論聞之令。允副至誠。嘉與之意。矧茲前列。蓋及凡流。如某者。樗櫟散材。冶裘末習。遍庭聞學。結髮事師。力徒勉乎已千。智不聞於通百。向偕郡計來肆賢關。晏忠百藉。使尋一紀。再經掄擇。與一時合選之榮。更備仗令錄兩學生徒之事。未非本甘於下體。拔茅何幸於彙征。咸進而在王庭。再拜而上忠敷。判經甚淺。講業非工。自慙鼫鼠五技之窮。乃進速驥六飛之驂。而况伯考並進。孝也先登。撰聯王氏之殊。妄擬薛家之鳳。仕進並由於三舍。寵光實萃於一門。備外吳堪。歸思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行持正直。政本中和。蔚爲國器之良。譬式侯藩之寄。河波餘潤。浹千里之朵林。風力高高助九天之鵬翼。故群愚者亦與榮焉。某敢不勵百拜以勉修。堅一心而自脩。學不可已。忠勉小人之儒。求爲可知。庶惟君子之命。尚圖後効。仰荅殊恩。

啓到淵海。曾從龍狀元謝少傳啓。　先問肆頌光啓飛龍之盛旦。漢科首選。偶占重參之上頭。身蒙命服之榮。名荷寢奎之勝。自天拜寵。何地酬恩。切以人才爲國之重輕。文章與時而高下。書德行而致道藝。本由三物之興賢。尚經術而用詞章。爰以兩途而取士。皆所以規恢治道。潤色皇猷。洪惟聖朝。遠邁隆古。自烈祖量試以墨義。而諸公爭唱以古文。立萬世承平之基。洗五代衰微之氣。涵養於昭陵莫廟之盛。成就於慶曆元祐之間。韓范之碩德元勲。皆由進士而選。歐蘇之高文大冊。率爲學者所宗。厯觀近世以來。浸淵座文之弊。士學每淪於偏見。偽徒滋習於多端。揚波助瀾之金石水霜之作。迷焉累牘。率風雲月露之形。飼皇祇奉於燕謀。當宁欲新於鴻業。凡四闢禮闈以搜衆俊。至再酒宸翰以詔主司。公乃文辭深衣華靡固陋之習。冀吾名賢。掌容浮誇輕躁之流。蓋將貴時用以追古風。抑欲採王體而斷國論。僅非餘得。乃副所求。如某者。白朴無華。未急有素。衣冠冷落。繼言覆鼎之故家。燈火辛勤。忝陸具裘之末業。年甫登於志學。時已與於計偕。既貽雞類之羞。益堅當雖之志。守先人猶龍之訓。窮經屢閱於星霜。拊諸弟對床而言。抗志不渝於風雨。拒苗助長。劃措徒勞。屬當大

比之獻書。復以設才而充賦。屬行相接。浪誇白璧之一雙。嚴家非吾敢謂青錢之萬中。叨奏名於蘭省。幸賜對於楓宸。聖謨親策於六條。愚慮悉殫於一得。若綫而不切。則徒成於畫餅。或許以爲直。則何益於批鱗。然重熙累洽之時。寧庸多事。在循名責實之世。安用高談。轍摅素蘊之忠。申誦力行之語。豈意誤塵於乙覽。乃蒙推冠於甲科。臚唱既傳。㥁衷罔措。屈第一人而下坐。適遭故事之當然。偶由千載之相逢。獲際聖賢而至此。茲蓋伏遇某官。擅璞玉南金之貴重。挺泰山北斗之高明。補女媧之天。自忠獻有光於帝籍。取虞淵之日。至令公復紹於祖風。方且躬周公選賢之勤。懷鄭公推轂之意。曲加容養。俾遂叨踰。某敢不增所未能。脩其可觸。溫故非平生志。致承先正之言。忠孝堅一生心。致效後圖之報。依歸至切。騈儷罔功。

黃挂榜服謝福帥陳丞相啓。　貴堂肆業。素非龍首之高名。升陛蹑恩。偶亞鰲頭之妙選。寵踰其分。愧溢于懷。切觀國家策士之文。是廸先王奏言之意。布常就列。親承臨軒。上非藉此以爲美談。下豈泛然而應故事。凡當世利害近列講究之所未及。或庶政闕失小臣畏避而不肯陳。欲究天下難達之情。當激書生敢言之氣。碩虛丈之安用。惟實學之是求。儀非絓論高遠。足以越常流。則必學問閎深。足以駭衆望。若茲選擢。始副詳延。如某之愚。於此何有。久被朝廷教育之澤。無補明時。對聞師友道德之談。粗知大略。雖用心之不苟。然涉世以甚疎。行藏求合於前脩。毀譽一付於流俗。在平時本無俛仰之態。忝大對敢懷希合之心。竊言于庭。姑述所見。其大旨欲尊帝王而賤功利。其要歸欲重臺諫而正紀綱。論大宗之治則明指其醇疵。語西漢之君則無取於文帝。蓋謂備全德者無適而有弊。正大體者何爲而不成。凡紛然强兵富國之謀。非古者正本澄源之要。嘗聞大綱舉而衆目自正。未有維摶夫而中流可航。仁義與言。自許合孟軻之敬。天人大緊。終難免仲舒之迂。策平平以亡奇。言落落而難合。何叨塵於一覽。猶次寘於甲科。緊愚言容可擇焉。在素望初不及此。靜惟僥冒。厥有貴緣。茲蓋伏遇某官。學爲帝者之師。才德王佐之畧。經綸有道。去就何心。東西欲其歸留。暫屈袞衣之在外。輕重繫於用舍。未容綠野之久遊。眷茲符之推薦。屬隸扮榆之近壤。天下雖在隆於嚴望。蒿中實私托於鄰光。淵生明珠。豈有崖枯之理。河潤九里。寧無波及之餘。肆彼庸虛。猥蒙甄錄。某敢不益圖稱效。𦊨究遠猷。脩學問爲從政之階。守命義爲持身之戒。斐然小子。敢諭衣鉢之傳。仰止高山。徒有丘陵之望。

探花謝余寮院啓。　某名楓陛。偶窃新進士之榮。綴蹟挑蹊。曾是舊門生之數。得若驚而增愧。感且

幸以知歸敬染柔翰少伸平悃伏念某蓄身庠舍厄膺戎行每慨思弓冶之傳未忘筆布韋之習自聯右列兩玷賓興偶於預選於南宮復覲光於北闕以再表三竭之氣敢覬奇功惟千慮一得之愚獲殫忠益嘗論輒塵於一覽臚傳叨占於甲科願文武二途而胃寵踰涯矧兄弟一門而同時錫第共曜夜衾觀承日月之明重璧恩袍壓被乾坤之澤遐稽往事豈有貴緣茲蓋恭遇某官直節摩空高名蓋世摘姦指佞以抑積弊之姦明目張膽以厲敢言之風凡多士皆為之激昂矧微賤夙聞於成就遂令狂斐亦厠遐掄某敢不確謹操持益圖報稱三聲廷唱偶隨等級以居前百拜恩深重念陶鎔之伊始

謝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奏兩章拙斧莫回天地之恩一鉞未瞬後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疎識猶淺嗜頃遊場屋首紀貴擢既愧攄藏之偶前復忝元拒之鞭巧誑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袤趣甲帳之嚴叢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壽夏文媲卿雲挹花黃而並遊每記市城之舊篤子弟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偶膺異選千名記偽猥叨學者之光榮一旦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

彭士楚謝及第啓

執經北面久依夫子之門墻拜命南歸猥玷聖朝之科目得踰所望愧溢于懷竊惟進士之科允謂清流之選常布假迹而呈伎見旐親累以踈恩數遍谷隱人我較中相器將才由此塗出故露囊錐之頴者皆期立見決發弧之中者咸願先登矧惟廬陵素稱多士氣稟青原之秀才鍾螺浦之清凡衙隋珍家藏卞璞議論文章之末皆醉翁數子之淵源經綸康濟之功盡澹老諸公之事業丈風大振仕進居多或後先亞蘭省之魁或伯仲推太常之弟登禁林居八座比比可稱持從袁位三公源源相繼是足為衣冠之盛豈徒侈鄉里之觀必當其人乃稱茲選如某者賦才不穎托地甚寒謬承奕世之箕裘素被明師之陶冶妄提寸管千試有司幸摽薦鶚之名敢有釣鰲之望豈期末學獲對明庭惟才能本出於下中故名姓難居於甲乙擲塵得雉雖匪初心解褐取青已踰素分進循忝胃實有賓緣茲蓋恭遇某官學探畫前文妙天下月斧琢成於肝肺氷壺寫就於精神入碧海掣鯨甄持餘事耳上青雲誇騄騏尚且遲之暫分典於泮宮益養成於遠業長安日近行將入直於木天泥軾星馳姑且平分於風月鱣堂自此升矣驥足始可展其惟是謭才風蒙異顧久被四科之樂育毋勞再駕以成功雖脫身韋布之中謹頊首函丈之側某敢不廣充素蘊仰慕前脩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於他年

庶免小人之歸圖為國士之報

鄭自成狀元謝余寮院啓

徒步入關獲奉大庭之對求搓門漢偶居多士之先揣己懷慙遭時為幸切以皇綱肇立聖化更新傳訪直言盡華十三年之弊欣逢昭代遂殫千一慮之愚惟君子小合消長治亂之原若內夏外夷和戰安危之計智者嘗察於未萌之兆庸人每安於近似之形大權雖正而未免多門公議粗明而迄無定志上天變異之可畏下民憤怨之未平使曩時或進此言已在譴訶之域在今日舉聞其過遂蒙拔擢之公然非有穎脫之才何足居臚傳之首如某者性資朴魯學術空疎每從承師問道以來粗識憂國愛君之義謂文章者哲人之細事而節誼者天下之大閑與其紆餘委曲以求華藻之工孰若懇直剴切以攄草茅之蘊蓋嘗歷觀苔策深鑒披風在熙寧則多言更變之宜在紹聖則具論紹述之美是為迎合實可深羞故當小安粗定之餘力獻遠慮深憂之說惟知報上何意求名矧惟四海之俊才誰非歛論夜謂三山之後進參列鰲頭茲蓋伏遇某官學術淵微氣節剛大昌言而稗國是正色以糾官邪茲善類之攸宗亦公論之自出遂令孱質首被寵光某敢不求踐所言益勵其學此心許國蓋已存於未達之初直道事君其敢背於受知之後

孫德輿榜眼謝余寮院啓

十年貫含飽翻魚蠹之書一旦禁墀偶聽鰲頭之唱名踰於實愧積于懷惟國家數路以取人若究四起而應詔賢能之舉於郡國既拔其尤行藝之攷於膠庠亦稽其素矧朝轎鑾天聽親臨合彼此以並觀雖毫釐而不跌矧居前列宜得脩能伏念某撲樕小才塵埃賤迹回思客路不知幾千見斥詞闈倚嘗一再惟先世嘗躋於黃榜而舊物未復於青氈志不能替益勵焚舟之舉奠而後發冀收甲的之功幸會選之陛優進內庭而待問明明天子方急直言謁謁吉今豈無奇策敢意十條之對獲蒙乙夜之覽當今號完難防鳩飛方集雖欲更張而鼓瑟尚如求理之棼絲斐然不知所裁正虞狂簡抑亦以之為咨謀辱選掄臚青三唱於楓宸高第更聯於枌井茲亦盛矣何以得斯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欺大節屹立正容為府不惟斥遠於姦邪造膝龍墀抑且助求於賢哲矧辱在乎家之子姪實有資哲匠之陶鎔遂使孱微亦沾成就某敢不誓堅素履益慕前修節義為天下之聞敢渝所守溫飽非平生之志敢服斯言

周師銳登第謝余寮院啓

春闈鵠立蒙收後入之孟孫天陛鴻傳盡作先登之東郭所謂自天而下不知擧地之驚祗服寵嘉深深傷厲切以出師而受於學自古則然選武而立之科由唐而始惟今所擧視昔加嚴命遴而試之兵機馳騎以觀其武藝待

人爲盛。應詔實多。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難語上。龍韜豹略。遺書僅得於一編。程步虎侯。薄伎敢誇於七札。謾隨舉子。忝逐槐花。寧比武夫。藝穿楊葉。大比幸膺於鶚薦。南宮復與於鳳題。梯進黃庭。遂塵清問。丹墀地近。咨聯簪笏之班。黃屋天臨。親拜冕旒之賜。竭狂愚而靡隱。曾忌諱之不知。聖度優容。未忍加罪。上恩隆厚。仍置在前。聽初唱於臚傳。惟驚忝冒。視同登之士類。偕覺光榮。懋非李廣之無雙。擬呂公孫之第一。猜惟僥倖。悲自吁嗟。茲蓋恭遇某官。襟度沖裒。議論端確。冠巍冠之獬豸。正直無私。問當路之豺狼。挈持殆盡。屬殿廬之家士。輔衰拯以程能。升黜既本於公心。去取式契於上意。致茲凡下。亦荷甄收。某敢不益厲操修。愈堅志趣。崇進素定。願聞先哲之謨。功名自期。尚展平生之學。　張煥謝及第啓。　日月捷遷。素負功名之志。風雲會遇。忽膺科第之榮。被寵若驚。過情而恥。切以用舍本由一院。窮通非有兩途。達乎己必達乎人。施之家即施之國。簞瓢陋巷。敢周之禮樂已明。耒耜莘郊。君民之事業素定。第惟後效。未易前知。變度取青。淮蔡之師正動。齊賢解褐。幽燕之策未行。豈謂大勳。俱由一第。信是題甦之秀。莫非入彀之英。如某者。涼薄無聊。空疎有醜。參內聖外王之衣鉢。剽聞百氏之餘。摭中庸大學之菁華。徒立萬人之上。固知金鑄昝而毛注巧。敢謂鏌爲鈍而鈆爲銛。專從點額以暴腮。尤切纏頭而刺股。一游黌宇。浪借鴞泮之諸生。再試南宮。遂作龍門之仙客。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縱横三千字而日未斜。首數何稱於時曹。參理屬。三者皆出其下。吳起功罪。僥倖至斯。吹噓有自。茲蓋伏遇某官。以館閣之才。而分學校之職。以廊廟之器。而從州縣之游。教雨需今。姑少正康成之席。屏星暉物。如親題什舉之興。六一先生之鄉里增輝。十八學士之瀛洲在望。宜令朽鈍。例入甄收。某既在選掄。當思報稱。名教之中有餘樂。敢替初心。忠孝之外無他腸。誓堅晚節。　羅匯謝及第。　三預屬鄉之貢。徒玷鶚書。一從孔戶之升。遂登虎榜。何前失而後得。抑今是而昨非。雖寵若驚。有傳其過。切念設科立目。上期蒐獵於英材。覓舉求官。士欲推行乎素學。如編排之先後。由分定之崇卑。是以本朝惟求忠孝之臣。凡在前哲不爲溫飽之計。戴惟吾郡。凜有高風。醉翁之文而澹庵之忠。益國之勳而誠齋之節。級次初爲若異。事業蔚乎可觀。竭居維梓之邦。不違伐柯之則。片言可以稗政。必爲此圖。一分足以寬民。要推是念。賢當知其所養。考書下以何嫌。如某者。姿著虛聲。頗全定力。謂決科射策。非止乎利祿而致君澤物。皆是以權輿。益素習於家雕。荒屢窮於聽技。逮偕計吏。未奏太常。持戟失三。似難語勇。背城借一。復

銳鼓行。浪收蘭省之戰功。預拜楓宸之賜第。列甲乙丙丁之次。愧薄書會計之職。僥萬有一獲。長其平生。居四之中。何足以深計。得誠匪易。端有自來。茲蓋伏遇某官。早斐璧沼之聲。旋騁蟾宮之步。取士得倫魁之士。衡鑑甚高。命題合省試之題。素聲可卜。泮水一新於扁目。文風大振於曩時。某素辱品題。累叨掄選。誓益堅於素履。用仰荅於殊知。四舉而後有成。每自笑鈍飛之翮。一命皆可行志。尚能遵前輩之規。凡曰官箴。更祈教載。　張希華謝賜出身。　萬里秋天。已快横飛之鶚。三層春浪。幸逃點額之鱗。得之若驚。望非所及。敢憑尺素。少露寸丹。竊觀國家兼士之文。及考先王求言之意。布常就列。顓衣臨軒。上非藉此以爲美談。下豈泛然而應故事。一篇訪問。悉今對上聖之經。六事咨詢。皆俾究當今之務。顧虛文之安用。惟實學之是求。儻非負仲舒博洽之才。何以稱漢庭勤渠之問。如某者。反求諸已。敢望其人。誦詩三百篇。粗究切磋之旨。對策千餘字。希陳劉切之言。愧無賈誼之陳。遂竊劉蕡之第。幸雙親之未老。冀寸祿以爲榮。不再戰以成功。衆而後定。雖五甲而無愧。忠以何傷。但知聽所蘊之猷。焉冀職計決科之高下。用究源流之自。端由長育而成。知有自來。報何以稱。恭惟某官。潁川英傑。壁水奇才。早題鴈塔之名。姑掌鱣堂之教。譽擢數仞。俱泰山北斗之高。冠復從遊。擅沂水雩風之盛。聊居領袖。未究規摹。且爲倡芹宮。切莫厭居官之冷。將召還芸閣。豈久令坐席之溫。所幸叅悉。辱歸陶鑄。某敢不勉其不逮。勉所未能。繁矢育材。豈但見菁莪之詠。美而報上。又將歌天保之詩。　趙特近謝及第啓。　階予大夫而對策。猥叨題鴈之榮。從古小宰以調官。仍玷樓鶯之職。雖修聖朝之駐叙。重爲侯泮之作成。肩歸拜於慈闈。敢進于於消渴。胃陳菜劌。袛控謝悰。惟我王家。眷予宗姓。自試文賜第於皇祐。暨劉法赴舉於元豐。上有激昂。下無暴棄。故接武龍門者衆矣。或亞名鼇首者有之。況薰陶歐里之文風。且漸漬黌宮之教雨。宜有魏賢之露頴。乃符明聖之臨軒。如某者。詞慚于建之波瀾。學謝更生之淵海。一經單思。雖若可興而可觀。百戰爭名。倘敢患得而患失。至三上於禮部。遂群還於廣庭。聽衮衣日月之輝。欽承先問。厭章帶野芜之論。莫補舜聰。遂聆金闕之傳臚。例擁綠袍而賜綠。青袍得意。看一日長安之花。所嘆強顏拔三載考城之棘。才占堪於作吏。祿寧可以及親。儻驗若斯。尚循有自。茲蓋伏遇某官。才名卓冠。師道彌尊。一紙合浮圖之尖。已騰鶚表。諸生經巧治之鑄。咸奮鵬程。凡屬天來。尤加風勵。遂俾樗材之陋。亦沾桂籍之香。某敢不永堅乃心。無負所學。以湛靖有謀如劉子駿。此未足以致君。守卑舉

大節若李文饒庶不奪於知己。 周必大通省謝知舉啓。 上萊太常曾
無高論，拜恩文階，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逢青霄之舊物。撫躬何幸，揣
分斯慚。竊惟當世之汙隆，一視斯文之興廢。雖銃銃之習初若紙上之虛
語，然疊疊之實乃闕域中之至權。遠觀書契以來，可驗古今之變。詩書純
正於三王之盛，治亦如之；辭章浮靡於七代之衰，害之醜也。脉者莫知其
說，求之希得其原。誰能正己以儀形，但曰與時而高下。況乎張科目之選，
所以開功名之門，人競而趨，束中有司之程度，風隨以變，幾吹一律之宮
商。猜端厚浮薄之同流，於教化作成而何頼。天惟厭於俗弊，道乃興於聖
時。盡袪五季之餘風，丕舉一王之盛法。引天下於科舉，以固冶英雄豪傑
之氣，使天下之才智，咸屈折文字筆墨之間。倡之以仁義道德之歸，厭之
以規矩準繩之正，權衡一付於濤瀕，風俗乃為之靡醇。若王文正之抑新
奇，竟罷貫達之異；我而歐陽公之黜險怪，能變劉輝之詭辭。乃知善世之
方，端自得賢而振。於斯為盛，可考而知。言經論東齋之功，孰匪韓范諸公
之事業；雖談論文章之末，亦皆蘇黃數子之淵源。自孝廷之崇興，幾麗辞
而無統，甚乃同禪流之語，皆退媚時好之人。此風一湯於轻浮，素行曾無
於篤實。慨然當宁之念，屬此掄材之秋，有是儒宗，付之大柄，將一洗於流

薄之習，以盡還於正始之風。允臨軒和顏，非但三年之教事；凡對策高第，
必皆一世之豪英。苟非其人，不在此數。如某者自慚頑鈍，見擯迂疏。猶逢
壁大者幾三十年，肯走道途者踰二萬里。蓋嘗聞先生長者之論，欲自致
學士大夫之間，敢期五技之將窮，乃有一技之可託。如斯際遇，厥有貴緣。
茲蓋伏遇某官昭代名流，英躔萬望。上會稽探禹穴，纂人謀之地靈；揆雲
漢分天章，極儒先之德業。備藩宣於方國，最治行於都畿。將揆路以登庸，
乃春官而借重。請軍國之容，悉於救馬；而淮浙之執罝，且耕戰之事，莫若
屯田；而兵民之未決，遂諸生而博聞朝廷時務之悉通，推黜浮崇雅之素心，
見拔滯振淹之明鑒。遂令么麼，亦在甄收。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勿忘
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
登第謝萬俟啓。 文陛奏篇，曾無長策；昕庭賜第，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
生，逢青霄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慚。竊惟儒術之行，非但科名之謂；蓋
正心誠意，有古人之學，乃致君澤民，成當世之功。假進士以為進身之階，
至我物則推成己之道。惟其涵養之有素，見諸舉措以奚難。洪惟熙朝，益
尊多士。若韓范經綸之勳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虛行，世咸蒙賴。凡
登高中之選，有擇千佛之名，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者自慚頑鈍，見識

迂疏。猶逢壁大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踰二萬里。獨以嘗從先生長者
之後，頗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厥有貴緣，而此際遇。茲蓋伏遇某官，均宣
德化，雅好文儒。淮浙之頻王祥，躬已康於邦國；河南之歆貴，實識皆合於
人心。遂令牛馬走之微，亦玷龍虎榜之末。遭逢若此，報稱何如。某敢不益
自勉於進修，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為德下為
民，期有見於斯世。 王庭珪謝新第人。 造庭待問，發策決科。豈惟賞文
之華，蓋亦鄉閭之處。恭惟某官，久種時譽，待為調燮，不有巫峰絕岸之文，
豈預千佛名經之選。鴻都造榜，狀一時舞林之遺材；萬衆臨軒，喜天下英
雄之入彀。時觀賢業，以濟中興。欲令華髮高爵及衰朽。 龔茂良謝歐陽解
元。 伏審隨牒漕臺，登名天府。首出羣儒之右，蔚為多士之先。伏惟省元
學精深，長才卓犖，明月夜光之寶，屢嘆借樓；玉杯繁露之書，終歸有用。
茲聞棘野之穫，郎聽驚人之鳴。舉進士而首歐陽，豈特光於闕會；家賢良
而得晁錯，行進冠於漢廷。某欣預榮觀，想家盛美，感銘慨，叙莫罄。
州解元。 伏審論秀侯邦，魁元上國。方喜能書之上，遂蒙賓贊之臨。伏惟
省元文扶春華，名高月旦，觀奇取穎，已驚冀北之空；騰茂蜚英，端覺千南
之重。甚欣造盛，第借極歡，慷入對大廷，預想三千之牍，歸來故里，行魁九

萬之程。劉某賀漢君出殿賀盛旦擢教及第啓。 右某啓。伏審拜命楓宸，
陛華桂籍。伏惟慶慰。竊思秘教淵源，問學精詞書，某收拾芥之青，不墜
滿籯之計。方圖奏記，允令飛文。感服增深，欣宣莫既。 代謝人賀子及第
右某啓。某郎載路，適當聞喜之辰；桂籍騰香，切有承家之慶。合奚奏之
雖萬頭蘭玉，以多慚豈圖入穀之善。允屬過庭之年，年彌強仕，曾未越於
桂經名籍，賀得尚弗遺於世業。方矜既盈之庭，敢希溢美之頌。進服榛冲
增深感輝。王之道撰山集代賀方秀才賀朱勳沈初及第啓。 射策楓宸，
笑卻萬人之敵；升華桂籍，乘題千佛之名。朝廷得賢，邦國交慶。恭惟某官，
筆走群蒙，心融六經。翻水成章，適異時之大手；撞鐘待問，號當世之長頭。
月杼既高，風鑒加實。擷髭收第，雖史部之相推；驟早取官，亦舍人之自許。
果膺慎選，獲慰欽遲。願秉梓以何功，屬竿牘之通禮。贈同錦繡，當為衍
之誇；報茂瓊瑤，益重心顏之愧。 鄭剛中北山集賀秦撫幹登第啓。 劉某
家屢祿石前列，儒術可信。一頓增榮，某官世積清華，學傳正緒。不見屢埃
之氣，无非州縣中人。滿殿春風，錫冠裳而拱肯；全家和氣，達[■]等以聞譽。
某身繫邊遠，耳聞盛事。陰慶未遂於馳問，置郵先符於飛織。感慨之情，
寔罔既。王漢濱先生集賀秦楫子登第啓。 魁擢南宮，鼎陞上甲，並桂枝

而爭秀。持衡棠以晴榮。咫在陶鎔。恩同鼓舞。稱以世傳素業。從古爲難。欣至後昆。其天已定。貫大寶由於積厚。源深必致於流長。惟君擇焉而臣擇焉。茂熙帝載。宜子宜孫而孫生子。壹運賢科。恭惟某官盛德格天。陰功蓋代。踰斯氏於仁壽。可謂無前。育天下之英材。圖應有後。遂使含飴之叟。先入毅之墀。蔚成鳳之羽毛。奪老龍之頭角。中庸繼述。與子思而皆然。江漢陳處。看石公之是似。某進聞盛事。喜倍常倫。三葉貂蟬。方仰傳家之慶。一巢燕雀。光傾賀廈之誠。稽芳大全集王贈叔賀狀元及第啓。 臚傳上苑。甄冠群英。下明詔於九天。恩光挂籍。放大名於一日。光映儒林。伏惟難慶。恭惟某官英氣凌雲。宏材聳壑。當以巾箱之學。發爲金石之辭。草周興合時推於門出。陣熙大晉。宋侯於既成。以妙齡秀發之資。奪高捉講聞之對。諸老推先於賈傳。天子親擢於平津。喜費舍之有合。搔辭場之傳爲惟。他日公卿之路。當由此而致焉。凡一時父母之心。皆向風而祝子。華塗始蹤。遂業雖登。某久歷登瀛。更窺殊玉。知洋洋於流水。偶賞文弨。引詩咏於明堂。實由聖鑒。推長陵而首擢。遊臚唱以生光。 賀狀元及第啓。 昌第中春。魁名上冠。雖事從故實。推龍首以居先。而恩出清衷。並桂林而擬秀。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文章體要。學有淵源。望久重於鄉閭。譽特高於場屋。

譽溢荊山之璞。知者其誰。獨入蓬瀛之光。終然莫掩。擢世學以獨秀。治皇澤以崇文。有孤貴巷之心。肚試紅塵之史。尋數作氣。一鳴驚人。况旗誕乙夜之聲。軒陛日來雷之客。以賢良三策而爲舉首。遂繼家風。起徒步數年而取封侯。更看晚節。某頃因之使。恭預飲司。投綱于河。偶值靈龜之入。竟班以嘗。非竊文豹之奇。方喜得於其才。忽遇蒙於盛禮。 汪彥章賀秦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狀元。親承聖問。擢冠群英。翔足欽章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萬與頌交馳。恭惟某官勲蓋兩儀。澤流百世。惟盛德神明之光襯。故其才似續以方興。蔚門閥之光輝。斬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鄉薦。國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場屋孜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輩推視身而願學。輝遐於興。緩結今王勃以居前。燕雛比春。知行見曹公之拜後。某傳聞捷帳。屬守塵府。滲漢伏看於鵬翔。大廈莫陪於燕賀。署風清淑。撫務優游。願求育梓之私。益茂象賢之慶。 賀狀元及第啓。 蘭省登賢。鼎分三傑。楓宸賜第。獨擅一魁。肯膺綸綍之褒。至勝遙瀛之峻。蔚茲著爲盛事。衣冠濃爲美談。伏惟某官常傳以學。才全而敏。恩傳家學。世代王言。圖萬里之鵬搏。甘十年之璞厲。高文大冊。猶非公而誰宜。焉勁草孤標。顧於我不容

何病。果趁明詔下應旁求。真一世英。當萬人敵。有昔山林肮髒之氣。無時科舉軌轍之風。草爾不群。褒然爲首。名未題於雁塔。身已致於麒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巧如無隻。嘗佐飲司。光觀大篇。口誦手披之不厭。精研奥旨。心悅誠服而可知。愧修藹之未遑。辱貽書之殊及。備陳至契。益伏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武。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遂至厥君。亦蒙特薦。僕之愚也。公實外門。予切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時不愧於中郎。靜言淳議之有加。深激悃悰而無已。定交伊始。嗟事莫窮。 吳叔王賀弟三人及第啓。 賜第衮延。聯名鼎甲。傳王書而申諭。擢桂籍以生花。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經史淹該。文辭贍蔚。草爾功名之志。見於識論之英。以貲爲郎。欲獻相如之賦。隨計諸關。某蒙漢武之知。殊科收摘領之功。絕技有中眉之悵。高名始唱。實居季孟之間。故事均拘。遂處王楊之後。聯登華於白日。聞遂轍於青雲。某項預放司。獲觀大對。拔象犀之寶。本自同人。擇龍虎之群。從欣得士。過紆感脈。賜既長隆。仰謙德之光亨。增鄙悰之感激。 陳華卿賀秦相孫及第啓。 省元較藝南宮。首出群髦之選。陛華內閣。特新次對之班。遠廣漢之家名。登甲科而賜第。朝紳聚歎。再觀臚句之傳。宛畫發祥。交映本宗之盛。雖騰退遇。事冠古今。恭惟某官當代元勳。生民先

覺。俊入聖域。非先舜之道不救陳化成人。文雖管晏之功。可復許鄒魯皇猷之蒙。秣梁王室之安。西拔東湖。治巍巍而日起。前英俊哲。福衮衮以川增。府縣槐林之榮。庭華芝蘭之秀。惟時洪育。誕毓巨儒。闡德藝於袁邕。奉義方於左右。俯從布韋之士。獨步翰墨之場。動喜色於三台。擢高名於千佛。蓋孟子近孔子之世。况親見而知之。而傳公實周公之孫。宜職召之俾爾。天意永延於相業。輿情傾屬於師雛。某久託大鈞。逖聞盛事。上聖主得人之頌。雖擬秋材。歌君子有教之詩。徒懷胥樂。 賀秦侍制及第啓。 南省擅場。廣廷賜第。延登次對。通內閣侍從之班。兼領真詞。兼史館刊修之職。增公府之盛事。峰儒林之美觀。稽之通邁。孰不欣於。恭惟某官清標秀發。韡德早成。文章頭華國之衣。共推大手。經術稟趨庭之教。自有異聞。一從俊造之遊。再擬魏義之選。洎承聖問。仍擢甲科。璧星連台雅之輝。綠服肤恩袍之色。遂庠明倫之寵。函瞻葉秦之榮。奉首太子琳宮。不遑供侍。緬圖書於石室。尤精編摩。武彰春注之深。併集儀論之澤。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惟左提右挈而仰成。顏氏之子。而閔氏之孫。果後哲前英之繼起。某濫將使節。久托恩門。嬰貳傳盛稱。賀稻廷之慶。插壺進講。啟仲賓客之議。
賀秦少保男及第啓。 省元擅場南省。次對西清。臚傳肅唱於大庭。風

来復高於前列。一人增體貌之重。四方傾星斗之誠。武備文修。當昭代世臣之盛。隆德陽報。喜慶門有子之賢。兄在聰聞。羣深歎抃。恭惟某官德充宇宙。功賛陶鎔。中外仰太平之基。父子著大儒之効。彌綸治績。有古王佐之才。模範士情。曰子天民之覺。神相百祥之積。嗣生一代之英。演墨書名。甦星助台階之象。紫衿入侍。雲衢近天漢之高。旋膺甲第之華。光賁上遊之選。益隆眷寵。遂拜寵榮。教于義方。傳師承淵源之自。有祖風烈。承功名福禄之傳。某逝託化鈞。身拘官次。謫衣冠之盛。萬賛愚閭衆衰之榮。匡賓客之後塵。豎賀惆巨巨之趨。　賀人子及第啓　慶發庭蘭。榮攀月桂。奏名墨榜。巳巍壓於群英。衆弟楓宸。蚤首題於千佛。宣騰士論。喜溢親闈。恭惟某官學海梯航。儒宮柱石。崇言闕議。嚮為天下之宗師。直道公心。肅致臺綱之風憲。久慰士林之望。載聯砌玉之老。想九齡興於玄大。蓋一經窮於皓首。談論久聞於歆向。才華兼擅於機雲。宣慰俗子之贏金。死在故鄉而衣錦。有是父有是子。價重搢紳。無以立無以言。訓聞詩禮。宜地芥之俯拾。看雲路之軒昂。行觀至德之榮。同居禁苑。更聽玄成之貴。雄踵台司。某項佐邑於鄞州。獲捃衣於蜂隊。道而加諸膝。雖子弟無以加焉。退則銘於心。若天地不能忘也。側聞伯魚之騰路。援馳賀燕之雅呼。顧展寸心。輒先

又牘。永言借孝彌切淩兢。　李守真賀人及第啓　奏藝明庭。策名上碧。喧前騶於廣路。觀者肩摩。落餘葉於四方。傳之紙貴。望高時彥。光動儒林。乃太公眷士之功。亦諸生稽古之報。恭惟某官天姿峻偉。學術粹深。壁水升堂。七年並席。金鑾唱籍。一鳴驚人。蓋志大者氣全。故實修而名至。落落高騫於日下。錚錚獨顯於彀中。御史直聲。固道氣之自許。平津相業。不數歲而可期。某夙仰英遊。阻聞緒論。方欲効李邕之識面。慕盧仝之卜交。奉詔殺塵。幸觀落筆。喝福公府。侵枉過門。恵然投我以夜光。何有報君之玉案。載懷深愛。但極感歲。通衢在望。絶足方遊。陽春白雪之音。一時寡和。金馬玉堂之券。指日可期。某猥預盛時。喜聞榮捷。雖仰洛中之價。未覩塵尾之談。　林宜塵賀人及第啓　兩家各生子。惟城南能勤其讀書。一門三秀才。設天下皆歆其高第。以古而視於今則榮。恭惟某官學有新才。文得真訣。以胸中之氣。猶尚乎耿耿。而紙上之語。不為乎區區。詞場敢對。於別頭筆陣肯輸於先手。沙洲獨馬。須嘗占鼇首之遊。桂林一枝。今乃下龍頭之拜。雖黎嶺之姓名偶然。亦莆陽之氣象所鍾。士夫交口以刻獲。童稚視身而願得一第。恩于。幸以見少年之丈。累月皆見。將不量老翁之分。如其喜躍。異乎尋常。茲又得珠璣之投。焉敢無瓊玖之報。　賀人及弟啓　子

何與娛。嘗竊慕衛推之精。身為勤寫。章許從計史之行。提閱虎榜之姓名。益重鄂溪之人物。恭惟某官。文多奇氣。學有古心。獨委姿于海水之南。置棲遅乎衛門之下。鮮波一釣。手引六鼇。雁塔初登。名探千佛。惟五嶺之外無而僅有。故一國之中。望以為榮。遣士論官。本司馬司徒之職。嘗見嫁女亦老翁老婦之情。某喜不自勝。賀非敢後。偶未作咫尺之問。遽先辱左右之書。三年驚人。知母負賢能之舉。一第恩子。顧勉登仕宦之途。　張欽夫賀人及第啓　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閭里為榮。士友增慰。惟某名要賢當忠忠長之勉圖。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禄之是慕。願攄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四霽

地 相地九

地理全書洞林照膽九宮篇　漢代張子房一作杖丁子最精於數每言九宮之法經天驗地之要子按易之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下行九宮鄭司農謂太乙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九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行九宮自坎宮始自此而行於坤宮又自此而行於震宮又自此而行於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既而從乾宮始又自此而行於兌宮又自此而行艮宮又自此而行於離宮行則周矣止遊息於太乙之宮而反於紫極下行起於坎宮而終於離也書以數考之蓋河圖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十有五故九宮之數旁斜横直取之皆十五也北斗七星之樞機陰陽之原本運乎天中以臨制四方而建四時均五行也輔則侍于闓陽而佐斗成功者也弼則道家者流飛步之躔以為當貴人星上一星是也貴人則斗第三星所謂機星者雖不經見要以輔弼為斗之使耳黄帝經曰北斗第一天樞星則陽之魂精也第二天璇星則陰之魂精也第三天璣星則貴星之魂精也第四天權星則玄冥之魂精也第五玉衡星則丹元之魂精也第六闓陽星則北極之魂精也第七瑤光星則天關之魂精大明也第八洞明星則輔星精陽明也第九隱光星則弼星之魂精明靈也故郭璞取河圖天地之數自太乙所行之宮寓之以貪巨祿文廉武破與輔弼之星覆一作臨于二十四山以審向背以斷吉凶焉曾楊乙丘延翰亦謂八卦之位通乎九星之氣因作隱語而詞氣鄙俚文不逮意時師往往妄意穿鑿增添句語以聽訛訛肓囊不知九宮所屬之宮果何從而得也故予得備論之　變卦天星訣篇　乾天也主乎動故向與水取象焉坤地也主乎靜故坐與山取法焉故天卦從乾地卦從坤

天卦從乾

一變上為生氣兌 ☱ 兌丁巳酉丑得貪狼入中宮

二變中為天醫震 ☳ 震庚亥卯未得巨門入中宮

三變下為絕體坤 ☷ 坤乙得祿存入中宮

四變中為遊魂坎 ☵ 坎癸申子辰得文曲入中宮

五變上為五鬼巽 ☴ 巽辛得廉貞入中宮

六變中為福德艮 ☶ 艮丙得武曲入中宮

七變下為絕命離 ☲ 離壬寅午戌得破軍入中宮

八變上復為本宮乾 ☰ 乾甲得右弼入中宮

地卦從坤

一變上為生氣艮 ☶ 艮丙得貪狼入中宮

二變中為天醫巽 ☴ 巽辛得巨門入中宮

三變下為絕體乾 ☰ 乾甲得祿存入中宮

四變中為遊魂離 ☲ 離壬寅午戌得文曲入中宮

五變上為五鬼震 ☳ 震庚亥卯未得廉貞入中宮

六變中為福德兌 ☱ 兌丁巳酉丑得武曲入中宮

七變下為絕命坎 ☵ 坎癸申子辰得破軍入中宮

八變上復歸本宮坤 ☷ 坤乙得左輔入中宮

天卦之乾山則獨以右弼臨中宮地卦之坤山則獨以左輔臨中宮何也蓋八九者老陰陽之數也數至此而極則變生焉故天卦起於九而地卦起於八也二卦既變為地理之能事畢矣故曰乾坤陰陽之門户衆卦之父母也曹楊一之地母丘延翰之八幹蓋亦本於此惺捫陰語譏人皆無師承復泥於五音不知二十四山皆有可用之理良可嘆也地理全書洞林照膽天星篇　貪狼在天卦為兌在地卦為艮為旺龍為一木星為天尊為生氣乃物受氣之始長女土氣為小子為横龍為孝友為聰明為公進財田蠶成熟登科喜慶之事皆土之土旺也其臨水也貴金如玉蠶蓄遠鄉于孫富貴如居重福則代昌榮也若居兌艮二山兌在天卦為貪艮在地卦為貪或生或向得貪狼故曰重福又坎山坐艮坤山坐兌亦四重福他山願類以推若兌艮臨丙丁曰陰陽相見兌山下艮山向也餘皆言凶以星主之山之相亦然此山若與廉貞山并壯者亦四交互然多成敗也葬得木旺之方與年月日時者為福甚速然氣則甚緩然以太歲亥卯未或寅卯年為福應之年也木絕土三六九然亦用太歲加其五五之星不異此也巨門在天卦為震在地卦為巽在生龍為一土星為地福為天醫萬物相土長生以金其命故曰天醫為中子為神童十五年大旺為忠信為衣倉為庫藏為邑衣為技藝為長壽君子進官小人進財其應用之期常以辰戌丑未之年一作亥子須二十年後大發也若震巽二山巨門水或震巽二水有巨門山朝主長壽聰明進横財也　祿存在天卦為坤在地卦為乾為病龍以陰陽雜故也為二土星為天罪為絕體為中子

為蒸渴為眼瘡為兇頑為破卵為虛脹為瘦瘠為兇血一作為踊為勞
物為頑蠢為語澁為産厄為絶嗣為妄諎重山一代主絶此卦山林身參
其為財也為退財為破敗其臨水為嗟嘆為勞為悖為泥水滿鄉為孤兇
兌屬為巢穿精山與文曲山相高者主妖惟畫毒殺人三峰齊聳世代顛
那其災發以戌戊丑未年又作中子又作中寅午己午未月也文曲在
天卦為塚在地卦為墜不大其位山大明者由為一水星又為地下針卦
主為遊魂又故水彼退為小人為遊龍其於子也為革四子為離鄉為退
財為夫大為決卷陰小男陰小女也為婬亂詞訟為巧詐為奸妄為虛詐
為踝暑為寡女為酒色為睹博為産厄為水疾為顛狂為勞病為惡眼為
足疾為癃瘂為瘡疥為中風為自縊為路死重山之水為兵死雖坎二山
狀文曲水也積水滿榨白壁食骨若臨高猛之山或走出朝入又
有重山則蛇入鄉其災之發在中子庚年一作寅卯未午凡吉山水稍有
文曲山勝者不免災 廉貞在天卦為巽在地卦為震為五鬼或山其猶
為五五雷動風蛇竝忌變化狀曰五兇也為獨火星為狂龍一作飲為
或卦之卦為長子主者兇有長子為狂疾為枷執為不肖為刑獄為夫大
為虎咬為山惡為欺詐為兇惡無義為鬼賊為女伎為伶人為自縊為侍

逆為遣官為行劫為産厄為絶後為瘟黃為風病為足疾為兇血為雷傷
為長病為石壓其臨水也尃有水有巢又主娛訟入木根臨山而山射塚
亦然重凶水為災深若遇吉星臨救則殺人逃鼓臨山而與本山齊者小
子亡若與貪狼齊壯者一遂白壁一還白番水亦然其災發以寅午戌年
推之一作乙午木年又申子辰年丑長子武曲在天卦為艮在地卦為兌
或山而不大其峙兇則中而安腴由或其物為一金星為福龍為小
子二曰長子為剛敢為進財為大富為入田為世官男為輔相女為命婦
三年發其發之年以己酉丑年也一作申子辰年也破軍在天卦為離在地
卦為坎為二金星為絶命為兇龍為女子一作長子陰山男絶陰山女子
多一作女也為瘟黃為風疾為決脊為缺唇為足體為啞吃為漏形為耳
聾為産厄為破家為蠹又為木工為雷震為溺死為陰賊為枝軍為行劫
為獄訟其怪也為孤寡為絶嗣陽於子陰終於子其臨水也若重凶則
主軍兵死離坎二山破軍水也一作離山坎入文曲也主白壤土水入棺
亦主配承兇塚也惡石射山亦然其發在己酉丑年一作申子年殺少子
左輔於卦為坤為老陰為衆卦之母為明龍為二木星一作甲墻為[illegible]也
於子為第三而中子先發福也為世祿為代榮為守救為射馬為宮嬪為

命婦為慈祥為孝友遇貪狼同為用者子孫昌盛其發以亥卯未年木主
三九狀亦為大或也重福山水佳 右弼於卦為乾為孝友為老陽為衆
卦之父為應為二大星三子皆主宜在公中一作宜上子然初盛後皆養
若遇生旺冠帶之鄉並方位五行主慎與吉星併者則為吉為祥明經色
衣武貴遇凶星則為凶尤甚為色衣為術士為武人為路死為産厄為師
巫為壓溺為乘敗為離鄉為刑徒為自縊為風瞽為缺唇為兩姓為贅壻
為養子為悖逆為孤寡為大風為勞嗽為瘟疫其極也為孤寡其臨水也
藤根入塚應以申酉亥子年一作在寅午戌年月日時凡山星舊說惟以
山配然以水斷之無不中凡地有善惡而星有吉凶吉凶之中又有深淺
為瘟疫疾病死亡退財離鄉淫慾足疾瘡痍之類皆其淺者也其枝軍暴
死大敗絶嗣是法之類皆其深者也然皆視山與水穴三者如何凡地惡
而水穴雖善終不免於凶也地善而水穴皆凶亦雖為福也大抵重凶之
穴重凶之水則其災又甚焉地有無穴吉而水凶雖有財殺官職終不免
災以水穴皆凶亦又有地善穴吉水凶久或禍消者以凶水力重故也以
步量之深到吉星則又吉也只如一山落頭穴涉兩路者水吉者先受其
吉水凶者先受其凶若坎山而下雙塚本皆下穴坐艮而有坤水二十步

其左穴則全涉艮山右穴則坎山而微有艮星穴後吉初暮右穴下則絶
嗣左穴則坎山坐艮可以為吉微有艮山者初損長子也坤水二十步則
在年暮反坎山坤水則右受福秀左則全艮坤水而無子然二穴皆有水
食以形吉也他做此地理情與九星龍法 貪狼似筍神青雲區似才様
頂坦平側月眠眉文曲様破衣祖石禄存星岩崖埔石廉貞斷圓淨奇峰
武曲星蟠躍破軍多焰聊穿珠輔弼有米情五星三吉宜消息變動多般
要辯明堪笑時師無見識只將宗廟伎天星青囊經七星頌 貪狼星應
正生又角左輔右弼形儀迎遽大主清官小主才學雙子雙孫才高卑營
巨門星應圓如甲胄有文有武有左有右輔富弼貴遽前擁後穴占天星
子孫福壽祿存星應形容醜惡無左無右無城無靠山逆水背陰並陽錢
穴犯此星子孫零落文曲星應勢如蛇形前後不續必崩頹婚男不忠真
女不和雜此星之下示用占求廉貞星應灌捐弄巍上有瘟火下有刀鋸
流水不遠氣脈不長若犯惡曜法主滅亡武曲星應堅主立萬世富與實
中天突兀如樓如臺如宮如闕將相之家公侯之貴破軍星應破陷陰碍
有手有足有頭有尾犬則家官小則家鬼此星之下何曾咏傳 五星十
一曜形斷 狼木丫角夜叉同一木星巨門頭鼓與懸鐘一土星並祿如

婇史允嗟（六土星）文水鵝項出淫風（一水星）廉壙傘摺鍐頭破（碍火星）武紛頓蘆及方峯（一金星）軍鎗排符破軍樣（二金星）輔枝幞頭高嶺上（二木星）獅幹馬蹄枝中綠（十地二火瑚土星）山則龜蛇群鵝傳（二木星共左山七星理月九星斷）　貪狼一木勢尖㩗兒孫秀麗足文書忽然丫角夜又起明經魁選細推詳七峯八峯磊落去龍圖學士富文章左穿右將列筆陣行龍旌節如旗獅其間定有仙靈應或然世代生侯王若作天馬騰躍起富須萬斛盈千倉若作牙笋横地面文武官顯居巖廊不惟富貴馳名利更兼福祿壽而昌　巨門一土少人知端正秀麗如娥眉有時陵月出天外有時隱隱生平地挺生英傑事明主忠良正直如卓笋聰鍾頻鼓高聳起富貴兼全聲聞馳千舟象舞勢勇猛援戟關外無復疑忽然疊疊度空起水更良兮貴更奇斯地勿論富與貴神仙出世同安期肥厚遥長子孫衰勢若短兮多盈虧　武曲之星號一金卓圭立笏高千尋定主兵權富貂蟬登壇既拜秉狄欽稜層高聳立屏幃文華秀發稱儒林簇簇樓臺高且壯危巖古怪當天心此地葬之勿猶豫榮華富貴輝來今更似方冠清且巧三五相連羅碧峯子孫聰明復秀麗芝蘭庭砌何森森　祿存二土君須忌醜惡崩欹不歸娟高峯孤起如撚拳低山卑濕如牛鼻或作棺

材隨水漂或若死尸卧千地自然虧缺不足看疾病顛狂遭刑剝兒孫嫡媚走他鄉淫慾奸邪總連累　文曲一水何孤單生枝生足如蛐蜒亂花丘隴不接續三三五五飛翩翩也似驚蛇初出巷也如幾頭枕源泉坑漠反背無收拾縱然收拾逐攀拳此地葬之主遊蕩男不忠兮女不賢　廉貞獨火大山突巍大醜惡空崔嵬生枝幾足桃符起首尾分張兩叶開形似栄甲勢分裂質不清兮似血坏毛髮焦枯氣脉散水流湍急聲如雷蓋黄兒盡兼官禍敗國亡家真可哀　破軍二金招凶惡凶猛陰陽莫甚鐵峯壁突兀乱石崗不然破碎遭甚蠹也作竹篙馬鞭蟠也作兵戈與蝎窩左崎右嶮舉頭看入穴銷虛堤然落明堂傾陷水潺潺龍虎二山伸兩肋若犯此星甚卑條當代兒孫見銷鑠　此七星或吉或凶行龍所主者然也　輔星常隨七星轉多在明堂左右見有時脫體無清波形勢或作闕圓面或見龜蛇或見魚印山連接如絲線山厚水肥入多豊山瘦山走人奸險下散開塞不通風莫令大開水流濺　輔弼二星常出在明堂前相對在左為左輔在右為右弼缺一非是　三台華蓋隨龍入磊石堆岩形叢叢或作高峯勢抽天或作明堂皆傾集或在水口相牽連或在輔弼山頭立或然隱隱在滇坑暗息承龍氣藏貴犬或州郡產英豪小作鄉村豪

鎮已定知世代祿綿綿文韜武略精專習　三台者華蓋冠蓋寶蓋是也頭平而圓在後龍見之者無有不貴　七星變作無窮極體樣相同人未識四維八干十二支轉換作身千百億本自一源分派殊不得明師逕步擿但為分枝細推詳何用勞心更勞力凶禍之心凶禍生福德之星招福德造化原來指掌間此是神仙真法則　已上七星形狀美惡俱見然欲求地要點盡得貪巨武而用之若於諸山中獨有一星秀拔而出者亦不虛生地在前不遠矣指南詩曰有山奇異不關生尋得真龍左右迎其餘散亂諸山皆為護從難以貴其主矣也

地理正宗

貪狼星

吉

貪狼星

武曲星

吉

吉

輔星

文曲

巨門星

衡星

吉

文曲星

廉貞星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七

祿存星

楊公直指

第一天守星第一貪狼磊磊去天富龍行度聰明進士出三公披紫入黃宮

破軍星

第二貪狼提轉運兩箇初生笋落處尊星四位生代代坐州城

第三貪狼華架祿括遶微微上兒孫進納得高官富貴達鄉看

第二天福星第二巨門如銳渡天貴龍行落兩頭兩箇笋茅生金榜上留名

第四貪狼多秀麓三四尖峯起紫衫銀帶足田庄牛馬遍諸鄉銀瓶盞注家無數財穀盈倉庫兒孫聰慧及文章未紫入朝堂

第二巨門從此出富貴多珍珠二星相接登龍行寺觀有聲名又出尊師兼樂醫持經人念佛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八

第三巨門雙子孫縣宰佐明君又出使衙作弓手庄田諸鄉有傳龍若得福星來天德紫衣名

第一天羅朕第一祿存雙峯起天瘟山厄此尖如牛角下崩消瘟大自然招枉然必瘟疫死囚花吏公事黃腫脆腰曲背行帶血損妻財

第四巨門如横馬馳名傳天下貌出男女出家兒妻女世間稀

第二祿存如孝幘爪脚生旅跳兒孫眼瞎不能行公事亂縱横毒藥生離人外死歲歲十年事

第三祿存水眾勢醜陋岩棱異石峯磊磊脚風廢龍發勢穿江大石巖巉臨水冷後有羊心峽面前百丈頂全巻此地出英雄

第一地計都

第一文曲覆笠形天賜敗龍異換妻產死離鄉去瘟病年年起山尖水秀敗船車衣祿旺些些。

第四祿存去行宮入水是蛟龍高山頓起変雲霧兒孫多學藝慇然爪脚似拖槍打劫法場傷岩石巖峩起惡瘟葬敗絶人丁

第二文曲水波形快馬落深坑決春攧軍制面毒淵水捉河路此星本性動風聲淫慾不當傳又出女人帶下疾黃腫常叫屈。

第三文曲覆背真男女動爲非主辟惠眼破粘行賭博陷人錢見孫乃性及呈歌是非朝日着

第一地羅睺第一廉貞大焰恭死傷龍是岩棱磊礫動雷傷犬發叉瘟黃。

第四文曲四微起奸非常不安若人下得此盤龍男女走西春產死卒拱人紫死斬賭錢財是若無土地及墮墻師術足財利

第二廉貞如旗走打劫指槍有恩然神廟對高檣徒配甚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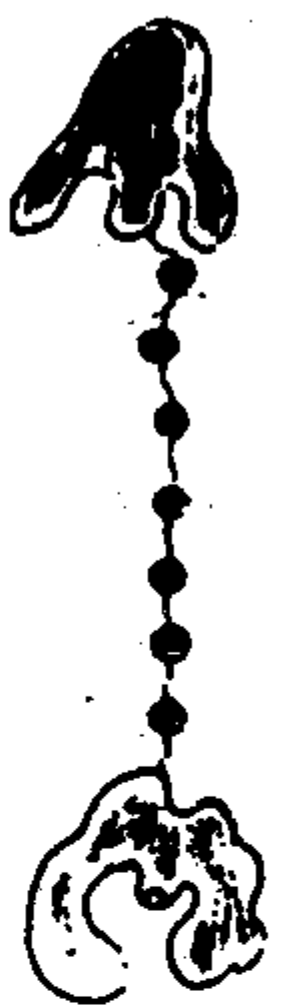
第三廉貞腥拱起爪脚尖尖利定出統軍武士今誤隊盡於兔細石田碟磊磊出麻豆瘟黃辛又出屠兒貴肉能賭博敗命娘

第一地尊星武曲三峯似覆鍾吉星號射龍殺葉綠常盈倉廩珠寶家無數兒孫瑞正出聰明緋紫入朝門

第四廉貞捲雲起崩碎田頭騰流狂敗絶死傷龍子北父逐春破石龍打才商淫慾風聲起產死血光自予亡燒屋及禾倉

第二武曲貴人峯聳劈入雲中狀元榜眼兒孫業將相三公位又出肥頭大肚人孫寡兒孫富

第三武曲穿珠勢兒孫多技藝多生男女及雙妻富貴着緋衣祀大女人爲家主抱得別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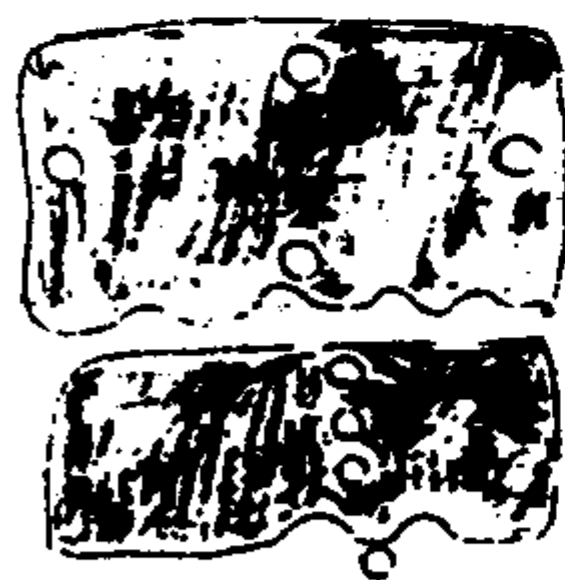
第一天計都第一破軍拖槍勢絶龍星圖例殺傷內返主徒流因賊配他州

第四穿珠兩伴行衣食旺人丁定出秀才兼藝術多財并貯積常進外家横資財牛馬送將來又出貪花人好色風聊人衣食

第二破軍如槍抻隨人去打劫山場草市及墮墻狂死動瘟黃。

第三磊磊相文指雙起相尖利兒孫捕賊法場亡沽業出塡房又出良醫并貢藥慈病年年着

第一明龍星

第一左輔逢覆樣福龍居此上定出高官佐帝京七歲入朝廷

第四鈴劍亂縱橫露石赤身形遭術義雄人雜藝換妻退田地遭官口舌及奸非孤寡自然知

第二左輔號明龍兒孫聰俊入朝中面似獅形如半月有緣方遇得相逢

第三左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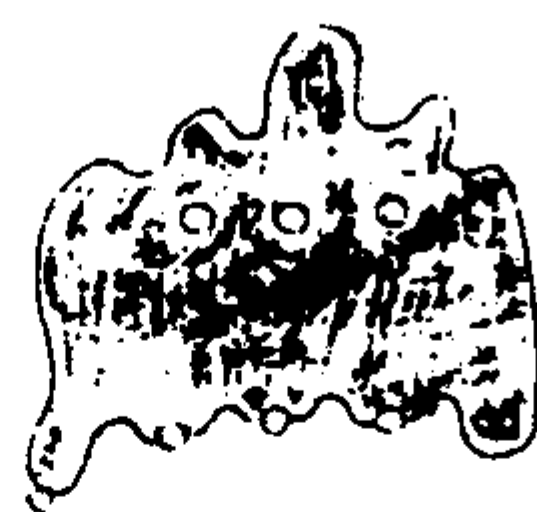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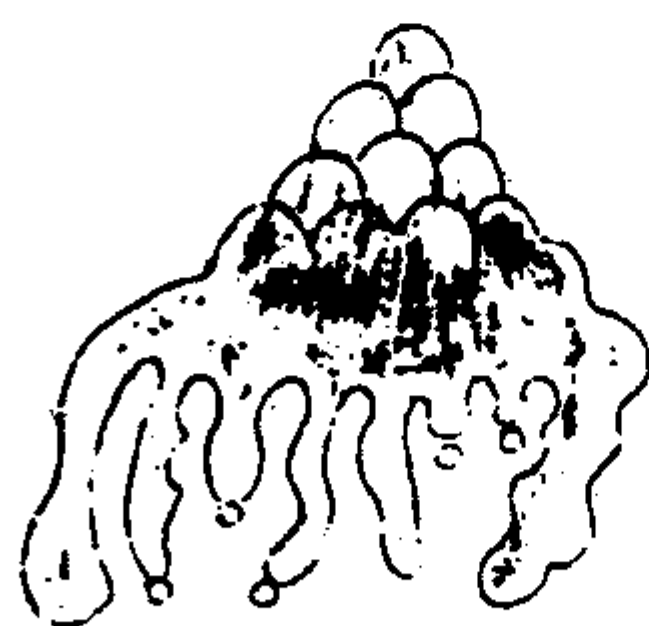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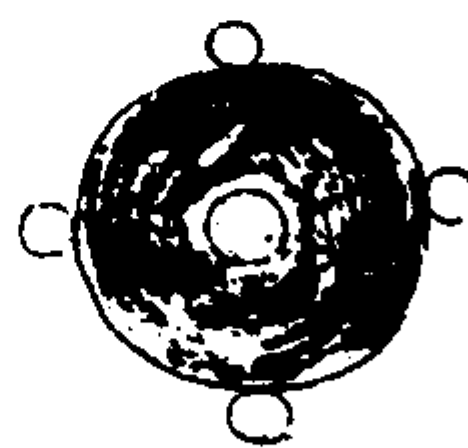
第一右弼星

第四左輔星

第二右弼星

第三右弼星

第五右弼星

第四右弼

地理全書星辰　論星之說不一或曰九星或曰七星謂輔弼閒於七星之中隱而不見或曰五星或曰十一曜名雖殊而實則一大抵肥圓端正生活回抱之形爲吉星欹斜欹側死懶逆背之形爲凶星千變萬態不過如此並列諸家形圖及所主禍福并要括詩訣于後　九星要括　貪狼一木起尖巔左輔同形頭要圓巨門一似覆船案右弼如之聳兩肩文曲水星如旗側祿似開旗手足偏彎轉抱身爲武曲破軍逆抱向身前更有廉貞不可下紅旗焰焰火燒天　左仙七星經　七星立極居天中三台輔弼布九宮起自藏龍天寶殿太陰太陽分西東左順右逆分兩路却與二氣相派通中有北辰爲至尊出沒常爲天地根或龍若遇此星照貴顯隆富卑後昆或與天星相應接不然鎭鎖三城門　北辰者圓墩印是也上爲天關下爲地軸鎭塞水口凡墓宅得此者無不貴顯　大山大水爲州縣小山小水爲人村尋龍不斜七星形吉凶禍福何由明或在平洋顯複隱或爲丘山勢崢嶸或然怪石疊千仞或然毛髮奇複清有雌有雄立夫婦有父有母應所生藏牙縮爪龍欲住分牙布爪龍欲行天孤天角龍欲渡蜂腰鶴膝龍已成　凡欲認龍住泊只於後龍觀其頓伏或作禍斷綠牽蜂腰鶴膝之勢遠不過五里近則一二里龍勢即住使可觀其朝應

而尋真穴也千形萬狀無停留五岳四瀆經九州星峰上與天星應門君
何處覓蹤由基山蔡土不識訣傳龍敗氣焉知休直山葬之犯夭折曲山
葬之犯咽喉左四右抱如爪執鬼山瘦直如戈矛但知前後立賓主不知
背戾如俛譬尋龍且用依經訣好把星峯細分别龍行上應三吉星兒孫
代代産賢哲次觀發勢有尊卑初龍小巧真龍拙一起一伏各殊變換
之中分骨節有乳有節足安墳氣候潛藏尋取穴吉星之下節目奇凶星
之下節目多崩洪節目最爲強氣脈相連無斷絶　崩洪之論其説不一
有曰大石大木之所生大江大河之所注謂之崩洪有曰馬跡崩洪螺蚌
崩洪横石崩洪節目崩洪交角崩洪之字崩洪也字崩洪川字崩洪十字
崩洪斷續崩洪謂之十大崩洪然而不若崩山共水謂之崩洪其義最妙
無過是兩山夾從一龍兩水交叙合流是也　龍行自有星峰應雌山低
弱雄山勝行龍雖貴骨節奇入穴須教骨節稱不欲山曲如反弓不欲山
直如伸脛吉星吉兮凶星凶不由人使由天定時師未識七星形爲作謌
兮切須聴　本有九星止言七星者以輔弼二星不能爲星但隨七星流
轉而已郭璞葬經遊龍篇　巔峰嶷嵬聳抻蒼鑒雲峯巒歷衆高矗龍
行之始節次設鏽七星降照各定形勢貪狼如筍巨門半月武曲覆鐘玄
武輔佐太乙隨從寳殿巍巍龍樓侵漢老龍少龍穴分八九少微傍起王
侯之地龍行遠近須知其數貪狼五七巨門二八武曲三六惟此三者皆
是吉也　貪狼須起五七峯如筍巨門須有二箇八箇如半月武曲須起
三峯六峯如覆鐘此即正龍處是全氣　數之與形雖混匪差少龍之穴
不過事驛老龍之盡其去千里五七過水其氣方止招摇太微數見水蓋
天官武庫左右導斷朱雀悠洋前張玉几禾倉玄堂火星高聳落處偃旨
神仙之地禄存如厨斜側崎嶇真龍不遠惜花廟宇公事破家兇頑聾瞽
合之一金一木一土隨護武有天官武庫分旱究委墻遠能致品官榮貴
文曲如網水際遊漾龍行百里丘食佛場賭博雜鄉女人淫蕩嬴貢如蝶
岩崖侵漢廟食陂湖老龍破斷瘟火徒流横逆叛亂秉入天門太乙傍微
福禄富財數代不絶破軍如旗上大常隨老龍盡處定是陂池若遠正龍
決配姦非其龍門樂欲落未落去之如奔駐之如璊始合閩陽播樞老龍
三二百里未住天乙太乙隨護華蓋官蓋天英高巢左三台右奴婢過水
龍無全氣聚此是將軍武分阜文雕氣住遠之必出將相鎮邊杆禦

尋龍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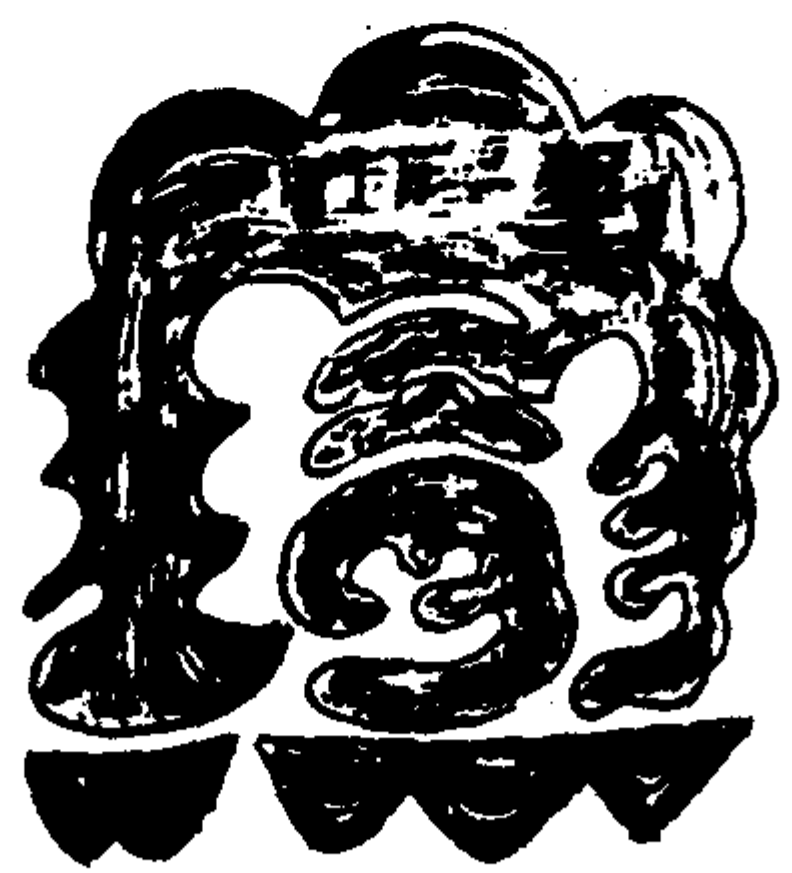
劉江東九星三十六様龍真形圖

第一貪狼初生筍
龍現此星爲上品
星中一木號真人
必過龍門金榜定

第二貪狼似覆鐘
天然富貴永無窮
龍帶此星爲上格
神童及第至三公

第三貪狼如金字
看他龍頭生木勢
一起一伏最爲良
諸子盡登黄榜貴

第四貪狼寳蓋落
喚作龍樓并鳳閣
能教朱紫滿門榮
必至朝郎近帝幕

第一巨門如頓鼓。時師仔細看龍祖。其星若見三五峯。進納為官鎮州主。

第二巨門如半月。莫向時師取次説。號為太極正真人。九重出入朝金闕。

第三巨門如連雲。時師子細看龍行。三男四女皇永祿。吏出為官道藝人。

第四巨門若穿珠。宜作僧尼寺觀居。更有七星前後應。全家長幼入清虛。

第一祿存如試蔺。或横或直或斜飛。下為陰陽生吉穴。却歸滄海作蛟龍。

第二祿存如死蛇。頭尖帶石尾垂斜。鬼神住泊多興旺。百姓安居却破家。

第三祿存如撞木。瘦小飛斜無轉曲。其星只可鬼神居。凡人住葬多哀哭。

第四祿存如瘦狗。帶石飛斜形像醜。此星若下少人丁。為寇為軍不長久。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十七

第一文曲衣架形
一星一代不安寧
縱使天然安吉穴
也須男女變奸婬

第二文曲如撓船
中心一大兩頭尖
此星必定招淫慾
女子風聲四境嫌

第三文曲如搗杵
仔細消詳龍上聚
縱使明堂吉水流
女人受寡男先死

第四文曲如木杓
頭大尾尖形勢惡
前山縱吉也成凶
奉勸時師莫亂作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十八

第一廉貞如坐馬
兩脚分明來向下
此煞名為瘟火星
更出男孤并女寡

第二廉貞如傾旗
山尖帶石勢如飛
定是廟堂神鬼占
葬着為軍刺面歸

第三廉貞勢似豬
此星山横最難當
定主離鄉抛業走
兒孫枉死陣前亡

第四廉貞號破軍
此星凶惡少安禁
時師若亂遷墳宅
貴盡庄田無寸存

第一武曲如覆釜
此星代代家榮貴
主龍吉穴任栽量
萬斛千倉無盡數

第二武曲似主蛇
充轉如弓覆似爪
尋取天然真正穴
榮華富貴孟嘗家

第三武曲落平田
氣像生蛇湯出界。
或起或行如浴卵、
其家富貴出清賢

第四武曲實難尋、
閃歸平地散如雲
四畔圍圓如月起、
出人富貴斗量金、

第一破軍如下傘、
時師仔細認龍行、
半紀之年家大破、
湫然不破也遭刑、

第二破軍如排符、
山尖帶石出身麁。
人家住葬招瘟大。
歲歲蕭條遺底無、

第三破軍如破倉、
高低帶石不成行。
此蘭山里人莫下、
子孫面上不風光、

第四破軍火焰飛、
鬼龍隨從走東西。
安墳立宅遭瘟大。
作賊投軍刺面歸、

第一輔星勢最強
騰騰兀兀覆如箱
牽連相似群魚隊
下後兒孫入帝鄉

第二輔星如瓜藤
節節生峯自有情
落穴燕巢如仰掌
子孫代代轉光榮

第三輔星如蓮花
落穴如鐘覆似瓜
四畔圓圓如月走
安居立塚世榮華

第四輔星别一形
恰似群羊奔出林
花轉如弓盤似鳳
彎彎作穴出郎卿

第一弼星似瓜藤
節節生峯仔細看
落穴穿珠如覆手
穴中正取定朝官

第二弼星似寒鴉
成群飛泊落平沙
但向田中求吉穴
峯峯相對必榮華

第三弼星如藤蘿
好似蜈蚣無數脚
若人尋穴點真龍
家富石崇有官爵

李淳風九星龍穴圖

第四弼星跡難識
真穴安遷應官職
或在衆山人少知
數條仙帶之中覓

貪狼
丫角
出五府
出侍從
天馬
野叉
出五府
八座

巨門
牛斧

象笄
覆月
主富

已上皆主貴

文曲
蜒蚰
純頸

祿存

孤峯撚拳

拖屍

棺材

主少死
山絕

武曲

回龍

古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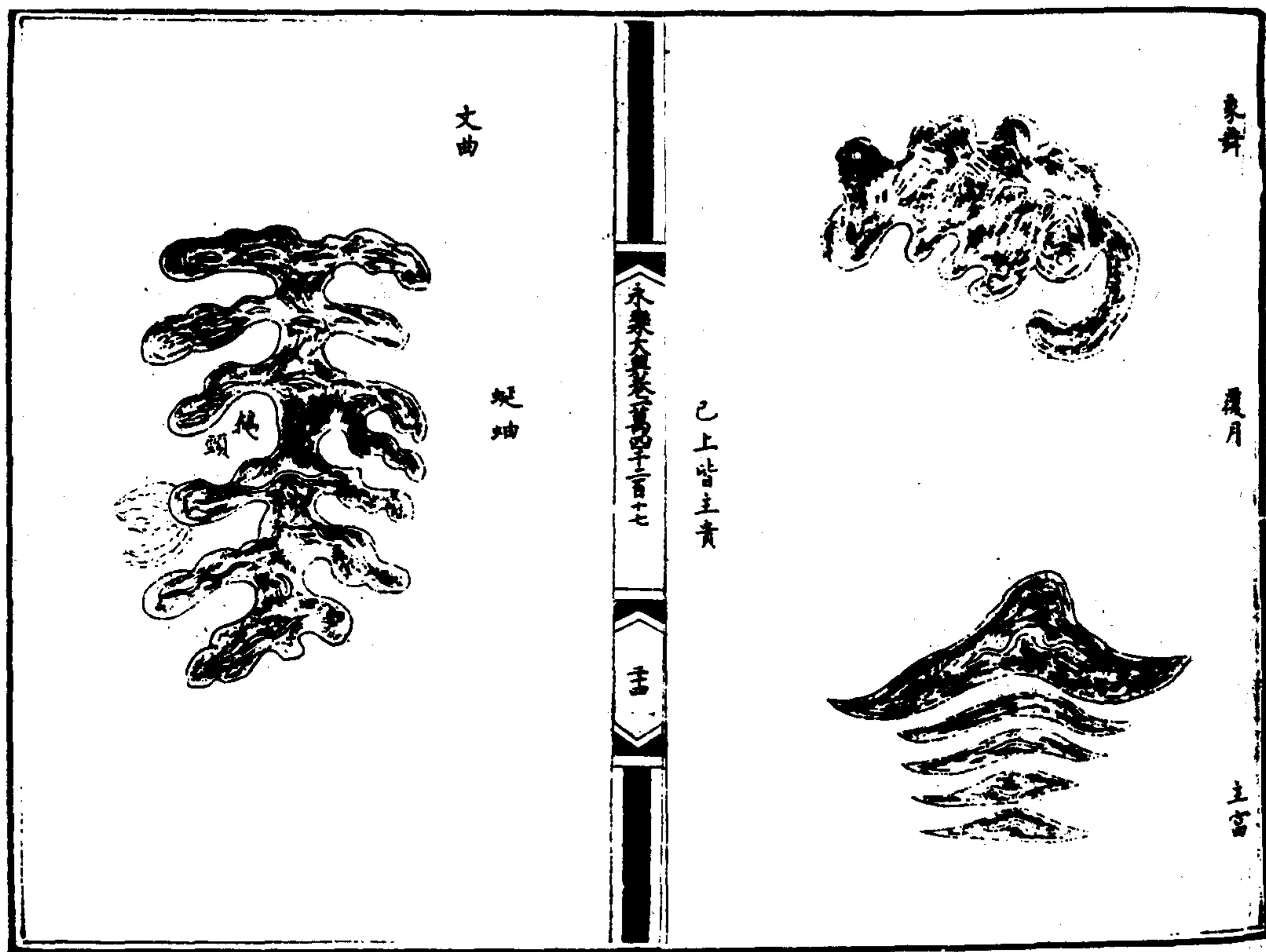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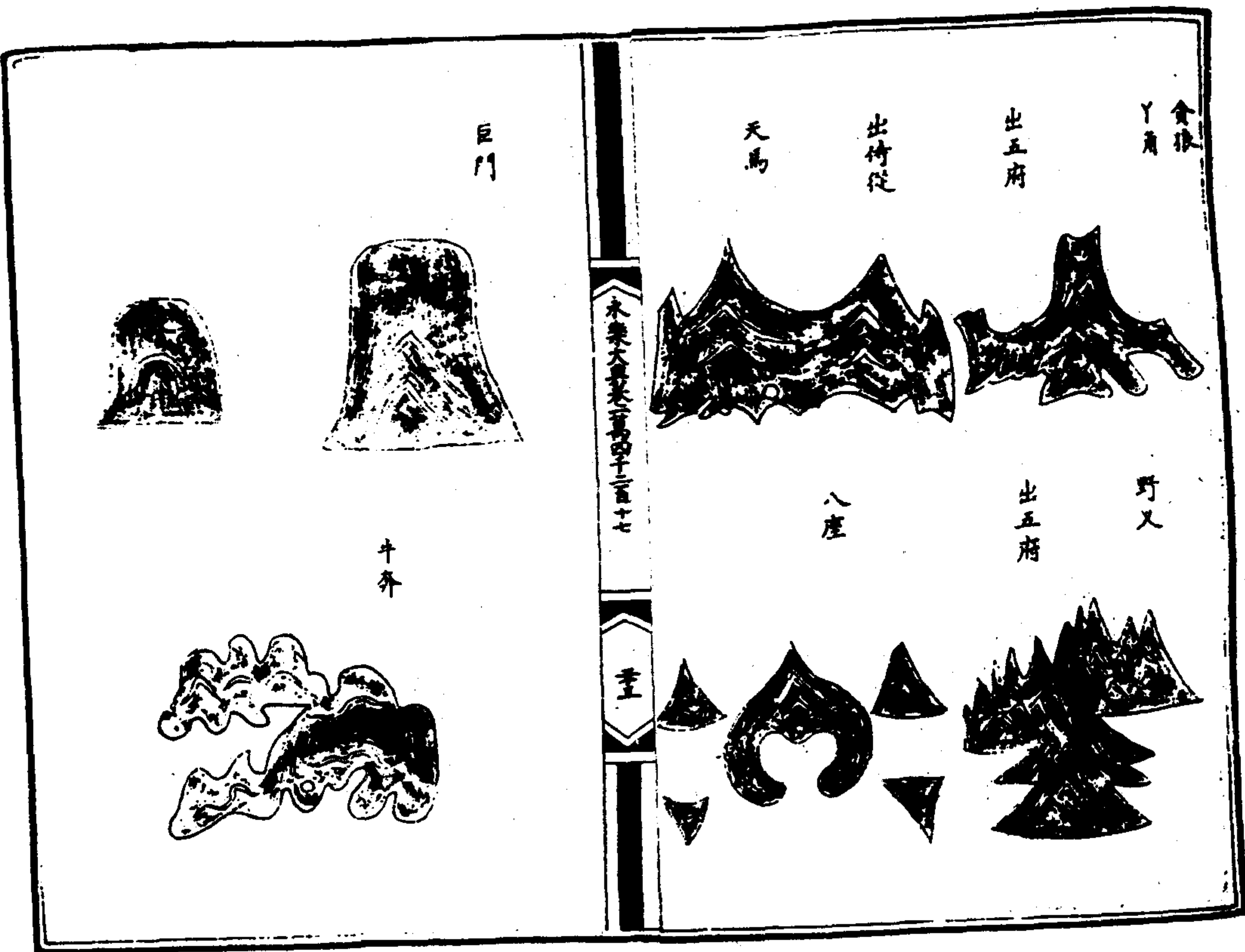
嶢嵒

主劳

破軍

破傘

廉貞

排符

左輔 脫體離清波

右弼

七星入穴真形
過江水出

大富貴

出官及欵

衣僧道寺觀

殺小口退財

前有龍潭

主主離及
淫慾一發
便退前有
蛟龍穴處

主換妻官司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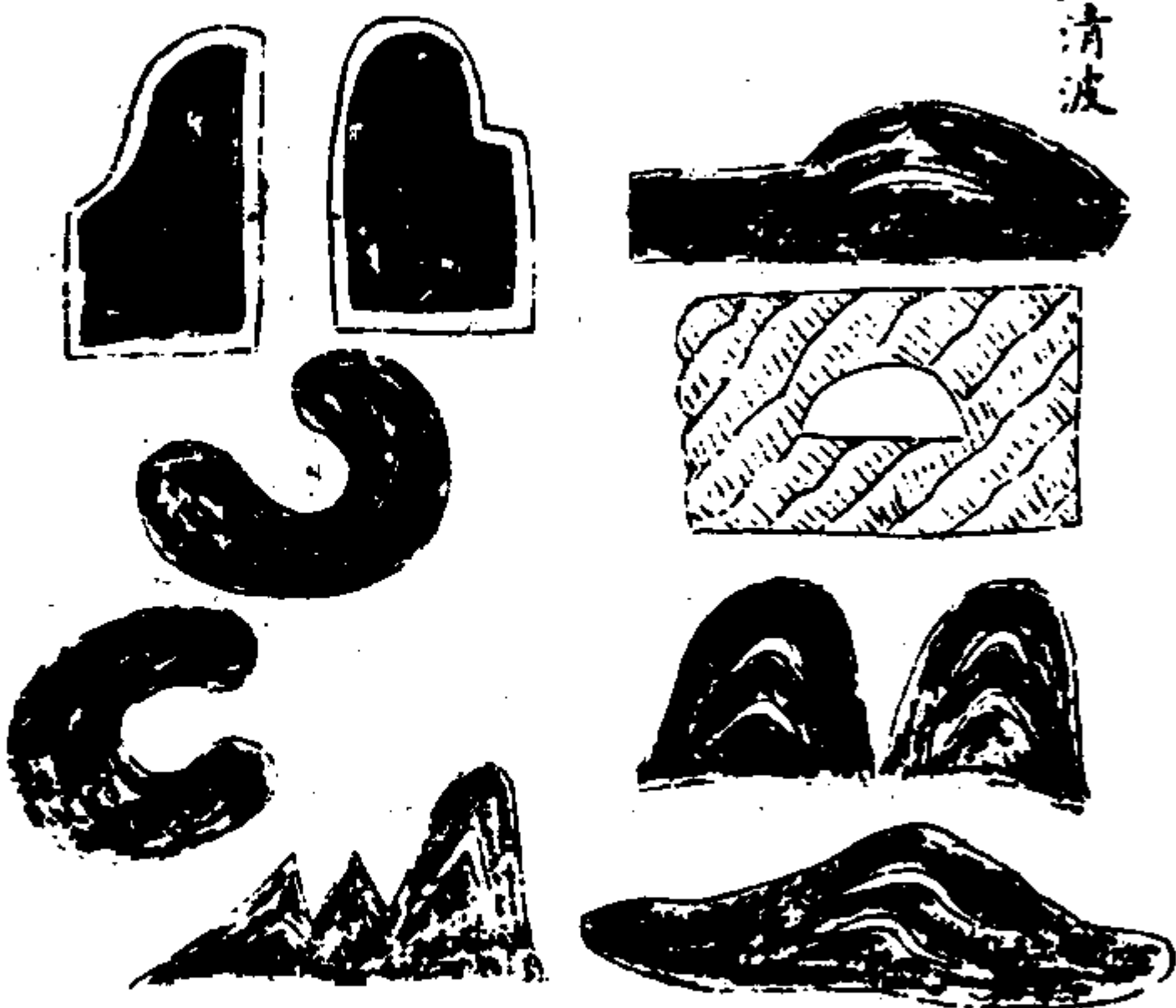
出大富貴財祿

退敗前有神廟占

開庫與錢旺蕃
二五八男大發

出投軍賊囚殺人公

問君如何謂之官
朝山背後逆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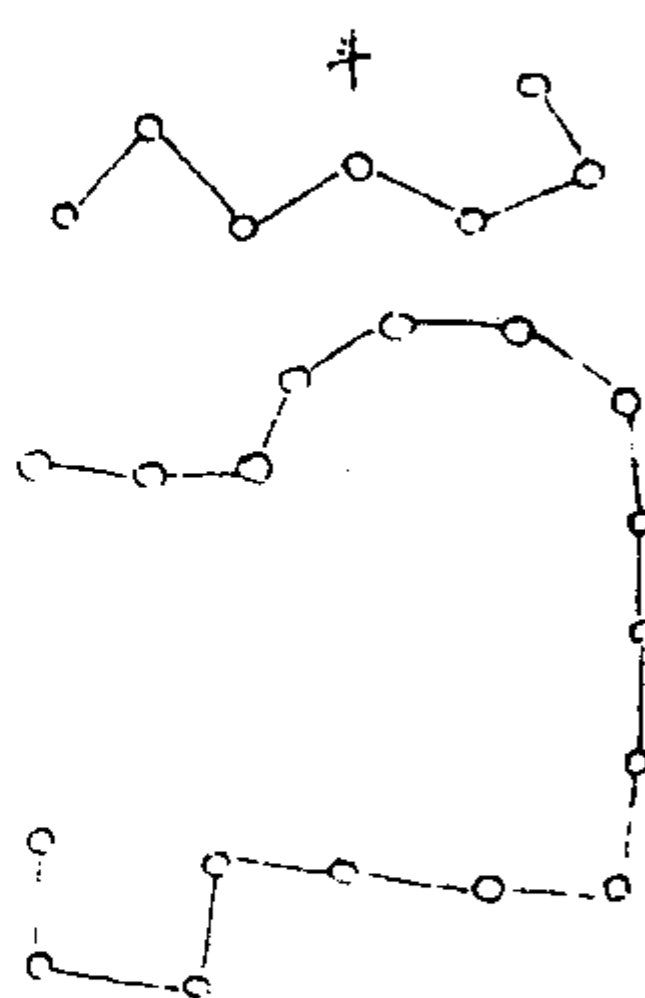
事煞長大凶久年災至

前官
問君如何謂之鬼
主山背後有餘氣
七星入穴形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八　四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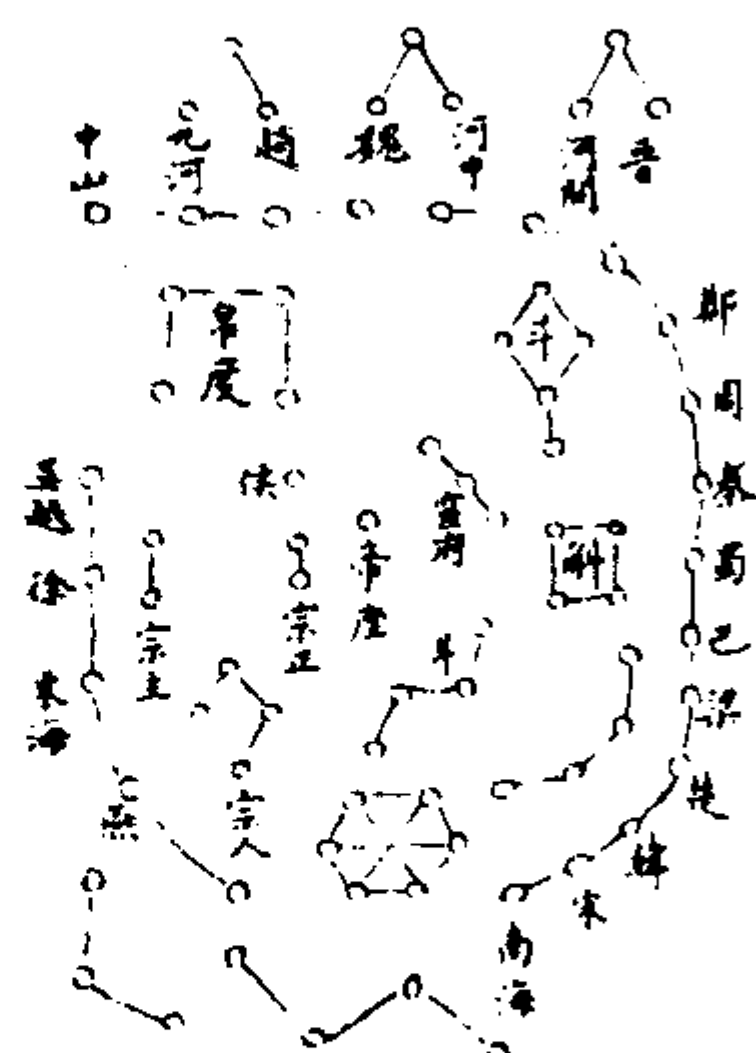
地

相地十

垣局篇　北辰紫極垣北辰一星天中尊上相上將居四垣天一太一明堂照華蓋三台相後先此星萬里不得一此龍不許時人識識得之時不用裁留與皇朝鎮家國請從垣外論九星北斗星宮係甚名貪巨武星并輔弼祿文廉破地中行九星人言有三吉貪巨武星是也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星雖定錙銖禍福之門教君識

太微垣星局

天苑星形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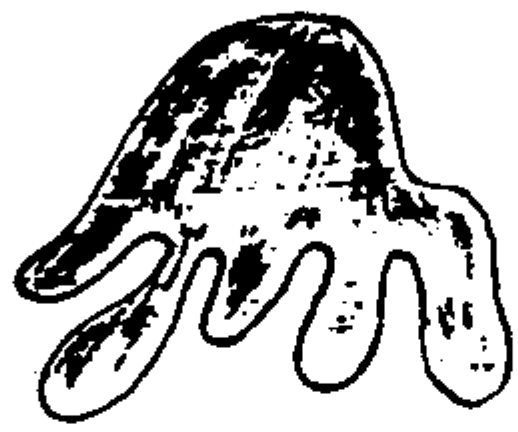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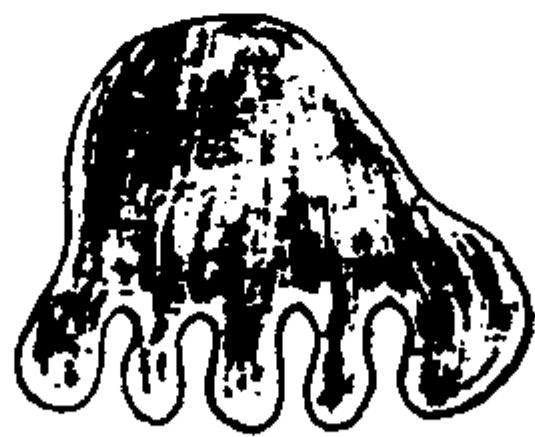
紫微垣星局

天市垣星局

貪狼星篇　貪狼頓起笋生峯若是科枝便不同科枝到頂爲破面尖而有腳號乘龍腳下橫拖爲帶級文武功名從此辨橫看是嶺側是峯此是貪狼出陣龍側面成峯身直去不是爲朝便不住莫來此處認高峯道是玄武在其中亦有高峯是玄武玄武落處四獸聚聚處方爲龍聚峯四獸不顧只成空空亡龍上莫尋穴縱然有穴易欹斜或爲關峽似龍形正身前在峽中行時師多向峽中覓不識真龍斷續情貪狼自有十二樣尖圓平直小爲上欹斜側石倒破空禍福輕重自不同欹側似斜斜似側平似乘龍側似直貪即似巨倒似空空似有巖即似石問君來此如何觀莫道貪狼總一般欹是嵓崖破是折斜是邊有邊不同側是面夫身直去空是嵓穴多玲瓏側是飛峯偏不正七者未是貪狼龍平地卓然頓起笋此是尖貪本來性圓無欹側四面同平若非蓋在高嶺直如決脊引繩來小似華頭捧高塔五者方爲貪正形吉凶禍福要詳明火星要起廉貞位生出貪狼由此發若見火星動焰時看他蹤迹落何地此龍不是尋常貴生出貪狼別有奇火星若起廉貞位落處須尋一百里中有貪狼小小峯有時回頭火星宮世人只道貪星好不識廉貞是祖宗貪狼若非廉作祖爲官也不到三公高山嶺上平如掌中分細脈如蛇樣貴龍多是穿心去富龍只從旁生上高山如帳後面遮帳裏微微似帶斜帶舞下來如鼠尾此是貪狼上嶺蛇帶舞下來鶴仲頸此是貪狼下嶺蛇上嶺解生來紫客下嶺須爲朽腐缘大山特起小爲貴小山忽起大爲勢高低大小斷續行此是貪狼真骨氣大抵九星有種類生子生孫巧相似相似方知骨氣真傳換不真皆不是一傳一換大生細從大傳小最奇異傳換退卸見真龍小峯依舊狼星起傳換如人換好衰如蟬退殼蛻退謹或從大山落低小或從高

峯落平洋退卻傳換成幾段十條九條亂了亂中有一條却是真若是真時斷了斷亂山回抱在面前不許一條出外邊只有真龍坐穴內亂山却在外為纏此龍多從腰裹落田轉餘枝作城郭城郭彎環生捍門門外羅星當腰着羅星要在羅城外此與火星常作對火星龍始有羅星若是羅星不居內居內多為抱養疾又為患眼墮胎山羅星若生羅城口城口皆為玉筍班羅城恰似城牆勢龍在城中聚真氣羅星若在城關閘時師喚作水口山欲識羅星真妙訣一邊枕水一邊田田中有骨脉相連或為頑石集土堅此是羅星有餘氣卓立為星在水邊貪巨羅星夾與圓輔弼或曲方禍祇僐也祿文廉貞多破碎破軍尖破最為害直射也只有尖圓方福星此是羅星得正形忽然四向皆是水兩山環合斷然青羅星亦自有種類浪說星辰在水邊

巨門星屬土巨門星峯覆鐘釜鍾釜之分有何故鍾高釜矮事不同高則為巨矮為輔二星雖然皆吉星金土不容有差互巨土輔金巨門福壽富貴家輔弼隨龍厚薄助貴龍若行五六程臨落之時傳輔星如梭如印如側月三三兩兩牽聯行前關後峽相引從峽若多時龍猛衆剝到輔星三四重仔細夾此認龍蹤貪巨若無輔弼落高嶺如何住得龍雖然輔弼是入穴作穴隨形又不同穴隨星辰作鉗乳形神大小隨龍宗圍峯忽然長拖脚恐是鬼龍如覆杓覆箕覆掌是鬼龍莫來此處失真蹤請君細認前頭穴莫使參前使後空空謂無托

祿存星屬土

上形頓鼓

下形爪瓢

祿存上形如頓鼓下形有脚如爪瓢爪瓢前頭有小峯此是祿存帶祿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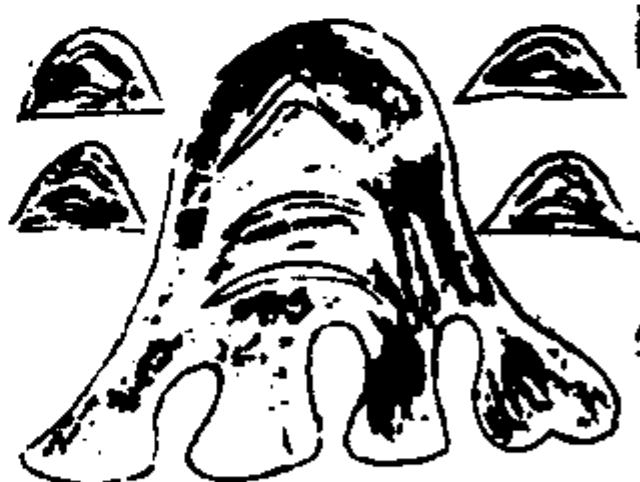
大如螃蟹

大如螃蟹小蜘蛛此是祿存帶殺處殺中若有橫磨劒此是權星先出武

小似蜘蛛

峽

大龍大峽百十程寶殿龍樓去無數尖是進士是殿忽逢此等入長垣有長垣如城萬仞打圍君莫顧疑師偷眼旁睥睨曉者點觀佯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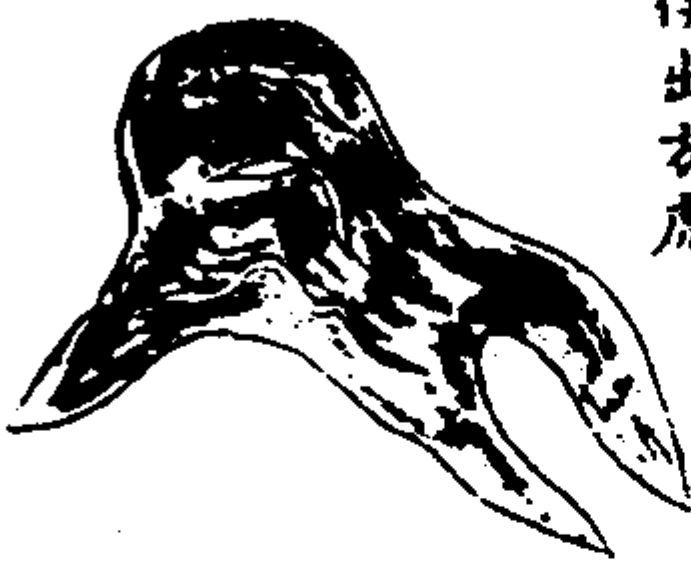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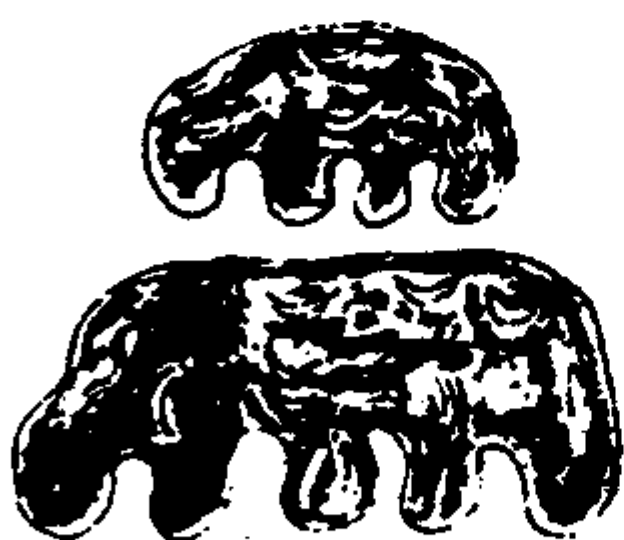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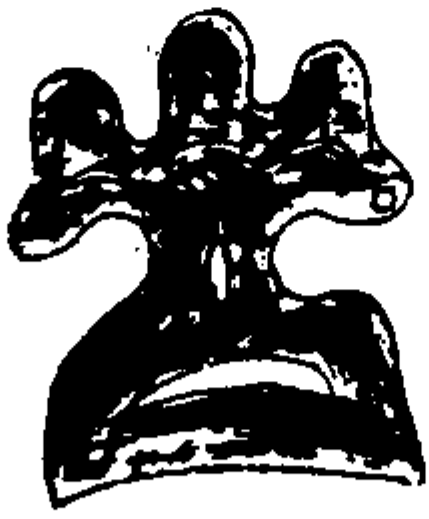
亂茅爪距

小圓帶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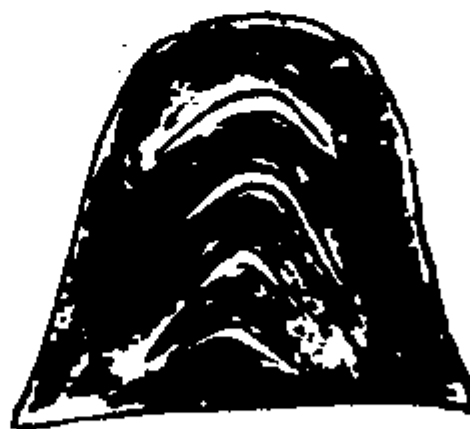
若然尖脚亂如茅喚作蚩尤旗爪距天上有蚩尤旗星小圓帶祿圓本身將相公侯出方虎

賊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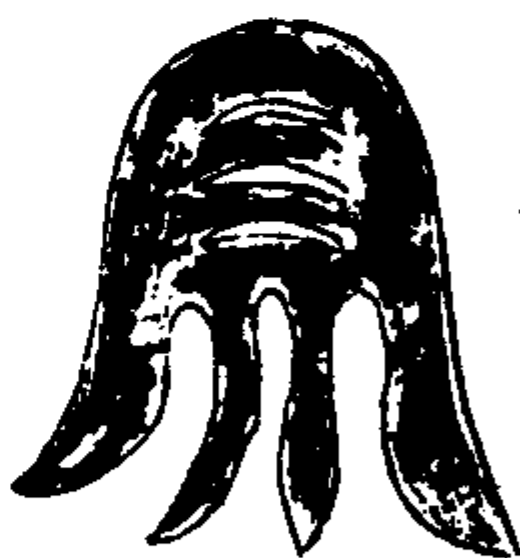
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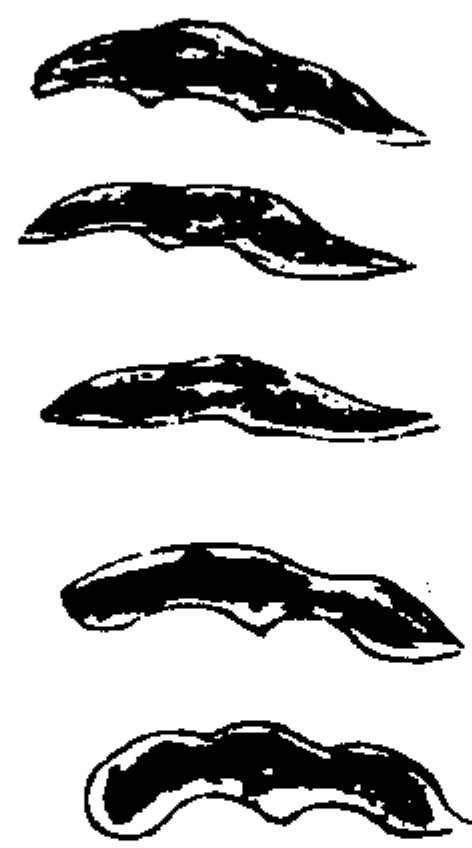
註

惜

大抵星辰嫌破碎，不抱本身多作怪（無關無峽）。端正龍神須無形醜惡，龍神多破敗怪形異穴出凶豪，殘殺平民終大衆。草頭作亂因此山，赤族誅夷債命償只緣龍上有撓槍。臧旗側側非註憧，註憧對對端正立，獨立欹側名撓槍（大星名既撓槍頓鼓）。做方似武曲，武曲端正下無足，有足周圍真祿存。圓靜方為武曲，尊龍家最要仔細，辨疑似亂真，分背面，背似面非星真有此是祿存。大移轉凹處是面，凸是背，作穴分金遇如線。凡看星辰看轉移，轉移須教母顧兒（看如似之形）。枝分派別有真種，忽作爪蔓無來西，平里平程無滿嶺，平洋沙磧烟塵迷。到此君須看水勢，水勢莫問江與漢，只要兩源相夾出，交鎖外結重重圍。祿存好處落平慢，大作方州小鎮驍，埒中時復亂石生，或起橫山或模而，此處或如輔弼形，輔弼無枝祿多辮。祿是帝車第三星（平為帝車也），主為文也主兵。九星行龍皆要祿，最愛夫倉兼巨輔，或從武曲左右起，此等貴龍看不足，若逢此龍遠尋穴，莫向高山尋從局，若遇九星相夾行，只分有脚并無足，燕雲下嶺出九關，中帶祿存三吉山（靈山　燕山　斗在高埒峯　高坤天州　劇亦在川源上　自祿存行龍變為三）吉。高山峽裏多尖秀也。有圓祿生孱頹，君看山須分種類，亂指橫行作正班。祿破二星形無數也，有正形落低處也，有低形上壠頭，雜亂分形君莫誤。形在高頂為高形，山頂上生祿存星，形在平洋山卓立，頂婁脚手亦橫卞。頂上生形頂必正，平地生形脚亂行，請君看我細排列，禍福皆從龍上生。

第一祿存如頓鼓，脚手對對隨身去，平行有脚如紉綘，莊節幢幢排次序。此等星辰出大江，中有小倉并小巨，輔弼時從左右生，隔岸山河遠相顧（稍隔山有相附）。此是龍神作州縣，雄據十州并一路，忽然諸山作垣局，萬水千山不須做（頓附象不可妄為也）。一云更求吉水為門戶。

覆釜

第二祿存如覆釜，脚尖牙戟周回布，有脚方名真祿存，無脚名為祿推巨，此星不是有威權，白手成家積巨富。

第三祿存鶴爪布，兩短中長龍出路，出路定為低小形，隱隱前行忽蹲踞（忽然起峯也）。有穴必生龍虎巧，醜陋穴形龍不住（謂祿存有脚方生龍虎也）。

有脚虎也

第四祿存肋扇具，又似杠綵。第五祿存如懸鵝，破碎箕箒摺無數。此星便是平行星，星自頂分此龍只去作神宗，橈棹回來斬關，做高山大峽開三門。

第六祿存落平洋勢如巨浪橫開擺他星亦有落坪者此星平地亦飛撈
有所多名坪中時復生巨石石色只是黑與黃兩傍請看隨龍峽長短小
大宜消詳護龍轉時看他落落處當隨水斟酌右轉皆右不參差左轉皆
左無駁雜朝迎指正真穴形左右高低君莫錯祿存鬼形如披髮維日衆
多勢如撓

第七祿存如長蛇
左右無護無攔遮
此龍是作貴龍從
枕在水口身橫斜

天下山山有祿存武凶武吉要君分莫道祿存全不善大爲將相公侯門
要知五岳真龍落半是破祿相參錯太行頂上馬耳峯祿存身上貪狼龍
泰山頂上有石觀上有日亭高一半此是祿存上有貪如此星峯孰能判
海中洲渚亦有山君如論脉應難言不如地脉連中國遠出山形在海間
東出青齊爲東岳過盡平洋大江聲地絡連延隨勢生澗水止龍君莫錯
我觀破祿滿天下九等分星無只者君如只得祿存星珍寶連城貴無價

兜鍪

第八祿存在高頂如戴
兜鍪有肩領漸低漸小
去作穴定作窠鉗極端
正此龍號爲八貴山扠
穴真時最昌盛

片片如落花

第九祿存如落花
片片段段水夾沙
不作蛟潭爲鬼穴
定作羅星水口遮

文曲星屬水

論間星龍附

文曲正形蛾眉樣若作淫邪如撒網此星柔順最高情形神恰似生鱔樣
問君如何生此山定出廉貞絕體上問君如何尋絕體本宮山上數絕氣問
君如何尋本宮寶殿之下初出龍認得星峯初出面看是何星細推辯九
星皆挾文曲行文曲若無星無變變星便看何星多多者爲主分惡善文
曲星柔最易見每遇旺方生側面側面成峯身直行要回轉橫行直去多
如絲雜線此星山骨少星峯若有星峯輔弼同平地蛾眉却爲吉半嶺蛾
眉最得力若有此星連接生女作宮嬪后妃職男家因婦得官職又得資
財并美色凡起星峯必有情自然連接左右生若是無峯如鱔樣死龍散
漫空縱橫縱饒住處有穴形社壇廟宇血肉腥若是作墳并建宅女插花
枝逐客行男人破家因酒色女人內亂公訟興更出癆勞鬼祭辛令人冷
退絕人丁因龍坪下數十里忽然卓立星峯起左右前後忽逢迎貪巨武
輔取次生只得一峯龍使活蛾眉也變輔弼形平行雖云變輔弼只是低
平少威力若得尊星生一峯便使柔星爲長雄男人端貌取科第女人主
家權勝翁大率尋龍少全格雜出星峯多變易輔星似弼巨似文長短高
低細辯識莫道凶龍不可裁也有凶龍起家國蓋緣未識間星龍貪中有
廉文有弼武有破軍間斷生祿存或有巨武力十里之中卓一峯小者成

大弱成雄此是龍家間星法大頓小伏爲真蹤一山便斷爲一代看在何
代生間龍便向此星定富貴因弱生旺隨星峯因弱之龍無氣力死鱔煙
包入沙磔十里百里無從山獨自單行少收拾君如識得間星龍到處鄉
村可尋覓龍非久遠既全氣易盛易衰非人力

廉貞星屬火名紅旗星

論山水及雌雄

廉貞如何號獨火此星得形最高大高山頂上石嵯峨傘摺鏝頭衆絲破
只緣尖焰聳天庭其性炎炎號火星起作龍樓并寶殿貪巨武曲因此生
古人深識廉貞體喚作紅旗并雌氣此星威烈屬陽精高焰赤黑峯頭起
石色如此高尖是樓平是殿請君來此細推辯亂峯頂上亂石間此處名
爲聚講山聚講既成即分去分宗拜祖逍遥路尋宗尋嫡更尋兒龍來此
處最堪疑却來此處横生嶂形如帳幕開張樣一重入帳二重出四重五

重如巨浪幛中有綫穿心行帳不穿心未入相帳幕多時貴亦多一十只
是富家樣兩幕兩帳是貴龍帳裏貴人最為上帳中隱隱仙帶飛帶舞低
垂主興旺天關地軸兩邊迎異石龜蛇過處住高山頂上有池水兩池夾
得真龍行凡龍斷處兩邊必有泉池高山頂上脉過處亦有水名曰池也
問君高頂何生水此是真龍樓上氣樓殿之上水泉生水還落去兩邊迎
真龍却在泉中過也有單泉在傍抱單池終不及兩池池若傾崩反主禍
池平兩水夾又清此處名為天漢星天漢天潢入閣道三者氣脉過外又
石巨門入起此星入相居天庭更有衛龍在高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
水出可追尋或有豪泉小如鏡看他辯樓并下殿出帳聳下生何形應星
生處別立形此是分枝劈脉證祖宗分了分兄弟來此分貪巘真性分貪
之處莫令差差謬一毫千里迥爭峯貪狼從此出鍾釜枕梭巨輔弼方峯
是為武曲程最要來辯庶嫡行嫡庶不識出帳形便是龍家五吉星貪巨
武輔弼是也廉貞惡石衆所畏不曉真陽大裏精此龍多向南方落北上
衆山驚錯愕低頭欽祇出朝來莫向他方妄參錯凡起星峯皆有石若是
土山起無力廉貞獨大氣衝天石骨棱層平處覔平處亦有石也廉星不
生吉星峯定隔江河作應龍朝迎必應對百里遠望鼓角聲紫紫凡見廉

貞高聳石便上嶺頭看遠跡細認貞龍此處生華蓋穿心正龍出此龍最
貴難尋覔五吉要從華蓋出此等真龍不易逢華蓋三峯品字立兩肩分
作兩護龍此是兄弟從祖宗兄弟便為護龍去前迎後送生雌雄雌若為
龍雄作應雄若為龍雌聽命問君如何辯雌雄高低肥瘠自不同低肥為
雌雄高瘠只來此處識蹤跡真龍身上有正峯時作星峯拜祖宗但看護
送與龍降又有迎龍同虎踞隨龍山水皆朝揖狐疑未此失蹤跡水口重
重生異石水口山亦生品品之石定有羅星當水立羅星外面有山關上
生下生細尋覔蓋緣羅星有真假真假天然有人力羅星旁水便生石羅
星端圓最高職廉貞多生顧祖龍祖龍遠遠是鰥峯更看鬼脚回轉處護
托須生十數重送龍之山短在後托山不抱左右手纏龍纏過龍虎前三
重五重福延綿纏多不許外山走那看長遠作水口送護托龍若十全富
貴雙全真罕有尋龍千萬看纏山一重纏是一重關關門若有十重鎖定
有王侯居此間犬廉已具貪星內更述此篇為拜載有人曉得紅旗星遠
有威權近凶悍權星斬斫得自由不繞兵權不肯休若遇廉貞不起石脚
下也須生石壁石壁是背面上平平處尋龍出蹤跡貪巨武輔弼星行出
身生處是何星剥龍換骨若九段此是公侯將相庭剥龍者一星剥到九

星九星紅旗氣燄威靈在忌妄時師睞妖倖權星或福得自專施以文皆
亦武權廉貞一變貪巨武文武全才登宰輔廉貞不作變換星潔身亂倫
損君父

武曲星屬金論過脉

武曲尊星性端莊纔離宗祖即高昂星峯自與衆星別不尖不圓其體方
高處定為頓笏樣高山頂上且是無脚生兩傍如此星峯止一二方岡之
下如驅羊方岡或如四角帳帳中出帶微飛揚飛揚要得穿帳去帳上兩
角隨身張枝葉不多關峽少却有護衛隨身防帶袿帶節來擁護袿節之
峯多是雙更有刀劒同護送刀劒送後前圓岡雖蹤斷處多夫脉拋梭馬
跡蛛絲長梭中自有絲不斷蜂腰過處多起踆自是此星性尊貴護衛重

重來就體不問高低左右山皆此身來不用諂媚也每逢撕斷過處時兩
傍定有衣冠吏衣冠之形似圓峯兩肩有脚衛真龍若是獨行無護衛定
作神祠佛道宮平行穿珠行數里忽然又作方峯起方峯直去如橋杠背
長頭類平尖貪平尖貪狼如一字生在山頂如卧蠶武曲橫從身中出貪
狼直去如僧參夾輔護龍次第輔真龍在內左右函此龍住處無高壠間
生窩穴隱潭潭獨在高山峽中者穴落高岡似草庵四圍若高來朝護前
案朝迎亦高聳却作高穴似人形按劒端嚴似真武此星若行三十里内
起方峯止三四峯峯端正方與長不肯欹斜失尊體峯上忽然生揩渚一
作衣此與廉貞何以異凡起星峯不許斜更嫌主脚照他家端峯若主四
花穴花穴端嚴要君別真龍直去向前行四句護成龍虎穴此是武曲鈴
峽來門氣來此偶生峽此龍誤子幾多今定來此處說真形要識四花穿
心過但看護衛不曾傳尊星自有尊星體方正如屏將相位武曲行龍少
鬼刼蓋緣兩位多羅列小公分處夾龍行不肯單行走空缺小公分處亂
生枝枝葉雖多夾水隨護龍亦自有背面背後如壁面平夷平夷使是貼
龍體龍過之時形怪異不起圓峯即馬旗攢劒懦龍歸此地護衛纏繞如
打圍重重包裹外山歸主令武曲少關峽護送無容左右雜明堂斷定無

斗瀉横衆重重拜武低平貪後巨似武曲尖圓方整不能齊三星尖圓方整處向此别辨無狐疑識星須識辨疑處識得真龍是聖師

破軍星爲金

破軍星峯如走旗前頭高卑尾後低兩傍尖險落坑陷壁立側裂形傾欹

巨武三台

貪狼三台

不知此星出六府上有三台遠爲祖然後生出六曜星貪巨禄文廉武輔三台星形號三階六星兩兩無眼挨雙尖雙圓如貪巨却在絶頂雙安排雙尖定出貪狼去雙圓生出武巨來上台中台下台出行到六府文昌薹文昌六星如偃月穿排六星似環玦平嶺上頭生六星六處微𫝑作凹凸凹中微起似六星生出九星若排列　破軍皆受九星廱逐位生峯形象奇山形在地不可移星氣下感禍福依尊星頓起真形了枝葉皆是破禄隨尊星雖云有三吉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三吉不常生百處觀來無一實蓋緣不識破軍星只説走旗拖尾出走旗拖尾是真形若出尊星形變生與君細論破軍體逐一隨星種類名

天梯破

水岩

岩

巨門破

啄木上高枝

出龍

鼎足

距　距

水　水

爪

貪狼破軍如頓旗一層一級名天梯頂尖銜前有岩穴伸項猶如鷄乍啼項頭有帶下岩去引到平處如蛛絲欲斷不斷馬跡過東西隱顯梭中絲三吉星辰總如此此處名爲吉破地過坪過水皆如是定有泉塘兩夾隨貪下破軍巨門去去爲垣局不須疑巨門破軍裂十字頂上微圓欹側取勢如啄木上高枝直上高崖石背露此星出龍生鼎足爪甲嶢巖若雞距此龍富貴生王侯五換六移出宰輔剝換只是要頂斷又要五换得星辰則尤佳也

破軍變出禄存

枝

嫩

坡坪

禄存破軍在平嶺兩脇蛇行肋微露前如大木倒懸崖獨於生枝葉無數葉中生出嫩枝條又作高峯下坪去當知爲穴亦不遠護從不來作神字

破軍變出武曲

武曲破如破廚櫃身形擁腫崩形勢前頭走出鵝伸項嶺上下來如象鼻

高山落下脚不夫作穴乳頭生富貴

輔星破

去

弼星破

坪

坪

閃帳

幞頭樣

廉貞破軍高崔嵬水流關峽聳轟雷輔星破軍如幞頭兩傍有脚如拋毬弼星破軍如鯉躍行到坪中一時阜三三兩兩坪中行直出身來橫布脚為神為廟為富貴只看纏護細斟酌纏多便是富貴龍纏少只為鍾鼓閣九星皆有破祿文三吉真形輔弼尊平行穿珠巨門祿欄桿尖拖是破軍吉星之下無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况是凶龍不為穴只是閃行引過身縱饒有穴必是假假穴如何保久存時師只來尋龍脉來此峽内空低溽使指纏護為積氣或有遠秀出他村使說朝山朝水好下了凶事日入門只緣不識正龍出前面必出星辰尊尊星活了死龍骨換了破軍廉祿文破軍忽然橫閃帳帳裏戈旗出生旺此龍去作將軍形前遇溪流為印杖破祿形像最為多枝蔓懸延氣少和不為尖刀即劍戟不作蛇行即鄉梭三逢六秀方位上上與六氣橫天河六氣變而生六秀凶星到此亦消磨凶星消磨生吉氣定有星辰巨浪波此是神仙絕妙法不比尋常格地羅閃帳出吉王六秀所以貴與君略舉大形勢舉目一望皆山河天下江山幾萬里我見破軍到處是祿存文曲輔弼星低小山形總相類只有高山形像殊略舉大綱與君議崑崙山脚出關顛雙雙脚是破軍山連綿走出瀚海北風俗強悍人粗頑生兒三歲學騎射骨瓤剛方是此間山來壠石

尖如削畫是狼峯更高卓此處如何不出文只為峯多反成濁高山大壠峯多尖不似平原一錐卓行行退卸大散關百二山河在彼間大纏大護到山谷水出黃河如玦環低平漸漸出熊耳萬里平洋漸如砥大梁形勢亦無山到處尋龍何處是識得星峯是等閑平處尋龍最是難若無河流與淮水渺渺茫茫不見山河流衝決山斷絕又無石骨又無脉君若到彼說星峯一句不容三寸古黃河在北大江南兩水夾行勢不絕行到青齊忽起峯兖州東岳插天雄分枝擘脉鍾英氣聖賢多在魯邦中自古英雄出西北西北龍神少人識紫微垣局太微宮天市天苑太行東南龍高枝過蔥嶺黑鐵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漢川五嶺分星入桂連山行有斷脉不斷直至江陰大海邊海門旺氣連閩越南兩水夾相交纏此是海門南繳絡貨財文武相交錯何處是貪何處文何處辯認武曲尊尊龍望氣先尋脉雲霧多生在龍脊春夏之交與二分夜望雲霓生處覓雲霓先生絕高頂此是龍樓寶殿定大脊微微雲自生霧氣如多反難辨先尋霧氣識正龍却是枝龍觀遠應此是神人尋地法百里羅城不為迥知此然後論九星要識九星觀正形因就正龍行脚處認取破祿中間行天下山山有破祿破祿交橫有地軸祿存無祿一云破只為關破軍不破只為欄長此與砂石之山是關欄二星作水口必有羅星在水間天河之中有砥柱四川之口生灩澦大孤小孤彭蠡前來石金山作門戶更有焦山羅刹石雖是羅星門不圓此是大尋羅星法識者使如愚未悟君如論及破軍星多是引龍兼作護天龍須論大破軍小龍亂挾祿破文廉貞多是作龍祖輔弼隨龍富貴分廉貞若高龍不出只是為應兼為門請君看取州縣關何處不生水口山水口關欄皆破祿無脚交牙如疊環或為橫山如卧虎或作重重如爪鈇為鑿龍門透大河便是當時關水處大行走出河中府河北河南關兩所大河北來曲射東西山在水如眠龍馬耳山枕大江口絕無脚手為神廟靈壁山來截淮河更無一脚如橫戈海門二山鎖兩浙兩山相合如環玦文廉生脚鎖細流橫在水中為兩截大關大鎖數十重定有羅星橫截氣截住江河不許流關内不知多少地小羅小鎖及小關一州一縣須有欄十欄十鎖百十里定有王侯在此間鄉落羅星小關鎖枕水如戈石擸卧但看無脚是關欄重數多少分將佐君如能識水口山使說天戈并祿破斗杓前一星號天戈而尤明者是也

後高

左 輔 前低

後來處高

前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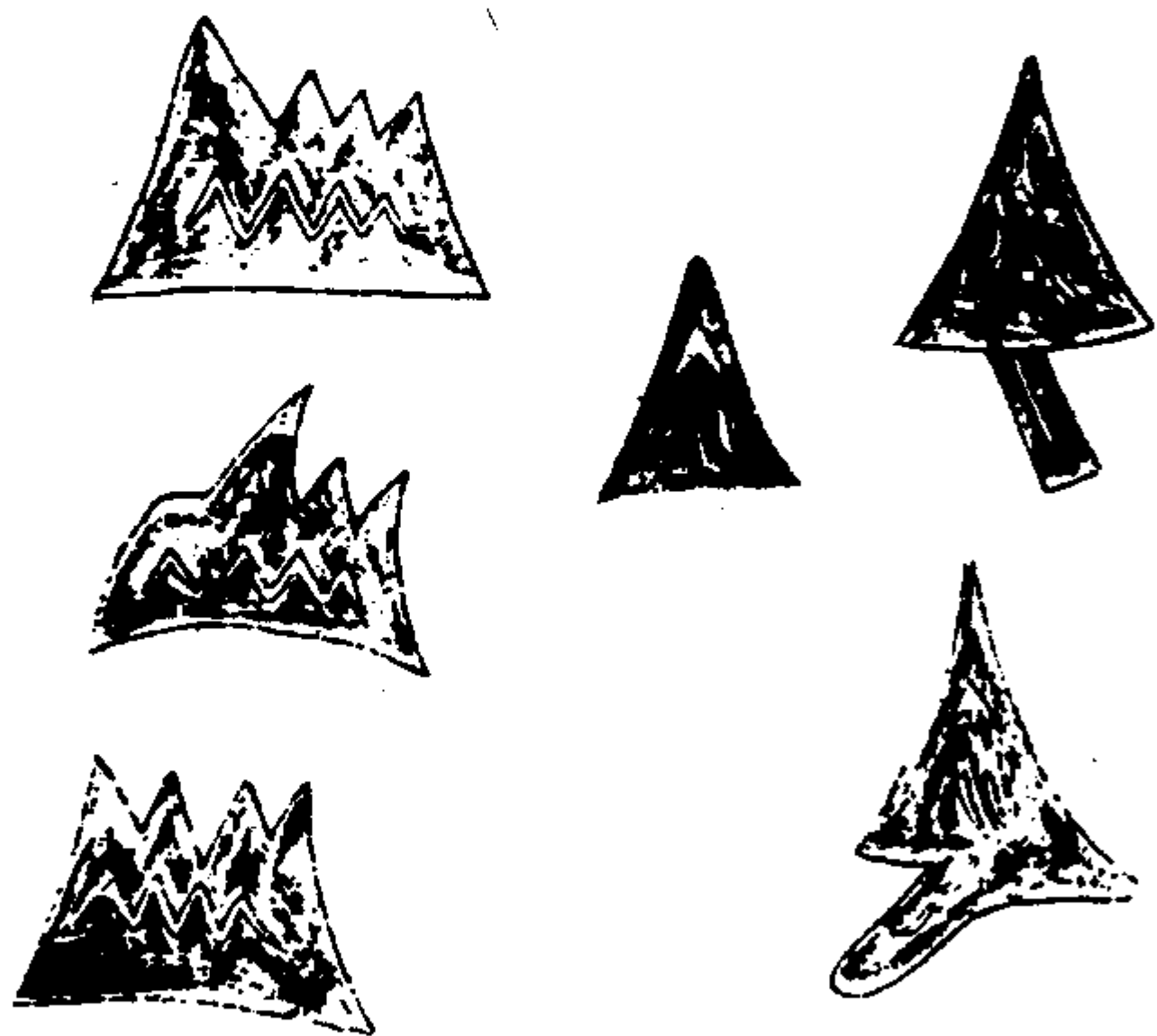
中不

此武曲星出身如此

左輔星屬水 論左輔祈之地與大叶原今九星及轉换作元左輔正形如幞頭前低後高大小毬伸舒腰長如杖鼓後大前小駝峯佯下有兩脚平行去或在武曲左右遊此龍如何近武曲自是分宗爲伯叔分宗已作兩貴龍此與他星事不同武曲兩傍必生輔不似他星變形去左輔自有左輔形方峯之下如卓斧此是武曲輔星形若是真輔不如此真輔自作貴龍身幞頭横脚高低去高頂高峯圓落肩低處低落肩頂圓忽起堆處如果卵又如梨果堆簇叢頂上累累山結頂斷定前頭深入垣要如此星名侍衛又到垣中最爲貴東華西華門水横水外四圍列峯位此是垣前執法星却分左右爲兵衛方正之垣號紫微垣有四門號天市紫微垣外前後門華蓋三台前後衛中有過水名御溝抱城屈曲中間流紫微垣内星低足天市太微少全局朝迎未必皆真形潮海拱辰勢如蔟千山萬水皆入朝入到懷中九回曲入垣輔弼形微細隱隱微微在平地左衛右衛星傍礁輔在垣中爲近侍右弼一星本無形是以名爲隱曜星隨龍剥换隱迹去脉迹使是隱曜行只緣飛宫有九曜因此强名右弼星天下尋輔如幾處河北河南只三四更有終南泰華龍出没爲垣盡如此南來莫錯認南岳雖有輔星垣氣薄却有四龍輔大江水口三峯卓如削此龍煙雲多輔星又遮塞垣入沙漠西京嵩山最難尋已被前人曾妄作東西垣局並長沙中有黄河入水長後山屏帳如斧扆下嶽泰淮枕水鄉輔弼隱曜入大梁却是英雄古戰場大河九曲之中有輔弼九曲分入首未人識得左輔星識得之時莫開口如何識得左輔星次第生峯無雜形天門上頭主寶殿寶殿引出龍樓横樓中千萬尋池水水是真龍上樓氣兩池夾處龍脊高池中崩傾非大地池中石是輔弼星只分有跡與無形有形便是真左輔無跡便是隱曜行縱饒不大也節鉞巨浪重重不堪説巨浪是帳帳有柱柱曲生峯巧如玦柱星便是華蓋柄曲處生峰來作證證出貪巨

禄文廉武破周而復始定天戈直指破軍路此是天門龍出序若出天門是正龍不出天門形不具一形不具便减力次第排來君莫誤自貪至破爲次第顛倒亂行名失序一將一斷尋斷處斷處兩傍生擁護旌幢行作蓋天旗旗似破軍或斜去有他横帶如巨浪浪家一峯名出帳帳中過處中央行不出中央不入相星行備具入垣時怪怪奇奇合天象我到京師驗前説帝垣果有星羅列南北雖短東西長東華水遶西華岡水從關口復來朝九曲九回朝帝闕前星儼若在南上周召到此觀天象上了南岡望北岡聖人卜宅分陰陽北岡峙立天門上分作長垣在兩傍垣上兩邊分九薗兩垣夾帝中央坐要識垣中有帝星皇都坐定甚分明君如要識左輔肩凡入皇城辨垣局重重圍遶八九重九重之外尤重複重山複嶺看輔星高山頂上幞頭横低處恰如千官入衆弁横明經複笠細細觀來真不同應是爲垣皆富宦輔爲上相弼次相破禄存衛廉次將文昌分明是後宫武曲貪狼帝星様更有巨門最尊貴唤作極星事非斑三垣各有垣内星凡是星峯皆内向垣星本不許人如若不明言二世迷只到京城君便識重重外衛内垣低此龍不許時人識留與皇家鎮京國請從九曜尋剥龍剥盡祖龍尋細跡要識真龍真輔相只看高低幞頭様若是輔星自作龍行行不識真形象若遇三吉去作龍隨龍變形却不同貪狼反尖品字立武巨方圓三箇峯三峯節節隨身轉中有一峯是正面兩傍夾者是輔弼小大尖圓要君辨此龍初發在高山高處生峯亦生辦肩辦須明似幞頭家家低來似粧毬平行裡脚露背脊有脚横排如覆笠若是降樓并玉殿節節如樓下剥换貪下剥换如拋毬尖處帶出如龜浮此是下嶺方如此上嶺逆行堆覆角尖圓皆是品字立世人誤作三台求禄存剥換蜈蚣節微微短脚身邊列文曲梭中帶綫行曲屈飛梭巧藏跡廉下變爲絲蟲形絲蟲中央引龍出武曲幞頭無改換行到坪中斷復斷破軍之下夾兩鎗若作天戈如走電亂行夫次出頭來又似鼠狼行帶箭纏多便作斷吉龍若是無纏爲道院

右弼星屬金弼星本來無正形形隨八曜高低生要識弼星正形處八星斷處隱藏行隱藏是致名隱曜此是弼星最要妙拋梭馬跡綫如絲蜘蛛過水上難忽驚蛇入草失行迹斷脉斷跡尋來無尋尋隨星作過脉脉是尊星名右弼左爲輔星右弼星左右隨龍身上行龍行之時有輔弼變換隨龍有蹤跡君如識得右弼星每到垣中多失迹剥龍失脉失迹時把上未墟峯背覓若識弼星隱曜宫處處觀來皆是吉此星多吉少傍凶蓋爲藏形本無實藏形之時神欲藏却在地中暗

來脉此地千洋千百樣不然彼處却是搦坪中還有水深淺高水一寸即是河只為時師眼力淺到彼茫然無奈何便云無處尋蹤跡直到有山方認得如此之人豈可言有穴在坪元自失只來山上覓龍虎又要公頭始云言不知山窮落坪去穴在坪中貴無敵癡師誤了幾多人又道埋葬畏早濕不知穴在水中者如此難憑怕泉濼蓋緣水漲在中間水退即同乾地况且如兩淮平似掌也有州軍落寨灘也有英雄在彼中豈無墳墓與宮室只將水注與水流兩水夾流是龍脊非惟搦雁在其中八雁入坪皆有縱前篇有時說坪處坪裏貪廉皆一同時師識盡真龍脉乃知富貴與豊隆八雁皆不均故有十地貪狼九星變穴　貪下作穴是乳頭巨門作穴窩中求武曲作穴釵鉗覓祿廉梳齒犂鐴頭文曲穴來坪裏作高處亦是掌心落破軍作穴如戈矛尖也兩傍左右手皆妝定有兩山來湊轉不然一水過橫流輔星正穴燕巢仰若作高山掛燈樣若在低坪是鵝窠縱有圓頭亦四象此是剝換尋星穴尋穴隨龍細辯剝龍若真兮穴亦真龍不真兮少真穴尋龍雖易栽穴難只為時人昧剝山剝龍換骨星變異識得斑龍穴不難古人望龍却正穴蓋將識龍尋換節識得龍家換骨星富貴令人無敵識

九星形穴

貪狼

笋

峯

開帳

羅星

剝換之辯

巨門刑

覆鍾

覆釜

貪狼行龍入穴逢遇江水出大富貴

前官

祿存行龍入穴煞小口及少亡退散前去必有龍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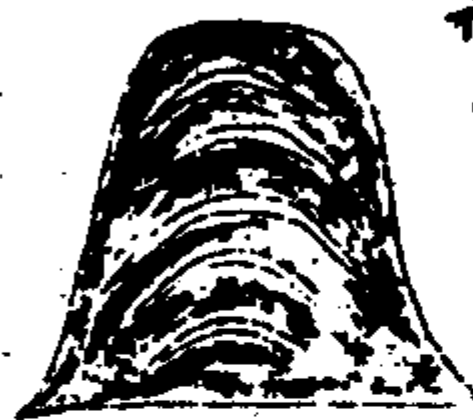
後鬼

巨門行龍入穴出官出紫衣及出僧道

文曲行龍入穴出生雜婬慾一發便退前去必有蛟龍崛穴處

廉貞行龍入穴出換妻官事動瘟疫此後退敗前去定爲神壇社廟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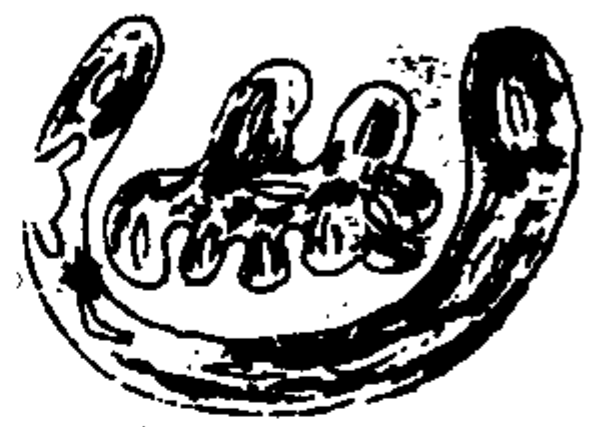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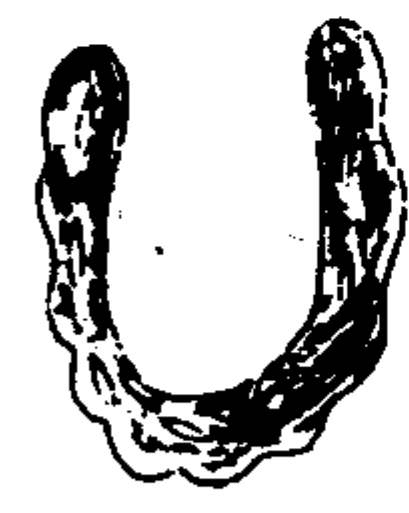
武曲行龍入穴出大富貴開庫與錢進財綠蠶興盛主二五八位男大發福昌

破軍行龍入穴出軍賊動公事發長大凶久年災患至

撼龍經　問博換疑龍如何　問疑尋龍莫失蹤三吉自有三吉峯尖圓方也前去定作貪狼小小峯時時回顧大星宗更至剝入輔弼去猶作小峯顧祖宗如何變星剝換了却與前說事不同蓋緣餘龍行千里一剝一換一峯起由貪入巨入祿文次第變入廉武裹破軍盡變入輔弼每星十二大盤屈蛇行機項鶴爪分尖落低平駿馬奔如此行來又數程博換變易又前行前行直到蕩垣裹四外有山關水至低平尚有輔弼形此是入垣尋至止餘龍行不問祖宗枝上顧祖却不同餘上剝換節節去枝上落穴必顧宗餘龍一變少亦九多者或至十二重一星換多者十二重山屈曲少者九曲也一星十二節始變周而復始換頭面貪尖巨圓小卧蠶如此周遭換盡貪換貪若盡即入巨亦如貪狼數節去多至十二少九變却變祿星分臺去上形如頓鼓祿爲節數如貪巨換了文廉却至武博換若周即輔星輔星三四弼起撲弼星入首必平謾輔星入首多曲形此是變星變盡處變盡垣城四外迎凡觀一星便觀變識得變星知遠近遠從貪起至破軍換盡龍樓生寶殿雖然高聳却不同還是尖峯高出面一博一換形不同豈可盡言顧祖宗枝龍論小祖小宗幹龍論大祖大宗若如識得變星法千里百里尋來龍誰人識得大龍眷山正好時無脚力果貴不

借力不窮其家世代腰金公凡看變星先看斷斷處多時星必變如此斷絶屈曲行高入青冥裹鶴形鵝形漸低必斷絶斷絶復起是變星却從變星辨貪巨或是廉文武祿存只以變星逆求程識得變星節數法不必論程窮脚力只從變盡至弼星豈愁不識得垣城

衛龍篇　輔弼入垣星既曉纏送護托皆明了如何尚有侍衛星中衛次衛上將次將此星能明最精妙左侍右衛形如何此龍生處若無多除却天池并夾輔高山頂上有平城天池之水滿則溢侍衛之水隨龍入深入坎井不聞聲恰似尾閭沒無踪道是天池又却非二山環合使人疑不知龍自中央過兩邊侍衛貼身隨要在前侍并後衛只有一來貼身體正龍高枝侍衛低前池未滿後池繼看來彷彿似天池只有派泉彎處低或是田源水入坎或有乾窠如環隨兩池相逆前後衛兩池相夾左右司此是貴龍親侍衛萬處是首低是尾只觀水派與不派水若深潛是衛氣龍身若有此真形一百里外垣墻生分垣遠去似不顧垣窮盡處面前横垣中横水從中過遶纏如帶五里生垣前外列如打圍垣氣是時無缺破垣前水直入垣來曲轉東西垣亦開却有隨龍小溪澗彎環抱體常低四横城水遠太微勢直朝射入紫垣氣百源來聚天市垣一水抱曲是天園更有天苑内無澗却有大水環三遶千洋死然是紫氣河中河曲是天市關中只是天苑垣伊洛亦合是天肆京師華盖是前星東京三水入中庭燕山最高象天市天市碣石轉抱紫太行之東有天宫馬耳峯上有侍衛長江環外有三結三結垣前水中列中垣已是帝王州只是垣城氣多泄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萬馬飛騰垣外包海外諸峯補垣氣盛衰長短同有時亦是山川積氣圓略舉諸垣與君說更有難言誰得知上相次相既列上上將次將必也兩上衛次衛必居中所論衛龍合天象山川之氣上爲星星辰列次應出形仰觀星象俯察理衛龍内堅隨龍行只是貼身不關峽以此可見天地情略言侍衛貼龍體詳别派星入無底衛山環合夾龍身此是垣關常業閣層龍不如且嚴歸歸多龍少却成疑大言無當下士笑笑或敢吾何辭

變星篇　疑龍盡說總無疑真龍藏倖更宜知識得真龍藏倖處豈逃真假餘兼枝貪狼一變巨門星星圓磊落頓鍾形頓笏頓鍾如頓鼓輔弼隨行變祿存祿星帶祿爲異穴異穴生成鶴爪形鶴爪之形兩傍短一距天然撑正身此是祿存帶祿去長股之穴爲正形起頂或成衣冠更短短低生左右臂左臂短如插笏形右臂短如佩魚勢時師到此多懷疑却嫌龍虎不纏衛也有龍虎兩頭尖左博右紐休要嫌也有龍虎生石

貴肘師到此何曾尋也有穴在大石間也有穴在深潭裏也有左長右枝短也有左短右枝長也有主山似牛眠也有前案似拖鎗世俗庸師多不耿那如異穴生賢良有如貪狼變文曲撲鋼之形非碌碌撲鋼之形似牛皮不着衣緋多食祿有如貪變破軍相天梯隱隱如旗樣旗山若作蓋天旗旗下能生公與相有如破軍變貪狼貪狼入穴如拖鎗拖鎗之穴人嫌醜只緣纏護兩山長貪變廉貞猺齒樣長枝有穴無人葬人言龍虎不歸隨那知葬了生公相變作輔星燕窠仰落在高處掛燈樣變作破軍如戈矛兩傍左右手背收定有諸山作纏護不然秀水之玄流貪狼不變生犯頭巨門不變高中求武曲不變釵頭覓祿存不變犂鐵頭文曲不變掌心作破軍不變戈與矛輔弼不變燕窠仰變與不變宜精求亦有異穴如闘斧不拘左右生龍虎横龍却向直中邊直山却向横中處大抵差形并異穴諸星退卸無他說主盟只求三吉山天關大出三吉主枝時羅列或是真龍生間氣重岡復嶺驅羊勢一斷二斷斷了斷鶴膝蜂腰真吉地吉地應有泝流案有案直須生本幹幹上生過我前來諸山聳此為護捍捍門之外有羅星使作公侯山水斷案如覆釜更如盃兩兩三三對面來似鼓似鐘兼似笏當知台輔飽賢才亦有行兵踏節山雙雙回頭顧此間横過面前為水口不許諸山更出關關外若有羅星見定出安邦事不難案山如筆插青天對面推來始是真側面成峯身直去與我無情似有情時師見此多求穴下了那知悞殺人大抵諸山來此聚諸水流來來此住定有真龍此間作只恐不知龍住處住處多為醜惡形世俗庸師心裏懵君能執此纔星篇使是陰陽地理仙底事龍神都照破只緣心鏡已昭圓

三般劫

鐘

釜

鬴

捲空

墜味晃

浮雲晃

雉尾晃

獨節晃

仰瓦捲空

天梯晃

祿存晃

神笏

玉枕晃

神笏

曾公尋龍記慈悲爲報特師道尋龍莫老莫尋得龍真穴法真下了教貧
人要識尋龍至妙法最高峯頂蹤遥望四山龍發叉立脉要相随節節生
峯起宗祖細認龍行路擺身直下是真龍會者盡皆通廣闊平洋無起處
巨門星爲主尖尖頓起細侵雲献圖上將軍破軍貪廉星出鎮天下人欽
歆石龍石骨通山河子息佐龍寨貪狼若見大溪水軍相神童位巨文二
位發龍行守觀有聲名六節以來廉貞起神廟壇場裏祿存磊磊作來龍遥
穴定巽山武曲好星天外起財帛重重至天乙太乙後頭高代代出英豪
左右從龍來迎接堆峯三五疊面前峙立應龍山代代出高官龍行恰似
關舡勢崇拜兩邊對山四水曲兩相繞富貴是官僚龍若住時子是亂恰
似舡泊岸兩邊一似舡拜揖對對盡來朝四神八將山來望常見龍神旺圓
印面前有吐毬文曲定無虞尋龍望取迎龍來拜相分明見四畔山岡似
側銷龍在裏頭藏端正明堂貫尊貴四畔山峯對前進後擁似驅羊世代
入朝堂第一正龍坐正貫大官從此出正穴須教出大官一拳作魁元第
二回龍轉作穴要識龍骨節山却來聚穴分明朱紫滿朝廷龍來住時身
頭去總取龍行度龍若住時我便知脚手落邊遶尋得龍窮在此住更識
龍藏處蹲着龍神心裏驚方是正龍形更有石脉來龍好切莫向人道生
處騰騰縈岐岡亦傘蓋頭藏四畔圍樂資庫起案山前面峙功曹傳送起
圍峰此地出三公更有飛龍似鳳翼萬里回頭撲前去後起似驅羊須得
主山長踴躍起伏如征戰將相朝金欣恰似瓜藤掤上行落處看朝迎山
四紀頂秀莫尾不用言有地真龍泊處好山峰八卦自然通范越鳳尋龍
入式歌誰識貪狼一木星塚墳臨看出官榮更兼左輔天龍曜北斗星中
第一名(註曰貪狼一木左輔二木主官榮在亥卯未年忽)第六之星名武
曲體本屬金名貴多生忠厚端正人男則高年家富足(註曰北斗第六
星最尊貴註巳酉丑年)巨門之星名一土必主外州開質庫進人田宅不
言錢子孫代代居豪富(註曰註應中子辰午大富貴)右弼星名天上火喜
則爲拜怒爲禍廉貞獨火最堪驚徒流瘟火風聲播(註曰北斗第九星注
惡死并淫亂在寅火災寅午戌年巳酉丑人大忌)斗柄一雕名破軍二金
之曜不堪論敗亡决配年年有盜賊看看又作群(註曰北斗第七星名二
金隨北斗所指必破敗名破軍山兵年徒流之人破家貴庶女人淫走巳
酉丑年見)祿存之星名二土兇賊官灾破門戶出顛又出百工人出破水
悲損集瞽(註曰北斗第三星九用官灾破家主人山顛又主百工如更山
破於悲主集瞽也)更知文曲名爲水淫亂離鄉多巧藝武當貴曲得衣祿

图賭破家切須忌(註曰北斗第四星出遊蕩離鄉亦出女人風聲敗家)貴
虐陰陽之理誰能別此歌大槩曾剳說俗師昏惑無本原聾瞽豈能通至
訣入式長歌君試看終始鉄鉄與君說(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後世所以少能辨別也五革經論行龍九星形祿)
歌 貪狼似笋入青雲巨如牙梳頂圓平側月賊肩文曲傳被龍便是祿
存形若崖峭壁廉貞斷圓淨奇峯武曲星環綱破軍多游湯穿珠輔弼有
來情吉山三五爲消息失動多端有辨明此是九星龍祖訣瓊林取荣此
仙經却因唐末黄巢至禍泄遺文出禁城只有楊公范越鳳望觀龍脉識
真形後人若有道玄妙五百年中一間生陰陽妙訣九星斷墳法 氣曜
貪狼是吉星山頭合得定昌榮宄水流來財帛旺富貴榮華自此生亥卯
未年多吉慶杯盤盞注是金銀寅午戌年家大旺小男富貴有聲名巨
門龍好更奢華女人營運作生涯九貢宫羽人田地角商人却送銀秀中
子辰年多進入血財六畜旺如麻鴨生雙卵爲奇異雞犬來投自戀家地
戶人田平價貴 祿存之星定起災姪亂誰知是禍胎水若長流人逃走
水短爭分歸女來賭博換妻并好酒入含填房不用媒寅午戌年家大敗
忽然家口化成灰自吊逃亡瘟火動餘貴田園人笑哀 文曲之星定是
山疾病官災歲歲逢脚痛又招焦渴病旬鬱紛紛滿郡中子辰年損小
口非災橫禍事重重寅午戌年家必敗女人自縊水來衝 廉貞發起後
龍粗遭瘟動火燒身賭博換妻并主淫兇徒作逆[illegible]中子辰年哭
禍應傷殘宅舍盡荒虛田牛償債人供息小郎好使被人撲 武曲星峯
照塚塋金銀錢粟積千倉萬官大職家中有產業爭榮代代昌亥卯未年
多進入初因開庫買田庄後來先進古器物兇殘盡蕭公案更有女人
發福早嬌人送業沃相量 破軍之星極破家少年狂兇好貪花亥卯未
年田業退徒刑忤逆出顛邪 左輔之星最吉昌子孫清秀富大章先進
商羽古器物倉圓錯鑊及牛羊 右弼行龍出大官儀觀盡注四方傳寅
午戌年官職至靈經妙訣不虛言地理又全此出居士判立請訣 尊帝
極 龍發傍礴擁擭多而龍來分爲萬山之始祖又名三氣乾李淳風小
卷曰尊帝極星上應元始玉關是名天龍明山論曰大易未分具體混淪
無門無戶非乾非坤太初肇氣太始肇形太素肇質輕清爲天重濁爲地
衝和爲人形自此立數自此生此之謂也 生龍 龍之始生處也從太
初太始太素三氣乾之下則生一峯是也李淳風小卷曰尊帝極星下起
生龍應如倉擭如華障如屯兵如累卵隨五星所屬象周天二十八宿而

武氣係定所生之人。　紫微　宮主龍而下，或遠或近，或秀拔，上石下土。主
生命之本　天罡　自紫微之下，左邊生峯，隨所向而推龍穴。　天符
自天甲之首，王起三伏，橫行直帶，以除富九宮驗定世代長短。　天吏
自天符之下，秀麗居中，主生殺命限之原。　日月二龍　石天吏之左右
如日月之狀，圓淨端正，左爲日，右爲月，主神仙極品。　金鷄玉犬　亦出
於天吏之左，石如鷄犬而生，石左爲金鷄，右爲玉犬，主神仙極品。　祖宗
自天吏之下，突起一峯爲祖，次山爲宗，論回祖山高，嗳宗山次之，由是而
往，父母胎息以序而分。　發氣　論云：自祖宗發足，大頓小起，如生蛇之
度水，如豕水之飛空。金鏡圖云：生氣積聚，如覆鍾，如覆釜，卓石端正
厚重而頭者是也。　氣乙　發脉而下，重異變，靜泉石幽清是也。論眼
武清泉所湊，或生石不生石。金鏡圖云：夫氣旦成靜石頭異，或人迹所會
或者泉所湧，或有水斷爲頭，龍從者。　疊落　山山相疊，如雲之狀也。論
回神仙之地，山如疊雲，主升仙羽化之易。　聚蟻　山峯衆雜，頻峯如蟻
之多也。論四市井之地，如聚蟻，主爲市井行度諸狀。　父母　起雙峯圓
厚者是也。或一跌或一高一低。金鏡圖云：陰陽所感爲父母，或如丫角，或
如兩乳，主蔭益長久。　胎息　如聚神，如倉廩，如羅庫。金鏡圖云：如倉庫

寄孫權體既係主峯，遠不贅。　分受　一山厚大崔嵬，自此而分，技學脉
以爲分受之地。　子不離母　子不離母，所以認正氣脉也。母淳風小巷
云：乾〻乾甲以甲，巽石以石，巽〻土〻，息已變以已，巽震以震，爲泉
處此其正處也，非正處者不必拘之，縱或成就，亦小可敵食。　崢嶸　遠
起二山，一高一低，或峰或雌，或前或後，可以是卜龍穴之遠近。　其奇
石山而尖秀，高峯枝層爲陽，居分受之左，主富貴。　真武　土山而圓高爲
陰，居分受之右，主富。　天孤　單峰崔嵬，如踊馬發足，如飛騰。　天角
單雌低像，如屏牛發足，如龍渡。　天孤天月　二山相應，主爲崩洪及神廟
九變　氣脉變盡九宮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九宮，龍有七十二骨節
五八節一變也，是爲七十二。　十二枝　氣脉周匝十二辰也，子至亥是。
捨遠云：有九變十二枝，然後成龍，有此變枝，其應極品，長壽富貴不絶。龍
貴六節一換，即七十二骨節也。　三横　爲陰脉，撼經云：横多三，四直
爲陽脉，撼經云：直多四。　作脉　一云穿山脉，兩邊對生二山如翼是也。
中脉若低小，則曰穿山脉。　採手回頭　左右更又形如臥勢。左仙經云：
去去回頭看祖宗，其龍而前往，忽然一去不回頭，直出作波瀾。　帝座
回頭之後，突起一峯巍巍是也，主富貴。　天乙　生帝座之左，主貴厚，則

主富。　太乙　生帝座之右，主富，高則主貴。　太陽　圓峯帶石，獨立於
左，要微開，又君不開，又人或單雄，主神童狀元宰相。　太陰　雙峯尖秀
特出於右，土山主出監部書。　五雲　五山如雲峯。　六氣　六山相聚
仙童　山形如童子，尖秀而奇，出左。　玉女　山形如玉女，尖秀而清，出
右。以上四山，皆主神仙極品之應。　紫氣　三峯聳起，更貴者爲紫氣，
主貴，壯大則主宰君。中峯尤高則爲三台。　三台　三峯相排，主富，高大
則主貴。　鳳輦　三峯左右背圓而中獨尖，聳拔而高也。　玉輦　如鳳
輦而山頭平。　華蓋　圓如覆釜，低平，主富。　冠蓋　方圓頂覆鍾，峯頂
有五石，主貴。　寶蓋　形圓而尖，主富貴。　天寧　五峯秀拔爲陽，夜
叉　二峯秀拔爲陰。　鼓角　形如鼓角，或尖而聳，或圓而怪。　羅城
形如城壁，迤邐不斷。　金爐　直聳而腰微，細究如覆鍾。　玉軸　山頂
上横軸而平，究如捲軸。　旌節　尖峯抑雲，有似旌節之狀。　交牀　中
低兩頭昂，有似交牀之狀。　陽旗　一峯高聳而斜，抑技脚背斜，有如旗
狀，左出。　陰旗　二峯狀類陽旗，右出。　陽鼓　一峯圓平，如鼓，左出。
陰鼓　二峯狀類陽鼓，右出。　文陣　五峯躍躍相連，石而秀，左出。　武
陣　五峯狀類文陣，石而勇，右出。　蜂腰　過度之處，大而忽小爲陰。

鶴膝　小而復大爲陽。　三十六脉　四金　八木　五色　野火　奇
沙　怪石　穿珠　拖毬　流星　斷線　行雲　飛雪　驟雨　埋引
露珠　來風　帶血　草蛇　含雲　含血　綵飛　鶴絲　仙帶　陽
氣　陰氣　蛇曲　螺絆　蛛絲　蜂腰　鶴膝　飛禽　走獸　攬衣
渡河　馬跡過水　形狀映山　長虹灌水　受山再起　受山蓋受氣
欲成就也。母淳風小巷曰：者前者後，各起受山，至如路斷，水衝石脉，神祠
地閃轉扶陽江瀧，峽遠近不同，起走異方。　龍堂龍母　主山四陷平度
有水，或云湖潤爲陰，陽星峽。　主山過脉，小處生石是也。以人跡往來
多少爲或衰大小之驗。爲陽以上龍堂龍女陽星峽，二至地多者貴，十大
崩洪　孤月　偏輪　倚易　露石　沉石　虛實　假借　傳遞　獨
行　兩行　此十者崩洪，自有圖注小巷所載，非是陰陽亭驛，或穴之前
後氣後爲堆阜是也。穴在左爲陰，亭驛在右爲陽，亭驛世有亭驛圖。小巷
云：見亭驛則取亭驛而主應。一云：穴前後氣爲堆阜爲陰亭驛，水忽儲蓄
而湛爲陽亭驛。　陰陽節目　主山路斷爲陰節目，前應橋梁津渡爲陽
節目，以人迹往來多少以卜興廢大小。　少中老盡　再起赤公父母胎
息，則爲少中老盡，四究說其小巷形載金鏡圖。　龍樓　變雲隊出於主

山之前有是爲龍樓。寶殿 端而方出於主山之後者是爲寶殿、天祿 主山後左出圓厚主貴 天馬 主山後右出頭高主貴。 男倉 主山後左出如倉主富。 女庫 主山後右出如庫主富 文官 主山後左出尖秀主文。 武庫 主山後右出厚大主武。 左輔 主山後左出主高貴。 右弼 主山後右出主高貴。 東西二建 天、地、人。祿、財、命六者東出主文。西出主武。分出兩邊則文武俱有。楊筠松口訣尊帝極星下有紫微帝座横亘布列爲天符天乙、天受、三山紫微主生命、天符主妃限、天乙主方域。日月二龍列于左右。不可闕也。 祖宗之山多連五峯其下有發氣山。又有氣色山陽星峽。其地有石而人迹絶之。以人迹來往多者爲盛、少者爲衰。 父母山雙峯初中終三氣胎息形狀不同皆爲吉地。行度胄節七十有二。一起一伏爲一節。應十二年發受有四節。四兇曰中曰畫。曰老。勢力小者少中爲強。勢力大者畫老爲強大。約山不以畫處爲畫若以畫處爲蕃則多應將絶理不長久。 凡孔蜂腰鶴膝之後更用剝起立身。不起立身者不長遠也。 山家變化不一。但清高者貴滿厚者富。靈異者生異人。如狐鳳蟲雲者神仙風恬雨霽者佛跡也。 應龍有五。一曰後應。二曰前應。三曰催官應。四曰浮龍應。五曰天柱應。 飛龍者分枝

學脉者也。蚓龍有分枝學脉之多者也。子龍有反逆本龍者也。三者不可用。後有順。 左山左水。右山右水爲順。右山左水左山右水爲逆。順者吉逆者凶。 有龍無虎取右穴。有虎無龍取左穴。平洋之地穴宜高。高山之地穴宜低。高低狀擒者左右朝應。 平洋之地有十五穴。受穴之地自然中正。不拘頭尾。八穴之法最爲切要。八穴者謂大小遠近枕棺地胝也。有圓正伏。山之脊爲天柱。脊不可下之。其安立墓。 飛門天關二穴不可犯。天關收男收長。飛門收女收弋。 穴之難定者用呂星法決之。 三十六玄機法定穴最妙。 取穴之法。先看來龍水。 水最要三合横濟及入地戶者吉。下鎖者大吉。交劍者小吉。多主仲廟且食水來處爲天門。水去處爲地戶 大忌直山直水。若山水相逆謂之陰寡陽孤。其災立至。 雌雄者地之根本。地無雌雄者主絶。雄前雌後者地逆。雌前雄後者地近平地有雌雄。水中有雌雄。平地以大爲雄小爲雌。水中以小爲雄大爲雌。事應皆以雄。不以雌。雌從雄者也。單雌單雄是拐背換龍之處。不用相之取穴之法。亦用右山爲雌。左山爲雄。雄就雌取雌。雌就雄取雄也。 主客二山至要圓滿中正。若只看得主山。而客山不好。則多灾禍。只看得客山而主山不好則主無子孫。 來龍穴道要得皆好。來龍好穴道不好主見凶灾

穴道好來龍不好服下安穩。乎薄風小巷推行。 龍山家里候。 山以一起一伏爲應五里爲候。破狀低小者不應里候。水以一曲一折爲應。五里爲候。暴流斜側者不應里候。故山以圓滿福厚節目分明。方應五里之龍。水以深沉鎖閉曲折分明方應。五里之龍旋小則減。旋大則添。雌雄山應十里。太陽山應百里。太陰山應五十里。天符天乙、天受。三山應一千里。寶殿山應五十里。丫角山應五十里。寶蓋山應二十里。顯帝星應一十里。具符真武山應三十里。天掌山應四十里。天孤天角持換應一百里。尊帝極星應一千里。紫微山應三百里。三台紫氣天乙、太一。應五十里。天關地軸應一百里。周圍一里之峯應十里。十里之峯應百里。百里之峯應千里。各隨地勢厚薄高低而定。至如水脉則以屈曲長短而定之。天關地軸應一百里。浮龍應三十里。雌雄應三十里。太陽應一百里。太陰應五十里。三星華蓋應三百里。九龍九曲應一千里。合流交劍應三十里。天柱應一百里。玄水朝參水狀應七十里。玄武應三十里。破惱應一十里。灘潭擣堤津富仕者應一十里。大曲應一十里。入葫蘆太陽應一百里。小曲應五里。地戶應十五里。四伏應一十里。天局地輪應三十里。遊魚應七十里。深十丈應一十里。深百丈應一百里。合脉應一百里。大論淺深若深洋大澤江海之廣

不以是而定。但以武龍入穴之處而別其等。 山以一起一伏爲一候。自本至末。有七十二候。水以一曲一折爲一候。自本至末。有七十二候。一候應五里。七十二候應三百六十里。方爲大地。此篇山水里數與此同法。三百六十。以四十約之爲九節。應出九品之貴。三百六十里。出一品。三百二十里。出二品。二百八十里。出三品。二百四十里。出四品。二百里。出五品。百六十里。出六品。百二十里。出七品。八十里。出八品。四十里。出九品。其數或過。或不及。山或大或小。水或長或短。各以意加減言之。又一候。主十二里一候之中。止起伏分明。福厚圓滿。水曲折分明。深沉鎖閉則應有福。山若破散低小。水若暴流斜側。則應有禍。山吉水凶。山凶水吉。則以相勝爲禍福。亦或雜見也。雌雄如雙孔而秀也。太陽石峯峭而奇也。太陰土峯峭而偶也。寶殿龍樓者以象言也。丫角即夜叉也。夜叉雙峯石而峭也。華蓋官喜。寶蓋以高厚別也。顯帝星石見于山也。亦有隱帝星石見于水也。真符右。山陽之應也。真武土。山陰之應也。天掌五峯石而峭也。三台紫氣之秀紫氣三台之厚者也。天關地軸。石峯相應于天門地戶者也。外有天甲天符天受。凡十九爲天孤、天角。凡第四爲尊帝極紫微天乙。太乙。各凡二十爲。已上論山。已下論水。天關者伏沙在上也。地軸者伏沙在下也。浮龍伏

沙在中也。太陽在東南也。太陰在西北也。雌雄者，沙磧有大小相附也。小者爲雄，大者爲雌也。三星華蓋，石如品字在水中也。九龍水，九曲也。合流交紉，水所會也。天柱見第三篇。玄水豹參水絲，以象言也。玄武，龜蛇也。入葫蘆，太陽伏沙積石，有水所遶也。還戶水，到玄武而又遶去也。天局地輪崩洪，上下見也。遊魚者，石在水中平泰，以象言也。作祖宗正應祖宗山應峯巒五星爲受五氣，金脉至有岡嶺堆疊起生龍應者，下有王侯之地。起聚蛾應者，下有州閣市井之地。起疊雲華蓋應者，下有神仙之地，有寶帳帝座雲蹟侍衛日月二龍。金鷄玉犬起於天門九峯巒中等貴諸星應者，皆爲吉地。下起受山及父母山、雌雄山及初中終三聚胎息分牙布脉發脉分枝。如生龍神馬遶太陽星應者，主宰輔之權。太陰星應者，主侍郎卿監之位。玄水豹參水絲應者，主神仙佛蹟之流。至如玉母承伏、仙童玉女、幢寶蓋幢幡之類，前後各向所應。及字峯者，五代將軍。丫角峯者，兩代將軍。鼓角羅城者，判丈諸侯。真符真武者，富貴遠長，子孫昌盛。天孤天角者，貴人君子，萬代留名。文武兩金馬、華玉筆、金冠霞帳、金箱玉印、金爐玉軸、旌節交牀，名主位極大臣，王侯之封。又若官蓋之山越於心，其星主貴。華蓋之山越於頂，其星主富。寶蓋之山越於頂，其星主富主貴。其次又有三台主富。高則主貴。紫氣主貴，孤大則主富。天乙主貴，尊則主富。太一主富，高則主貴。帝座之下，主富主貴。陽旗陽鼓文陣主文，太陰旗陰鼓武陣主武。來建主文，四建主武。小大峯巒隨低昂以定。論星如流水斷氣，建置興廢者，祖宗之形而定之。又有門戶，驗氣止展所鍾，龍神所鍾，龍吃所應，以分優劣。祖宗應峯巒五座爲五行之氣，足衆峯真朕，帝座雷頃侍衛，以形象取之。日月二龍以左右定之。日石月土。金雞見于左，玉犬見於右，求以象取之。父母老雌雄孕胎息有手把氣，高中氣平，終氣下。太陽太陰天罡夜叉見第九篇。仙童玉女、幢寶蓋、幢幡鼓角羅城，各以象言。真符真武見第九篇。鳳華玉筆、金冠霞帳、金箱玉印、金爐玉軸、旌節丈床，皆以象言。華蓋高且厚，主富貴。帝蓋主貴。寶蓋主富主貴。白玉峯紫氣土峯兩層帝座天乙太乙。乙上峯而正，陽旗陽鼓文陣。石而秀，太陰旗陰鼓武陣。石而勇武，主武。來建左也，西建右也。地理之妙，貴不相應者，成龍之地，流水所艳建置興廢，只爲祖宗之原，則其形勢哉。就中可以見矣。自然相應，非妙達造化者，不足與語此。　　右小卷二十篇，舊傳唐令狐氏所作，爲斬舊唐書皆不言。厚風之精地理寫意者，史偶有關焉，許其術數無所不通也。世傳黃巢之亂，楊筠松竊秘府之書，逃地江南，傳其術者如曾伯胡見起鳳

華見也。今考厥抱所傳之術，與此書相表裏，信然無疑。其書大略析理以定名，因名以寓法。以山有一氣來判之理，故定其名爲尊帝抱。以山有陰陽，其中有衛氣之理，故定其名爲隆顯帝星、太陽太陰、天谷天角、其衛其武、三台紫氣之類，又爲天符天甲、天受帝座、天乙太乙、貴其帝其華蓋之類。有朕屬之理，因定其名爲祖宗父母、胎息隨從、迎送主客者、尊護應降伏之類。惜其不見造化之全，故其所析之理，多有未盡；所定之名，多有未當。所理未高，難以一二言定名。未嘗語天乙太乙，皆天帝之神，而列於帝座之左右；華蓋紫微帝座，三台在人爲王公，所以之主；富人以北辰帝星鎮壓水口，從今華蓋三台爲主山，從北辰帝星居水口，於理順否？又如十大崩洪之別，入穴逆順之數，分丁入戊之法，純清純濁不淨不純等之山之類，尤非而未純。故不得已於諸篇之末，致所疑焉。然其所長，雖百世不能改。然天所藏地所秘，其不能逃也。紀辰老人，雖推八位天龍列立諸訣，尊帝極上，恐尤勝玉關，是名天龍。其下起生龍應，如會權，如華陽，如也矣。如系乾隨五星所屬，象周天二十八宿，兩成泰嵊，定所生之人，今叁紫微帝座者，天帝之位也，爲真龍正脉所衞，金枕閒列，休不論也。紫微之下，三起三伏，横行直布，起天符山、又符山，以恪書九宮，然而定其世代。又起天甲山。天甲山以所向而推龍穴。又起天受山。天受山立生殺命限之源也。其間孕氣交媾，各以成龍，隨所受高低小大而詳之。故論山者，必論其所生，以祖宗父母而細定之。未判立祖宗，定身孕氣而發變，立名山左右相應，有陰有陽，有日有月，有輔有弼，小大先後，序立奉从，咏見象也。凡九變十二換，然後成龍。其分受支離，儀形不一，位以其氣力大小推之。至於待換之地，形候同源，子母不離，所受之氣，則一。若流水分斷，不逆諸脉，其中自有真脉通度。武應神仙羽化之流，如雲泉溶靈，寶蓋上峯，臺雲奇妙怪石，人造不通，龍神所鍾，若此之類，應仙佛之宅也。若帶八位天龍，不可言之。九變十二換者，來龍有七十二骨節，八節則一變，六節則一換。變者崩洪交互，形候變異也。換者埋佛錯綜，氣候換易也。二十四骨節，其中有三變四換也。　推節日小大　山川之勢，天都自西北之東南，至如衆大星峯，周廻高遠，有應都天八氣，分穴有應，横天正氣，分受有應，金脉回氣分穴。凡遇分受之地，自有節目，若前若後，各起受山，直如路斷、水斷、石脉、神祠拋閃、持換隔江，抵嵴遠近不同，起走異方，雖用合流交鍘，主其結穴。然有從氣過者，有從氣旺者，有就其所生，有迎其所應，或過一節一穴，二節二穴，三節三穴，更有積流三全主家相對，以爲向首。天都

或龍。又者節目亦大節目之中。又起節目。其他門者為陰。其轉換者為陰其應不出五里也。惟天柱突兀。勝氣衆多。為兼自地也。者有岩崖高峰之處而出節目。平正者為大地。惟不可露風。必八風俱藏。不可失水。以四水俱聚大都。氣隨土運。運節則聚。氣藏風散。風藏則聚。暴豆水絕。來積則山。者用節目者。當先明此。

都天者。五峯而分八枝。枝枝成。先有天者五枝而横布數節。節節成龍。四氣少中。盡老也。各有國。為天柱者。石立如錦。見水中應神仙佛道。又有道之士。

明山論節目

大衆山之將出。原其本。本者名山為之祖宗。為之父母。取水之法。必推其本。請其流小者。及發源遠近者。此其要也。故遠見一大山如車蓋。而伸於雲漢。其下或作龍行。或變發足。或作虎蹲。大頓小起。或作鳳翔。羽翼翁張。或如仙帶飄揚搖拽。或散于洋。錯裡展席。或景景如貫珠。或透迤如株瑤。勢有萬端。理歸一揆。是知其一揆之要。斯可與論地理矣。一山之行。則有正龍。其或跳躍。則有正穴。或一里。或十里。或百里。大為京都帝樂。小為列郡方鎮。然其行度。或跳或伏。節起伏於蜂腰鶴膝之處。則節節成龍。若夫起伏四旗將出。跳先來流玄武者。則為生旺。生旺者節目之最貴者也。石脉突至則立。祖宗者則為崩洪。崩洪者節目之最重者也。若一斷而支體不隨。四氣分散。是為死絕節目。不同相之。當於終氣之處。要所謂正龍正穴。或為大地。或為小地。隨其輕重較量。若終氣之處。凡穿田野山水支。非陰陽錯亂。則又必其本於祖氣之下。欲斷之前。回顧祖宗朝迎。隨從不飲。他山流水拱抱。神氣從次者。則為九族同勝。九族同脉者。節目之大長者也。已上五書節目以准稍之。大要隨水之横派支合。而斷大小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 四寘

寄

詩十三

劉眘虛詩寄閻防 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青冥南山口。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真。莫歎文明日。彌年從隱淪。

韋應詩寄稱之 青雲一別況家郎。若欲題詩遠寄稀。好句眼前常難遇。佳人心上不曾忘。謝家秋月寺寺庭。柯處春風歸燕梁。昌谷烟霞天寂寞。歎逝遭青到玉堂。

次王無競見寄 客中宣仲仲宣樓。台草黃雲塞上秋。山色不隨塵世改。水聲還抱故城流。際中長景那堪別。晚景乘顏鬢自羞。多謝詩人苦相憶。進傳佳句帶清愁。

乞遠可詩寄陳子高 秋來日逐鳥南飛。不似春風為雨歸。渺渺憶王興老。居士。一生只在釣魚磯。

何應龍詩寄胡雪江 借得官亭小似船。六橋風月夜三賢。芙蓉未發荷花老。一點詩情若箇邊。

寄溥詩寄見說况倚樹 清歌當年事實處。至今遺愛在甘棠。說當有例分三等。更本無因下六部。待異事殊民尚懷人。已致恩事堪傳。如今白納重催火。也空先生對越堂。

晉交詩有寄 思君人是東風起。候倚浮雲自千里。芳草不知人斷腸。帶烟帶雨連春水。

丈鵬詩寄劉方翔 征帆近分先路西。鳥啼暮去弋陽溪。相思欲和鳥啼曲。一掬猫狂意難逐。

僧希畫詩早春閣下寄觀公 客心長念隱。早晚得書歸。看月剌照。論山靜會違。夜陽生遠道。殘雪下中宵。坐見青門柳。依依又結條。

寄徐往 野間書大斷。寒夜起歸心。遠路春關外。中孫釣樹深。貧遊年倚改。歸卧月空沉。我夕深林下。相思屬静吟。

寄懷古 見說鴉陰畔。人烟半雜羌。秋深遙日短。風動晚笳長。樹勢分孤壘。河流出大荒。還知林下客。夢昔夜禪房。

僧行拳詩寄軾南仲徵君 最關浮清漢。高賦稱此心。往溪人未識。歸路鶴知深。峰晚迎寒翠。燈孤發夜吟。霜天獨兩向。無復夢山陰。

僧國怡詩寄方俊甫 市橋芳送别。擣影又經時。幾度月圓夜。獨行誰共詩。寄東開歌遠。書遠到應遲。西漆成屡木。幽棲莫負期。

吴澂詩病復寄開父 精靈閬出幕。隊月獨徹光。渓上風雨通。峰然有餘凉。瘦鶴骨立。低垂不嶔嶼。懷我山中見。開趾焚道香。碧簾卧清夜。鐘鳴悠夕陽。商秋早晚至。步踩松檄蒼。

蕭叔魚詩次韻趙承之寄王梓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兩森然。好歸紫鎖待書奏。卧關河閔

歲年日送秋鴻波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想君坐關空齋冷庭下清樽無
可飲戴師古詩寄趙叔膺　相如書奏畫別後意如何命笑春冰薄愁因
夜雨多全家寓京國無地着吟戰會得窮通理從余髩髮蘼赤城左氏集
右丞許少尹赴召約送至白沙爲舟人所誤以詩寄之　短棹無尋處嚴
城欲閉門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老別難禁淚空歸只斷魂定知今夜
夢先過白沙村翁靈舒詩寄遠人　秋氣日淒清秋夜刼未成在家猶不
樂行路若爲情我庭好 一作有 山色暮天聲 一作月 雁聲分明相憶夢夜
夜出江城僧保暹詩寄白閣元貞　一閣闢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
上西風微夜寒磴崖未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駐石者青門得路難　僧用
文詩經泖上有寄　秋色動離襟相思寄被吟河分隨樹意路入楚雲深
積水沉孤嶼微陽着遠林故人不可見何處坊知音利履道散葉寄黃帝
聲　相會不歎日相別又經時居然感我懷何以寫所思寄我友我
心知者誰知心而又離此情悲不悲　八月寒氣高芳蓮謝幽池時運迅
不留俛仰黃華暉少年不再得而不歡以嬉蕭條散排秋滿耳寒聲中雲
南志跂橋立春蕾地感懷寄友人皎然　坐對梅花憶舊鄰秋來春到老
無程紅塵精舍城邊路白日西沉嶺外無無用通衢衛老馬我時倒蓋會

瞬儔把琴調伏月明名無屬青書寄得無桂林志陶弼寄陽朔父老　兩
官三任五旗子舊事長懷一惆然齊祿豈知緣我遠幽名猶得詩傳萬
雲亭北山藏吟雙月橋來水接天爲報崇賢諸父老寧君今請把我誅休
且看詩寄崇唐卿　別後無書尺閉門空一春火貧諸世事老念鄉人
風雨吟聲秀絕沖寒勳歷何時碟畔月無夜共持觴江陵張氏詩寄陳秋
潛　五湖風雪分頭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讀詩長憶老
先生瀟邊瓜茹須頻議郭外田疇粗可耕莫倚殘年吟白髮淡傳新句入
新城徐任詩寄郢州楊學士　晚伯堂前綠樹春異瀟初下碧溪舊游
風景長常惠還長高齋望白雲到元梁詩寄陳正叔當希顏　東南形勝
古徐州人物休評第我旗落落陳當天下士故應遺關卧黃樓米芾寶晉
山林集自題瀬寄薛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頻得薛老同倘伴天下有
識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戟翻似蝶共客閑閑堂紫啄樹對
山風景聚墨池渾硯龜藏蘸珠塵實氣毒貫日月龍桂實時分奪紙淮燭
天限織女煙濤指地主靈光竒兒乃是翰墨侶伏竹不使與衛將象管細
細映瑞錦玉麟朱几鋪雲房依依煙華動勃勃燦燦龍蛇起泥花持此以寫
風月伴四時之樂樂未央郵判不料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渺天

烏帽客胡不來來從此荒　寄薛紹彭　猷怪猪嚴不自持猶能半踏古
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兹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
亂離懷素獨獠小解事僅趁平淡如肓盤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至
噫嘻 此帖所載可見已 失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說手不隨誰云心在乃筆
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殷勤公付薛紹
彭散金購取重跋題中與江湖集寄荊帥劉待制　歷歷古荊州才雄猷
壯遊星飛雲浮梵月啟渚宮秋身世浮如客文章老不休運尋宋玉宅莫
上仲宣樓雷入玄鱸罷花依弋島舟竹枝歌未穩處處有陰愁彭止堂集
寄黃商伯蒸商居元善　今日誉黃好逢人說桂林我應一片雲端在兩
公心祈望羅明几生眾尉水沉滔滔逆所往莫慮指南針都梁志寓武陽
寄廖大光二絕　心折寒陵霜入髮更憐短鞠問何如江湖不是無來雁
只懊平生作報書　芭蕉急雨三更鬧客子殊方五月寒近得會稽消息
否稍傳荊渚路以寬　寄德升大光　君王優詔起群公也莫煮夫人一
中看着青衫隨世事難將白髮犯秋風共扶太極非無意能贊蒼生本不
同卻倚箴陽千丈嶺遙聽貴鵠九霄來李泰伯詩寄龍學　東人昔睨道
唯我從無處處逢多亂草間衆不舒千求非祿仕好尚豈詩書日夜入

日夜霜寒髮鬚疏　又寄龍學　三十年交義相逢各白頭濤瀾曾共厭
洛社人同遊風波從此閑悽松桂秋兩眉從此後屈不着閑愁陵虛谷
詩寄趙宏留山　天罡長留杖錫飛千年遺是有傳衣青紅櫚櫃猶誰欲影
金碧樓臺繁月輝世外最尊惟佛法山中其樂是歷機雲林多少編峽歷
安得高人偏畢微江湖後集戴既寄明君徽　天道冥冥世道難未知何
處可求安鼎中得未丹餐燕請上逍遙社血看免骨棗棗無主穿生蜀猿
猿有人愛占星撫卜明年事病眼觀星夜已深王奴公集常州寄呂進之
五言一首　我我崔立上可以望九州衆聚暮河底日夜無停留子有山
水近官况亦少休登高望我居寄書託來舟非市畏我思亦以解予憂我
欲問子訊水泥塞邪溝又欲識子處東山豈高丘情哉所處異會合寧易
求何時春風來從我雲臺遊去定史氏詩寄餘子新子願伯仲　生無所
成今老矣斷使乘逆何足止江湖泗洪二十年弟妹飄零八千里馬蹄能
走同獅跑胸本咻胴衣鏡猜人前益見兄長職獄辦一立善吾兄君家兄
弟又見知白頭如新有餘賤長公德最通元直少公明敏歸孺子長才經
國有原本主父嚴安何足擬來觀卿黨法蕩老使仕用會何恆喜每思舉
目誰我容自賀得友有如此揮瀘夜倚雜谐號把酒論文談至理尋茶野

寺天或暮。黃土田舍日移。郿陽郁刹野。三冬學。衣有紕綈食甘美。攜邪路
雪松山頂。蒲草觀蕉石橋趾。功名絶口。不復道。休捿謂可然為耳。信哉聚
散非人力。止或尼之行或使。公為石河父老留。北竹編茅桑柘裏。小畦佳
可種韭薤。遠屋猶堪植桃李。飽飯蜂度夏日長。破衣預畏西風起。病痘更
不問醫藥。絶跡那能入城市。平生雖勤懲德心。地僻無人致雙鯉。別時藝
麻燕未歸。今燕空巢人續巢。一日已覺三歲長。東望寧光理頻企。壯歲猶
君長家狗。流轉況如旋磨蟻。常擬古人報一飯。恐負此心成決齒。高柳鳴
蜩日落西。獨立吞聲淚如水。 權倅吐陵七月送客城西門客既去日已
夕矣。因記去歲與唐卿正郎登城東樓作乞巧飲成短章寄唐卿。 七月
七日錢行客西南缺月上城闉。一聲歌送一杯酒。不是去年歌酒人。阮戶
部集寄鄭良佐 良佐戶部甚多嫉之者。以為仰小姐。諸生多引去者。徐家之乃同杜北居之手。嫉者嫁其傍。可笑。書生著書貪日課。文士賣文救窮
餓。青樓歌酒屬富兒。不意此名君乃荷。風波平地自誰始。一倡從知百人
和。衆嘗男子舊脩謹。南郡諸生底通播。平安敢煩街吏報。業白長廣楚人
些。流言不計兩曾參。犢上慈親狂驚墮。況含允須辨南北。杜冠可無分小
大。寧知宋玉笑登徒。或指宣尼作陽貨。璧三與使張儀去。兵刹徒為少卿
禍。近從兄食秩厚祿。僧同舍金聊引過。無焉可息剩可積。未信白璧青蠅
浣。君不見吾宗孟公士所傾。亦有俗子少人坐。 任元受耿時舉有和篇。
謹用韻為寄。陳人一肩八曾子夢忠子韻。 射策明光最上游。千霄直氣
捿雲浮。平生所聞任定祖。十年堅卧嶽壑幽。胸中經濟期船碁。價高連城
人不酬。急流勇退冀子武。旁觀誰為君王留。歸來萬事了無愧。罪我知我
惟春秋。洙泝之廉談笑事。分毫未展惟愧籌。側庭飯延吾黨士。此客標置
高南州。輸墨從容千萬字。韻高不作河西謳。吞持吾素報吾主。為公不必
須孫劉。嗟我已衰人不數。去來乘隅雙鳧鷗。 寄徐孝來 小患杯酒恨
怨思。別後誰來夢中。寒食東風歸去復。尋盟須過蘇山東。呂本中詩白
公守蘇時。劉夢得守杭。有歲暮贈劉詩三首。因效其体寄齊州無欲二哥。
雖聊愧聲華。然不愁分義。 過去生中作兄弟。依然骨肉有餘情。青衫校
正同三館。白髮東南各一城。君比鄴生多事業。我方謝朓欠詩名。想當把
酒登歌裏。亦記長安痛飲生。 江南嵗晚水風寒。縣閣無人畫掩關。遇雨
樓臺晚溪市。新霜松竹欲亭山。不悲仕宦從事拙。所喜形骸起得閒。山蚁
村郭君莫笑。亦將首箱灣朝璽。 關河戰國東秦地。風月南朝小謝城。蚁
業比君祐不出。溪山許我賭來贏。真珠金線雖無比。疊嶂雙溪亦有聲。一

事與君胥擾別。楓與時從老人行。 水西與李彥恢相從。余將取旌德趨
徽州。彥恢先歸旌德相候。何元任亦自太平縣來相送。遇于三溪驛。遂同
過旌德。道中寄二子三首。 水西扶宿近秋霜。起聽晨鐘厭束裝。尚惜欲
人難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 村塲路僻多無酒。野菊寒深亦未花。底事
中原歸不得。又扶衰病過天涯。 白頭懶入少年場。二老追隨却味長。預
喜歸前聽清話。夜燈相對一爐香。 陽夏侍寄蕭平叔 孤舉塵翳翮偏磨
一曲歸前且放歌。身計未成多激烈。年光自感益蹉跎。雲隨帆影西風急
鴈引砧聲北思多。自是不歸歸便得。江南煙景復如何。 溧陽志趙世延寄
夾山芳別圃。 本來色却太虛空。萬象森羅立下風。既使悠悠千百世。聖
人復出此心同。 薛友諒勸分山行至日偶得俚句寄呈西埜廉訪。 蕭
條行色歲將闌。半山在途雨雪闌。百姓不堪飢欲死。一身焉敢自求安。流
移過野多狩獲。撫字無功獨厚顏。人道今朝是長至。旋沽村酒慰荒寒。 獄
郭燧過桐江擬訪紫雲梅塢。二郭丈風急舟疾。不果一見。遂賦寄之。 紫
雲家住此山邊。梅塢詩壇峽神天。路使好尋楊子宅。風狂難泊米家船。一
生自歎身為役。數里相思厲不傳。雲想無心重出岫。梅應傲世學梅僊。
寺庭詠閣眼月望日立春大雪。寄蘭江諸公。 泥牛推倒不多寒。便覺和
風天上運。苒苒祥雲來海外。紛紛嘉瑞滿人間。酒酣紅頰生春暈。花不嫌人
上鬢斑。夜坐眠來詩興發。客懷如此未為慳。 十七夜雪月交輝。再寄諸
公。 東風蕩盡四垂雲。恍若初開渾沌昏。天花瓊花收不去。廣寒增皎放
來吞。須知圓缺難為地。肯為清寒便掩門。貪賞不知天早晚。一盃還欲借
春溫。 郭貫覆視溧陽旱傷。馬上得小詩數首。寄贈府推公亮廉以告
牧民者。 長民職在牧斯民。疾痛當思切己身。一婦一夫皆我責。悉同居
越視秦人。 伏將適口須無味。歉不充腸奈若何。寄語豪門飽溫者。由來
益寡在捨多。 溧山孱谷過飢人。食盡田螺到草根。賑濟明條今已下。要
將實惠答天恩。 訪求民瘼且司責。撫養黎元守令功。所願同心敷德澤。
盡回列郡入春風。 沴氣為災事豈常。救荒新政要論量。武陵前日活民
策。人道今行到溧陽。 溫州志陳陶寄溫州胡使君 亂山蒼海曲。中有橫陽
道。求為過綱採。老羊生墻老。鶴鳴高崖巢。熊聞溪樹倒。絶壑無坤雄。重林
失蒼昊。躋攀寒侍侶。扶接念與老。俛仰慄歎空。無因擬靈草。梯窮闖戍鼓。
竟續穎丘稿。敬踏天地歸。紫紆村落好。悠悠思將徑。擾擾愧商皓。馳想永
嘉侯。應傷此懷抱。時明守與丁知溫州陳陶牧次胡山寄行。 謝周卿寄
鳥藩山圖。 指點先憑探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宫。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

新詩霄雲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傳今已歷京東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
温台入手中　洗括寄永嘉王侍士　十萬豪鞭臨易水五營旗鼓出中
山去年今日西岑別四首與江夢寐間　林泉生龍湫瀑布寄李和李君
鴈蕩峯頭春水生無邊木葉作秋聲六龍捲海上霄漢萬馬呼風下雪
城春盡不知陽鳥去崖高惟許白雲行欲人家在北山下野竹寒流亦有
情　陳高寄題葉氏背山樓　聞道君家樓絕奇青山重疊間呆慧巖氣
常令憩几濕日光應出樹林遲二月三月雨晴後千峰萬峰雲起時想見
登臨足幽賞倚欄留客共題詩　洛陽志　楊鳳寄楊正卿兼簡李子微　洛
陽自古衣冠地勝友新來競結鄰閒道草玄揚給事又招着白李山人　石
樓聶禪煙波晚金谷聯鸝野草春悵悵東遊我馬隔幾回歸夢到天津
揚武陽寄閔鄉夾谷師三首　溥書抛鄉寄黃冠過客如雲不作難一片
荊山青似玉幾時同向月中看　家在西原欲盡頭門前流水至今流世
人貪作功名夢誰向瓜田問故侯　千征萬戰鬼爲鄰歷盡興亡得此身
今日潼關坡下路靜看車馬走紅塵　寄閔鄉馬信之　馬氏家聲許白
眉少從翰墨晚從醫經春一就成歌側衆石青肓不受治　袁州府宜春志
陸經稱袁州道中寄子美　憶昨共繫吳門舟我行千里君獨留江花繫

彌不同醉野月娟然增此愁談笑還令舌本彊詩篇頻覺筆鋒柔諸謨書
信無消息鴻雁來時數舉頭　去年醉到紅花老憂患相寬獨與君今日
天涯又春色郤尋高處望吳雲青紅染出化成寺羅鼓翩翩秀水紋風物
感人音信少眼前雙燕漫紛紛　蔡稱寄上宜春沈使君　堦前石瘦水
涼瀑深幾亭中六月寒況王伴公臨翠竹傾銀留我駐征鞍龍門已恨相
從晚國士九懸欲報難萬丈光芒在行橐歸來別作一派看　徐師閔袁
州劉司法亦和于摩字詩因次韻寄之　袁州司法多無局日暮歸來印
幾案詩發春風榮草木書成快劒斫蛟鼉遙知吏隱清如此應門御曹累
是何頗憶病餘居士否在家無惹食簾摩王貞白寄鄭谷　五百首新詩
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
上手裁得領巾披　齊己復寄鄭谷　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
鶴骨閑想坐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笋深不堪思翠盖西望獨霑襟
慶都志　余熊隱古調寄趙信庵　我所思　思丞相趙公也　公佩相印公
辭不拜天知公心眷之愈厚而國人未知公之志公高卧東山吟嘯自若
其客余某擬四愁作詩以寄之一章明其志也二章言有君如此不可負
也三章叙從遊之義也四章寫世事而致意也託物以寓數言近而指遠

靡有補於用人之道焉其辭曰　我所思兮孤鳳凰晨遊紫霧夕飲霜欲
往從之天茫茫梧桐竹實非所求翔而不下天爲愁何爲百鳥自喧啾我
之懷矣心傷憂我之所思兮鳳凰臺鳳去臺空亦何哉欲往從之人驚猜
浮雲自浮日自明長安在望瓊枝生有君如此想知心君恩未報胡爲情
我所思兮天馬驂朝遊閶闔暮玉臺欲往從之路不開記曹策蹇趁鞭攤
掃平僭叛歷沙塞今雖老矣志未已安石東山何時起我所思兮荒年數
曾飽天下飢人賤欲往從之勢蕭綸今年米賤人給足忘郤思飢妻啼哭
但願常常逢大熟犬家只貴豐年玉　寄趙信庵　去年曾拜一書至今
去又猶未回因思從公兄弟戡定禍亂同獎王室以來馳驅鞍馬間幾二
十年何嘗相去許遠相離許久乃一年不得信音萬里不能見面人生幾何
消得幾番臨風悵斷前月拜真帖之賜爲壽公之子者讀三過如先生思
某勤甚吾人交非勢利親如骨肉如之何而不思承索舊作泛淮諸篇此
豈足言詩別紙錄呈蜀有寫某陋容者人以爲相似捲以達左右或可以
慰公思見下客之心十二詩列其下用當答書祇恐益重相思耳　飲滿
梅花酒一卮風前行欵贊如蘇夷看齊慕無人間此意雖言心自知　異
楚從公二十年報何處影面西川吾人聚散關天道此事由來不偶然

腰帶新來頻減圍休文憔悴達誰知請公試看丹青畫爭似平淮少壯時
年時已寄音書復每向長江問鯉魚欲有鯉魚解人意百年能寄幾封
書　一簡遙報一簡詩此是行軍淮浦時厥事逢人猶踊躍懸知無日不
相思　雪梅和月度踈籬自是公家貴眷辭一紙書來渾不說如何祇說
泛淮時　言言微索舊時詩於此知公有所思只恐見詩思見面傷心淪
落各天涯　有人曾到湖南者能說江頭自種園莫種閑花種梅樹且圖
踈影伴黃昏　緘船浮戲水之涯自汲清湘自煮茶茶能詩成仍治圃相
公具是道人家　想象人間十二樓湘江東畔即瀛洲應憐阿叔今孤冷
身在蜀天天盡頭　淮南賓客舊紛紛今在湖南有幾人下客幾時官事
了去鋤瓜圃作北鄰　介湖心事更清虛曾共南樓一醉餘遺我五詩猶
在篋相逢罵問近何如　涇川志　李宏和呂居仁涇縣旌德道中見寄　笋
輿破曉路新霜十里高安速辦裝會約明年追勝集茱萸細把記重陽
山環絲間深深綠石吐寒泉處浪花一夜秋霜不成寐感時憂國思無涯
貫溪漱玉聲湍激石壁參天路阻長準擬解鞍能過我新泉治大茗厭
香　番陽志　馬存寄范安道　西山石脚蟠如城芙蓉峯神龍聚精有客高
臥青雲層孤吟自作太古聲古聲無味淡如水令人有耳甜如蜜　若不見

登高山泛流水，子期已沒不復生。我世我年無此耳，恨君不到蒼巖陰。不見此客搔頭吟，千崖萬壑空動息，相知惟有清泉音。寒風振野濃如潑，看人如醉將奈何。我時見我躑躅間，鶯啼囊陽拍手歌。邵陽志 沈伯達解印至大橋瑞寄邵陽父老。已過長亭一舍寬，送行猶自挽征鞍。我無惠政蘇凋瘵，何事邦人淚不乾。 六月十七日夜寄邢子友。 暑雨雖不足，涼風運有餘。雖此夜陰夜，何殊山岫居。月明蒼檜立，露下芭蕉舒。試問溪廬閣，今夕復焉如。 先寄邢子友。 作客今年樂有餘，邵陽岐路不崎嶇。山川好處歌妙偶，把李香中度爭真。欣見舊交驚歲月，剩排幽話說艱虞。人間書蹟非吾事，二首新詩未可無。 趙昇過大倫并丞不偶成四絕，寄邵陽諸老三首。 行過郵亭日未西，逕留父老雜童兒。寄言我自無遺愛，厭事清然出溯決。 聞說當年送沈君，一城奔卧畫沾巾。績銘雖不親傳授，之斯規隨繼後塵。 邵陽拙政一年餘，不厭精思及遠圖。且了眼前無缺疗，家家溫飽是良謨。新梁志 胡梁來寄武岡使君公肩國録。 越起孤城湘南通，遺墩單攘浮嵐。使祝呼群應歎塞，楚人何致張如羊。 聾丞歸夢繞茶扉，盖溫中和樂職詩。人笑安能勤萬眾，伯魚曾許長扶羨。季五扶炎長須注在武岡北陸有四明方丈同帝咨良牧，定登庸。未須料理縣中佐。

此子只堪丘壑中。灃川志 張士遜和鄭城友生見寄。 郢道六十里歸將深隱同，人家飛鳥外，官舍翠屏中。政則慙前輩，吟還得古風。多君有新作，不忘懸崖竹。 寄唐山人（釋澧江口浩江上）深僻還如郢杜村，獨坐翠光青到敝，萬狀寒影落吟軒。新編自集詩千首，好月誰同酒一樽。我有十年狂簡在，會須來與雪中論。） 寄陳書記赴闕 同院青青著錦衣，翩翩還捧詔書歸。使華應好稱神化，被體仍曾破賊圍。浩水夢回人作到，觚闌風冷葉初飛。伏夢下史偏多纜，薄宦飄然失所依。四明志 寄青王山長老常埋。 道人少實海上遊，海動欣歡身波浮，把金滿匱人所寄，吹簫偶得還中州。廣身歸來不受報，抵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然一世，脫棄妻子藏岩幽。蒼煙眾眾池水湯，白玉蕊前吹高秋。夜燃柏子養山藥，憶此來望無時休。塞埋春枯積雪留，沙磧颯怒黃雲愁。五更尺馬隨鴈起，想見郢郭花稠稠。百年誇奢然一丘，世間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異道異趣無相求。 舒亶 稱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它山端暮歌，伏柯既不果，以書見誡，謂可歎惜，并示廣德湖新記，因成長句奉寄。 長江冢冢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山欲浮。王侯神智為所歎，萬鬼琢玉它山幽。梅梁鼎顛卧龍蚪出嗟，潺駭窺欹禁，巨靈縮手愚公羞，陣成十里沙中洲。支分

股引聽所求。赤旱猶沒民不憂，那得史崑會祇佇觀塞海卑箕。斯民飽煖何以酬。廟貌突兀寒溪頭，嵗嵗薦奉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腐鴟，豈無羞食勝金儔，朽骨往往空萬丘，姓名我後人間留。重伏施惠肯如淘，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彼倚萬丈山裸嶼，使君不減裴商州。下車百廢隨鋤擾，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驊騮，已聞歸作金華遊。欲貫訪古意未休，宣船載酒岸鳴鷗，約我與往置肩瓢。冠蓋紛紛較其愉，搔首悵望情綢繆。我聞使君亦何尤，西湖萬頃蛟龍湫，哉年葉帶今到繚，鑿鼓舟勝財不㯰。長堤岌崇高本標，萬有滄予湯有溝。餘波北注引清舟，桑麻被野禾連疇，鶴鶴白鳥雅游鷗。萊蔬清菱芡廠珠璣，柳楊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無痛瘳，使君之勝僕可伴。天遣雅祚看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輞，地僻借恂恨無由。高文擄秀恭華抽，豈碑羣庠鏡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君知此日思耆舊，還如今日人思伏。 盧天驥 運中書懷寄奉化知縣。 自帶淵明漉酒巾，食雖甘作廣郎貧。雖無殘菊晉華鬢，猶有青山似故人。我度鶴鳥千背雨，經年衣犯馬蹄塵。待穿神武朝衫去，還我烟溪澂石見。 舟轉漸覺嵗崢嶸，貢郭蕪回未還耕。正恐山溪吹岸去，任從烟草與愁生。別來竹院門長掩，好去漁舟自釣。漸挽歸心在何許，夕

陽低處伴雲横。謝伯初詩 走筆寄兔陵歐陽永叔。 舟行無險似瞿塘，瀟峽猿聲斷旅腸。萬里更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去似長沙非黜辱，比於遷謫亦遐荒。郢之以書事和歐遠州令。可怜作賦招巫溪，好為移文下耒陽。作子長下耒陽路短峽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才如夢得多為累，情甚安仁久悼亡。絕境化成儒雅俗，逐民爭識楔蝶郎。與詞悲待修青史，擬草當來露更囊。不用臨流美源滄，使將纓足濯滄浪。廣州府志 趙奉壹寄廣南轉運陳學士。 極望隨南斗，遲遲惡欲迷。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殘日依山盡，長天向水低。遠知仙館夢，清夜怯猿啼。潮州府志 寄潮州于公九流。 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谿。當日亭臺舊將客，相逢莫惜醉如泥。紹興府會稽志 白道猷寄若耶山笠道壹。 連峰數十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世下，猶有上皇民。閒此無事跡，以待垛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真。建武志 傑賊冠王半歸喜，喬令注夜遊賦船，城得以獲作詩寄之。 賊計包藏久，兵權委付輕。百年綱鼓靜，半夜羽書驚。敗馬斯亡亙，殘民天破城。終軍知感憤，尤我已長纓。寄蕭注 驟緒新式暮，揮何古婁藩。置書行絕城，銅柱入中原。月落 草 歎

謀。秋城鼓角喧。儒嬰係蠻貊。今信貫生言。王寂拙軒集寄王周拙道人。
僕平風浪泪迷津。一息煙霞遂隱淪。結屋正宜居子午。扶巾聊復記庚申。
兒孫久罷平生志。妯婦能甘拔死貧。解后相逢應笑我。蒼頭華髮走紅塵。
寄李鼓吳　別來歲月遼如許。羈羽沉浮絕往還。歎候清秋思寫直。未
忘習氣夢僊班。信知天上玉堂好。何似江西道院閑。他日相逢話似舊。秋
應君眼與南山。　附寄陳州陳顯祖　若到睢陽話汝陽。故人應也問行
藏。但言喜夫吾衰矣。三友軒中作退堂。　趙周臣詩桃花島回寄王伯宜。
水映村橋撟。春寒枝鴈低。遠山封霧小。高浪與雲齊。島寺明松雪。湖船蕩
藕泥。詩情吟不盡。寄與畫中題。　寄元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
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
得老來閑。貳之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寄陳正叔　渺渺西風
去翼輕。霜林楓葉動秋聲。嵩邪竟秀容多可。河洛爭誰思獨清。廣武山川
留歎息。成皋草木閱空城。憑高一掬英雄淚。付與窮途阮步兵。臨安志參
寥子雪竇寄秀聽　西湖漫天三日雪。上下一色迷空虛。層巒沓嶂杳難
辨。彷彿樓觀疑有無。飢雛乳獸失所食。飛走阡陌空號呼。中國却笑吳木
鳥。豺貴自解孫翺鶺。使來鐘鼓報新霽。天半稍稍分浮圖。試憑闌樓肆遠
目。千里顛倒羅瓊瑤。迢迢夜月出海角。光彩猛射來城隅。方壺員嶠只在
眼。綽約恍若神仙居。坐感浩景似欺屋。誚我不足為傳模。風流江左杜從
事。氣格豪邁凌相如。安得颯颯騎鸞鶴。手措東尾來萬書。　寄參寥子八
聲甘州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
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
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
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為我沾衣。建昌府江志黃曦寄李先生　久不
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來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成儒癖。歎風蕩俗訛。
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母老祿未及。身閑骨不皤。新文海脊播。舊業釣
竿拋。寡貳歌寧發。麻姑使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遊宦。池
喪自撫務。閑狹詩興遠。獻户洞徒羅。鄉里石光之。朝廷禮彼屢。年來忠信
至。在我客難詑。　曾博南豐道中寄介甫　應建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
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縣鳴沫白。殆僕負肩殷。仰望翠雲高。俯愛芳波
瀉。空郵降屋猶。滑静排霞關。城陰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芙映相照。翠樹
彌可攀。野田饒青黃。雨露飽南世。巫覡禍群望。簫鼓鳴雲山。憂農非吾職。
望歲竊所歎。越當千日烈。行猶月初彎。星斗弄光彩。龍蛇蟲火斑。跂履肆

云俵。森梓得曾還。林僧投靜會。田客訴勤艱。吾心本皎皎。彼詬徒顏顏。方
投定躔照。即使征馬班。相期木蘭楫。蕩漾窮溪灣。　寄建昌丈君汝士胡
丈　麻姑岩光青拂天。瀑泉飛騰千仞懸。星壇突兀倚絕壁。平原太師有
銘鐫。神人一去已千歲。諸峯尚作翔鸞勢。丈君雙旌來幾時。氣節清高兩
相值。南城南豐萬家邑。異人間出俱屹立。欽家遺俗今仍存。後來青衿如
修綸。丈君落落真人豪。發硎聊爾試牛刀。虛堂坐嘯萬事理。村村作社沽
春醪。我生江湖任流轉。老矣未識鄉關面。但聞老父誇新尹。古稱循良今
始見。五年兩把淮上麾。家山欲歸殊未期。速呼江船渡彭蠡。快黍去讀君
山碑。　寄呂南公　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會見吹噓上青
漢。可能憔悴隱蒿萊。風騷寫與含金盌。翰墨傳家富玉杯。傾蓋相知勝白
首。扁舟臨別重徘徊。　紆娃寄詩題卷後　新詩句法自推傳。把卷臨燈
喜不眠。已是風花巧依草。更看霜幹老參天。雷陽志寄子由　我少即多
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癯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
尚一路。（云十分將如見一路從黑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
此翁。胡為適南海。復駕垂天虹。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
此琳瑯瓊。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
有。雙假盧公龍。我眉向秋笑。歸水萬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猶煕
舊遊處。蒿萊生故宮。　物到海康以十詩寄吳越親舊　修行三十年。未
似死遠遊。今者忽大暢。不恨飢已破。翛然蠻窟中。豈有一毫扰。他時返故
廬。當受公等賀。　代木思我友。摧殘對青燈。道傍輓輓上。但欠我幽勝。樽
花隣群榭。清被來相迎。風味略不改。夜深影唆嘈。　無人許未與。戰鼓亦
何急。故衣自擁門。幾寒一時入。中庭兩方過。不盡有餘潤。悠然眺巖阿。倚
杖得微立。　一官户限上。突倒洛下貫。如何狂馳驚。更作五嶺遷。遠物乃
誤我。不得戲毋猜。白雲渺天末。有淚如滂泉。　平生學道心。未始須剝意。
白髮但纏若。政以世故妨。今年幾更厭。且坐惟一床。物我不兩大。富貴渠
自忙。　揮毫聚群儀。嘗世已大奇。嘗文一關鍵。把當今付誰。淵源六經奏。
訓古未可遺。立言要不朽。會有來者嗤。　東隣朝代鼓。西里夜吹笛。鬱州
鬼送迎。歌舞作朝夕。竟歲戰華將。千百無復情。誰能吟此風。為我念邪儋。
人生夢幻中。故理數不晚。何為對境戰。端是用力少。奇聲同舍郎。已大
物鬭心。豈有百錄剛。兩向十指拋。　吳越生理難。親朋半貧病。附書訪死
生。鴻鴈不容信。那知海上城。萬户與親睦。皆恨道路長。何由我卒罷。　勿
復嵗去矣。少陰滴嵗刹。頭顱歎壓此。白髮方肩生。悠然念鄉閭。聊作莊舄

聲門前斷車微有酒自可傾。與楊渭伯別久矣置中忽枉近作句法老健借體齊伯韻來寄一首。化工動草木青黃變郊野索居歲月馳誤舊意令焉念昔三竭溝朋儕結詩社筆陣森戈戟鏖戰不相下至今誦險語鬼夢驚清夜新篇忽飛來曾劉可凌跨坐令老鈍姿觸攜甘退舍鬭奇屬盛年夫我則不暇何當歎齋閣盡看珠璣瀉。寄題蕭山陰 人間何處無山川境因人勝久乃傳蘭亭端以內史故便覺草木增華鮮竹林花臂我何愧金谷望塵謀可憐高情迥出雲漢上疾顛鮑似羲黃前青鞋布襪昔屢到崇岡峻嶺今完然南遷但憎清夢斷東眺不奈老眼穿石龍使君何其賢千載有意脉續絃一勝相屬有餘樂況聯九曲行溝建令人乃作古人事却恨我不陪加鞭蹇知有意妙天下如玉在山珠在淵試揮明光起草筆荒微亦有青瑤璣君不見長安城中車馬遠兕武墨本直萬錢目河居士莫汲自化州來赴任使來 二樂寄陸仲高 星振天以行周兮曠美人之遠兮囊甘心於弋者兮父罔繳而異簽嬰其鳴以相求兮翁翅以小紆朝予發兮石龍過吳川而問途夕余宿溫村兮壯夜濤之轟車竿格澤以鼓帆兮尾方中而答艤犬津浦於轉艋兮球翼予乎太虛海波不動空明虛徐鵁睍日之晴彩漾光風之春牧轍八極之所入渺一碧而

無餘。豁宇宙之全體渾元氣於浩初寄一毫於萬頃濟不知其所如鍋鉦欽以昭諱屹山背之兮忽蹄蹤之手久屬於幺瑣其爲跦信生平斯遊之冠絕非彼老二口誰與徒頃爲有熙黛浮於天末舊舟人指以告曰此洄州也將驥馬抑豈所謂圓嶠方壺者乎予是行其何志未暇問神仙之有無也遲明發兮予東暮期宿若人之廬仰音於正如發懸鼾於西罷予不知其何樂頓覺神王而氣愉亂曰樂莫樂兮涉滄溟樂莫樂兮見故人華二樂於一朝寧天公之我勤愧七年兮瘴州釋牢愁兮自今歸去來兮湖江味芳青兮差親寄吳送於一笑予胥樂兮終身。寄陳阜卿校書隊潭山正字 一鴈初傳萬里音不須細讀淚沾襟與君平日云何意要我殘年了此心憂患未從朝跡出瘴煙侵他年再約城西社未怕春膠滴稅斟 霜風猘猘上征衫行盡江南更嶺南今有斗牛元不犯無壬甲定何堪焚香已結西方社柱杖猶尋北客訣試向城頭看落日蓬萊波浪渺清酣。結駁何曾上九關也教白髮胃南冠雲積天末空回首日落山腰尚據鞍。蔡杖尋花秋向晚犬圍酌酒夜初寒翻思時節過逢地絕似邯鄲一夢殘。尋花酌酒昔昔遊故事 何太虛知非堂叢寄智王成僧來飪稅近平安寨抱陳編獨細看每恨故人疏觀易無情貫客寄聲難四懋

人寂百蟲語千里夢回新局泰心事書題供草草西山秋疊碧雲端舒岳祥聞風襲寄題致求 趙子蕢愈好吟詩送此生笑巢同棲鳥沉宅老書樂八壓清門戶王燈好弟兄杉礪先尋和談報罷無瓊。臘月二十五日偶憶孟浩然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之句因次和此篇來寄逢善 歸夢涉遠道青山非故廬歲時筋力減日夜鬢毛疏耳兄痲民伏休論郎報除百年餘二老莫遣寸陰虛時有省府下判路廣焉儒人兀伏兀朝要遐王旦朝會必有除今。寄逢善 渺渺思君處悠悠古道旁紫荊人獨自揮柳月香黃溪底尋松溜飲馬暫夕陽王猶在吾目空貫九回腸 寄二林 久客誰爲主無歸莫問家古書焼茗餘米酒薦藤花巖靜松拋子沙盧筍養芽二林誰遠近佇立日西斜 寄表孝卿 當世佳公子秋吾稚道多江南有文獻曾國自强歌久復歸新第兵餘書上戈公車行有居母文戀松蕭 寄帥初 寄語榆林叢年來書不置單微雙鬢白茅舍一燈青聯禎豪在吟成老健能揚攜時節近吾欲理行縢 病起寄二林 心地倘然乎春林夏氣清炎風颳馬疏涼雨滴蟬聲輪翟身攻守予孫誓死生吟成與誰寄二子在鄞城 寄子堂 眷服迷烟雨僧眉隱樹林杜鵑知夜半蟬伕秋聲。靜悟平生事閑思萬古心。壁距七十五死往莫

逢春。又 春來佳長炎熱杉蓋取退微蝶飛逢草住燕出認擲歸雲隊從衣冷風裁變髮稀清談能解慍松塵為君揮。又 不蹴山中約時時夢見之。況當春雨夜正作悲蓋思種菊秋塔擷採茅冬未遲人生難自料身後要名垂。寄正仲 雲吟焚焉啟雪還一僧分紅酒回丹渥青編突白紛風昏生月暈水落識冰文歲莫無來客間門獨候君 寄袁中袁李原 清談疏世慮知變度年華莊飲盆中水峰尋案上花郊原新射雉陂蕩早鳴蛙得句何人贈叢溪有竹家 亂後寄正仲因論悠齋樞相朔漢音耗 山人水南北別業溪東西落葉屏風石斜陽水碓漢門荒翟公雀野迴孟嘗雞樞相征沙漠酸風萬里迷 石屏風王仲所寓地石水碓漢子所寓地 位石捐回與帥初屢書有相訪之約且求予文集知予有藏山之志也近因獨大過我知其有來日矣作此寄之 流水不還判落花然到鄞偶逢歸峽客乃是寄書人古剎藏山志他生結願因煩君同校正字字莫留塵 寄子堂 欲出一兩隔相逢十日猨鼠過松落粉雉步參差芭酒盡夜難過書清日自長草來三逕約來往莫相忘 寄正中 相對石屏風相邀石老翁蕪湛山影裏鳥嗑水聲中詩卷行未了書囊倒不空峰看君莫忘猶約待秋風 五月一日寄正仲 住處村非遠別時山更多花風

起晴浪草露落明河。世事老休問，故人今幾何。朝來新酒業，賸餅卧岩阿。

和韻寄胡山甫　鄉心赴老重，見說買山成。靜坐性情淡，孤眠滋味清。樵人時識面，釋客共知名。山色元無垢，溪聲自不平。泥衔鹿足製，山猿想堪羨。九日如今近，思君出峽行。　五月同與正仲立耕養堂前，見石榴一花吐。初因以荊公詩并俗語作對云：萬綠一紅。十風五雨。好作天憤中時令語。正仲云：只作詩語亦佳。別後因賴成章以寄之。　石屏溪上晚風悲，深念況思註易樓。好酒自能和性氣，閑愁何必上眉頭。十風五雨天常順，萬綠一紅春更留。蠶婦解炊新麥飯，提魚仍就羹哇遊。　寄正仲　泠泠清愁變暮寒，賓鴻去後燕來還。詠紅似雨人千里，總翠如山屋萬間。竹杖行藏觀動靜，柴門開閉見忙閑。何如上傳多髯客，白飯魚羹養好顏。　用韻寄胡元賓因稱所袖達。　賓鴻風逆斷來勝，燕腹書況未上晉。騎白秋風疎葉院，研來仙露讀書燈。青峰極目光愉景，黃鳥收聲有木冰。欲問都城初破事，願君東筆直無朋。李白秋日騎白騾葉院　寄二林　寄閩詩句無題目，憶著二林新意生。月皎皎時孩一箇，風冷冷處竹千莖。春花不及寒花耐，山鳥何如水鳥清。欲放詩瓢諸海渺，不如飛鳫入野城。　寄岬初　西家女兒長日愁，白頭鼻息臥林丘。老去聲名惜難附，世間富貴爛羊頭。青山白鷺水天遠，綠葉黃鸝風日柔。欲往愉林忘南北，幾回吹笛上高樓。　寄少白詩後因閒抓小濤　詩翁山將贊颼颼，只向岩幽了白頭。欲共君家阿戎語，嬋聯書可吐難收。　再寄正仲　澗君山紅歸步隱，晚稌早韭五庚醇。莫道亂來無樂事，牀頭派水作琴聽。作十住　寄胡山甫　樓稍殘雨知頭數，溪上無風麥自青。遲子不來還獨卧，踏屐啼鳥唤人醒。

儲文卿華谷業寄杜北山　東風潮水漢二話，一眉韓近世詩千卷。到唐今幾人。江楓埋小冷，沁草夢中春。見說吟尤苦，閒元漸適真。　再寄北山　又不知消息，多應已二毛。風流來晉在，名字北山高。閉戶聞霜葉，臨窻看夜濤。與誰同此興，無似爾詩豪。　寄源莊　鱗鴻無處所，心事若爲傳。相去一千里，別來三四年。片雲依稱樹，跋筆占平川。自恨驅馳苦，從容未有緣。　寄同舍　吾屋非不愛，安處亦何曾。客久諳風俗，年饑懷反關。雪消庭覺雨，寒結硯池冰。幾欲題書寄，驅馳又未能。　寄賓州建徽　欲寫長愛寄遠愁，風埋漢漢水悠悠。鴈飛只到衡陽住，人在衡陽更上州。　高讀古詩寄吳鈴鈴　有偉千人傑，能爲萬里遊。征帆吞背鳫，問驛夜驚鷗。道路空留滯，文章莫積投。尤疑生兩腋，三峽帶寒流。采藥青神觀，題詩白帝樓。乾坤供燗醉，星斗照關愁。漢已歸蕭相，天難寄武侯。詞人頭欲雪，

壯士淚如秋。中下猶須暴，西南風俗籌。有錢書盡買，賊虜去終酬。破膽高唐夢，龍驸泛灘舟。行人定安穩，夏近可歸不。元好問遺山集寄錢唐曹士開　發展仰雙鳫，接翼東南飛。望入空濛中，意滿江之湄。佳人雲水遠，行子霜露淒。以君曠懷情，寧我遲迴思。拊膺憶游行，彷彿此良時。秋峰蒼寒碧，夕渚含涼飈。揭驪釋芳甸，蕩槳弄清漪。新聲激皓齒，繁響屬朱絲。儒賈信妖人，明德亦所敦。瞿靈逐頹景，驚飈挾游塵。悠悠念遠道，眷眷懷苦辛。願言各自愛，皓首期相親。　寄趙宜之趙時在虞夫大城滿對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誑草報官表寄。止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華川令樂土。華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把犢山厚雲，出蒼牧長林絶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黃粱當果飲煎木，甘飴錫此物足以度叢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萬前，草乾薮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復遭亂。閱三年西去心，龍會念飛騰。一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夕秋風起，羨殺吳中張季鷹。　寄曹先明　風雨殘燈夜，從君借榻眠。相看成萬里，此意又三年。眉宇何時見，文章到處傳。自知無世用，淮海已歸田。　寄士開　一別兩年寒。深猶無處家。風烟低草樹，雨露入桑麻。水繞江鄉闊，雲深天路賒。君遠應不識。顛頗鬢生華。　寄答漢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與漢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人相誤。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霽烟霧。丈夫不合把鋤犁，青鬢無情忽衰素。平生浪作窮愁志，直浮休題自悼賦。長安正有五侯鯖，觀翻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蝸螺掠面莎雞號。翩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莫上曾征西，我知慚愧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頫吟哦贏安能豪。　寄成都李仲淵　一自秋風馬首西，佳名高與暮雲齊。天遠蜀道鳫能到，月落楚林烏欲棲。文字若心應白髮，相思旁夢阿青泥。君知知我今何似，客氣年來寸寸低。　寄答趙宜之兼簡漢南詩老　窻影甌甌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零夢，頭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語伴微吟。故人應悴逐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過阜州寄蕭侯澗同亶侯立端琨　斜日黃榆嶺上頭，地底實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阜州。雲沙浩浩鴈長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別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沙烟霞，桑麻西南一種斜。爲羨鷩鳳安叔妹，悔將孩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公問奇字，可能遺客侍侯巴。　寄欽用　顛頓京華首霜髮，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稱無氈客亦

寘。姦臂偶然須遣物。舉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
難。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看書來約對床。甚喜樵夫與爭
席。所憂薄吏後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泰山引興長。舊袖高談夜窓
白。我時危坐聽琅琅。薄吏後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去歲大為僕粹所目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當隨世路。悠
悠難復倚天公。駉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
時携手笑春風。　寄劉光甫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
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弱狗已諳甘自棄。疲駒未脫欲安逃。因風
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久拚身
世不相關。變入塵埃亦自難。一旱且當追赤地。二年爭得厭青山。陽臺寒
食林花盛。蟻岸南風草閣寒。鄉社追隨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閑。　寄楊
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藜床默默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
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如何處。慚愧雲間
陸士龍。　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
難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中放月輪孤。并州命駕饒
千里。嵇呂風流未可無。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

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僅要元規據上流。東闕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
新篘。歸程未覺西巷遠。夜夜清伊繞石樓。紅所西巷以石酒甲洛中者賦
觀淑詩有在澗竟遠西風落依舊清伊繞石樓之句故并及之。　寄劉耀
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携一慨然。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
中年。安京古驛人煙外。迤邐嵩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
溪船。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劍老風塵。郎君未省曾聞
闕。王翰何緣得買鄰。銀燭對牀辭館夜。雪篷同醉浙江春。秪應千里東洲
月。處處相逢即故人。　寄答商孟卿　窈渺米鹽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
金。冷猿掛夢山月暝。老鴈叫群江渚深。異縣五年仍隔闊。荒城連日想登
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
披。待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
老。貞松唯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寄希顏二首
復一首希顏在徐州幕府作　僵卧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塵新。悠悠
華屋高貲盡。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巖蹊
滌側今如此。樓上元龍豈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深高。山
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秋天長鴻鴈獨來勞。

涸船早晚東行便。共聚一杯持兩螯。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
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
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
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壁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肯即共結
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羅端良鄂
州集寄嚴文炳以寄聲來月安足書對王公為顧嚴寄書存問甚幸　故
人千里遠。論心未避棄。不謂江淮隔。尺書鴈話寄。春風生長梧。滿懷別後
意。深義凜冰霜。不稱相思字。　隻影秋鴻驚。獨夜秋蟲苦。静索歛五霜。搔
首聽此聲。豈無金石友。相遇參辰星。安得木作腸。與世無後情。　子雲草
玄宅。門徑積蕪苔。昨夢憑說詩。新雨無客來。衮衮手可炙。自陀甘寒灰。蜀
莊寂寞者。念我首獨回。　烏聖兩鴻君。風霆稱休聞。自昔從之遊。詩力借
餘潤。夫君凜一敵。鴻筆上群俊。舊理令尊盟。得句毋我靳。兩為君稱其州
父子　嚴子老於荒。麁陋猶賢嗣。可憐五車學。僅博九品官。客程望至喜。
江閣山叢積。翻懷造物心。念子渠豈安。　善忘常憎鑒。獨者自尊足。嚴子
貌鮮面。如我不諧俗。世情趣操間。憎愛岐珉玉。饒舌誇我賢。祇取白眼辱。
文炳善病貴我者子不然之本書云　聯鑣行樂地。倪仰成古今。可但推

腸人。貫珠無復音。鏗鏘棋酒伴。電泡半銷沈。何時兩衰翁。話舊同清斟。
趙侯當腸環。倔強恥媚竈。張侯鳴琴手。戊期幾時到。何郎館賢書。論價未
足道。多煩問何如。好語君一報。三君與文炳同居其子與之厚嘗有詩送
之　石湖良鑒眼。收士冀北空。嗟我孤所期。經世老無庸。一莊穎芥庵。報
厚艾亦豐。賓實得美謚。表表無愧辭。未書及二公故云　嚴子從我特。脩
竦峙雙鵠。章綬裹瘦骼。此相胡宜肉。當嗣溧陽尉。苦語叩衰玉。寧當蘇門
翁。清嘯荅幽谷。　寄遠詞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
屢顧兮。忽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兮。守穉興其益堅。人情豈其惡
逸兮。慮我修塗之易倦。繄高原與平隰兮。水雪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還
兮。泥飛殷以相濺。喜招招以卬涉兮。又風濤之交戰。歎四載之皆秦兮。初
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廬阜兮。縣尹吉以舟艤。琛不主於雲夢兮。眾若大
江之為限。分諸陸之異邊兮。弟亦曰予將返。試佳闊於千帆兮。前車近其
當鑒。扶忠信以臨深兮。猶一現而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
所恃之惟天。寧戒懼之遂忘兮。託命於南公之難犬。捨親戚與墳墓兮。初
豈以易易。豢抑甚疢其所懷兮。每欲棄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膂力
猶幸其可勉。荊又用武之國兮。庶幾少施乎吾辯。豈天性之躁濕兮。蓋啟

身隨巻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爲病苦。且要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苦。跂予望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苦。聊以報予足繭。元程雪樓集寄閣子静唐静卿二翰長　故人天上近。何如白玉堂中足寶畫燭微宮蓮三鼓後。露得仙掌九秋初。江湖政共丹心老。熏属全如綠鬢踈。西北闌干天咫尺。欲乘黃鶴却躊躇。　次韻寄謝盱江學院諸先輩　半生事業竟何成。冷笑猶然愧宋榮。日逐黃塵雙袂暗。夢回綠幌一燈明。交情欵欵知君厚。佳句翩翩使我驚。皓首相期崇令德。歡勤遠寄白綠行。　寄喬達之　來魯相逢兩見秋。忽傳南敕古筠州。向來不屑甘棠訟。此去真分黃屋憂。政裂多門從古患。民罹百病自今瘳。中朝人物知君業。縱樂江南得久留　因羅仲夫行寄臧魯山二首　夢裏西江潑眼青。隔林逢見繡衣明。覺來得句無人寄。恰有新秋雁一聲。　兩鬓清秋半席風。歸裝無物有詩窮。南樓那似西山好。十二珠簾捲雨中。　人至承以二絕句見貺清簡幽深。情意都盡。披閱諷詠。如侯芝宇。感慰可勝言哉。輒有小詞錄奉一笑。且以寄企嚮之意云。　短夢驚回北窓一陣芭蕉雨。雨聲還住。斜日明高樹。　起望行雲送雨。前山去。山如霧。斷虹猶怒。直入雲深處。年歎陵陽集次韻寄衡山齋　蜀客嗟留落。甘爲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複誰知。木

有晝暫且。還須上冢時。諸孫何足論。相對但期期　寄呂化孫稼軒手泰稽信宿然。未行俄已兩周天。雲緘尺素歡闌後。雪棹雙溪恐望前。高誼誰能似孫寧。舊題應復記蘇仙。何時布襪青鞋去。徧野芳苗古寺邊。　次韻寄史彥明　等閒看盡弁衙吠。旁郡聊煩奉檄馳。候管作披新定志。郊簡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絕行明鏡。我正摧頹据稿枝。高善緣衣還膝下。做拌愁得頃花時。　奉寄沈公介石老仙　不貪富貴即神仙。茗梡香爐古易編。誰向急流能勇退。方知介石是歡先。三危露下開清泱。九鎖山中斷俗緣。喜有詩人相共住。何時一笑醉丹泉。胡祇遹紫山集寄李二衍甫友舊　總角慎擇友。從君眡我人。君心淵以默。我懷粹以春。外若不易合。中情實相親。聯句風雪夜。並轡花柳晨。相離復相見。歎慕日益新。君慕我無僞。我敬君無塵。有失須吿教。接納從具陳。有美不口譽。猜若獲嘉珍。古人不可到。已脫離驚鄰。相逢百慮消。何者爲賤貧。年來成遠隔。欲會良無因。君思我應切。我憂君亦頻。千里共明月。出門望通津。尺書何寥闊。亦豈少鴻鱗。寒溫謀無益。憒散任情眞。君閑日無事。田園坐萊蓀。我官久不調。進退兩遑遑。相思復相笑。有愧半百身。萬事盡乃爾。一心恒苦辛。何當謝手板。復我江水濱。舉網得嘉魚。杯羹雜蒓蓴。再遂林下約。因羽時一伸。路雲

共携杖。對月同岸巾。有子辨溫飽。世作無懷民。安知青雲表。高閣紫麒麟　寄李裕卿友愛　憶昔少年日。不識分携愁。朝爲閭里嬉。莫爲閭里游。懸如同豚魚。相夫即相求。江山爲我新。日月爲我留。古今共掊擊。詩文相倡酬。艤舟南塘夏。戲馬廬山秋。入門父子歡。出門朋侶稠。笑談俯仰間。宇宙一蜉蝣。朱顏映綠髮。一官非所憂。自期學業成。衆翮超崑丘。得時道後行。絕足追伊周。坐信古人書。歲序間如流。龍飛啓昌運。仕籍粗見收。隨廢後隨起。急雨水生漚。朝應列宿光。暮與編民儔。我趨東州幕。君登省郎輈。我叟辭林居。君棘復西州。相望五千里。萍梗兩悠悠。相憶不相見。瑰若鷹坐鞲。碌碌逐人後。不異群飛鷗。反爲流俗嗤。誰復信良籌。夜高一無賴。辰封千戶侯。來國疾有口。一拜泰廟珠。人生各有命。叔欲誰怨尤。念君得税駕。桑梓復優遊。吟登舒嘯臺。醉下歡酒樓。讀書復觀物。萬象愁宜搜。笑我官游恩。相如今白頭。進退良有道。用舍隨沉浮。已懲三徑草。更愧五湖舟。　寄宋齋彥　半度曾暫逢。令人生鄙吝。一別十七年。杳不接音問。孤陋寡交游。庸懦不自振。看書未開卷。衆思已昏悶。異時或相逢。老醜勞細認。聞爲成坐臉。英想供憑盡。覺來問童僕。又欲昏黃近。廟堂咨故老。謨議發硎刃。東筆白玉堂。群賢仰清峻。人來話起居。德業日升進。詩文肆口成。草

聖電當迅。老耳聞斯言。夢寐見神俊。斯文天未喪。付託當自信。大賢不虛生。脫節宜重慎。　寄答王仲謀　心交義已重。世契尤情親。結髮相追隨。歲年偕七旬。所學與踐履。言行頗同倫。俯慚太躁懶。仰慕能精勤。文章妙天下。更欲名千春。讀書老益壯。立言日求新。客來辱佳什。字字希世珍。日長正春睡。拜誦整冠巾。勤辱思報復。握筆不能文。南望徒引頸。青山生暮雲。　寄伯祿繼光子裕伯宣　泉源出山巔。潤下能及遠。居官庶廟堂。長才庶可展。恩澤霑四海。竹帛標華顯。豈同州郡職。碌碌互派轉。傳聞得榮拜。清議稱妙選。何煩責望深。自期良不淺。老懷喜無寐。芥蒂日消遣。貧爲中外賀。鄙語夫裁剸。　寄子晃　憲府雖云久。門深蔓草荒。簷前噪鳥雀。墻外足豺狼。百怪群妖集。千鈞我弩張。勝殘何日是。亦復可憐傷。下馬鞍未解。冤民如堵墻。訟吏十守令。丈塞百匿箱。廷遲行移客。紛紜論議長。我來片言決。喜劇淚沾裳。　衆思已多感。重重憂患深。凄迷異鄉夢。驚骨故園心。弊久添尤忝。才疎力不任。願擇宗匠手。垂教示佳音。　寄耿壽之每每思交友。時時憂上心。俊才能虎變。衰鬢雪霜侵。姪赫馳聲遠。經綸蓄思深。朝賢如有問。腰況不勝金。　寄李敬甫劉漢卿陳耳新　歷歷思群彥。才如照夜珠。走盤光不定。鑑物燭難逃。碧海三秋翼。青雲萬里途。故人

汾水上。白髮一罹儒。 寄樂用之 到後常相憶。秋風又颯然。人來三
歎問。歲半[illegible]共望山公格。世作文來贊。只今世與分。禮合重同年
寄子初 舞狀慰睽闊。懷思未少忘。既飯同好尚。寧有異行藏。老喜心懷
靜。間知日月長。氣和消百疾。此藥最為良。 寄韓適甫 君莫是仲堅為鄉
參鄉 俾庭西南遠。青當久不適。去春傷作別。今歲又將然。嬌嬌皇都彥
梱梱白髮翁。累奸從南陌。秋晨幾時同。 辭別驚再歲。一日未嘗忘。善善
將情遠。忽忽以事妨。簡書防抵牾。韻語不成章。千里無并月。流光共一觴
事歷理根戕。展待憶高人。家在京師裏。身如江海濵。幽圃隨意廣。佳酒
逆時新。猶有塵緣在。時為席上珍。 寄子見 儒術師吏事。精粗不相妨
拜笑升生拙。翻為技賸忙。豈知執土直。已足致平康。坐使刑名子。宣闡致
事業。 寄贈狄壽之 從弊屑道之室也 傾蓋猶如故。同朝十載餘。適來
閩福展。重喜拜佳除。蔗類勞經濟。通才看卷舒。去人辭廣道。幕客李尚書
基各一 作例辰 寄高望來劉漢卿 外補求清簡。那知益賦繁。看伻甘
積嫌。部佘亦起佘。百務如星火。千憂入夢魂。塵顏將俗狀。畢身不堪論
寄王經界秀才 齒髮臨衰境。參商又七年。忽君常耿耿。念我許懸懸。老
覺觀朋寡。閒驚歲月遷。從今相戀意。莫厭尺書傳。 寄舂彥 俸上九四

月霽空無一綫。清霜寒似水。老屋夜如年。卧檢翻書冊。近爐坐馬韉。何時
辱相過。一笑賦蕭然。 寄馬德昌 遷安堂深有餘慶。瑞世皇皇生五鳳
文章官業兩崢嶸。肩儒閥閱風亦飛動。丈夫隨地豈偶然。白璧萬金宜自重
南風過耳得新詩。字字璀璨珠璣。想當談笑了官事。高齋坐受雲山供
一時交友盡豪傑。萬象無聲自朝昇。一江風月酒滿船。世無謫仙誰與共
大鵬扶搖九萬里。斥鷃蓬蒿莫參差。人生難忘父母邦。何時完作還鄉夢
寄何中丞馬侍御 取人以言已非法。言亦見廢將何從。正如茂林集
鳥烏紛紛難辨雌與雄。於今憲臺議最公。覗明妍醜難為容。一職得人百
城池海火息燔水靈風。 寄子勉 分手瀘溝又歲除。別來不得半行書
廟得未稱新交盛。雁字先從故友疎。渭水綠波猜織禪。樊川紅封梲傳車
從戲富貴相忘久。將莫人來問起居。 寄雷彥正 才藝如君豈久閒。可
眡高業揆雲閑。行當異壯千群選。莫厭終南一帶山。壯歲功名從造物。綠
衣蔬食悅慈顏。西南望眼三千里。夢裏芳躅不可攀。 寄趙輔之 荒詩
前月下樊川。想像闊城一覓然。以我夢君常耿耿。知君念我亦懸懸。都言
懷情馳千里。何物相思耿積年。好在王雷三丞猶。月臺風榭往來局。 寄
未識甫 人來聽說拜佳除。夜久無眠喜有餘。德立不勞求捷徑。仕優仍

好更觀書。調燮固合狀還挑。納梢當知意。與徐吾弟天資素溫雅。人間何
處不安居。 寄王景伯 江陵一見偶相逢。別後相思似夢中。歲月白駒
飛過隙。人生社燕避秋鴻。更君磊落青雲氣。笑我蹉跎白髮翁。樽酒論文
定何日。恨隨流水到江東。 寄李裕卿 五載分飛一寄書。年來更喜信
音踈。雖無尺牘傳蹤迹。賴有人來話起居。委巷常思滄跎足。俊才久合拜
嘉除。廟堂勿謂無知已。涌綱橫江百尺魚。 寄杜皈山 拜君歲久歎君
深。別後憐君更苦吟。豪衍寒烟迷徙倚。磨城春水數登臨。都將豐歲中年
夢。換却荒離半夜心。種竹買田隣舍約。自衞無計即相尋。 詩成致恐無
人讀。食足難為作計踈。百畝未供陶令酒。一區先得子雲居。坐聞里士來
傳業榮勝王門強。叉據鄉社難脉重。相妨不妨騎馬到階除。 寄謝隴西
羽 打門問客自西來。未語凡襟覺少開。走卒趨傳有鈞命。歡悰端似上
春臺。只因眷眷蒙多問。愈自兢兢愧不才。邂逅何時接清論。一江春水濯
心埃。 寄王子初 東南西北千餘里。相憶相懸五六年。俗狀塵顏時自
笑。急流勇退羨君先。即將亦有一盃酒。貢郭誰無二項田。夢裏共溪溪上
路。鶣花風露並吟鞭。 寄張周卿 杜燕秋鴻十五年。抵爭青鬢與華顛
誰才宜作積秋鴉。老境惟便負郭田。千里關山空目斷。何時風雨對床眠

年來夜夜還鄉夢。援袂瞻依滏水邊。 寄陳濟民崔家書 畫見君詩心畫
清擁絕妙辭。南北十年成久別。關河無日不相思。夢中見面奚如滌。鏡裏
嗟予鬢已絲。白髮多來欺人少。笑談握手定何時。 寄西巖諸公文甫士
飯文來仲祖 年來長路苦奔馳。却羨書窗靜掩扉。坐守冷官如旅泊。出
逢高蓋炫輕肥。屢生南浦關游屐。苔滿西溪舊釣磯。屈指故人麟閣像。春
風好在釣山薇。 宦情元薄似春冰。況復重經寵辱驚。欲自待才求好爵
誰能努力趁虛名。黃鄰空負秋成約。白髮潛隨夜雨生。寄語山靈休見笑
草堂無恙得歸耕。 寄王秋澗 前歲同舟晚渡江。歸來相繼月餘強。平
生進退常相似。老去功名有底忙。喜見重孫能灑掃。厭逢新進問行藏。求
田負郭方今遂。春暖安排手植桑。 客至誰其少送迎。鄉鄰子姪要傳經
望前央後嗟衰老。數墨尋行甚典刑。欲卷真成村學究。隔牕羞見夜飛螢
休言稽古全無力。不負當年汗簡青。 錦繡文章下筆成。甚無一字落榮
莉賁春得意新桃李。白髮相看老弟兄。一世愛君心不淺。百年見我眼偏
明。從今酬唱無虛日。一字當留萬古名。 衰老無能得退休。有時往事上
心頭。居官合盡人臣敬。遇慮常無天下憂。習氣不除還自笑。多思無補竟
何求。高情四海王秋澗。幽谷鳴禽獨遊。 寄王立甫 短簷寒日前逃

賦夢裏清狂又一年白髮衣冠俱老矣黃塵鞍馬雨淒然句無可詠詩難寄文不成章書懶傳唯有中天一明月照人相憶共嬋娟 寄吳蔓慶

經史詩文力有餘晴窗游戲八分書三徵不起非求價一適無違足自知換譜覓花人遠送和煙種竹手親鋤料應安樂窩中夢不與年時共引裾

寄高道之陳介甫 不接清光逾十年無情歲月若流川經綸汗漫隨人用詮調悤怔逐歲遷一事未成宜老矣百年何處繫歸馬春風吹破黃粱夢擬買西山二頃田

寄傳士開 三十年前分袂時玉鞭驕馬怯年姿今年燈下忽聚首鬢髮雲開似欲絲對語尚疑殘夜夢一盃聊慰積年思雨中驛馬催人去黙黙傷離恨別時

太常引寄王提刑仲珠 七年分袂一相逢南人忽忽白髮兩衰翁縱握手渾如夢中 共山如畫渥溪如練空幾度春風腸詠賞時同休且待功名景鍾

劉靜修集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春三江五湖眼中此丸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渾冒次知還珠望極不可到送與風飄搖家人笑抗之恐逐虛空座寄聲官游子歸與江山俱閑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雨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極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與氣餘清腹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病鬲肴眼與厭大觀泰感遇渾非昔忘懷君有思賦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寄蒼柱文 先天從遊地鼎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集鄒園妙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其待爾知言

寄彥通 青鞋白飯思悠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直教一別動經年又廿分席蓁夫下款望逕門長者先自是烟霞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寄張之傑 便擬庭闈拜撤過直須隨俗苦揺波一驂有樂誰云細三釜無歡亦暖多戰國遺風餘雪樂南朝清議尚王何兒人時稱知吾拙稱猶滄浪太古歌

寄楊晉州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賓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却憶當時事回首驚看十二年 南州還來數三徯中觀衣冠半在三明日朝廷訪耆舊不應白首尚爲郎

寄毛得義 白沙翠竹北比鄰夢想南湖老聘君遙憶鄉候風景好幾時同看暮山雲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寄趙明德 明寫燕作詩欲自絕且云但得爲一飽死足矣士大夫傳之其詩末句有云功名拍手笑殺人四十八年如一夢予每愛此兩句近觀彌勒下生賦德明所作也因作詩以寄之

英俊忘聊本安雲南日飄零故國塵有道且同麋鹿友狂言謂說虎狼仁幸然不作飽死鬼可惜空吟笑殺人彌勒下生何太早莫隨邪見說無因（彌勒經第十卷云未來世有人說彌勒應生無因而邪見說彌陀世間人故有是句）

再用韻寄持實二首 王立堂堂氣柱杖雲川中隱寓天涯風神蕭散飯蔬道格調清新解作詩鄙論我甘蒙昏朔（子作辨邪論持實論之）雖村君已露纍纍鋒滏渥圖次人誰識秖有清風明月知

所倒藉藥節外枝誰言法界有遮涯荼蘼意盡聞周易脂粉情忘束詰詩去歲生涯猶說劍今年活計又損鋒威音那畔真消息試問瞿曇之不知

寄景賢 因足疾在吉彈琴適時腕臂作痛自訟其疾作詩以寄 湛然有過必人知笑寄龍岡自訟詩閑浮眾生苦萬幾華嚴皇覺集叙警十年探甲足疾作三月彈琴臂力衰因病得閑閑却病閑中難病也便宜

寄天山周敬之 當年傾蓋識君初懶飲天山驛使車秋去安仁空有賦雁來公瑾又無書林鶯紅葉知人老韓落黃華亦我疎鳥向天涯遙寄寂強吟新句附雙魚

寄移剌子春 說與沙城劉子春湛然垂老酷思君同遊青塚秋將盡共飲天山酒半醺舊紙題詩親錄字瑾盧談道細論文五年回首如真夢衰草寒煙正斷魂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張侯風味詎能忘黃米曾令我一嘗（昔子餉之洪陽道遇南塘子真君子一飯黃昨抵死）解官達北闕逐世釣南塘知來何假靈龜兆（昔論道未頗知未來事）作賦能陳瑞鶴祥豈是西遷無土物不知詩句寄東陽

寄沙井劉子春 寄語沙城老故人別來贏得鬢邊塵馬蹄踏破關中月新句吟空河表春名利相縈余有歎琴書自樂子非貧何時策杖君家去再試淵明漉酒巾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如玉振千鈞筆力挽銀鉤平山避逅初青眼汴水伶仃已白頭遙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宣樓

寄張子聞 憶昔攜琴論太玄（吾通太玄經）湛然初識子聞賢迴頭蔥嶺仍千里分手松軒已五年（昔會子聞於松老人丈室）東望盧龍傾玉表西來青鳥闕金牋幾時重會燕山道一曲臨風奏水仙（子彈水仙公嘗學之）

寄景賢一十首 龍岡能覓淡中歡心與孤雲自在閒琴阮生涯事松菊詩書活計老丘山叩絃聲自無中出得句思從天外還踏破化工無盡藏閑人受用亦非慳

其二 龍岡漆水兩交歡縱意琴書傲老閑未得一言安海內已輸三箭定天山育容詩思妨心慧豈使聲塵礙耳還信手拈來無不是清風明月有何慳

其三 人間聚散忘悲歎何似林泉遁世閑十載殘軀遊瀚海積年歸步遠閭山（先人舊隱居之）空島猿鶴招予往滿篋琴書伴我還多謝龍岡憐老隱新詩酬酢略無慳

其四 絃索詞章且助歡羨渠臨老得安閑琴歌受子彈秋水詩句服君仰泰山聲古調凄真可穩辭雄韻險寔難還先難後易今方省居士樣

懷本不慳　其五　宦情觸處不成歡求得浮生半日閑萬鶏有書慚止
海澤氏無術愧東山琴書習氣終難忌嵩叢荒園怎得還卜隱龍岡成老
伴青數詩思筆頭慳　其六　廣文憐我夫清歡每著琴詩伴我閑痛憶
金鑾并玉振酷思流水與高山詩壇各耆猶深閉琴債迁延未肯還一狀
如今都領過龍岡須破兩重慳　其七　琴書吾子畫幽歡隨分清磨日
月閑佳句與刑傳四海水仙聲韻徹三山每慚未李投君去却得瓊瑤報
我還從此龍岡閑廉藏敵遣筆下更無慳　其八　世間何事最高歡爭似
訴偷忙裏閑得過夜精須對月每逢春盛陟登山無錢沽酒和衣典一作
和琴典　圖利吟詩借本還詩語十章琴百曲莫教風月笑人慳　其九
我與先生久已歡而今皆願老來閑同舟鼓棹醉觀月並轡騎驢飽看山
綺句綴成違贈換純音彈了看詩還琴詩此際慵拈出可恐龍崗笑紙慳
其十　閑人閑裏覓閑歡求得迴光未是閑叩道一螺斟巨海參公千
里望恒山但能透鐵穿三句何必拈泥辨八還箇事人人皆富有含生休
怨釋迦慳　寄移剌國寶　昔年洋泝旅京華曾到風流國寶家居士為
予常哭素先生愛客必烹茶明聰揮塵談禪髓學凡焚香頂佛牙四首五
年如一夢夢中不覺過流沙公所藏佛牙甚靈異　恨離師太早淘汰未

精純乳慕之念作是詩以寄之　吾師道化震清都參透禪塵我不如近
日盛傳三島信幾年不得萬松書宗門淘汰猶嫌少習氣薰蒸尚未除惆
悵天涯淪落客臨風不是慵鱸魚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
源我獨知君有家聲君自厭焉何偏愛玉泉詩　魏初青崖集寄商左山
清明後數日偕姚雪齋張隣野雅集於魏公亭偶得五十六字奉呈左山
相公千里一笑　嚴澤門西十里亭記從別後幾清明梯航返國歸壽畫
柱石中朝望老成滿眼青山違夜夢一尊明月兩鄉情花時更向東皋醉
腸斷雲間百二城　寄遠　千里長河五年戍萬山風雪斷來青屋頭
昨夜霜如席悠折金閨一寸心　劉文貞公集　初夏寄宋先生　寒休百年
何所實幾冊詩書塡到老閑書倫詩若稱富貴功名都一掃桃李春風
酒一杯解釋襟懷洗煩惱江邊醒客却是醉緣底形容太枯槁君無白日
照丹心金節蘭言成草草蕭韶聲斷鳳不來上世羲皇更難考元氣淋漓
光景差春入桑榆夏方早天香閑到牡丹花魏紫姚黃定誰好篆芥林下
閑幽人幽人一笑為絕倒劃然肯破出林來身在乾坤心灝灝孤鶴飛去
九皐空但見白雲照晴昊好將此語寄幽人萬事紛紛何足道　寄顏仲
復　用會行藏或偶然忘懷一致是真賢功名無覬自成大富貴強圖誰

保全未得忍人難語命既私違物豈知天人間萬事塵煙外只有心齋體
象先　又　未顏白髮任流年解脫挪揄置兩邊皆醉皆醒人豈爾一鳴
一息物當然飛騰起處須從地智力窮時便到天惟有無生話無盡何如
緘口坐痴禪　別後寄謁巨源二首　內存直道外方圓愛殺僧中曾仲
達濬瀹胃懷寬似海周旋眼孔大如天予贈不許留於物堯肯何曾道着
錢身與德雲無住着相逢常憶別峯巔　與君相識便相憐崇壽清歡豈
偶然席上數聲歌宛轉酒筵終夜醉留連梨花淡月紗窗外楊柳溫風玉
盎邊對此得同當日飲大家更放一迴顛　寄遂通灰盆　南屏一別重
相思黃葉淵山寂落時海鴈畫還沙暖清林鳥不棄嚴寒枝幽懷自慰三
杯酒違興詐酬七字詩他日春風重會面與君同冒鶺鴒詞　客燕州寄
顏仲復　夢蝶莊周未夢前春心都付日高眠涼雲閃雪飛簷外鳴鴈因
風到枕邊判斷行藏無兩字稜邊擬又三年故人不似中天月一月須還一
度圓　月夜寄韓彥清　氣義相期見丈夫江湖襟度縱游魚交情歷久
人皆敬世事經多子豈珠天意高秋隔雲漢月華清夜滿窮廬幾時載對
并州酒今是昨非總破除　寄崖夢臣　千里同狀嵗月深不交言語只
交心文容和洽溫溫玉詩韻鏗鏘碎碎金樂府風流新橘阮須堂雅淡舊

和琴何年更探崆峒竹十二蕭成聽鳳音　山月託誠寄馮世昌　山色
況況月色清擬將幽物託幽誠不嫌月小頻窺別還恐山高陡隔情山悵
無塵猿起得月宮有藥充長生分如山處心知月萬丈空青一鏡明　寄
李周卿　閑裏詩書慰寂寥低垂簾幙樹塵囂心如秋月十分朗病逐春
冰一向銷陋巷顏淵貧有樂安卑子貢富無驕更看萬丈頹波下砥柱巍
巍不動搖　寄顏仲復　塵容俗狀髮婆娑不學流年四十過落魄身心
從我幻別離情緒在君多詩中伐木然常課曲裏陽春已慣歌異日相逢
一杯酒難能行止看如何　又　世事悠悠分有涯苦心追逐路多差但
憐晚結婚桃子詐多銅禁木槿花四皓豈曾輕受命二疏然解早還家白
蓮池上廬山色無限黃金可對誇　寄李德茂　陳雷未得定交情猿鶴
山中隱負盟直北天寒一裘賤雲南路險幾大平酥醒有力攻愁退白髮
無端逐感生瘦馬長途瘴煙裏別來曾復夢從征　寄顏仲復　平生事
願陡相違來日悠悠去不迴天理細推元自定物情各異累誰非詩人但
只憐佳句酒客何曾怯巨杯念我無才又無量徹吟淺酌足知歸　又
年來幽獨水雲鄉替謝貴塵遺路忙世事詐能光得失人生都枉料行藏
風前皓月吟懷興雨後青山望眼長富貴功名非我務只除好友是思量

河邊留雨寄李德茂　霜秋曉過中元節舊路重經東勝城明月既圓何
用缺黃河難滿亦能清陰雲未散千山去冥雨還留一日行旴枝寒鴻飛
不到仗誰傳此欲歸情　歲暮有懷寄仲修宗舊四首　歲暮嚴風曉夜寒
老煙蒼雪滿關山騷人思和陽春曲遠客賡歌行路難美酒欲期千日醉
浮生誰得百年閑楊州廨舍周遭樹清淡梅花也屬官　歲寒親友淡相
陪助發詩程舉酒杯情與故人千里合夢隨隣笛一聲廻虛心立節霜秋
竹瘦影横腹月夜梅天意微茫人莫測龍蛇飛動待春雷　凍柳未舒培
老雪光於梅上見陽和青春數日日漸近白髮遂年年轉多鳧短鶴長從
彼爾充寒烏熱奈渠何光陰綫被閑消遣時復詩成對酒歌　跋跡飄零
事願違生平親舊足披離同人憂樂猶難易與世浮沉果是非寒雪自應
隨臘盡菁莪何恨得春遲玉京一望漫於海安得超然控鶴飛　臘月圍夜
嶺下寄宋義甫四首　區琴閑話一燈清夜夜窮廬過二更指下玉音
猶在耳言中簡奥正含情將軍挾坐吹龍笛仙子憑虛嘯鳳笙罵門戚連
門下客七絃曾有不平聲　老雪嚴風嶺上多玉京人恰醉顏酡一壺天
地含春色三尺綠桐浸月波歲暮牛郎閑耒耜夜寒織女廢機梭憑君調
取青陽律莫聽南隣子夜歌　車輪馬足繞羊腸眼見勞生道路忙燕市

崖無安分客宋家今有積書郎嚴城樓上三聲角靜夜燈前一炷香想到
古人留意處等閑不肯誤時光　聖賢深意在遺編照世儀刑有妙千行
義方時皆合命體人圓處別無天蒼山松栢傲寒雪紫苑樓臺罷曉煙春
色到頭都有數小桃休與柳爭先　過分寄李德茂　人間何物慰飄零
詩酒端媱樂此生五七字吟長短句兩三杯酌古今情夢迴顔趣花間蝶
春靜頻聞柳上鶯二滿三平聊且過隨緣元不貴經營王景初蘭軒集至
元十三年寄平陰縣尉郁文　佳人隔青山可愛不可見明月一杯酒秋
風雨蕭蕭昨日平陰吏歸言見君面能無一封書慰我長瞻戀別來不可
說世事雲千變家門足凶禍葬役悲淚轉霽霽負志高悠悠懸身賤閑來
卷書坐兀撿平生過只有歲寒心忠誠金百鍊遂窮霜露多歲晏溝子倦
日事迫糊口功名絕攀援江山深老筆得似耶城箭難被世所輕覺鬢衰
方長高詠考盤詩經綸付時彥　寄敬夫嘗膳　天地新秋雨軒牕昨夜
涼閑來添懶病老去惜流光鐘罷宦情薄山林歸夢長故人司與李深憶
話行藏　有寄　昔年詩酒接鄰墻今日風雲隔廟堂四海陽春隨化筆
幾人潛德發幽光經綸不負平生學姓字當須後世香見說門蘭多際地
好來春雨種群芳　寄趙君實三首　手折瓊芳佩石蘭實音人在碧雲

端蒼龍秋卧海波閑白鶴夜鳴風露寒泣玉淚窮山寂寂問津人去水漫
漫天涯早晚重相見樽酒高歌行路難　氣欽青雲入酒狂賦成猶未獻
長楊字形瀟洒傳東晉詩句風流學晚唐長劍一爲鄉外客清砧三揚月
中霜夢歸堂上君實所坐堂名也新秋雨猶記相逢說斷腸　漫刺東來
久未歸白雲心斷太行西一書薦鶚人何在三徑懷君日又低雲路有朋
秋鴈去風枝無侶夜烏啼東州滿眼交游在且莫哀吟動慘悽　寄張仁
甫　曾向山齋對榻眠清談疊疊極幽玄春融揮毫無多事魚躍鳶飛共
此天未用連城沽趙璧且將流水奏牙弦思君重抱論文酒惆悵蒼山隔
暮煙　有寄　奉高三載又綿川自笑身如泛梗然處困不堪家累重誅
生聊藉主人賢玉無善價應藏櫝琴有知音未絕弦最是松楸夜來夢風
霜吹繞墓陵阡　寄申屠大用　蚩尤臺下單還春賓館淹留愧此身斲
壁舊勞思郢質唱歌今覺困巴人悠悠世事關心遠歷歷交遊寄念頻白
屋青燈兩行淚功名辛苦候錢神　飛黃騰踏上雲煙廢井蛙留更可憐
劍氣未消南斗下文星遙拱北辰邊人間種玉嗟無地物外乘槎幸有天
一第治安經濟在不須辛苦慟林泉　半生辛苦飯山前白石歌成卻自
憐倦客情懷如中酒故人書信又經年六么爭得知誰勝三釜爲心覺子

賢別後錦囊應拍塞西風無情墮華髮　寄李漢卿　碧雲天遠鴈書遲
感舊空吟送別詩記得分襟斷腸處滿天風雨下樓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

寄　詩十四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寄群子伯機。　儒術久無用，詩情難重陳。起余懷有
子，輔世豈無人。廓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高才非衆儕。脫身
軒冕場，築室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隸楷。雷文縈周鼎，厥鳴誤嘉賓。
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我生寡所諧，一見夙
昔親。鉠落歷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難畜樊，白鷗誰能馴。韓侯明善五雲
漫叢寄方文學　好在方文學，能吟晚更工。夢殊頻夜見，書近隔年通。志
泰其佳士。風塵漸老翁。何當秉殘燭，相對說茶同。　寄山中人　茶鼎無
烟拾斷樵。題詩每欲寄，全撤誰將五粒松花酒，乞與空山壓寂寥。劉文簡
公集　寄滕出甫　二首　九年六月末　一別經年久，相思如子何。天隨青瑣
近，春就鳳儀多。聲躍王公接，才華筆行過。還將錦囊句，遥寄慰蹉跎。　秋
夜書懷寄曹幹臣。時幹臣久不出，或言幹臣為家人絡絲，故託意戲之。
寂寂書窗絡緯鳴，白毫千丈月華明。緣多愁緒紛難理，一段傷心織不成。

牢抱生涯在穎巷，摛尋事業愧韓柴。此身未信拮据以，俯仰但由人使令。
揭曼碩詩集　雜詩四首寄彭通復　日月麗中天，列宿爛昭昭。河漢高且
深，烏鵲以為橋。寒霜昨夜降，時菊委嘉苗。地勢西北傾，終歲苦風飆。玄工
宰萬物，時至有榮消。常恐光景馳，不得與消搖。　區區九州內，橫從數千
里。排鼓山與河，隱者分表裏。京師天下本，萬國赴如水。琛犀從南來，狗馬
由西止。浩浩荊吳船，日夜行不已。生材無定所，一物孰非已。皇天仁且廣，
君道亦如此。我思古唐虞，當日誰共理。　棐由伏冥頹，圖綺居商顏。洗耳
甘自絜，若芝竟不還。三傑足為理，五臣可參高尚誠所貴，孔轍莫觸環。
吾聞有隱淪，多在衡霍間。飯牛歌長飢，百結淒以寒。懷寶羞自獻，邈然老
空山。　脈脈我所思，彭氏弱遐躍。婉婉若處子，未曾出房櫳。相望四千里，
踰年闊相從。五月君寄書，九月達京中。我書欲報君，書到歲已窮。豈不懷
縫綣，無由覩君容。恭差天際雲，縹緲乘朝風。羽翼不吾施，翩彼南飛鴻。君
有高世行，我無過時功。天命人獨違，出處諒非同。　春莫閒居寄城西程
漢翁十五韻。　遲遲曾城阿，峨峨鳳凰山。山下有隱淪士，能為淮漢言。兩日
一寓書，五日一承顏。每談經濟事，恒及韓亂間。言辭多忼慨，文字少凋殘。
不歎東逝川，但憶南山田。寧與無心遊，不受衆目憐。泰木必收吁，散步亦

名，園紆卷信在樣蕭寂圃所安。雖春儒疾瘵，撫時增慟傷。群書亂築裹高
卧俺荊扉。羨余屬大要，朝計常暮違。既劣愧高情，爲知君所觀。日並衆烏
語。蒼岑滿樓端，中章寫深誼。譚薄何由宣。　盧學士奉　昔南杞海藏蹤
鍾陵相別，閩尚宿留。會將有懷來寄。　鍾陵一分手，數日過錢塘。五月山
陰路，千峰海上涼。理霞含景氣，草木識天香。夙昔經行處，風源轉不忘。陝
琢安雅堂集　寄薩天錫　錢塘南去山總好，騎馬看山到福州。應似當年
馬御史，新詩題偏水邊樓。　閔思誠麐集　寄藍田李穉御先生　耳目聰明
八十餘，天教留在世所稀。溫純如此古來有，中統以來今更無。暮水朝山
歸道悅，春蘭秋菊入詩攄。龍門一歎三年最，清夢時時繞並隅。　書藏寄
都從禮　當年萬事倚天公，歲月因循失舊容。足跡來頭三叉路，人心對
面九疑峰。說河滌禍惟難，倒海傾愁長不供。珍重西源隱君子，一丘何
計得相從。　虞集道園遺藁　足痛吟寄貴無隱　足痛不復起，臣生畏長轍。
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修身身不衰，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將生遂
枯槁。茅簷苦穢雨，更愁妨稷稼。分當長飢吟，稚子忽吾惱。盈約固不奔，受
命自玄造。東家種蕃芋，健步常為封。況聞東海上，旅生如瓜棗。食之不可
死，所嗟在遠道。觀往未必能，寫言亦非好。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

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説野夫亭。有來鈔
句題章草，政用齋居讀道經。積雪滿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
奉愁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携書歸菊徑，數回對雪坐芳亭。文華辟
荔如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寄薛
玄卿。　故人贈我漢時鏡，殘質剝蝕遺空明。開奩照見白鬢髮，似是秣之
商嶺生。憶昔交遊盡冥邈，耿耿銀河曉星落。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
滿寥廓。　集與胡伯友書問疎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詔趙仲高祖賦寄
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
宿鴈留。紅袖爲臻酎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鈎。不知肯着枯藤杖，采采芙蓉
涉遠洲。　寄楊友直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謾言宣
室事，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傳紈扇清搏側，醉掉花枝白髮新。人爲村頭農
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寄陳衆仲　承詔摛文入禁林，一揮四聞夜堂
深。五人存歿風流散，十載沉浮老病侵。更攬想遙青瑣步，下帷傾聽白頭
吟。多材政有江西客，衣錦歸時好寄音。　寄陳溪山　坦坦幽貞夏日清，
高懷千尺自秋聲。華山雲外觀真逸，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
靜容簪佩列諸生。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奉寄脫。　寄楊臨川　五

月新涼似鑑湖支民爭餞使君車。稻田兩足臨流喜。墨沼雲生對客書。疲
瘵遠人祈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寓耕封内宜修敬。老病衡茅樸節疎。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朝佩趨黄道。鳳
月圖書侍玉皇。萬壑秋聲田浩蕩。九霄蒼夢入微茫。金絲到地本如玉。撰
新青宾頌久長。　寄費元隱　清朝自寫玉宸文。冠戴芙蓉着錦裙。碧落
開圖岳五采。素雲引綠事三熏。群真定錄渾相識。上帝臨觀密自聞。書畢
綠陰方數畝。長疑牕户宿香雲。　寄趙中山　清鐘徹曉鐵鑪乾。十載霜
蟾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淨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嵗晚頭俱雪。想見春
陽氣若蘭。欲辦芒鞋求觀面。情虛夢景共清寒。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
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满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苔應長少霞碑。數峰
煙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内交遊多老去。焉誰溪上放船遲。　和
范德機從揚禍道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
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發。日下雲行嶺樹移。遥覓舊
遊春欲暮。鴉禍焉我道深期。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秦秋。故人
何處海東頭。尋前夜月仍留户。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聒明
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真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騶。　貫探夢覺人千里。白

壁歸來月一虹。尋酒欸時危北海。來書無路到東籬。卧龍宛宛冰生壑。飛
鶴翩翩雪灑江。無限心期臨寒落。秋風煙樹引歸幢。　題米友仁長江煙
兩圖寄柯敬仲。　米家自在江頭住。愛向長江寫煙雨。長江煙雨萬里餘。
書畫扁舟在何處。古人翰墨今罕存。好事千金安足論。憑君寄語丹丘子。
直買山田遺子孫。　去冬過昭福留詩。　漢上牧所既而冢半村先生與
國賓茂才。青云諸名勝相繼屬和。盛意不可忘也。充從牧翁寄此。尚需面
叙區區也。　隱居曾見統清溪。屋上青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髮。阿戎
翰墨獨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候。我宿北鄰聽雨時。安得青藜同照夜。題詩
寄協牧牛師。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君樹遥。故遣湘
江孤鳳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鷗群。長齋默朝
三素君。揚許寫經屋滿雪。人間長史冠如雲。　臨川文學英茂才。求書北
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舒酒先生。數
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卜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烏鳴
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宻人間飯。稱爲田家事牧牛。　牛
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寄薛玄卿　君落曾看沈侍郎。旋簪冠玉謁虛皇。風流外史渾相似。澹月

踈星上建章。　寄朱璟溪　賈誼青高諸生出。不厭關千首蓿盤。萬我乎
安花竹報。春居日日共清歡。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清得見古風。曾得
遺文覓陽處。獨令視昔復人同。陸子方集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升日瞳
當年。壁水名流敎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陶潛空憶義熙前。明廷給敕懷
新遇。精壁抄經理舊編。約對青山披出處。一冬潤雪長新泉。王結文忠公
集寄王誠甫　幽蘭生深林。清香藹遐邇。貴鵠忘青雲。來翩日千里。王子
當妙齡。強學惟篤己。高眷涓埒閲。文章粲如綺。一朝從辟書。拔俗囂然起。
滿堂足待英。夫君望允美。食蘗無苦心。飲冰堅素履。發軔萬里途。行行未
云已。鑾車待騏驥。明堂須杞梓。盛世立勲名。與情屬吾子。我本蓬室士。門
前結車轍。深居味道腴。静坐玩經史。荷衣老江蘺。玉佩紉芳芷。深愧少師
承。頗君爲指似。別來知幾何。悦仰瞻一紀。空記十年面。未遂一哭喜。引領
北望君。迢迢隔煙水。南樓倘過我。洗心聞妙理。　寄康和之先生　龍門
紹韙學。雲谷要成功。生今百代下。一變洙泗風。儆生一何幸。悦若聞青聲。
眷寒千古夜。日出扶桑東。國朝蒔多士。道統歸許公。遹來誰繼之。四海弃
巷公。温温君子儒。正學沃深衷。廉隅屬其操。道義飭其躬。頹然物無競。澹
若心獨冲。和風與愛日。觸物春融融。聲名四十年。懷寳滯蒿蓬。人間富與

貴浮雲。只精空竭求鉛穫。入盛德師三雍。還又謝病歸。甘辭軒冕崇。軒軒
海上鶴。冥冥天際鴻。弋人復何慕。詎肯安樊籠。愧我蒙厚顧。蒹葭倚長松。
豈惟鄉曲念。又喜吾道同。願益貴龍章。資磨礪何時。侍函丈。坐我春
風中。　景賢守村岸以詩寄之　遊仕歸來只舊貧。蛙池清淺困修鱗。公
車未草三千牘。童子聊陪六七人。鳳閣鸞臺元有命。雞棲豚栅暫爲隣。青
燈夜半彈長鋏。慷慨悲歌氣益振。　寄上劉時齋先生　悠悠軒冕各忘
情。萬里乾坤一草亭。明月清風無盡藏。聖經賢傳有餘馨。花畦蔬圃觀生
意。詩筆文章寫性靈。何日雍容陪杖屨。揚休山立静儀刑。　寄李茂實
伯李琳。翩藝且賢。洞山衣鉢得真傳。思君屢賦停雲詠。求友重吟伐木篇。
丞見飢鳥爭腐鼠。更憐覆巢恭綸韁。丹山有鳥常孤音。一望朝陽一悵然。
嚴則遺音揚韓禎寄句曲先生詩　一秋不見張句曲。聞道移家近小孤。
近日風雲無處士。百年山澤有真儒。藍田種子多成玉。丹屋流光或化烏。
自寫黄庭新帖子。鵝羣閑放向西湖。　句曲先生非隱淪。吾嫌近市客來
頻。亦騎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兎馴。古洞神仙圖似斗。空林老伏長如
人。金鐘玉几我所愛。鶴氅烏巾許卜隣。鄭秀昭修辰賦衆寄汪李佩　外兄
作尉金溪上。賤子迎親南浦邊。蘇林政閑惟祿養。莘來時欲復誰憐。果居

雲氣熏圖一五部曲春風樂管絃書伏周郎問消息書來珍重惠華箋　寄黃存齋　南田隱君七十餘眼明猶堪細字書挑燈讀易山月落把酒賦詩秋雨踈可憐邊境尚帶甲何日故園飯荷鋤因風折楊問安否憶我佳報今何如　寄鄧子方　雲鶴去山人不還近聞復在西來山瑤琴夜弄江月白練筆歸酒湘雲班四海交游成阻隔平生嘗好只清閑何時過我論心曲林下柴扉晝不關　康博文靖公集寄鄭子文　瓜洲鄭處士學友最情深屢空幾年夢山林終歲心人來知病愈書去恨無沉忽值西還便飛毫寄遠音　于文華集挾仲思家渠兩來招先筆爲寄　聞道朋簪益歡爲幾欲尋情馳身在病志往力難任坐卧嗟予體招邀見汝心涼秋應可起雅集未消沉　寄崔參政新康使　寒雪千峰對草堂一枕梅影互低昂栖遲且樂依賢相趨走頻聯列下行僅有晴看生几席惜無嘉客共壺觴鳴騶飛蓋長延佇好趁春風過野塘　王惲秋澗集喻青一首寄胡紫山戊子十二月廿二夜　喻昔夢紫山燕集衡西居丈撑凡傘底一笑春怡餘四顧畫佳客半是高陽徒紫山正襟坐手把一卷書疾讀且稱嘆照眼皆驪珠乃云某近作爾之真起予吾儕情無幾網如曉星踈正須佳眼食善保千金軀別久得一會喜與老嫂俱呼兒具鑄酒張燈列肴蔬腸子不數行數醉前見論平頭七十歲眉毛雪樸樕披閱天戒憐有書心佚娛又云偉乞來不以爲娶國老懷國蘇蘇宿業一掃除殘年累幸輕恐是得寄符歎闔夜向深對林卧斯須展轉寐寐聞悅然到吾屋春明娛庭軒門繁雪色騎俟忽坐壤合意若傷道污彼豈能我况高氣初自如雅歸合若一叢適歸不球安得自伊始終歲同步趨幾來歎臥馬幾篤下澤車春風十二萬醉墨翻瓊琚相看以伏老脫展榮與枯夜寒薄重幃夢清誰遣呼桃邊有鐘鼓棨棨應更尘起聽夜何其漏下三更初念茲夢何異自况良可吁紫山俯秋澗玉峰映污渠固知體其從庶可山澤臞援毫記所過一字不敢渝代書寫離索溷烹聊自濡何當樹素筆醉持桂伏贊（取其使君不凡之意）　簡寄龐雲卿（時自滑州判改授滑縣令）　歘升千年邑提封百里伏割紫人有頭治簡事猶優白馬翻林表青山滿樹頭訟堂歸去早總是對詩鈎　寄蕭茂先　飄蕭襟韻耻炉嫚醉裏青衫兩鬢秋適介不隨衆俗變清貧當向古人求城居真似玉川子無恐空懷馬少遊蚤晚臨漪亭畔月一得重爲紫髯留　和曲山詩韻寄紫山平兄　宦業初無一事成誰云祿足代吾耕最憐窮學無知友擬托隣居度此生天外鳳凰誰得髓山間風月夢相迎詩來健羨凌雲句轉使孤懷不暢情　百計謀生

百不成薄田無幾不任耕洗心大易章當絶辨駢劉郎肉不生努有大行虧倚伏人無定志到將迎眾我去作山林計却恐吾儕討不情　壯年力學老無成白髮何堪事筆耕張子田園歸有賦老龐語話到無生（一作已分歸田春張子有時終徵待王生）挈雲心事輪年少試月時和善迓迎有客過門閑話語一言或補不無情　簡寄陳節齋　川來碧海三山客偶得新詩慰遠情畫棲夜鼓懷鄧郡風荷煙柳夢都城好翻故里三千牘且挾秋風九萬程家喜新涼拱炎暑探王臺上月孤明　繼李呂道見贈詩韻以寄　當年初識歷亭仙青眼相看意慨然把臂書談天下事洗心如聽玉琴絃時文變古多君雅遠馭長驅亞我先止渚風煙儘瀟灑興來詩思想無邊　寄竹林劉隱居文甫兼簡苦齋許老　蓬萊清淺到揚塵林下幽藏有異芬萬壑煙霏分野色一庵閑地占溪雲鶯青時挾公和歡樵隱休驚豹峪君僅看青山映華髮衆州人事日紛紛　寄李士觀（時在襄陽兼簡好古郎中）　狂醉清狂洗羽翮我來君往轉凄然遠看漢水無三頁不覩清揚已五年覺舞未收輪兎笑使蟲多足遠爽憐義襟誰似張京兆早爲吹噓使北旋（張京兆謂張好古也時在襄陽徵理戎餉等事）　雅州道中寄友人　奉招東行護所史郎憐衰朽強爲頹愚緣至遲酬無地事不預防多復艱遠馭有方清百越臧堠何補其三山殘年正要相料理耽不容辭望早還　過歸德寄何相　白髮年前六十三強扶衰朽去江南心知義重吾何惜老不身安事恐難駑本無能穿骨髓病軀猶可敵關嵐鄉關回首四千里正賴君侯與細參　寄贈總管韓君通甫暨弟君美兼簡公弼良友　都門贈別柳條青分袂南來歲屢更三載愧陪驄馬列久違轉見故人情每憐夜猶聞風雨羨殺韋家好弟兄蚤晚細傾燕市酒梅堂重醉■花榮　寄李裕卿　山中風日淡無撣山下勝光欲幾衣辛苦南州李從事三年其奈肉山肥　交遊過眼日紛紛故舊如君有幾人岸幘一樽蕭寺月此回談話更情真　過道郎寄待伯威（名安叔後名震）　岱宗回望漸微茫空翠隨人過道郎三日番蹲亭上話一樽風味詎能忘　寄苦齋老友　今年一病到龍鍾遥遠前盟有不同健羨苦齋拳附意秋風雙翮欲摩空　寄張老先　愛而不見我心勞好在天池剛羽毛三曲紫蕭風露冷黑山無際月明高　偶得二絶寄府君史子華　離離殘雪點山郊春讙埋深不見苗春在草根來脈底淡黃光到緑楊梢人說中山有父風父從眉宇得沖融燈前近閱虞芮案轉見公明薄領中（隋牧羊地識判等事）　寄贈王嘉父　十日休閑一到衙冷官滋味貫長沙

醉歸多趁湖南月馬上披香直到家 程端禮畏齋集范得甫往呂園因寄
馬雲此 汩汩鄞江流赴海無時息我友滄海去遠訪安期迹東望久延
佇煙波渺無極憑君一問訊早掛歸船席 寄馮彥思 名惠先生門人
一别馮君二十秋十書九説欲東遊馮君作掾遊湖彈先入明州次越州
貢泰父閩南集 妻家港祠神四寄元臣余廷心子約監郡 西香海上祠神
蜒獨駕樓船夜半廻萬里長風催掛席一天明月阻登臺騎衣人仰邦侯
至玉節官分水部來咫尺相望不相見白蘋洲渚重裴回 劉仁本亦玄集 寄金
防禦令子文石 叨陪防禦鼓戎事聞説成均令子材白璧一雙懷美器
黃金千佰築高臺片雲載雨江南去孤雁傳書海上來準擬明年二三月
桃花浪暖聽春雷 次韻寄鑿熙明 藥苗芝草淨纖纖酒熟黃精石蜜
甜丞府靈丹通火候紅爐飛雪白於鹽 流水潺潺送落花悞因採藥到
仙家歸來幾換人間世回首雲深路已賒 吳萊淵穎集 寄張子長 世
豈無推挽人誰有共刑措悽愴南國彥恒愧北山靈萬里麻衣敝千年竹簡
青義文先索象賈頌或歌騶杞梓儒林拔魚龍伏窟醒屢殘完結髮粉黛
歸娉婷脱略蘇張舌漸摩管樂刑通途餘雪屩巖穴但雲扃本擬陳三策
吁嗟守一經踪平淪燕雀跡遠及旟旌種菊行蕪徑看松倚絕陘仙棋閑
度日旅翮慣占星欸里青桐老寰溪白鷺汀交游多握手歲月此忘形忘
氣需來哲才華壓妙齡秦坑收不燼漢翰浸奇馨正器陳遺豆專門識鼎
銘奔騰鞭逸駿枉楊判分蹊卓立擇喬嶽狐派泝潤溟汪鵲飛持戒扁鯨乳
扣非遥别袂逢秋怯隣燈入夜熒況況猶在野悤悤欲揚廷舜殿瞻儀鳳
堯階數曆蓂鳴功文錦綺獻閼紫金釘列徽琛賨漢海阜發震霆紬書官
令丈吹律樂求伶述舍君須栽栖遲我未寧屠風歌擊柝井兩泣羸耕古
陌來楊柳空山老茯苓尺令乾人秩何所問南溟 寄柳博士 試續儒
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操勝鳳翼素手戴麒麟卓犖初觀國軒騰早致身蕪
秦爭騁伏鄒魯共摛謄旅翮渾如浮家鷗在一旗於焉徵有道自此教成
均學術諸賢識才名六館親上林然燭夜革帳絲聚晨上下笙鏞間縱橫
俎豆陳岐原周鼓老闕里魏碑真白日當前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駿
文字到祥麟豈獨中佔畢猶餘逐縉紳討論抽秘典危從得良臣絕漢幽
洲曉滄波碣石濱驚旗飛綺旆革路壓翰輪圃御苑封官集離宮突騎遝赤狐
翻遠隣黃犀割特珍法酒浦萄熟天花芍藥春避風沙鶴健衝雪野駝
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韓會鼓陰八極槐歸仁悵望懷今古賡歌
邁等倫短衣曾見寵長跽每忘貧共往仍聯駟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

金水渾芳津本擬追秋宋終然愧郤詵鳳鳴來已再鵬擧去何因已擬准
王柱香生楚客蘋聖朝初萬士江漢有龜鱗 懷寄方子清時子清入留
吳中 一别垂何處相思撫舊蹤月明旋湖北雲起疊巖西跋涉舟車勤
過從笈匱疲牌光同借燭道味肯吹虀好學螢分照論交鷹擇栖丘園心
薛荔湖國氣鯨鯢卷帙箴翻蠹謳吟硯發黳經筌參老易樂府續就筆治
法推周稼澹風仰漢隸談玄知野馬考字守家雞玉城標凝象天園辨燁
鶤遺文多壓蜃妙契極端倪獨樹盤根久平蕪眺望低霜林紅珮璵霧雨
碧玻瓈屏跡依孫兒窮愁對鷺鷖壓書投梵夾美餉擎童髻掛葉時遲峒
藤稍或胥谿龍居晚雪漲虎路曉霞梯出入恒聯袂追隨幾杖藜竹山香
嶺嶠花島積湖堤尚義開黃炫延儒振席齊生徒修彙贄祭品授菹醯歸
石看還數蒼松倚却題吾伊朝屢集潭瀨夜同躋自謂嵩高歌人疑數似
鄉中情真抑鬱外物總筌蹄嵗序空流邁濤波盃慘悽故袍寒擘繭炸絅
滑膏鵜祿殊章悅水紅黏丈絲泥娃宮釵細拾甫里筆林齎鶴市歌恨引
鱸鄉膾手提吳趨矜粉黛越產賤珠犀富業連陌阡畜稼漬稻畦占歸仍
浩渺結客重睽攜斯役此身知寄參商夢欲迷蓬飛甘拂軼桂落待通閨伏
驥狀看電神標化素霓貴期金埒騁賤許玉階躋痛矣長憂癩悶哉數恨
睽掏除須爾鑷磨劍更于奚本欲歸王貢茲猶泰阮嵇猖狂疏奏牘嚴弱
謝咿哰背靜求神悟超群畏俗擠清琴桑有趣鉅穹驪非驂教篤傳御嚚
觀隅識擦抚擲芝篁受謫抱璞刖聞啼性命緣窮鬼功名屬雙奚悠悠鷺
與鳳泯泯風將霾白谷今安駟青霄古執珪毋寧枉隱逸幸吾等黔黎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嵚嵚我所思兮抗薪叢豈其徒行國不可亦有健
馬可着銜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青史攻詁摘更疑弄筆發古帖先漢盛
碣求射劃於益歡不我傾倒但或省好殊酸鹹結交似子乃有得青使繫
屬非孫綠今年一出本浪戰滿地揮毫啼舐監鹿盧大劍匡治鑄靈鬼夜
泣蛟龍函早是鍩鍩不我辨弩弧底用窺熒玩穢角奇文聚怪鵰敦如起
力鞭神獄邯鄲道上尚欲步我要我褫空餘識毋寧容刃與墨水枉使衆
口相萬説秋風吹江晚正急薄暮徑去懸蒲帆自期共作制勝策酷類田
父狀盧獲杏花一色直不遠觸綠巧廢行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
負吾長鑱豈我鹵莽又滅裂但有蕪稗無人芟待教將技乃壺有猶恐未
陳耶鼓俛參乎賜也必貫一曰次曰陸俱通凡壽常可力自不力不畏天
顯兼民嵒子來不來我亦别深處深處多松楠臨篇草草遠報我愁思滿
臆何膺緘 寄吳正傳 自昔携手燕南門長風濺雪衣不溫向來所見

夢一覺。今朝欲語舌復吞。日斜忼慨與子別。班馬跳躍東西奔。邑庠中州早歲聲。波濯列壤黃河渾。指麾齊泰擊快鶻。凌厲楚漢抽枯毫。彼雖失矣幸得此。英氣扶酒猶飛騫。常憶仲春大羽獵。九衢紘直歸柔蕤。綵女紛行引業伎。材官夾道彈弓鞬。須史紛騰一萬騎。足所不及塵滿昏。中使計功促筵秩。覺崙玄圃惟自存。威鳳文章倏然集。祥麟郊藪將不諠。信知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振獲。悲哉小華有遠志。隨即大住棲丘樊。偃奇俊偉莫予君。便可上拂勾陳垣。來來衆楚又一載。此地閒舊稱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治道小試平生言。秋行荒塢翠稍實。夜織巨澤明珠嫩。定應綺首謂予懶。青桂無花飫廷峴。無長穿林鸞鶴吠。大熟把海魚龍攪。逵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終乾坤。 寄翁國輔張宜之 手挾殘編只塵山林。着我最閑身。稿梧可攄瞑須熟。華黍雜三精欲真。厄坐但看燈作暈。遠游還覺蚓生鱗。相思正是多風雨。滄海無涯可問津。 寄吳正傳 日脫天寒攬數裘。西南目盡潋江流。養生有論空成懶。招隱無躲卻好游。鷹鵠冷風燈照機。蛟龍躍雪劍鳴麟。平生自笑飛騰暮。幸矣心猶與道謀。程以禮 部集病起有懷吳徳堅時教授鄞鄉不歸二詩寄之。 抱琴過南澗。澗水淺濺濺。上有修竹林。天風韻冷然。我欲寫其聲。竟日不能弦。野老渡澗來牽牛飲。我前自云作勞苦。竟藉草石眠。問我此何爲。聒聒不暫輟。鍾期無後生。伯牙空自憐。此人聽以耳。誰能聽以天。君不如二子。不如抱琴還。再拜謝野老。歸哉樂忘年。 日日倚高樓。遙望西溪山。山深草樹長。煙雲何綿蠻。中有千歲松。偃柯出雲間。鳳凰翔其顛。好鳥鳴喈喈。仙人紫霞裙。招我君王環。浩歌潋林谷。王貌安且閑。問之不我言。無乃吳隊鸞鶱裳。欲從之。山險道路艱。默坐自嘆息。歲晏形朱顏。 桐廬舟中春寄宋推官仲翔。羔東余知事伯貞。 撰舟桐廬驛。寒雨泝清曉。微茫煙樹來。絃轉沙洲繞。危臺倚石壁。釣者跡已杳。念我平生歡。語斷意未了。方提文章印。遙隔胥漢表。前日過通仙。穿梅度林篠。壁間見妙墨。勢若蛇蛟矯。高詞接黃九。幽夢到蘇小。迎來定多事。無復親魚鳥。空餘枡獄心。攻苦如食蘗。樓臺閬城邑。欲往路深渺。爲語幕中賓。相將游鳳沼。 寄王仲肅三首 好在王經歷。歼人說下車。指麾清素牘。談笑到詩書。燒燭香迎馬。春闈食薦魚。大刀頻寄贈。心折憶吾廬。 聞說西京學。金源舊制存。兩公遺配享。列坐失常尊。藩府多才彥。宮牆入討論。勒銘須大手。不朽在功言。 莫怪音書少。雲中使到稀。愁邊成悵望。夢裏想容輝。鐵驛通南徼。江鴻因北飛。渴聯聊自遣。一醉解春衣。 寄張伯任 羨殺羊羔酒。城南吏隱家。攢眉戚柳

粱。可手看榜花。官給桃花米。儕分薄荷茶。誰憐山寨吏。吟廟作官衙。 留飲城南寄漢翔諸君子。 畫以思親恨。截成寄遠詩。墨濃多是淚。語苦不勝悲。搦影風清處。孤林月上時。向來迎送地。經過幾相思。 舟次小直沽寄單懐諸君子。 東郡樓遲雪照簷。陌頭楊柳復纖纖。惡懷思與諸公別。老鬢都從幾日添。身委風帆滄海曲。夢隨煙草太行尖。名邦俗美前賢宅。待看紛紛起孝廉。 寄呂城諸葛用中 知君家住呂城限。八百株桑手自栽。長日讀書依玉局。何年奏賦上金臺。梅邊月照輕車去。松底雲將好句來。昭代右文天下盛。曲阿古縣故多才。 寄方叔高同舍 翡庭裕衝語幽禽雨後。三山海氣深。天外遠峰應縱鑿。篋中奇玩豈多尋。香獎翡翠懸朱戶。春逐鸞鸞上繡衾。黃竹故人今白髮。看雲南去重沉吟。 寄吳秋山。 未別愁心不可降。况今別久隔他邦。筆囊塵塞魚樓穴。土屋燈殘竭齒腔。芸閣圖書如舊夢。梨園歌管盡新腔。思君欲寄長相憶。安得雲安尺鯉雙。 建小童歸寄山東諸君子。 天街東去路迢迢。南望長河水漸消。客子頭顱羞攬鏡。吟官弦誦愧歌謠。眼明翠羽雲間蓋。夢老黃精雪後苗。想得諸君未忘舊。時時對月話良宵。 寄俞季友。 子也才高又妙年。自宜獻賦上甘泉。雍陽容舍多明月。詩到春來有幾篇。 山雪都消水見沙。滿城桃杏欲開花。青衫白髮東風裏。南信初通倍憶家。 寄熊原翁。 自笑將軍不直錢。學書學劍兩茫然。今朝卻走豐城道。回首横岡十九年。 江上書來慰寂寥。新詩滿紙一勝愁。籌燈照壁元無寐。又聽疏鐘起寺樓。 志道齋前芹草春。海思閣下桂華新。蒲頭白髮非前日。祇有丹心向古人。 潜江孔陽不可見。黃家湖頭君讀書。不辭入邑扣喬閣。匣買小舟歸釣魚。 寄萱生。 寄語萱生好讀書。日長樓館小牕虛。他時落筆生風雨。何恨腰懸玉帶魚。 作家書寄方伯異三絕句。 曲尺鳩中看止水。鶴籠尖上望遙天。平生多少經邦業。都與鴉雛草太玄。 丹頰無光白髮繁。朝朝騎馬入橋門。誰知一片思鄉夢。長在江南野水村。 侯家女欲嫁官人。不料文章是害身。何似癡獃田舍子。春來耕鋤自如眞。 寄華生三絕。 華也神清標事殊。吟詩增瘦要人扶。看來自是風騷貴。肯作塵埃葉底枯。 念爾才名百未能。只宜辛苦向書燈。他年縱不成梁棟。也勝空林掛樹藤。 去年筆勢喜翩翩。將謂名駒不受鞭。惟得近來無一字。定應慵懶墮狂顛。 寄都水經歷月彥明并東仲禮藍丞三絕句。 遙望蓬萊海上山。五雲樓閣在中間。憑人借我三珠鶴。海闊風高去卻還。 廟堂近日進阿衡。四海謳歌荷聖明。都水慎官才最盛。定裁封事報河清。 行河使者幾時

迺喜得平安。近信來滿面黃埃休自歎。灃灘西去是烏臺。　寄魏仲安
客路新年風雨多。歸心轉切柰愁何。故人忽送梅花信。來飯相求意已過。
　春入靈山草樹新。種花婉屋不勝春。賦寄江海成何事。猶起裁詩謝故
人。　十里溪山抹郡城。籃輿時作傍溪行。城中塵土迷人目。鄭子書堂滿
意清。　宿回溪望守村寄朱廷年　竹邊兩讀寄來詩。恨不能風來一危。
十里溪山華屋近。舟行水淺馬難騎。　碧樹朱樓一邊斜。路人猶指省元
家。門前不著閒車馬。石徑蒼苔鬥落花。　遠樹重陰長似雨。深山積潤易
生雲。短衣射虎成何事。青竹題詩謾寄君。　寄令狐秦行　問政春深啼
杜鵑。諸湖風暖木蘭船。梅花不寄江南信。詩到于今又幾篇。　任任松鄉
集止渡寄猶子情　時往大山鄉中　曉行北渡雲。招招望舟子。江波出潮
頭。天青沙草尾。鵝鵝冬沒田。黃牛耕白水。柴門日漸出。看臨十家市。回首
三神山。已隔九十里。三神下吾家。破屋貯書史。朗朗洛誦孫。青燈照烏几。
揮手謝之來。口疑有驅使。五年食縣官。一經授鄉里。主人有深知。莫香尋
萊吳。吾道行不行。天命有派止。　乙未三月十九日別易初入城夜宿南
渡早行一時來寄併簡逵觀量里。　出門若有驅。夜宿江南渡。殘燈野店
小。茂麻供卧具。故人難曾於夢寐已相遇。彼吳吳門仙。懷抱不一吐。亦有
溪上翁。屢約具雞黍。人生有離合。雞鳴閒前路。天對明日心。孤雲去來去。
　寄單祥卿　江山疑對面。歲月久無書。把酒相酬地。論心未別初。海涯
供日料。溪樹落秋儲。兩地看車馬。何時亦定居。　丙戌秋日茂陽將歸袁
子種館景陽亦歸湖西史館因寄　一身自哭無訾有。四壁誰憐故倦遊。
倆為忍貧倆得力。不因識字不多愁。鬢毛千丈頻呼術。詩案三年不置郵。
更恐西風催二仲。一樽明月共誰酬。　寄杜孟傳三首　三年不過杜陵
居。兵後寒溫字亦無。洞戶風低雲自遠。稷臺寒久月偏孤。愁深鄉國如來越。
夢斷江湖壯士盧。頹有殘書相慰藉。老天未許便乘桴。　身穎愁中容易
老。情懷兵後更堪悲。年年作客非緣泗。事事輸人不獨詩。拘由橫經展去
早。馬曾得食莫歸遲。友朋泛愛休相辱。濤壑寒溫只在斯。　老將蒼色水
泫泫。村落相思幾夢君。猶爲貧來交舊雨。又隨哭去事浮雲。商聲烏几寒
敲字。洛誦黃蘼夜勘文。欲趁西風蒸鴈下。道途霜雪更愁聞。　曾伯啓漢泉
集子方心困二隱君屢以書頭相問因伯亨都司赴召亟聯數語寄謝。
宦遊始至澄江日。異代衣冠常接迹。更見諸生列郡庠。大篇巨軸輝金璧。
別來三十四周星。世事消磨如過客。匼匼耳順有五年。坐覺羲娥急朝夕。
官債窮愁舊後新。茫然迴首成今昔。兩賢時得夢中看。目力昏花心尚赤。

道過東昌中仲種僉司暨狀元搜都運兒諸父合精賢昆仲厚意相邀
別後以詩寄謝。　十載重逢骨鯁臣。生涯飯斥向來貧。一時樾揮舒情曲。
三接來驂到水濱。馬府前修儀範古。鴻臚首唱姓名新。清門幸喜陪清讌。
世路傷悠懶問津。　再用韻寄蔣四清諸公　短髮刁騷出帝鄉。槐根夢
覺戰爭場。咨期自喜成三樂。子美常思舉十觴。作善降祥天可必。忠言逆
耳事難量。襟懷近日無留滯。居簡何須傚子桑。　寄江陰諸君　六年蹤
跡頻相疏。猶記河邊酌別時。歸興暮雲同縹緲。愁懷秋草共披離。仕途荼折
還幽谷。世態崢嶸又奕棋。想像芙蓉城裏住。客懷頻讀送行詩。　後用
述懷韻寄吉甫師尹二公　物理盈虛豈易量。更闌壽燈月侵床。九年面
壁師中夏。三策四天然異方。駑馬不離芻牧地。輕鷗常占水雲鄉。誰能識
得歸來趣。古是今非夢一場。　老夫迫於簡書。來策就道。值層冰積雪。阻
舟准甸。進止俱難。乃荷昌齡士安同志垂訪。徒步泥塗三十餘里。曾不爲
勞。令人感激不已。別後聊寫薄冗寄二英彥。俞同德川宗經泊知己者倚
和見示。以慰寸懷。　碌碌東淮已倦遊。中臺飛檄又吹周。曾聞雪擁藍關
馬。今見冰凝郤伯舟。自笑此身難置驛。舒思何處不淹留。蓬窗欲養澄清
志。鶴面蕭蕭不斷頭。　寄張仲豪　薄書形役愧同倫。仕學如公有幾人。
勳業未甦賢相樓。文章宜卜醉翁亭。江淮去住風濤惡。天地生成草木春。
玲重忘年欲傾倒。短章聊寫寫情眞。　寄劉彥卿同舍二首　濟濟聲華
久見稱。青雲豪氣小陳登。東州群后人非舊。始信千年谷變陵。　君立具
蒙伯仲間。我愁夫學似君難。何時握手文山去。得使兒曹刮目看。　龍泉
邑長可齋公名乙里可馬丁有善政惜予衰暮不及見向上功業因寄二
絕。　蘭渚芳馨颺遠風。德人心事與天通。龍泉善政休中止。宰邑工夫宰
相同。　江湖煙水碧流長。政譽洋洋達遠方。寄語廬陵賢太守。下風篆宋
細稱量。又性夫剩語與雪舟楊子圖十五年不相聞一日辱和猥句更號
皓隱因復奉寄。　蓋把長播事走趨。已將身世混漁樵。長途咫尺如千里。
老友多年欠一書。最喜山人題皓隱。莫教帝畫到幽居。欲尋戴雪舟遺路。
來爲禁翁賦遂初。　寄清曠鄧隱夫。　去年菊裏辱經過。秋思蕭蕭入草
坡。兵火東南關氣數。交游湖海隔風波。書緣辟亂拋年少。詩想憂時近日
多。倘有憐渴幸相寄。青燈無柰憶君何。　留城寄臞翁翁時寓洪。　吾年
七十入城府。君更老吾仍出山。早歲相期作深隱。至今頭白未能閑。　其
二。　六年不見雲巢老。端擬此來消渴心。花落鳥啼春事闌。不知何處倚
欄吟。　其三　東溪水長船多上。南浦草深人未回。昨日君家問消息。書

歸方索書衣來。元明善清河集寄翰苑諸公　蒼煙綠樹滿汀洲。負手行
吟日又斜。江水有時窮地脈。海雲何處是天涯。生前幾醉尊中水。夢裏曾
乘海上槎。惆悵懷人重回首。晚風吹盡紫桐花。　寄直夫　嶽云低接使
君舟。湘水無波桂樹稠。井洌自涵千古月。絃清誰寫一簾秋。青騘路暗空
多夢。白鴈天遥不載愁。聞說匡廬當税駕。菓熟珠未到滄洲。連伯正詩寄
桐廬李華甫　客裏光陰嘆白駒。青山何處欵人蹤。花開花落難逢笑。潮
去潮來莫寄書。止海酒深時自醉。西湖水淺晚堪漁。新詩忽見因相憶。可
日窮琴話起居。張文穆公集　寄司性之　別來況味復何如。欲寄相
思不藏書。當日從桐傳學事。祗今分席廣文居。關情湖上風光處。極目江
東日莫餘。聞道桐川多欵舊。此行爲許未全疎。寄柳老　旅食京華兩
載同。殘塘邂逅吾忽忽。曾將湯刺扶鉢下。又報花橋過浙東。天闊雲飛俱
莫景。雪凝冰沍易春風。關情總在闌干曲。明月雙溪扶倚中。寄吳傳文。
別來冀北欲空羣。無復橋邊侍博文。豈是室家爲己累。自緣衣袂有詩
分。驪駿納駁然傷。朽木腐蟲生便解紛。相與寸心如雪月。牕前梅發倍思
君。寄焦達卿。別後蹉跎白髮侵。關情日莫碧雲深。諸公飽把湖山趣。
倦客銷殘鐵石心。身世百年渾是夢。交遊四海要知音。浙間久雨傷農否。

自古陽明可勝陰　寄王桐廬　昔日班聯文字官。重逢未覺舊盟寒。不
求花縣弦歌樂。聊奉萱堂菽水歡。異政倚看馴雉樹。高風猶想釣魚竿。東
南民力年來竭。凡事當於窄處寬。寄張可與　好風詩卷寄郵音。回記
錢塘舊盍簪。萬里交情經歲別。兩章性體大中吟。鹽梅同味陽和徧。桃李
無言造化深。珍重晉人宗家貴。時分餘潤到山林。寄蔡復齋三首　字
宙清明日月長。不知時序有炎涼。一庭野色無人共。桂子飄來何處香。
美人秋水漏半操。老樹陰森鎖畫橋。幾度經過須駐棹。不緣茅店酒旗招。
夜雨西牕話歲寒。雲萍自昔聚時難。慇懃不在同籴處。長作西牕夜雨
看。汪濟飯牛藁晚聞得五言古句五首。奉寄曉山。吾友曉山子結交已
二年。吾於稠人中。捨子復誰憐。九折羊腸險。百煉馬蹄堅。膝上無徽琴。大
音不可傳。夜雨鳴空堦。似向幽人語。我坐不知止。子胡長羈旅。邀馬天
壤間。誰客誰復主。借此滴瀝聲。一洗塵俗耳。悠哉北牕下。俛首自長吟。
興來得一快。何翅百千金。伊誰念巧訕。伊誰勝實音。先生了不聞。駐日南
山深。天將昌吾詩。寒餓逼吾身。世人皆欲殺。吾句始通神。可與智者道。
難爲俗子陳。千秋萬歲後。不朽非珠珍。　牙籤三萬軸。秖蓄不秖讀。寒士
飡蠹簡。咀嚼期滿腹。世俗眩名實。二者驚耳目。豈知治天下。半部論語足。

寄滄洲子二首　聞訊滄洲子。江頭長短亭。風波平地惡。煙雨一山青。
知己大家落。懷人半醉醒。九皐鳴獨鶴。愁絕若爲聽。　水盡派東去。胡爲
弱水西。一天愁不老。千里夢相迷。繫鴈音書杳。搏鵬羽翮低。匡山雲白處。
還有老青藜。寄竹坡　幾度思君無鴈過。詩成自對北牕吟。棋邊爭戰
人間夢。醉裏疎狂物外心。一念了他千百億。刹那觀此去來今。重逢只歷
談風月。莫慮閑愁怕不禁。重寄　往古來今無盡愁。長江衮衮水東流。
三年憐渥梁州脚。一月不稱工部頭。草暮草寒霜夜夢。綈袍蒸冷暑天秋。
故人不識人憔悴。猶說騎驢汗漫遊。重寄　黃燗羊頭在片時。光聲歎
動羽林兒。竹間有不次之除。高齋老餘二千人。輝映聯芳八九枝。便欲雲
龍逐東野。却愁魚鳥惟西施。扁舟幸有重來約。擬訪梅花酌別卮。寄曉
山并序　僕客同安一年矣。紙紅不辨真贋。雜集多才而嬌辭者非一。於
行筆中僕又爲窮之魁。一片吟氈何繫人。休戚者亦間關而後定。昔人把
璞而號空山。良有以也。與曉山別稍久。寄以二律。聊紓吾闕。並鬱齋驅
老栢遶。各分汀渚兩悽然。巷南巷北人千里。花落花開詩幾聯。識面兒童
欺滌倒。知心耆舊哭拘牽。黃楊自是多屯厄。預把今年作閏年。　虎座聊
求一席温。哭渠骨寒吾多門。异羣不害爲丞相。走馬何能趕狀元。蘇軾政

爲才所忌張儀空喜舌猶存。孤峰頭向無何有。一任人間自曉昏。即事
即興。觀史得吞炬。悉以寄曉山子。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千里羊腸
豈夢中。弱翎無力馭秋風。后皇嘉樹移爲枳。到老甘香味不同。　風雨翻
江入枕幃。門前瘦馬齕枯萁。癡人說夢渠難省。窮者工詩聖得知。絕憐
一把離騷骨。不受西風半點塵。袖裏且閑修風手。和頭讓與捧心人。蛾
眉䬃齒映覺裳。咫尺侯門海渺茫。難遣異香乞韓壽。枉將秋水浸何郎。
鷄蟲得失一杯土。蠻觸交爭幾局棊。到老不關吾輩事。有工夫處且吟詩。
千金學得不爲藥。世俗寧分僞與真。驚馬無知狂泛駕。犧雞何事妄鳴
晨。引車直使魏無忌。結襪敢煩張釋之。此事令人行不得。拂門望拜尚
嬌遲。黃石一編張子房。魯論半部趙韓王。陶朱猗頓成何事。爭說渠家
金滿籯。萬里乾坤雨露新。太平天子太平臣。廟堂但契魚羹飯。天下應
無菜色人。宋誠夫至治集立春日併得濟夫二書及雪寒書事廿六韻乃
和寄。晨逵曉壓泥。晚歲足霜霰。窮鬼交有道。詩魔屈不戰。世故劇雲狗。
變滅幾一片。陳迹蒙水鳥。驅逐徒千徧。骯髒出頹卷。懺悦髻尚句。五方來
埋蟻。九軌鋪江練。或以飢火驅。亦有名韁罥。抵欲求奇中。莫服論盡善。竈
餐曳珠履。市倚擇玉瑱。期將龍斷壟。復取攫穿填。念此竟膠柱。聊歸執書

卷庄時心固切。閑古意使懸。善病書契造。漸覺大圭琢。仰觀漢孝求自可
曾一變。久聞病官耗。正當補士羨。貫生吳公言。賓王常何薦。夜枕張庄遠
志。朝盤之常膳。拆海補設綻。凝塵積破甑。參歌屬息續。雪詩附衣裕。有弓
挂扶桑。無田食破硯。向富常激昂。何肯隨庸懦。寤言朝妻嘆。腓肉瞷如顫
卯君去已久。半帖至驚蔣。閉門方高卧。驅馬盍歸言。詩郵勤貫客。春色動
朝覲。吹爐無他傳。工琵姑自衒。　寄謝抉點　赤闌橋下苑東墻。憶着過
從祇斷腸。盆菊倚牕高數尺。覺荷翻影學回塘。茗餘移席談星坐。酒半分
明博塞忙。回首交遊寧復此。相逢塵土意荒涼。　次王叅議韻寄胡員外
及梁程兩都事三人。先有詩至。　五月陪京雪未消。薰風殿閣送雲韶。蒲
桃酒熟頻開燕。櫻笋廚新早退朝。歌扇隨人聞霧縠。舞衣無汗浥冰綃。中
都溽暑贍仙路。弱水蓬萊不易橋。（清桃櫻笋惜）對金山之陽。白海陰。天子
法宮坐深沉。廷臣盡用開國裔。幕客長抱憂時心。南口北口月色古。東陘
西陘雲氣深。入境俱奇美三傑。清詩若聽焦尾琴。（東涼陘。西涼陘。皆近上
京。且清暑之地。二人時皆扈從。）　有寄　仙家漁父武陵溪。夢覺空梁落
月低。拆得桃花無處寄。芳香吹滿洞庭西。　寄牛農師（梁時在武昌）　三
年煙月猜仙橋。華正開時酒旋燒。閒說湖亭春更好。與誰同醉可憐宵。

寄余彥廣　君牕閑啜蒙茶香。佳客談詩話柄長。人道如今謝康樂。風流
元不佩香囊。　沙市江梅放早花。一尊可是負芳華。戟門下馬行人過。不
識郎君是柳家。　詞客吳生遠擅場。蕉齋新記足稱揚。西都許史胥袒子。
可見延陵小印章。（吳彥輝爲賡作蕉隱齋記。樊與良厚。延陵輝款識章之。
西都一作尋常）　蕭勤齋集　寄僕散公　海角睽良覿。年年擊石光。離憂
恒耿耿。清渭日湯湯。靜想研羲畫。閑應集藥方。培風看鵰鶚。漢刻顧模將。
寄于誠從善。　早識薦作興。民謠流離。孰得安其家。凝頑堅卧對丘壑。
宥坐況復書盈車。食無精粗悉天物。餘致不死皆肴膳。玉盤珍羞錯海陸。
生類有極饞無涯。細鏃火餅入健吏。齊戚快馬行深涉。美如冠玉木屬厭。
乃令放飯寧非奢。兩餘春韭肥無澤。關于首蓿烹柔嘉。大庭遺經可久食。
聖神德澤何其遐。既不能爲馬來儀盛明世。又不能爲獸擾爾撞愉邪。素
飧草木且深愧。敢論宗术游京華。　寄飛卿　枉山枉水昔未到。乃今思
之如故園。德人在彼忽經歲。神爲想亦然南奔。一尉東南二千里。蹣跚勃
窣何如耳。每同桃鄭對壺觴。矯首長歌況有芷。褰予躡跡更堪論。辟却田
家老瓦盆。三雛宗莫陪枯衲。藥裹猶然不辭身。天生我材既樗散。壽夭榮
枯何足算。要得番飛在君傍。一笑夜語雜嗟歎。　寄燕正　市橋官柳又

搖金風物感。撩久客吟杜宇。一春怫更苦。文君千載恨猶深。風雲入手心
雖切。兒女迎門望不禁。總道吾廬勝錦里。當時李杜果何心。　戲寄安道
在中。　可笑殘年每漏憂。不安於命自貽羞。阿凝無悉煩傳語。過卻深冬
不要裘。莫道明年冬夜永。祇應成个土饅頭。　寄子明　女嫁男婚夢一
場。自憐多病羨康強。無窮歲月無窮事。淡淡交親最久長。　李希蘧雲陽集
寄友人余承慶　寂寂紅塵客未歸。秋風吹老舊荷衣。幾回欲寄相思字。
不見瀟湘一鴈飛。　楚因何事理南音。萬里鄉關一寸心。憔悴歸來還自
斷。此身只合老山林。　吳山迢遞越山遙。辛苦詩人遠見招。何似釣臺臺
下路。一簑煙雨看春潮。　與君同志復同鄉。說劍論詩意味長。珍重莫辭
離別苦。已聞鳴鳳在朝陽。　來歸頻繫象吟藁　寄斯天趣　誰道分司此避
年。一軒安止信悠哉。庭無抱案丞何負。吟有詩盟鄭不來。列屋擁銀排夕
浪。明珂睽王敘寒梅。相逢對飲須成醉。莫問春風幾日回。　寄劉雲莊
憶向江湖誦子虛。錦囊初見出驪珠。窮途勝喜逢佳士。小伎然愁禍大巫。
四壁愁吟蛩對語。一燈清影鶴同孤。詩間字俱吾事。還許來聞載酒無。
附錄見和　名下爭傳信不虛。知君放楊獨懷珠。傑儒事業成優戲。屈
子詞章假楚巫。醉墨經春題竹遍。炊煙過午出林孤。自緣俚耳知音少。古

調人間可得無。　寄衛載叔三首　西湖春色滿歌鐘。十載分携一夢中。
今日歸來頭併白。滿林黃葉卧秋風。　畦蔬遠合稻粱新。白酒黃雞不負
貧。何事匆匆來傳去。青山元不脾隨人。　少年驚座縱雄談。作掾輪君只
語三。不用歸來誇舌在。試烹石鼎與同叅。　釋圓至詩　寄息以仁　風柳青
青條葉新。別愁江畔又逢春。交情似我如君少。一度相逢勝故人。　吳淵文
言集　寄濟州張脫脫和孫　聖朝厚德偏窮塚。驛置舟車待小臣。彝倫宜
防須待識。選掄不苟得儒紳。家聲鶯屬千人傑。客席溫溫四海春。郵吏向
予談盛美。題詩聊此寄情親。　僧妙聲詩　寄貫吉甫　垂虹亭下白鷗波。十
里香風散芰荷。見說掾曹公事簡。晚涼携酒聽漁歌。　寄崔宗文　閒齋
春樹晚陰移。舊雨曾來獨爾思。錄事官清常俸薄。多時不送草堂貲。　王逢
梧溪集　寄李守道（有段序）　西湖有奇士。少負不羈才。酒外嗜八分。席
地畫青苔。妻憂餅餌罄。蠶覆手自開。羨雪白石窩。捫腹視三台。久安素貧
賤。惟恐富貴來。風塵滿東南。衣冠就衰隤。慟哭岳王墓。北走燕昭臺。平章
造次見。符檄隨所裁。徵兵復三州。疾如破山雷。無辜起塗炭。寸管萬牛回。
釋褐慕董生。王帑環輿僮。丈夫誓行志。竊位良可哀。時予客在丞。遠慨邪
與枚。禦寇書再上。翩然返蒿萊。簡雲仰驊騮。失道甘駑駘。天風舞花落。離

思浩江淮。願言擬予想。曠野多賢材。　守道諱介居性與遇飫書詩。日約
無所遇。徹冠陷𡸁。以書見省臣。令草符檄遂器重之。授松江府提控按牘
從守鎮江。復鎮江失守。以不屈身而死。黃雲蓋覺白石寓皆其舊居室名。
寄蘇上海彥祥。原商李教諭。　楓畫荻花乾。蒼茫海國晴。莫羽三尺淥。
須費一分覓。素史朝鳴鼓。憂時夜整冠。高情纖蘇廻。應念廣文寒。　奉寄
趙伯器參政尹時中員外五十韻。　詔立淮南省。荊扶閫外兵。威雷朝娛
發。斗牛夜精明。參政材超偉。元僚器老成。武林多樹政。業榮蓄叢英。威賢
文章府。艇秋羽翼橫。天池今亞奮。嶰管復和鳴。地要元實沃。時危必戰爭。
轄章依海岱。衣帶限灊荊。玉葉開王邸。煙花匝子城。萬艘盈重積。千里稻
雲平。織貝珠珍聚。紅樓艷曲縈。孟鰻膏荻縣。貨殖馳騎盈。沃棱初萌起。河
流寖妥行。鎮綏增屏翰。贊畫搜稚衡。愛䘵須除蠹。講牛貴捋氄。式蛙曾霸
主。新馬乃書生。青汗三千牘。丹心一寸誠。相臣連萬騎。郡邑望雙旌。覓社
湖移蚌。緣絲井竈鯨。里無安堵樂。野有望塵驚。鳥鹵煙俟燧。狐狸膺碎鉦。
五賢述古穢。六脈歌新賡。元祿皆王土。遺逃本屬氓。長驅勞組練。盡掃愧
攙搶。翳擬相如檄。師懲白起坑。跋胡狼易備。姦尾蠆難摸。滌靜收神略。跡
思溪唐情。侍閣嚴稱下。莫作兒方征。回鶻平唐室。犬騎擾漢營。乾坤一羽
肩。社稷衆羊羨。秋社交加影。芙蓉裊娜莖。超然廷奕笏。蕭若衛寒叓。慮念
真如是。功勳馭與京。警清懷晉逖。虛左慕齊嬰。好定能墻價。毋登狗盜名。
石洪重徹辟。韓愈達封迎。試與何其盛。斯文與有榮。中州襟陝隴。上國挾
幽并。鱗閫將來檜。難埋宿昔盟。易羌言慎擇。蔡藿義同傾。契闊商參恨。棲
遲吹詠耕。小齋餘苜蓿。四境半蕪菁。酒憶涓涓綠。舫吹箇箇頳。悲歌無短
褐。慷慨踐長纓。親病常憂懼。身奇鮮弟兄。君公終隱逸。元國燁家聲。楚甪
關山貌。吳陵草樹晴。鷺知幽谷候。鴈識大江程。報政梅全發。封詩月迥清。
遲應語何遜。閑閑少陰鏗。　寄王季初　野人性僻貪出遊。不知我者云
何求。仙風道骨本來有。詩債未了今生酬。去年匹馬當春邑。作賦天山動
山岩。君家銀研五尺高。日西横卧青苔石。高齋三宿人事紛。掉頭又入三
巖雲。棠梨開花叫杜宇。思歸便發長江濆。猶句路近芙蓉城。郎望乾封涕
如雨。乾封親老狗微官。芙蓉城外松楸寒。艱難卧病傍鄉戚。去住兩意含
辛酸。辛酸有時已去住。何由已。畫樓鴈過林滿霜。織戶登斯月涵水。衣裳
蕭蕭餘藥餌。杖屨且眺東南美。恭伯祠高閬闠門。先大宅化弦歌里。承平
況是官府好。甲第無槐拂馳道。相逢笑采穰周郎。任鄉金線吳蘇小。蘇小
裙拖湘漢煙。紫機無贅珠翠鈿。歐娥含月立在前。禮措玉軸鳴鵾弦。弦聲

腸斷暫停手。君佐新數令行酒。野人擴疑禮法疏。自起嗚嗚衣擊缶。如泥
之醉不醒知。既接步逸豐溪滆。艇魚竹笋彷彿見。愴恍重與君別離。別離二
三月。君尚留西浙。歲晏聞君回。頻解憂思結。今年天山我再來。海棠暖照
吹笙臺。巫峰一半落杖屨。地有六峰覓高十日。終徘徊。終徘徊。太滌倒世上
悠悠似君少。高蓋端可同死生。細故那能掛懷抱。會當通家復通譜。更共
拜親仍拜嫂。自此襟期霄漢間。尺書長寄南飛鳥。　寄程嶺程璃蘔　憶
君減南同筆硯。別來十載不相見。好風吹我千里行。又得遊從永豐縣。永
豐縣前山崇丞。永豐漢頭水滿涉。乘留亂叫格磔語。庭雪落盡櫻桃花。蓬
知肥遁雲深處。狸閑酒香叚折齒。青草陂塘魚驗雨。黃泥茨舍叢眠起。尊
翁其父名璝須白秉手板。弟郎方子名貫觀文史。滄浪戒後覺爾咲空谷
只待是然喜。我亦長歌求友章。昨後夢對月滿床。明河無地斗轉曙。蔣家
咲刹青微茫。三樓巖六峰石。釋揚仙隊此其宅。洞歌切秒天明。放木容甘
簪上瓜白。安得胎禽各一隻。下上煙霞縱心迹。郤遇程嶺論程易。　寄倪
元鎮　笠澤雨晴煙霧除。放船適逢倪隱居。黃河泰華意氣若。金薤琳琅
書畫如。露浮若葉熟春酒。水落桃花炊鱖魚。莫嫌忘形禮法外。難得合并
憂患餘。　寄陳東濵　幅巾蕭散外形骸。春日花明畫舫齋。從事屢陪山
簡。駟馬休居新鎮。度郎駐中天。列宿依宸極。萬國豐年仰泰階。來歲東瀛喧
父老。故應文采動江淮。　寄謝靳士達　分憂過塞遠遠。未敢銀魚古諫
臣。紫髯聰馬異常倫。百司楊厲風霜節。一道涵濡雨露晨。幕靜稠陰高晝
午。庭深花萼暖輝春。憲評屢動天朝聽。社著曾聯宰相祠。雲路又隨鵷直
上。泥塗今見蠖初伸。行囊何有惟書劍。嚴貌相髯顧卜隣。　當時隨例與
黃金。不遣君王有悔心。近使來傳延壽死。回思終是漢恩深。　妍醜何須
問畫工。美人終日侍宮中。奉春初計真堪恨。欲望單于致外翁。　青冢千
年恨不埋。琵琶馬上幾時回。宇文高氏爭雄日。突厥柔然獻女來。　已恨
丹青誤妾身。何須更與妾傳神。那知塞北風塵鎮。不似昭陽殿裏人。　畫
雪中郎妾不如。脫身無計漫相於。勸君莫射南飛鴈。欲寄思鄉萬里書。　石
硃世英集寄張信之　少小共追遊。君材異等儔。笙仕燕山日。親曾覲玉
旒。鳳詔開戎閫。運幕䑙貔貅。灞橋騂彼馬。䧺揚脫㒓裘。昔日金蘭契。江湖
一葉秋。相看猶未足。來興竟扁舟。遥遥望千里。思君興上樓。青衫愁淚滿。
白髮鏡中稠。東道荊漢上。周南尚滯留。棠文闢館閣。快上萬言籌。爲政滿
蘆易。去邪一獨蒐。清名達聖聽。同拜富平侯。　回首兒童日。相看骨肉親。
靈椿思舊隱。文富棠棣春。牘草年年綠。庭花日日新。歸期如有約。同醉曲

江漢。 寄燕喜趙卿 斜月穿櫳淡，霜風捲雪乾。壯心憐髮變，老態覺蹣跚。紫禁黃扉邃，瓊樓玉宇寒。歸田知帝力，不改寸心丹。 寄史廣文 未暑靜家人讓寒，梅花伴共客中看。鱗鴻不寄平安字，目斷雲山獨倚闌。盧躍齋集 寄胡文友 歷孫自餘還致文友見寄。都屬遙西草略酬附。侍眷舊交，笑計鄙拙。尚須報章，燕擇問好。 琵琶洲冷綺霞空，幾度三餘夢寐中。欲情飛花寄詩去，春帆今日上江風。 正月廿有八日歸自深水重過黃池，宿皇城。見寄吳氏賓伯仲詩韻。 江左風流屬故家，笑儂獨有月團茶。春宵玉樹芝蘭影，羞落寒齋和燭花。 裁冠侍帶擁高情，佳客曾來犬亦迎。塵尾慣看談世說，壺壺燦聽短歌行。李庭寫展囊攜古，寄王壽之 天命固已定，智力安能移。居易以俟命，徽律明可爲。獲禽蓋詭遇，鎖究賊相窺。無丘分內事，徒令非道虧。人生天地間，一身乃知寄。兒女多莫高，自速婚嫁累。懷我塵外客，蕭散煙霞地。往來從之遊，嶽屨豈難棄。明堂久不寄大匠空華顛。朝夕一孟爰，智不如梧楸。山苗與澗松，結根良偶然。時命可奈何，君子當樂天。 寄江西同年諸公 宇內非無友，同年誼最深。供辭京洛去，渾似絕紘琴。散亂迷清思，寂寥沉雅音。江湖路如線，行人何處尋。不寄數行字，誰能知我心。平生論嘯背，豈稱值如今。 寄王彥良 閑名

久欲見，入門如故交。未語各相笑，眉目皆吾曹。清言涼風生，雅度秋雲高。剝去忽不見，今來主二毛。 寄秦化道性傳 一月居官廨，未安小肴隨月到城間，偶逢叔相留人住。深感大夫恩我還，沙田不雨即無米州市出門惟見山，烏私白璧長汀上。郝燕諸公日且問。 寄宋文卿二首 時在大梁也 □ 堆望庭院夜深寒，羅雀門牆畫掩關。楊子素貧玄草在，馬卿多病酒壺閑。來年涉世猶糊口，往事逢人已厚顏。明日登樓重回首，五噫歌罷看西山。 老思生入玉門一作東門關，賦更衰於庾子山。洛下衣冠蓬轉裹，梁王臺殿黍離間。鵬搏想快三千里，驥伏寧攀十二閑。燕鴈不來空悵望，滹沱冰合朔風寒。 寄寧端甫 一別同年歲月深，雲泥今日異升況。犬鵰已展垂天翼，老馬空懷戀豆心。綉被擁香看醉臥，蓬窗聽雨我孤吟。故氏自是吾儒事，況耳西風俠好青。 寄孟玉澗 逢人問我鬚猶在，白髮蒼顏薛荔衣。舊日情懷清夢斷，故人音信曙星稀。小憩梧竹知何處，遠道風煙未得歸。多感畫圖相贈與，形容已比向來非。 寄王百一二首 應教松林更著書，體中春到又何如。聽知人去須思汝，寄得詩來已起予。湛露固應勝醴酒，秋風猶恐憶鱸魚。北潭花外西樓月，壓倒知章舊鑑湖。 禾黍于今滿故宮，草茅嗨昔過新豐。青衫歷遍人間世，白首歸成

塞上翁，有意坐依厭犬羊。無方遠避虎狼叢，咳來及肯情屠底，肩著扉敲戲小童。 再用送郝彥顒道懷遠寄。 憶昔班荆會鄴州，何心託子楚之遊。他時天上須聞耶，今日人間只照頭。老馬尚衝秦地草，白雲猶憶漢時秋。釣魚船上千行淚，不爲清朝不得休。 趙景溫還燕以詩寄孫鄉遠 北來南去幾征鴻，十載燕山在眼中。邂逅相逢三語掾，平安首問五噫公。解貂貰酒誰家子，擊筑行歌故國風。落日黃金臺下過，也應無處說詩窮。 寄毛顒卿 華髮蒼顏兩病翁，長因杯酒鬬英雄。愛君真率如兄弟，笑我疏狂似次公。轉首搖連經歲久，幾時談笑一樽同。昔人命駕輕千里，咫尺長安在目中。 寄從戎師季大年 窮居寂寞少知音，二老風流青見尋。妙藥時蒙康子饋，酬醪屢荷遠公斟。南來嗟我計元拙，北望思君情轉深。何日一樽重會面，傳杯細話別離心。 寄徒單雲甫 山斗高名四十秋，晚年始得上瀛洲。胃中學問傳三匱，天下英豪放一頭。定有謀猷酬帝眷，肯將藻繪混時流。草茅亦抱眠志志，老病無階接偶遊。 別後寄平陽諸公四首 識字雖多不救饑，遑遑此去欲何之。李膺自合歸來早，杓子猶慙隱去遲。脫帽紫鼓休入夢，㨿梅高竹致宜詩。布帆無恙行人健，預報故山猿鶴知。 臨岐草草具杯盤，醉酒雖傾惜不歡。嚴久始知交契重，老

來更覺別離難。煙迷晚樹人初遠，路入春蕪眼漸寬。自笑平生周道澀，陽關聲裏涕汎瀾。 一寸歸心折大刀，短轅長路牧髀煢夜驚眺精神健老鶴髀龍羽翼高。詩社偉料餘舊欠，醉鄉閑戶有新逃。到家恰是清明節，郤折紅泥對小桃。 乍別親朋易感傷，郝登高處望平陽。深情密契三千日，痛飲狂歌百場。豺虎縱橫難再會，河山遙遠木相望。年年多少南飛鴈，莫惜音書寄兩行。 寄張歆之五絕 河朔春昏醉夢間，常山日日望燕山。黃金臺上空秋草，屬國歸來鬢已斑。 物外長春日月長，秋來梁燕出宮牆。步虛聲散爐灰冷，雨滴空階送夜涼。 御園積日野花間，故國霜風塞鴈來。九鼎十年牛觸角，江南唯有子山哀。公嘗作哀江南賦 憶逐梁王下吹臺，共憐何日使車迴。豈期亂後孤臣在，郝荷深情慰遠來。 欲過鄰門獨故人，一尊濁酒再論文。欲愁月落西陵晚，白髮宮人哭塞雲。 許肩吾王正集次伯膺上鄰寄來韻 文章君瑞世，交友我忘年。典璽當揆要，求人得俊賢。一封新獻璞，三黜舊嗟冤。罷觀通金闕，山房冷石田。嘉徵應辟集，高矚有鶯遷。只有傷心處，歌閑相府邊。 寄黃文俊 吾友黃君字文俊，肥遁山林探理窟。高情萬事等浮雲，獨於樹藝常屹屹，扶頭飫出二色花，堂下羅栽多品菊。依墻沿砌僅存苔，當戶繞池皆種竹。非因百趾

無所歸。五畝、多應不容廬。扁舟訪我黃鶴磯。笑我人案淚歷俗。李之其徒
頗好游。費土小山勞自蒸。盆池幾斛數斗水。要看天爨紅蛺蝶常鬪糧稱
便得花。葯須尋歲生意足。君言我有已試方。功比如郁更神速。玉杵和餅
壓汗泥匀埋。石菖清漣沃。君歸十日見逢芝薏。尖出水青猶曲。秋蔡百蛻
望已切。茹才如綠。掌戣蟲群班擁蓋。渺何許。貴萎遠似壓霜贍。其徒可笑
又爲辭。過夜無遺蛙聲毒。新根食盡人莫知。遂使外貽成蚯殘稱。灰早用
喎氏與定。見亭亭雲歸簇墨香。千里忽飛來。欲驗平生索驗術。我方起倒
力爲疲。不覺鬧賊撲尋鵝蛙。耶人耶。未易究。政肖座中夢蔗麻。種蓮有道戲
告君近致。小成車戒。獲入閒七澤關於天。會洗而今盆盎辱。　寄明初　四
載周旋似壓螢。如何遽作馬牛風。年來涉世真齒嚼老去。萬家猶轉蓬。月
滿簷臺應策杖。花開洹水定從公。役閒僅有娛心處。寂處相知一笑同。
寄來彝　從軍若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鐵騎戰雲秋校獵。油幢敲
雨夜論兵。鬢應癯瘦催全白。詩篤江山助益清。語下凱旋今有日。闕辭聞
已候門迎。　寄李仲舒二首　東門暫別已傷神。駒騎何堪入海門。明日
洹漢挑李下春風誰與共清尊。　水曹清貴治兵邦。更有風煙助錦囊。後
夜吳松江上月。多應移照柏臺霜。　寄高元用　兩鬢煙塵朝共覆一椶

風雪夜同衾。焉肯拈起當時語。應見相思萬里心。　仲建送子至湘陰別
後順風北塊行三百里。悵然有懷作二絶寄之。　吾子才華我最知。鬢毛
四首各成絲。汨羅江上一杯酒。萍水相逢又幾時。　江蘺杜若滿汀洲。驂
回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試人何處望予舟。　王沂伊濱集寄南臺
張璋飛　不見張郎事。詩名到處傳。齋房歌瑞草。清廟奏朱絃。琢句處春
法。揮毫祭蜀箋。驄青明劒閣。衣綉濕蠻煙。迓照咸陽樹。西風建業船。鳳臺
天上客。烏府幕中仙。獰獸吾甘老。蓬瓢子獨憐。驛騎王式侍。白髮廣文氈
頗有巾環酒。初無易絶編。烏頭何日白。馬首定誰圓。欲繼還山集。猶堪面
壁禪。寒燈孤遠夢。殘曆卷流年。忍逐南飛雁。悠悠入楚天。　寄張顒中四
首　醉騎馬綠飆狂。披氅騎來時無李供奉。誰識董糟丘。月照清伊曉。風
生碧樹秋。天津橋畔柳。定拂酒家樓。　薊北花先發。周南草又青。許身甘
濩落。懷友惜飄零。撰就丞尊飲。重看布被銘。只愁清潁水。照見鬢星星。
金匱書成晚。銅駝迹已迷。憶同池上酌。曾向壁間題。似子眊騎鶴。山翁解
祝雞。無才稱盛代。有意學幽棲。　予住碓橋邊。堂成杞十賢。何由薦蘋藻
無恨隔山川。柱就蟠螭篆。書憑過雁傳。伊流清見底。誰覓孝廉船。　寄李
符中　津亭官樹葉黃時。把酒船頭話別離。佇詔依然窮索米。還家何事

博看棋。空憐鬢髮驚秋早。豈有文章結主知。書到淮南人獨落。定將佳句
慰相思。　寄蘇昌齡　別後瓊華歎度芳。花前顧曲憶周郎。竹西載酒金
鐙畫。江上懷人碧草長。鵠孔期君賦雲夢。解嬰容我濯滄浪。相思莫道無
來使。佇看飛鴻拂建章。　寄馬伯庸　法星光裏見文星。知向東南攬轡
行。千道使車曉斧鉞。六朝詞客樹降旌。長千浪靜魚龍息。北固霜飛草樹
明。千里相思難命駕。夢隨潮到石頭城。　和薛翰林韻寄洛下諸公。綠
陰門巷馬聲中。邯禅無人過敬通。洛下笑談山遠屋。江南消息水連空。舊
遊如夢了無迹。病客觀心新有功。欲向伊川買修竹。風流他日與君同。
寄四川支文秦三首　昔年我作成都客。酒醆邪筒日日携。調破浣花溪
上路。亂山無主子規啼。　雪衣勸酒詆呼客。烏兎衝魚自上船。多少海棠
花上露。春來不染薛濤牋。　蜀橋織樓蜀臺寺。臺君義紅更可人。待招相如
苦消渴。頻君爲寄錦江春。　寄貫本二首　追憐同事貫長頭。聲樹萬雲
入一秋。我寄雙魚問消息。誰能還騎覓扁舟。　君歸耕種水南田。我望神
崧一慨然。安得携琴午橋路。竹陰多處寫寒泉。　國朝宋玄僖庸庵集寄
宋景濂先生三十韻　相處幾數月。相違已三年。尺來即聞訊。矯首王堂
僊。人書圖邀趣。寸心每懸懸。款領金蘭契。而知澤被然。憶昨被殊遇。草茅

倏寧違。平生坐璟躇。豈意來官船。修史與末役。之才媿群賢。強述外夷傳
荒蹤僅成篇。頗有班馬手。筆削容巨編。素餐竊恐懼。衰疾頻纏綿。小兒聚
藥裹。空牀熏艾煙。家郎命如綫。仁人俱見憐。同舍既是藉。同姓尤惓惓。早
晚辱要慰。殘喘聊自延。涼風送越柁。而得歸園田。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
緣。中秋佛寺裏。明月照離筵。後夜復叙別。修城燈影前。贈言諾教誨。有腆
寄江邊。縲紲已拜惠。所獲尚未全。去年擾寧叟。往還情爲傳。我亦存行邊
南閩涉山川。考藝非所任。肖往誰舍旃。知己諒興闕。疲驚詎勝鞭。鬢髮日
已短。貧病無由痊。秉秋山野間。靜讀廉相使。擊壤或歌詠。志憂臨澗泉。編
懷青雲彥。文會邀隨肩。作詩謝疇昔。一一莫能宣。諸公倘垂愛。報聞畢我
䇘。　寄滑樱寧三首　中秋虛約海邊來。時叙驚心白髮催。吟到桂花愁
未了。秋懷更待菊花開。　臭難斗酒入江城。稍見秋郊悵望情。不信勞生
長偪仄。海邊有日聽車聲。　江山荒落未應愁。草木知名對晚秋。誰道嚴
寒添寂寞。梅花處處可迴頭。　白君瑞詞寄　故人風入松　一冬不見雪花
飛。愛日蕩晴暉。殘木解寒塘凍。東風細。已露春期。正是年時冢馬。相隨
村落尋梅。　故人別久信音稀。排闥有新詩。膺聲北去江城暖。借舒展花
柳容儀。屋楷燒燈不遠。等閒休鎖雙眉。　寄臨安友念奴嬌　江千躋

鎮平常懷想京城春色。靜倚山亭凝望處。惟見烏飛雲暴。彿西埃塵眺
老郎風流將年來郎有短纂輕辭曾聽。　閒與俊逸嬉遊。笙歌叢裏春
戀中華圓況是郎陽將近之。應辨青驄金勒。豈羨欄干。西湖煙水。過賞蘇
堤側。寒腸漏將天隅岸渚孤客。吳欽肖詞寄趙南仲　賀新郎　烟樹瓜
洲岸。望旌旗獵獵。蓬空欲人天遠。不似沙鷗飛得度。直到彤鞍側畔。但從
倚危闌目斷。自古鍾情須我輩。況人間萬事思量遍。濤似雪。風如箭。　楊
州十里珠簾捲。想桃根桃葉。依稀舊家庭院。譜花青紅吹到眼。知有醉翁
局段。便回首舟移帆轉。渺渺江波愁未了。正淮山日暮雲撩亂。聞酒盞。倚
歌扇。蔡伸道詞寄友　滿庭芳　煙鎖長堤。雲橫孤嶼。斷橋流水溶溶。凭欄
凝思。遠目送征鴻。桃葉溪邊舊事。如春夢回首無蹤。難忘處。紫薇花下。清
夜一樽同。　東城。芳手地。尋芳選勝。賞遍珍叢。念紫簫聲斷。燕子樓空。好
是盧郎未老。佳期在端有相逢。重重恨聊憑紅葉。和淚寄西風。飛次膺詞
寄遠人　安公子　漸漸東風暖。杏梢梅萼紅深淺。正好花前攜素手。却雲
飛雨散。是即是從來好事多磨難。就中我與你。纔相見。便世間煩惱。受了
千千萬萬。　回首空腸斷。甚時與你同歡宴。但得人心長在了。管天須開眼
又只恐日疎日遠。衷腸變。便忘了當本深深願。待寄封書去。更與丁寧

一遍。寄友　許東情　吳宮艷艷楚宮腰。怯舞紫檀槽。纖纖玉筍輕撚。鶯
語弄春嬌。　鬆細帶。綷金翹。香飄紅。才拍碎。碎嬌燒殘月淡天高。毛平
仲詞又次韻寄陸務觀韓無咎　念奴嬌　少年奇志笑功名畫虎。文章刻
鵠。永夜漫漫悲晝短。難挽蒼龍樹燭。飛雀飄零。浮雲送雙。過眼都傳遣。青
人其意。妙然千載誰屬。　猶喜二子當年。諸公籍甚。貫雲和孤竹。翰墨流
傳知幾許。遺響宮商相續。夢裏京華。不須驚嘆。春草年年綠。赤霄歸去。更
看弄電欲王。人行次四安月前韻寄章叔通沈無隱　滿庭芳　漢落難
容。嗟嗟時堪笑。一年陸走川浮。人芳妻子。雨度過神州。紫蟹膾魚正美。涼天
氣。恰傍中秋。今宵意無人伴我。快瀉玉雙舟。　功名聊爾耳。千金聘楚。萬
戶封留。又爭如物外閑曠優游。好在東阡北陌。相從有諸老風流。家山近
歸休去也。不上望京樓。楊炎正詞寄幸津州　賀新郎　夢裏驂鸞馭。望蓬
萊不遠。翩然被風吹去。吹到楚樓煙月上。不記人間何處。但疑是蓬壺別
所。縹緲冕衆天女隊。奉一仙滿把流霞舉。如與我。醉中舞。　醉醒夢覺知
何許。問瀟湘今日。誰與主盟尊俎。無限青春難老意。旗倩管絃寄與。待新
築沙堤穩步。萬里雲霄新歷遍。笋依前派水桃源路。留此筆。為君賦。　又
念奴嬌　漢天雲靜。望一星飛過湘南湘北。當是祁山猿鶴夢。興起日邊

消息。材扇綸巾。浩然來。興此意無人識。扁舟千里。但聞清夜橫笛。　記得
天上人間。去年今日。曾作稱觴客。明月風煙依舊似。只覺蓬萊懸隔。更恐
明朝。詔黃飛下。趣駕冲霄翼。采衣卻展。望公長在南極。　又杏花楊柳對
東風。添盡一年春色。彈壓煙光三萬頃。誰識清都仙伯。夜泛銀潢。手移星
緯。飛墮從天闕。御風來舞。偶然身到鄉國。　二年人樂昇平。舞臺歌樹。處
處紅才拍。壽酒千觴斟不盡。一醉何妨今夕。更酌明年。鳳凰池上。去作稱
觴客。攜花折得。贈君調鼎消息。　寄上官偉長序云。扁舟何時下滄灣。狂
劍南客。東楚渺二千里。寄一曲歌。觀物懷人。想見臨風激烈也。　賀新郎
蘭芷湘東國。正愁予一江紅葉。水程孤驛。欲寫瀟湘無限意。那得如椽彩
筆。但滿眼西風蕭瑟。我所思兮何處所。在驛津津上滄灣側。淮氏子。關風
客。　閒風仙客才無敵。賦悲秋柳楊頻摧。派離沈鬱。百賦千詩朝復暮。胼
道波濤春力。憶共爾乘槎吹笛。八表神遊吾夢見。渺洞庭青草煙波隔。空
悵望。楚天碧。　向滿詞次韻王武子寄遠　清平樂　離愁萬斛。春思難拘束。
瘦盡玉肌情徹骨。盧損兩眉修綠。　畫屏羅幌輸君。文麟錦字尤勤。長記
酒醒香冷。笑將鬓子瞞人。寄友　阮郎歸　湘南樓上好凭欄。西風吹鼻
酸。宦遊何處不驚湍。白鷗盟已寒。　空飲恨。廢追歡。沈郎衣帶寬。欲人休

放酒杯乾。而今行路難。　寄舊　西江月　別後千思萬想。眼前一日三秋
小街獨撥記追遊。料得新妝依舊。　自笑非常帶瘦。偏他無限閒愁。莫將
離恨寄鄜州。聞道青肢愈瘦。耶律履詞寄雲中完顏公　虞美人　水狀霜
落雲中早。群偶雲中道。夜來明月過西山。料得水邊石上不勝寒。　黃屋堆
裏人相看。未慣雲林耶。當年曾說採煙嵐。惟有黃庭消息寄西風。　又　鎖
中指　何年仙籍序人裏。玉立紫雲間。氣吐虹蜺千丈。辭源江漢翻瀾。金
門大隱官中誰。見位列清班。看取酒酣風味。何如明月峨山。　又　念奴
嬌　紫瓊窟。鏡算何年。磐琢雲根山骨。理潤堅溫。知作稱杷格風流人物。
待價因循。一時奇遇。得大燒容發。千金先許。玉堂初聽勢無老彼疑是前
身。赤蛇宵吼。肯迴留捫拂。尚有當時旣琬越。胥氣懋難摩波。更莫矜誇武
夷玉竇。千尺興平巖闕。會發暴隸憧乙壓岩嶔。萬傳子昭詞贈妓寄夢想
江神子　十年心事上眉端。夢驚殘。瑣窗寒。雲聚隨風。千里度關山。琴裏
知音無覓處。拚淚斷。金寬。　瑤箱吟卷爛重看。憶前懽。淚偷彈。我已相
將飛棹過長安。爲說崔徽憔悴損。須覓取。錦箋還。吳彥高詞寄友人　春夏
思　柳引青煙花傾紅。雨老春。惟見清明欲行還住。天氣弄陰晴。是處吹
簫巷陌。杉襟漬春酒。如傷淚痕。啼清清。流水鷄犬。替宗荊。　高城天共遠

山遊望斷草與愁生等五湖煙景今有誰爭使斷湘靈鼓瑟寫不盡楚客
多情空惆悵春閨夢短斜月曉聞鶯 又 千里傷春江南三月故人何
處汀洲滿簪華髮花鳥莫深愁埰火年年來了清宵夢定彩林丘君知否
人間得喪一笑付文楸 幽州山俚寒狐雲何事飛去還留問來今往古
誰不悠悠笮底眉間好已燈花報消息刀頭看看是珠簾暮卷天際識歸
舟 又 誰挽銀河青冥都洗故教獨步蒼蟾露華仙掌清淚向人霑高
棟層層縹緲桂子時入珠簾冰壺裏雲衣霧鬢掬水弄春纖 眉尖多少
恨銀蟾潑汞寶鏡披奩待不放楸梧影轉西簷坐上淋漓醉墨人人看老
子掀髯明年會清光未減白髮也休添 又 射虎將軍釣鼇公子驊騮
天上仙人少年豪氣買斷杏園春海內文章第一屬車從九九清塵相逢
地嶽云暮來何事又參辰 霅巾雲雪暗三韓底是方丈之濱要達人都
識物外精神養就經綸器業歸來看閶闔平津應憐我家山萬里老作北
朝臣 寄友人 呂仙 曉漢煙叉殘乍潤入芳草東風吹雨桃花破冰
渚看滿菊春漲孤舟掀舞泝吳沂楚記孤燈相對夜語到而今醉裏聽打
小窻夢隨雙櫓 羇旅餘生飄蕩地角天涯故人何許離腸最苦思君意
渺南浦會收身歸向小山叢桂重尋林下舊侶把千巖萬壑雲霞暮年占

取 陳子高詞寄遠 浣溪沙 橋北橋南新雨晴柳邊花底霧寒輕萬家燈火
照溪明 急鴉差池官事了 木山彩錯市人驚 街頭酒賤唱歌聲 又
養晝溪頭春水生銅官山外夕陽明暖風無力小舟橫 萬事悠悠生處
熟三杯兀兀醉時醒杏花楊柳莫多情 又 小院東風百草青拂牆桃
杏已飄零不知春意總無憑 盧女嫁遲憐薄命徐娘身老賸多情浣香
吹粉轉娉婷 寄友人 鷓鴣天 白苧吳儂紅頰兒行歌半是使君詩山
茶處處春猶淺燈市人人夜不歸 拚劇飲莫相違望思往往下丹墀揮
毫郵對蓮花炬憶着蘋洲東燭時 屢喬先生集又和吳季永侍郎見寄 滿
江紅 乍雨還晴正輕暖輕寒羅幕時悵望故人煙水鶯翻鷗落老去可
堪離恨結新來轉覺吟情薄況等閑客裏送年華成揮霍 天一顧西南
角人萬里風埃闊笑長卿歸蜀錦衣徒看不是等閑埋骨怒也休則道難
攀慇但千年往事誤平凉今番莫 陳亮龍川先生集 人有見誑以六月六
日生者且言喜唱賀新郎因用東坡屋字韻追寄 賀新郎 鍾列黃金屋
向炎天薔薇水洒淨瓶兒浴漲透生綃裙襯腿誰把琉璃藉玉更管甚微
凉生熟岸浪星兒無着處與青奴記度新翻曲嬌不盡蘄州竹 一泓曲
水鱗鱗蹙粉生紅香肌暗脫鴛鴦蓮獨拂掠高雲新妝脫無奈纖腰似束

白鳥犄霞鶩浮緣三島十洲身在否是天花只怕凡心觸撓亂墜便蔌蔌
又有實告以九月二十七日者因和葉少蘊韻并寄 昵昵駢頭
語笑黃花重陽去也不成分散傾國容華隨時換依舊清歌妙舞苦未斂
都無星暑恰好良辰花共酒闘樽前見在陽臺女朝共暮定何許 蓼紅
狹倚明汀渚正蕭蕭迎風夾岸淡煙微雨鶩轉龍涎燒未也好向兒家祝
取是有分天工須與以色事人能幾好顧餘綢無縫休離阻心一片縈千
縷 高觀國詞寄人 鴉影孤紅 別浦潮平遠村帆落煙江冷征鴻相喚著
行飛不耐霜風緊雲意黯黯未定正慘慘雲橫水影酒醒情緒日脫登臨
淒凉誰問 行樂京華軟紅不斷香紅費試將心事卜歸期終是無憑準
寄落年華將盡誤玉人高樓凝恨第一休負西子湖邊江梅春信 代作
寄人 江神子 綠叢籬菊點嬌黃過重陽轉愁傷風急天高歸雁不成行
此去郎邊知近遠秋水闊碧天長 郎心如妾妾如郎兩離腸一思量春
到春愁秋色亦淒凉近得新詞知怨妾無處訴泣蘭芳 又 解冬花 約
簾翠濕寒江上雨晴風急亂峰低處明殘日雁字成行寫破暮天碧 故
人天外長為客倚欄一望情何極新來得箇歸消息去棹回舟數過幾千
隻 程正伯詞人寄少瑊 鷓鴣天 淚濕芙蓉城上花片飛何事苦參差蝶

深不奈鶯無語業穩爭如燕有家 情未老鬢先華可憐各自泆生涯揚花
不解知人意猶自沾泥也學他 南歌子 雨燕驚新暮風鶴遠舊枝畫
堂春盡日遲遲又是一番平綠漲西池 病起尋芳懶畫腰寬帶易垂不堪
村落子規啼聞道行人一去幾時歸 王以寧詞 和虞彥恭寄錢遜叔春山
溪 平生堂上側蓋歌南浦醉望五州山渺千里銀濤東注錢郎英遠滿
腹貯精神窺素壁墨栖鴉歷歷題詩處 風裘雪帽踏遍荊湘路回首古
揚州沁天外殘霞一縷德星光次何日照長沙漁父曲竹枝詞萬古歌來
暮 劉鶚南詞寄遠 鷓鴣天 雪照山城玉指寒一聲羌笛怨樓闌江南幾
度梅花發人在天涯鬢已斑 星點點月團團倒流河漢入盃盤翰林風月
三千首寄與吳姬忍淚看 趙獻之詞寄遠 別望海潮 雲垂餘髮霞捲廣
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遊百衙高選翩翩閬苑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
看脈脈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雲同夜惜卿卿 離腸草草同傾記靈犀
舊曲曉枕餘酲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悵斷雲
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傍情 王仲淳詞寄 贈 水龍吟 短衣
匹馬清秋慣曾射虎南山下西風白水石鯨鱗甲山川圖畫千古神州一
時戲事賓像儒雅快長堤萬弩平原千騎波濤捲魚龍夜落日孤城吹角

笑歸來長圍初報。風雲慘淡雜旄待。意在旗開戰。萬里天河。會須一洗
中原兵馬。看鞭棄鳴唱。咸陽道左。拜西還駕。趙來文詞 寄友 水調歌 半
生浮宦京華。夢中猶記經行處。燕南趙北。風亭雪館。幾年霜鬢。廣武山前。
武昌城下。昔人懷古。到而今把酒。中原北望。人空老。關河阻。 回首秦宮
漢苑。悵傷心野煙生樹。天涯地角。干戈擾蕩。故人何許。撫劍悲歌。倚樓長
嘯。有將疑貯。但憑高一掬英雄老淚。付長河去。 又 燕秦草木知名。漢
家自有中興將。龍韜豹略。金符熊旆。龍戎虎帳。羽檄星馳。貔貅勇倍。犬羊
心喪。望黃塵一騎。甘泉奏捷。天顏喜。謀猷壯。 貂蟬飛龍八人。晉康侯寵光
千丈。輕裘緩帶。綸巾羽扇。從容雅量。了卻功名事。歸來到鳳凰池上。且寄
閒莫遣鬢白了。誰愛煙波清江漁譜。寄西疇黃大鬮 臨江仙 憶昔風
流秋社裏。幾人冰雪約期。涼風天欲夢參差。寒燈多少恨。長笛不堪吹。
別去化龍潭上水。東來不寄相思。白鷗應笑太忘機。沙頭重載酒。休負桂
花枝。 懷舊寄林七縣尉 頊思冬 露濕沉沉洞房燈。悄鵲驚庭樹夜涼
如水。人倚玉簫何處。清娛積跡星斷河。烝衣貴葉飛四五。向此時感舊。非
關宋玉悲秋情緒。 追念章臺路共綬。譬芳塵妬花。悉眾舊游夢寐。總付
相思新句。想風流還在。匆匆情鶯。綵底霜寒。櫻桃花關。立盡歸鴻。聽角凝

清曙異濃 大言集 次韻寄皮建觀 水調歌頭 四垂雲捲。一夏雨漲濠。千
奇百怪。驚人海蜃嶽青虹。誰道散城黃石。泥跡長安紫陌。九萬里培風。夜
歘澄霽。皎月麗天中。 問今年年幾許。向重家愁瘢。自笑餘粹。造化竟何
功。登意京華俊客。思得蓬萊妙唱。清響韻商宮。此去兩神助。然大會雄雄。
僧大律詞 寄戴東沁園春 涯注水邊一脈。載東產兹英雄。似漢時文體。
班揚地步。晉人書法。羲獻家風。揮麈高談。岸巾長嘯。寰海如名馬治中。人
都道更展其逸足。冀北群空。 一朝林下從容。便傾蓋相忘。達與窮。看珠
璣萬斛。異光照眼。虹霓千丈。豪氣蟠胸。廟廊真才。蓬瀛仙品。天上文星世
罕逢。從今日且同宣教化。竟至三公。 隨昌甫詞 寄劉叔通 先生序云小重
山一闋。借叔通吾兄同留建城。酬杯之際。可令歌以贈我。否小重山
何地無溪秋。欠人。有翁年八十。住其濱。直釣元不事絲綸。優游爾。聊以遂
吾身。 陶令賦歸辰。來雲輕出入。犯風塵。江州太守獨情親。廬山醉。誰主
復誰賓。 烏程詞 東歸代同舟寄遠 憶秦 月下風前花畔。此情不淺。破
留風月守花枝。不道而今遠。 牆外鶯飛沙。脫煙斜雨短。青山抵當一重
重。向東下遮人眼。 飲餘歡 牆頭花口寒猶禁。被繡簾畫靜。簾外時有
蜂兒。趁楊花不定。 闌干又還獨凭。念翠低眉暈。春夢枉惱人腸。更厭厭

酒病。 李帝真詞 春山溪 西真姊妹。只道梅花是。來醉下瑤池。粉
胭脂何曾模洗。冰姿素艷。無意壓群芳。獨自笑。有時愁。一點心難寄。 雪
添蕊瓣。霜侵孟孟。淡壓世傳重。來夢裏。凉玉樓十二。散盡香去。說與惜花
人。雲黯淡。月朦朧。今夜誰同醉。 寄友 菩薩蠻 鄉關散盡當年客。春風
寂寞花無色。長日掩重門。江山眼外昏。 畫圖高挂壁。萬少參差。君想見
臥雲人。松黃落洞門。 又 芙蓉紅落秋風急。夜寒紙帳霜華濕。挽呼木
瓜香。曉來清興長。 輕舟青箬笠。短棹溪光碧。去覓謝三郎。蘆花何處藏。
寄贈嚴武僊 挽海山横陵江湖去。雉堞秋風殘照。聞寻桂子。試聽菱
歌。湖上晚來涼好。氣處簡舟採蓮。游女歸去。隔花相惱。奈長安不見。劉郎
已老。暗傷懷抱。 誰信得舊日風流。如今憔悴。摸卻五陵年少。逢花倒趁。
遇酒堅辭。常是懨歌慵笑。除奉天威。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共赤松攜
手。重期明月。再遊蓬島。 寄贈沈漢沙 鉄海清泉洗玉杯。恰篘白酒吟
偏宜。水林檎嫩折青枝。 爭看使君長壽曲。旋教法部太平詞。快風涼雨
大雲旗。 蔡伸浩歌集 寓向仲德宿雲軒。載兩月歸。南豐道中寄 滿庭芳
手撫桂舞。蓋孤燭影。夜闌人意醺酣。故人惜別。舉酒更清談。只合相從老
矣。知何事還着征衫。流年晚。長途疋馬。奔走亦何堪。 江潭搖落後。雲庄

絕壁雪舞空巖。念行人歸鬢。今已皤皤。往事真成夢裏。十年恨。江北江南
休。陡守霜風卷地。天。 寄友 撲成許東什 夕陽低。戶水當樓
風煙慘淡秋。亂雲飛盡碧山留。寒沙卧海鷗。 渾似畫。只供愁。相看空淚
流。故人如欲問安不。病來今白頭。 又和 闌干十二繞層樓。珠簾捲素
秋。當年攜酒屢遲留。識公惟白鷗。 幾得趣。又成愁。情鍾我輩流。買山同
隱青來不。還憐笑點頭。 寄賀司戶 鳳棲梧 狂盡生涯今幾許。勸勝湖
天萬頃煙波主。約我小舟同老去。要前一葉風掀舞。 邂逅同尋溪上路。
淡墨題詩。正在雲深處。別後作書頻寄語。無忘林下蕭蕭雨。 吝華公詞 寄
李都運有之 沁園春 人情冷暖共高低。珠慵非所宜。老夫祿祿本無機。
關教造物疑形。木穩黃綠苔。山林先有期。故人只道挂冠遲。此心應不知。
張子野詞 寄東坡 如夢令 為向東坡傳語。人在玉堂深處。別後有誰來。
雪壓小橋無路。歸去歸去。江上一犁春雨。 贈寄 西江月 蕭蕭鬢侯清
慎。溫溫奕笑知詩。餘推惻隱教民飢。況乃義方教子。 憲府兩飛鶚薦。士林
競賦懷辭。天門正是可前知。人待鈞天從此。 寄子山 聚心春 野樹秋
聲滿對雨。壁風燈亂。雲低翠帳。煙鎖素被。籤動重幔。甚客懷先自無消遣。
更蕭落秋蟲嘆嘆。樊川風流減。舊懷難得重見。 停酒說揚州。平山月應

照恭覲綠綺爲誰揮空傳廣陵散任光紗短帽窄袖輕衫猶記竹西庭院
老鶴何時去認瓊花一面 周端臣葵牕詞藁 代寄賀新郎 怕聽黃昏雨到
黃昏陡頓瀟瀟雨聲不住香冷羅衾愁無寐難奈凄凄楚楚背試把佳期
重數樓外一行征鴈過更偏來撩理芳心苦心自苦向誰訴 菱花顩頫羞
人覷歎紅低翠黯不似舊家眉嫵目斷陽臺幽夢阻孤負朝朝暮暮怕淚
落殘妝愁損指手撚梅花春又近料人間別有安排處雲君袖爲君舞向予
理詞調興丁巳偏走浙東諸郡遂作天台鴈蕩之游攷黃柑江蟹時足慰
平生時拜御書蕣林之賜因成長短句寄朱子發范元長陳去非翰林三
學士以資玉堂中一笑 西江月 得意穿雲度水及時斫玉分金茲游了
却未來心恠我歸遲一任 居士何如學士翰林休笑蕣林箇中真味少
知音不是清狂太甚 高續古詞 寄王德新 江神子 春風花柳日相催浙
江梅隴南開關過山桃恰到野茶蘼商嶺東來三百里紅作陣綠成堆
半山亭下釣魚臺擁層崖坐蒼苔林影湖光佳處兩三杯恨殺玉溪王老
子忙箇甚不同來 又 衆人皆醉屈原醒笑劉伶酒爲名不道劉伶久
矣哭墳塋死葬糟丘殊不惡緣底事赴清泠 醉鄉千古一聲平物忘情
我忘形相去羲皇不到一牛鳴若見三閭憑寄語吾有酒可同傾 又

二更堯飲四更回宴罷臺畫鄞枚誰念梁園回首便成灰今古廢興渾一
夢憑底事寄悲哀 青天蕩蕩鏡奩開月光來且徘徊何用衆生西泛苦
相催世事悠悠吾老矣歌一曲盡餘杯 孟津官舍寄欽若欽用昆弟弃
長安故人 木蘭花慢 流年春夢過記書劒入西州對得意江山十千沽
酒著處歡游興亡事天也老僅消沉不盡古今愁落日霸陵原上野煙凝
碧池頭 風聲習氣想風流幾擬覓狐裘待射虎南山短衣匹馬騰路清
秋黃塵道何時了料故人應也恠遲留只同寒沙過鴈幾番王粲登樓
二 誰都門冠蓋瑤圃秀轉春輝悵華屋生存丘山零落事往人非追隨
舊家誰在但千年遼鶴去還歸繫馬風風樓柱倚弓玉女憩扉 江頭花
落亂鶯飛南望重依依渺天際歸舟雲間汀樹水繞山圍相期更當何處
算古來相接眼中稀寄興蘭成新賦也應爲我沾衣 三 賦招魂九辯
一尊酒與誰同對寥落樓遲興已離合此意何窮匆匆百年世事意功名
多在黑頭公喬木蕭蕭故國孤鴻澹澹長空 門前花柳又春風醉眼眩
青紅問造物何心村簫社鼓希走兒童天東故人好在吳生平豪氣減元
龍夢到瑯邪臺上依然湖海沉雄 四 對西山搖落又匹馬過并州恨
秋鴈年年長空澹澹事往情留白頭幾回南北竟何人拔哭得封侯愁衷

狂歌濁酒夢中錦帶吳鈎 嚴城笳鼓動高秋萬竈擁貔貅覺全晉山河
風聲習氣未減風流風流故家人物慨中宵拊枕憶同游不用聞鷄起舞
且須乘月登樓 寄德新丈 江神子 草堂瀟洒浙江頭傍林丘買扁舟
陽岸紅塵無路近沙鷗枕上看書樽有酒身外事更何求 暮雲歸馬仲
宣樓弊貂裘爲誰留千古書生那得盡封侯好生半山亭下路閒未老去
來休 寄方城商師國器 軍中寄同年李欽用 時欽用為西臺掾在大安
滿江紅 漢水方城今古道幾回投迹留滯大浩歌狂醉此心誰識渭北
清光搖草樹故人對酒應相憶記雨牕相對話離憂秋風夕 風月笛煙
霞殘身易老時難得馬飛天不盡野春平碧我夢泰東亭上欽拳頭但有
長安日便與君重結入關期明年必 趙化蘇碧軒得欽叔書有相調之
語因代書以寄寺有長明燈龕即所見而言 洞仙歌 青燈白壁自買愁
腸遣更悵歎狂負年少記陽關圖上尊酒留連兒女淚輸與閒人坐釣
茂陵多病後懶畫琴心無復求凰與同調似清風古殿風動幡搖精晝永
惟有龕燈靜照看蝴蝶飛來又無情問[illegible]爲誰凝笑 寄德新丈
臨江仙 自笑此身無定在北州又復南州買田何日遂歸休向來元落
落此去亦悠悠 赤日黃塵三百里嵩丘幾度登樓故人多在玉溪頭清

泉明月曉高樹亂蟬秋 寄李輔之 鷓鴣天 生死論交有情何似無情
好滿前花草更覺今年老 塞上春遲湖上春風早東州道幾時飛到爛
醉紅雲島 又 十六芳年歸兒嬌小瓊兒秀海棠紅綻恰到愁時候
天上歌聲未肯人間有休回首渭城烟柳腸斷離亭酒 虞集道園遺藁寄
阿里仁甫 鵲橋仙 離舟南浦臨流不渡路啟城南直國故人直是不相
忘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
乘風光報與山翁知取 曾伯修漢泉集寄程德溫 鷓鴣天 六度他鄉指
月才枕懷無日不思家歸來護讀蘇秦傳愁比他鄉日更加 貧活計拙
生涯幾人曾見屋頭鴉一樣木墨燒經濟土鐘重觀兩部蛙 寄段初初
郎熊商希孟又及 清平樂 情懷渺渺客舍天將曉百慮攻心渾未了不似
湯郎多少 人生傀儡棚中此行那計西東指日天涯起興重占口角春
風 盧跡齋集飛泊來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韻寄蔣長卿僉司劉
蕪湖巨川 黑漆弩 湘南長憶崧南住只怕失約了巢父艤歸舟喚醒湖
光聽我蓬窻春雨 故人傾倒襟期我亦載愁東去記朝來黯別江濱又
須擺脫眉脫處 寄廣東肅政使者歎公纂贈別趙景山知事 南鄉子
嶺嶠蕩秋新前歲曾逢舊使君下足扶胥江上雨南薰吹散蠻煙瘴海雲

去去幕中賓，恰及榜開寂寞，濱載酒隨車，應共賞殷勤，要識寒花別有春。許有壬至正集次李沁州見寄韻滿江紅　徙倚危闌，愛四面嵐光翠濕。回首見雖雲黃葉，遠林平蹟，老眼都迷秋遠近，壯遊已遍天南北，有一官更比在家時添幽寂。人間世，天涯客。嘆李杜，嗟元白。問是因誰損，鶴困誰益。有酒直須拚醉倒，古今長短空何極。笑韓非孤憤若爲多，常填臆。月首　一夜繁霜，便添得乾坤澄寂。秋淌眼蕭蕭雲樹，淒淒風日。山色偏供羈旅恨，年光肯爲英雄息。只寒華不減舊時香，天應惜。　官況薄，勞耕織。詩律在，森戈戟。更山城容我，清尊瑤瑟。不是皇家勞結網，姓名底用人間識。書使君時有一幾來雲煙濕。　次韻薛壽夫見寄木蘭花慢　笑予生多癖，非酒病，即書囚。任世態翻騰，灰訛成豕，洗變爲丸。中條有亭無恙，論三休吾更百無休。方外青山故在，鏡中白髮新收。　天風鏘佩下瓊樓。心事付東流。向一壑雲深，三年夢熟，心表神遊。淵明苦無多語，只高標千古避難儔。老子新衔自看，醉鄉誰笑封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四寘

寄　詩十五

元張酉巖集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　謫居江海望蓬萊。九虎門深不下階。天上故人重會面，雲間薄宦也舒懷。廉車舊倚徐參政，右轄新添馬性齋。留念歸舟行有日，麥花風裏渡長淮。　寄王肅州晉卿　中朝多士正如雲。外郡何妨寄此身。畫角驚回十年夢，馬蹄行遍四郊春。學中已有收書者，境內寧無發粟人。卻笑松江張府尹，擬將何惠及斯民。　寄三山陳菊圃　夢中老圃菊花開，擬賦秋香愧不才。庭有諸郎皆玉樹，門無雜客半蒼苔。說湯東澗言猶記，聞卞南洲事可哀。擬將薦賢書一紙，只愁不肯出山來。　寄泉州謝懶庵　凡之能詩者，今八十餘矣。細齋擴鄉學務枝。令人常憶懶庵師。路迷萬里莫通訊，年過九旬猶作詩。傳法山中雖有弟，論才天下更無尼。當年驄馬人將老，不似梅邊唱和時。　有寄　此身時卷或時舒。一片秋雲聽所如。世味直從嘗後得，人情宜向達中疎。動而得謗無非命，靜以忘憂只是書。見說松庵賢伎滿，近來誰欲問新除。　寄靜

子升蕭杜都司　君通貴時多似我，我知應物不如君。三千北海從渠輩，十二東秦著此身。兩洗大明湖上月，風吹華不注頭雲。少陵俊逸如相憶，爲寄新詩一篇真。　寄曹天爵　詩句驚人自昔聞，風流全似老徵君。祇從北渡南還後，便有他州異縣分。浮世難逢真賞識，短書聊致小慈慇。何時淦水西邊去，共對青山看白雲。　寄李玄輝　幾年不見雪庵師，心欲全灰鬢欲絲。醉我恨無千日酒，憶君嘗寄四山詩。竹床風雨鳴琴夜，布袖蛟龍落筆時。辛苦江湖萬餘里，只除故報故人知。　寄洪月觀　淮南一學費支撐，淮北諸公問姓名。紅米黃齏徒自苦，青衫白髮向誰榮。嘗有夢何時絕，詩本無根到處生。最好風軒幾竿竹，爲君高抚作秋聲。　寄劉梅溪　收拾篇章入集中，寧論南北與西東。掛名正自不須我，好酒更誰能似翁。夜氣涵衾華著露，秋聲入硯竹生風。余生直賦梅溪興，政拙心榮恨未同。　寄張可與　初到京城雪尚飛，匆匆又過稿花時。應酬常有千端事，唱和殊無一字詩。料月邊廳朝起早，深泥沒馬夜歸遲。煩君天壁亭邊過，說似滄波白鳥知。　寄完顏誠甫諸君　走遍江湖恰倚闌，闌來猶恐未能安。一身完璧圖自可，衆口鑠金元不難。收拾風煙詩卷重，清磨日月酒盃寬。有時忽起思君興，騎鶴樓高獨倚欄。　寄東州諸君二首

偶因王事倚遊留，儘著新詩紀勝遊。兩袖只今無別物，滿携來海入同州。　鵲華雲盡岩參差，落日齊州道上時。白鳥飛來不飛去，向人有意聽新詩。

寄張藍山　滿江紅

古木寒藤高岸底，蕭然舟宿。一夜雨，猶風吹浪浪高於屋。夢覺蓬牕無共語，此時正自憐幽獨。道藍山老子送詩來，挑燈讀。　辭與理，俱能足。從別後，情尤篤。想鬢毛如鶴，目睛如鵠。四海如公知己少，有心日日相追逐。恨灘纓亭遠水縈紆，山重複。

寄鄉中諸友　上當引

一書除，倚海邊頭，恨無地著窮愁。何處望吾州，謾斜日高城倚樓。東湖湖上，錦雲十里，敢好稱花秋。日日醉扁舟，也曾念山東舊遊挽庭。

濟美集

吾兄文夫宦遊天台，余持官于江左，不勝感離之情，用韋蘇州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為韻，作十詩以寄。　秋風一夕來，木落江水波，猶將鴈南翔，柰有孤飛何。四海兄弟少，百年離別多。儻堅歸來心，富貴爾則那。　送君南浦上，風煙慘前知。當時長江水，已與滄溟期。海經遠山外，人在高樓時。潮來君莫忘，中有清淚滿。　我家大五夫，行人指城東。老槐閱世故，高蔭自清風。巨量陵谷變，猶歎斤斧空。故國豈喬木，遂憶人與同。先文正公。氏集和不姓。曾城東大村。　先人昔營葺，嵩少買別墅。後生大迷業，稍識田家苦。平生十貝牛，循立方寸土。至今龍門灘，猶夢秋夜雨。　雨業收餘音，寒蟲悲送夜。向來十年燈，飲卿泰廣借。白頭猶料事，把快歸世債。出門已絕倒，一字不堪觱。　母慈懷遠音，積雨久不復。朝來烏鵲喜，門外書一幅。小邦王事繁，夜食忘歸沐。何處望飛邑，岇中酒初熟。　安道紫東山，少游志鄉里。二龍各同淵，居綸有彼此。何年金華客，異世赤松子。此謀非人決，頭顱當自擬。　青氏明自嶺，推以文政翔。兩蘇事業違，卒與憂患對。夕陽西州道，江海愴餘悔。九折叱馭驅，前有覆轍在。　田園久蕪沒，何適為故鄉。春兹南陽阡，松柏日蒼蒼。但恨雲邊茅，無地安籬牀。米蕨飲江水，此人那得忘。　小草有遠志，大樗可長年。山林自相許，風雨堪獨賢。稍須三徑資，莫問五湖船。從今生右髮，可刻招隱篇。

寄仲子一首

汝生十七年，不離父母膝。抗言求自試，立意堅且必。父母不汝拒，汝志誠少匹。東書下扁舟，挂席飛馬疾。書來報善達，授館亦云佚。進修不多言，祝汝慎非一。

秋濤見陸次川，會其有廣德之役，同游齊山而別。既歸以詩寄之。　我車疾驅無停轍，君馬既休猶少留。客懷那更見行色，勝地不能成縱遊。君去我愁歸路遠，肯葉霜風山意晚。幾時雲外有音來，早送文書邊病眼。子託次川正廣德官書

寄蔣季莊一首

桃花水起問行州，時不能留迹自留。何有聲名呼子慎，儻能微浥念之深。前車或向中塗廢，古井

難持短綆求，閒說下帷書已就，願從繁露識春秋。道風集會約和兄，鄉見寄

高齋寒日靜，獨坐客懷清。沽酒盡一醉，借琴彈數聲。青燈懷舊夢，白首厭餘生。莫出官論路，黃塵多馬行。

寄杜學

昔向津亭望去舟，淮南風月約同遊。已聞王粲依劉表，終見常何薦馬周。紅葉有詩山寺曉，瓊花無主古祠秋。廣陵曾是干戈地，漸喜儒衣換短衣。

其奔羣吾舍賴業寄錢本芳

有客游桂城，于寺秋古杪。值茲搖落天，就鏡憂心悄。行行道里遠，去去知己少。多君共儒素，仍益忘遊學。道同心即契，叔姪論文後。永結芝蘭好。何時醉醇酎，勝還多一載。夢寐常攜手，染翰傷深衷。悵別離久。

寄傅時憲

憶昔分手時，四見易衣葛。昕夕耿懷思，男已此心渴。舟屋成獨往，瑤草向晨擷。樂與臺雁遊，逐喜世承斷。吾儕偉困侔，高誼竟誰知。已許論心深，君本儒術。

寄周所立

書屋鄰長衢，柱顧已承屢。定然舉玉趾，短策散輕步。神情獨散朗，吐論發深趣。君當儒林彥，籍籍播芳譽。自是荊山珍，無瑕表真度。未酬連城價，良用嘆遲莫。

寄權豐城

白璧絕纖瑕，瑩澈涵貞素。由來荊人璞，粹美非天賦。豐城列名區，寶氣祿煙霧。君膺竹符寄，發政推人恕。居職積疲困，德意諒宣布。枉此照乘才，作郡藹清譽。

寄周所立

初綠藹高林，華館傲熏契。粉節矗新篁，錦籜綴林樾。脫中桂蘿薜，陽景散清朗。浴此重巖倚，林丘恣幽賞。趙璧非常珍，妙理啓深奧。蘭章杜芳孔，亟誦慰遐想。寧貽蔺照謹，輒復休枝癢。思逐好風翔，深期謝榛莽。

寄人

崇岡矗高樣，上有彩鳳鳴。疾風吹纖雲，值此天宇清。汾陽唐功臣，雲仍理芳聲。靚止惟予素，願言候光榮。　風雨晝淒淒，行邁戒脩塗。深冬饒雪霰，霜寒迫微軀。不獨逃窮苦，幼于復被侍仁人。鑒微衷，願賜尺素書，聲光久所及。文采亦有餘，贈以鼎呂重，因之釋康拘。感德已銘鏤，縣當效區區。

寄劉彥行時在德安縣

聚散耿睽違，悵望渺廬翥，編鷲光景邁，炎政奇問遐。聞當理清秋，獲奉承嘉推。從容辭大理，遁跡著甯権。賢勞念明哲，寵命均優渥。君才當茂彥，妙蘊等荊璞。曠猶蔺鄙吝，未逝懷芳藥。行領雲錦間，蹤迹限陽朔。

寄陳伯昂

綠桐托清音，山水寄高調。鍾期邈云遠，誰為發真照。耿耿寸心存，泠泠七絃妙。解啓聲俗聽，毋詒賤工誚。　獨鶴栖長松，飲啄亦閒止。高視浮雲端，毛羽霜雪比。長風動天末，千里煙塵起。顧頻霄漢心，奮逐志空委。

寄權建中

沂上晴峯隔岸遠，官河秋樹日蕭蕭。書回南館人千里，花發東籬酒一瓢。夢覺眼看梁月落，相思心逐異程搖。回睞宵還衛門下，詔是毋須折簡招。

寄朱進人

畔雲還傍水邊村，遮我勞琴過竹門。萬里遠風飛紫鳳，五更山月滿玄猿。

銀牋未展慇勤意。翠袖先傾瀲灔尊。別後相思無處著。一時襟抱向誰論。
舊作一首寄李圖南　水複山重路更紆。覓魚愚馬致區區。異鄉對月
家千里。客館篝燈酒一壺。老去多情懷舊侶。夜來飛夢過高湖。錯雖已擬
千將利。不羨防身丈二殳。　寄李伯昭兼東守吾　仁里曾聞好碑矣。故
人於我貴逢迎。落花風雨殘春酒。遠道能忘倦客情。珍果引苗騎翠蠟。蛇
螢分蹴上書檠。西齋自守吾玄在。青問仍煩寄一聲。　寄王槐堂　竹門
深靜宜高隱。書誦從容憶侍賢。銀燭醉酣霄共刻。柬毫吟就乙爭傳。鳳霜
寒泱蛟湖月。鵬雪晴翻鳳渚煙。每欲因風修一札。渦心常逐吳旌縣。寄
統一緯　占鵲銜門喜信傳。相思心逐曉旌縣。承聞高步起華省。猶記行
吟向錦川。帝子宅連霄漢上。龍精光射斗牛邊。硯池春泛藏花露。紙檢雲
篇筆似椽。　寄表姪李剛吾　落花風急雨連朝。凝睇城南萬里橋。人去
柘湖勞問訊。路經蘭渚擬停橈。詩成更貫芳尊酒。月滿疑聞別館簫。頻
共憐歸未得。道遙戈甲氣猶驕。　寄八　路向西城郭外斜。別時扶醉出
城隅。好風不有飛雲朵。清欬何由漱露珠。碧沼香蓮紅霧濕。畫闌涼露華
陰鋪。山望水複徒延佇。回首那堪日又晡。　寄張與學揚觀我　別酒頻
斟醉不辭。游絲飛絮落花時。心間別鵠慇勤意。賦就豹斑絕妙詞。屋外雲

林高隱。坐抉溪邊魚。為共追隨故人招我歸來好。應向山中覓紫芝。　寄楊剛
賢　按上玄經泛燕泥。屋邊煙樹與雲齊。錦囊生句追人寫。白柄長鑱米
藥攜。高閣晚憑偕茶瓶。虛齋夜誦識青藜。佳時頻過瑣溪上。停策相尋醉
不迷。　寄周逸謙　短棹逆度碧山岑。華館秋清翠露侵。石徑雨添螺篆迹。
松軒涼發鳳笙音。湖居最美人如玉。老圃猶存菊鑄金。一寸相思意千里。
書郵誰復計浮沉。　寄周恒彭鏞二首　詩遣酒債老來狂。城壓通津館
宇涼。負氣千倚常扶策。携家作客不辭糧。月牧氷夜說烏鵲。虹渚幽期浴
鷗凰。還我持竿滄海上。華林茶具學鷗郎。　湖邊結構竹門新。湖上無塵
老故人。貴準急才推異等。彤庭飛詔起儒生。長飆會展摩天翼。巨海終歸
縱壑鱗。我政多情頭欲白。英陪章甫作諸賓。　郡弗詩寄王郡卿李太初
別來侍大史休論。老去情懷分外親。鳳德不孤隣必有。驥材超衆志須伸。
財運恒處方能張。學到成時別自賓。記語故鄉諸友舊。世間誰是合關人。
寄狂介甫　滿眼兵塵不見還。壯心何暇且求田。僊車夜碾沙場月。鐵
騎情嘶海樹煙。秋意一天霜氣肅。斜陽千里野風纏。幾時了却江南事。貴
鶴樓高醉玉船。　寄完顏子渊　一樽傾蓋倚前年。無語相看使惘然。白
髮有緣逢庠地。青雲無路訴鈞天。腸攜骨肉刀難斷。心繫忠誠石自穿。海

北淮來无不達。可能鴻鴈往來偏。　寄王進卿　北風萬里哭埋來。一道
黃塵走海隅。紫塞夜寒霜更肅。蒼梧雲冷草仍枯。請纓壯節空長在。草檄
雄才自恨無。寄語相望諸俊逸。俊朋何日醉姑蘇。　寄楊子英　半生詩
酒愛猖狂。聞道從戎膽自張。探穴本期擒猛虎。觸藩誰憶類羝羊。鄉曾可
惜當途小。蓮幕空淹日月長。誰與九泉王猛起。一杯同與把滄浪。　寄劉
元禮郝仁卿　國士恩崇國士酬。丈夫肝膽莫輕留。折腰無米誰知楮。彈
鋏歌魚自合羞。塞客更休愁失馬。仲宣何苦賦登樓。人生行止皆由命。枉
聽殘蟬噪暮秋。　寄乙正卿　有眼當青有耳聾。此心纔與衆心同。浮雲
自古遮晴日。明月何時過好風。塞井枉勞揮雪刀。釣槎虛負讀書功。前程
默默還如漆。萬事方知不可窮。　寄陳有孚　牢落天涯二十春。倚門愁
殺白頭親。拚揚捷壯林頭劍。風雪空勞馬上身。三策無由陳至理。一瓢便
合樂清貧。誰知非夜關山月。猶照長安陌上塵。　寄寇長卿　風雲長若
會時難。萬里飛空一劍閑。傾蓋不期逢北海。浮遊無分卧東山。幽門派急
魚爭躍。喬木陰深鳥倦還。誰念棄繻人欲老。春煙依舊鎖函關。　寄李唐
卿　老憎寒粟雪簷欺。綠林春遠雨偏滋。我知物理皆由命。人道天心亦
有私。短髮僅教絲滿鏡。壯懷休放酒空卮。前鈞不是無彈處。恐被侯門一

例窺。　寄高致之　吾鄉斜建瓠子堤。蔚峽嵯峨峙嶷嶷。龍門通古迷芳
草。衍岳山高背落暉。千里別離人去後。兩鄉顛顛鴈來稀。相思枕上東州
地。一片心魂日夜飛。　寄盧仲禮　和氣雍容恭底賓。一樽談笑見情真。
千年運啓歸天府。四海名香動紫宸。微筆有神風自愁。鈞絳無血草能春。
我來試問君前問。老眼何時洗戰塵。　寄郭良卿　帳隨驥尾志方舒。鶴立
鷄群氣愈孤。半夜誰憐悲短褐。十年依舊哭窮途。口求無適當如啞。道不
能行且似愚。行止僅從天意斷。丈夫何必強吹竽。　寄劉元禮　蒼蒼松
栢體雖殊。梅節輪囷一樣孤。可惜雪霜寒滿眼。謾教桃李笑如枯。天材本
有棟梁質。人力豈能斤斧屠。我已經塵久牢落。連雲大廈賴君扶。　寄李
巨川　擧頭西望太行低。落日射狼滿路岐。但覺人生非衆口。休將世事
動愁思。蘸然詩興增椽筆。搖落山光入酒卮。自古英雄多豹變。挽弋休恨
着鞭遲。　寄[illegible]晶臣　主兄論交入酒卮。此情終比俗兒非。住因太賢將
時賞。忘為孤清與衆違。香餌滿鈞魚早得。瑤池無路鶴難歸。野雲一片誰
人賞。落日秋風自在飛。　寄王仲良　幾年奔走夜達明。贏得秋霜鏡裏
驚。違社舊交休泛萍。東門新綴枉經營。一篇語孟堪終老。二頃田園足治
生。輪趁紙窗紅日滿。夢魂全不到鷄鳴。　寄郭良卿　先從高黨擲芳歷

娃名香徽五雲間。武夷白筆烏臺靜。春滿紅蓮玉府閒。霜雪已枯三楚草。烽煙又接九溪蠻。我來渴向君侯說。盡力陽和挽得還。

寄王鼎臣

青衫桃遠憶相從。別後俱成白髮翁。三楚可憐誰獻玉。五溪空嘆獨標銅。天高總是東流水。地僻元無北去鴻。何日一燈風雨夜。翦炎畫地數英雄。

寄蕭性元敎

垂髫竹馬記通家。不覺秋霜入鬢華。千里夢魂勞枕上。兩鄉風雨隔天涯。吟殘玉屋山頭月。醉盡黃池縣裏花。回首自慚何命薄。戰塵西畔望流沙。

為寓居詩寄武遂求君章

不見求夫子。悠悠十五霜。天涯厭宦轍。世路足奔忙。待我開三徑。邀君共一觴。驚花春木老。吾欲借青陽。

寄友人

老去身無補。歸來計未全。白雲思故老。青鏡惜流年。吾道長城口。浮生未息肩。下民饑欲死。尺雨久瘡天。擧棋增三歎。何人食萬錢。君門九虎關。雙淚湧寒泉。

寄都下武仲經

萍梗他鄉客。悠悠三十春。青雲難刀跡。華髮為誰新。破壁鳩巢拙。空齋鼠穴貧。幾時呼白水。何處避黃塵。風雨一燈夜。江湖萬里身。倚樓傷遠目。聞鴈憶佳賓。坐守兒童箴。難存弟妹親。薦章虛指犯。點額昔傷鱗。白日催人老。青山入夢頻。本無食肉相。強作看花人。旅食猶無地。還家未有田。龍門今咫尺。一語是通津。

寄石老先生

故鄉南去一身遥。世之消埃補聖朝。萬里青雲非所冀。數莖白髮不相饒。才如賈誼方流落。晚似馮唐豈見招。寄語山公休啓事。北充已判老漁樵。

首平寄都下鄧伯明

此身無地可安排。幾度碑轟半夜雷。薄俗文章賤如土。傷心吾道冷於灰。燕巢木穩秋風起。蟻穴績成急雨來。老却當年徐孺子。陳蕃一榻幾時開。

石渠金馬厭鴻儒。白髮青山卜隱居。千丈氣豪吾豈敢。七言詩好子何如。清愁賴有貧人酒。多病能忘太史書。他日呂安思叔夜。肯將尺素寄雙魚。

去去青山道路難。可憐求野一生寒。筆端妙句快然悵。總下陳編思潤肯。吾道誰能三握髮。仕途無復一彈冠。向唐風景猶堪賞。紅杏枝頭春未殘。

寄故人李君美

幾度思君費夢尋。新詩為我自長吟。浮雲流水十年事。淨几明窗此日心。草木變衰時節換。丘山零落淚痕深。何時携手春風底。醉盡長門買賦金。

寄李彥修

人物何嘗有古今。人生奇偶不同襟。浮雲飛絮無根蒂。流水高山幾賞音。兩地相看千里月。一詩聊寄百年心。何時同醉貴公酒。莫惜長門買賦金。

寄友人

半生南北苦無依。湖海元龍有此辭。本為任真忘役慮。誰憐直道却多岐。百年多病長辭酒。萬事關身不到詩。好對衰陽看舊説。此身不掛一鈎來。

臺上衣冠兩鬢秋。孤雲看處倦游流。何人識得冰驚座。得句空愁竟倚樓。行步往來從野鶴。隨波高下任虛舟。年徵萬卷非吾事。老根谷花愧鄴侯。

寄友人房千里

此生多病故人疎。閒卧荒城豈定居。勝日江山一杯酒。殘年燈火兩行書。望公熟案青雲上。笑我功名白髮餘。一諾千金得季布。不知夫子意何如。

寄李芝元先生

一雙野鶴出樊籠。萬事人間一羽輕。林外青山曾識面。沙頭白鳥也忘情。古來鍾鼎多榮辱。此去煙霞好主盟。笑我無成亦華髮。感君詩筆謝宣城。

南山種豆蕪不治。為吁歲晚欠何為。獻玉刖足古已錯。屠龍從學今始知。有時調弔屈原賦。無才可和淵明詩。須信人生行樂爾。欲待富貴知何時。

寄中山王充明及諸公

六十衰翁雪滿頭。風埃藍縷亦堪羞。夢中身世仍為客。眼底風光只似秋。前日清樽遼北海。幾時明月滿南樓。便須湯手高城下。野水添杯一醉休。

髯參元是幕中賓。句從塵埃困鳳麟。且抱微官榮晚節。休辭低首向時人。薄書最是關心切。殘馬思歸入夢頻。倚我平一堂下士。一尊分醉百年身。

素能只説漢終軍。西海何人識此君。百里相看宜令尹。一樽誰與細論文。詞傾杜氏三峽水。書法韋家五朵雲。何日與君成宴坐。不妨談笑夜將分。

便有新詩似錦囊。煑蓀盜跖兩亡羊。功名富貴無相遇。陰阻艱難已備嘗。頗有詩書遮老眼。羞將消渴潤枯腸。南城一水清如玉。何日尊前舞袖長。

西城風景入新圖。湖水湖光玉不如。曾賞鶯花寒食節。却憐風雨暮春初。百壺芳酒那辭醉。五斗餘糧不負渠。自古人生行樂爾。獨醒吾亦笑三閭。

寄許先生

此地深居豈隱淪。先生有道養天真。詩書事業傳千古。河岳英靈得幾人。恬着閒情酬歲月。不妨高卧看風塵。秋風颯颯餘川道。應嘆窮途未了身。

百年多病倦登臨。歸計風霜日夜深。千里有懷思叔夜。一時乘興異山陰。細書老去慵遮眼。白髮秋來已上簪。誰似高人許夫子。未纔三嘆有遺音。

旅食京華三十春。人間無地不通津。悠悠吾道三緘口。落落窮途一病身。薄俗文章羞自負。故園桃李為誰新。猜君細讀登樓賦。未是當年失意人。

賓主留連過友于。清風堂上厭歌呼。形骸放浪皆名士。鬢髮滄浪獨腐儒。健筆終當賦鸚鵡。佳人不用唱驪駒。小軒花木猶春色。醉入仙家碧山壺。

寄友人杜彥深

二十年前拜使君。滿樓明月滿樓春。而今青鏡悲華髮。前日朱門換故人。且喜高名浮宇宙。不妨貧吏哭清貧。牧之風調何時見。南望青山一愴神。

寄芝元先生

末路文章不是誇。自研朱墨老生涯。客懷涼倒無人識。腸斷春衫襯落花。

青山隱隱水澄澄。幾夜西風念李膺。江上尋驢歸未得。一龕燈火伴山僧。

世人都笑鄭生狂。自為非狂隱醉鄉。贏得一身無面事。不妨閒處看人忙。

擾擾兒童井底蛙。幾人歸去卧煙霞。西風吹

覺郡郵夢綠水青山處處家。　寄保下部遂初太守川　人生能得幾相逢。溪中夜憶元龍。白髮詞兄塞。問百巧誰欺百窮。　幾時携手。浮香亭上一醉發春紅。天地醉鄉中。放長袖婆娑晚風。　寄保下胡仲明望江尉　流年如鏡。歸心似水。求田問舍悠悠。蟻穴蜂衙。燕巢鴻計。元龍久厭拘囚。回首羨沙鷗。待清風北渚。明月南樓。棄世事多艱。此身天地一虛舟。　肯紗白髮堪羞。豈儒冠誤我。命壓人頭。太學三年。求華十日。笑來依舊淹留。別後幾經秋。想音容漸老。文采風流。只得浮香亭上。獨歎醉梁州。　寄洪大容水調歌頭　關山渺無際。何處認三韓。遂陽煙樹千里。回首路漫漫。暫丞元龍湖海。三十載來方稚落。心與野雲閒。她字九天上。早晚召君還。記當時題好句。醉中賞。二難兄弟俱在。門外駐金鞍。三別流年似水。情想浮生如夢。蘇。得鬢毛斑。何日一尊酒。相對謝東山。　寄王元輔江陵子　百年浮世幾人間。說求官近長安。不道長安行路古來難。白壁明珠天地裏。人不識暗中看。　自憐東野一生寒。兩眉攢鎖蒼山須信丹揚千丈香難攀。何日聚盃浸浩蕩。同一醉盡清懽。　又寄張世傑平華都巡水流來。每相逢。一哀翁不道而今豪氣減。元龍。白髮青衫人老矣。才人向舞雩吟。　片驪煙雨漢漢蒼。渺孫鴻。太息息。誰似髯參依舊醉顏紅。明日九重仙詔下。還又見紫泥封。　寄完州諸公　流年易換。客夢迷煙草。回首望高城。記西山蒼翠華拂。橫塘秋水雲錦萬荷蓮。思往日對薰風。況醉花前倒。、而今青鏡白髮催人老。後會一尊同。說元龍座中吟嘯處名誤我依舊廣文寒歸來好。酒闌望斷西州道。右詞名洪山　張玉齊詩寄張逢書　長風吹我髮。想想天外秋懷。義徐夫子。仰嘆白日流。夫子九皐鶴。嗷嗷誰其儔。平生未工容。敬公梁前修。人生如風花。萬物在所後。我昔及夫子如遊鴻漾遊。堂堂鷹鸇書。意欲空荊州。鳴呼貝知己。近者何可留。聞公捲關外。古懷拙清幽。諸生持玉扶。又門柏冰游。赤手探埋室。鐵網珊瑚收如由年日。本鐸來家年。今人旦暮計。大衆如蛇蟆。安知張茂先。千古覓漫情歲朔來谷。夜夜光斗牛。　寄劉頂溪竹識世路荊榛。蕭不開。何堪白眼妬奇才。盼林有約浩然出。黨錮無情元禮來。萬里長風推動革孤村深里自寒梅。蘚然老子靈光在。一笑昆明幾劫灰。　寄袁所寄　高寒風露闊瀛州。人在家山最上頭。袁山所居也名　倚狀八荒成獨立。閶門千古入寒搜。尚來天上多相憶。此去山中未易留。待得柳梢春意動。為公橫梢向南州。　寄袁州喬仲山　平生風致頎進攀。綿憶吳雲翔雪間。之子斗升江上水。使君圖畫峽中山。花塗千里劃舂叙書卷一簾供畫閑。天

待西來共高閣。百壺江雨寫滄溟。　馬易之金臺集寄上京塗貝　大駕清秋發。千官八月歸。風高沙鳥起。霜落海鷹飛。射士誰青眼。山人尚白衣。寂憐來書客。相望思依依。　寄南城梁九思先生　徵君奉詔出京時。訪古關河歲月遲。泗水中流尋漢刹。近成濟州。得漢刹九道于泗水之中。泰山絕頂得秦碑。仙人火致青牛約。弟子能傳白鹿規。昨夜少微星象動。朝來只恐史官知。先生名有。平中梁七節公之孫。世居幽州。不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泰定中事。天曆間。參知河南北。除公石刻三萬餘道上進。其副分類為一百卷。曰文淵英潤。又修續列仙傳一十卷。　寄揚州成元璋先生　先生白髮好樓居。抱膝長吟鬢有餘。喚起茶煙浮几席。春深竹色上圖書。無因東閣論封事。有約南山共結廬。千里停雲勞夢想。八求遙望致雙魚。　春易靜香堂集次韻寄師言　絡緯啼井幹。蟋蟀鳴階除。金高翻已應。炎夏忽云但。安得寥天鳥。為寄尺素書。秋風到山郭。問子意何如。　貪天充餐利。肉燃久如懆。造物一但翁。戲汝以朝三。何如湯廣文。冷官對青山。山中亦有玉。可以代朝食。　墻西一老樹。陰翳蔽九牛。昔如無天雲。一旦忽復枯。枯枝與敗葉。萬化本同流。可能明鏡裏。代子鬢邊秋。　寄簡長仲實佛　春谷天下桂。土厚川流流。異人稍閒出。百室咸致斧。先生潑獄姿照然。雖具論。仗鉞志。忘猜。誓清河洛除。驅馳汗徹亦準旗麾不翻。雄名振遐寓。洪休貽後昆。篤生佳公子。來何振振。鉛質珪璧粹。遊才瑚璉溫。方今泰階正。叢星明紫垣。吉人既駢萃。髦士亦雲屯。永思清廟器。久落澄江濆。試尤奉明璽。天網亘八埏。高岡鳳凰下。萬目睇孤騫。　錢輔之相過以公事不肯留作詩寄之　尼生困孤寂。幽折偃微行。吾廬何所有。朔暮山旋擴。芳辰景物累。水已搖新情。穿雲度窈窕。折情千花明。竹林清畫風。急得啼鳥聲。此際故人來。岸幘走歡迎。握手叙情話。表渢觀弟兄。欲為十日飲。酒作江河傾。掉頭不肯住。簡書有期程。寄留更信宿。歸意浩已盈。後閣天判吝殘事待老矣。繞屋荷萬本。田田始抽萌。他時子重來。親雄窺淺清。瑤藉不洗泥。采尊可茂美。茂刺紫角。缺欠剖璜珠。晶茹芳亦鈞鮮。翻鉤魚尾頳。送送日入。更待月華生。　余家繞屋新種芙荷。滿又員。松江尊菜本。偏蒔於田之澁中。客有美遊之理。故早計以為可芝美也。　寄鄧善之　布帆卷飛霜。旅衣肩參兩。遺情恣貫延佇。役匪羈旅。既隨蝶流。亦異猿蕃侶。相逢吳臺陰。風把與延佇。坊雲高誼激。摘霧清醉思班荊言。春暮頃蓋語。驪駒嗟已促。羽觴誰御。相知會合難。為津尚淹滯。班荊茲各一方。戀綿陽煙嶼。怯首津亭路。今寫君望是。沮洳春水深。暝煙微日照。打

朧睇蒼茫恨無征鴻羽。 寄吳興趙君澗 雲葉凹空間樓崖更薄寒時添霧非忍更益暮愁端。有為書難寄無魚缺座揮。朋儕欣會合。衣馬快遊觀。彼美真珠還。相逢抵慨歎。韋娘擬絃薄。李子黑貂殘。醉后悲仍酸。詼勁興不彈。至深驚星減。金缺情歌闋。天地遍廬小。江湖傳舍寬。有土均客袞來興為君歎。 寄宋李文 雅發宗門闢。衣冠振里閭。生賢才不世。積德儆非虛。良治傳光業。遺嘉有故書。機雕進貫局。蓄集過稀餘。皙屋臨雲檄終看著石渠。驥馳長路始。鵬遇厚風初。早托逢迎處。中浮合會疎。要鶩三日別。況闊十年餘。秋渚思周豹。春山憶並輿。素心歎矣看。華髮貴頻梳。得司精神動。逢杯憤懣舒。抵飛彼短褐。不擬更長裾。風雲來安戶。蓬蒿仲蔚居。自將貝宴寧。感謝故人車。 與師言客鉄磨。三月餘師言歸後作詩來寄 燈花猶記別時結。為報君歸我亦來。豈意貴塵迷瘦馬。尚沽青眼送飛鴻。羣山積雪清相射。十樹寒梅望欲空。何遜揚州才思減。試煩妙語與春風。 寄湯師言情德到書數詩故不章及之 遠狠千安知見君。草生宦舍不嫌貧。以寒復從時相命。江閣蚊螐夜有神。詩可抵添風土異。酒杯莫放鬢毛新。欲知别後繙康順。一紙書題亦倩人。 寄孔述之 百從茂苑觀為政。注動雲飛五月秋。已識咸名深屬望。相看談笑更風流。才華抵解逢人說。薄芳真愁與子遊。遙對青山懷千度。幾回獨倚仲宣樓。 寄陸治儀 寄語雲間陸士龍。近來談笑與誰同。團欒佳住論千古。潑酒時時判一鍾。問道新居晉水竹。臍腸窮巷散蒿蓬。驅馳惑郡還如否。江水桃花昨夜風。 陸彥功於但語年家仲春書懷寄之 懸廬隱寒門。筆無器酒衛。寄志侍從宴。浩氣吐長虹。丈夫四方志。不使兒曹長。松楫山衛主。斧斤始梁棟。惆古從禮義。世逐鏡虛哭。寸心攪鬱快。何敢塞敏豁。筆史非吾事。舜身受持控。有贓輸酷網。無才恥鄉貢。貧賤久淹紀。且諒慕近。選興在有生吟。心閒無忮夢。人不通詩書。何異蚊虻哄。無復望慈懷。片言自譏諷。寄之不報冷節復用韻戲之 法令如大道。分布通萬衢。昭明在民上。何異仰天球。漢唐有天下。幾遺略史弄。巍哉談琴堂。層欄接畫棟。仁義出萬口。不在鵝碑哄。清酒與醍醐。屈平獨異衆。思述學史事。片楮胥代控。世途談快舌。未必如子貢。積尚下筆能。莫厭懷金送。久抱來狀學。甘作灑掃夢。冷眼觀時今。八九居糊甕。因思秦吉了。已入白氏諷。 九月望後五日因事有感偶成此語以寄袁庵求和焉 十六日立冬 新冬已戒嚴。小屋初塞向。歲閱氣云備。天高月既望。家無饒石儲。日有琴書況。何須別貧病。但恐累吾養。貧及逮在念。坐待遠相訪。清新各歡洽。笑白兩相依。生隔謝問

闕。傷時發悲愁。問余今何依。儕我老無恙。翩爾來詞章。忽焉相撫嘗。我才不足言。君學何可量。不十乙未詩。先從遊山杖。縱步蒼山巔。有懷越水上。百年城亦非。幾度沙移漲。側指古英雄。令人今惨愴。小春天無霜。薄暖凡未穠。野草青不凋。山梅紅欲放。既知日駸駸。何用心快快。碧玉堆巨鰲。黃犟鴻新釀。醉來歌一闋。問甚扆幾綱。起望西湖西。夕陽淡青嶂。 二十二日京師和韻至 人生踰十年。立志决趨向。富既不可求。貴亦不可望。鍾鼓樂清時。山林有佳況。悠然誠愁空。藏體在居養。師無踵步忘。遺遠十里訪。一念持堅剛。萬緣絕惆悵。保嬰來狹劣。遣老憶壯盖。康示幼境。杯蛇豈真恙。撕予下里歌。和君白雪唱。子度舊襟期。叔度素德量。尋幽水竹居。適趣煙霞杖。藥辛棄籠中。鶯已脫韝上。今年值天時。闢門泛溪漲。交遊致焉闊。旁觀為快愴。別久畫盡養。情溫似挾纊。璽璽語莫周。浩浩歌欲放。冰囊嚴高寒。脂韋記忱快。離攢黃金英。稽酒紅珠釀。但當計航蕃。何暇慈伎倆作詩拈梅梁。歸鶴入孤嶂。 寄之以詩謝我因復用韻寄之 風雷恭熱激。草木達春叢。吾家宗儒道。適可身自亨。夫子言恭梓。吳欲江海行。管寧恥割席。白眼睞公卿。交雲亦有志。時夬徒喧嘩。且樂甕盎計。多共兒曹爭。出門直有礙。累遇鄉曲英。論文知直諒。覆事恭純誠。不作鄙陋思。悲我金石髓。披踢至再三。頓使耳目聳。努利洪無暴。琴書各有成。今開茅塞。書田後力耕。慙頻奉清誨。繚續高韻呈。草祈斤削手。為我發句萌。茂才久事史。律令諳研精。莫學筆鋒利。常存心鏡明。坦蕩履正道。不患無功名。巍然楚屈平。居官稱獨清。 是日又以詩寄我 貴華佳節近。歲月嘆蹉跎。舊約還未今。新詩别後多。書樓高得月。無沼靜無波。何日篤湖上。西風聽棹歌。 一身常坎壈。萬事總蹉跎。在昔黃金盡。如今白髮多。已甘成土木。未苦更風波。良友知心久。時來慰雅歌。 寄錢素菴 桃花飛盡榴花開。遙人一别久不來。佳蘭著花五六十。小池倒影新樓臺。樓下讀書聲不絕。樓前風雨初休歇。湖塔方收七夕雲。海湖又望中秋月。佳朋不至我愁吟。西山秋篠塘登臨。石屋小壁猶辟立。寶林大劫已消沉。高侯戲墨今天慈。可賦仍存竹逃筵。羣僧散走無子遺。空懷相催徒惓惓。龍湫寒碧無淺深。龍山佳木還陰森。人生一瞬如露電。何不享來遂賞心。 戲書寄呈胃子敬祝禮之二道友 我不學琉璃瓶。中涵萬象無逃形。賢愚見之俱有情。不識堅牢延十齡。使知壇滎迷變情。疵嬰生守心不誠。一朝僕擊無餘聲。清冷空中碎鏗轟。懊悅衆物無有歸空明。又不學牛皮燈。天昏地措隱日光添炷燒盡光不晶。硯然廢世為無能。不自照兮人不行。世之淵見皆蓬慣非

刀無用要目盲。切火然發值沉升。一旦厭飛蔟起美敎擾。我欲學佛佛畜
冥。我欲學道道無名。我欲學儒窮六經。六經淵海深且宏。不儒不道亦不
僧。而我如今作麼生。我欲學純避利勝。我欲學拙避巧爭。我身欲學如持
盈。我心欲學如守城。饑兮強食傷壯撑。寒兮敝衲手足輕。不學無術學無
成。不平必鳴何必鳴。有客巖堂鏘琤鳴。有客江海釣長鯨。王令僕兮金破
羸。勞天手兮舌縱橫。蒼蒼居諸不少停。谷遷陵變松不榮。富貴福澤若秋
螢。吉山休咎旋風旌。我非避世嫌獨醒。我非諱人求自清。我知賦命如一
燈。焚膏未盡心已驚。避風避雨避精陰。頗護餘光照五更。　戊辰正月八
日頓上又寄山中僧求正之因用其韻　　別久心馳身未附。偶逢樵子寄
詩還。石橋不雨路常滑。竹室有風總自閑。我染兼塵奔道左。師無一事到
人間。明朝樹下來聞法。莫放雲飛漢雪山。　四月三日袁若吉我以別期
在一二日間余已曾兩作詩曲以餞之不果行此約恐定耳後月前韻反
曲以寄之　　言則非艱行則艱。身閒孰若史心閒。功名不羨麒麟閣。姓字
元通虎豹關。一笠一瓢隨履樂。三詩三曲餞君還。相逢屢說神仙事。未貴
省松能駐顏。　重陽來廬山暮秋嚴入城使寄　　心知沉迹墮。耳熟舊詩掺。
迂照僧歸寺。西風客憶家。微寒使病骨。新夢惜年華。獨坐無聊賴。沿籬看
菊花。　拙寄　　吟寂厭煙氛。荒寒夢寐危。擇交貧可久。爲吏拙難醫。大閒
根體上。孤營竹苗悲。快活朵落酒。況此滿懷詩。　寄琦秋巖　　吟窮荒此
地。靜極省吾生。秋老腸縣斷。江空月兔明。松膚凋鳥聚。竹瘦夢僧清。別後
君顏瘦。初逢慨暑檯。　寄樓洛齋館人兩貢文　　四明山水奇。二老器能
殊。語劇欲流涕。吟清詩撚鬚。林香僻竹醉。溪影萬藤枯。愧我早徽者。無階
扣遠圖。　錄狀日叢因寫客況寄王平原仲仲宗曾仕衡伴　　富池爲客
吟窮愁。吟成寫出還包羞。王家兄弟領此幽。識邁子瞻與子由。欲織寒江
無機杼。兩眼遠睨遮峰樓。前時水顛岸不修。今日雲旅家荒洲。洲上荒樹
葉不留。舟顛都濱泥塗浮。燒薪睨焚雲十乘。方鏡落釜鳴潮頭。欲填饑腹
消客愁。飽時熟睡迷莊周。蝴蝶夢破嗟乎休。不驛俯首尋茶甌。飛鴻整陣
聲何遒。憶君金玉孰可儔。自期雪夜訪君遊。乘興肯逐山陰舟。　奇程中
叔　　奇才不泯楊馬名。善政重著龔黃績。政績才名資身榮。山林意趣無
方覓。人生富貴肯押中。何須強力爭豪雄。三光五嶽攄心胸。歲寒春色梅
花風。我有小隱傍石屋。石上幾回斷黃獨。肴未我已不會足。何事攢眉勞
案牘。程子洪河不碌碌。古意今情兩浩瀚。歸歟歸歟毋忘廉。同尋牧童過
天竺。　寄湖口張監渡　　寂寞鄱亭宗華中。有懷不偶遠相從。渡頭興發

來西埠。西角長鳴上下連。江挽燕鴻秋信杳。野涼桑柔綠陰重。天空水闊
雲楂斷。收拾新詩寄與湛。　寄周堂長　　回首大江秋水西。秋蔡閒步菊
花籬。百年清澗甕中酒。萬事安危枰上棊。夢入莊生迷蝶處。秋窮寧子飯
牛時。西風涂嶺同樓愼。屋挽漁溪雲錦池。　甲戌重午留趙奇武康同官
湘索莫嗟楚雲迷。力疾嗜嗜客會稽。心想同寅分席醉。身逢遲午借樓
棲。今朝氣象悲歡異。戴雜蔡榴色澤齊。冰隙挽涼應有燕。藕花多處想供
題。　寄韓玉與二首　　郭北下湖挽蒼綠。書屋崇此五月凉。涼臺水榭自
柳陰。獨飲愴程因稱來。心心品茶不停住。添聲絮回夢不足。世故屈指歎
剌促。詳識其人美如玉。　涼夢幾回繞孤嶼。想見絕塵人間者。西湖瀛嶼
綠天織。君胡為乎不來還。信美非吾國所惡。樓臺近水何多注。自顧形癡
況樓遲。未著共此清夜語。　富池客中寄范約庄　　客子驚秋易斷魂。江
塘落葉雨紛紛。蔽江雲暗山頭合。隔竹水聲屋尾分。無日不宜閒聞酒。有
懷猶且強摛文。燈牀幾憶同君話。卷裏新篇可僭聞。　寄楊雲谿　　公籍
徽塗成達宦。我濤草撤守清貧。閒曹奔走徒云仕。濤倖沽濡不還親。飲水
曲肱無此量。解衣推食有何人。涼風四壁螢新咽。備憾滄回獨客身。　寄
翟提大二首　　身丝江國轉艱難。不似樓鴻落浦安。明月夜寒思把酒。何
時聽取客吟刊。　君家茂苑我孤山。相逢滏城溉未還。何日且樓南館逸
客中歲傳暫偷閒。　薩天錫詩寄米舜咨王伯循了即休并序　　元統二年
秋八月。僕與淮東憲副米舜咨。廣東憲僉王伯循。會于瓜洲江風山月亭
上。過金山。登妙高臺。飲酒賦詩。京口鶴林寺僧即休。盛起浪沽。嗜別少年
遊詞。賜休既去。舜咨伯循留廣陵。僕獨涉淮過河北。人生聚散。信如雲萍。
倒指歲月。舊遊如夢。向時舜咨有雨過江色淨五字。天趣妙發。不見竟篇。
茲以一字爲一韻。賦詩寄上舜咨伯循二莭笑。鶴林主者了上人。　木落
淮南秋。蘭橈泊瓜渚。把酒三人同。江亭看飛雨。雨過江色淨。妙意發天趣。
歷歷江南山。一一青可數。　大江湧金山。總若青蓮座。山下有龍宮。見水
不敢唾。江山萬古同。日月片帆過。把酒妙高臺。作歌醉相和。　飄飄鶴林
僧。布襪青鞋雙。長江飛錫渡。淨磬魚龍驚。遠來作偈別。楚雨鳴秋霜。振錫
獨歸去。天花飛滿江。　散落楊子橋。細雨濕秋色。小舟載吳娃。搖搖語相
接。風起布帆高。一往不可得。夜宿廣陵城。夢繞蕭然明月。　霜高木葉空。江
清水花淨。離情江水深。楚女晚妝靚。按拍聽歌聲。點筋行酒令。白霧滿水
寒。遠野安十柄。　寄丘以敬　　孔門新壯觀。化雨遍南陔。紫雲風鳴鐸。青
燈夜讀書。杏壇翻影鳳。芹泮濯銀魚。館下諸生書。如遊小石渠。　寄肴郎

郢天駿　入道省郎好薄書消盡閑情公不自喜俠肩失忠還酒債西湖
路鄉心北固山閑愁早拋卻莫遣鬢毛斑　寄康公亮　天涯流落思沖
沖臺閣多君義氣同京國十年同獻策瀟湘萬里獨飄蓬故人書迅雲霄
上遠客歸遲瘴癘中欲寄相思無雁過夢隨流水到江東　寄南臺諸公
今日霜臺粹介臣明朝雲嶺度關人貪茅萬里埋冠蓋青史千年重縉
紳謾有聲名身後客何如公道眼前伸故人俱是乘驄客應念沉淪瘴海
身　寄陳衆仲　江南少識陳衆仲闕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過
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沼鳧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湖上路
題騎款段踏春泥　寄新蔡宣諸公　玉節南來感慨多壯年豪氣猶消
磨三山宮闕有人去萬里衡陽無雁過浩蕩燕山新雨露淵淪瘴海舊風
波門前空有朝天路世事飜應欲奈何　代兄寄　北總終日對客坐去
卻終軍不入城山徑秋風吹落葉隔窓疑是馬蹄聲　寄曹克明　兩聲
綠葉櫻桃肥日長青草蝴蝶飛江南三月春欲盡白馬王孫何日歸　余
與觀志能俱以公事赴北舟至梁山泊時荷花盛開風雨大至舟不相接
遂泊蘆葦中余折蘆葉題詩寄志能　題詩蘆葉雨斑斑底事詩人不柰
閑滿泊荷花開欲遍客程五月過梁山　他述金淵集奇丈貴賀 走佳丁本

明人 淳祐六十翁生遇時節好朝遊魚樵社晚入詩酒保不為名利縛剛
被花月惱時發少年狂不省身已老強歡無餘懽聞者笑絕倒齒髮漸
凋疎形容頓枯槁平生千金軀豈不自寶寶幸然本根在收斂尚及早何
必大藥資延嬴多壽考世無政事堂世無沙門島　寄陳南翔張伯成主
賓 竹谿　山水未游徧其如歸夢何獨憐貴渚月相隔白渥波秋盡那無
雁霜邊尚有荷終期共燈火揮霍異書多　寄南仲　坡翁昔年五十三
翰林侍讀為學士溪翁年德與坡同官職胡為未相似我道閑人勝貴人
驂來軒冕浮雲比翁今田園瀨水上頗勝求田陽羨里翁今有弟夜雨對
牀樂頗勝卯君懷遠驛中有感秋風起有時筆牀茶竈泛泖湖卯外梅邊
從使儔詩篇經卷靜工夫光景流迭一彈指不論衆醉與獨醒不問此非
并彼是客來不必及時事有酒且斟無即止從今笑傲五百年綱伏鋼馳
皆敬僾小山老桂數秋香下挂月照西風涼今夕如此好風月胡不招邀
坡翁霞佩同頡頏翁今放舟何所適新詩漫表長相憶舟中不可久留寄
早歸來共賦碧雲餐白石 十月二追寄　和劉君佐韻寄董靖傳高士
雲晴江湖入暮平何人筆外小延緣水痕不動玉平岸春意欲回花滿天
瀨出恐消捫夜蠻醉吟忘工亭袍隨行筍坤學林和靖結屋梅深伴顧眠

寄陳仲觵 玄仁　爲李域之送客船移花一別又三年清風明月思玄度
駿馬名姬美謫仙湖海倦遊子白髮園林真樂子青氈楚土卜宅平生
志歸日相從學刀耳　寄武康王居正子中　曾向英溪米白蘋江東日
暮别離腸從今瀨上思歸夢浮玉山前億故人千里雲萍應念我一庭風
樹秋思雙懸蓑石綴苔衣厚擬買漁船作近鄰　寄梁中砥　句曲峯巒
翠倚天琳宮瓊宇宴神仙水程繞陽一百里腳債未償三十年裘擬看山
攜酒去相期聽雨對牀眠何當擬遣塵間事一試松根古客泉　再寄子
堅　兩總隱几讀南華頓悟七年與戰蝸住久不知身是客歸休誰謂女
無家向陽野竹先抽筍倚雪官梅欲試花我愛林鄉真樂地底須頻哭玉
川茶　寄唐存濟　三年塵上白髮屑擬向西湖准客夜林下杜鵑猶勸
去海邊鷗鳥亦知幾又成何待得癸丑戊存寫須尋栗里歸見說中山者奇
士鄉心也趁白雲飛　再寄子堅　霜力風威各逞強老夫擁被不離牀
一貧已辛官將滿百計無如歸最長別後交朋難得信夢中文字不成章恐
從未心似梅花白莫入東風桃李場　寄鄧善之　幾年不寄子公書思
向燕南遺鯉魚天近地遙歸未得男婚女嫁事何如壯遊自致青雲上謾
仕誰憐白髮餘西浙林泉俱可隱毋忘舊約共樵居　寄戴子寀　七不

能堪一不成閑雲自恨出山遲挪杖騎馬愛心斷尋萊鱸魚歸興長等萓
樓樓留泮水故人渺渺滿臺城對牀風雨何時了共翦青燈話到明　寄
周吉卿 度孫　來菊雖摧菊尚青閉門稚子喜新晴老翁錯料人間事猶
雨如何不滿城　四壁寒蛩已可憐一庭風露轉淒然杜陵便是歸來早
也有荒閑負郭田　日日言歸未得歸翻令兒女笑寒饑而今已覺歸非
遠為報山樵野鶴知　偶作寄李良甫　閑官長日無公事靜室焚香讀
好書飲水飯蔬差可樂妻兒休嘆食無魚　山中有雲難寄君庭下鳴蛙
殊聒人他時尋我江湖上不是玄真即李真　寄周吉卿 度孫　閑居偏
愛十日菊歸計何資三月糧因食不煩憂菜色田家幾指已炊香　懷上
懷居小丈夫首丘終覺老心孤須營浙右歸耕地五福星明正照吳　老
來足力覺全衰一日山行兩日痠歸去還須負得山中出入不煩遊
寄京口諸友　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真
女沙頭狎白鷗　寄張伯雨谷問近況　然霖日夜水平嗟菲桐秧沉秀
未收聞道上司官賑濟饑民塞破溧陽州　去夏曾吟喜雨詩今年苦雨
溧入饑三錢可得米一斗恨不生身負觀時　屋舍田疇安白波滿船安
于渡淮為淮東見說荒尤甚進退無門可柰何　家書歷歷説凶荒斗糴

祝春陽宿狼。六十一年今再見。繁華不似古錢塘。馬塵中莊外集松鶴吟
寄儒士曹山　寒松屈鐵骨。氣聚丘壑陰。老怯不適用。歲既斤斧侵。來風
飾草木。衆色自成林。似聞孤飛鶴。飲翮還相尋。鶴性貞高潔。松色耐古今。
臭味既不殊。未見情光深。素琴三五絃。中有太古音。太行本不險。行人自
蕨蕨領持寒松操。寄此孤鶴心。僕恐不見信。遂作松鶴吟。　寄澈川楊如
山　古間沙丘之。馬貴驟北特。世莫知有方。羣去不復有。天風吹我滄海
遂。悲地相逢釣叢手。論文託契輸心胸。傾倒金樽斟綠酒。登高望望吾意
多。百年之樂能幾何。男兒肩肩志不展。秋霜滿鬢空蹉跎。酒酣恨極情未
平。笑指青山歌落日。却憐徐福向蓬丘。蒼蒼烟浪無消息。月明樹。麿我歸
來。西湖十月梅花開。梅花開動詩思。思君不待春鴈回。因之一寄平安字。
寄茗溪沈玉湖　賀溪春晚柳花飛。記得停橈送別時。短髮霜侵難信
桑。壯心灰盡未忘詩。吳山佳處分非舊。洛社風流尚有誰。何日相逢一樽
酒。西窗夜雨話襟期。　就前韻寄翁子善　已斷平生不問天。流年混混
似原泉。短檠事業抛儒素。老境光陰味道玄。池草又生春夢裏。野梅開落
暮愁邊。摩書讀盡成無用。自課青童學小僊。　寄東安陳渭叟　天上文星
傍昴星。飄然情思憶詩人。眼前作者推侃白。方外文游聞馬湛。江路秋風
書不到。屋梁晚月夢空殘。園林草木霜搖落。惆悵梅花報小春。　寄葛川
高子長　春風巷陌喜逢君。歸計無端阻重尋。恨別不禁啼鳩叫。家應
是落花深。出門送客山當路。憑几讀書松滿林。自笑白頭城郭裏。釣竿空
負五湖心。　寄越上張仲美　十載萍蓬依別離。偶然一見人並池。薄書
官事何時了。杖屨春風幾日隨。僕薄不堪供鶴料。才高長是贈人詩。鏡湖
波暖多回鴈。好寄書來亦未遲。　寄黃尊師　岸花開盡木芙蓉。雨意分
涼到水莊。叱似高眠消永日。試來湖上看秋風。　寄尋峯林芝巖　白盡
頭顱老伴稀。求芝人去意何如。鳳溪春水依前綠。底事年餘始得書。　調
侍尋峯穀雨茶。封題遠寄野人家。石前試火由真味。水到中泠覺浪誇。
長記荷花香滿衣。二三朋友共吟詩。百年聚散渾如夢。舊迹重尋又幾時。
覓頑滴滴且醺醺。送謝迎榮事事難。笑樹碧桃開似雪。一主又得一春
有。淡煙疎雨滿江城。怕聽村村九鹿鳴。傳語林花休落盡。一春好句未
曾成。　小院回廊日正長。綠陰幽草自生香。春風老矣猶多事。時送飛花
出短墻。　花落花開一夜風。朝三暮四任狙公。人生未必無閒處。錯恨桃
源路不通。　市聲不到野人居。滿院花陰晝錄餘。偶憶新城難給事。杜將
心力著說書。　青鞋布襪厭遨遊。肯向何門學曳裾。錯為黃金供詞賦。一生

惆悵為相如。　過雨殘紅將碧溝。夕陽偏戀水邊樓。白頭漬見春來去。縱
聽啼鵑不解愁。花低繞詩寄李彥驃御　古燕城下路。柳樹落西枝。每到
重來處。長條欲別時。鸛飛平照。鵑集遠煙遲。此去秦州什。應須寄我知。
寄宿維揚驛寄懷王儀伯　水墅見明月。適隨歸棹圓。故人在郡閣。今
夜隔風煙。何日徽河內。常時潁川。經過應念此。書信頻流傳。　寄劉傳
之　故人去南海。已度百花時。萬事須重到。孤舟河太遲。雲迷帝子渚。月
過伏波祠。幕府文書省。來須慰我思。　寄別倪大周　知君久住玉真壇。
日與飛僊弄紫環。從此便令行地縮。遙誰不說上天難。鶴邊紅日浮勝送。
馬首青山抱檄看。相好何曾不相別。寄詩應到碁雲端。　寄友人　繡衣
行部直南州。幙府英名發歲收。如此一臺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愁。掀卿
業脩潮聲慕。辟荔花懸岳影秋。此去三湘事久信。近天須應望書求。藍靜之
益山來寄周子冶　天地為羅網。泉鷹一兀去。英雄莫自悔。青柳武當慈
照影潭疑界。殘形已作灰。詩書翻誤世。戈甲可收名。　周子能文士。移家
入武夷。地幽真可隱。席被不須移。獨帳閒何事。牙琴聽有時。扁舟衡野客。
臥病久相思。　寄杜德基　聞說徽君後。猶存版築中。天恩何日及。世道此
時窮。黃耳書難報。青蚨篋已空。倚門惟有母。華髮對秋風。　寄毛伯善
狂乘勿相依。平生變是非。大學將蹈君。甚走不被衣。學仕斯難信。思親或
欲歸。慈懇提耳海。莫與聖賢違。　代乜土谷　浮世容身狹。韶光過眼非。
危笠盛社酒。樹葉製秋衣。禮樂休拘束。漁樵乞放歸。前林逢麋鹿。未與素
心違。　寄李孟和　同學朝冠士。投簪幾日歸。里中來紱少。世上白頭稀。
瀧茶登新酒。池荷足故衣。夕陽天際鳥。還向北林飛。　寄張雲松　闕基
風塵時。山林出處難。生涯謀釣艇。世事笑儒冠。有酒判長醉。無衣度苦寒。
南山有奇士。和角度闥過。　寄彭務之　鄉閭誰信合并難。數月曾無一
日歡。釀酒秪應謀自醉。題詩未肯借人看。林間麋鹿全天性。澗底松筠保
歲寒。青眼白頭相望在。衡門高興說衣安。　寄劉蘭璧　故人出處本隨
緣。近日清修擬學禪。愛子早承兵印重。在家先許佛燈傳。長空澹澹雲俱
盡。清夜沉沉月正圓。我亦東林同社客。灰心世事了殘年。　寄雲松　早
歲相知晚更親。別來併覺白頭新。浮雲世事凡千變。空谷生涯只一貧。古
道相看松竹冷。頹崖共畏雪霜頻。題書報與加餐飯。膜盡風光漸轉春。
寄王叔善　十年前識王長者。驛舍題詩寄寂寥。南北風塵音信斷。東西
岐路夢魂遙。雪霜已入詩人鬢。廣海長驅使者輅。驄馬清風誰不避。雲中
瘴癘一時消。　寄陳崇章　澗案野水平生趣。大悄寬衫木老身。五畝定

歷依舊浴。十年猶遲候何今詩名漸遠非長計酒興全球且耐貧欲扣柴
門違疾渠好風良月憶相親。 寄張雲松 谷口生涯已白頭量才揣分
早如休。春風茆屋初巢燕。曉日桃林未放牛。晃擬刀田求素志客來扶杖
共清遊。南上芝草年年長。史與相尋綺里儔。 雲松隱者巢居處。上有屏
山下蒨綠。花徑夕陽眠麋鹿。釣磯春雨集鳧鷖。十年種木春林遠。萬卷藏
書草屋低。久欲相從叩義畫。貝谷長住碧巖西。 杜甫平生草堂興。老我
正爾經營閒。溪流淺似浣花水。秋色高並成都山。愛客自須開竹逕。故人
誰肯訪柴關。吟邊卻憶張君子。底坐奉此也未刪。 寄張熏吾 故人卜
隱依山市。野老遷居到石村。酒酒近爲謀共醉。新詩未穩許同論。南風吹
筍初成竹。前雨移松已引根。肯向草堂尋杜甫。百年地僻有柴門。 寄林
信夫 一官江北佐鳴絃。消息時因過客傳。不信沈生悲失路。自甘陶令
賦歸田。榕蔥茶熟煙棲屋。蒻滿帆歸月在船。憶昔過門愁二仲。蒼蒼風景
舊山川。 寄葛仲溫 中年相識少相親。逆旅來過不厭頻。貴賤雖殊皆
白髮。荒園有處避紅塵。玉壺且醉藍山月。丹鼎須分葛井春。更約明年同
釣石。桃花溪上兩烏巾。 寄余復嬰 幾年雜隱武夷山。肯向秋風換壯
顏。肯藥倘從城裏過。圖茶誰伴擣中閒。充尺龜笑傳神妙。何日刀圭乞火

還。不信臺狹空老大。溪頭已結屋三間。 擬寄葉希武 八十猶傳不入
城。衡州耆舊傳應成。自歌白石時長短。誰信滄浪又淺清。縱目已隨春樹
遠。離愁更與暮雲平。凡材漸抑多先仵。長向山中説姓名。 寄劉彥炳
九曲溪頭問草堂。名山不隱人逃鄉。畫船邀客湖光近。金劍題詩竹影涼。
惟淫十年心寂寞。櫃中三逕意何長。不知聽罷山陽笛。淚向南雲落幾行。
寄陳景忠 三年不見一書來。況憶論文共舉杯。藥籠未無醫國術。望
卑空絆濟時才。只今館閣思耆舊。何用山林問草萊。落日題詩勞悵望。郵
天萬里為空回。 寄陳德甫 三山府學教授 甥子琅琊飲酸來。別來書
札罷流傳。三山海水連春樹。九曲僊巖濕暮煙。風景不隨人事異。老偉肯
作冷灰然。何時為石山遷屋。重肯題詩憶惠連。 寄張孟方 三年不見
張君子。舊作書巢傍澗松。常與白雲分主客。偶因明月想形容。飯牛短褐
歌深夜。采藥長鑱度遠峯。聞道近移毛義檄。梓頭深入萬山重。 寄老泉
草堂開徑老狂夫。世上窮愁盡撥除。壯志豈期遊汗漫。輕身今欲託玄虛。
市塵不入伴多病。道侶相安可久居。攬結林泉清氣在。不如詩興近何如。
寄蘇明遠 驚待冰消帶悦霞。歸裹瓊贈一枝斜。學爭老狠者春已。郵
詩墻頭古杏花。 筆下秋光最好看。相思千里寄來難。白頭已入廬山社。

猶憶來籬月影寒。 稚子牽牛似牝來。微風落日笛鳴鳴。我人久識柴門
處。為作藍康野牧圖。 釣船移向夕陽邊。春水桃花綠滿川。一曲漁歌聊
自樂。晚風休為世人傳。 寄俊嬰本淳 絕粒廬陽辟穀因。無限似户數
更尋。仙家有説能飛舄。不扶凡舟送十洲。 劉崢孫養吾齋集寄鄭義山
萬山之間春日長。春山之外雲蒼茫。客來叩門稱清江。袖書上有鄭子書
廣文先生初入庠。開有木樁汀之陽。寄緘丁寧勞振衰。待之倒屣心慨慷。
吾極疾讀淚數行。四坐驚惟旁觀光。謝客卷書行依依。畫立夜坐中彷徨。
書辭僅百語非詳。一紙雖短情水長。上言北行子南裝。中言出處還江鄉。
感昔霞佩相頡頏。今專一席各一方。幸不變化鬢已蒼。重遊膠序臨修庠。
俯仰沐逑一葦航。携手倚醉閑于牂。今我衣冠領洋洋。此會二紀又半強。
惟君記省平生嘗。使我回首悲行藏。往者驅馳嫌惡場。君廿有七題卯卯。
我纔十八俱翱翔。君先十載名聲揚。我後突出高與亢。榜帖先後姓字香。
餘子側目汗走僵。先輩欽推才范滂。咸曰二人且騰驤。此豈泥塗老風霜。
名雖下生思亦強。始惟危惟若于宕。酒樓泊船九霞觴。揚州飛扶琵琶傷。
或借書記私里皇。或憎阿嬌詠浪浪。一笑美惡執在亡。幾閑何許廬君彰。
夢木合眼炊熟梁。莫為人作春衣裳。誰數馬周推君房。彼如鐵榜詩策潢。

君我白衣硯耕鋤。長憶過君潞洲莊。迎門笑謂里卜祥。北曰貴客來倘佯。
君期我為鳳君凰。我硯君如秋後黄。年二十看田海桑。亂餘無誰哀淪亡。
惟君兄我涕泗雙。我生無計逢風殃。吹落閩嶠棲幽篁。君詩戲斬念渠太
君行萬里排雲閶。我逃暴盧望九閶。平素熱交頃刻涼。欲溺北夫刎非劇。
誰開絲棠寂蕪厖。僕不自揣廿括囊。蹶踏蹈藉勇且剛。來部高樓究埽墻。
西舍泮岸池侯隍。豈無他日爾許忙。畏哉人心過幼鋩。我始避渦南之疆。
藉此一官走屠羊。宦比君錦榮且光。泛家上冢夜餘艎。携兒講坐朝升堂。
大江前陳風泱泱。高樓吟嘯漁鳴榔。親友上謁洽酒漿。清江之上嘉故秋。
清江之友楩楠樟。雨有典則奴度黄。梅洞砂礴河汾王。高風持達主望壤。
如心傳雅術琮璜。人間此士不可常。可惜抑鬱如干將。大秀萬目談虞唐。
想已金華鳴鏘鏘。若此未收杜與呆。君宜誦如君家莊。毋計彼欲與彼商。
我僕可人心內痒。我友豈念我避荒。膝兒攬轡四壯彭。原章一土志始償。
前邊僕謂東西廂。狂奴故態散孱望。狂如自謂 故人何用中書郎。誰夢太
白落月梁。執為伯樂空冀良。拔狠不泊思嬪僂。捷路慣走甚若麞。巧擘善
騎美古黄姬信嫂。屈頭地搶我杜球遠。極自量人生有命。定然惡許 不宜
侍從披獨又侍雖巧命適當以此於心潛平康更耕數年耗盲根昏嫁事

平疏絡繹。懷君青雲日益睽。致身事業竹灑三洗。廿載關愁腸。因君感
念著不忘。作詩寄心寫恨悵。百書安能盡達。悲詩哉。撰鼓三撃。鐙風燈影
亂雨打窗。 寄鶴田 夢繞江村岸柳。溪萬山井原。望苦川。忽達八十有
三宇。如見九華之上陵。有書新堂庭歎月。行看處士驛邊。壞閑山風致平
平別縣。梢誰當效此。范蔡夢祥梅進吟。蒙寄孫窜 憶昔孫朴具英豪。其
表事業遺九書。文章聲望滿天下。至今仰望書樓高。共興太守揚吾政。莅
官庭事如明鏡。十年汗竹戢香名。歷世觀之皆起敬。公家功業有如斯。公
家才學世所推。曾有樓驚來斗邑。蛟屋打頭從人嗔。發揮政事春雷震。遊
戲辭章驅筆陣。憐程騰踏未易量。直須樓掛黃金印。 寄陳侯 漢朝校
尉揚威雄。百蠻畏服心中沖。有孫膽氣吐長虹。六韜三略藏心胸。置書喜
扞新息陰。睽門旌旆生春風。戰袍白晝耀日紅。穩騎鐵驄腰彰弓。將軍百
戰争先鋒。七擒七縱設奇中。黑頭早畫麒麟容。皇家青史標奇功。 寄張
忠顯 衝寒按轡涖龜城。姑射仙人有意迎。柳葉風前春萬里。梨花月底
夜三更。醉鄉空闊不知冷。詩興崢嶸轉覺清。然恐客懷情緒惡。衆凋如鐵
夢難成。 寄劉君錫 情加繞深又話離。停塞有恨復誰知。執千餘里夢
回廖二十四輪月落時。對酒每思君別後。望書徒惟鴈來遲。郵亭若也逢

人便。不寄梅花也寄詩。 黃彥清許寄天游 江漢秋風起。鄉山入夢頻。下
駕鳥統樹。又覩鴈來賓。笑詠嗟狂老。飄零憶故人。不知壯歲事。一別動經
句。 寄金丈寄閭彥承三首 危坐省修竹。孤吟每憶君。暫時來一見。經
月去無聞。碧水鷗同侶。青霄鶴異群。臨風頻引領。情逐度江雲。 安穩全
夫子。諸生昔塚居。江鄉秋者若。燈火夜涼多。浩氣衝牛斗。幽懷入薜蘿。草
堂棋局静。杯興即相過。 寄語閭徵士。新詩久不來。夢魂徒自想。懷抱共
誰開。寄杜雲霄志。陰何綺麗才。幾時同滿酌。為我發高歌。 寄張飛卿
歲激依微古。荒封恁敘劣。勞壺消永日。對榻語終宵。然恨相逢少。尊罍徒
步遲。一從君去後。門外草齊腰。 直料驩伎處。弟兄星散居。逐
球親近日。使寄別離書。燕鵲春風滿。螢窗夜月虛。何時仍共席。懷抱為君
舒。 次韻答施子善見寄 世事忽云變。故人消息稀。尺書天外落。老眼
發光輝。 憶昔蓉溪上。分携歲月深。山青雲白處。惟有夢相尋。 次韻寄
鄭明德 軒軒意氣歎追隨。未審儲郎放斷絲。名字已聞天子耳。眼看遂
及野人知。十年湖海關心久。兩漢文章得意為。鷗鷺秋高雲路闊。濂然有
席更分誰。 寄曲林 故人一別兩逢月。坐對草堂遠憶君。老梅稀疏數
點雪。脩竹倚傍千竿雲。每逢風月興不淺。更覺嚴寒心不羣。待來春夜共

清酌。何妨祭陽鄭廣文。 寄趙高士易㝵 慶上人雲間 昨宵風雨釀春
寒。曉日閑雲路未乾。慕句定須吾李遠。杖藜還肯過蘇端。猶經丈室留龍
卧。然易虛空倩鶴看。曾假飛龜紅飛錫。竹林深處坐交歡。 寄丁彥誠
旅食江城春復秋。相思情逐水東流。憐君雙鋒多文采。憐我飄零限阻修。
夜雨久懸徐孺榻。春風長倚仲宣樓。何時共對一樽酒。傾寫經年離別愁。
再寄曲林 湖上春風也太顛。燈前愁殺泛湖船。不知何處聽春雨。還
憶草堂人未眠。 謀思愚詩寄王祖孝 許昌城中細菜。扛農道上騎牛。笑
我兩霄剪燭。憐君月夜凭樓。 寄錢德鈞 何處逍遙好。莊主在溪國。傍
花尋蝶夢。倚樹看蜂衙。作述多高趣。雄文亦寓言。紛紛迷復者。政衛鶴乘
軒。 寄曹彥魯 大尹久不見。音民何所寄。桃燈註脉訣。閒閣讀官箴。舉
世誰知己。達人耶此心。不如馮玉句。長日萬株沉。 次來韻寄野亭君二
首 箔紗貞溪上。高株獨出群。楚氛邪敢近。秦火不能焚。檻倚波心月。簷
開樹抄雲。城中多甲第。若個待如君。 秋入野亭幽。何時許一遊。洞酌避
市買。村墅近陣衙。剝復狂生竹。乏潤說客衣。偶憐傷世慮。無處為君周。
寄室元杰王元謀 昔者盧溝月。曾傳十九章。水聲深入地。霜氣倒飛花
路險藏牛之泥。坐疲馬病。倚鞍除不得。挨鈎野人家。 寄周復道 清事

何方好。荊南溪上山。稚懷凌絕謝。浮子到荊關。花鳥春風碎。雲松白畫閑
王郎無與耆。獨岸小青綸。 寄鍾伯紀 若読吾秋傳。鋪封煩示今。共侍
懷卿墨。猶許作王良。葛亮終存漢。楊雄說劉泰。馮君嬰材召。天下攻戮墨。
寄蔡漢臣 十四從戎。凍。尤拜百戰。輕材官挾李將。敵馬進秦壁。代鼓
春聞暑。樹枝夜寒。響何年晴淮。楔衣歸奇春城。 次來韻答寄顧仲瑛
草堂深夜燭。搖紅蕚。祖丈章集。華公。十載行蹤兵火裏。一時盛事畫圖中。
笠歌尚照桃花。月池館空。闊柳絮飛。此日泰來東郭外。虹橋晚步與誰同。
寄張希尹 別來好在張山長。門遷猶依教授廳。移石晚雲生欸鍾。灌
花春雨落網飛。壁間塵況同誰摘。席上風琴只自聽。封酒共尋懷故舊。舉
觴仰勸少微星。 寄沈拱辰 逐藥輾哭木為狂。蔡處禪中夜可傷。本謂
天心收禍亂。豈期臣節尚彼猶。大田宿麥連齊壤。白日秋氣散楚疆。廣武
山頭觀血戰。須君青眼望興亡。 寄林壙幽主者 篇達古木覆滄洲門
外千倫琮斷河。清磬數聲繞出定。雅琴一曲又廢歌。鳥情花思嬉遊絶。雲
影天光感慨多。何錫可衣豪芝蔭。泪沉名利砍如何。滕仲權詩奉寄德圖
正卿二先生閣二老有古 秋色南山義未平。誰憐瑛月伴長庚。曾年青
佛新交友。今日華顛老弟兄。難着千金買覩舊。能消幾度過平土。何時一

句鄉中水。細話悠悠世上名。 寄直卿 一謝鏖鏖塵市喧。喜君病愈愈加餐。五年書史古人友。三載蓬蒿天下寬。世事雖勝新綠好。交朋零落舊盟寒。澗阿留得碩人在。千古清風詠考槃。 病中寄家人 遠院幽花手自栽。春來應望賦歸來。到家應在清明後。留著幽香待我開。 戴表元剡源集寄天台舒閬風先生 領雲黃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蹤凍合鶯雛谷。舊夢花迷燕子樓。聞說過旁烽燧急。定應重作峽中遊。時兩子同避兵台之硤石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王八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數過歸。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梢愁聽雨。無數春船倒上溪。燕筍出時斑豹美。鷰花開處杜鵑啼。求歸更踏禾時路。聯華山扁取次題。皆鄉的名石 寄家李序 莫笑衰頹老剡翁。年過微賤積窮。坐愁新突日南至。行路不愁天北風。清話客多無酒飲。白頭交在有書通。聞知別墅林泉美。一策一登吾欲東。 十月朔旦寄貴白兄弟 黃牛村前秋葉飛。背螺峯外海雲歸。故人相思雪滿鬢。客子獨行風襲衣。烏鵲定占誰屋喜。鱸魚知比去年肥。當時歌酒江湖上。百里音書令亦稀。 韓之獻公集寄李主 消吳雅僊孝。孤標見碧梧。蒿門留雨露。短褐混泥塗。姿性筆為小。撥深或類愚。洗心須其葉。游藝及樗蒲。政爾難藏穎。惛然倆拙辛。從容觀近效。俛仰事群趨。稍發琴心曲。能操情背書。誰將窮困歎。莫使避珊瑚。他日逢何暮。清談動主輸。醉醒勞問我。喜悲待令渠。 洪闊江湖迥。深嗟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秋社分餘外。前邑檣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蹉跎。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康康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遠與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綵羅裳。 寄貴伯陽 捲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子多奇字。王祥本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杭州寄子踐攜酒何人共。春光看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火飛鴻。俗眼能無白。厭花妝自紅。向來常處事。早已負諸公。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悵無逕。但藏聿戴陰。飛翅防芳菓。候森屬家喜。曾聽扇荒薄。涼露接僉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間幽佩。解纓濯清流。石林宵蕙舊。佳梧贊蕭森。遺世豈余欽。匡時非我任。況已謝高軌。即事念所欽。纆綿但遺里。緬邈眺岡岑。要懷佇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閒居寡歡娛。柱駕忻周旋。清言遺脩夜。米火銷餘煙。若會良不易。簪把壑所宜。援余徇微末。春冬屢但違。者徼作往哲。馳芳謝時賢。懸茲仝三益。揮袂增慨然。抄秋婁且屬。郭外曠阡眠。振蹤悉飛蓬。攬審邐迤川。寤閒歲復滋。增望情所牽。存期尚勿奪。輔仁居

不學。紫芝無新田。白駒有遺篇。笑心逐招要。贈言比芳荃。 寄宋仲山吳縣關心朋屬飛。酒壚棋局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 貴葉閉門方寂寞。碧雲回首故依依。相逢頗有梅花約。試摘東風走翠微。 寄陳君來 江滄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從前十年閒捷鑰。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遙。勝欲傾心難還住。高期無使竟蕭條。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貴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往君淺入山公啟。懷袖无無貴誼書。已撫畊芸供賦斂。胡令汲引到熊漁。臨岐鄉躅頻回首。風雨蕭蕭屬正孫。 寄張如心 擊筑悲歌燕市儒。飽一囊書遊楚首。獨淒涼。連天斷屬初況。日匣地寒花欲有。霜聞道為郎須白髮。來侏萬撫侍貴孫。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寄倪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為社友。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獨步誰當出後塵。括憑詩裁無處寄。冀雲凝碧坐愁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四霽

寄　詩十六

楊仲弘詩集寄王繼學二十韻　聖主欽皇極元臣建上台虛心求俊乂
刷迹去奸回拜命超凡品知君秉大材淳風隨日播公道應時開負鼎資
烹飪操刀貴剸裁話疑行有餘異味合鹽梅廟議常參決朝班復共陪艱
難須伏與路遠遂嫌猜遺佚開風起英豪接踵來經綸非重貫辭藻亦鄒
枚在野思羅致盈庭想救推既將龍作友忍假雖為媒走也今留此公乎
可念哉銳竿猶海上扶杖即巖隈自守幽人意寧廣俗子咍舊遊靜王府
故事憶金臺落晚江湖隔蒼茫歲月催身心徒耿介素髮已毿毿勿謂冥
如水能忘耻及埃飛黃當駕馭猶足異駑駘　寄劉師魯　好在劉公子
遨遊興若何江湖勞依望歲月劇奔波迹寄天涯遠詩傳海內多前賢題
詠處一一為經過　想君遊宦處正值洞庭湖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
舟航通漢沔風物覽衡巫天下文章聚非君孰起予　寄維揚貫侯　經
國長才世豈多群邪嫉正柰公何歲蒸雲霧藏奇嶽聲轉滄溟放大河遠

迹江湖猶棄置驚心歲月屢消磨鵾鵬自有垂天翼肯逐飛鴻入網羅
寄宋伯長　幾年騂華待明光直取才華補衛郎記事悉稽周典禮頌聲
須假漢文章雲垂迥野鳴稍遠月滿高城下漏長校獵合祛充盛事頻聞
作賦擬長楊　寄曹雲西　羨君卜宅還紛麗長把絲綸釣大江杭樹已
枯雲慘慘芰荷摧急雨淙淙消磨歲月書千卷傲睨乾坤酒一缸肯里當
年遺佚在交鋒那有堅降　柯敬仲詩寄孟京中　一為京國妻三別廣
陵春野渡又芳草渚江誰故人柳煙鮮閣近花雨濕城新何日功名遂重
湖賦隱淪　張以義詩寄楚州商山甫　夜燈促膝話行藏坐使春風入客
鄉此老襟懷那易得斯人骨肉似難忘酒邊指笑詩成卷兵後功名書滿
床天地有情湖海闊從今更覓養生方　寄潘友竹　憶昔青燈夜話同
別來疑殊兩風塵天未覺負吾輩俠骨不留逢此前酒復數高終帶紛
詩中名出轉悼憐悲歌對齊有明光前日潘郎鬢已蓬草堂想儗贊寄跋
吉甫　昔者陵于杖瑜垣避其君冥翳不可干清風肩夷氣德緋百世下
吉甫賢且文神驚養奇彩芳芷結幽芳回視當世士鵷鷺正紛紜區區事
令拏于歌頌不慶零瑟作而嘆此道誰復云　林下寄張貞居　狠見蘇
梢已逼潘于祜書卷復推秦聊困水鑑耕魚烏欲出宗尚長虎狼冠裳不

嫌龜鼠心水裾新剪鶴翎長從來仕拙惟球放一月秋陰不下堂　再用
歸字韻寄張貞居柳太常鄭明德　華陽外史從幽討谷口高人亦賦歸
送憶思溪對山生何時菌閣看鴻飛荒荒旭日諸玄髮涓涓流泉浣素衣
寂寞松窗懸搨處塵尾不堪揮　次韻郭九成見寄　郭外青山舊
結廬微茫野遠望中無殘生竟抱煙霞癖好事猶傳海嶽圖夜壁松風懸
雅樂秋池蒲水酌扁觚倘從世外求玄賞好趁輕舟看浴鳧　張翥蛻庵集
寄陳景初郭九成　憶向閶門縮柳條遠煩相送過楓橋夕陽陌上東西
路春水江頭早晚潮老覺此心惟白社英年何路不青霄詩材別後應供
進時遣郵筒慰寂寥　寄韓文與與玉　自驚六十八年身老病蹉跎人
見春京國歲殘稀雨雪江淮兵久尚風塵鄉書每絕親知遠官俸常空僕
馬貧只憶練溪韓與玉封詩寄與重傷神　寄達兼善經歷柯敬仲博士
心倅雅寓各西東長憶樽前笑語同故園魚龍滄海上僑家雞犬白雲
中百年人物無多見一代文章有至公等是不禁惆悵事鬢絲黃葉共秋
風　寄成居竹　時張已足死而陳據揚州　戰骨填溝壑滿城尚書歸
說使人驚方期渤海民歸化豈意平京賊畔盟何日皇天知悔禍中原故
老望休兵傷心揚子洲邊月照徹江流是哭聲　寄成居竹貢舞臣　歲

月崢嶸春又來歸心遙在故園梅十年亂離風塵裏萬事徒增兩日哀大
漠平鋪沙雪去遠山直挽海雲開近懷欲報成夫子强起題詩對酒盃
一見君詩信默然剩南吳北合風煙故人漸似星將曉塵世真成海變田
桂在擬吟招隱曲鶴歸還記去家年虎丘山水知無恙有待先期具酒船
陳秋巖詩　徐浩然任西京經歷予滿回京訪予於城西寓舍賦此以寄
飛山蓬蒿友喜欲舞婆娑屈指三年別論心半夜過車輕寒馬健囊溢薦
書多却問西京地民風近若何　周剛子靜承肯續行韻奉寄　與醒舊
夢十年前老得清閑似散僊幾度行吟燕月下遙思家住浮雲邊蕭園近
學吟哥衛泥宴春忘舞鶴瑤好信不來鴻雁遠斷腸人在暮南天伍良臣中流一
壺集寄梓彼御郎中絕勉自嘆誤儒冠皓首歸來强自寬芳快寂魚主兩淵
空梁來燕落泥乾紫薇春去有花殘碧海聲沉動地寒萬事從前都付與西風
江上一漁竿　多病相如懶着冠潛翁只愛酒杯寬卅霞入望家何遠白雪
盈顛鬢欲乾右望古藤懸暮靄山城入雨作春寒蘭州故舊今餘幾獨對
蕭蕭竹數竿　松茂陵多病後淵明嗜酒飲必至醉　寄魏伯亮并東洪誠
諸友　參軍還住古城阿慘客維舟待遠過一別雲分清夢少相逢吞畫
落花多百年身世如萍梗兩鬢秋霜奈老何深念司馬數公子不遠傳愁

久蹉跎。顧名世梅山集寄重海嚴繼宗　數盡寒更六十點。鐘聲聽了又
鷄傳。挑燈展轉不付睡。底事故人猶未來。　寄盧進齋　酒邊無日不圖
樂。獨冷齋中憶舊歡。窓外一株紅杏樹。三年不得與君看。　懷寄周靜德
恩鳳　老盡黃花梅又開。故人不見入城來。武康縣北三輪步。夜夜夢中行
一回。　懷寄碧瀾趙右之 四非　以詩相寄衣態悤悤。君信如何竟不聞。每
向友朋門首過。有琴聲處必思君。　寄平江重殷薛梅坡 隱　別君五十
載春冬。送想年來亦老容。見說歲者入城市。路中相見不相逢。　寄黃鶴
山呂雲村 道　君從廬墓我西來。數載慚無一字通。却喜夢遊黃鶴寺。共
看携手月明中。　寄甲倉壁峽 定公　病起何由慰所思。共回重讀寄來
詩。定應閒戶敲推處。雪滿漁磯未必知。　寄光福老儒古溪　嚴一諸公
相聚日。鬢毛尚黑齒牙堅。傷心流落江湖上。不見溪翁四十年。陳聚詩寄
予彥成　徵君住在碧山阿。長日清吟攬薜蘿。湖上有船應載酒。山陰無
字不籠鵝。白雲冉冉迷高樹。草雨蕭蕭濕細莎。夜靜吹笙騎鶴去。蓬萊言
啟月明多。　寄東湖隱君　東湖亭館隔塵氛。湖水晴生蜀錦紋。應有神
魚起鼻聽。莫教洗墨散香雲。　人寄綠陰亭主人　綠陰庭院出飛觴。相對
吹笙引鳳凰。最愛薰風動庭竹。水精簾模散清涼。　吳禮部集寄張子長

貴主平十八。名動洛陽中。馬遣萬里進。落落閒其胄。文章妙絶代。誰復希
其蹤。之子有奇才。秀出全華東。慕遣翰字合。軼貴平嚴同。高詞折老禽。俯
睨空凡庸。輪囷五車書。颯沓萬措空。洪河注滂沱。快鰐騰雷風。既略師友
資。提族神所供。漢廷多少年。笑談取侯封。胡爲英俊人。衡門守蓬軒。軒青
雲上。登翩進冥鴻。落筆中書堂。奏賦明光宮。致身貴馬傳。烜赫係所逢。嗟
子獨何爲。十年抱文窮。才名多自誤。達物誰云公。見君善自振。神張氣爲
雄。古來無世士。豈但言語工。冥搜與聖道。不樂光耿耿。旭作千載期。歲晏
收奇功。　寄黃晉卿　繡湖有客今奇材。璪章千丈翻風雷。讀書蓋坐廣
文館。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迹。長吟不換公卿歡。故山叢桂羨
君歸。十年避禍無人識。我進東城稱佳句。風雨澤春綠陰暮。孤舟落日竟
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遇。文章落落俗子嗔。貴主論去揚雄貧。一時楚作夫
竟去。千載同是非常人。相逢未見不用傾。與君吳縣情已親。下隣未遂王
粲志。日夜悵望東南雲。　故人別我今何適。昔來尚作吳興客。天日雲愁
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孤城渺莽雲浪底。高秋悵望川途隔。周南太史
終歲滯。洛陽年少何人惜。似聞幕府招延名。法律應須早致身。腐儒白首
遠笑焉。游戲聊復驚庸人。客中得士雀有餘。新詩滿幅來起予。人生可樂

在知己。素心不忍負有爲。青楓葉赤照野水。飛流草蓋何時倚。念我孤吟空
斷腸。別門寂寞秋風寒。　寄李坦之　幽人一出九瑣山。胡吳興無時
開。煙霞縹緲隔清夢。風埃慘澹傷朱顏。今年閒門鼓江湖。發棄高堂奉甚
母。春深花落愁不知。高樹新篁學風雨。天涯獨鶴少儔侶。我時過君得晤
語。江空日暮孤雲飛。西望青山渺懷古。山中之人不復回。松聲澗水含清
哀。洛陽年少今亦老。漢廷卿相誰憐才。人生木過休嗟感。浮榮無根易超
忽。千年開氣文章在。半夜高吟鬼神泣。相逢三月一字無。近來清思知何
如。　九鎖三茅儷聖宮。故人招隱幾時同。青楓月落重江外。草袖天寒絶
谷中。文字相知推我屬。精神不隔從西來。長安冠蓋紛如數。老去誰憐貴
與終。　寄葉審言併簡晉卿　燕臺越水舊襟裾。何事今年賦遂初。因食
終還虎頭相。身謀可復老書。閉門深巷楊柳滿。送目停雲春雨疎。不見
貴主今數月。因君聊與問何如。　寄張子長　落落長遺俗子憎。別來懷
抱向誰傾。有時錯莫呼張丈。無力吹虛薦貢生。叱石山中尋藥侶。說雲林
下讀書聲。知君亦有邀遊興。肯與單栖漢不平。丁繼道詩寄王安道　平
生爲愛林泉好。辛苦移家太白峯。門外溪聲千派瀑。屋頭山色萬株松。僧
房夜話青燈淡。道院春遊白酒濃。折得梅花無使寄。幾回吟斷夕陽鐘。

寄廣東金曾仲　菊花泛酒秋正深。僧舍題詩遠相送。門外青山千萬重。
心能隔斷相思夢。　黃仲寶詩次韻寄謝劉如溪蕭北聞吳近智士周叔姪
三首　往昔傳聞吳溪邊。惜別怡鄭莊真婷客。正策自懷鄉。字德清承在。
書傳錦字香。若懷長病何。予髮轉蒼涼。　有客開如此。從教日月忙。一家雖
吳縣。三載若同鄉。巴水風煙冷。横溪草樹香。詩來驚別久。吟罷羽觴涼。
來往吳道。長憐客意忙。夢殘風雨夜。身遠水雲鄉。萬壑樹無恙。半池蓮
漸香。竹林多暇日。高詠滿滄浪。　寄葉守正 溫州人能作畫梅酒後第為
湖州數　昔逢海客全川上。許訪山人紫蓋前。又聽又還連夜話。忠君長
想看雲眠。釀成杂落春浮甕。歌罷湖州月照筵。醉後枯腸芒角出。一枝先
爲寵頭傳。　楊翩詩寄于清叔二首　暁沁香篝宿火溫。蜂紗紅燭照黃昏。
自憐不發千金夜。欹底吹笙到玉樽。　梅花亂落雪紛紛。兩袖東風酒半
醺。春月滿堂歌舞散。高情渾欲夢梨雲。　福建吳先生集寄李復禮　二月
已作麻姑書。心深苦無鴻爲主。行人復自南海歸。始得致我平生意。憶君
東上浮海航。微雪送我三山陽。石房道霜海鷹熱。清詞派綠山蹈香。看花
駐馬入濃館。握手臨觴披素款。到能臺下呼月歸。梵舞吳歌門相管。銀釭
倒掛雪峰松。金樞畫動玻璃椀。心期未許滇渤深。語話秖恐清宵短。今年

芳草洪西路。望望迴紋思相遇。前才風雨不少留。悵殺春江綠楊樹。乘令英浴無消息。鐵羽西飛精長戟。黃塵漲天道路艱。安得汝爲生羽翼。 寄黃子肅 官船銜雪漢陽城。黃鶴樓前江水明。銜寉千峰開曉霽。湘潭萬樹起秋聲。聞南近日留司馬。宣室何時召賈生。聞說玉雲霄漢上。朝陽只待鳳來鳴。 寄蔡志學 蔡子清詞飄飛英。松風水月見神清。蒼鷹未掣縚鈴逆。翠馭何愁剪刷成。洛中典千稱潘岳。許下黃初擅阮生。今日間關還故里。皇天豈負汝氣宜。懷子淵詩寄樓仲凡 一日一相見。百年如此亦已知。詩有趣。未放酒忘愁。鳥下西階樹。月明今夜樓。相看須白首。技老共林丘。 春寄易之在京師 憶君日日共吟哦。三載懷人可奈何。琴價相隨詩價長。新交應似舊交多。春遲宮樹鶯花合。人在瀛洲歲月過。千里有書如訐問。歸來仍舊住城河。 單有處詩奉寄子淵張孝廉易之馬徵君 山林二月尚蕭條。慚愧桃源學老樵。張馬詩名今亞著。松喬隱地獨相招。野田春水芹芽長。別院東風燕語嬌。忽憶去年溪上醉。短蓬聽雨武陵橋。杜甫英詩 寄菊東勝逸 如有翁吟癖。尋常到處題。過橋清影瘦。入座白頭低。醉漱寒泉井。閒鋤亂草畦。何時來訪我。立從渡花溪。 寄舜賓王早 最之後代孫。相見又相親。語簡渾無俗。詩堂若有神。看花香觸鼻。步月

影隨身。何日武金路。重來訪故人。 寄吳御貴士元 我屋無錢未足憂。祗愛詩債未能酬。平生幾度得相會。好句一時難易求。林野月明遊紋光。江湖浪暖浴閒鷗。知君自是歡頽士。只爲吟多雪滿頭。 寄賢佐樓僩 嬾居盤谷喜居塵。只爲窮吟雪滿頭。門巷綠陰濃潑地。家園紫筍直參天。棟花風起魚光熟。梅子雨寒簑未乾。何日來湖湖上去。筆牀茶竈共遊船。周衡之詩寄張德肅 素河洗高秋。羊蘭淡紫露。獨夜臥不寐。懷君美無度。反側欲中旦。安得寫襟素。徘徊采孤芳。欲寄恐遲暮。延跂渺予愁。華月在西樹。山翁自在吟寄王子山魏彥明 自昔楚有材。江左實上游。我初識王史。頭白尨清修。三年坐冷署。草廠義無求。驊騮生北土。珠玉走中州。潔零末路間。歎息當誰尤。徵聘人已厭。邂逅獨見收。一勇銷百悔。抵掌排章咻。未報國士知。徒積離居憂。昨來忽夢見。令我涕泗流。況聞魏公子。好德世寡儔。短篇瑩玉潔。小楷擂銀鈎。一見鄙吝消。載歌奇疾瘳。桴鼓無近音。澗溪有微羞。世俗多愛惡。友道貴綢繆。餘光未及接。嘉意何能酬。吳哉苑溪水。搖落井楓秋。願爲朝陽鳳。一過城南樓。 于山久留郡齋非得其詩有懷其人作此寄之 美人好奇服。行歌湖上春。閒門三日雪。坐擁紅麒麟。官壺灯華盛。夜飲清客塵。我詩寄寂寞。妙寫梅花真。貞秋不諧俗。恭琴

空湯合華堂奏琴瑟。箏笛邪敖陳相憂。聽者希飄泊徒苦辛。貧賤亂來豈勝負。纏礪中。風翮多蹭蹬。霜蹄或逡巡。我今實荒蕪。非子誰當親。消愁欲往從。春水渺無津。未摘望歸旆。倘及佛爲新。 寄沈崇初 歲晚大江空。夫君去兩從。愁來無限思。別後若爲容。擁店沽春酒。寺樓聽曉鐘。丹凋雞老矣。猶擬問新豐。 寄西來周大柱松江則天如 亂雲迷路雪成堆。不見昂昂野鶴來。人世能消幾輛屐。春風又老一庭梅。已公屋下詩偏好。庾信江南賦自哀。明白亭前好池水。懸懸留取照巷鐙。 座滿衣裳雪滿搖。出門無友讀無書。持來圓澤三生句。驚動相如四壁居。喚鶴亭前清夜半。繪魚江上康 康與寶同出楚湖 秋初。何時遣物離人去。欲與閒雲共卷舒。 寄西來周大拙明子晦 當時飛步下青冥。五見流螢與落英。桑下豈無三宿戀。竹間猶記兩詩鳴。庾公塵裏西風急。羊祜碑前落日明。我欲裹來訪凍迹。滿懷牢落向君傾。 少年共剪寒前燭。老去還看屋上山。秋色無端入紅葉。故人想像亦蒼顏。高名不用求身後。大隱何曾出世間。莫笑空巫苦相贈。要持一片嶺雲閒。 寄金臺謝允章 石柱山中老病翁。十年漂泊似飛蓬。詩居奴僕離騷上。身在風塵京洛中。杜及半隨猿鶴化。草堂旋逐水雲空。思君不見令人老。謾寫平安寄北風。 黑雲垂地一聲雷。

驚破階前草。放懷記得後庭歌玉樹。恨無明月照瑤臺。醉扶舜龍嬌無力。掩領粧殘佛未開。燒燭撚蕉見柏手。借花心在鬢毛摧。究竟韋莫集貞金 寄吳于彥 憶昔溪上別。于茲倏經年。胡爲不嗣音。令我心茫然。燕州六月早。火雲蒸貌天。飛煌容如雨。桑麥浮黃煙。秉筆事詞翰。媿非時正則月江南雨。官逐決成川。豈無妻子累。萬里何由前。對食不能餐。撫膝重憂煎。蒼媿何營營。厥類紛牽連。緬懷嘉樹底。擬襟弄清泉。雲林有高處。盍賦歸來篇 寄扶芳洲 吞聚秋風厭。道途歸來決策。俗無漁。知心白石煙霞在。滿眼青山故舊殊。世熱運思親代筆。愛閒應媿負琴書。麻姑池上花如錦。何日相過駕短車。 荀康道寄熊平窓 長憶春初一笑逢。春懷無使寄書簡。餘波解洗徐熙恐。求路應憐阮籍窮。栗里歸來儲粟少。夔州以後作詩工。博前底用悲秋苦。滿目西疇摘事豐。 汪澤民歌用龍溪公次南安軍詩韻寄仲芳兄 十年江漢萍蹤爲客。漁城今又秋。塵事滿襟嵐帶眼。微官何物與刀頭。春懷花樹宗家會。夢遶松楸故里愁。暖翠晴嵐佳句在。凄涼老哲此曾遊。 汪銖寄徐永堅 空谷有佳人。遠在天一方。大堅渺江海。高寒逼風霜。娟娟冰玉姿。粲粲雲漢章。敬亭有閒雲。孤飛吳山雲。拯一水漏。落落參與之。慕英欲從之。羽短川塗長。哀哉秋不濟。明月

共夜光。何當脫埃塵。從子水雲鄉。 春仲寄鄧彥虛 高堂歷歷見關河。悵恨誰憐別後多。雙鬢盡從秋裏老。一春半向雨中過。溪陰殘雪黏青樹。江上微風起白波。料得壺天花事好。無由分賞欲如何。 文敬所自杭歸且聞學飛昇之術和韻奉寄 夢到脈稜日已斜。集英曾得對重華。海道古說瀛洲路。地上今無持浪沙。已剩詩人吟夜雨。更尋道士服朝霞。馬蹄得意春風路。今度重來不見花。 王瑋寄戴帥初 時任信州教授 重席光主安隱無。上饒人物近何如。李君今有新篇什。謝氏誰為舊學徒。幽士幾曾關世道。斯文豈不在師儒。宣州日日有來使。莫寄雲峰水玉珠。李明遠

謝叠山寄康信人 施震仲寄來理甫 別後誰憐久索居。寄書長恨使鴻無。青山招隱思佳士。白髮催人惜壯圖。休羡羊何臨海嶠。頭如米陸會錢湖。肯來避近成清話。不用郵筒滿眼黏。理甫不寄消 趙由楚寄謝新安曹布文 天風西南春爛然。雲錦章。黄峯滴秀翠。杖拾無留蔵。鏗然韶濩音。驚動群鸞翔。薰香再三讀。洗我煙火腸。光施漸未能。欲報徒七襄。理衣戲庭下。為引南豊香。 施森寄黄彥清 正聲久微茫。塵滿絲桐衣。興因思理曲。起我與世違。偶逢鍾子期。對之撫金徽。一彈再三歎。下指生光輝。但覺子期去。聽者亦復稀。 海冥寄李遠道 與君相別後。湖海久無書。

聞在龍舒郡。新開馬縣居。斯文欣未墜。容說近何如。信有那謝學。何門不曳裾。 王屋臣寄周千之 子青舊從學川山水之秀放者謂是千之妙作進頌道想昔遊之樂且依千之之間伺詩以寄贈 峯巘金鵝翠作峯。登臨長憶與君同。窮探洞穴鷲山北。淺倚溪流怯射工。西海交遊雲聚散。百年蹤跡路西東。詩盟到老堅如石。莫遣音書似斷蓬。 釋戒珠詩寄示李主行所 李生頎肯榮。咏野亦天真。刀稼從隣叟。卜年賽社神。雲山當戶遠。野水過池新。蘭若攜書地。相逢已暮春。 寄蕭文用 為王人也以事遣掌見衛 賀蘭山外夏王城。長憶離愁折柳亭。蕭史笙吹雙鳳羽。齊建箭帶兩鵰翎。五更枕上秋鴻叫。八月江南夜雨聽。七十一峰連五老。雲頭幾度想青青。 希遷李提舉移家上饒子歸故山悲一會不可得因想高風詩以寄之 想得桃花萬樹紅。一家雞犬碧雲中。天門劍氣寒沖斗。石室丹光夜貫虹。竹裏子規啼曉月。人間蝴蝶夢春風。待從十里都如錦。愁殺漁郎路不通。 寄蕭伯興 一月吟詩一百篇。從將佳句萬人傳。閉門八兩無來客。高枕殘年抵醉眠。石子雲飛雙孔燕。蜀冤春化幾啼鵑。結巢已在煙蘿裏。更有長嵩傍石泉。張弘範詩寄劉仲澤 乙酉中秋約休蓮九日期。水雞把菊坐。共賦南山詩。 青玉案寄劉仲澤 西風天際征鴻去。何曾

過燕山路。葉落虛庭空綠樹。三川秋色。滿眼愁緒。樓外瀟瀟雨。天涯望斷行雲暮。好看豐稜寄情處。老相思斷腸處。吟風賦月。論文說劍。無箇知音侶。 南鄉子寄劉仲澤 音信准來歸。世態將情自冷宜。莫記紅塵兒女輩。須知義士友情元不移。底是占花期。蕭然東城醉王蟾。誰念書生寒屋底。傷悲。思涙憶前聽子規。 鄧良貴詩 伏觀待制先生二詩。極其高古。就以此本奉寄伯雨真人。想焚香紫閣。時一吟耳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單騎各已息。宮闕何穹隆。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欲雕弓。 五月十九日夜。將適上都。聞士淶張仲同宿高齋。因諷舊得句云。月出古城東。久未能成章也。予憶連年度從灤水之上。亦有此興。而未及賦也。因用畢仲首句足成此篇。明日兩氣作涼。賓客已進。諷詠不已。兩合州楊一可來別。將南游茅山。問有書與劉宗師張伯雨否。即書此以寄。雖青山白雲。人遠道高。寒沙白草。能無舊夢之感乎。一可亦久有詩名。伯雨試相與歌此。酌山泉一杯。為雲門翁壽。楊許諸仙雖在天上。想亦聞此也。青城山樵者。太乙洞主虞翁生集書。 共讀貞居外史送友人還山之什。稼次韻一首上寄 書鴈無因得共飛。升龍有約與同歸。遙知道價於今重。自愧行年近古稀。何日重傾桑落酒。西風初製芰荷衣。壺公獨在

壺天外。想天馴海未識。擬王御詩卷于客居尉氏和皮之見寄 不作寸庭懽且鍾。歐緣諷轉未從容。暑時此日空相憶。邂逅何時得重逢。渺渺愁方隨逝遠。寞寞花正向人濃。蓮池春已徒迷眼。不屬窮途泥滑宗。張介詩寄高君益二首 天下兵人動。吾徒竟若何。亂來為客久。別後念君多。擬作登樓賦。還成扣角歌。功名倘未動。聞處且蹉跎。 忍憶高書記。邊城又一秋。干戈千里夢。笳鼓五更愁。世事增歔欷。余生轉謬悠。東南天一角。漾泊海西頭。李章詩寄王鼎玉 豪氣元龍老不除。都緣為口走窮途。苦使吟句莫愁否。月壓春樓入夢無。梳酒幾回傷時傳。愛山長是費吟鬚。從來薄宦無多味。早晚扁舟入五湖。王庭筠詩寄任君謨 才不封侯坐數奇。崎嶇歷落似枉桑。平生忠義自孤立。老去文章益壞奇。人物眇然今已矣。先生持此欲安之。張山深絕無人處。歸細淵明五字詩。 寄崔唐卿二首 春工也自到天涯。只欲寒城四五花。無奈任風兒薄相。一枝吹折落鄰家。 悠亂傷花自在飛。長條想見尚依依。休言暮雨留人住。好與將緣作伴歸。宋媛詩寄章九載兼東項思復 憶昔到京輦。與子寓官廨。一見即相攜。不超舊交快。維時困道途。驅車久行邁。忽逢池塘初。欣若身脫械。握手坐氍毹。歡語忌疲憊。情從此結穆。意惬甚撐齋。項石數過余。滯下書方

醉。爲我輕車已戴脂。侯子尚詩寄劉仲宣　送偉劉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得屢對。今日信全無。月上湖生海。梅開雪滿湖。客依應不惡。詩筆想頻呼。　寄吳主一　吳君清節世時見。文彩斑斑出鳳毛。工部詩章更府藏。中郎書法石經高。雲生太白尋瑤草。春滿東湖積碧桃。十載相聞未相識。卜鄰何日傍林皋。段元煕詩寄唐希白　聚散渾如水上萍。卜鄰方穩又西行。別來詩酒遊何處。秋後髭鬚白幾莖。既絕功名塲上念。莫忘鷄黍眼前盟。江陵應會茶才好。二項經營早晚成。吳全節詩寄李南翁 全節字閒閒。安仁人。早歲授業居上清。爲黃冠師。元初從留國公張留孫赴闕。嗣師仙主特進上卿。崇玄教大宗師。公與乃翁早結世皇知。滿篋珍藏宰相詩。行著一鄉稱善士。家傳三世見良醫。遠從魏闕聞名舊。同飲當江識面遲。住笑南溪賢太守。公餘獨與話襟期。　吉子行詩寄柯德陽　蘭草驚秋色。來儀國亦賓。無當龍畢月。慰我忽今朝。道在非彈鋏。途窮豈折腰。山陰清絕地。且爲息疏殷。陳剛中詩寄揚州教胡石塘　淮海胡文學。名猶滿帝都。人惟憐李白。我欲泣揚朱。家昔啼饑甚。身今病渴無。竹西歌吹近。想見列生徒。　昔日光明闕。郎然有此翁。方聞前貢價。纔見寵中公。瘦已有如鶴。貧猶氣似虹。北門端有待。豈必滯儒宮。徐來頤詩寄抱一翁　淚落西江水。東流不到君。別離情莫敍。憂喜事相聞。歲酒至曾夫。秋船袂忍分。吟邊每懷此。心逐滿山雲。　歐清碧詩寄唐景仁　庾嶺梅花玉雪明。使君持節五羊城。白雲渺渺思親意。滄海悠悠戀闕情。秋氣肅時鷹隼擊。月徹和處鳳凰鳴。山中芝草瑯玕長。何日歸來徵絳英。　和鐵峯見寄　風雪燕山似京交。爲曾輦路聽鳴稍。清溪月冷應同靜。紫陌塵深豈自清。未辦和羹鹽作齋。試看秋露玉爲精。歲寒已約爲三友。紅翠春深恐見拋。　寄揚仲弘　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真期魯仲連。高卧獨無田二頃。曳裾誰有客三千。滄波渺渺浮鷗鷺。白日翩翩撲歲年。却憶江東揚少尹。劇談終夜不成眠。薛宗海詩寄余帝秦　寄語中林友。相思又幾朝。雲雖爲路隔。夢不怕山遙。風定落花遲。雨深青草驕。人情詩難必。不似往來潮。熊士元詩寄定入　萬木入楼落。吾生果若何。眠明燈影薄。人定雨聲多。度恐誰爲集。狂應酒是魔。湖山有奇士。歲晏不相過。盧陵詩寄遠　山城吞含寒。尋巢燕叟飛。曉雨簾燕香。深閨腸斷時。逢人寄遠信。欲寫先淚垂。君毋問妾言。夜來夢兒歸。陳呂詩寄謝嚴齋　水沉香冷翠紋清。風入珠櫳鶴夢驚。今夜天邊好明月。清風偏照闔閭城。沈欽詩寄劉小齋　村迴落葉赤。江空寒日黃。野鴉隨處宿。宮柳自成行。無路歸來客。逢人問楚狂。長歌

一回首。悵惻向滄茫。李節詩寄唐伯填　鶴林宮裏故人過。謝傳宅前秋水多。烏帽吟餘還放棹。黃庭寫罷又籠鵝。平頭奴子金壘盞。皓齒佳人白苧歌。不得相從渡三泖。月明清夜柰愁何。　衣伯常詩寄子昂　故國王孫佩楚蘭。春雲涼月倚朱欄。玉劉曲逝鶯聲轉。金鼎香隨蝶夢殘。碧沚波清堪把釣。黃塵風惡懶彈冠。一家文物惟君在。笑我冰姿弄曉寒。　朱希詩寄張子政　野叔老人隱者流。甬溪遠處似愚溪。自編蒲葉作書簡。時寫松花洗玉舟。仲運未遷瑜來海。孺子還復栖南州。別來清事想不廢。詩成應畫李營丘。張昱詩寄王梧溪　仙舟曾記過南堂。鳴鳥高梧日正長。蛱蝶夢來春夢覺。杜甫欲盡燕泥忙。當時賓客知何往。此日音書或浸忘。猶有白頭王孫在。酒將詞賦動江鄉。錢克方詩寄李紫篔　謫仙今住五茸西。醉後顛狂宮錦衣。天上玉堂無夢到。山中書觀載鵝歸。白雲滿屋詩連軸。大泖當門罇正肥。安得還君清隱處。紫簫吹月轉山扉。丁復詩寄劉安道 混白雲巢 避世託巢處。白雲爲故鄉。自期終不出。相憶竟難忘。羣鷺秋情遠。青精曉飯香。何當謝簪去。長是坐君床。　寄謝子木　秦贅誰徵夢。年年漢官倉。氏豈海賢。荒涼秋酒時時酒。彷彿當江夜夜船。湖海客身皆異鄉。家山兒歲幾春秋。何時與和歸來賦。白石 謝汪号 黃沙 丁仕安 未有田。

寄趙教授宗上人　故人秋清苦。遊寂精舍春風遠。別時。雪晚煙昏等獨醉。筆傲白下盡相思。山城忽客寒生早。諸鷹呼群暮下遲。諸友總聞攀桂去。和來應有已公詩。　寄劉安道　千里題詩問吳同。百年知己悵西東。淮山日短有雲去。楚塞夢長無路通。羅屋畫開芳草碧。柳垣秋靜木花紅。忽憐下馬重開驛。特地吹人滿面風。　周緇思詢過江寄郭誠之　澤國無官者老叟。淮方有客借寒驢。※知到死難千祿。何用平生苦讀書。丈雄詩寄劉時中　獨夜秋不寐。陰風況如秋。故人豈知兒。遠道士雖是明月落前檻。清露沾衣衾。豈不感時節。但歲事云周。浩浩湘江波。日夜來南流。行子去不歸。苦心空悠悠。洞庭春草綠。芳藻靄滄洲。逢君君不來。欲往路阻修。何當羽翰生。飛去從君游。　馬情詩寄曹平山　牢落英雄霜雪秋。故人一水隔雲遙。悠悠鴻已逐江南月。獨鶴欲尋何處煙。殘夜讀書看酒在。前時倚門向誰憐。桃花源上桃花主。肯爲東風住百年。周巽詩寄王聖與　折柳河橋又隔年。夢魂時到五雲邊。湖邊聚水遠浮海。客入亂山青接天。花發正當人別後。鳥回長在燕歸前。東風半紙分携悵。閱寄西陵載雨船。程瑛詩夜抚不寐寄小山　江上相望隔幾送。冷魂得得逸芝茶。闊山已共詩禪老。心事還如客路奎。梅子兩收千里月。竹箕花答一聲鐘。思

君不見雖平恨空聽清風敲玉龍。丁龍才詩寄別小山 家住紙峰最上頭。與君俱作子長遊。桐焦爨下無人識。錫孔床頭動客愁。白鴈一聲荒塞月。黃花三逕故園秋。陽關暫別舒州酒。依舊香江問倚樓。劉白沙詩寄呈飯牛翁 早計關防意氣猶。莫教霜盡草頭枯。若寒寧戚謳歌怨。色白浩翁牧養園。露地相忘無賤務。縣官雖巧不催租。時人欲識其中趣。山木龍旄夜氣蘇。宋子虛詩寄王子長 灣官仍依楚。夜榻傍酒爐。客愁三月盡。春夢五更初。吟卷看花掩。行床並竹鋪。江湖有佳句。知我每相於。郝其詩次韻寄野航 十日不見華州掾。定是清過在蘭邊。晉壁綠雲題石閣。白沙留月繫湖船。蛸蛸酒客杯香細。閒閒梅花雪色鮮。歸來且學歲年暮。何問他俱識太玄。劉京叔詩寄益都李侯忠甫叔能 風埃十里暗貂裘。直意天東作勝遊。來石洲邊逢李白。仲宣樓上傍荊州。題詩坐對雲門曉。載酒來看石澗秋。四首清歡如一夢。試將別意問東流。黃玠詩寄浣花主人 錦官城外浣花溪。萬里東來無盡時。出郭水清魚可數。緣溪路曲馬難騎。春星一夕草堂飲。夜雨幾年茅屋詩。何野前扶阿稽復。少陵野老鬢如絲。呂夏卿詩答漳州喬子谷使君見寄 梅花初寄隴頭春。錦段驚傳遠客人。驛使飛騰雲夢外。米檣留滯雪霜新。是年二千指送士曾公門生兩

州稿修家家富。萬卷圖書字字真。自昔用文輕賈誼。嚴徐徒步作辭臣。何得之詩寄暢淳甫 思君不見貴人思。何日人思能已時。又見鑾坡三月柳。數株濃綠自緣緣。唐介詩寄杭州孫資政 何人富貴不圖安。大抵焉由節欲完。手執抵樸謀國易。心存忠義入時難。臨風未覺龍鍾老。衡斗誰知鉤衡寒。天子聖神思舊德。青枝猶駐久盤桓。馬伯庸詩寄邵元文 故友多年別。于今髮白無。清秋江鷺浴。長夏野猿呼。官舍栖書冊。齋廚具筍蒲。知貧不能為。蓋海望來吳。唐同文詩寄吳朝錫 小樓殘燭熄冠服候晨鐘。紫陌嘶群驥。丹霄駕六龍。朔回尋藥裹。病起寫書封。歲月驚華髮。松楸動慘容。春雲懷去反。夜雨夢歸農。淮海經年別。何時得爾從。貢師泰詩翰林寄友 興來何所似。惟杖歸而已。夢遊白玉堂。神物撼青史。我師秋谷叟。泰定可並案。中庸四海名。氣老久無齒。你重白雪樓。潘岳若行水。北山已來山。高臥呼不起。泊然萬卷懷。廣若悲之比。諸孫趙子昂。揮適長安紙。文郁老經學。闡義出明旨。復初持高節。擯然備清美。布孟文氣流。道義淪於髓。垂雪公諒翁。學貴窮理。諸公衰盛時。會總知已。濃頭一杯外。相思各萬里。寄海來 渚海歸心繞薛蘿。人間著處是行窩。花國有感埼光眼。詩到無題料越多。明月適山采古木。夕陽到岸東渚波。一尋謹難

紅樓酒。共起元龍憶浩歎。吳虎文詩寄貞居尊師 昔寒江水之東。魚頻憶故人。張隱居。桂館祠臣初進職。茅君弟子最先富。深山大澤龍蛇窟。白露清霜杞菊苗。日與比鄰蔣處士。京譯不見道何如。三歲不逢張外史。楣前應是長松枝。茯苓在地山無雲。雲氣雪霓石有芝。昨日故人來白下。憶公何處寫烏絲。樓居倚棲冷風袂。與子貞譯海內詩。梁隆吉詩山中歲暮寄京口諸公 閒來無處不沾衣。天遣孤心與願違。谷口空傳子真在。故鄉誰望買臣歸。山深有虎難容迹。海闊無鷗莫寄機。且盡一杯千日酒。明年春事想芳菲。寄京口諸公 少年飛絮逐狂風。老去人間萬事慵。說與京江故人道。布衣今住小茅峯。貢性之詩奉寄外史先生 尋師欲向三茅去。却特春淮興盡迴。作可莫題鶴鵝賦。那能不上鳳凰臺。水從九節蒲根出。月到三峯樹頂來。望秋孤山舊時鶴。相思聊當一枝梅。柯九思詩奉寄伯雨鍊師 十年不見張外史。從之未能思狀蔡。黃庭寫罷山花發。碧澗歸來春鳥啼。集几圖書足清事。草堂泉石成幽棲。寄詩全撤意本厚。報我蒼木君毋稽。廿五詩石懷貞居外史欲過溪館未能也次友人韻奉寄一首 先生絕似陶弘景。結屋臨流野色新。竹外分泉僧共語。林中守杏虎能馴。道書只許鈔來看。藥裹還堪寄得頻。見說溪頭漁魚好。相從何

日理緣緣。李中公詩寄舒元易 昔聞舒子言。今已句三載。可憐下患者。學敵不自解。百年真快忽。況此猶兩癢。嗟子古之徒。乖離骨相采。絕悴滿中蛭。並識江與海。江海本云足。尺履而地載。明年亦多辛。稍已開柢棫。青青溪上山。幽欲從子邁。倘或興所聞。雖几一何悔。戊庚子詩寄張肖三寄新詩竹下來。多君高興憶東淮。壘埃迸馬脊歸舍。風雨聽雞曉入齋。此日陽城須諫議。當時方朔謾詼諧。壇瑤花底相思夜。酒滿春城月滿街。陳方詩寄周子羽 寒色蒼茫路不迷。夢如煙水浩無期。同吟夜樹秋深處。獨立山齋月上時。柳港客行尋絮纜。草堂人至約論詩。風吹蟲石蕭蕭急。目送斜陽丹每遲。王沙梢詩寄張敏叔 當代詩翁見杜陵。平來史待庭公清。星霜背救雖無頼。雲水於人尚有情。江國不妨留白議。山城猶可飯青精。釣磯高隱如相顧。伏好乘風取次行。熊谷元詩寄張彥正 清河大人國長城。承明狀直軒衆發。一丘一壑故自有。采驄蔡杖隨松聲。鳴夷武酒腹如壺。壹話金門與石渠。問我天上張公子。新績山中種樹書。林文節詩寄子瞻 吳郡梁鴻作部民。丹陽令復傳莊資。文章父世無雙譽。世號三蘇侍從朝廷第一人。今務事由來占十斗。推讓何必掃峨嵋。蘇山有舊渠知否此地他年即有第。林文忠詩和子中見寄 奇逸多聞老致通。何人

慷慨郫憐翁。十年薄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閒道鐵詩驅北國。未應
舉扇向西風。吁嗟莫漢無家客。歸抑岷峨一畝宫。 同賦 崔蒐直上
天繳道。一日登臨兩醉翁。有過淮山橫黛綠。日樹滄海露殘紅。人間酩酊
南華夢。物外飈飈禦寇風。好與岷峨全馬客。攜醉同侍木央宫。 飄零洛
杜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恩賓。允克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蘇山小
隱雖為客。江水西來亦帝眷。卻西湖十頃葑。笑看魚尾史革葉。依約雨
詩寄楊廣夫 褚君登善降為由。司馬天台是我師。閒閒帥須黃萬葉。清
齋還許食伊尼。五湖煙水舟無恙。一月春寒柳未知。主世不逢賢者識。促
來誰問五羊史。 寄楊廣夫鄭明德 快雪時晴春意動。歸舟移絹向芳
塘。走尋歆伴鶴孫社。誤落詩名錦繡坊。子雲奇字誰能問。鄭老樸胡獨不
忘。閶闔城中可終老。父侍四萬頁滄浪。 寄李和 熟與言詩李穆之。一
日不見己為疎。因觀故京來白下。載聞新作過黃初。小峯侍月許偶被。中
林放鶴要迴車。杜陵醉歌不易得。莫惜華陽真逸書。 寄同別峯 賀鑑
湖頭春夢非。賀林林下亦還稀。陰靈鰻井曾留上。落日龜山故故非。布襪
青鞵身向老。赤髭白足意多違。摩尼政使無人識。護取傳家大布衣。別峯有料
河梗篸菜寄張以脩三首 弟余再被敘 萬事傳聞有是非。悠懷尚恐老

纔知門衰祗歎零丁苦宦無寧須惆悵思風雨淒涼悲往事乾坤闊關此
何時。亦宵稚有鯢鵝莫。豈信鶺鴒懸一枝。 鳳麟何意老江湖。不道于今
結網珠。安憶故人登遠道。特憑過客問新除。少年自信虛前席。龍老猶聞
戴後車。十載亂離驚入骨。秖今無夢到華胥。 青山茅屋擬芝田。野鶴孤
雲是我緣。莫怪兒童忘舊學。且從父老問豐年。散財已比溝中斷。病領羣
期世外憐。底事虛名如沐漆。不堪回首思緜緜。高彥敬詩寄趙子昂 寄
持江山看此身。一樽誰是張吾軍。梅花又結青青子。幾度思君不見君。
寄裔中山 雞鳴上馬戴星還。都近人家見面難。一度思君一回夢。三千
里外待相看。王沂詩 寄周宗周 北風吹葉擁階平。背倚寒窗聽雁聲。忽
憶別時情最苦。暮雲斜照度荒城。姚文奐詩 寄文煥章 楊子橋邊送客
舟。秣陵煙樹不勝秋。征鴻過盡無消息。江日寒江水倒流。陳景仁詩 寄徐
廷瑞 蕭條陋巷日如愚。適分單瓢樂有餘。莫惟詩禹珠佳句。寄常懶寄
入城書。 于狄寫京提寄 忠孝從來不兩全。全章崇綬任天然。雙親倚
望逾三載。木若萊衣值可憐。僧雪窓詩 寄貢泰父二首 都城春暖共君
遊。楊柳青青海子頭。別後江山望消息。闌干倚遍夕陽秋。 東望宫城與
水西。千岑杳杳入雲低。秋木林風還來蒼。古木回巖聽馬嘶。王冕夫詩 寄

趙春洲 自從君過常州去。馬過無由寄一縑。多謊秋初歸故里。幾回天
際望飛帆。吟成定已刊新藁。渊好還應換舊衔。十載約遊風水洞。何當与
馬逐征衫。昭明先生詩書記詩寄句曲外史貢居尊師 十年不見最思
君。坐對洞天生白雲。製藥上峯收白朮。煮茶南澗擷香芹。巖虛夜吐金銀
氣。谷暗朝藏虎豹群。因繼桂舟浮碧海。擬從蘭閣校玄文。漫游集寄倪元
鎮 元鎮名瓚世居錫山 林間誰識少微星。縷帶輕衣傍此生。弄筆偶然
成妙畫。疏書初不釣佳名。三竿日上纔眠起。二月春歸正酒醒。欲到惠山
嘗苦茗。期君倚杖聽泉聲。國朝天谷吟藁寄萬德 手余舊義樂研之助因
作詩以道其意 憶昔河梁別。梅花兩岸開。波搖紅日影。回首意徘徊。雅
南集代寄 懶將書寄遠。只有恨隨人。今朝庭樹上。胡蝶又尋春。國朝玄
虛吟藁寄王混然 正月時河萬中意 黃鶴山頭月。高人遺世心。望之不
可見。使我自空吟。瑪瑙坡淨邊詩奉寄伯雨高人 外史栖霊石。閒門掩
薜蘿。近來緣著作。少得事吟哦。霞梁朝真帔。香圃煮藥鍋。出城如有興。艤
棹一相過。國朝僧無詰蘭雪軒詩集寄蕭存吾 汝陷孫城裏。驚憂已半
年。城降萬人盡。身免一家全。諸父能無恙。佳兒早自賢。猜書兼贄志。萬事
付高天。抄錄雜詩寄李方伯 邗江李隱居。高閣絕塵氛。浩蕩鷗鳴志。栖

遲鹿豕群。一樽花外雨。半榻竹間雲。安處得其趣。長吟竟夕曛。 張仲敏
留錢塘賦此以寄 寒風起兮悲夜條。寒月落兮城烏號。彼美人兮何處。
湖水之間兮以遊以遨。別君兮江口。望君兮江皋。山蒼蒼兮霧雨。湖滔滔兮
波濤。殽載俎兮爵有醪。我思君兮心煩勞。君不來兮有自匪。欲渡之無舠
寄彭彥脩 隱居鏞谷靜無譁。山抱方池一逕斜。明月也知人似玉。獨
分秋色到荷花。南遊寓興寄劉德玄知己 藉藉賢聲噪。昂昂鶴出群。高
談驚四座。椎筆掃千軍。馬踏燕山雪。舟移海嶼雲。往來方聚事。一一賴斯
文。 寄的理翰伯船同年 永嘉縣裏賢監邑。元是河東舊僕賓。金榜春
風題姓字。玉壺秋水照精神。十年不見頭俱白。百里遥聞政愈新。世綫貴
山無咫尺。有書須用寄來頻。李道復詩寄東言言 王十山中路傳路進
步鞋。纔使菩徑言。風入蓑袍寒。去國終無補。謀身尚未安。一樽茅店酒。強
歆不成歡。 艱危勤危從。俯仰盡周旋。不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脫鉤魚
縱壑。漏網鳥沖天。萬事從今始。厭心未元前。 十年浩顧問。一旦決安危
自合成功去。憑熟識事遲。長城徒自壞。孤注莫相疑。辭祿求仙者。高名百
世師。黃子肅詩寄劉承漢時有麻源之約不果往 寄劉生入望。欲絲仙
壇孫勇杏花。耿耿青溪。東橋水流。月上時。彭元亮詩寄蕭善

月在天邊恰半痕。手斟河漢上金盃。如今流得都明徹。照見南山萬樹椿。

小汀小史自詩　早春寄黃仲真　紫金先生七十餘。紫金堂深花事初。山中酒熟試留客。竹裏日高時讀書。黃冠野服真自釋。赤車駟馬今何如。相知遂有忠魏在。適意共觀濠上魚。　一鶴道人回叟山木逢益蔡先以詩寄之　三日不見已為疎。別來忽復一秋餘。傳聞城邊人回處。桃花水生初上魚。可無薄酒試留客。定有新詩能起予。蜂螺嬰花連夜結。即聽危鳥到皆除。　寄陳性天　西岳雲霞陳處士。移家秋濟四無鄰。光主虛室渾如室。夢在青都別是春。搗藥或聞林下鳥。看花長僕世間人。我來更乙胡麻飯。為酒頻詩滿綠藥。　汎禰天壇事老君。即從平步悟奇文。青童汲井朝分乳。玉女裁衣夜染雲。水上赤魚還可駕。山頭白鶴自成群。遙知客去能長嘯。月冷天空半嶺聞。　寄潘時雍　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青門。野鳥得食頻將子。慈竹團陰定長孫。賓客過門車蓋合。兒童汲井轆轤喧。春風金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老盆。　寄林叔大　湖州別駕三年別。文采風流想見之。水晶宮裏無傳筍。浮玉山前多賦詩。海燕空歸尋舊宅。吳蠶未老貢新絲。金門學士臨池處。還與何人話昔時。　寄陳文舉四首　鳳凰臺下猶為客。雲滿頭顱一病翁。卻憶仙人讀書處。月輪夜照水晶宮。　秀州西去湖州近。幾處樓臺叠畫間。借我釣魚舟一葉。生看七十二青山。　金刀火齊元非物。但取乾坤與坎離。采藥笑渠淩弱水。三山何路覓安期。當年我欲醫君癖。今日君應笑我狂。一曲雲林天定許。野猿山鳥未能忘。　字孟寧詩寄潘天錫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君昨夜過揚州。城中高結燈花樣。去聽吹簫何處樓。　二月江城未見花。笛聲哀怨起誰家。曲中大半傷離別。馬上無人寫琵琶。　寄朱希顏　城頭鼓鼙雨淒淒。漢子帝船上急渙。會有行人回首處。兩邊楓樹鄂公嘯。　江邊鴻雁下平年。客子何由兩琴玄。七十二灘秋月白。荻花風落釣魚船。　寄邊燕善　城上烏啼欲閉門。蕭蕭風雨入黃昏。無端畫角還吹起。鐵笛梅花亦斷魂。　里仁以詩寄戶部楊友直　柳繞柴扉水繞村。黃鸝初轉已春分。東風吹散梁花雨。醉卧青山有白雲。　常仲微詩寄叔靜　馬上清明南郭別。山中長夏幾相思。茅齋環竹生秋意。可是良宵對榻時。　芸孫與帳詩來寄趙可程　聞子新營汴有廬。晨昏抱犢晚長鋤。乾坤再造元非昔。日月重明自有初。作史要循三尺法。為儒不負五車書。自慚衰朽渾無用。領理蔬園學種蔬禾。　游頑山英俚詠寄鄭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膽實同身。朝推淚腸斷。夜洗抱兒褐。敗勤忠歡寡

采真寄。耕犢物所忘。一旦忽東西。別腸自無從。不覺萬行啼。于時惜我出錢主澉漢濱。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深志道遠。猶謂只尺間。行將過嚴瀨。勿嚮子當還。于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時。流水到海止。惟潮兩度春。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千迴。欲別不成別。肯頻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門驅駐望。望望若遊濃。馬首出復沒。漸入鳥龍峰。峰高在天半。未晚溢日車。君何人已遠。悵不達嗟嘆。身雖逐棹發魂則隨子征。嗔泊蘆花渚。寢言呼子名。迨還向前驛。徘徊宜飲問。李白題詩處。彌辭升寡顏。升高欲為鬢。念子翩成愁。想子乙抵家。伯仲聚綢繆。自此積繁思。思繁如絲縷。柰何三月久。不得子音徽。客鴻未過盧。夜鵲尚飛南。俚辭寫中情。一歎百慮軍。　寄王德潤　芳情在千里。欲話意遲遲。流月入中懷。依倚達素娥。素娥來何暮。春花滿春樹。自是妾無心。勿傷江水深。　富貴復危機。誰人不聞此。如何弗之戒。有若魚貪餌。昨宵歎聲今今朝士為冤。為冤世莫懲。攝衣升冤庭。揭洞詳律。濟平人。生正乙未。由中臺歷閩書史。出為浙西憲府經歷。予作此寄之。不寄而德潤受植自刻死。或者謂其死乙見于詩云。　謝萬密庵紫既至濰州寄同考禮者滕西張紳士行上元楊翮文舉吳郡錢達伯行鄭元長卿嘉陵楊基孟載吳興羊嗇仲望燕山崔汾文中東嘉余允唐丑諸暨姜漸羽儀余上虞謝肅凡十八皆自浙西而至南京者也　西戰重城破。諸公此日危。忽收文苑士。同草聖朝儀。一死非余惜。孤生念母慈。故鄉瞻望遠。愁絕鬢成絲。　鍾伯震氏歸自荊南即將江浙詩以寄之　倚歸趨上幽樓日。豈於荊南佐政年。白紡山川春夢遠。綠窗花鳥異情牽。吹簫又送香林月。把釣還依指石煙。亦欲將青江游去。酒醒同詠卜居篇。　還至會稽寄鄉中諸公　剡北疑茶短髮斑。故鄉今喜得生還。大車碧輾中原草。小舸青看兩浙山。五斗米輕元亮達。一杯酒重季鷹閒。須欣會合應聯句。擬海搜春思不慳。　復職日聞得子寄鄉里諸公　海右信來徵吉夢。弓邊朝送感恩榮。纖成綵屬衣裳着。抱送麒麟子已生。日傾邊良驚白髮。何煩水叔聽秋聲。便招若得家山過。龍種聲花醉一觥。　寄別兄弟　六人兄弟我先歸。■等庭前少一危。須信死生元有命。莫教諸姪廢書詩。　依芯江湖吟素　寄魏用舟蕭簡部嗇狂　吾愛魏夫子。結屋河之源。雁月照靜室。松風洒曆軒。無心慕朝市。有興寄丘園。惟應茶谷士。日與同清論。　寄陳允彰　大書逃名赴神州。我獨東行子尚留。夜月醉餘花下酒。春風送別柳邊舟。半生不盡交游意。兩地難忘去住憂。安得到書相篤遠。琢琴司集與之頊。　寄立憲　半灼玉

主照青春。年少才華逈出羣。自為不傳千里信。青山空隔萬重雲。宦遊閩
海誰憐我。已屬庭闈獨羨君。回首相思無限意。丹楓黃葉正紛紜。　妙年
文彩擅清芬。態度飄然逈不羣。青眼相看同阮籍。奇才共許似終軍。未攀
月殿一枝桂。曾覲蓬萊五色雲。珍重校書劉向閣。蔾燈清夜好論文。　寄
狩學鄧廣文　與君自是故鄉親。旅邸相逢各愴神。九曲舊遊同作客。一千
里外未歸人。西風三徑黃花晚。斜日長洲白鳥新。從日朔君何處是。玉梅
花發曲江濱。　次韻寄鄧廣文　我遊京國別慈親。君向黌宮領縉紳。去
住俱為游宦客。登臨長作望鄉人。風沙驛路梅花老。煙雨長亭柳色新。後
夜燕川如見憶。早憑雙鯉寄江濱。　挽數學湖集寄餘干徐仲敬高克誠二
良友兼贈彥明原祐茂異丙午之夏余寓于越與二公相知及乙未歲忽
彥明原祐相過彥明則克誠之弟原祐則仲敬之子也　我昔來華原。適
遭亂定初。崎嶇訪家室。到邑追故廬。維時方盛夏。日永着未徂。問津川無
航。問途無車。山家儔少休。狹此熏日徐。南州一高士。克卜王斿居。晨夕
相過從。義高意勤劬。坐遷有賢孫。萬卷藏家書。時來候館開。詩酒仍相娛。
長松結夏蔭。蔾木枝扶疎。笑話坐移日。交契金石如。不意旅寓間。見此襄
許徒。由來十四秋。荏苒流居諸。片雲隔嗣音。尺闕屬與魚。諒彼懷舊心。豈
不長嗟吁。兩地各結廬。渡落矣成迂。高主尚黑頭。已喜登天衢。斯文闡有
幸。不免勞兜驅。松茂栢須悅。彼哲此則愚。邵齋兩初晴。燕坐鯉堂虛。有客
忽相過。攬衣問誰歟。衣冠出名門。濟濟文義俱。話間得出處。使我心疾除。
明時需才賢。番易古名區。況乃賢父兄。家世紹文儒。賤貧豈不榮。榮進多
憂虞。待藏在用舍。與世同卷舒。勗哉二君子。必則窮與遇。歸家畫孝友。為
致當何殊。吾觀聖賢心。老大忘不渝。　寄友人　金陵自古帝王州。水碧
山青節氣柔。夜雨催殘黃菊節。西風吹老白蘋秋。千家月色連天白。萬戶
砧聲接地稠。兩載鄉音無使到。豈無鴻雁在汀洲。　寄永福寺祀瑩材反
人錨澗芳　故里雲松不厭者。人飛金錫度長干。鍾山得似芝山好。適海
何加學海寬。莫道心如禪定冷。愧予身與客氈寒。自從別後音書隔。天外
征鴻字字安。江東遊子問歸期。之子何心去意遲。臨汝雲情育剪燭。武陵
花落畫戕詩。百年士論歸名節。十載交情倚夢思。明日重來尋舊約。春風
攜酒看靈芝。　贈宗泐金雲來寄俞康士　北風漠上雪。念子思依依。短榻
天寒積。良鐘日異歸。異宜忘世久。漸覺出山稀。笑問床頭錫。何時扣竹扉。
寄汪隱居　茅屋湧溪阿。天寒補薜蘿。白雲當面起。流水繞層過。藥老
披榛斵。詩成倚樹哦。同遊衡子客。為問近如何。　寄舒仲宏　四方多難

此無譁。好是丹臺隱者家。半嶺白雲封藥草。一溪流水隔桃花。山中書史
宜春日。江上兵戈自歲華。獲到咸陽嗟黃犬。祇應輸與邵平瓜。　南州藻
禪師以蘇東坡詩求題逆用韻寄之　庵前春雨石苔斑。清晝高眠尚掩
關。碧水多情歸古澗。白雲何事戀南山。蘇仙妙墨流方外。珂老真燈照世
間。想見東軒松竹老。幾時容我共扶攀。對基蔭軟集寄黃仲美　二十年
前別故人。乾坤何處不風塵。玉缸俎對蓉花見。素髮差同野草春。蕺極星
辰空有象。青冥汲浪杳無津。獻華遍張咸令尚。苦憶元方淚滿巾。　寄江
西黃伯善兄弟　我思美人。乃在洞庭之陽。彭蠡之滨。衡波亘天三百里。
離恨比之應更深。揚瀾色渺。左蠡煙。白日慘慘玄猿吟。欲往從之憤余心。
忌黿鼉旋。不可以駕。風凝縱兮兩泛泛。望廬原之飛煙。遡匡廬之高蓉霞
掾日觀直南斗。石門雙闕撑蔌蔌。姪姪兮翠羽旨。容兮鳳凰舞。蔽衣兮薜
襟。玉笙吹兮紫鸞竟。望不見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楓林。西來文魚到東
海。賴寄華札通兼金。　寄宋景濂口章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
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阿河關。初平不來白羊瘦。青
鈕盡萎苔蘚頑。風吹蕭蕭隔人間。玄霜日夕凋玉顏。有鳥有鳥丁令威。側身
上下空孤飛。女媧石墮鬢御拆。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十
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數恨長顰眉。深沉洞谷山鬼集。淦義六月水霜
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羣峯項上游。　有美一人兮
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穹兮悵參辰。為合為離兮孰測其因。
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騰身。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裾。被秋蘭兮佩珂玗。泰和與將
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
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巴。蒼眉黑鬢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
芝。漱石泉兮濯清風。遨初平兮從赤松。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
我與同。　石光霽詩　寄揚州錢嶧村　東望蕪城動老懷。昔曾觴詠客樓臺。
海潮不捲金焦去。萬弩還從巴蜀來。秋日茱萸期共採。春風芳藥向誰開。
近聞北郭民居寡。安得相從賦草萊。　題詠詩集寄太傅孫薛寺丞　公為
太傅孫。我向曾諧主。僧別經三載。相望隔二京。青雲遊子志。白首故人情。
近報邊戎幕。多因從北征。　寄王晏如克華　投老卜幽居。丘園樂晏如。
青山一盃酒。白髮數行書。寵辱元無累。清閑自有餘。他年高士傳。名重晉
墻輿。　寄浙江蕭九成書史　離府文書簡。湖山勝事多。金樽花下醉。白
苧月中歌。寂寞悼吾甚。風流奈爾何。無因買舟纜。與發會相過。　寄林文

學司倉　念甫林文學。于士有我，知。客居仍索春。公館詖題詩。模被同眠衾。張燈共飲時。別來渾不寐。千里一追思。　寄翰林迮元霖編修劉仲賢典籍涓論公　高步璚賢衢。清宵直禁廬。紫泥封詔後。紅燭檢書餘。綺服領中禁。珠羞出內厨。自知才命薄。安得從摩儒。　寄徐雲窩先生　聞憶雲窩老。山居樂意多。詩刪新着草。酒釀早收禾。小酌知誰共。長吟想自歌。幾時重到此。爛熳賞池荷。　寄鄱陽文　安溪初識面。定子寂清奇。文采珊瑚樹。風流玉雪姿。洗盃春飲酒。剪燭夜撚詩。一自分攜後。空將入夢思。　寄西坪故人　卜築向西坪。茅堂已構成。山田收紫芋。水碓搗紅秔。門法蓮僧子。題詩寄友生。何因相近住。來往結鷗盟。　寄吳景原　曾赴蕭塘從子期。迮名光已受公知。銀燈照席三更夜。畫閣聞爐十月時。爛醉詩容屏首飲。球狂不詩虎頭癡。別來此會應難得。每賦停雲慰遠思。　寄李子姚比玉自號金倔子　聞說姚門奕世傳。橫塘上舊風烟。散人自號金倔子。上客曾留織笛仙。揮麈談詩風滿袖。洗觴行酒月當筵。幾時我亦來相訪。細閱傳家孝義編。　汴城寄王伯純先生　憶昔臨岐贈詩。每看咏玉動人思。一篇不下清風頌。三歎難酬白雪詩。南國離離江樹遠。中原歷歷塞鴻悲。因公每起懷鄉念。何日重題舊講帷。　寄陳協和分教　楚陳郎正少年。江湖浪跡最堪憐。新恩本受龍驤詔。舊業全荒杜牧田。貴聞聽鶯春夢裏。碧蓮間隔夜愁邊。白頭慈母東州遠。何日看公衣錦旋。　寄錢思復先生　詩名籍籍重清朝。大雅遺音直敢寥。帝子歸機鴻月夜。仙人玉珮度雲霄。唱酬多着名公筆。來歸終迂奉使軺。自愧不才家見棄。顧分青髮潤枯焦。高季迪並鳴集　寄丁二儀　江頭科日草初薰。日斷歸鴻隔楚雲。舊宅因君相近住。每思家慶即思君。　廣異集性情集　寄女婿陳紹音　明月出東山。飛光照娥眉。白雲生鏡石。動有萬里期。念子在遠道。身為微祿縻。九載一遠秩。會面知何時。土女有所托。誰能甘遠離。去春始歸寧。懷抱乳下兒。苦女夫去遠。羊動仰姑慈。成童戀祖母。乳子乃在茲。近得嘉定報。秋成得寄誰。至今合孫去。應用慰離思。眉山雲千疊。錦水天一涯。勗哉慎自保。有志達所為。元藍性之詩　寄鉛山唐九大二首　聞君尚哀絃。一櫛臥雲龕。客路音書若。秋山添淡多。湖光涵白鳥。峰影倒青荷。落日門生散。空齋詠蓼莪。　唐子節為屋。城南書作林。問人多抱藥。留客自烹茶。枸杞秋風老。鷗湖吳雨濃。事編三絕後。深見古人心。　早春寄同志　別離凡幾日。江海又上春。同是飄零客。都非少壯人。青燈偏感舊。白髮漸添新。歸夢南山下。橫經洽德倫。　寄錢允言　故人七月海南來。言向

蘇州有親去。故壘真臺秋正深。斷腸殘鵠日云暮。吳中風味詩尋號。肯過錢塘酒爰酤。錢王鐵箭江上有。子胥怒濤天下無。王事有程須早發。別家又是中秋節。平生意氣海青雲。千里襟期共明月。仙掌峯前掾霧消。去時曾祭木蘭橈。秋草關山疲款段。雨苔節屋令蠨蛸。聞君并已多吳語。今歲湖田好木蕎。貴金白璧饒耆舊。淮北淮西思舞袂。七閩僻遠民甚貧。三百年來風俗淳。兵戈不廢耕織業。丘壑尚餘樵牧人。我昔携書臨海嶠。故人高義今同調。客路艱難人自知。主張敦邦能料。臺中文彩兩大夫。樸下秋水涵冰壺。金門雲歸鳳銜詔。月出夜光龍吐珠。美君少年已登仕。綠衣拱續非雞事。若將問學取功名。遺緒閩南猶不墜。　到梧州知子啓金事已允上平巢寄此　吹笙曾約共蓬壺。興盡山陰返棹孤。夜月自憐鳥繞樹。朝陽空想鳳鳴梧。虹光圖畫應難見。河漢星槎未易呼。遙日清江帝百太。綠樽難好不同酤。　寄牛牧子　聞向清溪隱太和。煙霞仙掌華嵯峨。君臣藥就黃芽熟。道德書成紫氣多。慶許秋風分枸杞。長懷明月共漁歌。歸來撿照青囊秘。瑤草春深滿澗河。　倪仲玉編修陳景忠教授有約不至以詩寄之　漢陽教授文章古。翰林編修詩句清。二公高臥同客況。一日不來孤我情。東風繞屋百草綠。細雨捲簾雙燕鳴。如此風光宜一醉。共衣邦得酒同傾。　寄李謹之　窓下梧桐爽氣淒。天低河漢近高樓。西風鼓角凄凉夜。落日山川慘澹秋。尚憶康門堪避世。抵慚燕頷未封侯。滄波東去三山遠。劍氣徒勞望斗牛。　遊井水原寄劉士元熊孟東　建山西來摩馬鬣。下有流水如桃源。故家尚想衣冠盛。喬木徒悲丘壠存。天際斷雲橫草綠。沙頭殊雨送黃昏。盧峯隱者相隣並。松菊蕭疎對掩門。　寄陳朝玉　經年不見陳文學。孤負節屠酒杯。尺書千里鴻雁至。貴葉滿窓風雨來。世亂固應為士賤。好懷邦得為君開。正思春水扁舟好。吃有扶桑海上回。　舟次北津奉寄李復禮萬元哲二先輩　清晨行李出西郭。日午泊船當北津。白沙翠竹自成逕。紫燕黃鶯時近人。五年戎馬未休息。九曲樵漁甘隱淪。安得此郡如李葛。狂歌痛飲度青春。　寄張孟方　屏山喬木翠參差。共愛風流長史貧。古篆龍蛇全作判。遺經科斗竹為編。慈覲鶴髮垂霜相。道士鵝羣戲墨池。今代法書稱退祐。他年畫筆如椽。　寄張茂叔　黃岡處士舊知名。似爾文章老更成。苦爾處魚當夜永。蘭苕翡翠共秋清。滄江有酒延漁父。白髮無人薦馬卿。春去莲來消息近。斗南時有劍光橫。　臨津雨中作寄同志　天涯留滯孤舟日。雲壑號呼萬木風。江上雨聲春作雪。斗間劍氣夜成虹。乾坤浩蕩有千古。嶺海澄清待數公。

明日遂來望雲悉。朝陽鳴鳳在梧桐。　寄張雲松　白髮林居思不群。舟
沙分得武夷君。桜逕坑易千山雪。松下籌燈一榻雲。紅葉臨池工鳥篆。青萍
在匣秘龍文。草堂回首漸遼客。猿鶴秋聲處處聞。　寄衛山李中卿　調偃
歸去卧松巢。江上飛花送錦袍。細寫山川成史記。更吟蘭杜入離騷。洞庭
萬里秋風落。衡岳千峯夜月高。欲托瑤琴寄相憶。海天清露鶴鳴皋。張孟
兼詩寄高士　昔別高生時。春風百花落。把酒吹洛間。彼此嘆飄泊。安知光
陰馳。形色已非昨。鳳凰治世鳥。羽毛諒多奇。只今已千載。如何不來儀。悠
哉岐山下。文王其在茲。張孟兼詩寄徐叔良　北十正宸極。西山表帝京。
漢月旌頭混。華風朔漠行。通溝表河漢。飛觀寫方瀛。海上樓臺失。雲中歌
吹聲。丞相將軍府。五侯七貴卿。聽鷄陳朝謁。辨色還承明。左賦紆華綬。右
衛引君精。兩都馳御道。萬騎夾霓旌。鳴鑾光夏漸。詔蹕及秋清。前典皆類
聚。很犒無遠征。強梁并小弱。畏刀復歸誠。天地何終極。日月有虧盈。嶽悠
主戰伐。海思隅升平。英英空山人。草鼓積詩名。誰念孤雄劍。久客豫章城。
寄清谿程自觀　并叙　乙木秋。余避地餘千西鄉之桃源。故入清谿程自觀來
訪。余方度嶺與行江匝伯成行珠里古木間。自觀沿問而來。握手歡甚。還
過其潤陂別墅。使與偕行。是夜宿清谿。明日道訪玄明觀。萬石叢勝。酌而

去。望見潤陂驛。金剛寺。湖山渺然。秋水半落。避兵以來。俛處窮谷。覽此渚
汀。興起壯遊。第車徒屬涉。北風凄切。彷徨久之。慮風水致疾。作悉而別。思
想有賦。　昔在桃源住。髙人遠見尋。偶然過北里。多藉歷雲岑。我將白駒
谷。君行紅斾林。形骸俱是客。道誼忽披襟。放浪窮途拙。蹉跎老態侵。兵戈
相蕩射。天地一蕭森。俗隘疑高步。情平覺苦吟。俗遊勤風好。雜索感知音。
古路依寒葵。秋岡飲楔鈴。亂來詩併攜。著處酒同斟。止宿清溪觀。月光流
研琴。共參黃石老。風度漾球琳。汗陌紆輕棲。荊榛到碧潯。揮[illegible]十里目。極
蕩五湖心。澤國兵偏隔。樓船將屢擒。此生期汗漫。筆分老悟嘆。屬除高田
出。見頭迷照臨。寺雲黃杳杳。驛樹紫沉沉。很藉薰葭闊。霜徹渚溆陰。漸車
何太苦。杭葦孰能任。憂患防生疾。凄凉怕屬深。歸途不昧。悉別思難禁。
猶水恨如昨。遂山懷至今。興休安道雪。尺八里子桑霖。舊學圖書冷。新冬霧
雨深。人間布落落。節物去駸駸。誰狀志傾蓋。從來何斷金。肯砂終曉更。豎
約定重尋。　寄胡子中二首　南山米芝术。北山米爵蕨。池上碧草滿。暮
春始還歸。水閣青雲去。朝步入煙霏。砍窺神龍井。回采積荊扉。憑欄几上
芋。覺之有餘輝。莊然展衿太。悵然幽賞違。夜夢紫貝闕。洞開水碧閭。龍君
珠玉齒。其言脂且甘。緩球君自有。高風聊振衣。　青鳥何方來。銜書落寫

兒。乃是狐山雲。飛渡吁江水。觸撼讀其言。完見從何子。制作何清新。跑謝
勝遠軌。安知武定初。有此雄鳴士。藏之篋笥中。持用結綠比。夜燈星漢回。
歲月再更始。七泉木成根。筆墨揮塵滓。每誦擬古篇。冷風為之起。　寄閣
中陳子達　吾宗文雅徒。反祚自觀闕。試問杭川箭。編條鸞座入。儒冠生
白髮。資路改青雲。昔也明資府。今之才廣文。睽違三十載。衰遠感離分。已
解方州綬。歸安樵牧群。耕田傍晚實。樹慈結幽芬。適有好風信。憾情一寄
君。　寄薛茂扣三首　一鶴逍來海。翩翩好容儀。翩飛上林花。照影昆明
池。雖驚與爭食。鳳凰亦低垂。矣山碧玉樹。自有摩雲枝。　湖上覺留客。江
頭頻送歸。移船傍花塢。把酒濕荷衣。清樹近方識。葵歌遂漸微。如何竹枝
調。不遣守巖扉。　濯此幽澗水。石敝園凌空。露筐溢老草。霞樹落秋紆。鷺
瀨湖緣入。尋源河漢通。誰能將一句。為我達吳中。　次韻寄劉原善貌蔚
何委父伯仲　綠荷當㨂小商山。黃金忽鑄大刀環。前籌入幕軍方動。古賦
登樓客未還。回鳳羽儀青瑣闥。班超步武玉門關。自從一个傾城哀。長是
相思碧樹間。　聞君到處盡青山。飛動清溪碧玉環。瓊樹不霜當上琢。銀
河入海又西還。憶居好傍雲門寺。客路正悲廬子關。史青通詩長安肆。蹄
嘲留取照人間。　聞到河源紫翠山。將軍幸館裹本環。黃金百鎰招兵起。

白羽千夫射虎還。木蘭宮梅詩總好。南唐野竹興相關。第見安客多哀傲
政在折衝尊俎間。　不見桃源百轉山。有懷湯洞石學瑤。樹上龍耳春光
到。辟斷紫頭路欲還。異楚煙塵今避地。有西平馬自問關。太平尚欲西狩
去。歸老尋君萬壑間。　寄詩隱集寄羅來高　每懷三竹遠。來訪百花原。吟
罷登臨倦。歷樊應接葉。山圓儋子宅。地扶野人村。肥遯多佳趣。何如獨繫
園。　劉炘父詞寄劉令君滑大　酒值歌　鳳覽兩晃也。解為花也。收拾浮
雲秋新寨。愛調亭小草。照滴徑紅。新接了妃子朝來妝起。　述如春有主
楚頓歡娛。興在新亭錦園底。便遺歌燕垂。枝蔚鄰杖。須記作他日城山盛
事。笑東君不用。賞傷花。任飛去天涯在木風裏。張賢詞　寄雲且卿祝英台
近　路重尋。門半掩。皆老舊時樹。柳暗苔深。望了更無語。淮泥水述迷。
湖天日暮。想只在蘆花多處。　逆行娃名題上芭蕉。涼夜木風雨。聽了
秋聲還搖斷物句。四獨立長檣。倚舟欲渫。待招取白鷗歸去。　久客山
陰工莉存。問余近作。書以寄之　沈江安　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
暮潮初。一雁鳴外雨。幾度閒田偶水動春鋤。折煙柴柳。想如今已到西湖。
猶記得當時深隱。門掩兩三株。　愁予荒洲古淑。斷梗殊萍。更添河處
空自覺園林帶減。影怯燈孤。常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笑無書。書縱遠

如何夢已都無。余辭阜宗辰與趙元父一別四載，癸巳春，於古杭見之。形容憔悴，故態頓消。以余之太息，因寄斯調，且寄元父當為予惝然而悲也。陳孝達

溪江潭樹老，杜曲門荒，同是飄零。筆見蝴蝶夢，對瀟瀟記吳都是愁根。東塢故人歸後，銅雀鎖春深。蛾草帶塔題，尹如片葉，能寄故園。重尋已無處，問訊倚依稀。柳下芳隣，佇立東風外，抱孤愁悽惋，羞燕儔鶯侶。仰十年前事，醉語醒還驚。曉曉日千峯，娟娟露濕花氣生。

新朋故侶。詩酒留吳山蒼翠，渺渺芳余懷也，寄沈堯道諸公 陳書道

記花樓故夜，樓館移春，軟語燈邊，永了煙波興。又飄然獨去，重聽湘絃。溪風猶收榆粉，吹到沅郎錢。歎容裹光陰，消磨逝泊，都在樽前。留連漫人處，是繞曲簾花，滿車圍緊。醉傳瑪瑙樹，寫百年幽恨，分付苦箋。故鄉與四飛夢，江兩夜深船。縱忘却歸期，千山未必無杜鵑。

粗玉傳奇，雖吳中子弟為第一流，所謂識拍道字正，聲清韻不狂，俱得之矣。作平聲滿江紅贈之。滿江紅

傳粉何郎，比玉樹瓊枝，謾誇。肯生于東塗西抹，笑語浮華。蝴蝶一生花裏活，似花還却似非花，最可人嬌艷正芳年如破瓜。

離別恨生嗟歎，情事起諠譁，聽歌喉清潤，片玉無瑕，洗盡人間笙笛耳，賞音多向五侯家。好思量，都在步蓮中，裙翠遮。

此技孤標，又寄脉齋 脉頊鳴

笑脉齋老来猶未情疎，似燕子猴山至鶴，衣彭衍號雲居，善形容世間万紫萬綠約天外無餘，我伏雌犀，陽春寡和，蹴萬不盡武昌魚。對芳酒一尊金屢，綠竹月何如。今適信古人一言，石下無虛。記前回東山勝賞，萬林霜葉紅初向巖前幾簇玉勒，悄林下相失藍輿。忘賦桃花，清新捷對，坐令醉客擲中書。看明日片帆東下，江渺正愁予。憑消遣，算除。擒鄉能到，華胥。武昌歎畔

小字佳兒，已技皆可觀。咏齋子之四雲居。其人姓王氏，劉習之詞，寄入鷓鴣天

夢遶天涯去意濃，客愁春恨兩忽忽。綠波初漲桃花浪，畫鷁輕隨柳絮風。

無筆刀，判座空。關山千里兩心同。魚書鴈字都休問，只有啼痕畢袖紅。

山色都如歸興濃，春駛駛，慶客怱怱，岸花影裏鶯吟疾，江閣陰中燕受風。

兜畫舫，勝層空，情衷待說與時同，不如且盡樽中綠，圖倚酮酮醉臉紅。

倚

洪武正韻 音訴切。石杠亦作徛。俗作倚。又齊韻，說俱。說文：徛，舉脛有度也。从彳，奇聲。去奇切。爾雅：石杠謂之倚。郭璞注：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郤為繹明。按孟子去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趙岐注云：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是也。引之以證石杠為步橋也。此注作十月徒杠成，或所見本異。徐鍇通釋按：即溪澗是有水，冬無水，積木渡之至冬則去。今日水彴橋，牢其反。丁度集韻，於義切，或从彳，司馬光類篇倚，居義切。毛晃禮部韻略：徛，俗作倚。楊桓六書統見毋倚。余見上韻。熊毋徛與倚同，从彳，寄聲。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增韻亦作徛。非是。趙謙聲音文字通見意切，見丌韻。此方音作倚，訓石杠非。

篆書 五六書統 草書 書統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四霽

冀 洪武正韻吉詣切。說文北方也。徐曰北方之州也。爾雅兩河閒曰冀州。五代改大名府。又秦鉅鹿郡地。魏置北冀州。又姓。又欲也。許慎說文冀从北異聲。几利切。劉熙釋名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陸法言廣韻冀。九州名。冀。上同。見經典省。孫愐唐韻居致切。北方州名。故从北。唐玄度九經字樣冀冀。北方州也。先所都冀於徐州。故从北。从異。上說文。下隸省。徐鍇通釋記亦反。宋重修廣韻續漢書安平國。故信都郡。光武帥薊南行太守任光開出迎。今州城是。又姓。左傳晉大夫冀芮。丁度集韻州名。張有復古編冀。別作冀。非。毛晃禮部韻畧望也。亦作冀。戴侗六書故冀。北方州也。借爲冀望之冀。與覬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左傳見冀缺。冀注冀。晉邑也。然其字從兩點。韻上無冀冀同。郭守正紫雲韻漢梁冀。晉陳頵與王導書。中興可冀。郭子儀傳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北冀字廣韻云字本作冀。經典省。作冀。押者當依韻押。此是北冀字。鄭之秀精明韻地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冀。俗冀。正。又記也。楊桓六書統見母。冀。親。冀。冀。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周魏州。唐改冀州。舜以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字。潘博異吉晃切。避諱聲音。文字通冀見意。切。又彊直貌。又很也。作惎。非。漢地志趙俗愼悻。薛瓚日。今北土謂彊直爲愼中。俗字韻會定正字切見討見經堅冀。

冀 洪武正韻吉詣切。禹貢作冀州。

篆書 冀 父辛彝 冀 冀師季敦 冀 絳碧落文 冀 唐古韻 冀 澤碧落文

冀 月丘長碑 冀 古文書 冀 古尚書 冀 冀師舟 冀 冀自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冀 徐鉉篆韻 冀 六書統

冀 冀 冀 冀 冀 並鐘鼎文六書統 隸書 冀 王純碑 冀 夏承

碑 冀 劉衡碑並洪适隸分韻 冀 張納碑 冀 楊淮碑並真漢隸字源 冀 書 冀 鍾繇 冀 蘇軾

行書 冀 王羲之 冀 王獻之 冀 王洙 冀 柳公權 冀 蘇軾 草書 冀 冀

冀 王廙 冀 王洽 冀 何氏 冀 冀 並張芝錦溪 冀 鮮于樞

中冀 羅泌路史後紀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絶地紀。覆中冀。

迎置歸冀 東漢書隗囂傳。王元入蜀求救。囂奔西城。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置歸冀。

復置冀州 太平御覽魏志曰。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冀州所制者廣。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荀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今分冀州。將皆動心。一旦生變。天下未易圖也。公從之。

殺龍祭冀州 晏元獻公類要。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

冀都風水 朱子語類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個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冀州 書禹貢冀州。注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既載壼口。注經始治之謂之載。壼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壼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仁山金氏曰。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治梁及岐。注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壼口。乃即治梁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狐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

大陸。今六壁城在滕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冀州梁岐者非是。曾氏曰。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幾事於梁山。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云及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注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太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士雲冀州藏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朱子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其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其治之有難易歟。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注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沇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厎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洺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遠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厥土惟白壤。注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先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陳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為中中。注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於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

是等田而貢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朱子曰。當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注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地遠。河未嘗還邢。以行鉅鹿之廣阿。乘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漳之角。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北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統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洚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在於田賦之後。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各當先治也。言於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島夷皮服。注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于河。注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北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志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薛季宣地理叢考為敘言隨山刊木。止入于河。為治水在虞舜間。竊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為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為九。故虞書九於。州自為篇。其于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為貢為夏書。考之於序。蓋夏史追記為績。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為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為孔子還其篇第也。敷土。行水也。禹之行水。

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事其流。然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兗。南豫。西雍。呈西臨河。碣石入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師。然土國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畤縣亦有梁山在郿岐間。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為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清漳即衛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呼沱通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不改。諸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碣石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已去。便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田可致功。至是既循理租有宜。而賦稅為可作矣。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冀有賦而無貢。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所內圖無之矣。京師有所取諸所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若圻外之賦。專以田為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肥瘠。不係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勞。賦視肥瘠。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賦之後。書冀州河患為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夷以皮為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備海入河。至于冀州。云夾右者。海島在其左也。禹貢冀州而反梁岐之治。至是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夏書所載宜曰不可誣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邢昺疏釋曰。周禮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禹貢不說境界。孔安國云。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以其禹貢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言東河。西河。南河者。皆據帝都冀州而言也。按禹貢。導河自積石龍門南流。謂之西河。至於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孟津間洛汭皆東流。謂之南河。至於大伾。折而北流。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此惟云兩河者。從可知。李巡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春秋本冀今平陽府蒲州有冀亭。僖公傳二年。周惠王十九年。春。晉獻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道由於虞。故借道。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年冀伐虞至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阪。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晉寧。文獻通考。春秋時可考者二十三國。晉　衛　邢　魏
霍　耿　北燕　邘　楊　冀　郇　尹　鼓　肥　黎　路　陽　共
鮮虞　赤狄　無終　山戎　秦時為郡十三　鉅鹿郡。邯鄲郡。
太原郡。上黨郡。河東郡。三川郡。北境　雁門郡。遼西郡。右北平郡。漁陽郡。上谷郡。代郡。雲中郡。西漢書地理志。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顏師古注在平陽永安縣東北。其澤藪曰楊紆。顏師古注爾雅曰。秦有楊紆。而此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又所在。其川漳。其浸汾潞。顏師古注漳水出上黨長子。汾水出汾陽北山。潞出歸德。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續後漢書。冀州。十一郡。漢九。魏二。冀州禹貢河內之域。建安十七年。曹操自領州牧。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魏郡為東西部。置左右都尉。曹丕篡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西部為廣平云。

魏郡。漢置。縣八。鄴。長樂。魏。斥丘。安陽。蕩陰。內黃。
黎陽。
鉅鹿郡。漢置。縣二。癭陶。鉅鹿。
廣平郡。魏置。縣十五。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涉。襄國。
南和。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置。縣七。元城。館陶。清泉。發干。東武陽。陽平。
樂平。
趙國。漢置。縣九。房子。元氏。平棘。高邑。中丘。柏人。
平鄉。下曲陽。鄗。
常山國。漢置。縣八。真定。石邑。井陘。上曲陽。蒲吾。南行唐。
靈壽。九門。
中山國。漢置。縣八。盧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
唐。北平。
安平國。漢置。縣十二。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觀津。扶柳。

廣宗。經。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
勃海郡。漢置。縣十四。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
重合。東安陵。脩。廣川。阜城。東平舒。文安。章武。
東州。
河間國。漢置。縣十。樂城。武垣。鄚。易城。中水。成平。
博陸。高陽。北新城。蠡吾。
清河國。漢置。縣六。清河。東武城。繹幕。貝丘。靈。鄃。
文獻通考。漢時為郡國二十四。縣三百七十三。
恒山郡十八縣。元氏。石邑。桑中。靈壽。蒲吾。上曲陽。九門。
井陘。房子。中丘。封斯。關。平棘。鄗。樂陽。
平臺。都鄉。南行唐。
魏郡十八縣。鄴。館陶。斥丘。沙。內黃。清淵。魏。
繁陽。元城。梁期。黎陽。即裴。武始。邯會。陰安。
平恩。邯溝。武安。
鉅鹿郡二十縣。鉅鹿。南䜌。廣阿。象氏。癭陶。宋子。楊氏。
臨平。下曲陽。貰。郻。新市。堂陽。安定。敬武。
歷鄉。樂信。武陶。栢鄉。安鄉。
趙國四縣。邯鄲。易陽。柏人。襄國。
真定國四縣。真定。藁城。肥累。綿曼。
河間國四縣。樂城。侯井。武隧。弓高。
廣平國十六縣。廣平。張。朝平。南和。列人。斥章。任。
曲周。南曲。曲梁。廣鄉。平利。平鄉。陽臺。廣年。
城鄉。
中山國十四縣。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
曲逆。望都。新市。新處。毋極。陸成。安險。
河內郡十八縣。懷。汲。武德。波。山陽。河陽。州。
共。平皋。朝歌。修武。溫。埜王。獲嘉。軹。
沁水。隆慮。蕩陰。
信都國十七縣。信都。歷。扶柳。辟陽。南宮。下博。武邑。
觀津。高隄。廣川。樂鄉。平隄。桃。西梁。昌成。
東昌。脩。
太原郡二十一縣。晉陽。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離。茲氏。

狼孟。鄔。盂。平陶。汾陽。京陵。陽曲。大陵。
原平。祁。上艾。慮虒。陽邑。廣武。
廣陽國四縣。薊。方城。廣陽。陰鄉。
涿郡二十九縣。涿。迺。穀丘。故安。南深澤。范陽。蠡吾。
容城。易。廣望。鄚。高陽。州鄉。安平。樊輿。
成。良鄉。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饒陽。
中水。武垣。阿陵。阿武。高郭。新昌。
上黨郡十四縣。長子。屯留。余吾。銅鞮。沾。涅氏。襄垣。
壺關。泫氏。高都。潞。猗氏。陽阿。穀遠。
河東郡二十四縣。安邑。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
左邑。汾陰。聞喜。濩澤。端氏。臨汾。垣。皮氏。
長修。平陽。襄陵。彘。楊。北屈。蒲子。絳。
狐讘。騏。
西河郡三十六縣。富昌。騶虞。鵠澤。平定。美稷。中陽。
樂街。徒經。皋狼。大成。廣田。圜陰。益闌。平周。
鴻門。藺。宣武。千章。增山。圜陽。廣衍。武車。
虎猛。離石。穀羅。饒。方利。博陵。隰成。臨水。
土軍。西都。平陸。陰山。觬是。鹽官。
鴈門郡十四縣。善無。沃陽。繁畤。中陵。陰館。樓煩。武州。
汪陶。劇陽。崞。平城。埒。馬邑。彊陰。
代郡十八縣。桑乾。道人。當城。高柳。馬城。班氏。延陵。
狋氏。廣昌。且如。平邑。陽原。東安陽。參合。平舒。
代。靈丘。鹵城。
雲中郡十一縣。雲中。咸陽。陶陵。楨陵。犢和。沙陵。
原陽。河南。北輿。武泉。陽壽。
定襄郡十二縣。成樂。桐過。都武。武進。襄陰。武皋。駱。
安陶。武城。武要。定襄。復陸。
上谷郡十五縣。沮陽。泉上。潘。軍都。居庸。雊瞀。夷輿。
下落。昌平。廣寧。涿鹿。且居。茹。女祁。寧。
漁陽郡十二縣。漁陽。狐奴。路。雍奴。泉州。平谷。安樂。
厗奚。獷平。要陽。白檀。滑鹽。
右北平郡十六縣。土垠。無終。石城。廷陵。俊靡。薋。

徐無。發陽。土垠。白狼。陽。昌城。驪成。廣成。

字。平明。

遼西郡十四縣。且慮。海陽。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賓從。

交黎。陽樂。狐蘇。徒河。文成。臨渝。絫。

晉書地理志。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為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戶三十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房子。元氏。平棘。高邑。[illegible]

中丘。柏人。平鄉。下曲陽。故鼓子國。鄡。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廮陶。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信都。下博。武邑。武遂。

觀津。侯相。扶柳。廣宗。侯相。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平原。高唐。茌平。博平。

聊城。安德。西平。昌。般。鬲。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厭次。陽信。漯沃。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漢置。統縣十。戶四萬。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

重合。東安。蓨。廣川。侯相 阜城。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東平舒。文安。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樂城。侯相 武垣。鄚。侯相

易城。中水。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博陸。高陽。北新城。侯相 蠡吾。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清河。東武城。繹幕。侯相

貝丘。靈。鄃。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盧奴。魏昌。新市。安喜。

蒲陰。望都。唐。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真定。石邑。井陘。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有祠號飛狐口。蒲吾。南行唐。靈壽。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為慕容雋所滅。慕容氏又為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是為後燕。後燕卒滅於魏。楊正衡音義。鄚。[illegible]反。廮陶。上[illegible]下音遙。茌平。仕延反。厭次。[illegible]反。漯。他合反。蓨。音調。蠡。音禮。鄃。式朱反。陘。音刑。

文獻通考。晉時為郡國二十九。縣一百九十五。

安平國八縣。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觀津。扶柳。廣宗。經。

趙國九縣。房子。元氏。平棘。高邑。中丘。柏人。平鄉。

鄡。下曲陽。

鉅鹿國二縣。廮陶。鉅鹿。

章武國四縣。東平舒。文安。章武。束州。

頓丘郡四縣。頓丘。繁陽。陰安。衛。

魏郡八縣。鄴。長樂。魏。斥丘。安陽。蕩陰。內黃。

黎陽。

汲郡六縣。汲。朝歌。共。林慮。獲嘉。脩武。

河內郡九縣。野[illegible]。州。懷。平皋。河陽。沁水。軹。

山陽。溫。

博陵國四縣。安平。饒陽。安國。南深澤。

常山郡八縣。真定。石邑。靈壽。上曲陽。蒲吾。井陘。九門。

南行唐。

河間國六縣。樂城。武垣。成平。易城。中水。鄚。

中山國八縣。盧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唐。北平。

樂平郡五縣。沾。上艾。壽陽。轑陽。樂平。

太原國十三縣。晉陽。陽曲。榆次。於離。盂。狼孟。陽邑。

大陵。祁。平陶。京陵。中都。鄔。

上黨郡十縣。潞。屯留。壺關。長子。泫氏。高都。銅鞮。

涅。襄垣。武鄉。

廣平郡十五縣。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涉。襄國。南和。

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斥漳。平恩。

河東郡九縣。安邑。聞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

蒲坂。河北。

高陽國四縣。博陸。高陽。北新城。蠡吾。

平陽郡十二縣。平陽。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陵。
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
鴈門郡八縣。廣武。崞。汪陶。平城。葰人。繁峙。原平。
馬邑。
西河國四縣。離石。隰城。中陽。介休。
代郡四縣。代。廣昌。平舒。富城。
新興郡五縣。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
范陽國八縣。涿。良鄉。方城。長鄉。遒。故安。范陽。
容城。
北平郡四縣。徐無。土垠。俊靡。無終。
燕國十縣。薊。安次。昌平。軍都。廣陽。潞。安國。
泉州。雍奴。狐奴。
廣寧郡三縣。下洛。涿鹿。潘。
遼西郡三縣。陽樂。肥如。海陽。
上谷郡二縣。沮陽。居庸。
隋書地理志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

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
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
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唯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
尤大。至夏殷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
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
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
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忼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官不
偶。遇冀部。實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
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
奈何。斯皆輕狡所致。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
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
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
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於儉嗇。其俗剛強。亦風
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
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
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

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
教不為比也。
文獻通考隋時為郡三十。縣二百卅七。
常山郡八縣。真定。行唐。石邑。滋陽。九門。井陘。房山。
靈壽。
長平郡六縣。丹川。沁水。端氏。濩澤。高平。陵川。
魏郡十一縣。安陽。鄴。臨漳。成安。泉。堯城。洹水。
滏陽。臨水。林慮。臨淇。
汲郡八縣。衛。汲。隋興。黎陽。內黃。湯陰。臨河。
澧水。
文成郡四縣。吉昌。文成。伍城。昌寧。
臨汾郡七縣。臨汾。襄陵。冀氏。楊。霍邑。汾西。岳陽。
龍泉郡五縣。隰川。永和。樓山。石樓。蒲。
西河郡六縣。隰城。介休。永安。平遙。靈石。綿上。
離石郡五縣。離石。脩化。定胡。平夷。太和。
鴈門郡五縣。鴈門。繁峙。靈丘。五臺。崞。

馬邑郡四縣。善陽。神武。雲內。開陽。
樓煩郡三縣。靜樂。臨泉。秀容。
定襄郡一縣。大利。
太原郡十五縣。晉陽。太原。交城。汾陽。文水。祁。壽陽。
榆次。太谷。樂平。和順。遼山。平城。石艾。盂。
襄國郡七縣。龍岡。南和。平鄉。沙河。鉅鹿。內丘。柏仁。
武安郡八縣。永年。肥鄉。清漳。平恩。洺水。武安。邯鄲。
臨洺。
河東郡十縣。河東。桑泉。汾陰。龍門。芮城。夏。河北。
猗氏。虞鄉。安邑。
絳郡八縣。正平。翼城。絳。曲沃。稷山。聞喜。太平。垣。
安樂郡二縣。燕樂。密雲。
博陵郡十縣。鮮虞。北平。唐。恒陽。新樂。隋昌。毋極。
義豐。深澤。安平。
河內郡十縣。河內。溫。濟源。河陽。安昌。王屋。獲嘉。
新鄉。脩武。共城。

河間郡十三縣。河間。文安。樂壽。束城。景城。高陽。饒陽。
博野。清苑。長蘆。平舒。魯城。鄚。
信都郡十二縣。長樂。堂陽。衡水。棗強。武邑。武強。南宮。
城強。鹿城。下博。蓨。阜城。
趙郡十一縣。平棘。高邑。贊皇。元氏。廮陶。欒城。大陸。
栢鄉。房子。藁城。鼓城。
上黨郡十縣。上黨。長子。潞城。屯留。襄垣。黎城。涉。鄉。
銅鞮。沁源。
涿郡九縣。薊。良鄉。安次。涿。固安。潞。雍奴。
昌平。懷戎。
上谷郡六縣。易。淶水。遒。遂城。永樂。飛狐。
遼西郡一縣。柳城。
北平郡一縣。盧龍。
漁陽郡一縣。無終。
杜佑通典右冀州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理水自冀而始也。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畧。餘州所至，即見其境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壺口山在今文城郡吉昌縣。太岳在今平陽郡霍邑縣，即霍山也。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北山凡有八名，即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山等名是也。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太原今太原府。岳陽即在山也，亦曰太岳。覃懷底績，至于衡章。覃懷近河地名，今河內郡也。致功績而也。衡章謂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也。厥土惟白壤。柔土曰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也。恒水出恒山，在今博陵郡恒陽縣界。衛水在今常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大陸澤，鄭玄云在鉅鹿。此言水從故道，可以耕作。今趙郡夾城縣界。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夷而衣其皮。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邊山名。在今北平郡盧龍縣也。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上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爾雅云秦有楊紆。而此以為冀州藪，未詳其義及所在也。川曰漳。浸曰汾潞。漳水出今上黨郡長子縣界。汾水出今樓煩郡靜樂縣山。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其利松栢。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漢之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州鄉、廣平、鉅鹿、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

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其分也。今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高平、上黨、樂平、臨城、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南境，樓煩之南境，昌河之東境，皆是也。冀則燕之分野。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其分也。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北境，樓煩之北境，皆是也。燕得秦魏衛之交，漢之西河，今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皆屬秦。漢之高陵以東，盡河內，今河東、平陽、文城、大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河北地，河內之西境，並宜屬魏。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汲郡，皆宜屬衛矣。秦平天下，置郡為鉅鹿，今常山、信都、趙郡之東北境，博陵郡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燕充州之域，景城之南境，皆是也。邯鄲，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趙郡之西南境，皆是也。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媯川、歸化、順義、歸德、饒陽之北境，趙、博陵之東境，及兗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也。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今柳城及北平郡之東境，皆是也。河東，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大寧、文城等郡，皆是也。上黨，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皆是也。太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及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地，皆是也。代郡，今安邊及馬邑之北境，皆是也。鴈門，今馬邑之南境，鴈門之北境，皆是也。雲中，今雲中、單于府是也。及三川郡之北境，今河內郡、汲郡。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九。古其州西境，則屬司隸。今河東、絳郡、平陽、河內、汲郡。後漢並因前代，為冀州，理於鄗。鄗今趙郡高邑縣。末移曹公理鄴。鄴今鄴郡縣。獻帝于今又屬。幽州理薊。今范陽郡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府。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趙郡縣。幽州領郡國七，理涿，今范陽郡是也。并州領郡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為苻堅所陷。堅敗，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道。范陽、汲郡、鄴郡、廣平、饒陽、河間、常山、博陵、信都、趙郡、鉅鹿、文安、上谷、北平、密雲、媯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等郡。河東道，河東、絳郡、北平陽、太原、上黨、西河、高平、大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鴈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鄴郡、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河內郡。東至汲郡二百六十里。南至[illegible]
西至河南府濟源縣七十三里。北至高平郡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滎陽縣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河南府百四十里。
西北到河南府界百七十里。　東北到汲郡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九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百八十里。
户五萬四十一百。　口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懷州。今理河内縣。領縣五。　河内。漢野王縣。有沁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合。脩武。本殷寧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漢山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有濁鹿城。漢獻帝為山陽公居于此。獲嘉。漢武帝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吕嘉首。因立獲嘉縣。後周置脩武郡。隋置殷州是也。武德。周司寇蘇忿生之邑。東魏置武德郡。漢射犬故城在今城北。又有漢平皋縣故城。在今縣西。
汲郡。東至靈昌郡一百十里。　南至靈昌郡酸棗縣七十五里。
西至河内郡二百六里。　北至鄴郡一百九十里。
東南到靈昌郡一百三十里。　西南到河内郡二百六十里。
西北到高平郡陵川縣四十里。　東北到鄴郡臨河縣一百六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里。　去東京三百九十里。
户四萬六十九百八十。　口二十萬七千九百八十。

衛州今理汲縣。領縣五。　汲。漢舊縣。牧野之地。即紂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衛。漢朝歌縣。古殷朝歌城在今縣西。紂都有鹿臺。謂之殷墟。上宫臺。詩曰。要我乎上宫。即此也。今縣西北有黑山。蘇門山。孫登隱處。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中。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晉大將軍桓溫為慕容暐將慕容垂所敗於枋頭。即此也。枋。音方。淇。音其。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共城。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漢共縣。黎陽。漢舊縣。魏置黎州。及黎陽。有白馬津。即酈生所云杜白馬之津是也。後魏改為黎陽津。又有枉人山。古凡伯國在此。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皋山是大伾山。謬也
鄴郡。東至魏郡二百十里。　南至汲郡百九十里。
西至上黨郡三百里。　北至廣平郡百八十里。
東南到汲郡黎陽縣一百六十里。　西南到高平郡三百二十里。
西北到上黨郡黎城縣三百里。　東北到廣平郡肥鄉縣一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五里。　去東京五百六十里。
户十萬九千四百五十。　口五十九萬一百九十六。

相州今理安陽縣。領縣十一。　安陽。漢魏郡城。在今縣東北有韓陵山。即高歡破爾朱兆之所。又有丹蓋嵯山。堯城。有古朱陵。又有晉陽聚故壘在今縣東。左傳云。晉荀盈卒於戲陽。注云。内黄縣戲陽城。戲與羲同。許宜反。洹水。有洹水。音桓。滏陽。有滏河。滏水。隋置慈州。滏音父。内黄。漢舊縣。有繁河。漢繁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鄴。後漢冀州刺史舊理於此。有魏武帝文帝。甄后等三陵。臺。東魏北齊皆都於此。後周置相山。後徙相州於安陽山。漳水在縣西。晉史曰。石勒諸將佐議欲都於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據襄國。林慮。漢為隆慮。後漢避殤帝諱。改為林慮。臨河。有王莽河。古漢河。及顓頊陵在焉。湯陰。古羑里城。紂拘周文王之所。漢蕩陰縣。蕩音湯也。成安。漢斥丘縣。故城在東南。地斥鹵故名焉。臨漳。
廣平郡。東至清河郡臨清縣一百二十里。　南至鄴郡百八十里。
西至上黨郡涉縣界二百五十里。　北至鉅鹿郡南和縣五十里。
東南到魏郡魏縣界九十里。　西南到鄴郡滏陽縣界七十里。
西北到鉅鹿郡沙河縣界六十里。　東北到清河郡宋城縣百十里。
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　去東京七百六十里。

户八萬九千二百九十。　口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洺州今理永年縣。領縣十。　永年。漢曲梁縣地。又漢廣平縣故城。在今縣地。隋以煬帝諱。改曰永年。雞澤。有沙河。曲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紂巨橋倉亦在於此。清漳。南逕津水。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自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亦漢舊縣。邯山名。鄲盡也。漢趙王如意謚明殿在此焉。臨洺。漢易陽縣。北齊置襄國郡。武安。漢舊縣。有武安縣。趙奢與秦軍戰。敗秦。武安屋瓦皆震。即此也。洺水。有衡漳瀆。或云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即北也。肥鄉。漢列人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有漳水。平恩。漢舊縣。
鉅鹿郡。東至清河郡二百三十里。　南至廣平郡臨洺縣六十五里。
西至樂平郡界二百四十里。　北至趙郡一百七十里。
東南到廣平郡曲周縣百十里。　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百二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樂平縣五十里。　東北到信都郡縣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十六百七十里。　去東京八百五十里。
户六萬七千六百六十。　口四十六萬二十七百八十。
邢州今理龍岡縣。領縣九。　龍岡。春為信都縣。項羽改為襄國。漢王陽始改為龍岡。邢侯嶺在縣北百五十里。左傳云邢遷于夷儀即此。南和。漢舊

縣後周置南和郡平鄉亦漢舊縣地武安來置鉅鹿郡於此即古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鉅鹿漢南欒縣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地沙河漢襄國縣地隋置任漢張縣地內丘漢中丘隋以國諱改之青山隋置堯山

信都郡東至平原郡二百十里　南至清河郡百三十里

西至趙郡百六十里　北至河間郡二百三十里

東南到博平郡三百里　西南到鉅鹿郡二百六十里

西北到饒陽郡百三十里　東北到景城郡三百五十里

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一百里

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　口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

今之冀州理信都縣領縣九　信都漢舊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柏降瀆西南自南宮縣界入漢舊城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扶柳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宮漢舊縣漢呂后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即此降水故瀆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堂陽漢舊縣在堂水之陽武強漢武遂縣下博漢舊縣棗強漢舊縣又有漢廣川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衡水有衡章故瀆阜城漢舊縣武邑漢舊縣降水西南自衡水縣界而東北經縣城西北

舊唐書地理志冀州隋信都郡武德四年改為冀州領信都衡水武邑棗強南宮堂陽阜博武強八縣六年置總管府移治所於下博管冀貝深宗四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移州治於信都又以下博武強二縣屬深州十七年以廢深州之下博武強鹿城廢觀州之阜城來屬龍朔二年改為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復舊光天二年割下博武強鹿城三縣屬深州開元二年復以下博武強還冀州天寶元年改為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為冀州舊領縣六　信都南宮堂陽棗強武邑衡水　戶一萬六千二十三口七萬二十七百三十三　天寶領縣九戶一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五口八十三萬五百二十　京師東北一千九百七十八里至東都一千一百里

趙郡　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　南至鉅鹿郡一百七十九里

西至太原府五百五十九里　北至常山郡一百里

東南到信都郡陽河相去一百六十五里　西南到鉅鹿郡一百九十五里

西北到常山郡一百七十里　東北到博陵郡三百十七里

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三百十里

戶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三　口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十二

趙州今理平棘縣領縣九　平棘漢南平棘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宋

子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槐水元氏漢舊縣漢常山郡故城在今縣西後漢光武征彭寵陰后生明帝於此昭慶漢廣河縣後魏置殷州及高南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昔是象城天寶中改焉欒城漢之關縣地贊皇有贊皇山高邑漢之鄗縣光武即位更名高邑鄗音呼各反柏鄉漢鄗縣地漢光武即位壇在此漢高欒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臨城漢舊縣也有泜水舊是房子天寶中改焉寧晉舊廮陶縣

常山郡東至博陵郡四百二十四里　南至趙郡一百里

西至太原府五百十六里　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博陵郡彭城縣一百九十里　西南到太原府樂平縣三百二十里

西北到鴈門郡五百四十里　東北到博陵郡一百二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　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里

戶五萬三千五百七　口三十一萬七千七百十七

恒州今理真定縣領縣九　真定漢中山國之東垣邑亦漢舊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也鹿泉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韓信破趙軍殺陳餘於此井陘漢舊縣古井陘武德初置井州今縣城實中嶺圖靈壽本中山國之都也漢舊縣故城在今西北衡水在今西山東北入滹沱河滹音呼池音陀稾城後周置鉅鹿郡隋置廉州漢稾縣故城在今縣西里故肥字國漢以為縣亦在今縣西南九門漢舊縣石邑漢舊縣井陘山甚險隘故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請守之不從故城在今縣西北俗謂之人文城有平山平音蒲今名抱犢山四面危絕山頂有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房山漢蒲吾縣後漢房山縣在西北俗曰王母山上有西王母祠行唐漢舊縣滋水所出

博陵郡東至河間郡二百八里　南至趙郡三百十七里

西至常山郡一百二十四里　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饒陽郡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常山郡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常山郡行唐縣七十里　東北到文安郡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二千一百里　去東京一千二百里

戶七萬六十六百　口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六

定州今理安喜縣領縣十一　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名焉北平秦曲逆縣漢為蒲陰縣蒲水所出在今縣西北鼓城春秋鼓子國也漢臨平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西常陽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北一百四十里常水所出新樂春秋時鮮

冀國。漢新市縣地。蓋帝堯始封之唐國。豐義。漢安國縣。又有漢肝漬亭。在今縣東北。望都。漢舊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左人亭。即今縣地也。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毋極。漢舊縣。唐昌。漢苦陘縣。又有中山故城。在縣東北。有漢石臼河。又西北有故鵬邑城。即漢關縣。深澤。漢南深澤縣。陘邑。

河間郡。東至景城郡二百里。　南至信都郡二百三十里。
西至博陵郡二百八里。　北至文安郡一百八里。
東南到景城郡弓高縣一百四十七里。　西南到饒陽郡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上谷郡二百十里。　東北到景城郡會城縣二百五十七里。
去西京二千二百里。　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
戶九萬五千二百四十七。　口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二。

瀛州。今理河間縣。領縣六。河間。漢州鄉縣。後漢改武垣縣。漢武帝傅鉤弋夫人於此。博野。漢博陵郡。後改安平。又有漢蠡吾縣故城。在今縣西。蠡音禮。束城。漢舊縣。後魏置東州。樂壽。漢曰樂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漢又曰水中縣。居內河之間。故曰水中。高陽。漢舊縣。後置高陽郡。郡有易水。平舒。晉置章武郡。

文安郡。東至原本缺　南至河間郡一百八里。
西至上谷郡靈山一百七十里。　北至范陽郡二百八十里。
東南到景城郡二百六十里。　西南到博陵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上谷郡一百八十里。　東北到北平郡八百里。
去西京二千三百十里。　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四里。
戶五萬五百十。　口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

莫州。今理鄚縣。領縣六。鄚。漢舊縣。清苑。漢樂鄉縣。漢高帝遇趙。封樂毅之後樂叔於此。任丘。百仏丘之。寒堂緣反。文安。漢舊縣故城。在東北。長豐。唐興。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十五里。　南至魏郡五百里。
西至常山郡一百八十里。　北至上谷郡三百里。
東南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　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　東北到河間郡一百五十里。
去西京二千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
戶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　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二。

深州。今理陸澤縣。領縣四。饒陽。漢舊縣。有蕪蔞亭在此。又有古博陵城。

饒陽城。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武所濟。饒武王國饒河故瀆。決今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蕪蔞。亡供反。安平。漢舊縣。鹿城。漢貫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漢鄡城。在東。鄡。漳水。今名衡水。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寧晉縣界流入貫。音夜反。鄡音苦堯反。陸澤。尚貫大陸澤亦在此。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十四里。　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
西至安邊郡飛狐縣一百四十里。　北至嬀川郡懷戎縣南界廢固城鎮。
東南到文安郡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博陵郡北平縣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安邊郡三百三十里。　東北到范陽郡良鄉縣界八十里。
去西京二千二百九十七里。　去東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
戶四千九百一十。　口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七。

易州。今理易縣。領縣八。易。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有淶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仙處。又有漢范陽縣故城。在縣東南。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淶水。漢之遒縣。遒即由反。容城。漢舊縣。滿城。五迴。樓亭。板城。

范陽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里。　南至文安郡二百八十里。
西至上谷郡二百十四里。　北至嬀川郡二百十里。
東南到原本缺　西南到原本缺
西北到原本缺　東北到歸化郡八十里。
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　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
戶七萬九百六。　口三十九萬五百八十五。

幽州。今理薊縣。領縣十一。薊。燕國都碣石宮。漢為薊縣。舊置燕郡。有桑乾水。慕容儁都於此也。歸義。漢易縣也。公孫瓚於此築城。名曰易京。後漢史曰。瓚修營壘樓。觀臨易河。通遼海。以鐵為門。乃曰。兵法云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谷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為袁紹所破。後石季龍征慕容儁。遲。悉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又有巨馬水。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在此。又有漢廣陽國城。亦在西南。有督亢陂。溉田膏腴。荊軻獻圖於秦。安次。漢舊縣。固安。漢方城縣地也。昌平。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為納疑。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路。漢舊縣。有路河。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漢安樂縣古城。在西北。永清。舊是會昌。天寶中改焉。良鄉。漢舊縣。武清。廣寧。

順義郡。置在范陽郡城內。去西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郡同。

户五十七百十八。　口一萬八十一百五十。
順州。理賓義縣。領縣一。　賓義。
歸化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五里。　西至范陽郡八十里。
南至媯川郡二百里。　北至密雲郡七十里。
東南到漁陽郡二百十里。　西南到范陽郡八十里。
西北到　東北到密雲郡七十里。
去西京二十七百里。　去東京一十八百五十里。
户八百七十七。　口三十三百六十九。
順州之北境。理懷柔縣。天寶初置歸化郡。與順義郡。領縣一。　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　南至范陽郡九十里。
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五十里。　北至山五里。
東南到後魏廢易京城四十里。　西南到芹城五里。
西北到乾河山五里。　東北到木城鎮二十五里。
去西京二十一百六十三里。　去東京一十八百七十六里。
户二十二百四十六。　口一萬一十五百九十一。
燕州　奉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隋文帝時。粟末靺鞨有厥稽

部渠長率數十人舉部落内附。處之柳城燕郡之北。煬帝為置遼西郡。以
取秦漢遼西之名也。統遼西懷遠瀘河三縣。大唐為燕州。或為歸德郡。領
縣一。　遼西。
媯川郡。東至密雲郡二百十里。　南至范陽郡二百里。
西至安邊郡二百二十九里。　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
東南到范陽郡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安邊郡四百四十里。
西北到新長城為界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九十八里長城為界。
去西京二十九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十九百里。
户二十三百五十。　口一萬五百四十。
媯州。今理懷戎縣。領縣二。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
及蚩尤城。阪泉地。阪泉水發頭山。涿水東鳴鷄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
其姊磨笄自殺。國為名。代人憐之。立祠。有群鷄鳴於祠上。故名鳴雞山。又
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即此。漢武破匈奴。取河南地。棄上谷
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師古云在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
北。媯太康志誤。　媯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三百里。　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

西至范陽郡二百十里。　北至慶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
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一百八十五里。　西南到范陽郡雍奴縣界百二十五里。
西北到密雲郡二百十七里。　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廣盧龍戍二百里。
去西京二十八百二十里。　去東京二十二十里。
户四十八百二十九。　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薊州。今理漁陽縣。文獻通考。薊作蓟。領縣三。　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
名路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後以為右
北平郡。　三河。　玉田。
密雲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七里。　南至范陽郡潞縣界五十五里。
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一百三十里。　北至長城四十五里。
東南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里。　西南到范陽郡平昌縣界七十里。
西北到長漂水鎮四十五里。　東北到長城　塞一百十里。
去西京二十六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十八百四十五里。
户六十一百三十八。　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雲縣。領縣二。　密雲。有潞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廣陽郡。
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　南至海二百里。
西至漁陽郡三百里。　北至上洛口八十里。
東南到榆林關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
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
去西京四十三百二十里。　去東京三十五百二十里。
户三十三十一。　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
平州。今理盧龍縣。領縣三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石碣然而立。
因名之。晉太康地志云。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　衆舊界非此碣石
也。漢遼西郡故城。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支縣城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
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西北二百里。石城。漢舊縣。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　南至海二百六十里。
西至北平郡七百里。　北至契丹界五十里。
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　西南到北平郡七十里。
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　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至契丹衙帳四百里。
去西京五十里。　去東京四十一百十里。
户八百七十四。　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平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平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狄菸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宮室苑囿諸郡並在東北遠者六十里近者二十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河東郡東至絳郡三百七十里　南至弘農郡百七十里
西至馮翊郡八十里　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
東南到陜郡二百九十里　西南到華陰郡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馮翊郡韓城縣百四十里　東北到絳郡三百七十里
去西京三百六十里　去東京五百四十里
戶七萬二百七　口四十六萬一千八十

蒲州今理河東縣領縣八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於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媯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有雷首山夾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桑泉有二疑山漢解縣故城今縣東南猗氏漢舊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云晉文公從秦返國濟河圍令狐即此安邑古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於此漢舊縣解隋曰虞鄉武德元年改之虞鄉漢解縣地後於虞鄉城置解縣更於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寶鼎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廟永樂武德二年分芮城縣置

絳郡東至高平郡四百五十里　南至陜郡二百二十里
西至馮翊郡四百十里　北至文城郡二百七十里
東南到河南府五百里　西南到江東郡三百七十里
西北到文城郡三百里　東北到平陽郡一百四十里
去西京五百二十里　去東京六百三十里
戶八萬二千二百　口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十

絳州今理正平縣領縣十一 正平漢臨汾縣地有汾澮二水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三十里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曲沃漢絳縣地春秋時晉曲沃地臺駘神在此翼城古晉之翼邑漢絳縣地絳春秋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漢聞喜縣地聞喜亦漢曲沃地漢左邑縣之桐鄉漢武行幸至此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楊柳可為箭高祿原在縣北即十六國劉曜收石勒屍石季龍處也垣漢舊縣東北有歷山流水所出有古阜落城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夏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為名夏縣安邑城在今縣北十五里龍門古耿國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驚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漢皮氏縣故城在今縣南今縣則後魏秦州所理稷山漢聞喜縣地後魏龍門郡後周勲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二里即王思政所築玉壁城為周氏重鎮齊神武再攻圍之不利萬泉漢汾陰縣太平漢汾臨縣

平陽郡東至上黨郡三百九十里　南至絳郡一百四十里
西至文城郡二百十五里　北至西河郡三百九十里
東南到高平郡四百十里　西南到文城郡二百十里
西北到太寧郡二百五十里　東北到陽城郡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七百五十里　去東京七百二十里
戶六萬四千八百　口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

晉州今理臨汾縣領縣九 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襄陵漢舊縣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因以為名後魏禽赫連昌又分北縣置禽昌縣霍邑漢彘縣隋置今縣周厲王無道國人流王於彘即此地又霍山即職方冀州之鎮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冀氏漢猗縣地後魏置冀氏縣隋晉書屠義反汾西後魏置汾西縣洪洞春秋楊國晉滅之為楊侯邑漢為楊縣地也故洪洞城在今縣北東魏北齊鎮也四顧置樓櫓候要險神山武德二年置浮山縣後改為趙城古造父邑岳陽漢穀遠縣地隋改之有千畝原左傳曰晉侯千畝之戰即此

高平郡東至汲郡四百十里　南至河內郡一百四十里
西至絳郡二百五十里　北至上黨郡一百九十里
東南到河內郡武德縣三百里　西南到河南府二百八十里
西北到平陽郡四百十里　東北到鄴郡三百二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十里　去東京六百六十里
戶二萬七千五十　口十四萬三千七百

澤州今理晉城縣領縣六 晉城漢曰高都縣隋曰晉川有天井關在縣南太行山上關南有大井泉三所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中置泫明吠人忌水後魏奉宰縣端氏七國時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于端氏也漢為縣故城在今縣西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為名頭顱山秦白起坑趙卒築壘於壘中因山為臺故光狼城白起築陽城漢曰濩澤縣也有㶂

嶂山後漢末。所成山。爲貢所謂故社所城也。

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 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

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

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 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 去東京四百六十里。

户六萬七十九百四十四。 口三十七萬二十三百六十七。

潞州。今理上黨縣。領縣十。 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

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

此。 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 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令左丞將王

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 銅鞮。秦名。漢縣。春

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爲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

武鄉。漢涅縣地。 屯留。漢舊縣。又有漢餘吾故城在今縣西北。有麻濱山。絳

水出。 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有壺口故關。 涉。漢舊

縣。有清漳水。 襄垣。漢舊縣。

樂平郡。東至廣平郡三百六十里。 南至上黨郡四百七十里。

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 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二百六十里。

東南到上黨郡九十里。 西南到上黨郡一百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北到鉅鹿郡二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三百九十里。 去東京七百九十里。

户九十五百六十七。 口五萬二百九十六。

儀州。今理遼山縣。領縣四。 遼山。漢涅縣。晉爲遼陽縣。隋置今縣。北有箕

谷。 榆社。漢涅縣地。晉於此置武鄉縣。石勒是此縣人。有石勒溫麻池。 和順。

漢沾縣地。即箕之閼與邑。 平城。漢涅縣地。

陽城郡。東至上黨郡銅鞮縣七十里。 南至平陽郡冀氏縣一百五十里。

西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北至西河郡二百八十里。

東南到上黨郡屯留縣百四十里。 西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西河郡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上黨界九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十里。 去東京六百四十里。

户六千一百六十六。 口三萬三十三百九十。

沁州。今理沁源縣。領縣三。 沁源。漢穀遠縣。後魏改爲沁源。有沁水。 和川。

綿上。

大寧郡。東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南至文城郡二百里。

西至延安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昌化郡二百五十里。

東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文城郡二百里。

西北到黃河爲界百八十里。 東北到西河郡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九百十里。 去東京八百八十里。

户一萬九十二百十。 口十三萬四十四百二十。

隰州。今理隰川縣。領縣六。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 大

寧。漢北屈縣地。 石樓。有石樓山。漢吐渾縣。後魏吐京郡。 永和。漢狐讘縣。後

周臨河郡。讘章涉反。 溫泉。 蒲。漢蒲子縣地。

文城郡。東至平陽郡二百十里。 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

西至咸寧郡一百七十里。 北至大寧郡二百里。

東南到絳郡三百里。 西南到馮翊郡韓城縣界百七十里。

西北到延安郡二百九十里。 東北到西河郡五百里

去西京七百二十里。 去東京六百九十里。

户一萬一十五百六十。 口六萬六十三十。

慈州。今理吉昌縣。領縣五。 吉昌。漢北屈縣。左氏曰。晉有屈產之乘。此有

駿馬。有壺口山。故姚襄城在縣西。即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

之險。周齊交爭之處。 仵城。漢北屈縣地。後魏仵城郡。 文城。有孟門山與龍

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地。 呂香。漢臨汾縣地。 昌寧。漢

臨汾縣地。後魏內陽郡。

西河郡。東至上黨郡四百四十里。 南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

西至昌化郡百六十里。 北至太原府二百里。

東南到陽城郡二百八十里。 西南到大寧郡二百六十五里。

西北到樓煩郡中間有界相隔山谷險隘。

東北到大寧郡二百里。 去西京十二百六里。

去東京九百三十里。 户五萬八十五十。

口三十二萬六十二百八十。

汾州。今理隰城縣。領縣五。 隰城。漢慈氏縣。今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地。

又有原本缺縣。即晉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之所。 介休。有綿上山。介

之推祠。漢舊縣也。鄔餘祁俗名鄔城泊。職方并州之藪。 靈石。有介山。漢介

休縣地。今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固之處。 孝義。漢中陽縣。

平遙。

太原府。東至遼郡五百五十里。　南至上黨郡四百五十里。
西至昌化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定襄郡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樂平郡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西河郡二百里。
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五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五百里。
去西京一千三百里。　去東京八百八十五里。
戶十三萬六千一百九。　口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四。
并州。今理晉陽太原二縣。領縣十三。　太原。漢晉陽縣也。隋文帝移晉陽縣於州城中。舊晉陽置今縣有晉水。晉陽。隋文帝新移。有龍山、蒙山。文水。漢大陵縣。有文水泌水。陽曲。漢狼孟縣故城在縣東北。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縣。今定襄郡定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也。樂平。舊樂平郡。隋置遼州。清源。漢榆次縣地。隋於古梗陽城置今縣。有清源水。太谷。縣西有大谷。漢陽邑縣地。祁。漢舊縣。晉大夫祁奚之邑。晉滅祁氏，分為七縣，以賈辛為祁大夫。後漢忠烈溫序墓在西北。榆次。春秋晉魏榆地，石言於此。漢舊縣。盂。漢舊縣。有虖池水，自鴈門郡來。壽陽。晉舊縣。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曰石艾。國家又改之。縣東有故關，甚險固。交城。有羊腸山。隋煬帝改為深谷嶺。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二百六十里。　南至大寧郡二百五十里。
西至上郡二百三十里。　北至樓煩郡二百三十里。
東南到大寧郡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大寧郡石樓縣百五十里。
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三十里。　東北到太原府三百九十里。
去西京千二百三十里。　去東京千一百十里。
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　口六萬四千三百四十。
石州。今理離石縣。領縣五。　離石。漢舊縣。後南單于庭左國城。北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定胡。漢離石縣地。後周置定胡郡。在今縣西。隋置孟門關，其地險固。平夷。　臨泉。　方山。有赤洪水源。東流入離石縣界。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昌化郡界二百三十里。
西至榆林郡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馬邑郡三百里。
東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銀川郡三百里。
西北到榆林郡九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三百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里。　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
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口七萬二千二百六。

嵐州。今理宜芳縣。領縣四。　宜芳。有百男家城。即漢汾陽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合河。漢汾陽縣地。北齊曰蔚汾縣。合和關在此。靜樂。漢汾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宮。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嵐谷。

鴈門郡。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　南至太原府五百里。
西至樓煩郡一百六十里。　北至馬邑郡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常山郡五百四十里。　西南到定襄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馬邑郡二百二十里。　東北到安邊郡界三百十里。
去西京一千六百四十里。　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
戶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口十萬一千四百五十六。
代州。今理鴈門縣。領縣五。　鴈門。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故平城縣。後漢末平城縣也。有夏屋山。趙襄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句注山，一名西陘也。五臺。漢慮虒縣。隋改慮虒縣為五臺。有臺山。慮音廬，虒音夷。繁畤。漢舊縣。有虖池河，源出縣東南孤阜山。崞。漢舊縣。又有漢樓煩縣故城，在今縣東。東魏置廓州。崞音郭。唐林。

定襄郡。東至鴈門郡界九十里。　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
西至樓煩郡二百四十里。　北至鴈門郡二百五十里。
東南到太原府郡界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太原府及樓煩郡界百二十里。
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界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千六十里。
戶一萬五千三十八。　口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忻州。今理秀容縣。領縣二。　秀容。漢汾陽縣。有嵐水。定襄。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

安邊郡。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　南至常山郡四百里。
西至鴈門郡二百六十里。　北至蕃境無郡。
東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　西南到鴈門郡三百十里。
西北到馬邑郡四百六里。　東北到媯川郡四百四十里。
去西京九百里。　去東京一千五百里。
戶四千六百七。　口一萬八千二百。
蔚州。今理靈丘縣。領縣三。　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飛狐。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媯川郡。懷戎縣。又有廣武山，與媯川郡山相連。隋置今縣。安邊。

馬邑郡。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雁門郡百四十里。
西至樓煩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
東南到雁門郡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三百里。
西北到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故雲州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
戶六千三百。口二萬五千八百。

朔州。今理善陽縣。領縣二。善陽。有秦馬邑城。武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秦乾郡。北齊廣安郡。有桑乾河發源於此。馬邑。漢舊縣。

雲中郡。東至桑乾郡暫屯百五十里。南至雁門郡界百六十里。
西至東尖谷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
東南到榆林郡四百里。西南到神堆栅九十里。
西北到蕃栅百六十里。東北到陽河谷三百四十里蕃界。
去西京二千七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
戶三千一百六十。口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今理雲中縣。領縣一。雲中。漢舊縣。隋曰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帝初被匈奴圍於此。有故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漢光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東至。南至榆林郡一百二十里。
西至。北至。
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
西北到。東北到。
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
戶二千一百。口一萬三十。

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金河。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并州境宇遼遠。而郡以夾據。中夏唯冀州來久。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太行恒山之東。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里樂俠杜在晉為河東宅。閭里學官。提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物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

重鎮。寄信頗號雄。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為并州刺史。手相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可以守也。青仕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文獻通考。唐時為州四十三。縣二百二十一。縣名已見本州條下。此不重見。
恒州九縣。相州十一縣。邢州九縣。定州十一縣。懷州五縣。
衛州三縣。深州四縣。瀛州六縣。莫州六縣。冀州九縣。
趙州九縣。并州十三縣。潞州十縣。晉州九縣。代州五縣。
絳州七縣。滄州八縣。澤州六縣。汾州五縣。忻州二縣。
隰州六縣。慈州五縣。儀州四縣。憲州三縣。嵐州四縣。
沁州三縣。營州一縣。平州三縣。檀州二縣。薊州三縣。
幽州十一縣。涿州五縣。順州三縣。媯州二縣。蔚州三縣。
朔州二縣。雲州一縣。易州六縣。應州二縣。新州二縣。
儒州一縣。武州一縣。單于大都護府一縣。

唐末營平二州陷于契丹。梁初劉仁恭父子據幽燕。繼而為晉王所滅。晉滅梁。據唐。唐末。石敬瑭叛。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賂契丹。資其兵代唐為晉。晉亡。漢繼之。漢亡為周。劉旻據河東。周世宗代契丹。取瀛莫二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州。舊遼州。紫河一曰金河。古白渠。有凉城。定襄城。武進。故振武軍。單于
府。金河。定襄縣。唐勝州。併入鄯陽縣。長城在北。古定襄塞也。有金河。清沙
陵湖也。上承紫河。與濛川合入河。濛水。古芒干水。有雲中城。魏河頭殿在
北。其北陰山北有李陵臺。陽原城西北有青冢。單于庭。府至磧口七百里
有燕然山。故勝州。榆林縣在河南。古沙陵地。東有榆林關。河北有頡陵城也。
南有君子津。富昌城。古西河郡也。天德軍。安北府治永清柵。隋大同城也。
西受降城。是臨河東。至府百八十里。東北四十里。有單于臺。唐置燕然都
護府。又二百六十里至磧口。又西北一千五百里至回鶻牙。中受降城。九
原地治拂雲堆北四十里。有故本城。周萬八百七十二步。據黃河深峻。胃靴
以為九原郡城也。西北至單二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南渡河至豐州四
百里。東受降城。是成陽。北距磧口七百里。儒州。縉山。紫氏鎮。晉屬門北。
西北九十九泉。距幽州十餘里。歸化州。唐武州。文德。雁門地。　右唐故地。
渝州。是臨榆關東北。澤州西北。桓遼州。桓遼州北澤州。澤州。松亭關北。
大定府。奚王牙帳。中京。遼置。地耶律氏所築漢城也。東營州。西潞州。東南定州。
西北饒州。建州。南渝州。東北霸州。西南小叆河。石城水也。利州。東北建州。
南小叆河。蘭州。利州西南。潭州。榆州。東北。潤州。西南遼州。西南灤州。東來

州。東北五里榆關。渝水入海于此。來州。歸德軍。東隰州。隰州東南距海。自
渝州以東皆距海卵路。北入建州。宜州。是故崇西霸州。南錦州。西北白川
州。東遼水。白川州。東顯州。西南霸州。霸州東錦州。南嚴州。錦州。臨海軍。營
丘地。東渡遼至顯州。西南嚴州。南距海。嚴州。南距海。東北錦州。海北州。東
錦州。南距海。瀋州。東小遼水。北雙州。南奉先府。安東府。舊丹東高麗安東
東。小遼水西十三山。又西大遼水。西北岩州。東南鴨綠水。西南錦州。西北
顯州。岩州。古白岩城。東女真界。南集州。北雲山縣。同州。東女真。西安春。西
南集州。西北雙州。耀州。東鴨綠江。南石城。西大遼水。北安東。開州。開遠軍
東南石城。高麗國界。西東遼城。入西保州。西南吉州。東石城。西南鴨
綠江。入南鹽州。西距海。保州。東鴨綠江。東南宣化軍。南距海。北有大陵河。
鹽州。東保州。西南距海。北小鹽州。小鹽州。西距海。南鹽州。西遼州。治遼睦
縣。號始平軍。東北豐五關山。東乾州。西北度遼至冝州。南距海。乾州。北豐
五關山。東北七里至顯州。顯州。故渤海國都。漢無慮縣地。近有康州。集州。
升入東遼州。遼州。是遼陽西南安東。雙州。保安軍。東臨遼。遼河。大梁水也。
西南遼州。南瀋州。北輸河州。銀州。東臨遼。遼河。女真國界。至雙州。北瀋州。
貴州。城漢公孫康築。古康所据城非也。西瀋州。東女真。信州。唐青山州。

東南北三面女真界。西遼濱水。西貴龍府。北黑水。東南長春州。韓州。東北
女真。西渡遼水至惠州。南通州。近有三河。輸河州。併入隱測。其地古某平
縣也。黃龍州。東南長春府。西北龍化州。南徽州。西南新州。西鴨子河。長春
府。舊陽軍。西北黃龍府。龍化州。舊丹東樓東來州。西南降聖州。南遂州。西
南新州。北爭送河。通州。大餘府。三韓故地。北韓州。降聖州。北龍化州。東遼
水。南驛州。驛州。東宗州。西宗濛川。西酒糟河。北潢水。祿州。東叟頭山。西南
驛州。北爭送河。務州。北酒糟河。東南浪河。至豐王關山。西中京。宗州。治熊
山縣。在石熊山之陰。東渡遼。南入顯州。北潢水。奚人謂之吐護真河。云黃
河別源。并紫濛川在潢水北。西南入河。潢水蓋濛川支流。謂之別源可也。
紫濛川。今白馬濼。惠州。南中京。西馬盂山。西北渡潢至叟頭山。入里坪州。
北。高州。高州。治三韓縣。東南惠州。西北饒州。惠州。東新州。西南中京。南
建州。北渡潢水。石橋至高州。宜坤州。啓聖軍。西南上京。東有長泊周二百
里。南距中京四日程。徒唐河經州北。東合長泊。至叟頭山。北合鴨子河。永
州。在木葉山之陽。潢水北。西北上京。徒唐河出木葉山。烏州。舊丹烏素部
落。北鴨子河。東北遂州。東南群麋山。遂州。鴨子河北。徽州。長春州。西南貴
龍府。南臨潢府。舊丹上京。唐松漠府。西南饒州。南潢水。祖州。天成軍。黑水

北。祖山南。東北上京。饒州。唐饒樂府。南潢水。石橋在東西。南平地。松林北
祖河。黑水至祖州。慶州。黑山南。潢水北。東叟頭山。東南上京。北宜寧國。西
韃靼國。黑水出黑水。懷州。奉陵軍。北潢水至上京。東南中京。西平地。松林
西北韃靼國。　右胡地。近世建置州縣者。
平壤府。是朝鮮國內城。是九都。　右高麗國。
雄州。歸信。易西南易水。南唐瓦橋關也。巨馬河在北。周備主歸義縣。容
城。故城在西北。有巨馬水。易水。大泥濼。小泥濼。渾泥城。漢亞客侯屋它國
也。南有三臺。燕趙舊界。信安軍。　歸義南新鎮。謂廣信軍。遂城。易水南
北新城地。有武遂津。遂判陘遂城。山在西。定龍山。安肅軍。安肅。是梁門
塞。有戍。暨屬置梁門口寨。　右河北路。雄州。信安東路。廣信安肅西路。
古國。蚩尤氏。孫竹。周國。薊。燕。無終。赤回山戎。朝鮮。肥
肥如。爾棋氏。代。漢國。燕。高句驪。朝鮮。
續談助冀州。舜有十二牧。禹貢九州則其一也。晉志。舜以冀州南北闊
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入因焉。春秋時為晉。東陽地。三家
分晉。屬趙。恭屬鉅鹿郡。漢置十三部刺史。冀州部郡國九。魏鉅鹿。常山。清
河。趙。廣平。其定中山。信都。信都國縣十七。恭信都國。高帝置。景帝二年為

廣州郡。宣帝甘露一年復屬。初，四。明帝更名樂安帝改曰安平。見前有
漢志注。漢末為冀州。見通典。後漢亦郡國九。昔光武至下博城西。有白
衣父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出迎。即
今州下博在博水之下。故城在深州静安縣南。一云大山有博縣。故此加
下。魏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勃海安平國十三屬州治高邑晉
曹為州治晉魏時州治。信都晉郡國十三。安平國縣八。初治信都。又治厥
次後魏郡四。長樂郡縣八。隋通典後魏為長樂郡。兼立冀州。北齊後周因
之。後治信都。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信都郡。唐武德四年改為冀州。本
年置總管府。後治下博縣。正觀元年府廢。州後治信都。龍朔二年十二月
十六日，又為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復改名。天寶元年為
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為冀州。亡所都。廣及三代因為冀州。魏文貴
初中以郡為王都。始移冀州治信都。石趙慕容無成治鄴。或治冀州。皇朝
慶曆八年閏正月三日升為武安軍。禹貢周禮河內曰冀州。冀州事王國漢書
古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郭璞云自東河至
西河。事地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遺也。淮南子云正中冀
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風俗。漢志云趙地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

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絃跕躧。跕音乇頰。躧與屣同。跕謂輕攝之也。大率
精悍高氣。鋭輕為姦。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按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
蓋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宦不偶值冀部。人物。冀州八少
在幽周市上櫃獲謀思得其掌火浣。臨上三老山。與母別數十大而登仙。
見列仙傳。山堂先生群書考索。今信著保定瀛莫深洺磁相。西南直河之
地。屬河東河北東西路。在漢冀得司隸幽并等州十郡國之地。箕參幽州
得司隸幽冀等州二十郡。在晉即幽司冀平等州列郡。在唐冀為河東道
冀參古幽為河北道。
文獻通考。周已來受命。太宗以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盡得河東之地。
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為河北河東兩路。其後又分河北為東西二路。宣
和間遣使約女真夾攻遼。取石晉所沒之地十六州。遼既亡。金人止以薊
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來歸。遼將張數又以平州來降。繼復為金所
取。靖康後冀地盡沒于金。
宋時為州四十七。縣一百七十四。縣名已見各州條下。此不重具。
真定府九縣。　相州六縣。　邢州八縣。　定州八縣。　懷州五縣。
磁州四縣。　深州五縣。　瀛州四縣。　雄州二縣。　霸州三縣。

莫州四縣。　祁州三縣。　冀州七縣。　趙州七縣。　保州一縣。
安肅軍一縣。　廣信軍一縣。　乾寧軍一縣。　順安軍一縣。　永定軍一縣。
信安軍一縣。　保定軍一縣。　承大軍一縣。　太原府十縣。　潞州八縣。
晉州十縣。　代州四縣。　絳州七縣。　河中府五縣。　解州三縣。
慶成軍一縣。　澤州六縣。　汾州五縣。　忻州二縣。　隰州六縣。
慈州三縣。　遼州四縣。　憲州一縣。　嵐州三縣。　威勝軍四縣。
平定軍二縣。　寧化軍一縣。　苛嵐軍一縣。　火山軍一縣。　保德軍一縣。
大通監一縣。　永利監一縣。
真定府。春秋時鮮虞國之地。左傳晉伐鮮虞注。中山新市縣。戰國時屬
趙。趙之東垣山邑也。秦屬鉅鹿郡。漢高祖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
山郡。亦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國。晉後為常山郡。後魏因之。後周置恒州
領常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後置常山郡。唐乾元中。杜佑通典云乾
元元年。復為恒州。或為常山郡。天寶中。杜佑通典云天寶十五年。改為平
山郡。元和中改為鎮州。又為成德軍節度。屬河北道。宋因領縣九。真定
鹿泉。井陘。靈壽。九門。藁城。石邑。房古。行唐。後唐為
北都真定府。後罷都。復為成德軍。晉改為常州順國軍。漢復為成德軍真

定府。後以趙州之元氏欒城二縣來屬。宋開寶間廢九門石邑二縣。端拱
初以鼓城隸祁州。淳化初以束鹿隸深州。慶曆八年置真定府路安撫使
統真定磁相邢趙洺六州。宋祖宗時以河北為天下根本。以真定為河北
根本。所以捍賊之衝。為國門戶。當時募集鄉兵大修武備。有河灣以豐邊
用。有商賈以集蜀秦。三關置方田水耕。胡騎既有限隔。又已置兵與定州
相掎角拱衛。實為重鎮。靖康末陷於金。貢罷領縣九。治真定。真定。漢縣。
有滹沱河溢水。藁城。隋縣。晉陷虜。周復獲鹿。唐縣。有井陘關。井陘。漢縣。燕
趙謂山脊曰陘。下視如井。漢書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熙寧中省井陘
入獲鹿平山。八年復治。井陘縣徙治天威軍。即縣治軍。軍使隸府。有二寨
金人為威州。平山。唐縣。有十五寨。白馬關。靈壽。本中山國之都。漢縣。衛水
在西。有二寨。熙寧中省為鎮。入行唐。元祐初復之。元氏。漢縣。常山郡故城
光武征彭寵。生明帝於此。欒城。漢縣。有泜水。汶水。
相州。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
為邯鄲郡地。兩漢為魏郡。魏武王建都於此。後都在鄴。晉亦為魏郡。後
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都之。杜佑通典曾都於鄴。冉閔為慕容儁所殺。慕
容暐為符堅所滅也。太平御覽。晉書初童謠云。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

戶人口。百五十五。月在右。明。年也。按古書為冀也。戶人口。圖也。奇為石勒所
都。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魏靜帝初遷都于此，改置魏
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都焉。改為清都郡，置尹。後周置相州，及魏郡自故
鄴移治安陽城。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魏郡。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
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邦。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訟。唐為
相州，或為鄴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十一：安陽。 七城。 洹水。 滏陽。
臨河。 成安。 鄴。 內黃。 湯陰。 林慮。 臨漳。梁為昭德軍節度，後唐
降為軍事，晉為彰德節度，復以內黃、城安、洹水三縣屬大名府，宋因之。靖
康二年陷於金。 貢：續花紬、晉花紗、知母、胡粉、絹。領縣六，治安陽。 安陽。
即封都之地。隋縣。有銅爵臺、西河、洹水。鄴。漢縣，本魏北齊所都。有漳水、紫
陌橋、西門渠、三臺、鼓陽門。熙寧五年省為鎮，入臨漳。湯陰。古羑里城，文王
被囚之所。漢湯陰縣。有羑水、湯水。宣和初以縣隸濬州，尋復之。永定。唐縣。
梁改長平，後唐復臨漳。西門豹為令，達十二渠，決漳水溉民田。東魏縣。林
慮。後魏縣。有隆慮山、洹水、淇漳水。

邢州。 古祖乙遷于邢，即此地，亦邢國也。春秋時衛滅邢，晉僖公時晉伐
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

耳為常山王，居信都。又名信都曰襄國，即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
趙、廣平二國地。後漢因之。晉為鉅鹿、趙二國。石勒都於此。張賓說曰：襄國
因山憑險，形勝之國，可都之。後魏為鉅鹿郡。隋置邢州，煬帝初置襄國郡。唐
為邢州，或為鉅鹿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九：龍岡。 堯山。 南和。 平鄉。
鉅鹿。 青山。 沙河。 內黃。 後梁保義軍節度，後唐改安國軍，宋因
之。宣和初陞為信德府。建炎二年陷於金。 貢：白磁盞、解玉砂。領縣八，
治龍岡。 龍岡。即秦信都縣。隋初改名縣。北有夷儀嶺。左傳邢遷夷儀，即
其地。有蓼水、澧水。宣和初改為邢臺。沙河。隋縣。南和。漢縣。後周置南和郡。
任。漢張縣地。唐縣。有任水、漆水。熙寧五年省為鎮，入南和。元祐初復。平鄉。
古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晉為縣。熙寧間省為鎮。鉅
鹿。漢南欒縣。隋為縣。有廣澤河。堯山。唐縣。有泜水。熙寧
初省為鎮，入內丘。元祐初復。內丘。隋縣。有鵲濤水、龍騰水。

定州。 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為中山國，後為魏所并，後又屬趙。秦
為上谷、鉅鹿二郡。漢高帝置中山郡。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
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都中山，置中山
君。至慕容寶，為後魏所陷。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

帝改為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改
為高陽郡。唐為定州，或為博陵郡，又為義武軍節度，屬河北。宋因。領縣十：
安喜。 義豐。 北平。 鼓城。 深澤。 恒陽。 望都。 唐昌。 無極。
陘邑。 新樂。後周以深州博野屬。宋建隆初以易州北平屬。太平興國初
改定武軍。雍熙間以博野置寧邊軍。景德初以蒲陰置祁州，以祁州無極
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
政和三年陞為中山府。建炎初金人分兵掠兩河，唯中山、慶源、保、莫、祁、涿、
冀、磁、絳、相州皆能堅守。中山自靖康不受圍，至建炎二年三月凡三歲，粮
竭人困始陷。 貢：羅、大花綾。領縣八，治安喜。 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
奴縣。有盧水，常黑曰盧，下流曰奴，因以名為縣焉。無極。漢舊縣。曲陽。漢縣。
有北岳恒山，常水所出。陘邑。唐縣。望都。唐縣。堯始封於此。有堯母慶都山。
唐水、於水、博水。金人改為慶都縣。唐。漢苦陘縣。新樂。春秋鮮虞國。隋縣。有
滱水、常水。北平。漢縣。慶曆二年以北平寨建州，即縣治置軍使，隸州。

懷州。 禹貢覃懷之地。杜佑通典：禹貢曰覃懷底績。太行山在焉。周為畿
內，及衛、邘、雍三國。邘音于。春秋時又屬晉。左傳襄王賜文公陽樊、隰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也。又云：武

王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其田有隤懷是也。隤，徒回反。戰國時為魏、衛
二國之境。秦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之。胡亥廢角為庶人，
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羽立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漢高帝初為殷國，尋更
名河內郡。後漢因之。晉為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
郡廢，而懷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河內郡。唐因之，亦為東畿內之郡，屬
河北道。宋因。領縣五。宋因，為河內郡團練，為防禦。建炎後陷於金。金隸
河東南路。 貢：牛膝、皂角。縣五，治河內。 河內。隋縣。有太行山、沁水、丹水、
大會寨。 杜佑通典：漢野王縣。有沁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入。 武德。周蘇
忿生之邑。唐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河內。元祐初復。修武。商寗邑。漢縣。熙寧
間省為鎮，入武陟。元祐初復。武陟。即魏文帝封漢獻帝為山陽公之地。唐縣。
獲嘉。漢武帝幸緱氏，至汲縣，得南越相呂嘉首，因以名其縣。有清水。

衛州。 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
墟也。其後衛為狄人所滅，齊桓公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更屬於
晉。戰國時屬衛。秦并天下，為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為河內、魏二郡地。
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為汲郡、東郡，置義州。後周為衛州，又分
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為汲、河內二郡地。唐為汲郡，屬河北

道。宋同。領縣五。　汲。　共城。　獲嘉。　新鄉。　黎陽。晉以黎陽隸滑州。宋為汲郡防禦。靖康後陷於金。　貢綿綃。領縣四。治汲。　汲。即牧野之地。紂都近郊。有比干墓。漢縣。新鄉。隋縣。熙寧間廢為鎮。入汲。元祐初復。衛。隋縣。有蘇門山。嵇康臺。禮泉。酒池。枋頭城。熙寧間廢為鎮。入黎陽。元祐初復。共城。古共伯國。隋縣。有蘇門陂。

磁州。　本相州洺州之地。唐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水成安置貞觀元年州廢。還其縣相州。永泰元年復以相州之滏陽洺州之邯鄲武安置天祐三年以磁慈聲一更名惠州。屬河北道。宋同。後唐復名磁州。宋為滏陽郡防禦。建炎後陷於金。　貢磁石。領縣四。治滏陽。　滏陽。後周縣。有鼓山。滏水。佛國澄墓。武安。漢縣。有四墓。及洺水。邯鄲。戰國時趙所都。漢有趙王如意。溫明殿。昭德。唐昭義縣。熙寧中省為鎮。入滏陽。

洺州。　為貢。亶洹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今邯鄲南北鄉縣界。春秋時赤狄之地。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即此。其後屬晉。七國時趙所都。秦屬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後漢省入鉅鹿。魏後為魏郡之西部。魏改為廣平郡。晉後魏因之。後周置洺州。隋置武安郡。唐初劉黑闥都之。剋平置洺州。武為廣平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為廣平郡防禦。隋圖經云今趙氏數百家。有祭祀剋設客信祀公孫杵臼程嬰。靖康後陷于金。　貢紬。領縣六。治永年。　永年。漢曲梁縣。隋改名。有洺水。雞澤。唐縣。有沙河。曲周。漢縣。有紂鉅橋倉。熙寧間省為鎮。入雞澤。元祐初復。平恩。漢縣。肥鄉。隋縣。列人城。平原君墓。臨洺。漢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永年。元祐初復。

深州。　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州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為博陵郡。晉為博陵國。後魏為郡。北齊同。隋廢郡。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唐復置深州。或為饒陽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四。饒陽。　束城。　陸澤。　安平。周以博野屬定州。以冀州武強來屬。宋雍熙四年。廢陸澤。滹沱初以其定府束鹿來屬。至道初以樂壽隸瀛州。為饒陽郡防禦。靖康後陷於金。　貢絹。領縣五。治靜安。　靜安。有斷滹水。大陸澤。漢下博縣。周以為軍。雍熙復廢軍。還屬。武強。唐縣。安平。漢縣。有沙水滹沱河。束鹿。唐縣。饒陽。漢舊縣。有無婁亭。滹水。

瀛州。　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漢為河間國。晉因之。後魏為河間郡。隋初廢郡。置瀛州。煬帝初州廢。復為河間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六。　河間。　樂壽。　博野。　高陽。　平舒。　束城。晉高祖以賂契丹。周世宗復取之。以大城屬霸州。宋至道三年以高陽隸順安軍。以新州樂壽來屬。為瀛海軍節度使。舊名關南。慶曆八年始置高陽關路安撫使。統瀛莫雄貝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一十州。大觀二年陞為河間府。建炎初陷於金。金人以交河鎮簫寧寨增為二縣。貢絹。領縣四。治河間。　河間。漢州鄉縣。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隋改今名。雍熙中於縣西置平虜寨。樂壽。漢樂城縣。有使駭河。唐湖。漢又日中水縣。居兩河之間。故名。金人為獻州。景城。隋縣。有平虜寨。熙寧中省為鎮。入樂壽。束城。後魏置束州。隋為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河間。元祐初復。

雄州。　本唐涿州。瓦橋關。在易水之東。當九河之末。其地控扼幽薊。晉陷契丹。周克復建為州。置歸義縣。以易州容城來屬。自周世宗以來。西河之地置三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府定州相犄角。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易陽。為易陽郡防禦。屬河北道。靖康後沒于金。貢紬。領縣二。治歸信。　歸信。唐歸義縣。隸涿州。周置於瓦橋關。太平興國初改。有非為河。容城。唐縣。州廢。還隸。初復。

霸州。　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置益津關。晉陷契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以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二縣來屬。古上谷郡地。瀕海。背倚幽燕。控燕北道三百里。野無所扼。非入寇之徑。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沽口。屈曲九百里。天設險阻。其地利也。講習水戰之具。大為要害。政和間為永清防禦。屬河北道。靖康間陷於金。金人屬中都大興府。隸以信安軍為縣來屬。　貢綃。領縣三。治永清。　永清。唐縣。文安。漢縣。宋置八寨。尖塠。鎮十。紆縣周改。上有滹沱河。

莫州。　其地本屬瀛州。杜佑通典古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鄚州。開元十三年改為莫州。其後或為文安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六。　鄚。　文安。　長豐。　任丘。　唐興。　清苑。　晉初陷契丹。周世宗復取之。以文安屬霸州。後又廢。宋太平興國間以清遠置保州。政和間為文安郡防禦。其地外控海道。如易水之在鄚。滹沱之在任安文安。所謂九十九淀不可具名。舊已萬人以護塘泊。且多立城寨以守之。靖康初陷于金。　貢綿。領縣三。治莫。　莫。漢縣。有易水。舊名。熙寧間省入任丘。任丘。唐縣。有高陽城。建寨一。長豐。唐縣。熙寧間省為鎮。

祁州。　本唐定州地。分建祁州。宋端拱初以鎮州鼓城來屬。景德初移治於定州蒲陰。以無極隸定州。為蒲陰郡。團練。屬河北道。靖康陷於金。紹興初金遣其民。以其城為元帥府。元年復。十年金人東國中之兵集此。　貢

花鹽饒陽縣三。治滄陰。滄陰。唐義封縣。宋太平興國初，隋有增河沙河鼓城。春秋鼓子國。隋為縣。深澤。唐縣。熙寧間省為鎮，入鼓城。元祐二年復。

冀州。 古冀兗二州之域。禹導河，自大陸山北逕滹水至于大陸。寰宇地理志：滹水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富郡南宮縣界，又東北入信都縣界。水經云：滹故瀆，又東北經辟陽亭北，又經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謂之辟陽亭。在今郡理東南三十五里。今縣乃漢信都國城，則郡理東入冀州之域，郡理西入冀州之域焉。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太平御覽：秦公緒趙記曰：趙孝成王造檀臺之宮，為趙都，朝請侯於日信都。 史記曰：秦時有客說張耳曰：兩君羈旅，難以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秦為鉅鹿郡地。漢高祖置為信都國。景帝改為廣川國。宣帝復為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兼置冀州，領郡國九，治於此。晉亦然。後魏為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唐為冀州，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咸亨三年復舊。程公說分記云：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復為冀州，武為信都郡，屬河北道。宋因之，領縣九。 信都。 南宮。 武強。 下博。 阜城。 武邑。 棗強。 衡水。 堂陽。 晉以堂陽屬真定府，周以武強縣隸深州，以堂陽遂屬。宋淳化初以阜城屬永靜軍，宣和間為安武軍節度，建炎二年陷于金。 貢絹。領縣七。治信都。 信都。唐縣。有明虛河。 南宮。漢舊縣。上有滏眷枯瀆、滿澤河。呂后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 下博。漢縣。有觀津城。 堂陽。隋縣。晉改清澤。漢復元。堂間省為鎮。 棗強。漢縣。有廣武城。 衡水。隋縣。有衡津故瀆。 武邑。隋縣。有泮渠。

趙州。 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邯鄲、鉅鹿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領郡國九，治鄗。今高邑縣。晉為趙國，亦置冀州，領郡國十三，治房子。後魏為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為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欒州，煬帝改為趙州，尋復為趙郡。唐為趙州，武為趙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九。 平棘。 寧晉。 元氏。 欒城。 高邑。 臨城。 昭慶。 柏鄉。 贊皇。 後以元氏、欒城二縣隸真定府。宋為慶源軍節度，宣和初陞為慶源府。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沃州。 貢絹。領縣七。治平棘。 平棘。漢縣。有汶山、槐水。 寧晉。唐縣。有婁陶城。 高邑。漢鄗縣。光武即位之地。熙寧省，元祐復。 柏鄉。隋縣。有鄗城。熙寧省，元祐復。 臨城。唐縣。有敦與、古泜水、彭水。 贊皇。隋縣。有贊皇山、四望山。熙寧省，元祐復。 隆平。唐昭慶縣。開寶五年改為大陸澤。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大河二澤異名。又按爾雅云：四無山阜。

曠然平地。程仰手下，因以祈澤。趙三州為大陸。

保州。 本唐莫州清苑縣。其地漢為樂鄉。漢高祖封樂說侯樂巨叔于此。宋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間建為州，屬河北道。政和間名清苑郡。自州之西皆無塘水，惟廣植林木以限胡騎。靖康後陷于金。金偽隸中都大興府路，置滿城縣。 貢絹。領縣一。 保塞。後魏清苑縣。太平興國六年改析名。州滿城縣之南境入焉。有沉遠可求山寨。今復為清苑縣。

安肅軍。 本唐易州遂城縣地。後唐置有戎鎮。周為梁門口寨。宋太平興國六年建為靜戎軍，析易州遂城縣三鄉置靜戎縣隸焉。景德元年并縣，改屬河北道。國初以梁門、遂城二縣為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也。自童貫、蔡攸既得燕山，謂安肅、保信在內地，皆廢為縣，移軍營，廢樓櫓。宣和末始詔復為軍，而金寇已大入，遂陷金，隸中都大興府路。 貢素絁。領縣一。 安肅。有易水、漕河。

廣信軍。 本唐易州遂城縣。宋太平興國六年，以其地建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金為遂州，隸中都大興府路。 貢紬、素子。領縣一。 遂城。隋縣。有遂城山、徐河、鮑河。

永定軍。 本唐定州博野縣。宋雍熙間建為寧邊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宣和七年廢為博野縣，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蠡州。 貢紬。領縣一。 博野。後魏縣。有滹沱水。

乾寧軍。 本唐幽州盧臺軍之地。石晉陷虜，周平三關，置永安縣，屬滄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軍，改縣曰乾寧，隸焉，屬河北道。大觀二年升為清州，賜郡名曰乾寧。靖康後陷于金。 貢紬。領縣一。 乾寧。周縣。有獨流寨。

順安軍。 本唐瀛州高陽縣地。宋太平興國七年，因故唐興縣置唐興寨。淳化中建為軍，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陽來屬，屬河北路。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安州，隸中都大興路，置葛城縣。 貢絹。領縣一。 高陽。漢縣。淳化中開易河，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志為稻田也。滿料給民受其利。

信安軍。 本霸州淤口寨。太平興國六年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有雁頭口、茶陽、渦善、駝口、康角、周河、呂田家、狼城、呂七寨。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

保定軍。 本涿州新鎮。太平興國六年建平戎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

永天軍。 本鎮州娘子關。建隆元年為軍，仍隸鎮州河北道。靖康後陷于

會

并州。古之并州。蓋實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常水在今博陵郡。衛水在今常山郡。註已具上。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祁。常山在今博陵郡常陽縣界。昭餘祁在今西河郡介休縣界。川曰虖池嘔夷。虖池發源在今鴈門郡繁峙界。嘔夷在今安邊郡靈丘縣界。虖音呼。池音沱。浸曰淶易。淶水在今安邊郡飛狐縣界。易水發源在今上谷郡易縣界。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并州。領郡九。兼得朔州之域。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弃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弃之。至晉亦置并州。領郡國六。理晉陽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縣。以東地盡入石勒。及符堅姚興赫連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析不可詳也。今之并州。為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博陵郡界有堯城。為堯始封之國。當時徙於此也。後遷平陽。及夏禹所都之地。為都。或為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府陽翟也。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曰。帝遷高辛氏子實沈於大夏。主參。金天氏之裔曰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云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為晉星是也。叔虞子燮父為晉侯。唐有晉水。故改為晉。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灌以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領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曹操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逆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之。魏改為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領郡國六。理於此。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唐為并州。高祖臣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為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北京。屬河東道。宋同。又為河東節度。領縣十三。太原。晉陽。文水。陽曲。樂平。清源。太谷。祁。榆次。盂。壽陽。廣陽。交城。後唐為西京。又

為北京。周太祖即位。劉旻據河東稱帝。都其地。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緊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屬平定軍。交城屬大通監。七年移治唐明鎮。寶元二年以大通監交城縣隸州。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下河東。在戊寅三年。重午日。實大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矣。靖康元年五月。李綱為宣撫使。督諸軍救太原。九月九日太原陷。晉之地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郡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所築。其中又有三城。一曰大明城。董安于所築。又一城東魏靜帝置晉陽宮於此。隋史名新城。又一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貢大鋼鑑。甘草。人參。礬石。領縣十。治陽曲。陽曲。唐縣。有汾水。羊腸坂。黃門十里一曲。北當其陽。有天門關。亦曰閣及二寨。太谷。隋縣。有蔣谷水。大谷山。榆次。春秋晉石言魏榆之地。隋縣。壽陽。晉舊縣。盂。古仇猶國之地。隋縣。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文水。漢大陵縣。有文水。大陵城。祁。晉大夫祁奚之邑。漢縣。有胡甲水。清源。隋縣。有清源水。平晉。隋晉陽縣。太平興國中改。有介山。晉水。晉祠。灌泉。

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晉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上黨者。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漢魏晉後魏不改。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後以為大都督府。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十。上黨。長子。屯留。潞城。壺關。襄垣。銅鞮。武鄉。黎城。涉。梁改正義軍。後唐改安義軍。俄復為昭義軍。宋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軍。二年以銅鞮武鄉二縣屬威勝軍。後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絳州威勝軍。屯駐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建中靖國初。陞為隆德府。靖康後陷于金。 貢人參蜜蠟。領縣八。治上黨。 上黨。隋縣。有尺竹。羊頭山。藍水。鹿鳴水。濁漳。靖康時兩河之民。多依聚於此。長子。周文王子所封之地。隋縣。有鹿谷山。發鳩山。神農井。羊頭山。長平關。潞城。古潞子國。漢舊縣也。屯留。漢縣。有三嵕山。絳水。壺關。漢縣。以山形似壺。故置關。有抱犢山。羊腸坂。襄垣。趙襄子所築。漢縣。有銅

鼓水。絫城。高家僕國。隋縣。有白象山。故曰風涉。春秋來伐。男隋縣。

晋州。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晋。戰國屬魏。秦為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郡。晋因之。劉淵稱漢僭位建都于此。後魏為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晋州。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為重鎮。隋初改平陽為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郡。唐為晋州。武為平陽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九。臨汾。洪洞。襄陵。趙城。霍邑。神山。汾西。岳陽。冀氏。梁為定昌軍節度。後唐改建雄軍。宋太平興國六年廢沁州以和川來屬。為建雄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為平陽府。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南路。

文公來棄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晋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後世奢侈。不能都矣。 貢蜜蠟燭。領縣十。治臨汾。 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縣。潏汾澮于澮五水。洪洞。晋大夫羊舌肹邑。隋縣。有霍山。霍水。襄陵。晋襄公之陵。又有趙襄子墓。因以為名。宋建二寨。神山。唐縣。霍邑。漢彘縣。周人流厲王于此。有霍山。即職方氏冀州之鎮。名貴所謂岳陽。有彘水。隋縣。趙城。古造父之邑。有姑射山。女媧墓。政和二年以趙氏封始之地。又四面阻險。升為慶祚。汾西。後魏置郡。隋為縣。宋置五寨。冀氏。後魏縣。有三交水。岳陽。隋為十畝縣。晋侯十畝之戰即此也。後改岳陽。和川。隋縣。

代州。古唐國之地。春秋時晋有之。及三卿分晋。其地屬趙。趙襄子破代王而取其地。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為太原雁門二郡之境。漢魏晋因之。後魏置誤城繁峙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時為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雁門郡。唐為代州。武為雁門郡。郡境後魏所置。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五。雁門。唐林。五臺。繁峙。崞。宋景德二年省唐林縣。以郡為雁門郡防禦。其地三面臨邊。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最號要害。與忻州相應。復置十三砦守之。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麝香。青礬。領縣四。治雁門。 雁門。漢廣武縣。有夏屋山。趙襄子殺代王之地。又有龍泉水。參合陘。東陘關。五臺。隋縣。有五臺山。虎虎水。滹河。崞。隋縣。其城石門關。繁峙。隋縣。其城三面挖澗。東接岸峻。極為險固。滹沱河源出焉。

絳州。春秋時為晋國。即故絳興新田之都也。戰國時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晋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其龍門為泉。即屬泰州。西魏後周以為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廢州。後置絳郡。唐為絳州。武為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七。宋同。後唐以河中府稷山來屬。宋為絳郡防禦。 貢防風。蠟燭。墨。領縣七。治正平。 正平。隋縣。有汾水。澮水。龍谷水。晋虒祁宮。曲沃。春秋時晋所都新田之地。隋縣。有絳山。董澤。陘庭地。太平。後魏縣。有汾水關。翼城。春秋晋翼邑。隋縣。有古翼庭城。稷山。隋縣。有玉壁城。為後周重鎮。齊神武再攻圍不克。絳。春秋晋武公自曲沃徙此。後魏縣。有絳水。宋置三寨。垣。隋縣。有古皐落城。即周召分陝之地。今縣界東北六十里有邵原廟。與古宗。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

河中府。唐虞所都蒲坂地。春秋時地屬魏。晋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也。畢萬之後十代至文公列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晋地。屬魏。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為河東郡。歷兩漢不改。傳物志云。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奉絕。魏晋亦然。後魏以為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泰州。後周改為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如舊。杜祐通典。時惜州功曹參軍蔡正叔學士韓章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為後譏。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比天地之大業。

業。春秋之所書。季人盛衆之時。愚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况更建中都乎。且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戶將安投乎。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建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怨。務在都國之侈。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衆。不固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帶。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盛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係靖成之諫。止造鄴郡之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福優無疆。天下幸甚。至六月三日詔停。乾元元年復為府。為河中節度。屬河東道。杜祐通典云。武為蒲州。武為河中郡。領縣八。宋同。後漢以聞喜安邑解三縣屬解州。宋改護國軍節度。大中祥符四年。以寶鼎為慶成軍。又以府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事。屬陝西路。建炎元年沒于金。金屬河東南路。 貢五味子。龍骨。領縣八。治河東。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晋戰于河曲。即其地。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唐開元十二年。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媽泊水分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桑泉。有三疑山。漢解縣故城。今縣東北猗氏舊

漢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晉文公從晉反國濟河圍令狐即此。安邑。虞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于此。有鹽池。與解為兩池。解。隋虞鄉縣。武德初改。有鹽池。及紫泉監。虞鄉。漢解縣地。後於虞鄉城置解縣。又於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實爲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廟。永樂。武德初分芮城縣置。

解州。五代漢以河中府解縣置州。又以安邑聞喜二縣來屬。宋為防禦郡。屬陝西永興軍路。其地即夏桀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建炎以來州民邵興力戰。終不能守。遂沒於金。金隸河東南路。又割陝之平陸夏芮城三縣來隸。 貢鹽花。領縣三。治解。詳見河中府。

慶成軍。本河中府寶鼎縣。大中祥符四年建為軍。隸河中府。七年直屬京師。領縣一。 榮河。即寶鼎縣。大中祥符時改。詳見河中府。

慈州。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禹貢壺口之山在焉。戰國時為魏地。秦及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南汾州為西汾州。後周改為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唐改吉城。後復為汾州。煬帝初州廢。置文成郡。唐為慈州。武為文城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五。 吉昌。 吉寧。 呂香。 文城。 仵城。 周慶仵城呂香二縣。宋為

團練州。熙寧五年廢州。以吉鄉隸隰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為鎮隸焉。又以鄉寧隸晉州襄陵縣。元祐元年復吉鄉軍為慈州。靖康後陷於金。金為耿州。尋又改為吉州。 貢柴胡。領縣三。治吉鄉。 吉鄉。漢北屈縣。左傳屈產之乘是其地。唐改名。有壺口山。文城。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山所鑿。漢北屈縣。鄉寧。後魏昌寧縣。後唐改。

隰州。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漢為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為汾州。後周置汾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改為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唐為隰州。武為大寧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為團練。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為鎮隸焉。元祐元年復慈州。十年以州之上平水寧兩關衛通西界。以州為次邊。靖康沒于金。金隸河東南路。 貢蜜蠟。領縣六。治隰川。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蒲。後周縣。有五鹿山蒲谷川水。溫泉。唐縣。有湯泉。并關置三寨。永和。隋縣。有索陀谷。水和關。石樓。隋縣。有百升谷。屈產泉。遂二寨。大寧。唐北屈縣地。

忻州。戰國時屬趙。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從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後改新興郡為忻州。因忻口為名。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以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唐後分置忻州。以忻州水為名。武為定襄郡。漢有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屬河東路。宋同。領縣二。宋同。宋為團練。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解玉砂。麝。領縣二。治秀容。 秀容。隋縣。有雲母山。忻川水。藍水。浧盧川水。有石嶺關。宋建四寨。定襄。漢陽曲縣。唐改。有石嶺關。甚險固。

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二漢屬太原河西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為西河郡。兼置汾州。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唐為汾州。武為西河郡。屬河東道。領縣五。 溫城。 平遙。 介休。 孝義。 靈石。宋因之。靖康後沒於金。金隸河北東路。 貢土綿石膏。領縣五。治西河。 西河。唐縣。有謁泉山。汾水。中陽。唐孝義縣。宋改。有勝水。平遙。後魏縣。有麻臺山。界澗水。介休。漢縣。有雀鼠谷。及介之推祠。靈石。隋縣。宋有高壁嶺。汾水關。皆險固之處。

澤州。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趙於長平。阬卒四十萬。即此地也。秦為上黨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魏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郡。北齊亦為建州。及置平陽高都二郡。後周併二郡為高平郡。隋初郡廢。置澤州。因濩澤為名。煬帝初州廢。置

長平郡。唐為澤州。武為高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因之。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皆在州境。是全有太行之險固。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北東路。 貢白石英。禹餘糧。人參。領縣六。治晉城。 晉城。唐縣。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名。有頡顥山。秦白起阬趙卒。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故光狼城。白起築。陽城。漢濩澤縣。有鳴吠山。濩澤水。析城山。禹貢所謂底柱析城也。端氏。韓趙魏分晉。封晉君於此。漢為縣。陵川。漢泫氏縣地。隋為縣。沁水。隋縣。有沁水。麻臺山。鳴也城。

遼州。春秋時屬晉。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二漢因之。晉為樂平郡。後魏為遼陽郡。隋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分并州地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元年改為儀州。武為樂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四。宋同。梁改為遼州。宋因之。熙寧七年二月州廢。省平城和順二縣為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為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州。縣並從。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東南路。 貢人參。領縣四。治遼山。 遼山。漢涅縣地。隋為縣。有箕山。青谷山。遼陽山。古遼陽城。榆社。晉置武鄉縣。名和土於此。有溫麻池。和順。即韓之閼與邑。隋縣也。平城。隋縣。

憲州。本樓煩監牧。又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領樓煩、玄池、天池三縣，治樓煩，屬河東道。宋朝咸平五年，以州平隘多水潦，移治靜樂軍之靜樂縣，遂廢軍，又廢天池、玄池二縣入靜樂、樓煩，改隸嵐州。熙寧三年，廢憲州，以靜樂隸嵐州。十年，復其州，仍領靜樂。政和五年，賜郡名汾源。靖康末，太原義士張積，有眾二千，往來嵐、憲間。紹興五年九月，敗金人于憲州，後卒陷于金。　貢麝香。領縣一。靜樂。漢汾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宮，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

嵐州。　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為胡地，有樓煩王居焉，趙惠文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北境屬燕秦二漢，為太原郡地。晉末陷于劉淵，及魏，本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唐為嵐州，或為樓煩郡，屬河東道。宋朝領縣四。　宜芳。　合河。　嵐谷。　靜樂。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谷隸岢嵐軍。咸平二年，以靜樂隸靜樂軍。五年，以憲州樓煩來屬，改郡城魏置岢嵐鎮，又置軍，為突厥之要衝。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麝香。領縣三。治宜芳。　宜芳。有百肯谷城，即漢汾陰縣，屬太原郡，蹟東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　合河。唐縣，以蔚汾二水，西與黃河合，因以為名。　樓煩。

石州。　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為秦趙二國之境。秦本紀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是也。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淵起事於此。後石勒置永石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為離石郡。燕置西汾州，後周改西汾為石州。隋初郡廢，改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石郡。唐為石州，或為昌化郡，屬河東道。宋朝領縣五。宋朝因之。元豐五年，置葭蘆、吳堡二寨。隸州，舊帶嵐石隰三州都巡檢使，是年置葭蘆、吳堡寨，緣邊都巡檢使。元符二年，陞葭蘆寨為晉寧軍，以州之臨泉縣隸焉。大觀三年，復以定胡隸晉。晉寧軍武經邊防云，嵐石隰三州，西北置黃河，置城戍，關度河外，入麟州路，扞夏國界，嘗合三州為一路。又石州為治，所置州矣。及遣戍外，又領番探生一千六百二人。紹興九年，太打忠義入王忠值，取石州等十二郡。次年，復陷金。金隸河東北路，割隰之溫泉來屬。　貢蜜蠟。領縣五。治離石。　離石。漢舊縣，後魏于庭，左國城在北。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劉蠡升於赤洪嶺，蓋近此。　臨泉。唐縣，有臨泉水。平夷。後周縣，有寧鄉水，方山。隋縣，有赤洪水。定胡。隋置五門關，其地險，唐為縣。宋有三寨。

威勝軍。　本唐沁州之地，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屬趙。秦二漢為上黨郡

地。魏晉亦同。魏後屬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帝廢為沁源縣，屬上黨郡。唐復為沁州，或為陽城郡，屬河東路。領縣三。沁源。綿上。和川。宋太平興國二年，於潞州銅鞮縣界亂柳石圍中建為軍，以銅鞮、武鄉二縣來屬。六年，廢沁州，以沁源縣隸焉。寶元二年，以大通監綿上縣來隸，屬河東路。靖康後，沒於金。金為沁州，隸河東路。　貢土絹。領縣四。治銅鞮。　銅鞮。春秋晉羊舌赤之邑，漢縣，有銅鞮山，銅鞮水。　武鄉。唐縣，有涅冒古沁水。沁源。後魏縣，有霍山，沁水。綿上。介子推隱所，中有沁水。

平定軍。　宋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寨建為軍。四年，以并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屬河東路。靖康後，沒於金，金人為州，隸河東北路。　貢絹。領縣二。治平定。　平定。唐廣陽縣，宋改有二寨。　樂平。晉縣，有封山泉落山，漳水。一出樂平縣小山，名清漳。一出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

寧化軍。　本嵐州地，劉崇置固軍。太平興國四年，徙軍城稍南，改為寧化縣。五年置軍，屬河東路。靖州後沒於金。　貢絹。領縣一。　寧化。有寧[illegible]建四寨。

岢嵐軍。　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為軍。景德中，築長城于草城川口，以為控扼，其草城川、城委谷、洪谷、朝谷四路皆與丹界。靖康後，陷于金。金為州，隸河東北路。　貢絹。領縣一。　嵐谷。唐縣，有岢嵐山，有古岢嵐水。

火山軍。　本嵐州地，劉崇置雄勇鎮。宋太平興國七年，建為軍，徙治鎮西三十里，有雄勇、偏頭、董家、橫谷、桔槔、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貢柴胡。

保德軍。　宋淳化四年，析憲州地置定羌軍。景德元年，改屬河東道。　貢絹。

大通監。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并州交城縣鐵冶建為監。六年，廢沁州，以綿上縣來屬，屬河東路。舊領交城、綿上二縣。天聖元年，改交城監。寶元二年，復是年以監及交城隸太原府，綿上縣隸威勝軍。靖康後，沒於金。

永利監。　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徙鹽務于平晉縣。本南縣也。咸平四年，建為監，屬河東路。寶元二年，以隸太原府。靖康後，沒於金。

營州。　殺時為孫竹國地，漢徙河縣之晉，出在郡城東百九十里，驛城即顓頊之墟，在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鬭於龍山，皝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戲，

鮮角而去。既大俘，號曰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寶。為馮跋所滅。至馮弘為後魏所滅也。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為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唐復為營州。或為柳城。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置平盧軍。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為軍。城西有五守捉城。屬河北道。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復陷契丹。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末。契丹沒於金。　唐貢人蔘。麝香。豹尾。骨骴。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狐蘇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故徒河縣。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餘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平州。　殷時孤竹國。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也。今盧龍縣。有古孤竹城。伯夷叔齊之國也。戰國時屬燕。秦為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因。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置北平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取之。後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契丹將亡。其將張㲄以郡來降。隨沒於金。　唐貢熊鞹。蔓荊實。人參。領縣三。治盧龍。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自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同秦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為界。臨渝關。在縣城東二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北西二百里。石城。漢舊縣。馬城。古海陽城。

檀州。　春秋及戰國並為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後魏置密雲郡。燕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為玄州。隋徙玄州於漁陽。今漁陽郡。尋徙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改置安樂郡。唐為檀州。或為密雲郡。屬河北道。後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時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金人以州來歸。七年金入寇。首取其地。　唐貢人蔘。麝香。領縣二。治密雲。　密雲。有灅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置廣陽郡。有長城。

薊州。　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為漁陽郡。屬河北道。後晉沒於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宣和間與金合兵攻破契丹。五年金人以州地來歸。七年復沒於金。　唐貢白膠。領縣三。治

漁陽。　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名潞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以為右北平縣。神龍中。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其北漲水為瀆。以拒契丹。三河。　玉田。古無終縣。

幽州。　古之幽州。蓋并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在北荒矣。昔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厥後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唐在遼東。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藪曰貕養。貕養澤。在東萊郡昌陽縣界。川曰河泲。河在今郡無　縣界。舊泲今在今北為郡博昌縣界。今無泲。即濟水。寖曰菑時。菑在今淄川郡淄川縣界。時在今北海郡臨淄縣界。其利漁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馬牛羊豕也。穀宜三種。稷黍稻。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國十。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玄菟樂浪等郡並今遼水之東。置在禹貢青州之域。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理於薊。今縣。晉亦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涿。今范陽縣。晉亂陷於石勒慕容雋苻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謂范陽郡。古涿鹿也。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焉。謂之渤碣之間。亦一都會也。薊縣。燕之所都。渤。渤海。碣。碣石也。秦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為燕范陽二國。燕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此。慕容雋常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又為大都督府。後唐為盧龍節度。石晉初沒於契丹。至宋僅得永清縣。置霸州。得盧臺軍地。置乾寧軍。餘悉為契丹所有。契丹改為燕山府。建為燕京。以轄檀順景薊涿易六郡。號為燕京路。宣和間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以其地來歸。七年金入寇。郭藥師以燕山叛降之。遂沒於金。紹興二十年。金主亮徙都之。改為大興府。號中都。　唐貢綾綿絹角弓人蔘栗。領縣九。治薊。　薊。燕國都碣石。前漢為薊縣。舊例燕都有桑乾水。慕容雋都為此地。幽都。本薊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領三縣。遼西。瀘河。懷遠。上貢豹尾。是省瀘河。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中。以首領世襲刺史。貞觀元年省懷遠。開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曰歸德郡。建中二年為朱滔所滅。因廢為

縣。廣平。天寶元年。析薊置。三載省。至德後復置。潞。漢舊縣。有潞河。漢平谷故城在今縣北。又漢安樂縣古城在西北。武清。本雍奴。天寶初更名。永清。舊會昌縣。天寶初更名安次。舊漢縣。良鄉。漢舊縣。唐初名固節。神龍初更。昌平。漢舊縣。古居庸關在縣西。淮南子云天下九關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有狼山。

涿州。　本幽州地。唐大曆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屬河北道。石晉初沒於契丹。漢周俱不能取。至宋僅得歸義一縣。以置雄州。又得新鎮地。以置保定軍。餘悉沒契丹。至宣和間與金人夾攻契丹。契丹將郭藥師以州來降。七年金入寇。陷于金。　唐置縣五。治范陽。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晉皆充陂。涿回晉勝荊軻所獻國十券。即此地。歸義。漢易縣。公孫瓚于此築城。臨易河通遼海。唐武德間來時有雅州。固安。漢方城縣地。新昌。大曆四年析固安置新城。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

順州。　在范陽郡城。唐天寶初置。尋又改為順義歸化二郡。屬河北道。石晉初沒於契丹。宋宣和時與金夾攻契丹。五年金以州地來歸。明年金入寇。復取其地。　唐領縣二。　賓義。屬順義郡。懷柔。在順州之北境。屬歸德郡。

媯州。　春秋戰國並屬燕。秦為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寧郡。後魏孝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杜佑通典作北燕郡。隋屬涿郡。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為媯州。其後或為媯川郡。屬河北道。石晉沒於契丹。契丹改為可汗州。宋宣和末。金滅遼取其地。　唐貢樺皮。胡祿甲。領縣二。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北。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池。及涿水。有唐釜山。媯累子城自枝在其地。有祠。北九十里有長城。開元中張說所築。有居庸塞。鐵門關。　媯川。

蔚州。　周禮并州川曰嘔夷。浸曰涞易。嘔夷水。在靈丘縣界。來水在飛狐縣界。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御夷二鎮。東魏置北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唐初沒突厥。武德六年置州。并置靈丘飛狐二縣。僑治陽曲。七年僑治繁畤。八年僑治秀容。故北恒州城。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地。還治靈丘。開元初徙治安邊。至德二載更為安邊郡。石晉時陷契丹。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金攻翊殺之。復取其地。　唐貢熊鞹。豹尾。松實。領縣三。　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飛狐。漢廣昌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與媯川郡山相連。隋置今縣。安邊。開元時改為興唐縣。

朔州。　戰國屬燕。秦屬代雁門二郡地。漢為定襄雁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雁門二郡。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空。建安中魏武帝集荒郡之今立新興郡。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即其地也。其後為拓跋魏。建都於今郡北燕。置懷朔鎮。及遷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尋屬荒之亂。又廢。北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代郡。尋屬馬邑郡。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新城。二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唐初為朔州。或為馬邑郡。建中。節度使馬燧徙治馬邑。後復故治。後唐為振武軍。石晉初沒於契丹。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韓正以州來降。尋為金人所逐。西取其地。　唐貢白鵰羽。豹尾。甘草。領縣二。　善陽。有定馬邑城。武州塞。此地本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桑河發源於此。馬邑。漢舊縣。開元中析善陽於大同軍城置。

雲州。　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雲中。今馬邑北郡平城。即今郡。隋雲內縣。雲安鎮也。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為萬年尹。隋初屬馬邑郡。唐貞元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為默啜所破。徙其民于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後為天同軍節度。杜佑通典云大曆置雲州。或為雲中郡。屬河東道。石晉時沒契丹。契丹號為西京。宣和末。金滅契丹。取其地。　唐貢犛牛尾。鵰羽。領縣一。　雲中。漢舊縣。有白雲自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祖被圍于此。有故高柳城。亦今陰後魏盛樂縣。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易州。　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晉書曰。在谷之上頭。故曰上谷。二漢屬涿郡。晉為范陽國。後魏亦為上谷郡。隋初置昌黎郡。後兼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宋惟得遂城。置安肅廣信二軍。得滿城南境以益保州。餘地悉以雍熙四年陷于契丹。武經邊防云。易州石晉割洛北。唐按五代志。易州不在十六州之數。職方攷亦稱五代俱有易州。武經誤也。宣和四年。契丹將高鳳以郡來降。宣和末沒於金。　唐貢紬綿墨。領縣六。　易。有涞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仙處。又有道邑縣故城在縣東西。容城。漢舊縣。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涞水。漢道縣。滿城。舊永樂縣。五回。開元中析易置。并置樓亭。板城二縣。天寶後省。

應州。唐末置。後唐天成七年。升彰國軍節度。石晉時沒於契丹。宋宣和五年。應州守將蘇京以州來降。京尋為女真所逐。復取應州。領縣二。金城。後唐明宗真縣人也。改以彰國軍而以金城為望縣。渾源。

新州。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勝軍節度。屬河東道。石晉時沒於契丹。改為奉聖州。其地在雲中府之東。領縣四。　永興。　礬石。　龍門。　懷安。

儒州。　唐末置。石晉時沒於契丹。領縣一。　縉山。

武州。　唐末置。屬河東道。後唐改為毅州。石晉時沒於契丹。契丹改為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宣和五年來歸。六年棄國。疆堡尋復為女真所取。領縣一。　文德。

單于大都督府。　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瀚海都護舊曰燕然都護府。二府以磧為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　金河縣。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像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昭君臺。

藝文類聚。漢班彪冀州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記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賢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漢揚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真定府冀州。圖經誌書沿革　本禹貢冀兗二州之域。說者以為城之東入兗。而西入冀。理或然也。春秋時為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始屬趙。秦屬鉅鹿郡。漢高帝六年。分趙鉅鹿立清河信都恒山等郡。尋改信都為國。景帝二年。改廣川國。後漢初。復為郡。又改為長安國。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延光初。又更名安平。漢末。置冀州。晉太康五年。改為長樂國。後魏改為長樂郡。燕置冀州。北齊後周因之。隋開皇三年。郡省。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省。復為信都郡。唐武德四年。復為冀州。六年置總管府。七年改為都督府。貞觀元年。省都督府。復移州治於信都。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天寶元年。仍為信都郡。乾元初。復為冀州。五代因之。宋慶曆八年。升安武軍節度。又為信都郡。金天會七年。仍為武安軍。隸河北東路。元復為冀州。屬真定路。洪武元年十月內附。仍為冀州。隸真定府。二年省信都縣入于州。今領縣四。棗強。南宮。武邑。新河。詳真定府下。

冀縣

西漢書地理志。冀縣名屬天水郡。注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落曰冀治。　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緹群山。洛門聚。圉。讀與圄同。

冀氏

千家姓云。　渤海元和姓纂。左傳冀國。今晉州冀氏是也。又晉大夫郤芮食采冀邑。亦為冀氏。芮生缺。唐侍御史冀元瑋。太原人。子仲輔。職方郎中。姓氏急就篇。後周冀儁。唐冀君武。仲甫。冀重。古今姓氏辯證。太原冀休光。梁節度觀察留後。弟休穆。梁觀察使。光六世孫德榮。宋有都官郎中。冀聚。唐司理參軍冀式。進士出身。冀隨。唐劉賁牘用晉氏族略。左傳冀國。今晉州冀氏縣也。子孫以國為氏。晉滅冀。為郤氏食邑。冀芮之子孫以邑為氏。宋朝冀贊登進士第。并州人。望出渤海。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其分。于冀者為冀氏。

冀儁

周書列傳。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為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授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子。出為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真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為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冀禹錫

中州集。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寧二年進士。調沉丘簿。與縣令者不相能。及令以賍敗。疑京父發之。乃賂遺權貴。誣京父以賓客依託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數十人。終為銓曹所礙。居里巷。部使者起之。攝旁近諸縣。所至有父母之愛。辰司治許昌。又為主事。區處饋餉。上下千餘里。不露聲跡。而條畫次第。皆具。雖鮮雜米鹽若不足經意者。問之。即應如指諸掌。一時吏如康伯祿。李欸止諸人多自

以為不及也。正大中，當路諸公極力辨其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居
補官掾不就。歸德奏充知事。及城破，從京父為經歷官，守禦之策一府倚
重之。車駕至，授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官奴之變，家人勸京父蒸
服免禍，不從。人有自外至者，京父問賊入禁中否。曰：禁中賊滿矣。乃自投
水中。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
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于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
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十八。澤歿於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欽
歿於其年十一月，年四十一歲。京歿於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蓋不二
三年，而五人者唯不肖不在耳。今日錄諸君子詩，感念平昔，不覺流涕之
被面也。歸潛志：冀禹錫京父，恩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府
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當希顏、宋飛卿皆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
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
所忌。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
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
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預密
官奴之變，與崔相季璞同見殺，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為畫

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義萬年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收。又云：天
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
嶇小作程。閑詠高琪詔下，寄肅元言云：開函喜讀故人書，四海窮愁一路
無。見說帝庭新殛鯀，遙知天意欲亡胡。兩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
塗。莫向新亭共囚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嘗
文希顏喜之。元遺山詩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會恨崑山玉一峯。不
見連城沽白璧，蚤聞烈火燎黄琮。重圍急變紛紛日，尤
地忠魂耿耿胸。欲弔雲南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赤冀

官名　羅泌路史：炎帝神農氏命赤冀創杵臼，作耜耨鉏鎒，以濟萬民，爍鎔剡鐏，以烝以養，民始播食而不賤。注：赤冀，即赤糞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與儀狄、諸稽，元普曾十二丈神作冀者。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黄帝堯舜時。呂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論以杵臼為伏羲作，黄帝內傳以為黄帝作鉏鎒嶓頭之類。事始等，始各不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五御

禦

洪武正韻：魚據切，止也，扞也，拒也。亦作御。又語韻。爾雅：禦，圉，禁也。郭璞注：禁制。邢昺疏曰：皆謂禁制。小爾雅云：外禦其務。春馬曰：圉亦所以禁制，故皆為禁也。竹前謂之禦。注：以簟衣軾，謂竹前謂之禦者。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詩傳云：箄，方文席也。徐鍇通釋：禦，祀也。從示，御聲。又魚舉反。丁度集韻：禦，或作衝。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語，當也，應也，詞也。楊桓六書統：從母禦，猶並參見語韻。從手禦。御，名。原本能怨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論：據切，見上聲，此轉注，或用御圉，衝互見上聲。

篆書 禦 种寶鑑　禦 豫讓文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禦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禦　禦

禦 並六書統

備禦

周府元龜：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武干紀，猶夏侵敗王略。是用先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埸，所以遏外侮

而備不虞，斯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際，狄難已作，降及秦漢，以訖于五代
武臣武叛何常之有，蹤是綏治險固，率厲威武，禦之以策，怊懷之以恩信
連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伏不忘乎戰，制置之術，悉講乎便宜，羈縻之
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采外庭之嘉論，納群下之讜畫，話言可舉，永固斯在
蓋夫柴騖荒獷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為善，置之度外，允謂乎得宜
然而備豫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為之慮矣。易漸卦九三：利用禦寇，順
相保也。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水澤之阻，設國之五
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禦，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詩鄭清人刺
文公也。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久而不召，師潰而還。周文王為西伯
以殺王之命，命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
出車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禮記月令
孟冬命司徒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史記荀卿傳：墨翟，宋之
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
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褋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
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

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秦始皇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西漢書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乘登也登而守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一說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建都於中都也）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要責也哀痛視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是時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産（敺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並番反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而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荻也葦蘆也蕭蒿也）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險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而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者也道從也言矢發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枝作如櫓）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三章謂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必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之文理細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者門也。居閭之右[illegible]皆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敗走)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壄，古野字也)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謂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藺音來刃切)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其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反)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蕃也，若今竹虎落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徙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文帝時，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驅掠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謂官為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才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聞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卒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省，減也。寡，少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稱，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昏，謂昏因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言六畜也。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切)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材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不令易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得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失，唯陛下財察。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是時將軍下至張武等書，或不書姓，而令免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上谷)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在長安西北，人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又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傳云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又在渭北)宗正劉

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三輔黄圖棘門在横門外也以備胡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下音胡嫁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禽獸心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待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不以為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一聶姓也一名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樹代未分之時也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胡況今加以天下乎北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太堅也堅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不于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　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鞍以為宗阿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言常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谿名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同也非以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以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幾近也音巨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衞此二人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語重作事也祖以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非

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切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音必遙切畜牧為業弧弓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雍縣與秦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遂燧然後敢牧馬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覆敗也墮毀也言兵交不同則取其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切墮音火規切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莫音暮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衡行則中絶從音子容反衡猶横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迺從恢議是年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召入見所言九事其一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臣今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本也故為

陰中兵行金也金行兵器所貴故於此時見稠治兵也蒐蒐宗山取不孚意謂戀戰來之根蘖旅衆也且怒者逆德也兵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衆人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車輓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本性進先而然人害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被為人夫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苦危遷易大兵事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也將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熟計之　五年募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所以為固門上匈奴之患也　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三年春罷蒼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　元光中公孫弘為博士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至是弘為御史大夫數諫以為罷獘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帝使侍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　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五年三月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皆二千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四年秋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太初元年五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匈奴犁湖單于立四月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廬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從續曰伉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天漢元年秋發讁戍屯五原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　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

者為人所告劾者為人所劾亡謂被告劾而逃亡者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是時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今按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

佽王蘇林曰樂音佽王氏室中之萬斗子鳥飛射高室來字本杜又云。帝從積
言而止。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
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
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充國計欲以
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徼
工堯切。時漢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者也。弛音式氏反。三河、
潁川、沛郡、淮陽、江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
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
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
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
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四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
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
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土者博議。充國及
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回，繞也。
也。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負物為佗。為米二斛四
斛、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
商，揣計度之。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
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也近之。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
草。日勒，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以絕西域，要，遮也。皆要斷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
被劫略而從其入也。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
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
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皆以為先零兵盛而負
罕、开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遂拜侍中樂成侯許
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所拜之
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
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徙其妻子令遠居
而不為寇。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
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音頓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
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畜[illegible]。揃音[illegible]

之屬也。食謂牧養之屬也。一云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
畜食，比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
皸，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人歷
年歲乃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
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
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齎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廉，鮮水之曲而有廉稜者也。去酒
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
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
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
大利，蠻夷大敗。五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
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
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
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
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開諭以告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
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
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人及煎
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故也。罕羌未有
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辜，罪也。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
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皆兵法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
宜飭兵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飭與飾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
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
從為虜所致之道，釋，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
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
如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
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謝恩
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
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無所顧
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

而服羌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二千匈奴單于將十餘萬其旁塞獵(音步寮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御史大夫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音先廉切姐音子今西羌尚有此姓彡又音先冉切)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一石直二百餘錢)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境內背叛(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舉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切)往者數不料敵(料量也)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軔(軔推也淮南子曰爰日即軔車而飾著而驅也)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首創首為惡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應也音胡卧切)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

相萬也(相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以屯田為名也不言討戰)與屬國任立護軍都尉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阪千阪降同者阪名也阪用阪降下江切阪音河切)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且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患)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幕北關也小卯也)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猶保也任使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切)往者從軍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已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落者僵音姜)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

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欲，今猶言或者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間，音居莧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而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詐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又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河水也。厭，音一步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帑，藏金帛之所也。音他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已戰之間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

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大也。又曰：石，音碩。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之。），然後匈奴之解結，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工堯切。），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

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鮮，少也。音先淺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強，音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害狠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藉蕩姐之場（蕩姐，羌屬。藉，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事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菑，古災字也。）。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致誠之心。欲譬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嘆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寧樂雖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嚴尤為王莽將。莽分匈奴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蟁古蚊字也䖟音盲螫音式亦反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次下亦同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屬聯也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少音真月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東漢書。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九年正月。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未茂屯田晉陽。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寇邊。帝遣謁者段忠將衆郡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弛刑屯邊。施讀曰弛弛解也謂有赦令去其鉗鈦赭衣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修烽燧。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時帝以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是歲。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四年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晝閉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北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沿邊諸郡，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又明年和之，皆保塞無事。　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北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二十七年，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尉趙憙典邊事，思為久長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請建武六年，省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徙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單于創分，令來有還人，羞意生北情也。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部須小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鄭衆覺之，乃上書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　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十六年，二月，遣太僕祭肜出高闕，高闕，山名，以兩山峯高峻，在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甘州張掖縣東北。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又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匈奴謂天為祁連。留兵屯伊吾盧城。伊吾本匈奴地名，取其地立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伊州納職縣。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　十七年，八

月，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也。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敦煌，故城在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內。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耿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己校尉關寵屯車師前王城，耿恭屯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關寵上書求救，帝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　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左校尉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

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
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
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
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
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
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
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
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
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
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
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
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
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
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 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
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 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

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築建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
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太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太司徒涉坐殺故倉令下獄
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
天下要弱外威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
等詣敦煌 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
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
十四年二月乙卯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
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將修之金城即蘭州縣也徙金城
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
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
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五年二月先零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
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
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
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
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
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
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
人四十疋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是歲初
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延光二年張璫為敦煌太守
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
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
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
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
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蠻夷之
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
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
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

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
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
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
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
郡危矣河西既危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
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
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
百蠻蹙國減士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
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
徒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為敦煌太守時北匈奴復率
車師後部王共攻班著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
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
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
不能禁議者欲因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璫為太守遂建三策一三年九
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漢書係度

遼將軍已五吏相細緻。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
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
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丁亥。解平北邊。遣黎陽營兵出
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
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謂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屯騎越騎
等。五校尉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
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書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
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五年十月丙辰
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永和元年。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
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
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
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
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
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
級。餘皆降服。　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史賈

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戰餘兵敗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
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
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
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
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
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
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
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
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
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
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若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
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
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
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閒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
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
龔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
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
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
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
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
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寔素有謀謨。且典
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寔書。與臣策合。宜令寔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
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寔招降
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
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
小功。以亂大謀。　是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田。桓
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　和平元年十一月辛
巳。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

邊戍。　二年閏九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壽三年四月。九真蠻
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靈帝熹
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
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
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
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
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事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
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北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
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
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
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
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
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

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段。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
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
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今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
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
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
或破之宜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
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悖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
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
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飢與遠蠻之不
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備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
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
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

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以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
守先帝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
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
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
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光和二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復叛寇掠將三
蜀及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
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
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
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
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
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
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
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
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
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
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

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將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
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
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
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
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車騎將軍掾應邵
駁之曰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
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
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國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
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
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
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
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
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
其可追乎臣愚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牓賞太
守李參沉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
卓復與邵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邵議續後漢書孫郃傳

郃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為嬀覽戴員所殺郃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
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孫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
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
止明日見郃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三國志魏文帝黃初三年
二月鄯善等王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明帝即位務欲綏和
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先是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
賜使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晉書武帝時關隴屢為氐
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
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
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
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
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
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
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
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
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無成之徵而猶四夷

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其不良。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

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載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材，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之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堂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者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徙，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

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濟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瑾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

魏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西涼李暠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　後梁呂光時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五御

禦

備禦二

南齊書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蠻之　後魏書明元泰常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　太武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守　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禦蠕蠕　太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　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太平真君五年帝幸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京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漠以餌蠕蠕　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　九年十二月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　孝文延興五年六月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太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逝不齎

資報而飲食自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往志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近作冬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粮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勑勤渠帥與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漢今為應來犂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習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與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閭以不得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帝曰

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在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帝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准使殷靈誕每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旨申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蠕蠕　孝明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曰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一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資聖明之略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送款關上亦述遵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蕃通敬求和以誠爾來絕稱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祖宗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懽之以強懷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尺畝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于擇賦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命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遂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勑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棄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折以古方今竊為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兄弟之忻抗分庭之義

將何以戢文令之景業遵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入如彼未報
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
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
瓌ノ命以次野。野薄。晉律武川鎮莫言。表言懷方。案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
戍名。今准古城邑。詔河南尹鄴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與都督李崇工置
立武城等留備兵積聚。以為邊備。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
僕射司馬子如為東北道行臺。遷勇士。前穎州刺史奚思業為河南大
使。簡發勇士。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
自馬陵戍東至士隥。四十日罷。　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
坊之內。徒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
保。時解平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三年。十月乙未。帝
離石。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時務衆為
鄣木使者帝親所六軍北攘突厥仍詔發監築長城作龍河南幷州事六
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鎮州。九百餘里。七
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
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
軍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武成帝河清二年。三月。詔司空斛
律光督步騎。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
出晉州道。修城戍。後周書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為大司徒。詔翼巡長城
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隋書高祖開皇元年。
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
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拒綏州。南出勃海。綿互七百里。明
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又黄門侍郎裴矩行本。以突厥犯塞。從討城。長為雞肱。上表切其便者。目開
南。宜遣校尉之號。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
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
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志。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
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　六年。二月丁亥。發
丁男十萬築長城。二旬而罷。　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
而罷。日。煬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遣長孫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
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
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

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車騎將軍。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
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
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
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
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
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帝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
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
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
果相猜貳。授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
羅侯使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
達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亦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
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
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
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
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
而示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
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戮之。恐非招遠之道。不
如兩存之。帝曰善。　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
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澤彌厚。依于野心。恐
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夷狄。秦帝築
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强則反噬。蓋其
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
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諭遣。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
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
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
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
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通西
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
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
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
萬。　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

臣。死者十五六。 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史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萬餘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鳳州刺史衛玄監督之。 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突厥處羅令與東師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之。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弃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又云。裴矩與反間。突厥酋長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逐。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婦錦綵及兩城珍異。十一年八月。帝至雁門。為突厥所圍。內史侍郎蕭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即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一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

池郡。唐書。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來。吏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寄居于靈州。割并五原榆中之地。於是突厥遣處羅之子郁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處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 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修治壘同以備胡。 三年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 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息從化。潛竄山谷。劫掠首尾。寇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仍命驍勇。方執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脅略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五年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元韶為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邊。 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渭州刺史且洛生援之。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衛將軍段德操。靈州總管李子和等率兵以拒之。丙辰。頡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雁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勣為潞州總管。太子左衛率爾募為亳州總管。驃騎將軍張　攻為鄆州總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靈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遏其歸路。辛酉。帝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恐深難以和解。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既捷而復和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 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 七年六月。遣邊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備胡。 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群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 五月己酉。帝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

二軍大赦文德至是突厥頻為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
竇誕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為玄戈將
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井鉞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奇宮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
侯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侯
將軍王長諧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隴為苑游將
軍簡練士馬將圖大舉焉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
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 七月甲辰帝謂侍臣
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權同敵國今既人面獸心不顧
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復書改為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寇
相州殺胡畦伽陁攻武鄉丙辰代州都督藺謨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
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寇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卯突厥寇潞沁韓三
州左武侯將軍安修仁擊胡畦伽陁於旦渠川破之遣李靖出潞州道又
令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 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
疊州遣扶州刺史將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

之 九年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朔州縣修城隍謹烽候 二月丁亥
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
建成勒兵以備胡復竟不行 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
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渭州遣左
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
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檢校戶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
各陳禦寇之策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禦戎
射親翦撲兇事滅之然後施化公等不須為慮也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
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于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
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廟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
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
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
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
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
為我懼遂縶思力於門下省于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
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

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師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旌甲
耀日進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
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于馬前帝曰
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
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
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
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
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歎曰非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
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
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
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惟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
謁我我醉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已令無忌李靖
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我
所以不戰者我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
不能忘懷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今我卷甲
韜戈啗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後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

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
略宏遠誠非愚臣所及 九月丙戌遣殿中監房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
蕃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壬
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築治河上漢室宏
規所以作固京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
黔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
莫能禦制皇運以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
涇渭蹂踐禾稼駭懼居民喪失既多虧廢生業分命師旅掛其鋒銳頻獲
名王每奔渠帥然而凶狡不息難侵未已猶以長策利在修邊其北道諸
州所置城塞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番情難測更
事修葺僉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興力役番鎮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
勞用深休惕加以番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
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醜虜為虞實為民患其城寨鎮戍須有修補
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兵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功宜示
閭里明知此意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獠反請兵討之帝曰
獠依山險蓋是其常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弘仁化先縱兵威豈

為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此藩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無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衰滅。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為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為守信，彼心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謀。准漢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讎。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蕃息百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口給，引類百

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祐順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靺鞨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弒君罪太，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疏告難，陛下且賜璽書以隱之，其既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忍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靺鞨，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為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丹幟，二國兵至，建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兵，必皆奔走。此為二策。百濟國恃海之險，不修戎械，男女紛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為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為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歎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十八年二月乙巳，相里玄奬使高麗還。玄奬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頤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輒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天子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弒君虐下，取之為易。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讋服，為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心更發怒，再

與兵衆若王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御中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為失也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謀而竟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使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藩戢兵敦好而高麗奸惑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靺鞨往遼東問罪屬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 十九年七月帝征遼營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為摧高延壽十餘萬軍高麗膽碎來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沙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淥水迫其腹心安有機變拂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徼幸今建安新城賊衆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幷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等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命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原寧鹽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先是入領軍人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延陁虜其駝馬數十口業護犯邊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多彌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陁破卜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介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為聲援敕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稅諸部羊馬以為聘財或說可汗曰我薛延陁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為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陁

先無府藏調斂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沙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既而其驛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為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於是反其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陁邊境待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彊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彊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延陁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遣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陁必矣君其志之既而李思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陁復遣突利失擊思摩至定襄抄百姓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遁已出塞而還帝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璽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天子并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荅以優詔而止其兵及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驆之陣降高延壽聲振戎狄而莫離支潛令靺鞨誑惑延陁啗以厚利延陁氣懾不敢動唐繪郭孝恪正觀討龜茲破其國城國相那利遁去國人謂孝恪曰那利得志願公備之城中衆應那利孝恪中矢卒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結發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發遣延陁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落為匐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嗢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為挈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為鹽伯都督府以攝舍提暾啜部為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頻請討之由是國內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既而京師囚那利而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至龜茲東由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

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擁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胄與羯獵顛決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為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為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　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就涼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姜恪右相閻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常伯崔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常伯許圉師等議之樸發兵先擊吐蕃閻立本曰自去歲以來徵少甘澤米價騰踊倍於常年閭閻之間大有飢乏今又遠興師旅將恐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為未可契苾何力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羌連接臣恐大軍纔到便即西走且山路險阻遠涉甚難軍糧須繼未易深入應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須救援蠻羌無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恪曰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拯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

議竟不定吐谷渾竟不移而止　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兗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初日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率服蕞爾吐蕃僻居遐裔吐渾是其鄰國遂乃奪其土宇往者暫遣偏裨欲復渾王故地義存拯救事匪稱兵輒肆昏迷潛相掩襲既無備豫頗喪師徒因此鴟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按旅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悛變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尋為寇盜或攻圍鎮戍或驅掠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比者止令鎮遏未能即事翦其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稱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分命將帥窮其巢穴剋清氛眼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人擅驍雄宜令關內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擢即以猛士為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為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我比務在安集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

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即一舉而滅之又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收糧儲必待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擐甲胄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投戈俊傑安能克滅凶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朕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褘之對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凶陵未足為恥願戢萬衆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徽曰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凶賊陸梁邊夷桀驁非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誅翦和好灼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超曰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揀士卒一舉滅之帝顧謂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虔勗等差為優耳恒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

之是年以吐蕃犯塞宋州人魏元忠詣闕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論武者敢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為首而不考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覩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是知大將之臨戎也以智為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魏武之神機冠絕猶依法孫吳有項籍之氣未紹之基而背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如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剋謝玄以書生之資非苻堅百萬之衆郗超言其必勝雖復時有今古求之人事皆可推

之耿驗大體觀其氣銳之與識略耳昔李左車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勳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為將以四海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本故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古人云國無綱紀雖堯舜不能為化令罰不能行則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勳庸漸傾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黥首雖微須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謀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丈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紀不行勳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如秦懷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奸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

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蕃默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 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死獲取勝之道不積百萬衆無為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晦論其智也則我明而彼晦論其數也則我大而彼小夫戎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由彼國虐用其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必不戰不領死則兵法許敵能鬪當以致算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邊將能殺吐蕃使其伏屍蔽野流血成河斂其頭顱聚為京觀臣恐此虜聞官軍鐘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覆我師徒軍人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粮不可得而濟又今秋之行御精馬刀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辦二十萬衆二年資粮馬五十萬匹以滅吐蕃使往還足用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大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討當今之戶口其數即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

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觀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兆庶但是佳籍之口口別稅錢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甘稅又請於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死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不得使其隱漏不過叁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足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錢加價為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既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並徒步而起亦無閒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藉馬足肆其吞噬有隋禁馬科格甚嚴楊玄感舂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胡虜以馬為強若牧人衆馬則市取其強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減虜之威私馬既多還是官有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常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為未夫帝覽而善之拔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郝處俊為東臺侍郎 東西臺三品咸亨初上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晝門擊柝虜侍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

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則天神功元年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為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無荒外以為限窮貨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帑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

計未乎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同軌者未嘗獲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始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郡宣帝納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常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願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湧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謀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雄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蓄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

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起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失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將拼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盧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即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走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揚桴夕歌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鋒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適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智方節蔵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漢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柔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愧前良敢替是司輕陳瞽議帝覽而善之　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景為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備胡寇阿史那獻為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常陽軍媯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顏真卿字清臣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具備明皇聞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晙為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判曰古者玁狁孔熾匈奴浸驕則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扞之王晙倜儻多智堅剛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辭

家而志滅獯戎邪圖而躬先將校頃虜南牧城陂朔方蕭關洞開沙漠無
事。既覆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昔北逐虜者任專
而決外西護羌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當壇之期朝賞僉諧
爾其命往其豈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並受暇節度其安北都
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籍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廣置設
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
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復於前代之義豈窮兵以黷武先以威德之懷欲
安人而和衆將戎不虞謀非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頗負盟約不有金革
孰馘獲場不有師徒詐扞牧圍昔者命彼南仲城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
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彫草秋風揚塵必順時以發師方休農以蒐乘我
圖靖國其在綏邊衛尉卿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克樹
勳庸通該韜略關張萬人之敵勇不顧身程李二將之名忠於衛主董司
戎事行料兵權可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奇
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觀嫖姚之捷可為之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
前年朝堂應募健兒等總十萬人群牧馬四萬疋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
逐便屯集教練仍書報贊普共為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

宰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吐蕃以河為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
通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出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既叛
我此橋既因毀拆橋既見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郭知運益思貴等計議
剋期剪撲從之。 四年三月關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軍相
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既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
縱之。其將何往況夏州素有馬二十疋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之足堪鎮
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
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祿太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
督賀刀胡鼻等卿積代已來為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
能改圖不遠而復每思忠節嘉嘆實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
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兇忍神怒天忘豈唯不識朕恩亦乃
負於卿等。復讎雪恥。今正其時慶卿等忠勇之誠校彼殘遺之孽。取之有
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西時故命瑀陛卿鄭嘉祚齎告身
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朱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張
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遠遠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
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今寄卿等錦袍細帶并刀子

礪石。呈並領取。 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舞干戚者
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狄戎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為虜障使北狄不
敢窺境東蕃由其賴禮者久矣自趙翽失於鎮靜都落因此携離頓見負
塗之睽。旋聞改邑之嘆。高牆壞塹故里為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
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
彌嘉稅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依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
宜依舊於柳州置管內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兼州刺
史宋慶禮左驍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劉嘉言屯田員外
郎游子騫等並負以幹事恪勤在公吏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役師度
可充營田度支及修築游子騫為之副宏可兼充燕郡經略鎮副使仍兼
知修築使事應須人夫糧等。一物已上依別勑處分有司仍速支配師度
等並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河史郁獻
為北蕃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令王惠宣慰賜蘇祿綵物惠未行會安西陽嘉
惠奏至宰相宋璟蘇頲奏曰嘉惠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擬
取四鎮見圍撥換及大石城嘉惠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
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

廷所遣若大傷小誠皆利在國家威數之狀即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為綏
懷事意既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來至續更商量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
置天兵軍制曰太原藩代之地。昔往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
可以不備。然默啜鴟張之餘。自貽殄滅嘗出殘孽覆巢之餘。仍收降子。九
姓等雖頻顧視而北鄰大蕃學彼西戎。已獻郅支之誠即戶東越欲虜會
稽之恥。深憂後患。固請防備況高秋在候胡風振野且可以揚武功願救
氛祲並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奉置天兵軍。并州長史上柱
國張嘉貞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操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
形。臨宜以決勝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翁興禮不易。其可用也。右
監門衛中郎將薛徹軍旅之事前嘗聞焉。並為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
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聲。俾其當斷一方。靈横萬里。弘茲廟算稱朕意
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我兵始於威武。扼險先於要害。以制異俗用綏
遠人。九姓舊頃立款廬。先除桀驁。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猜戎顧近寇
遠時候雖文德未孚武備數設獲垣通於句注夏屋挖於燕山。是稱近胡
隸藉遠虜。固可節其萬計。成犄角之形。也我六師。示張皇之勢。其尉州橫
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為九姓之援。拔

史國都督須賓啜等並逆椎蕃緒屠振朔去戎略既招兵旅惟輯各陳武
列分統軍政須賓啜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
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廻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
一千人充大將軍左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
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紫右拂先偏依伍作扞雲代揞清沙漠宣威料敵
度功藏務啓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伍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一百疋
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須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
並放在部落營生並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大達兵馬粮等
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己丑松漢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契丹
衙官靜析軍副大使可突于曰自從松漢郡王祖沒已遣使中祭衙蕃部
大臣衆情所望事主送死惟義與忠並執讎婞以副深委近得押蕃使薛
泰表云突厥殺兒到大洛陽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既在
一身得其自逸刀捍時須覺察番防奸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特
遠來冐死邀利以御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摧枯不足爲諭深思此使以効
忠功勃靜興末慶礼等審度勿大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
以爲武備安人和衆隸在師貞必將簡其才使務其蒐獮不教人戰何以
訓兵今寰宇雖寧烽燧時警欲技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劍南磧西
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既接邊隅是防夷狄旋山川險要盗寇賊多少
分置軍旅足成備倫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拔距投石
而將吏非謹甲兵不脩加之役暴仍且使役雖則屢從綱損然猶欲忽料
條宜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承言此弊憎嘆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
諸户久應淳熟析降更作綏懷如聞頗失於宜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其行
判剝何乃相繼離散既仕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户既是王人
章程須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復其事宜不爲聞達或換其文牒
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州蕃官應有表奏並令自遣蕃使不須更附漢官
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
便行决罰其狀聞奏然後科絶咨爾軍褰翹我王事兵必須實勇畜乃馬
必須肥壯秣養器仗必須磨礪粮儲必須蓄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將
將士必須以罰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將料敵而常勝
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圖結十萬衆兵別令訓習分判數萬疋馬皆有
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夫京風至白露下將以
執有罪覆暴慝弘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荒期此一舉其諸軍官吏敢

吏拡役兵及使漁一錢已上兼失俱候仍使教習倉儲武之器械其修蕃
部不能安彩寇不能制有一於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周仍令有司作條件
處分　六月己亥胡賊康待賓反北州不安下詔曰國家天覆萬方子育
庶衆要荒所列並入提封日月所照俱爲臣妾莫不懷我德澤納之仁壽
神人以和爲獻歲若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
列爲編甿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飄然遠謀搆此紛華勞我師旅侵其邊
隅不思停育之愛坐取滅亡之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
元惡然率以從亂咸爲匪人朕思弘在宥之恩振以好生之惠代彼有罪
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蜀靡獲則誇張之豐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
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晙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
應須酬錄功勳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户雜蕃并胡殘部落或善
惡未分或久長取穩若須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晙叙録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夷納欵附國家常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
也雖萬方知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疆場今年十月東幸
洛京西北土邊信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咸
百衆候土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進爲偵候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
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砥勵。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
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或此徵發豈非
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
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
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
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
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暾欲谷等環
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
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
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
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若請不得實
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
扈從東巡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滄等五州置軍備突厥　十
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場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禁暴列代通
典有國永圖朕以虛薄君臨寓縣上奉天道務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隔
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盡爲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惟

吐蕃小醜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邊甿言念於茲無忘鑒寐且本設方
鎮以防緣邊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欲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
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形爲犄角之勢俾窮寇進不能犯退無所歸秣馬
練兵觀釁而動屯田積穀因敵是求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道共團結
馬步三萬五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源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
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
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候不虞更於關
内徵驍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於朔方取健兒等
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
下即令隴右兵取閤川過朔方兵取新泉過與赤水軍合勢邀襲令河源
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浸度河并臨洮軍兵馬
河源軍合勢邀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
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仗遣使夫候公私營種且
耕且戰各宜訓勗以副朕懷　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
寇雖令團練士卒終須常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
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須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及要害軍縣處須
量加兵馬仕邊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撿校明爲探候動靜須知
主將已下若規摸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慢盜式遏乖所者
必至嚴懲仍曉示使各兢職以副所委其管城塞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
功勿致遲緩闕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邊寇防遏在於有備興師
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允資揀擇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
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延揀處
置庶弘廟略因遂朕懷宜於關内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色人中揀召取
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於當道將内詮擇一人
與所由相知揀召應給糧賜所司速作條例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
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别駕董承晏等通謀
都局等遂翻城降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
兵鎮守帝聞之甚悦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
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爲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
祕算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誅
翦神算料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盡又臣等今日奏事
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今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衰德音纔降逆聞克捷

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冊手
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他巖
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使以奇計所
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
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彍騎以救
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禦 備禦三

唐鑑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剌山置横塞軍城及安北入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後移横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横塞軍爲天德軍子儀仍爲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役拔黄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臧奉忠爲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爲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孫軍在邠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實要

五年徙置當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漆天縣以備蕃寇是年朝議以爲近歲蕃戎入邠寧之後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宰臣元載嘗爲西州剌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府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於延英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

是中書舍人常袞率常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閤門請論事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己懐帝皆畢詞聽納乙酉勅曰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大和濟于羣生洽于四海豈岳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懐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德薄内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襲默玄淡素懐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羣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略誅結姦究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内底定此皆皇天祐我烈祖群后戴于一人是用集大勲于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耶毎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脩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常兼細過廣弘大體雖臣兵交至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將騎不許擒生廣武設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華夷綏撫之恩靈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之叙男甥以睦之使亦嘗遣聘屢來脩舊好玉帛之禮繼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鄜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

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猶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閲甲兵以增扞禦且弘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毳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剗愛因之寧遠宣後顧私當羅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軼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栒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横絶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掎于朝那遏當路之塞忠臣以盧龍邦城洎石北平漢東諸鎮江黄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掎忠誠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邪義永平總六萬衆大釘左右朕内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賞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

與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兵士馬璘統之，邠寧淄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陽永平軍兵士子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玉統之。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方五城戍兵反增脩屯田備回紇也。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知奉天行營以備西蕃。李吉甫元和八年六胡州在靈武郡古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爲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以江淮田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裴冕字章甫肅宗即位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將取償既賤眾不爲宜。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大和三年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所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爾，至元穎時，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精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習貨物事緩則農，急則戰，號之雄邊子弟。文宗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搤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李芃字茂初，達練時宜，嚴備常若有警。王思禮在太原器甲完儲備累至百萬斛。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邊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常參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涇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浹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兵器糧穀頗豐，而人安焉。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

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底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捍寇讎，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遐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遐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悖，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乃以保寧於累葉。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

危異狀，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從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又遇中國喪亂之弊，當狄彊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

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釁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

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對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

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貴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情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

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顧待餉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

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械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衆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掠恣其芟蹂盡其搜驅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存勸罰以示懲欲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軏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太務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爲爲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辭既相執證理合辯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姪善者悶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由置帥多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之首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產之資有司権鹽税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之趫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静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徐疾失宜徐疾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怯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

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禀屬每俟邊事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兵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以氣爲日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兵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廪賜之饒遂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驕佞行而廪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懐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以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不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容不入軍若命有所不受誠爲權宜不可以遠次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克靖難則不可矣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請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遷延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畜夫恨婦斃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爲一其根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綱用而財匱建軍而分力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

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廣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根以

壯戎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則諸居軌道虞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臺陳狂愚惟所省擇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此制安國封疆接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徒戍甚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驚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烏就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方靈鹽豐夏綏

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障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邊將士等畢事使令於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罷己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先三年鹽州爲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通鄜坊甚爲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丸于邈統兵五千並御史中丞史廣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後世帝念將士之勞事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劒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

遣使農宗昔齎來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於任其使却歸。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皐分遣偏將勸步騎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祐上疏曰伏見近者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備戍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惟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馬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荃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以二坐望寵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隨方物徵爲役徙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者之遠略也今戎醜方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誡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實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聞芻蕘上陳有黷旒扆伏深惶悚帝深嘉納之。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寔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爲犬戎

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穫屢爲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將方以爲大利。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十月辛丑以普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仍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廻鶻自領部落南過磧取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爲廻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爲廻鶻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虞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帝悉從之。九年五月庚申勑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爲上州在郭下置延恩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曰置六胡州在靈鹽界內開元中廢六州置宥州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穎靈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充都守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爲副。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五百人赴塞門防擬。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緜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栖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剗艾晝夜思忖裨補消毫所以悽悽愚心願一陳竭臣觀自古長策照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賞以釣此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出也二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翦撲此誠制之一奇也。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淅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掘

築堡柵以捍虜須之衝其壁壘屋宇並出當軍材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凡居要害捍戎長之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常樂置堡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荊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擾動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廻鶻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人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廻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淩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捍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俄而廻鶻宰相嗢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陀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陰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奪無得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救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廻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党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曰田牟都似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祇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四曰廻鶻馬軍難於枝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漸西取四百人二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使五曰嗢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獎其忠義令遠近諸蕃知朝廷抵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廻鶻六曰廻鶻潰散之種二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據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倉遞太原安置並從

之 八月廻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峯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廻鶻首領屈武降幽州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廻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廻鶻所恃者嗢沒赤心爾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廻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封蘭陵郡王充廻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廻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十月丁卯廻鶻頻劫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廻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款力乎窒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蕪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間有備雖暫移營稍來隙後未近塞察其情討誅未遑歸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畜寇宄於塞垣養蠚毒于懷袖來其與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答秦之惠俟壬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武遲留尚爲巧詐即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俾務良圖副茲委遇時廻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又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糧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武近振武保大柵入朔川把頭峯來往不常情計難測寇突入太原部落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廻鶻常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敵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廻紇詔曰昔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遣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未能制則務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務徂德荒服不至國存取亂任擇良圖廻鶻頃以本國荐饑種落攜貳紇干斯乘其危亂遂覆巢既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勳力喻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食救彼瘡痍令歸漢四方議賊惋屬可汗久嬰沉痾酋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弦深入頗已逾盟違將戎屢抗其蹤奚契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體以全取勝匈奴見弱嘉裘殺之善䇿爲邑設權成王伐之兵貴推誠含垢亦已踰時況朔塞沍寒有微瘵之患陰山遐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

兵碎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既當十乘之行必致六贏之遺宣之告諭
方使威功可本官兼充招撫迴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
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云兵者
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示遠
圖宜仍長算迴鶻可汗寄託塞上來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宋
人病告于予及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勝領幽州盧龍軍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
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忠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虜戈鋋亟聞彗掃
牛馬殆至谷量款歛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
之心遽奏封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當忘懷柔況虜騎往來疾于風電沙
場夐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衛霍之棄掌挽異道而行羊趙
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于廟勝之表在舉旌傑之標俾爾鷹揚挫其狼顧
將服蠻羌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
統制之權當一乃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
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三年
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李德裕奏曰據地
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
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
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西安北庭須取迴鶻路去今
迴鶻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
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
常若不足無事時貯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
臣所以爲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
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
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有
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
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援虛事
即是滅一迴鶻而又生之惡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黠戛斯勅書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馬二疋具悉可汗
降精外極雄翔漠以爲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
驍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仲令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

仲令去日朕書具言遣使報章此當遣重臣同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賴
眷精遠來信又言道路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
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且
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況蕃漢文字傳譯不同祇在共推赤心永
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想每欲思惟先想好意不更疑慮使是
明誠又云欲除兩極間惡剗如此之事最爲嘉言緣迴鶻雄據北方爲一
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除穹廬大靈雪恥功業既高于前
古威聲已振于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黠戛斯乎不虞德量及
敢保危艱則是俾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息孰不可容況可汗前來訪送
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來彼
威稔長驅精騎問迴鶻遺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捨遺從無再
舉從茲遂定豈不美歟來書又言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
汗五日便被迴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
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是表慇懃之意又聞
令秋欲移往迴鶻牙帳滅其大國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迴鶻絕望積
近漢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
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也聞迴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
至今朕秋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
時迴鶻必當潰逃各令邀截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汗必全
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前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者更
不遲留朕續遣重臣使申同命故先達此意令彼國明知同命之禮並依
迴鶻故事可汗更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
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弘遠略眷騰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黠
戛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李陵之後初破迴
鶻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
塞上中路爲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黠戛斯
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宰臣議者奏以黠戛斯是迴
鶻深讎今烏介可汗尚須與通和令自將兵馬來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
子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萬匹
以爲定制又黠戛斯有可汗之名處不備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黠戛斯與
迴鶻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迴鶻稱臣即加同命不爾使
停無傷國體兼許爲宗盟可以尊卑論之令展子孫之禮帝意乃定故降

此書。五年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爲安北置都護府宰臣奏曰塞北諸蕃皆
爲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四年
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
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後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
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爲安北置都護如此則貫
並循故事乃有勅從之。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荊南節度使杜悰撰司
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
訓習師徒增築城壘凡關制置具事以聞。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
莊宗未即位尚稱昭宗年號契丹阿保機攻幽州城中困弊上下惱懼周
德威使人間行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萬號
衆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群情恟恟日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衆
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慮夫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
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常爲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祖受困於平
城然周姬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蓋七百
餘里凡夷狄之使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
結樹黨分朋餘甸邦域之中自相矛楯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晉之烏丸鮮
卑是也。武聖王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須中原之靜未遑邊備之所遂有
獯戎入爲邊患漢高之見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武固
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援犯邊城漢之中行
說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援犯之端其來異勢備禦之道蓋亦隨時夏之
即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
亂華著于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太王爲國除兇伐順討逆前無堅
陣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恣盧文進之姦聚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
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
生事如失人畏地虜勢何支須興拯送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
保機無能爲也如其勢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社安民保大在此一行明
宗時爲邢州節度使曰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横行絕漠傅介子欲奉單
車之師猶制充薦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今阿保機親携醜類犯我疆場原
其歡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候之才戰無行
陣之法交兵合鬪唯恃騎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即已敗
亡臣久在雲中備知敵否從前料虜每在數中願假臣突騎五千蠕蠕獯
戎即時平蕩闕實又曰去病忘家恩平見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董獨幸

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賊獯戎當今驅萬旅之師何
憂忠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獸心見利忘義以爲王帛子女可持
啗而驅之以爲堅甲利兵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陰良弓
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銳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持角陳兵
假旗鼓餌以羸卒會以孤軍進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萬弩齊發
則醜類無遺保機之頭坐見懸於藁邸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
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猶平突厥况予今有三
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爲壽蕭蘸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涞音
來水挹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帝又遣閻寶帥師會眞
定之兵以附既而分領騎軍夜過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
賊中來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氈帳以處其
中衆軍分頭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爲群夜牧近地挽戈而牖不虞奔迸
所獲我人皆以長紲聯頭繫之於樹中夜斷紲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密
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以羊馬爲資近聞所
食數以太半阿保機趦趄盧文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
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破虜於幽
州。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三年十一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
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邊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勅蔡襲之海
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勅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邕南
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昭宗天復元年三月朱全忠遣氏
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四月叔琮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
恐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五代史後
唐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從珂部署馬軍分
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管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　三年二月
乙卯文思殿宴羣臣召郭崇韜於文明殿後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强幽州
寡弱威名宿將相繼殂落如非勳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謀已有
私畫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事情然向來名位未
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
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
良鄉復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途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
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朔巡邊長興元年正月定州
奏於易州界檢行到奇峯嶺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已分兵士守把備契丹

侵軼故也。　七月，北京留守馮斌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　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謙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蔚、朔，其事如何？侍臣對曰：蔚、朔之來，此爲我患，到今邊患稍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釁，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落，令尤請遣事。帝召檀，以蔚、朔事詠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着蹴知中國事情，爲患深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榮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爲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北面戍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大將。帝曰：卿等商量定來。俱奏曰：將校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帝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即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諱卻還延辭遜。帝曰：召義成來，遂令宣徽使朱弘昭知襄州事，代義成還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頻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

巡撫，因令客省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鵰窠、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孤鬬。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爲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遣結契丹，嘗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關輔，爲社稷之憂患，未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欲移其嗣別鎮，命延帥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同率師援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狀與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惕隱已下六百人，及綱次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爲契丹　具其首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爲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　一領吉趙實自京欲適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由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任因所斥之於外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至帝關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户約五千，自開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爲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户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

從進初至盧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衛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爲虜啗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州，夏州即平，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胲爲夏州留夏，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助之恩，恐併阻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彝胲，薰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請遂凝輕行，乃止。　六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在左右相牙盧家與臣書，寀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遠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穫訖，令還。帝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論涇原、邠寧、岐隴戍兵常選練備秦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尹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自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蕃鎮也。　晉高祖時，桑維翰鎮兗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

舉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彊，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馬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姦謀，且懼朝廷違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遂朝闕，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蹇，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或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王塞，躡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兇，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彊，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爲彊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

悉歸虜北即今土地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充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以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淡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善於走險趙魏之地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戎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逐寇而還及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突厥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固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宜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先杜姦謀欲希陛下普整和鑾略謀巡幸雖御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社稷防微實資於廟略者方展義令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惟懼於僭躐裨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緋輪曰朕以北面之事煩選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爲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以來常爲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藩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屯徙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一一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即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五御

禦　備禦四

涑水紀聞眞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以爲虛張聲勢恐遏朝廷時李文定公迪新罷陝西運使還朝召見示以瑋奏欲斬瑋以戒妄言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觀邊將無出瑋之右者必不敢妄言陛下意但不欲鄭州門出兵耳臣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因取以進上指以某州若干某州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寇瑋迎敵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宋史李光傳光遷侍御史時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畫起晉降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眞胡質觀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　劉韐傳韐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

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　拜述古殿直學士　會稽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縣民方臘起爲寇勢張甚及破杭州與越隔一水大震官吏往往逃去知州事徽猷閣待制劉韐獨調兵築城固守令民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士民皆奮已而盜益熾連陷衢婺二州以三年二月抵越城下衆數萬有首渠餘杭散髮被重甲而自號佛母指呼群盜蟻附攻城會有破卒爲賊所激潰城中草積上不見其言賊中事公麾衆出直攻其腹心破之擒佛母者賊遂大潰僵尸蔽野不復敢進明台溫賴越扼賊喉牙得以皆全方受圍時公之子子羽年二十四五出入兵間且計且戰得賊首級視行刑於市邑不驚士卒恃恃以增氣靖康二年公死事東都喪歸道出越境父老鮑方等祭之哭泣甚哀其文曰天地有覆載之德父母有養育之恩若乃枯骨重肉已死復生蕙之者其惟公乎昔公之帥越也仁恩惠化遐邇衆福論湖田之弊損十萬之租使我民溫衣飽食安於里閭則公之德澤在人已淪肌浹髓矣睦寇竊發全浙披靡破邑屠城無敢當者公獨宴然不動激濁鼓懦守孤城於沉焰之中獨排驅除民卒扶持故當時歌謠曰我公按甲坐熊門百萬生靈一呼存嗚呼我有父母賴公保之我有妻子賴公蓄之我有室廬賴公全之我有田疇賴公闢之是以越人家有繪像巷有祠宇飲食必祝公至殞身殉國子孫孫承不敢忘也嗚呼公今死矣若廼公立朝之德望許國之忠烈四海所共知搢紳所皆言惟是越民感公恩德同於天地過於父母今靈輀來歸道出此境老倪號走不約而同悵英魂之莫招觀甘棠之猶存雨泣雷動天悲日昏公懷我民尚復歆其眞觴察其情至也哉濡血書詞告于靈下　乾道中觀文殿大學士史公浩作公祠堂記曰宣和初忠顯劉公守會稽逾二年冬青谿盜大起連陷杭睦明年春衢婺處亦失守於是乘銳四出直搗會稽遂集蟻附賊恃其衆意公必嬰城欲以持久困之而公乃亟開關麾衆出戰賊遂大潰死者相枕于野自是不敢復東時永嘉臨海四明以會稽爲蔽障卒賴以全制書褒勳自徽猷閣待制大中大夫拜述古殿直學士正奉大夫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皆期公大用其後雖不幸不至輔相然守封疆死國難忠貫白日義感異類哀榮之典震耀一時秩奉常攷靖康死事之臣足以配李忠愍者惟公故謚曰忠顯浩後五十年來領郡事獲拜公生祠於圓通院邦人肅恭奉祀如公尚存思慕謂我如公始去盛德之容凜然如生望之足以廉貪而起懦嗚呼盛哉惟公無恙時有生祠二南維會稽北維眞定皆以禦寇捍難有大功于是邦也會稽之祠葺矣今天子神聖英武將

北復趙魏廓清中原則眞定之祠行亦汛掃浩雖老尚庶幾見之乾道己丑七月望日句章史浩述　方劉公城守時待制沈公調爲士曹掾劉公募民能得賊首一級賞錢三萬沈公聞遽請見以爲如是則小人規利或殺平人乞令必生擒乃給賞仍倍其數不閱日郡人俘數十輩以獻帥命沈公鞫之其間附賊者財三四人乃請盡釋其餘劉公從之自後凡有擒得賊者悉付沈公辨證全活殆數千人沈公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年八十餘乃終嗣子繼顯于朝議者以爲陰德之報　北盟錄宋靖康中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官吏並以樞密聶昌領之　宋會要光堯皇帝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宰臣李綱言帥府要郡次要郡乞朝廷給降度牒紫衣師號鹽鈔之屬及勸誘民户命之以官使出財助軍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常有二年之積次要郡常有一年之積各修城池樓櫓務令堅險繕治器用并防城之具並令足備瀕水州郡創造戰船餘州創造戰車常切訓習從之　三年二月十六日户部尚書葉夢得言車駕駐蹕杭州所有隣近州軍地理險阻控扼去處備禦之策合恃衆議并召募土豪集召人兵亦恐有情願効力之人不能自達望出敕牓應士庶限五日有能通知道路措置備禦等事並令實

封武彰畫地圖詣都省陳獻從之 二十一日尚書省言浙西路合把隘
四處除吴江一處外其餘並拖有欲每處差近上官一員充專一統領措
置把截統轄事務官其召募欲就募本處土豪立定官員以一月為期令
各分募仍自備粮食一百人無官借補進武校尉有官人借轉一官二百
人無官人借補承信郎有官人借轉兩官三百人無官人借補承節郎有
官人借轉三官合用兵器欲令應募人隨土俗所宜自辦統領官隨數量
給價錢從之 三月十二日吏部郎官鄭資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監察御
史林之平為沿海措置防托並許辟置僚屬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
平州資之自池州至荊南府 既而之平言應海船乞於福建廣東沿海
州軍雇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面闊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闊二丈以上下
等面闊一丈八尺以上並以舡中堵為側上等船募梢工二人水手四十
人中等梢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梢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舡合用
望斗箭隔鐵撞硬彈石砲火砲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募舡候
到日別作旗號令布沿江各認地分把隘如有探報及觀望烽燧節次應
援舡十隻為一綜差所募官一員管押候到防托去處及半年無散失敗
闕選人與循一資大小使臣以下減三年磨勘各與占射差遣一次其舡
約募六百餘隻分作三番半年一易詔並從之 又資之言欲募江東西湖
北有物力人戶及有于本舟舡本處保明報行借補隨舡多寡于本軍薄
與行補授舡七隻以上通載及一万三千石與補授承信郎五隻以上通
載一万石與補進武校尉二隻以上通載四千石與補進義校尉令具募
二十綱分諸路江西八綱江東路七綱湖北路五綱候舟船通快日更行
增募十舡為一綱每舡梢工梓手招刷募三十人備戰之具合用紙甲手
砲鈎鎗木弩箭用紅竹 火綱舡不必盡用戰艦只奪常舡亦可分作二
運一即往來般載上供米一即居上流把隘如此勞逸既均緩急可濟今
共二十綱除梢工梓手招頭外其遇敵人兵五千四百人係無探報時合
舡上供米外有二千七百人往來江上雖有蓄賊小寇則無能為矣不惟
免長江之患又無綱運失陷之虞江南為岸臨江縣鎮渡口召募土豪把
隘五百人借承信郎三百人校尉二百人副尉各給券並從之 五月十
日詔應措置防江等事並隸制置使司總行沿江州軍上自荊南府岳州
鄂州興國軍臨江軍江州池州南康軍太平州江寧府鎮江府常州江陰
軍平江府委自知通令佐按戶籍丁產簿逐一點集選有物力衆所推
服之人充隊長各認地分其防托處務為便利仍仰多置弓弩并箭所

有合用統制官水軍舟舡並令沿江制置使陳彥文措置自池州以下令
陳彥文分認地分其江州向尚地方可別差制置官一員 七月二十一
日臣寮言乞詔有司於江心內凡有沙有山去處要害之地多置寨每寨
以五百人戰舡十隻為率從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兩浙提刑王綯江
東提刑姚舜明浙東安撫司屬官郭元充次將兵召募到人一面分布守
把衝要並聽浙東防遏使節制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令江浙諸州於
應合防托把隘安置寨柵去處隨宜相度各立硬寨安泊人兵收貯粮倉
器甲以逸待勞仍措置務要過為隄備 以三省樞密院言已降指揮令
江浙守臣召募土豪訓習武藝據險置柵外訪聞往往暴露無屯泊去處
遇有衝突多致奔潰故有是詔 七月七日詔江浙州縣福建提刑建州
邵武軍守臣將應干險隘合置寨柵防托去處指揮把隘官丁寧說諭首
領子細辨認除姦細自合收捕送所屬根勘外即不得阻節商旅搜奪財
物別加傷害 九月二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言建康
太平池州皆係與金人對岸緊要去處欲乞兵五萬內一萬五千人專令
在建康府界守禦一萬人在太平州五千人在饒州二萬人在池州今已
差到崔邦弼李貴小張俊王進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千人外乞朝廷
貼足五萬人之數付臣使喚除今來已乞之數外有未足數目續次踏逐
乞差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僚請饒信等南連福建
東接溫台當賊馬之衝尤宜嚴備望申勅信州官吏於險隘去處防托外
武且依去年例置防遏司武選選良將以為藩翰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
有水陸兩路尤係緊切去處乞速賜措置詔令王瓌常切整齊軍馬措置
防托 十九日詔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去處理宜隄備可令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日下選差近上統領官二員將帶軍兵三千人前去防托
是月二十四日知越州陳汝錫言三江口岸皆係平敞沙地少有居民
若張俊人到無以存泊必致暴露三江去本州止十八里望行下張俊差
定人數依舊在州屯泊有緊急即遣前去從之 紹興三年十月十五日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安撫使韓世忠言臣寮乞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
州許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備除通州料角係本司所管地分
外有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不隸本司詔平江府江陰軍管下沿
海地分並隸韓世忠令就近措置 四年十月十日詔通泰真揚州守臣
更切體度本處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賊船及不得有傷湖泊水寨民
社保聚從臣寮請也 十年六月八日沿海制置使仇悆言溫台明越四

州地分闊遠海道浩渺欲自越州至温沿海處隨宜並置烽火以相應接遇有緊急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壽皇聖帝隆興元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范榮探報青州路有虜使到沂州約七月二十九日船起又城陽軍一路國公龍虎大王領大軍到約三十萬沿海接連一帶緩急亦恐李寶無以任責陳康伯奏近日探報頗急忠勇軍三千人宣撫司不欲與李寶范榮舊亦隸李寶乞行撥隸上曰李寶海道自不相妨范榮且教隸宣撫司洪遵奏李寶膠西立功北方自知名今虜將蘇保衡前年李寶曾獲其印乞增兵與李寶往來海道張大聲勢周葵奏淮上元無一定規模如海州欲留忠義數千泗州輕兵數千虜大至則退保近又欲般運米斛十萬石去泗州前後之說如此不同上曰糧止發去盱眙海泗未可輕棄恐張虜人之勢遵奏秋風日高遵報日急淮上措置似未有固守之意如瓜州置木柵准備虜騎衝突使爲渡江計陳康伯湯思退奏大軍合在淮上固守神勁神勇軍止在江上爲聲勢上曰已擺布畧緩急調發過江同奏緩急恐無及上曰虜人須備糧有警可以調發思退奏古者遣將授方略遣使授指意劉寶邵宏淵到日乞陛下授以成筭 十四日宰執進呈臣僚言去年措置淮西濠壽積糧廬巢屯兵初秋皆辦今兵不滿萬又不積糧議者皆以極邊務要清野又聞沿江備禦亦未周備秋風已高食息寒心上曰廬州若不屯兵虜或占據築城鑿池爲久戍之計柰何可令邵宏淵疾速過江措置仍發馬軍張守忠助之思退曰見遣步軍郭振往淮東欲作御營使司名目遣行令權聽張浚節制候張守忠行日亦然上曰善 十七日宰執陳康伯等奏淮東有劉寶郭振邊防亦備淮西未有措置須令邵宏淵張守忠時俟大軍在廬州別增兵於和州應援上曰恐虜人据廬州築城開濠爲屯守計正當防守 九月十四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張浚劄子欲行下兩淮縣清野馬草唐鄧信陽沿邊一帶依此措置宰執陳康伯等奏去歲淮上清野民皆失業不可先事驚擾上曰臨時清野止燒野草不可驚動民間 同日海州探報虜人侵犯有日止絕楚州以來綱運上曰前此朕曾理會海州止用輕兵守虜以重兵來須當棄唐鄧亦難守惟泗州緊要陳康伯等奏海州失守則東海危虜情不測恐或窺伺海道督府遣發鎮江官軍三千應援人少亦無益又無兵可增若大舉則淮上又虛李寶向在海州有功可作聲勢上曰李寶防托海道自不相妨 十六日知廬州韓廷言廬州並無差到一兵一騎今來探報番賊逼淮乞早遣發大軍陳康伯等奏合淝在今最爲重地不可不守軍興以來虜

人入犯未始不由淮西而廬州常有重兵乞撥時俟一軍屯駐却那張守忠軍去巢縣上曰今日張浚奏來乞調發人馬去廬壽 二年二月一日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言淮上都無事上曰胡昉未有信北界未見運糧若動衆須運糧 八日宰臣湯思退等言北元帥書已依寅輪改定進入上曰王之望舟船在龜山擬泊虜人都無消息書云須見可否又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邊事指揮上曰督往措置防托待狀批出有警即行不須擇日先是張浚奏虜自元亮之後民心頗離兼亦懲艾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今日書不可不答更半月恐有報到有所邀索亦未可絕但三月間春草生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免致臨期人情驚疑無事則不須行上曰遣使答書所以款之正如弈棊着數有疎脫處便可取勝浚又奏近日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爲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虜衆潰散不得不爲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思退奏虜人變詐無窮朝廷規摹要先定萬一不和當求機會於他日守禦之後不可棄機會於和議未分之前也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決戰不可須是機會不可強爲卿等同心事無不辦 三月十一日宰執進呈盱眙軍繳到北界榜沿邊人户盡令起移入居裏地指射荒田爲業湯思退等奏虜情不可測或是示弱或恐間諜往來故徙沿邊之民上曰都不要管他自爲守備 五月八日詔東海縣依舊屯駐並未得起發嚴切備禦候將來可休息可令范榮吕旺在東海縣係在遠地控扼去處雖軍士久戍未可事平當與優異推賞 六月四日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彦王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卻要逐人回奏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誠如明詔既退相與言曰自虜入寇以來常用簽軍爲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今日用兵機要 十月二十三日詔令都督江淮軍馬和義郡王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同共商議真揚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毋致少失事機 乾道三年七月十九日上謂宰執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卻恐推避誤事卿等宜默與之謀魏杞奏曰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則已上曰是 以上乾道會要 宋史孟珙傳珙時爲京湖安

撫制置等使。大元兵壬濾珙言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
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禦備。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
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金史宣宗紀。 真祐四年十二月丙寅。詔京師
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穽。築垣墻於隙地。戊辰。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董防
城之役。 蒙古綱傳。綱行元帥府事。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
潤口水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
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 完顏獬傳。獬奏曰。方雖議和。萬一糧
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
扼潼關以自固。范文正公集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狀。臣竊見契
丹遣使來朝。奏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
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熱。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
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
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役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故便
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待。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皆稱夷狄無信。今朝
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
僭號。援邊虜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
寬數年。古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
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宣化軍、苛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大
可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萃然并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卷河東。
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
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
攻。如卻入漢界。併攻一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柔風可下。此大可憂二
也。萬一此處卻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
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衝。
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
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令日更不歸廳。使畫禦捍之策。
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損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
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
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王之道相山集
王之道慰安淮南使自捍禦劄子。 契勘江北。自王彥充攻陷壽春以來。
人心動搖。日夕延頸跂踵。佇望王師之來。不翅大旱之雨。迨今累月。杳無
所聞。乃於八月初四日承七月二十三日指揮。括船禁渡聖旨指揮截自十月

一日已後。大江更不得通行。官私舟船。候過防秋。依舊。且盡括江北舟船
不能禁金人之必渡。而逆料金人遂絕江北之民。且曰過防秋而依舊。是
猶人父兄患難不能保其子弟。遂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
方聞之。其誰不解體。蓋正與前日之棄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
兵戍淮以安其心。伏望宣撫端明重以屬郡守倅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
備以之道之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南。使人自保守。如
有能扞蔽一方不陷虜。候過防秋。必行信賞。要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癃
疾扶杖往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聽。下協人望。 張
魏公奏議奏黃州等處備禦事宜狀。 臣舟行自上流而下。旦暮反復詢
究形勢利害。大率長江要處。惟漢口來石眞揚。出舟便利。今朝廷已各屯
駐大軍控扼。此外黃州爲緊。其次蘄。又其次舒。建炎中。虜人犯江西。自黃
造筏以濟。蓋自黃至光。其路坦夷。不可不過防。而鄂州大軍家計。正與黃
對境相去不遠。臣近曾具劄子。乞戒勑吳拱堅壁清野。量分大軍。照管諸
軍家計。正以備黃。伏想已達聖覽。今聞成閔領後兵東下。又那差鄂州一
兩軍。偕行上流水軍並赴采石鎮江。理固當然。臣過慮虜人窺襄漢之兵
未解。萬一潛以精兵犯我。勢當有以應之。則衆寡或有不敵。兼是水軍亦
須量留鄂渚武。別爲之計。以備緩急。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如臣言稍可采
乞自聖意處分施行。十二月上 李莊簡公奏議論守禦大計狀。臣以孤寒
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于茲。有
衣衛茅之士。遭逢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
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
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綬。留滯海瀆。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
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
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
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遂有所畏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
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睹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
繼聞。海寓深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虜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
其志不淺。趙充國之禦虜。以殘滅爲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
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爲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爲憂。昔楊琁問朱儁
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儁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
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
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卻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

驗臣觀今日虜偽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賊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汝光黃盧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兵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賊計非策之得也臣仁贊之言粗備數從列方無間進對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嘗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寇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國已太半異時雖欲復驅犬羊之衆以犯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強虜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勅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略出兵邀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偽地恃虜為強虜騎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臣契勘自淮以南與偽境相接地分守之即多事業之即資敵

嘗稜為計以圖之訪聞諸將下各有逃處土人願為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欲更加選擇可委之人令其上使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處之仍委逐地分將帥時出輕騎巡掠境上以為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復保其所事初朝廷量行應副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入兵則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為利非輕伏乞聖慈更加詳酌可否施行李忠定公集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禀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觀西北城壁迴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構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邊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乙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御筆卿竭力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撝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體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已差人

應副去訖謹具奏知御筆公忠吟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令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遣異等獎擢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劄子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採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令已號令城上光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撝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御筆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巡城分官守禦張守毗陵集論守禦劄子　臣伏請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合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為陛下志存宗社先民後己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令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之憂聳數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寇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竊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為固守之計前日之

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為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蓋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間於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自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精者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托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虜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華數之事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為陛下効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係為進退然而所向之方當亦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免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為陛下道如有可採即乞廉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粮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

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欲俟責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賊猖獗兇焰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緩乎臣切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兩淮陽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盧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盧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荊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荊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盧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荊南蘄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横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邪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為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候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拊藏効死而肆如候緩急臨時指揮庶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旨然而輦洛未清粮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擴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狼子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為扞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衢城不若京都之高壕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廪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過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

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鐫諭切責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徐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寮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及于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賊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為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賊未必能遽渡而維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驕勇於私鬭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賊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賊或俱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賊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為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來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

不可不預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師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若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洛行，則兩兵不戰，非所憂也。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武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於避也。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况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却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嚴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後

卞韓元吉南澗集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虜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於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為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砲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虜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只定是

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分，使至失事。 一、虜若未敢渡江，只擾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尚有大軍多少，并戍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虜已乏糧，責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曾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為念，同心戮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兩陣，使虜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使退軍保江，虜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今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為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虜人追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閑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樁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怨，冒矢石之心。 一、虜既委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虜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責拙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却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

略其糧運，擾其營壘，虜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元人心已離，所發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各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虜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祗備，多日恐難，但已却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韋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為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虜往年嘗由此入寇，今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東南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制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為警遏。 一、自親征詔下，有建發日子，及虜已犯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並入斥堠，庶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逐鋪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漏泄。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首者

詔檄未頒，已傳於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効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唱積議，或於斜街瞻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却行放散，所費願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分，夜巡覺察賊盜并姦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曾劫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恐必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於道路巡警。若有此類，並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王會齋甲寅藁丙辰上廟堂書。 某切謂今日內治無一之可言，惟治外之心尚存畏懼，未敢盡出於私意也。凡有愛君憂國，亦於其可用力者竭其慮而已。今日孰不曰粗兵幹腹之謀最可憂也。愚則曰此不足憂。蓋思播之至辰沅千有餘里，中間山川之險阻為最多。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豈有踰千里險阻而能謀人之國哉？惟無蜀為可憂耳。况

今蜀之兵捍尚可軒輊，粗果有入寇之謀，豈不慮蜀兵之尾其後，可以抄其輜重，可以絕其糧道，可以斷其歸路。粗之狡謀必不如是之疎也。廣西湖北固不可不備，而不足憂。不然，海道又豈不足憂乎？夫海舶與江艦不同，進退實係於風，非人力之可必，得風而進也固易，失風而退也極難，彼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慮其欲退乎？是海道不可不防，而亦不足憂。惟平原曠野，鐵騎忽突，蕩長驅直擣，是其所長，其實所當憂者，只在兩淮耳。然則自古擁重兵以窺江者，未有不敗，若狡虜黠酋，知用羊祜之策，議王朴之謀，時出輕兵以擾之，或據我一二城，左右望以俟間，是淮南無日不被兵也。江南之力日消月削，雖有上智，莫能爲之謀矣。前日肆揚之兵，以累年虜至不戰，有以召其來。今春之捷，以背城一戰，出其不意，所以敗而去。後日雪耻之師，勢所必至，來之速，憤兵也，雖可畏而謀必淺；來之遲，則謀深而不可測。但淮之列郡，凋弊甚矣，因其未至，若不增屯積粟，保險據要，有以大剉其鋒，則兵禍未易解焉。今日備禦之道，未論某將當陞、某將當黜、某屯當修、某險當守、某兵可以爲某援、某粟可以爲某糧，大略規撫，不至疎陋，苟考其弊，固不止一事，而其至深至切之害，莫甚於清野，非特無禦外，亦併其內而大困焉，而舉國不以爲非也。昨自嵩之創此謬畫，二十年來，虢

爲奇謀妙計行之，恬不以爲耻，如出一人，如鬨一口，而今日江南之困，亦已深矣，而猶未之思也。蓋自三代以來，但聞募民徙塞下矣，錯民入粟實塞下矣，至于屯田之利，兵民雜耕，書于史冊，前後相望，未聞以清野爲奇謀妙計也。使清野果可以爲外治之上策，則自古謀臣良將，凡英傑智略之人，不應皆如是之愚，而不知計之出此也。古人亦自有清野之時，彼兵來至，閉城自守，使敵至無所資，以爲一時之暫可也。當嵩之時，適中原荒殘之後，蘆葦一望，數千里虎豹出沒其間，虜人會糧遠戰，易於乏絕，不能不指南方爲續食之計，是時清野以待之，可坐而困斃，詎能僥倖數年之寄？後之來者，不知通變，守以爲不可易之論，而不計其術之窮也。苟粗人必有南牧之志，我雖清野，彼自運糧，積粟於沿淮諸郡，輕騎衆掠，一日夜可以直叩長江，此時復可清野以待之乎？譬之富家巨室，平日豢養群奴，其實固不資也，且足以爲藩屏之衛，夜足以爲盜賊之防。今有人爲之謀曰：盜之所以窺伺者，以主家有物可取耳，使主家盡蕩其所有，空室以居之，群奴可以熟睡，無迎擊之勞，盜自不至，不亦善乎？盜則果不至也，其如主家坐困而無以贍群奴何？特此規撫不至疎陋，苟安而已，豈知其爲根本害也。夫自南渡以來，兩淮非不時時被兵，而每年桑麻麥絲絹漆

果之過江南者，舳艫相尾，江南賴以爲用，國以富強。自清野之後，此利遂絕，使淮南之貨不及江南，猶未爲大害，今則不免竭江南之力，以贍江北之屯。且昔之渡江而南者，今反盡輸於江北矣，又不止此也。兩淮之流民內徙，扶老攜幼，百十爲群，纍纍於道路者不絕，此輩於江南以爲生者也。今不知江南沃壤數大之區，可數者幾，而可以充江北無窮之需乎？所以爲根本之大害者此也。夫兵食出於農者也，養兵所以衛農業以自給。今既不足以爲農業之衛，又從而奪其常業，驅其老弱，使之轉乎溝壑，是豈養兵之道哉？愚請得以索言清野之大繆。安土重遷，民之至情也。昔盤庚不忍民之罹水患也，開陳利害，反覆叮嚀委曲，以勉其不可不遷，猶不能止百姓胥怨之言。況粗騎之來，未如患水之不可措手，老弱者勢不能根而自知逃避，正不必驅之避也。自避與驅之避，其事情大不同。自避者心死意銷而無他念，驅之避則含怒蓄怨，有時而發。彼甘心於自避者，皆老弱，強壯者或欲自相團結，或保險阻，或俟利便奮身擊逐，皆可一當百。蓋彼自護其生產作業，不待令而出死力以敵之。善用兵者，不過激發人心之憤，導其勢而已。今既足以分官軍之勢，且無饋餉供給之需，亦何苦自失其助哉？方粗虜未至，生業無感，遽下清野之令，焚其廬，毀其舍，驅迫流

離之人，未見粗騎之害，而先受官軍之苦，彼疾視其長上，而歸怨於朝廷，何可解也？苟有勇士一呼，皆爲剽盜，其憂未易弭也。一則失民兵之利，二則失邊民之心，最大者自困江南之力。其病在於各自爲謀，此不相恤。在外者不恤朝廷之乏，不恤民力之困；在內者不恤邊備之虛，不恤軍士之貧。此愚所以夙夜隱憂，而言不足以達君相之聽，智不足以破通國之惑者矣。肯觀大勢，斟酌可否，操持大柄，豈不在朝廷乎？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下此一劄，令侍從、給舍、臺諫、館學、百執事集議于朝，條具其清野利害之實，與夫今日備禦之策，及所以匡慶流民之道，惟聖天子平心遠覽，采其良策，力主於上，力行於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禦戎之策有三：曰戰，曰守，曰和。因時施宜，難執一，然其事未嘗不相關焉。銳於立功者則曰：殘虜煙滅，中原丘墟，擁兵直前，當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來蘇之望，尤可成魁後之勳，是則攻戰之舉固不容緩。然深謀遠慮者則曰：理內斯可禦外，強本斯可折衝，兵財俱乏，事力不繼，而邀乎于功，則召衅稔禍，功未成而害已見，其可不爲備守之圖？然城壘方營，而使軼已至，糧食甫積，而剽掠時警，羽檄交馳，將左支右吾之不暇，其能固其圉乎？是又不容於不和也。是必和親以紓其禍，然後備守之計爲可圖；備守以壯其勢，然後征伐

之謀方可養是以古人雖和未嘗不爲守雖守亦曷嘗忘爲戰之備哉請以漢家之事明之漢興之初平城之圍未報嫚書之辱未雪單庭稱究以不容已然而樊噲横行之請則郤之賈誼三表五餌之策則謝之和親之約細遺之奢冠蓋往來金繒賂遺曾不以爲勞且費何耶蓋小屈者所以爲大伸之養而歛翼匿形者未始不爲博擊計也況當是時民之瘡痍未瘳而休息之政未施公私之積尚乏而邊陲之警未寧則所以拳拳於議和者將以爲備守之圖也故塞下之粟可得而積內帑之錢可得而羨材官騎士蒐閱於都試六郡良家之子閑習於馳射凡此者孰非爲攻戰之備也迨夫國勢已强皇威益振然後驅陰山之北而使漢南無王庭爲極其威也欵塞而慕義稽首而稱藩推所由來亦和親之計有以基之今日和好之議豈或出此是豈怯懦而不振者乎所患者玩一時之少安而忘備禦之大計耳況狼子野心背服靡定其吞併種落每以和好爲緩敵之計今當深思由防以伐其謀外姑示講和之意而內實爲强本之圖属兵堅守常若寇至來則應之侵則禦之庶乎其可以自固也近者韃使之來或欲絕之以杜其窺伺或欲畀之以示吾名器或疑其虛僞而不應加禮此固所以尊國勢而杜戎心然此既通好於彼彼以後命而來已抵中都亦難遽絕寵以錫賚勞以燕享隨時施宜不得不爾初非通於懲創而自損威重也雖和好成否難以預計然絕之畀之則情心一失其駐保其無閒言乎釁端一開其患立見蓋不止於威重之少損也爲此舉者姑欲因此而遂和好之意欵使捷之兵而爲安邊息民之計耳使和議既成尚當嚴於備禦況議猶未定可不亟思所以處之乎且今之師旅疲於攻守財用耗於調發郡邑困於應辦盡心力而爲之猶懼不給一或少緩奚如其來得無彷徨失措乎兵之闕額者當補而訓練之必精械之頹圮者當修而防捍之必嚴事事而爲之慮使無一之不盡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此乃禦戎之上策也乎內修者如支傾極力拄撐不急則作外捍者如奕棊當審彼己輕舉則失苟爲計既審而又極力以拄之安強之効自可坐致雖然能戰而後可以守苟徒曰守之可以無虞也彼長驅而來與吾對壘擁兵直前其能閉關以自保乎抑鋒鏑不容於不交乎是則攻戰之具尤所當講今雖未爲開拓之謀然豈終忘規恢之討生聚教訓可以成報復之功內修政事可以收外禦之效根本苟强皇威益振天道好還豈無可乘之機第今未可爲耳今主議于中者既有定論而宣力於外者當爲遠謀羊祜在襄陽務修德信使命常通斜穀爲糧則輸絹以償

欲進說計則郤而不納二境之間憤然交犯疑若失於苟且而無遠略矣孰知夫規恢之謀已寓於此而混一之功不旋踵而成今之任責者當以是爲心毋貪小勝以窮追毋狃小嫌而起釁養威持重待時而動俟文武之境土當併德於寅三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取進止元郝經陵川集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眞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統出西南嘗爲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彊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惟桑虛作變其西北連衛遏絕旭烈大王所蠲發轉相營惑使有反覆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爲搖蕩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滇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爲備或有遺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參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爲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眇燼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懲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分地守禦

北邊備對　肙頤既定建庭之地遂自其庭分左右而隨立王將以與主之凡其左王將（謂左賢王左谷蠡之類）則居東方（在單于之庭東故曰左）而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其右王將則居西方（謂右賢王右谷蠡之類）而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此即班固之謂各有分地者也今用此之分地而推其所分之方則其居東方而與左地者自虜庭之東以至上谷朝鮮凡戰鬭皆任之而居西方與右地者盡西南羌氐之地亦其所任也於是兵出東方則左王將知之而其嘯呼兵徒亦專出於左地也兵出其西右王右將亦任其責而調發亦出西方此其有分地而次第可考者也是故月支之地即河西之郡數爲漢所敗於方爲西則召休屠渾邪欲以不任誅之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則與之戰而獲其左方之旗鼓即其分地之可攷者也李陵之兵敢戰而鞮匈奴既爲所勝遂悉召左右地兵以禦之惟此一役左右地兵皆召足

以見李膺爲膺所憚矣。他時不嘗如此也。

扞禦

東漢書虞延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新唐書鄭從讜列傳：從讜餘慶孫，及進士第，授嶺南東道節度使。先是，林邑蠻內侵，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寨竊從讜募土豪署其首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宋史列傳：柳約知台州。從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鄉制管內單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閉。守者約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

不畏強禦

詩烝民篇：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公羊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何以書？賢仇牧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柰何？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史記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西漢書蓋寬饒不畏強禦（師古曰：禦謂梁而禦善者也）。王尊剌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遷鹽漢成紀司隸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石顯等顛擅權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郅都爲濟南守，先誅瞯氏三百家，豪猾餘皆股栗。東漢書祭遵傳：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 張綱奏大將梁冀曰：以蒭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上天不赦，大辟宜加。書奏，京師震恐。 下邳周紆爲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抗直不避強禦。 蕭咸私謂王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 竇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附阿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按罪。群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寮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不疑有愧色。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貪殘無道，懼罪逃歸，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晉書李熹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江寧志：陶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押。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已。南史王峻傳：謝覽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北史刁沖傳：沖爲功曹主簿，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通鑑唐韋湊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爲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湊執而械之。 蘇良嗣遇僧懷義，恒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武三思嘗以事屬宋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新唐書裴諝傳：諝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厲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李義府恃寵逼殺大理丞，中丞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下，三叱，義府趨出。宋史呂武忠樸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李芾爲人剛介，不畏彊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 張杓賛理浙西，兼攝蘇湖二州，有執政姻黨閑難，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 綦崇禮，高宗時累居翰林，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

擒羅政柔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擒深憾之宋名臣言行錄杜莘老遷秘丞入謝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擢自是用御史言行龜鑒錄

晏公敦復立朝論事則明目張膽不畏強禦

百夫之禦 詩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禦註禦猶當也

強

不能禦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海南運判張朝散書是雖天實為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圖強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之所欣願

善守無禦 文子故善守無與禦

防禦 事物紀原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領防禦使祿山犯順當衝諸郡皆置之則是防禦使自則天始也職林云至德後置舊唐書志曰至德後中原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不賜旌節也

列禦氏 氏族略鄭穆公時列禦寇著書

圉 洪武正韻魚據切禦也止也扞也陲也賈誼敘傳以強守圉協韻去聲又語韻與棫韻補圉本偶許切叶音牛據切養馬也漢書敘傳建設藩屏以彊守圉吳楚合從類隸誼之慮顏師古讀

書 圉 圉令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書 草 張錫瀍見草書集韻

馬有圉 左傳昭七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注養馬曰圉

東圉 杜預釋例周地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圉鄉

西圉 杜預釋例周地

語 洪武正韻魚據切以言告人也又語韻陸法言廣韻又魚巨切孫愐唐韻說也告也宋重修廣韻牛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牛據切說示之也上與下言曰語又見上聲此字下註揚桓六書統疑母語余見語韻疑母魚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陰時夫韻府群玉答述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論據切見上聲此轉注告之也言語則上聲言事告人則去聲吾語女子語魯太師之類是也韻會定正字切疑母語韻疑迎切語

篆書 柳葉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古孝經 裴光遠集綴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唐仙人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書 草 並張錫漢 鮮于樞草書集韻

漁 洪武正韻魚據切佃漁揚雄解嘲或橫江潭而漁協韻音去聲又魚韻

䱹 洪武正韻魚據切周禮䱹人釋文音魚又音御又亦作䱹又魚韻丁度集韻䱹捕魚也或从水作漁揚桓六書統疑母䱹韻並說見魚韻疑母魚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樹** 洪武正韻殊遇切生植之總名也又扶樹植也許慎說文樹从木尌聲常句切尌籀文爾雅屏謂之樹郭璞注小牆當門中邢昺疏釋曰屏謂之樹者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蔽之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云欲蔽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禮樹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揚雄方言北燕朝鮮洌水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間謂之杠陸法言廣韻木總名也立也住上同徐鍇通釋曰樹之言豎也故詩傳曰夏后樹鼓周禮有井樹謂井之周幹也時遇反宋重修廣韻又姓姓苑云江東有之後魏官氏志樹洛干氏後改為樹氏丁度集韻古作䜴司馬光類篇又上主切戴侗六書故尌古文種曰尌栽曰樹艸曰蓺木曰樹引之則凡樹立者皆曰樹釋行均龍龕手鑑尌又音住韓道昭五音類聚特注切揚桓六書統樺毋樹从木从尌尌立也植立之也蔡尌䜴余見漢韻譯毋尊尊並鍾鼎尌从収从壴植立也尌籀文者䜴古文䜴用上樹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別作尌非又持之也俗用樹義異趙謙聲音文字通譯據切作䜴非又種蘊也从寸䜴之尹種也豈聲俗僅用樹韻會定正字切禪據禪禪樹

篆書 尌（石鼓）䜴（大篆）尌 䜴 䜴（並古尚書）䜴（雲臺）尌 䜴（並古文）

尌（弥勒像記）䜴（絳碧落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尌（樹數敦見釋道泰韻選）樹 尌

尌（王俗鉉篆韻）䜴 尌 尌 䜴（並六書統）樹（隸書六書統）一

樹（真書智永）樹（歐陽詢）樹（顏真卿）樹（柳公權）樹（蔡襄）樹（行書智果）樹（黃庭堅）

草書 樹（章草）樹（智永）樹 樹（並黃庭堅）樹 樹（並張旭）樹（錦溪趙子昂）

扶桑樹 韻府羣玉碧海中樹長數千丈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日出處榑桑字

月桂樹 席上腐談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朱晦菴注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玉樹 古今事通崑崙之墟北有玉樹（注地）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皆木名在昆侖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沙棠玉名也[illegible]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illegible]）太平廣記蓬球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迴風尋之至玉女山覩然宮殿盤龍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叢谷雜記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直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師以眾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以碧玉

為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為據今道釋宮宇多飾金寶為花木以為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為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鍾虡等並言矣野客叢書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而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于此宮以碧玉為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谷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揚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書嘉話劉史纂異長安記莆乇肆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攄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傅選走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耶衹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傅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矣邢昺聞錄漢供神用玉樹漢武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師古注云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能改齋漫錄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峙時為玉樹青

蔥。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夫三輔黃圖以為槐之根幹則又甚矣。頗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雉為假稱珍怪不詳也。程大昌演蕃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帝故事既得宛大馬。即造甘泉宮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蓋為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為槐。已當時並緣青葱之語耆。江湖集靜齋玉樹詞 臨春閣下花蒙茸。雕闌玉樹沉香風。君王醉解眠未起。滿床明月蛟綃紅。雅謔學士文章女。君葉黃鸝呈妙語。可憐日暮秋雨來。驚散一庭金翠羽。來門泥水自徘徊。并䌷花落無人知。工部夢斷鴉不飛。空城夜夜烏啼。王之道相山集玉樹花 幾年埋沒亂荆榛。軒檻移來待地新。何事既風忽相對。傷心一曲舊亡陳。北礀詩集玉樹曲 翠袖薄裙裾颯颯。盈盈不動金步搖。步搖金扶翠魁玉。只知今夕歡難足。不知明日歡難續。璟姬自是能吟女。壁合知還舊曜度。古菱花試小龍文。雙鸞舞處亭亭分。近事會元唐傳記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青葱。故左思賦有之。人或非語過。蓋不知此樹也。

文玉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文玉樹。海錄碎事

五色玉樹

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

金樹

續談助洞冥記彭城北有鳴琴之苑。有生金樹。破其皮。聞有屑如金而色青赤。名金樹。

白銀樹

太平廣記平原郡高苑城西晉寧州刺史辟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株。

珠樹

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

三株樹

山海經海外南經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如彗星狀。山海經圖讚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淮南鴻烈解墜形訓三珠樹在東北方。西漢叢錄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其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端。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淮朱關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栢。葉皆為珠。其樹若彗。孔氏雜說文中子為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卒。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三子曰福時。福祚。福畤。仕唐為雍州參軍。勃乃福畤之子也。孫狀人。福畤生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韻語陽秋。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獨友愛。自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條使索■廢秋壁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誡功勤云。鉄不可樂。爭不可當。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素■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設也。歟。頗唐王勔王勮。王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又勃弟助劼勸。亦以文顯。父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也。

寶樹

太平廣記扶桑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容齋四筆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塵世所有也。

璇樹

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璇樹。并玉樹下

瓊樹

南史后妃傳張貴妃名麗華。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及隋軍臨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

瑤樹

唐陳子昂詩感遇曰。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并上樹下。

朱樹

藝文類聚世說曰。朱樹松栢蒿苡類朱赤。公乙崑崙山上有朱樹。

絳樹

淮南鴻烈解崑崙墟之南有絳樹。并上樹下。抱朴子內篇玄之萬林絳樹特生。

碧樹

淮南鴻烈解崑崙墟之北。有碧樹瑤樹。并上樹下。王子年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水本至。治集 碧樹十月作碧樹鶴霜添畫狀。白戲宋玉恰悲秋。芙蓉花好人爭睇。肯藉沙寒客倦游。真宰曾懸徐孺榻。滄溟那見李膺舟。苦心難伏劉玄石。千日醒過酒力修。

珊瑚樹

南史珊瑚樹出波斯國。長一二尺。 劉勔傳。先是貴沈攸之使陳璞不赴。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曉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世說新語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愷武帝甥也。帝每助愷。嘗以一珊瑚高二

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異物志。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蠧。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珊瑚大者可為車軸。宋史外國傳。三佛齊國開寶七年。來貢方物。內有珊瑚樹。

琅玕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見服常樹下。太平廣記。會稽掛玄卿乘藥過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敕侍女與共遊宮觀中。其樹皆丹柯碧葉。翡翠霄霓。微風時來。五音相節。云此即琅玕樹也。

玕琪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玕琪樹。玕琪赤玉屬也。吳天雲元千。海郡史任經。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詩曲頌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其子其香。

琪樹

類語陽秋。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皆寶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為仙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鶯去遲。武伯倉云。琪樹年年玉蕊新。洞宮長閉綵霞春。蔡隱丘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寵係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赤城志按孫綽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李善注云。僊都所產。未言其狀也。至唐人詩詠始盛。李紳詩注云。垂條如弦。擗結子如碧珠。三年子方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者紅。綴條上璀錯相間。此言其狀。而其詩云。石橋峯上棲元鶴。碧洞巖邊蔭羽人。冰葉萬條垂碧實。玉珠千日保青春。月中泣露應同色。洞底侵雲上有塵。徒使伏根成琥珀。不知松老化龍鱗。又許渾詩云。月明琪樹陰絕溜。詩閣踏莓苔迷琪樹。皆謂此也。楊弘道小亨集琪樹歎　初見琪樹精出墳。再見琪樹花飛香。涼風蕭蕭鴈南翔。峴首山前多稻粱。龍沙高馬肥如羊。漢陽漢陰為獵場。孫鴈來鳴野水傍。琪樹琅實天早霜。不獨琪樹少顏色。中州草木皆萎黃。

玫瑰樹

長安志。西京雜記曰。樂游苑自生玫瑰樹。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懷風。太平御覽。樂游園玫瑰樹。樹下多苜蓿。

瓔珞樹

翠川志。常熟縣。破山興福寺門外二老松。如虬龍。屈蟠異甚。庭有瓔珞樹。左右開花。右結子。池產重萼千葉白蓮。芳色異常。

丹青樹

述異記。虔州嵩溪有丹青樹。葉直上聳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團如花蓋。玫瑰。為丹青樹。俗謂之五木樹。今在辰陽縣城。長安志。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叢條。狀如車蓋。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

紫鉚樹

太平廣記。紫鉚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陀言。蟻運土於樹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碼碯鐙樹

新唐書。吐火羅傳。永徽二年。吐火羅獻碼碯鐙樹。高三尺。

白環樹

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

采華樹

黃山谷建章錄。大樹之山。丙有禾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底珎樹

酉陽雜俎。阿驛波斯國呼為阿驛。佛林呼為底珎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青赤色。類椑子。味似乾柿。而一月熟。

珍枝樹

續拔物洞冥記。漢武帝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纈虹樹。亦名珍枝樹。別國洞冥記。垂龍木上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葉。地皆成珠。亦曰珎枝樹。

鉄樹

古今事通。鐵樹海南多有。高二三尺。葉密而紅。不作花。于代杞當泉州。州上黃貞仲庭前一株作花。人以為祥。金華府志。義烏縣雲黃山上。傅大士塔前有鐵樹。枝葉剝落。一餘微立。膚理不腐。積黑如鐵。故名。

石樹

宋書五行志。孫權天璽元年。威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詰屈傾靡有光采。山海經所載玉碧樹之類也。

烽火樹

酉陽雜俎。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然。

燒火樹

類說。有草名燒火樹。華大不能堪。多植以厭火。又曰大河。言若河隔火。

慎火樹

酉陽雜俎。嶺南植于高檻或樹

高五六尺。婉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滇大樹，大三四圍。滇大即景天也。俗呼爲護火草。

青聲樹 秀雅堂肚記。郡有從郡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青聲樹。秋陰徘則此樹必有聲如歌曲。長安志。因話錄曰。南當有郡堂南門道東有古槐。每陰至，庚。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青聲樹。

共枕樹 太平廣記。江南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木蜜樹 齊氏要術。廣志曰。木蜜樹號千歲。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斷取不腐者爲香。生南方。枳木蜜。枝可食。本草曰。木蜜一名木香。

女香樹 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時月臺下客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百年不歇也。

石樓樹 述異記。安清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攸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恒春樹 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於通霞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馬列國武賓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六帖。備燕昭王種常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常春樹。

冬青樹 溫革瑣碎錄。冬青樹與子者，真皮爲療疾，治脹。有子者非也。邵氏聞見錄謂萬年枝者，冬青也。玉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東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故司馬長卿謂之女真。自不爲丈君地耶。趙嘏詩究陂館冬青樹。碧樹如煙覆晚波，清秋欲盡客重過。故園亦有如煙樹，鴻雁不來風雨多。謝翱樵歌集。冬青樹引〈引玉潜〉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兕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諸公星夜捨重貲，以一冬青樹爲表著其下。或過其下，莫不物哭。故曰冬青樹。〉

千年樹 太平廣記。按程靈銑宅，湖東二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今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號爲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故撿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

萬年樹 古今事通。晉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長生樹 藝文類聚。鄴中記云。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枝條交於棟上。團團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八月九月乃生花，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食也。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長生二。含章殿前長生一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萬年長生二株。

不死樹 山海經。海內西，開明北，有不死樹。言常生也。山海經圖讚。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生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太平寰宇記。不死樹，食之乃壽。

天生樹 古今事通。大食勿斯離國有天生樹。一年生子如栗而長，名蒲盧，可食。次年再生，即名麻茶。乃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果子，是歲間生沒石子，所以貴售。一木而異產，亦可異也。

天上樹 李紳詩序。新昌宅書堂前有藥樹一株。今已盈拱，則長慶中於翰林院西軒藥樹下移得。纔長一寸，僕夫封一泥，團以歸植。今則長成，名之曰天上樹。詩云。白榆星底開紅，珠樹宮中長紫霄。

發日樹 續談助。洞冥記。背池國地有發日樹。昔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煌樹。有汗滴地如松脂也。一名開日樹。

齊暾樹 酉陽雜俎。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齊虛。〈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人用巨勝也。

扶芳樹 續談助。大業雜記。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綠色，香甚美。令人不渴。

平露樹 稽瑞錄。白虎通曰。平露，樹名也。孫氏瑞應圖曰。狀如車蓋，生於庭，以候四方之正。其國正平則正。一方不正則不應。一方傾也。其根若幾。一名平慮。王者慈仁則生。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生於庭。白虎通曰。賢不肖位不相踰，亦生於庭。

連理樹 北史魏本紀。武帝太平真君六年。丙辛上幸雲觀連理樹於玄氏。隋本紀。高祖開皇元年三月己丑，移鹽屋連理樹，植于宮庭。明安定言行錄。延慶以母平生嗜果，遂植二果樹於墓前。樹既長而連理。故秦知政事蘇易簡、史館朱台符述贊襃美之。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觀連理樹。李紳詩到連理樹 盛

唐縣有連理樹二株。一株生於長樂鄉百姓地內，從京兩枝向上為一體。一本生於龍泉百姓徐德地內，兩根隔澗，水交錯合為一體。澗名香泉，水闊一丈五尺。垂陰於墓，甘棠葉時動，特呈瑞。太和十六年，茶澗香彩。葉年年枝葉表皇圖，叟更不又知，無惡雨露，自沾自不枯。好住孤根託枝表，莫令從此混樵蘇。鄭谷草堂集 連理樹 堂前好雙樹，枝合葉交遮。時有鴛鴦鳥來，樹並蒂花。

石連理樹 太平廣記 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溫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金樓子志怪篇：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異時人歎以為瑞。

合歡樹 崔豹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根枝弱，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絆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青瑣續聞：清遠有合歡樹，永時鳳集其上。宋史本紀：端拱元年八月，鳳集廣州清遠縣合歡樹，樹下生芝三莖。

貝多樹 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一曰娑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娑力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叉多羅多梨一曰多梨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一曰娑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

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微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山西腳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述異記 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張籍集 興善寺貝多樹 還應毫末長，始見拂丹霄。得子從西國，成陰見昔朝。勢隨雙刹直，寒出四墻遙。帶月啼春鳥，遮空宿暝蜩。遠根穿古井，高頂起涼飈。影動懸燈夜，聲繁過雨朝。靜連松桂老，堅任雪霜凋。永共終南在，應隨劫火燒。翻譯名義 梵語貝多，華言岸形，如此方椶櫚，直而且高。

娑羅樹 酉陽雜俎 俟騷英子如鶴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最為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栢，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養，擢穎建章，布葉垂陰，庭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齊民要術：盛弘之荊州記曰：巴陵縣南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勢凌軒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遶。但極晚秀，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為娑羅也。彼僧所憩之蔭常著花，細白如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長安志 酉陽雜俎曰：大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殿庭大娑羅樹，大曆中，安西進其木植，賜此寺，四株。株皆圍其木大，德行遂自種之，一株不活。豫章志：香城蘭若在洪井上二十里，西山寂幽絕處，有西土娑羅樹。嘉城志：娑羅樹出天台蓮華峯，其花特異，五月方開。徐大受詩：九蕊一葉鶴翎紅，開落黃梅烟雨中。千葉青蓮無路到，不知春在石橋東。太平廣記：黎州通望縣有銷樟院，在縣東一百步，內有天王堂，前入柏樹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羅兩樹，三四人連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後生葉，其花蓋夏方開，謝時不背而墮，宛轉至地。其花蓋有錦請之娑羅錦。善政贊：茂蓮特稱枯，古老相傳云：是肉齒和尚住持之靈跡也。縣界有和尚山，和尚廟皆肉盆也。出黎州通望縣圖經 天光芙華 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 觀厥好德，存樹愛人，及鳥有情，不忘雖小，可作夫花及者也。則有宗廟加敬，墳墓增悲，觀物可懷，比事期盛，况稱類者也。矧及通感靈變，玄符聖迹，根稱淨土，頎茂佛時，埸金山之秘，影照玉毫之殊相。至若運日法會，菩吒應身，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衆，安可混攏散木，比列清林

議上茅之生。飾堅固之神邊者也。娑羅樹者，非中下物土所宜有者也。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飈，高蓋足以轉流景。慈禽翔而不集，好高止而不與巢，有以多矣。然深識者雖然俳佪仰止，而莫知冥識；博物者雖况吟稱引，而莫辨嘉名。華葉自奇，榮枯常異，隨所方面，頗貞靈應。衆庠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秋，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嘗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萌生，發早先豐，隨晚兼儉。若且橋蓮後時，芳條前秀，茎池旬日，庵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遊，時俗每驚。至者占於鬼謀，議者感於神樹。證聖載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疑作域 建疑作達 茲中休宿，因依齋戒，膽覲瀆夫本處，貞之舊聞。疑作聞 源其始也，榮灼通戒之際；究其來也，權藏薪盡之余。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體，常青不壞，應現分榮，變白有終，示滅同盡。昔與釋迦蔭首，今為群生立緣。夫佛為從人，一有木字 大慈感故，樹萎因物，深悲理然，化能分身半枯，即是以有合相侵茂還齊。宜表正聖，神靈既昂，豪以變見，一攝而稱讚十方者也。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猶越走蜀，會關驛於乞發，故衆之丘。三傑楚王之宮，勝引飛響，商旅接艫。每至雲冒山椒，風振壑，官子惕息，橋工夜懷。焦贊延其萬艘，雲集全於會清，莫不膜拜圍遶，焚香護持。後悔多尤。廻祈景福

於是風水翔儀物色周貌挂帆恪行萬細駮遵浮山嶺起而躡巘慶雲亂飛而北峯雷電影施觀參父狀纂周可喻其神速焉云狀其路伏者戴州牧宗子名仲康廣孝惟家大忠利國播清政以主郡儀古式以在人。知徽如奉有種有樂別爲扶風貴公名誠蓋盛門貴仕。謎張令名利用以學生明纂以營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司馬宗子名曰景盧貞賢交幹用柔克退遜中律先後自公且觀麟趾之詩永弘騏子之任。已帝清河張公名松質冠自雅節忠不傳一作 聞始於能賦而彰中於成器而立。故人通惠徇辭命推盛崩播於神明並意安其父母蓋伊政理自有才名莫不淨慮一作 一乘進舉八樹歎 植而多感惟化生而永懷大恪上睹率以檀施。頃直得道揮寺主道玄上座道約都維那基一等皆妙覺圓常釋門上首痛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茲。鄉里司徒玄荷戴玄景王玄瑋喪仁藝王懷徽劉元隱沈信詳等風播大師深入真際勤行進力。護供嚴揚州東大雲寺法師希玄廣汎清流。圍祇懷本戒行有以鎮浮俗利言有以攄蒙來既憑籍於衆心求探明於獨得是採靈蹟。乃建豐碑。其詞曰 政化之理兮甘棠猶存貫乘之妙兮娑羅是敬欽厥道盛兮八相克著盛乎示迹兮一歸可期與佛合緣兮榮落同時歎爾化生兮盛覺羅思休咎啟徽兮倘察不欺。流俗莫識兮緋顏驚疑。上人西方一作道兮親止增悲凝皇靈既兮堅固在茲方圖傳聞兮想象儀其廻首正信兮頂禮捷撲壹千年兮易足儀之。唐高僧傳荊南記曰晉永康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林遂移房避之。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多歷年稔人莫識之。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譬其下涅槃菩思本事所以泣耳。梁高僧傳釋僧喻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壞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樹。

莎羅樹

雲南志略出金齒及元江地面樹大者高三五丈葉似木槿花初開黃色結子變白。一年正月四月二次開花結子以三月八月採之破其殼如綿綿紡爲綵白氎兜羅綿皆此爲之。即漢地之木綿也。老學庵續記定力佛殿前有七葉樹。一名莎羅樹亦他處所無。朝士使人從泉帥令取樹一葉爲驗來于語類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者乃是地形未可知

婆淡樹

酉陽雜俎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

菴羅樹

隋書列傳真臘國有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

多羅樹

釋覺寒雜記誰知多羅樹。却倚莲華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稷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樹爲高聳。

波羅樹

新唐書摩揭它傳貞觀二十一年摩揭它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類白楊。

菩提樹

唐書天竺言中國爲摩訶震旦。獻大珠鬱金菩提樹。五代薛史僞漢劉鋹傳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至宋乾德五年夏爲大風所拔。酉陽雜俎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廻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來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桊婆力叉。二曰阿濕曷他婆一曰婆力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婆力叉漢翻爲樹。昔中天無憂王翦伐之。令事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既以甘蔗汁沃其燋櫱。後摩揭陀國滿冑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溉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廣州府誌菩提樹州人以灰水浸葉去其浮膜爲元夕燈飾。令光孝寺有之。乃梁宋直諦三藏所植。南郡新書廣州法性寺有訶子樹甚多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禪祖師吸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雲南志菩提樹在姚安府姚州土產。翻譯名義即畢鉢羅樹也。昔佛在世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謂之菩提樹。不思議境界經佛在摩竭提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其菩提樹名阿攝波盤根深固。樹本脩直周圓無節。如栴檀柱常於其上飛禽四翼無能過者。皮膚細潤衆色間發猶如雜錦。密葉青翠繁枝布濩周匝皆有妙花開敷。吐曜飛芳甚可愛樂。分別緣生經佛在泥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獨止其中。心生思念世間苦法。廣弘明集梁晉安王綱撰菩提樹頌并敘。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道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焰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盡蓮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啟。法雷震設漸教

降擢降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拯群蒼拔出未度法雨法水之潤乎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周虛空於莫限物固難量況緣將息株開白樹耿青枝悲截六藏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啟德參天地之化誠照王鏡之神握太平之運恭虞孚夏革漢麗周鄉六極而子蒼生翕二儀而布亭毒肆樂理穆偃武修文狄茶不移慶九伴之辰軒蒙兩受生解三際之密網周以咸池之靈自矢汾水之德知慧少陽懸善於元貞蕃臣燮和於魏衆八凱三彥九牧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業措行尊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貢穿胸鏤體之首跂身長臂之師南越踰石北極天沙東邁日域西踰月紀其不梯峰往迎越嶺度之山航海跨深泛浮毛之浪來方入貢遵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翼之獸滿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湧露月十一千鄰園義鳳仁虎日開郡國如珠如壁既然燭於中畿若雲非雲嗽佃於宮殿於是驗簽氏於仁壽濟勃植於出陽歲棠氏於家給戶足斑白不提羣童稚有泥歌從善如流慮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刀銷鋒紅粒盈稱青妖妄貴上照天下漏泉天既咸矣北既平天天子乃均一子慈四光示正行之因撰出要之路廣張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實相接慈東於背溺慧悲光明拯群迷於未曉法輪遍于大千清凉被於小葉歧天人昇鳳去照國而讚善菩薩飛秦超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千千瓔珞慧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聚三時之殿舉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擬勞幫實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彫金鏤翠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靈艷千光一一樹邊英五色之華璧日垂彩玉幡生煙微風徐動實枝咸樂儀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尋如聚月借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葉連翩青枝伏吐電之魔却穢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累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龍飆永鶩萬萬斯年敢作頌曰歸史載觀靈篇紗鏡實冊藏麟帝圖捨狀爲紀稱祥龍富來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蒸哉生矣有梁啟聖功覆終古業受正命金輪降道王衛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根清淨業識康哉見生得性乘厨靈運光庭神英量如道樹覆潤弘決群家垂光芬芳委疊騰動百華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像海度六度城安四攝慧澤既擴浮風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嘿千佛稱傳舉光動照玉燭調年畢捉永立政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槃多樹 齊民要術裴淵廣州記曰槃多樹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蟲一樹者皆有數十

繫彌樹 廣志繫彌樹子赤如棗可食

辟邪樹 酉陽雜俎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

羣漢樹 太平廣記梁若稽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為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君遷樹 齊民要術魏王花木志曰君遷樹細似甘焦子如馬乳能改齋漫錄按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君遷之木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廣州府隨陸龜蒙和皮日休寄南海詩云庭中亦有君遷樹莫向高臺望漢朝是也按文選吳都賦注云平仲君遷二木廣州有之子如瓠形又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漢臺又司馬溫公題扁云君遷木名子如馬嬭今不知何木或云俗呼為牛嬭子者是

寄生樹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寄生樹賦并叙 寄生樹即寓木宛童也一曰蔦又曰寄屑雖於載籍常附其名未覩其狀丙辰歲秋余寓隴雲

舍有事于西鄉道出大房林樾之間有物連蜷相繚名條勿枝葉蒼蔚扶于松梢詰諸土人知其所謂寄生樹者也松梢蒼蒼若有自高自得之色寄生者繁繁如抱不過不足之勢且大鈞播物化育萬類未始偏厚而私此頗彼之所託此之所寄何嘗有以異焉竊有所歎因為是賦 有蒼官大夫諸寓木宛童曰嗟爾寄生倫今取本來予之榮贊予之形靈予之精而有其生之誕彼之姿蔑庶物之功有何為耆任賢乎其青蔥宛童曰嗜而儀群異其事同也萬類雖殊其治一也若泣洪覆之精華竊后土之膏液森乎實而直上博大榮而不精若之為靈乎孫盛矣小大之辨亦有間矣吾聚氣安乎化成體原道之真備天之理守自得之名保不譽之利任無爲之化運自然之氣若恬其柔蘊奇為質謀倚而美自猶其賤群林偉攸考群判殊紛援理庭瑩蔽風日臨不測之積漬偏倚天之絕壑弗受令于霜威以徵寒而為德示一生之性衛不易之勢當風雨之所交泥雲霄之所會庇石番以狀飛峻茶顛其垂蹙定頭傾天之崄非謂不頻之地之其頎乎若將安有若其額乎乎將安寄吾之情狀若之名時今之則二假史則一一其所得齊其所失是其不為大道之賊蒼官大夫忝厤附擬寒心絕氣無以為應既然有間良乎子之所謂不可以致請俟探進津草於自

溺室於排緩咏於清忌道之云傳執知其籍瓊球清青寔心赧寂有如明月養伏女寔淹迓偏枯良增款已秋頹庋瀰漠然水穉僕曲是知天球之間未有一物不荷帝力違繞其節積風復起蒼黃翻覆莫知所以挂其奇挺凡然架立秋摩飲已恐為曰實死重球其騰精訟不知其所持感節何其聚落風靡何其衰微彿庭而心蕩撲而塞未嬌其枉無負其直共卷曲是其創植高其振塞安其紫蔽屏清務之風抱碩素之質長引表飄忽青相激婀精飲彩拜如榮就增乎于參真困于凋敝蒐其重樗其犯衣傳風雨號肖雨雨掩蓋觀巍其遺斧藻其德為永斬相忘于案土而共斐安于舞鳩生樹也一　遲百主

詩寄生樹　崔載寄生樹賦根不自立直直接林堅森森動原隰本非梁棟材惟有禽鳥集躐近斤斧侵覃見采者錄一朝失所託早暮不得反人生則此寄百年一呼嗟還泳偷呴濡咸漏強綴華未能與物化安借此殘入吾每歎吾之生笑思權以洪託根非其所萃世論以智老枝年厥既病葉風雨急神山砂何許理草不可捨

思惟樹

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忍有思惟樹即貝多樹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

相思樹

搜神異苑使神記曰晋康王以韓馮妻美納之遣馮運土築吳公臺使病死其妻請臨葬遂投墜而卒遺書于王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骸賜馮合葬王不許使人理之令冢相望既而王謂之爾夫婦相從則吾不利一夕忽有梓樹生于二冢之上後合抱身亞相就因此有雌雄鴛鴦於樹上交頸悲鳴因呼為相思樹

權德輿詩相思樹　家寄江東遠身對江西春空見相思樹不見相思人

鬪鏤樹

隋書列傳琉球國王所居曰波羅擅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舍大一十六間彫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

合離樹

太平廣記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氣如羅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叢條狀如車蓋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亦生熊耳山

古度樹

齊民要術廣州記古度樹無花皮中生子似杏而味酢取羨以為糉取之數日不羨化作飛蟻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數日不羨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顧微廣州記曰古度樹葉如栗而大於枇杷無花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杏而味酢取羨以為糉取之數日不羨化作飛蟻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

白緣樹

齊民要術交州記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

都昆樹

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昆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雞卵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出九真交阯

都咸樹

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咸樹野生如手指大長三寸其色正黑三月生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里民啖子及柯皮乾作飲芳香出日南

都句樹

齊民要術交州記曰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啖

交讓樹

六帖補潯陽記黃金山有木二年東邊榮西邊枯次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樹也乃楠樹

夫編樹

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云夫編樹野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成子及握炙捉下魚雞鴨羹中好亦中鹽藏出交阯武平

服常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服常樹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郭璞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玗琪子謂此人也

端正樹

楊太真外傳玄宗登馬嵬打聖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蓋有所思也溫庭筠詩題端正樹　路傍佳樹碧雲愁曾侍金輿幸驛樓草木榮枯似人事綠陰寂寞漢陵秋

閬扶樹

酉陽雜俎釋氏書須彌山南有閬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

蘇枋樹

齊民要術南方草木狀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

返魂樹

太平廣記月支使者云聚窟州在西海中申未洲上有大樹與楓樹相似名曰返魂樹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述異記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可丸名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摩賊樹

酉陽雜俎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啖

黃心樹

元一統志白帝天詩自序云巴民呼為黃心樹大者高四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桐葉如桂花如蓮香色艷賦皆然

獨房藥有異。四五月初花自開遂謝。僅二十日。忠州南玉溪上者。棵茂尤異。自崇天時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拋擲在山間。**董龍樹**長安志。董龍社樹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圖經曰。董龍嘗屢入冢宰府。社衆人祭社。遂出之。龍遂以泥塗飾祭之。後穿地得黃金。因大富。遂名董龍樹。**毗野樹**隋書丹傳。真臘國有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金果樹**成都府志。金果樹在府城內。凡九樹。幹直無枝。皮若龍鱗。葉長大如鳳尾。根細似龍鬚。其狀大聚類棕櫚。實如棗而缺。八九月間熟。**石瓜樹**雲南志略。石瓜樹生瓜。堅實如石。故名。善治心痛。出沾部路。**舊蓬樹**雲南志。舊蓬樹在建昌府。樹有花。民永寧州中縣土產。**櫓槽樹**雷陽志。櫓槽樹。雷州府物產。葉上有刺。**木蘭樹**太平廣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為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也。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搆宮殿也。**荊楊樹**太平寰宇記。荊楊樹上名豕樹。皮白味如膩。異物志云。斯調州有木。名摩厨。汁如脂。**哥母樹**齊民要術。異物志云。哥母樹皮有蓋。狀似棕櫚。但脆不中用。南人名其實為哥脯之。當裂作三四片。廣州記曰。哥葉廣六七尺。接之當覆屋。**鸛齊樹**酉陽雜俎。鸛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頂勃梨咃。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石楠樹**齊民要術。南方記曰。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實如鷰卵。七八月熟。人採之。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宋景文公集石楠樹賦　予嘗被臺檄北走褒漢。褒漢間家樹石楠為園池之玩。樹率高不過二三丈。柯葉婆娑如帷蓋然。惜其上國之遠。不能移植。竊用賦之。以快知己者。彼美嘉木。生于漢濱。蟠紀拜於天極。葉蕃蔭於炤神。十兩流液。重雲輸津。結深根乎奧壤。蓄秀體於熙春。爾其阿那扶疎。密亭穠鬱。枝柯交。葉相積。不扶自直。拔乎其萃。翠幄森覆。仙幢凝峙。秀金枝之未然。障青綾而平倚。長煙夜棲。零露晨委。款飛風而泉篁。濟象泉而微趾。得亭育之大德。全婆娑之生意。乃有仲長廣宅。庾信中國。共悲樊柳。咸宜樹萱。悅吾材之特異。捲群卉以妝妍。乃培乃壅。載育載蕃。高臨反宇。近映開軒。均常松之受命。等穠李之無言。然帷蔭重重。蓋圓非同。江北之枳化。不愧東家之樹先。至如合璧早紅。上弦既白。送蒼影於瑣窗。薦翠霏於瑤席。帶寒煙之斯噎。映翠禽之格磔。王孫感芳草之思。中婦休流黃之織。捨藥未睽。攀條更惜。如為兩樹。遠若窗於韓馮。既致一枝。常贈行於越國。以其為世愛玩。受天和煦。條枚葉滋。對華星布。不殘㧌捲。不夭斤斧。矯燕子之春華。同韓宣之嘉樹。不生于窮谷。畏七年而未知。不生于少原。嗟錯薪之亂楚。幸得謚於方林。獲庇根於中土。嗟上國之絕遠。惆孤生之薄祐。六枳雖于萬國。三槐配於上公。卿史著中土之柏。大夫紀東岳之松。顧弱質之雖陋。冀賞心之一達。託陵阿之善家。擅抵之光容。苟君子兮不顧。將老棄於山中。權載之詩石楠樹　石楠紅葉透簾春。憶得妝成下錦茵。試折一枝含萬恨。分明說向夢中人。白居易長慶詩石楠樹　可憐顏色好陰涼。葉翦紅牋花撲霜。傘蓋低垂金翡翠。薰籠亂搭繡衣裳。春芽細炷千燈焰。夏蘂濃焚百和香。見說上林無此樹。只教桃柳占年芳。**都桷樹**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桷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一如鷄卵。里民取食。**烏臼樹**齊民要術。玄中記云。荊陽有烏臼。其實如鷄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蛻菴張仲舉詩烏臼樹　西湖居書山

例。如措有待。巾子峯前樹。遶仙句最工。迥明猶寺外。半落石池中。鄭老推書柿。崔郎只詠楓。山林正寂寞。寔借光作春紅。**椰子樹**太平寰宇記。椰子樹似檳榔而高大。葉長一丈。無陰陽。結實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其殼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肉有漿一升。清如水。甜如蜜。飲之愈渴。殼堪為酒器。皮堪縛船。土人多種。**檳榔樹**太平寰宇記。檳榔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月雄房生。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穗。穗堪為簑。至五月熟。大如鷄子。以海蠡殼燒作灰。名曰蛤灰。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甚美。除口氣。令人齒黑。故南中有黑齒之俗。廣州府圖經志。土產檳榔樹。如椶櫚而葉長。結子纍然。**阿魏樹**酉陽雜俎。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櫇子樹**任昉述異記。頹濬山有櫇女欲又子樹。其木如玉色。諸人採之以為狀。二**桙子樹**雲南志。桙子樹出大理中慶路。僧俗以作數珠念經。安寧州及祿豐縣。曲靖

唐陸凍州。新興州並有梓子樹。**椵欶樹** 郭氏志椵欶樹。郭吉曰欶樹。椵樹也。其子頭欶欶於椵程。**木綿樹** 元一統志。左太沖吳都賦云。木則綿杞。鐘王臣注云。木綿樹高大。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近來御選其實者取液以進。南海東莞並出。廣州府圖經志。木綿樹高四五丈。花殷紅。大如盌顆山茶。花時如錦漫天。既謝有綿飛似柳絮。可爲茵褥。一名班枝。

婆娑羅樹 秀雅堂雜記。洛城山北。謂之邙山。上無林木。唯北嶺上古有梓樹。婆娑四五畝。楊素建新城。以此樹爲南北標準。婆娑羅樹各悉。號婆娑羅樹。按佛經言。婆娑羅樹是如來涅槃之所。其言殊不祥。後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又太宗征世充。皆於此樹駐軍。下瞰城也。

婆那娑樹 酉陽雜俎。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呼爲阿薛聯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羅蜜樹 南海志。波羅蜜樹。實大如冬瓜。三月採取。味甘酸。二種。出大理永昌臨安頁莢實中。

蜜波羅樹 太平寰宇記。藤縣有婆波羅樹。生絶石懸崖間。其堅白堪爲器。

婆田羅樹 隋書列傳。眞臘國有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

咀賴羅樹 新唐書天竺傳。太宗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太宗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群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

歌畢佗樹 隋書列傳。眞臘國有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如之何樹 太平御覽。南荒中有如之何樹。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金刀剖則辛。木刀剖則苦。食之得地僊。

桂林八樹 山海經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隅今番禺縣。

芭蕉子樹 雲南志略。初生子。不可食。移樹於有水處。栽所結子方可食之。正二月開花。紅色如牛心。結子三五十。如皂莢樣。七月取其子。以脫皮曬。架於大欄上。使熟。剝膚而食。其甘如飴。採特去其樹。明年復其故。四五月又花。冬月依前採之。秋食甚痒。

訶梨勒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著。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眞。

菴摩勒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眞。

松門藥樹 文昌雜錄。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亦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齋王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馬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艱晉以降。紊亂蕪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況吾台輦。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僚。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戶部王員外言。元晁駕部郎中。此自長安歸。移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甚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六

樹

蝦蟆丹樹 宋史外國傳闍婆國地不產茶其酒出椰子及蝦蟆丹樹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

無花菓樹 雲南志略無花菓樹不甚大菓生枝葉狀如青李生食無味蜜煎甚佳

不耐癢樹 南浦舊聞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癢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亦呼百日紅

娑羅邪娑樹 北史真臘國傳其國有婆羅邪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隋書列傳真臘國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

娑樹 唐語林太宗朝娑丘羅國所獻娑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羨蔡廣志莎樹多枝葉葉兩邊行列若飛鳥之翼其麪色白樹收麪不過一斛蜀志記莎樹出麪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興古

棹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棹樹枝葉俱似椿以其葉煮汁漬果呼為棹汁若以棹汁雜彘肉食者即時雷震死棹出高涼郡

酒樹 南史扶南國傳南界有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花汁停盃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張華博物志酒樹出典孫因名振酒太平寰宇記瓊崖州有酒樹似安石榴其花著甕中即成美酒醉人

前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前樹野生二月花色連著實如手指長三寸六月熟以湯滴之削去核食以糟鹽藏之味辛可食出交阯

妖樹 晚陵志晉孝懷帝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茱萸樹四株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有鼪鼠出延陵羊祐令郭璞占曰此郡在明年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之妖也是為木不曲直

芺樹 本草音夭有大毒主風痺偏枯筋骨攣縮癱瘓皮膚不仁疼冷等取枝葉擣碎大甑中蒸令熟鋪著床上展臥其中冷更易青節間風盡出當得大汗補藥及芺鄉食之避風冷勞復生江南深山葉大厚冬月不凋山人總識之

怪樹 太平廣記唐扶風竇寬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祿罷盟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童伐一樹既伐有血如流濺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亂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太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劈然有聲遂墜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墜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一枝峭折者果巨人所墜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毒樹 經律異相地部云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男女遊觀停息其下或頭欲裂或腰脊疼或於樹下終國人以長一丈柯斧遶所去之未經旬日生已如故

奇樹 西域記摩揭陀國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嘗攜枝棄地因植根枝歲月雖久物無增減

沒樹 酉陽雜俎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大樹 續博物志十洲記長洲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千圍者莊子逍遥遊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擁腫梁棟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瓠室道也樗樗之樹不材之木擁木擁腫枝餘拳曲繩墨不加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傍匠人曾不顧眄也舊唐書五行志隋文帝時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內永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葉森聳即村門樹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將去之文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可去也 劉公是先生集壹公祠大樹記 壹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絮之敝乎壹公者費長房之師也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縣掛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為市掾見而異之既傳其方三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往壹處則此樹是已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為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蚪結而脉纖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者之工屬則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挾可異者三汝南人世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然其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惡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為壹公祠者不能久遂廢

慶曆初夏丞相守此邦方益新之於是民之祈福祥者士之考伎術者吏之覺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壹公也能使壹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中 壹公祠大樹詩 壹公飛升向千歲並樹懸壺今尚在繁根爵屈蟠蛟龍究餘呀豫作天籟移枝入土又旁出西面童童若車蓋大鈞播物信容易父老相傳護驚駭孔明廟前千丈栢老子庭中左紐檜天資正直本當壽地養堅強自宜大嗟爾朽質名貴聞雖能所生世何類此事可人不能道其名雷霆不及斤斧遺但恐狐狸假為據 若人既羽化伊樹亦千年安餘龍蛇蟄此樹枝天下人上十交陰孔翠群流光駒過隙浮世海成田信有壺中藥能移物外天真游玩何許神理直茫然會見遼東鶴悲歌感市郿者中所召追事今此樹乃在郎外非漢時城是也 余標隱詩大樹 大樹吾甚愛終日坐其傍人間有炎熱此地自清涼 太平廣記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木匠高頻常坐此樹下撿校後武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頻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蟠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又曰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為棖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 三

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隋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棖公恩來遷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

乙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乙樹生山中取葉擣之訖和綠葉汁煑之再沸止味辛爆乾於魚肉羹中出武平興古

獨柳樹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注[illegible]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

獨桓樹

太平廣記獨桓樹頓丘南有應足山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餘上聳子若五味果葉如七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桓樹

三合樹

太平寰宇記扶荒錄云惠州河源縣相思亭有木蔵樹橄欖樹黃支樹此樹獨根大十圍去地二丈為三支號曰三合樹

五頋樹

應天府志鍾山之最高峯北有五頋樹乃柞木也

五子樹

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潮陽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棱因名五子治金瘡及霍亂

七葉樹

老學庵續筆記東都定力院井泉其寒可亞開門井佛殿庭下有七葉樹一名沙羅樹亦佗處所稀朝士使人汲泉緘令取樹一葉為驗

九花樹

古今事通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霜凝寒必開便落號應春花

萬箭樹

雲南志在永昌府東五十里山道傍有古木一株二丈圍蒼清平官高公出征經過道上樹傍有祭拜之狀後人過者並不糧馬遂射之樹積之箭數以萬計故名萬箭樹在蘭滄江東五十里自段氏時摸蒙作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壓之迄今過者必射樹高五丈餘箭簇如蝟毛然

仙樹

齊民要術西河舊事曰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 酉陽雜俎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會稽續志 仙樹在餘姚縣祠宇觀孫應時詩云劉樊蟬蛻此登仙老木當時已插天至骨半枯元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蟠枝倚熟三千歲銅狄重摩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神樹

三國魏志邴原列傳原到遼東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 僧文珣集 神樹詞 村西大樹高入雲樹根作屋祠為神村裏四時常祭賽但願長幼無災厄更乞風雨皆調適官不追呼無盜賊六畜蕃滋百穀成報神之賜何終極問裏當年未生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 四

樹此樹之神何所附它時此樹朽而仆樹神又向何方去農笑吾言吾笑農涇清渭終難同

將軍樹

能改齋漫錄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第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解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予美意取此 惠州府志宋陳光佐閩州人咸平元年以太常丞領郡一以誠信有遺愛於民嘗手植荔枝於州治之東聽郡人以比甘棠謂之將軍樹 蘇子瞻詩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掛遠揚分甘遍鈴下也到黑衣郎九華負與詩將軍樹 細馬輕裘緩緩歸一樽原野亦光輝如今更訝將軍樹土木如何衣錦衣孫覿大全詩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餘千年龍化後如今空有青生枝

小兒樹

太平御覽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餘赤葉青樹上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

徐童樹

河朔訪古記元氏縣封龍

山脩異觀。四周多徐壹樹，頭楂枒，畔聚人。其子可以染髮，移植他所則揪死。俗呼為徐壹節，世謂此獻徐真君登仙于此山。記又云：驗元素過一老人，侍粟十粒，且告曰：服此則不飢。吾本姓徐氏，字元美，新受長桑君，隱為此獻長史。言訖化，壹子乘雲而去。因以名云。

子美樹 興地紀勝：東阿谷，社前舊廢，今為寺。後園山下大樹，至今呼為子美樹。

羅漢樹 古今事通：赤城志云：羅漢樹雖實如羅漢狀。郡治參雲亭前有之，殆數百年，俗傳有白猴出於月明時。慶曆中，有如鳳之鳥栖烟霧中。天台萬年寺之大杉，宴坐本之老榆，皆有此名。

人面子樹 元一統志：人面子樹葉似龍眼而長，

董奇大樹 太平廣記：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室，忽有一小吏云：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方伯，云身第三子有俊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晴後無人，輒有一少年，能奇語戲，或令取飲食，而與奇年，奇氣羸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相謂此樹幸可用，欲賣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還，樹神亦自爾絕矣。

金鷄樹 唐語林：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鷄，因名樹為金鷄樹。

木龍樹 太平廣記：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榦交横。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木龍。梁武帝遣人用焉。

白象樹 酉陽雜俎：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鴛鴦樹 娲傳類偶海物異名記：蜀王孟昶宮婢春燕姓李氏，行則同輿，坐則同席。木平遣使並命合葬。墓上有樹生異花，狀似鴛鴦交頸。人不知名，但曰鴛鴦樹。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鴛鴦木，作雙飛去作雙飛。溫革瑣碎錄：宋韓明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生樹，丈餘，體相交。王欲伐之，化為鴛鴦飛去。

蜻蜓樹 太平廣記：昔婁約居雷山，居禪座，有一野娕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蚊子樹 嶺南異物志：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翔鳳樹 太平御覽：天目山有數百年樹，曰翔鳳樹，池曰蛟龍池。

龜蜥樹 吳興志：德清縣南市保前院大漢有徐石亭侯廟，即孔榆

廟也。故老相傳榆莢後龜蜥業樹，種於此。至今號龜蜥樹。

化蝶樹 太平廣記：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獨花葉盛發，及珂落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焰，爲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前兆也。

社樹 蘇鶚演義：周禮云：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間多以大樹為社樹，蓋此始也。南史：宋武帝紀：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適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帝受禪而盛矣。太平寰宇記：在襄陽府武當縣。隋國經云：南陽武當南門有社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麁數圍，長三丈，群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未伐樹前，夢見人於欣，不之信，後欣果死於治所。晉書元帝紀：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古者以為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定，符中興之兆。

州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州樹，野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及揑黄，如李子，五月熟，剝核滋味甜。出武平。

國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國樹子如鴈卵，野生，三月花色連著實，九月熟，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

豫章樹 太平廣記：洪州有豫章樹，自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禱婦女豬羊。有胡超師遊於洪府，見豬羊婦女遍列祈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焚之。蓋其地為觀焉。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木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枝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人為南北列，並西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遲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州伯死，復者不斫復之。

火洲樹 南史：扶南國傳：扶南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黑。若小垢污，則投火中，復更精潔。

仙巖樹 太平廣記：陰隱客傳：隱客嘗令工人鑿井，旁通一穴。工人循穴而行，遂達仙境，見巖壑中有大樹，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

君山樹 太平廣記：吳興卿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登岸行四五里，見一大石，石中央一樹，高百尺，條榦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蕊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翔翔其間，相呼姓字。

種樹 齊民要術：凡栽一切樹木，欲記其陰陽，不令轉易。陰陽易位則難生，小小栽者不煩

訖。若大樹髡之。不髡風搖則死。小則不髡。先為深坑。內樹訖。以水沃之。着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搖則泥入根間。無不活者。不搖。根虛多死。其小樹則不煩。然後下土堅築。近上三寸不築。取其柔潤也。時時溉灌。令潤澤。每澆水盡。即以燥土覆之。覆則保澤。不然則乾涸。埋之欲深。勿令撓動。凡栽樹訖。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觝突。戰國策曰。夫柳。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使千人樹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大樹。言得時則易生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然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虻翅。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萬不失一。其早晚。既無定準。大率寧早為佳。不可晚也。樹大率種數既多。不可一一備舉。凡不見者。栽蒔之法。皆求之此條。淮南子曰。夫移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高誘曰。夫。獨也。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非時者功難立。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望謂十五日。過十五日則果少實。食經曰。種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五寸。內著芋魁中種之。無芋。大蕪菁根亦可用。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種。凡五果花盛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煴。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崔寔曰。正月盡二月。可剝樹枝。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已上。可移種矣。凡種槐柳楸梓梧柞。爾雅曰。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注曰。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守宮。槐子熟時多收。擘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餘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六七日當芽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之中。即與麻齊。麻熟刈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豎木。以繩欄之。冬天多風雨。繩欄宜以茅裹。不則傷皮成瘢也。明年斸地令熟。還於槐下種麻。胁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千百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宜於園中割地種之。若園好木移之間妨廢耕墾也。其擇種藝必用。凡栽樹須記南北枝。坑中著水作泥。即下樹栽。搖令泥入根中。即四面下土堅築。上留三寸浮土。埋令深。澆令常潤。勿令手捉及六畜觝突。凡一切樹。正月十五日以前上時。蕪多子。山居備用。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結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以銀杏雄樹試之。即見。又云。凡栽樹訖。其陰陽不令轉易。大木髡之。小者不髡。深坑內樹。以水

沃之。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然後下土堅築。時時灌溉。埋之欲深。栽訖。不得用手捉。及六畜觝突。淮南子曰。移木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凡移木須要護附根地面土。封其根處。庶此處土不動。木即易活。凡移樹不要傷動根。須澗掘深。不可去土。恐根傷。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 種一樹大枝向南。栽亦向南。凡樹一移。當三年失元。日未明時。火把於園中百樹上從頭用火燎過。可免百蟲食葉之患。取本枝。用本作大枝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插。大者四五枝。小者二三枝。葉微動為上時。將欲開等為下時。先作麻紉纏樹十餘匝。以鋸截樹。去地五六寸不鑿。則恐插時皮破。留高者遇風則披折。宜以籠盛之。斜截竹為籤。剝木皮之際。令深一寸許。折取美好果枝。陽中者好。陰中者少實。長五寸。亦斜籤之。令通心。大小長短與竹籤等。以刀子微剝樹枝。斜籤之際。剝去黑皮。勿令傷青皮。傷則死。拔出竹籤。插枝令到剝處。木邊向木。皮邊近皮。插訖。以綿裹樹本頭。封熟牛糞泥於上。以土倍覆。令樹枝僅得出頭。以土壅四畔。當枝上沃水。水盡以土覆之。勿令堅涸。百不失一。其杖甚脆。培土時慎勿使手拔。則折枝既生。樹傍有葉出。輒去之。不爾。即分氣長遲。其十字破接者十不收一。農桑撮要。十一月種松杉檜栢等樹。自冬至後至春社前。皆可種之。則易得生活。 正月栽桑樹。耕地宜熟。移栽時。行須要寬。橫行間八步。長行相離四步。對栽桑行中間。可用牛耕。廢田不廢桑。不致荒。二月內移栽亦可。臘月亦得。 正月移栽諸樹。自朔暨晦。可移松栢檜楸等樹。至二月亦得。十月包裹木瓜石榴橙橘等樹。以稈草或稻草將樹身包裹。用草繩或麻麻縛定。泥封。以礱糠培壅其根。免致霜雪凍損。溫草覆蓋。居處種樹。東種桃柳。南種梅棗。西種梔榆。北種捺杏。葉石林老人避暑錄話。吾居畢累備。然材植不甚堅壯。處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無修。閒中種杉亦是一適。令山之松已多矣。地既加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霜露折與伐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甚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栽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桐子已實。何其陸多蓄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採擇候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為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種植良材為後計。邢子勇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孫享竟一笑耶。 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

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稍有伐以為椽者。華陽近邑有檜而無松，李丕多得州宅堂前有兩株椽枝左縣高二丈餘，百千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傳法，十年間使可合竹抱。惟稍長差似遲爾。今環舍左右者，累有數千株，常目松為落霜藏，似孔北海；檜深寧村蓋，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栢奇峭堅瘦，似李元禮。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得與四君子遊。飛金樓子雜記下篇。枚乘有云：種樹不見其長，有時而大。驗之人雙柱某樹為鳥，鳥不敢食其實，故而鼻兩卷食之。使人從山底裏見無答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出遠遠，據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唐柳宗元集郭橐駝傳：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illegible]），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豪字下有家字）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本作故）其蒔也若子，（蒔一作時，植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上有矣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嘻一作喜）故果經論種樹說有語予移樹之訣者：凡移巨樹，其本藥以固，欲其屹然而不搖也。其土歸以膩，欲其積焉而不脫也。其枝葉稀而或黃，欲其來輕而不張乎風也。其時日冬而昉移，欲其液回而足乘乎春也。既種已，間一日斛水以溢焉而

不可溉，節猱以固焉，而不可近，遲之歲月以俟焉，而不可人其慮，然後性之傷者復天之病者愈而全，精神內固，橫枝外茁，主意沛乎其不可閼矣。予曰：是法也，即種學法也。凡學之養于心，亦猶樹之養乎土者也。間者其功躁以隨，慢者其味淺以短，躁且汗者其質誘以變。今夫學已者，非可易而為也。溫故而肆，觀味精深，猶菜之欲其堅也。群端而施，經度慎密，猶歸之欲其膩也。蒸實以播之，不事浮華之美觀，猶木之欲其輕而黃也。及待以操之，不聽歲月之蹉跌，猶春之欲其乘以榮也。澆習以聖賢之義理，而不溫以邪也。去誘以詩書之關鍵，而不近以藥也。計功以日新又新之程度，而不亟以盈也。夫是以養深而不可撼，誘多而不可移，行之而固，需之而成，躋之而聖賢，雖富貴臨乎前而不羨，刀鋸加乎後而不懾。否則涸可立而待也。嗟夫，人之學也，而種之不如濤，是不如老圃者，真不如也乎鴉。詩種樹　一樹新栽益四鄰，野夫如到舊山春。樹成多是人先老，垂白看他攀折人。許景衡橫塘詩種樹　幽谷青青樹，移根倩爾栽。終疑荊棘地，不稱棟梁材。豈為歲寒故，稍看春色回。清陰惟海國，回首思悠哉。釋混閒泉詩種樹　種樹擁牆陰，伐茅開地偏。老來常閉掩，貧甚失求田。猜然山前日，陰涼澗底泉。賢哉陶五柳，只愛北窗眠。范據機詩種樹　種樹江頭不記春，年來年去幾傷神。今朝忽向江頭見，稍有清陰庇路人。張伯雨詩種樹　植梓五十本，移松八百栽。山靈借好雨，似為道人來。青意爭聲數，細聲亦吹灑。松如稚子長，梓長未盈把。吾衰詎能待，將以蔭來者。吾子行詩莫種樹　莫種樹，種樹陰我屋。長天如蓋青浮浮，何用春風暫時綠。韓琦安陽詩種樹　一守中山四載餘，栽成芳樹滿郊衢。州民如有甘棠念，惜取清陰萬萬株。

接樹

茅亭客話：勝起士，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澀不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揀選隔年有觸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時剪下，便刺於囊罶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十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樹以鋸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削，勿傷青皮，插於野樹劈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芋篺苞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搭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傍生芽葉，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黃休復云：嘗依此法，而樹樹皆成，則不論其野樹子實酸澀，觸膝枝鮮美，接駿澀樹上，為酸澀之氣所挂，又焉得遂於鮮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澀。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雖鮮然，農桑衣食撮要附地栽

去旁開接頭削尖插之黃泥封園用糞壅以草裸記勿令他物動搖頻澆水即活兵擇種藝必用正月接樹右取樹本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力太壯矣夾殺所接之木稍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氣難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麤則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俱活即待葉生去一枝弱者即取所接樹選其向陽細嫩枝如筋麤者長四五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中寬則陽氣不應急則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別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纏取接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黃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以黃泥封之對插一邊皆同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也砧上有葉生則旋去之仍以糞灰擁其根外以刺棘遮護勿使有物動搖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栗子向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嫁樹 農桑衣食撮要正月嫁樹元日五更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斑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謂之嫁樹 韋氏月錄注曰元日於樹上鑿一竅至心則取去年最繁枝打於竅中泥封之則繁

嘉樹 左傳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宿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太平寰宇記嘉樹在嘉州羅目縣東南三十里陽山江濱兩樹對植圍各三丈二尺上引枝橫亘二丈圍徑相擬連理陰庇百尺其木名黃葛號嘉樹 齊民要術呂氏春秋曰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名曰嘉樹其色若碧 韓維南陽詩嘉樹　殘芳不入眼愛此嘉樹秀青雲重欲垂華煙遠相關輕凉迎早夏繁影亂清晝終日更徘回聊攜一樽酒

譽樹 猗覺寮雜記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為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善太宗怒亦繫韋不幸爾

老樹 抱朴子登涉篇千日稱仙人者老樹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 鄭公內翰郧溪集老樹　老樹十百圍赤日不滿影廟貌畫兒神畝閃見光景問里頑驚動豚壺日叩清小丑口吟呀視奠晏祈鑒安敢議剪伐惟恐罹灾眚烏雀不敢巢繁陰脩望望豈有物所憑陰森談機　吾聞夏后氏洎金鑄九鼎窮究盡發露夔罕皆遠屏自從九鼎亡草木亦有幸 元遺山詩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馬野迥已攢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苦思家

孔堂樹 金樓子志怪篇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齊民要術皇覽冢記曰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如貞五味毚檀之樹

繫馬樹 元一統志繫馬樹在滎陽縣東七里本古槐一株也俗傳漢高祖繫馬在此迫於汴洛東西古驛其形怪異往來好事者無不停輪駐馬玩之金正大五年正月二日趙秉文題一絕云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至如今喚不回其石龕於宣聖廟壁

殿廷種樹 大昌雜錄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廷唯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築室種樹 續後漢書滿勗傳勗秩子岳自謂築室種樹逍遙自得

疏沼種樹 唐書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所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夾道種樹 北史韋孝寬傳孝寬為雍州刺史勒部內當堠處植槐代之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勸民種樹 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五年春正月詔諸道勸民種樹

當暑種樹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常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

旌功種樹 宋黃山谷建章錄後周平渭南種樹以旌武功

庭植嘉樹 宋書顏憲之傳武帝時憲之遷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時其祖觀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徙植嘉樹 續世說姜皎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命之會敘曲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為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常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珍其美遽令徙植

於其家。使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勅辨謗云。悠悠之談。敢欺妄作。醜正惡直。獨生謗言。

不伐嘉樹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始葉男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注。不伐嘉樹爲樵。

王畿封樹 周禮大司徒。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疏。封樹之者。畿疆之上而作深溝。溝上作封。封上樹木以爲阻固。故云而溝封之也。

始皇封樹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錢鏐封樹 群書類對事苑。錢鏐里中有大樹。幼時戲其下。安生大石。指揮群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貴。封大樹爲衣錦將軍。

中使封樹 唐國史補。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

傴人嘯樹 愛日齋叢鈔。評唐薄語之書。如傴人嘯樹。則真傴也。

文翁呪樹 太平廣記。漢文翁嘗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爲蜀郡守。

元達抱樹 晉書載記。劉聰既立左貴嬪劉氏爲后。將爲起䳒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之。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郡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

王祥泣樹 世說新語。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孝子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來至。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敬兒夢樹 南史。張敬兒。兒自

以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訪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

憐老醫樹 酉陽雜俎。杜師仁嘗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於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熟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繫子於樹 晉書。鄧攸字伯道。沒于石勒。以牛馬負妻子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應自棄我兒耳。其子朝棄而暮及。攸繫之於樹而去。卒以無嗣。

歌感庭樹 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娟聲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

孝感墓樹 江傳數影響錄。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兄彥雲用度不節。彥霄遂求析籍。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彥霄因除夕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相聚四五年。家道大興。復更數年。祖墓邊有樹。悉皆交枝。以此見夫孝道之感于神明也。

買第愛樹 新唐書。王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乃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廉不貪類此。

買鞭懸樹 晉史揮麈。淳于智。字叔平。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其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著屐上樹 太平廣記。烏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家人悉出見之。拳拳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晦乃沒。僊傳侯道華。一日著木屐上樹杖。曰。他日厭我上昇。衆怒之。後七日果僊去。

玩禁中樹 故事備要。唐太宗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

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塚生花樹 太平廣記李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歎之。十七年後，下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而塚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聰明文章盛。

河邊之樹 續談助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檜，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根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

力能拔樹 馬明叟實賓錄北齊時范陽盧曹以勇力稱。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

大風拔樹 晉書劉曜記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而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 劉聰記聰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 南史阮孝緒傳。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北史北海王詳傳。詳除太尉，領司徒，侍中。初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其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乞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意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太平廣記唐開元二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開元四年，太上皇崩。 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年八月甲申，大雨暴風拔樹，飄屋瓦，落鴟吻，人震死者十之二。京畿損稼者七縣。 五行志元和八年六月丙申，富平大風拔樹一千二百株。

無風拔樹 舊唐書五行志。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樹無風而摧折、連根而拔者不知其數，仍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滄州大水。

震雷擊樹 太平廣記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于樹間，吼如霹靂震時。狄仁傑住觀，令鋸匠破樹得出洋當

鳳凰集楓樹 北史周本紀高祖武皇帝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楓樹，群鳥列侍以萬數

鳳集桐樹 宋史五行志端拱元年八月，清遠縣廨舍有鳳集桐樹，高六尺，衆禽隨之東北去，知州李昌令圖以獻。

鳳在列樹 荀子哀公篇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

鸞降庭樹 唐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表其政。

鳩集庭樹 錦繡萬花谷唐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後居戎職，子孫相繼藩鎮一百年。

鶺鴒集庭樹 新唐書讓皇帝憲傳。憲，睿宗子，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愛之祥。

白燕巢樹 南史馬樞傳。樞所居，有白燕一雙巢於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

鵲鳴庭樹 北史張子信傳。子信善卜筮。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有鵲鳴庭樹間而墜焉。子信曰不善，當有口舌事。

鵲巢庭樹 唐書刑法志。玄宗即位，勵精政事，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鳥鵲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幾致刑錯。

烏集廬樹 南史甄恬傳。恬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鷺巢榕樹 夷堅志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污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為守，當乘涼出，為糞污衣，以為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胄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為一言。悟既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為意。明夜復夢，曰已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為言薛。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歎。乞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樹濯濯如新。

鹿犯塋樹 新唐書褚無量傳。無量居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牴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鯢魚上樹 南陽雜俎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

鷄寒上樹 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不然極。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咮於翼間。

鼠巢于樹 兩漢書外戚傳。孝成許后曰。迺者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

射鵰于樹 宋史劉然

吉歷仕五代。晉天福初，除輝爲汝州防禦使，以然吉爲從事。吉善射。一日有鵠集戟門旗樹高，人輝惡之，拔以瓦石不去。然吉引弓一發，貫鵠于樹。輝喜，命勿拔矢，以旌其能。

鶴鳴鷄樹 群書類對事苑：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鷄樹。

蓄魚於樹 南史吳慶之傳：慶之爲宋江夏王義恭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太守，欲召爲功曹。吝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鳥得茂樹 唐獨孤及毘陵集揚州水亭燕集詩序：遺言之言達通之旨，與孟中物池上月風中鶴五者以既。余歡其可勝既乎。乎子按公輸林，如翔鳥之得茂樹也。

蝦蟇鳴于樹 北史魏本紀：靜帝元象元年夏，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蚍蜉撼大樹 唐韓昌黎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天樹，可笑不自量。儒學蘊播：近時學者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隰子伐樹 韓非子說林：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趙翼伐樹 太平廣記：永嘉松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遂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閒空中有語聲，或歌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又有狄塚，名曰石樓，四絕壁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吳剛伐樹 類說：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僊有過，責令伐樹。

阮修伐樹 續後漢書阮籍傳：籍從子阮修嘗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率工伐樹 天聖志：顯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榮州，使宅一樓極高，可以遠眺，而爲大桐樹所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畢羅拜乞留曰：此木爲吾州鎮，蓋踰二百年，有神物居之，頗著靈効，每常事以香火，不敢息聲，除之又起大禍，禁亦未必可救。乃董威輦則剌也。衆退，月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未已，樹仆，是削。忽暴風驚雷起根中，屋瓦飄揚，雷電晦冥，乘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弄馬騰躍，歡呼爲戲，穿達縣窮，如狄獲人之聲，老幼咸怖泣，叫相聞。董怡然不爲動。未三刻許，風雷皆息，內外晏如，累無所撓。郡人始歎誦其決。董壽過八十乃終。

王濟伐樹 晉史王濟傳：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共噉畢，伐樹而去。

取斧伐樹 宋南紀聞：秦檜爲相，都堂左揆閣前有櫾，著實時擒每黑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櫾。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毫頃弗自覺。

春不伐樹 素履子履仁篇：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燒田傷禾，秋不殺孤耶寡，冬不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

奏伐藥樹 宋史侯仁寶傳：仁寶，宋時以秦邊太子中允，盧多遜與趙普有隙，普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宜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事奏，詔盡伐去，九年不代。

伐濯龍樹 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忽之，遂病薨。

伐馳道樹 史記孝景紀：六年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伐墓中樹 隋書趙昶傳：昶字賢通，天水西人也。昶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昶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

伐董卓祠樹 北史魏蘭根傳：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槨。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

斧刃著樹 太平廣記：賈逵廟前有栢樹，有人病，來所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頃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拔劒斬樹 宋史：元達，初名守旻，潞州鶴澤人。身長八尺餘，有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妄棄鉏，慨歎而去之，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劒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爲我斷，豈神助歟。從事太宗，累官爲京城巡檢。

拔扈斫樹 南史：趙拔扈新

城人。凡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父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挾危走。凡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挾危。凡本欲報事。克所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樹生十丈餘。人聞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城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保荊州新城求降。

孫臏斫樹 史記孫臏傳。臏與龐涓戰于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自剄。

吳人斫樹 群書類對事苑。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人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盜媿斫樹 續後漢書范粲傳。粲子喬居鄉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媿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薪。欲與父母相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頵聞而歎異之。

狂僧斫樹 稽神錄。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鎗。又曰。要歸一邊。又吾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云。寺若干人。處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營。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為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亦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試稍折樹 南史羊侃字子鼎。少以瓌偉稱。初為尚書郎。以力聞。帝幸樂遊苑。侃預燕。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刺擊。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所折。俄而果折。因號為折樹稍。

望西陵樹 記室新書。武帝望樹之臺。悲涼自苦。魏武帝臨終謂左右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西陵樹。

夜宿野樹 太平廣記成仙公傳。仙公於後漢時為縣小吏。被使京師。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中。見二人單白傘相從。仙公遂呼之設食。食訖。又隨之以求濟生之術。二人乃與藥二丸令服之。且語仙公曰。君當得地仙。後果仙去。

林無靜樹 世說新語。郭景純璞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峥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社稷無樹 北史魏蕭芳以社稷無樹。上疏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

汝其社稷之遺而樹之。曰主。各以其所宜木。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宣武從之。

懸首高樹 魏帝緒會心錄。北魏爾朱兆之亂。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家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人以為達物之所以報祖仁者亦不怨矣。

懸屍道邊樹 東漢書黨宝傳。東觀記曰。趙惠王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屍道邊樹。國相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早指庭樹 唐書顏蕘有所早者。蕘指庭樹曰。柯葉而弱。何早為。

卒風振樹 後魏書王早明風角。善風。振樹早曰。當有千里使日中至。取我時太武圍涼州果召問之。

瑤林瓊樹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風鑒。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芝蘭玉樹 經進書分門故事。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蘭叢玉樹 禪林僧寶傳。訣禪師往金陵保寧。江淮緇素都會。休沐車騎填門。奕奕蒼蒼。如蘭叢玉樹。而映沮其中。尤如枯株朽櫱。劍有愧。

蒹葭倚玉樹 世說新語。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土中埋玉樹 晉書庾亮傳。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自號栢樹 僧學警悟。和尚弟子因看庭前栢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栢樹。徑山果聞而笑之曰。使渠因攜乾屎橛。則當自號乾屎橛耶。

卿類社樹 世說新語。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illegible]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借汝全樹 事類蒙求唐李義府召見太宗令詠烏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當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宿息井樹 周禮秋官司寇野廬氏掌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井共飲食樹為蔭蔽

德如桂樹 世說新語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知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畫紙作樹 太平廣記齊太尉司馬敖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釋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賜綵花樹 酉陽雜俎唐制立春賜侍臣綵花樹

一石一樹 唐書李德裕平泉莊記云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

火樹 唐杜工部集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雌樹 韻府群玉庾感曰此槐瘦是雌樹生者

獨樹 唐杜工部詩兩風吹獨樹章泉趙蕃淳熙稾獨樹獨樹幽花明屋角槇鶯門戶有光輝向來荒草與埋徑今日行人欲叩扉

雍樹 漢書夏侯嬰傳漢王擊藉不利馳去蹷音掀兩兒孝惠魯元棄之嬰杖載行面雍音雍樹馳南陽人謂抱小兒曰雍樹面者大人以面目向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三花樹 韻府群玉頭中欲州三花樹

拜枯樹 韻府群玉有人好道拜枯樹瞰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木生紫華甘如蜜食之即仙精誠之至也

大樹庇舍 太平廣記驪山人言王廷湊家庭合有大樹庇舍是其將貴之兆也是年果為衆扶立為留後

大樹自折 宋書五行志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

大樹自枯 太平廣記鳳州賓佐王郜員外將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馬府中察為威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衙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隴巳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遂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日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時僅二百餘千五六日至吳山縣敝居又才來秦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衆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大樹能語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

古樹自起 溫州府志顯通廟在永嘉縣新河宋致和二年七月廟前有古木歲久摧塞通衢陳守求吉將伐之夜半樹忽自起守異之聞于朝

枯樹復生 新唐書五行志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老子唐祖也占曰枯木復生權臣執政柱亞以為有受命者舊唐書五行志大曆九年九月晉州神山縣慶唐觀檜樹已枯重榮

斷樹復立 西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斷樹復立其故處

有樹湧出 新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癸丑地震侍中渾瑊第有樹湧出樹枝皆戴蚯蚓

樹木成文 南齊書靈徵志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剖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樹支如人 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樹中人面 東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樹變人形 晉書載記劉曜時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寸鬚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頭在樹上 群書類對事苑晉甘卓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奉

過實

樹貯失物 夷堅志：王深之渠家臨川，每失去盤槃餅合及衣服之屬，輙從貴僕娓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皂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

大皮裹大樹 常談壯錄 老學菴筆記：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門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

越樹如髮 周密澄懷錄：杜牧云：江平入天越，岑如鬢，越樹如髮。

長安樹如薺 漁隱叢話 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故戴高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遙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遂知孟真得高詩意。

處州多佳樹 莊季裕雞肋編：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取以為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

五御

處 洪武正韻：昌據切。所也。又語韻。陸法言廣韻：處所也。又青杵。徐鍇通釋：處，或從虍聲。処，止也。從夂得几而止。按詩曰：爰居爰處。以為居處定居。處有暫止而已。會意。填佇反。丁度集韻：俗作處，非是。張有復古編：从几从夂，或作處，从虍，别作處，非。婁機廣干祿字：俗作處。見上聲四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偏而不處之處。又有相傳，置諸之正處，皆以去聲。上聲者非。王柏正始音：謂所居。又昌呂切，居也。鄭之秀精明韻：置諸安處。楊桓六書統：徵要處所處之地也。从処，虍聲。余見括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太清音。又州名，隋置。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按切。見上聲。以韓注所居之所也。作處：乩非。韻會定正字切徵婼徵稱碑處。

篆書 處　集韻 処　古文 處　唐古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處 六書統　處 隸書華山亭碑　處 魏元丕碑　處 先安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處 孫叔敖碑　處 靈臺碑

處 韓勅碑　處 碑陰　處 華嶽碑　處 淮源廟碑　處 老子銘　處 唐扶頌　處 劉熊碑　處 要光

生碑　處 楊君碑　處 王君神道碑　處 楊信碑　處 楊著碑　處 楊震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處 智永

處 歐陽詢　處 虞世南　處 處 並顏真卿　處 柳公權　處 處 並蔡襄

行書 處 處 並王獻之　處 處 並蘇軾　處 黃庭堅　處 處 並米芾

草書 處 張芝　處 謝安　處 處 處 處 並王羲之　處 處

並王獻之　處 張旭　處 智永　處 智果　處 懷素　處 黃庭堅　處 處

處 處 並米芾　處 處 並鮮于樞　處 趙子昂

天子坐處 太平廣記：周代有異僧，號為張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舊楊興村門大樹下言議。張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之意。

朕清坐處 宋史：范成大淳熙中，帥江東，兼行宮

留守陸𤤽歸明日辭還德殿將設几閣宴酒三行令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爲俑公飲訖二內侍奉猱素箋上有石湖二大字賜之上爲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諸郎坐處** 南齊書王僧虔宋孝武時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不居憲臺王氏枝分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掃客坐處** 齊書王思遠爲侍中性簡潔客有踏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墓取坐處** 齊書柳世隆晚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圖墓者正取其坐處 **置針坐處** 資治通鑑唐書杜易遷太子中舍屢諫悖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肴易常所坐處刺之流血 **三無坐處** 唐中宗景龍三年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夢坐其處** 晉書王恭再舉晉陽之師夢劉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以卿爲北府恭果爲牢之所敗 **坐卧易處** 西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坐有膝踝處** 東漢書向栩河內人也性卓詭不倫常竈北坐版牀上積久板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言語後爲侍中朝廷大事侃言正色百官憚之 **英公好處** 容齋四筆夏英公既失時寒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企刲然因自有好處夏竦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戰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沈于好山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欲但奪一官英公以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于是以表出之 **一年好處** 夷堅支丙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來東坡詩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惟陳彥存積魏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爲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書乃求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營丘佳處**

江少虞類苑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創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跡不到去市鄽纔數百步而若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逸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乃獨武公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丘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爲水磑猜使完葺 **終南佳處** 唐書盧藏用始隱少室終南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對大千侷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作畫妙處** 晉書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詩精妙處** 能改齋漫錄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主西方時高秀獨求主光卑叔用嘗戲呂本中云我詩非不如子我做詩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史記妙處** 容齋五筆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在平原住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

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又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複。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

卧雲深處 頌古聯珠。宋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卧白雲庵。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北磵簡曰。試問卧雲深處客。不知何以答吾干。萬般生化難逃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幽占堆雲處 禪林僧寶傳。谷泉禪師住芭蕉。將移保眞。大書壁曰。余此芭蕉庵。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株。許得僧

責義帝之處 史記。漢酈食其說齊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王諸侯之後。

欲得穰侯處 資治通鑑。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

諸佛出身處 頌古聯珠。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佛慧泉曰。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眞淨文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因前一彈指。覺觀自分明。日面月面遇佛手驢脚。呈肯承此恩力。言外反迷情。雪溪恭曰。諸佛東山水上行。堪須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水。不爲回途十萬程。大洪預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從衆無伴侶。獨自赴前程。湛堂準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或安體曰。東山水上行。衲衫不染塵。壁上畫枯松。從圍驢喫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脚抵沙峰。爛醉和衣倒。覺根清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石菴璟曰。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率菴琮曰。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繞跳一箇字。才子近頭爭。荊叟玨曰。諸佛出身處。千般擾處重。東山行水上。眨眼過扶桑。

諸佛行處 光明經。如來游於無量甚深法性。諸佛行處。

佛浣衣處 西域傳。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曾滌器處。次北小池。佛曾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慢觸者。金毘羅獸即爲害之。次側有方石。上

有佛袈裟文跡。外道山人有輕蹈者。池龍揪興風雨害之。

郭有道宿處 東漢書。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宿處也。

居劉安衆處 南史。劉瑀性陵物。族叔秀之爲丹陽。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

郎吏卧處 漢書。廣川王去以陽成昭信爲后。去有幸姬陶望卿。昭信譖之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人數出入南戶窺郎吏。去曰。是中當有目知者。昭信即誣望卿歷指郎吏卧處。人言郎中令錦被。去至望卿所。令諸姬燒鐵共灼望卿。望卿投井死。

不知官曹處 東漢書。張玄爲陳倉縣丞。會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徐業聞玄諸生。引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遇。眞解矇矣。請上堂。問難終日。

先王置酒處 五代史。唐李克用破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時莊宗五歲在側。克用慨然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代我戰於此乎。及克用卒。莊宗即晉王位。將兵攻上黨。王乃出兵至三垂岡。注曰。此先王置酒處也。

呂氏無處 史記呂后紀。呂祿與酈寄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夫妻隱處 郡國志。長白山陳仲子夫妻隱處。

前身爲婦處 太平廣記。魏州守崔彥武。部行一邑。愕然曰。吾昔曾在此處爲婦人。因求爲入曲巷。入門主人公出拜。升堂。東壁高六七尺處曰。吾昔所誦法華經幷釵五隻藏此壁中。其經第七卷尾火燒失文字。穿之果得釵與經。主人泣曰。亡妻存日誦此經藏此釵。彥武又指庭槐言。吾昔欲產時。解髮置此樹空中。令探樹冗果得髮。於是彥武留衣物厚遺主人而去。

是汝入處 頌古聯珠。玄妙備因號清門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佛慧泉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供溪。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漸漸。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法雲秀曰。一滴偃水。四海少人聞。直饒言會得。也是弄精魂。白雲端曰。天生岩服莫爲兒。有盤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似閒嬉。羅漢南曰。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濯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急潺潺。終日不堪聞。叉古佛曰。投老玄沙村境清。這閒未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臨流使濯纓。楚安方曰。滔滔無

問訖。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洩。文殊道曰。玄妙指示太
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與不聞門外路。勸君休向僵溪尋。月林觀曰。
此坤獨立。從遠處入。風吹不着。雨打不濕。鐵山仁曰。一派寒
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既清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總**
相念處 四教儀應作四句分別。一者境別觀亦別。二者境別而觀
總。三者境總而觀別。四者觀總境亦總。初境別觀亦別。正
是別相四念處。位次境別觀總境總 四教儀註引妙
觀別。此二即二總相四念處之方便。**別相念處** 玄云五停既除。
觀慧諦當能觀四諦而正以苦諦為初門。作四念處 **十種心念**
觀破四顛倒耕玄云別謂各別身受心法不同故。
處 法集經所謂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念佛念處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心念處 **智不到處** 宗門
統要道吾智禪師與雲巖同侍藥山次。山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
角生。師便珍重出去。巖遂問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山云。我今日
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巖遂問師兄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云。我今
日頭痛。你去問取和尚。後雲巖遷化。道人馳辭書至。師覽後。云雲巖不知

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朴慈遂云。古人與麼
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他不會處。翠巖芝云。道吾道
雲巖不如有。悔當時不向伊說。頌古聯珠部山
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是非不到處** 因僧問是非不
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白侍禪曰。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孫青山父。鶴采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鈎升萬戶。
木庵永曰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閑舞棹大慈心
擲金鈎。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愁。**制心一處** 咒行法
寶論此神咒者廣發菩提心。誓度一切衆生。身持齋戒
於淨室澡浴清淨着新淨衣服。制心一處。更莫異緣。**進止有常**
處 西漢書霍光為大將軍。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常竊視之。不失尺寸。資性端勁如此。**不變異處**
頌古聯珠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
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丹霞淳曰。家家門擁蟾蜍月。處
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 **不落別處** 頌古聯珠龐居士辭藥山
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

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
掌。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真淨文曰。龐公全執滴水滴凍。藥
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上方益曰
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口如啞。直饒捏
得成團。端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善為。兄將東打西打。之大奇。三年留客
住。莫待去時饑。冶父川曰。三尺寒光射斗牛。鎮鄉扶庚鬼神愁。壁夫
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血濺流。石溪月曰。頭上漫漫。腳下漫漫。拄定即
易。警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雲居悟曰。落在雪
裏。不犯腳手。打宵藏去。也難下口。禪
掌雲團簇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非干時處** 僧寶傳真淨文曰行王問諸經
旨標時處。圓覺經獨不能。何文曰。頓成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
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
發蹤指示處 西漢書蕭何為丞相。高祖以何功盛。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何未有汗馬之勞。特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獵追殺獸者狗。發縱指示獸處
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illegible]言。

指示箇歌處 禪林僧寶傳龍湖聞禪師曰。我述世雖未出家。宗師指示箇歌處。**答不在**
問處 禪林僧寶傳風穴沼禪師曰。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太學為芻牧處** 東漢
書翟酺順帝時為將作大匠。上言光武起太學。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
帝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宜兼存。故並傳至今。頃
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帝從之。**有勝人處** 南史
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宋宗
越處強盛。一往意氣無復二心。既為廢帝盡心。處明帝不能容。因誅作亂
誅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
嘗參差。沈攸之曰。宗
公可惜。故有勝人處。**有過人處** 頌古聯珠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遠和尚。遠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
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
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
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

遯菴演曰。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竹屋簡曰。忍死叮嚀見白雲。一盃鵝酒十分斟。君教不飲空歸去。田地無由見陸沉。　又　辛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撈得白雲提得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防護風寒數處 吳志。吳紀。陟使魏。司馬文王謂曰。吳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道里甚遠。難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防護風寒。亦數處耳。裴松之曰。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無著手處 晉書杜預伐吳。衆克咸已議者。史佚來冬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無措手處 後周書宗室宇文孝伯宣帝誅之。隋文帝後謂高熲曰。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

無下筯處 晉書何曾任太宰。性豪奢。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筯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其子劭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　晉任愷。初尚魏明帝女。至武帝時爲

侍中。惡賈充爲人。每裁抑焉。充求間言愷爲吏部尚書。侍覲轉希。數諷益主謂愷豪侈用御食器。有司檢寢。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免官。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初何劭以公子奢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無棲泊處 頌古聯珠潤州鶴林玄素禪師。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爲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松源岳曰。十月清霜重。臨風傲骨寒。苦無棲泊處。撒手出長安。　自然恭曰。道箇佛來也不著。當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斗勘破了。鵝峽空山竹滿杯。

覓箇住處 頌古聯珠趙州訪禪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撲。　捻寶聞曰。展陣開旗各逞謀。前鋒相敵未輕休。等閑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　聿菴琮曰。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開得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沒着文章處 老學菴筆記。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之道。之道方以元符上書言宦

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陷罪籍。可惜也。之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着文章處耳。其時氣不挫如此。

讀書無用處 吳虎臣漫錄。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詩體有定處 苕溪詩話。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書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誤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踆踆。又將去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之亦不得而見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篇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

道與書之先與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

左傳害理處 容齋三筆。左傳有害理處。左傳誠論建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藏其大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網於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士伐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宣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敵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義爲悖焉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題目出處 玉堂紀事。即書叢題本爲晚學設。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文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雜以偏如。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孫竹賞賦。滿場不如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欽定題。果何爲也。則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將安之甚。蓋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韻要出處 岩溪詩話。劉禹錫嘉話云。作詩押韻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餳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如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一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醉沒曹公湯婷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何須出處 老學庵筆記。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揭榜見東坡姓名。公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中皆同處 東漢書。陳蕃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注。蕃射有細法。以天覆地載。來道而寸。又有上獸而雉。五小而準。雉準細時。爲勝之方。然要在機者

器玩同處 晉書。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云。見使此人依然按魏武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欽升耶。

知酒肉處 白氏六帖。趙達知故人家。具食。食畢。主人曰。乏酒無以叙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知鵝肉黑白處 晉書載記。苻堅從子朗。字元達。爲青州刺史。或人殺鵝食之。朗曰。此鵝楪半露於之亦驗。又食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差。

枕席有涕泣處 東漢書。馮異爲光武司隸主簿。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食炙不知口處 晉書。司馬流與蘇峻戰。食炙不知口處。

巢窟在何處 南史。謝瀹爲吏部尚書。時王晏爲尚書令。晏嘗呼瀹共載。瀹止之曰。君巢窟在何處。

居窮僻處 西漢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種瓜溫處 漢書儒林傳。新豐有懸儒鄉。秦既焚書。廿諸生爲郎七百人。密令冬種瓜驪山坑谷中溫處。瓜成。詔博士諸生說視之。爲伏機。諸生至。方相難。所見法不決。因發機。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

印復故處 事類合璧。梁庾平章中書失印。處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獨無間處 史記。漢文謂馮唐公曰。衆我獨無間處。

轉法輪處 釋迦譜。世尊思惟。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贍視我者。皆悉聰明。爲此五人先聞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在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又此五人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

華嚴七處 華嚴經。菩提場。普光殿。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天。逝多林。是爲七處也。

陵谷代處 資治通鑑。後漢桓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楊賜對曰。今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棄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畫樓沽酒處 禪林僧寶傳。法呂過和黃龍南偈曰。葫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豹傳眼。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龍移他處 僧寶傳。重雲暉山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誓促夬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

牽牛涼處 魏志。賈逵有牛暴田。爲牽者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晉書。李士謙有牛犯其田。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讀書處 澧陽志。車武子讀書處。又老相傳此地。室斷碑沒。墨水雲腥。祇今幾載蘭江上。老重秋風不見螢。元劉將孫養吾集讀書處記　丞相信公之季弟稱文堂。峯贊閣誅。開朝請。又丞相留燕山。與書訣曰。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隱當若之何。山中讀書可矣。其它日爲管寧。爲陶潛。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文堂受言。服膺讀書深家。無故山以外之跡。隨寓以讀書處扁之。歲年晚晚坐倉儲然往帛書隨手裂去。易其使來者不忘。亦惟是筆墨傳者以貽永久。乃錄副墨。規予今之記焉。嘻。書畫在文山矣。尚何言。抑有書以來。凡其耳目心知者。孰不知讀。而古今高材顯仕則有之矣。積非書之功不可。而可謂之能讀者幾。書一也。而讀者異焉。予䟽白頭國師。將極群書以爲之資。此亦一讀書也。何嫌乎揚鬱抑。而欲名山精舍爲二十年規。此

亦一讀書也。書何與於人事而有遺恨者矣。意者書亦不能無憾於此也。書非以資讀。而讀者亦若有禍。昔人有罷相而或請其胸中大讀數百卷者。有入翰林而恨其太蚤不得老者。雖如萊公精忠大節。猶有置不滿於此。則書有不及讀者矣。前史贊相或再問再不如或議井田禮樂有厚衡以王論語半部斷章稱相業不可及。則書有不必讀者矣。書何似於讀而猶有不暇與不足。則書何負於世哉。嗚呼。書之功可睹矣。事業有不在於學問。而學問各自為是非。向微千鈞一髮。猶有信公若而人。則教忠教孝永已如清談。而義農以來。為有餘媿矣。然則今之所為讀者何書也。是則有可言者矣。載籍以來。自刪定筆削而後成書。泛而為諸子百家。私之為傳授。為專門名家。為訓詁章句。為貼義套括。一反之為親既大明之為理學。墨守者局師說。尊統承。擇使者借光寵。捷功利。巧者姝倫。擅曲阿世。淺者拾土梗。供辭章。最下又充贊給科舉。三千年間讀書者具是矣。孰能反而求其切。孰能通而會其極。嗚呼。其自三代以來前修往哲。晦明絕續。毫分縷析。以至斯世也。其亦幸而漢唐以下。而無議論之多門。場屋之遺累。以及此時也。學術之異同。不待辨而唯是之歸。義理之擇孰。不必泥而惟善之師。觀於正大而得天地之所與立。揆之心胸而得聖賢之所與同。夫室中其咕畢誦其糟粕之謂而已哉。文章之於讀書也。既進而不顧為河汾之十策。又幸退而不必如鄗根擗之歎。逵東北切安夢床膝完則彼良苦。視淵明賦山海自達則此有餘。其所自得者。丞相之所不能教而吾亦不能得於言也。雖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章之善其身足矣。兹名兹志又將以遺子方來。以之承家。以之教子。如斯而已乎。其於用世亦有政日不足者乎。抑此為讀書言之也。其使觀書窖之帖。而興於今昔之故。以予文其間豈不足以有感也。是則異夫世之所謂讀書者之撰矣。斯其不負信公之教也歟。文室名埠學諸子。乃學喜屬辭咨讀書之劾云。此帖凡百七十八字。慷慨激惻情至誼盡。百世之下。誦之者猶流涕也。別為刻藏此處。於是信公去世二十有三年矣。大德第八重九書。　國朝吳廷臣清江集

題山陰讀書處。　蘭亭脩禊處。愛爾好林泉。閉戶不曾出。讀書渾小眠。青山秋氣早。綠樹午陰圓。何日期相過。西陵一問船。

滌硯處 元一統志諸葛武侯滌硯處。在沅江縣西四十里卧龍寺。

托身處 唐劉長卿集小烏篇上裴尹　鵲花巖有報息時擇木難容托身處。

用心處 頌古聯珠首山念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問過也。　投子青曰。未語能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秪貪進步求名王。寧信靈苗不受春。

標心處 脩懺要言然須預識標心之處進行之門。所謂圓常正信也。

難眠處 晉書郭子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嘗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丞相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懺悔處 脩懺要言行人親近良師學懺悔處。師不思議境理觀所詣之處也。

親切處 頌古聯珠風穴沼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畔舂打鼓。賀蘭山前築底毬。　投子青曰。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共江客。別籍還他漢地人。　首山念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吾九晝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投子青曰。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對後菊花新。不因西嶺殘水盡。爭得來山一帶春。

緊要處 頌古聯珠雪峰存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峰向你道什麼。　圓悟勤曰。雪峰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踏相弁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又曰。無量劫來是簡甚麼。觀面全提。我今瑤過不駐過。土直堆頭且高卧。

有長處 頌古聯珠雲門偃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水菴一曰。拳手拳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虛堂愚曰。觜如鴉王翁過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猶衣襯把麝香薰。斷揄倫曰。將軍有令門經旗。朔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出驍驟者。不如身已陷重圍。

無學處 頌古聯珠雲居因僧問金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覺。師曰。不同興化。　投子青曰。苔殿烟秋紫氣捿。拱班宸庭退光年。鳳棲不宿桃源客。豈逐金光觸漢天。

向何處 唐劉長卿集夕次擔石湖夢洛陽親故。　萬里雲海空。孤帆向何處。

擇吉處 劉熙釋名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喫飯處 五代史晉李后傳。耶律德光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

不毛處 孔白六帖劉禹錫傳。叙狄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惡使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

深深處 頌古聯珠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娭子

渡深淺。丹霞淳曰。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筏與浮囊。

真一處 大還寶章 真一處中黃宮。

分身三處 法苑珠林讚道篇云。釋寶誌公迹多異。有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遂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出又至其常所造唐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

三好處 止觀 好處有三。一深山遠谷。二頭陀抖擻。三蘭若伽藍。若離三處。餘則不可也。

四念處 四教儀集註 四者數也。念者觀慧也。處者境也。今言四者。人於五陰起四倒。謂於色多起淨倒。於受多起樂倒。於想行多起我倒。於心多起常倒。舉四倒故言四也。

四居處 顯揚聖教論 四居處。廣說如經。一慧居處。二諦居處。三捨居處。四寂靜居處。

五易處 貫經新書 豫樣聚而變容。衣衣變愁。泣執裹子一啟而五易處。

內六處 大集法門經 謂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外六處 大集法門經 謂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

十二處 楞嚴經註 言處者。蓋六根是受六塵所入之處。六塵是受六根所入之處。則根塵互為所在之義。故名十二處。又曰。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因緣。非自然性。

烏飛處 唐劉長卿集 武丘寺仰已山僧來遠從烏飛處。

知杖處 玉融新對廣字函 高僧傳曰。釋曇霍蘇密人。舍行從河南來至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

是道處 須真天子經 問何所處是道處。文殊答言。寂靜是道處。

近離甚處 碧巖錄圜悟勤禪師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可不作常程。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闍黎不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著甚死急。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汝量大人向語脈裏轉卻。若是頂門具眼底。舉著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卻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一箇燒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撥。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卻道闍黎不曾遊山。溈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溈山云。子試舉看。仰山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溈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直不為好。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著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什麼不曾逢著。丈云。若逢著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卻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卻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卻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頭上漫漫。腳下漫漫。半開半合。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瞎。左顧無暇。瞎漢依前。右盼已老。一念萬年。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猶自可。放過一著。便打。雪竇卻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羃羃。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遍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左顧無暇。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歎之。似這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菓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

是有甚了日。又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
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道
探竿影草。不可道大西也。僧云。西禪。果然實頭。當時好與本
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也要知由深淺來風也以如南國
僧展兩手。敗闕了也。也賊破家。不妨令人疑着。門打一掌。從教由
僧云。某甲話在。
門却展兩手。僧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
過合作麼生。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
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尋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
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
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
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如一
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其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虎
頭虎尾一時收。凛凛
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嶮。

師云。放過一着。
盡天下人一時落節。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
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雪竇只據款結案。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
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
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凛凛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颯颯地。却
問不如何太嶮。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
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
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休休也。須別有事在。又垂
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
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
下轉去。醯雞蠛蠓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
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
探竿手。僧便喝。作家禪客。且喜明得也。州云。老僧被汝一
喝。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恐龍頭蛇
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入那裏去。僧
無語。果然摸索不着。州便打。果然。此睦州宜在如行。蓋大地草木盡斬為
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着。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
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
句。似箇荊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
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
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為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
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
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
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
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
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
著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諳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便作麼
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脚踏實地漢。豈管
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
出。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
變。若謂騎虎頭。

二俱成瞎漢。
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雪竇不
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
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
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
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
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
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
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
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
是這僧識機變處。門智禪師熙這僧云。識法者懼。盜頭通。若論戰也。箇
箇立在轉處。貴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
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
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
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大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

兼有轉變。始將雲實道。若德塵二俱成膳漢。雲實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雲實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雲實後面須只是下註腳。又道推膳漢。且道是賓家聯。是主家聯。其是賓主一時膳處。指東天下與人者。山是活處。雲實一時須了也。而什麼。却道指東天下與人者。且道作麼生看。眼也看。合眼也看。還有人見得麼。

一生補處

四教儀註。一生補處者。補有一品無明。故有一生。過此一生。即補妙覺之處。觀音玄記云。補儲君之義也。

純陽極處

雲居子詞。輕清之氣凝結不住。升上腦宮。純陽極處。

那處

左傳莊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註。那處。楚地。

納城處

雲南志。納城處。在曲靖府陸涼州。漢同勞縣地。

詩

唐韓致光集。兩處　樓上淡山橫。樓前濃水清。憐山又憐水。兩處總牽情。宋鄭仲伯詩。清處雨書記。曾魯卿作。　小竹聊須長。閑花懶使栽。象斧洗耿吹。雲氣陣塵埃。績靜初香裊。聲橫月上來。有時閒警露。夢覺白蓮菴。張樸渠詩。樂處　樂處加功勉。處行事無甘苦。必心亨。綱衣容有文章在。低首時人莫忘我。僧文珦詩。靜處　常於靜處著閑身。別是清虛吟澳人。禪果斷除千種法。吟中消受一生貧。聲名豈必存犧簡。林壑從來有隱淪。雲月溪山無限景。對餘一一意皆真。江湖續集　是處　是處堪彈鋏。今朝又起單。湖高疑地窄。蘆嫩信天寬。野佛若木鐸。茅灰釣月竿。一風颿夕照。誓辭見青山。衛宗武集。聽瀑處　清漣萬頃淨。爲湖瀦港一鏡涵太虛。其旁鱗次四異四望。沃若青畦。蔬吐參朧閒碧樹。洲頭岸參連千萬。水村漁艇晚鍾寺。中有一山成畫圖。鄞谷無此寬闊莊嚴。瀨無此渚渺渺。又於何所堪衛鋤。犁與卜築於此居。我然其罷孔氏佚。時哉不偶堪避世。無嚇把來以日游。騁來風月入吟肩。錯落吐幽啟豈非人作內者有足勝。眇視外物易狗如。膏粱於此且不顧。況爲禮赭而枕。衣則如之子。命名者。是將寄意耕與漁。豈亦伯成子高之在野。莊周濠上之觀魚。又仕大劉拾陳處。草水竹清處　晴波漾文綺。風豈井家聲。居然三市中。著此一畝清。幽人日地偏。求趣由天成。洗耳日以靜。把節日以貞。從君將三地。與我增更明。僧文珦集。萬山深處　萬山深處抱柱峰。野鶴孤猿共此家。莫使遊塵污泉石。有時閑臥烟霞寒。衣綠竹千層翠。鐵食青松數樹花。無可破除無可羨。清貧却是好生涯。劉龍洲集　登淡雲

高處　攜衣丈上一層樓。才到雲霄最上頭。方識乾坤真轉徙。始知身世付虛舟。九秋草木嵐烟濕。萬里山川渾氣浮。更欲杖藜窮地望。眼中何處認神州。江湖後集　寄題江湖偉處　坳座求於德處宜。到門還似上船時。江湖未必風波險。平地風波險不知。又可敬詩次韻題鎮使趙金紫德處　突兀窮崖俯雪洲。時時登覽嘆漁舟。溪分南北地初合。月在山間天共流。三兩可人曾此會。百千年後復誰遊。梁田不變金紫從。猿怨吟翁白畫頭。蘆雪軒詩集　題湖山佳處　彭蠡西南廬阜東。水雲終日氣濛濛。八江水瀉添春綠。五老雲來帶晚紅。排路覺巖泱井。近仙源逐遠武陵通。何由白髮長松下。共倚滄舟弄晚風。陸子方集　漢山佳處子弄而宜城丈人書。澗流不受美女鑒。醜石乃似頑夫形。行盡濃山千百里。只宜此地結茅亭。巖花半識元暉面。溪聲細和謫仙詩。行雲流水自今古。流更黙畫丁不知。元王達格溪集題祖達觀外史洞雲深處　洞雲深處神仙宅。空翠不收常畫寒。金鵝尾橫青挾靜。青蛇影卧土花暖。天壇嗚聲尋教寶。雨石賣寒來注月星。史開一僊高與地。遁于深字內貴處解。寺裕元詩題高萬里竹荷清處　幽人結亭在何許。荷花香益竹深處。紅香樂樂翠陰陰。滿時秋聲與涼露。黄塵六月汗流浹。脫巾小扇八尺牀。先生一笑枕書眠。仰看唐日搖波光。千主雅趣愛林壑。是間齋閣有真樂。石橋不許俗人來。終日相親只猿鶴。萬釘何必帶十圍。日履事頗充甘肥。有竹止肉可無肉。有荷豈不堪爲衣。玉版突君篇滿眾。人不知君獨有。更對寒雪有珠棒。仍對春風戲垂柳。既不似子猷作種竹一園。又不學濂溪但挩蓮一萬滿前花木供鶯詠四時景物供天然。竹君子蓮君子。非君而誰可稱此。淤泥不染風寒青。請以君子名斯亭。張思康詩何處　何處情懷好。清溪白苧袍。疏理浮樹動。秋氣扶天高。草閣想鄉草。節杖屬我曹。天空清可鑒。兒擬數纖毫。康文靖公集題吉安佑聖觀以水勝處并引　竹人竹所多名勝處方題山水勝處。爲竹竹已成集。復除于衡共上。丑于未對其奏。不識所謂山水主人獨清謹師者。而意觀其行數言。明淵閒適。又人冰鋭。互相抗人之思偉者歟。自與寫二地。乃方我生平丘壑心。每閒勝槩欲登臨。何時解組林亭上。細詠雲山萬古音。　玄關本與世無間。隱接粉紅總若沖。茶竈煙熏蔬戶外。息機香與坐談空。　國朝釋妙聲金室集　翠微深處爲日來除上人作　翠微深處亂山中。築室閒依柱樹叢。夜蝠來馮空洞雨。曉廬花春滿林風。窗含烟霭衣長潤。橋拂浮嵐路不通。真城十年天萬里。我當歸步涤雲來。　竹梧深處爲汴陽陳縣丞作　竹梧深處可置祖。靜愛杖頭拾風鶯。

好似湘江春雨重疊同金井桃霜寒。無人不道總趣句。有客從教但遠看。
三載戍松汀水上。幾回飛夢繞琅玕。顧禄詩集 題王叔同竹窗處 嶺上
浮雲日往還。高人相對自怡顔。青過半壑天無野。白處渾疑雪滿山。變化
不隨龍出去。悠揚長與鶴俱閒。幾時合我能詩賸。要看烟嵐起座間。 題
徐璡同村居處 南州徐孺揖高名。幾代英孫肯尚清。三畝已鋤朝士厲。
一犂甘偶野人耕。柴門半掩閑花落。古徑斜通暗草生。莫哭相過忘禮法。
瓦盆處酒竹根傾。 題胡秀才先生見山處 美人愛閑曠。結屋依林泉。
嘉木陰周遭。雜花競芳妍。有兒能積書。有僕能刀田。生涯既已足。幸際昇
平年。時從陶一觴。取樂合自然。出門得遠山。彷彿几案理。嚴取出塵表。何
必奔神仙。尤許有士王正集 水調歌頭 題蕭菊清山水勝處 山水擅全
勝。清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尋真。山有達來氣像。水有瀛洲風
物。人是葛天民。說得紫芝老。吟盡碧桃春。 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回頭
下望濁世。無地不紅塵。憶昔來留江右。回斷丹
霞草壁底事。走踆踆。今日送君語。聊爲自移文。

佛說無上處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尔時世尊告諸

比丘。有三無上處。汝等諦聽。當爲汝說。諸比丘白佛。唯然受教。佛告比丘。
三無上處者。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
無足多足。若色無色。若想無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諸比丘
若有衆生能於佛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丘是
名初無上處。復次諸比丘。又有爲無爲。色無色。法離欲法爲無上處。諸比
丘。若有衆生能於此法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
丘是名第二無上處。復次諸比丘。僧無上處者。若僧若群若衆若聚若徒衆
中。如來弟子僧爲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此僧無上處起信向心
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是名三無
上處。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處處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佛言。道人行道。若瞋恚意起時即當制。已制便念善。是爲道人行。若布施
財則得之。便計無常。不隨身死。譬不犯殺盜婬。是爲不隨身死。出瞋恚者。
口亦不言。意亦不念。是爲出瞋恚。畫十大深聲者。譬如人作盜。說言汝所
作大無狀。是爲畫中大深聲。佛言。味味次第著者。所食物外含之。內分別其
味。令不錯誤。是爲味味次第著處。所以得知者。前世所食。飲皆先上父母。

道人然後自食。是故得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言。菩薩用四事。得四無
所畏。一者自身所知。亦欲使人念知。二者教人無厭極。三者等心無所藏
匿。四者爲人說經從後不悔。是爲四事。佛亦用四事。得四無畏。一者如法
說。二者不受他人物。三者等心。四者威具。佛言。復有四無所畏。一者如事
說。二者無所愛惜。三者神足。四者不與人共事。佛得頂中光明者。有三因
緣。一者然燈於佛寺。二者愛樂明經。三者解人疑難。佛舉右手。有四因緣。
一者用惡人無反復故。二者以善人有反復故。三者現教。四者語人無作
惡。佛舉右手。復四因緣。一者欲令十方人皆來學道隨行意。二者爲欲亦
人。我所行福令得是相。三者勸人皆令持戒。四者威儀自尔。亦爲不欲見
人惡態。是故舉右手。佛不看履。有三因緣。一者使行者少欲。二者現足下
輪。三者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者見地有虫蟻故。
二者地有生草故。三者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正。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
因緣。一者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地住水上。水中有神。虫蟻一切值
佛足下皆安隱。同心志意。是故平者爲高。高者爲平。二者諸天鬼神行福
爲佛除地故。高下爲平。三者佛爲菩薩時。道利道徑橋梁度人故。從是得
福。故高下正平。欲令人意亦尔。佛不飛行。有四因緣。一者勸弟子欲令精

進。二者欲令弟子聽經。三者根宿命息。四者現神足故。不飛行。佛在世時。
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千百重。行坐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
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卧皆隨佛所首。用佛尊
故。佛初得道不食七日。有四因緣。一者念道忘食。二者一心不饑。三者歡
喜不渴。四者不念病痛。思惟生死識。是爲四。欲使人聽經亦令佛家裳
塵水不著。外垢不着。有二因緣。一者不念一切人惡故。二者見一切人有
欲。欲令滅之。佛復洗衆裳者。外垢不着衆着有垢有垢。所以者何。外行已
盡。是故垢不着。外內行未盡。是故垢着。用有身故。爲內未盡。以有身爲罪
用。是故不惜身命。所以者何。從惜命用命得道故。佛說八十億萬因緣經。
都治人三病。一者貪婬。二者瞋恚。三者愚癡。是三事。分爲六。故應六奉治
三病。經所以多者。譬如人服藥。病不愈。當更服餘藥。佛言。人意多瑞疾轉
故。多經隨意療之。欲使疾解故。佛已得道。復有三病。六愛。六愛者謂愛六
入。三病者。謂心意識。痛受故。佛已得道。有是愛病。何況餘人。狀罪不畢。不
得度世。佛業未竟。不得度世。佛盡餘壽二十年。有三因緣。一者同世間人
食身故。二者所教已畢。三者忍惡人誹謗之。佛尊重故。使取滅泥洹。佛度
世去。亦不捨身去。亦不捨意去。但爲苦滅耳。地水火風空常在世間。無有

斷時佛度世境身有三因緣。一者腐爛故。二者蟲蛾生故。三者人以香華持蓋來得福故。佛笑口有五光出者有五因緣。一者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者恐人言佛不如笑故。三者現口中光。四者笑識不至誠五者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佛欲度世去。諸比丘白佛言。諸在世間人皆當從佛得福。今佛度世去。諸世間人民當復從誰得福。佛言。比丘。我雖度世去。經法當在。復有四因緣。可從得福。一者若生無所食。餧之令得食。二者見人得疾病無瞻視者。當給與供養令得安隱。三者貧窮孤獨當建視。四者人獨一身行禪念道。無所衣食當給視之。是為四事者把持善意與之。其得福與佛等無有異。今時身皆為。使欲度世去。佛預舍利弗令說經者有三因緣。一者恐佛去後。人不信餘比丘語故。二者勸弟子意令解佛尚令比丘說經。何況餘人。三者現舍利弗功德恐餘比丘各自貢高。欲得說經故。是故佛使舍利弗說經佛度世去後。諸阿羅漢共貢歎阿難。佛在世時。欲得水何以故不與。十方一切皆當從佛解脫。汝何以不留佛。莫令般泥洹。佛欲行四神足。止住一劫。亦可百劫。亦可千劫。汝何不勸佛行四神足。阿難言。如卿語。佛而不得自在耶。當須我言。設使住止一劫在世間。獨勸當那得來。不作佛。佛本行共學道者有八十億萬人。皆求菩薩道。唯有兩人得道耳。一者釋迦文。二者彌勒。其餘人有得阿羅漢辟支佛者。佛忍辱過於地。心歡過於水。意堅過於須彌山。功德過於海水。智慧過於虛空。以是故。前得佛耳。佛言彌勒不來下。有四因緣。一者有時福應彼間。二者是間人麁無能受經者。三者功德未滿。四者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彌勒不下。當來下餘有五億七千六十萬歲。彌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彌勒時人眼見四千里者。本行十因緣得。一者不掩人眼明。二者不捨人眼。三者不覆蔽人眼。四者不蔽人善。五者不視敵。六者不視盜。七者不視婬。八者不視陰私及人短。九者諸惡事不視。十者然燈於佛寺。是為十事。佛辟支佛阿羅漢。是三人法同。行異。佛者為覺意。辟支佛為見因緣知。阿羅漢坐禪乃知。辟支佛為因緣見生死相。自守不敢離行。從見因緣得道。故為辟支佛。佛者為通。行欲度脫人故故求辟支佛。辟支佛自割身活五百人。以木自刺其頸。見因緣計校如割土。見血是水。見萬物皆非常。便取道有辟支佛。先世為菩薩。五百劫身。以有三十相。無二相不及佛。不及佛者無善權方便故。佛說生死勤苦三惡道事。有衆人意解。便取阿羅漢。雖作阿羅漢。於中最尊。所以者何。用前世行菩薩道。五百劫意心欲度十方人故。雖得阿羅漢。智慧能曉方俗語。初

為阿羅漢時。不能自覺前世為菩薩。佛使說佛功德。復說阿羅漢功德。令乃知佛功德大。便自悔。欲轉意取佛。佛言已得阿羅漢道。不可復得轉。便自悔言。我何急藏止。取阿羅漢道。佛使為解意。汝智勝餘阿羅漢。智慧不及佛。阿羅漢自斷苦。不斷他人苦。佛本行自斷苦。亦斷他人苦。是故不相及。佛言。舍利弗有三語。意以知人意。一者麁語。二者深語。三者常語。得是三語。有善意即見有惡意。求見有惡意。求見欲意。從是三語意知人意。舍利弗白佛言。彈指之間人意有六十生死。佛言有九百六十生死。復不多要有三意。有善意。有惡意。有欲意。善意有三百二十。惡意有三百二十。欲意有三百二十。彈指之間三意并行。合為九百六十生死。除善意三百二十。餘有六百四十。生死意佛與舍利弗同行。三十七品經。智慧不等者。譬如喘息同。從諸毛孔出入。能覺便但知鼻息氣出入。佛所知悉知諸毛孔。舍利弗所知如鼻孔。取舍利弗智。分為十六分。滿一佛界。三千大千日月天下衆人所知不及。舍利弗所知一分。取佛智分為十六分。滿一佛界中。舍利弗所如不及佛智一分。三十七品行有三輩。有大三十七品。有中三十七品。有小三十七品。意大得大意。意中得中意。意小得小意。深妙具行三十七品使洞達。何以故。正分分為十六分。人中本十六意。故佛分別是故不同。舍利弗如一切法語。用時譯護譯守語。佛便謂舍利弗去非時語用不可寄人故。舍利弗本字優婆替。舍利弗先佛度世去。有三因緣。一為宿命盡。二為不欲見佛度世去。三為無所復度脫。舍利弗行受人飯已還精舍中。言當償債。謂言坐禪念道。為償債。不念道為負債。行受人施。譬如負債未畢復更取。前畢未竟。今復逮罪。佛言。食人施不可不念道。求自得復益一切用。是故當償債。佛言。舍利弗衆第一。目揵連神足第一。阿難多聞第一。羅雲戒第一。阿那律徹視第一。佛使目揵連請舍利弗。舍利弗言來我帶恐不能勝。目揵連使牽帶。三千大千日月天地悉動。不能令起。舍利弗便至意。當先去到佛所。目揵連從後行。先舍利弗至。佛如二人各弟一。十方天下比丘無有如羅雲持戒者。羅雲持戒。有四因緣。一者自念言我為佛子。二者謂今持多。三者常自念我為沙門。四者持戒常欲勝餘比丘。舍利弗復持一盂水著澡水中。挽擲之。明旦往取。故水去。舍利弗而能如此。何況佛。目揵連為人所絕。不飛去不能得神足故。何以不能得神足用。罪未畢故。佛言弗迦沙王行至十二門。便還不如其身中六分。東意能為道。不如身生意。意生身。不能分別。是佛如可度故。便往從宿。王不如是佛。佛問王。行何法。好何道。為衣毛為堅。佛為解身中事空。於是使得道。不

急斷不得阿羅漢。佛言。諸行者當如意能得道。佛言。昔者林利滿當學經二十四年。得五言解脫下業羅宗。不復受何以故。本宿命從見五百佛。志道如來經。但聞藏經道。不肯教人。便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如五言。何況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佛言。昔有拘那比丘得病。佛使舍利弗往與分衛。舍利弗因問之。汝眼等有所識不。拘那對言曰。眼無有識。但見色識。生身生病對至。故有病身亦不如死。設身死者地水火風空當滅。但爲意識移去耳。佛遣舍利弗行分衛道。逢女家。從閑門作治道。謂舍利弗言。汝不與我共坐者。當入是大火中。舍利弗報言寧入是大火中。不與汝共婬。婬使人墮惡道。無有出時。天使來下救之。佛言人但不能守我。若能守者。終不憂爲邪道所中。佛言。昔有一比丘坐禪行道。佛弟難陀飲酒醉。欲往來到其邊歌戲。比丘白佛言。我欲避之去。佛言不須。是難陀於今當得道迹。佛即遣阿難往到其家。摩訶迦葉隨其後。舍利弗爲說經。自軌道現神足。難陀便歡喜。即得道迹。佛說比丘行道。但當堅心者。可憂不得道。比丘聞佛說此語。歡喜。意解。使得阿羅漢。佛姊子名須耶案多。隨術佛八年。使生命。與我兄弟共行而獨端正。有三十二相。使惡意生。隨佛後神佛塔。不令人見謗。稱復於人中說佛無道。但言諸中人意耳。舍利弗阿難聞之。使使愁憂不樂。佛言須耶案多不爲說我惡。爲構譽佛功德耳。言語中人意。有者人意多病故。佛語舍利弗。須耶案多不校計但瞋耳。何以故。不計佛有三十二相。光明神足。但降伏邪道。故佛數數誠。須耶案多。五眞之言。是邪術之倚。是故瞋耳。佛有姑婢年老。十日作婢。識成袈裟持上佛。佛不受。如是復言佛當哀傷我故當受之。令我得福。阿難白佛言。可爲我受之。佛語阿難。令持與諸比丘僧。我亦是比丘僧。不如與衆人。使世當爲因緣。今世相見歡喜者。皆是前世親里善知識。何以故知之。相見意解故。佛言世間人相持但若濤不苦厚。佛言本時佛者字抜喜次字須耶案多。次字阿難。佛告諸比丘。我年老。欲得一人侍我。舍利弗摩訶迦葉。目揵連。等。各自願侍佛。佛言不得摩訶迦葉。目揵連。因禪思惟知佛欲得阿難使呼。阿難言卿當侍佛。阿難言我不欲往侍佛。我不能侍佛。目揵連言不得不侍佛。阿難言當聽我四事。一者佛餘衣我不欲受。二者佛餘飯我不用。三者君有人請佛諸比丘不行我亦不行。四者佛坐禪思道時我當出入得自在。佛言大善聽汝所願。於是阿難因侍佛。是故阿難獨能問佛。佛弟子阿那律難提金毗羅。三人共坐思惡作七事。一者少欲得道。多欲不得道。二者知足得道。不知足不得道。三者精進得道。不精進不得道。四者守六衰。使不起得道。不守六衰。故使起者不得道。五者自護得道。不自護不得道。六者守意得道。不守意不得道。七者智慧得道。不智慧不得道。共思作七事。時去佛六十里。佛時坐禪。即知三人所念。使移意往至三人前。言善哉善哉。我復語汝一事。不念家欲得道。念家欲不得道。於是三人歡喜。即得菩薩。佛語阿難。人眼所見。四十二萬由旬。何以知之。日月去地四十二萬由旬。人眼所見日月。以是知眼所見者十方廣遠之處。日月億億萬倍。譬如大海中沙億億萬倍不能計知。人所作善惡殃福。即前後所作殃福億萬倍不可復計。一切善惡要在命盡時。作惡道處。作善得善處。殃福皆預有處。皆預有父母兄弟妻子。得道使止。不得道不斷絕之。佛言調達但教人作福。不教人行道。佛教人作福持戒守意得道。刀止調達自意生念。我當現神足於國王阿闍世所。王隨我。餘人亦皆當隨我。便化作一白象。獨出入宮中。便化作一小兒端正無比。便上王膝上。王大愛之。王見調達所作如是。王意呼調達勝佛。王使隨調達所語。王使民及未得道沙門悉隨王。王調達所問事。調達使王佛所言。佛年老可不須復教誨弟子。調達使呼舍利弗去。及諸沙門去。調達飯食有是惡意。因之神足。佛言衆人所作顛倒。非諸佛法。調達自意念言。我當飛去。人見我飛。悉當隨事。我因欲飛去。便不能復飛。調達不能自覺之神足時。即有婆羅門何等凡。便從第一天上來下。語舍利弗。調達以亡神足。佛語舍利弗調達欲呼汝里舍得羅。佛語天言。調達未得神足。我如當之。何況五舍。佛言人不當貪。調達但作貪故。亡失神足。佛言羅漢有兩輩。一名舍沫自受身得道。即欲度世去。二輩隨衛皆得度脫。佛與羅漢供行三十七品經。譬如螢火。佛許校如有數事。如其本末。本直兩滅之。佛譬如願樹。從本至末。分別如之。阿羅漢行譬如從末至本。從本至末者。計本空。從不如空者不得道。佛言阿羅漢有成陰。無五陰。所有皆現但不著耳。有已痛痒思想識。無生死。佛言阿羅漢有爲默。以得阿羅漢。有三相。一者不復犯身口意。二者三毒滅。三者衣食不用作好。但滅饑寒意。有是三因緣。使能變化自在。意不著衰故。不得自在。佛言意但當分別六衰不當著。著使不得道。佛言阿羅漢最行有二因緣。故令人不見。一者恐人見使多供養。二者恐惡人嫉妬之。佛言現神足復有兩福。一者人見羨行使精進念道。二者從人受施令得大福用。是故現神足意善故使得大福。佛言有阿那羅漢名憍梵鉢。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呞。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已百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佛語比丘。

當念者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人在世間極可五十歲。佛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歲。佛復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説是語。復有比丘言可一歲。佛復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復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復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復言莫説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呼吸間。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耳。佛語諸比丘。當念坐一切但當説法語不能者。惡明日譬守意善聽可從得道。諸比丘聞佛説此語歡喜意解即得阿羅漢道。佛言比丘入人舍中。當如手在空中無所罣礙意亦無所著耳。聞可意是爲喜聞不可意是爲著。有一比丘曰。佛可以不可肯著。當云何得道。佛言比丘意解空都無所著。是悉菩薩行諸比丘聞此語皆歡喜踊躍。即得無所從生法忍。佛言有一比丘於山中坐歎息有一人問比丘。卿爲道何以歎息。比丘言。我在地獄中時五毒極痛。今得作人。復得見佛經戒。而復不得道。長死復入是惡道中。是故歎息耳。爲比丘亦愛俗人。亦愛經戒。亦自愛身善意不可常。或有因緣來時使念妻子錢財。是爲墮惡道。佛言有一比丘。到優婆夷家分衛。因爲説經。優婆夷使長跪淚出。比丘説經至夜半。優婆夷長跪不起。比丘言我行説經。未曾見人精進乃爾。優婆夷報言。我家有一雛鳩至夜半便死。是故淚出耳。佛言人説經不在爲多。但問解慧眾也。有一比丘聞佛説是事。便往問佛言。爲我説一要法。令我得道。佛言非汝物莫取。是汝物便取。於是比丘即自思念。天下萬物皆非我許。獨善是家物。於是比丘因白佛言。我已解佛意。解是便爲道耳。時有一比丘聞佛説此語。便往問佛。舍利弗爲得是未。佛言舍利弗悉得。比丘言舍利弗何以爲我持眾家撲我面。佛言呼舍利弗來問之。舍利弗言我無惡意。所以爲者。欲令思身。所以持眾家撲面者。欲令眼耳鼻口淨故。佛語比丘。是舍利弗善權方便所作。於是比丘歡喜即得阿羅漢道。佛言昔一人往鄉比丘言。人死識念思想所知皆滅。行道得定意所知亦滅。有何等異。比丘報言俱滅。人死命盡神不滅。隨行所生。但徹不可使見。所得不同。爲善昇天。爲惡入淵。以是爲異。佛言有一比丘到優婆夷家分衛。見端正好。比丘便生邪念因起。優婆夷即取飯與之。比丘便捨去。我不應受人施。優婆夷便報之言。已有悔意可受施耳。優婆夷復報比丘使受。佛言譬如人有惡即覺罪滅。比丘受施無有罪。佛告諸弟子。能計空制意如彈指頃即可得道。佛言有一比丘坐得定意。有一優婆塞見坐處不乎牽起去。其女處優婆塞後肘五百劫不得安隱。何以故。斷

道念故。佛告諸弟子。有説經慎莫中斷。斷經罪重不可計。佛言有比丘行道得一禪自計言我得道迹。第一禪福上生第七天。下壽一劫。得二禪自計得斯陀含。第三禪福上生十五天。壽八劫。得四禪自計我得阿羅漢。今我何故不得生第十九天上。壽十六劫。作是言已。便言佛爲兩舌耳。即時從天墮地獄中。不覺大天上壽。便受地獄罪。譬如世間人得珍寶。一日爲大起燒盡之。人生惡意爲橫燒善意。佛言人善惡相隨。無有解已。惟得道乃離俗耳。佛言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道士知福不食。滌漱有三因緣。一者爲恐爪下垢故。二者從縢隨可意。三者殺蚤蝨故。亦欲使意淨無欲。復不污經。此者適可除外垢。心念惡不能除。爲學人弟當淨心爲本。心爲法本。心正則行方。行方則應道。佛言。昔有沙彌與師大行。見地有金便默取之。語師言疾行。是間無人甚可畏。師言但坐有金故令汝恐耳。棄金去便不復恐。弟子便爲師作禮言。我愚癡無所知故。金已棄便不復慊於是佛告諸弟子。學人貪道。如沙彌貪金。何憂不得道。佛言有比丘學道從師受經不精進。師教取十兩真數斗燒之。至實不盡歸友大石埳地獄中大燒之即作灰。弟子大恐。長跪問師。是何等大。師言汝不讀經行道。見後當入地獄。獄中大燒汝。不復移時。於是比丘便怖。便更精進。日聞一阿含。便得羅漢道。佛言。善權方便。度人如是。佛言阿那含有三結。一者癡結。二者世間愛結。三者見未得未盡結。阿那含譬如大上焰煙起。不能有所燒。須陀洹除八十八結。斯陀含除七結。阿那含除三結。阿羅漢無有結。須陀洹得道迹。斯陀含爲往來得道。阿那含爲不還世間。阿羅漢爲不復著何等爲道迹。謂識苦世間人皆不識苦。須陀洹爲識苦。斯陀含爲棄集。阿那含爲知盡。阿羅漢爲行道已竟。得須陀洹。莉百劫乃得阿羅漢。以何故。乃百劫須陀洹。餘有十結不斷。不得阿羅漢。阿羅漢但自憂身畏罪。不欲預世間事。餘有十疑結不解。不解故使止住。須陀洹所棄常有五下結。一者貪欲結。二者瞋恚結。三者見行結。四者戒貪福結。五者疑意結。亦謂從六天已下。至世間貪欲瞋恚。貪身顧欲爲下結。須陀洹見因緣者。謂不犯五戒時。當死死不犯。餘人見急恚犯五因緣。須陀洹斷故受斯。阿羅漢斯故悉斷。菩薩平故罪羅平得道。乃知非常苦空。非身非道。人行道不當有所著。行須陀洹得須陀洹。行斯陀含得斯陀含。行阿那含得阿那含。行阿羅漢得阿羅漢。行辟支佛得辟支佛。行菩薩得菩薩。佛言學者隨意所作使得其報。如影響相隨。佛言鉢有四名。一名爲一供食。二名爲戒。三名爲

受四名爲從是衎福。無有瞋繳。使慶受福。衎缽使主成。意中無惡念。佛言阿羅漢不食肉者。計萬生從頭至足。各自有字。無有肉名。辟支佛計本稍所作不淨。故不食肉。佛計一切天下皆空無所有。有使滅。滅後生要歸空故。爲無所有。諸弟子聞經歡喜。爲佛作禮而去。

絮 洪武正韻昌據切。調羹。禮記毋絮羹。注。絮猶調也。斟於味。疏云。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是惡。又見上。陸法言廣韻抽調食也。孫愐唐韻抽據切。丁度集韻抽御切。毛晃禮部韻略抽據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箭。楊桓六書溯毋絮疏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據切。見心音。此轉注。就器中味調食也。韻會定正徹。字切徹澀徹稱撣絮 篆書[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seal] 書韻總 高恕蒙學[seal] 六書統

閃 呂據切。顧野王玉篇丑注切。直閭也。孫愐唐韻丑注切。郭忠恕佩觿集閃閒上丑住翻。塞門。下丁計翻。手拒門也。丁度集韻或从戶作戾。釋行均龍龕手鑑戾音注。下戾。戾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閃仄遇切。楊桓六書統徵毋閃从門主聲閃非屋从戶主聲屋隸

篆書 屋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閭屋 並六書統 隸書 閭屋 並六書統

趴 昌據切。顧野王玉篇爲昌御切。正也。

悆 昌據切。陸法言廣韻悆懅悆也。丁度集韻或从處。司馬光類篇褚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抽據切。楊桓六書統徵毋悆从心余聲悆非古[seal]或从處聲懅非。字溹傳義音絮又條憂也。篆書[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seal] 並六書統 隸書 悆懅 並六書統

瘀 昌據切。陸法言廣韻痳痳不達。宋重修廣韻抽據切。

楚 昌據切。孫愐唐韻創據切。楚利又木名。又瘡所切。宋重修廣韻出歷山。毛晃禮部韻略又辛痛。楊桓六書統徵毋[楚]評見語韻穿毋字溹傳義心利切 篆書[seal] 六書統

儊 昌據切。孫愐唐韻不滑也。宋重修廣韻瘡據切。楊桓六書統徵毋儊从人楚聲儊非 篆書[seal] 六書統 隸書 儊 六書統

憷 昌據切。丁度集韻創據切。心利也。通作楚。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去切。楊桓六書統徵毋憷余見語韻穿毋 篆書[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seal] 六書統

敨 昌據切。丁度集韻昌句切。倨非勇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充句切。爲也。

䃙 昌據切。丁度集韻石不滑者。司馬光類篇創據切。楊桓六書統徵毋䃙从石楚聲䃙非 篆書[seal] 六書統 隸書 䃙 六書統

岦 昌據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

○著 洪武正韻陟慮切。明也。章也。紀述也。亦作箸。又朝內列位曰表著。又見下與陸韻樂三韻。陸法言廣韻處也。宜也。補也。成也。定也。又張略長略二切。顏元孫干祿字書：著，上俗，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竹去反，又紂略反。又竹呂反。見論語注。又音佇。又音除。見詩。丁度集韻：著，明也。立也。或从艸作著。古作箸。司馬光類篇：著，又遲據切。說文飯敧也。又陟略切。被服也。一曰置也。婁機廣干祿字書：著著，又直略切。附也。戴侗六書故：箸，以荼絮充肖也。士喪禮曰：[illegible]裹著。[illegible]曰：著，充之以絮也。曰蘭著用荼引之，則直略之音，爲附著。陟略之音，爲容著。陟慮之音，借爲表著之著。傳曰：翰有著定。會有表著定。如今班位。各有蕝也。翰有常位。疏曰：著定，因之而顯著之義。中庸曰：形則著，著則明。又詩云：俟我於著乎而。[illegible]之間曰著。[illegible]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亦作著。樂記樂著太始注直略反。著處作也。此非中庸明則著。注：著，形之大者。明著之顯者。張慮反。在此左傳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音切同上。釋行均龍龕手鑑：著又張略反，所著也。又知呂反，任也。又直略反，食也。著，陟據反。又直據反。楊桓六書統：[illegible]此轉注明顯也。作箸非。又著置也。紀述也。用注通。又朝內列位曰表著。即宁字方音。韻會定正字切如[illegible]如真[illegible]著

箸 洪武正韻陟慮切，用上。又見下。

篆書 [illegible] 並古[illegible] 李斯[illegible] 上古文下無家篆 並見姚敦臨二十體 [illegible] 王庶子碑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徐鉉篆韻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著 玉郡碑 著 見毋張納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著 綸光廟碑 著 靈臺碑 著 孔廟泰錄碑 著 景君碑 著 [illegible]承長碑 著 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著 衛夫人 著 歐陽詢 著 虞世南 著 褚遂良 著 顏真卿 著 [illegible] 著 黃庭堅

草書 著 王羲之 著 [illegible] 著 鮮于樞

表著 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俟我於著 詩：俟我於著乎而。注：門屏之間曰著。

好惡著 禮記樂記：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精神淵著 世說新語：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以孝友著 新唐書李傑傳：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遷累大官員外郎。

見微知著 [illegible]君子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若只御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又曰：患生於害，害生於患。人能知患己者而己害，害己者而己患，則可與語矣。老子亦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孫子亦曰：[illegible]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成殃。又曰：待爽直處勿再住，其有言之言也。故前人亦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之說。正如水能載舟而亦能覆舟，事事物物莫不反對。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而亡已，以存心養性而推禮。不能修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積微致著 抱朴子疾謬篇：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

尋微知著 抱朴子嘉遁篇：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超然玄著 晉書王戎傳：戎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上巳日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

吾宗天下著 劉貢父詩話：李翊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illegible]者以[illegible]著。[illegible]

攻秦也。周章首以百萬之師至戲下而不得進。沛公雖戰雖勝，亦敵不利。遂從嶢嶺啗南陽，而西攻武關，破藍田，追至彼處，擣秦人之背，竟降子嬰。其王濞之來兵也，其將田祿伯亦曰：願得五萬人循江淮而上，利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濞不能從，頓兵下邑，不戰而潰。其兩人之相與鬭，抗吭拊背，人如其所爲備，則雖求可以獻勝也，乍能卒然來不意而擊其後，故吾有不鬭，鬭必克矣。 劉夢得有言：貴生明五道，衛雉工車戲。周逼漢文時，何人居貴位。余考諸史，惟當太宗時，爲太中大夫，後拜梁王傅，顏師乃以功次爲中郎將，至景帝立，始爲王傅，雖以其楚軍功封侯，遂遷丞相，則當孝文時，雖用未貴也。又惟平死而雉後遂尤使不倫。詩人雖欲傳會遺詞，乃不如其外有如此者。 董仲舒爲漢儒宗，斷蓋一出，弟子以爲大愚，劉更生通達古今，著洪範傳，其子從而攻之，君親敵然。夫儒者之學，本所以明仁義，修教化，考論六藝，不失大中而已，不專己守獨私，有聖賢之說而自用之也。況于牙鑒附益，流爲巫醫，雖其門人子弟不得無罪，而師父之間，實有以招之焉。然則遺門戶，鄙詩禮，發衆信，不拯矣。以予淺識昌黎集，自云收拾遺文，無所墜失，今世傳者，猶猶各以其私錄附益外集，初而四篇，遺辭雅麗，郝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李于墓志卿所刊者是也。它如祭汴州董相文、與劉秀才書、手加書，是又嘗出於正集見于柳宗元書，載於唐史其傳也。猶信。至如嘗貽編禱兩文，乃在于廖正集中，則非退之所作甚明，直諫表論，顧盛狀，范蠡孫種誤，淺鄙，但吾益差之。餘文有偽，有其闕所疑而不敢辨。夫孟軻荀揚而下，傳其傳者，惟韓愈氏。不幸浮屠之說勝，使愈之道卒躓昧而不行，遺札無幾，又欲來其疵而厚誣之，豈不重可悲歟。吾懼其終不能以自明也，於是乎書。 詩。烝民美樊侯之德，首言忝竊，懼其不節之以禮也，則曰雖則言令儀令色，懼其不作之以誠也，則曰小心翼翼，言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四方明若，否而懼其道不足以自濟也，故乃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懼其流也，則又推之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夫言豈一端而已。後世之士不務明大雅之旨，遂拾單詞以爲口實。見有忠而被誅，信而獲罪者，相與從而尤之，曰：非明哲也。方朔之濫浮，胡廣之中庸，求道之模稜，餘慶之長者，視人泰然有自得已，蓋皆出於此矣。夫所謂明哲，豈方朔胡廣之謂乎。所謂保身，豈味道餘慶之謂乎。使樊侯不能不吐剛而畏彊禦，幸而不死，是特一持祿偷大耳，顧安足以語道理哉。仲尼有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揚子雲亦曰：屠行蹈邪衡衛而活，君子不貴也。 當隆之隱然之深之

君然，雖賁育之勇無所爲力，良十之誅，未如其自處。何者？發於不志故也。故君子不可不養詩以俟動。 黑裘之大夫，以其君不用道也，故去之，遂大路之君子，以其君失道也，故去之，至於南山，則大夫過其君之惡者也。夫過惡而後去，其辨之蓋不早矣。故序詩者異之於斯檜。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不如今無以爲君子。君大賢者，則未足以及此矣。詩於君子常以出處去就爲言，至於賢者，然後有困窮放逐不能養飽之詞。孟子所謂所就三，所去三者也。大哉君子，非以通爭君者爲可以語是哉。 氓之詩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夫人未嘗無懷也，而有所謂善懷者，豈我懷之人。求賢也，善懷屬又敘事也。與夫君向之有女懷春，衛詩之我之懷矣，固有間矣。是所謂亦各有行也。 晉獻之驪姬，將好之而已，未必信之也，故求本剝之。其詩曰：人之爲言，胡得爲是，而農幾其攻也。詠之宜公，則既多信之矣。君子不弱剝之而又憂之，其詩曰：心爲切切，心爲惕惕。初曰切切，終曰惕惕者，自憂而至於懼也。君大東周之王，其於讒也，又甚焉。采葛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則是豈獨切切惕惕云哉。故序詩者以爲懼讒之詩，蓋以憂爲不足道也，至於幽王之時，則讒之禍成矣。君子得罪而盜言孔甘，蕩然其可畏止也。巧言曰：無罪無辜，亂如此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則所謂憂與懼者，固無及矣。使亦自哀其不幸而已。故曰：傷讒焉。 孟子有言：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且謂以齊而王猶反手也。當是時，不獨厲人志士私怪其說，雖其高弟弟子公孫丑之徒蓋亦疑以爲不然。吾讀褰裳之詩，見鄭人之厭苦於兵革，而思獲他想於他邦者，何其切也。其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嗚呼，其勢豈不急，而其情豈不可悲哉。譬大溺於水而陷於大者，方其四顧號呼，須臾之命，往命疾走，況及濱溺，當此之際，有一人焉，能援手而出之，解其塗炭之苦，而措於安平之地，則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齊桓公攘狄而衛之，衛人人思之，愈久而不忘，木瓜之詩是也。彼一伯者假仁義而攘諸侯，尚能如此，況于以王者之仁政，而拯亂世之遺黎乎。夫惟孟子能知之，故曰惟此時爲然。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過之大者也。庭燎之光，鸞聲噦噦，過之小者也。宣王之過，過於勤而已。若夫齊君，則號令固亦不時矣，故庭燎之詩，止於箴之，而東方之無節則在所刺也。 天下之治亂，在夫人材之盛衰，國家之廢興，繫於賢者之出處。方厲王之際，人才微矣，播元在位，而匪用其良，則賢者亦不可得而致也。宣王承其衰亂之餘，然側身修行，其始也，固當任賢使能，如烝民所美，人材如是已。

微接下如言日。其臨政願治之意，固家備具如此。於是始得大古南征伐方虎中興之後，相與出而輔相。然後能攘戎復土，修政事而會諸侯，號令日出。號為中興，可謂知所本矣。然中人之志，不能不始勤勞而沒衰怠也。故鶴鳴誨之，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求賢所以本也。故言鶴鳴于九皐，聲聞於野，則其德音之著，聞不患於難知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方其在淵，則若可謂深而難求矣。然陽升則出而在渚。蓋賢者世治則見，唯有道而從之，則不患於難致也。既能致之，則必能任之。上賢而下不肖，所以任之也。故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夫如是則賢者得志而有功矣。吾能逐來而信任之，則天下之賢才無踈遠賤，其有不為吾用者乎。故於是則雖它山之石，而皆可以為錯也。蓋宣王之所以興衰撥亂，由於任賢而使能，將欲使之持盈守成而無廢前美，則非急於用人，其孰能致哉。然宣王卒以不惰，此皎皎白駒所以有空谷之適也。白駒，賢者去之國人思望而欲其留之之詩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者，欲其來而食於我也。與丘中有麻所謂將其來食同意。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者，將以留之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者，欲留而不得見，則思所謂白駒之賢者於何焉而逍遙乎。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者，待之厚也。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者，留之久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者，愛之思之，則欲之矣。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者，欲其來之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者，以情望之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者，思之久而不可御見矣，則亦勉之以嘉遁而已。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者，言賢者之退而窮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言雖窮而德有餘，居隱約而貌不衰也。與碩人俁俁、君子陽陽同意。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邪勉之以嘉遯，而又庶幾其復反也。庶幾其復反者，王猶足用為善故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勤民以行，不以言也。　黃嘗言耕而不及穫，豐年言穫而不及耕。載芟祥於穡始而咏於收成，良耜祥於收成而咏於穡始，祈與報之詩也。故其祠其先王，以為非盡人事，則不敢以有祈也。故必致其耕穡之勤。若夫成歲之功，則吾何力之有哉。其亦歸美以報神，主言之序當如此也。天有雨以施其澤，君有臣以行其政。澤自上而下者也，政自王而出者也。幽王之時，內有三事大夫，外有邦君諸侯，所以行政任事之臣，可謂眾多如雨矣。然內之則莫肯夙夜，外之則莫肯朝夕。百官之長，各離居而弗親贄御之賤，反憯然而曰瘁。卒生於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則雖眾多如雨，非所以為政矣。眾多而無政，以其政不自於王出故也。政不自於王出，則猶雨之無正者也。故詩人取以況之，而序詩者從而解之曰：雨自上下者也。

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諸公之望王，豈徒餔餟云乎哉。蓋曰既見君子，庶幾有藏，則因時有以啓迪王心而由以善，且以解吾心之弈弈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兄弟之情尚息也。豈不甚悲中心。是使君臣之發尚疏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故鼓咽咽，醉言歸。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馬伏波好名喜功，遂不知止，晚節垂齡卒困於讒，不亦惜哉。或曰：人臣之義，國忘身，當五溪之任，而援以老見請，苟可乎。曰：五溪之事，度非己而不失，請行可也。己能矣之，人亦能矣之，又安用請。建武中興，士大夫為侯王者以百數，天下既定，老臣宿將閉門而來朝請。一日邊陲有犬吠之虞，此後來新進爭功投足之秋也。願援已封侯拜爵矣，所己有尚當分以與人，況可復據而冒之哉。觀其戒松園也甚智，而數嚴敦也甚明，至於謀己則不周如此。惜乎時無有以孟子論為婦之事告之者，悲夫。　慶賞刑威之謂政，仁義禮樂之謂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所以得民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必有漸靡存焉。此敬敷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寬也。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世子不書，此何以書。徵梁氏所謂疑故志之者，近得其說矣。蓋方是時，魯齊嘗之今，皆以子同為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詩人推時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謹書之。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儒以道為禮，學者疑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先儒之說蓋出諸此。然則蝃蝀之詩所謂道化者，亦曰以禮化之而已。與汝墳之詩異矣。雄雉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國人久役悲嘆之詞，與縣蠻所謂道之云遠，揚之水所謂曷日還歸同意。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德者所以為政，而政者所以養民也。魏小而迫，君儉以嗇，至於殽桃而食棘，然不能用其民。思所以富而教之者，此序所謂無德教也。舜之作歌，先股肱而後元首。皋繇賡歌，先元首而後股肱。君臣交相儆，上下相賴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故能儼然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使民敬事之不厭。大車檻檻，大車啍啍，言民聞而畏之，卷阿所謂令聞也。緇衣如美，緇衣如鴻，言民望而愛之，卷阿所謂令望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將其來食，則君子之所就，非苟而已也。近之致敬以有禮，言之將行其言也。斯食之矣，卒曰飴我佩玖，則君子之於食也，豈獨素餐云乎哉。施德於民，蓋如此也。玖，玉之美者。佩其服之飾者，古者朋友之交，於其好之也，則必雜佩以報之，亦言觀之而遺之以其德也。

留子之始民如此則其施可謂厚矣以周民之所思而不置也先王未嘗有意於建功也而功必由我而立未嘗有意於得人也而人必歸我而服者無他焉惟反身以修道而已故其所以求之也其于人之求之也蓋修辭非以廣業而業自廣文德非以來遠而遠自來道之所在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猶之丱角童子子身日加長而不自知至於突然而首弁者見之寡未幾何時也此豈有所勉強而使然哉蕃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侯志於求而不如其所以求故有田則之而序詩者以謂所以求者非其道民所謂道者何哉亦曰求諸己而已夫子至於是邪而必聞其政其亦類是邪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曰衷則非由外鑠者也曰恒則天使我有是性也可謂久矣其衷也其久也而道固常存矣彼所謂元后者亦何爲哉若有其性克綏厥猷而已謂之若則非有於道也謂之有則勿梏亡之而已謂之綏則貴於安而無變也故民之厚謂之歸厚民之彝謂之秉彝而君子之於經亦在于反之而已然則孟子道性善者是邪非歟 玄鳥序言祀高宗也康成謂當作祫祫者合也合神主於太祖而序昭穆詩上述玄鳥生商成湯受命若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蓋將以長發殷武之義推之爾夫詩非一人作也

豈可以例言閟宮頌僖而姜嫄后稷文武周公之事皆見于詩安知其非頌周而特頌魯哉鄭失之明矣近世說者曰上頌祖下及孫子言高宗之上有以紹祖下有以詒孫也吾有取焉又詩曰景員維河毛以爲景大員均穎達釋曰言商之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也鄭以員河爲云何謂發語辭也夫景員維河以字耳遂以謂其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穿鑿之說非人情也鄭以爲發語雖文理頗順亦未可遽信說者遂謂景讀如既景乃岡員如聊樂我員河爲武丁所都大抵皆牽強之說也詩之未久矣或字舛文異或古今語異明者辨之可也 傳所以釋經也傳失而後有箋箋者所以助傳而正其失也又有失焉而於是乎有疏然則疏者固宜析剔二說之失衆而歸諸大中也觀穎達之書每每列爲二說毛謂以爲則從而失之鄭謂彼焉又從而失之使後學之士如窺江海汪洋汎濫叢雜分插靡所不有然至於驚瀾怒濤東西四流使覽者心目瞀然之所適從無一人能了然者則疏者果何用邪此穎達之大罪也夫皇甫謐唐儒也其言博而多妄然其釋湯所都之地明辨晰晰大正宿儒之謬穎達以鄭說之不同也既著之於前而復破之於後是則正義之名果安在哉此余所甚病也然觀其言每略於毛而詳於鄭則穎達者真助鄭者

矣 人之處世如毛之附皮燕之巢幕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幕傾危則巢何以安是以無貴賤無智愚同寅協恭惟恐大廈之不安故上自三公坐而論道九卿百僚拾諫匡輔左史納言右史書事智者竭其謀才者効其力百工執藝以諫下至士傳言庶人謗上下之情通如手足之衛腹心如枝葉之庇本根上之視下如父母之愛其子下之視上如子孫之愛父母中外交通無纖介之凝滯首足之氣周流無斯須之阻隔是以心君康泰百體順令叔世以來一一反是君自聖於上以天下之知莫己若唯天下之莫違予臣競諛於下唯恐失其富貴苟合逢迎賤辱百至民頑黠於下漠然無情如秦人不如越人之肥瘠天變於上而無一人告之者衆怨於下而無一語陳之者百司庶府無一物之得而莫有言者昏昏默默共坐漏舟可爲寒心哉 或曰歷觀古今治常少而亂常多何也曰爲政在人人之類數千年無一聖數百年無一賢聖賢不生生而不得其位政何以治庸人之私智小慧小人之刻薄殘忍無智慧而行殘忍頃刻之間內不自靜天下安得而不亂故曰爲人君止於仁仁則靜靜則天地位萬物育大臣者人君之耳目股肱耳聾於五音目盲於五色股肱墮於安佚淫於游荒蠱惑其心無所不至心雖欲靜其可得乎 孟子曰學然後知不足

歟然後知困今之人而莽苟且自以爲足先已自欺不明一旦出門接物臨政顛倒錯繆自以爲是殊不加省不如所以爲國家又無繩愆糾繆彰善癉惡之法且無家塾鄉庠黨序國學之模範然而欲士之成己欲小民之被澤欲皇祉之建欲帝載之熙欲百務之具舉欲泰山之磐石無法遣安於子子孫孫亦難矣三代之世上成其下下成其上季世以來上下相蒙招邪納垢以術不以誠上蒙其下也挽諂面從之人日至上曰可下亦曰可上曰不可下亦曰不可響出而響應形動而影隨使爲上者自明自聖下蒙其上者也正如一人之身心不能養四體四體不能衛腹心互相殘賊自以爲計惜哉 清波雜志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升官從爲飾詞已足耻矣而朝廷又爲之法曰望其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爲僞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弊豈易頓革輔臣爲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僞然所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又從官遂除一辭而已此豈由衷持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肯徹任經進不係時之重而叢嗽兩府初除因已受命將未受者耳凡降旨曰不供職者皆未受者也 楊誠齋集應齋雜著序 淳熙[illegible]年海内英儁森布衣

著。文儒王映。武衡宅唯。延集孔鸞陞列令才。維師師瑞虞濟濟華月。無所與遇孝宗皇帝。二一月御書扶殷。顧乜延臣。天顏怡愉。爾門左右宗子在處者爲雜。凡若干人。嘗錫對曰。無之。帝愁然嘗曰。先明皇德。首才九族。爾封八百岡姓。今吾聖神子孫。枝葉扶疏。後又華寒。爾無一武健實文。否走捐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所謂適臣各奉扇霧之天。者二人。居亡幾何釕戲舍場。間千歡缺。若枝驚換。大者自牛小獵。郎之而鹿森居士趙無發是時方高臥南州。抑水湖之湄。弄西山之雲。逍遙徐儒。逍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既不求諸公之來。而諸公亦無求無發者。君子主令恨之。成者其惰無發之才之文。未年歟。曰。無發才固光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爲之。何也。曰。才者惛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無文之罪也。才與文之罪也。四子且然。無發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無發爲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稱外通籍章始識之。主其家。見門巷肅然。魏柳蔚然。知其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無發既沒。其子汝奉來爲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無發詩文一編。曰四歷叢稿者。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爲叱咜不主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衒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嗚呼。無發生不遇也。沒而詩文可傳。不爲無遇也。無發可以無憾矣。無發諱津。善楷書。知郢州。終官朝請大夫。無發續火號。所主名疏。嶧嶧云。嘉泰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陳亮龍川集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稱其平時所與其徒考古論今之文。凡其議論宏博。讀之竟日夜不厭。又欲毀本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悠悠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于孔孟者也。是宜其緒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于其人曰。前是以移科舉飲歛之文。不根之論。是其寄之心。而識者且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陳耆卿何濟小山雜著序　昔蘇公洵論文取象於易之渙。而曰非能爲文也。不能不爲文也。又曰此爲天下之至文。大至生於能。不以能而爲至。而以不能不爲而爲至。則是以麗爲妙。牽勉而爲奇。幾於虔標文而教人以易矣。然天下之至顯者理。而鑒之者修。至遠者事。而隔之者遠。至和者情。然而撓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至。於是以辨易明白而隱而以插屈聱才爲古爲。大古非諸屈聱才之謂也。而學古者術之不異。至隷承削以求之。求益工。見益屈。益彼目謂其能爲賦。雖識所謂不能不爲者哉。故觀文殿學士何公少負軼才。蔚華驚豪。爲自其試禮部。試秘府辭賦。若流水激峽如暢日。並天下稱之矣。其後在禁路。在政途。在仲塢在祠館。憂衰娛樂。靡不於文發之。其爲章疏而濟其辭。禍與而濡其記序。婉而富。其髮翰安而熟。蓋有能爲之實。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思。以故言文者比爲。大率之中貴有肢。平之中貴有味。約之中貴有度。直之中貴有體。公之文雖號粹易明白。而非若他人之謂坤庸容也。蓋周巧於樸而寄勇於嫻。殿辭之所主。意亦隨之。其斯以爲賢歟。余記昔登公門。公七十餘矣。而片語不今家控。積于自書簡與余計文。余應曰。嶶政駁浪。不如安流峭岸。孫峯不如平陸。公首肯以爲至論。後十五載。始得公全藁於其季子嘉本。郡丞庾倩。惜謫悲嗟。如公已不見而可見者止此。緻序不敢辭也。公名澹。字自然。世稱公之冬稱其名與字云。端平改元五月日。朝議大夫將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考功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耆卿撰序。

王夫雙溪集南塘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塘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于今四十有五二年。其不肖孤集月先大夫之學。洗偉登科。庾則需文以補伏臘之不給。出則隨傑轉徙。棚其口於四方。歲月伏季。許久而遺文本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惟謹。祝矣首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於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嘗如己子。閭有侍之者。侍之森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然居與先太宜人相識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藏獲有懸義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異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矣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蹈天殊地。何所逃罪。稾自臨湘解官歸里中。儁遺藁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藁留分寧寓居。遠不可即致。憶更失於會稡。大懼湮沒無傳。無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輯爲一編。分爲十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取分寧所藏本足之。允其某淵頓集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日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內。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扶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責於事功。大以國家兵戈辭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嬀。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准今。

如時識務之士。卑豪智勇。闖奭頡戍。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為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而陵說先生朴實。先從同父輩言為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自具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囊。垂老獲得高第。終以不衛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立以羣爲燕蕩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宴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泚筆為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如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叙之歷歷而預定其計策。運籌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顧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適以他及者也。設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將集域勢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尋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隴陝蜀之間。遺民據角。義士壹聲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于據叙之常生而重恨曾蜍之淪淪衍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爲蹐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遂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度河而復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伏流其西界。而經越於滇越之外境者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鉄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云。先生貽書同父。謂宜方學以婦呂公。從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今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因奔不學。是以一切墜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閭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猶曰始吾而無所發明。臨事則沵沉時偶。日偷儒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業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國本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謹曰郡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澗湮塞。樣字傾頹。荒凡牧豎。悲歌嘯號。獨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録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同邑梁菴集郡著詩

歲月淊淊不貸人。廻頭二十有三春。試爲檢點工夫去。蓋對湯盤話日新。

憶初總丱施衿纓。人是人非任所然。大笑顏能通姓字。有知爭得似無知。

物識紛紜自古同。誰爲誰與辯雌雄。柳州著論非封建。猶說唐虞未至公。

聖模賢範孔洋洋。張排居行欲急荒。何物人間有真樂。從渠文綺與膏梁。

著。詩齊國風篇名

俟我於著 直據反。叶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 叶孫祖反 **乎而。尚之以瓊華** 叶芳無反 **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瑱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 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輯一推此錄綦綴朱子語錄。問著篇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服。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素瓊瑩。又只是押韻。如解詩說良馬六之。此是天子禮。解要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如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爲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懸垂當耳旁。林少穎孔氏曰見玉藻。毛萇傳鄭玄箋。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云。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瓊華。石色似瓊也。孔穎達正義。俟我至乎而 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之而出婦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婦言君子俟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瑱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婦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爲嫁者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門素絲而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傳。俟待。至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穪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琥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琥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已。象者唯象骨耳。故知素為象瑱也。以此章陳（魚丁切）孟士以象為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從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訖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待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絛為之。即今之絛紘。必用雜綵。綵為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無文。正以人君色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遐嫁反下殺）宜降殺以兩耳。此則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入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且所先見。故先言之。　女於堂。從堂而俟至庭至著。因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韋者服。　願向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韋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宜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為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　傳。瓊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　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

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箋。尚猶至似瓊。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所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言其於著。於庭。於堂。正是衍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致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縧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玉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因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為紞。瓊華為瑱也。陸德明釋文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佇。又音宁。又直呂反。）親迎（魚敬反。下同。）象瑱（吐殿反。）以縣（音玄。下同。）為紞（丁覽反。）毛居正六經正誤。著。　尚之以瓊華乎而。作瓊誤。瓊从玉从敻。說文。瓊。赤玉也。从玉夐聲。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朽正切。中从目。不从且也。太爪詩作瓊。要義。士親受婦于著。妻見其衣冠之飾。　門屏之間為宁。著與宁音義同。　犀犛兕象之牙角。可為充耳。　箋於庭著言揖。堂不揖。著堂上無揖。　紞而縣瑱之繩。今名絛。　王肅。天子之紞一玄。王基謂絛無一色。　鄭以素為紞。瓊華為瑱。與毛異。並見王氏東萊呂氏讀詩記。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充以擴塞。俟以玉加之。又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前漢地理志。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具齊，玉以具和，琚璜具制，衣服具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
歟。[illegible] 嚴氏詩解：娶者
言大子俟於大家門屏之著，充其服飾有充耳懸瑱之紞，紞以素絲而為之，
紞用雜絲錯織之，素色分明，因所見見，故先言之，其末尚飾以美石之瓊
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俟於著，是不親迎也。[illegible]
華谷嚴粲詩緝：瓊瑱見衛木瓜。　設為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大家門
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為紞也，其紞之末加以美瑱，如瓊之華，謂瑱也。
服此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婿往婦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
迎也。　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充俟耳。毛以為
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　補傳曰：齊人廢親迎
之禮。安嚴衍續：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 李蘭詩學
備忘：耳呼懸物為充耳，或名為紞，紞即今之絛繩，以絲織之，或素或青或
黃，加以瓊玉之美而似花者，懸紞之末，所謂瑱也。[illegible] 李氏
音訓：俟於著，此婚禮所謂俟於門外，婿至揖婦以入之時也。婿揖婦入，
婦見其婿充耳以素絲之紞，而紞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服飾如此而止

俟我於門屏之間，婿往婦家親迎之禮不行矣。詩傳纂註：孔(疏)義：父親醮
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
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
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謝氏曰：婚容
盛飾，非不美也，惜乎其不知禮耳。[illegible]
[illegible] 李公凱句解：俟我於著乎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
以瓊瑩（音榮）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
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
揖入時也。[illegible] 毛氏傳、鄭玄箋：俟我於
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云：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
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
似瑩也。孔穎達正義：傳青青玉。　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

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
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華谷嚴粲詩
緝：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李蘭詩學備忘：瓊瑩即玉之瑩然明潔者。言
服飾充盛，禮儀則闕之也。
[illegible]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
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
自西階之時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耳。傳云：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
乎而。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孔穎達正
義：箋瓊英猶瓊華。　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
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瑱玉石名也，故云
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以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
瑩。[illegible] 蘇潁濱集傳：門屏
之間曰著，禮，婚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是婦人逆
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縣之者曰紞，素、青、黃三者，紞之
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為瑱也。言此者刺時不
親迎也。　東萊呂氏讀詩記：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
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
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而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
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
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李蘭詩學備忘：瓊英即玉之

如花蘂者。三人曰充。讀詩九　李說音訓　階而後主壁侯於堂。此皆禮所謂
升自西階之時也。婿導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充耳塞耳
也。即所謂瑱也。用雜絲織成絛。名曰紞。以懸瑱。紞天子諸侯用五色。臣用
三色。素青黃。蓋各舉所見之一也。尚加也。瑱。君用玉。臣用美石。瓊華。蓋如
瓊之光華耳。

總論　李迂仲黃實夫集解

李曰。俟我於著乎而。著門屏間
也。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說
下章言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皆非地名。則上章亦不待謂之地
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哉
蓋指女子也。丰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皆是言其親迎也。充耳以
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迎。既俟女於門屏間。又揖我於庭
揖我於堂。導之而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所懸瑱。而飾之以瓊
而飾也。魯女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懸瑱之物。以五色為之。玄者。色之尊
也。據此詩言素青黃者。即此所謂紞也。瓊英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
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
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
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大道也。以充耳以素配義。以充耳以青配仁。以
充耳以黃配信。此皆強生分別。異於毛氏者無幾。皆所不取也。　論曰。周
易咸卦兌上艮下。彖曰。止而說。男下女吉也。恆卦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
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迎先乘車。婦車從
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也。禮惟天子
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
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往也。自諸侯以下
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取讎女也。其
餘諸侯使人逆女。皆書之。蓋不如是。無以正夫婦之始也。輕之。則其終也
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時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
以為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為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
年矣。而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黃曰。婚姻之道闕而親
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以刺今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舉此句
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然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
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為之。以素青黃三色之絲為紞以垂之。尚
飾也。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見矣。　[illegible]詩說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
之宁。蓋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毛公以為門屏之間曰著。然則

著宁音義一也。說文曰。宮中謂之庭。則自門以內。堂以前皆庭也。若以為
陳古者親迎之禮。則自著而庭。自庭而堂。婿迎婦之序。則女氏之著庭堂
也。若以為刺不親迎之詩。則婦俟婿於著。中俟婿於庭。終俟婿於堂。每俟
而無禮。則男氏之著庭堂也。以士昏禮考之。婿爵弁纁裳緇袘。至于門外
主人玄端出迎。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
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然則至於門外。所謂俟我於著也。至于階。所謂
俟我於庭也。三讓賓升。所謂俟我於堂也。然不言他服。而獨充耳以為興
者。言其服士君子之盛服。而於親迎之禮無闕焉。猶旄丘褎如充耳之意
故如此詩正刺不親迎。則為男氏之著庭堂矣。所謂素青黃者紞也。以絲
織之。所以垂瑱。傳曰王后織玄紞。玄尊者之紞色也。則素青黃者卿大夫
士之紞色也。所謂瓊華瓊瑩瓊英者瑱也。瓊玉也。英華瑩皆玉之光采也。
尚猶飾也。謂之刺時則所刺非一人矣。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著述不能
親迎也。婿不出門俟於家庭。是不知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言其
飾自託以為威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慈湖
楊簡詩傳。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
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然則班固謂為舒緩之體
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一家之說。況多舛
誤。奚可盡從。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
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意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
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於其間。當亦非美。故
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
之上。況齊俗近於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俗亦美矣。雖當衰
亂。風俗豈盡變而為惡。無一事一為之善乎。況是詩亦稱美其禮義而已。
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意。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
諸儒不知道。故穿鑿而無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
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
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
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作其說。且以素為充。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
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于以
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
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
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亦者

尚褧華其已之盛者歟。褧紫其已之盛者歟。褧秀其猶美歟。尚者，著之於瑱瑀歟。是將禮儀其親迎歟。齊風言俟我于堂，亦謂親迎也。林岊講義：充耳以素絲爲之紞，其末飾之以瓊華而瑱，尊者用金，卑者玉飾，或用象瑱。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壻親迎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至廟門，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堂上俟之，并受即降出，婦人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也。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懸瑱之紞用素，貴賤狀其親賤言紞，紞繩也。以雜色來言者，來大夫之尊者言之耳。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士三色。此言充素，取其韻句耳。瓊玉之美，石華色有光華，尚飾也。既紞而加飾，緣人臣用玉，故傳云美石色似瓊。許謙名物鈔：著 不親迎，壻人設女子言，此五兄二及，均化兄積均紀。劉玉汝詩纘緒：賓主之禮三揖而後升堂，親迎三揖，亦用此禮。故著詩述男不親迎，惟俟婦至而揖入，亦以此三章所言，不斥言婚而必稱所見之充耳。女而未婦，辭當如是也。親迎婚禮之所重，蓋男先於女，天地之大義也。故覺而親迎，君猶行之。況衆人乎。今齊國之人，廢棄此禮，爲男子者習以爲常，曾不如婦人之猶知此禮也。夫夫者家之主也，親迎者婚之始也，當始婚而不從禮，其何以正其家。觀其有如禮之婦，則家其庶幾乎。然婦人從人者也，而能如此，不然隨其夫家之風者鮮矣。此東方之日所以爲作歟。夫子存此，所以矢此女之賢，正爲大之禮，以示齊家之道。著齊國之風，其爲刺鐵主明主切矣。著三章章三句。

翥

洪武正韻：抄慮切。飛來也。許慎說文：翥，从羽者聲。章庶切。爾雅翥，醜薄。謂 也 旦 叶 ... 之庶切。陸法言廣韻翥或作䨏。徐鍇通釋：尺庶反，丁度集韻或從飛。妻歎有假古編䨏，别作翥，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正龍翔鳳翥字，从人丼叶有上聲。釋行均龍龕手鑑之恕反。翥俗，正作翥。孫氏字說：以翥注為翼。楊桓六書統如毋翥章恕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翔翥字集韻或作䨏。趙謙聲音文字通熙據切。亦加羽作此作翥非。俗音上聲亦非。又去聲。鳥飛高舉也。从者爲聲，之意。正象鳥飛舒翅之形。韓注見者韻。韻會定正字切如騄如其色翥。

篆書 翥 集韻見社从古 翥 徐鉉 集篆古文韻海 翥 篆韻 六書統 隸書 翥 元賓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草書 翥 敘錄 漢 翥 鮮于樞孟 草書集韻

鳳翥 文選歎千子賦：鳳邁風而欲翥。**南翥** 韻會：鵬鵠飛翔，必先南翥。**軒翥** 楚辭：鸞鳥軒翥而翔飛。

騰翥 唐韓昌黎集：金鴉既騰翥，六合俄清新。金鴉日也。三國志孫策曰：能欲騰翥，先階尺木。**一人鸞翥** 宋薛季宣浪語集：唐風賦：惟一人之鸞翥，儼千官之景從。我冠素髮，進其前佩，劲呼嗟嗟其後，飛騎翦其如綱，蝴蝶客其如雨。**蟜蟜**

鳳翥 元王惲秋澗集：祭中丞王公文曰：史曰張，曰姚，曰許之人曰萬，揄蟜蟜鳳翥。**鳳翥行** 宋北礀禪師集：鳳翥行青戚以 破與不寬，廉不拄，短長後先自四丁，旋摩亮納衆秋，鬚月露歎滴無青冥。千明驅入三家市，市人驚見左右視。笑云非病亦非狂，不與人同與人異。抑非湖海空橋陳，不老不死亦不寃，不然天台石橋寺，舟岩剥落泥塵真。須史一揮修門去，却走破與師鳳翥謂言，只借此様僧莫借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六暮

鋪　洪武正韻普故切設也陳也又賈肆也又見模韻。陸法言廣韻又普
胡切　楊桓六書統滂毋鋪余見模韻滂毋。熊忠韻會舉要音次滂音。
字滂博義著門鋪首也從金甫聲所以銜環者作龜蛇之形以銅為之故
名金鋪又廣韻滂模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故切見沽韻此轉注。韻會
定正字切滂　篆　鋪　六書統
故滂娉偏鋪。　書　鋪
草書　鋪　鋪　並豫錦溪見草書集韻

急遞鋪　事物紀原蓋自三代有也國語曰晉以傳召伯宗又吳王
曰徒遽來告注云徒步遽傳車也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皆周事也然則遞蓋起於周宋朝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
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出宋會要左傳有楚子
乘馹馹驛馬也則馬遞之制已見於周矣漢文帝乃詔太僕見馬餘皆給
傳置也。筆談曰驛傳舊有步馬急遞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
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
五百里軍前機速處分則從御前發下三省樞密莫得與也。宋會要太祖

建隆二年五月十七日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先是天下郵
傳率役平民至是帝知其弊始盡易之。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詔郡縣起
令不得差道路居人充遞軍腳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三日詔自
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復舊制也五代已來允乘遞馬奉使於外止樞密院
給牒至是以手飛之詐始復用焉。八年十二月六日詔自京至廣州傳
置卒月別給百錢。端拱二年二月七日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
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淳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荊湖北路轉運
司張詠請罷峽州至歸州界水遞人夫從之。真宗咸平三年八月十四
日詔應文武臣僚三班使臣內臣御前忠佐天章侍詔諸使衙官等今後
差出有當公事所請走馬頭子回日畫時送所轄處送納趁任即到本任
送納並繳納樞密院訪聞差往四川廣南等處鄜州通判都監押及有
當事朝臣有例乘遞馬者多請走馬頭子乘騎遞馬即慢程進發今後除
急程赴任及有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遞馬餘不得更乞支借如違犯並
劾罪嚴斷。五年七月十二日省自京至廣南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
一百餘人先是以廣南市舶陸運聚費議自南安軍路泝洄抵京師命戶
部判官凌策與逐路轉運司計度至是省之人以為便。六年七月樞密

院言馬遞宣敕付外別無文簿拘轄縱有失墜無由畫知欲別置司以簿
發遣帝曰雖別置司至逐房宣敕不知到發恐難照會可照諸州軍具逐
月承受馬遞宣敕事目及月日實封於次月五日已前入遞聞奏候至逐
房以文曆對會。景德元年二月詔川峽路州軍監縣鎮等丈卒乘馬遞
報公事者自今禁止之先是以川峽州郡多馳騎往來傳送官文書及報
公事人或驚疑故禁止之。二年三月詔河北兩路急腳鋪軍士除遞送
鎮定總管司及雄州文書外他處文書不得承受常以急腳軍士晨夜馳
走甚為勞止故有是詔。四年閏五月詔諸道州府逐處使臣多以細碎
不急事驛遞以聞自今非機密軍馬事不得輒遣驛騎馳奏七月十日增
置自京至宜州馬遞鋪。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沿路所置急腳遞鋪並
令傳送文書如聞有近上臣僚并往來中使多令齎持物色貨重奔馳咸
不堪命自今非宣敕並不得應副。三年三月河北沿邊安撫司奏河北
諸州軍馬遞鋪兵士有父母骨肉散在諸鋪者乞配在一處從之。五年
十一月十二日令諸州遞鋪兵士有子孫同在軍籍者許同營居時有言
鋪兵子孫皆異居者帝憫之特有是命。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置梓州至
歸州遞鋪先是命民丁傳送令革之也。天禧元年十月令樞密院諸房

副承旨邵文昭管勾支散遞鋪舊例驛馬有闕令群牧司左右騏驥院配
定進呈文命樞密院承旨張質管勾支散至是質卒命文昭代之。三年
五月屯田員外郎上官佖言諸處與轄馬遞鋪使臣多權差司當職外公
事望自今免發本職從之。四年七月七日遣使市小車給鳳翔府至綿
州遞鋪仍為增葺鋪屋以道險且遠故也。五年十月淮南江浙荊湖制
置發運使司周寔言自今轄下如有倉場庫務綱運為弊及水火損失令
急遞差官照檢非常程公事許給遞馬一疋從之。乾興元年七月仁宗
即位未改元都進奏院言諸道州府往來遞角內所少諸般文字物色元
降條貫專牒與轄馬遞鋪使臣驛遞根尋緣使臣懼遭勘責牙相推注欲
望自今與轄使臣地分內有人偷拆遞角根究得實即更不問罪或已理
為勞績如卻為他處根逐得實即取勘批上曆子得替日第降差遣從之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詔內臣諸司使副供奉已下於諸處役
遷金龍玉簡及建道場齋醮不得占使胥射往來遞馬不得過三疋如違
並科違制之罪。八月八日詔諸道州軍馬遞鋪兵士如有作過罪至杖
六十已上情理重及頻犯者並配隸本城下軍如無本城兵士即勒令重
役。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北沿邊安撫都監張渙成言伏見天雄軍地

分馬鋪闕馬長行，皆抽差諸般雜役，有妨本鋪祗應，乞降條約。詔自今諸路馬鋪兵士，不得抽差他處功役。　七年閏二月，詔自今應係衆遞馬文武使臣請到頭子，勾當了日，畫時於合係去處送納繳連，赴樞密院。仰都進奏院指揮在京諸門馬鋪，每起供遞馬，如京朝官使臣三日內非次賫有事故，即具緣由於樞密院納換，仍令置簿拘轄，逐旋勾銷。有不納到者，勘會元給月日，計程數催促，及取問住滯因依聞奏。　六月，監察御史王嘉言言：昨承遞馬往信州勘鞫公事，竊見蘄、黃州界，多差配到雜犯軍人充馬遞鋪祗應，別無人員鈐轄，多接便為非，剽竊行旅，欲望自今諸路馬遞鋪兵士，並於本城差無過犯軍人充，其配到雜犯軍人，只勒在營。有人員部轄處，從便路轉運司相度，如無妨礙，即依奏施行。　八月，都進奏院言：自來馬遞鋪轉遞文字物色，遞鋪交割封頭、皮紙、角角，但有損動、破污，下鋪便具狀驗認所損去處，令前路據狀照會交割，遞角既稱封印不全，即沿路往使偷拆，並從下處點檢文字物色數少，只是勾追元供狀人根勘，逐不見得偷拆損動去處歸著。欲請轉遞皮紙角物色等，如封頭暴角破損無憑交割者，即本鋪與元轉送軍人同赍於所到處，知州縣或都監押及地分巡轄使臣處，畫時重添封印，仍別出引狀繫交割。如曾經偷拆，即官員躬親拆開，將內引歷日照對據見在文字物色，重封交割前去。其所少名件，即就便根勘行遣，牒報逐處。如止是外引破損，不拆封角者，即令逐鋪人員、曹司具公狀隨遞照會，前來到，接下處點檢數少，即根排住滯時辰地分根勘。從之。　八月十一日，權三司使公事胡則言：諸州軍馬遞鋪多差本城指揮使，或負犯殿侍寨，訪聞所差軍員，盡作優假，於兵士處乞取錢物，是致轉加貧困。見逐鋪有節級、部押及使臣巡轄，欲望自今更不差軍員提舉。詔諸路轉運司勘會，有使臣巡轄處，即依奏施行；如無使臣處，仍依舊存留，仍鈐轄不得乞覓錢物，違者當行重斷。　十二月，詔廣南、福建、江淮、京浙路巡馬遞鋪使臣，內有兼巡捉私茶鹽，并當去處管令令三班院選經歷事任人差充。　慶曆四年正月十一日，以大雪，賜河北、京西、河東遞鋪軍士特支錢。　皇祐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先有邊警而故盜發遞角者斬。　十月二十三日，詔馬鋪每一晝夜行五百里，急腳遞四百里。　四年七月九日，詔自京至廣州，增置馬遞鋪，仍令內臣一員提舉。　至和元年七月九日，詔陝西轉運司自永興軍至益州，遞鋪軍士方冬苦寒，撥遞兵器不息，其各賜鞋錢有差。　嘉祐八年（英宗已即位未改元。）九月二十二日，詔遞鋪住滯文字違一時辰并半時辰，各杖六十；一時

半杖七十；兩時辰并兩時辰半杖八十；移配重難遞鋪，三時辰半杖一百；移配重難遞鋪，八時辰半徒二年。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樞密院上新定到文武官合乘遞馬條貫。詔可。先是諸色人給遞馬太濫，所在馬不能充足，以致急遞稽留故也。　二年六月九日，詔京朝官差川峽勾當，審官院依舊例出給人馬公憑；大使臣差川峽差遣，即仰開封府出給訖奏，更不申樞密院。　四年三月七日，樞密院吏房言：勘會所給遞馬頭子，內自京差往外任、住城官員，雖於頭子內書填候到日於本處送納繳連樞密院，其間多有不曾繳到者，竊慮因循別生奸弊，乞下進奏院遍牒諸路州府軍監，令候官員到任，仰取索有無遞馬頭子，如有，立便勾抽繳連於樞密院送納。如有稽違，令所在申案乞行朝典。詔令都進奏院遍牒施行。其應短使及諸般差遣內臣、大小使臣等所給遞馬頭子，令於閤門并在京所轄處送納，令尚書刑部遍牒在京諸處，應係差出官員所轄人纔候到京朝見或公參日，並取索曾與不曾乘騎遞馬，請實文狀。如曾請領遞馬頭子，即便具狀繳連於樞密院送納。如違，當行朝典。　八月三日，點檢陝西路馬遞鋪趙約之言：乘遞馬者，如到州縣未發，聞止許占一匹。候行日，方許差發州府公用等物，不許令遞鋪非般。從之。　七年四月十二日，詔乘遞馬者於水行州縣聽乘舟，官以役錢僱。　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自京至廣西邕、桂州已來沿邊置急遞鋪，仍令入內省差使臣一人點檢。　元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批：日者廣西凡有邊事五六處文奏，不惟過涉張皇，深恐沿路習為常事，或真有邊機當速者，反致稽遲。可速下轉運、提點刑獄、經略、邕州安撫都監司，嚴令非緊切邊事，毋得擅發急遞，及經略司已奏者，勿重復。始，逐司自有所見，及經略司慮其未盡，不拘此令。　二年三月十七日，太原府路走馬承受全惟幾言：馬遞鋪兵窮困凍餒，乞加寬卹。上批：久闕鋪兵，轄勒之於深可傷惻，令因惟幾到闕面審其實，並具拯卹，可委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速具措置以聞。　七月三日，上批：陝西馬遞鋪人馬多闕，方軍興飛書遣使，此最先務，宜令兩路提點刑獄文臣點檢，補填數足，申明條約，開封府界委提舉官。　八月十二日，詔內省選差使臣二人，自京分詣陝西沿邊麟府等路，於遞鋪內選可充急腳遞鋪兵，級對換不堪走傳文字之人，仍相度鋪分地里遠近去處置腰鋪。　二十九日，詔自京至陝西、河東用兵路分遞鋪各賜特支錢。　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京左藏庫副使鄭權宣言：差提舉編排環慶府路馬遞急腳鋪等，竊見韋州至清遠軍驛，創將官潘定、劉清日逐搜山道

路通活別無阻節。其南州至韋州驛劄官將劉佳乘遞驛差下禾至。即令
靈州至韋州，向上糧道阻節不通。乞差近上臣僚，多發廂軍，自新界乘稜
清等十里置一鋪，及類堡塞。以便運糧轉送文書。詔令胡宗回詳權宜所
奏，應轉移牒指揮劉佳等遵守。所分地巡鋪通道，令宗回具析見權本路
帥領無職在鋪運道路搜捉，並不措置因依以聞。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詔陝西五路皆大軍入塞之後，沿路馬遞鋪甚失編排，有妨轉送文字。專
委官整葺。陝西差胡宗回、王欽臣，京西差吳景。　五月二十六日，滿宗閔
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子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
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詔鄜延路令每鄉出兵，令擺塞院更不送門下省，止
用金字牌發下，牌長尺餘，朱漆刻以金書御前文字，不得入鋪，猶遞於急
遞。　七年八月三日，權河北轉運判官張適言：乞遣第十五副將王文景
領兵捕殺遭州界群賊，權令選差馬鋪馬七疋。詔張適不當差馬鋪馬給
將下，特釋罪。　哲宗元祐六年四月七日，刑部、大理寺言：敕降入馬遞日
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腳遞，日行四百里。如
無急腳遞，及要速并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不滿時者笞五十，
一時杖八十，二日杖一百，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致有廢闕事理重者

奏裁。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都省劄子：訪聞諸路馬遞鋪
人例皆額闕，致見存應辦役使，倍有勞苦，往往不能依鋪分交替，因致鋪
兵盤纏闕乏，多飢凍傷殘，或適逃聚為盜賊，遞馬多缺失時，枉有死損。詔
令兵部行下逐路監司疾速經畫措置，申嚴條約，裁損泛濫差役，及責立
日限，委當職官招填投換闕額人兵，并量增價和買遞馬，並早令數足元
額，相兼應副役使。仍每月具招填過人兵及買到馬數申尚書省。　三月
二十七日，中書省、尚書省檢會元符職制敕：諸巡轄馬遞鋪使臣私役所
轄兵級鋪兵，罪輕者徒二年，不以赦降原減。看詳元祐以前編敕並無遇
赦降不與原減之法。乞止科徒二年罪。從之。　崇寧元年六月十四日，敕
鼎州龍陽縣永安鋪與陵名相犯，改為龍潭鋪。　七月十八日，都省批送
下成都府路轉運提舉司奏：勘會本路諸州軍每年差衙前管押上供及
別路年額衣賜并坊場錢買到物帛綱運不少，多是沿路闕少遞鋪，積壓
住滯。雖有本條，如遞鋪闕人，許差廂軍及和雇人夫，沿路州軍往往不為
使行應副，蓋是自來未有立定罪名，不任其責。今欲乞今後川路諸般綱
運至州縣闕少鋪兵，承受申報，不為依條差那廂軍或和雇人夫貼鋪遞
送，以致住滯，許押綱人經本州及逐路監司次第陳訴，或至卸納州軍申

陳，移牒所屬依治施行。其干繫官吏並依綱運無故稽留敕條一等科罪。
所責各公共協力應副，貴貼于稱乞縣無廂軍處，如少遞鋪，使行和雇人
夫。及逐縣作料次預先請領封樁闕額遞鋪廂軍請受錢在縣樁管準備
文遣。如無或不足，即於轉運司錢內依此樁撥。伏乞下有司於元條內修
立施行。兵部、駕部勘當，欲依所乞，仍令逐州量度立定每料錢數，應副及
川路諸般綱運所至州縣闕少鋪兵，依條差那廂軍或和雇人夫貼補，即
難將諸般綱運一例差廂軍或和雇外，欲令外縣承受到上供錢物及應
副別路額衣賜綱運申報闕少鋪兵，具合差人數申州，及差廂軍，如闕使令
本州行下本縣依舊和雇施行。戶部右曹、金部、度支看詳，施本部別無違
礙。從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狀：點檢編排自京至荊湖南北路馬遞
急腳鋪所，狀今點檢得鼎州放山鋪至辰州門鋪人馬除傳送文字外，其
餘人馬多緣應副軍興差出，勾當官員諸色人打過。體訪得上件鋪分盡
是役多人，必自來鋪兵傳送不逮，多作打過名目，影占身役。見別作擘畫
外，檢會元符令：諸急腳鋪兵不得令傳送官物，蓋緣上項法意未盡，致官
員諸色人等無所畏憚。欲乞下有司立法，應官員諸色人合破遞鋪擔擎
雜役急腳鋪兵士，或曹司者，以違制論。詔依兵部所申。　二年正月二十

日，駕部員外郎陳賜狀：竊見諸路遞馬近來兵級養飼不切如法，多是死
損，以致闕馬。欲乞令州軍記籍死數，至年終將逐鋪馬數各以三分為率，
無上件致死者，管轄節級優立酬賞。若有及五釐以上，即科重罪；及一分
以上，仍移降重難去處。其巡轄使臣至界終降依條比較分數殿降外，更
與加賞罰節級。自來未有賞罰，兵部勘當，欲依今官所乞事理施行。內馬
鋪節級每至年終，如無脫減致死者，與支賞錢壹貫五伯文；若有及五釐
科笞五十，及一分以上科杖七十。詔依兵部所申。　四年九月十八日，尚
書省奉御筆：舊條事干外界或軍機并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非常盜
賊之類文書，方許入急腳遞轉送，擅發急遞自有立定刑名。近來官司申
請許發急遞司局甚多，其間有將私家書簡並不依條入步遞，違發并旋
尋閑慢關移，或以催促應入急腳遞文書為名，夾帶書簡附急腳遞，違發
致往來轉送急腳遞角繁多，鋪兵疲乏，不得休息。可參酌立定斷罪刑名。
今立下條：諸文書雖應入急遞，而用以為名輒附非急文書者，徒一年；附
私書之類者，加一等。從之。　大觀二年三月十四日，詔秦鳳路鳳州、鳳翔
府寶雞諸縣當川陝之會，鋪傳人年月給錢糧錢，輕物貴而糧多坐倉收
糴，食用不足，以故逃逸者眾，招慕不行，遂差雇百姓運致官物，監司恬不

措置。兩州縣利於差科，馭使良民，不給庸直。陝滯綱運，可令提舉常平官體究事實，具弛慢官吏聞奏。　三年二月七日，荊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李堰言：本路日有朝省急速遞角往來，續承朝旨，如有住滯急速文字，其提舉官一例重行黜責。今日近朝省發來急遞，動經三四十日。馬步遞經及五七十日，至三兩月以上，方始遞到。全然遲滯，蓋為遞角自都下經由府界、京西、湖北路界內積留稽滯。本路文字無緣點檢根催，深慮闕悞。乞令具弛慢不職，因依一兩申聞，朝廷重行黜責。從之。　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尚書省送到劄子：勘會急脚及馬遞鋪昨措置私拆盜毀亡失留滯約束法令備具。近來所屬官司並不檢舉覺察。近奉聖旨措置，今欲依下項：契勘昨為巡轄所管地分內有千里以上地分廣闊，去處例皆檢察不逮。且如江西路虔州等處，使臣一員見管地分三千八百餘里，顯是不能依限巡遍，致鋪兵作過。今欲每及千里差置一員，舊額多寡處自依舊。仍仰逐處路提舉官將所添使臣以州軍遠近、道路順便，接連去處，量到均定，具合以某處寨名申吏部差注。所有不當添置去處，如見管地里輕重未均，亦仰重行均定其使臣廨宇，仍於所管地分中路安置。梓州路七千四百餘里，管轄使臣四員，欲添置三員；夔州路六千五百餘里，管巡轄

使臣三員，江西路七千三百里，管巡轄使臣三員，欲添置四員；湖南路除潭衡邵州武岡軍各置巡轄使臣一員外，永全道郴州桂陽監三千八十五里共管巡轄使臣二員，欲添置一員；河北東路四千八百餘里管巡轄使臣五員，河北西路四千五百餘里管巡轄使臣五員，河東路九千六百餘里管巡轄使臣九員，京畿三千八百餘里管巡轄使臣六員，熙州蘭湟路四千六百餘里管巡轄使臣八員，廣東路五千一百餘里管巡轄使臣七員，欲更不添置；廣西海北二十三州計一萬二千六百餘里管巡轄使臣六員，欲添置六員；廣西海南瓊州昌化軍萬安軍朱崖軍共四州軍，舊來只是巡檢兼管巡鋪，未曾專置巡鋪使臣，欲專置巡轄使臣一員；京東路五千九十餘里管巡轄使臣四員，欲添置一員；利州路四千一百二里管巡轄使臣六員，欲更不添置。勘會遞角稽遲，在法止是縣尉、巡轄使臣有主定賞罰條格，而縣官皆不任責，亦無勸賞。逐使巡轄使臣巡歷未至去處，坐視遲滯，並不檢察。欲馬遞鋪並令知縣、縣丞、主簿同共管轄檢察。任滿及歲終，以所管界內急脚馬遞鋪承送遞角賞罰，內知縣、丞比縣尉各減一等，即無可減，降及主簿，並同縣尉法。檢會令文：諸急脚馬遞鋪，州縣鋪寨興廢，或道路更移，及官移文書，隨事多寡，而鋪兵遞馬有餘，或不

足者，聽巡轄使臣申州量事那移，更不得抽差他役。令諸路並不曾依上條施行，致鋪兵轉送官物文字勞逸不均。欲令提舉馬遞鋪官委巡轄使臣逐一參詳，若依上條有合行移鋪分及添減人兵去處，仰重行均定訖，申尚書省。勘會巡轄使臣今已立定每及千里一員，照所居地分亦不下三五州軍，雖比舊巡轄稍頻，緣然是不得專一契勘急脚馬遞鋪，除依舊每二十人差置節級一名外，並無將校等催促轉送。部轄欲令逐路轉運司除舊人數差置節級外，諸州每及百人置十將一名，每二百人仍置都頭一名，五百人更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往來催趕遞角官物，其合置人數仰轉運司將逐鋪見管人兵並定合如何排轉兵狀申兵部，類聚措置，合轉階級申尚書省，求轉補闕。今先次且於本城內差撥候有轉補到人，逐旋替換。詔依擬定。　四年十一月三日，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欲乞本司應奉西京事務往來遞角權入急脚遞轉送，諸應西京事內急速者並入急遞。　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詔訪聞諸路馬遞鋪傳送文字多有住滯沉失，并偷拆等事。昨降指揮措置差補將校部轄，可檢會申明行下所屬，限十日須管差置了當，申尚書省類聚聞奏。　七年六月十五日，宣教郎殿中丞李似奏：蒙差自都至陝西點檢急遞，歷陝西六路沿邊州縣，將御

前金字牌等處遞角逐一驅磨盡已了當，并催督綱運，津畫並無遺誤。詔李似轉一官。　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奏：承權發遣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提舉馬遞鋪所俞向狀，准批送下淮南西路兵馬鈐轄司狀，講究得諸軍兵如有逃亡之人，不即申發，隱避詭名請領衣糧等，欲立定刑名告賞等事，送兵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契勘巡轄使臣任內逃亡鋪兵，責罰已有條令，任滿比較，自合遵依見行條貫。所乞將兵官歲終以所管鋪兵比較，推賞及乞覺察詭名及冒名承代請受，並定分數推賞事節，乞下本路提舉馬遞鋪官相度。今相度下項：淮西鈐轄司所乞巡轄使臣比較逃亡及二分展磨勘二年，今相度欲比附前項敕條，候任滿不及一分，減磨勘二年，從之，諸路依此。　宣和元年四月十一日，朝奉郎直秘閣權知洪州徐惕奏：檢會近緣去年五月以後，頒朔布政，詔書并急遞等文字，遞鋪住滯過期方到。已奉御筆，令轉運司體究巡轄遞鋪使臣，先次衝替，與當職官並勘罪奏。今來正月頒朔布政詔書係十二月二十一日入遞，沿路住滯，經及三十四日方到。雖在本月內，已是下旬，然當月止有五日。兼契勘逐時都進奏院遣來急遞，朝廷文字亦多是經及四五十日。詔書依御筆指揮日行五百里，常程急遞日行四百里，其沿路遞馬鋪尚

敢仍前違慢。臣今體問得多是曹級容令鋪兵皆在與往來人擔擎或辟為營趁積聚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貧乏者負擔承傳。似此抄轉名件既多擔夯例皆負重。何緣依應條限。巡鋪使臣略不照檢。雖已移文逐路催促。緣係別路。終是催趁不前。兼慮有朝廷急速報應文字往來有失期會。欲望特降睿旨。立法措置。仍下逐路提舉馬遞鋪所嚴責巡鋪使臣當職官鈐束鋪兵依條限傳送。免致違滯。奉御筆可措置立法將上取旨。

八月十六日權發遣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許偲奏。方今州府縣鎮驛舍亭輔相望於道以待賓客。其法固已具備。然吏習弗虔不以時察。杗桷撓折或牆壁圮壞。歲月既久。多致摧損。使道路無所宿息。為行役者之患。臣職之所領近在畿甸。目所親見有若此者。四方萬里之遠從可知矣。欲望特降睿旨。俾諸路各行脩整。嚴責州縣。常切檢察。使出於塗者有所休。上亦足以稗盛時仁政之萬一。工部供到政和令。諸營繕廨宇館驛馬遞鋪橋道及什物之類。一就檢計。謂如郡縣有損。即一驛之兒有損處皆是。三十貫以下。轉運提舉常平司分認。從所屬支修訖申逐司。諸營造材料所支錢及百貫。或創造三十間。每間不及四椽者。以四椽準一間。申轉運司創造及三十間者。仍申尚書工部。縣創造三間。或繕修十間。并應支轉運

司錢者。申所屬相度行。應申者檢計。仍委官覆檢。其創造及百間。具奏聽旨。諸營造材料並官給。關官差軍工採官山林。又無以轉運司錢買。若不足。聽於中等以上戶稅租內隨等第依實直科折。詔坐條申明行下。

十月五日。中書省尚書省言。檢會政和勅。馬遞承傳文書違一時。杖八十。二時加一等。一日徒一年。二日加一等。配五百里。罪止徒三年。配千里。並重役處。急脚遞加二等。其法已嚴。近來急脚遞文書尚多住滯。蓋是所至不肯即時交割。或行用錢物使令越過。人力不勝。因致違滯。今參酌事立告賞斷罪。庶可懲革。檢修下條。諸急脚遞承傳文書所至。無故不即時交割。或行用錢物令越過者。徒一年。受財而為越過者減二等。並許人告。諸告獲急脚鋪無故不即交割文書。或行用錢物令越過。及受財而受越過者。錢三十貫。詔從之。

八日。利州路轉運司提舉馬遞鋪所奏。勘會川陝路之官罷任。準條差破鋪兵。各有立定人數。訪聞近來得替赴任官員有自前路逐鋪曹級取受情屬。增差鋪兵前來泊至本界。若曹級欲取文書看照。多是鞭撻徒勒令依數差換。動經五七鋪。方令交替。鋪兵緣此逃竄。闕人般發綱運。已專立法禁。兵部看詳法禁。修潤下項。諸初供遞馬鋪兵處及所至州界首鋪曹司節級取文書驗實。巡轄使臣在鋪者並互驗。諸馬遞鋪應取文書驗實而不出文書使照驗。不得伏差人馬請同差遞馬鋪兵輒毆辱曹級鋪兵者。加鬬毆罪一等。詔從之。

二年七月十日。河北路轉運使李壽昌奏。近奉聖旨差往舉河北東西路馬遞鋪。契勘本路與接虜境。每年國信往還。應辦上供綱運等遞角浩瀚。全藉有心力巡轄使臣往來巡察。方免稽滯。近來他司却將不公不職使臣與本路巡轄使臣對移。深恐別致悞事。乞今後巡轄馬遞鋪使臣不許他司對移。況別職任所有本路見對移巡轄使臣。乞許令依舊歸任。元對不公不職使臣。令別行對移施行。詔依。并諸路依此施行。

九月二十六日。部監司守臣考詳發入內侍省遞角。並仰以千字文號記。如有沉匿。庶可根治檢察。

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勘會近緣捕賊。諸處遞鋪傳送文字藏有勞役。仰巡轄使臣具經由鋪分曹級兵士姓名。申轉運司。特與量行犒設。

三月十三日。入內內侍省武節大夫充睿思殿供奉攝殿中省尚輦局司圃典御梁忻奏。臣奉御筆差自京至淮南往來催促驛劄遞角。臣竊見本路急脚遞所傳文字名色冗併。角數浩瀚。鋪兵唯知承送。難為區別。訪聞他路類皆似此。於馬遞鋪勅條明有法令。諸急脚遞不應發者徒二年。緣有司奉行滅裂。略無畏忌。雖許巡轄使臣具奏。但人微官卑。莫敢誰何。兼費封文字不能

竊測。積習滋久。寖以成弊。究其本源。往往多是因公及私。欲其速達。更不契勘條令。即入急遞前去。當此軍期之際。遂與奏報交錯。是致以一晝夜為率。動輙數百。鋪兵既少。承傳尚或不前。顯屬未便。雖非軍期路分。亦宜禁止。已詔有司申嚴法令。載在本勅。庶幾冗遞減絕。人力易勝。詔急脚遞所傳文字有不應發而發者。致角數浩瀚。人力不勝。有誤軍期。可申明條禁。遍行諸路。如有犯者。並不以赦原。庶訪使者常切覺察。

四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尚書省言。檢會下項。政和格。給遞馬人兵數。武功至武翼大夫二匹一十人。武功至武翼郎二匹七人。敦武修武郎二匹五人。內侍官二匹三人。政和令。諸朝廷非次差官出外。應納遞馬及補兵兩應給者。聽從多。宣和三年二月十四日勅。修立到入內內侍省傳宣撫問使臣給遞馬鋪兵官二匹三人。取到駕部狀稱。傳宣撫問內侍官差破遞馬鋪兵。如本官係修武郎以上。合依政和令從多給。若有押賜夏藥等官物。差破鋪兵。每人約擔官物六十斤。合隨所押賜物多寡斤重差破。從之。

二十五日。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郭思奏。遞角曹級盜拆罪名不輕。却有大小官員使臣道途遞角。或安下處門首以信箱為名。或妄託諸監司及州府差來根刷遞角為名。直於道中轉遞人處取入安下等處。盜取所遞文書。拆看前

後轉到前鋪或主把頭驗出拆損封頭去失文字不少契勘尚書省樞密
院宣撫使司發與本司遞角及本司發去遞角莫非御前與朝廷邊防機
密文字今來輙敢拆開觀看泄漏事節焉知不是姦細欲乞於盜拆遞角
下更添入詐欺邀往偷看在道遞角并遞鋪兵士禮便依從將遞角文書
與上件人者重立刑賞許諸色人告捉庶幾可以止絶從之 八月十二
日德音應自京至軍前急脚馬遞鋪兵士等如有因公死於道路者仰所
屬量事優恤其家又應自京至逐路急脚馬遞鋪近因轉運軍期文字違
滯避罪逃竄之人可自今來指揮到限一季許令首身並與免罪依舊收
管勘會捕賊之際承發文字遞送訪聞鋪兵人力不勝間有稽留仰所屬
子細取驗住滯文字如委非緊速不失機會者特免推究 五年五月四
日臣僚上言契勘遞角文字實封遣發其不應入急遞而輙發者雖有斷
罪刑名除許抽摘折驗外別無關防覺察欲乞應承受遞角官司將所受
遞角置簿抄上元發遣去處月日時辰係是何事目元發甚遞分明籍記
監司廉訪使者出巡所至取索點檢若有違法按劾施行契勘馬遞鋪兵
請受微薄且是州縣從來不曾依條豫請口食借給越過鋪兵既食用不
足必致逃竄欲乞應逐路所管馬遞鋪州縣須管豫支口食草料付遞鋪

節級收管遞別鋪人馬越過或雖非越過而地里窵遠亦計量時借給
若州縣不為應副即乞立定罪名及委提舉官常切覺察按劾施行詔坐
條申明行下 七月十四日知成都府席貢奏契勘諸路設置急脚馬遞
鋪兵承受往來文書皆有程限不容違滯或私拆盜匿及有損失官司點
檢封印傳發條法備具近緣遞角損破鋪兵經官申陳多不受理以次鋪
分不肯交承遂致鋪兵打過直至本府往回數千里沿路並無口食乞丐
前來本府已一面根究及別出給鋪兵口食曆并公文遣回外欲乞自朝
廷立法約束奉御筆尚書省勘當立法本省今參酌增修下條諸急脚馬
遞鋪所遞文書至驗封印及外引牌于交受傳送如有損失所至鋪分押
赴本轄使臣或所屬州縣究治即時封印具公文遞行亡失文書者遞報
元發遣官司即傳送官物無人管押而表角封記損動至準此以上因封
印之類有損失而輙遣越過者(日損失而去拆開人越遞同)聽鋪兵經本
轄使臣或隨逐州縣陳告仍聽所至官司覺察點檢申本路所屬監司究
治犯處非本路者具事因申尚書兵部從之 六年五月六日入內內侍
省奏勘當本省承受諸路州軍帥司監司守臣廉訪等轉發到奏狀遞角
欲乞遇有轉到諸處優下字號奏狀并不全簡角依例本省開奏牒尚書

駕部一面計程責限下巡轄馬遞鋪使臣逐一驛刷根逐送所屬依條施
行庶得遞報機速文字不致稽遲失墜詔從之令申尚書省 七月十九
日詔輙以承受發下遞角為名差占鋪兵依私役禁軍法發遣者徒一年
七年二月十六日詔置郵以傳命令近來鋪兵衣糧不給逃亡不補遞
馬芻豆蔑有存者遞慢至此巡轄官並罷刑差能吏仰提刑司分按支給
衣糧草料脩緝營鋪備足兵馬廉訪司覈實以聞 三月二日京西路轉
運判官史徽奏昨奉旨差提舉京西北路馬遞鋪緣本路西京河陽鄭滑
州係當三路之衝最為浩繁鋪兵勞苦理宜存恤自來差出使臣一槩號
為走馬奉使不遵大觀條法往往毆傷人兵打遞馬乞取錢物州縣觀
望不敢繩治及當州縣當職官公為占破私自役使或以假人自來未有
法令禁止詔逐路提刑司根勘私役去處聞奏今後大有差破及作名目
占使并勒出備錢物之類並計庸坐贓論令尚書省立法 四月二日翊
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直睿思殿專切奏臣竊見近降處分京東路提舉
馬遞鋪所自後逐馬鋪兵不得更似日前非理乃暴拘留所有人馬請給
草料除合坐倉數外並按月樁備本色支給倒塌損壞營房支破官錢疾
速修蓋見逃亡人兵多方招誘並限兩月許令首身見闕遞馬疾速依條

施行臣近被奉處分前去京東路因當公事其沿路一帶鋪分營房並未
曾修蓋雖有見管鋪兵去處往往不過兩三人承轉文字亦有無人交替
鋪分致積遞角留滯程限誠恐有快邊防機速事務欲將諸路應干急脚
馬遞鋪事務別委他司官專一提舉措置詔依奏應諸路令後並差廉訪
使者兼提舉渭臣專一應副 五月四日尚書省言發運副使盧宗原奏
依奉御筆拘收九路錢物措置糴買斛斗逐時所行文字不少並是待報
供奉御前遣點檢得諸處發來遞角文字例各在路遲滯動經累月有誤
本司照應行遣檢承政和和節文急脚遞每轍稽違遞滿五釐者巡轄使
臣縣尉各笞五十使臣展磨勘一年縣尉降一季名次滿七釐各加一等
使臣展磨勘半年縣尉降半年名次一分各人加一等使臣差替縣尉降
一年名次今相度欲乞據九路州軍報應本司錢物文字並令入急遞別
置簿曆傳送每司本州通判驅磨有無住滯保明申本司若有住滯其逐
鋪兵級即送所屬依法斷罪外巡轄使臣并本縣尉許本司體量取勘申
奏又奏契勘遞鋪衣糧往往不依時支給是致鋪兵逃竄已持降睿旨令
後鋪兵衣糧預於諸軍支給一如有逃亡人數並依條限招差填闕從之
五月九日德音京東河北路州縣應諸郡緣應副邊事官員往來遞馬不

是多勾鄉村有馬之家充馬戶差使。自今尚敕循習前弊，仰監司廉訪使
者按劾以聞，當議重行黜責。　七月十一日，尚書省言：諸路馬遞鋪因事
措置約束條法，日備其轉送遞角網運留滯猶多，蓋緣當職官司偷墮苟
且，條令不曾舉行，所致姦弊。提舉官名存實廢，漫不檢察，為害甚大。詔令
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常切檢舉按察。巡轄官偷墮不職，並仰依條按劾，仍
令逐路廉訪憲司各行按察。每上下半年，具本路管下馬遞鋪承轉遞網
運遞角數目，有無留滯及應干合行遵守條法事件，有無違戾，逐一開具
申尚書省類聚，歲終具不盡不實，並以違制科罪。　十一月十九日，南郊
制：勘會崇寧年後來并昨因軍興，自京起發河北路軍器、錢紬絹等綱運，
用遞鋪兵士推般，依京西路軍器例，每人日支口食二升五合。訪聞有司
將其間不係推綱日分支過口食，於鋪兵月糧內尅納，及于繫人名下均
攤，多致逃竄。應上件推綱鋪兵已支口食，如有不該鋪破，並與除放。　欽
宗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臣僚言：竊見兵革未弭，羽檄交馳，凡有號令
及四方供應文書，類多急遞。今聞裁已知尉氏、鄢陵等處及京西一帶遞
鋪兵卒，類多空闕，而州縣恬視，不以填補。至有東南急遞文書委棄在鋪
舍廢廡之下，數日無人傳者。且如福建路有經半月二十日皆無京報，遂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十三

方官吏妄意疑懼，及會聞兩浙方知戢司平定欽乙嚴戒州縣，遞兵有闕，
速行差填。若兵卒差補不足，衣糧不支，支而踰期，或容縱人侵削，責在縣
令；事干州郡者，責在知通。仍仰監司等輪一員視詣，或委官點檢。若尚來
容縱者坐罪，并鋪屋破壞處，亦便修葺。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赦：應急腳馬遞鋪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
依時支破請給三日。又詔下諸路提舉茶馬鋪，所多方招誘，又將急腳鋪
先次剗刷諸色廂軍補填，請給衣糧，令按月支遣，除傳遞文字外，其餘應
合破遞馬鋪兵權行住罷，候措置訖，續日依舊。六月一日，又詔令諸路轉
運司先次將差出人拘收歸元來去處。其逃亡闕額，於本處廂軍內撥填，
其請給三分中更增一分，舊人依此請給，並與權免諸般差使，專一傳送
文字。如招到後卻有逃亡出首之人，其所增請給更不支給。　九月二十
一日，臣僚言：有司失職，郵傳不通，陛下即位以來，詔令多矣，而浙東州軍
所被受者，惟兩赦及四五御札，其他片紙不傳。浙東距行在止貳千餘里，
而命令阻絕如此，彼川廣福建可知矣。契勘諸道進奏官遇有被受文書，
畫時遣發，或合謄寫播告，各有成法。比緣一切指揮官吏，分番其留行在
者，一月一易，遂致廢事。竊謂寺監局務官司事屬一體，雖分番次，未為甚

害。唯進奏人吏分掌諸州，一吏下番，則一州事廢。雖有無操之人，就肯盡
心典領他人之事？又馬遞鋪兵緣軍興調發，或自招軍，許令刺換，致所在
多有闕額。乞應進奏院官吏並隨行在，凡文書被受，謄寫入遞，並依常法，
敢有違滯，重寘典憲。其諸州應有進奏官供給及年例應副之物，並仰發
赴行在，俾為紙札之費。仍乞戒飭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嚴責巡轄使臣，招
填鋪兵，驛置遞角，毋或違慢。仍令諸司互察，及門下後省點檢按劾施行。
其文字不到，亦許諸路州軍徑申門下後省，庶幾四方萬里皆得聞朝廷
號令，知陛下憂勤愛民之意。詔進奏院令監官條具申尚書省，餘依。　二
年正月十六日，詔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兼本路提舉馬遞鋪。　五月
一日，措置東南馬遞鋪徐公裕言：乞將逃竄鋪兵自指揮到日限一月，經
所在出首，特與免罪，依舊收管。從之。五日，又言：昨點檢到淮南急腳馬遞
鋪兵內有額外到逃走人數，並支破請給，其見闕人兵鋪分，卻不曾撥
填。緣昨請降聖旨，將額外人數，令本路提舉馬遞鋪監司比類撥填見闕
去處。若無闕，並申解本州發填，以次鋪分。如本州管下又無闕，即申解轉
運司差填本路州軍，並不許額外收係。竊慮江浙等路亦有似此額外收
到人數，乞於前項指揮下逐路提舉監司施行，責免冒費請給。詔依。　六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十四

日，御營使司奏：馬遞鋪損劉于諸州縣遞路，馬遞鋪緣兵火殘破，未曾復置。訪
聞諸處軍馬出入，於所經州縣以和雇為名，科差遞馬人夫，因而擾擾。令
本司應干官屬已支不差外，而應諸頭項應援軍馬官屬及奉使監司
等官，循例差撥。乞將應干遞往官員合差遞馬鋪兵，權行住罷，候邊事寧
息日依舊。所貴杜絕搔擾害民之弊。仍乞下本司遵守按劾施行。從之。敕
內監司奉使官合差遞馬鋪兵，不可闕者，乞許破省馬廂軍。　十一月七
日，知揚州呂頤浩言：勘得九女澗遞鋪至安撫衙東京留守司遞角事，詔至
安特依軍法。今後如有稽程稽留、闕損、拆毀者之人，並依此施行。　二十二日，
赦：令來赦書應有闕少鋪兵，轉送未到去處，仰諸司諸州縣鎮被受日時
謄錄，互相關報郵傳官司，疾速奉行。如有違滯，並科違制之罪。　三年二
月十八日，知杭州康允之言：措置本路斥堠，委於所去處擇鋪兵，每十里置
一鋪，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鋪五人，新舊手手內選有心力無
疾病能行步少壯人充，每日添支食錢三百文省。每鋪並限立刻承傳，置
曆批鑿時刻。每五鋪選差有材幹年五十以下使臣一員，不以有無拘礙，
委逐州於見任得替待闕官內日下抽差，或召募有物力武勇人補進
義校尉，充往來巡轄。候及一季無違滯，有官人特轉一官，召募人與正行收

楠州委知通專切照檢縣委知縣尉主簿月支食錢三貫文如無違滯每
一季減二年磨勘從之　三月十八日虞允之又言巡轄官知通知縣縣
尉除鎮江府至常州以北遞道大江最為緊切去處欲依已畫降指揮支
給食錢及非賞外所有無錫縣以南係近裏優穩故比前項支錢推賞各
行減半餘路亦依此比附施行所貴輕重均稱從之　五月三十日樞密
院奏今來車駕駐驆江寧府本所諸處則無盜賊亦無大段文字傳送欲
將斥堠鋪先次住罷發遣弓手餘路合罷處依此從之　六月二十日詔
沿江州軍及沿江制置使司疾速措置將本州管下沿江地分量遠近相
度上逆下接支破官錢計置輕使小船子二隻選募會船水手梢每船三
人每人支食錢三百文專一傳發斥堠軍期機速文字仍令接界地分依
置船傳送委自逐縣令佐并巡轄官常切照撿及置曆抄上名件出入界
日時本州知通每旬取索點磨候軍事定日住罷　四年八月一日詔令
沿江諸州守臣依已降指揮日具探報事宜入遞鋪及專差人齎申樞密
院以侍御史沈與求言道路傳言賊騎猶在隔汊等處朝廷聞遣探報
動涉旬餘或有事宜知之已晚已更下沿江州軍專委守臣差人探賊馬
動息逐日申樞密院仍令沿路縣尉差弓手逐傳遞前來故有是命　十
四日臣僚言近日傳報虜騎動息不一緣諸州縣急多失關報其諸州差
人採刺止是詢訪道路或憑私書展轉傳聞多致誤事已令諸州委擇幹
官一員兼領其事并差得力吏人三名為斥堠司輪差廂軍二十人以備
傳報其沿海州軍舊有烽燧去處已申嚴行下有未遍處更令增置候事
平日罷課殿最賞罰其匿不時報者重行黜責詔令兩浙江南東西路并沿
海州軍疾速措置施行　二十日臣僚上言竊聞近於海上置水斥堠朝
廷遣仲元在四明辦集但海道闊遠可備處非一萬一有警欲以小舟犯
不測之險遞速難期況海濱之民以魚鹽為業老幼悉在舟中令不嘗舟
之大小皆取之民既失業為變不難前者定海官吏幾有被害者已下樞
密院或命明州守臣相度利害其海道要害之地可以置斥堠處合用舟
舟其甚小者不須日報或海面闊遠風濤不測即已於海岸高山置卓望
以備探報其已日到舟船已放還遞使詔令樞密院措置施行　二十六
日樞密院言訪聞近日有妄稱軍前差使或監司等處官屬於經過斥堠
鋪擾劫保甲錢等詔令江浙路帥司行下所屬州縣於諸鋪曉示如有違
勒鋪分保甲趁擊之人密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當議重行典憲　九月
二十六日樞密院言近來諸路轉遞邊防等文字例各留滯詔令從舉馮

遞鋪官嚴行督責巡轄使臣須管依條躬親遍詣所轄鋪分約束鋪兵遇
有文字即時傳送不得違滯州委通判縣委令佐專一檢提巡轄使臣到
鋪分月日及所遞文字如犯慢失職所屬州軍具因依奏劾施行及措揮
轄下關津把隘去處如鋪分及往來投下文字之人令辨驗請實放行無致
阻節如違其徒畢馬遞鋪并所委官重行照責巡轄使臣當議停降鋪兵
決配　十月五日語令江浙州軍日具平安狀與探報到事宜一處入斥
堠鋪飛申樞密院其逐路帥司亦仰依此申發　二十日詔令兩浙提刑
施岈日下起發前去鎮江江陰以來置司專一總領諸州縣所置斥堠鋪
措置督責沿江及北探報應有事宜火急傳報若少失機會必重作行遣
以樞密院言金人見在承楚未見所向切慮不測窺伺宜明立斥堠故有
是命　二十四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言本司專屬官
一員往來督責沿路所置斥堠鋪轉送應干軍期探報文字竊見斥堠鋪
緣諸官司將尋常閑慢文字一例轉送致軍期緊急因此稽滯緣照政和
敕節文諸急腳遞不應發者徒二年馬遞減二等今來用兵之際已立法
應官司非急速軍期及賊盜探報文字輒入斥堠鋪者官員勒停吏人決
配仍不分首從如不應入斥堠鋪文字所至官司承受不即申舉者與同
罪及專責縣尉每月遍詣斥堠鋪照檢其徒畢馬遞鋪官吏有失覺察與
覺發斥堠鋪官吏同罪及於市曹出榜道路粉壁曉示從之　十一月七
日詔諸路可依舊每五里置一鋪每鋪輪差保甲五人貼司一名傳送抄
轉專委縣尉巡轄　紹興元年三月十九日兩浙提刑施岈言平江府常
熟縣探報通泰金人已回承楚欲乞斥堠鋪只留保丁二人同土軍或弓
手一名傳送探報文字餘人乞行減放據江陰軍申水陸斥堠共差募保
甲梢稍等一百一十四名月支錢九百貫今蕃寇遠遁乞行住罷欲將諸
處所置斥堠鋪並行住罷止於管下遞鋪內選差兵士三人專一承轉探
報事宜文字每人日添支錢七十文其傳送時刻約束斷罪並依斥堠鋪
保甲已得指揮仍依舊專委縣尉巡轄沿江瀕海所置水斥堠乞並令住
罷專責巡尉差發弓兵巡船探報詔鋪兵每鋪差五人其斥堠差置鋪兵
就鋪日住罷餘從之　四月七日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言本鎮奏報
朝廷文字經由太平池宣廣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軍或由建康府次入
浙東方達行在近入急遞尚慮稽遲欲乞下太平等州軍照會應本司軍
期文字許入斥堠如有稽遲許霖奏劾從之　五月二十四日詔江南東
路差王琮西路差張匯專一提舉馬遞鋪兵將轄下見闕鋪遞依建炎元

年五月已降指揮先次剗刷諸色廂軍稱填仍選擇少壯健徒之人均撥
諸鋪并一傳送御前金字牌遞角如人數闕少即於闕慢鋪分摘那差使。
須管每鋪各有少壯專一承傳並仰依法不以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
預備人出鋪祇通交收不得時刻住滯其餘闕額如廂軍內稱填不足即
限一月招填散額其合用例物錢糧並預行那融措辦足備須管按月給
散不得減尅其見倒塌鋪屋限十日一切修蓋了當州委知通縣委令佐。
常切檢察遞發到遞角並具前路元承受及發遣日時申提舉官即時驛
唐點檢如有住滯仰將當職官并合干人具狀徑申尚書省當職官取旨
重行遣降合干人次配若差庇不申與當職官一等科罪仍嚴切約束巡
轄使臣不住往來點檢鋪兵常令在鋪祗候傳送若遇往奉使監司等官
違法差役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仍許被差兵級徑赴所監
司越訴即時備申尚書省其所差提舉官限令來指揮到一月內須管一
切措置平備仍逐旋具稱填招刺兵級人數及修蓋過鋪屋申尚書省若
朝廷差官前去點檢得逐路提舉官承受令降處分措置違慢並行黜責。
十一月十九日。都省言已降指揮止爲江南東西路分亦有轉送軍機急
速理宜一體詔餘路並依江南東西路已得指揮施行并劄下江南東西
路提舉官依已降指揮常切檢察。　七月八日。樞密院言防秋在近所有
邊江并衝要州軍尤宜嚴謹上達下接文字不致稽遲欲於樞密院選差
使臣二十二員分往臨安平江鎮江建康府廣德南康興國江陰軍太平
秀常湖嚴宣徽池江洪饒信衢婺州當界點檢催促並要足備鋪兵請受
依時給散。如遇闕人。申催差置。如不即施行。具事因申樞密院。詔並依其
所差使臣令戶部劄給驛券。隨處批請須管往來點檢仍採報賊馬事宜
的實供通防秋別無稽滯特與推恩如或騷擾必罰無赦。　九月二十六
日。詔令江浙路安點檢斥堠監司遍下州縣令後並依已降指揮將軍期
急速及賊盜探報文字分明題寫入斥堠鋪傳送外其餘常程關報文字
不得依前亂行題寫如點檢得尚有違戾並依輒入斥堠鋪指揮斷罪。
三十日。樞密院言浙西一路皆邊江州軍防秋是時斥堠正當嚴謹不可
少失措置詔本路提點官施嶠催於平江府置局躬親往來催督州縣火
急差置務要足備所傳文字依限傳送不管稽滯　十月七日樞密院言
自鎮江府江陰軍至行在并江東西路沿江州軍至行在斥堠近來轉送
文字稍多理宜揭榜詔逐州縣斥堠鋪兵每人各特支錢一貫文。　二年
閏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信州鉛山建州崇安縣舊因福建綱運并錢

監鑄發銅貨遂於兩縣置擺鋪兵額十管共一十人。近來福建綱運多由
海道兼錢監銅貨闕少。其擺鋪人兵僅成虛設。傳聞崇安縣擺鋪人兵差
州已判填闕額廂軍其鉛山擺鋪兵級亦恐合行判填已下本州勘會如
委合減罷或量行存留外其餘並判填鄰近州軍闕額廂軍詔令福建江
南東路轉運司相度申尚書省。　九月八日。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充壽
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李光言措置防秋淮西州軍與偽境相
接轄在明建斥堠其淮西與江東隔活逐有邊報雖已擺鋪傳送竊慮緩
急風浪不能濟度。却致阻滯。本司遂於沿江相對置立烽火臺舉煙火色
號報應。及於緊要津渡差撥人兵防把遞管急遞及於所也兵馬抽
摘調發前去同共防拓。詔依令李光相度隨地勢高阜去處立烽火臺若
土脉不堪築臺。即以木爲望樓無致緩急有失事機。嚴切約束。不得搔擾
和州與太平州建康府相對置立去處梁山渡口與太平州碣山對采石
渡口與太平州東采石對當利河口與太平州慈湖對阜家渡口與建康
府馬家渡對石情口與建康大城堰對無為軍與太平池州相對置立
去處泥汊江口與太平州荻港繁昌對撫江口與太平州蕪湖縣三山對
移澤口與池州銅陵縣鵲頭山對。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
平安即於次日平明時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
火各三把爲號。　十九日。詔令後過往命官將校軍兵如敢差役斥堠鋪
兵級曾司依巡轄馬遞鋪使臣私役法一等科罪。　三年五月四日河南
府等州鎮撫司幹辦公事霍寔言契勘本鎮屯守邊陸日久備戰不住差
人探報番賊動息并東京虛實若專差官兵齎赴行在投進往復經隔月。
欲望後有探報賊馬急速文字用皮筒實封專差人齎至鄰鎮交割轉送
近裏州軍。入急遞赴行在投進。如有違滯去處乞重寘典憲從之。　六日
樞密院奏日近不住有御前金字牌并朝廷急遞發下襄陽等州鎮撫使
副翟琮董先權商虢陝州鎮撫使董震等軍期機速文字所至條限即刻
走傳前去合經由下項州軍深慮有無鋪兵去處別致留滯詔令逐處遇
有金字牌并朝廷發下應干軍期文字仰即刻走傳如無鋪兵處令所至
州軍專差得力人三名走傳前去逐州遞相交割不得稍有住滯仍專委
通判驛廣根究依法施行。及每月具本州傳送過名件字號關排承受傳
送出界月日時刻有無違滯申樞密院。　十四日。入內內侍省言臨安府
浙江遞鋪兵士王明轉到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解潛應字
號奏狀一簡赴本省投進。令點檢得上件遞角板緊鬆慢封頭磨擦破損

竊慮出入得文字。兼前項排發應字。即非千字文内字號。除已牒本官。令後遇發奏狀。遵依已降指揮。以千字文號記發外。其遞角令進納。若内有本官行移公文。却乞降下所有磨擦損壞封頭去處。乞下尚書駕部根究依條施行。從之。　七月四日。江南東路提刑張匯言。州縣聞奏裁與提刑司審覆案等。有經累月而未下者。蓋是遞角中沉墜。使可貸之囚案繫而死。深可憐憫。乞下諸路應奏與申詳覆案。並須專差院虞候或有行止慿脚子二名投下。被差人並破口券。仍量添食錢。使令守待。以所斷案。依條限責付齎回。日以百里為限。大理寺參詳張匯所申。内命官贓案。若令依條入遞前來。竊慮沿路計囑轉送之人。衷私杖匿不到。及遞路千里以上去處。申奏并申提刑司詳覆。諸色人獄案。若令入遞往還。竊慮道路程淹沉失。理合措置。今欲依本官所乞。應有似此公案。並令本處專差有行止二人。同共齎擎投下。令所差人守待回報。恐所差人在路事故。亦不計囑嚴屬。仍令本處寫錄一般案狀。依條入遞。務要不致沉失。所有道路千里以下。遞狀去處。公案依法已許入急遞。日行四百里。若刑部承旨斷案依條。亦合別錄行下。如遞鋪稽違沉失。緣已有前項條法。乞坐條申嚴行下。委諸路提舉馬遞鋪及驛磨當職官吏。常切約束。月具轉送過獄案并朝廷降下斷敕名件。關報本路提刑司。行下所屬州軍。覆行點檢。如有稽違沉失去處。其合干遞鋪兵級。并巡轄使臣。並令根勘。具案聞奏。乞從朝廷特降指揮。重賜斷遣施行。詔餘路依此。仍檢會應干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十四日。荊湖南路安撫使折彥質言。修武郎辟差全永州巡轄馬遞鋪張宗閔申。永州三十鋪。元額管兵級三百五十六人。宗閔到任。交割到二百三十四人。累行招到三十餘人。近來廣西押戰馬綱官到鋪。不恭奉聖旨。權住鋪兵擡擎指揮。亦不容曹級就覆。及不問有無人兵在鋪。須要差破鋪兵擡擎。應副稍緩。即擅入房舍。捉縛婦女。或倚勢杖抬兵級衣物。動使押令鋪兵伏送。沿路更用棍棒毆打。過三五鋪。或他界。動經旬日不回。是致飢餓逃亡。節次開落。截自五月終。只管一百八十餘人。大路鋪每鋪只管三五人。小路鋪或有一兩人。即目大段闕額。急遞文角到鋪。委是闕人走傳。本司欲乞追犯人根治。竊慮馬綱留滯。已行下廣西經略司。嚴行約束。詔令廣西經略司提舉廣西買馬司。詳折彥質所申事理。今後遇差押馬使臣。當官分明戒約。如有違犯之人。具因依申樞密院。重行斷遣。仰兵部遍牒廣西至行在馬綱經由逐路轉運司提舉馬遞鋪兵官指揮所屬依此施行。仍令所轄州縣等處於馬綱所過馬遞鋪前將今降指揮分

明粉壁曉示。各具知委聞奏。　紹興四年五月五日。樞密院言。檢會臣僚上言。乞督責諸路帥臣。參稽所部州縣。道里遠近之宜。布斥堠之卒。替休遞往。使不告勞。詔令樞密院措置。今檢會前後所降指揮。一、欲令淮南、荊湖、江南、兩浙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干要文字赴行在經由州軍去處。並取便路接連。措置擺鋪。望臨安府界内。並合相連接置擺鋪。其應置擺鋪去處。並依後項事理施行。一、徽州等擺鋪。以三十里一鋪。竊慮地里稍遠。因而遞緩。欲以二十里置一鋪。每鋪差鋪兵五人。先於闕慢鋪分那差。如不足。差廂軍。每日添支食錢一百五十文。每月一替。并差貼書或軍典一名。每日添支食錢一百五十文。並每季一替。一、每州委守臣專差指使一員。往來根刷傳送。每日添支食錢三百文。仍與貼司或軍典一名。根刷行遣。每日添支食錢二伯文。每季一替。一、今來擺鋪傳送文字。如有違滯。軍兵依傳送金字牌文書條法科罪。其指使失覺察。兩次杖一百科罪。一、諸州縣輒將不係探報事宜及非干要狀入便路擺鋪傳送者。其當職官吏依不應發急脚遞條法科罪。一、已降指揮。過往官員於經由地分差撥鋪兵擡擎物色。牽挽舟舡之類。並免應副。如不依約束。擅行差撥。具名銜飛申所屬根究施行。今欲便路擺鋪軍兵。輒別差使者。並依私役禁軍法。仍於逐鋪曉示。一、已降指揮。鋪兵請受。並須按月支給。不得留滯。打請人數。妨本鋪差使。仰所屬縣分。據每日合支錢數。並五日一次。前期預支。今欲依此施行。仍將不按月支給請受。及不前期支給食錢官吏。仰往來根刷使臣申州根勘。依諸軍請給過期不支條法斷罪。一、擺鋪所差軍兵逃闕。仰往來根刷使臣。即時申所屬。限日下差足。如違。當職官吏並科違制之罪。一、擺鋪屋令所屬疾速修蓋。如日後倒塌損漏。仰往來根刷使臣申所屬。日下差人前來修整。一、往來根刷使臣私役鋪兵者。依前項輒別差使私役禁軍法斷罪。一、自來水路置急遞船傳送文字州軍。若比擺鋪遞次去處。並依舊。一、今來欲專委逐路帥臣、逐州軍守臣。火急依逐項擺置。更有合行事件。一就措置。及常切督責沿江沿邊州軍守臣。厚支激賞。專差信實人。體探兵的實事宜。日下實封。入擺鋪飛申樞密院。仍先具本路州軍已置鋪分相去接連着望去處。所差人數。一切畢備日時聞奏。一、今來委逐路提舉馬遞鋪監司。不住點檢。如有違滯去處。即依今來立定斷罪指揮施行。每月具點檢過有無違滯去處。申樞密院。詔並依。　九月十八日。都省言。措置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及專一總領措置傳送斥堠。兼提舉馬遞鋪張匯已降指揮。放罷其專一總領措置傳送斥堠。兼

提舉馬遞鋪官並未曾差人。詔差轉運判官俞俟。 同日，川陝荊襄都督府言：「契勘今來出使所屬朝廷及本府往來文字，若有遞滯稽遲有誤事機，欲乞於經由路分從本府於準備將領或準備差遣差使使臣內逐路各選差一員，專一催促往來遞角。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本府量一指揮內支破。令所至州軍應副，仍乞行下逐路轉運司及提舉馬遞鋪官關牒經由州縣照會。」從之。先是樞密院檢會臣寮上言：「乞督責諸路帥臣、參稽所部州縣道里遠近之宜，布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曾旁。」詔令樞密院措置放之。 三十日，兩浙西路提刑向宗厚言：「依先降指揮添置斥堠鋪，乞添破軍兵食錢每日給三百文省。」詔從之。 十一月二日，向宗厚言：「本路八州府遞鋪止有起轄使臣二員，緣地分闊遠，往來遞趁，催督不前。乞降指揮，許每州各於添差官內選差一員，專一往來照檢斥堠，除外依條破驛券外，每月別給食錢一十貫文省，仍於本州抽差人吏一名行遣文字，每月給食錢三百文省。」從之。 十二月六日，右司諫趙沛言：「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司近緣承受御前金字牌遞角計往滯一日五時辰。樞密院已劄付平江府根究，尚未見施行，乞下三省催督平江府依法科罪，所有起轄使臣已將行侍降科差人承替，仍乞檢會建炎四年及紹興元年內所降指揮，申嚴約束。」詔令平江府疾速根究，仍令兵部檢會條法行下。

二十日，樞密院言：「朝廷置立斥堠，專為傳遞探報金賊并盜賊文字，前後立法，非不嚴切。比緣臣寮申明，官司將急速事務及盜賊探報不得輒入斥堠，致將應涉軍期事並作急速，皆入斥堠，略無分別，探報文字一例遲滯，致誤判下諸處官司。今後如有合入斥堠文字，並分明題寫係軍期及探報，如不題寫，其斥堠鋪不得傳遞，仍乞檢會元降止得傳遞探報金賊并盜賊文字，及官司以不應入文字輒入斥堠鋪並取傳送人夾配，并官司承受斥堠鋪遞角內非探報文字不即舉覺，與同罪指揮，鏤版頒降州縣，庶幾有以杜絕。」詔令樞密院檢坐已降指揮，申嚴行下，令逐路州縣常切遵守，無致違戾。 二十七日，詔諸色人輒於斥堠鋪兵書手乞取錢物，不以多少，並決脊刺配廣南，官員失覺察，以違制論。 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詔除建康鎮江府至行在斥堠鋪依去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揮每鋪置鋪兵一十人外，餘州止依元降指揮，每鋪兵五人。 二月二十二日，詔令後尚書省行下諸路文字，如有事干機速，並入本省急遞發放，仍責立限日，令本處回報。或專差人齎回中文狀起發，其外路官司承受，令來朝廷責限回報，并專差人齎發回中指揮，如有稽滯，本處人吏決配廣南，當職官並行竄逐。」今刑部遍牒諸處遵守，及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官督責起轄使臣遵承受尚書省遞角，即時轉發，若承受處仰立便批回內引。如有留滯，提舉官按劾施行。 六年正月六日，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上言：「四川去朝廷最遠，臣被命入蜀，道由荊南、歸峽之間，每不見遞鋪傳送文字。荊南一二處間通行，皆是措置月餘，自荊南以西，春夏旱，并不知荊南府專一措置，只荊南府以東。即委本路提舉馬遞鋪官措置，所貴遠方奏章及朝廷行下文字，不致沉失。」從之。 六月十八日，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朱與言：「乞將斥堠遞鋪見闕鋪兵，從朝廷行下諸州知通判，創廣募或舊係兵籍，不拘一面專委所屬知縣多方招召土著之人，責限足額。如未行，城乞從提舉官按劾。」詔令諸路制置依此。 十月八日，尚書吏部侍郎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言：「沿路斥堠鋪遞角、書併皮簡竹筒並封角文字每每多至三五十件，少者亦不下十數件，數目既多，類皆積壓作一番傳送，並緣諸處申發文字利於速到，往往將常行文字或書問之類入斥堠。且如錢糧軍器，事非係軍期，比之探報事體不同。欲乞朝廷將所降尚書省樞密院都督行府諸路宣撫安撫司及淮浙沿邊西州軍探報文字許入斥堠外，庶并常行不係探報

文字不得入斥堠，不應入斥堠而入斥堠者，重寘以法。」從之。 十二月一日，詔應自淮南軍前轉遞至行在，鋪兵晝夜往來，委是不易，合與搞設一次，內淮南鋪承傳與支給。 二十日，尚書省言：「斥堠鋪並官賦撫置，防留滯，日來州縣所差到鋪頻數，不無搔擾，及有取索薄曆，帶往前鋪，照對驛歷，每一番者遍三四鋪，遞使承傳文字，無曆書傳上，用草單抄上，多有差誤。」詔通判、巡手縣縣尉，遇出巡回，便照檢起轄使臣，及提舉馬遞鋪所委官自合依舊常切舉覺，不得頻併，却致搔擾，其傳送文字薄曆，並依急腳馬遞鋪條法施行，所有正曆，照檢官不得將帶過前一鋪，如違重作施行。 七年正月十日，樞密院言：「兩浙西路提舉馬遞鋪未歸申，近照檢得本路傳送急遞斥堠文字，唯有嚴州路臨安府至一帶遞鋪往滯最多，訪聞臨安府湖、嚴州起轄使臣修武郎房仲元不躬親往來根刷催督，以至鋪兵將承傳文字積壓留滯。」除房仲元送嚴州取勘依條施行外，中閒事，詔房仲元先次放罷，令提刑司催督疾速取勘，具案申樞密院。 九月二日，明堂大禮赦：「訪聞諸路鋪兵，多是所屬不為按月支給衣糧，因致逃竄，并以外來軍兵冒名承傳，緣所持文書內有干邊防事務，稿應冒名人夾帶奸細偷竊遞角，漏泄事機。仰逐路提舉監司嚴責當職官覺察改正，仍許鋪兵冒名

令限一月自陳，並與免罪。內鋪兵依舊收管，冒名人兵，發歸元來軍分，與免本營閑雜差使。仍令州縣今後須管按時支給衣糧，毋致少有失所。如敢違戾，令提舉官按劾以聞。　十年閏六月十五日，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狂虜犯境，王師捍衛，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驛遞懸捷，當乃忠勤，宜加撫恤。管下遞鋪兵級，更與犒設一次。　紹興十一年三月七日，內降壽春府廬濠滁和舒州無為軍德音：自行在至軍前急遞鋪及流星斥候兵士，並令逐路轉運司等第增倍犒設一次。　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自近據川陝宣撫司申，路中有盜拆遞角，藏匿文字，拆入白紙在內傳送。除已節次行下經由路分，根究施行外，訪聞諸路鋪兵，緣州縣不時支給錢米，多有逃竄。招填之初，又不審問行止來歷，便行收係；及棄鄉之間，每鋪止有三二人，或婦人傳遞去處，是致容姦匿盜，深為不便。詔逐路提舉官下所屬州軍，將所管鋪兵三人結為一保，據闕額人數，並仰招收土人及鄰近州縣行止來歷分明之人，或剩那見管廂軍充填，依時支給請受。須管措置招填足額，不得依前令婦人傳送，仍委當職官鈐束鋪兵節級子細驗認遞角封頭，照明交轉。如有違戾，重真典憲。　六月三日，臣寮言：竊以京西州縣據上流之勢，與虜為鄰，訪聞兩路往往並無遞鋪，縱使有之，不過茅椽三四間，人兵一兩人，亦無請給添號。遇有文移，追集鄉夫傳送，皆是前期閑之幽室，無異囚繫。每一鋪差夫十餘人，十日一替，口食各令自備，道塗往返，動至逾月。稽廢農務，遞遍騷然，不惟百姓無復歸業之期，而雜有警報，責之以屬，豈不違滯誤事。已委兩路帥憲修蓋鋪屋，招填兵級，應干請給，悉從近制，嚴敕州縣不得依前差科鄉夫。詔委帥中劉錡同逐路提馬遞鋪官措置鋪兵請給，須管足備，無令欠闕。其已措置奏聞。　八月，臣寮言：近因趨闕，所過州縣遞鋪，多者不滿三數人，少者止一兩人，或止一名。遞角委積，猬負而行，儻涉軍期，豈不誤事。蓋緣州縣請給不時，既闕衣糧，不免逃竄。欲望明詔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嚴行督責所部州縣，將見今鋪分闕少人數，須管依近降指揮，照元額撥填，仍自今後，合得錢糧，逐司支給，月具所支過單甲姓名，結罪申提舉馬遞鋪官，逐季類申樞密院。如有違慢，當行官吏重真典憲。照依已降指揮，委提舉官措置，仍委逐州守臣、逐路漕臣應副請受，無令欠闕。樞密院遞時差官點檢，如有闕誤，當職官一等科罪。　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御史中丞羅汝檝言：祖宗郵傳之制，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腳遞。其文書事干外界，或軍機，若朝廷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非常盜賊，並入急腳遞，日行四百里。

近歲條立斥堠法，尤為嚴密。州縣官吏誠能遵法而行，存恤鋪兵，倍加督責，豈有傳送稽留之患。昨緣多故，乃更置擺鋪，事屬重復，逮茲事定，而兩司因循。且江西一路，每州所差兵級數十人，除本身衣糧外，各借請三箇月，每日添支米二勝，錢二百五十文。兵級既眾，蠹耗不貲，承襲既久，復更貪求，往往紛然，諸郡苦之。乞下本路，將擺鋪廢罷，所有兵級，發歸元差州郡著役。餘路及諸州縣置擺鋪，准此少減冗費。推此所得，贍養舊來鋪兵，以時給其衣糧，使之溫飽。且委逐路提舉馬遞鋪，常切差人檢察，切計傳送之數，違於擺鋪。詔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官開具措置，仍令兵部檢會祖宗舊制，申尚書省。　九月七日，右朝請郎鄭資之言：國家均地里，謹時刻，序傳相望，承置巡轄，又專委漕臣提舉，其法可謂備矣。緣巡轄使臣有兼三州去處，勢不能遍歷，致多稽滯。比來逐州添立指揮，使不下十數員。臣欲乞於逐州添置指使內，就添差巡轄使臣一員，地里狹而鋪分少，日可周遍，庶無稽滯。銓曹員多闕少，亦可發遣在部久次之人。從之。　十一月八日，南郊赦：昨發下京西川陝等處遞角，經由路分有偷拆藏匿去處，見因根究將住滯鋪兵，及有封頭不全，事涉疑似者。見今禁勘，尚未結絕，竊恐責非正犯，徒有淹繫，可令所屬州縣長吏切審實，如勘得委非偷拆正身，並仰日下疏放，押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放行請給。　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諸路來往遞角，多有盜拆藏匿，及不到去處，即未見的實弊病，合行措置。詔差黃敏行權兵部郎官詢究措置，內有合躬親前去路分，開具申尚書省。　四月十一日，刑部言：修立下條：諸急腳馬遞鋪曹司，遞亡事故闕，限一日申州，本州日下差撥，又闕，聽權差廂軍，候招到人替回。右入紹興重修軍令。諸急腳馬遞鋪曹司闕，不依限申州，及本州差撥無故違限者，干繫官吏各徒一年，十日以上，加二等。諸處巡轄使臣，以支取鋪土錢為名，於鋪兵名下減剋請給，率斂財物者，以乞取監臨財物論，仍許被減剋率斂鋪兵越訴，通判、令佐失覺察，杖六十。右並入紹興重修職制敕。如得允當，即乞申嚴遍牒諸路施行。詔依，仍先次施行。初，詔黃敏行權兵部郎官措置諸路遞角，至是敏行有請，故立四條。（路新書已有正條，故刪。）　九月二十八日，尚書兵部員外郎措置諸路遞角黃敏行言：看詳鋪兵傳送遞角之際，有容人用財計囑，盜拆藏匿。其鋪兵如能不與同情，自行告首，或已聞拆藏匿，却能赴功告官，遂致敗獲，自來未有聽許。欲立賞指揮：欲乞今後鋪兵若能如前項告首捉獲，已與轉一資，更依捉獲鋪兵盜拆遞角等第給賞。仍將元行計囑財物，不以多寡，並給充賞。其巡轄使

臣至兩界鋪各不爲依條。取索鄰界一鋪簿曆照檢。及鋪兵曾叙。避怕照檢。妄稱諸處取索前去。欲乞依鄰取索。鋪兵簿曆辨鋪條法斷罪。仍許兩界提舉司。及州縣巡轄檢察使臣等互相覺察。兵刑部看詳。欲依本官所請。下刑部遍牒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一日。尚書兵部員外郎黃敏行言。躬親措置遞角。點檢得江南西路安撫司并諸州軍監司等所。有差使臣以郵屬爲名。報於諸遞鋪取索等第一攢。騷擾作過。遞角因而沉滯。乞將違法去處。牒雁外漕應經過之後。復行差置。乞立法禁止。大理寺看詳。欲依不得差出之官。本州不申報違法。從杖一百坐罪。若有違戾。仰提舉官按劾。從之。　二十二年七月六日。總領四川財賦江召嗣言。遞角舊用皮筒封印記。因兵部郎中黃敏行請用紙角題印。以蠟固護入筒。更不封記。緣遞角鋪交換取出辨驗。多致差互。恐長偷拆虧匿之弊。望詳酌措置。進奏院看詳。欲以蠟固護入筒。仍膠封攝繫。從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新知潭州陳璹言。朝廷措置遞角。招足鋪兵。修蓋營舍。於役有業。衣糧不闕。驅催以知縣。點檢以通判。遞路以監司提舉之。又許巡轄縣尉出界遞鋪取索。驅磨關防周盡。而稽滯之弊。初未嘗革。且以二廣去朝廷遠。緊以急遞期限不過旬日。而廣西承受尚書省扶綠腳遞。有踰兩月而不到本路。發急遞至進奏院。有踰三月方到者。其間朝廷待報緊急文字與夫諸州刑獄奏案。稽滯日久。豈不誤事。乞檢坐前後指揮。申嚴諸路。仍令諸州逐月開具所發進奏院遞角。關報本院。却令本院開具逐月所發遞角關會諸州。擇其稽遲之甚。上之省部。行下所屬根究違滯。將行責罰。庶幾上下舉職。遞角通流。詔令兵部檢坐條法行下。仍措置申尚書省。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兵部言。遞角在法巡轄使臣往來趕發。令尉催促。監司提舉。近來差委通判等提轄檢察。遂時追呼鋪兵。取索簿曆。擾擾不一。却致留滯。今乞並依舊法。令縣令縣尉巡轄使臣催促轉送。轉運長官一員提舉外。其餘節次所差官並罷。仍仰提舉官常切督責巡轄使臣。如有違慢去處。將鋪兵送所屬斷遣。巡轄使臣等按劾施行。其闕少鋪兵。行下所屬州軍。日下差撥廂軍填闕。合用錢米按月支散。不管拖欠。下刑部遍牒施行。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秘書省校書郎洪邁言。諸路郵傳舊制。每二十五里置鋪一所。列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遇羽遞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自黃敏行建請。江浙荊襄之間。舊無斥堠者。一切增創招募。一縣多至三四百人。而二十五里鋪。又復並立。鋪次相望。既有月給米。又有俸券。又有夜糧。又有食錢。以恭軍三人之費不

能贍一走卒。窮山陋邑。困於供須。鋪兵既多。徒以資官吏苛擾與驕之役。又令諸州通判縣令。皆於銜內帶舉催遞角。每月各增俸錢十千。歲費縣官十餘萬緡。又於縣丞尉逐月迭出點視。吏士符移絡繹。驛鋪兵廩給難優。往往耗於此曹之手。舊制每兩州置巡轄使臣一員。敏行仍令州選一使臣。謂之添差。班行小使臣。無復廉稱。所務掊取蚕食而已。其他利害不可悉數。欲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干省遞並行減罷。其常程文字每日類聚輪差一人傳送。令罷遞卒。並發入所隸州充廂軍。却擇廂軍之壯健者剗填兵之闕。自餘敏行所請。乞令條具逐一詳議。釐改施行。從之。　五月四日。臣僚言。諸路遞角傳送文字多有住滯。及鋪兵多有闕額。日近承朝廷措置。各差使臣上曆監發根刷違滯。緣逐處巡轄遞鋪官多不往來巡轄。及將鋪兵借與過往官員般擔行李。及販易物貨。致妨承傳文字。乞委諸路提舉遞鋪漕臣將本路巡轄使臣體量。如有癃老疾病。無心力不堪倚仗之人。即行放罷。催促待次人疾速赴上。如新官依前不堪倚仗。即從本司別行選差。月具本路巡轄使臣有無稽違不任職之人。申尚書省。從之。　二十六日。兵部言。諸路遞鋪。乞令諸州於兩界首鋪各差使臣一員。置曆專在本鋪。遇有遞角文字即時批上。監視本鋪傳發。仍差使臣一員往來本州界內諸鋪根刷有無違滯。各一月一替。候差到替人交割。方得回州。諸路轉運司專差使臣二員。分定本路州軍驛程。不住往來根刷違滯。半年一替。每月取逐州違滯狀申本司。並逐日量支食錢。兩浙轉運司除專差使臣二員。分定本路州軍驛程外。更輪差使臣二員。同進奏官一員。各置曆。每日於三省樞密院抄上朝廷所發文字。赴進奏院當官遣行。仍於曆上批鑿遞引字號時刻。承傳鋪兵姓名。赴三省樞密院通呈。一月一替。鋪兵闕者。限一月招填。請受衣糧按月支給。如招未足。先於廂軍內揀選壯健人權充。候招到撥替。遂州知通專一點檢。轉運司按劾違戾。詔依。仍令諸路提舉漕臣常切提督。如違滯數多。三省取旨重行黜責。　閏六月五日。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言。本路廬州無爲軍。巡轄使臣忠翊郎張顯祖。在任不法。減剋鋪兵衣糧請受錢物入己。致軍兵怨憤。無所畏憚。住滯遞角文字。已委官體究得實。詔張顯祖先次放罷。送鄰州疾速取勘具案聞奏。　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詔每歲合賜諸路安撫并制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等夏臘藥。例差內侍省官樞密院使臣前去給賜。所至將迎延犒。不無勞費。可自今令學士院降勑書。并所賜合藥。並責付進奏院附遞給賜。　八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江南東路安撫司言。管下斥堠

鋪內。有接傳淮南州軍等處申發。至行在遞角文字。比之其他鋪分。利害至重。所有鋪兵。舊日每人日支食錢二百省。昨因本路轉運判官章燾申。謂內緊要鋪兵。每人減作一百文省。自餘鋪每人減作七十文省。續趙伯牛又行申請裁減。內日支一百文作七十文。七十文作五十文。先欽此又除緣向去入冬。竊慮鋪兵貫夜傳送。勞苦與平常事體不同。今欲將斥堠鋪兵並依章燾減定錢數支給。仍乞每至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四月一日依舊。其太平州。池州。宣州。廣德軍管下斥堠鋪接傳淮南遞角。通徹至行在徑路鋪分。亦乞依此。從之。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鋪兵承傳遞角。自有立定時刻。近來多有住滯。及盜拆去處。理宜約束。詔令諸路提舉馬遞鋪官行下所部州軍。嚴責鋪兵。令後如敢擅拆竊有傳錄文字。並依建炎二年十一月七日已降指揮。從軍法施行。仍將鋪兵闕額去處。日下於本州廂軍內選差少壯之人撥填。依時支破請受。每日量添錢伍十文。未一勝。各於遂州府內選差有心力使臣一員。內州界闕遠去處。許差兩員。每月各添破食錢一十貫。廂軍二人。馬一疋。於本界內專一往來點檢催趲。卽不得因而役使騷擾。如一年內別無盜拆遺滯去處。其使臣仰本州保明。與減一年磨勘。若有違戾。提舉官知通巡轄使臣。并令來所差使臣取旨重作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言。十月分諸路擺鋪兵級。日夜往來傳送文字。委是有勞。詔令戶部并諸路總領所各隨路分。依例犒設一次。　十一月二十日。詔近來軍期文字。全藉鋪兵傳送。其合得錢米。累降指揮。令州縣按月支給。訪聞州縣並不遵依。支多作名色減尅。及有二兩月不支去處。仰經監司陳訴。亦不為施行。其致鋪兵逃竄。有誤傳送。仰諸路提舉斥堠官限指揮到日。取時委清幹官一員前去所部州縣點檢。如有未給錢米。日下一併支給。不得依前減除。其闕少鋪兵去處。令州軍日下差發廂軍補填。候招到人。卽行抵替。日後依前違戾。許鋪兵經監司陳訴。仰提舉官具違戾去處取旨。將當職官重行黜責。人吏決配。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孝宗已卽位未改元。兵部言。諸軍擺鋪兵級。傳送軍期急速文字。近日稍遲。緣未立定日行地里。并論罪條法。及措置引考之方。近旨諸軍自興州至行在。沿路接連。每十里置鋪。選不入隊少健輕捷軍兵五人。每十鋪添差巡鋪使臣一員。往來機察。每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外。餘日行三百里。如遺滯盜拆亡失棄毀等。并依斥堠鋪第降論罪指揮斷罪。本軍帥臣選才力官一員專一往來提點。驛考有違犯處。具因依申本軍帥臣聞奏取旨。從之。　孝

宗隆興二年三月十六日。兵部言。自今諸軍擺鋪。止許承傳尚書省。樞密院。都督府。沿邊州軍等所遣發軍期錢糧要切文字。餘閑慢處不許輒入。并依條入斥堠急馬步遞。若將遞官司點檢。非合入擺鋪名色。從本處舉察取旨。官吏並依紹興六年十月制旨斷罪施行。遂奉院所發遣簡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擺鋪。斥堠傳送。餘文字令分別要慢入斥堠急馬步遞遣發。從之。其後總領四川財賦所言。近降指揮。卽不該載總領所文字亦許入擺鋪遞。明文緣都軍期平安及諸軍申探報并錢糧要切文字。不審應欲望賜詳。庶憑遵守。又從之。　九月十九日。權發遣昌化軍李康臣言。海南瓊州萬安吉陽昌化軍四州軍之地。遠在海外。去朝廷為至遠。越靜江府亦不翅千餘里。朝廷有一命令。師臣監司有一行移。動輒經年乃則平戴。路云遠遠。亦由遞鋪之弊。欲乞於兩岸海口。各委官一員。海北所轄之官。專責四州軍巡鋪官。檢例候任滿取會沿海有無稽滯官文。保明方與批書。瓊部者。許下提舉廣南西路馬遞鋪官。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聞旨。從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寮言。軍中斥堠不可不明。軍期急報不可不速。今之擺鋪專主之方。冬盛寒。比之戰士踔不翅犯矢石。黑於兵事所係非輕。會計人數充。亦不多。宜略加犒賞。若以事定之日。與甲軍一例推賞。以免其奔走之勞。亦令急務。從之。　乾道元年三月三日。臣寮言。昨緣軍興。斥堠鋪承傳遞角遲滯。諸軍置立擺鋪。專一傳送軍期。今邊事寧息。伏望將擺鋪軍兵先次放遣一半歸軍。餘半權併入斥堠鋪。混同承傳。依擺鋪遞日行地里。行下逐路提舉斥堠鋪官。將見闕鋪兵以兩月為限。募填敷足。請給須以時給。內舊置擺鋪之所斥堠鋪兵。每名日增支食錢五十。積漸抵替擺鋪軍兵。其全闕斥堠鋪兵之所。且令擺鋪依舊。從之。　七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言。近所在申發文字并朝廷發下遞角。鋪兵傳送。例皆稽滯違程。詔諸路提舉斥堠鋪兵。嚴切約束。須依條限傳送。時差摘點巡轄使臣。有失職具名以聞。仍月具無違滯申三省。樞密院。　九月二十四日。詔三衙諸將帥依舊例置立擺鋪。其後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等乞免差。上初難之。知樞密院事汪澈等奏。自遣使之遲。邊報消息。君復置擺鋪。恐人情不能無疑。乃從其請。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三衙諸帥。依舊例認定地分人數。自七月一日置立擺鋪。仍差得力使臣。專一部轄點檢承傳。毋稍住滯。所差人承春卻令歸軍。是日。宰臣魏杞等奏曰。頃者用兵。用軍人為擺鋪。廢罷已久。近有自荊襄來者。言道中鋪兵皆游手往仕況失。上曰。近文字亦遲。杞等言。蓋緣不用軍中人之故。今防秋在近。已

暫復置。故有是命。　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諸路諸軍等處申奏文
字，並不依限走傳，單期一例沉滯。欲乞詳酌，將諸路舊置擺鋪之處斥堠
鋪兵內揀摘少壯健步謹審鋪兵三名，改充擺鋪，專一傳送單期，不入鋪
要急文字。所揀兵每日增支食錢五十。如斥堠鋪兵闕，即於諸州軍依數
選差廂軍傳送，亦增支食錢五十，更日增支米一勝半。如元擺鋪屋跡漏
拆毀，所屬州軍期十日添脩，仍令諸州軍於添差使臣內每三鋪選一員
專一部轄提擧催促。如無添差使臣，於指使或應管使臣內差撥，並半年
一替。先委諸路提擧斥堠馬遞鋪官勤切照檢，如諸州軍奉行違戾苟且，
鋪兵走傳稽滯，及不依時支給錢米，並按劾施行。從之。鋪兵仍限十日差
撥。　三月五日，臣寮言：近指諸路州軍斥堠鋪兵選揀健步謹審鋪兵撥
充擺鋪走傳單期要急文字，尚慮無以區別，欲乞將沿邊州軍并諸軍統
制司各給降黑漆白粉牌，內建康鎮江府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盱眙軍
光濠州壽春府各給牌五，鄂州荊南金州興元府駐劄御前都統制襄陽
府四川制置司各給牌十，專一申奏單期切務，尋常不許輙用申發文字。
並填實日，遞鋪走傳日行三百五十里，到行在令進奏院具承受日時，發
回朝廷，降付諸處要急文字，亦乞置牌，黃漆青字牌五十，以備給發，候到

却將牌即時繳回。若住滯時刻，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從之。　二十七日，
權發遣臨安府王炎言：獲育於斥堠鋪兵內每鋪摘三名充擺鋪，三鋪差
使臣一員部轄機察。本府所置擺鋪，地里遠闊，竊慮創置之初，各鋪使臣
生疎承傳之際，或至留滯，無巡轄官不令通行照檢驅催，却致託避。今欲
委自巡轄馬遞鋪使臣往來躬親催促，如傳送稽滯，巡轄同所差使臣並
取育責罰，仍乞每鋪差曹司一名抄上簿曆。詔諸路傚此。　四年正月二
十四日，兵部侍郎王炎言：郵傳之乖違，無甚於近時。至若去年十一月二
日郊祀肆赦，行在至襄陽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時，稽十日方至荊
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時，稽九日方至。餘類此不可悉陳。竊慮
備習或誤，機要切害有不可勝言者。昨降旨再置擺鋪，止於斥堠鋪兵揀
摘三名，未免責滯。欲乞令逐州每擺鋪兵士添作五人，曹司在外訪聞州
縣陳謁悉實附遞家書之類，悉入擺鋪，期於速達，未嘗有舉罰者，致殊無
忌憚。今欲從本部下諸路將帥州軍及進奏院每月各保明即無附帶關
餘文字及家書之類，以憑稽考舉劾。仍諸路將帥監司守臣有所申發到
進奏院，月具名數申，自日後因事發覺，重加罪罰。斥堠及馬步遞期限非
緩，止緣置立擺鋪後，官司漫不留意，因依倣大查折，無所不至。諸處留法

直入擺鋪，並有此患。今措置，從本部下諸路提擧馬遞鋪官，將斥堠鋪兵，
期一月集填盡足，及督責州軍葺理鋪舍，以時廩給，有奉行不虔，逐路提
擧馬遞官按治施行。遞鋪日業，利害非小，提擧馬遞官與州縣往往違罰，
上下容庇，莫其稽考。今欲本部臨時選州縣官或指差見任得力使臣，不
測擧廉，遍遞庭下帥司選官，候得其實，從本部具名取責。從之。　五年四
月八日，兵部言：諸路州軍斥堠遞鋪并擺鋪軍兵傳送遞角前去，法令詳
備。緣奉行不虔，違滯日甚。欲乞下諸路提擧馬遞鋪官，以闕報所部，將見
闕鋪兵須要依元額招填，役月廩給，不得尅削私役，仍督巡轄使臣內遞
奏院令本院監官每季以外路所發遞角并本院發去批回內引保明有
無違礙等，申部以憑檢察。近育侯潮門中獅光廝斥堠等鋪置曆承受外
路發進奏院遞角遞提取批，爲驗月赴部覆用印給下抄轉，歲終繳磨。見
令置立看北東西路并中獅擺鋪亦係投進奏院遞角，其取批狀發置文
曆，亦令一體。從之。　六年六月二十日，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權
提擧常平茶鹽公事羅獻言：近省部及諸處官司遞角多滯，蓋以鋪兵月
糧衣賜，州縣類先支在州軍兵，至遞鋪例不以時，遂使飢寒困乏，又遍往
士大夫並出軍士公人死清種於遞鋪道差遣一番不修，必致感貴。近

巡歷至池州建德縣，鋪兵陳狀，積月糧四箇月，及鋪兵稱前後遍往強使
拂擊，不容歸訴。鋪兵糧米不以時給，其守臣姓名取責，揮使鋪兵，令羅獻
與勘并聞奏。　九月八日，詔州縣傳送文字遞鋪兵級合得月糧，仰
州縣按月支給，不得非理役使。如或違戾，監司按治施行。　十七日，詔武
經大夫池州太平州都巡檢使爲世時降兩官，以羅獻奏劾世雷私役鋪
兵也。　十一月六日，詔江州馬遞鋪兵江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
軍，巡轄官趙不逮追兩官勒停，巡檢使臣武安道三官除名勒停，坐鬼
行條旨，并令責罰下諸路提擧馬遞鋪官於遞鋪榜諭，以江立盜拆四川
宣撫司力忘到字號遞角，當從軍法，緣該赦，潘及自首，巡轄官學廝失覺
也。先是上聞盜拆遞角，當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在法當死。江立乃自
行陳首。上曰：須從濟。柔允象曰：巡轄使臣失於鈐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
實，二者皆有罪。上曰：然。故有是也。　八年四月九日，詔郴州置巡轄馬遞
官一員，以本路諸司言巡尉兼遞鋪職事不得專一，乞創置一闕故也。
令月三日，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兼提擧馬遞鋪照檢斥堠程大昌
言：遞鋪兵承傳四川宣撫行府遞角，繞有破損，所主鋪更不經官根究，却
令見傳鋪兵越界千里直至行在等投進，緣此文字稽滯，如不司覺察，稍

有違戾，巡轄使臣送所屬根罪，依條施行。已下諸路照應約束從之。十
日，四川宣撫司言：近諸處文字及承朝省發下遞角，多爲沿路拆，不知
其數。詔如告獲，賞錢三百貫；有官職人轉一官資。二十五日，中書門下
省言：諸路遞角往來傳送，多有盜拆留滯及藏匿不至去處，弊端不一。詔
差大理寺丞邵說躬親前去詢究措置。八月十八日，荊湖北路安撫提
刑、轉運提舉常平茶鹽司言：荊南澧州巡轄并岳州巡轄一員，並闕正官，
仍以荊南澧州巡轄馬遞鋪爲稱。二十九日，權發遣
承前止所屬州府差稱，應不專一，有妨催驅，欲望下吏部正行差官。從之。
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馬遞鋪黃棫言：准張宛沿
路並拆都統秦琪伏乞號遞角，尋委屬官趙彥駿究驗，並無蹤跡，其遞角
四月十二日卯時四刻入本路，至四月十七日未時五刻出界，通計五日
四時一刻，准條合以二日三時三刻，計滯三日六刻。參照並在巡轄曹景
賢內，即景賢恬坐廨宇，以致住滯可知。欲望將景賢罷遞，以爲隳職之戒。
從之。十月十七日，詔激賞庫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式樣，更行製造，四川
宣撫司給牌十，建康、鎮江、江池、鄂州、荊南都統制、前司、水軍、沿海制置司、
金州、興元府、武鋒軍、都統制、襄陽府、光濠、黃州、盱眙、安豐軍，各給牌五。中

奏朝廷要切文字，餘照舊遞。三年三月，前旨施行。十八日，輔臣梁克家
等言：將照審到兩浙東西路揀壯廂軍第一第二等人，分留遞發，內遞鋪
一千九百七十三人，卻於揀中第三等內選揀壯人，低替第一第二等揀
中揀壯遞鋪，緣應有妨執役傳送。上以鋪兵亦須揀壯，詔免低替。二十
一日，兵部侍郎黃均言：遞角稽遲之弊，蓋莫甚於近日。荊南都統制司所
發御前文字，稽違至兩，四川宣撫司往來遞角，盜拆亡失，不唯鋪兵作弊，
其間亦有可應赤一。欲望立賞募告，或給緡錢，或與轉資；凡有盜拆遞角
之人，並許被捕告官，即與推賞，犯人依建炎年軍法處斷。將賞格鏤榜遞
鋪獨示，使之通知，庶幾傳驛不失期會，亦足以陰消姦計。伏乞評酌施行。
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盜拆賞格兩條，從之。十一月七日，詔樞密院給黑
漆粉字牌五，下湖北安撫司，遇要切軍期文字，從帥臣葉衡之請也。十
二月三日，大理寺丞措置諸路遞角邵說言：沿路州縣擺鋪，例皆闕額，其
間止三兩名，多單身逃軍代名。諸州縣本擺鋪兵，每月合支本身食錢，州
縣吝惜財賦，往往不支，或支以半。鋪屋損漏，又少關閉，兼沿路橋梁道路，
並不修整。諸州上下兩界首鋪，合差使臣置曆抄遞，及縣尉出巡所至遞
鋪，合案傳送文書大小曆點檢，遂州並未見遵依，累降制書，巡轄使臣私

役兵級，通往命官將校軍兵擅役鋪兵，諸路監司州縣等處發遞不別要
慢，一例題寫作鋪兵火急傳送，鋪兵類不識字，一槩以入擺鋪，致文字稽
併積壓。兵部勘當前後條貫，非不嚴備。伏乞關牒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如
依前違戾之處，從本部官案治施行。從之。二十七日，詔知平江府吳江
縣邵說降一官放罷，坐不支遞鋪請受及冬衣絲綿，仍令本府於係省錢
內撥月支給。九年二月三日，詔舒、蘄州巡轄使臣季光輔放罷，以桐城
縣界銅山鋪兵收匿遞角，光輔不覺察，差使臣刷出，勘罪以聞也。十四
日，忠翊郎閤門舍人熊飛言：竊見兩浙荊襄切於敵境，明遠斥堠，正爲急
務。其間州縣招置鋪兵，多是逃軍作過及老弱之人，姓名冒役，朝集暮散，
更無定着。所遞文字，或潛開拆，泄漏事機；或藏匿失墜，互相託避，利害非
小。欲望申明祖宗條制，應州縣招刺鋪兵，須確實土居之人，責犯逃卒，並
發歸元處，餘老幼盡汰，仍令知縣、縣尉兼帶驛催往來遞角，專一檢察，庶
幾緩急不致疏虞，亦防姦之至術。從之。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丞邵說
言：比年以來，遞角有盜拆藏匿之弊，蓋由巡轄使臣與曹級相通，每一遞
入界，界首曹司以片紙獨於牌簡書寫某日某時某刻入界，轉示以次鋪，
謂之由遞。以次鋪得之，各計合破程限，次第挨排，虛轉簿曆，以相符合，異

時官司驗審，據見本界並無稽滯，殊不知越界一鋪，乃有大緣不然者。謂
如荊南都統秦琪所發伏乞號奏篤，江西沛港鋪則於三月二十五日中
時六刻傳過江東竹簽鋪，鄒云四月十二日卯時一刻於浩港鋪得之，兩
鋪相去纔十里，凡差十六日六時四刻。其弊蓋出於此。今措置欲於見置
擺鋪處兩路界首，通差職守使臣一員，就彼置立直舍，專一置簿，抄往來
遞角實過界月日時刻，傳送鋪兵姓名，以備官司取索。所差使臣，自浙西
至四川界首，不過五員而已。伏乞特降睿旨，令吏部使闕差注，庶幾遞角
往來之際，有以稽察。從之。十月十九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應中奏朝
廷機密要切文字，其文引內既有排定字號，又於文引內開說事目入遞，
致承受開拆之處，多傳播漏露，深屬不便。詔兵部遍牒諸路州軍，將中奏
入遞機密要切文字，並實封於皮筒內，外及文引止
排字號，不得顯露事目。如有違戾，取旨重作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鋪

宋鋪會要淳熙二年四月九日。提舉荊湖北路馬遞鋪王全福言。信陽軍五鋪。往來巡轄所迂迴二百餘里。乞將信陽軍鋪分一就委復州巡轄使臣通管。從之。　六月十三日。兵部言遞角違滯。乞劄下諸路提舉官委所部州軍通判簽判遍詣管內點檢。仍將闕額鋪兵日下招填。其未支請給一併支給。或有鋪屋踈漏。滕所屬日下修整。及令所屬州軍自今不得差巡轄使臣兼管他職。仍不許私差借鋪兵般擔。如有違戾。委提舉官覺察按劾。從之。　三年四月十六日。兵部言。昨降指揮。於見擺鋪兩路首通差識字使臣一員。抄上往來遞角名件的實遞界月日時刻傳送鋪兵姓名。以備官司取索驅磨。其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過五員。人數不多。責任亦重。難以廢罷。其逐闕並作點檢稽滯遞角官稱呼。候任滿。令接界路分轉運兼提舉馬遞鋪官。取索抄轉過兩界路首。擺鋪簿曆驅磨。如稽違不滿三釐。令兩路轉運兼提舉官同銜保奏與減三年磨勘。若稽違

五釐以上。即降一資。及令逐路提舉官不時取索驅磨。如有違滯緊切軍期機會文字。即不候任滿。紐計分釐。具事因職位姓名。申朝廷重作施行。若提舉官失點檢。從本部按劾。從之。二年十月八日。執政進呈前知金州陳文中言。諸路州軍措置遞角前後差官不　。却成驛擾鋪兵。錢糧無以自存。乞責付州縣巡尉。而以賞罰勸懲之。上曰。此事久弊。文中所陳有理。可令兵部長貳從長措置以聞。　十一月七日。臣僚言。近來入遞給發緊急文字。遞鋪走傳。往往留滯。詔激賞庫製造雌黃漆青字牌子六十六面赴尚書省。專一遣發緊切不可待時文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其承受去處。候到術牌子即時繳回。若住滯時刻。巡轄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　五年二月九日。詔筠州臨江軍置巡轄馬遞鋪使臣一員。從吏部差注。以江西諸司言。兩州只差小使臣權管。事不專一。故有是命。　四月二十二日。四川安撫制置使胡元質言。夔路山谷重復。最為峻嶮。虎狼之迹交於中途。遞兵勞苦。乞令夔路轉運司常切趣辦覺察。不容復有闕額。闕擅去處。從之。六年四月二日。詔江西福建湖南二廣知通並以提轄本州界分諸鋪遞角入銜。年終。進奏院從實根刷遞角留滯路分州軍申尚書省及關駕部取旨。　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知隆興府張子顏言。南康軍見隸江西路。其巡轄使臣一員。係管洪州南康軍界鋪兵職事。續緣南康軍撥隸江東路。所有三縣巡轄。却令本軍於見任指使內通差廉謹識字使臣一員。充自後本軍不曾差置。止令星子縣尉兼管。令乞於使臣內差注專充南康軍管界星子建昌都昌縣巡轄。仍依馬遞鋪所有請給。依監當例照應官序。幫給。若遇出巡。許依法剝給進武副尉驛券。從之。　八年三月八日。詔諸路州軍遇有申發獄案。即時開具入遞實日申本路提刑司照會。并申提舉馬遞鋪官。依條限催促驛考。如有違滯。將巡轄使臣及所屬遞鋪兵級重作施行。提舉馬遞鋪官失於按察。令刑部稽考。開具申取朝廷指揮。當議責罰。如未回報。令諸州軍依條限申催。　七月四日。刑部侍郎賈選言。乞自今刑寺駁勘取會獄案文字。令進奏院置錄匣排列字號月日批里。當官發放所至鋪分。即時抽摘單傳承受官司。亦令遞依條限具所會并施行因依實書到發日時。用元發匣回報。從之。　二十三日。四川茶馬王渥言。本司去行在六千餘里。常程遞角火限稽違。皆出本部界首。難暫責望下所屬。給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入擺鋪至進奏院往來使用。仍乞行下沿路提舉馬遞鋪官常切驛磨。如有違慢。重作施行。詔所屬降黑漆白字牌十面。　八月二十一日。詔知寧國府南陵縣葉鏞拖欠鋪

兵食錢半年不支。特降一官。自今諸路州軍鋪兵請受。並令就州支給。如有拖欠。知通並行責罰。　九年九月十三日。明堂赦。諸路往來遞角。全藉鋪兵依限傳送。若有違限。自合依條斷遣。訪聞近來諸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因而逃竄避罪。不肯陳首。是致闕人承傳。赦到限百日許令首身。與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仍令逐路州軍依時支散錢米衣糧。日後如敢違戾。及巡轄使臣輒行私役。令本路提舉官覺察按劾施行。自後郊赦同　十一月七日。知成都府留正言。乞下所屬給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發遣遞進奏院。許入擺鋪往來使用。從之。　十二日。臣僚言已降指揮。諸路州軍鋪兵日請。並令就州支給。此誠足以革諸縣違欠之弊。然諸鋪或有距州三四百里者。往復非旬日不能至。有妨傳送。或下有司。復畫答從本縣支給。從之。　十年六月十五日。臣僚言。諸路州軍中發朝省文字。出違期限。不惟州郡申發遲緩。亦緣遞角間有浮沉欺乞。自令中發章奏。並要書填實日。庶幾進奏院可計程驛磨。巡鋪官得以從實根究。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詔自令發付四川制置司遞角。經襄陽府金房州漢上路傳送。經由州縣。常切遵守。從制置司請也。　十一年九月八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間有州郡拖欠衣糧。及巡轄使臣合干人等科率減

輒差官司私役衙務搬擔之類致令舊遞鋪容逃軍游手承填名闕前後條法指揮非不嚴備緣提舉馬遞鋪官全不覺察致有違戾理宜申飭詔
令提舉官日下嚴行措置革去舊弊尚或違戾奏劾以聞如本司失於覺察取旨責罰於是知嚴州壽昌縣趙善埜特降一資以兩浙運判錢冲之
言其不支鋪兵月分錢米故也　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樞密院言諸路傳送遞角自有程限昨發文字號奇孔至江陵副都統依條合破十日却
四十六日方到其他往來文書多有違滯淹延遂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妄官根究至今未見着實蓋緣降指揮令諸路州軍以時支給鋪兵衣糧訪
聞尚有拖欠緣此弊端不一理宜措置詔差監都進奏院王厚之躬親前去詢究措置施行　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軍器監主簿措置諸遞角王厚
之言諸路鋪兵請給為急乞是州支去處往往齊整其就縣支者多是拖欠或高價折支今乞申明州支指揮仍立支給次序先禁軍次鋪兵廂軍
却責通判檢察有無拖欠緞鋪兵領狀每月締罪保明申轉運司如有偏妄坐以部上不實之罪其去州太遠水路不通鋪兵願就便者州郡繳類
狀申轉運司正名錢米內易於催理者借撥專委縣丞支給檢察有無拖欠繳領狀於通判廳類申轉運司並同通判法一遞鋪舊法三等曰急腳

曰馬遞曰步遞並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鋪令總謂之省鋪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紹興三十年又創擺鋪並九里或十里一鋪止許承傳軍期緊切文
字遞來擺鋪斥堠省遞混而為一兵分食錢通同遞傳所以多有違限令乞行下諸路轉運司日下分別諸鋪名額紀擇少壯有行止人充擺鋪依
元來指揮內外軍期急速文字并入擺鋪常行文字並入斥堠其元無擺鋪處軍期亦入斥堠常行並入省遞庶幾諸鋪不致混殺且免濡滯一鋪
兵作弊皆是界首時日不接無處契勘近年創立稽察使臣請給今在交界二州欲乞委令逐日取責兩抵界鋪傳過文字單狀稽察時刻須令相
接舉司類申兩路所請俸處通判廳庶可究實一自來界首積弊前鋪往往不將腳曆與後鋪批鑿後鋪一例不肯遞收互傳到日時無所稽考乞
將前界不批腳曆後界不肯批還者其曹司巡轄並從徒罪立法仍許監司州縣越界拘轄文界一鋪其交界處曹司巡轄批鑿情弊兩界皆可按
劾科斷庶幾文書有所稽考並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樞密院進呈王厚之申浙西江東界首照檢稽察遞角官周綱遇數差鋪兵當直販鬻及根
刷文界簿曆並皆不在已指揮根究施行上曰遞鋪近日稽滯甚多而稽察官更復作弊可送大理寺追人根勘　十三年二月四日臣僚言乞做

范仲淹措置陝西民兵刺手之法凡鋪兵並與刺臂稍大其字明著某州某縣斥堠鋪兵某人兒逃在他州他縣者並不得招收遞支衣糧除當次
留鋪傳送遞角外其當請者驗臂支給胃請逃竄之弊可以革絕從之　五月二十九日詔令後遞角稍有欺弊究見的實界分將提轄等官次等
責罰　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四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人數闕有闕少州郡因循更不招填是致遞角遲滯詔諸路提舉馬遞鋪官行下逐州軍照
撿鋪兵闕少去處日下招補今後傳送不管違滯　紹熙二年五月十二日臣僚言今之遞兵不遵法意凡有事切於邊境所繫甚重豈容愆期然
諸路遞角雖有提轄官曹司視以為常殊於詳察乞令密院行下諸路運司不時差官根刷驛遞曆歷朝廷文字有違滯者聞奏重真于法專委
具有無違滯保明申樞密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慢令從之　十月四日江東轉運提刑司言臣僚奏諸寨土兵疲弱無用最為害民有損無益若
使州縣保任職結集單弓手亦敢閱嚴肅安用養此可以併減并鋪兵傳送文字稀疎不過坐食既有弊急諸軍必置遞馬已下諸州郡最貴道路緩
急之處與人煙疎密地里遠近凡常鋪各人數多寡付之保選取其所省衣糧以編逐州重賦之類傳旨令逐司相度以聞既而諸司下逐州相度

到隊建康府太平州軍國府廣德軍徽州信州六處土兵皆不可減外南康軍三縣減鋪兵四十三名池州六縣逐寨有病患土兵減三十三名鋪
兵減四十三名饒州減鋪兵一百八十九名詔依逐司相度到事理合減故人權行存留遇闕更不招填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諸路往來遞
角全藉鋪兵依限傳送訪聞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致其逃竄赦到限一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仰逐路州軍依時支
散衣糧可使如敢違戾及巡轄使臣擅行私役並委逐路提舉官覺察按劾　四年十月二日樞密院言檢會乾道八年十月十三日尋降指揮令
樞密院置給發軍期急速文字牌子係雌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如違時刻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近年以來多是滯留程限蓋緣歲月寖久遂
州通判並不點檢使臣鋪兵玩習為常將雌黃軍期文字牌子與常遞混為一等展轉積壓在鋪更不摘出先行事緊軍期利害深屬不便今先次
約束州郡將鋪兵請受並要按月支給牌子椓槧改换用黑漆牌子上鐫剗樞密院軍期急速文字牌減作限日行三百里務要必行並某字號朱
紅填字仍將牌子椓劃并令來所降指揮下逐路提舉官鏤版遍牒逐州於經由鋪分明曉諭鋪兵遞承受到樞密院上件牌筒即仰摘出單遞依

限夫轉遞。刑嘗切照檢遞牌子經過。所具入界出界日時文狀，先次申樞
密院。仍委自逐路提舉官刻置印曆一道，分下逐鋪專一承受傳遞。如有
稽滯，並官依條例。比較過違，取去處以議賞罰。鋪兵曾級，亦從此施行。從
之。 五年二月十二日，都大提舉茶馬司言：本司先於淳熙八年七月二
十三日指揮給降尚書省紛字牌一十面。如遇緊急機速文字，附遞申發，
責鋪兵日行三百五十里。如違時刻，使臣鋪兵重作施行。今經多年，其牌
字畫磨滅，由是承傳鋪兵視為常程。二體國兩播誤，乞別給紛牌一十面。
沿路傳送，有以警長。從之。 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乞行下
逐路轉運司戒飭州縣應鋪兵須足額，務存優恤，整葺住舍，衣糧以時支
散，不得差發他用。或有羸老之人，即行揀替。舉清臣巡歷，必躬親檢察。如
有違戾，按劾以聞。從之。 嘉泰元年五月十八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遞
鋪兵級，間有拖欠請給去處。詔令諸路提舉馬遞鋪官，仰令降指揮到日，
依時支給。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按劾以聞。 二年五月十五日，詔罷
洋州措使一員。陂作洋州興元府東界巡檢馬遞鋪，令轉運司定差使臣。
從本路者請也。 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權知閤門事張時脩言：池州係江
淮蜀漢等路遞角聚會去處，從界關遞並行，奇弊多在本州管下。竊見本

州城止分四廂。卻有兵官五員，令除四員各管廂事外，乞差一員系擬察
本州界內三方遞角，無妨兵官職事。從之。 八月十四日，浙西提刑曾集
言：置郵傳命，古人重之。今之遞鋪，反為虛設。兵糧不時支，闕員不時補，甚
至屋宇破壞，不芘風雨，衣食窘迫，私役於人。遂收僻州遠縣，有號令而不
知。文書往來，郵遞夫而不問。平居止飢饉，急何賴？儻非嚴行約束，州郡安
責乘行。乞下諸路常切檢察，無得視為閑慢。監司巡歷至，宜按行其巡檢
官不職者，即行奏劾。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諸路往來遞角，全
藉鋪兵依限傳送。訪聞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致其逃竄，
赦到限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仰逐路州軍依時支散衣
糧。日後如致違戾，及巡轄使臣縱放私役，並委逐路提舉官覺察按劾。自
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 二十三日，知宜州楊泌先言：沿邊州郡鋪兵闕額，
其見管者亦多老弱。文書經由，易至沉匿。緣鋪兵月給，州郡積欠不支，或
支折他物，衣食不贍，逃竄無疑。萬一有警，必至誤事。乞將沿邊諸路遞鋪
招置強壯之人，無令闕額，按月支給糧食，不得以他物折估。如此則鋪兵
無逃竄之虞，而朝廷文書無散失矣。詔依，先次關兵見管并闕額人數，
申樞密院，以憑比較。 四年五月二日，京西安撫司言：襄陽去行在約三

千里。郵傳不密，分毫漏泄，瞬刻滯淹。今省遞承傳文字，朝廷加旗牌緊
急而考之程限，動經三十餘日，不聞緊慢例皆稽遲。所排作遞，妄無忌憚。
編排鋪兵多係烏合游手不肯行止之人，是致作弊。乞自襄陽屯戍軍馬
去處，擇急遞官兵至郢州，郢州都統制司撥遞擺至江州，江州撥遞擺至
池州，池州撥遞擺至行府。各司遇有急速文字，專令傳遞，庶免壅滯，不得
夾帶閑慢文字。每四十里一鋪，差夫等少壯擔擔牌子官兵二人，并訓練官
一員往來督視，三月一次差替。從之。 開禧二年二月五日，臣僚言：置郵
傳命於四方。稽留漏泄，皆有誅，又以巡轄之官使時察之，可謂甚嚴矣。近
者遞鋪所傳官文書，如上司取會州縣事訟，奈所委人往往中路伏截拆
換，要害節目，官司無由覺知。善人坐以受弊。乞下諸路監司守臣，貝令每
月稽考月內傳到文字，稍滯常程，必隨輕重行遣，巡轄任滿，並須逐州保
明有無違犯，申轉運司方與批書，則無稽留漏泄之患矣。從之。 四月二
十七日，詔江州通判丘傳、趙希純各特展二年磨勘；興國軍通判蔡畯特
降一官；江州興國軍巡轄朱渊特降一官放罷。以江州興國軍兩界傳送
遞角遲滯，傳等不能鈐束故也。 八月二十四日，詔諸路遞角傳送違限，
未欲根治，令諸路轉運司各督責所部州軍常切鈐束管下遞鋪，須管遵

依條限傳送，不得稍有稽滯。如違，先將濟臣及當職官重寘典憲。 三年
五月七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衣糧多不如時支給，致有拖欠，遂至官分
往諸郡遞一無檢州縣，一時舉行。訪聞所至官院歸則拖壓如故，或反甚
於前。理宜措置。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令後鋪兵衣糧並與廟
禁軍同日支散，不得稍有先後，仍逐路巡鋪晚謝。 十月十九日，知峽州
崔咳言：本州地分巡轄無管江陵府荊門軍三州地內遞角，置司江陵，令
來遞發嚴，荊門與襄陽接境，止在江陵峽州兩路之要衝，即與閑暇之
時不同。乞擇將巡轄司移置荊門軍，庶幾可知緩急。從之。 嘉定元年五
月三日，兵部言：遞鋪兵級傳送文字，晝夜勞役，州縣合行按月支給錢糧，
訪聞多有拖欠不支，其在縣支請者尤不顧恤，至有累月拖欠。乞行下諸
州軍照應累降指揮按月支給，其在縣者專委縣丞，如無縣丞，專委主簿，
逐月監散，而有違戾，許監司覺察按治。從之。 六年五月一日，監登聞鼓
院張鎬言：一路有一路之遞鋪，事有所屬，責可誰何。惟其有兩路相鄰之
州，各不相關，遞角之沈匿，無從稽考。昨守潮州日，嘗此弊。潮州屬廣東，若
取本路遞角，則自江西至廣州而後遞潮，其路為迂，故多由福建路傳達，
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遞鋪官兵與潮州不相統屬，故每每有沈匿之

患。乞朝廷詳酌，以福建路漳泉州巡轄遞鋪官到任滿罷，並令從潮州保
明批書；廣東路潮梅州巡轄遞鋪官到任滿罷，亦從漳州保明批書。異時
赴部注擬，得以照對遞角有無遺滯，以為陞黜，庶幾兩路互有統攝，可革
此弊。然不獨廣東福建兩路而然，舉天下之大，凡接壤之處，往往此弊所
不能免。乞下所屬，應兩路相鄰之州巡轄遞鋪官，悉推此以施行。詔令吏
部將兩右侍右開具到巡轄馬遞鋪使臣窠闕內應交涉兩路兩州去處，
今後批書，須管經由各州更互保明，方許理為考任。仰行下諸路所屬官
司照應，遵守施行，毋致違戾。　七月二十七日，詔令諸州軍守臣各提督
本州遞角，其鋪兵錢糧衣賜，今後須管按時盡數支散，不得稍有減尅拖
欠。或自來係是就縣支請，亦仰照應行下，嚴切約束施行。如當職官吏尚
擾仍前違戾，密切覺察，具申朝廷，重行責罰。或有闕額去處，即行招刺補
填。所是提舉提轄職事，並令仍舊。各充具知稟，仍契勘各州鋪兵元額見
管人數，申樞密院。日知臨江軍厲子文有請，故有是命。　十年四月十五日，
樞密院言：日來遞事未臯單期，機速事件，往來報應，務在捷急。所是遞角
文字，若止用州縣擺遞傳送鋪，應抵牾遲滯，委是利害。詔令內外諸軍帥
各於本司照舊例人數，差置擺鋪軍兵，專一往來接連傳送。樞密院發下
單期紅字黑牌遞匣并單中申發緊要文字，務要並依程走限傳送，不管
稍有住滯。仰各軍常切差官從實，並不許附帶他處官司遞角。所有遞鋪
軍兵，依例添支錢米。自餘次緊文書，仍舊入州縣擺鋪。各具知稟，申樞密
院。金玉新書：諸急腳馬遞鋪，每二十人補節級一名；人數雖不及，亦補一
名。不及十人，鄰近兩鋪共補一名。相去二十里以上者，各補。並以無疾病、
不曾犯盜或徒刑及非配到人，依次排遣。其馬鋪節級勿給。　諸急腳馬
遞鋪，各差小分一名充曹司，無即招填。其大分願減充者，聽。　諸急腳馬
遞鋪兵級，五人為一保，不滿五人者附保。　諸招急腳馬遞鋪兵，充本處
人，無即招鄰鄉村人，又無，本縣鎮若鄰縣人，年十六以上無疾病人充。不
許候填別軍，雖奉朝特旨衝改條制者指揮揀填，亦不得發遣。　諸招急腳
馬遞鋪兵經歷干繫本轄人、家人，受乞減剋役單人財物，依正身法；與者
杖一百，與經歷干繫本轄人准此。　諸招急腳馬遞鋪兵，不預錄減剋受
乞役單人財物法曉諭及榜旗下者，杖八十；致犯人應配者，加二等。　諸
急腳馬遞鋪應用條制，每鋪板榜曉諭，巡轄使臣以時檢舉。　諸急腳馬
遞鋪兵級曹司，將所傳制書或諸軍補投文帖費與人齎發弄買之者，各
徒二年；餘文書減三等，並許人告。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罪賞條格，本縣

檢舉出榜縣鎮鄉村道店曉示。　諸急腳馬遞鋪干繫人受乞減剋鋪兵
財物者，徒一年；二伯文徒一年半；一伯文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許人告。
告獲急腳馬遞鋪干繫人受乞減剋鋪兵財物者，徒一等，錢三貫，每等加
三貫。賞未足者從乞。　諸質買急腳馬遞鋪兵級曹司月糧，或借與子家者
同。依放債法。其曹司貿買本鋪兵請給賞賜者准此。若家人放債與本鋪
兵，依節級家人法。以上財物不追，並許人告。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
換者，杖一百疋杖直輕，連鋪知藏匿而為客留隱避者，減犯人罪一等，並
許人告。累三人匹以上，謂二人一匹之類。鄰保及地分巡察人知而不
告者，杖六十。其於空僻之處，謂空之類。隱藏，地分巡察人知而不告者，
罪亦如之。　諸遞鋪鋪兵告獲馬鋪藏匿不供換人馬者，給所告獲馬匹
充馬鋪。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換，應備賞而有知情容留隱避者，其
錢均理。　諸急腳馬遞鋪兵承傳文書稽違，或曹司承受遞角稽留不遣，
節級知而不舉，及失覺察同。杖罪應解縣者，限一日推斷；徒以上，徑申送
州，限五日推斷訖，並押回本鋪。犯人該替降或配，即充押屬軍準闕者。
獲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換，若知藏匿而為客留隱避者，每人或馬每匹
賞錢五貫。　諸遞馬額闕，巡轄使臣當日申州，限二日給填。無官馬者，差
本縣令和買，仍限三日納，度合用價直，以轉運司錢撥償，不足，聽於諸色
官錢內借撥。　諸急填遞馬，當職官體度正路緊急馬鋪先支，餘以次給，
仍並送所屬，令佐親臨分揀給之。　諸軍及遞馬病，自申報日給草料四
分，損日依舊。非臟腑病者全給。謂如大第急脹背瘡疥癬之類。　馬鋪節級
所管馬至歲終無臕減致死者，錢三貫。所管不滿十匹者減半。　諸急腳馬
遞鋪因州縣鎮寨興廢，或道路更易及官物文書隨事多寡，而鋪兵遞馬
有餘或不足者，聽巡轄使臣申州量事那移，即不得抽差它役。主本職代
者同。　獲馬鋪收得別鋪官馬隱藏過五日不申官，或雖在限內而殺者，賞
錢三十貫。　諸馬鋪收得別鋪官馬隱藏過五日不申官者，計贓從盜法；
即雖在限內而殺者，以盜殺論，配千里。　諸軍及馬鋪走失官馬，三十日
尋訪不得者，杖一百。限外未失而得及他人得者，除其罪。　諸知情買馬
鋪兵級盜賣遞馬或受贓者，以盜論。各計已分。知而為藏若質賣者，減二
等，許人告。　諸馬鋪供馬不依曆內次差發者，曹司、節級、馬主各杖八十；
即乘遞馬而輒越差占，不聽輒換者，加二等，仍許本鋪人告。　諸乘遞馬
經鋪無馬差換，須越過至前路州縣鎮鋪，又無馬，不即報所屬和顧替換，
而輒乘元馬越過，及官司不為顧者，各徒二年。令破遞馬鋪兵請所至鋪。

吳。雖替換而更已財物計贓輕者准此。諸馬遞鋪過引鋪人馬越過者應借支日給口食草料而不即時給或減尅罪輕者各杖一百。移重難鋪。
諸急脚馬遞鋪大小曆即給違限。若本鋪輒差赴所屬請領者各杖一百。
諸馬鋪州給木條印。責付曹司節級專掌。唯因越過而闕報則用之。妄藏一易舊印送州毀。 諸遞鋪承轉上供物樣違一時笞五十。一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曹司節級失覺察而犯人至罪止者杖八十。巡轄使臣減一等。州縣巡察官司准發人減二等。巡檢縣尉各又減一等。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差鋪兵不依名次者徒二年。（兵犯者。異級降準遞急。仍為首。）皆降配重難遞鋪。 諸應差遞鋪鋪兵而過數及不應差而差（差發同。）若差遞鋪稽擎而輒役急脚鋪兵或曹司節級者各徒二年。 諸馬遞鋪供差遞馬鋪兵應取文書驗實而不取驗者杖八十。 諸乘遞馬而將曹司節級隨行者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差他役者（輒以承受發下遞角為兵差占補兵同。）各徒二年。發遣官司減二等。 諸急脚馬遞鋪兵輒受雇若別作營運妨執役者各杖一百。知而雇之者及曹司節級容縱與同罪。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輒令家人或雇倩人代名及對換承傳若受之者各杖八十。所代人有犯依正身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者減一等配本州。殺傷人者以九人論。即盜匿棄毀私拆稽留者正身雖不知情減犯人一等。 諸官司差借或占留急脚馬遞鋪兵級承領文書。及擮擔官司物。物主亦借之者各杖一百。擮擔一伯斤徒一年。每一伯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官物減一等。其應承傳官物而夾帶者物主及巡轄使臣兵級曹司知情罪亦如之。即失檢點者每五十斤笞四十。五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止坐初承受鋪。 諸急脚馬遞鋪兵及曹司闕額不依限申州及本州差撥無故違限者干繫官吏各徒一年。十日以上加二等。
諸急脚馬遞鋪辰本印簿。官司輒取索離鋪。若供送者各杖一百。若巡轄使臣至兩界鋪分。不取索鄰界一鋪文曆點檢。及鋪兵曹級避免點檢妄稱諸處取索前去准此。仍許兩界提舉司覺察。 諸馬遞承傳文書違一時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配五百里重役處。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急脚遞各遞加二等。步遞減馬遞五等。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牌文書而違不滿時者杖一百。一時徒一年。配五百里。每一時加一等。至徒三年止。配千里並重役處。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曹司節級失覺察杖一百。巡轄使臣減一等。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逃亡及首獲者。本鋪即時申所屬。又巡轄使臣限次日申提舉官。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容留衝要鋪逃亡人。冒承名額充役而受乞財物計贓輕者降配重難遞鋪。 諸傳送單期重害機密遞角而盜拆者斬。請求或教令開拆竟者者各准此。以上並奏裁。仍許人告。 諸急脚馬遞鋪遞送文書封印有損。或失外引牌子。若亡失文書。（傳遞官物。無人收押山聚角封印損失同。）所至鋪分輒遣越過者（日損失而去作闕人越過同。）曹司節級各杖一百。本轄使臣或隨處州縣承鋪兵陳告不為受理者與曹級同罪。即使臣州縣應究治封印遞行并報元發遞官司而不即施行者杖六十。（鋪兵故違越過而能陳告官。雖有損失。并自後盜者不坐。）諸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盜遞角者徒二年。重害文書配五百里。從者配鄰州。致罪事廢闕及機密文書仍奏裁。請求或教令盜者各准此。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失覺察鋪兵盜匿棄毀私拆青詞黃素例書及重害機密文書遞角者杖一百。三犯降配重難遞鋪。失覺察急脚馬鋪承傳文書稽遣及五次。各罪至徒。或遞鋪五次。各罪止杖八十。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承受遞角輒積留而不即遣發者杖一百。二十角以上加一等。違時重者論如承傳文書稽違法。節級知而不舉與同罪。失覺察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諸遞鋪曹司兵級盜承傳官物論如主守法。徒罪配鄰州。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每歲稽違計數通滿五釐者。巡轄使臣縣尉各笞五十。使臣展磨勘一季。縣尉降一季名次。滿七釐各加一等。使臣展磨勘半年。縣尉降半年名次。滿一分各又加一等。使臣差替。縣尉降一年名次。亦留點撿傳稽違遞角及三釐者各減一等。五釐減二等。滿一分減三等。其展減名次。磨勘差替。並依元違分釐。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請文訖。回鋪違限一時笞五十。一時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曹司節級不切撿舉者杖六十。（鋪兵罪輕者。減鋪兵一等。）巡轄使臣減三等。每半年曹司節級不撿舉鋪兵違限三次者杖一百。移重難遞鋪。巡轄使臣每歲失點撿滿三次以上。提舉官劾罪聞奏。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請交訖。不於隨身小曆批注回鋪日時者各杖六十。即前鋪及所請應批注而不以實者（本鋪批注到鋪日時不實同。）杖一百。許人告。 諸急脚馬遞鋪傳送急速文字。若官物擇差鋪兵充貼鋪事畢。而別差他役者徒一年。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犯杖以上。罪情重者。急脚馬鋪降配遞鋪。遞鋪降配重難遞鋪。擇差到單人者勒歸本處重役。 諸急脚馬遞鋪事。非應當官究治。及所轄官應根請本鋪點撿而輒勾追兵級曹司者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所請錢糧並就

本州勘給仍委通判檢察支請日分每月取領足收類申轉運司鋪兵願
就縣勘給者聽仍委縣丞檢察取領足狀申通判繳申　諸馬遞鋪量闕
要預請口食草料不得過五十人匠縣各即曆付節級收給別鋪人馬越
過者即時借給其兵給口食日給二升仍批小曆限次月五日前具鋪分
姓名數目闕報赴納草料限三十日若請到經一年揔數申所屬於本鋪
充揔巡轄使臣及本屬州縣官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衣賜造成赴
官印驗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遇傳送文書官物擁併而逃亡者徒
一年首身減三等移重難鋪曹司仍充大分鋪兵　諸急脚馬遞鋪兵逃亡
事故闕本鋪限一日申州不滿二十人限三日二十人以上限五日五十
人以上限十日權差廂軍配軍非不足者申轉運司於闕慢不當路州差
並三年一替搬擡并瘴煙處一年一替候有鋪兵依元差名次先替其不
願替者聽　諸質買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月糧并放債條約本縣每季
檢察遂鋪曉示　諸緣河隄鋪頭輒令傳送非河埽文書者以違制論巡
河官吏不點檢減三等　諸遞鋪廂軍及和顧人同承傳三路出軍公遣
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曹司節級失覺察而犯人至罪止
者杖六十巡轄使臣減一等即稽留致給散失時事理重者并所屬官吏
取勘聞奏　諸招急脚馬遞鋪兵例物轉運司約度計置印曆給付所委
官於所在州縣收附住招日繳曆付本司驛磨　諸急脚馬遞鋪營房馬
屋月損闕曹司節級當日申縣令尉依一日檢計申州併功修葺遇替移
交割有未修者舊官修畢聽離任每季具申到損闕及興修畢功月日申
提舉官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營舍有家屬許占一間　諸遞鋪傳送人
者自行不得過六十里仍宿於鋪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
牌文書並日行五伯里不以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
交受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牌文書月終通判驛磨無稽
違者每季具承傳鋪兵姓名傳過角數保明申州驗實給特支錢其巡轄
使臣任滿通所管鋪催傳及二十角以上廂守所在州申會本路提舉官
委無稽違類聚保奏仍於奏狀稱說會到因依　諸應入急脚馬遞鋪文
書並當官實封不題事目止排字號及題寫官司違發限日時用印以蠟
固護入筒逐鋪驗封印及外引牌子交受傳遞如有損失所至鋪分押赴
本轄使臣或所屬州縣究治即時封印其公文遞行亡失文書者速報元
發遞官司即傳遞官物無人管押而裹角封記損動者並准此以上因封
印之類者損失而輒違越過者日損失而妄作闕入越過同聽鋪兵經本

轄使臣或隨處州縣陳告仍聽所至官司覺察點檢申本路所屬監司究
治犯處非本路者具事因申尚書兵部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藏匿
棄毀遞角者以盜論私拆者徒一年許人告已拆而自首減二等致單事
廢闕及機密文書仍奏裁請求教令藏匿棄毀私拆者各准此　諸發急
脚馬遞遞所屬每已置摺抄上州用印半年一易即文書應入急脚馬遞
者以皮角步遞以紙摺角各題其遞字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承受遞角
並據數即將遣發不得積併傳送節級常切檢察巡轄使臣所至取曆點
檢　諸遞角不得附帶他物命官因步遞許附書仍於內引批鑿注曆發
放不得開拆本家以書并命官者亦許附遞　諸發急脚遞馬遞文書赴樞
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并應申提點刑獄司許覆若本司報決公案各
以前後發數次第具書爲引仍以二本具發遞處及年月日時事目件數
印書同入遞承受處限當日以到發月日時批注一本依元遞發回計程
過期未見批回者究治　諸急脚馬遞鋪傳送急速文書若綱運私傳呼
來官物同而闕人者申本州於轄下鄰近不係本路鋪分權差鋪兵貼鋪
舉官事畢依舊不得充他役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及遞馬
已至所詣而回者並依步遞計里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及
遞馬以至前鋪交訖曹司節級即時於隨身小曆批注回鋪日時並所指
元鋪者官司或未遞馬入批通判路分都監以上隨行人批　本路曹司節
級驗曆批到鋪日時如違時限送本縣究治巡轄使臣及縣尉常切提轄
取曆點檢　諸遞鋪運送官物所屬縣給印曆令管押人親書職次姓名
到鋪日時官物名色送納去訖合使人車數目即應越過或值亦併合候
資次者方各具注事因巡轄使臣及季點官點檢其曆季易　諸州通判
歲終以巡轄使臣縣尉所管界內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總數驅磨稽違
名件率計分釐限三十日保明申州州限五日審實申提舉官巡轄使臣
管兩州以上者通判磨訖報所在州率計分釐申　若稽違五釐者究
治如法即任滿稽違以上不及三釐提舉官保奏　諸遞送青詞黃案
制書於外引及封角書所遞名件逐依所書錄大小曆差節級監送闕者
差二人共送　諸遞鋪傳送青詞黃案祝板並擇潔淨處安置　諸急脚
馬鋪鋪兵不得令運送官物其遞鋪承傳文書亦不得令附帶他物即應
運送官物均量輕重日不過兩次十里以下又單期急速者非錢不在運
送之限　諸盜匿棄毀私拆亡失應經由進奏院遞角者巡轄使臣即時
申門下後省獲犯人准此諸擅發急脚遞馬遞者巡轄使臣奏　諸緣公

事不應發遞而文書須遞者，聽申縣所在官司入遞。　諸急脚馬遞鋪傳
遞文書綱運及供差人馬，所屬隨曆判給印簿作氏，不每日隨事與曆對
行一轉。遞官司取曆點檢，即分明具注於簿，候給曆還鋪，排日謄上。　諸
赦降入馬遞者，行五伯里。其文書事干外界者先入賞要遞文書不可入
馬遞者同。或軍機若朝旨支發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非常盜賊狀捕獲
盜十人以上，或雖不及十人而兇惡者同。奏捷往還，朝旨專差官置日翔
獄中奏，及取會文書，若催會奏案，及批回奏按內有并發於正案，及諸軍
出戍，因戰鬬陷沒，或杖身不到，未見存亡，應取會公文，若遞占單人書籍
會問計程二十里以上，及系取急中造點判狀，詳覆條火，會問注回同。入
急脚遞，日行四伯里。要速賬都狀降點會，及報賊並文書，或斛斗封移錢
物、雜取會回報，或兌便錢物事干急速，并報買數目，所展條限，所責成命
官陸改官，並右奉應行文書中發軍限，并緣急脚馬遞鋪事亦同。入馬
遞，日行三伯里。常程入步遞，日行二伯里。　諸急脚馬遞鋪事非應當官
究治者，止令就鋪供報，不得輒勾兵級曹司。即所轄官應點檢，並親詣鋪，
亦不得追擾。　諸官物應傳送而過無遞鋪處，聽計置人車數就遞鋪。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文書官物，或由水路而過風濤若泛漲之類，不可行

渡者，聽阻滯及離彼日時，批上小曆。監渡或所屬官書押，或到鋪謄入大
曆，巡轄使臣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給大曆，入給小曆。急脚鋪別給御前
急遞及尚書省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往還小曆。本州預於前一月
中旬以官紙用印遞付逐鋪，節級分授。遇有傳送，以入時名數抄上大曆，
謄入小曆。其御前急遞并尚書省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經歷要緊
都總曹司急遞文書，及夜過險惡道路，謂山及險峻、溪澗泛漲，或有猛獸
之類。並差二人共送，前鋪交訖，具時辰批回。闕人應越過者，逐鋪批鑿事
因，及發遣日時。巡轄使臣并本縣尉到鋪點檢揩遣。次月一日納本州，當
日委通判磨勘，限十日畢。具有無稽遣，并巡轄使臣、縣尉曾無點檢，繫書曆
報州，仍封曆回送本州架閣，及申提舉官，季一點檢。其逐州縣并巡轄使
臣界首鋪每季互相取曆磨勘。　諸遞送官物不得於鄉村道店宿止，仍
委巡轄使臣常切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巡轄使臣或縣尉到鋪，並於曆
內書所到月日，及點檢遞滯事因。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遇揀並分番，曰
抽應減免判員者，於不減下批，管轄故傳者聽。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送
亡事故闕，本鋪限一日申州，日下差撥，又闕無，揀差廂軍。至差獲，害人充
配軍兵級抵到人皆回。　諸州縣遞募手點官日點檢兩經由急脚馬遞

鋪者，並檢舉，杖隨其名人送所屬推治。不檢舉者，徒舉官。謂所至監司、轉
運急脚馬遞鋪，劄提舉官亦此。按劾。　諸巡轄馬遞鋪使臣傳送印記者，
預報前路使臣，起界首交受。謂官或出巡者，即申所屬州，差使臣遞州傳之
主者處。候主長官受給，仍先附限，限三日。具齎磨附帳狀二本，遞申尚書
禮部。　諸巡轄馬遞鋪使臣出巡，於所守所在州差小分一名充曹司，無
即差大分。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藏匿棄毀遞角者，以盜論。　諸急
脚馬遞鋪兵闕，而巡轄使臣招到者，限當日押赴所屬州縣，即時刺填，當
官支給例物，仍申轉運司及報招兵官。　諸急脚馬遞鋪大小文曆，次月
應納本州及通判磨勘，違限者一日各杖八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諸急脚遞不應發而發者，徒二年；馬遞減二等；步遞又減一等。應步遞
而擅發者，各減不應發罪三等。以上官司及本鋪兵級曹司知情承受而
遞行者，若承受遞到不應入急脚遞文書，不點檢，關所屬根治者，各減犯人
罪三等。　諸承受遞到御前文字，過三日不具狀領日時，同金字牌子封
報入內內侍省者，杖一百。　諸急脚鋪承領文書，外引不指定入急脚遞
而輒承受遞行者，杖一百。　諸自川峽路之官罷任及服闕，應差遞鋪
兵而於令有違者，杖一百。若過數及不應差而差者，自依本法。　諸急脚

馬遞鋪兵級，犯盜及殺人、強姦，若令放火、發冢，或棄屍水中，若博賭財物，
藏匿遺或盜匿棄毀私拆遞角，同保及本轄節級知而不糾者，各減犯人
罪一等；不知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犯罪，州
縣推斷無故違限，若犯人該移降或配，不先擇差廂軍填闕者，各杖一百，
十日以上徒一年。　諸遞角輒計囑盜拆藏匿棄毀，其鋪兵如能告首，雖
已開拆藏匿而告者同。將所受錢物盡與充賞外，仍依告獲格給賞。　告
獲急脚鋪無故不即時交割文書，或行用錢物令越過，及受財而為越過
者，錢三十貫。　告獲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
諸交訖批注回鋪日時不以實者，本鋪批注到鋪日時不實同。錢一十貫。
告獲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將所傳例書或諸軍請受文帖賣與人齎
發及買之者，錢三十貫。餘文書減半。　諸急脚鋪兵傳遞御前不入鋪金字
脚文書無稽違者，特支錢，每人五角以上五百文，十角以上一貫，二十角
以上一貫五百文，三十角以上二貫。　告獲傳送軍期重害機密遞角盜
拆，又請求或教令開拆窺看者，轉一官。　告獲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盜
匿棄毀私拆遞角，非例書重害及機密文書，錢一百貫；例書或重害及機
密文書，轉兩資。無資可轉人，支錢二百貫。　告獲傳送軍期重害機密遞角

盗拆及請米或穀令開拆見有者錢三百貫有名目貫叙入經兩貫米麵
清獻公奏論置水遞鋪不便狀。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
使相度創置汴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船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
汴河至京綱輸草粮斛斗體例大來頗甚完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
發運司每年常定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石不常闕絕蓋能謹守祖宗條
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令若輕議創
新改法汴起蓋營屋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災傷人戶驚動
一則尚恐招集兵級拜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送牽挽舟船既無休
歇疲苦勞頓之後不惟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綱運每春夏水通
未數本司元額斛斗即已漸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為一遂使軍儲之
絕賜時嗟嘆如何更作處置環大計者無甚此奏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
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致事下發運司江玉山集乙中嚴元
置斥堠鋪指揮判子見連三年正月臣伏以近年以來累降指揮令諸軍
分置擺鋪行之未久尋復住罷蓋以置擺鋪則妨諸軍訓習武藝欲往罷
則傳送文字往往稽滯二者皆有利害所以前後務置不一臣竊見諸路
目今來各有斥堠鋪依元降指揮每十里一鋪置曹級各一名鋪兵五名。
專一承傳御前金字牌以至尚書省樞密院行下及在外奏報并申發尚
書省樞密院緊急文字每鋪限三刻傳送日行三百三十里其鋪兵支破
月粮料錢春夏冬三季衣賜又添給食錢比之尋常禁軍諸般差使優厚
諸路轉運官以一員提舉馬遞鋪點檢斥堠方事之初緣指揮嚴切又官
司不住檢察兼請受優厚亦可以責其依限不容稍有違慢其後積習既
久浸浸弛玩所傳送文字比之常程合行日限却乃倍更遲緩所以剏置
擺鋪令擺鋪既顯臣愿欲望聖慈令有司檢照元置斥堠鋪節次指揮申
嚴行下諸路並要依元數差撥兵級以時支給衣粮須管依通里時刻傳
送文字仍所在官司不得以不應入斥堠鋪文字輒令轉送每州委通判
檢察月具所傳送通文字名件有無違戾申提舉點檢官提舉點檢復行
審實月申樞密院其有犯令者必行責罰如此則不必於諸軍差人又免
逐月稽違實為利便取進止。　貼黃臣所奏請只是欲舉行節次已降指
揮因見今斥堠鋪兵約束檢察令依通里期限傳送文字於見行條令並
無更改但得朝廷嚴賜指揮期於必行皆緣有所棄長吳勘四川委朝廷
最遠除各路有提舉點檢官外欲望指揮更令判置司覺察明文恭公集
論河北急遞鋪畢檢察不得擅發奏議。　臣等伏覩河北州軍所置急脚

于遞鋪本為傳送邊上機宜切要文字訪聞近年州郡稍多差傳送闕
慢文書以此急脚子每得數宜文字亦以為闕慢文書不肯用心傳遞比
方往往顯聞遲慢竊慮猝急有失事宜若公事不至緊急者有馬遞步遞
可以傳送欲乞朝廷檢會前後條貫約束今後非機密要切文書不得
輒發急脚子遞鋪如敢有違乞重行朝典金史胥鼎字和之右丞持
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
郎泰和六年上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挾單鑑傳
鑑知京兆府奏宣撫使書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一切來驛非便
章察深然之始置提舉急遞鋪官元文古者置郵而傳命亦速也元制設
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其所繫至重其立法蓋可考焉經世大典急
遞鋪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
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卒五人文書至則紀于曆視早晏標至時子封
固以綿囊裹而板夾之又且以小漆絹卒腰革帶懸鈴手鎗挾襏襫賫
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焉道狹車馬者負荷者聞鈴則避諸旁夜亦以
警虎狼也又響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護文書不破碎
不襞積摺小漆絹以禦雨雪不濡濕擔以備不虞所之鋪得之又展
轉以去定制一晝夜走四百里郵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督察加詳焉
而勤惰有賞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又有號
牒鎖匣印帖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世祖皇帝庚申年四月十九日聖
旨諭宣慰使禡禡秀才等自燕京經由望雲直至開平府驗地遠近人數
多寡起立急遞站鋪凡有合遞文字依已前體例嚴立限次遞送據合用
人數於漏籍戶內斟酌差撥須管久遠安穩住坐仍具置定站鋪月日次
第申奏其餘合立去處照依已委就使一體施行欽此於大都東西北道
起立一百一鋪於各州縣親管民戶內簽撥到鋪兵一千令一十八戶撥於
各鋪當役北道花園鋪至雲州赤城四十二鋪每鋪一十里一鋪鋪設鋪
兵一十六名計三百七十四戶大都在城三鋪左巡院花園右巡院二鋪
總鋪白雲樓昌平縣十一鋪雙泉承奉唐家嶺榆河邑角雙塔羊店石河
南口長坡居庸關龍慶州二鋪北口嬀川懷來縣十一鋪棒槌店榆林陰
家莊懷來七里前狼山統幕泉頭長嶺決賛石城兒雲州十五鋪徐竿嶺
欄杆孝老峪荷家寨曹家保蔔陽水高家會刀窩井子水西流水趙家寨
猴子峪下扶林上松林赤城東遵臘八莊鋪至薊州盧兒嶺四十鋪每鋪
額設鋪兵五名計二百名大興縣三鋪臘八莊西交亭東交亭通州十四

鋪。羊房長城西關。古城子家莊小白河馬至儀。白狼艾夏房兒里首子圖
本家墳東石橋東廣薊州二十三鋪。白廟界石。許家莊十里河灘關七里
寨市區營子山頭。馬房楡林河石門兵百營栽井保于家官莊沙河遼化
西關。伯山頂莫家城。大郊村荊子羊房盧兒嶺二鋪。西道通玄關鋪至承
州澤中鋪一十八鋪。每鋪額設鋪兵八名。計一百四十四戶。兒平縣五鋪。
通玄關雙堠義井兒盧溝橋羊房長州縣六鋪。長陽塔石岡楊家莊義
房舊房琉璃河房山縣一鋪。拱河涿州六鋪。古店涿良河小馬村高嶺松
林澤峪。　二十八日。聖旨諭宣撫使八春印都南丞卿等。創京兆府直至
開平府。驛地里遙遠。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遞有合遞文字。依已前體例
嚴立限次。遞送。擬合用人數於漏籍戶內。斟酌差發。須管久遠安穩。仕要
仍具立定站鋪月日次第中奏。其餘合立去處。照依已委一體施行。　中
統元年五月。令隨處官司。直接隣境兩界安置傳遞鋪驛至本路宣撫司。
宣撫司置鋪接連直至朝省。每鋪置鋪丁五名。各處縣官各置文簿一道。
付鋪。遇有遞送文字。當傳鋪所。即注名件到鋪時刻。及所轄傳送人姓名。
置簿令轉送人取下鋪押字交收時刻還鋪。本縣官司時復照刷。稽滯者。
治罪。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其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以

綠油黃字書號。若係邊關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及寫某
處文字發遣時刻。以憑照勘遲速。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用黑油
紅字書號。已上所匣係係營遞小人。上以千字文爲號。仍將本管地境。置
立鋪驛車里地名。各各開坐。遞相行移隣接官司。本路宣撫司將各各設
定鋪驛去處。占設人數。報省。令州設鋪地里。合行遞遣。仰遍依施行。　一
東路燕京已北。宣德州已北。至開平府。每十里設置一鋪。如遇傳遞文字。
須管一時辰內傳遞。三鋪計行三十里。　一東路燕京已南。西路宣德州
已南。每二十五里置一鋪。如遇傳遞文字。須管一時辰內。次到鋪前。計行
二十五里。燕京路宣撫司。西京路宣撫司。北京路宣撫司。平陽路宣撫司。
東平路宣撫司。真定路宣撫司。大名路宣撫司。河南路宣撫司。益都路宣
撫司。京兆路宣撫司。　二年四月。中書省奏準。各路所設急遞鋪。令宣撫
司提調。仍禁約沿途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錢物。遇
有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約量治罪。鋪側居住人戶。或設牌頁。看往來馬
匹。使臣人等。並不得擾攘。所遞文字。除中朝省并本路行移官司文字外。
其餘閒慢文字。不許入遞。亦不得私自夾帶一毫物件。轉送鋪丁。常加存
恤。毋令逃竄。失所違者。宣撫司究治。　七月。中書右三部。先擬各路急遞

鋪走遞文字。中間稽遲損壞。爲係照視官不爲用心。及不係正官。又無俸
祿。以上呈奉都堂鈞旨。行下各路。令總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員。總行提點
州縣。亦委有俸次官往來刷勘。須要晝夜依程轉遞。令來照得累承中書
省劄付。備樞密院劄。關同使司呈。并左三部關。及各路申。急遞鋪傳遞文
字。往往遲失稽緩。隱匿稽遲。及匣子亦各損壞。兵人數少。蓋緣提點官係
前不爲用心。以致如此。爲此擬定罪名。呈奉中書省劄付該。傳遞文字。務
在鋪司置曆。分明附寫所受所發村隣鋪兵姓名。文字時刻。及交遞文匣
封鎖。有無損壞。每月提點官就鋪照得。如此遞相關防。或有失悞易爲挨
究。懲誡。外據提點官委自本處本職正官。不妨本職。常切往來。仔細照曆
照勘。須要鋪司依上謹細。鋪兵少壯。如有不堪。鋪司鋪兵從各管官司。於
一體戶內補換。相應人再不更易。若有似前遲違。鎮其州縣照依所擬。牘斷
總管府提調官。每季照勘所管州縣多寡。違犯次數。行下取招申部呈省。
仍取各路鋪司同提點官職名申部。不時差官照刷。毋得似前非悞官事。
仍差勾提點官司。毋得因而擾攘鋪兵。取受酒食錢物。違者治罪。奉此省
部遍行。仰速於本路并州縣官內。各委本職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充提點
官。依奉中書省劄付內處分事理施行。仍具委定官職名。遞補到堪甲戶

計。開具各各鋪司鋪兵花名。備細數目。攢造限冊。一就申部。毋致再行更
易遞鋪。先具準行中來。一州縣提點官初犯。依舊例贖銅。再犯罰俸一月
以贖其罪。三犯決四十。各據所犯通名。一總管府提點官。每季驗所管州
縣多寡違犯次數議罰。一提點官。如因而擾攘鋪兵需求錢物者治罪。
三年三月。中書省欽奉聖旨。遇有省中發遣文字。令急遞鋪傳遞。其餘官
府文字並不得遞送。各路總管府并總管軍官文字。直申省者。傳遞。若不
係中省文字。亦不得傳遞。欽此。移咨陝西四川行省劄付右三部。并
大名平陽等路宣慰司。施行。某治。不得將實封文字關拆損壞元封。又當
年四月十四日。中書省劄付右三部。呈各路入遞中省文字。多無匣子封
鎖。往往只用封皮轉發。前來竊恐漏泄公事。兼有雨水濕損。仰行移各路
今後應據中發文字。封裹用匣子盛頓。如無封鎖。於上書寫各路字號傳遞
毋得住滯。　十二月四日。中書省欽奉聖旨。先爲調遣軍馬公事緊兒設
立急遞鋪。傳送文字。今事務頗簡。可罷者。欽此。劄付隨路欽依施行。　五
年二月二十七日。丞相線真等奏。先奉旨。燕京至上都。創立急遞鋪。擬設
置宣慰去處。亦合一體設置。尋以傳遞中書省左右部。領部轉運司宣慰
司文字。其沿邊軍情公事。合遣使往來奉旨准。　至元七年六月九日。尚

書省據右司備承發司呈各路總管府運司及諸衙門申解茶鹽斛粟藥味等物様并文卷簿籍一槩發付急遞鋪轉送其鋪司人等多是鄉村農叟不識利害其中差錯未便今後但有申覆物様文簿等件須與文解一處如法封裹於上重封摽寫路分都省准呈送兵部遍行照會　八月七日尚書兵部奉尚書省判送御史臺呈監察御史言隨路行移關牒及帳冊入遞疲困鋪兵送本部照勘元行擬定遞呈奉此照得隨路急遞鋪兵見行遞轉中書省尚書省并河南陝西東京等處行省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在京諸司句文字已是繁冗若又轉發隨路往復關牒文字實爲辛苦議得除中都路幹辦事凡有行移别路文字合令本路封緘分付省部承發司於省部下各路封皮内附帶别路却有與中都路相關文字亦合於中呈省部封皮内盛頓入遞轉發其餘路分遞相關會文字似難入遞止合令人投下外據隨路申解帳冊重十斤以下可以擔負者許令入遞呈準仰遍行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九月四日尚書兵部奉省判擬到除中都路與別路相關文字於省部承發司附帶入遞其餘路分遞相關會文字止合令人投下事今據御史臺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申若不於急遞鋪傳發實是耽悮本臺照得按察司係監司衙門拘該數路關涉事多難同隨路體例已依舊傳遞省府準呈仰照驗施行　八年二月八日尚書兵部近準各部關并隨路總管府申急遞傳發文字多有稽遲遺失磨擦損壞等事呈奉到尚書省劄付差官與驛分路遍鋪點勘照刷慮恐不一再行講究到下項逐款事理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準擬施行奉此省部逐一區處于後　一各司縣并無縣州不職有俸正官即係親臨提點官擬合上下半月往來親行赴鋪署押文曆仍各提遍界首一鋪遞相照刷文字有無稽遲損壞及點視關少鋪司鋪兵什物不完每月依例具中所屬上司倒申總府轉行中部其親臨提點官若無所屬上司提點稱恐致時急慢擬合令有司轄縣州城及轄州縣散府有俸不職正官各一員每月一次亦行遍鋪依上照刷如有稽遲急慢就取親臨提點官招伏類申總府如無總府提點官遍行照刷亦恐州縣提點官無所畏懼通同捏合時刻以致失悮官事擬合令總府本職正官一員更爲親行提點照刷如稽遲急慢依上取招類解中部其餘散府及州城直隸省部者本職正官即與總府提點官同所據府州司縣提點官違犯贖斷一節照依中書省元定體例施行　一凡有遞轉文字到鋪司隨即分朗附籍注令當該鋪兵裹以軟包袱更用油絹捲縛夾板束繫齎小回曆一本作急走遞

到下鋪交割附曆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并文字總計角數及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或亂行批寫手摽如此附寫一行鋪司畫字回還若有違犯易爲挨問　一鋪兵私下將所遞文字開封發視者根究得實付合屬牢固收管聽候中部呈省詳斷　一鋪司所傳文字多係邊關緊急或誤程差發遣作刑名等事儻有失悮利害非輕今如隨路鋪分往往有年老幼小不堪應役之人或雇人頂替深爲未便今後鞏勒各處提點官須要本户少壯人丁正身應役走遞仍照依元定里數須要一晝夜走遞四百里　一鋪兵置備下項什物於各鋪門首分朗安置遇有損壞隨即補換每鋪十二時輪子一枚紅綽屑一座并牌額鋪曆二本上司行下一本諸路申上一本每遇夜常明燈燭鋪兵每名各備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槍一軟絹包袱一油絹三尺簑衣一領回曆一本　一隨衙門應下各路文字并隨路申上文解封緘内什數既多又用薄紙作封或頓以此沿路遞傳易爲擦磨損壞今擬合一體先用淨檢紙封裹於上更用厚夾紙印信封皮其張數少者每角不過五件多者各令封緘仍於封緘上摽寫入遞時刻似望不致稽遲損壞　一各路承發文字人吏每日遞趁發放及將承發到文字驗視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批寫手摽分朗附簿似望已後易爲照勘　五月十四日兵部奉尚書省劄付宫籍監呈西京太原等處管斷沒官曾遇有申覆公事并本監行下各官及行移工部本監文字合無入遞得此送本部講究得不合入遞傳送省府議得宫籍監前屬制府時遇有文字制府行下取勘今本監直隸省府合依所呈仰行下承發司遇有宫籍監下各處斷沒官文字於刑部下各路總管府封皮内附帶如有回申卻於總管府封皮内入遞本監行移上都監文字亦仰於省封皮内附帶入遞仍下各路照會施行　二十一日尚書兵部據益都路申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府據府牒中院查軍准行入遞飛申府司照得從來並不曾遞傳都元帥文字已照詳兵部議沿邊軍情公事合遣使往來已有奏准通例擬合遵守施行符下訖　十月十三日兵部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備陝西等路蒙古教授李珪言中外公事别無所設公使人若令各處急遞鋪往復就帶投呈似爲便益本部擬蒙古教授往復文字合於各路總管府文字就帶翰林國史院文字合於各部下隨路貴封内就帶相應尚書省準擬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兵刑部議擬急遞鋪合行事理該委各州縣不職正官每季親行提點照刷凡有傳送文字當該鋪兵裹以軟絹包袱復用油絹捲縛夾以夾板束繫齎小回曆一本到下次鋪交付

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并文字緘封有無破損磨擦或
亂行批寫字樣。如此挨附一行。鋪司畫字回遞。亦令各路承發司將承發
到文字驗視有無如上違錯。明白附簿。如不到至官計照。仍有磨擦破碎
定是嚴行究治。外據晝夜合走里數。依已擬定走遞部省準擬。　五月七
日。左補闕祖立福。合奏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遞急也。但凡國家
設官署名。字意必須吉祥者爲妙。合無更定奉聖旨。可令老成人講究改
換佳名。欽此。呈省照詳。都堂鈞旨。令翰林國史院依上定立。本院講究擬
作通遠或飛鈴鋪名。都省議定通遠鋪。劄付兵部依上施行。　八月十九
日。中書省準西蜀四川行省咨。鋪兵遞到省院咨文。累有磨損者。恐致漏
洩。事關利害。都省議得省院行移西蜀四川行省文字。擬令綠油漆木匣
盛頓入遞遞送。兵刑部造到綠油漆木匣四十箇。劄付樞密院依工施行。移
咨本省。如遇回咨。就用傳去木匣盛頓入遞施行。　十年閏六月。中書兵
刑部奉省判。軍器監呈。各處成造軍器等物。擬關發物料。遞納軍器。係隨
路各申稟事理。今後擬合急遞鋪轉送。似爲速作。早得辭善。都堂鈞旨送
兵刑部照會施行。　十月二十二日。中書兵刑部奉省判。諸路幹脫總管
府呈。本府掌管幹脫人户。俱在隨路浚散住坐。每年利息並不依期送納

赴本府。別無公使人力。合無將本府文書與軍器監一例令急遞鋪轉送。
都堂鈞旨。照例定奪。奉此。省部照得軍器監文書已經入遞。幹脫府文書
亦合急遞鋪轉送。　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中書户部據承發司呈。鋪兵
遞到隨路并庫司應報文冊。俱無中解。總有中解。却與其餘文字一處貫
封遞發。其間冊解先後不能一就到司。若將冊發下户部。不爲無詞。必不
承受。若候類聚發送。誠恐有悞公事。又各路貫封文解多有破裂。緣用單
紙作封裝發。地遠致令磨擦破壞。今後隨路并庫司凡有文冊。今當該
人吏將中解。就於冊內貫封轉發。其餘文解。令各該人吏在意用紙重封
傳送。似望帳冊文解完備。更不破裂。似爲便益。省部准呈。遍行照驗。　十
二月十八日。兵刑部據寧海州中福山縣在城社長遞忠信呈。南鄭子文
遞到上司下寧海州。無封皮文字一束。已下益都淄萊兩路禁約。毋令
沿村人户傳遞。省部照得元行將下寧海州文字遞傳至益都迤東。仰鄰
接州縣相承傳遞。今據見申。仰依已行令鄰接州縣轉遞。毋至村居人户
致使毀封泄事。　十二年四月三日。兵刑部奉省判。樞密院呈。各路申解
軍情文字。驗元發月日。會計地里程限。稽遲大甚。又聞急遞鋪司凡承受
文字。積聚甚多。方始送遞。沿途不爲用心封裹。以致字樣磨損。不堪呈押。

及有遺失不存者。即令調遣軍馬之時。多係邊關機密事字。若不懲誡。恐
致失事。都堂鈞旨。遍行各路。嚴飭急遞鋪兵。如有損到軍情。并不以是何
文字。須當劃時遞送。停滯損壞者。罪之。　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書兵
刑部奉省判。左右司呈。尚珎提舉司前去提掇參路分往來牙當。并尚珎
署於各路呈司。凡有文字。合無入遞。本部議得尚珎提舉司文字。若於宣
徽院下各路封皮內就帶。及尚珎署文字。併於各路中宣徽院封皮內傳
送相應。都堂准呈。　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中書兵部奉省劄。據承發司呈。
鋪兵遞到諸衙門文解。多有磨擦破碎。又樞密院呈。大都急遞鋪送納行
中書省咨文七件。俱無封緘。破碎不堪呈押。并散亂牌亡病死軍冊三卷。
已究治。都省移咨行省。今後遞送文字。務要如法重封。毋致磨擦。今將樞
密院元呈錄連。行下合屬提點官。今後每上下半月親詣遞鋪提點文曆。
須要不致稽滯損壞。如有違犯。定將當該提點官究治。仍依上扶問施行。
　二十年二月二十日。留守賀蒸奏。初立急遞鋪時。省官取不能當差貧
户。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漏籍户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求充鋪
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貧者。却充鋪兵。元良哈解。火魯火孫等
官處集議。皆以爲然。令臣奏遞奉聖旨准。是月。中書省准四川省咨。雲南

及省所轄地面。及羅羅斯宣慰司添設急遞鋪。呈四川界首傳遞事。照得
今雲南省文字。自成都至嘉定水站。經由敘州烏蒙。往諸路不曾失悞。若
更於羅羅斯添立遞鋪。別無户計。擬合於元立鋪遞遞送爲便。都省準擬。
咨四川省去訖。　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隨路急
遞鋪。比年以來。走遞條約懈廢。有司再不檢舉。行御史臺揚州設立。却該
江淮等路四省之地。文字浩繁。及各道急遞鋪傳到文字。往往稽遲。動經
旬月。並不依元定時刻里數走遞。文字多有磨損。或脫漏沉埋。失悞公事。
蓋是各處提點官不爲用心整點。循習怠慢。以致如此。本臺除已差官自
大都前去揚州整點沿路鋪兵。并下各道依上差官整點外。吏乞分頭差
官遍行諸路整點。都省照得急遞鋪元擬傳遞文字。標寫承本時刻。鋪兵
一晝夜行四百里。各路總管府每有俸正官。每季親行提點。州縣亦委
有俸不職正官。上下半月照刷。如有怠慢。初犯事輕者。笞四十。贖銅。再犯
罰俸一月。三犯的決。總管府提點官比總管減一等。仍科三十。初犯贖銅。
再犯罰俸半月。三犯的決。鋪兵鋪司痛行斷罪。累經行下合屬依上施行
去訖。近准判湖行省急遞鋪稽遲損壞文字。再送擬兵部。從長講究回呈。
已定轉遞里限。提點官責罰規繩。遠近程里。不爲不盡。然往往遲滯。蓋由

提點官負。文而遲慢。不肯用心拘鈐鋪兵人等。上司衙門加以縱弛。不依前例責罰提點官。上下相容。以致如此。今後若有急慢稽遲失悞去處。將當該提點官照依元定規繩。必罰毋恕。仍令各道按察司不時照視。依上責罰。似望革去前弊。已經准呈送本部依上施行訖。今據見呈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按察司不時點撿。如有稽遲磨損文字。將鋪司鋪兵就便斷罪。提點官取招申臺呈省外。仰依已行遍下合屬依上施行。四月功德使司官照得桑哥奏。都功德使司文字。在先不曾入遞。令呈大都省及行下僧人。一切文書至多。乞令入遞轉送。奉聖旨准。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書省道。爲有司不爲用心拘鈐。依期整點急遞鋪兵。亦有闕役并老幼之人走遞。不及元定里數。及所傳送文字不分緩急。致令一概稽遲。擬令急遞文字。用油單羊皮衣布裹青囊盛顯。一晝夜須行五百里。其餘文字用油單羊皮表布裹白囊盛顯。依元限一晝夜行四百里。該承官府照依聖旨元定程限施行。若遇急速公事。驗上司坐去限次回報。違者治罪。及將遞到青白皮囊樣發各省劄付合屬依上施行去訖。都省照得青白囊。合用羊皮。取自民間皮貨。官爲拘收諸項造作用度數多。若依元發樣製成遞。慮恐皮貨不敷。今擬作元定青白顏色。改爲綿表布裹成遞。又擬兵部呈爲遞鋪設置。　二十五年。其鋪兵皆無逃亡老幼事故人等。擬合差人前去督勒各路提點官與州縣本職正官。公同一鋪鋪點名。但有事故逃亡老幼不堪走遞闕役鋪兵。即便依額補差數足。整點什物完備外。據所立鋪分。若有十里之上者。依元行以十里爲則安置。都省准呈遍行訖。　二十五年三月七日。奉聖旨各急遞鋪書柯。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據宣政院呈。脫思麻龍西等路西蜀四川釋教總攝所文字。合無照依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例入遞傳送。都省依准。劄付宣政院下兵部照會。　十一月。尚書省樞密院呈。脫忽鐵木兒萬戶下蒙古奧魯官安哥申。見於德州平原縣置司。凡有軍情文字。合與有司一體遞送。兵部照擬得樞密院專爲急速軍情文字入遞。合從所擬相應。都省照會依上施行。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書省據宣使阿忽解呈。計點各處急遞鋪。有府判州判縣尉提調。因公差故。遞相推調。以致稽遲。今後遇有差故。就令各處以次正官首領官提調。似不遲悞。又諸衙門應有一切官中文字。必須經由承發司發行。或有案司小吏不詳合發文字。緊慢經隔數日。不行填發。乞委首領官一員不妨本職提調。每日於各案司銷照發行。亦不遲悞。都堂准呈。送兵部依上施行。　六月十六日。

兵部呈。山東宣慰司關。濮州申。濮州與山東宣慰司東北西南相望。遞傳文字。卻往正南轉至曹州一百二十里。往東至濟寧府一百五十里。往北至鄆城縣界第十二鋪急遞鋪。又是八十里。計三百五十里。纔與濮州東西相照。不如徑直至十二鋪。止是一百里。省遠三百餘里。若將曹州至濟寧府七鋪。移於曹州東至濮州。止安五鋪。餘有二鋪。濮州至曹州五鋪。移於州東至鄆縣一十二鋪相接。不惟里路近便。又得省并兩鋪爲民。都堂鈞旨准呈。遍送兵部。行移合屬照會。仍將放罷戶數。就關戶部收差。奉此。　二十八年十月九日。中書省照得近年衙門衆多。文字繁冗。急遞之法。大不如初。議到下項事理。劄付兵部。仰遍行合屬。逐一依准施行。　一近年入遞文字。封緘雜亂。發遣無時。是故附寫多致差違。轉遞亦甚不便。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凡入遞送文字。其常事皆付承發司。隨所投下去處。各各類爲一緘。須如江淮行省者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遞爲一緘。其他官府准此。且發遣附寫不繁。轉遞亦便。　一省部臺院急速之事。另置匣子發遣。其匣子入遞隨到即行。一晝夜須及四百里。此等文字。另行附曆。以備照刷。其行省行院行臺皆准此。　一鋪司須能附寫文曆辨定時刻。鋪兵須壯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隨即易換。　一轉遞匣子內文字。一晝夜須行四百里。其餘文字發遣。既無繁文轉遞。亦多省力。一晝夜擬行四百里。違者提點急遞鋪官依例斷罪。　一文字到日。當該提點官遍諭諸鋪。叮嚀省諭鋪司鋪兵。各使備細通曉。毋致傳遞差違。　三十年六月。中書省據兵部呈。急遞鋪文字稽遲。蓋因各處提調官不爲用心照刷及諸衙門文字繁劇。元報鋪兵數少。不能迭辦。擬於大都直南至保定真定貫通各省去處。量添鋪兵。令廉訪司常切整勒各處提調正官。親行諸鋪照刷整治。定立到提調正官罪名。其呈照詳。都省議得。隨路急遞鋪所遞文字。比之初立以來。特是遲慢。蓋爲各鋪兵積年之間。漸有逃亡。不及元數。止仰見在人戶傳遞。及各處提調正官。看同泛常。不依元例上下半月親詣各鋪整治。往往令鋪司人等。就賫文簿赴司呈押。或轉委司吏人等代替照刷。弊有怠慢去處。不肯從公理會。中間因而作弊。以致鋪兵人等減裂如此。今擬差官分道前去腹裏路分。與各道正官一同詣鋪從實計點。若有身死在逃老幼殘疾不堪走遞之人。取勘見數。於相應戶內依數補換。須令堪役人丁。正身應役。毋令權豪勢要并一般人戶受錢結攬代替。開具實補換戶數。各縣村莊花名。造冊呈省。或有必合添設戶數去處。亦仰明白議擬保結呈省。仍令各鋪照依已定體例。并接續案治條陳事

理實置時刻輸歷。鑑袱法燭。鮓袋油絹。夾板鈴攀等物。一切完備。遇有遞
傳文字。隨於鋪曆上分朗附寫。是何衙門文字。承發時刻。稍鄰鋪兵姓名
更遞。文匣有無損壞。即用已備物件。如法裹護。及用當時第幾刻牌子。於
文字上來繫。依所定時刻。送至前鋪。亦行依上明白交接附曆。須要晝夜
行四百里。每自各路正官一員。每季總行提調州縣。亦令有俸不職正官。
上下半月親臨提調往來照刷。如有稽遲磨擦損壞。況匣文字。即將當該
鋪司鋪兵。驗事理輕重斷罪。仍令各道廉訪司常切羞勒。當該正官。依期
整點。如但有不依所責。親臨提調官。初犯笞一十七下。再犯加一等。三犯
呈省利議。總行提調官以親臨官職等科斷。每季具境內有無稽遲文字。
開申合干上司。任滿於解由內通行開寫。以憑黜陟。遍行照會。依上施行。
　三十一年八月。中書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行御史臺咨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申。監治溫台處州分司牒。諸衙門入遞公文。皆用印
信封皮。以防走泄官事。體聞近年。隨處鋪兵。往往私將所遞公文拆看。及
有一等詞訟被論人。採聽官事。邀會公文入鋪。先於通路等截。躡路鋪兵。
私開抄錄。或殺盜匣。姦弊多端。今處州路縉雲縣鋪兵。將本司移牒總司
公文拆開。夾帶貼子。書寫宣慰司所委點鋪秦孟張權忠取受錢物。及至

總司繳回。扶究至本鋪。其人又復開拆。卻將原寫貼子揭去。詳此明見隨
處鋪兵人等。將應有遞送諸衙門公文。件件私自拆讀。其間主意難測。若
不嚴加關防。所繫利害非輕。其鋪司鋪兵。多是受雇僥倖頑廝之民。常不
在鋪。或遇夜不遞。蓋因久與提調官吏情熟。請鋪計點。有時遲慢。則營求
脫免。所以縱慣情弊日深。往往輒將諸衙門公文盜開。其鋪兵於無人之
地。必欲求水滋潤開拆。雖重疊封卷。無濟於事。各處提調正官不過照刷
稽遲。斷不能關防私拆之弊。其省部臺院廉訪司事多機密。院鋪兵人等
私自窺視。必有不良之意。　至元二十八年。更張之後。都省許令各處置
立木匣。所在官司至今因循苟且。止以封皮入遞。致令鋪兵擅開或劃出
解尾。開知隨處遞鋪元有遺到木匣。未嘗使用。今令永嘉縣提調官將到
各處木匣大小不等。改造到一樣小匣五十隻。各帶鎖一副。先封一樣鑰
匙於各衙門收管。每發公文入遞。於鎖上封記。仍用印封紙渾封匣面。嘗
司如此遞送兩月。但復公文匣上驗視。並無分毫拆動。此之向日少有稽
遲。牒請備申移咨御史臺及牒宣慰司具呈行省。行下合屬依都省元行
一體置造木匣轉遞公文。仍勒提調官須要正名少壯鋪司鋪兵晝夜在
鋪應當。如委有病故。暫許雇少壯善走之人。應據若有代名鋪司鋪兵

晝行替換。處兌盜拆稽遲之弊。具呈照詳。都省準呈。劄付本部。遍行合屬
依上置造木匣走遞。羞勒提調正官照依已行常切整治施行。是年設置
大都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一顆。設提領三員。別無俸祿。　成宗
皇帝大德三年十一月。兵部呈。大都路備急遞鋪提領所申。大都至上都
八十二鋪。本路所管四十二鋪。涉寫鋪。過北至上都四十鋪。俱係上都管
領。自二月初一日至八月罷散。本路所管鋪兵。元行走遞止是支請四箇
半月口糧。上都路鋪兵每年從走完散。卻支六箇月口糧。擬合照依上都路
鋪兵例。一體放支。本部參詳。若依所申。擬自大德四年入役日為始。與上
都鋪兵一體放支六箇月口糧。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送戶部行。俟兵部照
勘明白。依舊例每月三斗。每年放支六箇月口糧。　四年二月十三日。中
書兵部奉省判。本部呈。大同路申。轉准樞密院等衙門。延和林宣慰司投下
文字遞北。但係蒙古軍站草地。無處轉遞。本部照得大同遞北。元無所置
急遞鋪。以此參詳。今後諸衙門行移宣慰司文字。合依耳蘭行省例發付
省承發司。託令便臣順帶相應。奉都堂鈞旨。準呈送遞行移照會施行。
五年五月。大都路總急遞鋪提領所言。本管鋪兵乃細戶下民。日夜奔走
傳命。未嘗少休。正憑臨遞送質州縣官吏。又常以提調整點為由。科差搔

擾。今大都上都既設提領所。以掌郵傳。不必復隸州縣。合無止令官總攝。
官民兩便。省部參詳。大都上都州縣事務繁劇。即與外路不同。既設急遞
鋪提領所。給印提管鋪兵。合準所擬。止責本所依例照刷文曆。路官總行
提調。若有違慢。依期科斷相應。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年七月。江西行省
言。自閏正月二十二日。蘄州路郵傳總鋪申。舉遞發到本省咨文一角。為
大德九年夏季賊盜事文字。印押破裂不完。遂追使由省前急遞鋪為始。次
第考究。至大都路擇叫鋪。惟龍興。南康。江州。興國。蘄州。黃州。汶寧府七
處所轄郵舍。所置夾板。鮓袋什物如法。其餘詐某衙鄰彰德。廣平。順德。真
定。保定。七處總鋪。皆無夾板。止用布帛裹封文字。前諮乃是詐誤路在城
總鋪發來遞傳以致沿途損壞。已取提調官成世傑招詞。似此疏慢。豈不
敗事。請懲戒整治。兵部照得大同等路先甲郵傳不遵程限。損失文字。蓋
自總鋪承受公文。如式書記封護。傳至前鋪。依上發遣。所至輒經一二時
辰。以致損失停滯。深為不便。莫若以各鋪鮓袋夾板繩索什物。置於總鋪。
凡遇發文字。合鋪司提領明書某處至某處。呈下用某字號夾板什物裝
發。各鋪附寫回曆。時書某鋪某人傳到某字夾板。以至前路相做標記。至
總鋪然後開拆。如式發遣。庶無住滯損失之弊。本部議。除各處行省急遞

鋪候見勘充鋪陸處其腹裏路分并上立站。今各路總鋪申稱傳奉事件擬
以千字文編號。如或傳遞提調官有不用心整治。以致稽遲損失公文者。
初犯親臨州縣提點官罰俸一月。總府提點官罰俸半月。再犯州縣官笞
十七。總府官罰俸一月。三犯別議。採杜遞名稱應呈來者。提調官計點鋪
兵。內若有逃亡老幼殘疾者。補易之。必令增設者申明之。不點舊制設置
時刻輪牌。曆收法燭。匣袋油絹夾板鈴攀諸物。凡遇遞傳文字。接記是何
官府承發時刻。損壞稍鋪兵姓名交遞。文匣有無損壞。照依封裝時係某
刻。本牌附簽。送達前鋪。晝夜行四百里。各路正官一員。每季親歷提調州
縣不職正官。上下半月。親臨校來提調。如有稽遲損壞文字。即罪當該吏
兵。各道廉訪司常切整治。但有違越。初犯親臨提調官笞十七。長官笞二
十七。三犯呈省別議。路官減一等科斷。隨於解由內並開以憑照降已
經依上施行訖。今據前因。再議遣使分詣腹裏路分及江南各省差官從新
整點。其已取招詞者。處就使究治施行。　十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准江浙
省咨。廣德路申。本路自在城鋪設急遞舊實設立。界村更家山東亭湖嚴村
急遞鋪四處。計五十餘里。接湖州路長興州所管虎掌鋪遞至杭州。止
是三百餘里。文字往復。三日可達。先因省府移置揚州。以此將前項四鋪
革去。實從省府復置杭州。大德元年。又因江東道宣慰司例革。本路直隸
省府。凡有申報文字。必須經由湖州路所轄急遞鋪轉送。為此議得依舊
設立界村等四鋪。走遞便益。大德三年五月四日。移准江東建康道肅政
廉訪司牒。講議得宜從添置畫圖貼說。於當年十一月申奉省府劄付該
移准中書省咨。送兵部議得。既廣德路改屬行省。合准所擬添置四鋪。所
換鋪兵除既用舊戶外。若有數缺之數。許於元減下鋪兵內差撥。依例起
置鋪屋。走遞相應。依上添置訖。凡有遞送文字。並無稽遲。甚為便益。至大
德五年八月內。湖州路回為減併遞鋪。申奉省府劄付。移准中書省咨。兵
部呈。該本部照得已前所存減合併。終不見依中緊要事宜。恐有差遲。合咨
行省。更為可否。回咨承此。不期湖州路不詳廣德寧國太平池州等路軍
民官司俱係直隸行省。接連走遞緊要便道。辨行將應撥稱安吉縣界至
杭州餘杭縣等處止是廣境縣分遞送相關文字。不係緊要之處。如此設
詞。致蒙省府一例革去。是致廣德寧國池州等處軍民官府一應申呈
文字。及承省府行下劄付。俱各經由溧水建康鎮江常州無錫平江嘉興
嘉德杭州等路遞送。周折一千五百餘里。一月餘才方得到。實為悞事不
便。為此議擬仍舊添設界村等處四急遞鋪。實為便益。今已鈞詳得此。本

省除已行下本路依舊安置走遞外。咨請照驗。都省擬到無違。准依上施
行。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兵部奉中書省劄付。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照磨高通。處急遞鋪反覆損壞公文。有失政法等事。送本部議得。置鋪傳
令。古今良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蓋其法每十里設置一鋪。排列遞送。凡
遞文字。止憑一鋪司承受發遣。其鋪司舉皆村野愚民。不知利害。不通文
理。一鋪廢尚然不整。豈能未奉鋪兵。使之依法走遞。其鋪兵人數老幼充
應。多不堪役。州縣官司視同泛常。又不依期親歷整點。遞致文字稽遲損
壞。至於沉匿無從追究。為弊至此。直宜立視不加整治。其元立程式。非有
可以更張者。但為別無專管之人。以致有所擬上項長引隔眼。因是可
用。未能急救其弊。又相離數千里去處。求弊每每鋪探寫。以此參詳擬合每
十鋪設一郵長。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一月一歲更換。其據該兩州縣去
處從鋪多者差設。相等者遞年輪差。使之專督其事。時常於所管鋪分往
來巡視。務要備置亭舍什物完備。附寫鋪曆明白。照依元立程式走遞。但
有老幼鋪兵。隨即申覆補換。凡入遞文字。從始發官司約量地里遠近。即
於長引隔眼上明白標寫件數發行日時。至各各郵長處。標寫發放
轉遞。每上下半月。開具遞過文件及各各日時。申報提調官。依期親歷刷
勘整點。著行文案。具報廉訪司照刷。若各鋪稽遲損壞文字。或所寫不明
不實。本管郵長既便治罪。其本所管鋪分。亦須互相舉覺。所屬上司行移
究治。若郵長不能盡職。致有稽遲者。提調官量事輕重議罪。三犯者替罷。
仍出去州縣籍記姓名。其於一歲之內。充盡乃役。累無稽遲者。即許從優
充行補用。若提調官吏不行依期用心刷勘整治者。廉訪司察知究治。仍
於年終將斷過此等官吏遍類另行呈省。備呈都省聞奏。別議黜陟。如此
責其既專。自能盡心於事。前弊可得潮除。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處
行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令將其立到隔眼樣式粘連在前。
具呈照詳。都省所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典章整點急遞鋪令　大德元
年五月二十日。江西行省照得。隨路置急遞鋪。走立程限。轉遞內外諸衙
門一切文字。專委親臨州縣不職官充提點。上下半月往來照刷文卷。又
令各路不職官一員。每季刷勘。務要不致稽遲。比年以來。往往各處文字不
依程限走遞。及磨擦損壞。扯毀封皮。開封發視。妄失件數。或亂摧字
樣。批回呈有數次。省國而耗。悞公事。不便。都省議擬到合行事理。遍下合
屬。令各處提點官照刷。照視。職俟都省差官整治施行。　親臨官並擬
不職州判主簿錄判充提點。親臨本管并相鄰則境刷勘。但有遲慢。隨即

科決如照視官違期不行刷勘或照出稽遲事件不行舉問照依下項事理施行仍於解由內開寫違期初犯罰俸一月再犯決一十七下三犯決二十七下隱庇不行舉問挨究或脫漏不實申省科斷　總府末職府判每季將引司吏一名祗候一名遍所屬刷勘隨報本路違者比依前例減一等究治　提調官非理擾擾鋪兵取要酒食等物依律治罪　大德六年四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承奉中書省劄付該急遞鋪遞到湖廣行省咨文爲蔣閫千元帥殺虜人口不公等事磨擦損壞仰挨究施行承此又據總急遞鋪提領所狀申各處行省并平陽太原等處文字多有磨擦損壞扣算元發日期比至到部亦不依元立程限及所置長行夾板多不齊備申乞照詳得此照得大德四年五月十六日承奉中書省劄付來呈大都等處申隨路急遞轉送文字不依程限走遞及磨擦損壞扯毀由頭剝尾開封發視去失件數亂揉字樣等事內一件應有轉送文字每日少者不下千百餘件俱各於總鋪承受發放明白開寫某處文字何處呈下方用油絹袱兒纏袋夾板裝發打角轉送前鋪交割又令鋪司夾板爬摽全於各路總鋪頻放令鋪司一名提領一名將各項所遞文字明白開寫某處文字至何處呈下卻用某字幾號夾板纏袋綳縛裝發打角令各鋪鋪司於鋪兵迴曆上附寫時刻某鋪某人送到某字號夾板纏袋一付到前鋪交割到彼再令鋪司依前標付時刻依前開寫上用油絹袱兒纏袋裝發打角每一鋪開寫十遍遲滯一二時辰不能轉送每晝夜轉送不及百里深為未便若將各鋪纏袋刻號數花名畫字以備照刷直至前路總鋪開拆令鋪司依上備細開寫某處文字至何處呈下再用某字幾號夾板纏袋依上打角至別路總鋪開拆如此轉送不致稽遲磨擦損壞等事本部議得除各處行省急遞鋪處所例係都省取勘完備至日另行議擬外據腹裏路分驗總鋪去處以千字文編立號數令當該官司就拘各鋪舊使夾板油絹纏袋綳摽依樣彫造坐去字號兩頭總鋪均停收掌照依前依往來轉遞今後提點官不為用心整治致有稽遲損壞文字初犯州縣親臨提點官罰俸一月總府提點罰俸半月再犯州縣官笞一十七下總府官總府官罰俸一月三犯別議仍標注過名令各道廉訪司照刷提點官并總鋪文案若有違犯依例責罰如准所呈差官馳驛分道前去設置計點合用夾板等物須要完備先取當該官吏重甘執結申呈相應令開合照物件如右具呈照詳都省照得先為隨路急遞鋪所文字比之初立以來特是遲慢議擬官分道前去腹裏路分與各處正官一

同詣鋪從實計點若有身死在逃老幼殘疾不堪走遞之人取勘見數於相應戶內依數補換須令堪役人丁正身應役無令權豪勢要并一般人戶取要錢物結攬代替開具不補換戶數各縣村庄花名造冊呈省或有必合添設戶數去處亦仰明白議擬保結呈省仍令各鋪照依元行體例并接續某治修庚事理安置時刻輪牌燈燭法燭纏袋油絹夾板鈴攀等物一切完備遇有遞去文字隨於鋪曆上分明附寫是何衙門文字承發時刻捎廣鋪兵姓名交替文匣有無損壞所用已備物件如法裹護及用當時等裁刻牌子於文字上拴繫依所定時刻送至前鋪亦行依上明白交接附曆須要晝夜行四百里委自各路正官一員每季總行提調州縣亦令有俸不職正官上下半月親臨提調往來照刷如有稽遲磨擦損壞沉匿文字即將當該鋪司鋪兵驗事輕重斷罪仍令各道廉訪司常切覆勘當該正官照勘整點如但有不依所責親臨提調官初犯笞一十七下再犯二十七下三犯呈省別議總行提調比親臨減一等科斷每季具境內有無稽遲文字開申合于上司任滿於解由內通行開寫以憑黜降已經差官計點整治及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都省議得編立字號總鋪打角捎沿交點轉遞合用什物依准部擬其餘事理已行定例除外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除依上施行外今據前因本部參詳先奉都省劄付挨究各鋪磨損湖廣行省咨文及提領所申各處亦為擦磨損壞文字若不差人挨究整治深為未便所據行省地面急遞鋪亦仰差去官與各處提調官一同依上設置長行夾板嚴加整治

遞　中臺文字重封入遞　至元二十三年　月行御史臺據管勾承發司兼獄丞申照得元奉御史臺劄付行下各道按察司應有中臺文字須要重封入遞轉送毋致損壞今據鋪兵人等遞到各道中臺文字往往不依御史臺所行事理重封止用單紙封皮俱各擦磨損壞文解漏泄事理合行再下各道遇中臺文解須要如法重封入遞轉送似為不致破損憲臺得此照驗應有中臺文字依已令事理須要重封入遞轉送毋致損壞仍俱依准文狀申臺入遞文字　大德五年五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來呈行臺咨監察御史呈切照比年守省遞鋪公事遞申到憲臺劄付察院公文遲滯月餘照到入遞月日扣算地程每晝夜僅及百里蓋提調官不為用心拘鈐亦有夾雜諸衙門不該走遞文字數內除省臺軍民錢穀造作各各衙門外千戶所僧錄司蒙古教授官鹽提領馬站等一應司存詳此微末司屬不關治務閑慢去所若此之類不勝其繁豈

不防督正合轉遞重大衙門文字。若不整治。切恐因循廢弛不便。本部看詳係爲例事理。令合干部分定擬。又江西行省咨。亦爲此事。送之部。照得中統二年奉聖旨。遇有省裏發的文字數轉遞者。其餘官府文字並不得急遞鋪轉送。各路總管府文字并總管軍官文字直申省者。急遞鋪轉送。若不係申省文字。休轉遞者。又中統五年奏奉聖旨。據設立宣慰司去處。休舊設立急遞鋪專一轉遞中書省領左右部宣慰司轉運司文字。沿邊軍情公事。差使臣往來勾當。至元八年。兵刑部奉省判。爲各處成造軍器。應係隨路合申禀事理。令後擬令急遞鋪轉送。又尚書省定例隨路帳冊重十斤已下可以擔負者許令入遞。至元二十年奏准功德使司文字入遞行者欽此。至元二十六年。尚書省准擬釋教總攝所總統所凡行文字入遞者。至元二十八年。奉都省照會一欵。遞年入遞封緘雜亂。發遣無時。是故附寫多致差遲。轉遞亦甚不便。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凡入遞文字。其常事皆付承發司。隨所投下去處。各各類爲一緘。謂如江淮行省去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通爲一緘。官府准此。日一發遣。附寫不繁。轉遞亦更已經遍行了當。今奉前因。本部參詳。已來收附以來諸悉平。此中統至元之初。公事浩繁。入遞文字何啻百倍。鋪兵人數曾不加多。若必以晝

夜四百里責之。切恐往返頻數。疲勞不能送辦。擬合照依元奉聖旨事意。除邊遠軍情緊速等事。差委使臣勾當外。據應合入遞文字。責令總鋪依例類緘發遣。限一晝夜行三百里。渡涉江河。風浪險阻。不拘此限。及除兩都遞送御膳菜蔬鋪兵外。其餘應設急遞鋪兵去處。止遞公文。並不得將文冊十斤已上及一切諸物入遞。如違。悉送所在官司究問。路府州縣正官提調。廉訪司常切糾治。相應。今將各各遞送文字衙門開坐具呈。照詳。都省議得。急遞鋪晝夜里路。已有定例。所據總鋪見行入遞光祿寺等衙門。擬合依前入遞。餘准所擬。都省除外。仰依上施行。應入遞文字衙門

中書省。　太師府。　太傅府。　樞密院并行院。　御史臺。　行臺。　行省。　宣徽院。　扎魯花赤。　徽政院。　宣政院。　大司徒。　六部。　中政院。　通政院。　大司農司。　兩都留守司。　大醫院。　泉府司。　內史府。　提調河道官。　王相府。　集賢院。　崇福寺。　總統所。　總攝所。　太史院。　致用院。　翰林國史院。　將作院。　蒙古翰林院。　各道宣慰司。　各處宣撫司。　各衛。　武備寺。　都元帥府。　各道廉訪司。　尚乘寺。　光祿寺。　太僕寺。　太常寺。　闌遺監。　利用監。　太府監。　章佩監。　尚舍監。　中尚監。　都水監。　國子監。　希可孫給事中。　侍儀司。　司天臺。　內宰司。　宮正司。　拱衛司。　教坊司。　各處萬戶府。　省院都鎮撫司。　漕運司。　監察御史。　建茶轉運司。　護國仁王寺。　總管府。　納綿總管府。　財賦總管府。　都水庸田司。　大都鷹房都總管府。　秘書監。　淘金府。　兩淮屯田打捕總管府。　直隸省部軍器人匠總管府并局院。　晉王位下總管府。　鐵冶提舉司。　通教司。　蒙古儒學提舉司。　官醫提舉司。　府州奧魯官。　路府并直隸省部軍州。　不應入遞衙門。　新舊運糧提舉司。　怯憐口提舉司。　八作司。　衛候司。　牙青忽司。　財賦提舉司。　各投下總管府。　尚飲局。　沙糖局。　尚食局。　文須庫。　文成庫。　太廟署　掌教司　怙只官人。　天長觀。　偕錄司。　通錄司。　都綱司。　蒙古儒學醫學教授。　不入遞。　鋪兵不轉諸物。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兵部近准各部關。爲各路不時於急遞鋪內轉遞絲貨錢數弓箭軍器茶墨等物。往往遺失短少。行下根扶不見。又下隨處釐勒陪償。深爲不便。照得中統五年。欽奉聖旨節該。據設立急遞鋪。專一遞中書省左右部宣慰司轉運司文字外。沿邊軍情事。差使臣往來勾當。欽此。省詳急遞鋪。止合欽依聖旨事意。遞傳各衙門應有文字。所據絲貨鈔數弓箭軍器茶墨等物。若令各路順便脚力梢帶。是爲便益。呈

奉都堂鈞旨。送兵部准擬。行下各路照會。欽依施行。　無印文字不入遞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行臺准御史臺咨。照磨承管勾兼獄丞呈。三月初四日有總鋪兵張榮送到遞南文數內。撿得有無印信呈臺白貴封文字一角。於上該寫文往發陳言公事。拆開讀覷得該文捏發告論慶遠路總管粘合守忠邀功冒賞等事。喚問得大都路在城急遞鋪司李德元狀稱。委是遞南傳送前來。並不是本鋪接受文字。請行下本道廉訪司。行移合屬。不應接受入遞鋪司人等。就便斷罪。更爲整治施行。　帳冊十斤以上不入遞。　大德五年十一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來呈。燕南道廉訪中申。監察御史呈。入遞文字繁雜。送兵部議得。近不得將十斤以上。及一切諸物入遞。照得本道每年造到事跡駐濫文冊。舊例急遞傳送。赴臺呈報。今遣到大德四年事跡帳冊斤重數多。未審如何施行。送兵部。照得文冊十斤以上。不許入遞。係都省定例。所據駐濫帳冊十斤以上。今後合令所在官司與考較錢糧文字。一體施行。具呈照詳。都省准呈。仰照驗依上施行。　纂例　拖鋪兵挑擔。　大德五年正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建康路總管千奴太中呈。奮勒事內一件。各路差使人員。往往強拖鋪兵并鎮店百姓挑擔行李。及拽船隻。議得。設立急遞鋪兵。本爲轉送

文字走遞里路，已有定例。近年以來，有過往權豪及官吏人等，因公差將鋪兵等拖拽挑擔行李，以致走遞文字稽遲。今後嚴切禁約，如有似前違犯之人，痛行斷罪。仍每鋪給榜一道，常川張掛。若鋪兵長避權勢，依隨挑擔行李，遞慢走遞文字，亦行究治。如有官司明白印信公文轉送者，依例遞送。廉訪司常加體察。兵部議得，設立急遞鋪兵，本為遞轉文字。今有差使人員往往拖拽挑擔行李，遞行合屬出榜，發行禁治。如有違犯，所在官司就便究治，仍令廉訪使體察相應。都省准擬，遞行合屬，依上施行。

國朝諸司職掌：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司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於附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一箇，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并牌額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合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鎗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　一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遞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於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包裹，夾板拴繫，賫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

停住差遲。如是公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幾者，問罪。　一各州縣於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鋪分。責令各鋪司兵，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檢點，鋪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　一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曆，於上開寫並無破損并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反將遞來鋪兵拘提，解官有司，即為追完。　一鋪舍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老弱之人在鋪，當使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僉點補替。鋪名詳見本府志書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六暮

鋪

相思鋪 唐令狐挺詩題鄜州相思鋪　詐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逝波。**車子鋪** 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詔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子鋪二十八，招散兵士。從之。**通遠鋪** 經世大典：至元九年，左補闕祖立禧合奏，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改擬定為通遠鋪。**猪頭鋪** 宋史高彥儔傳：仕蜀，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守讓曰：北軍遠來，而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讓不從，引兵與戰于猪頭鋪，守讓果敗。**鎮洮鋪** 宋張舜民畫墁集題鎮洮鋪壁　元祐庚午歲五月三日，湟中遇趣臨洮，過三埊，南望康樂川。是時春氣徹遠，寒日猾淡，溪山重複，香靄橋濛，非重湖之南，則九江之北，愛而不已，遂為此書。**思塘鋪** 宋張舜民郴行錄：庚辰，雨雪，循

岸，牽行苑轉二十餘里，過思塘鋪。有廟，曰思塘，稍公不知為何神也。**喜歡鋪** 埋齋通編：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故東坡入贛詩云：山憶喜歡來遠夢。**石虎鋪** 魏泰東軒雜錄：鄧城縣有石虎村，裏有石虎鋪，虎乃虎也，避唐諱而改。**賢女鋪** 蘆浦筆記：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自沉於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婚，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柰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嘗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耶？宋廖剛高峯集：南安軍之境，舊有貞女鋪，相傳云：有一女子受聘未嫁而夫卒，其家又許其兄弟，女以義不可辭，不獲，遂投水而死。鋪在潭上，因以得名。後諱以今名。謝舉廉氏歸知南康縣，追記其事，尉曾定民詩，次其韻和之，往往虔州大觀中也。　世上男兒本可羞，負恩雖欲遣隨流。百年貴賤生何益，一諾難酬死即休。明月碧溪長共潔，孤雲落日自含愁。懸知萬古悲行客，不待丹書木葉秋。　羅端良鄂州集許嫁女始卒，古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擬黃金。嗟哉乃翁意，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夜來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慈，厚愧方在今。正性不

買物臨波殞千金。殘來予吳桐日飫寒潭添。炎涼一川上。行客開知青能改。蒼漫錄江革信氏雪藏以二絶句云。　賢女孫名麻衣秋。行人撫事王令愁淵紘。是兩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　女子能留身後名。乱離羞恐巫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冷水鋪

宋錢塘韋驤集　武昌志　宋張詠發冷水鋪詩。　冷水東南去路賒。水邊山捲見人家。無端下馬尋幽處。鷗鷺飛飛出荻花。

弄錢鋪

宋錢塘韋驤集　弄錢鋪。　里名勝母曾車止。邑號朝歌墨驅還。我領滑擁來此坐。不堆自哂且鵲顔。

江嶽鋪

宋錢塘韋驤集題江嶽鋪詩。　鄭康秋色澹無孤風。堂花亭夕照中。刈熟人歸荷肩重。喧喧語笑踏千壟。

第四鋪

宋梅聖俞宛陵集至第四鋪二首。　第四鋪前風雨急。落河過盡不憂灘。却愁蓬漏霜征集。始信人間行路難。艇青乙過第四鋪。憶著陽關木足聲。惆悵杜公行底急。白鷗何處得同傾。　張文潛宛丘集宿第四鋪。　繫纜寒沙傷客情。荻雲不動夜陰生。蕭蕭兩岸黄榆葉。解帶三更雨到聲。

城北鋪

宋梅聖俞宛陵集七月二十一夜聞韓玉汝宿城北馬鋪詩。　楢樹秋風擺月鳴。桃枝竹簟冷清孤。孤燈淡淡短亭客。半夜蕭蕭開雨聲。

長橋鋪

宋趙清獻公集次韻吳中復龍圖題長橋鋪詩。　山東去蜀石不擇。客程遥。酒酌杯中桂。琴劳吳下焦。故人扶大蓍。使司刻長橋。一讀離懷穩。如氷駿日消。

平山鋪

宋劉攽彭城集題平山馬鋪。　長亭前望勢崔嵬。鬼廼桥東南宇宙開。苹社去天真人五。行人新自目遶來。

任村鋪

宋王安石臨川集書任村馬鋪詩。　兒童繫馬黄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皇公十二年。舟十之指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魚日暮榮陽驛中宿。榮陽鳥新州　技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平陸。村高草為谷。日岸平為農。林泰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蕎麥。新背。貴客農來稀。宣村亦古木。氷盤膾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逐東馳。兩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近之逃均其背。遥作兒童騎伯尺。南不令六一寺存。日前百口還相逆。曾事無人可共論。

鮑家鋪

宋清江三孔集孔平仲題鮑家鋪詩。　鄣亭林馬朝寒天。雲雲歷山山湧泉。龍頭客飢欲發。口屋底人鬧猶新鼾。破門得薪風相濟。征衫如洗頭火燃。江南亦有安棲處。卻羨鄣亭人穩住。

新安鋪

清江三孔集孔武仲題新安鋪詩三首。　草草澗中草。冷冷山巖泉。泉甘而草芳。常有屋數椽。夕陽漸盡西風起。行客山頭望千山。　薄雲斜日亂

山川。捉得荒亭晚急前。也解祥知藏拙意。花無數析金錢。　單如秋水憩田廬。素月分輝一倚來。止本交加無意緒。此秋殘影到人時。

驢瘦嶺鋪

黄山谷詩題驢瘦嶺馬鋪。　老馬飢嘶驢瘦嶺。病人生入鬼門關。後漢書伊尹是骨。上戰日。但願生入玉門關。以借用。病人曾作五溪卧。老馬猶思十二閑。後漢書馬援傳。到南畢武陵五溪蠻夷。江大武度有五溪。昔迪典鄲中通謂之五溪。益大。顧曲辰五溪元等溪也。鎭武帝教日。甘暴狀護。忽本十里。周陸枝人日。天子十有二閑六廄。

青綬鋪

宋呂南公灌園集宿青綬鋪詩。　兩溪中間風脚横。解衣鋪草進南榮。眼光鼓歷已雖熱。半柄精針燒夢驚。方悵此時無月色。未知何處有奴聲。屢嗟愁熱明朝路。會為今宵動旅情。　行江前忘宿青綬鋪董家詩一首。　駛激千千里。我行亦良動。我途經林腰解嚮。行水春赤石。照病眼紅泉。浮征塵麻姑。顧我笑問利何所圖。憶昨罷清江。中興初甲寅。去家十五年。一神光君啖。未及親舊語。遁隨犬羊奔。暮無遂如。客月鵲無安。村得官嶠南州。欲訪出世人。繫虎信有會。上逐騎一飲。此事姑置之。既往又足論。山神似棢捲。時棢群峯雲。

二岔鋪

宋范忠宣公集和聖俞三岔鋪留題。　今日天涯同一笑。當年淨眸共長吟。宋摘上也。予摘歷陽。芳吟相依。還朝未復中臺職。郡主長存國士心。

石槽鋪

邵陽志宋章得題石槽鋪詩。　瘴霧潸消瑞氣和。橋峯千里闊煙蘿。人逢離恨舞云遠。路在好山寧厭多。啼鳥暮重傳木杪。瀑泉碎玉激巖阿。欲留征馭遲遲去。公檄催人不奈何。

龜峯鋪

郴州圖經頓持文題龜峯鋪詩。　洪波春天漏四嶽。南極祝融互無朔。高山千里龜出背。大木百尋龍拼角。白魚跳舟神物出。衆皆百鬼走。雷電摩走象。駭不救旌。願淨為龜。因海若犬龜爬沙獨在後。犬傘下照天一線。甘心枯死取玉璽。突兀于川露答敬歸中對之而一笑。欲持鐵網手自捉。穷通禍福兩當知。取火燒山忠鋪灼。青松草竹弄西風。似客搖頭謂公莫。此事傳之亡是翁。請君更問山頭鶴。

青灘鋪

宋明銓濟屑集過青潭鋪用杜少陵韻。　世路羊腸險峭嶇。不計屑附炙。蜮並犬特猜。黑寬獸國剷臣心折。秋高虜寄猜照。鄰何足應。回首傾疏鵲。

陸便鋪

宋明銓濟屑集宿陸便鋪用曾侍郎詠題杜韻。　發棵但多子。那有犀渠不見弄兵人。盡晴雲子威不悪。丈老却扶今使君。

烏石鋪

宋楊龜山集重經烏石鋪。　夾屋青松草露中。去年經此亦忽忽。重來烏

石尚頭路依舊松聲帶晚風。

歸德鋪 宋呂忠穆公集次韻郭思得之歸德鋪留題。 馬前山色入吟眼，馬上行人思涌來。楓落吳江何足道，好詩今擬謝臨川。 妙年題筆吐奇辭，壯歲文章畫已餘。五字七言嫌淺俗，揮毫新製六言詩。 欽國一別四經秋，倦宦東歸念昔游。下馬郵亭閑病目，壁間依舊見銀鉤。

新嶺鋪 宋廖剛高峯集題新嶺鋪詩。 嶺高無所見，朵列不堪嗟。獨有烟雲樹，猿人。六

耕園鋪 廖剛高峯集題耕園鋪，鋪中有蔡君謨題佛桑花詩，刻于亭中。花過盛開，因書云。 下馬看詩句，回頭見月涼。佛桑可憐空妖字，留與不根長。

南墩鋪 廖剛高峯集題南墩鋪，鋪中閑旗麾書所未識，復度二峻嶺，蓋亦到見，因記行役之勞云。 見說龍巖路，旗啼今始聞。深林埋宿霧，高嶺出層雲。天去頂三尺，崖垂足二分。只愁雙目眩，敢恃一杯醺。行歷泥增滑，蒼痛日向曛。長安九軌道，誰識此艱勤。

柳莊鋪 廖剛高峯集題泰州柳莊鋪詩。 雲金曠野路漫漫，眾葉秋聲作暮寒。已分故園天樣遠，不知何處是長安。

青山鋪 宋陸游渭南集太息二首。宿青山鋪作。 太息重太息，吾行無終極。冰霜迫殘歲，鳥獸號落日。秋砧滿孤村，枯葉擁破驛。白頭御萬里，陵此虎豹宅。道邊新食人，青血染草棘。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即今冒九死，家國兩無益。中原久長亂，志士淚橫臆。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 凄凄復凄凄，山路窮攀躋。僕病卧車間，馬困聲酸嘶。脱免截道奔，窮狖上樹啼。崩湍一何哀，下落萬仞谿。昏黑投孤戍，泥我衣上泥。下愚不可遷，大感終身迷。仕宦十五年，曾不絶棘稱客路，少睡眠。月白聞號雞，欲行且復止，虎來茅葉低。

茱萸鋪 陸游渭南集過茱萸鋪，昔狐來戶，前臨大道，絶似兩陸驛亭。悵然有作。 茱萸小驛夕陽愁，搔首臨風感舊遊。渾似軍行散關路，但無鼓吹動涼州。

木爪鋪 陸游渭南集木爪鋪短歌。 鼓樓坡前木爪鋪，歲晚悲辛利州路。當年偪偪石如屋，百里夷途無十步。溪橋鐵斷水齧沙，崖腹崩頹風拔樹。虎狼妥尾擇肉食，狐狸竪毛啼日暮。家丘短草翠窣窣，往往精靈與人遇。我生胡爲忽在此，正坐一飢忘百慮。五更出門寒裂面，中夜燎衣泥滿袴。去年八月離夔州，青書不到今何處。餘年有幾百憂集，日夜求歸不如故。即今虛有盛諸賢，細思寧是儒冠誤。

三折鋪 陸游渭南集飯三折鋪，鋪在亂山中。 平生愛山每自歎，舉世但覺山可玩。皇天憐之足其願，著在荒山更何怨。南窮閑尋西蜀，漢馬驟乘歷天下半。山積水擁路欲斷，崖鬼可陟派可亂。春風桃李方漫漫，飛棧凌空又奇觀。但令身健能強飯，萬里只作遊山看。

龍華鋪 宋許景衡橫塘集龍華馬鋪懷屋行之去年解后。 去年南邑歸，春風拂征轡。相從一笑噴，花卉方媚嫵。歲月倏俯仰，閒還到，經行地，壁閒舊詩句，塵土日蒙翳。老境本俗累，節物撩歸思。歎悵何時與子同此味。浮雲有南北，况乃爲祿仕。置之勿復論，一醉作春事。

白沙鋪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題白沙鋪。 賈郭可無三頃秫，蓋頭幸有兩間茅。還鄉且畫田家樂，舉世誰非市道交。村酒一盃澆磊隗，山程數驛更磽埆。羸驂莫怪歸鞭急，心在程經篇子梢。

獻花鋪 宋李忠定公集獻花鋪，唐相李德裕謫海南道此，有山女獻花，因以名之。次壁間韻。 我亦來將向海涯，無人復獻雨中花。卻愁春夢歸吳越，茗飲濃斟薄荷茶。 孫覿鴻慶居士集九日次獻花鋪，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江，蠻女獻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丫。吏無閑令肅，空相衛公花。破屋堆黃葉，清紅綠白紗。慇懃邀一醉，聲酒壓梨攎。 桂林志閑搦題獻花鋪。 德裕南遷瘴海涯，路逢山女獻山花。平泉公子傷春處，唯有東風吹草芽。

全節鋪 宋宗忠簡公集，憩全節鋪，愛其稱爲驛馬久之。 回車勝母避栢人，不飲貪泉惡其名。道逢一鋪揭全節，繫馬呼與臣子情。

分水鋪 曹勛松隱集題建寧府分水嶺鋪。 三年閩海類飄萍，今近天樞第一星。雖是玉京猶萬里，江南山已望中青。 朱晦庵集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縝留二十字，戲續其後。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君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觀者請下一轉語。

大安鋪 中興江湖集趙文鼎題六安鋪詩。 行役何時歇，崇安復大安。已驚擒壺綠，更長嶺千重。過雨吹烟碧，迎風落葉丹。借問吾每美，今日共蹒跚。

菖口鋪 中興江湖集滿陽劉氏題菖口鋪詩。 終朝行半驛，時有數家居。店少閑濟杜，程遙見候疏。山歌來鼓棹，野飯僕烹蔬。禽鳥尤栖宿，勞生恨不如。

貧當鋪 宋朱晦庵集宿貧當鋪詩。 夜陰雙樹合，寒夕孤燈吟。盤礴解煩慮，超搖生遠心。

長田鋪 宋趙蕃淳熙稿長田鋪詩二首。 野驛人歸到，空庭草自生。霜清殊未覺，雨細更含晴。 曉日東西路，秋風長短亭。悲歌渾砍絶，衰疾不勝零。

竹尾鋪 趙蕃淳熙稿宿竹尾鋪詩二首。 投鞍饒道舍，置捐已成鴉嵩之道傍店。恐逢巢上君。 連根煮萊菔，帶葉爨山薪。

頊頊無膚皸。區區挹此老。

桂溪鋪

趙蕃淳熙藁九月二十七日。題桂溪鋪詩。昨日可指名。今朝可排衣。能驚北客芳覺是南州。戲儀不遠闕。時令尊復秋無膚皸。冰凘聊得避飆颸。

楓橋鋪

趙蕃淳熙藁。飯楓橋鋪詩。雙堠復雙堠。辰鋪仍午鋪。蒹風空浩浩。家意只娄娄。畢我同織禄。言歸大海畦。有懷無與共。聊以命詩題。

楠木鋪

趙蕃淳熙藁自萬丈鋪至楠木鋪偶成書楠木。初謂更邪個。深行亦蔓嘉。林空同落葉。澗淺度枯槎。犀食能支乎。赤歉不致嗟。道途惟驛舍。山後有人家。

新樂鋪

趙蕃淳熙藁題新樂鋪。鋪在灘頭。朝煙山漆漆。暮靄山冪冪。窮日作山行。而不見山色。投舍宿此。今已曉動前轍。歸夢遶家山。灘聲有輕艣。

仁坑鋪

趙蕃淳熙藁題仁坑鋪詩。四松鄰立類叢幽。遠我斯爲半日留。更恨月明清影夜。不能於此聽颼颼。

雙逕鋪

趙蕃淳熙藁書雙逕鋪詩。昔者曾看紫桂花。今爲梅謝柳生者。無窮甲子隨車轂。看恨光陰屬鬢華。

長汀鋪

胡寅斐然集和彥沖長汀鋪留題。瘦馬瘦猶瘦。長吁空正虛。五言留敗壁。一飯飽新蔬。聞世但如許。浮生寧願餘。茅簷與藻荇等乾是遠廬。

桃花鋪

宋范石湖大全集桃花鋪詩。老藤漫山鳳尾張。青楓直幹如攢槍。山深嵐重鼻酸疼。石懸泉深神悸傷。陰崖出風吹客急。草中拍拂似人立。昧覩草暮光下狂。將士黃昏始相及。

深溪鋪

范石湖大全集深溪鋪中二絶。追路寄呈元將仲顏二侍郎詩。賀州歸去柳州還。分路千山與萬山。把酒故人都別盡。今朝真箇出陽關。縱有南風捲路塵。斷無南客送車輪。故人合在瀟湘見。都向瀟湘別故人。

峽石鋪

范石湖大全集峽石鋪詩。萬州至山頂皆有長石如城壁。亘數峯不斷。峽山生是亦稍聞廣閒有稻田。峯頭壁立倚天邊。萬雉石城如帶繞。山骨鱗皴火種難。山下流泉知宜稻。新扶一棲綠茸茸。茅花光秋雪搖風。后皇嘉種不易熟。野草何爲撓厳功。

大通鋪

宋黃次山三餘集大通鋪詩。寒食經數日。春光猶一分。風煙明杲杲。鶯蝶間紛紛。館地紅鋪繡。汀洲綠[illegible][illegible]。芳馨有誰遺。吾欲降東君。

岹山鋪

宋施樞芸隱横舟藁岹山鋪詩。未說路行難。山深水外寒。晚村林隱㵎。石鳴灘。薄宦曾無補。此生敢自安。將書肆秩爲。備僚莫敎寬。

十里鋪

張侃拙軒初藁十里鋪詠。山家倚向秋深瘦檣行十里日將盡。斜斜鳥字雜真行。鄰鄰大家攢錦繡。眄來顧恨日月遲。而今鄉道光陰駛。是中有萊居豈知。心要清閑手長袖。片言輕發潛禍機。駟馬雞追馬用致。州家因旱撥民詞。差官下縣拯民飢。嗟予竊禄愁一飽。破衣短袂肩相隨。君不見流行坎止言所寓。初程且到十里鋪。

至喜鋪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至喜鋪詩。外朝走馬息。陰絶欲無路。驅駭飈萬蹄。勢若敵場趍。崩騰臨空曠。既見此小驛。蕭然一驛傍。爲此數家聚。州城南山下。邑屋隨指顧。行人不勝喜。急鴉始此度。芝然樹然意南北分。來去我解房州印。初試歷陰步。胡爲亦有得。不作罪茶處。鄉心建從水。歸夢良風驚。殘年歸來兮。他日遂初賦。是從日已勞。端復酬夙素。臨風搔白首。一笑餉徒御。

八疊鋪

陳造江湖長翁集過八疊鋪間宿詩。平野俄空闊。蓬山且有無。斜陽對打風。驛樹忍啼烏。老去猶羈旅。生平頗壯圖。田翁說豐歲。不擬話爲儒。

高岡鋪

宋楊誠齋江西集初入筠州界高岡鋪詩。千尺霜松夾道周。岡初涼傘至今留。筠州舊是朝天路。六十年來行信州。路人說夾道松爲涼傘樹。

水車鋪

楊誠齋南海集過水車鋪詩。盡日塗中斷客行。兩邊山色到雲青。溪光搖碎黃金日。波面跳成白玉星。 橋裏看書得晝眠。夢中驚浪撼漁船。覺來書被風吹亂。忘卻前篇與後篇。

桂源鋪

楊誠齋南海集題桂源鋪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村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萬安鋪

楊誠齋南海集宿萬安鋪詩。來朝遥入鰐魚鄉。未到潮陽到揭陽。休說春風歸路遠。只今去路不勝長。

黃洲鋪

楊誠齋江湖集晚過黃洲鋪二絶。數峯殘日紫將銷。一片新秋綠未交。道是今年春水小。漲痕也到岸花梢。 僕夫已倦路猶賒。腳底殊勞眼底佳。綠錦堆中半圓雪。千楓擁出一桐花。

英石鋪

楊誠齋南海集英石鋪道中。一路石山春更綠。見青也無斤許肉。一峯過了一峯來。病眼將迎看不足。先生盡日行石間。恰如蟻子緣假山。穿雲渡水千萬曲。此身元不離巖巒。莫嫌猶底破茅屋。四方八面森冰玉。孤峯高絶連峯底。圓者如廩尖如錐。蒼然秀色倚不得。春風領入玉東西。英州那得許多石。誤入天公假山國。

長沙鋪

宋姚成一雪坡集題長沙鋪詩。君向長沙驛舍來。驚心此路相遲回。漢廷賈傅曾還否。風撼空山葉欲堆。

義亭鋪

宋任希夷斯庵集題義亭鋪詩。昨侍吾翁一再經。眼中

歷歷短長平五年人事隨陵谷。今夕重來淚雨零。

假面鋪

任希夷斯庵集假面鋪詩。堊朝久變文身俗。四海誰非草面人。此之明為名未改。猶勝酬偶以言真。陳了齋集題假面鋪。今年不及去年秋。十頃曾無半畝收。好雨早隨人意足。那令何地不油油。

木綿鋪

宋劉後村集木綿鋪詩。唐逢人辨行未休。風煙絕不類中州。何須更問明朝路。曉出南門極目愁。

煙竹鋪

劉後村集煙竹鋪詩。野迥村疏起暮炊。偶逢廢驛卸征鞍。主人家比漁舟小。棠子房如鶴栖寬。蹤與鼠邊眠未穩。風從壁入避尤難。似聞南去加蕭索。一夜擁衣坐不寐。

東興鋪

宋趙像可青山集東興鋪詩二首。一老人無訣與唐嘆夢集洞逐路竟達。二十三年崇勝寺對牀今夜是江西。老老堂前寺酒杯。鄉人曹莫錦衣回。那知此日還鄉處。一龍髯軒長老來。

曹坑鋪

李公明集題曹坑鋪詩。明星落深水。晚電起孤雲。去去風前樹。遠遠竹外村。山回休車騾。岸落山盧根。晚月照人孫。今宵清夢死。

菁筆鋪

居老並集菁筆鋪詩。霜寒秋孤睪未河。光生此意重雅跑殘今。鄰下病兒女。瞑汗驚惶欲殺河。

歷坪鋪

宋吳顧金谿集出歷坪鋪詩。從來年少怯春寒。老大那堪行路難。已去郵亭重下馬。少須朝日暖征鞍。

合塘鋪

易士達詩夜宿合塘鋪借歷間櫺。對床風雨話辛酸。客牀悽涼寐不安。最信在家貧亦樂。征衫鹿得帶圍寬。瀟瀟吟雨送昏黃。倚竹吟風到客窗。短夢欲成腸已斷。明朝一嶺即行江。

杉木鋪

邵陽志曉發杉木鋪詩。古澤春光淡高林露未清。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客子凋雙鬢。田家自一生。有詩還應記。無酒卻思傾。野鴨飛無數。桃花滿枝。竹與鳴細雨。山家有新詩。

詩口鋪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題詩口鋪詩。一水曳修帶。千山羅峻屏。客悵今古淚。人世短長亭。歲月身將老。功名夢未醒。長鄉依遠火。歸思滿巖扃。

鄭山鋪

黃公度知稼翁集鄭山鋪用貴之韻。一溪清淺抱山根。山霧溪煙白晝昏。貴郭可能無五斗。有與何事走空村。李公明集宿鄭山鋪詩。行役苦行役異涼感柔何。自從多事倦應俵一身多。草店張燈宿石橋。未月過。寄語悲我計。回首一煙蓑。

崎灘鋪

黃琢詩題崎灘鋪壁。暖日溪龐霞林猶噪晚鴉。避人何事喜頃刻是山家。黃頵詩題崎灘鋪壁。雨過長空雲出溪。稻前剩水綠初齊。山花也解憐行客。旋放幾英概馬蹄。

滑石鋪

張孝祥于湖居士集皇逝滑石鋪六言和去年韻世事風煙雨過。此身遇坎乘流。折腰不為五斗。轍環或徧九州。滑石鋪碧玉泉詩。百折崎嶇嶺頭路。一派清伏石間流。須君淨洗南來眼。此去山川勝北州。皇經滑石鋪為愛碧泉鳴。梵音菅花溢穢塵。桂月明喬林。通夜氣寒竹動秋聲。裏裏清涼地。悠然一振纓。

破石鋪

宋李濤軒集題破石鋪詩。往返數百里。上下衆重山。僕僕利名客不知行路難。

長灘鋪

李濤軒集題長灘鋪詩 一丘一壑吾吳休。真是真非是有無。月篙煙簑扶正好惡須歸釣渚溪魚。

杉嶺鋪

李濤軒集自臨川還題杉嶺鋪。自東徂西三百里還問入浙未月期。人生奔走邊如許。世路險艱當自知。造化豕移真戲劇。貴富時來則為之。盱盱雅雅亦何益。磊磊落落終大奇。

前崗鋪

宋楊廷卿客亭類藁宿前崗鋪。老去心猶壯。天邊歲欲除。喜行新過路。如讀未看書。溪水縈回淨。人家遠近居。梅花正愁絕。薄暮雨踈踈。

畫眉鋪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畫眉鋪詩。湘楚窮愁地。何名得畫眉。不因啼鳥見。應記翦燈詩。遂客傷憔悴。征人困別離。風流京兆尹。寧復此飛馳。

里田鋪

宋李莊簡公集離萍鄉曉宿里田鋪。曉出萍鄉動越吟。清溪無底亂山深。頹垣破屋郵亭古。兩壁聊題去住心。

古圳鋪

宋趙善括應齋雜著題古圳鋪。去郭十五里。依山三兩家。剪茅成棟宇。沽酒是生涯。雨過鳩休婦。日斜蜂趁衙。親聞今咫尺。停夢看燈花。

北城馬鋪

宋王初寮先生集題北城馬鋪。始欲愁生愁未涯。清風白月客辭家。北城下馬無腸斷。淚墨斜斜塗曉雅。

石灰鋪

桂林郡志題興安縣石灰鋪壁。馬渡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岸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林下是吾家。

王村鋪

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伏日還府題王村鋪。大候猶騎伏。金行已立秋。涼難來儵儵。熱好罷休休。歲月隨徵蓋。塵埃老置郵。年年本無熟。吾道得無憂。

杜源鋪

漫游集杜源鋪涼風大樹清溪崖粉壁郵亭四五家。亭丈白頭粗識字。有出不羨飯金香。

杭慈鋪

元任松鄉集杭慈鋪詩。客影遲遲遠。山遠厭厭高。半花樸近驛。禰禰護危橋。問路時寬意。持盃欲慰勞。金華一溪外。何地抗清實。

平泉鋪

宋李復潏水集過平泉鋪。去家十

日九有雨。林間烏鵲猶迎婦。村店孤燈晝閉門。擊馬臨河自炊米。黍煙重不快霧。蘇稿如沙聊把筯。作盤急起卸關程。賈客更望山巔戍。

王官鋪 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中春至王官鋪壁間讀時可詩戲次其韻云。薄領堆中不舉頭。坐令雙鬢欲驚秋。蒼生未必須安石。自爲青衫作滯留。已而時可見之。復次韻解嘲。冬十二月復過其丁里次前韻。微官相縛共低頭。兩見燕南塞草秋。說向蒼生應大笑。爲誰奔走爲誰留。

張家鋪 中州元氣王庭筠題張家鋪詩。秋沙白草幾家村。一徑青山際塞垣。目送歸鴻天不盡。淡雲新月又黃昏。

麻棘鋪 金王寂拙軒集過麻棘鋪。不覺欣然作有兩歸之興。馬上戲成一詩。他時當以麻棘卻爲春錯歡喜鋪。路入遼西馬欲飛。山川村落尚依稀。行人報莫錯歡喜。此度西來未是歸。

石岐鋪 元劉將孫養吾集宿石岐鋪。曾此借同宿歸默影自憐。歲年愁種耗。熟素悵閑鶴。旅店多相識。山溪漸不遠。村酤聊瀲口。明日是江西。

平正縣鋪 元王惲秋澗集題平正縣鋪後壁。登壟崚嶺上青山。雨度南來燕鋪閣。叉手老兵爭數語。吹回觜贊又加驚。

茶鹽鋪 元吳萊集詩過茶鹽鋪。

永路自迢迢。嘉苗方濯濯。脩條夏霜鬱。炎景晝蒸爍。遂游俁道喝。離亂傷飄泊。停車青楓林。沽酒蒻歸籜。挂冠花氣馥。拂石松針落。茅屋山犬吠。前驛路歸邈。田家有新釀。相與共斟酌。草居懷所親。惻惻念離索。

岡子鋪 元虞文靖公集過岡子鋪。孤臣日暮亂山頭。慘慘烟嵐供客愁。清歎數聲風浩蕩。側身東北望神州。

華亦鋪 雲南志嵩盟州和勝鄉領村名。

芙蓉鋪 元一統志在播州安撫司。按元和郡志。唐播州有此鋪。在芙蓉山上。見即此地是也。

沙甲橋鋪 雲南志在德昌府威龍州。皆鄉鎮名。

曳羅狗鋪 雲南志在建昌府禮州。皆鄉鎮名。

盧馬鋪 雲南志在建昌府禮州。皆鄉鎮名。

昌樓鋪 雲南志在會川府永昌州。皆鄉鎮名。

巡鋪 事物紀原。宋會要曰。雍熙二年正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初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喬希顏等始爲巡試鋪。又天聖二年正月。始有巡鋪官。孔延實自此巡鋪遂爲定例也。臨安志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十有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衙及

本府兵各居其半。

火鋪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隱帝乾祐元年。郭威討河中。李守貞至河中。諸將請急攻城。威曰。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

水鋪 延平志水鋪在僉廳之前。本州與山寧地。民多棲居。廠庫恐高。慮連接一遭回祿。撲滅良艱。紹興戊寅秋。創造防虞器具。撞撞畢備。置之水鋪。月差禁軍者。管轄兵官一員點檢。隨時脩葺。以爲不測之防。今司呈潛火器具者。即水鋪之制也。

遞水鋪 太平廣記。李德裕在中書。嘗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有僧人白德裕曰。相公在此。昆蟲遂性。水遞一事。得非日月之薄蝕乎。今德裕取京都昊天觀前井水。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

擺狗鋪 泣蘄錄辛巳二月二十二日夜。金賊約有千餘寨。每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擺狗鋪其聲如狗吠。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

分營鋪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顏慶復始教蜀人植鹿角分營鋪。注。新木爲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分人備之。鋪者。是分土寨屯宿之營。以居士卒。城上亦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備之。

弓子鋪 宋史列傳。瑞拱中。宋琪上奏平燕薊十策。有云。契丹王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壍柵之備。

罷更鋪 自警編。初蜀新亂。張尚書詠公守蜀。舊制。廂列更鋪凡數百所。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皇城宿鋪 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甲子。詔皇城宿鋪人輒敢擅離地分。及不報所部人單獨往來。故意招呼拋擲物色與城下人者。徒二年。並下繩索者加一等。部轄人不知情者減犯人二等。知者與犯人同。情實誤者奏裁。

烽臺堡鋪 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秋七月癸丑。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馬巡邏所至之處畫圖進呈。大約巡邏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清平關巡邏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折薑會接通原及百一、二里。至版井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而已。

守坐臺鋪 宋李復潏水集守坐臺鋪奏議。臣昨見沿邊守坐烽臺口鋪。最是重難。前來本地分城寨分擘守坐之人。不限戍兵蕃兵。一例輪差。東來戍兵不能辛苦。多

是不着塗鋪。番兵又難以盡依官軍舉使。此分官雖時或點檢。終不整齊。若有緩急。切恐誤事。欲乞沿邊烽臺只差土兵與側近弓箭手。其口鋪如土兵弓箭手人數不足。方許兼差番兵。亦不得只差番兵。如此則烽燧巡防不致誤事。

巡探街鋪

唐會要 貞觀十年十二月。馬周奏諸街置鼕鼕傳呼。神龍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諸街鋪並令左右金吾中郎將自巡。仍各加果毅兩人助巡探。

書鋪

朝野僉載 兖州士子預試并仕宦到部參賀應干節次文書並有書鋪承幹。如學子之錢者自請舉至及第一併酬勞書鋪者。

米鋪

吳自牧夢粱錄 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然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其米有數等。如早米晚米新破礱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紅蓮子黃芒上稈杭米糯米箭子米黃籼米蒸米紅米黃米陳米。且言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於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杭城常願米船紛紛而來。早夜不絕可也。且又袋自有賃戶。肩馱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更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無爭差。然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元順帝紀 至元三年春正月戊申。大都南北兩城設賑糶米鋪二十處。元月丙寅。大都南北兩城。添設糶米鋪五所。至元四年十二月甲子。大都南城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罷。

藥鋪

東谷所見 藥石爲令。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倍於前。至珍貴金繞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其藥之難得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偽藥而覬療病者。慮益甚。吾輩家何藥且宜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人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鹹。調以滑甘。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三十步。不用開藥鋪。

肉鋪

吳自牧夢粱錄 杭州內外肉鋪不知其數。皆裝飾肉案。動器新麗。每日各鋪懸掛成邊豬。不下十餘邊。如冬年兩節。各鋪日賣數十邊。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顧從便索喚。劇切。且如豬肉名件。或細抹落索兒精鈍刀丁頭肉。條攛精。攛燥子肉。燒肉。煎肝肉。膂肉。盦蔗骨。頭亦有數名件。曰雙條骨三層骨浮筋骨脊齦骨球杖骨蘇骨寸金骨棒子蹄成頭大骨等。肉市上紛紛來買。聽其分付。略無錯悞。至飯前所掛之肉骨已盡矣。蓋人煙稠密食之者衆故也。更待日午。各鋪又市熝熟食頭蹄肝肺四件。雜熝蹄爪肘件。紅白燒肉等。亦有盤街貨賣。更有犯鮓鋪專賣土熟肉。且如犯鮓名件最多。姑言一二。其本鮓者算條影戲鹹鮓是也。鵝鮓松脯界方條線條精豬肉鵝鴨肉鮓寸金鮓魚頭醬三和鮓加鮓桃花鮓骨鮓鰍鮓黃膳紅羊犯大魚鮓鮓臘魚鮓等類。冬間添賣鵝羊鼓蹄子。羊鼓鵝鴨凍魚凍波斯羊鼓等類。壩北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皆成邊及頭蹄等肉。俱係城內外諸麵店分茶店酒店犯鮓店及盤街賣燒肉等人。自三更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中其街坊肉鋪。各自有作坊。屠宰貨賣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開筵延數十處。欲收市腰肚。頃刻並皆辦集。不曾少缺。杭州廣闊可見矣。

鮝鋪

吳自牧夢粱錄 杭州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蓋杭城人嬌細故也。姑以魚鮝言之。此物產於溫台四明等郡。城南渾水閘有團招接客旅。鮝市聚集於此。城內外鮝鋪不下一二百餘家。皆就此上行。各鮝魚名件具載于后。郎君鮝。石首鮝。望春鮝。春皮片。鰳鮝。鰵鮝。鮚鮝。條鮝。帶鮝。短鮝。黃魚鮝。鯗鋪魚鮝。鹹鮝。老鴉魚鮝。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蟉。酒香螺。酒鴨螺。酒螺頭。酒蟶。龜腳。酒鱟子。鮝鮮。醬鹹。鴨鹹。鎖管鹹。小丁頭魚。紫魚。鰻鹹。子鰱子。鮑子。海水團。望湖酒蝦。鹹鯡。鮝紅魚。明脯。鯖乾。比目。蚶。醬鯗。丁香鯗。江鱟鯗。蠟酒。蟶鮓。魚鹹。酒石首。海蜇等。其至微者。鹹蝦兒。魚鮓。鹽鱉鰾。腸等類。鋪中亦兼賣大魚鮓。鱘魚鮓。鯗魚鮓。飯鮓。淮魚。鯗蟹。望鴨子。蘇鴨子。蘇鯗。魚凍。鯗魚凍。魚凍。春天鱉。天魚鰍。天鰻鯗。炒白蝦。又有盤街叫賣。以便小街狹巷主顧。尤爲快便耳。

攤鋪

李濟翁資暇集 錢戲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即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厭也。

星貨鋪

唐語林 有以崖以僦或賃以鬻雜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誤也。

寄附鋪

能改齋漫錄 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唐世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曆中。寄附鋪侯景家。

誧

洪武正韻 普故切。巧爲謀也。又見誧字二韻。楊桓六書統誧毋。誧詳見誧毋詞韻。毛氏韻會。本要官次詞音。韻會定正𣏾切誧同誧毋偏誧。

篆書 誧 六書統

痡 普故切。陸法言廣韻：瘏病。又音步怖。宋重修廣韻又溥故切。丁度集韻：或作痡。瘏釋行均龍龕手鑑：瘏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博故切。楊桓六書統：痡，从疒甫聲。痡，或从布聲。篆書 痡 痡 丞集韻見杜書統溥無切。痡，从古集篆古隸，並說見前。无余見樸韻溥無。

文韻 痡 痡 痡 並六書統。隸書 痡 痡 並六書統。

海。

陠 普故切。丁度集韻：博雅：衺也。楊桓六書統：溥無切。陠，說見模韻溥無。篆書 陠 六書統。

誧 普故切。丁度集韻：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楊桓六書統：溥無切。誧，从言布聲。誧。隸書 誧 六書統。

隸書 誧 六書統。

鯆 普故切。丁度集韻：魚名。楊桓六書統：溥無切。鯆，从魚布聲。鯆。篆書 鯆 六書統。隸書 鯆 六書統。

姊 普故切。丁度集韻：美女。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楊桓六書統：溥無切。姊，从女布聲。姊。篆書 姊 六書統。隸書 姊 六書統。

謚 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音誧。

秿 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鋪。又名予豆也。

㪔 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匹户切。㪔，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七 六暮

簿

主簿 事物紀原：韋昭辯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釋云：簿，普也。普關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事總領之耳。韋書要語：主簿謂主諸簿司，佐理縣務。職司符印，主掌簿書。

御史臺主簿 事物紀原：臺簿。漢有此官，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是也。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隸採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管轄中雜務，公廨廚庫，檢舉令史奴婢，紀綱數官職事，美食則，敢以黃卷書其謫罰。唐職林：憲臺之積雜端，在南曹。主簿在北曹。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八月，御史臺孔目官闕，狀分析：每有大夫中丞奏請雜端主事等官，承前隨所罷任，其主簿未顯是

任狀，伏候勅裁。勅：諸道賓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為正秩，况入選門，並自勅恩，須終考限。未顯宜仍舊官。杜佑通典：宋御史臺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職，兼行推直、恩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元祐三年，改為主簿。紹聖三年，重叙。遂奏復置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已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事文類聚：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法官，各一員，係長貳同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宣和二年，御史臺中請六年復置各一員。續會要：回朝忠又罷。武職各云：周初治唐制，御史臺有推直官，後四輪，以推直兼法官刑之情，而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續宋會要：元豐三年季定，請增置一員，兼檢六案文字。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無檢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職事。詔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從八品。又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元祐元年，大理寺右斷刑，架閣庫等安主簿主管。宋綏廣宋忠集：黃應南御史臺主簿制：勅具官某，御史府設屬，所以維持紀綱，必得端良，乃應器使。以爾學務

真積心存，克誠權在師儒之聯，蔚有搢紳之譽。往任鈞檢，俾能其官。益勵
爾為，以背而長。　李淵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朕惟憲府之屬，中執
法得以自擇，蓋欲其以類舉也。爾學問操履，有聞于時，樸茂詳明，形於薦
牘，俾其往任鈞檢，儻無諱簿書之勞，是為不負所知，亦庶幾紀綱之助。慕
容彥逢摛文堂集　宣義郎陳郊可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憲府肅正
朝綱，肆於簿領之臣，考擇惟賢，以爾材實之美，宜踐厥官，錫茲命書，柱承
無斁。可　汪藻浮溪集　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
領勾稽於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貸而長，毋失官職。周麟之海陵集　沈樞除
御史臺主簿制　國之紀綱，屬在憲府，官無大小，皆欲以應亮有守之士
為之。儲才於茲，其用固有序也。爾以學業之茂，安於守而達於所知，延見
昕朝，首告朕以君子小人之說。夫二者治道之要也，爾能知之，是足以為
臺屬矣。鈎稽之任，其尚勉哉！可　劉行簡苕溪集　左承議郎鄭敎除御史臺
主簿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風憲所在，其屬皆一時異選，簿領鈎稽之職
非他有司比也。爾忘行老成，謹厚通敏，俾居厥次，公論謂宜，尚勉之哉！可
彭止堂集　辯免除臺簿申省狀　紹熙壬子准六月十六日省劄，朝散郎
守侍御史兼侍講臣林大中狀：准御史臺令，諸檢法官、主簿聽長貳不限
資序，承務郎以上充。照得本臺檢法官曹三復近已改除監察御史，尚
闕臺屬一員。所奉玉音，令臣奏辟。臣竊見國子監丞彭某操行堅正，不為
詭隨，遇事通明，不為詰激，堪充臺屬差遣。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伏候
勑旨。六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謹差充御史臺檢法官彭某差充
御史臺主簿，并準小貼子，檢會乾道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今後
除授職事官，並令不俟受告，先次供職者。某照對御史臺奏辟檢法、主簿，
在法雖不限資序，然比年所辟，多是曾任知縣人。某自改官以來，未經作
縣，援之近例，難以充員。兼聞元祐中王巖叟嘗論奏言路數人，所類以察
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某伏見
御史臺見今察院及屬官已多江西人，而某又居江西，雖事出適然，而簿
書之職亦無言責，然不能周知四方之事，恐非朝廷所以廣聰明之意。況
某人品庸下，無所稱取，列屬臺中，最為不稱。欲望特賜敷奏，下御史臺改
辟臺屬，將某別與差遣。伏候指揮。　已辭罷臺簿申省狀　照對某昨於
紹熙三年六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某充御史臺主簿。竊
緣某當來係侍御史林朝請奏辟，今月十八日林朝請已除吏部侍郎，某
自合辭罷。除已申御史臺請假，更不入臺外，欲望特賜敷奏，別與某一等

差遣。伏候指揮。　辭免依舊充臺簿申省狀　右某伏準省劄，以某已辭
罷御史臺主簿職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仍舊供職。某竊
聞成命，僭切淩兢，自攜帚安，敢忘負擔？某聞人臣之事君，進則當守其法，
退則當敬其義，二者失一，不可也。某昨者蒙朝廷差充御史臺屬官，乃以
侍御史林朝請奏辟。林朝請既除吏部侍郎，某合當解罷，恭林朝請近因
論事不行，遂有改除。某忝為臺屬，裨贊無狀，未加屏斥，已荷寬恩，豈可偸
銜，復入憲府？某義亦當辭，法既當罷，義又當辭，冒而居之，貴不皇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唐仲友說齋
集　知信州通文代唐臺簿啓　寒綸改命，使節按刑，五月尚遲，改歎太公
之報；百城未蘇，民須賈父之來。鄭置一傳，搢紳交慶。恭惟某官，氣參剛大，
德依中庸，惟其資深而居安，是以用明而宿壯。淵乎似道，孰測江江之際；
君然奏刀，但見恢恢之地。一自為臺之結綬，薦更熊軾之頒。矯辯是非，
曾何剛吐而柔茹；興利除害，固已丈長而民懷。偶瀆池鼠竊之歷，藩籬輸
犬牙之制，爰肅承綸；持斧之選，往變帶牛佩犢之風。然三接方錫於康侯，
必一言深悟於上意。不辭攬轡，固君子急病而讓夷；如欲折衝，當帷幄
運籌而決勝。衆論如此，僉意必然。某叢兵文衛，令承郡紱，無小無大，爾間
楚令尹之告新；武異武同，當勉審男子之善。孝燕賀方深，於戚溪經書克
樹於楀謙。尚昔炎蒸，諒綏福履，致精調之祝，用迎滋至之休。周益公大
全集　賀臺簿啓　三遷執憲，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誤叨來陪之恩。自
惟機緣之無長，加以簪紱之既老。投閒置散，乃所當然；宣化承流，斯為過
矣。載省叨踰之自，寧無獎借之由。蓋某官學問粹精，風猷醇邃，久儀仕
路，人皆嘆於良難；擢真臺條，上猶嗟於見晚。每推公論，仰助清朝，致茲朽
鈍之餘，亦在
吹噓之數。

太常寺主簿

杜佑通典：太常簿，漢始有之。爾簿之制，太常為
四馬主簿車前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
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唐制二人，掌
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餘寺主簿並同職。宋會要：宋皇祐中，求
祈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
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紹興十二年，太常少卿王賞言：
本寺主簿劉棐強記洽聞，文深理粲，所有討論文字，欲令同共討論。從之。
言行錄：李浩除太常寺簿。輪對，陳無逸之戒，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高

宗感其言脩將挾挩第自檜杞塞言路。士風寖衰，至是公與王十朋馮方查
籥劭憲始相繼有所開陳，時號五賢，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言詩以述
其事，請用職事開朝故為典簿二員正七品。宋張廣東憲集注勑太常寺主
簿制　勑具官某列寺設屬，皆取時才。所在曲臺之職，尤嚴簿正之職，以爾
喬孫序序，早有聲稱，學傳而文，官廉而畏，俾任鈎檢，宜爾優為，往既乃心，以
贊而長。鄭起潛主簿外制　奉議郎行武學博士孫夢觀除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禮樂所自出，有列其制，與聞稽古制作之事，其選清矣。爾
茂才粹德，久橫經于石庠，俾遷曲臺，將覘稽諏之學，豈特簿書云乎哉。豪儁
尊白堂集葉宗魯太常寺主簿制　朕惟禮樂所以粉飾太平，而奉常實典
司之。其間列屬，並號清華。爾文學政事，俱有可觀，簿正之職，蓋朕遴選。今坐
廟堂居風憲，多由此進，出爾身親見之矣。蓋思涵養，以待予之器使。江藻浮
溪集蘇良佑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太常，與聞禮樂之事，非他
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洪平齋集劉用行除太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
某孔子允簿正祭器，實清禮樂之府，簿非冗曹比也。爾以凝重之器，和平之
政，父著聲於湖表，擢寘客臺，禮制樂作，皆參聽之。漢儀雜秦，唐舞因隋，情文
本末，必稽其失而糾其違，毋狃於簿書之末。可高著齋徵近類藁李肺顯大

常寺主簿制　予方以爾雅文偉識，直道明謨，實諸古學，養而資望，曹裴何
時士論浩然歸重。禮樂之司，非爾不足以重此選。簿正祭器，夫子所先，往其
欽哉，毋負所學。衛伐樂先生集通直郎楊繼魚袋王克勤依前官特授太常
寺主簿制　爾繼用知名，被遇烈祖，積冊府之書踰三十年矣。頃又以力學
自奮，名第細翔州縣，既用復狀，然遂得以其餘暇涵養遠業，蓋老其才而后
用耶。朕愛惜人物，振拔淹滯，加收召，俾寘曲臺。簿領雖卑，與聞禮樂之事，
仕進其間，以佚衰倦。可洪適盤洲集倪偁太常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
禮樂所自出，有列其間，則與聞稽古制作之事，它事不可同年而語也。爾強
學好修，久乘多士，俾遷援嗣，益觀所長。蘇峴太常寺主簿制　爾四世祖
精於禮學，作太常因革書百篇，行於世。禮官有討論，資以折衷，而無縣謚
之患。爾不墜家學，進臣稱之，仕簿曲臺，思資其長。許應龍東澗集劉震孫
除太常寺主簿制　奉常禮樂之司，素號清選，而勾稽之職，其事尤簡。然
錄是而登要路者，前後相望也。以爾名臣之裔，博雅清修，學問深造於精
微，議論無擇於對切。容臺簿正，允穆師言，其殊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洪文安公小隱集左奉議郎張堅除太常寺主簿制　爾以輔臣子被服
儒術，益嘗從事御文府矣。奉常之屬，官秩甚清，仕游其間，觀汝遠器，任希

矣新庵集吳國太常主簿制　勑具官某，朕惟奉常簿領之司，實稽古
禮文之事，苟匪素推於達學，未嘗輕畀以是官。爾服在朝行，溫然儒者，稽
跡論職，列屬頃臺，尚益懋於爾脩，庶不辜于予選。孔元忠太常簿制
朕惟奉常禮樂之司，必得博習脩業之彥，充相而長，斯稱其官。爾才懋適
今，志勤汲古，乃者試閑之選，士贊我春官之持衡，惟時從臣丞膺顯薦，擢
自天府之藏，寘于簿正之職，其服異恩，益著顯効。劉後村集黃庶除太常
寺簿制　官實之清者，莫國璧曲臺，而占爾昨教胄子，后夔之任也；今擢
奉常，伯夷之選也。一代稽古禮文之事，皆得與博士議郎共討論之，豈特
簿正祭器而已哉。可　戴良齊除太常寺簿制　國家於稽古禮文之事，
無愧前代，凡有列於頌臺者，皆名流也。爾老於文學，有窮經析理之業，任
於榮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奉常華選，無以易汝，庶獲昔人召棠生制禮之
意。可　趙汝朧除太常寺簿制　士大夫一門之內，珠聯璧合，接武于朝，
自單舉賦繳以來，蓋不多見。爾之伯氏既持文墨議論，為吾近臣矣，汝又
結綬登瀛，惟列既非所以處汝也。進之頌臺，塗轍益清，汝其勉旃增隋庬
和，非惟修衣冠之盛，抑亦為邦家之光。可　孫桂發除太常寺簿兼太子
舍人制　朕於士之懷才抱藝者，惟恐不知之；既知之，惟恐其伏於下僚

而騰上之不速也。爾修於家庭，人無間言；行乎州里，立于本朝，士無異論，
所謂達才成德者。禮官清於學者，備來要於藩邸。朕為官擇人，非為爾擇
官也，爾其懋哉，以對休擢。徐株壁先生集時與授太常寺簿制　勑容
臺簿領之職，所以習祀禮文之殊闕也，非其人豈輕畀哉。爾時與英蔑蜀
籍，蔚有時名，亦既躋故府而陛帝社，周旋于俎豆之間矣。懋簡聲實，晉陟
勾稽，往欽乃司，典聽朕峚。可方澄源島山集通莊常簿劄　某敬以某官
風流文雅，不忝家聲，政事術業，具有宦譜。晉之王謝，本朝之韓呂，不是過
矣。弼儀班行，引而上之，討栽臺閣，謀謨廟朝，固其任也。蕭然里居，一以江
山雲月為家宅，筆硯簡冊為性情，富有其具，而用未盡。柄人物者，豈得無
其責哉。雖然，祿仕相高，一時之榮也；文獻不墜，百世之澤也。家庭講習，里
巷婆娑，所以肖其先而儀其家者，固有出於權勢寵利之外，根茂光華，實
大肇宏，雖欲勿用，其舍諸。某拭目以贈召節之下，至與釣璜叢回亭寺
簿劄　伏以梅黃雨細，京意如秋，恭惟某官王立鶴班，望實益偉，雲衹森
奄，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遁庠屋之標，縮易頻歲，擄車辰斗，每切尊膽。比緣
驅馳煩使，史系役人，轄璞之間，踐到凡格，方自愧負，豈期謙撝下逮，特枉
誨函，捧誦嘉藏，何啻拱璧之獲。仰惟某官學識明博，而見以爽邪，行能高

妙。而足以撫世，朝儀文石，鈞考奉常，雍容乎鍾鼓玉帛之間，討論乎典章制作之事，名流所萃，異周雅禾，臺閣之選，歷往千易，每除歲遷，即在甘泉上雍之列矣。某睞膺無取，謬㸃恩除，司枲近幾，青湶寄重，苞乖本職，未知所以見庶過勤，慶語良仍，愛忘顧居中之助，訂頑之訓，二者正有望於執事，尚冀垂念卑甚。某伏承眷矜，特有寄紵霜飄雲腴之遺，物意俱腆，當暑拜賜，尤爲清絶。下情不任，銘感丞此，屬新任，偬莫究謝言，切祈揆令，向秋居高致爽，前對殊遲，俯契忱頌。台閣大缺，中外從福，吳下尺有亂草，願力爲順遲，蓄導熙蘘。次韻劉寺簿絶句二首　山寺方同祭祀齋，忽驚靈鼓一詩開，從今僅使親餘論，願戒廖門許數來。草樹扶疏書滿齋，夜寒燈火酒尊開，知公善誘兼前輩，不以見聞嗔去來。楊誠齋荆溪集送丁牧仲新除奉常寺簿入朝　念潛龍雪邸臣，龍光玉樹照青春，家藏履舄星辰舊，天借祈常日月新。從此雲霄君穩步，向來鴛鷺我曹鄰。曲臺簿正多廊廟，西府蜒楊是一人。今相容成公，嘗爲奉常簿。許景衡橫塘集寄歆叔寺簿詩　海角紛紜紙簿書，踏來不覺一年餘。自嗟棲棲無休息，獨羨悤悤問起居。前日先生官獨冷，而今主簿意何如。應憐小女猶嬖在，只喜腰間已佩魚。歆叔時爲太常簿，新改服色。

宗正寺主簿

鄭樵通志梁置官也，隋北齊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勅宗正寺卿丞及主簿，擇宗室中才行者補授。事類合璧天禧改元，以衛尉丞趙鼎燕宗正寺簿。元豐正名，初除楊完。建炎三年罷，紹興十年復置。除興元革從王大賓等議，詔宗正併省主簿一員。二年詔宗正寺丞簿並依舊制。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卅知閤，無都丞，自甘升爲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秉樞宇機仲爲宗正簿，因輪對，數爲上言之。宗正地嚴秩清，儒者之職也，稍以序進宗勾稽之任。元祐元年宗正寺言，既許主簿通管寺事，切恐亦合依太常寺國子監例，正通管雜務，其編纂圖書，乞依舊例，丞專修，從之。宋史列傳游師雄，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濾戎刑粤視以爲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介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任希夷斯奄集錢撫宗正簿制　宗正設屬瑤牒，是司不惟秩叙於皇支，蓋俾椅書于大事，若時清選，必屬儒流。爾端厚粟婆，敏明通務，晰衆一同之寂，入躋六院之聯，于茲期年，翕騰美譽，宜加超拔，顯列周行，其益勵於遠猷，以見承於殊遇。　邢恕宗正簿制　維寺簿領之職，式掌勾稽玉牒屬籍之司，實兼修纂，以爾性資敏劭，才術疏通，蟬聯寒威晚之華，休有周行之譽，宜自奉常之屬，與稗大事之書，其服優恩，允圖來効。蘇東坡大全集文居中宗正主簿制　勅奉議郎管勾西京排料院文居中，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于孫，呂衍布列臺省，爲邦家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才行之美，所資若深，見聞之廣，不扶自直，宜進而遠，未稱朕意。其歸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特授依前官試宗正寺主簿。高著齋儆世編蘘趙逵龍宗正寺簿制　司宗設官，非徒掌訓屬族，秩序昭穆而已。白玉之牒，編年紀事，與史並行，其選蓋不輕矣。爾術業博習，賢聞籍然，故府郡庠，皆所周歷，肆膺雅望，簿正宗盟，往服厥官，以須明陟。　朱元龍行宗正寺主簿制　司宗列屬，非特美世譜，識珠也。白玉之牒，實須編摩，匪賢不以選授，爾有內美，重以儒能，典獄以稽經敏，律爲事長，已以學道愛人爲心，留其周行，澹然無營，肆膺今簿，正屬籍，往敬乃事，以稱所蒙。　奉議郎鈐轄行在諸軍糧料院謝方叔特授宗正寺主簿制　西南之秀，是闕坤珍，于用時拔其尤，嘉其直大之養，所鍾也。爾家嗳下，其炳靈載英之尤者乎。視憲騎行，蔚其爲士林之特，載允命爾以勾瑤籍之稱，意有屬焉，將俾助于此焉之兆。許應龍東澗集董槐除宗正簿制　勾稽宗寺，雖事簡職閑，然華途要津，由茲而升者，前後相望也。爾奮身儒級，遇事精明，中外踐更，蔚有休譽，擢陞茲職，益觀爾能，尚克欽承，勉圖報稱。劉麟之海陵集鄭知剛除宗正寺簿制　君子求爲可知而不求於必知，致其知之也。孰察夫已有可知，則焉舉之，鶴雖在陰，而子和必人之知，則夜光之璧，或投晴而人疑，理蓋然也。爾以成德之秀，白首於州縣間，所行所爲，無非可知者，而未嘗求人之必知也。今薦者以聞于朕，特召見而褒進之，序于司宗，列在寺屬，其品高矣。朕將以是爲執椎之階，可。洪文安公小隱集右承奉郎兵曹除宗正寺主簿制　汝以儒雅自命，昔嘗從事于太常矣。司宗簿正，其選甚清，往惟丕欽，無怠於事，彰汝膺。鄱陽集王鋐宗正寺主簿制　勅某爾昔備學官，以憂去位，日月不爽，亦既除喪，爲屬司宗，勾檢稽失，無易乃服，以期于成。可。劉後村集黃應春除宗正寺簿制　麟寺名掌屬籍，實以纂述瑤編爲職，地清天近，非名流不輕授。爾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邵，書所謂耆德，語所謂先進，詩所稱典刑人也，雖博士貳司宗一代大典，皆與討論，爲爾既兼史官學識之長，朕非責俗吏簿書之務。可。　馮夢得除宗正寺簿制　昔人以大幕府爲小朝

廷讀人材之所聚也從昔大臣復習者多矣爾其一焉爾朋頡頏卷懷而
去赴參準綱擇事略而青齊振土清議歸雜矣夫有磨有作撫之才必能
來檢玉泥金之筆朕以瑞編初革付爾筆削特拔文章之用陳林既瑞之
事淺矣尚勉其進者大者可　林瑜除宗正寺簿制　近世學士大夫同
濡以肆進枉已以希福滔滔皆是至於獨立以次去直道以獨獨則吾未
見其人焉爾前在學館書論風書辭命去就之際皆可喜之當世朕既拔
去山邪叢之留落遷徙者以次進推汝久而後至色無慍喜瑤編大典得
以筆削事簡職清其益充養汝之浩然者以俟乎用可以來松溪集賀爲
府判除宗正簿啓　顒翁羣蔡司籍麟宗寺判翔翔正喜分辰後之月元
旗秩序又移近長安之天咫爲照臨不暇鼓舞禮樂光建典刑老成瑤林
瓊樹之人參棠閱貴萊之地步輝間周景素見重於題與宣有王科條大
瀛於荊篤謹采未於當宁簿爰正於司宗晉陟清班咸謂華進金枝時訂
行將秋露刊之詩紅藥階翔進即爲鳳池之風其前雖作雜稿花益州忠
閒成命之致倍激儒衣之春所星來篤遣搖然有賀履之使忠天下臨幸
監大爲幾軒之意歸紳淵淵余日華田陳宗簿啓　某共審恩顧哀承簿
正仙源厥驥足於治中大資關決司麟宗之屬籍方領慕倘步武翔翔萬
紳惜倆某尚稽賛慶遇沐貽簑三復謙㧑一味漸識歉滿未尺姑叙素分
華紳係然駭竟幸甚　回陳宗簿入國門啓　某伏審光奉璽書勻稽瑤
籍條門初入賢路有開屬以朽文無從納謁光家摘繪長廷謨動㝵縻不
哉原亮幸甚　賀胡宗簿啓　伏審錫寵褒是勻文谷籍鎮白玉之牒正
資良史之才涉赤墀之塗行趾光獄之美除音初布與論僉諧某大炙摩
知荊于貲書華緘循達已榮蔭衍之藏慶惆欣殊歎俟門墻之話磨剝淵海
楊長孺謝除宗正寺簿啓涉赤墀之塗大誤微闕於章奏碟白玉之牒瑞令
勻會於簿書何已試而同功遽超遷而席寵語齊如許非本望堪共惟本
朝莫重信史大事書之策昭垂列聖之光明衆美致之君顧命上公而典
領緊編年而叢曰可歸地而經天緋人主之目覩難迂直筆蓋儒生之唯
謹叙安措辯第實録而舉綱將垂鴻而傳後文昭武繡本叢蕃而繇瓜帝
于天孫如衍蘭而墻李文脩譜牒厥有科條爰稽古而建官俾分職而率
屬茲宜妙選孰得濫吹如某者朽然把虛老矣安用纂言記事初乏古人
之三長史治考功武觀休儒之一節倉羲遠逝憂患餘生來帶立朝請衆
而母徒守諸侯之邸悉稽傳命之郵易毫有言審切蹉而無歸當定收
愁西隱忍而無容能類斯溫鶯羽栽拂夙冶善汲黠之慧不然寧蕭

何之哉朋大公至正之門鴻鈞一轉沛越次如常之澤品物咸亨拔之冗
散之中寘彼清高之表金鋪玉戶既宿衛於九霄瓊閣琅函更發揚於千
載懽浮於喜感極而思益伏遇某官志在春秋言合經契開邪陳善使
朝廷之清明以辭爲經歸文章於雅正謂可同於光齋自無愧於詩書
采長膺遇隨後又某款不顧泰簿伏祈本明恩聖
主俯賢諸請獨驥閣之瑞大夫能繼赤歎麟趾之風

光祿寺主簿

事物紀原光祿丞簿皆漢所置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通志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
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宋會要宋元豐官制行置主簿一人政和六年
監察御史王桓言祭祀牲牢之具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太祠以
長貳朔祭及中祠以丞簿監視牢劉禮畢餔
胙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諸司職掌
國朝改爲典簿
二員從七品

衛尉寺主簿

事物紀原衛尉丞簿皆秦漢所置也通志主簿一人漢衛尉爲四爲主簿前卑入秦晉有二人
秦晉宋齊梁陳因之北齊及隋亦有二人唐因之從七品上宋會要李夫參
書百官志元豐元祐官制置一人從八品宋劉攽彭城集宣義郎呂由誠可
衛尉寺主簿制　敕具官某乃父宣力前朝抗節自任猎神杵之至今不
忘朝廷重賢者之世樂育稚以用其長子使丞卿寺無祿畢天朕甚憫
之惟由誠宜爲邑宰能自立者可以承兄之緒復命
以衛尉之屬使天下信吾厚於直臣知所勸勉矣可

太僕寺主簿

事物紀原梁始于太僕置主簿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唐書百官志二人從七品上掌印勾檢
稽失省署抄目新唐書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廄牧畜養卑射駕馭儀仗
龍朔二年改曰馭僕寺保曰大夫有嗄與十一人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
人亭長三人掌固三人宋書百官志元豐改官
制置一人從八品元祐三年詔省諸司職掌
國朝置主簿一員從七品宋蘇頌蘇魏集劉當時太僕主簿告詞　敕具官某
朕敦求爲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寺爲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
倫之譽畢爾仲叔儼然自綱不忘前人茲于命爾僚臣之佐以修閑牧之
職母荒夫朕命以忝乃父可　宣義郎葉勤大僕寺主簿　古者御與射

同以觀其人之材藝故詩人稱太叔善于馨控孔子以謂自
名執御汝為僕臣屬於大長務勍爲職也其亦嘗聞之矣

大理寺主簿

事物紀原大理簿自魏晉以來歷代皆有之吳
疑魏置官晉初置廷尉主簿宋齊梁陳後齊皆
有唐置二人掌印省署抄目勾檢稽失從七品上宋中興會要宋元豐正
名初除二員建炎三年省從廷尉聽獄辨訟凡目見於簿書古今合璧陳
希點為太學博士遷大理寺簿人為之憤然公忻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
情引經法家自以為不及宋張廣東窓集范詢大理寺主簿制　敕具官
某棘寺之屬皆以詳讞為職雖掌治簿書亦惟其人以爾風力敢強有聲
治縣往任鉤檢固優為也洪平齋集　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
朕緬懷先朝碩臣保蜀之勲而厚其報既擢其子又錄其孫爾競爽而譽
叙王又所鍾愛也丞郡東川方騰善聲簿正棘〻趣登華緻三世有曠于
朝榮矣哉任優則學國稱厥家可衛後樂先生集　朝散郎行大社令洪似
持授大理寺簿制　洪儒以簿書獄訟為非本務然廷尉天下之平文牘叢
委鈎稽無法吏並緣為姦民命顧不重耶爾生於名閥才諳有聞縣援嗣
之縣列理官之屬體朕此意思所以稱其職者佇對褒嘉可　承議郎幹

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林拱辰依前官特授行大理寺主簿制　廷尉之獄
民命所繫朕以文法吏與儒者參用厥有深旨爾學識敏茂嘗決兩科事
劇甚優曉暢世務蓋有用之材也列屬棘寺益試爾能其鈎攷稽違參訂
疑誤庶幾助朕哀矜欽恤之意毋曰簿書期會之末而已可　高著齋檄垣
類藁行籍田令宣壁特授行大理寺主簿制　爾父以執政股肱王室爾
食舊德乃能勉紹庭聞修明術業以莊重持身以廉平莅政父倍幕畫以
明習稱朕念爾父用録其世留司帝籍既察所安李寺勾稽式聞鴻漸往
哉其若予采袁蒙齋集　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明謹庶獄
增植國家好生之仁故於列院中參爾敏而近厚俾之簿領李寺如得其
情哀矜勿喜聖門明訓也念之哉　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獄重事也
李寺列屬寄以欽恤之意焉爾明審不苟擢為簿正民命攸繫周官五聽執總
之心聽之也秋毫有累則天君昏而民受其冤矣可不敬歟許應龍東澗
集王瓚除大理寺簿制　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
之素知也明啓刑書以佐其長其誰曰不能以爾學雄文斐聲實合以
儒術而飾吏矣最還贼入覲中辰奏陳剴切勾稽棘寺必能援古誼以決
疑勉修厥官綱有褒擢虞儔尊白堂集陳鑄大理寺簿葉光太府寺簿制

朕惟大理人命所係外府邦財所司簿正其間遴選惟重爾等儒科得
售吏事推優或云州縣之徒勞果致朝廷之推擇今茲並命僉曰咸宜檢
獄訟之稽違謹貨賄之出入斯為稱職其盡乃心元豐懷遇集承務郎劉
克可大理寺主簿制　敕某大理議天下之刑而治中都之獄蓋其簿書
視他寺為劇往祇厥守毋曠毋侵可洪文敏公集右宣義郎大理司直劉
敏求除大理寺主簿制　爾為廷尉屬號通敏吏簿書期會之職以功次
稍遷往惟祇欽毋怠其事　鄭起潛立庵外集朝奉郎特添差通判臨安府
韓集除大理寺主簿制　廷尉天下之平有列其間皆以才選爾踐揚中
外明習吏事往佐而長審克用刑豈特簿書云乎哉王棠齋先生集郭淑
大理寺簿制　具官某理官詳讞凡目見於簿書攷按惟難不輕畀付以
爾敏於臨事治有能稱往參棘路之䜟思盡勾稽之力體予矜恤罔或不
欽　張嶬大理簿制　具官某廷尉天下平事務繁則按牘積典司簿領
尤貴得人以爾詳明全科列屬棘寺既聞評讞之譽必有勾稽之能叙陞
厥官益思自勉任希夷斯庵集任一鶚大理簿制　朕敬于刑故凡廷尉
之屬必選通達之士以佐其長爾畚中儒學克世名門嘗宰邑司推有治
行昨俾司於諫諍亦既聞於藏華美參益休褒陞可復爾其毋忽簿書之

細克謹勾稽之常廸以靖共副予秉拔　鄭杭大理簿制　惟理寺簿領
之職參廷中讞議之平非詳明通達之才不使居是官也爾明敏有聞臨
莅不苟茲膺列之棘屬爾其克從而長使民不冤則予汝嘉嗣有明陟
集維蕃大理簿制　朕方料綏疆場蒐採人材念於周行之間可無准上
之彥惟爾穎出屬志事功比宰邑以著聲亦登冀而有譽俾簿正于廷理
式叙進於朝班益邁爾猷以須于用　曹華元豐類藁李士京韓宗文大理
寺主簿制　敕具官李士京等察治肝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祇選用
無斁厥修可　劉後村集洪穗除大理寺簿制　南渡而後一門父子兄弟
同時鼎貴前則鄱陽洪氏後則天目洪氏爾其家之佳子弟也官業邑家
皆可書擢田綸郎列于李寺曰淑問曰審克爾典聞焉豈特簿正乎哉可
余崇龜集賀大理張寺簿啓　伏審頒寵紘宸勾文棘寺時清事簡何有
簿書之勞地禁職親即承家雲霄之上超升自此伙佇同之異人與俊
遊日伺異遷觀騎扶之快使聿遠亨衢嘆戀豆之樓遲徒深忭聽江湖集
劉成道喜曹東畎遷大理簿詩　九衢多雨後庭下草飛新然擬持平手
來為折獄人印開桐蔭午吟久燭花春却恨無來客分題寄所視孫燭湖
先生集送趙仲禮入朝為大理寺簿詩　決科遄入幕吏秩遂登朝龍化

無塵浪鶴持節凡霄仙凡端有命天壤一何遼顧瞻門庭盛飫膺日月照蘇服慈顏喜綸言寵渥新敬忠當事主顧眷苦思親杭帶來西近郵簡早晚頻宗公天下鎮眉壽保千春　忠孝吾根柢功名古緒餘月雲無染着鏡奩本空虛不必相同異何妨小潤疎遼庵今官適味此意何如

鴻臚寺主簿

事物紀原唐因陳隋之舊有鴻臚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掌印勾檢稽失宋書百官志元祐官品令鴻臚寺主簿從八品　諸司職掌

國朝置主簿一員從九品　宋鄭獬鄖溪集除鴻臚寺主簿誥　勅承務郎鄭膺蒲項以布衣叩閽主文而譎諫深得詩人之言朕聞而嘉之肆命以官而任以列寺之屬往其懋哉毋易而守可特授依前承務郎守鴻臚寺主簿

主簿

司農寺主簿

通志晉太康中始置司農主簿自後無聞梁陳北齊皆有之唐置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署抄目勾檢稽失凡置木契二十應須出納與署合之宋會要治平三年置主簿一員熙寧中新法行詔增一員後置六員仍與丞輪出按察遂等條畫元豐四年罷三員建炎罷紹興復置宋張廣東憲集吳璥司農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大農掌倉庾委積之數簿書所總凡剸關防以爾性資明敏臨事不茍俾任鉤檢人皆謂宜往究乃心以求會計之當鄭起潛立庵外制　朝請大夫行太府寺簿趙汝憑除司農寺簿朝奉郎行司農寺簿薛元除太府寺簿制　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大農司九穀外府掌百貨有位于朝者非吏遠不相通知爾汝憑由外府而大農爾元由大農而外府仍以簿正易地而處所以通和食貨之事也生民之本在斯二者懋哉各展所長以佐而長將觀早通之効嗣有明陟翟忠惠先生集石思除司農簿制　養才待用有備無患肆數求于服勞罔不濟嘉我良士爾服乃職允也于茲朕不汝遺　袁蒙齋集除司農寺簿制　勅具官儒者耻言理財食貨載在洪範儒者事也而可耻乎爾智識通明諳練庶務簿正農扈乃以才選其專精恪勤早民裕國是為稱職高蒼齋徽垣類藁林光懋司農寺簿制　扈農乃庫庾氏長子孫之地有司非師屬以共圖之何以洗緣絕簿書之弊爾材猷精贍敏事通方所至咸有績譽潛華列院莫展所長乃從司均俾而簿正爾其以勾檢稽失為事往欽厥官　朝請大夫趙希蔵特授行司農寺主簿制　扈農乃庚氏長子孫之地吏緣絕簿書以為姦利非得廉明通練者勾檢稽失為弊何能革爾材猷蕃茂振振乎麟宗之英閑歷日久居官咸有可紀肆膺命爾以簿正其使稽臣得以自助爲往盡乃心庶其無曠許應龍東澗集李遇爲易司農寺簿　錢穀之任號為劇煩必得通才始堪速任以爾文學政事咸精其能樵務提綱課類增羨晉升列院爲究所長外府大農蒋司簿正益無施而不可致未久而復還柱既乃心以需異擢劉後村集黃伯玭除司農寺簿制　朕惟嘉定初元淳考總攬一時名臣多出親擢爾考於是時為諫官為柱史言論風旨聞於天下朕不及識追悚其賢爾傳受於父兄講貫於師友者詳矣由列院而貳大農以才選非直以家世也維孝子顯揚固不止此然有司出納其可忽諸益殫賢勞允紹先訓可　謝埜除司農寺簿制　以門閥取人其來遠矣爾規庭凶孫檄塗近屬其爲京兆少尹蓋以材選擢置農扈等而上之其進未已可　太府寺丞游汶兩易司農寺簿制　江左賢相稱王謝然爲衣子弟有佩紫羅囊者有柱笏看山不省爲曹者爾清獻聞孫好脩克守於家法隸事不流乎清談扈農方以乏絕為憂往勤乃職朕方觀爾之才爲可　徐棪璧集韓補授宗正寺簿與陋授司農寺簿制　勅具官韓補等國朝序宗派別親疏凡修纂圖籍其列有五所掌必惟其人農扈重事也倉廩委積之政令所以會計出納其責尤不輕爾補蘂弟清修淑問荼史亦既主書九數矣丞進之以數譜牒爲爾與陋嬰善不群居官可紀亦既貳左馮之最矣蓋陟班列而姪爾能各往勾稽尚悉乃力勉稱朕意嗣有寵榮可　蘇頌滄集李潜除司農簿告詞　勅朕惟英邸舊臣滄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皆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尚體予至意允祇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蔡戡潤海陳謹賀黃寺簿啓　伏審明陟時髦升貲農寺欽惟遠於簿正階華首於禁嚴除命初腦與情允愜某託芘滋久賀慶愈深至為鈍吶之辭少寓祈愉之意嗣趣崇仞庶列下識　韓仲潤集許巽除司農寺謝宰執啓　克貢列院大荷蚑收稽簿大農又叅鈞播之左右游揚之助類始終成就之恩退省膚虛惟深感戢伏念某詩書末技州縣凡材奔走塵埃有年于此況遷簿領乃分之宜偶脫身辛剗而來遂接武清班之末生成大夫非稱荒然惟達營數百之師畫卿補盈尺之紙會計當而已不知歲月之推移行屢命也默於問功名之進速謂在銖之金豈應自躍而轅羅之木無事先容死自知之甚明惟己量之所稱敢望諸公於臺省之上但求一塵於江海之間請言進布於腹心武思上干於欽鈌敦朝洪造俾贊司均何以報人知不聞於心計使之

塗賊。惡無補於司存，自視歉然，何以得此。並直共過某官佐王順孝冠代宗臣，嚴嚴當國之山，驗雄五嶽，堂堂漢朝之相，名動四夷。既立邦家大平之基，尤急寬庭賦貪之士，權衡平施，爐冶兼收，閒諸同寮，暦聆納涛之念，伻茲列屬，遂埽播物之公。某敢不益厲操修，服勤事任，雖文書或至几閒，敢忽勾稽，使錢穀不至穎寬，庶幾非積。劉漫塘集 回司農寺簿啓 夏令將中，庭薰入奏，恭惟某官，旅承浼渥，入佐大農，望實益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違遠十有九年，雖天上星辰有目咸仰，而蓬萊弱水之隔，欲修謝篤誠，厥路無由，邪雲懶然，思墜塵凡，剝封莊誦，歷衛其何可言。且審妙簡上心，筆新除目，允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略，皆將舉而措之事業，其泉卿為天下賀，豈特收舊之情而已。某頃歲墮在牢盆之役，忽於自脫，乃解而歸，從切望審之命，以狀疾浸淫，而目可憎，若天實為之，故尺不敢前自效，漁樵，庚寒百念，大明當天，群龍作輔，不忍一夫不獲，有如某者，亦為狀狀，斷今丹青，病駒易秣，物之無知，猶將動色，某獨人也，寧不知幾，寺舞次送之，為開導之光，勸勉之動，既鏡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復，物之無情，猶將不已，予行，某獨人何寧不知勉，但衰疾日深，形容變改，知之者歷瓶善，氣血早衰，年甫六十，而頭童目暗，耳戰心忪，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亦不能有補於明時，已具情實，控告公朝，螻蟻之情，恐不能自達，更望始終矜念，為明述疾狀於諸鉅，閒使得轉而上聞，尤為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消夏隔，際會無階，臨紙惘惘，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閒實曠，同此襟期，那能效兒女語。更勉本志，惟頓首上為世道壽重之祝。 回荊門守張寺簿啓 春序平分，景物明媚，恭惟致成，楚甸望鍾漢朔，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去歲此時，特勤迂道，賜以臨存，衰疾之人，久與流俗爭席，脫幘露頂，不復顧藉，閒賢者之來，強整冠巾，修賓主禮，蔬饌蓋所不足計，而情棄敝於周鼎之前，鉛允至於黃鍾之側，今猶自恠也。道中回使，更勤書鵝，好風送帆，吳楚爰隔，一箋莫寄，仰止徒勤，鶴唳前，家僮出視，有闖門而至者，則來使也。昇緘交書，三復展誦，知開府以來，令嚴而體寬，事謹，政和而年穀順成，賓吾之樞，不知手足之鼓舞，嘻，見圖經，長林一縣主客戶一十三萬八千口，二十九萬，皆有奇，至慶元四年，主客戶僅餘一萬六百口三萬五百，不知何乃衰耗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便道，國應斷邪，不然恐地利有遺，試思之，當隆興戶口，亦猶今中，多來流徙者，必寺全章已誅，其妻迸去，則獨有可疑，二題取山陽獨木奏捷，自昔盜賊初起，必乘饑為大害，而後乃可憂，而謀國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勝有輕敵之心，奈何

王頗叔初至邵武，經始郡事，為寄居來寺丞者所閒，與漕倉帥憲朱君既遇，建昌漕倉方覺其非，而江東趙監軍者又從而閒之，雖化地力相主盟來知覺，能見吾要之頗叔，此行終又為量曾來君高懸遠引之，為待也，罪能又構劉師此，見康謹有餘，臨事尚又雖被不無，稍教誨扶持之力，轉監丞來鄉郡，蠲縣為民所以明辨於兩條保障之間，甚至方羽書交馳，大使復移司於此，征傜雜出，軍期文字，用函鄉落，供億不前，徹旗使君則卷無居人矣，但御史稍寬，待頑民與善良不異，恐致大則玩，因書望有以警之，某多病之人，氣血固應衰，衰而年來特甚，未知猶及見衰衣之歸否，寵既遅暮，當染棄作移用，以送者尚有餘，敬附餅，覬來年腸腸玲服此以扶老，恐累移卻，尚可覈藏，未用可發，數千里外一笑，台春恭惟，均燕譽，社山澤必非要從所及，不敢以精某物，援以寄意，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惟學自珍愛。詩海繪章 劉景文司農王主簿敬仲詩 白首念朋好，莫如先大夫，從容名理接，悅悅元主殊，紫漢持鵬翼，丹山識鳳雛，南杜專蓋，論舊涕漣洟。

率更寺主簿

杜祐通典：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又有之。唐書百官志：唐置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印，及勾稽，凡宗敘不序，禮儀不節，音律不諧，漏刻不審，刑名不法，皆舉而正之，決囚，則與丞同蒞。

家令寺主簿

文獻通考：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此，隋亦然，唐因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印，并及勾舉，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倉官與倉司藏三署之官屬，凡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輅車與威儀，凡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為獻主，及掌印勾檢稽失。宋方秋崖集與家令寺簿啓 伏審泥香濃墨雲，龍恭鄉天曉，此邦脫衆祖之愁，嘆民曰吾父復千騎以催迎，忽然揚轉善善，析危共惟某官學到考亭之妙，家近武夷之佩，作賦摩空，如驅龍蛇而持虎豹，論事氣蓋世，直騎麒麟而翳鳳凰，惟多才簡在於寢扆，無一物不勤於行李，曉評鼎湖之弓，劍亟御孫光於忠勝，欲洗天河之甲兵，還聞鐵騎於漢水，過皇華之臨遣，忽綠底之飛來，謂高沙驚一年之羅，漢凡五塞實十年之生聚，徒得君重往，諸帥啓力行，顧何如身卒先乎既亂易治也，予摩撫之，書觀政成，丕承詔可，某淵澄一別，天地再秋，猪東指，細口以出，征已乘破竹之勢，彥之得河南而不守，空悵離恭之悲，思昔論心，至今挹脫，有知我者嘉幸會於同寅，捨其誰哉，恐除

閑客我登朝我車日逍南湖橋訪君論詩發幽秘開君索酒洗君憂誰君
君賦音天子武皇夜與相如起明朝車馬滿街來從此相望隔湖水欲往
從君兄似鸞鳥嘶風不能前時憑欄杖頭夢往青頻娘池上逢詩豈
掃地心如大酒債無錢廿首來踈梅門巷過春風翻禪圃林空夏日半竿
不來此悲涼無計挽君歸野猶不如我自斟章欲卻為閑客來君饒飲竭
君家酒千斛吟盡君家紙千軸醉中秋上木蘭舟秋滿月明秋水碧　次
韻李校書賀張部門除寺簿詩　聯斐陶元亮生借庚子山直中令兄兀
鏡裏昔班班顧子飛騰速客子浩蕩隨他時江海上異達尺書慳詳論涉
濟集次韻畸徐居厚寺簿詩　度江兄三句飛雲為誰妍國山行平從憂
國且顧年春言靈篇發錦繡遂高車翩陽很亂劫藏勝六叔自貫關除不悉
下竣事即墜前山林亦偏衣禪灑紛素毫似與孫臣談同作咏貝編豈無
訪藏舟拘文不容牽威君相料理語妙嗟流從來何補天子袖此儷湖境
不受鄙僧恭頻公孟夢煎條抄咲雪肌嵷史噲詩有同時天下名一日方
九遷君不策高足餘子頃俟報　畸再用韻　正士如正色耻與俗競妍
老成信遅鈍阿姿曾少年斯人寄閑地守宙豈替斯尚未馳天壤誰者相
愿賢我欲從之游每恨不得前茲行本尸祝代庖誤言處高軒既枉過妙

語亦盈編交施不知報力疾可復牽風雪久為虐江湖長蛟涎天豈閉男
兒地關東南堠惟有欲潔姿不受寒暑煎剋子加餐飯行行且佇肩時裁
有通塞道豈隨變遷願將釣竿手一為公執緩王十朋梅溪集李德遠寺
簿赦言歸退令之古人也求嘉王集賦詩以為其行　吳山蒼蒼煙靄積
皇都日日春風生利途捷徑走輪轂古道荊棘惟君行吳江洪濤拍天湧
萬檣千帆日相踵六鷁入釣猶不歸急流知退惟君勇鮮訓勝事今臨川
錦袍風月追謫仙芋魁豆飯香亦有脫屣有媿君翩然我輩情鍾情離索
為國惜賢情更急江頭送別春尚寒回首寘鴻已冥冥徐衞仲西窻集慶
周景仁遷寺簿詩　焦枯平日賴吹噓移坐當頭念老夫歌徹雅詞三嘆
綵揮除俗韻一星無闕行自足慮超驟屬更何時定改圖直自焚鄉風雨
足一犂春曉要人扶胡銓澹菴集臨平道中用坡老雪中長韻答劉寺簿
詩　從來無道為充飢鼎鼐樓儲試宜知異為三老凍且餒不以仁政動
盧吹澹菴野人錯料事苦吟對雪空撚髭蘇仙浸解賦晚浩糯子亦洗歌
喉瀆兩翁句法豈不好紙尖賦語書安足光土思寒蹋雪列蕃侯步步如
爰搽憂民未戒斛賦更扶續撫鈐音思為新水長我登郊烏令我現味終
朝持青同伙盛煤金帳不說莊生姑射肌平生浮雲既御相往往羞談蔡

兒兒尚未編研國朝事典刑一一標明時側聞玉音猶在耳記錄姓名標
厥惟遄歸承明定不日啓沃要須規箴姿莫將篇什詡雪虐好吐忠嘉濤
俗滿致君宜許兄相援活國未憖磨牢牌嗟予三黜從此逝已覺別袖風
披披病舟卻憶劉溪老夢寐早逐心旌馳古風未秘此囊錦思語勿咲音
書危行行自愛保明哲出出賢業追規
隨況復君家有故事元城先生劉器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七

簿

司天監主簿

事物紀原 秦為太史令唐改司天監始置主簿 宋史 職官志宋置一人掌察天文祥異鍾鼓漏刻寫造曆書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畫日諸司職掌

國朝改為欽天監置主簿一員正八品　回回監一員正八品在者

宋宋元憲公集 司天監丞秉慶祥可降授司天監主簿制　勑具官秉慶祥隸業俟臺參榮官簿國當夙夜審察躔離。觚經肆以上書且稽測而建實。遊其說辯。令正嚴科聊從降秩之文。尚聯視夜之職。毋思勤術以荷矜恩可洗　文通西溪集 司天監靈臺郎史繼莊等可並司天監主簿制　勑具等昔先王建大中以當天下。覩天文以察時變。故有日官以底日禮也。令爾等職太史者十年于茲亦已勤矣。其各增秩一等。往序厥職。夙夜精思。毋昏迷于天象。以干邦法。可　王魏公集 司天監靈臺郎王利賓藉于吉可並特授守司天監主簿制　具官某治歷明時。改之先務。稽求爾學。應格當遷往服恩章。念其思懋。可。

太府監主簿

事物紀原 周禮太府上士即丞職也。下士即簿職也。通書 自漢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書 百官志。唐置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省署抄目。勾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判少府監事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判將作監事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判苑總監事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用雌皆大府。宋志元豐置二人。建炎罷。紹興復置。宋張賁東隱集 曾恬太府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司府實財用出納之地。吏多並緣恐其稽之害已。惟時簿正可不擇人。以爾儒雅自將。緯有家法。往任鈎檢。其尉關防。毋為朱墨之徒。勞要使公私之有欽。　林文仲太府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外府之屬。以出納為職。雖掌治簿書。亦惟其人。以爾能敏強。臨事不苟。往任鈎檢。其綏乃心　李文中太府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外府號稱繁劇。凡邦用之出納貨財之懋遷。咸為其為簿書。求夫典領之官。可求其人哉。以爾臨事明敏。見稱詳練。往祇厥次。益究乃心。檢視吏姦。使得去其害。已者。則爾責塞矣。鄭起潜立齋外制　朝散大夫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趙希恆除太府寺簿制　外府掌貢賦之貳。有列其間。皆以才選。爾以宗英。明習吏事。往佐而長。稽其出納。豈特簿書云乎哉。高肴齋徽垣類藁 本直大夫監三省樞密院門兼提轄封樁上庫高總特授行太府寺主簿制　司府受藏之府。必得通練者司檢稽失焉。則吏不得以緣絕為姦利。爾祖以樸學名家。爾嘗襲穗祖訓。歷官以稱職聞。懷章入覲。用留行以掌門鍵。未展爾能也。簿正外府使而以耆壽。役在厥服。亦于爾修。　朝散郎料院潘杞特授行太府寺主簿制　外府乃庫民長子孫之地。有司非即爵以共國之何以洗緣簿書之弊。爾以材明趾美。進士課勞人之績。凡十有五載。挈提民庸。來游王所尤司稟稍。姑啓鴻儀。簿正司均。毋謂序遷。往其敬共以須朕用　朝請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蓋簿特授太府寺主簿制　司府為受藏之會。庫民長于孫其間非率屬以共國之。則稽失誰其檢核。簿書得無緣絕者乎爾材姿為學瀆以驪通。出入中外。有年于茲。嘗使而典國帑之儲。司賦之鍵。無非出納。咸能自靖。以修職業。肆膺式序。進勾府稽。往哉。其敬乃事。鄉仲之行大府寺簿制　爾材姿傑特。習軍戎萬里情。伏節虜庭。善諭使指。出佐精濫。入司均稍。未足以盡材也。外府勾稽。膺貽春獎。兵閒行李。胥汝往求。毋謂獨賢。勉圖稱塞。劉攽彭城集 太府寺主簿轄宗本可大理寺主簿為傳慶可太府寺主簿制　勑太府謹出納之總。廷尉主決獻之冀為職不同。程材亦異。然精心恪居者亦何處而不宜。惟宗本以親嫌引避與傳慶易地而處。其各勤慎職業。以就功緒。可。洪适盤洲集 馬希言太府寺主簿制　有列于朝者皆縉紳之選。況九寺之屬乎。爾總領工巧勞於辦職。司府勾稽。肆以命汝。往欽而長。益勤其官　劉大辯太府寺主簿制　朕比下有官之令。雖中都亦去冗員。故九卿之屬。丞簿不並置。惟司府兩丞亦得以簿代之。蓋職掌文書之繁。欲人而後舉也。爾以儒術決科。好談古今治亂事。勾稽之任。姑試爾才。益提所長。以若予永。采堂齋集 王極除太府寺簿制　勑具官朕念不泄邇。不忘遠之訓。蜀士凡有所長。搜羅惟恐後。別為聲著聞者乎。爾生有異質。蚤擢巍科。不自矜夸。益加培養。通達古今。曉暢事宜。非碌碌常才比。簿正外府。用由此階。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予以遠到期汝。欽哉。勿予負。王東牟先生集 余貴興太府寺主簿制　具官某食貨出納。各在外府。簿書勾稽。務於得人。以爾才資甚高。事任猶著。以字民則有豈弟之譽。以守藏則有強明之稱。肆擇通勞。往踐厥次。宜精詳於凡目。以圖報於息休。劉後村集 元哲除太府寺簿制

今辭事務稱人物衆少常有臨事之使之歎厭所為無狀而至萬之爾承
充人之端在才子之用使之端手相關老歲月於長史司馬可惜也簿正
外府駸駸傳勝並自塵膺以需器使可　翁官除太府寺簿制　論於前
而仲於後非其身而在其孫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惟爾王又以務遠
外官而抗御史臧忠左宦而死士論冤之嘉定更化詔雪前誣澤是于爾
所歷之官勇於趨事苟利於國知無不為乃令簿正外府駸駸華除矣爾
其勤乘職猶為善詩不云乎毋忝爾祖可　李洪芸庵類藁送滕彥通除大
府寺簿歸吳門需次　論文元度棖樞是木路為寮喜典刑桃李春風同
邑驛擲芳夜雪至寒廳覺從簿領陪卿月行趕廟巻應列星臨到建思五
湖樂望中林屋已青青　曾丰樽齋集呈太府曹寺簿詩　吾宗昌大是蘭
溪況在蘭溪最白眉開尺鴻行初養望萊麒麟閣少頃時中原自
古須歸正上策從今要出奇公目可為蕭相國求如韓信即今推

國子監主簿

事物紀原北齊初置國子主簿隋一人唐因之
從七品下掌印勾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
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
宋會要宋置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掌文簿或勾考其出入為元豐
元年詔省主簿三年罷書庫官復置主簿兼都事　墓郭忠恕太宗聞其名
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字書　名臣言行錄鄭雄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
臣曰恬退者極推則躁求者自知恥　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學嗜古
安於靜退乞錄以厚俗除國子監主簿　宋胡銓澹庵集王庭珪瀘溪
先生除國子監主簿論事與時相不合乞去主管崇道觀令所在常加存
問　元史百官志元改主簿為典簿一員從七品諸司職掌
國朝置典簿一員從八品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承務郎梁揚祖可國子監主
簿制　勑具官某簿領之官以勾檢稽失為職凡材質可尚而未試於用
者厭於此養成之今命爾于國子往其懋哉可　張擴東窗集陳彥脩國子
監主簿施遷司農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寺監簿書所繫甚重勾
檢之職亦惟其人以爾彥修儒學譽望俾主胄子以爾遷史祇精敏俾主
大農各因其能毋曠厥職　周麟之海陵集黃章除國子監簿制　今之占
一善名一藝者苟有位于朝皆足以自見惟在乎隨所用而安之耳　惠府
之屬爾嘗為之服勞簿書亦克自力今又以庠序之舊改命于成均　周旋
師儒之間典掌行藝之籍爾處於此必能安焉往其勉之益欽厥止可
余嶸言除國子監簿制　國家闡設賢關作成士類錄其行藝歲有稽焉

而簿書之官與典斯事是亦清選也以爾儒雅之茂見推士林召對之初
陞于監屬益思自厲往祇厥官　范石湖大全集左宣教郎馬大同可國子
監主簿制　勾稽成均之法蓋儒學者派非他主簿比爾以有用之學推
擇于時蓋將試以劇煩而令處之學者亦以示文學政事未嘗兩塗並
尊所關以俟選擢　國子監主簿清憲明可太常寺主簿武學博士劉敦
義可國子監主簿制　寺監設主簿員例之以勾稽為職然奉臺學者專
治禮樂藝文之事尤為清貴以爾慈明細潤於王言爾教義淹久於講席
嘗以文行自將並蒙選任益務進修以對休渥　高著齋徵徑類藁武學諭
孫德之特授國子監主簿制　左右庠之設蓋不特以旬有月試時考歲
貢為事亦欲立師道以淑後生使之各得於意消心化之餘也爾以明經
第進士以宏博詞人用登甫以訓右生士論歸之肆從胄庠擢學學士
之職益承明指敢爾有官　國子正康植特授國子監簿制　辟雍富流
遺德不備教育之官不足以成俊選之遠爾主長見聞復能趾美進士當
使而糾正于學咸謂得師茲膺命胄子學士之版以教以育無非事者欽
哉其君子乎　趙子直國子監簿制　爾簡而文德而度舒翹儒林雅宜
為國人矜式嘗使糾正膠庠士菅翕然歸之茲膺命胄子學士之版以教
以育無非事者其懋厥官稱于崇化屬賢之意　楊應己國子監主簿制
爾於坤朋號為方來之器留寘周行示予不遐遺也顧豈不知前日之
師屬而為今日之簿正然使而周歷儒庠蓋以厚而教歷往歆厥事勉企
前修　劉敞彭城集通直郎孫進可國子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國家開廣
庠學者其至雲委故學者備官而主簿之職清且要矣爾周家世儒學既
習為吏使膺是選謂稱為益務勤修以副銓擇可　求家齊集何處恬除
宗正寺簿陳璐除國子監主簿制　勑具官簿正之職望人猶為之有志
于學者師望人可也爾處恬昔為太學諸生上書言事有挺挺風節爾璐
嘗貳政柯山安民載嘉至今人思之一躍璧水升聯牒一日列院遷胄監
俱以簿正為職夫有令名固難永終譽尤難欽哉勿替初心益充所學副
于汝嘉　許應龍東澗集錢相除國子監簿制　勾稽胄監職閑事簡難提
冷嘗然華途要津由茲而升者前後相望也以爾稟資凝重遇事精明率
已佐州厥績用懋典司綸吾未究所長擢真此官以養資望往祇厥職嗣
有寵榮　王東牟先生集史才國子監主簿制　橋門師表之官簿領勾稽
之任參決監事御名擇時髦命爾往屬是為清選勉思厥職用答所蒙　宋
元憲公集前鄉貢九經王元亨可守國子監主簿制　勑王元亨舊制以

諸學寄門各來經義主於博識群籍則列於首科襍稍某名亦異倫等以爾服道常布避累丘園淀陶儒風頡究師法偕計來上試藝中程俾補胄於經庠且開榮於仕塗稽古之効爾其勉哉可陳止齋集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等夫以百里之寄三年之淹僉言賢勞始有朝請而後階升簿正列寺丞狱以才自著也斯已難矣矧爾大全西州之秀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才如懋厥官以須褒進可劉後村集翁孟桂除國子監簿制　成均之屬各有分職博士正錄掌學之教丞簿掌學之政均之爲國子先生其選尤遴爾奮儒科開朝崎出爲閩屬郡丞無擘心入爲王官無玷已由秦邸擢胄監塗轍清矣豈簿正云乎哉益養脊望進擢未已可余日華集賀國子陳監簿劄　竊以月紀陽來雨將寒至共惟某官孝華雲路師道尊嚴神規行穆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飭筦鑰以歷記府職首屬伊若爲翹風伏祁順來未復之辰加惡靦顔之道卽聽一言之悟丞遊尤遠之榮某惶恐　某共審某官選擇儒宗簿正胄監摳擲清峻寺式高華致以某官以精重端方之質濟博厚高明之識掌胄允流而守之以約剛史百珠而卽之也温中外践楊熟精超卑惟成均之法載藉攸司而賢士之關詳咨惟謹楚備養於遠業卽超登於通櫞彷用之期旦吴可疾　某久客京華歎乏展序由壹降接温乎其容倖乎其詞所以附存者備至又辱熏慈肆筵設席俾飲食教載之恩周洽於言諸情意之表簿雲襟謹胄牌有銘遂遷下風行見歲晚引服璧月漫升沒高何由親炙昕夕譬卯洗有卷蚤要非筆驛所能諭也　某違顔因積之殿不振特甚胄著遷待川浮陸走中秋前二日辛抵徽塵久違親庭定省有闕今也奉叔水閑柴扉詩父書守先訓蕭然環堵間但知以寬然晦明爲朝暮而已鑒邺之蒸有以寵綏而振德之良所幸望　某共想華關度春即日和烝磚礴嘉祉彬致里中安全謹柢肅以俟命哉

少府監主簿

文獻通考少府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唐有二人又唐六典云官二員從七品下晉宋齊因之梁七班之中第三隋置一人唐加至四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互隨監改復開元減二人掌勾檢稽失凡財物之出納工人之緣造簿帳之除附各有程期不如期者舉而捴之宋元佑官品令改從八品又宋元豊正官制置一人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宋蘇魏公集翰林醫學富州龍平縣主簿潘務參可少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爾以方技之能爲王官守爾適術澤方伎遐聊歲滿言歸慶條具在擢補京司之秩且艱飄鬢之勤厥

我休息益精素業可胡文恭公集祁咸亨可少府監主簿制　勑某習知方伎祇服華庭辭經毖祀之恩獨澤勾稽之秩慶條具在亟膺是升勉思官守之勤姑對朝恩之茂蘇穎濱集丁愉少府主簿告詞　勑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服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共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曲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將作監主簿

事物紀原晉將作置主簿自後與丞同江左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天監七年復置隋二人唐因之唐六典掌印勾檢稽失凡官吏之中請糧料俸食差遣假使必由之以發其事若諸司之應供四省三監之財物器用違缺隨而舉焉宋會要元豐正官名置一人掌宫室城郭橋梁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歲終而會之上于工部宋史職官志土木工作板築造作之政令總焉熙寧四年初以殿中丞楊增主簿公事紹興一統志葉頠宋紹興初自信州貴溪簿移知上虞縣歲適大饑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粟不報頠卽發粟賑之新帥令諸邑預納夏租頠曰小邑枉歲無狀願小紓其期帥怒及參大熟頠爲書約民民相率輸租司決而畢及爲諸邑最奉檜當國欵與大獄以除異己參政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州縣迎意捕籍上虞即光故居在焉頠與之無一日雅同郡晨過其門謁其子弟人爲危之府帥曹泳檜客也嘗微聞頠與李陰事誘以問頠頠答以無庸爲此且曰吾非爲李實爲君也秩滿遷朝請郎户部侍郎許爲於檜乃固辭未獲檜死其黨皆罷黜頠曰使吾當日受曹薦今與之同禍矣頠以質直中爲名除將作監主簿　王英孫學才翁幼穎悟博綜經史爲人重義輕財篤赴人急難錄吏部郎中首選歷官至將作監簿辭歸後起鐵才翁不忍傳人之衆軟瑞户嘯之士皆而畜者亦賴以全生族黨之貧者數根恤之晚年尤紬經玩史游藝筆札篇章之富積數十卷藏于家自號修竹集宋韓維南陽集故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親姪琳可試將作監簿制　勑某待臣之没其遺嗣若近屬皆有以優恤之由舊典也汝家厥息進服在侯惟恪以克欽荷可　韓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王安劉氏親姪劉羲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均布慶澤加異輔臣奉任之科通内外親之請汝以修謹進服厥恩勉於辦廉稱是光寵可屯田員外郎致仕李景長男修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任而歸者吾皆有以優寵之爾之服官由乃父請並舉所事以奉厥家可　準本院

恬退納空名試監簿制　勅某河之䟦溢頹芟㨗以濟應募有輸時乃之
力往服初命毋忘善守可歐陽公集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
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偁捧漕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
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使其私廉于泌無
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輸盡可不勉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
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
爲敎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
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蕤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亡
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偉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
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
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爲部員外郎致
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
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遜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于子士之進
矣一作者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効未立然游談
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憲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

人故敦收未始少懈死爾畏經略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王安石臨川集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顧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
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冲幼而列于工官兹
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
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
以爾爲言朕其敘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户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
州范師道遺表弟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嘗以才選列
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
張育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
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
厥家與朕心之衷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
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
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既往垂及于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
勅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
張瓌遺表親次孫彭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遣奏
以爾爲言顧衰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

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爾方就學可不勉哉　司農卿致仕吳良孺遺表曾孫洪試將作監主簿
制　勅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
往慎猷爲且膺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温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
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允遺表孫在王並將作監主
簿制　勅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
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
致仕魏瑛男太廟齋郎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世載榮祿而又以
九卿去位推恩故命序位工官惟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
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遵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
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
政而吾未能遠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
焉此以廉猷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尚稱吾命爾之急哉可　職
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景爾父辭祿而爲
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

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
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
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仕録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
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勅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
方貢以來遠朝加賜一官往惟祗服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
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
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
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將以爾之
外祖嘗爲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
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空名勅敎并試監簿制　勅某河水衍溢且
爲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實其思慎行以稱爲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
恩群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即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
轉運使秘閣校理蔡抗男潜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將漕遠方皆得
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資政殿
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朕

所以顯位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來嘗有受為先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才其各加爾一命以為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為孝矣可 特勑侍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宗祀之恩外率四濱爾嘗坐法因慶于褒從卿故官其知慎矣可 沂國公主冕氏奏苗貫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布大慶而士錄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非遺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貽于將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蘇規公某守少府監致仕王山氏男新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男某乃父仕宦三品年至告歸閱其久勤足以世祿以爾早聞家訓克紹素風擇賓京司俾階榮籍往承新渥益懋爾思可 大常少卿王龍圖閣知貴州張田遺表男補之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才質異矜將推毀立宜力四方者稱五藏不幸淪棄用茲澗偽俾爾一官以續其世爾其深自勉懋期於有成且無忘厥考之勤事也可 德妃苗氏奏遺南郊乙親姪習進士苗仲淵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親祀郊丘帶慶中外眷惟妃戚之舊例有賞延之科而爾之諸姑嬪業宮掖言爾有立祈寘仕階京藉起家勉思雪學可 太常少卿致仕謝檢孫廷年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近制尚書外郎謝事得官一子以榮其歸所以大夫進退之美也爾乃祖丕仕列亞卿解紱引年祈恩蔭嗣敘爾一命懋其先業往膺試秩之榮益念克家之訓可 秘書監致仕觀王衢男延賞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士大夫以老致為臣而歸所亦始終之節可尚者府不徒以世祿而慰其素懷乎朔爾父仕歷三品年至告歸秩爾京司是謂優典爾其勉懋以充厥宗可 楚國大長公主遇南郊奏駙馬都尉李瑋姪宅門客廣文館進士許栞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蚤隸上庠將游主第爵邑司之有請役郊慶之推恩書爾多文且祈並仕俾膺試秩之命爾時舜衆之勤祇厥寵私毋忘修飭可 太常少卿李獻卿遺表男景真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乃父仕登朝從秩亞卿曹今茲淪亡嘗有懷恤以圖保家之秀俾當延世之賞益慎祿修克成餘緒可 故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王舉元遺表親孫王瓖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念叙仲臣令逞於明代恤其家事特厚於恩綸爾嘗肅祿早聞義訓特俾試秩之命用還先宗之榮善守世風無忘學言可 王珪華隱奏宣名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臨遣禁臣撫刑釁之遠中國威恩闕民欲書義以發音遠方書以爾造械使捐而息俟肩之重一命之賞寵

嘉爾劬往祇書惠恩所以啻勵可 勑某朕臨遣使者撫江湖之道而發師詞矣美氏清俗期足以懷音遠方者爾亦驅馳其間而書撰府之劬一命之賞母勸其勞起承書恩思所啻立可 虞部員外郎當有立經若觀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昔從來儀教我德義逆于蓋論政路而雅矣勞之一心嗟嗟舊門乃至不振今有立願選厥代之陂覽錄其裔孫朕念名臣之後且嘉爾季父之請命試工監起而承家可 鄭起潛立卷外甥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汝鉤除將作監主簿制 匠監掌諸工之事土木不興則為清曹有列其間留號清選爾以寄美從有職術出長入治盛稱曰能茲膺進爾勿替于匠爵益謹厥業以俟來求 鄭起潛立卷工部尚書余靖遺表女婿張元濟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靖之在南服功狀最顯白及其殞沒遺澤亦厚並於在閨之女子亦所不遺今已歸稿而歸于汝叙秩益一命宜思其恩榮所由來以稱郎其家不亦善乎可 貴妃沈氏遇聖節奏姪孫直方姪婿許詠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朕以載誕之辰中外歡慶而貴妃沈氏進言其戚屬請預仕籍厥維舊哉朕安得不驟成用敷撰試之於大匠惟爾直方洎詠無以得之易而不思其所守以懷我之寵章並可 光祿卿馮沈遺表男安國可將作監主簿制 爾父沈修方嚴節朕于卿次令茲淪謝良用撫然遺時之奏乃以大匠掌簿加錫于爾往其祇致無忘清白之訓以忠其家聲可 光祿少卿致仕張君靖姪燾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朕嘉爾之伯父雅操自高厥聲於世累領髮膺社蓮歸老于潁濱之上爾是賜爾以大匠試簿詎將詡榮於里人哉蓋亦念爾伯父之賢益懋厥修則世祿之大來其階於此乎可 蔡端明集張從革孫嗣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敘具官某孫惟乃祖久服仕塗剛至卿列謝退政事休老家庭比聞終命之期宜霈錄孫之澤閒榮工監朝遷其承 石中立孫祖仲試監簿制 某人惟爾祖中立嚮以文儒參與政柄忠朴淳謹為蓋良臣而其淪逝之日既久爾能纂緝遺篇削藁來上追念舊輔惻然不忘宜監閒榮用顯存歿爾宜修勵無忝茂恩 范仲淹外孫賈公直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以仲淹勤勞王家忠義一節卷爾淪謝俾子孫錄其外姻試秩監首勉思所立毋忝異恩 朱庠男椿年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誕慶之節中外臣辟忭呼稱壽罔下和悅朕嘉與舊德共樂無疆恩于而家用為榮寵命爾京秩漸于官政力圖德業毋卿夙夜 范仲淹男純粹等四人授將作監主簿制 勑敘資政殿學士戶部尚書范某眾純粹等仲淹素竭忠力勤勞王家不克永年奄爾淪逝

嘉其材賢不可見已並錄子姓建於秩親戚列名京僚或試秩監首始終
之典予唯不忘清白之訓爾宜自勉　故太府卿畢世長男從益將作監
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以蔭入仕宋歷年所進列卿位屢更藩翰因其
淪逝閔其子姓一門之內咸列官簿然恤孤之典朕乃不忘唯爾從益頃
試匠寺今與郎真爾毋不勤以墮寵命　任中師外甥江景倫試監簿制
勑具官某以爾外甥訾貳機衡休有善狀唯其子姓克衛家聲譔綴遺
文篇千一覽追思德舊恤及親聯列於工監之名表乃朝恩之渥　張埔
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張奎孫某惟乃祖修身涖官清白恭畏屢更奇委
勿憚勤勞奄爾淪亡念其子姓即正舊秩往服茂恩高耆齎徽垣類業陳
褒將作監主簿制　爾以凝重之姿沉縝之識加以聞見薰陶淵源有自
特論平貴廬事深長任林丞稱之富積外膺來歸晉宅庇司計籍不足以
盡材也繕監勾稽其為我盡心以須奮揚　幹辦諸司審計司洪漢行將
作監主簿制　大匠以繕工為事維今國用蔑資非簡僚以為日有月試
之助則費無節而業不修爾以材明濟忠宣之美振文忠之風歷官咸以
能稱宰州具有善狀不欲以賦祿久勞汝也勾檢匠稽式關鴻漸往欽厥
事世于而家　宋元憲公集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郭申男昕可試將作監

主簿制　勑具官某中男昕乃入以臺郎之華攝州刺之任盡力行慕術
來薦錄因郵上書顧致官政移恩及嗣柳惟舊章俾試屬於匠卿勉延構
於家閥可　凡向敏中孫紡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贈太師尚書令向敏
中孫紡公槐慶宗姬館選屬乃考無祿慈訓念孫閔乃來陳良用矜惻俾
階試吏之籍且慰奉親之懷勉循先猷以啓初筮可　刀駕部員外郎致仕
田士亨男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田士亨男錫乃父上書還致
官政備援恩典祈庇身役嘉聞季業之風宜狥貴延之請閔榮試牒用嘉
承颷可　屯田員外郎致仕范渭男孝恭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
范渭男孝恭乃父以華甑之年參紛晉之職顧還印紱歸老鄉國且援及
嗣之恩庶逐庇宗之託匠卿試屬仕牒開榮勉紹清規以服延賞可　尚
書駕部員外郎致仕魏彖男中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魏彖男
中師乃父以莅蕃吏資婁婁郎署顧懷纓冕歸老田廬爾漸訓義方肄業
嘖文家方謝事朝有推恩宜試秩於匠僚尚增榮於里閈可依前件　侍
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高陽關部署石元孫門客賴雅言可試將作監主簿
制　勑明法賴雅言習史師之書託帥臣之館克像士操見列賓談剸劇
以聞銳中為請宜循仲知之薦俾開試秩之榮往服茂恩且謹初筮可陳

上壽某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袁除
軍器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為簡簿正之職於監事益
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襄無以為序進而不
加勉也可　劉公是先生集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渊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襄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廷賞
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治萬物
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己知
王魏公集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聞第三女婿鄭敦臨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蘇推選殺倩宗女錫以一命國之恩榮勉於自修然後能稱可
授寒恭場致太子中舍李把長男珏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
爾父早職首公功利尼著奄忽物故賞未酬勞錫爾今書盾示褒勸往祗
義訓移孝為忠可　果州果陽縣尉侯通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
某剸奪匪據民因不慝就獲致賞國政所先爾能勉厥實實應選格往服
褒寵勿忘懋功可　泥文通西漢纂章注國子監篆石經章友直可試將作監主
簿制　勑某夫五經之列於學官以隸古而傳於學者希於天下蓋已久
矣然尚念其文字或失而謬也故詔使考其真而著之石以為後世法維

爾友直實以小學之選而參其事今有司言爾篆體之精能盡師法又得
習多識修潔有守願以官之故朕錫爾一命試于工正之屬以答爾勞以
表爾能其往祗服可　前守將作監主簿曾孝雍可服闋舊官制　勑某
大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先王制禮不可過也爾昔者銜恤以去位今其復
常以從我還汝舊服恭我新命事親孝者事君必忠爾其念哉可　虞部
員外郎致仕滕宗愈男希孟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夫引年謝政之
臣吾所以加優其恩以及其嗣者豈特報其壯時之勞亦欲慰其歸休之
心而勸吾士大夫始終之禮也維爾父陳力之久老而還事而甚嘉之故
褒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慎修思永以安爾親以稱我意
可　故虞部員外郎致仕范先佐男昇卿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夫
朝廷之士生則有爵祿之寵歿則褒立其嗣吾於士大夫恩可謂至矣爾
父先佐服事陳力致仕於朝老而請去始終可紀今其亡也朕尚念之故
推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飭慎思自進於名以無忝爾考
之績可　故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抃遺表孫男永年可守將作
監主簿制　勑某朕於先帝之大臣致家恩禮無所不至今復推叙于爾
永年以順爾祖之志吾於孫氏可謂盡之矣其往祗服可　故司農卿陳

宗元孫男仲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允卿顯肖也法得任子若孫故雖其歿猶弗遺爾雄宗元實司農之正不幸殞謝故推敘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夙興夜寐聿修厥德無忝爾祖可　將工中王於衣男無逸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年勞擒盜奮身不顧遂至戕殘朕所褒嗟既已寵顧贈卹之甚學又推敘及于汝等其往祗畏思有修立無墜爾考之烈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扈法男令與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陳力之久自請還事而為爾祈恩故吾以爾試工正之屬以報爾父之勞其夙興夜寐思所以自立無墜厥世可　姪婿呂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之叔父朕所用大臣之良也朕哀其早世既推恩禰于其嗣又延敘及爾朕之於爾叔父可謂盡矣爾其自勵無忝朕命可

空名試監簿制　勅某水溢于河以害京西故命與工徒以塞之而汝能獻裹以佐其役朕所嘉也其錫之一命以報其忠可　夏文莊公集新除祕書少監致仕胡旦男彰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乃父材名甚茂疾疹大嬰爰列奏封懇辭榮寵方遂奉身之請特豐延世之恩試吏起家爾當自勉可　太府卿權西京留守御史臺裴莊孫男令孫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官重月卿任分留府適膺均恩之際亟陳詒厥之誠宜升試吏之榮俾遂起家之志慎初之訓爾其念之可　河東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王平男升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兄往臨大藩寔掌飛芻爰拜露章具陳友愛置錫起家之命俾參試吏之榮當慎厥初以永休寵可　洪平齋集軍器監簿吳昌裔除將作監簿制　勅具官某簿皆以料遣鉤陸而匠監視戎監為高非賢不捷進爾茂於學顯於文而積於識焉聞以賢闕結數登畿諸大夫皆信其賢也推庇除戎之屬越三日改屬于大匠錐伯氏無治之嫌賞公朝褒進之意鴻漸于干而至于磐於爾子觀之可　祁子京集李用和門人李戩可試監簿制　勅李用和父陶郁風善教士撫元戎錦致露牘薦言俾從一命以光初履可　胡文恭公集故工部侍郎致仕楊佶親孫景道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孫某惟爾大父若時名臣方校禮經謝去官政如何不淑奄至云亡爾惟禰孫朝有恤典宜從匠屬之稱用推世賞之延往服官箴勿忘風訓　故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從孫景純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孫景純爰修厥功攘紀世聖王之高跡春秋之美意也以爾從祖筠懿德大雅踐行傳才遇事聿聖之朝經為葉林之老朕初紹宅猶閒納忠朝匠亡身之廉尋隕悉嘗周寄門戶可哀因命有司推求近屬爾少承緒業親則諸孫憚存

出繼之文世載為後之義俾員大匠用績前人往慎爾修當虔吾訓　故翰林學士彭乘姪婿王寧可試監簿制　某具官某姪婿其早服縫衣屢干貢部未有仕版尚栖衡門屬于侍臣令者捐館閱其遺札爲刷外姻來祈恩典之延用補匠員之試惟當以藝無用選爲　河北都轉運使吳鼎臣遺表奏親孫男承規倚規並可試將作監簿制　勅具官某孫某等舞選爾祖使漕朔方甫寄劇煩遽嗟奄忽覽觀遺札來錄諸孫用開先於繼吉俾與指於匠屬感思祖服之重往承朝渥之優　故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遺表妻兄進士葛淳可試將作監簿制　勅具官某妻兄進士某爾緩晁之餘伏膺門業已踰強仕之齒未及進官之門近者夫吾名臣弗克耥用時則遺奏爾乃外姻未求餘渥之延特越常均之式試諸匠屬姑有仕階尚當思之無忝遊者　虞部員外郎致仕王周男某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少從官政晚寘郎曹年及杖期表求辭紱顧以歸休之渥移為似續之榮稽用朝彝俾參匠屬往佩起家之寵勿忘育構之言　都官員外郎致仕盧昌男洪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著中臺之籍豫外朝之聯未上奏封求還時事顧回掛冕之澤用為肯構之榮爾溢服義方祇勤孝養往參匠屬膺示朝恩且慰家厥之情

勿忘予舍之倫　侍讀學士戶部侍郎王拱辰親兄拱安可作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早列廷臣屢馳使傳屬誕辰之數澤固仲氏之賁章求寘京師願謝班籍方衎朕肱之郡爾嘉手足之情寵以匠員宜益門緒往踐官箴之厚蓋循士雅之良　駕部員外郎致仕陳淨男格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老在郎潛表還官政且厚引年之寵用推任子之恩試以匠員續其門緒即宜祗命勿替承顏　太子少傅致仕任布孫拱之可試祕校太子少師致仕任中師姪孫元之可試監簿制　勅具官某孫某朕因感流樞誕節之慶優安車就第之老賞其世嗣延以朝恩爾等挺生名門溢承忠教服士矩而允若亦地勢之使然宜有賞懋以漸時使於從試秩蔵用起家尚服初榮益思自勵　都官員外郎致仕王琥男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男某惟乃之父有著在廷嘗校經於藩房被拜政於州服以疾謝事拔比乞恩用試秩於匠員俾承顏於予舍慰誼挂冕勿替為箕　職方員外郎致社王述男孝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剛於為吏老淬諸郎以疾乞年有章謝事法得任子意在養親祿可奉於青甘　謹見感於幼艾匠員往試門緒勿忘王德悅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以勾簿之名承庀官之乏守在尉察善

於是秀彥彙征嗟之表有嘉猷之為輔孝昌州郡部判言執圭務而當選內臺員而中信往返音溫旨慶滿修。來象齋集道本登除將作簿制

勅具官。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史治之吾威。朕每於民言酌取焉。爾令于縣邑。專掌得民和。民作慝令之去也。休舉既宅。將而上聞。朕留汝以從民願。行其奉矣。俾有列于朝。簿正匠監。亶特授爾之榮。衹使字民而能得民者勸焉。往哉矣斯慶集。著大顧司農簿換澤將作簿制　古監之屬。簿領為優。尤職其間。儲材有待。爾大顯乎數路。門之端。暴辰嘗休爾澤。逝傳名久之風。其刑斯在。武既理於刑。往哉丞祇之。尤家。各建乃職。以往而長。有聞嘉譏。嗣洪龍囊　王衡仲將作簿制　凡有位于朝者皆茂選也。以叙而進。詳試其才。爾處行於方。服事惟謹。既書已最。且最辭除晉將列郡之職。已通期月之久。陞于匠屬。顯實周行。益懋爾職。以為子風。則便林集錢庚孫除將作監簿制　國家用人武取之素士武取之世家惟其才而已。爾寔奉青戚。固不與寒畯爭進。然鵠行鷺序。宜參用傳世家文獻。如臺閣典章者。鄰丞佐歸監。益厚涵養以待器使可　文森御除將作監簿制　以世系論人物。自左傳遷史已然。至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本朝之韓呂。則尤盛矣。爾生長名閥。肸蠁前光。繼今簿正。外有駿發。華滌夫范涤令如登科而進也。寧步不如徐玉而行也。爾其識意。以基是大。可　承議郎孫應辰除將作監主簿制　朕惟祖宗朝。如庠祁。如歐。致如軾轍。如鞏肇。皆比有而立。中興如鄱陽之洪。廬陵之周。尤近者如蜀之李。建之徐。亦接武而進。此衣冠盛事也。爾一門二忠。琳瑯璧合。而仲氏遂為謀掌論思之臣。爾尤溫良愷靖。既奏已最。長綰幕丞。滿府矣。顧未聞朝晴。可于簿正拜監閣。津清要。廣廷之下。文石之上。庶華萼之相聯。亦補荒之遂吹

軍器監主簿

唐書百官志。唐武德初。武器監置主簿一人。正觀六年。廢武器監。開元三年。置軍器監。有主簿交三年。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宋史職官志。掌監督繕治兵器什物。以掌印及勾檢稽失。咸咻米神宗時。置一人。從八品。物除兵長貳。宋會要建給軍國之用。廣州府志。郭顯字養正。居仁豐鄉之中村。少孤貧。遊學方外為呂成公上游。以經魁南省。登進士甲科。精於易。通數學。宦情甚薄。終軍器監主簿。築屋於所居之南。號固齋。諸書其中。屢空晏如。雅稱名齋之義。南康志。樓監簿璹平三年秋。淮之西未寧。生聚弃散。江上震恐。朝廷撒沿江郡縣籍民為兵。軍器監簿滕公適守是邦。聞他郡奉行甚遽。曰。此令一行。是驅赤子為盜賊者。謂今江面戒嚴。郡素無籍。朱籍民兵。何以應

倉卒。公曰。爾以身衛王邑。於是屬役官吏。明視官其業。定保伍法。撤籍計戶口圖籍。保伍相比。逾月籍成。閭里肅然。民賴以安。其他如蠲除本麥絹帛錢。代輸四等五等戶折帛錢。并減苗米水腳錢。三邑之民德之。且揖節縣丞主萬頃稿鹽折錢。積儲備平糴三倉米數。別立敖以貯之。榜曰全積倉。文學掾俞公明為之記。曰。公下車。即講行利民條目。視井邑細民一不獲所。隱於中。見於色。不能頃刻安。蓋公設心措慮。已非一日。義形於時費不獲視度。令可為。又會力所可至。思予新公之措置。如增稚直以通諸帶出官錢以輸。就償數數施以活貧民。此特其細者爾。措諸廢籍自去辰迄甲午。民多逋賦。未償。公悉節浮費以自補。而盡蠲之。郡城內外舊有浮財物力。歲輸折絹錢。捨餘萬。積久仍聚。貧富不升降。吏飢薄晉起不少貸。最為民病。公又驗利民庫息。永充代輸。不以責民。尺寸勺合。凡可捐以予民者。一無吝色。未半載之間。田里熙熙。殆將忘前日之為旱潦也。今天下郡國不能半晉祖宗盛時。使得如公者數十輩。落落錯天下。則萬物吐氣矣。太平豈難致哉。不特是也。據田克貴士庄至今預計備者稱之。全積倉今廢。約攻媿先生之嗣孫也。宋鄭起潛立齋外集。承議郎監登聞鼓院兼駁除軍器監簿制　昔我神宗。留意戎器。制度精詳。著為法式。設監置實司訓工程作之任。朕率循祖武。申飭戎事。肆命爾司于簿正。使器械咸精。其能稱觀通齋之譽。范石湖大全集。右奉議郎張權可軍器監主簿制　武監有簿。領員職卑。上於鉤校。然通班朝。揭號揆選。權滿比國錫對俾游其間。宜取共以替其長。稱朕試功之意。洪平齋集。吳名齋除軍器監簿制　勅具官某。士以登朝為榮。伯仲同朝。又儒者之至榮。列同官寺。爾學有源。委氣明而材良。入見中產之賊。如穫珙璧。戎監務簡。有隨伯氏相與講繹於鈴箝之餘。兄弋和亏。森然在目。杜武庫羊一門。矣其益欲勵以對寵榮。可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樓約除軍器監簿制　勅具官某。寺監有簿。職鉤稽違失。簡矣。國以養材士。以養望。爾大琮粹然其粹而靜。俾簿于農寺。爾約淡然其度而立。俾簿于戎監。為之漸而驚之根也。觀其所養。朕不敢忘。爾益觀其自養。可　吳泳鶴林集。倪祖常授軍器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見喬木而思世臣。愛甘棠而思召伯。昔嘉定更化。爾考思為侍從之臣。立朝有柴度。論事有風槩。朕嘗思得若人而用之。以爾嘗世其家權司奏邸。茲又屬戎監。以官其能。若厥父菑。厥子乃肯穫。則非朕之所聞也。可　周麟之海陵集。唐先封除軍器監簿制　君子學所以為己。仕所以行義。已欲不枉。售義欲不苟求。知此二者而能介然。守之不移焉。信乎

其為君子儒也。朕聞萬賢之路，由敎得新人者，尚敎用之令，舉者稱爾忠
操廉靜，為郡學官二十餘年，未嘗干進也。有守如此，無愧于仕學之道矣。
肄令呂對，實之周行。戎監鈞播，姑為之兆，益充所養，以俟吾考擇之，詳可。
高著齊徽埋頹豪軒，行在諸軍審計司，薦文武，行軍器監主簿制　爾
祖以功宗作元祀，厥有社澤。施于子孫，爾以爾指揮身用濟世美，歷官能
服其勞，携持民庸。朱游王所，司推均稱，未展爾能。武監勾稽，式昭漸陞，永
念厥緒，以須疇庸。　余天任除軍器監簿制　除戎器皆以戒不虞也。別
今日戎虞之秋，而可忘程督乎。爾材姿敏勵，素履靖度，足以怡怡相觀，而
善神卑分別。未展所長，武監勾稽，肆膺今汝。日有月試，既秉綱事，尚其懋
哉。　通直郎行籍田令魏近思特授軍器監主簿制　武監昔號清簡之
地。雖時罹事靡寧。正除戎器戒不虞之日，簡乃條以任，勾稽可不選其
職。爾以土長見聞，慶有飲訓，用得以充賚所學。宜修其職，孚外賫以參王
所。庶之自師有能，未展厥休，咸爾以觀，爾長仕。欽哉毋怠。　朝散大夫宋
明遠特授行軍器監主簿制　見去替置奴罪替安及時了納伏結角係
職。釋事之難，古今一轍。朕中丞請糴百萬斛，而得四十萬斛，超充國登其
夫。飛衆是職，以元佑市帛增一倍，價充和糴，陸贄論其抑配，非得人以參

伍被急為國杖濟，爾素以敏達擢濟拥用，今爾為時雅詳，不欲決治聞肄
也。預領提責，俾勾稽于戎監，已事乃繳歸服于奉。洪文安公小隱藻　左朝
奉郎馬騏除軍器監主簿制　爾材藻修潔，從臣之所為，聞萬里。奉朝奉
言，可用戎監簿正之事。姑膺今職，往安汝止，朕將有試焉。　林光朝艾軒集
詠祀除軍器監主簿制　其官具漢宣帝綜核百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
莫不精至，又以為在官無諸選事，緘職是今爲以勾稽之職，除戎器以戒
不虞，此為緣最之一端，爾其毋忽，可。　劉才邵杉溪居士集　王職太府主簿
督械，軍器監主簿為易其任制　勑：王職等外府銅節邦財，軍監典司戎
器。庀職其間，皆以材選。爾等以通敏之資，當簿書之任，益緣親城遂從易
地，袝子中今，益觀厥心，可。　任希夷斯庵集　趙秀誠軍器簿制　國朝之制
士大夫居官者，數更而克既除而復畫契，其也。若夫嘗加擢用，有仕于朝
再錢班行，必作名秀，爾學欲自得，仕不苟求，以靡靖而說韵，以忠愛而為
吟。曾來已周之宿，入居匠監之職，養未竟於永閑，忠忌推於吹絲，爾終素
職。亞列華籍史，司戎器之論，式共簿領之事，其思稱職，益顯務忠。　陳宓
軍器簿制　朕昔表著之班，多用公卿之世，以其習臺閣之典，憲欲足為
朝廷之羽儀，以爾志素有聞，以事可紀，質相之子，拔用為寫奏郎，任華于

益滿廣武宣判，爲郡贊除戎監，遂爾觀見，循其美。　物懿夫肅簿制欲軍
器簿制　朕惟寺監有屬官，用行之選也，繁時技用，式提賢勞，爾超遷，戒
精詳，比聞邑家爾政，選事通敏，嘗畀州應谷最，關縺之司，能勸我事仕公
簿領之事，宜程勾稽。惟既厥心，克承于漢，刻候村畢益本除軍器監簿制
朕懲重內輕外之弊，郡國二千石有治理效，必下璽書召用之。爾茂陵
從臣之子，擢世科試，時務其收，已復也，不以荒遠鄙夷其民，稱然古循吏
之風，奉計來歸，其波用行，庶幾有土有民者咸知所勸，可。　范純父除軍
器監簿制　由邑宰擢院轄，由院轄擢寺官，乾道家法則然，爾寧劇邑丞
大郡無留滯之歎，有廉直之聲，亦既寔之周行矣，爾莧權非清派所宜居
使之簿正戎監，益養資望，將以為案官之儲也，其佩玉徐行，以俟新遷，可。
趙興　除軍器監簿制　國朝麟宗追為賢生長當貴，不出宮邸，自熙
豐始有歷中外任使者，至炎紹而後則名公卿輩出，與庶姓相頡頏，而反
過之矣。爾安僖諸孫，寔之周行，一以擢材，一以睦族，詎不去乎，豈無他人
不如同姓，惟忠惟孝，爾其勉旃，可。　魏武祖除軍器監簿制　易曰除戎
器戒不虞，為乎世言也。況多事之秋，寸均之為予有六韵者約之為矢，有
穿七札者，不回工善於其事，敕爾舍儒科通世務，幕畫已屢，仰予除乃列
于監屬，凡材革出入工役衆寡，皆得以釐正焉。朕於是觀爾之才，可方　秋崖
集代謝除軍器簿啓　班聯是理，俾其精於選籌，簿最司兵，忽縣遷於

朝著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深知伏念某蠢拙諸生，偶竊未第，遭時多
事，頹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恥圖杖止此耳，僕以叙勞，適當於楓寄
得周子姓，參與於軍書，無總匡匠，然上之倚為有挽挽，幕中之畫，縱或同
人而戎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屬代頻分，欲去無忌之離，似有音道在自甘
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嘗重於例理，故內幕亦屢肅於衆，時啓刑書而庶
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御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組簿，兄倘勞長鋒
擱之務在一時，為冰玉之業，雖自為媒，恰無過此，益美恭遇，以音身為世
道之綠準，以吾心為人物之權衡，妙斡一元，精天下於四維之囿，恭收群
策，帑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徹蒭蕘之道，於樂育我之青，敦益元散，亦欲生
成某敢不服此，厚恩龜鵲遠器，兮人為兮，而天人為天，將狄藝之咸精，智
者指智，而仁者謂仁，惟鈞冈之靡遺，行贊元化，壹布輪图。轉寺四六標準
代田軍器王監簿啓　對越家論，勾稽武庫，為太守選，所來既有文章，除
戎器戒不虞，豈為稱職，公議如此，私謝何為，恭惟某官，政家典刑，中州賢
出，姚贊幕中之畫，勇分海上之符，為能使予，不遇哉，姑從外補，有欲為王

留行者追得內除時郵既載於干戈法令威精於簿書帳小須會計會印務無
勝其自嘆望歎來進賀夏宣無有積叙比心惟切於謀歸贈我歸綺畢無
說可從而厚祿祿劃淵游鄭友龍謝除軍器監簿啓　某學不適用敢亡
齋人候師司得方懼繼函之貴我備得正又叨進升之　思自顧拐材退零
冰退無心拈香曾何榮得之知識面春風實借吹噓之使某馳試譜冊候　切
事齋室念少見於寸心敢先馳於尺牘增神淵源與軍器陳監簿啓
以哩鎖蓋完錄秀平野共惟某官玉立清班發明賢業神胍押緣白候　動
止爲福某音踊斐又騃于筆曾引領個儡若爲欣調款祁備四時而叶序
導六氣以御和函奉贊書徑儀從泰某居祇惟謹某鄉留侍滕得晚笑塵
以償其平生所願欲慈仁謙厚顧遇殷勤銘心感蔵永矢無蔵違拜通謳
寒暑屢遷竿牘豈儀不敢冒進寧拔同塞叢居言說論球動朝神峻節清
名照燁當世未嘗不起敬起畏寧鄭降歎一爲實世事賢康二爲鄉邦有
人賢寧屠慕閑措以慰稱寸心耿耿仰祈原恕　某仰惟某官清方而閑
敏爾恬而弘深精忠誓結於主知定力不搖於時論自牛刀之試寂即篤
序以寧華屢瞬憂國之忠咸伏敢言之璽盍宣言爲諱今日之啟鍼口爲
高士風之倫自景元吉史寧执直言不容於朝而風寒近良多拳拳加故以

應啟事緘嘿成習淪胥不回觀公裹封激我懦氣願展蘊於底蘊蓋聆群
於先猷某屠庸不爲胃昧司征貴衆居官先于奉職剛鬼瓜夜士民相安
下考再書未速重勤代者近已支撥首夏度可支戍冀凡廣廈風雨不危
非門下而喻休規飭警戒以王于成他有望焉某仰止防正說淵川仙之
榮共想萬福駢集無間崇儒下鎮悉有騷歡拱個欽晚文天料文山暴劉
監簿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啓　肅數宜創子俊子民有古鄉之賦之害觀
渭貞子開貴無國民事來計事行肩歉民事收叙兵於洞源校農諸郡韓
吾引罕入廣通通與清上未義再相集與都憲直同指行肩會於湖陽越
二十日而行肩數民事款試奠知所終家我聚鄉督長戟增闕史高義薄
行雲易衡行死爲殊方鬼家會三夜頻夢君事手白　秀裁衛星斗躍手
八文壯筆遊衆衆手十五文舊遊易磨
賊汝為王也魂傷山寂然妻子入蜀

都水監主簿

鄭樵通志曹水衡都尉有之為左右前後中五
水衡令丞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
唐因之掌印勾檢稽失凡運漕及漁捕之有程者會其月日而為之糾舉
宋史元祐官品令從八品置一人以京朝官充掌內外河渠津梁堤堰疏

鑿疏浚之書識灝淨漲其叢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夫其行岐雖不息雖
勾稽之富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厥恩曾弗得籍集遏廣求清使
黃監簿啓　大勞填樹過揮轉輸使道之官咫尺入潮陽之路涓辰祇
事須史回顧承之春山藏動鴉筆民款鉢恭惟某官學得師友忠為聖賢
奎瓊科名蒸習獨如故吾之舊至登朝列譽望不以抗塵之物方伏膺楊
遣湖恬退謂得州亦可行志肆去國何曾介懷四參清漳凡嶽太守倆肩
憲恫之借留一年余信于石伯之恩自今日始矜惟一節紀扶百城益承
貂傳而來適遇侯蕃之舊江山草木迎送改觀父老兒童見聞夫喜未慰
已恨其暮詔歸復疑其過偏方之計忱念於上京而重內之人美容於
大外其官不辭早遊難遊遠一見臺稀內易救華皇圖滿考之將當而複
大賢之是託雖百勤不積其一拙然終事款洽其物心將濟關中跪生妥
有為蕭相國之助羣致幕下為公今母厭石處士之召拔孝祥于湖居士
集與曹監簿啓　一塵假守自愧非才千里貽書過勤盛意伏惟某官英
聲風著德器自將雍容文雅函簡朝廷之龍積習名教益增開闊之光方
徑席於清高向不忘於時貴有僚攝春莫喻鄉隣周益公大全集與王監
簿庭珪啓　數父執於遙思之搭眯若星辰訪耆英於通德之鄉渫然露

餘雖千里猶當命駕豈同州而廢紀辭恭惟某官儒行配乎先民詩名聞
於四海一行作吏非無意於致君再轉為郎乃不容於當路惟甚蓄汲湧
而道彌廣故歆攄社推為才益尊盡不歸未適遭面伯之善養無思先去
儀逆旻客之自修其廉清可以師鄉里其進退可以厲風俗是為全美守
侍談言顧方往想於九重肯即召偕於五雯某遠深聞足之喜適因來薪
之憂想媽杖之從客獨妨先賤望龍門之炎業敢卜後期區區所依喋喋
徒費衡嶽樂先生集回王監簿衡仲啓　十乘元戎猶頻再至二鄉善士
妄汙相先善甚發函情周顧盍某官璧雍宿學玉筍名流生龍劍之墟斗
經紫氣任虎符之地潤擁紅泉事高知止之標賦閑居之樂釣軸有舊
除今將新某捻聽月評式欽風誼弛於看橋弟娉稱隱之清及未治行猶
見涓輪之召揭誠齋集答王監簿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暑未歸
恭惟判府監簿契丈至孝欽承凡庭天眷永思孝履丈持萬福某老病餘
生卒永僵臥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柴門寂寂無雀可羅而况長者車徹乎
敢圖荀龍薛鳳伯仲之間尚未遺忘先相國翹材長鋏之下客先之以一
介行李之書禮申之以式之玉季之見臨勞普之誠彌篤加遺之儀益厥
父老驚怪衆石焜燿自顧一貴魁野人莫測其所以得之之繇第拯其所

以盛之之切多言為謝焉此有尺耶夫是君子顧言念門戶重大之寄保
聖賢致齊之蔵古有常平今有范呂皆又子鈞軸後先衆竊蕊老友所望
於門下者其勿與庶人之孝競一槩之書。某恭承介弟諭諗悉然無隙
抽出伯氏尺素之書而校相國言行之實付之以紀述護之以銘章自視
淺陋之學久矣既絕潤之思橋舌猶落哂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為也已亦安能摛詞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寫高勳鴻烈於
千載使與年伊允般周召上風乎歆徒滌則在燕拙為已借歆避席則在
文情而已昧三省九思衆日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閑先
援簡偽偽靡寧然尚有愚者千慮之一。吾家于寔不云乎水碑厥則通諸
海。人避厥則通諸理書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與呂中公事
極有典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往往不得此意已託
介弟口傳於聽下矣十月之交可遣使了來取也某皇恐再拜啓易敢問
相門玉姥即日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郎中判縣直閣府判
司令■鄂八龍孫枝九鳳交社山則盧陵有安不外領既筆墨香君蜀國
石罡北果膺麋拜賜珍盛之至。 慰程監簿啓 某伏以王春正月南賜
時若恭惟大孝監簿契丈孝誠動天三神感格孝履支持萬福某伏自壬

子之春本謂決撤元日於上饒道出林穿之西郊柳家先丈華學給事焉
審事契契丈承忘承命遠出山驛衙泥坦荆絕歎諠風承懷意氣至今不
忘惟是老病之餘是歲八月杼疾還家人事都廢姓名不入於修門書問
不至於親舊深文學契如吾契丈亦復作咏非意也勢也至若出塵絕俗
之標登峰造極之談則夜夢晝思了了長在目中也茲以本邦乃得修敬
未占再拾顧言俯枕衰裡節柳衰痛以當門戶之重寄某上饒之役初志
以王事不敢一登宅里瞻拜先丈華學給事謂歸塗當遂此願既而懲於
羊腸之險等再來下道恨至今恭惟先丈高文大冊範模士流蓄學蓄美
蓍蔡昭代謂宜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聞上下衰埜步履
如飛與客争棋中罡不寐不知過日何恙靡已遂至大故聞訃驚吁一慟
欲絕嗟乎天乎世豈復有斯人乎某以山居僻左聞之也後吊之也後首
我知己言之恫怩且以老病不得躬奔會哭敬遣騎持其章致不腆之儀
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衰苦罔之令弟
判縣朝議附此致慰有盧陵妄領細大閒之 慰程監簿啓 某伏以春
意凄猜即日恭惟監簿契丈大孝衰疢深切天相至性孝履天福某卧病
山野屁為以竟未占良覿顧言以禮制情趾美繼閥悟道聖人衰戮之戒

此朋友所望者某山居苦無端便小跡閒訴獨有景行之勤廝亦剩咏諱
帖下速驚喜不勝命戒先丈閣學銘詩某受知不淺其何敢辭自愧歎然
其如固陋恐斐文不足傳遠耳今月十五日夜拜領行狀明日撰成又明
日刊落其甚緐者又明日脫藁又明日送似益公求是正併為求題蓋碑
痛不能多寫尺四日乃書丹畢不知襄事之日此文到否蓋行狀過期乃
至非敢作書人之舉也如蕭田陳丞相葉丞相皆前期一年送行狀來庶
得小從容文字牧于細耳仰惟幸恭啓 劉淵源陳諫賀吳都大監簿啓
顯膺衷綍肅擁星軺分千里於日籤已著民膺之茂總諸道之泉柄遂膺
使指之俗風采一新搢紳交慶共惟某官才兼數器識照萬微洪鍾在懸
自有鏗鍧之韻干將淬鍔彷無盤錯之難蚤以聲猷自結明聖路朝興慮
事無壅於上聞我監鳩工器械精於能事須乾輔藩之最果致蕩節之恩
春言闈府之攸司實佐大農之至計其本澹則其事舉其權重則其責專
允賴通明佇奏流錢之效嗣膺寵渥入典持橐之班某頃殺英游最叨異
顧茲焉承乏復與同寅六轡載馳方切皇華之詠萬間大芘知無凌雨之
虞 賀胡監簿啓 伏審疏渥衰廷曦紫胄學簿正清簡與他監以懸殊
師道尊嚴喜真儒之方用除目初播驩頌交騰某辱眷最深皆喜尤切亟

馳驥積不知傳者之訛仰服鈞衡允得掄材之當自惟衰謬第劇兢懸
余崇龜賀楊監簿啓 伏審飆恩屬掄列舊雉工技巧盛精嬰匠勾稽之
任清華立致徑躋獻納之聯某久託親重尤深雖躍方九還而未已距一
質之能周容躬造於仞墻嚴面仲於下悃 賀吳監簿啓 伏審遴簡名
流勻播成監贊修穰之功正資備器之賦躋業近之聯即聽出綸之寵某
夙叨事契喜聽除音即容修謁者之恭先此寓淒人之敬 余日華賀鄭
監簿劉 竊以緒風初轉變景潛舒共惟某官玉立篤行質望卓偉圖臺
萬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明拜手遣積涓人引胆仞厝未由膺進伏祈
視小性大來之宜謹鼎食坤家之奉亟登禁近式副傾依某共審洪奉綸
言晉列華監師言允穆枋用攸基敢以某官以論議則刪正以學問則時
粹頁松栢之堅直蘼芷蘭而佩飾周行布武茂實益騰循次而升未足多
賀待玉皇之香案從奮車之清塵此有識所共矚目者願少須之某羨不
自揆久客京華侍在鄰鄉既生絜已求進台仁善下俯垂溫顧一世龍門
得所登造通豪燕衍稠疊復辱鼎言從撕遂使不振之孫聯綂律得闕籍
手遠侍塗伏竊隱口禍心惟仁哉此恩當於古人中求之二感不足言謝
遐去風度倏駢仲冬端使所常遂稽修敬非蘭尊乙高山仰止徒有此心

伏覩聖□嘗會同貫等奇選遣穎之遣川浮陸走中秋前三日平達先處
卒長未得備覩請文書守先訓養蒙衛宇下反據熱得失升沈付之度外
遠循從輒不足爲閒基鄉縣付下令兄通守祗金安孤到即送似此盟集
綱遣方王納伏馬務無業有德養遠天又五兩家息深溢爲休祥上無下
論仙遊驗無慈顧案驗許景衡撰墉集論罪李景雲等除寺監丞簿例
臣御准神考肇新官制凡有臺寺監之官無有小大閒劇皆極一時之選
比年以來其選寖輕閒有暴等淫進未足以副仁聖纂述之意者此不可
不論也伏觀近降指揮史功郎李景雲孫恕江大一或以廉幹有勞或以
親近即題試某各與改合入官除寺監丞主簿縣從物等選人入爲寺監
之屬今下之民間者蓋爲今士大夫厭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
僅得爲郡守哉然而所說寺監丞雖有終身不可得者執爲初等選人姓
名曾非有聞等第爲舉擢未嘗歷格而遽得爲之哉且應本有勞道例
上於改秩未嘗有爲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著撰錢文字稍
工亦非多士遠選觀本清門之比也而以官除職度越累朝勝首恩例其
實緣既得遷遷之遠嘗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御監尚書郎或出於戚里營
幸或倖監當資序皆自本擧簡汰冗濫且詔權自今非歷寺監丞以上不

除郎官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大宙書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
簿冒選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胄選又將爲他日之當得者矣澄源正本
實在今日其李景雲孫恕江大一與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特賜
詔寢改用真才以待御監省郎之選且與前日手詔丁寧之意叙進上奉
御筆李景雲孫恕江大一並罷別與差遣 趙孟堅姜夔文編同諸監縣官
祭江陰文君趙監得文 孟堅等仕通德里御魯木家鈌止令閒玉粹無
瑕所積者厚所鬱必遲公侯家家大嘉高才指日可詣誰謂一塵竟止斯
耶誠與不誠莫不爲之痛悼而皆嗟者也社非實緣孫中酹義兕觥微詞
有溢斯注而孟堅者丁年學校行藝尤欽釋文不苟義同斷金彼姓且孫
錯立如林人有我鬣耘始莞心注注渭渭允有知音清燈相對夜漏沉沉
排鑑從勝香伊苦吟嚴寒高節獨望允深方圖依倚增判古今邀合騎奇
心積爲針此孟堅所以出仕權頤備卿未艾不知滯泗之橫藕天詞弗弱
一嗎真悅兄來有知于茲鑒歆 趙清獻公集送揚監簿南歸詩 數隨鄉
薦始登科清白門中所得多伯氏文章天下望家風原是老維摩文同丹
淵集送張正夫監簿歸漢川詩 知己非不遇其如才命違官名疑在夢
親祿只伏歸道路盤危棧家山指落暉好將綵竹頌還拂八關衣 公門

子春不出守梅聖俞宛陵集送滕監簿歸寧番王詩 乃翁守西都明時
散漫陵擁士無餘質吏以文法繩何開來三堂今復走已陵沂浪數千里
雲夢苦炎蒸風牆費陣烏貓使勇氣增于今送歸省寄謝余置能江山可
留詠無許昔寄曾餘祺生先生集送吳齋何監簿添倅解替來歸詩 春
風行李萬篇詩明月歸舟數片帆千載幽雲佳話棣兩年懷玉淡生涯已
開壯闊飛丹詔早晚南薰度赤墀屋屋口閒天下事直聲元是九重知江
湖集楊誠齋送王監簿民瞻南歸詩 朝頭打霰雲不留月波蘸窗欲漲
夜寒報晴直待曉天公端爲盧溪老盧溪在山不知年盧溪出山即日還
黃紙若催得高卧青霞蔵舞班能邪詔謂先生武國人掉頭已復埋林深
路旁莫作兩驛看老儒不用索中金宋比蒯集送朱監簿詩 縱解比歸
騎餘東人指南紋身當重鎮檢耳謝空譚山飲曾曾槃江平由由直枯特
桃柳恨留與退之春蘇頴濱集次韻江琢監簿見贈詩 逮宵暑雨暑如
秋過客不來誰與游頼有濯臺肯相顧坐令彭澤不能休琴跡不歸僕新
由學廢誰令致泉脩衛悅已人憐病懶共成清夢勸遲留劉公是先生集
雨中贈徐監簿詩 明閒雲移影盡從雨送凉遠林寒起霧清草潤浮窗
小隱文游地微吟杖屨坊爽暮還偃几幽趣亦難忘謝翱晞髮集寄王監簿英

孫詩 天柱西南隅開窗見雪初野來過瀟竹仙鳥下羣持草長平新塹
門閒閉舊居他年賓從在誰得入鵰書江湖續集胡仲弓寄趙春谷監簿
詩 獻障吟扉昔不聞歡聲大吠谷中雲栽番欲去重回首立盡斜陽不
見君劉後村集再和仲嵩監簿詩 少狂蘊奇志探索剛畫前安能一措
辭何止三絶編但音和熏風短夢游釣天竟無魚水分始了螢雪嫁北麻
夫腳墜南窗把膝眠寧爲英雄哭不受兒女憐徐伏金閨彥歲晚鐵硯穿
指摮群疑已發樂沉痾痊騁浪愁貴薄蟻封妙回旋精詩肯騎省奇逸今
師川望古多慨慷感時常憂悄肯羨蕭文榮甘保携擁年君有論絶文旨
無書蝌顙承君與妙相書白辨車轍世謂之蝌蚪帖倡和班鍨腹聊與好
事傳 送陳監簿遣朝詩 君昔閒三紀朝今聚衆賢居然時鶯鶴不似
襲鄒嶧訓儉無欽澤遺恩有笏傳將何告明主事事法陰乾 乾成雪坡集
和揚監簿詩 不知年換山無曆日短著書陰自惜羅纓誰與伴清孤竹
裏梅花欣幽寂月窗看影與曉奪雪徑尋花驚夜失絶憐一點清談意不
作群芳妖艷質夢寒翠羽真恐洩香邊細膩何敢即廣平亦作軟媚語可
咲鐵心輕變易梅州叅徽梅花髓初中有味供細繹冰融滌肺想更奇試
爲此花重請益孫燭湖先生集雪中次韻雲卿監簿韻 屋頭掠鵲夜深

鸞鶴御變仙下紫清群玉殿開春未暇六花陣合戰無聲群欽小草呈新草可依珠梅半落英肝病未安自然挹復穿誰與開元生　和欽雲卿詩肝食延英貢太平小臣憂國思注冥千秋鑑在開元錄十漸書留王觀屏莫咲慧思如汲黯無寧離獻自陶青何時再見東都會萬國衣冠拱帝廷誰貪上黨誤長平白日塵沙萬里冥死骨不應餅未雪哀歌長覺氣如屏經生未賦公孫薑邊將何如去病青安得君侯提八陣春風犁編漢南送崔教諭人集　和欽監簿送豫詩一鳴當日衆俱驚曾撥天庭賦太清宦路喜君方晚遇文場推我是虛聲蹇材漫飽叉離衆森思宜衆沆瀣英近喜和光成莫逆嘉名洋溢胥諸生為太師集答王載監簿急詩依韻梓士多好學獨君用心苦始慕萬里足相期一言遇荏苒去歲月差池晚逢路清節挠不變雞鳴任風雨一日起仕進光華照門戶謂予當遨從復此再會聚清談語言約老筆文字古新詩忽持贈病目駭親觀蘭並得遠思從益識質璞草木變秋節悲風鬢原廟自可追賦詠何須倦貪宴感慨無俗青虹晚侯畫吐胡銓澹菴集答畢監簿詩　皆哉洛城翁塵飄無質采鐵未晚書案具水清可掬獨抱古遺經禦禦一川玉惟知耕寬問未暇并矸沃蕭然蛉酥駢破漏數間屋綠賦真可人着意向幽獨贈之三百月

迤來無餘目閉門手自煎賦奕對修竹先生如玉川詩書貫其腹顧我亦何幸此客良不俗新篇忽入手開緘李杜頭華衮褒雖榮溢美論非篤何時玉堂山復得從所欲三挽洗枯腸句賦飯不足呂學德先生集次韻答何奕監簿詩　十年勤苦學詩體擬向篇章逞短毫廢井心情傷汲綆況舟氣象法鶯濤恭謀可法無如杜當侍雖拳獨有高自是土風悲不得南書莫訝楚因操　清才何事受清吟從古詩人誤此心按劍莫投隋氏寶騎驢難和有虞琴賦咸物外雲無着投到天涯海不深自顧已詞終鄙俚願從鄙友聽純音歸流澗泉集未敢之監簿求泉南添差倅去泊靈芝詩經延雖舊事猶新以續中朝入為純便賦泉山六百石重光唐石八千春從來力量非他意到了工夫只此身六月靈芝湖上竟風凉相與洗車塵鷲洞冷然齋集吳趙監簿詩　昔我離家日今皇即位年同時辭比轡共載入西川雪景賡詩句江邊醉酒船重來一訪舊風景故依然虞儔尊白堂集姜監簿先出院詩青燈大小憲前自咲風雖舞見天涉筆護隨斯立尾看鞭蚤覺祖生先一腸獨進何由醉四畝相將底未賒玲重梅枝為老伴摩挲病眼向渠憐姜特立梅山續藁次洪監簿急詩韻　相逢可恨十年遲鐵芥相投更不疑從此詩篇數來往不須千里寄相思　新詩

三復用功深始信今人有古心關葉鏤花兒輩事唱高嗣響有遺音自古詩人夫意多偶然歲晚慰蹉吒如今世味都如蠟水際林間自日哦三洪文字照乾坤小謝風流筆力存惜解向人難舉似見花微咲自忘言草嗟宦路昧通津舉世滔滔豈識真早晚青雲如直上正循文字為藩身方秋崖集次韻牟監簿詩　我携老硯傍書檠吟到更寒月未沉有客忽從天祿至人間便隔五雲深　秋聲滿院有誰來亦欲從君話老儂隔竹已敲茶臼雪不知何日又清齋璩祠部集送呈戚任道監簿詩　甲第衡門憶並開咲談無日不追陪繞欄共覺花時句隔壁曾呼雪夜盃一別青雲俱蹭蹬相逢白首重徘徊炎天卧病逐同巷早晚欣聞步祿來樓鑰文集次李季章監簿韻　曉復吳巖今數年見君風度喜覺然長編因已翻青簡老墨猶能寶漆煙游宦自欣天影近思家猶在夕陽邊時從蜴館追清賞賸寫新詩繼謫仙許綸涉齋集次韻飲念八丈監簿詩　憶昔忌年舊惟公不我遺分携頻問訊握手妻哦詩塵世千年夢仙家一句棋得閒閒健好振古只如茲楊冠卿客亭數藁癸卯春雜用古語謝吳監簿水月即事詩　霜日烘晴畫意行春色隨平林花淡淡荒壁草離離竹徑通幽處山雲薄暮時畫腸情未擬飛鞚返青絲舒岳祥閬風集先從未載四

月二十九日總府復有倉官之命五月初二日入城告愬作一絕貽如山王監簿如山前與予別謂此別不復有相見之日矣予言待十年住山不出吾事畢矣今未兩月已復會面吏成慘愴也　前時臨別語堪哀後會無期首重回我有巾山緣未斷半年兩度入城來　再題巾山二絕貽王如山監簿　北山自負任翻句多少詩人閣筆休戎扶兩峰儂袖去併它句子一時將　天將秋露沐雲巢故遣松巔鶴勢盤詩客惟看半江月不知一半在闌干　巾山行同王監簿作　皇華真人遊海東雲行急疾去若風晚誑羽節追不及賦飄寶憤墜碧空六丁六甲不得趴化作兩峰撐青紅至今八面各變態隱見有無橫復縱或說蒼龍從海度潮落江乾不能去兩角崢嶸雲葭之身伏泥沙惟脊露雷鳴電作定騰霄鐵須橫江截歸路老胡說法欲降龍又恐鉢盂藏不住故將兩塔壓其巔擊鼓撞鐘警朝暮有時風雨響空巖僧坐堂中生畏怖惟有江平月照時付與詩人題好句吳澄友言集次韻酬劉監簿詩　本來麋鹿樂丘山何事驚貽封代拒哥夷西疇趣來作偶然北海便南簷逍遙老木留遺蔭江上輕風動去瀾君向洞庭我彭蠡水天萬頃共清寒度正性善堂藁送挽監簿游子正詩早年馳偉譽晚歲畜奇才再走千言冗經綸萬慮開忠謀扶日上切諫

挽天回大廈方如許云何柱石摧　捐軀陳大義協力濟多艱貿相尋遷
元明公亦放還俄聞姦黨敗僅見聖恩須已矣埋黃壤傷哉涕泫潸　奉
送游子正監簿歸嘉定郡紙處利濟詩　中興人物瞯如星西海之濱起
一經呈極虛懷否讜直遠人卻立望儀形　回天萬字光衝斗夾日一心夢
繞庭何草不黃風雨後更看老柏獨青青　君王神武念京都關洛規恢
入廟謨渭水新屯觀定霸求卞武算付真儒　馳驅莫惜銷人骨更鍊還堪
發壯圖會看詩書真事
業摩崖鍥石為平鋪

太子僕主簿

文獻通志晉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
隋皆有之唐因之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
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與其出入
而供給之及掌印并勾檢稽失

詹事府主簿

鄭樵通志詹事府主簿一人晉始置歷代皆有
掌府事唐六典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掌付所受
諸司之移判及彈劾之事而勾會之三寺十率府文符之隱漏程限稽失
大事啓聞小事下率吏以繩之及掌印勾檢稽失宋史詹事府主簿一人
元史詹事院主簿一人諸司職掌
國朝置一員從七品

王府主簿

唐書職官志漢三公府有黃閣主簿省錄衆事魏晉
已下皆有之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各有主簿後魏
皇子主簿從六品北齊諸王皆有主簿隋親王府二人新唐書百官志王
府官主簿一人掌覆省書教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啓書疏錄事參軍事
一人皆從六品上掌付事勾稽省署鈔目諸司職掌　長史司官屬
國朝改為典簿官一員正九品

軍府主簿

丞相主簿附　文獻通考大將軍府主簿漢有之東漢
書崔駰為大將軍竇憲府主簿及憲擊匈奴路中愈
多不法前後奏記數十上指切其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
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乃遷逆終于鄉里廣州先賢傳鄭咸字伯
直為桂陽令聞母病解印綬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
為主簿北堂書鈔又載為太尉主簿會桐柱舍書陪諸賢仇文風滅獨武
隨其中代舍曾說公閑代說者曰北那小亦自非好事者莫能識世說新
語堅鐔潁川襄城人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

能署主簿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大搶於盧奴後封合肥侯　楊綝為
大將軍曹爽主簿爽將誅及解印綬將出綝止之曰公挾主握權舍此以
至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綝導爽交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
郡氏家傳郡易字德方為驃騎主簿數諫法嚴峻主領頗從之習鑿齒傳
鑿齒為桓溫主簿溫有大志值有知天文者至溫問國家祚運答云方永
溫不悅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星人馳詣習已為標榜指木習問其故曰
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錢供
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溫請別習以習言溫咲曰習憂君誤死
君豈誤活然從二十年有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北堂書鈔晉陽春秋云
王詢為桓溫主簿郗超為記室溫並親待之故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
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書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器標符明徹大
司馬齊王以為主簿　晉中興書王珣字元琳為大司馬主簿時大司馬
桓溫經略中原軍無寧歲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每有稱讚三軍文武數萬
人悉識其面　臧榮緒晉書河南郭象字子玄才學清篤善於度數數甚契之
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自黃門侍郎為主簿任事專勢傾動一時
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文王傳云東海王閒
郭子玄才用為主簿天性閑朗事無凝滯　臧榮緒晉書任續字仲元為
會稽王驃騎主簿　桓階別傳云上平荊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內經杜
稷百度之規外諮廣勝千里之策者也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元帝為
安東將軍召補主簿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亦字道明俱有名
譽號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
興書卞敦字仲仁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聞其名以為主簿　晉王義
之以胄緒稱淡為從伯敦所器重時既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為義之曰
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晉書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
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
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
得免　何充字次道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以振主之權妝羅賢俊辟充
為掾轉主簿始充年在童亂伯父謂之曰我小兒時為軍簿論我曰後當
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　何遂字彥偉少有美名太
傅東海王越請為主簿時海宇大亂軍國事繁辟事無大小每見違問匡
多所匡正戎府推宗焉王濬劉望咸稱難之以為有公輔之量惟楊志宋
制軍府屬官有主簿主閣內省錄衆事在記室上齊因之范雲竟陵王子

良以征北將軍爲荆史雲爲府主簿宋書沈攸之父叔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鎮京口命爲前軍主簿與聲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欲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　劉穆之劉裕起義赴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建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除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復爲主簿　謝方明從兄景仁舉方明爲劉裕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並知無不爲裕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宋史職官志三衛官其設屬有主簿一員

丞相主簿北堂書鈔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武帝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典略云修有才智魏文爲世子嘗從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韲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答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詞鍾辭之爲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又云修少好學有才爲丞相主簿用事曹氏操之入漢因討劉備脩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公諸公不知進云何修曰公歸計定矣　賈逵字梁道爲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孫武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書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草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復其職　楊顒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又顒卒時太常賴恭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多矣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問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爲丞相主簿又桓階字伯緒爲丞相主簿曹公每事咨焉乃對曰昔文帝與賈生談不知膝前於席今與卿言不覺日之夜也　唐書蘇弁爲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弃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逃避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汝南先賢傳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苑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曰君豈妄殺人宜從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州主簿

事物紀原漢州有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冊府元龜裴仲規爲咸陽王禧司州主簿行還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孝文詔仲規曰朕聞置神龜郡望重卿既首應司隸吴舉後皆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業彼玄壤宅紫縣臣方磬心力躍馬其會共功銘帝籍點書王府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遲卿必副此言　東漢書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三國蜀志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引而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三國魏志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未有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娉已入門庭刑之由是獲免雖遂知名　潘

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從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訃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梓說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玄閤下檀閤其善彈箏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檀大以此奇之北堂書抄王隱晉書云郭舒為荊州西曹主簿為內史夏侯含理事目擊得直轉治中嘉定鎮江志宋志在治中之次隋志載梁官制前徐州主簿為二班陳官制南徐州主簿第九品　晉孫泰恩之叔父傳錢塘杜子恭秘術浮佼有小才琅琊王道子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泰為徐州主簿泰以道術眩惑士庶遂致孫恩之亂見孫恩傳　王華廞之子劉裕辟為徐州主簿初王廞為王恭敗於曲河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徐州刺史劉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乃辟主簿　宋江斅齊書本傳云濟陽考城人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梁徐摛祖之子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龜子莊克南徐選首劉孺本傳彭城安上里人本州召迎主簿　江紑本傳濟陽考城人南康王績為南徐州召紑為迎主簿以陳江總傳參之　蔡撙陳書本傳承

聖初陳霸先剋南徐召補迎主簿金陵志孟昶字彥遠平昌人為桓弘兗州主簿與劉裕等同謀起義剋日共劉毅率六十人入廣陵斬弘以其眾過江會裕京口復眾還位丹陽尹尚書左僕射駕汝公廬循至桑落洲王師敗績昶上表曰中軍北伐眾並不同皆咸此役惟臣而已今狂寇來閒宗廟屍逼臣之罪也臣請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歸自縊而已　宋元嘉三年晉光祿大夫阮韶之卒韶之書為司馬道子太傅主簿遂首散帶不綜其職自永初已後不復朝請閉門養志以終其身　宋書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發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　朱齡石本傳劉裕鎮徐州補齡石為徐州主簿朱超石齡石之弟劉裕善之以為徐州主簿江東之本傳劉裕督徐州轉主簿三國典略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聞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宣城志張種字士苗少恬靜居處雅正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主簿時年四十餘家貧

求為始豐令陳朗為中書令朗誠字求信好學有文尤悉晉代故事時目析東晉書位中軍宣城王記室陸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生琰通直散騎常侍北史令狐整幼聰敏刺史元榮辟為主簿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梁書謂僚屬曰令狐整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及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杖整防扞州郡獲寧後魏書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弟兄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弟兄明日相率謝罪郡內欽服之　韋融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融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　崔林字德儒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辟為州主簿　仇廣與弟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為巨富子孫沚進至州主簿濟南志房彥謙隋書本傳彥謙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州主簿時禁網疏闊州郡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唐會要丞簿尉武德七年正月初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以本州人門望者兼領無品秩事文類聚宋天禧五年詔州梓潼等各增置主簿

郡主簿

事物紀原績事始則云後漢始有主簿之號諸郡置之即今錄事參軍也職官分紀前漢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東觀漢記周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張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張方楚國先賢傳胡爽為主簿時武陵蠻賊六千人來而郡守李肅棄馬出走爽扣馬諫肅拔刀向爽爽抱而不放而云為臣之道死而不忘若見殺戮當於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為侶肅遂殺爽而走梧帝徵肅伏法東漢書黃亮為日南太守病將死悉召掾吏曰誰知太守志者記室王度對曰秉指三寸險以時服公私聘贈一無所受送者不越界是明府之雅志也亮歎曰恨不早付主簿以事　范威為吳郡主簿有好馬太守黃謙借乘行春及歸水侳甚奇之太平御覽　吳錄曰范威字子良為郡主簿太守黃謙行春借威守

郡督縣條條者所成責數以春月不宜殺折獄之三十 朱震為郡主簿
時戶曹史來收繫以微愆太守郡牀怒閉閣罰之屬史皆牀震排闥直入
乃前諫曰。來史剌收御史珠之孫焉何為名罰有愆恕如何遂釋之也
朱儁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失利罪當棄市儁乃羸服齎金到京師
賂主史元儁乃不言也 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遣徙日南背舉腸北芒
注辭墓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太守遣事遠送日南障氣恐不得還太
守會赦續後漢書王充傳云王充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衆善不避仇怨
退不避親戚也北堂書抄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仕郡為主簿郡常出錢付
之令市果實祐悉回市買筆墨書具與之閤郡稱美也風俗通 朝稜字伯
師。為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說悅稜常扶救令無傷也桂陽先賢傳武丁
為郡主簿衆人俱坐丁聞雀聲而笑問其故答曰君東市粟米來車覆直
相呼往食之衆人隨往視之果如其言三輔決錄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
尺五寸為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三國魏志龐淯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
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
遂與兵軍未至而郡邑以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

還。晉書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
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
所攻光武時來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
是名焉。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
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易雄長沙瀏陽人
也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
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人又呼問之雄如初如此者三賊乃捨之
陳留耆舊傳戴斌為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蘇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
脫絰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絰放絲捧手劍順目厲聲距踊而前曰
哭不來者郎君也衰申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廣陵列士傳
劉雋為郡主簿郡將為賊所得雋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
之賊不聽前所脅君雋因挺身扶之正與刃會所傷左肩瘡尺餘賊又欲
害下刃雋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黃義
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為郡主簿太守答曰重恍未執牙即
變姓易名為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晉中興書潯陽錄云閔保字士
衡鄱陽人為郡主簿夫人病欲使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寒雪各辭疾

召保使行保曰貧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闕延
醫不使行也時州遣從事榮太守張憂保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
瑕也從事從之者也嘉定鎮江志何昌寓齊書本傳建平王景素刺南徐
昌寓為郡主簿以風素見重景素敗後昌寓上書訟景素之冤以果是半
王傳參定 劉鍾宋書本傳先為京口參軍嘗從劉裕義旗建版鍾為郡
主簿唐書薛收字伯褒聞高祖興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
見問方略所對合
旨授郡主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八

簿

縣主簿

事物紀原主簿漢有之後漢緣彤仕縣為主簿是也晉亦有之至隋大業中諸縣始置主簿掌勾稽簿籍糾正縣內非違　文獻通考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唐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高宗始以為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具典志唐上縣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常轄之司掌縣之簿書民租之版出納之會符檄之要獄訟之成總而治之勾其事之稽違與其財之得失以督令治　杜佑通典後漢緣彤字穉公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詡駁之曰主簿所說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成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冊府元龜晉顏衍兗州高平人仕梁為青州北海主簿自畢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輿地紀勝宋炳晉人宋武帝之在荊州召炳為主簿不起竟入廬山雅好山水往輒忘歸圖畫於室曰吾老矣名山不可再觀惟卧以遊之　句容新志唐楊於陵達夫年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以為賢而妻之德宗朝遷戶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器量方峻進止有常節操賢明終始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唐韋八元睦州桐廬人大曆六年進士貞元中調句容主簿有詩名　惟揚志唐劉肅元和中為江都主簿為擬江都主簿與武進尉中堂撰十八首有詩名歸思秀勅校監察御史詔弘文館以李義府與諸武共譖出為山陽丞建州司戶參軍復召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　臨江府圖志李著南唐時為新淦主簿攝縣事因縣民失火延燒者多乃令民葺居守易茅為瓦而廣其衢路大災由是遂息又以俸資民浚義井六邑民稱之　泗州志顧非熊況之子唐大中時為盱眙簿善詩藝文後棄官隱茅山　溧陽志唐康仁傑泉州人從主召對授溧陽簿性素儉唯食公俸門無私謁其所進侍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不少怠　襄陽志翹黔事唐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黔誓不從叛以縣來歸從襄城主簿轉牙緋　金華府志駱賓王義烏縣人七歲能詩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以為府屬為之傳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或以賓王對后曰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有文集十卷　蘇州府志蕭存字伯誠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後穎士之子也亮直有父風能文詞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為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撰韻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　事文類聚唐韓滉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蔣欽緒見之曰是于歎後時耶　唐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為校理見喜兩五色鸚鵡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傳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唐顏真卿調醴泉主簿書送徒益州正其籍至徒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唐李會為汜水主簿遇事蠲銳甚有聲稱錄材量廝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芻蕘之職　事林廣記唐張彖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大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太和志張景休父遠其名其先洛陽人唐季仕西昌簿卒因家焉　江南野史五代史許仲宣乾祐初舉進士解褐為曹州濟陰主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掌將令有嬖妾與其室爭寵令不能制妾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開將用印但空匣因遣捕縣吏數十人及令主簿僕廝家人繫獄驗問果得於令舍竈突煤中初亡失印縣吏皆恐而仲宣晏然不為之動既而果獲印皆伏其量　宋史職官志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　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物三縣上管尉一員兼主簿及南親治平三年勅省主簿以尉兼元豐六年添主簿一員尉吏不兼簿　自後川蜀及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

注簿書。凡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凡批銷必親書押，不許用手記，仍不許差出，以妨銷注。錦繡萬花谷：熙寧三年，提舉王廣淵言：一縣之事，惟令佐三員，而主簿尉所職各異。苟有紕誤，所職者坐視其弊，而莫得禁止。欲令主簿管稽簿書，尉專管督盗。係萬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宋會要：淳熙五年十二月四日，詔楚州山陽縣復置主簿一員，從守臣翟畋請也。十九日，詔南平軍隆化縣主簿員闕，破格差注。日後從轉運司使闕，任滿不許推賞。六年十一月三日，臣僚言：百姓輸納苗税，官置簿籍，以防猾吏之姦。縣置主簿，專掌勾稽。令所在縣道人戶輸納既足，爲簿者多不即對與鈔勾銷，率至再被追呼，重疊監納。乞詔監司郡守，應主簿秩滿之日，在任內所掌簿書，責令勾銷了畢，方許放行批書。仍專委通判稽考核實。從之。八年十二月三日，詔臨安府昌化縣置主簿一員，從知臨安府王佐言。昌化縣縣令外止有武尉一員，請增置縣丞。故命置簿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詔改鄂州蒲圻縣主簿置而尉，以縣丞兼主簿。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詔置岳州華容縣主簿一員，知岳州張濤以縣無丞簿，乞增改故也。以上寺宋朝紹熙三年七月十一日，新權知房州章髃言：官司遞年提造版簿，而租簿漫不加覈，舊簿不存，其有科敷差役，或民交業更易，因而變易無從考正。乞行下州縣，根刷舊籍常存。二十年二税版簿，委逐縣主簿交管封鑰。或有督務，爲交割之數，方許去官。戶部看詳，欲行下諸路轉運司，令拘收十年版簿，封鎖在縣，以備勾稽。所有十年以前者，如皆存在，亦仰拘收。以從之。以上宋朝慶元三年二月二日，詔今後諸縣主簿並不許差出，以臣僚言：國家之財，取之於總漕，總漕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則縣者財賦之根柢也。總一縣之簿籍，凡税賦之推收，夏秋之輸納，簿實主之，使爲簿者而息其事，則稽考之無法，而税類或至於走失，銷注之不時，而税賦或至於乾沒，或使之催督綱運，推鞫刑獄，兼攝他職，三考之間，居官者月日無幾，間有材幹之彊敏，智慮之精明者，尤不得一日安於其職，而不知簿職既闕，亦不過委之丞尉而已。丞尉既非己職，則亦視爲不急，姦吏得以走弄，姦民得以請求，而税賦爲之暗失，此則簿職差出之所由致也。故有是命。嘉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知巴州馮園南奏：所管化城、曾口兩縣，乃縣令兼簿，而加以入衙，其於民事，大爲不便。且簿書勾稽，民戶銷鈔，招排家業，收支官錢，縣令一身催科之外，何能一一更能辨此？以此簿書有時而不明，戶鈔有時而不銷，家業有時而不改，收支有時而難考。縣尉又自以非職，不預縣事。此兩已與於廢事，帳籍率多不明。訪聞軍興之初，以本州通道，全得遷界，偶差武臣縣尉，所以令兼簿職，其後改差文臣已久，不應尚令縣令兼簿，而尉不掌捕，反爲閑局。乞行下吏部、并利路漕司，如遇銓選，仍舊令化城、曾口兩縣尉司兼簿，例與入銜縣令，得專一邑之事。從之。開禧元年閏八月七日，臣僚言：州縣之間，視版籍爲不急之務，而銷注之不明尤。以銷注爲先，催科爲後，則其權在官；急於催科，緩於銷注，則其權在吏。權在官則民受其惠，權在吏則民受其害者，可勝言耶。未鈔之不銷注，是爲主簿而不任職也。乞行下州郡，覺察或主簿不即銷注，歲取之不爲虐，而窮鄉細民，未免有愁恨歎息之聲。何哉？銷注不時，已納而復催者，不勝追呼之擾，手執赤鈔，而名掛交引者，提門叫呼，莫能自脫。有力者或能辨訴，厥費已倍；無力者吞聲飲恨，貸鬻重納，求寬目前，乃有至于再至于三，而未已者。民力安能不困？臣嘗推求其故，此縣主簿之責也。縣有主簿，專以銷注朱墨爲職。今癃老者不得作尉，故特恩進士率多注簿。年事既高，苟得寸祿，豈復以職事爲意？而才力雋偉者，又不安職守，或攝職於郡幕，有終三年不曾在任者。官賦版簿，悉付於鄉書之手，弊端百出。乞申嚴法禁，行下監司郡守，不得容令主簿營求攝職，日就縣廳銷注官簿。仍仰監司郡守不時取索諸縣版簿，點閱視其勤惰，以爲殿最，仍不許差出，俾各安厥職，盡心銷注，以革重復追納之擾，以銷愁恨歎息之聲。天下幸甚。從之。九月二十九日，權發遣盱眙軍陳師文奏：盱眙縣主簿，從來係是縣尉兼領。昨因邊境調發，一時申明添創巡檢，看詳接續出闕，令已三政。照得本軍天長縣，較之盱眙頗爲地廣，事叢猶且以尉兼簿，盱眙比之天長，職事絕簡，地分甚狹，並無簿書可以勾稽，委是不須添置主簿。於理只令照本縣從來不差簿職，舊例并照天長、招信兩邑事體，止令縣尉兼領。乞下省部，將盱眙縣主簿窠闕省罷。今後不許使闕，或有已差下人，許令別注一等差遣。庶幾少革冗濫之弊。從之。十二月一日，廣西諸司奏：梧州蒼梧一縣，戶口雖不滿萬，而爭決民事，全賴縣官。夏秋二税，既道有限，及至點追，有鈔者常是三分之二，實緣縣事繁冗，無暇銷注。今雖名縣尉兼簿，然尉職在巡警，差出不時，則銷注有闕。勢所必至，使已納之人被追呼之擾，其弊坐此。乞將蒼梧縣許令長官中闕上司，任滿批書亦比類縣尉捕盗之法。從之。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減罷盱眙軍沿淮巡檢一員，更不差人，增置盱眙縣主簿一員，堂差一次，日後郤令吏部使闕。以前後守臣之請也。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權發遣池州錦茂卿奏：管下東流縣，縣境瀕江，最爲僻陋，如沿江商販往來，已有雁汊監官專主征榷。至於本縣相

去既近，已不可得，而再征矣。日得稅錢，不過取之於居民服食之間，戶口蕭條，類於趁辦，稽之版籍，一歲所入，僅足以了監官之俸，豈非有名而無實乎。照得本縣無丞，以尉兼簿，錢穀之際，乏官差使，乞省罷稅官，將其俸給添置主簿一員，所有征稅一事，却委縣令自行措辦。從之。嘉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臣聞賦役之不均，皆由簿書之不正；簿書之不正，皆由銷注之不職。蓋主簿之官雖卑，而繫百里休戚甚大，不可忽也。臣見二廣諸邑，銷丁有錢，割產有錢，銷鈔又有錢，主簿多掩為己有，視簿為職租，往往端坐簿廳，私行銷割，而縣多不預，長官庸懦，則唯唯退聽，然而漫不知之。朱獲則互甲取簿，有如聚訟，又有主簿之昏老為吏所侮，處己不正，為吏所持者，其簿書又歸於吏人之私舍，或自苑銷而無官司印押者，或與姦民措改，而簿扇不全者，或有當質錢物而全簿去失者，如此則追呼重疊，騷擾百出，賦役何由而均乎。乞下監司郡守，將諸邑有簿並照條置櫃，封鎖於長官廳事之側，主簿日詣長官廳取簿批銷，訖則封鎖於櫃，不得擅歸簿廳。上件批銷等錢並與除罷。其主簿並免差出，專一在縣銷注。如有怠惰不職之人，不親書押，而令吏輩用手記銷注者，簿者並以違制論。從之。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賦斂之害，慘於兵戈，追呼之擾，甚於寇盜。

今之夏秋租稅，備用常制，雖置主簿一員，適差攝官以助縣司勾稽之勞，俾縣尉得專意警捕。從之。六年二月三日，四川制置大使司奏：廣安軍元撥守臣奏請，以管下新明縣封疆闊遠，繁劇難治，已分三鄉增創和溪一縣。已準朝廷從所請施行，所有本縣縣官係依倣渠州分創大竹縣體例，減新明縣丞一員，充知縣，移本軍駐泊兼本縣簿尉，有分縣之利而無增員之費。大凡縣道有詞訟簿書等件，非縣令一身所能辦集，全藉佐官得人。今來本軍駐泊多是鄰軍石選，往往目不識字，不能銷注簿書，又不諳曉民事。乞將上件駐泊員闕，發歸改左選一員，充和溪縣簿尉，許於本路漕司差注，將駐泊合得之俸，就支作簿尉俸給，庶幾左選通曉銷注簿書等件，誠為利便。從之。宋史：扈蒙，晉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為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過之不問。　沈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劉穎，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蠲免。　李舜臣，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餓民千百，持鉏梃大呼，譽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盍出慰勞遣之。　楊仲元，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非之曰：邑未嘗旱，殆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殆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衡，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又調鄞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司馬池，為永寧主簿，嘗以公事詣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抵觸隙而前，遂遇害。　孫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梧顥父通，嘗為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餓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　王禛，為永興盩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禛自責，歎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搆生下獄，禛前白曰：此特年少不幸，敘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羞。帥悟而喜曰：吾處

物不及此。即釋去，而待禛加敬。　司馬旦，為鄭縣主簿。鄭有婦開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姦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黜吏十數輩。先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楊簡，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行狀：慈湖先生初授迪功郎，主富陽簿，於邑事閑冷，先生誠心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　趙賀，開封人，為臨朐縣主簿。賀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逃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縣門過，曰：旌賢之能也。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金水河民決，十六縣皆選屬，它伏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耶。　祝公明，遼州巖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據圍守，踰年，城陷不屈。魏泰東軒筆錄：張侍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恃勢為世庵，大為一邑之患，累政俾其勢莫敢與之較。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狀之未發。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衛族以害公正之吏乎。

了不畏意。一日士倫延桀至邑，居張諸之田，君徙吏也。音叔父穎公懋之令堂節，為善士矣。為發薦而去。元一統志：寧國賢，徐州人。從陳無已學，嘗為吳縣主簿，賦詩為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貫都，字正文，侯官人。以文業干忠懿王，補僕遊簿，秩滿為令。正身奉法，邑人鑱新眾曰：楊襄畏四知，令君兄弟皆倍於昔人。卒靜不受。　陳襄，宋慶曆二年調建州浦城主簿。會邑令闕，襄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邇世族，多前後令莫能制，蔽豪請託，習以為恒。襄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其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立於前，私謁者無所發。邑人知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其像，以神事之。郡使者刑部李積巡行至縣，襄以十事便民者干之，積皆行之，人受其賜。襄集本邑士之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知孝順信行。由此為父兄朋友者，更相斜戒，不敢以非禮相干。時有禁近大臣，扶護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襄因農時力作，雖王命尚不奪之，矧以為私耶，乃令傭僱以役。時有人失物，捕莫能得，知的為盜者，襄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閣祠之，引囚立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襄自率同僚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帳之，乃陰使人以墨塗之。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秋滿新志：劉格，字道純，恕之弟。主銅陵簿，秩滿，山谷黃庭堅以詩送之云：五松山下古銅官，邑居褊小水府寬。民安瀟魚少覓訟，簿領未減一丘槃。蘇軾因其歸，凡以簡與鮮于侁云：劉道純讀書強記，辯傳文辭，粲然而立節，僵仆吏事亦健，司馬君實深知之，而餘人未識。昔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誠非私之，為時惜材也。前輩推引人物，不啻如己出，蓋如此。　李孝先，字孫叔，少以祖令章任為太廟齋郎。力學好脩，稱聖俞以其兄之女妻之。調池之建德簿，累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池州。會池守闕，攝事數日，郡務甫理。時議於城西浚車軸河，以便糧餉，且將來俟。孝先言：鑿田毀冢，勞人靡財，且水勢將來彝北為患必矣。時朝廷方興水利，來使者觀望迎合，顧獨以為不便。當路者惡其直，然卒不能奪也。見宣城志。　儀真志：豐清，字欽穫，嘗為六合簿，有遊永定寺聯句詩，鼎池潤門。溫州府志：陸游，字務觀，號放翁，為瑞安縣簿，貧治得宜，吏民愛之，尤善為詩，至今稱之。江陰志：劉欽，字賴父，少踈俊，與兄敞偕中進士第，調江陰簿，後為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　紹定涤入　上元縣志：元年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擢咸淳進士第。宋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不荅。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學者稱之曰除山先生。鳳陽圖經志：元遠縣滿從善，真定人，元元統年間為主簿，有能聲。袁州府志：易景升，字方游，元朝治書經，鄉貢進士，歷官至承事郎、滄水縣主簿。南昌府圖經志：元段從周，字郁文，大德間為邑主簿，文雅明斷，臨政精察而不苛，攷覈田根，皆得其實，而賦役平，民愛而歌之。元史百官志：各縣置主簿一員，諸司職掌

國朝各縣置主簿一員，正九品。在京上元、江寧二縣，各一員，正八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　六暮

部　吏部七

吏部條法差注門　總法撮要　應犯贓私罪情重。并未歷任。及承直郎以下未成考。或無舉主。及停替未成資。並不在選注之限。即成資條因前任過犯拔停替。非犯贓及私罪情重。聽與選闕。　應選官。雖應格而曾任所選官。以其職被責罰未隔任者。不得與選。　應以罪不得與選。而指名差及被旨特注應選闕。任滿無礙選過犯。聽與選。贓罪非。　應年陸拾以上。不注選闕。大使臣惟不選三路。文臣知州資序。不拘此法。　應奉特旨或朝旨。令吏部與差。若於格法有礙具所礙條格申都省。　應已就闕。不許退。見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　應停替後。未成任者。不得差注在京諸司差遣。　應命官犯罪。枉被降等而得改正。若已授闕而願赴。或已赴而願就注及願罷者聽。其因罪責降。而在任抉牽復應就移准此。　應命官已授差遣。願對換資序。同各應差注須闕期相去壹年內。仍於見任官替期百日前親身赴部。陳乞審驗。召保貳員。如不是本路或鄰路壹等合入窠闕。並不許對換。已對換者不得再換。即因罪犯應入遠者。不得換近地。　應授闕未上。而改闕滿期過半年者。謂元待壹年而改壹年半之類。許選。選依名次改注。　應四選差注。應入遠小者。以去闕下阡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　應本貫臨安府并寄居人。許注授京局窠闕。　應參選注闕官。於射闕前契勘本官。委的有無祖產并妻家田產在所射闕處。取其伏鑄降文狀申部。方許指射。不得妄作有祖產并妻家田產。乞行退闕。　應闕兩人以上指射者。當日擬定名次最高人。應注官。不注寄居及本貫州。其因父祖改用別州軍戶貫。及應注帥司監司屬官於置司州。係本貫及本路寄居。或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有田產物力處亦不注。　應文武官。不許注授前任差遣。　應宗室注授差遣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柒員。餘州不得過陸員。萬戶縣不得過叁員。餘縣不得過兩員。本縣鎮官無煙火公事與縣官通計員數。　應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郡縣窠闕。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肆員。餘州不得過貳員。萬戶縣不得過貳員。不係萬戶縣。不許差注。　應知縣被罷。止許注中下縣。如係蜀士。仍照限員。指揮不得過兩員。　應二廣州縣官。以貪贓被按罷。不得再注二廣闕。　應用刑慘酷被責人到部。降等注授。無等可降。注遠小。

仍不注親民及刑獄差遣。　應文武官。丁憂服闋歷任人陞壹季名次。內文官仍與家便差遣。即服闋後改官者注近地。　應獨員課利場務。及三路緣邊。若在京闕。不注老疾昏昧人。　應闕不得違注宗室。隔外姓者聽注。即外姓非泛改罷。丁憂事故許赴上。　應因病妨拜跪者。不得注闕。　應三色官。謂流外進納攝官。有舉主貳員。聽與選闕。　應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注邊遠。及貳拾年者並落籍。　應選人經歷任。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差注。　應文學已經注權官壹任。理作經任差注。　應循資以上酬賞闕。依選法差注。　應判成未授官。或授訖未上。而丁憂服闋參選。限叁日與差注在外射闕。以狀到日名次超陞。應理元名次者依本法。　應已注破格闕。而有故退下。在半年內者。再行出闕。伍日限滿無人願就。依舊作破格差注。　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入家便。今據狀差注。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於同日參選人下為名次。　應吏職恩科補官人。今已授差遣。不許與人對換。　應文學過赦注權入官。降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參選。其年陸拾叁歲以上。今依指揮權差破格厳願壹次。　應文學注權官壹任回。注正官。因罪犯離任。更注權官壹任。贓罪不在注官之限。　應選差人縣尉未獲強盜及殺人兇身。或已獲而人數不及壹半。雖該赦。本州放行批書。并已叁考滿替。或丁憂離任到部。並且與注授初官。合入差遣。　應監在京倉庫門違漏經罰。逃轄馬遞鋪得替。比較馬數該殿降。各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內逃轄若次任更應殿降。隨所入遠近與監當。　應丁憂服闋。令陞半年名次。仍注近地。　應差注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總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勅。　諸射闕。依令供具戶貫。及寄居州。或有田產物力處。若隱匿不實者。依供家狀不實法。仍許人告。　諸射選闕。具歷任功過舉主分數。隱漏不實。及書鋪各徒貳年。書鋪不知情者減叁等。仍許同射闕人告。　諸差注違法差誤。不當以違制論。不以赦降。自首原減。許人越訴。若不超折資序杖壹伯。其賞罰不當。或應試不試。不應試而試者杖捌拾。各不以失減。　諸人吏定奪差注下名不當。及受請屬者。並加違法差注罪壹等。受贓者自從重。仍許上名。徑赴尚書省陳訴。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集注闕。每季首月。檢舉於拾日內注。　諸集注。令並親批就與不就。內侍郎選唱名間願注處。　諸注官。判成後限

貳日。稱日者以計假。餘條準此。叁拾人以上展壹日。願待次者聽。　諸闕
應注者，限貳日擬定。侍郎左選集注者，展日。選闕叁日。　諸待次人，並節
錄歷任，依名次置籍注闕。即長官審量注所擬闕。郎官銷注闕牓，與擬牓
同出。　諸非次闕牓示指射，限伍日，依名次注。即經使闕非同日指射者，
以投狀先後。　諸射選闕，仍於射闕狀前連具歷任以來功過、舉主分數。
同書鋪書押，委郎官抽摘點檢。　諸應射闕者非次經使闕，許指叁處，不
赴部許指伍處，從上擬定，即集注前非次闕，未經注者並集注，同日有非
次闕者依常法。　諸闕應選者雖占射差遣，及預指射人，並同選。　諸犯
贓罪，若私罪情重，情重非。并未歷任，承直郎已下未成考，或無舉主，因朝
廷陞擢，本任無長官，許屬舉者非。及停替未成資，並不在選限，即成資後
因前任過犯拔停替，謂非犯贓，又私罪情重者。聽與選。　諸選官雖應格，
而曾任所選官，以其職被責罰，謂尉限滿不獲盜，及捕賊違限，或怯懦
不入賊。主兵之官，主事怯懦，監當之官，失陷虧欠之類。未陽任者，不得與
選。　諸以罪贓罪非。不得與選，而指名奏差，及被旨特注應選闕任，滿無
礙選過犯，聽與選。　諸選官次等人，已就本注，而應格人願就者聽。已就
者，並限次日注官。　諸應奏差及無官可奏者，依選法注。　諸平陸拾以
上，不注選闕。大使臣軍不選三路。文臣知州資序，不拘此令。　諸應選見
闕，滿壹月無人就，雖礙別格，聽選本闕。無別格及有別格而召人滿壹月，
聽經任礙選人指射。尺滿壹月，雖係次等人，亦聽權入。謂親民權注監當
經任人，監當權注初任人之類。曾犯贓罪者，不在此限。　諸犯罪減降者，
以降至罪名，計分差注。　諸罪犯不理遺闕，或依無過人例，及該赦降免
罰之類，並不理過犯分數。　諸衙替差替該赦，不理遺闕，或除落更不施
行，若得替後衙替而該去官勿論，及犯衙差替許終本任之類，其差遣並
不理分數差注。　諸四川人願參部注授內地闕者聽，仍與在部官家理
名次差注。　諸判成，因官司會問致出限者，聽投狀射闕。　諸注闕各理
本資。即親民人願折資就監當者，理監當。　諸注闕不得就應避親處。及
填替許相容隱，若有服之親。　諸闕限員，不並注者，謂知初任，及時明人
之類。雖非本選人，通理為數。　諸已致仕而再入官者，各依元官資擬注。
諸短使在外應注闕者，雖未還，並擬奏。即疾患射闕，叁日乃擬，過叁拾
日未參者改注。見闕及立界處拾伍日。　諸授差遣者，會問刑部大理寺。
如有罪犯，係公罪杖笞已該恩，若去官或覺舉自首原免者，不作公案。在
寺，且與差注，即候有持旨。謂於注授有妨者。並改正。　諸奉持旨或朝旨

令吏部與差。若於格法有礙者，具所礙條格申都省。　諸擬注差遣，結銜
應帶充添權差監，改就稱兼、權、網字，與父祖名相犯者，免迴避。　諸已就
闕，不許退免。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即事應會問者，許占壹闕。餘
指射人聽別射。其應會問而除程過半月未到者，令別射。　諸闕兩人以
上指射者，當日擬定名次，最高之人，上名若有違礙，應定奪，限日下與決。
應以會者展壹日。如不該指射，即日主條告示，方擬以次應法之人。如以
次人不願等候者，即別行曉示，召在部人指射，內有元指射人未曾到就
闕者亦聽注。其被受取會官司，仍限即時回報。　諸注官不注前任州，本
京畿不注前任縣。即前任州官令射縣官。謂非倚郭者。及非前任治所。謂
兩州兩縣以上差遣，而非駐劄處，或前任甲縣，今射乙縣，雖壹州者，各不
因體量過犯離任，並聽注。其場務課額叁萬貫以上者，不拘此令。　諸注
官，不釐務非。不注寄居及本貫州。謂父祖改用別州戶貫者同。應注帥司
監司屬官，於置司州，係本貫及本路寄居者，準此。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
有田產物力處亦不注。宗室同。即本貫開封府者，唯不注本縣。　諸川峽
路知州與通判，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不並差川峽人，職官。
判司兵官謂各貳員以上處。令佐並準此。謂選已官內各但有內地官壹
員。餘不限員數。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貳員。　諸福建路知通，無通判只
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錄事司理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壹州人。　諸
代父祖兄弟入廣南遠地人，如自合入，若今任因事合入遠小處者，不得
用所代折免。　諸以過犯入遠及遠小處監當者，雖祖父母父母老疾，不
在免限。無兼侍食祿者，降壹等名次，與免川廣差注，不願者聽。　諸因用
刑殘酷被責之人，本部置簿籍記姓名，到部與降等注授。無等可降者，即
注遠小處。仍不注親民及刑獄差遣。　諸侍替人，不得差注在京諸司差
遣。謂侍替後，未成任者。　諸課利場務，雖非選闕，不注犯贓罪人。本格不
注私罪者，仍從本格。　諸庫務監官，任內亦曆庫經要切薄書無亡失者，
聽差注。　諸押香藥綱欠失及不覺盜滿壹伯伍拾斤，得戶部報者，注遠
小處。　諸前任二廣州縣官，以貪贓被按罷人，不得再注二廣闕。以寶祐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併定。　諸以營葬已移替而得旨移替者，
如違限不葬及官司保明失實，並奏劾。其違限者，候葬畢，注遠小處。　諸
闕員應舉官有見任人去替壹季，及非次闕待報過壹月，創添置闕，兩月
計遞傳倍程不舉到，或限內入遞到而礙法應退回，別舉計程往復已在
限外者，聽依格差注。　諸特旨除授，及占射差遣，并合入家便，或因衙改

省併指射者。不得對移。即任滿有酬賞。酬賞等者非。若課利場務。或立界
處。及犯罪已發者準此。　諸待次人却叙用。及前任贓罪。若私罪情重。衛
替事理重者參經集注。公罪徒及私罪稍重。衛替事理稍重者肆集。私罪
稍輕。衛替事理輕者伍集。不就闕雖有假故並直注見闕。次近闕。次季闕。
願從便注。聽依合入路分。不得改換。願對移者依本法。即應入家便者。各
展壹集。其祖父母父母老疾者。不用此令。　諸在外應直注者。並就注即
直注。已擬未奏。而有人願就者聽改。　諸不得對移人。自避親若嫌。及因
罪犯體量應移者並聽移。特旨除授者取裁。　諸初補官。年未及格。或年
雖已及銓試。呈試中但未經任者。並不得用恩例陳乞差遣。及堂除雖奉
特旨。執奏不行。　諸注闕應報別司者。奏鈔還部後限貳日。遣者壹日。特
旨注者。以勑貫到部後。　諸四川申到奏辟及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者。
辟狀定差。而別有除授者同。即時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
聽本部出闕。許本貫四川。或係內地。而石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
雖已參轉運司。本路及他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
授。定差闕未指射而轉運司定。者。即先注定差合或同日指射者準
此。壹季無人願就者。並還本處奏辟定差。　諸授官未上。應退免者。退元

給付身文書。批鑿事因。押官用印記。繳申都省毀抹。　諸差注應取會者。
官司限當日回報。　諸得旨注差遣。而都省下本選取會者。限壹日勘當
申。　諸到任任滿賞。不許較量計理功分。任惡弱水土處。被賞者聽如格。
諸授闕未上。而改闕滿期。過半年者。許還選。依名次改注。謂元待壹年
而改壹年半以上之類。　諸命官參選。並取索印紙并告勑宣劄。照檢如
曾權攝職任。而不批書任內事因者。並申舉究治。仍候會問圓備。方得注
授差遣。　諸願就八路射闕者。限叁日報本路。者行到日。方理名次。停替
人應參選者准此。即本路無闕而願歸部。謂元非八路得替人。或八路人
受蔭補。應參選而願徑參轉運司注授者。並聽。　諸四川人願參部注授
內地闕者聽。仍與在部官衮理名次差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格。　校量功過

功狀　過犯

轉官（惡弱水土。護減年以上例。賞減年。州縣官循資不該。）　追官降官落職。不追官特降

右肆拾分（貳伍減肆年磨勘者。計叁拾分。不及年者。以年比理。）　勒停

減叁年磨勘　衛替事理重

循兩資　降監當

右叁拾分

減貳年磨勘　衛替事理稍重

循壹資　降遠小處

右貳拾分

減壹年磨勘　私罪杖已下

高賞任。（每任理。）　公罪徒

占射差遣　衛替事理輕。差替及非時

放罷。（以理去官者非。）降遠小處

右拾分

不拘名次路分　公罪杖

不依名次指射差遣

陞壹年名次。注家便優便。

陞壹年名次。不拘路分。

免短使。陞半年以上名次。　且與短使。未得與差遣。

先次指射差遣。

右捌分

免短使。陞壹季名次。

免遠　公罪笞

免試

免短使　罰短使。

不拘名次。

不拘路次

家便優便

右陸分

陞壹年名次　壹犯罰俸直。（每犯理公罪笞。）

右肆分

舉官壹員

陞壹季名次已下。（每季各理。）

陞名零日

右壹分

淳祐令　諸品官因省員廢併衛改。及因事而誤罷任。（因誤注授改正者

用。許不依名次路分在外指射差遣。親民資序今已及貳年。依得替人例。
小使臣仍見短使。監當資序人應關陞。承直郎已下應陞改者。不限到任
年月日。並依得替人例。若去替不及半年。本路有闕。許差權稱成考任。不
願者聽。即因事誤罷而替人未到。或被衝改未授差遣。而後人有故不赴
者。聽還舊任。其未到任人。合有員闕併衝改者。與依元名次不拘路分就注。
違過者資歷併衝改者。依在任人法。　諸寄祿官朝議大夫已下及使臣。
因祖父母父母老疾。若婚葬。願折資監當者。召保官貳員。所在官司驗實
無縗繫。保明申尚書吏部。許不拘本貫指射。在任合願兌解罷者准此。即應
入遠地監當。因祖父母父母老疾願不理任而入近地者准此。以上不許
舉辟對移。已到任而應避親者。自從本法。其緣邊主兵官反幹辦埽岸。并
諸河押綱使臣。不用此令。　諸命官應入川廣福建。雖直注。若是抵犯本
上用。有期以上親。願不理入遠而代之者。雖官資不同聽代。　諸命官應
入川廣福建路。如本宗同居緦麻以上親。在川廣福建路指射。若已授或
在任。謂去替百日已上。聽於未差移前召保官貳員。申尚書吏部。勘會不
虛。權入近地。　諸命官犯罪枉被降等而得改正。若已授闕而願赴。或已
赴而願就注及願罷者聽。其因罪責降。而在任扶奉後應就移者準此。

諸命官已授差遣願對換者。資序同。而各應差注。須闕期相去壹年內。仍
於見任官替期百日前。親身赴尚書吏部陳乞審驗。召保官貳員。不以路
分聽換。已對換者不得再換。即因罪犯應入遠者不許換近地。如校百日
已下闕。未滿陸拾日。及過滿見闕。未滿叁拾日者亦聽。　諸命官應入遠。
雖已授勅告宣劄。有實該兌。或因祖父母父母老疾。及婚葬願折資監當
者。限陸拾日自陳。過滿見闕限叁拾日。其監當人。願不理任而入近地者
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元豐三年三月一日。勅吏部勘會。總稱老
耗老病或老耗昏昧。或老或年高老昧。立文不同。今申明應條內。言年老
耗者不須昏病。若稱老病或昏老者。並相須。柒拾以上。雖無疾病。亦同其
言年老昏昧之類者。但有壹事。即礙差注。　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勅
吏部四選自來官員注授差遣。乞於任等路分內指入壹等。今來車駕移
蹕兩浙。所有路分遠近不一。除依條合注遠外。餘並不分路分。聚同差注。
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權宜措置。雖以修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三年四月二十日。勅應被責。令吏部及送吏部注廣南監當或遠
小處監當人。其有元不曾到部。無名籍照驗者。依所降被責指揮。便行具

闕。申尚書省。點差。如後來有礙鄉貫三代等。即令本官自陳。從本部具銜
改本路一般差遣。如隱匿飢上。依避親飢之官法斷罪。本所看詳上件指
揮。當來緣為有元不曾到部。無名籍照據之人。一時申請。止合編節存留。
申明照用。　紹興三年十一月八日。勅吏部侍郎鄭滋劄子。契勘移蹕兩
浙。其路分遠近。理合權宜措置。欲乞以去行在駐蹕處仟里外為遠地。不
及仟里為近地。仍乞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奉聖旨依。紹興六年五
月十四日。勅吏部狀。勘會侍郎右選。已申請到指揮。權以去行在駐蹕以
仟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緣上件指揮止係侍郎右選申
請。尚書左右選。今欲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施行。奉聖旨依。乾道九年七
月一日。勅吏部狀。伏覩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差注應入遠小者。以去闕
下仟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本部侍郎左選。除依已立定
格法。川廣福建。理為遠地。外有合注小處。并遠小處。今看詳。欲依三選差
法。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庶幾均一。奉聖旨依。本所看詳述件指揮。
止是權宜所降。難以立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都省批狀。勅令所申。吏部法稱注官。不注前任州不曾有權攝
之文。後批勘會官員曾權攝處。難以注擬。送吏部照會施行。　淳熙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勅本貫臨安府并寄居人。許注授京局窠闕。　紹興十年
六月六日。勅淮南到任任滿該賞。比附任惡弱水土格法減半。理為功分。
循資人不減。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勅京西利州路州縣官到任任
滿所得酬賞。依淮南已得指揮。比附水土惡弱。減半計理功分。　紹興十
七年十二月三日。都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定差不該闕。許川路到行在
官指射。權不引用。礙川峽人同任條法。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勅川峽四
路轉運司。合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人。只以名次依格差注。本所看詳
前項指揮。並係權宜措置。難以衝改本條。止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
興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都省批狀招信軍。兌差官員寄居侍闕。乾道四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都省批狀高郵軍。兌差寄居侍闕官。七年四月九日。
勅淮安州。兌差寄居侍闕官。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一時所降。難以立
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乾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勅廣南福建
兩浙路。近海去處。當職官任滿。批書委無透漏見錢出外界。方許注授差
遣。　乾道四年八月十七日。勅應監司郡守。按發所部官。致降指揮。先次
放罷。後勘得止係公罪。於法不至差替。衝替追官勒停。令吏部放行注授。
慶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臣僚奏竊見今日士

大夫。饕榮省進。恬不退者。年及休致。尚不知止。欲望播告中外。有合引年者。據禮求退。舉聖旨依。後批照得其間。有曾立戰功及揀汰離軍。并歸正歸朝歸明忠順官等。應合得恩例添差人。如或年及。若行差注。於令來指揮有無違礙。送吏部看詳。申樞密院。本部勘會前項。逐色添差。並係恩例優恤戰功歸正等人。節次特與恩例添差。不釐務差遣。竊恐難以引用令來所降引年求退指揮。今看詳。伏乞朝廷指揮施行。再準批下。即未見聲說。應以恩例并特添差之人。如或年及。於令降指揮若行差注。有無違礙。送吏部。逐一分明指定。申本部勘會。除特添差人係朝廷差注外。所有宗室、隨龍、戚里、舉使。并應以恩例添差之人。雖以引用令來引年求退指揮。令指定欲從本部已申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右劄付吏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嘉泰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臣僚奏。仰惟國家法令。所宜遵守。或創例破法。豈可不參酌而訂正之。戰功跡狀明白。方許添差。令有以獲蓋此類。陳乞添差者。侍左借闕以發遣。一時在部滯留之人。其指射不盡之闕。自合狀遣。近來往往打入破格。則自此不用差法定格。皆得注授。莫若自今凡借闕差注。用不盡闕。仍舊狀入未拔使闕。不作破格。則內泡佳闕。庶得自此循格而注擬。欲望並令吏部措置革絕施行。奉聖旨依。令三省樞密院吏部常切遵守。

嘉泰三年八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淮南轉運副使王璆。褰川路四漕司到部人。據奪射闕。欲望明詔吏部。今後刷到逐路戚闕。不許在部人陳狀。以佗闕對換。本部勘當。已刷到逐路戚闕。不許在部人陳狀。以其佗定差闕對換。一節。合從所乞施行外。今措置今後已經逐路逐州陳乞在外指射人。更不許就四路運司畫行射闕。如已在外指射。卻又就運司注擬。後來定差文字到部。或在外指射文字到司。本部及轉運司。並行具申朝廷取旨放罷。仍乞下四路運司常切遵執施行。其轉運司定差。自不當用部闕豈闕辟闕外。所有在外指射人。即不許參陳乞定差闕及辟差闕。其因事到闕人。止許陳乞部闕。及見榜戚闕。申省去後。後批送部。從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敕吏部狀。承淳熙二年二月八日敕。分差建康鎮江鄂州兩闕。利州種料院等闕。奉聖旨並發歸吏部使闕。仍係具差注格法。申尚書省。

今具下項。

一尚書右選

兩浙西路安撫司指使。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使。（內安撫司指使大使臣壹員。轉運司準備差使大使臣壹員。）

右注無贓罪監當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衮同差注。

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使。（壹員）

元係本選使闕。續承指揮作准備差遣。欲依舊作准備差使稱呼。并依元差注格法注授。

監轄軍激賞北外酒庫。（內大使臣壹員。）

欲比附本選場務選法注授。

一尚書左選

諸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諸路轉運司主管文字。 淮東西湖廣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 諸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 廣西鹽事司主管官。

右並選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曾經歷任親民人。

諸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通判資序。及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諸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諸路提刑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通判。次知縣資序人。（須入知縣人非。）

諸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 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 福建市舶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知縣。（須入知縣人非。）資序經歷任人次第。叁任監當人。

兩浙路轉運司催促起發行在物斛官。

右並選注承務郎以上。曾任監當任滿人。選人曾歷判司簿尉。闕陞令錄資序以上人。（非次限內。或同日指射者。先差承務郎以上人。）

簽書雅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酬奬改官。合入知縣人。破格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資序人。

通判

淮南 湖北路

右並注知州。次通判人。破格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廣西 四川路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人。破格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

知縣資序人。

諸路州軍府教授。兼見重定。

右選注曾試中詞學兼茂科。曾試中內外學官。元學官次教官。殿試第壹甲。及省試上拾名。舊法太學上舍。或公試上叁名。國子監取解上叁名。曾任太學辟廱宗學官為等次。並不限資序名次。考任年甲過犯。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同日指射者。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內無可取會及不見得前項因依之人。許令召本色出身官貳員。結朝典之罪委保。謂如曾同試中。或曾同在學委識之類。若限內無應格之人。依舊再牓半月。又無應格人。雖磨勘改官。唯注知縣人。亦許差次注。太學舊法曾陞補內舍人。次曾任教授經任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以上曾犯贓私罪者。不在此限。內鄞鎮去處。選注承務郎以上官。更不通差選人。

勘會京朝官。各以貳年為任使。叁年已下闕。

諸路通判。各以貳年為任使。肆年已下闕。

一侍郎左選

監當監門　監臨安府都鹽倉貳員。　監臨安府造船場。　監行在和劑局門。　監雜買務雜賣場門。　監文思院上界門。　監文思院下界門。

鑄錢司檢踏官叁員。　瓊州瓊管司主管機宜文字。　邕州溪洞司主管機宜文字。　湖廣總領所撥發船運官。

今擬差注。曾任正格職官差遣。任滿及或貳考人。次注曾任正格令錄差遣。任滿及或貳考人。如牓及壹月無人就注。曾任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

監行在諸酒庫。　監行在贍軍東酒庫。　監行在贍軍北外酒庫。

監行在贍軍餘杭庫。　監行在贍軍中酒庫。

今擬差注曾任叁萬貫以上場務。課利無虧欠。有舉主壹員以上人。次注曾任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如牓及壹月無人就注。常調關陞。有舉主壹員以上人。

勘會以上窠闕。並注無過犯疾病。年未陸拾。人如同日有宗室指射。依縣令法不許陞壓。與在部人家同差注。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以上並已使陸

平闕不作破格較量選。

縣丞　卬州大邑縣丞兼合同場。　漢州綿竹縣丞兼合同場。

準格注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并常調職官。知縣及應入縣令。家理恩例。名次高下。差注較量選。

一侍郎右選　勘會本選。元有準備差使。江南西路轉運司貳員。淮南轉運司貳員。湖北轉運司貳員。廣西轉運司壹員。江東轉運司貳員。湖南轉運司貳員。福建轉運司貳員。共壹拾叁闕。欲依尚書右選已措置事理。依舊從本選使闕。及廣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貳員。今降指揮。改作準備差使稱呼。本選依舊使闕。

黎州兵馬監押兼買馬。

欲依本選差格指揮注授。

信州鉛山縣銀銅場。　永康軍在城商稅。兼合同場係緣邊　行在點檢所。烏程糧場。

欲依興國軍合同場闕法。內永康軍。係緣邊

招信軍。天長縣。張家埠。稅兼煙火公事。　主管安豐軍榷場。往來押發使臣。內小使臣壹員。

欲比附安豐軍花靨鎮榷場官闕法。

秘書省門。　國學公廚。

欲注校經任人。

度牒庫。

欲比附浙西安撫司回易庫闕法。

兩浙轉運司準備差使。內添員小使臣　兩浙西路安撫司指使。內壹員小使臣

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衮同差注。

臨安府保安閘。

欲比附嘉興府嘉興縣。杉青堰閘闕法。

襄陽府排岸。

欲比附潭州排岸闕法。

福建路安撫司。沿海緝捕盜賊。　福州荻蘆都巡寨緝捕盜賊。　兩浙轉運司。催促綱運。

欲依選法

行在贍軍𨊺酒庫小使臣壹拾陸員。欲先注親民，次監當，年未伍拾人，曾經課利場務，增羨被賞之人，仍不注軍班，及軍功進納補授人，如牓及壹月，無曾經增羨被賞人願就，即依選法差注。　三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並依吏部所申。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遣公據或印紙照用差注，磨勘事節不圓，方許會問。若不用發遣者非。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得假出外人，已辭未見者，不得射闕。　諸已注外任差遣者，告示授宣勑告身，後伍日內並赴朝辭。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參選人，待次滿壹年半，丁憂服闕，或初出官，若降敘監當，及三路緣邊川廣福建路替回貳年，不因罪犯、體量而衝改、減罷，及折資監當貳年半，父母老疾應入家便叁年，短使出京，及因公事妨射闕者，月日不計。不就闕者，雖在外，並於限滿日從上直注經使闕。　諸文武官丁憂服闕歷任人，陞壹季名次。特除服及貳年者同。其未參選，因應舉或召試，得及第出身者準此。內文官仍與家便差遣，即服闕後改官者，注近地。未出官，非應舉得及第出身者，不用此令。　諸經按察官司體量老疾昏昧者，不得就注。　諸在任人，奉優合入差遣者，就移鄰路見闕及經使闕，無闕者，與待次人通注。

尚書左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恩例陳乞，若特旨及奏差并得家便優便者，不理所入路分。外入近者聽理。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因病妨并疏者，未得注闕。　諸前任在京倉庫未帳未畢，及法酒庫拼罷未足者，未得注闕。　諸三色官有舉主貳員，聽預選。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已下，換授使臣而就邊遠者，聽入親民。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未參選人，試刑法雖不入等，而應留者注合入闕。　諸得家便優便者，不拘路分通注。　諸錄事司法參軍，叁經檢法不當斷罰者，注官日與遠小處。　諸知州縣令，已參選而考課未到，聽注闕，應降差遣者，雖已赴並追改。　諸闕不得違注宗室。隔外姓者聽注，即外姓非泛改罷，丁憂事故，許赴上。

尚書左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應入親民，而願理本資就監當，及於應入路分，願以次就遠者並聽。謂無本等人就者。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朝旨與差遣而指定路分者，不以名次注擬。　諸因盟事，在任兩經推賞者，與占射差遣人，衮理名次差注。　諸軍班因轉員換授，限拾日注願就，應入闕無，即添差，其陝西河東路土軍都虞候換授者，不用此令。　諸應注軍班武藝出身而無本等者，聽以崇軍武藝補進義校尉已下轉授及教閱軍人，因恩澤換授者充。用呈車補進義校尉已下轉授者同。　諸軍班因轉員換授者，初任替成資闕，選闕亦許注。即陝西河東路土軍都虞候換授，無戰功者，不用此令。　諸監當人在任應闕從者，就注親民闕。　諸注闕者不得違任在京，其奏差及就經使見闕，選滿兩餘條稱見闕者準此。聽兩任。祖父母、父母老疾，應指射者叁任。特旨差者不理為數。　諸初參選已召保，閤門祗候以上，勘當訖，報閤門，即年雖及格，長官審察未堪釐務者，未得與注差遣。　諸因犯盜招降或徒伴緣吉首補官人，不得差注四川及三路帥司差遣之類。　諸曹押綱人收使者非。不注沿江監稅，曾充下班祗應於都亭驛祗應者，不注北使路闕。　諸選官見闕，無人就者，應選材武，聽取年未伍拾人，餘限年者雖年陸拾伍，並聽選。　諸參選試中人，曾充武學內舍生壹年者，許選注緣邊闕，上舍生雖不試，亦準此。　諸初出官人，年貳拾，聽赴選，無出身者具所習藝業投家狀，試卷之試，隸馬軍司及侍郎左選，遇科場關試既使試中注差遣。　諸應試不中，而年及肆拾，兩試不中，而年及叁拾伍者，令寫家狀讀律，注雙員監當。　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邊遠壹等差遣。若拾年之上不願存亡，稱內官，及貳拾年者並落籍。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計限應直注人，季集月短差出京，及因公事妨射闕，或無合入闕者，不理為集數。

尚書左選令　諸非本部注擬之官，而被旨送部，與合入差遣，或因體量負犯到部者，其資序遠近並依本部法。　諸鎖廳及第，或賜出身，及持旨與親民，并酬獎改官人，若未經任，並止注監當，仍理親民資序，任滿即理第貳任知縣資序，候闕陞通判訖，方許注授通判。　諸進士叁人及第者免遠，第肆第伍人，及有官應舉出身，并持旨與親民者，入近地，次入遠，并入近地，後並入遠，有歷任者通計。　諸自川廣替回若遠官送司入近地，兩任，即未成資并福建替回者，壹任後並入遠，因體量負犯罷，及福建不滿壹年者，入元路分，即就知縣，遠叁拾日見闕，或直注闕者，依福建法。　諸應注小處者，依合入遠近通理名次，願依衝替事理輕人例者聽。　諸

叙役散官入遠小處監當者，四日依元得旨與差遣。　諸非小處闕，兩經集者聽注。應入小處人，　諸降貳等，（兩等可降亦是。）并叙官人並入次遠，應入次遠者，仍注小處。　諸牽復合入資序人，見任次遠，移近地，在近地，移次遠。　諸牽復人，元因疾病降等者，到部，牒御史臺看驗，在外行監司保明已安者，與差移。　諸牽復合入資序人，見任川廣，與就移鄰路次遠。　諸叙官，以元犯應降等而無等可降者，贓罪注合入路分差遣，公私罪與近地。　諸官員犯罪，叙充散官降等，若見存官應與差遣者，並遠小處，（散官仍監當止，即叙見存官。）而係公罪徒、私罪杖已下者，注合入路分。

諸親民人，任監當已成資而應直注監當者，既注，以次親民。　諸獨員課利場務，非使經由處，親民及三路緣邊，若在京闕，不注老疾昏昧之人。　諸職田優厚處，非舉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許連任。其進納及曾犯贓罪，若入小處者，並不注。　諸破格窠闕，廣南滿壹月以上，諸路及廣南蕃判知縣縣丞滿半年以上，各無人願就者，申都省。（廣南蕃判知縣闕，如行下轉運司，已滿半年，無見在到人，即再破格曉示。又滿半年無官願就，再申都省。）　諸選格應取實歷人者，若經任寺監丞以上，及朝廷選任，並依實歷法。

尚書左選格　選親民官

經朝廷選任　經任寺監丞　考課優等　本職被賞（謂減年以上）

曾歷本資

右以次選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敕：吏部尚書王希呂劄子，契勘四選通用法，諸已就闕，不許退免，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尚右、侍左、侍右見今遵用，獨尚左或壹月或拾日不赴銓量，許其退闕，即是觸衝成法，欲令尚左一體遵用上條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令　諸非選親民闕，叁經集注，無人就者，注經任合入監當人，即見闕并立界去替兩月無人就者，注無贓罪降監當人。　諸經使闕，朝旨令速注人者，限叁日。（貴限者依元旨。）無人就者，雖礙選，並從下直注。即見闕已召非正入人，而壹季無人就者，準此。　諸應從下直注者，外任以入門，在京以參選日為次。（同日者以元從為次。入門與參選同，特旨注參選人。）父母老疾，應注家便，或自八路替回，并服闕及不因罪犯體量而衝改、贓罷人，並免。（在京等未帳不半者準此。）　諸應入小處遠處遠小處，而無本等闕者，注經使非選闕，遠處遠小處，仍去京千里外，其大藩郡鎮并駐泊都監、參州巡檢，惟叁經集注者聽注。　諸應入遠處者，以前任比類

遠近，即前任八路者，注經使壹季鄰路闕。　諸闕榜及半年以上無人願就者，親民闕許本等親民資序不應格人，或經任監當應材武人，依名次高下，衆同差注。限滿無人願就，注初任監當材武人。如同日限內有本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其監當闕，注經任人，次未經任人，依名次差注。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限滿無人就，聽降等監當人指射。　諸應降等者，親民人入監當，監當人入遠小處。　諸親民監當闕曉示及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別作壹榜，限伍日依破格法差注。如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曾犯贓罪人非。）　諸立界選闕去替兩月無人就者，親民闕聽小處親民及降監當人，就監當闕聽礙選并遠小處人就。即應入雙員，或指定路分監當，不用此令。　諸注親民闕，訃到任日，年柒拾者改注別闕。　諸年柒拾以上到選，而審驗不堪釐務，并已降監當，本任又犯私罪情重，及贓罪並取裁。即經樞密院肆等以上差遣，及顯有勞効者，仍於狀內貼說。　諸閤門祗候、宣贊舍人，並閤任在京、外任，應外任而閤門奏留者，注優便闕，理為外任，即自願供職者依常法。　諸大使臣，充校尉下班祗應副尉日，所得轉官資、減年遇犯，通行較量，內轉官、減年，並減半轉資，以貳拾分計功差注。　諸內侍官年叁拾，非事故責降，到選者與親民。　諸內侍官，應入小處或監當，而無闕者，與前班通注。　諸選內侍官闕，無應格者，不限舉主。　諸官應差內侍官，權而無人可差者，牒入內內侍省。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六年二月五日，樞密院劄子：今後武臣橫行，如願赴部注授之人，照應大使臣參部格法差注施行。

侍郎左選令　諸職官願注知縣，常調令錄，知令錄願就縣丞、判司簿尉，及應試人願就殘零闕者，並與本等人通注，即因奏薦特恩或恩例得循資，并與從事郎監當者準此。　諸新及第出身人，未授官而尋醫侍養，或丁憂及年小未注官者，參選日依元得指揮注擬。　諸初及第出身人，定日集注，不赴者候參選注經使闕，其八路人願歸本路射闕者聽。　諸有官應舉及第，願別授差遣者，於本甲上名注擬。（同出身者附出身人之下。）　諸上舍試中兩優釋褐，依及第第貳人擬官注授差遣。　諸集注定日，先職官，次令丞、判司簿尉。　諸注官並親赴。若就注及被權差內外幹辦（謂準朝旨，及依條差者），并出京待闕，示所射闕未訖，缺別指射者聽。家人同書鋪下狀。　諸判成者，限貳日注官。（遇鈐試中，展壹日。）先注經使闕，願待闕者聽。　諸應選見闕壹季無人就，聽應試人指射，仍依選法。　諸

循資以上酬賞闕依選法。其係水土惡弱攝官初授正官。願就者聽。 諸以恩例陳乞差遣者不許用奏舉闕。若不礙選者。許乞選注處。 諸選人經歷任。謂在任或資者。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人差注。 諸文學已經注權官壹任并理作經任人差注。 諸丁憂服闋歷任人。但曾到任丁憂同。陞壹季名次。特除服及貳年者同。其未參選。因應舉或召試得及第出身者準此。仍與家便差遣。未出官。非應舉得及第出身者。不用此令。 諸判或未授官。或校記未上而丁憂者。服闋參選。限叁日闕會所屬與差注。其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為名次超陞。思理元名次者依本法。 諸應得占射差遣者。指占同不依名次路分。注合入闕。文書未足。許先占。已占未注者。許挨壹次。若願占未使闕者。牓示伍日。上名不就。聽注其未注。而為非次闕者。候限滿。因事得不依名次者。理投狀日。隔任狀使者。理後來下狀日。 諸闕牓及壹季以上。無人願就者。並於月首根刷。作破格闕。定日除。司法參軍。廣南非縣令外。不以資序考第舉主路分年甲專法。許應射闕人指射。以恩例名次高下。衆同集注。其職官縣丞錄事司理參軍。仍注經任。或歷任壹考以上人。若礙本貫。前任州三代名諱。及曾犯贓或私罪稍重。並不在破格差注之限。即進獻納人。仍不注職官錄參縣丞

司理參軍。在外令許破格注司理參軍外。餘亦準此。 諸破格窠闕。集注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注應格人。仍於集注日辰時投狀。如不即投狀。集注時。雖構願就。止與破格人衆同差注。其殘零闕若集注後再牓拾日。無見試人應就者。方注待殘零闕人。又牓拾日。無人指射。即注待無人願就殘零闕人內未合注官人。不在差注之限。 諸已注破格闕。而有故退下在半年內者。再行出闕。住日限滿。無人就。依舊作破格差注。 諸祖父母父母老疾應入家便人。緣狀差注。仍注簿符本貫。或住止州勘驗詣實。係明申部勾銷。若擬干例拾以上。陳任人更不會。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於同日參選人下為名次。 諸已判成。而用恩賞改路分。或陞名次者。下狀後滿集日注官。 諸廣南遠地闕。去替叁月。餘路兩月。及經決見闕。無人就者。舉官闕依下條。每月刻刷。聽無贓罪并非前任勒停衝替事理重稍重。未得與官。及見展殿人。餘依次第注擬。差注仍依本法。有舉主者許權知通注。若年陞拾以上。及有私罪情重。或三已官并無舉主人。不得權注。殘零闕無舉主者。仍不通注。 諸罷舉監當。及下文選注闕去替壹年。刻刷并非次闕。曉示合參選年未陞拾。歷任無贓罪有舉主。非前任停替合入人。限伍日指射。主判不拘名次。以舉主考第出身勞績過犯次第。選優

者充。餘選注闕。及諸處得旨令選差者。量材注授。以上差擬。仍依本法。并書州。德清。武康。嘉興。青。崇德縣令。南劍州。尤溪。將樂。明溪。劍浦。沙縣。邵武軍。光澤。邵武。泰寧。建寧縣尉。選注年伍拾已下無私罪。曾任縣尉。無擒盜遣賜。或曾獲盜得賞。或試武藝得官人。即福建路銀銅鉛錫冶監官。選注無私罪人。 諸無官可舉闕。場務監官。去替壹季。并見闕滿兩月不舉到官者同。選注年未陞拾合入人。監當本條。不指定舉官名者。充選職官。次令條。次判司簿尉。若見闕及主管官闕。到滿叁月。已經選注無人就者。每月刻刷。許應試非見展殿人就。職官非主管官令條闕。仍依上條次第通注權知。以上差注賞罰。仍依舉法。 諸殘零闕每月刷牓依格注擬。差注仍依本法。其有贓罪。及前任勒停衝替稍重。或未得與差遣。若見展殿者。並不在注擬之限。 諸非廣南人在部願住廣南路就闕者。依條符本路轉運司。令在本路及湖南福建諸路人之上。 諸江南東西荊湖北路職官。令佐判司殘零見闕經使。伍日內符本路轉運司就注。 諸合入廣南遠地官授記。未成資離任者。依前差注。衝替稍重。人次遠者準此。 諸授廣南遠地官已到任。因省併及丁憂雖不成考者。理為遠官任數。即貳年替罷有差出假故。或非犯私罪。入禁破考者準此。 諸八路官任滿。以

酬賞應預射闕者。雖考狀未到。並聽差。 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八路闕。而以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闕考功。 諸病患并疑不妨者。與注合入官。即不許乞免謝辭。 諸勞績及陳乞朔旨。指定與官。於差注妨礙者覆奏。 諸在外應射闕。并移注人與先注見闕。無見闕即注近闕。係同月滿者。依狀內次第。合入路分依本法。 諸應注闕而願出京待次者。射闕注擬。依在外移注法。 諸避親若嫌應對移者。移一般闕次同縣鎮移本州。同州移鄰州。同路移鄰路。聽注見闕。礙親人願罷而未成資。與免試者依元入路分。 諸闕本等人不就者。雖非應入路分。並聽注。因過犯入遠。不侍以次就近。 諸參隨侍養年滿者。注元合入路分官。前任已成資者依待替法。 諸因過犯。特旨與判司者。注合入路分小處司理。司法。司戶參軍。承官同無。即注簿尉。未成考雖不因過犯去官。還依上法差注。 諸廢縣為鎮。合選注闕監官。貳考。尉壹考。以上年未陞拾。歷任無贓罪。非前任勒停衝替事理重。稍重。及流外進納人。 諸蘇碎注縣尉者。任內他懷怯懦。雖不經勘罰。並注遠小處。 諸試中刑法人。新任闕不滿叁月。非循資以上者不得改注。應就任及上資序者依本法。即已就銓試。而投殘零闕者。試中亦準此。 諸循資

以上酬獎闕。不得舉者。亦不得注。充攝官初補正官。已注水土惡弱處者
聽。得替。更不酬獎。餘酬獎處。不注有贓罪或私罪稍重人。諸職田中等
以上闕。不注曾犯贓罪。及前任停替。若進納人。諸大理寺保明到試刑
法人。堪充職者。差司直或評事。即考第舉主。足者仍改合入官。諸吏職
恩科補官人。已授差遣。不許與人對換。諸工匠伎術人。不注流內官。其
諸司吏人。不許換攝官。諸勒停叙用。與官人注經使闕。若赦法不至降
資者。與降資注遠處。無資可降。注無人就遠處見闕。即注遠處無
人就殘零闕。諸注官奏訖。應報別司者。限貳日。急速限當日。諸文學
遇赦。權入官注簿尉見闕。願權注非見闕者聽。無即注經使闕。應入家便
者聽。注無見闕路分經使闕。不注三路緣邊官。其赦書限年陸拾已下。而
降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諸文學注權簿尉者。壹任回。與注
正官。犯公罪徒。若私罪或體量罪犯離任者。吏注權官壹任。贓罪不在注
官之限。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判司簿尉。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
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叁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歷任無贓私罪及公罪
徒或曾停替者。與錄事參軍。如有上文過犯。即展壹任回。流外今及拾叁
考者不展。以上非流外人。曾有舉主肆員。或合使貳員。仍通注縣令。因酬
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有贓濫。及諸司驅使散官。三省祗應人出
職者。不得入錄事參軍。其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
錄差監當。因酬獎與職官令錄者准此。有過犯准上法。

尚書考功令　諸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叁
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與令錄。若歷任有贓私罪及公罪徒并曾停替者。
更候壹任回。流外今及拾叁考不展。無上文過犯。即與令錄。因酬獎入令
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人有贓濫及三者祗應人出職者。不得入令錄。其
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有犯准上法。若歷任有
舉主。會問應使舉主闕本選。

淳祐令　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陸拾已下堪釐務者。本縣本州
轉運司。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叁員奏舉者。聽赴部注權入官。
諸承直郎已下。經尚書吏部判成。或被批未上而丁憂者。服闋許在外
指射員闕。所在州勘會月日。保明有無罪疾。申尚書吏部。　諸承直郎已
下。在任因賞及特恩循資者。本任州取射闕狀。申尚書吏部。願罷任者。勘
驗無締繫。聽罷。其舉職官若轉運司主管帳司之類。并舉縣令。令不用此令。

侍郎左選格

舉職州縣官

留守府節度觀察判官。右為承直郎。
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右為儒林郎。
留守府節度觀察推官。軍事判官。右為文林郎。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右為從事郎。
司錄錄事參軍縣令。右為從政郎。
知司錄知錄事參軍知縣令。右為修職郎。
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右為迪功郎。

差注

宗室占射　試中上等占射。先次注授。試中中等占射。先次
占射。酬賞占射。陳乞占射。　試中下等不依名次與再理黄甲
免試人家注。如用日射闕。若再理黄甲免試人。如授勅在當年以後
試中下等人之先。即先差再理黄甲免試人。如授勅在當年以
前試中下等人之使。即合先差當年以前試中下等人。
免試不依名次　免試依名次　殘零不依名次　殘零依名次

闕名

新州　循州　欽州　廉州　邕州　宜州　瓊州　融州　一賓州
容州　高州　化州　雷州　昭州　橫州　梅州　南寧軍　吉
陽軍　萬安軍
南恩州陽春縣　惠州河源縣　漳州
龍巖縣　漳浦縣
汀州
上杭縣　武平縣
贛州
安遠縣　龍南縣
右為惡弱水土處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九年八月四日。勅。選人歷任未及貳考。緣事罷任
非因贓罪勒停衝替稍重。或未得與差遣人。比類依初官曾經銓試不中
年及肆拾聽注殘零闕。奉聖旨依。　淳熙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勅。四川特
奏名。如係廷試唱名。方許就部注授。　紹熙二年四月十一日。都省批送
下吏部中。新及第因賞循至從事郎未經任人。指射職官窠闕。後批送部

指定本部照得新及第出身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人并因該覃恩出官試在第一甲第二甲並係宰降指揮與職官差遣所有其餘及第初官人雖因恩賞循入修職從事郎以上並係未曾歷任之人既無專降指揮難以注授職官差遣止合依條注司戶簿尉破選破格監當廣南破格司法差遣後批送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慶元元年二月十四日勅吏部於選人過犯因該赦恩除落及免約法并不曾經取勘却曾經體究雖不曾伏辯却有供證明白係涉贓濫之人本部若不放行參選注授緣已該大赦曾經刑寺除落及免約法若便與放行注授竊慮收使恩例及理名次在上陞壓無過犯人欲今後似此罪犯之人並與注降等合入差遣如同日指射差注在無過犯人之下若贓濫明白之人亦不許注授所掌財賦及收趁課利去處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勅今後選人所授差遣妄有私計不使除之對換之人須要遵從條法指揮仍踏逐本路及鄰路一等合入窠闕對換施行如不是本路及鄰路並不許對換

侍郎右選令 諸親民監當經使見闕曉示壹月或雖非見闕榜及壹季各無應格人願就者作破格別作一牓曉示限伍日召人指射監押巡檢縣尉知寨闕注監當材武人（監押仍須經任人）巡檢闕注經任材武校尉以上無材武人願就即注親民次監當不應材武人經任監當闕注初仕人（初仕闕仍注校尉）闕合注材武闕如無材武人願就即注經任次初任不應材武人如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先注應格人（曾犯贓并進納人各依本法） 諸注親民闕射到任日年柒拾者改注別闕 諸三經集注而不就闕或不赴者並直注即三路緣邊待替及應免短使者展壹集兼陞名次兩季叅季又遞展壹集（不依名次指射者依叅季法） 諸經使見闕聽降等應入人就同日有本等人就者注本等人 諸進武校尉在任未成資非因罪犯體量罷者聽注經使闕壹次即未赴任被衝改或省員廢併者依元名次別注應入闕 諸敘用人初注官依降等法即累任未經本等聽注經使闕 諸軍功補授應入住程願赴諸路聽候差使者聽 諸進武校尉授任程闕以理去官並免短使未成資者許指射應入使臣經使闕已授未上者仍依元名次 諸校尉在任轉承信郎通不及貳考省罷者許不依名次路分在外指射差遣 諸小使臣校尉先下班祗應副尉日所得小使臣校尉日所得同轉官資減年過犯通行校量內轉官減年並減半轉資以貳拾分計功差注（先下班祗應副尉日無功過即依照驗者不許計理功分） 諸朝旨速差人闕召合入人過叅日不以遠近通注又伍日親民闕召經任監當人監當闕召初任人又伍日注本等應直注人仍先依遠近即前任待替者並不注 諸犯枉贓盜已替而會赦應降監當者與合入監當應奏劾者免勘合入近注遠合入遠小處即應罰短使者並免 諸差有心力者取經任無體量不職或贓罪及私罪情重人充（差短使雖未經任曾座短使幹辦者亦許差） 諸押綱因欠失撥散舟船及迎護科門任內叅經書罰者並降遠小處 諸庫務專副得替轉授使臣應供未帳者候畢日與差遣 諸監在京倉庫門而透漏經罰者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 諸巡轄馬遞鋪得替比較一界馬數該殿降者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宗室女夫聽入近仍降壹季名次）若次任更應殿降隨所入遠近與監當 諸差遣以近地遠地門注不識字人通注遠近 諸待替人應八路直注者以展磨勘折短使年月 諸出外待次人違限者雖未參並直注 諸小使臣應直注者注經使闕 諸應直注及降監當短使已足者聽在外待次仍注籍候有闕與差應校文書並就給 諸之官違限者參選日注遠小處 諸應降等者親民人入監當監當人入遠小處 諸降等人依合入遠近注小處經叅季無闕者以元參選日與本等人理名次止注集注闕不許不就在外者仍直注（權注集注亦理壹季） 諸應入遠人到選及壹年非因贓罪及私罪情理稍重見降入遠者聽與入近人通理名次注經使闕 諸降入遠人經叅季無闕者遠小許注遠地遠地注本等非次闕又經叅季權入近地經使闕仍並在本等人之下 諸丁憂服闕人陞半年名次仍注近地

侍郎右選格

小使臣校尉收使恩賞名次高下

御筆聖旨衝罷人 國信所占射人 押綱指占人 先次占射人

先次注授合入差遣 陣亡占射人 應占射差遣人 不依名路分指射差遣 祖父母父母老疾人合與常調裒理名次

闕名

新州 循州 欽州 廉州 邕州 宜州 瓊州 融州 賓州

容州 高州 化州 雷州 昭州 橫州 梅州

南寧軍 吉陽軍 萬安軍

南恩州陽春縣

惠州河源縣

漳州 龍巖縣 漳浦縣
汀州 上杭縣 武平縣
贛州 安遠縣 龍南縣
右為惡弱水土處
侍郎右選中明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批送下吏部劄子。勘會小使臣差注。依條以遠近地闕注即令本選。見依紹興三年十一月八日申請指揮。以行在壹阡里以上州軍為遠地。不及壹阡里為近地。緣尚書左右選。侍郎左選。見今皆不分遠近差注。今相度欲除泛濫補官并停替到部及過犯依條合入遠人外。餘並不分遠近。窠理名次差注。庶幾四選事體一同。後批送吏部照會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權宜申請。不須立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七月六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乞下吏部。今後攝官年滿解發改換正官。及改秩者。並止許注授二廣差

遣。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命官在任有犯。任滿赴部。陳乞注授。約罪結絕。刑寺所約罪名。係公罪該赦。及去官勿論釋放。劄付吏部與降等差遣。今後似此之人。一體施行。 嘉定五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對換兩易差遣先申尚書省照對。不得徑上鈔。 嘉定八年二月十八日。勅吏部尚書李大性劄子。檢准令諸川峽路知州與通判。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並不差川峽人。職官判司兵官謂各兩員以上處。令佐並准此。謂逐色官內。各但有內地官壹員。餘官不限員數。一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定差。不該闕。許川路到行在官指射。權不引用。礙川峽人同任條法。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勅川峽四路轉運司。各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今只以名次。依格差注。一又令諸福建路知通。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錄事司理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照得吏部見行引用不一。委是未便。欲送檢正都司詳擬措定。劄下吏部長貳。勅令所看詳措定。申看詳前項指揮。並係權宜措置。非以衝改本條。止編節存留。申明照用。照得在法諸川峽知通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不並差川峽人。今條法

已有。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并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貳項指揮衝改。權不引用上條外。其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之法。未曾承准指揮衝改。緣日今福建與昨來在京日事體不同。是致有合來申請。欲將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條法。照川峽路已降指揮權不引用。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中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如有違犯。承行人同主令並行斷勒。內壹項。應在任遭按劾與宮觀人在法停替。未成資不在選限。近有到部注選闕者。本部照得在任遭按劾與宮觀或罷黜人。在法礙選。不應注選闕。如非選注闕。合照格法注授。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勅臣僚劄子。乞分別某職為親民。某職不為親民。著為定制。本所牒報吏部四選。備據進奏院。浙西安撫司。兩浙轉運司。臨安府等處。供一知州通判知縣。城南北廂諸路提刑提舉茶鹽司。福建茶鹽司幹辦公事。諸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漢陽軍使。雲安軍使。諸州簽判。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察判。節推。防團判官。軍監判官。軍事推官。知錄司理。縣丞主簿。點檢所湯鎮酒庫。兼本鎮煙火公事以上。並係親民。一諸路安撫司參議官主管文字。主管

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公事。四川京湖江淮沿海制置司。廣東西經略司屬官。江淮坑冶司。湖北鐵冶司。淮東西湖廣四川總領所。行宮留守司。福建廣東市舶司。四川茶馬司。西南兩外宗正司主管。睦宗院屬官。諸州教授。分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分差監建康府鎮江府糧料院。監倉庫場務。緝捕。巡檢。准備差使。浙西安撫司回易庫。提領措置酒庫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檢察官。兩浙轉運司主管帳司。船場官。糴買物料官。點檢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檢察官。諸酒庫監官。柴場。頓場。都錢庫官。諸路都統司屬官。監當不帶煙火公事。司戶司法。樓店排岸糧料以上。並不係親民。本所欲從諸處供到前項具申朝廷。乞批送吏部重加審訂。照得諸路制置安撫經略司。並係受理一路民詞。四總領所。并四川都大茶馬司。各係拘榷諸州財賦。其屬官事權頗重。關繫亦多。點檢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及分差諸軍糧料院。分差監行在榷貨務。並係朝廷選擇差人。教授係壹郡師儒之職。司戶司法。並係州郡委送定奪公事。監鎮帶煙火公事去處。得以受理民訟。並難以令不與親民差遣人注授。今將江淮都大坑冶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湖北鐵冶司幹辦公事。福建廣南市舶司幹辦公事。提點醫藥飯食。諸路轉運司造船場。催促

糴買物料官。西南外宗正司。睦宗院。點檢酒庫所。柴場。稈場。麴場。都錢庫官。提領搞賞酒庫檢察官。諸州監軍資排庫糧料。樓店并倉庫場務。應係監當并緝捕盜賊巡轄馬遞鋪。都作院准備差使指使押隊。並為不係親民差遣。奉聖旨令吏部四選將不與親民差遣人依資格注授。常切遵守。

嘉定十五年三月一日。敕吏部看詳臣僚奏。銓部自今不許文武官於前任州軍注授待闕之時隔路。儻或見次。亦合改差。如不曾到部。所屬辟差之人到任日。本州取索本人今任前任所受差敕印紙參照。若有礙前任州軍。不許放令赴上。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九日。敕奉聖旨選人縣尉。未獲陞項指揮強盜及殺人兇身。在任事發而不獲。或已獲而人數不及一半。雖該赦。本州放行批書。并已成考滿替。或丁憂離任到部。並且與注授初任。合入差遣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敕臣僚上言。今後極邊次邊州縣官。不得差注吏職。奉聖旨依將沿溪峒邊州縣官一體施行。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以往選人。先任諸郡教官。武臣先任四川二廣沿邊次邊縣令。曾奏罷者。各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扶赦。許依無過人例正令別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元年七月一日。都省批下吏部申。特奏名文學權差破格嶽廟壹次。事後批送吏部。據敕條指定。申令具下項檢準。令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陸拾以下堪釐務者。本縣本州轉運司。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叁員奏舉者。聽赴部注權入官。諸文學遇赦權入官。其赦書限年陸拾以下。而降赦日年乙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承寶慶三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文。內壹項勘會特奏名文學依法。遇赦日年乙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注權入官。其年陸拾叁以上。如有舉主叁員。可權差破格嶽廟壹次。右本部據得條法赦文。並稱文學遇赦。年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若年陸拾叁歲。則不許參選。止權差破格嶽廟壹次。係本部見行遵守。今具條法赦文在前。并指定上件事理申省。候指揮。承後批送吏部。據應敕條指揮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劄子。臣僚上言諸路臺部各有係屬貫畫窮邊僻塞用武之地。州縣官屬。皆須出力。宣勞共事。豈癃老年高之人所能勝任。欲乞行下吏部。自今後兩淮京襄凡初任及再任官差遣。不許年滿陸拾以上者注授。奉聖旨依。　端平三年九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欲自今應文武官在任。經臣僚監司郡守彈劾。曾推勘體究贓狀顯著。永不與親民差遣。人雖該恩。特旨改正過名。仍許親民。祗許到部指任注祠祿。次任注闕慢差遣。任滿無過。方許授親民。及因贓罷任。雖不經根勘。體究伏辯。而情狀難恕者。雖該赦宥。許其理實。差鄰路監司。取索干證。從公審覈。結罪保明申省。方許改正。不許經自陳乞。脫略過犯。僥倖差注。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敕吏部尚書左選條具。照得在法官員因事放罷。後別任差遣成貳考。方許預選。注授選闕。近有官員放罷。後陳乞改正。便經本部。乞預選闕。修纂條例所看詳官員因事放罷。必欲其再任成資。而後許之與選。蓋激其遷善改過。其有元被劾罷。不與親民差遣。後雖引赦改正。亦合照上項成資。方得與選。今本部引用根公亮以壹考有案被罷。不與親民。後來引赦改正。并理前任零考。徑放行選闕。委是破壞成法。合照條令行。所有前後已放行之例。自後不許引用。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緣犯罪停替成資。隔任與選。舊法係是四選通用。即合一體。令擬存留照用。　淳祐二年六月空日。尚

書省劄子。勘會文武官。有已注近邊差遣。故意違年。致邊頭多闕官。檢會侍左令。諸之官違限者。依得替人就試。參選日與降資。無資可降者降壹年名次。注遠小處。劄付吏部照關禧令嚴切遵守。一體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批下吏部申。今後合關陞人。不得受告。若該擬關陞鈔者。並與注授關陞。合入闕。候得關陞告下。方與具鈔。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茶鹽所申勘會淮浙鹽場官。任滿參注。取索印紙。照對遂考及零考所趁鹽課。如總比額虧及叁分以上。申朝廷劄下刑部比類責罰施行訖。方許放行參注。右劄付吏部遵照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四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準尚書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吏部嚴加革絕。開具下項。　一合受破格殘零者。欲注非次經使之闕。　照得本部出闕。各有榜限。若出闕榜滿伍日。為非次闕陞日。以後為經使闕。蓋有恩例資序。考舉應入注授。若榜及壹季以上。無應格人注授。為破格闕。再榜拾日為殘零闕。不以資序考第舉主路分年甲得以注授。近來多有任滿得

皆到部。無舉主無思例者。合注破格。或入殘零人。先已注授。却候破格殘零。榜限滿日具鈔。今已朝廷行下。如榜限先應作破格淺零。不許將不應格人先次注授。却候具鈔。 一。合入常調破選者。則欲得奏舉專選之官。照得在法奏舉關陞人。入奏舉之闕。若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令則入專選闕考任關陞。無舉主。止合入殘零及無思例人。合入破選監當。近來不照格法注授。必欲入奏舉專選之闕。今申嚴之後。如有不應專選格法之人。不許引例廢法注授。 一。未應具鈔。而曰候鈔以文移。 照得此項皆係應入破格殘零。或入闕。次榜限未滿。已先注授。候榜滿日具鈔。有收使循資思例告未下。已先注。而候告下。日鈔有過犯。未曾約法。已先參。而候約罪到。日鈔或有不得與親民差遣。先期而入親民闕。則曰候親民。指揮下。日鈔或有未改正。已入改正。依無過人合入之闕。已候改正。指揮下。日鈔有參部付身不圓。及印紙寄留批書未曾賚到。已先參。候印紙或付身到。日鈔有在外指射中間有欠闕不圓。已先該差候保明圓備到日鈔等。今已朝廷行下。應一切候鈔不圓之人。不許越法陳請。 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條具到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三月七日。勑禮部申准都省批下王奏名趙

鍮夫劄子。已照崇政興祿等例。附第肆等推恩出官。照得鍮夫淳祐十年甲省試。覆試未通之人。自合再赴後舉覆試。引援陳乞。以正狀。持其意不通悳徠。在朝廷斟酌施行。奉聖旨。依禮部所申趙鍮夫照例補下州文學初任。止許注授嶽廟差遣。仍下吏部。自今遵守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八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左司楊瑱劄子。照得軍功捕盜補授人。合赴兵部參注。自有條限。近年功賞冒濫。前此有賞緣故行。先示參。候本處保明到具鈔。倖門既開。援例者衆。妄是破壞格法。欲令兵部應軍功捕盜補授人。及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或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仍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本所看詳。捻會吏部尚侍右通用令。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遣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授無可降者。注遠壹等差遣。及貳拾年者至落籍。今擬申請指揮。係軍功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窠闕。圖於條令。指揮有礙。念其寄寓。亦當參酌施行。

四月十三日。奉聖旨。四川文武官起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指定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壹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中。辟若劄付吏部遵守。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捻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指定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壹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中辟。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洛困。特與優異。須議指揮。照得昨降指揮。以四川有官人。當於故鄉取闕。故每路止放上項員數。今既在東南尚多。欲得闕養廉。難已拘已行限員。十二月十日奉聖旨。每路照舊員額。備添員數。其辟差壹差並准此。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文武官。為內外臺劾罷。自有已降指揮。年限放參。若係降罷。亦有節次指揮。極為詳。或元劾有未許放行參注親民及遇赦未得放行參注。擇中取朝廷指揮放參亦未曾律以改正而後放差。所謂改正一節。即是除落過名。參選入則於

班。改有礙。若應陞補官。則於奏薦有礙。於參注自不相干。近聞部吏將未改正名色。百端邀勒。在部參注人。因滯孤寒。肆為乞覓。此為甚。合議行下。右劄付吏部侍郎左選照今來行下事理。及節次已降指揮。將在部合放參人。並限參日區處了畢。具申尚書省。如部吏今後輒敢阻抑。定行究治。仰常切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六暮

部　吏部八

吏部條法　差注門　差注撮要

京官　應非次闕初出闕日為非次。牓滿伍日為經使。非次半年為破格。
應非次經使闕並為正格。

知州　應知州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許注第貳任通判資序次
初任通判各不曾犯贓私罪人。應歷兩任通判終滿方許入州郡差遣。

通判　應牓示滿半年以上無本等人願就者破格差注。應選人改官
實歷知縣叅考滿替未關陞通判資序許注破格。若已關陞通判資序許注
正格。應奏補京官歷任通滿柒考雖曾實歷知縣滿任須再任幹官兩考方
與壹除通判。其不曾經任知縣實歷捌考須有恩例免作邑方許注小郡通判。
應知縣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已通理叅考到部注叅判壹任滿方許注
破格。如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叅考及兩考以上被罷情願再作縣兩考並通
歷肆考者到部並注破格。應知縣叅考滿替後論罷雖經改正止許注叅判候

壹任滿方注破格。應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幹官等差遣候任滿須再
令積滿知縣考第方許注授。若在任貳考丁憂及朝廷陞擢改差自依尋
法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或別差遣。

叅判　應選人兩經作令滿替實歷玖考有政聲無過犯改官特免再作
知縣止許注叅判以當知縣履歷。其餘幹官監當差遣並不許當知縣履
歷。應改官年及陸拾伍以上注有通判處叅判。應二廣叅判不注恩
科出身及年陸拾以上人。應改官人年陸拾以上合注不係選闕知縣
其間有精力已衰人願就叅判者聽。即不理為實歷知縣。應知縣初任
已成貳考被罷次任通理叅考到部止注叅判。應知縣叅考已滿因替
官未到或得替後論罷雖經改正止注叅判。應奏補京官初任監當貳
考滿替次任許依格注伍路餘州破格叅判。伍路謂二廣兩淮荊湖北路。
餘州謂不係大藩帥鎮州軍。

知縣　應改官通班後各令試書判。如不通者且注縣丞。應奏補京官
曾歷兩任年叁拾以上無過犯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
應使臣試換京官須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應知縣闕不注年陸拾伍
以上并恩科年伍拾伍人。應緣邊知縣注年陸拾以下人。應京官知
縣在任已及貳考不在避親之限。或壹考半以上以理去官再補填貳考。
應知縣被罷止許注授中下縣。其緊望上縣並不許注授。若四川人仍
照限員指揮。應知縣壹考以上被罷者雖經改正其實考月日亦不許
通理。兩考內被罷者補貳考叁考內被罷者補壹考方許注叅判。應知
縣移縣就辟諸幹官差遣到部只合仍舊注縣補考

縣丞　應奏補京官初任監當貳考滿替次任依格注丞。應獲盜改官
人初任唯注縣丞。

大小使臣

知縣縣令　應大使臣注親民資序武舉出身或奏補出身曾經銓試中
年未伍拾伍有歷任處監司帥守薦舉堪充縣令貳員人。應小使臣注
武舉及奏補出身曾經銓中保義郎以上資序。內武舉人歷兩任肆考奏
補人歷叁任陸考並關陞親民資序。有歷任處監司郡守舉充知縣縣令
親民任使貳員各年未伍拾伍人。應棒香恩澤補官人不注知縣縣令。

選人　應非次闕出闕伍日為非次。應經使闕非次後壹日為經使。
應破格闕自出闕首尾牓及叁月為破格。應殘零闕破格後牓及拾日
為殘零。應無人願就殘零闕殘零後再牓拾日為無人願就殘零闕。

應專遞監當自出闕至各牓更不作破格。應司法除川廣外雖久牓並
不作破格。應堂除撥下闕雖出闕久牓並不作破格。

教授　應非次注殿試第壹甲省試上拾名太學上舍生公試上叁名國
子監取解上叁名。應經使注太學內舍宗學上舍次注曾任教授經任
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應淮廣牓及柒箇月小郡
教授注經任貳考無恩例就殘零奏選人。

山長　應注有出身應格合入教官及經任合注教官人。

縣令　應非次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貫循從政郎以上
後有從事郎并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無過犯人。應經使
注承直至從事郎及用考第常調關陞從政郎貫循從政修職郎有改官
或職令舉主叁員無過犯人。應縣令闕注年叁拾以上陸拾以下人。如
年陸拾以上陸拾伍以下仍注有佐官處不注恩科年伍拾伍人。應縣
令除黃甲免試外不注引年出官人。應縣令被罷不許復注縣令餘從
本法不注。應縣令除曾經銓試中及上肆甲進士出官許注授外其銓
試不中引年出官宗室得解免銓出官同進士并特奏名登仕郎特仕郎
授恩滿貳年免銓出官四川兩淮京襄湖北同進士用恩例免銓出官役

於王事錄用之疑免銓試出官。壹科免銓出官。特科文學免銓。并以恩例
免待部。并待部出官特旨免銓試出官人。並不許注授。
縣丞　應非次。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賞循從政郎以上。
後有從事郎并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應經使注承直
郎至從事郎。并用考第常調關陞從政郎。賞循從政修職郎。歷任叁考有
改官。或職令舉主貳員以上人。　應破格注迪功郎以上有恩例。不以舉
主歷任壹考以上人。　應殘零。注迪功郎以上無恩例。不以舉主歷任壹
考以上人。　應恩科年陸拾非責罷人。許注授破格闕。
職官　應非次職官。注曾經奏舉關陞文林從事郎。并先因賞循從事郎
以上。後有從事郎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文林從事郎以上人。　應經
使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令
舉主貳員以上人。　應破格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
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令舉主壹員有恩例。并奏舉關陞從政郎人。　應
殘零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
令舉主壹員無恩例。就殘零參選人。　應選人陸拾以上陸拾伍以下。注
有通判處。　應特科人年陸拾。不注職官。　應選人全無舉主。雖是職官
資序。及犯贓私并曾任職官不法情罪顯著。並不在注職官之限。若非因
職官被罷。只犯私罪。不曾經簽實改正。亦不許注。
主管帳司　應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錄事參軍　應奏舉闕。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賞循從政
郎以上。後有從事郎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應正格常
調闕。注常調關陞從政郎。有舉主貳員。次修職郎以上歷任貳考有舉主
貳員。有恩例人。　應破格常調闕。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
有恩例參選人。　應殘零常調闕。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
無恩例就殘零參選人。　應年陸拾及有過犯并恩科人。及無舉主並不
注。　應以司戶兼帶仍依本等法差注。內恩科人仍不注。
司理　應非次。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叁考。有舉主叁員人。　應經使。注迪
功郎以上歷任貳考。有舉主貳員人。　應破格。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
有舉主壹員有恩例人。　應殘零。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
無恩例就殘零參選人。　應引年出官并年及陸拾。及有過犯人並不注。
　應同進士授恩滿貳年。免試出官。依指揮許注考第舉主依本法。　應
恩科人依指揮不注。

司法　應正格。注迪功郎以上歷任貳考以上有恩例人。　應二廣破格
闕。注迪功郎以上經任貳考無恩例。及初官有恩例人。　應以司戶兼帶。
仍依本格差注。　應恩科文學。歷正官貳考以上。方許注授。其有過犯并
年陸拾以上。仍依本法不注。　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注四川司法。不
注內地及二廣司法。　應引年出官。并年及陸拾及有過犯并流外人並
不注。　應同進士特奏名將仕郎以上。授恩滿貳年免銓。并特奏名文學
以恩例免部及待部出官。歷正官貳考。及殁於王事免銓。奏補宗室得解
免銓。依指揮並許注。
司戶　應正格。注初官或經任官恩例人。　應破格。注初官或經任并流
外經任人。　應殘零。注初官或經任并流外經任人。　應四川文學初任
依指揮注四川司戶。不注內地司戶。　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差注。除前
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知州
尚書左選令　諸知州軍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許注第貳任
通判資序。次初任通判。各不曾犯贓私罪者。如周日却有本等人願就者。
先差本等人。　諸提點刑獄以上資序有犯到部。應降差遣壹等者注小
處。知州　諸奉直大夫以上免關陞注知州。　諸初任酬獎改官人賞歷
未滿叁任。不許注破格知州軍差遣。　諸注知州者。定日告示。過中書門
下省。　諸經使在外人。注闕應過中書門下省者。面日給赴。仍先中本省。
尚書左選格
注闕
知州　英德府　鬱林州　南恩州　梅州　封州　新州　昭州
貴州　象州　梧州　潯州　高州　藤州　化州　循州　南
寧軍　萬安軍　吉陽軍
右注本等人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自今州郡差遣
非歷兩任通判終滿。不許注授。亦不許帥臣辟差年及不作縣之人。不許
入郡。十月十八日奉聖旨並依。令吏部及諸路帥閫監司。常切遵守。寶
祐陞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奏請捨法徇例
等事。本司增修格例守法條。自立為定式。內壹項武臣補進。及雜色補官
不許入郡守差遣。一不曾有親職者。兩任通判。方許入郡。正月七日奉聖
旨依。

通判

尚書左選令　諸通判以下闕，膀示滿半年以上，無本等人願就者，破格差注。謂依破格路分州軍格內闕。若同日有本等人願就，先差本等人。

諸注闕以資序者，先第貳任，合應注通判者，仍先知軍。　諸理知縣資序，因在任乞尋醫侍養，及祈資就監當，依赦牽復，若犯公罪徒以上，或私罪經降罰，舉未經降罰，名刑寺有案約定刑名者，遇恩原免，亦是並闕陞通判說，方許注授通判。　諸理知縣資序人，須實歷知縣壹任滿，若本任實歷乙或貳考，丁憂或遇期以上說，及陞擢改差罷任者，許理為壹任。臨注破格通判或到差遣。　諸鎮寨及第或賜出身，及特奏與親民并酬獎改官，及奏補承務郎以上，闕陞知縣資序人，不許破格注授通判。

尚書左選格

注闕

通判　峽州　隨州　郢州　房州　黃州　濠州　安慶府　台州　處州　徽州　池州　瑞州　袁州　岳州　德安府　興國軍　臨江軍

右注知州，次通判人。

南安軍　右注本等次第貳任知縣人。

肇慶府　崇慶府　右注初任知州，次第貳任通判人。

成都府　潼川府　遂寧府　眉州　潮州　邵武軍　歸州　興化軍　建昌軍　通州　郴州　廣德軍　寶慶府　循州　韶州　隆州　成州　西和州　邛州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人。

選闕

通判　真州　右注知州次通判人

階州　無為軍　南劍州　汀州

右注知州，次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沅州　右注本等，次第貳任知縣，各年伍拾以下人。

破格差注

注闕

通判　台州　處州　徽州　池州　瑞州　袁州　岳州　德安府　興國軍　臨江軍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選闕

通判　南劍州　汀州　右注第貳任知縣人，餘依選法差注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資序人。注闕同下文界格。

餘州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四川路

大藩節鎮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餘州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六月三日，勅吏部狀：承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勅：廣東諸司相度本路梅、新、恩、英、德、封州簽判，無官願就，許運司將職官資序人定差，或許監司辟差。本部照得自有條格，見行遵守。所有惠州改置通判，省罷簽判，奉聖旨，添置通判壹員，省罷簽判，餘依吏部所申。照條格施行。本部契勘，如許從本部使闕，照潮州等通判立定正格，及破格法差注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勅吏部看詳舊法，京官第貳任許注五路破格知縣。其有雖經舉實歷知縣，任滿不曾關陞知縣資序，第叁任監當資序人，有實歷知縣舉主，未敢令注知縣，申取朝廷指揮。奉聖旨，應京官舉積出身，合歷任通滿柒考，雖曾實歷知縣滿，須再任幹官兩考，方得與壹除通判差遣。其不曾經任知縣人，實歷例考，須有恩例充作邑，方許授小郡通判。　嘉定十七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兩經作令滿替，無過犯改官授簽判或貳考替罷，理當實歷知縣壹任，注破格通判。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狀，通判依格注實歷知縣壹任滿替，無過犯違礙闕陞通判，或理第貳任知縣資序人，內有兩淮、京襄、湖南北、沿邊州軍，并其餘大藩節鎮，或江西去處通判，始到部指射，雖應得格法，亦合親行引審銓量，堪充上件差遣，方從銓法差注。今措置自後如有用親老恩例，在外指射通判，照差法一體注無過犯本等人，仰所在州軍須管保明本貫吐述家便州郡，有無癃老疾病違礙該罪，申部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尚書左選具到條例，內壹項，照得昨申請將郢州、均州、無為軍、房、池、瑞州、興國、臨江、南安軍、岳州通判捨闕，係沿邊、江西去處，專注無過人，仍不作破格。節次據官員乞作

破格。及注前任無過。今陳詞不已。條例所看詳諸理知縣資序人。若在任
實歷成貳考。丁憂或避期以上親。及陞權改差罷任者。詳理為壹任。聽注
破格通判。及別差遣。今日作邑者。皆憚其難。才及兩考。經營求辟。或作避
親緣故脫去。今立為定格。諸作縣及兩考以上。果有才行為諸司辟舉者。
只得辟知縣資序幹官闕。丁憂以理去官及避期以上親者。自如本注其
避非期以上親。再注知縣。補前任月日。方許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又看
詳沿邊江西郢。瑞。均。房。洺。瑞。吉州。無為。興國。臨江。南安軍通判。要須擇人。
不當論資格。專注無過犯人則可。不作破格則不可。合仍舊照法狀入破
格。許改官作縣滿無過犯人通注。若已曾經關陞通判資序。人並許注擬。
舉聖旨依。　寶祐元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
奏請捨法狥例等事。本司增修捨例定法條目。立為定式。內壹項選人班。
改合注邑闕。必實歷參考。方許作倅。或未書滿。實緣倅闕。及不曾作縣仍
勅令作邑。及補足參考。方許擬倅。正月七日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六月
十五日。勅廣西經略司申。欲自今令邕州通判。就兼添差廣西經略司主
管機宜文字。專一管幹經略轉運兩司分司文移。奉聖旨依。

叅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二廣叅判闕。不注恩科出身及年陞捨以上
人。久牓無人就。雖有指揮破格差職官選人者準此。

尚書左選格

注闕

叅判　建康府　江陵府　臨安府　平江府　紹興府　慶元府
　右注通判兄闕。經兩集。注第貳任知縣人。
揚州　廬州　安吉州　隆興府　寧國府　鎮江府　鄂州
潭州　贛州　常德府　泉州　廣州　江州　邕州　福州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藤州　桂陽軍　梅州　南恩州　封州　優州　昭州　柳州
新州　荊門軍　惠州　南康軍　濠州　峽州　鬱林州　英
德府　潯州　信陽軍　高州　廣德軍　連州　漢陽軍　梧
州　象州　化州　武岡軍　安豐軍　賓州　橫州　賀州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酬奬改官。合入知縣人。

破格差注

注闕

叅判　建康府　臨安府　平江府　紹興府　慶元府
　右不以兄闕。注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揚州　廬州　安吉州　隆興府　寧國府
　右注第貳任知縣。內淮南路仍注初任知縣資序人。

選闕

叅判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合入知縣資序人。注闕
同下文準此
餘州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奬改官未經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合入知縣資序人。
餘州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資序人。

初及第注闕

進士第壹人　右簽書節度。或觀察判官廳公事。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措置初改官年陞

捨伍以上人。止合注擬叅判。外有年陞捨以上人。雖合注。不係選闕知縣。
其間有精力已衰人。若必令作縣。恐出於勉強。事多廢弛不便。今欲將似
此等人願注叅判者聽從便。即不理為實歷知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
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臣僚上言。廣南兩經作令滿替。實歷改考。有政聲無過
犯。舉員及格改官之人。特免再作知縣。其願作知縣者聽循舊法。其不願
者許擬叅判。以當知縣履歷。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勅吏
部狀。據通直郎祝寬夫乞照近降指揮。注擬幹官叅判差遣。照得幹官職
事優閑。若令注擬則亦大濫。只令且擬叅判。須是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
差注。其在部合擬叅判人名。咨並合在下。奉聖旨令後兩經作令改官之
人。並合一體施行。　寶慶二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伏覩在
法改官。年及陞捨伍以上之人。不許作邑。止與注擬叅判。今後改官年及
擬叅判人。若州軍無通判去處。不得注擬。其餘聽從舊法。奉聖旨依。

軍使

尚書左選格

注闕

軍使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軍使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知縣。及酬獎改官未經任人。注闕同
侍郎右選格
選闕
軍使知縣　右注保義郎以上經親民人。軍巡使。新淮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
教授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注教授而無應格人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俟滿壹月。方許通差選人。若同日有官指射。即先差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　景定重定
選闕
教授
右注曾試中詞學兼茂科。曾試中內外學官。充學官。次教官。殿試第壹甲及省試上捨名。舊法大學上舍。或公試上叁名。國子監

取解上叁名。曾任太學辟廱宗學官為等次。並不限資序名次考任年甲通犯。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同日指射。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內無可取。舍及不見得前項因依之人。許令召本色有出身官貳員結朝典之罪委保。謂如曾同状甲。或曾同年學安撫之類。若限內無應格之人。依舊再榜半月。又無應格人。雖磨勘改官。惟注知縣人。亦許差次注。太學舊法曾陞補內舍人。次曾任教授經任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以上曾犯贓私罪者。不在此限。
侍郎左選申明。乾道八年五月六日。勅勘會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指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陳乞。及注授教授差遣。竊詳殿試第壹甲依格。係是合注教官之人。即與其他宗室有出身事體合行優異。今將宗室及第殿試第壹甲應格之人。許參注教官差遣外。餘不許陳乞及注授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勅吏禮部詳議宗室殿試第壹甲。許注教官。後因臣僚奏請。宗室在舍選者。宜撥殿試前名。優與差遣。不許注授教官。今參酌事宜。仍舊令注教官。將來注授。止許用本等格名次。不許援宗室恩例攙越。奉聖旨依將宗學上舍人與注教官差遣。仍在太學前名陞補內舍人之次。
侍郎左選申明　端平二年七月十一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勘會選人。有因監司郡守按發指揮。不得與親民差遣。今嘉定九年。朝廷分別行下拔載教授為親民指揮。內備據臨安府稱教官乃是師儒之職。不係親民。今措置欲將選人如係進士出身。一時為監司郡守按發。不注親民差遣。其刑寺約係公罪元約法。不係贓私。別無不應注教授事節。及非按察。永不得與教授差遣人。乞與照本格放行。注授經使遠小教授。若係指揮。不得與教授差遣人。即不在注授之數。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一年正月十日。尚書省劄子。吏部中選人有出身歷貳考。年叁拾以上無過犯人。赴部參注。雖依格合注教授。緣無元試恩例。止注殘零闕教授。依條不作破格殘零。本部若與放行。則礙破格之條。若不放行。則礙合注之格。欲乞似此陳乞之人。許注授兩淮川廣小郡教授。須久牓無人願就。已及柒箇月以上者。若中州經使教授。不許注授。劄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景定二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侍御史孫附鳳奏。行下銓曹釐正弊例。書院山長闕。凡有出身人許令之任。特科文學買注此闕。並令改注

簿尉差遣。仍乞行下春官應省闈。奏名之人。須經覆試合格。方許集注。不許以願附特科為名。冒陳出官。奉御筆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特科買注山長。並令改注簿尉。續有景定三年九月指揮。特科文學。並令注主學。今舉說照用。
知縣縣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緣邊次邊知縣縣令闕。並通差四選官。各依本選法差注。尚書左選。如遇合出知縣闕。縣令闕同。並闕三選出闕。如同日有四選官指射者。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　諸擇省恩澤補授人。不注知縣縣令。破格準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知縣以優等注家使者。仍陞本等名次之上。其繁難縣。許指射應入選闕壹次。不限資序。先次差注。本條專立知州通判者非。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近降指揮。緣邊知縣縣令。並通差文武臣。已修立成法外。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淮荊襄次邊界知縣縣令闕。今後令吏部依緣邊邊通差文武臣法差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勑武臣應注知縣
縣令闕。須有舉主貳員。薦舉堪充知縣縣令親民任使。方許差注。　慶元
四年九月十二日。勑臣僚奏邊縣事體與內縣不同。內縣所掌者民事。邊
縣自邊防之外。兼主民事。文臣歷陞朶考。用舉主伍員。方昇以邑事。選人
為令。注擬薦員。亦有格法。惟武臣保薦銓量。徒為文具。又貴緣千堂。即得
邊邑。泛用不更歷之人。以為民害。自今緣邊知縣並令吏部先差文臣。次
差武臣。一依銓法差注。其武臣須要已關陞曾歷任處監司郡守薦舉貳
員。方許差注。銓量之法。亦當審其才能。毋為文具。自指揮之後。更不當差。
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泰三年五月二日。都省剳子。臣僚奏乞將
試中刑法人為評事。已用舉主改秩。又實歷貳考。方許注縣。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開禧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勑自今大理評事作縣。並令
成資滿罷。

尚書左選令　諸知縣闕。不注年陸拾伍以上人。恩科出身。年伍拾伍同。
許注叅判武縣丞。不理為實歷知縣。　諸江南荊湖北路知縣闕。兩為直
注闕。已經集者。符本路轉運司注。即未申到而有在選人就者。注訖報本
路。　諸陞朝官知縣見闕經集注。無人就者。通注未陞朝官。　諸朝廷選
擇知縣下部取闕者。本部具見勝大縣闕次供申所差人。理作堂除。　諸
承直郎以下。初磨勘改官者。唯注知縣。外路秋官許差。雖不拘常制。不得
奏差。仍注見闕。無即經使闕仍許通注見勝。知縣縣丞待次闕。　諸獲盜
改官人。初任唯注縣丞。第貳任聽注知縣。　諸奏補京官。曾歷兩任。材堪
治劇。年叁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知縣。　其應選
見闕。滿伯日無人就。知縣闕通差職官令錄。監當闕。聽本選人指射。仍以
狀先後為次。同日者以官。又滿壹月無人就。以待闕限滿者從下直差。謂
先狀通判。次知縣。即先差知縣人之類。其親民人直注監當闕者。聽依親
民人法。即被差有故應免者。伍日外選依上法直差。　諸知縣見闕應注
知縣人者。謂是餘條稱知縣闕準此。經叁拾日。季闕經壹季。注監當有舉
主叁人。無私罪重及贓罪人。並謂非三京赤縣者又叁拾日注本等衝替。
事理輕未應參選人。又叁拾日直注。　諸直注知縣闕限滿日以在選及
在任應入遠人通注。同日者注在選人。雖有故未入名次亦準此。見陞降
資序者非。　諸知縣闕已直注。而有故退免者。勝示許指射。限伍日依名
次注。過限者直注依本法。　諸知縣應入遠令到選拾日。無直注闕。許入

諸路。已擬未奏皆為無闕。　諸直注知縣闕及貳拾處。無人就者。許初改
官權入近地人指射改官。後叁拾日不就者。依次直注。　諸四川奏辟及
定差選人令丞闕不抉差注者。候侍郎左選具申都省得指揮。聽本選出
闕。內定差闕。依本司申到所立差格出闕。許本貫四川。或雖係內地。而名
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因事到闕。及新改官應入知縣縣丞人。并
應入令丞闕選人。參部通注。同日指射者。先注新改官人。定差闕未指射。
而轉運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兩月無人指射
者。即將在部四川人依令直注。無者還本處奏辟。內定差闕壹季無人指
射者。亦還本處定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新改官人應注知縣者。選人注縣令錄參司
理同。並赴吏部引試書判。候通申具申上鈔。若諸司辟差。並從本部行下
無干礙監司引試。候通申申給付身。以淳祐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指揮抖
定。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知縣　淮安州鹽城縣　信州貴溪縣　饒州浮梁縣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知縣　淮安州鹽城縣　信州貴溪縣　饒州浮梁縣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更不作選闕。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
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酬獎改官未經任。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注闕

知縣兼兵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注闕

知縣兼兵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
建路　荊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荆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選闕
知縣兼監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知縣兼監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人。更不作選闕。

尚書左選申明　慶元六年正月十七日。勅臣僚劄子奏。竊見堂除知縣。秖是錢塘仁和會稽三縣。昨未有就部中注擬。却實緣理作堂除。近又有名次。未當注擬。徑於朝廷陳乞下部直差。攙奪佗人當得之闕。遂使銓注之法。自此而壞。堂除之例。自此而亂。伏望特降指揮。除前三邑依舊堂除外。餘知縣闕。並令赴部。依公注擬。仍不許注擬之後。乞理作堂除。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格
選闕

知縣　右注親民人。軍班使衙流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候銓量審察訖許差。

侍郎左選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以改官舉主備資者注知縣。應再任者。改正資序。即不應備資。及已備資。任滿不應改官者。並依非奏舉人法。則須職任非尋常保許差奏舉人。及職官知縣應備資而不願知縣者準此。　諸職官知縣縣令。以考課備資者注知縣。降資者不注知縣縣令。諸未成考人。不注知縣縣令。監鎮斷狀罪庭同。年未叁拾。非有出身及奏舉充者準此。　諸應試人。以年限得免試者。不注縣令司理司法參軍。試刑法得占射差遣以上。雖未應使。亦聽注。　諸合入縣令人。年陸拾伍以上者。止許注司戶參軍主簿理令錄資序。　諸縣令闕。不注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破格準此。　諸獨員縣令闕。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贓罪私罪情重。兩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并年陸拾以上。若流外進納及未成考人。諸應入縣令有舉主肆員。或該收使貳員。若宗室袒免親。有本屬長官及監司保明。並通注縣令。即流外人非奏舉入者。雖備資亦不注。　諸四川奏辟及定差選人。令丞闕不該差注者。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與。尚書左選出闕。許本貫四川或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因事到闕。及新改官應入知縣縣丞人。并應入令丞闕。選人參部通注。同日指射者。先注新改官人。定差闕未指射而特還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兩日指射者準此。兩月無人指射者。即將在部四川人依令直注。無者並選本處奏辟定差。

侍郎左選格
選闕
縣令　右先注奏舉知縣縣令。次從事郎以上。并應入縣令人。
信州上饒縣　饒州樂平縣　吉州萬安縣
右注職官知縣從政郎。不限舉官。

注闕
縣令
郢州京山縣　信州永豐縣　隆州仁壽縣
右通注奏舉職官并職官知縣縣令人。

選闕
獨員縣令簿尉兼管同。

右注職官知縣。次從政修職迪功郎。不限舉官。

注殘零闕
縣令縣丞　右注從政郎以上。次注迪功郎。有出身貳考。無出身叁考。次通注應試從政郎以上。次注應試迪功郎叁考以上。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六年十月空日。都省批狀吏部申。指定知縣縣令。兼監鹽場闕。只當以知縣縣令為主。其鹽場止是帶兼。今後知縣帶兼倉場庫務等。並照條格先注奏舉人。不當作監當選功分差注。後批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格
選闕
縣令　右注親民人。軍班使衙流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候銓量審察訖許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
選闕
汀州武平上杭知縣。內武平知縣兼兵馬監押。陞朝官。兼兵馬都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右注知縣人。仍通注經任無過犯選人。

選闕

沅州知縣　右注知蠻情或經親民人。淮外軍巡。非知蠻情謂曾經川廣福建荆湖路控扼任使之人。餘格準此。無應選不限舉主。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十一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四川監司帥臣。應沿江邊知縣。除選通差去處。非武舉出身。不許注授及破格奏辟。　嘉定五年八月十三日。勅靖州會同通道縣令闕。差武舉出身保義郎以上經任親民資序年未六十。有監司帥守今狀二員人。如過限滿。無人願就。許作破格。差武舉出身經任監當資序。有舉主二員。年未六十。任滿。減四年磨勘。　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勅臣僚奏。今後有武臣資格合入兩淮縣令。除武舉人外。其餘當先同文臣任子銓試選中。方許注授。必須先歷武尉一任。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九月十六日。勅知安慶府張嗣古狀。桐城太湖兩縣選人右班。冒授不修廉隅。遂致敗壞。欲下吏部自今專注有舉主改官人。奉聖旨依。　嘉定八年二月三日。勅臣僚奏。自今京官知縣。必以三年為任。到任已及二年。不在避親之限。或一考半已上。以理去官。再填補二年。如遇御史臺按劾。銓曹常切遵守。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正月九日。勅吏部指定知縣成考以上避親人。照已降指揮。再填二考。如不成考。再歷參考。其任知縣日。丁憂以理去官人。照條許令通理。奉聖旨依。嘉定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勅吏部長貳。恭酌詳議四十大縣。望縣緊縣上縣畿赤縣選闕作縣放罷人。不許差注外。中縣下縣許令作縣放罷人差注。再議目今縣分闕有難易。與舊不同處。欲將緊縣內道州寧遠縣。營道縣。復州景陵縣。並降作中縣。其上縣內贛州安遠縣。降作下縣。隨州隨縣。汀州上杭縣。蘄州黃梅縣。並降作中縣。其中縣內有可陞去處。太平州蕪湖縣。福州寧德縣。無為軍巢縣。並陞作上縣。九域志。不曾挨載處。欲將撫州臨川縣作望縣。處州慶元縣。建昌軍廣昌縣。新城縣。撫州崇仁縣。樂安縣。並作上縣。武岡軍武岡縣。靖州永平縣。德安府雲夢縣。復州玉沙縣。蘄州羅田縣。並作中縣。乞下吏部照分定縣分高下。置籍遵守差注。候指揮照得撫州崇仁縣。樂安縣。建昌軍新城縣。皆係繁劇去處。難以作中縣注授。今具諸路州軍縣分下項。

一繁難大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山陰縣。諸暨縣。嵊縣。慶元府定海縣。選闕　婺州東陽縣。蘭溪縣。台州黃巖縣。處州龍泉縣。溫州平陽縣。選闕　兩浙西路　臨安府餘杭縣。富陽縣。嘉興府嘉興縣。華亭縣。選闕　常州無錫縣。晉陵縣。宜興縣。平江府常熟縣。長洲縣。嚴州淳安縣。桐廬縣。　江南東路　建康府溧陽縣。江寧縣。溧水縣。上元縣。寧國府宣城縣。徽州歙縣。饒州鄱陽縣。信州上饒縣。　江南西路　隆興府南昌縣。分寧縣。贛州興國縣。贛縣。　福建路　福州福清縣。長溪縣。古田縣。建寧府浦城縣。　荆湖南路　潭州長沙縣。　淮南東路　淮安州鹽城縣。選闕

一劇縣　江南東路　建康府句容縣。　荆湖北路　江陵府潛江縣。監利縣。公安縣。石首縣。松滋縣。荆門軍長林縣。當陽縣。

一望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上虞縣。餘姚縣。選闕　慶元府鄞縣。奉化縣。台州寧海縣。衢州西安縣。婺州金華縣。義烏縣。處州麗水縣。　兩浙西路　臨安府臨安縣。　安吉州烏程縣。歸安縣。長興縣。安吉縣。平江府吳縣。崑山縣。選闕　常州武進縣。嚴州建德縣。江陰軍江陰縣。　江南東路　寧國府南陵縣。徽州績溪縣。祁門縣。婺源縣。休寧縣。池州貴池縣。饒州餘干縣。樂平縣。浮梁縣。信州玉山縣。弋陽縣。貴溪縣。選闕　廣德軍建平縣。南康軍建昌縣。　江南西路　隆興府新建縣。奉新縣。江州德化縣。瑞州高安縣。上高縣。新昌縣。袁州宜春縣。分宜縣。萍鄉縣。撫州宜黃縣。臨川縣。九域志不挨載。今作望縣。吉州廬陵縣。吉水縣。永豐縣。太和縣。龍泉縣。永新縣。萬安縣。安福縣。贛州雩都縣。瑞金縣。信豐縣。寧都縣。臨江軍清江縣。新淦縣。新喻縣。興國軍永興縣。建昌軍南城縣。南豐縣。南安軍南康縣。　荆湖南路　潭州安化縣。衡山縣。善化縣。寶慶府新化縣。邵陽縣。　荆湖北路　鄂州崇陽縣。常德府武陵縣。桃源縣。岳州華容縣。澧州澧陽縣。　京西路　光化軍光化縣。　福建路　福州閩縣。候官縣。懷安縣。連江縣。建寧府甌寧縣。建安縣。嘉禾縣。崇安縣。漳州龍溪縣。漳浦縣。龍巖縣。長泰縣。汀州長汀縣。寧化縣。邵武軍邵武縣。元澤縣。泰寧縣。建

寧縣。興化軍仙遊縣。莆田縣。淮東路　真州六合縣。滁州來安縣。清流縣。泰州海陵縣。招信軍天長縣。通州靜海縣。海門縣。淮西路　蘄州蘄春縣。蘄水縣。廣濟縣。黃州黃岡縣。濠州鍾離縣。無為軍無為縣。廬江縣。安豐軍霍丘縣。

一緊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蕭山縣。新昌縣。衢州江山縣。溫州瑞安縣。選闕　永嘉縣。選闕　婺州永康縣。兩浙西路　臨安府於潛縣。新城縣。安吉州德清縣。平江府吳江縣。鎮江府丹徒縣。金壇縣。江南東路　寧國府涇縣。寧國縣。旌德縣。饒州德興縣。徽州黟縣。江南西路　隆興府武寧縣。江州德安縣。袁州萬載縣。撫州金谿縣。贛州石城縣。興國軍大冶縣。荊湖南路　潭州醴陵縣。衡州衡陽縣。京西路　襄陽府穀城縣。福建路　福州長樂縣。永福縣。建寧府政和縣。淮南東路　揚州江都縣。滁州全椒縣。高郵軍興化縣。招信軍盱眙縣。淮南西路　安豐軍壽春縣。

一上縣　兩浙東路　台州仙居縣。天台縣。衢州龍遊縣。婺州浦江縣。武義縣。處州慶元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上縣。松陽縣。溫州樂清縣。選闕　兩浙西路　臨安府鹽官縣。選闕　安吉州武康縣。嘉興府海鹽縣。選闕　江南東路　太平州當塗縣。蕪湖縣。中縣陞作上縣。池州青陽縣。銅陵縣。建德縣。南康軍都昌縣。江南西路　撫州崇仁縣。樂安縣。九域志不載。今升二縣並作上縣。建昌軍廣昌縣。新城縣。九域志不載。今升二縣並作上縣。荊湖南路　桂陽軍臨武縣。荊湖北路　岳州巴陵縣。京西路　郢州長壽縣。均州武當縣。鄖鄉縣。房州房陵縣。福建路　福州寧德縣。中縣陞作上縣。泉州晉江縣。汀州武平縣。南劍州將樂縣。尤溪縣。淮南東路　招信軍招信縣。淮南西路　廬州合肥縣。安慶府懷寧縣。桐城縣。宿松縣。太湖縣。黃州黃陂縣。無為軍巢縣。中縣陞作上縣。

中縣　兩浙東路　衢州開化縣。常山縣。處州青田縣。兩浙西路　臨安府昌化縣。嚴州遂安縣。分水縣。江南東路　太平州繁昌縣。寧國府太平縣。饒州安仁縣。信州鉛山縣。永豐縣。江南西路　江州湖口縣。彭澤縣。瑞昌縣。贛州龍南縣。荊湖南路　潭州湘鄉縣。益陽縣。湘陰縣。湘潭縣。瀏

陽縣。寧鄉縣。衡州茶陵縣。全州灌陽縣。武岡軍武岡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中縣。道州營道縣。寧遠縣。以上兩縣，係緊縣照指揮降作中縣。荊湖北路　鄂州蒲圻縣。常德府龍陽縣。安州臨湘縣。辰州沅陵縣。靖州永平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中縣。復州玉沙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中縣。景陵縣。緊縣降作中縣。德安府應城縣。安陸縣。雲夢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中縣。京西路　隨州隨縣。上縣降作中縣。福建路　泉州同安縣。南安縣。惠安縣。永春縣。福州羅源縣。閩清縣。南劍州沙縣。汀州上杭縣。上縣降作中縣。淮南東路　真州揚子縣。淮南西路　廬州梁縣。和州烏江縣。含山縣。黃州麻城縣。安豐軍六安縣。蘄州羅田縣。九域志不載。今作中縣。黃梅縣。上縣降作中縣。

一中下縣　荊湖北路　澧州安鄉縣。石門縣。辰州敘浦縣。信陽軍羅山縣。信陽縣。京西路　襄陽府宜城縣。南漳縣。隨州棗陽縣。淮南東路　泰州如皋縣。

一下縣　兩浙東路　慶元府昌國縣。選闕　象山縣。選闕。江南西路　贛州安遠縣。上縣降作下縣。荊湖北路　澧州慈利縣。沅州盧陽縣。黔陽縣。麻陽縣。辰州辰溪縣。京西路　郢州京山縣。房州竹山縣。福建路　泉州安溪縣。南劍州順昌縣。淮南西路　廬州舒城縣。廣南東路　廣州香山縣。惠州海豐縣。二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申明　景定四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檢承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勅節文臣僚上言：凡知縣以罪罷斥，止許注中下之縣。擇使照放，亦只許注上中之邑。其繁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亦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亦必遵照條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又承景定二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惟正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壹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中辟。右劄付吏部。又承景定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勅節文檢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限員。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淹困。須議指揮。奉聖旨每路照舊額倍添員數。其辟差壹差皆準此。勘會應京官蜀士赴部注授知縣，除不係被罷，照已降限員指揮，萬戶縣以上每縣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縣不許差注。績承指

揮。借添負數。本部照得知縣被罷。赴部許注中下縣。係是不及萬戶縣。令來若令被罷人注授萬戶縣。則是在上縣之上。委是有礙。元降注授中下縣指揮。本部知過蜀士被罷知縣到部。合依指揮。令本官注授中下縣。仍會限負。照指揮不得過兩員。甲乙朝廷批送。今狀下部。以憑遵守。二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事理施行。仍下勑令所編入中明照用。右劄付勑令所。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中明　嘉定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勑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安丙劄子。潭州相潭瀏陽攸縣叁邑。財賦民訟最緊。即長沙圖志叁攷。湘潭攸縣。本是注京官。瀏陽亦是京官選人通差。因無人願就。打作破格闕。侍左並注選人。如湘鄉益陽圖志。皆為中邑。見注京官。豈有攸為上邑。湘潭瀏陽亦中邑。仍注授選人。資望既淺。率多玩視。欲仍舊並注京官。外有善化寧鄉兩縣。戶口亦繁。欲通注京官。如壹季無京朝官願注。却闕侍左通差選人。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中明　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勑臣僚上言。由薦舉而改京秩。必令作邑。明試以功。謂之須入。至於通理之法。著在令甲。非不昭然。今或鐫斥而有不得與親民差遣之旨者。亦得通理前任。明詔吏部。務守成法。凡知縣以罪罷出。止許注中下之縣。雖照赦亦只許注中下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乞遵照條令施行。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閏九月二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指揮節文。臣僚上言。凡知縣以罪罷斥。止許注中下之縣。雖使照赦。亦只許注上中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亦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亦必遵照條令施行。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又淳祐二年八月三日。吏部申審大小知縣差注事。朝廷照得緊縣叁拾壹縣。上縣叁拾柒縣。見法並差非知縣被罷人。內上縣闕。如被罷該遇赦恩。方許注授。吏部今次在部中下縣闕多有殘破去處。無官願就。欲將緊上兩縣許知縣被罷不曾該赦人併與通注。批送吏部。將上縣闕權許注被罷已及期非犯贓私人。其緊縣權許注被罷及期非犯贓私而已該遇赦人。候殘破縣分經理復舊。仍遵舊法。契勘得上項批狀指揮。乃淳祐年間朝廷一時權宜行下。近年部吏徑引用上項批狀。衝改前項聖旨指揮。將上緊縣許注被罷人。委是有戾舊制。合行釐正。須議指揮。閏九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令吏部遵依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聖旨指揮施行。仍仰常切遵守。其淳祐二年八月三日批狀。更不許引用。先具遵稟申。仍下勑令所編入中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應文武官注授沿邊知縣縣尉差遣。須年陸拾已下之人。其陸拾已上。並不許差注。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中明　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勑右選試換京官。如未經任人。照條注監當壹任。係再歷壹任。已經壹任人。仍須更歷貳任。已經兩任人。仍須更歷壹任以上。凡縣佐郡幕幹官。並許通注。回日有陞陟舉主兩負。許注知縣。內已經壹任。再歷兩任人。與減舉主壹負。奉聖旨依。又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勑臣僚奏。右選試換京官出身。除武舉進士及曾任在朝職事釐務官及已曾關陞等人外。其餘須歷任實及陞考。曾經監當場務。令佐親民。有舉主。無過犯。注縣。如未及陞考。或已經任及陞考。皆不曾任監當親民者。並須更作縣丞壹任。始許作邑。其餘無上件考第資序。而見已在任作邑人。任滿。更授丞幕。幹官壹次。方許作邑。其大使臣換試京官。全未有考第。并曾任闕慢差遣。及非泛名色。欲理為實歷監當資序者。却乞檢會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參撥斟酌注授。合得差遣。吏部看詳。欲從今來臣僚奏請事理。一併撥應注授施行。奉聖旨

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自今以往。武臣先任四川二廣緣邊次邊縣令。曾被奏罷者。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該赦。許依無過人例之人。止令別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中明　紹定四年十二月五日。勑節文右選換授京官。立為限制。俾換京之後。須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庶幾習熟吏事。不貽害於民。實為百里之幸。伏候指揮。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紹定六年六月十四日。勑臣僚奏。宗室右選換授京官。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竊謂此制。獨不推之庶姓右選可乎。內有曾任縣令終滿無過犯人。將來試換京朝官。不必限之以此。其餘並合照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降指揮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五日。勑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胡槻狀。本府拾縣官下吏部照格法。盡差京官選人。不許諸司妄辟。右選。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勑臣僚上言。乞下吏部。自今台州臨海知縣。許京選通差。奉聖旨將台州臨海縣令。改差京官。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縣令須令曾歷參考。有縣令以上舉主參負。前後無私罪過犯人。方許注授。不許打作破格。輕為昇付。或監司帥守有請辟置。亦令吏部契勘合格。方與施行。十月三日奉聖旨依。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元年十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利路運判曹有文申乞下有司。自後右選。止許注授關外五州軍。并金洋沔文龍州興元府諸縣縣令外。有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令。依曹有文奏請指揮。專注文臣小貼子近裏州府諸縣。除梓潼營山兩縣外。其餘右選窠闕。選差左選。有材幹官。吏部勘會曹運判奏請。止將隆慶府專注文臣。令運司引用上件指揮。乞將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縣令。專注文臣。朝廷劄付四川制司。契勘詳度。將利州以下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知縣令。專注文臣。其利州以上興元同慶府沔文龍金洋鳳階西和州天水大安軍諸縣。照宣撫安丙奏請指揮。許注改官侍班人。理為須入。次依四選法注京朝官武舉及第人大使臣選人小使臣。如左選無官願就。方許差注。右選所有成都潼川府夔州三路管下州郡。內有依條例通差右選縣道準此。許仍舊四選通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今後注擬知縣縣令長貳郎官。點應精加銓量。如有昏瞀老疾。或曾過犯。或未練歷。雖條法無礙。而難任邑寄。及才之大小。與所授縣不相當者。即令劄注。

尚書侍郎左選司勲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今後選人摘鹽應改官者。必須任滿無過犯。方許推賞改官。後依條注縣丞。前後兩任伍考。方注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正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承勅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趙希埜奏作縣被罷。通理考任注闕條冊。劄下都司與吏部長貳同共看詳指定。申吏部申。　一欲將作縣人。除以理去去官月日。並許通理。都司照得知縣考任條法詳悉。既無舛訛。自依見行照用。　一未滿壹考人以罪罷黜。縱經改正。不許陳乞通理再注知縣。亦不許注繁難見闕。必歷參考。方許理任。兩考內及兩考以上被罷。非因贓濫慘酷。曾經追攝伏辯。情理深重。罪狀顯著人。除被罷考內月日不理。並許再行補考。兩考內罷者補貳考。兩考以上罷者補壹考。通理參考。雖足到部。亦未得授通判。且與注僉判諸司幹官壹任。既書參考。後替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臣僚監司郡守論罷。雖經改正。亦止許注僉判幹官壹任。回方許注通判。如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參考。兩考以上被罷。情願再作縣兩考。通前成肆考。雖未經改正。到部並照無過人注通判。　一其間亦有第壹任第貳任第參任。俱以罪罷。於第肆任補滿。雖以無過年月補足肆考。到部亦只許注僉判。都司照得累犯。或公罪已原。或無法可約。按章內無贓私實迹。而已經改正。具申尚書省參酌施行。其參經被罷。不許更注知縣。自依本法。　一知縣未及考。即辟充諸司幹官。規避不復補滿知縣。到部注僉判。任滿回令再注僉判壹任。方許入通判。都司照得知縣捨縣就辟。不復參部注差。或自到部之人。自合注縣補考。不應聽注僉判。自今知縣辟差去官。須令補足。餘任滿方許堂除。及注授通判。　一知縣本是專官。無兼攝他官之條。近創入幕帖差生批色考。如有此色。並不理為知縣考任。都司照得畔官離次。自有常刑。兼權他官。合加責罰。仍不理為知縣考任。遇赦不許放行通理歷過月日。　尚左照得給事趙侍郎檢據條法。專為被罷人歷過考任。分別通理注授。續吏部王侍郎條具已為詳允。復參訂如后。　知縣通理考任條目。　一諸作縣以理去官人。其在官月日。不問成考與不成考。並許通理。　一知縣被罷。未成壹考者。雖經改

正。不許通理。　一知縣壹考以上被罷者。雖經改正。其零考月日。亦不許通理。　一知縣兩考內被罷者補貳考。參考內被罷者補壹考。方許通理為任。　一知縣經營入幕。端坐外臺。虛批邑考。或以兼職全俸。公中委是違法。許監司互察。臺諫劾奏。有已歷過知縣月日。並不理為考任。都司擬合令御史臺常切覺察。仍將容庇監司帥守。併議責罰施行。　知縣注授條目　一照得知縣被罷人。自繁難至上縣。不許注授。止許入中下縣。若在任被罷。止因職事曠弛。按章內絕無贓濫用刑慘酷。或已授而未上。止言前任事再行按罷。到部亦且與參照年限。注授中下知縣差遣。都司照得知縣被罷人。並許入中下縣。若用刑慘酷贓濫明白之人。自依條法施行。　一知縣在任因贓濫及用刑慘酷被劾者。其按章內明言違法條科斂某人錢物。或受某人賄賂。或移易某人錢物入己。或曾追究干連得實。本處却不曾結錄取責伏辯。每經大理寺約法。例以無法可約中上。便行注授。與無過人一同。委為未當。今後應有似此罪犯人。雖稱無法可約。須令召侍從卿監郎官保官兩員。保明申部。稱如日後有犯。定當連坐。文狀方許注授中下知縣差遣。若因被論之後。曾經朝廷或州郡監司明索追究覈實。見得先來所按。累無實迹。保明具申朝省。行下理寺參攷。委是無法

可約。或曾經改正之人，卻與元召保官，許注中下知縣差遣。都司照得侍從自來不應與人作保，孤寒之士無力可求卿監郎官，亦恐循習不索批書，反成文具。止合召本等官兩員，委保依條批書印紙，結罪保明申部。

一知縣在任被劾降官，未曾叙復，吏部例以年限指揮參注，卻恐大優。今欲將降壹官人，在法既滿壹期，叙亦須候叙復畢日，方許參用限年指揮參注。若降兩官以上，在法既兩期壹叙，亦復候叙壹官畢日參注。其按章內有贓濫慘酷，自依前項詳議指揮施行。若在任因公罪降官，卻非被罷者，既是以理去官，又是公罪，特與不拘已未叙復，並許參注合入差遣。

一知縣在任被罷，次任到官，又罷黜，雖無不許親民之文，依指揮亦不許注知縣，止注簽判差遣，不得理為知縣實歷。如壹犯曾經改正，及次任未赴，因述前事彈劾，卻非又在被罷，且與吏注中下知縣壹次。若前任已成壹考者，再成叅考，已成兩考者，再成兩考，方當理為知縣壹任。若叅經被罷，不拘已未到官，雖經改正，並不許再注知縣。

知縣任滿注授條具。

一知縣叅考細滿人到部，許注授通判屬官差遣。

一知縣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壹考，通理補叅考者到部，止注簽判。若前任壹考以上被罷，次任再歷兩考到部，許通注幹官。若次任成兩考，而前犯又曾經得旨改正，有陞陟舉主人，許注屬官，庶幾略有分別。仍各須壹任滿，方許注授通判差遣。

一知縣叅考已滿，因替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臣僚監司郡守論罷，雖經改正，亦止許注授簽判差遣。俟任滿，方許注授通判。都司照得改官舉主伍員，專為親民。設乃或擇煩縣格而安棄其民，或不自揣量，而冒居繁劇，有似此按劾與祠之人，止因昏老疾病驕騃，別無顯過，或乞與閑慢差遣，及考任已滿被劾與祠者，自依本部條法施行。

一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屬官幹官等差遣，俟任滿須再命作邑，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差遣。若在任貳考，因丁憂或避期以上親，謂避父祖親、伯叔親、兄弟，餘不在此限。及朝廷陞擢改差之人，自依專法，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謂屬官幹官簽判等差遣。都司照得作縣滿貳考有聲之人，若非朝廷不次擢用，自合終滿本任，以成其勞績。諸司不應改辟佗闕。其考任已滿，及成貳考後，丁憂或避期以上親，自依專法。

一知縣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叅考，兩考以上被罷，情願再作縣兩考，通前已及肆考者，到部並同無過人注授通判差遣。

一照得今來劃項陳請，迺是吏部銓法，專為到部注授，著為定式。若或不次除擢，或諸司選辟，卻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都司照得作縣考任未滿，或以補滿考任，而未合注授通判之人，並不許諸司選辟通判差遣外，其係朝廷除擢，或作縣未滿，曾辟正任通判，不係知縣任內無權，如已歷過通判壹考以上無過犯，以理去官之人，合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十一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並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王侍郎條畫內壹項，兩考內罷者，補貳考，兩考以上罷者，補壹考，通理叅考，雖足，且與注簽判、諸司幹官。趙尚書條畫，分為兩說：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壹考通理補叅考者，止注簽判，不言幹官。若前任壹考以上被罷，次任再歷兩考到部，許通理幹官。又壹項叅考後，替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被論罷之人，雖經改正，王侍郎詳議，許注簽判幹官，續趙尚書條畫，止許注簽判，不言幹官，遂項差注不同。本所恐引用疑誤，具申朝廷，乞下都司更切詳議，指定去後，續據吏部尚左詳審，報到淳祐七年八月空日，省劄指揮，吏部看詳知縣壹考以上被罷，再補兩考，許注簽判幹官。兩考以上被罷，次任補滿壹考，及叅考後已得替，或替官未到，被罷之人，曾經改正，許令注授簽判幹官。如不曾經改正，止許注簽判。已上並候壹任滿無過犯，方許注通判。劄令所欲從中下都司更切詳議施行。照得知縣壹考被罷，再補兩考，兩考被罷，再補壹考，及叅考未替被罷，叅邑俱是作邑壹任不滿人，今若命再補兩考者，獨注幹官，似覺未平。欲上件叅邑作邑壹任不滿人，未經改正者，並不得注幹官，止是簽判。經改正者許注幹官，仍與並候壹任滿無過犯，方許注通判，庶為均一。劄付吏部，更切參照回申，候到併其餘通理項目，下敕令所著為定式。準此，今聲說照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九年二月空日，都省批下高郵縣闕送吏部，專差改官須入，及武舉出身人，不許差注右選任子。準此。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八年五月空日，敕知峽州楊修之到任條畫內壹項，欲自今管下夷陵、宜都、長陽叅縣令，專差文臣公正者為之，後省看詳，欲從中下吏部，將叅邑縣令專差文臣有舉主者。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司勳通用申明　淳祐十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二廣令長從吏銓，不必拘令狀及格，但有考舉無過犯，與入令闕，加以酬賞。或見舉員既改官人，肯校劇邑，能勤撫字，亦優陞擢，各委監司覈實申。六月一日，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十一年閏十月三十日，敕檢正都司送到吏部狀，承六月七日省劄節文，臣僚上言，今之吏最近民情者，莫若邑令長，不遴

其選何以重百里撫字之寄紹興初嘗以寺監丞簿為縣乾道淳熙京官注邑皆以叁年為任秩滿闕有拄攞欲自今日如處州青田等邑係選人闕者尚多並改命京官注授除三邊蠻瘴之鄉許選入與武臣通差其武臣除試縣令中者如舊法乞下吏部勘會條具江浙福建湖廣宜改京官去處特降指揮貼黃欲將象山縣改為京官知縣兼沿海制司幹官繫銜之裁酌施行奉聖旨依劄付吏部本部檢照條令劃項開具申取指揮小貼子衢州開化縣臨安府新城縣臨安府昌化縣嚴州遂安縣饒州浮梁縣隆興府進賢縣漳州長泰縣南劍州順昌縣池州建德縣廣州香山縣惠州海豐縣已上壹拾壹縣閏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吏部除定差等闕外於所具處州軍柒拾伍縣內選前件壹拾壹闕撥先來已撥處州青田衢州常山嚴州分水信州永豐徽州黟縣福州羅源福州閩清建寧府政和慶元府象山玖縣共作貳拾闕並京官注授

縣丞

尚書左選令　諸縣及萬戶注丞壹員　諸縣丞闕如經使後滿壹月無入就者闕侍郎左選通差選人替見任京朝官成資闕如同日却有京朝官就者先差京朝官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縣丞　右注親民合次新改官合入知縣令並理為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縣丞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無舉主人更不作選闕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及初任監當無舉主人

更不作選闕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三年十一月一日勑吏部狀承務郎紀栖狀昨任南劍州劍浦縣尉任內躬親捕獲強盜準告改官係初任知縣資序伏覩近降指揮捕盜改官人先授縣丞次任知縣竊見京官縣丞並入非次經使闕有舉主入經使無舉主入破格經今來係無舉主照得尚左除經使縣丞闕外別無窠闕可入合取自朝廷指揮奉聖旨權借經使縣丞闕壹次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為紀栖捕盜改官權借經使縣丞闕壹次竊慮日後有似此陳乞之人今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侍郎左選令　諸京朝官縣丞闕尚書左選經使後滿壹月無人就而闕到者以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并常調職官知縣及應入縣令人家同恩例名次差注如同日有京朝官就者即注京朝官

侍郎左選格

注闕

縣丞　右通注職官縣令及奏舉職官并職官知縣縣令人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欲將特科年及陸拾不許注授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差遣奉聖旨依　紹定元年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吏部法年滿陸拾不許入丞闕今特科人公然注授欲乞行下應特科人並不注縣丞只許注授嶽祠吏部遵得舊法縣丞不限年甲嘉定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指揮年滿陸拾不經薦舉並不許注縣丞至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特科年陸拾

不許注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即是銜改嘉定六年限年指揮緣特科壹任回少有不滿陸拾者今若不許注授則是頓減拾年仕宦之期縱將特科文學出官壹任回入年及陸拾以上曾經責罷或年及陸拾柒歲縱無過犯並不許注縣丞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六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編修勑令所看詳恩科年陸拾以上至柒拾歲人選參選長貳體量如非疾患昏昧及贓私罪犯并曾經責罷人照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許通入破格縣丞及主簿監當窠闕從中劄付吏部施行照得特科注丞吏部具至前後指揮所合修訂歸一蓋丞為縣佐官較之令尉不同今參酌應特科壹任回年陸拾以上非責降人許注破格丞闕若曾經責罷及年柒拾人並不許注令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臣僚上言欲將尚左縣丞闕撥付左破格月日同日作破格榜示如有京官選人同日注授即先差京官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項照得京官補授初任止注監當或兩淮二廣湖北破格縣丞差遣壹任滿理第貳任監當資序方許通注應干縣丞昨有京官留元鈞初任監當成

壹考袠。只合注初任闕補考。本官已通注應干縣丞。自後京官季惟省晝
歷任壹考。求援前項體例施行。修纂條例所看詳京官初任監當。因事改
替。未曾成資到部。只合注初任監當。及破格縣丞所有已施行例。委實礙
法。不當引用。合刪去。仍照元條行。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十二月二日。尚書省批下吏部狀。竊詳職官
參一郡之務。縣丞佐一縣之務。是職官之職重於縣丞也。欲令注授縣丞
選人。比附職官。注年陸拾伍以下。不拘舉員。並許破格注授。則入縣丞之
闕稍寬。司法係一郡之準繩。司理主一獄之鞫勘。是司法之職繫於司理
也。欲令此項同進士出身用授恩。年滿免試人許注司理。庶幾司理之闕
稍寬。其司理司法並照差以格法指揮。注年未陸拾前後無贓私責罷人
縣丞如任子指射。求須審量人物。其恩科無出身人。自依已降指揮施行。
後批送吏部從所申到事理施行。
職官
侍郎左選令　諸職官先差本等人。如無本等人願就。即許本色內。不限
資序。權趄折差注。曾犯私罪徒。或贓濫罪者。不許權趄。曾有舉主叄員。或
合使貳員。前任非停替願就知縣。并常調令錄。就判司簿尉者。聽與本等

人家理名次。各理本資。回日卻依元資序。通注權知及就縣丞者准此。
諸職官。許合入令錄人權知。無人就。注應試職官。又無人。令就許應試合入
合錄人權知。若合錄縣丞通注職官。及合入錄事參軍。無人就。許判司簿
尉有出身貳考。無出身叄考以上人權知。又無人就。通注應試職官令錄
人。又無人就。許應試判司簿尉叄考以上人權知。即判司簿尉。許應試人
注。內初入官有出身者。須年貳拾餘並貳拾伍以上。　諸節度掌書記觀
察支使每州惟得注壹員。有出身為掌書記。無出身為支使。　諸入令錄
人合參選。非攝官進納。年未陸拾無公罪徒贓私罪及停替。願用改官舉
主叄狀。注正職官者聽。　諸修職郎以上歷任未及貳考。並不注錄事知
錄事參軍。　諸司理司法縣尉。攸體量對換。令任得替資考。合入令錄者。
注錄事參軍或監當。任內有舉主無過犯。與通注縣令。　諸司戶兼錄事
司法參軍。或錄事參軍。兼司戶司法參軍闕。許合入人互注。　諸因蔭補
陳乞特恩循資。及修職郎以上而無出身。未及貳考者。監當壹任。曾試中
或有陞朝官貳人保舉。已成考者。聽注獨員處。願注司理司法司戶參軍
者。與本等人通注。仍理監當。應試而頻折資。於代未闕者準此。
尚書考功令　諸入令錄人合參選。非攝官進納。年未陸拾無公罪徒贓

私罪及停替。願用改官舉主叄員。注職官者聽。
侍郎左選格
選闕　職官。　右注職官。不入監當人。
注闕　無通判處職官。　右注年未陸拾人。
選闕　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　右注無應選不限舉官。
注闕　司理參軍。兼晉闕。
右注年未陸拾無贓罪人。仍先注曾歷刑獄差遣。或曾任司
法。無失出入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曾試中刑法得推恩
人。次律學公試中上中等應曾推恩人。次銓試斷案入中上
等人。以上並指經任人。次初出官試中刑法得推恩。與經任
貳考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經任貳考。與流外出身經任
貳考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

司法參軍。兼晉闕。
右注年未陸拾無贓罪人。仍先注曾試中刑法得推恩人。次
曾歷刑獄差遣無差失人。與曾任司法人。作壹等依名次差
注。次銓試斷案入中上等人。以上並指經任人。次初出官試
中刑法得推恩與經任貳考人。指不係罪犯罷任者。作壹等
依名次差注。次經任貳考。與流外出身經任貳考人。作壹等
依名次差注。
轉運司主管帳司。
錄事參軍。　建康府　臨安府　平江府　婺州　真州　寧國府
徽州　贛州　隆興府　吉州　潭州　廣州　福州　建寧
府　閬州　紹興府　江陵府　興元府　成都府　潼川府
遂寧府　襄陽府　靜江府　常州　嘉興府　淮安州　揚州
廬州　蘄州　光州　黃州　安慶府　濠州　饒州　信州
衡州　寶慶府　永州　郴州　南劍州　利州　洋州　隆慶
府　鄂州　邛州　崇慶府　嘉定府　眉州　漢州　夔州
重慶府　達州　邕州　臨江軍　南平軍

右通注奏舉職官。并職官知縣縣令人。

注殘零闕

職官判司　右權注應試人

侍郎左選中明　淳熙九年七月四日。勅吏部奏司理窠闕進納人。在法不許差注。緣有本是進納。而不以進納為名。與無出身同者。近年有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詳欲將不曾發舉試下。實是進納賑濟。而不以進納為名之人。並依條不注司理。在法司理注年未陸拾人。却有經任年及陸拾。許注破格司理。是致癃老不任獄事。今欲將破格司理。並依元法注年未陸拾人。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勅吏部申破格錄叅。依破格司理注年未陸拾人。奉聖旨依。　紹熙元年四月十八日。勅吏部狀。承紹熙元年三月二日勅。諸州司法。不注不曾銓試人。本部照得應舉得同出身。及特奏名將仕郎以上。自授恩日滿貳年免試并特奏名文學注權官免試。及攝官年滿免試。流外免試。役於王事。被錄用之親免試。奏補宗室。曾經得解有干照者免試。若將前項不應銓試人。一槩不與注授。委無分別。今欲乞照見行條法。及司法差格。許行差注外。所有應銓試不中。從條敕聽叅選注殘零闕人。遵從指揮。今後不許注授司法。雖破格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今後恩科人。如年及陸拾。不許注縣尉。餘依見行條法指揮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申明法意事理。難以修立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奏承勅戶部侍郎馬大同奏。司理與錄叅。今吏部加重其選。須年未陸拾。曾歷任有舉主無贓私過犯之人。方許注授。其恩免進納與換補出職者皆不在此選。吏部今看詳欲將選闕司理錄叅。注經任有舉主無贓私罪年未及陸拾癃老之人外。餘照應見行條格指揮差注。除受路中明外。雖破格並不注年及陸拾之人。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紹熙二年六月十八日。勅諸州獄官。不得注授癃老經責罷人。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癃老經責罷人。如癃老雖非責罷。或曾經責罷。雖非癃老。皆不合差注。今聲說照用　慶元二年七月十二日。勅吏刑部看詳。曾任職官經按罷。係犯贓私不法。情罪顯著。自本部銓量。不許再注職官。如止是一時按罷。非贓私顯著。及所犯因公罪人。並從舊法差注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中明　嘉定元年二月十四日。勅江東諸司奏。廣德軍中昨準指揮存留通判。今乞以司戶兼司法省減司法員闕。却添置選人判官壹員。以廣德軍判官繫銜。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廣德軍添置判官。以司戶兼司法取到。吏部侍郎左選。稱見係本部使闕差人。司戶兼司法注經任人。不作破格注授。其判官注從事郎以上資序。有舉主貳員以上人。如榜滿壹季。無舉主貳員人注授。方注從事郎以上舉主壹員人。今聲說存留照用。　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欲將特科年及陸拾。不許注授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差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應干獄官闕不許恩科人注授。奉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勅流外人。不注司法。其錄參司理。不以正差破格。並不注無舉主人。　嘉定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勅令後均州節度推官。注有出身人兼教官職事。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吏部看詳。臣僚上言。數內壹項。證得獄官。近制不注年及陸拾以上人。幕職豈可令年陸拾以上昏老人居之。欲自今後應選人。年及陸拾伍以上。並不許授職官。雖破格及有通判處。亦不許注。所有恩科注職官人。證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乙降指揮施行。奉聖旨依。　寶慶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勅吏部申。臨安府錄事參軍。須實歷叅考有舉主無過犯闕陞及格人。方許注授。並不作破格差注。其四川諸路州軍獄官。自今後遵依紹熙二年六月八日指揮。如有貴降過犯及無舉主人。並不許注授及定擬。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寶慶三年七月十一日。勅臣僚上言。今後諸州軍職幕官。須嘗注有職狀及格。其或職狀舉主未及格。或以恩賞循資全無舉主。或前任有過犯。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　紹定元年五月四日。勅選人循至職官。舊法不以有無舉主。但用資序差注。近有逮扶恩與循資入職官人猥多。臣僚有請。職幕官須注有職狀人。緣此經任有京狀及令狀者。有司拘文以非職狀例不注授。而職狀却可通注令丞。今欲將有京狀及令狀人並許注授。如注職官有京狀令狀人在職狀之下。如注令丞則職狀却在京狀令狀之下。可以永久遵守。奉聖旨依。

端平元年九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今後獄官窠闕。除奏舉錄參照條差注外。其餘常調理錄。並一遵舊法。注歷任貳考以上有舉主無贓私責罷及癃老人。其舉主須兩員以上。仍乞照條至榜滿破格日。許注壹考以上有舉主壹員年未陸拾并非恩科進納及流外人。劄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淳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乞下吏部注擬獄官。凡有舉無過人。方許注授。依職官縣令例並要銓量。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十二月二日。都省批下吏部狀。窺詳職官參一郡之政。縣丞佐一縣之政。是職官之職。重於縣丞也。欲令注授縣丞。選人比附職官注年陸拾

任以下。不拘舉員，並許破格注授。則入縣丞之闕，精覈可法，係一郡之準
繩。司理主一獄之鞫勘，是司法之職，繫於司理也。欲令此項同進士出身
用。授恩年滿，免試人許注司理。庶幾司理之闕，精覈。其司理司法並恩差
注格法指揮。注平未陞拾前後無贓私責罷，令縣丞如任子指射。亦須審
量人物。其恩科無出身人，自依已降指揮施行。候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
施行。 淳祐五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自今後除闕陞職官資
序人，并職狀及格，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本等注非次職官外。其循轉職
官資序，令須歷任貳考以上，有舉主通及貳員，聽注經使職官。其歷任貳
考有舉主壹員之人，及曾經奏舉關陞從政郎，雖非職官資序，並聽注破
格職官。其全無舉主，令雖是職官資序，亦不許注。以上犯贓私罪并曾任
職官不法情罪顯著，不在注職官之限。若非因職官被罷，只犯私罪，不曾
經叛實改正人。亦不許注。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　六暮

部　吏部九

吏部 條法五 注門三 兵官、屬官、監當、簿尉、使臣、掾曹。
京官。監司屬官。 照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揮，依擬定條具格法。

差注

監當。 應奏補京官，初任唯注監當。 應監當闕滿十日無應選人者，不
作選闕。 應太平州黃池鎮、戶部贍軍酒庫，兼煙火公事闕，不注未經任
人。 應泉州市舶務監官闕，不得破選差注初官，仍不通差選人。 應監
嘉興府青龍鎮，先注親民資序人，及次任京官。吏不破選通差
大使臣。 應準備將領注親民資序，應材武有舉主無贓私罪，年未伍十
人。 應都監巡檢，並注年未六十應材武有舉主親民資序人，如無應格
人願就次注。經任監當資序，應材武人親民資序，不應格，令止許注都監
闕。 應單功精捉，令歷兩任指使，一任監當，方許注巡檢。 應場務監當
選闕，並注有舉主年六十以上親民或監當資序，不注前任被罷人。 應
監當排岸作院名次闕，并準備差使、緝捕盜賊指使闕，並添無舉主年六
十以上親民或監當資序人。單功精捉，令歷兩任指使，方許注監當巡轄
馬遞鋪，注職事年未六十人。 應金吾衛仗司，注武功至武翼大夫、次注
大使臣兩任親民人。 應兩浙東路兵撫司，紹興府餘姚縣寨官，注親民資序
有材武年未六十人。

選人 應檢法官，屬選人曾任大理寺斷刑官，次曾任此職二年以上，非
因本職過犯離任，次試中刑法、經任人。若出闕至見任人去替一季無應
選人就者，注有出身曾任司法任滿無過犯人，不限舉主。 應皇除授下
監當。監門，捨踏狀官，湖廣總領所撥發船運官，注正格職官，任滿及成二
考人，次注曾任正格令錄，任滿及成二考人。如闕及一月無人就，注曾任
判司簿尉任滿，有舉主關陞，無過犯，年未六十人。 應兩浙運司催促綱
運官，起發行在物斛官，催促糴買官，注曾歷判司簿尉，常調關陞令錄資
序以上，有舉主無過犯，有息例，年未六十人。 應行在諸酒庫，注曾任三
考員以上場務課利無虧，令有舉主一員以上，無過犯有息例。 令次注判
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如闕及一月無人，就注常調關陞有舉主一
員，以上無過犯有息例，並年未六十人。

監當。　應準選監當，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年未六十有恩例人。　應諸
正格監當并京選通差監當，注歷任有舉主，前任非停替，年未六十有恩例
人。　應破選監當。三萬貫以下。　無課利監當同，注經任不以考第，有恩例無
無舉主人，并初官有恩例人。　應破格監當，注經任不以考第，有恩例無
舉主，并初官有恩例人。　應殘零監當，注經任不以考第無恩例，無舉主
并初官無恩例殘零參選人。　應鹽場鹽倉支鹽，不注恩科流外進納，及
雜流補官人。　應監當兼民事者，不注進納無舉主人，其無課利及殘零
聽注。　應初官年三十以上，陞格以下，許注鹽倉鹽場支鹽，經任或成考
人，不拘年甲。　應曾經論列不與親民差遣人，不許注授鹽司監當，及應
干親民監當。　應年未三十人不注監鎮關。　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
注四川監當，不注內地監當。

簿尉　應正格主簿，注初官，或經任有恩例人。　應殘零主簿，注初官，或
經任無恩例殘零參選人。　應正格縣尉，注初官，或經任有恩例，年未六
十人。　應殘零縣尉，注初官，或經任無恩例，殘零參選，年未六十人。　應
慶元府諸縣尉，及極邊縣尉，注年未五十人，仍依資格差注。　應進納人
不注縣尉差遣。　應恩科上二等人不注汀贛州諸縣尉，恩科文學並不
注縣尉。　應簿尉捐兼廢不注流外補官。　應軍功補文資，止注監當，候
及陞考無過，與入簿尉。　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止許注四川主簿，不
許注內地主簿，及四川內地縣尉。　應主學闕，注特奏名文學，其已經任
願注者亦聽。

小使臣。

縣尉。　應注武舉軍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經任識字，各年未五十人。
仍當官銓量揩律試書劄百字，試中許差，不注吏職雜流進納補授人。
巡檢。　應注武舉軍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各年未六十人。內軍
班出身，先歷添差準使一任，軍功出身，先歷指使兩任，監當一任，方許差
注。　應贛州十六寨，並作選闕差注，不注吏職進納，及雜流補授人。
兵馬監押　應注軍班軍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人，次注曾歷主兵官，
並年三十以上人。內軍班出身，先歷添差準使一任，軍功先歷指使兩任，
監當一任，奏補并獲賊出身，曾任主兵官，方許差注。
教押軍隊知寨　應注軍班軍功奏補經任有材武人，如無材武人願就，
次為經任不應材武人，仍注年未六十人。
監當　應注奏補軍功獲賊吏職進納識字年未六十人，內軍功出身先

歷兩任指使，方聽注。　應鎮店市場鹽鹽酒稅，如鎮有詞訟，稅有告捕害
民，並不注進納人，止許注其餘監當差遣。　應恩科單班流外進納攝官
及雜流補官人，不注鹽場鹽倉支鹽闕。
排岸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出身經任，無贓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
甲。
作院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先親民次監當經任人，不限年甲。
巡轄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經任識字年未六十人。
緝捕盜賊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經任年未五十人，如無人就，仍差
不識字年未六十人。
指使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不拘已未經任並聽注，仍不注贓罪人。
應大小使臣闕內，有不注年及六十歲處，除沿邊親民外，如銓量得精
力未衰，從本部具申都省審察訖差。　應前項差注，除聲說外，餘依本法

差注　兵官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選主兵官，雖無舉主，及曾犯私罪情重而有
戰功者，亦聽注。若未補授名目以前立到戰功者準此。　諸選巡檢闕一
季以上無人就，差嚴選材武人，即材武人曾親民而見充監當及降等者，
亦聽差。　諸取經使材武闕，有非應格人願試弓馬武藝就者，送馬軍司
試中與注，即曾經試驗者免試。　諸初除城寨及主兵官，若武臣縣尉並
注邊功武材武人。　諸緣邊次邊城寨官不得差注出職吏人。　諸不識
字人止得注巡檢捉賊及部隊將押隊巡捉私茶鹽，并巡城壕指使差遣。
其三路緣邊都同巡檢，唯雙員處許注一員。　諸東南路控扼地分巡檢
闕，去替一季見闕一月無人就，聽注曾經巡檢捉賊或年未及五十，及呈
試武藝出官人。　諸沿海巡檢闕，先注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諳會船水人，
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本格差注，唯不注流外人，並委長貳精加銓
量，微注銓量不中人聽注本等窠闕，仍不理降罰。　諸泉州南安縣石井
鎮巡檢，先差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諳會船水人，如無，即注經任無贓罪材
武，非私罪衝降人，若經使牓及一月無大使臣指射，通差小使臣，同日卻
有大使臣指射，先差大使臣。　諸郴州南安軍都巡檢使兼宜城寨陂兩
鄉煙火盜賊公事闕，牓及一季無人願就，下荊湖南路帥憲司於大小使
臣內選經任無過犯諳曉民事人，銓量奏辟聽先次赴上。　諸緣邊次邊
巡檢，不注出職吏人。　諸武舉軍班下班祗應散直非除係捕單班準此
武藝，并特奏名出身，及呈試武藝轉官人，未入親民者，注三路鎮寨都監

監押知寨。初任注雙月單班雖次任有係此，巡檢駐泊捉賊，曾除名及犯
枉法監主自盜贓罪者非違武校尉注指使。初任承節承信郎亦注指使
無闕者初任並注監當。次任入餘路，進武校尉仍令注經使監當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闕
東南路控扼地分巡檢。 右不限遠近注經任無贓罪材武人，非前
任私罪衝降者。
都監監押。 階州。 西和州。 右注提舉買馬監牧司奏到人一員。
緣邊城寨官 右注本路經略安撫司奏到人。
選闕
寧國府宣城縣麻姑山巡檢。 右選注無贓罪，有舉主親民資序，年
未六十材武人。如勝及一月無人，願就通差小使臣。如同日有大使
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
南康軍建昌縣河湖市巡檢，兼巡捉私茶鹽寨。 右以材武格選注
無贓罪，有舉主親民資序大使臣年未六十人。如勝及一月無人，願
就通差小使臣。如同日有大使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

兩浙東路安撫司。水軍統轄，紹興府餘姚縣眉山寨駐劄，兼總轄三
山廟山寨。
兩浙東路安撫司。紹興府餘姚縣三山寨官。
兩浙東路安撫司。紹興府餘姚縣廟山寨官。 右選注親民有材武
諳海道，經任無過犯年未六十人。如同日有大小使臣指射，先差大
使臣。限滿無人，願就注先親民次監當。有材武經任無過犯年未六
十人，同日有本等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並委長貳精加銓量。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樞密院奏吏部申
本部契勘諸軍揀退疾病老弱不堪披帶，發遣到部人多用已前被賞轉
官減年等陳乞材武指射親民主兵寨闕。竊詳押隊正係主兵寨闕，又緣
已係揀退，今來却令主兵，深恐别致誤事。今相度欲將不堪披帶之人，不
許注授押隊寨闕。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令 諸都監巡檢駐泊捉賊闕，並注年未六十人。若止有年六
十人指射，即依體量審察法。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選闕

沅州諸寨鎮都監巡檢。 右取材武或知蠻情人，無應選，不限舉主。
光州光山縣仙居鎮巡檢。 右選注親民資序有材武無贓罪，非前
任私罪衝降，年未六十人。
部將 隊將 教押軍隊。 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人無應
選，不限舉主。
注闕
江陵府潛江縣管界巡檢。 右注親民資序，有材武無贓罪，非前任
私罪衝降年未六十人。
吉州 廬陵縣走馬隘巡檢。 安福縣巡檢，楊宅市駐劄。 右不限
遠近，注經任無贓罪材武人，非前任私罪衝降者。
諸都監巡檢駐泊捉賊。 右注年未六十人。
破格差注
親民。 右注本等親民資序，不應格並經任監當應材武人，依名次
家同差注。滿五日無人就者注，初任監當材武人。
尚書右選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
選路分都監、諸路將副，取歷任曾經邊任，據吏部申除大使臣，曾經兩任

親民無贓私罪犯，得格法人。其歷任曾經邊任，緣其間却有曾任淮南京
西路，見今權作極邊，非實去處，兩任親民差遣之人，即未有許理作曾經
邊任明文。今措置欲將應曾任前項權作極邊州軍差遣，及經兩任親民，
如係正授朝廷付身或資滿罷，合理為任之人，亦附作曾經邊任，依條解
發。申樞密院銓量差注，餘依見行條法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
指揮，係為兩淮京西權為邊任，難以修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二年六月八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勘下，臨安府西溪寨歷官闕，吏
部申欲注授大使臣識字親民資序，無贓罪非前任私罪衝降者。奉聖旨
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緣係駐驛之地，難以修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
照用。
侍郎右選令 諸曾充主兵官者，雖陽任不得再注本闕。 諸巡檢駐泊
捉賊闕，並注年未六十人。若止有年六十人指射，即依體量審察法。 諸
巡檢駐泊捉賊經使闕，許注年三十以上經任無私罪人。年雖未及而人材堪任者，許注。各隨合入遠近，應入遠地親民，願就近地巡檢者聽。 諸
郴州桂陽軍管下巡檢，注年未五十識字人。 諸監押巡檢闕，勝限滿無
材武人，就即注曾任主兵官二年以上，非因罪犯罷任人。如同日有材武

人願就。即差注材武人。　諸注授監押巡檢。並帶充字。若犯父祖名者。兄
迴避。　諸武舉及第。有官及第。同　已授差遣者。依此改　注。保義郎以上。注
沿江巡檢駐泊捉賊押隊闕。承節郎至進義校尉。注緣邊親民巡檢縣尉
已未使闕。及經使破格緣邊巡檢縣尉闕。仍揭刷具休補官名次高下差
注。願注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者聽。
侍郎右選格
注闕
監押。　右注年三十以上人。不注老疾。老疾不相須。廣南年六十者
亦不注。
諸巡檢駐泊捉賊。　右注年未六十人。
監押。　歸州。　常德府。　陝州。　荊門軍。　江陵府。
巡檢。　常州石牌。　臨安府。紹興府海內。　慶元府海內。　紹興府
龕山。　溫州海內。　溫台州海內。　右注年未五十材武人。　江陵
府。　松滋枝江兩縣。　監利石首潛江公三縣水陸。　常德府。　桃源
縣。　澧州。　安福寨。　西牛平寨。　右注無贓罪年未五十材武人。
歸峽州。　右注無贓罪年未五十人。　岳州青草洞庭兩湖。專管湖
內搜捉賊盜。　右注經江湖任使人。
選闕
信州巡檢。　貴溪縣管下臨口。　鉛山縣　石佛坑。
荊湖北路寨主監押巡檢。　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人無應選。不
限舉主。私罪情重巡檢。仍不限經任。
荊湖北路僻鎮寨主監押巡檢。　右無應選。不限經任。
諸路押隊。　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無應選不限經任舉主。
及私罪情重人。並委長貳精加銓量。
梧州潭甯山巡檢彈壓巡捕盜賊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　右注材
武。武軍功出身人。
尚書考功令。　諸武學主應武舉出身人。元係使臣與三路巡檢監押寨
主。若白身補授。與逐路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三年無遺闕。與人親
民。如本任不及三年。不用覓犯人差者。許補填通理。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七年。五月空日。尚書省批下鎮江府圌山寨巡檢。
注武舉出身人。若無人願就。即注親鄰監鎮例。該辦寫家狀稿。逐合行注
授。　嘉定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勑吏部狀欲將安吉州荊蓁清巡檢巡捉

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緊銜。從本部見使差注。巡檢格法尋差大使
臣親民資序。材武人。更不破格。本部出榜。召官指射。作肆年使闕。奉聖旨
依。　又寶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狀。安吉州差置巡檢一員。作安吉
州北溙村寨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稱呼。從本部見使巡
檢格法。專差大使臣親民資序應材武人。更不破格。日後作四年使闕。奉
聖旨。令安吉州將新置北溙村寨巡檢從公選辟一次。候辟差到人日。令
吏部出闕召官指射。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空日。尚書省批下撫發遣施州吳賢劄
子。奏沿邊州寨過滿不待代。無解罷之日。欲望令使審官。許令初出官監
當人破格注授。一例推賞。其或無人抵替。乞依珍州體例。滿四考除乙解
任。更不候代。本州申安撫轉運兩司。疾速差人充填。仍乞者為定格。吏部
指定欲乞批。從行下本州照應施行。後批送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司熟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
客院劄子。廣西經略安撫司。措置廉州管下狄風山。永平鄉。係傜人出沒
之衝。廉藤要害之處。欲移本州管界巡檢。就永平鄉置司。名永平寨。以五
州管界巡檢。彈壓山傜盜賊。永平寨駐劄繫銜。受連藤州舉剌。任滿從兩
州保明。方許放行。批書離任放行。轉一官。已有定格。任滿寧靜。本司保奏
與再特轉一官。又象貴兩州之間。有古鐵坑一路。客旅官軍往來。藏伏逃
軍。兇徒聚劫。最為害要。欲於兩界上穿山鎮創置一寨。專置巡檢一員。從
本司不以大小使臣內選擇材武辟差。以象貴潯賓柳五州管界巡檢。穿
山寨駐劄繫銜。三年為任。受兩州舉剌。任滿從兩州保明。方許批書離任。
任滿關賞。照貴州巡檢賞格施行。奉聖旨並特依。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勑龍泉縣秀州北鄉兩寨巡
檢。欲下右選特作選闕。專注材武經任親民人。吏部勘當龍泉縣巡檢。元
係秀州駐劄。改在左安寨駐劄。奉聖旨並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二年。四月十七日。勑吏部勘當。廣西轉
運司申賓州管界巡檢。欲下本司。不以有無拘礙。許曾經任巡檢或主兵
官。已關陞親民資序。無過犯大使臣通差。年未六十應邊功或材武無贓
罪人。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六月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衡州鄰縣
郴州桂東資興縣巡尉。專注武舉出身。關陞親民次經任監當資序年未
六十人。如榜及一季無本等人願就。其薄尉闕侍左通差有出身。及任子
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仍不作破格。如同日有文武臣指射。先注武舉人。不

注恩科雜流等出身人。其選檢若限滿無本等顧就聽注非雜流出身有
材武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任滿依格推賞。奉聖旨依。　端平元年四月空
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申永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將二百四十三
闕。發下吏部差注。仍令參酌履歷考第。立定合入資格。申樞密院。準此。除
宗室戚里。及本部認定窠闕。別狀申外。今兼發下雜闕。取到進奏院稱內
係碎差窠闕。於內亦有經朝廷陳乞除授之人。本部未敢遽從逐處申碎。
亦未敢便行出闕。如蒙朝廷許從本部使闕。並作肆年召官指射。仍照應
見行差注。都監巡檢縣尉等格法施行。若經使無人願就。狀入破格日闕
侍郎右選通差。如同日有大小使臣願就。即先注大使臣。內沿邊并沿溪
洞邊巡檢。仍注識字有奉主。非前任衝降人。及邕州左右江同主管盜賊
公事闕仍照巡檢格法差注。內有監押窠闕大使臣。欲作都監稱呼。內有
酬賞去處。並乞照應侍郎右選賞格。一體施行。　招信軍兵馬監押兼排
岸壹員。　淮安州淮安縣馬邏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
錢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安縣下押清巡檢兼催綱
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
州招信軍沿淮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

鐵錢下海出界濱頭駐劄壹員。　淮安州淮陰縣磨盤巡檢兼催綱巡捉
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
陰縣文家峯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
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安縣管界沿海巡檢。巡捉私茶鹽礬銅錢
私鑄鐵錢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專一管轄羊家寨海船事務
兼總轄歸正忠義保社一員。　招信軍沿淮巡檢。兼巡捉銅錢私鑄鐵錢
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淮安州駐劄
專一管轄羊家寨海船事務一員。　淮安州沿淮緝捕盜賊二員。　淮安
州添置指使二員。　淮南東路安撫司緝捕盜賊三員。　濠州沿淮緝捕
盜賊一員。　廬州焦湖巡檢。巡捉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兼監孤
姥山糧倉一員。　荊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將專一教閱義勇民兵五員。取
到進奏院狀稱上件闕。係在江陵府置司。　潮州揭陽縣。鼓樓崗管界巡
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邕州同主管左
江肆鎮寨兵馬賊盜公事。兼沿邊溪洞同巡檢太平寨駐劄一員。　邕州
同主管右江肆鎮寨兵馬賊盜公事。兼沿邊溪洞同巡檢橫山寨駐劄一
員。　融州管界溪洞都巡檢使兼照管宜州溪洞盜賊公事。并提舉羅城

鎮。專主隘巡防巡捉私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員。　融州
管界都巡檢使專切主管融江寨臨溪文村潯江堡宜良江口駐劄。搜捉
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壹員。　融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
鹽礬。私鑄銅器。兼監在城稅一員。　邕州在城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
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邕州管界巡檢。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
下海出界。私鑄銅器。全城驛駐劄一員。　邕州城外巡檢兼提舉煙火排
岸司等公事。兼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員。　邕
州左江溪洞巡檢。兼催綱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永平寨駐劄一
員。　邕州橫山寨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宜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宜州管
界沿邊溪洞都巡檢。兼照管融州溪洞賊盜公事。河池縣駐劄一員。　宜
州同巡檢宜州駐劄一員。　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
私鑄銅器一員。　欽州管界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欽州沿海巡檢。兼催綱主管博易場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萬安軍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萬安軍
巡檢。兼帶博吉知寨。兼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

員。　南寧軍巡檢。巡捉私鹽私鑄銅器。昌化縣駐劄。兼帶延德知寨。搜捉
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南寧軍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
鑄銅器一員。　瓊州巡檢。澄邁縣駐劄。兼巡捉私鹽。搜捉銅錢下海出界。
私鑄銅器一員。　靜江府義寧縣尉。兼主簿。及本地分巡檢。巡捉私茶鹽
礬。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四月三日。奉聖旨依。吏部具到
格法事理。如有差注。先次擬定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取旨差劄付吏部施
行。　寶祐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樞密院批下吏部申武岡軍申乞將太平
永和寨官下部劄闕差注。本部今欲將永和寨作武岡軍永和寨巡檢。搜
捉銅錢下海出界。和鑄銅器。偽造會子。鈺銷錢實繫衙亡附羅崖寨巡檢
格法差注。內太平寨監押作武岡軍太平寨兵馬監押。兼巡捉私茶鹽礬。
私鑄銅器。偽造會子。鈺銷錢實繫衙亡附關硤寨兵馬監押格法差注。如
照本部所申。乞指揮下部召官指射。依格法差注。候批送吏部從所申施
行。　寶祐五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兵部員外郎兼左司楊瑱
奏兩平守將。俱無善狀。推於民瘼軍政。粗亦究心。敢摭其間於兵民之至
切者數內。其一曰修軍政以遏亂萌。府之屬邑凡四。而三鄰贛汀管下諸
寨。如新城之同安。南豐之同建。廣昌之秩巳。俱逮冠峒。全藉警邏得人。近

乎部注兜帀。半多岸直。或以佗官攝事。乎特武藝不習。緩急何以責其禦
侮。欲下吏部將建昌軍新城縣同安寨巡檢、廣昌縣扶巳寨巡檢出闕許
人注擬。任滿無疎虞。特與減半年磨勘。本部指定欲照衆寨管界巡檢格法
出闕。召官指射。仍於銜內繫帶兼本地分巡捉。及備綁巡捉私茶鹽礬私
鑄銅器。僞造會子。銋銷錢寶。永注小使臣員闕。任滿照汀州上杭武平兩
縣巡檢賞格。減二年磨勘。從本路安撫司。或轉運司保奏推賞。五月九日。
奉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任滿照汀州上杭武平兩縣巡檢。各減
二年磨勘。

屬官

尚書左選令　諸監司申到屬官闕。應與侍郎左選通注者兩選。號示各
依本選法差注。仍注有舉主。經任無過犯人。同日指射者。先注承務郎以
上官。　諸提刑司檢法官。與侍郎左選通差。候見任人到任出闕。本日內
有承務郎以上官就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監司屬官。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主管機宜文字。　右注通判次第二任知縣資序。曾經歷任親民人。
諸州安撫司幹辦公事。　右注通判資序。及第二任知縣資序人。

侍郎左選令　諸監司申到屬官闕。應與尚書左選。通注者兩選。號示各
依本選法差注。仍注有舉主。經任無過犯人。同日指射者。先注承務郎以
上官。　諸提刑司檢法官。與尚書左選通差。候見任人到任出闕。本日內
有承務郎以上官就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曾失入徒以上已決。死罪未決。若三色官並
不得注提刑司檢法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

選闕

提刑司檢法官。　右注承務郎以上次選人。並曾任大理寺斷刑官
次曾任此職。謂在職二年以上。非因本職過犯離任人。次試中刑法
第三等中以上次曾為律學生。公試三預第一人。次試中刑法第三
等下人。以上並謂經任人若出闕至見任人去替。一季無應選人就
者。注進士新科明法出身。曾任司法任滿無過犯人。不限舉主。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勅刑部侍郎程大昌劄子奏

乞將薦舉知縣有特旨。令吏部放通判理作堂除之人。如係通判闕遠。願
改注諸司屬官窠闕。特從其便。候將來到任回日。許用已降理作堂除恩
例。比倣曾任知縣通判格目。一體差除。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慶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勅諸路屬官。不許
差注本貫及居止在本路人。其坑冶司屬官。止避本貫及居止處。　慶元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勅吏部狀。近降指揮諸路屬官。不許差注本貫及居
止在本路人。兩浙轉運司申稱本司催促糴買官。不係發廳檢正。都司擬
到催促糴買。并造船場窠闕。止係局務。不預發廳職事。與元降本貫指
揮事體不同。欲令吏部行下轉運司。候之任後。不許權攝發廳職事。及看
定民訟。差出本路幹事之類。餘路監司準此施行。奉聖旨依擬到事理施
行。　慶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勅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雖係一司
屬官。元降指揮。坑冶司屬官。止避本貫。今來沿海制置司。與佗司統攝一
司不同。奉聖旨止避本貫。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年。十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
帥臣監司多差所部官兼屬官。及簽廳職事。更不契勘是與不是本貫。及
居止本路人。顯是違戾。奉聖旨今後並以違制論。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十四年。七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書諸路安撫
轉運提刑司。幹辦公事。并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並照格法指揮選注。曾
任知縣滿替人。所有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窠闕。照格法選注第二
任知縣次初任知縣資序。次第三任監當人。從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
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勅淮西安撫制
使司差置官屬。奉聖旨權置幹辦公事一員。通差京官選人準備差遣一
員。通差文武官準備差使一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過犯人。令本司
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以充員數。　景定三年。二月空日。都省
劄子。勘會兩司屬官正額添差堂部辟闕。自有員數。近者除已添差過於
元額。合行照舊額立定限員。須議指揮。浙西安撫司。正任參議官一員。堂
闕。仍舊添差參議官四員。並堂闕添差參議。元係堂闕一員。以備差戚里
之家。或選差有才幹人。仍舊存留。其餘三闕。許令終任。更不作闕。正任機
宜一員。部闕。仍舊添差機宜一員。留待戚里。正任幹辦公事一員。堂闕。仍
舊添差幹辦公事一員。留待戚里。正任準備差遣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準
備差遣一員。留作選差闕。照檢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

管文字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幹辦公事一員。留作堂闕。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檢察官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檢察官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令終滿更不作闕。浙西安撫司鹽事所幹辦公事一員。仍令申辟。提督二員。係衆職。欲照臨安府節制司準備差遣。仍令申辟。兩浙轉運司正任主管文字。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一員。留侍戚里。正任幹辦公事二員。並堂闕。留一員仍舊。一員終滿不作闕。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準備差遣一員。堂闕。仍舊添差準備差遣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帳幹一員。部闕。仍舊添差帳幹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催促物斛官一員。部闕。仍舊仍添差催促物斛官一員。留在選差闕。正任船場二員。部闕。仍舊添差船場二員。並令終滿不作闕。犒賞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幹辦公事一員。仍令申辟。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犒賞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準備差遣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準備差遣一員。留作選差闕。正任檢察官一員。留

作堂闕。添差檢察官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浙西安撫司。德清正酒庫。德清東酒庫。建市庫。上湯庫。開林庫。石瀨庫。奉曹橋鎮稅。已上仍從選辟。點檢所。天宗庫二員。潘封庫二員。赤山庫。崇新庫。已上四庫留作堂闕。內武臣仍從選辟。餘村庫。奉口庫。解城庫。鹽官庫。長安庫。雜場。染場。稅場使臣三員。已上仍從選辟。臨安府平羅倉二員。江漲稅。北郭稅。長安鎮諸山酒稅。城東都稅。城西都稅。青山酒庫。桃源酒庫。浙江監渡。將平羅倉二員。長安鎮諸山酒務。留作堂闕外。餘仍從選辟。兩浙轉運司木稅場。木稅場措置官。木稅場收支官。監蘭溪酒庫。源清渡官。西興渡官。已上仍從選辟。犒賞所竹青庫。黃樣庫。塔城庫。荻蒲庫。餘公庫。太平庫。呂城庫。中清庫。三石橋庫。橫金庫。仍從選辟。浙西安撫司鹽事所。茶槽買納官。湯鎮催煎官。許村買納官。西興催買官。錢塘催買官。錢青催買官。三場支鹽官。南路催買官。鹽官選鹽官。且仍舊。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照得浙西安撫司鹽事所諸鹽場。今改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廢說照用。

監當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場務已經人戶承買而還為官監者。注闕依本法。　諸監鹽倉鹽場闕（支鹽同）不注恩科軍班流外進納攝官及雜流攝官人。　諸太平州黃池鎮戶部贍軍酒庫兼煙火公事闕。不得注未經任人。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任京監當曾失陷官物者。不注在京倉庫。若別監當一任無虧失者聽注。　諸親民人折資就監當者。與本等人通注。不得對移及別奏差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折資就監當人。不注職田兩頃以上闕。　諸監倉庫場務使臣。並注識字人。令長貳精加銓量。仍就試家狀親書。　諸在京倉庫官雙員處。許注初任人一員。　諸緣邊監當應選者。先取土人。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廣州市舶庫監官闕。不得破格差注初官。仍不破選。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闕

任京倉庫。　右注經任年未六十人。

都作院　作院。　右注親民次監當經任人。

選闕

金銀銅錫鋼鐵等場坑冶。　造舡場。及抽買木場務。　課利場務。

右無應選。不限舉主。

武臣應叙與差遣

第二等　右三叙與遠小處（無三叙者以三年為一叙）。四叙次遠處。並止於監當。

第三等　右兩叙與遠小處。三叙次遠處。並止於監當。

第四等　右兩叙與遠小處。三叙與次遠處。四序與次近處。並止於監當。

第五等　右一叙與遠小處。再叙與次遠處。贓私罪並止於監當。公罪經四任。與稷親民。止於巡檢都監。

第六等　右一叙與遠小處。再叙與次遠處。三叙與合入路分。贓罪並止於監當。私罪經肆任。公罪經三任。與稷親民。並止於巡檢都監。

第七等　右初任與遠小處。次任與次遠處。贓私罪經四任。公罪三任監當。與稷親民。止於巡檢都監。

第八等　右初任與遠小處。次任與次遠處。贓私罪經三任。公罪

第九等　經兩任監當與後親民。右初任違小處贓私罪經兩任公罪一任監當與後親民。

第十等　右公私罪一犯。初任並與違小處贓罪經兩任。公私罪一任。監當與後親民。

第十一等　右一犯。贓罪初任與違小處。次任與親民。公私罪與合入窠分並一任監當與後親民。以上贓罪具叙首。並謂輸贓。若枉法監主自盜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勑吏部狀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乞將利州大軍倉監官。今後並注奏舉關陞人。仍不許初官及恩科人。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是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許從本所按上件格法選辟。本部今勘當監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倉二員。內一員見係尚書左選使闕。窠格選注承務郎以上。親民次監當。更不破選。亦不通差。今將上件闕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承務郎以上親民監當人赴部注授。乞從本官所請。將已關陞有舉主無過犯人。令選辟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七年。正月十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國信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令做與依元符詳定國信所一司法參部。止令注擬臨安府管下。并行在合入差遣。願就同監臨安府門者聽。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國信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與依舊法注擬一千一百里內差遣。餘依已降指揮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稱餘依已降指揮施行。即是願注臨安府管下。并行在合入差遣及監門者聽。今聲說照用。

尚書左選令　諸監當闕滿十日無應選人者。不作選闕。經使後滿一月無人就通差選人。若同日有京朝官指射。即先差京朝官。　諸從事郎以上監當。以闕到日不拘遠近。與本選人通注。仍先赴集。願就經使闕者聽。　諸承務郎以上被旨送部。與監當差遣者。具本選應見膀無合願就監當闕中都省差。若與遠小及廣南監當差遣者。關取三選見膀遠小及廣南監當闕。與本選見膀合作遠小監當闕。具中都省差。　諸降若叙監當人令謂不願入近地者。無合入闕。而有近地季闕三經集。見闕兩經集者。並聽注。　諸叙官入監當者。在正入入之下。　諸因事不得注親民差遣及停替到部人。聽指射破選監當。其掌煙火公事處亦聽注。　諸衆州市船務

監官闕。不得破選差注初官。仍不通差選人。

尚書左選格

注闕

監鎮兼煙火公事。　右注知縣次第二任監當人。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　右注監當人。

選闕

臨安府樓店務。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安吉州嘉興府烏青鎮稅。兼煙火公事。　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兼煙火公事。　安吉州梅溪鎮稅。兼煙火公事。　嘉興府青龍鎮稅。兼煙火公事。　常州武進縣奔牛鎮稅。兼煙火公事。　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稅。兼煙火公事。　饒州浮梁縣景德鎮酒稅。兼煙火公事。　安慶府樅陽鎮監糴倉廒。　臨安府糧料院。兼裝卸綱運。兼監鎮城倉。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稅。兼煙火公事。　福州古田縣水口鎮豐倉管幹商稅。兼煙火公事。　無為軍崑山鎮稅礬場。兼煙火公事。　無為軍無為縣襄安鎮彈壓盜賊。兼煙火公事。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利州大軍倉。兼撥發船運。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更不破選。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勑吏部狀勘會本部監當見使三年以下闕。緣多是初任監當人。乞借三年以上闕。本部今措置將初任人合入監當闕。並不理年限使闕。其通差選人使臣處。如止及參年以下。未有京朝官願就。并諸處申到參年以下非次闕。仍舊出榜曉示。依條經使滿壹月。無人願就闕。侍左等處通差。如同日有京朝官願就。即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奉聖旨依。本所看詳。逐項指揮係權宜措置。難以修為永法。合存留作申明照用。

尚書右選令　諸年七十精力未衰者。申都省審察。注課額伍阡貫以下監當闕。　諸在京監當無本等人就者。聽注前任衛降人。

尚書右選格

選闕

權幹辦金吾街仗司。　右注武功至武翼大夫。次轉大使臣經兩任親民人。

破格差注

監當　右注經任人。次注未經任。今滿伍日無人就者。注降等監當
人。
尚書右選申明　建炎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吏部狀契勘尚書右選監
坊船場防城甲仗庫。備城庫草場。欲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限滿無應
格人。不限舉主。非前任停替人。并未經任人。家同差注。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令　諸京朝官經使監當闕。許通差選人者。仍依選法差注。若
同日有京朝官願就。即先差京朝官。即滿壹季無應選人。就依破格法差
注。　諸合使場務監當闕。注常調職官令錄。或判司簿尉。壹考以上人。十
月拾以上。及曾犯贓罪。前任被勒停。衝替事理重者。或三已官無舉員。奉
主者。並不注。罷舉監課利場務增射。仍依舉監法。　諸場務監當闕。謂添
萬貫以下者。無課利監當闕。曉示伍日無應格人指射。再榜滿伍日不作
選闕。仍許初出官人指射。同日有應選人指射。先差應選人。　諸以合得
蔭補白身恩澤。奏乞迪功郎補資當壹名者。若未合入從事郎。與從事郎
監當。餘依酬獎補資法。即不許以合奏蔭承直郎以下恩澤。乞改承務郎
以上官。　諸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蔭補子通仕郎。候合參選注從事郎
監當。　諸監當兼兵事闕者。不注進納無舉主人。其無課利及殘疾闕缺
注。　諸監當兼酒闕。不注年六十人。　諸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蔭補恩
澤應監當人。謂未息州限乙者。判成記其合入監當闕。尚書左選侍郎右
選通注。
侍郎左選格
選闕
縣尉封椿使臣監當。　右注迪功郎。次從政郎。注小選納人并
糴納倉。　太平州蕪湖縣奇納倉。
右注職官。次從政脩職郎。次迪功郎。
監吉州在城稅務。　右注職官。次從政修職郎。次迪功郎。
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倉。大軍庫。　右注職官。次從政修職郎。次迪功
郎。
侍郎左選申明　紹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勅吏部狀準批下總領四川財
賦楊輔奏。乞將本所大軍倉庫糴買場闕。並注奏舉闕陞人。不許初官及
恩科人。并應年陸拾以上人。破格注從本部勘會監四川總領所戶部利
州大軍庫貳員。監四川總領所戶部興元府大軍倉壹員。監四川總領所

戶部魚關大軍倉二員。監四川總領所戶部利州大軍倉壹員。監四川總
領所戶部魚關大軍庫壹員。監四川總領所閬州糴買場壹員。以上捌闕
令後並注奏舉關陞人。仍不許初官及恩科人。并應年六十以上破格注
授。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令　諸課利場務獨員者。不注老疾就監當人。若係叁萬貫以
上。仍為選闕。　諸酒稅務監官。適添差官。每處共不得過叁員。　諸校尉
任監當。應帶權而轉承信郎以上者。並除落權字。
侍郎右選格
注闕
課利場務。　右注無私罪人。
監排岸。　銀銅場鑄錢監。
右注有心力人。
監倉草場。　右注經任人。
專一監視斛面官。　省倉。豐儲倉。豐儲西倉。草料場。　淮東西。湖廣
總領所大軍倉。草料場。
右注經任識字。無贓私罪。非揀汰人。
監在京庫務門。　右注經任。次初任人。
選闕
甲仗庫。倉草場。
右注應選不限舉主。
潭州排岸。　監廉州石康縣都鹽倉。兼回環庫。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福州古田縣水口鎮。巡捕私茶鹽賊盜。
右注監當資序人。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元年九月十六日。勅知潭州湖南安撫史彌堅狀。
竊見潭州廣積永豐兩倉監官。非係左右選通差。近來皆注武臣。間有蔭
老昏謬者。恣為貪汙。無所顧藉。欲下吏部。自今後監倉乞注有精力材幹
文臣。其恩科人不在此選。奉聖旨依。　嘉定元年十月三日。勅吏部勘當
成都運判錢文子狀。本司所管成都府錢引務抄紙場監官職事繁劇弊
倖。實費關防。乞將監官家闕注奏舉關陞經任有舉主人。仍不注初官及
恩科。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從本司
照格法選辟。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五年九月十五日奉聖旨青龍鎮官先注親民資
序人次任京官更不破選通差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
五年十月六日敕行在贍軍諸酒庫雙員監當自今後並以文武對差內
堂除闕仍舊堂差部闕令吏部差注流內文臣其潘封庫內壹員令點檢
所奏辟流內文臣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四月九日敕淮東提舉拖宿狀泰州海安鎮
下吏部左選注經任文臣有舉主無過犯不係雜流之人奉聖旨依　嘉
定六年十二月六日敕勘會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難以令權貨務監門
兼監奉聖旨鎮江轉般倉專差監門官壹員作堂除闕差經任已關陞選
人許用提領官舉狀及用戶部長貳舉狀爲職司不許受外路監司總領
財守薦舉任滿酬賞照鎮江大軍倉門體例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敕吏部申審寧國
府奏本府城下抱務酒麴務監官從見行條法選注親民次監當今榜滿
無應選人不作選闕經使後壹月無人就闕侍左通差選人同日有京朝
官指射即先差京朝官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三日敕臣僚奏行在酒所

以贍軍激賞爲名列十有七所妄請監官雙員者以壹員壹武相須並差
奉聖旨將贍軍酒庫雙員監官並以文武臣對差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淮東總領宋鈞奏乞專
置揚州戶部大軍倉官壹員從本所選辟廉潔有才人一次措置添架倉
敖出納彼歸之部闕注選人經任無過犯人奉聖旨令淮東總領於揚州
見任州縣官內選辟一員以兼監戶部大軍倉繫銜任滿於本州及總所
批書方得離任任滿賞典照條格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揚州戶部大
軍倉繫銜任滿批書推賞事取到侍左狀稱係本部使闕注經任有舉主
無過犯人不作破格注授令聲說照用　嘉定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敕
吏部看詳臣僚奏浙西提舉司總郎鹽場乞下吏部差催煎官一員本部
欲從所乞破格注初官年三十以上六十以下其經任或歷任成考人不
限年甲以監嘉興府海鹽縣總郎鹽場催煎官繫銜依條格選注奉聖旨
令吏部將嘉興府海鹽縣總郎鹽場催煎官與照格法差注文臣經任有
舉主無過犯人　嘉定十五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凡經論列
不與親民差遣人今不許注鹽司監當監司郡守亦不許奏辟奉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九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吏部申勘會監興國軍永興縣富池

鎮兼煙火公事兼酒務係劄置闕差注曾經任有舉主人本部從之降指
揮出榜召官指射劄作破格照條劄闕申省後批送吏部從已降指揮施
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敕監漳州糧料
院改注文臣承務郎以上或歷任關陞選人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監漳州
糧料院改作京選通差窠闕取到侍郎左選稱如尚左闕遇榜滿五日注
經任有舉主人再榜壹季無官願就注初出官人令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敕臣僚奏應場務監官獨員
去處不許注合通理掾考人今後遇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
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吏部看詳欲從臣僚奏請應場務監官獨員
去處選選人注授並要於射闕狀內聲說不是通理掾考人如合通理掾
考不許注授應場務監官在任考舉通理及格須候成資解罷不許巧作
名色陳乞不候替人或避親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七
日尚書省劄子高郵軍富安廣儲倉官壹員吏部注經任無過犯人　寶
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敕京西湖北制置司勘會內郡錄參司戶通管倉
庾儲峙多者則又置倉官凡受藏出入之事隸焉本府今欲復司戶壹員

專管省倉并新置朝廷樁積倉不拘已未經任選差倉官壹員專管安撫
司營田倉制置司屯田倉以京湖安撫制司監屯營田倉於有舉主經任
人選差容本司奏辟壹次自後作吏部使闕七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並將
依　寶慶三年五月四日敕令後監潭州南嶽廟兼嶽市煙火差有出身
經任人兼書院山長令吏部使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
檢承紹興二十九年六月八日敕臣僚奏諸鹽場窠闕非係親民又於榜
示多無應格人注授破格差注初官本部看詳欲乞破格差注年三十以
上六十以下人其已經任或歷任成考人不限年甲依已降破格指揮下
部日於每月首劄劄作破格差注本部稱詳上件指揮已經本部看詳行
之於今實爲允當今乞下本部日後遵守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六月十七日敕婺州狀欲將在城都
稅院監官二員申省罷一員令文武通差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
省罷婺州都稅院監官一員留一闕令文武通差經任人如榜滿一季無
官許初官破格注授令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敕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

公事。袁爾狀。證得本司所爲鹽場。有管押綱鹽官場。黃姚場。並差武臣。類多闕員。貪鄙。妄是未便。欲望朝廷。特賜敕奏。將鹽官黃姚兩場管押綱鹽、改作吏部侍左闕。並差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奉聖旨依。　紹定五年。正月十一日。都省批下吏部申。證得紹定三年七月九日。已降指揮。將江西轉運司吉贛州造船場二員省罷。令承朝命指揮。將兩場併作一場。只置監官一員。未審合須不合。擬監吉贛州造船場繫銜。令本司選辟一次。或令本部置籍使闕差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如牓滿五箇月無官注授。依條月首例作破格。定日集注初官。後批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吏部仍舊置籍使闕施行。　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勘會侍郎左選選人。合注授差遣。各有成法。內監當窠闕依條。如係尚書左選闕到通差出闕。并三萬貫以上場務。並合牓滿五日。許令經任有舉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指射。候牓滿一季。例作破格。召應在部選人投狀。以息例名次編排高下。每月集注一次。如係三萬以下場務。亦合牓滿五日。許令經任有舉主人。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指射。候牓滿五日。却作破選。許初出官人。不拘月集從公注授。今將應監當窠闕。牓示在部入闕之人。今後並遵照注擬。不許引例經營陳乞。具申朝廷乞指揮下部遵守施行。今具下項。

一尚書左選通差闕。監臨安府新城縣稅　監臨安府樓店務。兼管抽稅買竹場。　監臨安府龍山稅。　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兼煙火公事。　監臨安府浙江稅。兼太平惠民北外局。　監臨安府鹽官縣稅。　監臨安府鹽官縣納鹽場。　監安吉州嘉興府烏青鎮稅。兼兵兼主管煙火公事。　監安吉州安吉縣梅溪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安吉州長興縣四安鎮酒務。兼管廣德軍盤運鹽事。兼煙火公事。

監平江府糧料院。兼主管柴卸裝斛。　監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兼煙火公事。　監鎮江府寄樁庫。　監鎮江府江口鎮。兼煙火公事。　監鎮江府在城都酒務。　監常州武進縣奔牛鎮酒務。兼煙火公事。　監嘉興府華亭縣袁部鹽場。　監嘉興府都稅院。　監嘉興府都酒務　監嘉興府権納倉。　監衢州都稅務。　監嚴州在城都酒務。　監嚴州在城稅務。　監溫州支鹽倉。　監溫州在城商稅。　監台州寧海縣長亭鹽場。兼煙火公事。催煎覺察盜販。　監台州在城商稅務。　監紹興府都稅務。　監紹興府支鹽倉。　監衢州都稅務。　監衢州都酒務。　監兩浙路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　監福州古田縣水口鎮。管幹商稅。兼煙火公事。　監福州長樂縣嶺口鹽倉。兼商稅。　監福州福清縣海口鎮稅鹽倉。兼煙火公事。　監南劍州在城鹽稅務。　監南劍州劍浦縣嶮峽稅務。　監泉州在城鹽稅務。兼抵當庫。　監泉州南安縣鹽稅。　監建寧府嘉禾縣麻沙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兼煙火公事　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兼兵兼煙火公事。　監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大公事兼兵。　監無爲軍崑山鎮稅。兼礬場。兼煙火公事。　監安慶府山口鎮監轄倉庫。管幹渡口船場。柴網運兼兵。　監無爲軍無爲縣襄安鎮彈壓盜賊。兼煙火公事。　監廣州都鹽倉。　監江陵府沙市鎮。主管煙火公事。兼酒務。　監鄂州在城鹽稅務。　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　監潭州糧料院。　監潭州永豐倉。兼穀倉。　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務。　監隆興府苗米倉。兼柴發網運。　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　監隨州在城酒稅。　監寧國府城下酒麴務。　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寧國府城下稅務。　監信州鉛山縣酒稅務。　監江州在城稅務。　監建康府糧料院。　監池州城下酒稅務。　監饒州在城商稅務。　監饒州永平監兼物料庫二員。　監南康軍城下酒稅務。　監寧國府宣城縣水陽鎮稅務。兼煙火公事。主管圩岸。　監興國軍在城酒稅。　監通州在城并狼山江口酒稅。

一破格及三萬貫場務闕。　監德慶府悅城鎮鹽稅。　監廣州在城鹽稅。　監廣州東莞縣東莞鹽場。　監廣州都鹽倉。　監潭州長沙縣橋口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　監壽昌軍武昌縣戶部大軍倉庫。兼監寄樁倉。　監徽州酒務。兼贍軍酒庫

監寧國府寧國縣戶部贍軍酒庫。　監廣德軍戶部贍軍酒庫。　監太平州蕪湖縣戶部贍軍酒庫。　監信州戶部贍軍酒庫。　監建康府城下倉。　監吉州在城稅務。　監池州戶部贍軍酒庫。　監建康府樁積庫。

監吉州戶部贍軍酒庫。　監太平州采石鎮稅。主管本鎮大軍給納倉兼煙火公事。　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　監真州支鹽倉。　監泰州富安古窑鹽場。　監泰州鹽倉。　監真州在城都酒務。　監泰州馬塘催煎鹽場

監泰州角斜東西小海南鹽場。　監真州在城商稅務。　監通州支鹽倉。　監隨州隨縣唐城鎮。兼管本鎮煙火公事。　監高郵軍支鹽倉。　監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樁賞庫。　監襄陽府在城酒稅。　監廣南西路提舉鹽事司。化州官寨鹽場。　監廣南西路提舉鹽事司雷州蠶村鹽場。

監臨安府仁和縣買納鹽場。　監臨安府都稅院二員。　監常州比較務。

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回易庫。　監嘉興府華亭縣支鹽官。　監嘉興府海鹽縣買納鹽場。　監嘉興府海鹽縣砂腰催煎鹽場。　監嘉興府華亭

縣買納鹽場。監嘉興府海鹽縣蘆瀝東西鹽場。監嘉興府海鹽縣澉
浦鎮稅。兼煙火公事。監嘉興府華亭縣浦東鹽場兼煙火公事、監嘉
興府海鹽縣支鹽官。監嘉興府比較務。監嘉興府華亭縣下砂南北
杜瀆催煎鹽場。監嘉興府都稅院。監溫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兼
煙火公事。催煎覺察盜販。監嘉興府華亭縣青村催煎鹽場。監溫州
戶部贍軍酒庫。監溫州比較務。監溫州天富南監買納鹽場。兼催煎
覺察盜販。監溫州天富北監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台州杜
瀆買納鹽場。兼煙火公事。兼催煎覺察盜販。監台州黃巖縣買納鹽場。
兼煙火公事。催煎覺察盜販。監紹興府和旨酒庫。監紹興府比較務
監紹興府三江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定海縣清泉
買納鹽場。主管買納鹽貨打袋并管本場煙火公事。兼催煎覺察盜販。
監慶元府昌國縣西監買納鹽場。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支鹽倉。
監慶元府鳴鶴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奉化縣鮚埼鎮
兼煙火公事。監遂寧府在城商稅。監泉州石井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雅州在城商稅。兼合同場。監雅州名山縣茶稅。兼合同場。監潼川
府在城商稅。監潼川府在城茶鹽稅。監成都府商稅。兼市買院二員。
監成都府推茶司買引所二員。監邛州火井縣合同茶場。監永康
軍崇德廟。監眉州在城商稅。監合州在城茶鹽商稅。監漢州什邡
縣楊村鎮稅。兼合同場　永康軍青城縣主簿。兼合同場。監江東轉運
司寄納倉。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兼合同場。監臨安府鹽官縣
嵩門蜀山鹽場。兼煙火公事。監潭州軍資庫。監平江府支鹽倉。監
平江府嘉定縣江灣買納鹽場。兼催煎。監嘉興府華亭縣南蹌買納鹽
場。兼催煎。監平江府戶部贍軍酒庫。監鎮江府都倉。兼糴納。監鎮
江府在城都商稅。監常州糴納。崇慶府永康縣主簿。兼合同場　監
彭州九隴縣堋口鎮稅。兼合同場。監永康軍導江縣蒲村鎮稅合同場
監遂寧府在城茶鹽稅。監漢州在城商稅。監邛州在城合同場
監潭州合同茶場。嘉興府嘉興縣東柵兼魏塘鎮兼煙火公事　已上
並合將滿五日。注授經任有舉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仍將滿一季
到作破格，從公集注。一破選及不係三萬貫場務闕。監兩浙路轉運
司臨安府造船場。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監安吉州戶部贍
軍酒庫。監平江糴納倉。監兩浙路轉運司鎮江府造船場。監嚴州比
較務。監台州支鹽倉。監衢州比較務。監紹興府苗米倉　監婺州

比較務。監慶元府苗米倉。主管受納湖田米斛。監婺州都稅院。監
建寧府合同場。監廣州寧口場鹽稅。監廣州吉利場鹽稅。監惠州
泊頭場鹽稅。監廣州金斗場鹽稅。監廣州西南道場鹽稅。監廣州
新會縣鹽稅。監廣州東莞縣鹽稅。監廣州增城縣鹽稅。監循州在
城酒稅。監江陵府糧料院。監隆興府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監淮
南路轉運司真州造船場。黃州麻城縣主簿兼監酒稅　濠州司戶參
軍專管捺積倉。襄陽府司戶參軍專管省倉并捺積倉　黃州黃陂縣
主簿監酒稅。監黃州清遠縣鹽稅。已上並合將滿五日。注經任有舉
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仍再將五日。却作破選注初出官人。不拘月
數。滿賞酒庫準此。一季選闕。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贍
軍酒庫。監黃州市舶庫。監潭州南嶽廟。兼嶽市煙火公事。兼南嶽書
院山長。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大軍庫。監臨安府軍資
庫。監京湖安撫制置司屯營田倉。監興國軍永興縣富池鎮。兼煙火
公事兼酒務。監高郵軍富安廣儲倉。監泰州海安鎮。監成都府錢
引務二員。監吉州廬陵縣永和鎮稅。兼煙火公事。監總領四川財賦
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庫。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興元府
戶部大軍倉。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戶部大軍倉。監總
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倉。移監沔州贍軍倉庫。監總
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閬州糴買場。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監鄂
州戶部大軍倉。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排岸。兼監本所大軍倉。監鄂州
戶部大軍庫。監江陵府戶部大軍倉。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倉。監總
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建康府戶部大軍庫。兼封椿御前甲仗庫。監
太平州采石鎮戶部大軍倉。監江州戶部大軍倉。監鎮江府戶部大
軍庫。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庫。監嘉興府海鹽縣鮑郎鹽場催煎官。
監池州戶部大軍庫。監揚州戶部大軍倉。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倉。
監黃州岐亭鎮。兼酒務。兼煙火公事。伏候指揮。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
理施行。準此。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窠闕。其間亦有私作堂除。或改作奏
辟。并省罷去處。吏部自合照應。從降指揮外。其餘吏部見使窠闕。合聲說
存留照用。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
應軍中勞績補官。並仍舊在軍隨資給使與。其白身或民兵不係大軍所
管之人。及因州縣捕賊有功、及築城運糧招軍議事等差使勞績補官者。

仰赴部先注指使或緝捕官。兩任無過犯。然後再赴部注授。初等監當差遣。已補文資者。止與監當差遣。候及六考無過犯。與入簿尉。劄付吏部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五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兩浙運判提領犒賞酒庫魏峻狀。乞送吏部。今後吏職之庸猥者。不許注授庫閣四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二月十一日。勑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與𥲅狀。照得軍資庫官。從例皆係初官注授。或是進納。或是特科財賦關繫。恐非若人。可司出納。欲以上項窠闕。改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二月四日。奉聖旨特依。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因軍功補官人。令赴部注四川監當。自後或有似此陳乞恭選人。一體施行。八月九日。奉聖旨應四川軍功書填文資。合到選人。並令注授四川差遣。亦不許非四川路監司州軍申辟。令尚書省吏部常切遵守。劄付吏部。　淳祐六年。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永淳祐五年。七月十七日。勑江東提刑兼權都大坑冶。蔡鄰申證對饒州城下倉。受陸縣苗米。上件差遣。元係辟闕。難以闕官。奉聖旨令後作吏部使闕。本部即不見得合作是何格法差法。後批送部。比照諸郡倉官注授格法指定。申本部照得建康府亦有城下倉。係作差萬貫以上場務出闕。牓滿五日。注經任有舉主人。如牓一季無人。願就依條於月首刷作破格。許令應入破格人集注。後批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都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其昏耄。至任惟事攫拏。鮮廉寡恥。朘削亭丁。益貪官物其間或有兼能辦事之人。則不害爲舉。安無激勸。壹項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焉有考求舉之計。侍矣。必須令然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合議指揮。奉聖旨令後諸司鹽場。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庸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淮東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照應以舉判。捏劄派應。凡辟闕鹽場官。一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解任。其有貪𢙺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

侍郎右選申明　景定三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本部狀。照得進納人準令不許注授鎮店市場。監鹽酒稅。其餘監鹽酒監稅等闕。積文致行。於條有礙。今斟酌立定差法。如鎮有詞訟。稅有吉情害民。不可注授外。其餘監當差遣。並與放行注差。六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事理施行。常切遵守。

侍郎左選申明　開慶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淮東提舉趙時𢢝狀。竊見本司何梁新興石港呂四共肆處場官。及西溪海安兩買納官。並爲無用。縱有到官。皆是貴緣避免。徒費本司廩祿。并泰倉兩倉官屯減去一員。以上共計柒闕。已行省減。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候指揮。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

簿尉

侍郎左選令　諸簿尉相兼處。不注三色官。　諸門下中書後省保明到令史應出職者。注簿尉。　諸三省書令史因過犯與𢘕功郎簿尉者。注小處合入差遣。　諸因蔭補陳乞特恩猶資。及修職郎以上。而無出身未及二考者。監當一任。曾試中。或有陞朝官二人保舉已成考者。聽注獨員處。願注簿尉者。與本等人通注。仍理監當。應試而願折資從殘零闕者準此。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次邊縣尉闕。並通差文武官。各依本選法差注。如遇出闕並闕各選出闕。如同日有各選官指射者。先差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武臣縣尉。並注邊功武材武人。　諸緣邊次邊武臣縣尉。不注出職吏人。

侍郎左選格

注闕

縣尉。兼縣尉同。　右注年未六十。不經體量怯弱抱慢并非有疾不任捕盜人。

慶元府諸縣尉。　右注年未五十人。

注殘零闕。

主簿縣尉。　右注應試人。

侍郎右選令　諸郴州桂陽軍管下縣尉。注年未五十識字人。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選闕

縣尉。　右限五日。先注應材武親民人。限滿無人。就任許經任應材武監當人指射。內郴州先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上法。仍試書札百字。試中許差。並不注癃老疾病年六十以上人。小使臣注。郴州縣尉日依本選法。在部委長貳。若在外指射。及奏辟定差。即監司帥司。或寄居州軍知通。並精加銓量。

侍郎左選申明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勑吏部狀。潼川府路提刑

司狀。吉州永川縣尉乞破選差注初官。本部今勘當除依格不注年六十已上體量任稍枹慢有疾病及不任捕盜人外。如有初官注授欲從本司所乞任滿許行推占射酬賞。奉聖旨依。　紹熙元年四月十八日。勅今後恩科人。如年及六十。不許注縣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近降指揮。緣邊縣尉。通差文武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淮荆襄沿邊界縣尉闕。今後令吏部依緣邊通差文武臣法差注。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四年二月十九日。詔淮南西路文臣縣尉使闕。依本選條限今後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即先差文臣無文臣即差大使臣。無大使臣即差小使臣。又六年六月十六日。詔淮東緣邊州軍文臣縣尉窠闕。依淮西已得通差文武臣指揮施行。乾道五年九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將京西路極邊州軍差注武尉。依淮西已降指揮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先差文臣。次大使臣。如無大使臣指射。即差小使臣。餘依本選格法差注。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詔尚書右選。廬州梁縣。合肥縣。光州光山縣。固始縣。定城縣。安豐軍。安豐縣。六安縣霍丘縣。濠州鍾離縣。定遠縣。招信軍天長縣。淮安州寶應縣。鹽城縣尉。通差文武臣。先差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侍郎左選。武岡軍綏寧縣。澧州澧陽縣。安鄉縣。邕州宣化縣。武緣縣。信陽軍信陽縣。羅山縣。廉州石康縣。合浦縣。辰州沅陵縣。歸州秭水縣。郢州長壽縣。京山縣。襄陽府襄陽縣尉。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先差選人。次大小使臣。侍郎右選。除認定緣邊縣尉。專差小使臣去處。依見行條法指揮差注外。將緣邊文臣縣尉窠闕。通差文武臣。依尚書右選侍郎左選已措置事理施行。　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勅汀贛州縣尉闕。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　淳熙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勅吏部狀。指定將第次侍郎左選闕到汀贛州縣尉通注武舉出身人。并次闕五日。專注武舉親民人指射。先差大使臣。次小使臣。限滿無人。就許武舉經任監當人指射。先大使臣。較量差注。奉聖旨依。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勅吏部狀。新權知連州慕容縱奏。極邊縣尉。不限左右選。不得捉年踰五十人。侍郎左選勘當。欲從本官所乞。侍郎右選勘當。今後極邊縣尉闕。欲照本選見行條法。并材武格差注。仍從本官所乞並注年未五十人。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勅吏部狀。勘會檢準。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今後汀贛兩州縣尉闕。不許注恩科出身人。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奉聖旨權依。本部照得上件指揮汀贛州縣尉。不注恩科出身人。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就聽武舉出身人通注。今來編修勅令所照到開禧并嘉定重修總類。止修入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勅汀贛州縣尉闕。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却無不注恩科人五字。未委有何指揮衝改。竊恐有誤注擬。伏乞指揮施行。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令勅令所照應淳熙十二年八月內指揮。汀贛州縣尉不注恩科出身人。仍行下吏部常切遵守施行。　嘉定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臣劄子。自今注擬淮邑尉者。先問出身。精加揀擇。毋委庸流。如進納人止授以繁難監當。吏部措置。不得進納人注授兩淮縣尉。今後雖破格。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四月十日。勅衡州酃縣。郴州桂東縣。資興縣。三縣官並不許巧作名色差出。仍不許別差權攝。仰御史臺覺察。三縣令佐下吏部不許注恩科人。其巡尉不許右選雜流人通注。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六月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將衡州酃縣。郴州桂東縣。始興縣巡尉。專注武舉出身關陞親民。次經任監當資序。年未六十人。如榜及一季無本等人。願就其餘尉闕侍左通差有出身及任子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仍不許破格。如同日有文武臣指射。先注武舉人。不注恩科雜流等出身人。其巡檢若限滿無本等。願就聽注非雜流出身。有材武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任滿依格推賞。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勅吉州中龍泉縣尉。嘉定十二年九月三日指揮。令江西安撫提刑司。本州守臣。公共選辟。今欲送左選仍舊使闕。不許注特奏名及吏職出身人。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六月三日。勅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余天錫狀。竊見昌國縣介與高麗日本相接。乃無縣丞。邑事之人令佐。合置丞佐縣尉。元是武人。乞見生事妄意。添置縣丞一員。却將武縣尉改作文官兼主簿。庶無增員之冗。而有共理之助。六月二日。奉聖旨並特依內昌國縣主簿自今後作縣尉兼主簿。專注文臣。今編節存留照用。　淳祐十一年四月望日。樞密院劄子。臣僚上言。臣觀比年以來。縣尉多注恩科及吏職進納雜流。年是齒邁昏耄貪濁。紀律不嚴。警捕不謹。何以為一邑之備。且舊例沿邊縣尉必注年未五十人。比歲吏部差注。盍加選擇。毋襲弊例。乞從朝廷劄下諸路提刑司施行。仍令吏部差注縣尉必先審量能否。庶裁邑尉

待人。不爲具員。取進止。奉御筆依除已劄下尚書兵部遵畫施行外。右劄
付尚書吏部。遵照已降指揮施行準此。　寶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勅權
知全州趙孟高奏。清湘縣壹尉。通差武人。非戎門子弟。即厮役兒流。貽害
于民。下情冤苦。欲下吏部。自今吏不差武臣。奉聖旨令吏部將全州清湘
尉。此後專注文臣。　寶祐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知全州梁均
奏。欲以元來申請監鎮官。改作清湘縣西尉。專注文臣。初官不問有無出
身。送吏部出闕注擬。其西尉繫銜。照清湘縣尉一體具銜。添入兼平鎮兼
烟火公事。十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右劄付吏部。　景定三年閏九月空
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於景定三年九月空日。省劄白劄子節文。縣學之
弊。仰吏部剏具許於待奏名除上二等外。其見授文學當出官者。並與注
各縣縣學主學理權官一任。如日前文學已授簿尉未到任者。並與改授
主學。年高路遠無力到部。仰經本州保明是實。無詐冒諸般違礙。仍召陞
朝官二員。批書結罪。具申指射。隣近州縣主學以憑撥給注授。有特科元
係將仕郎登仕郎出官已授簿尉闕遠。願改授主學。聽從其便。各以某州
某縣主學繫銜。閏九月二日。奉御寶批。知。右劄付吏部。今再行申審事件
下項。　一四川文學。已注四川司戶司法簿尉監當。未審合與不合。照指

揮注主學。劄吏部如有已授差遣闕遠人。除已注縣尉。並令改注主學。餘
見改注。有願授內地主學者。聽從其便。內蜀士仍照指揮拘限員差注。餘
路准此。　一四川文學。已注二廣。及內地司戶司法簿尉監當。未當合不
照指揮注主學。本部竊照四川文學注四川縣尉人。今改注主學外。其四
川文學已注四川及內地司戶司法主簿監當。出給付身待闕人。未審合
不放令赴上。劄付吏部照已劄事理。除已注縣尉人改注主學外。其餘聽
從其便。仍拘限員差注。　一其見注未具鈔人。未委合不合放令具鈔。劄
付吏部。將見注差遣未具鈔人。若在指揮之先。除已注縣尉人。改注主學
外。其餘許令上鈔。有願換主學者聽。若注授在指揮之後。自合照指揮施
行。　一四川文學。已注四川縣尉人。今來如有願改授四川司戶司法簿
尉監當。未審合不放行。　一四川文學。其有見注二廣。及內地司戶司法
簿尉監當人。今來或願改授四川司戶司法主簿監當。未審合不放行。劄
付吏部照所申許令改注內地闕。惟不注縣尉。　一文學法司戶司法簿
尉監當。不成考。或一考。或二考。丁憂被罷等。赴部參注。未審合不注主學。
劄吏部如有此等經任人赴部。願注主學。亦聽差注。本部照得文學注司
戶司法簿尉監當。不成考。或一考。或成二考。丁憂被罷等赴部參注。雖係

歷任人。緣係權官考第。止注初官闕。今來指揮願注主學。亦聽差注。未審
赴部欲令注初官闕。或止令注主學闕。劄付吏部。將此等未及參考參選
人。除不許注縣尉外。聽注初官闕內有願注主學者聽。　一所剏主學。合
不且令本部行下進奏院剏具有縣學去處。先與置籍出闕。差人。候運司
申至具鈔。　一四川京西。未審合不一例照指揮置主學差人。併劄吏部
除四川兩淮京西外。仍先與置籍出闕差人。候運司回申具鈔。　已上兩
項。本部遵照指揮。除四川兩淮京西外。餘路照進奏院申至各縣置籍出
闕差人。諸路運司申至有縣學方與具鈔。　一四川文學。注內地主學。合
不照指揮。拘限員差注。劄吏部照元降指揮。拘限員差注。本部遵照指揮。
如係萬戶縣以上差注一員。如不係萬戶縣不許差注。　一文學有注司
戶簿尉監當已至任人。合不許令終滿。　一文學有已至任。未曾申上任
月日。本部未曾入鑿闕籍。如一例作未申至任銷闕。委無分別。如已至任
人。自有批書印紙可考。合不照至任指揮之前。許令終滿。併劄吏部許令
終滿。　已上兩項。本部遵照指揮。符下諸路州軍。如主簿司戶司法監當
至任人。許令終滿。其縣尉已至任人。并令在任終滿。其四川待闕人。除照
指揮外。其內地待闕司戶司法主簿縣尉監當。合照指揮赴部。改注主學。

一文學注主學。依指揮與理權官壹任回合不照條差注經任闕。朝廷
照得主學窠闕。既有指揮理作權官。即與注簿尉監當差遣一同將來回
任。亦合照條聽理作經任人差注。仝照得劄報本部。遵照指揮。如有三考
回人。照指揮注經任闕。　一二廣如有定差縣闕去處。其主學合不作定
差。劄吏部許作二廣定差窠闕。本部遵照指揮。如本縣簿尉係定差窠闕
其主學亦作定差。不係定差窠闕。本部經目出闕差人。　一文學於今來
指揮之前。已注司戶司法簿尉監當一任。回赴部參注。合照條條注經任
闕。劄吏部將文學已注差遣人一任。回日仍舊許照條理作經任人差注。
或願授主學者聽。本部遵照指揮。如指揮之前。文學三考回照指揮注經
任闕。　一文學注主學。如係本貫。合不注本貫主學。擬準令諸注官。不量
移並不注寄居及本貫州。自父祖改用別州戶貫者。同盧注仲司說司舊官
於置司州係本貫。又本路寄居者。準此。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有田產物
力。廢亦不注。宗室用即本貫開封府。惟不注本縣。本部見遵守朝廷照得
諸州教授。吏部供見照銓法。不注本貫州所。有主學與正料教授不同。持
許注本貫剏縣。惟不注本縣。生照得劄付吏部照應遵守。　一今來指揮
所置主學窠闕。合不照簿尉使闕。平限差人。據吏部供照得簿尉使格平

半以下出闕差人。如係拾年半以上。本部不出闕。劄吏部與照簿尉使闕
年限差注。遵守施行。　右劄付吏部。遂一遵守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監察
御史張㭿頫狀奏。今文學不許調尉矣。而入貲補官者。亦宜可使之爲尉
哉。如武可採。乞賜下之省部。申嚴鬻爵注尉之令。仍乞行下各路提刑司。
嚴與禁戢弓手。不許以追捕盜賊爲名。下鄉擾害百姓。是亦培養根本之
一端也。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依。
使臣據察逐月巡轄馬遞鋪淨道并書指使準備差使緝捕盜賊附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非泛補授使臣授尉者。守理平常。遞遷依條
補授名目出職。或依法合無名目出職。并事執用恩例陳乞補授。或雖是
非泛補授。而身經戰鬬。曾獲首級。或書重傷。做批部曰從矢戚書驗。各是
合作材武之入者。非止許差充吏職。諸處不得奏辟。候轉至大夫日許參
選。修武郎以上。并小使臣帶閤職。自校官復及二十五年。方許參選。　諸
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十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二員。保明
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一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邊遠一等差遣。未十年以
上不願參士置籍拘管。及二十年者並落籍。　諸權留寄班祗候不妨參

部注擬。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吏部申
浙西至四川界首。差置使臣五員。於見撥鋪去處兩路界首。專一置簿抄
上往來遞角名件的實。遞界月日時刻。鋪兵姓名。以備驅磨。本部欲將逐
件窠闕。並作照檢稽察遞角官稱呼使闕。注修武郎以上識字。年未六十。
無私罪及衝降體量經任監當人。如暎及一月無人。就通差小使臣。如同
日有大使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所差使
臣取到進奏院狀。稱江東西路界首一員。在江州彭澤縣置司。江東西路
一員在池州置司。浙西江東路界首一員。在安吉州長興縣置司。湖北江
西路一員。在興國軍大冶縣置司。京西利州路界首一員。在房州房陵縣
置司。今擊說照用。

尚書右選格

注闕

巡轄馬遞鋪。　右注識字年未六十人。

侍郎右選格

注闕

巡轄馬遞鋪。　右注經任識字年未六十。無私罪及衝降體量人。資
序路鈐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不識字人。止得注巡城壕指使差遣。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指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提刑司。　轉運司。
諸州。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衮
同差注。

侍郎右選令　諸武舉及第。有官又第同。已投差遣者依此改注。承節郎
至進義校尉。願注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者聽。　諸選指使。及準備差使
應取材武而無人就者。聽注年未五十。無贓罪人。　諸指使闕無人就者。
許注識字及贓罪情輕人。　諸校尉同就指揮者。先注有酬獎人。與使臣
同就者注使臣。諸呈試弓馬人與緣邊指使者發遣願往路分聽。被差使
有闕次名次揀填。若得旨與指定去處。仍皆先年滿人。　諸親王府下班祇
應補進武校尉而再滿叁年歸部者。許陳乞外任指使。　諸使臣降入極
邊指使者。與有勞績進武校尉通注。　諸告首結謀作過補官人。添差本
處指使班次。

侍郎右選格

選闕

指使　右以材武格選。本家曾因捕下及三路緣邊。有獲賊剃潤捉犯死分。不選材武。無應選不限年甲經任舉主。及私罪情重。

注闕

指使　右注不識字人無贓罪人

添置　指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提刑司。　轉運司。
諸州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
衮同差注。次注校尉。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準備差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轉運司。　節鎮州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

家同差注。

侍郎右選格

選闕

準備差使。右以材武格選（非京數進擬下又三路緣邊并從熟捌湖控扼地分。不選材武。）無應選不限年甲經任舉主及私罪情重。

注闕

添置　準備差使。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月）　轉運司。節鎮州。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

家同差注。次注校尉。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緝捕盜賊。　提刑司。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

家同差注。

侍郎右選格

選闕

緝捕盜賊。　右注進武進義校尉。曾經歷任程二年以上。非因不才罷職者。次未歷任無贓私罪各年未五十人。若無人識字。仍差不識字年未六十人。

注闕

添置　緝捕盜賊。　提刑司。

右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

家同差注。次注校尉。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八年。十月十三日。　敕吏部條具敕條內增添刪改項目。內一項二廣宗室小使臣監押闕。注闕陞親民資序人。如勝及壹季無人。就許經任監當有舉主無過犯年未陸拾人。破格注授。如同日有闕陞親民人。注先差應格人。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十月十五日。　敕　敕令所指定吏部相度檢準。令諸武舉單班武藝。并特奏名出身人。若因事停替永信郎以上。與邊地監當情理重者。與邊遠指使無闕。注遠小處監當。照得小使臣奏禎（?）。或雖出身有封武人。因事降罷。所犯係公罪。許注破格巡檢。令相度。欲將武舉人除犯私罪。合照前項條法。如係公罪。即照奏補等人格法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正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循州申。乞循梅守臣。許令以提督贛州龍南安遠會昌寧都雩都伍縣寨兵公事繫銜。如遇寨官滿替。本州保明申至贛州。方與批書離任。乞將贛州拾陸寨巡檢立作選闕。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

部　吏部十一

吏部條法差注門五　差注撮要　材武　應使臣年陸拾以上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許注授都監巡檢案闕該差銓量具申尚書省審察如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照格法注監當案闕　應修武郎以上及小使臣因軍功補授揀汰離軍年陸拾以上曾經關陞親民資序應材武人照條免呈試仍申都省審察方許指射都監巡檢案闕如同日有年未陸拾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內小使臣止許指射巡檢駐泊捉賊闕　應奉使補官資謂依材武補授者並不作材武注闕　應修武郎以上照材武格內項目如應得逐項材武赴部注授都監巡檢案闕　應小使臣應得材武格內項目材武赴部注授巡檢闕

移注　應奏舉職官知縣縣令歷任無贓私罪者與移注　應進納人陞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　應攝官授正官後陞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叁員與移注　應材武移注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差注門五 材武移注附　材武

尚書右選令　諸材武人 謂因獲强惡賊補授名目或得陞名減年磨勘以上守城補授名目轉官及減年磨勘隨軍被賞轉官減年磨勘者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 非曾任將副部隊將教押軍隊及緣邊親民差遣若係隨軍被賞出身者準此 候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餘材武並與免試應免試人而願就試叁等弓斗力者聽試中依呈試出官格推賞 應就試願試門 若應試人試不中及不願就試者許就經使材武闕與曾經主兵官家理名次差注應合試人不在舉辟之限其監當資序材武應試人而試不中者不許指射材武闕　諸使臣年陸拾以上指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申都省審察差注若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理元資序與監當人家理名次差注不理遺闕過犯 不願就試人於參部日聲說不許臨時陳乞　諸軍功補授揀汰離軍年陸拾以上親民資序應材武人長貳銓量人材精力未衰非癃老堪充兵官者與免呈試審察指射見闕都監巡檢駐泊闕 如同日有本等應格年未陸拾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　諸因奉使補官 謂依材武補授者 並不作材武注闕

侍郎右選令　諸材武人 謂因獲强惡賊補授名目或得陞名減年磨勘以上守城補授名目轉官及減年磨勘隨軍被賞轉官減年磨勘者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 非曾任將副部隊將教押軍隊及緣邊親民差遣若係隨軍被賞出身者準此 候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餘材武並與免試應免試人而願就試叁等弓斗力者聽試中依呈試出官格推賞 應就試人願試門 若應試人試不中及不願就試者許就經使材武闕與曾經主兵官家理名次差注應合試人不在舉辟之限　諸使臣年陸拾以上指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申都省審察差注若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與監當人家理名次差注內不係材武監當闕合先親民次監當者即候親民人注訖方許差注不理遺闕過犯 不願就試人於參部日聲說不許臨時陳乞　諸軍功補授揀汰離軍親民資序應材武年陸拾以上長貳銓量人材精力未衰非癃老堪充兵官者與免呈試審察許指射見闕親民巡檢駐泊捉賊闕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獲强惡賊若賊徒 非拒抗鬬敵 躬親身捉獲止依曾經主兵官法注授材武經使闕　諸武舉武藝出身人若無試中武藝千頭及馬步射不合格者並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試不中人許射材武經使闕與主兵官家理名次差注

即試程文補授者不作材武　諸取經使材武闕有非應格人願試弓馬武藝就送馬軍司試中與注即曾經試驗者免試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材武　曾立戰功　獲强惡賊被賞減年磨勘以上 其親獲强惡盜賊被賞人如公據付身內不聲說曾經捍敵者不作材武下文獲强惡賊被賞準此 獲强惡賊補授下班祗應或校副尉以上出身 獲強黎人首級同　武舉出身 謂兼中策略　軍班出身　武藝出身　守城被賞轉官 謂有武勇被堅執銳親歷行陣之人下文守城隨軍被賞準此　隨軍被賞轉官　曾任將 正將任同謂不曾經衝陣者下文副將準此　曾任副將　曾任緣邊親民　本路緣邊土人 謂三路　曾任部將　曾任隊將　曾任教押軍隊　呈試武藝得減年磨勘以上　呈試材武五事中　獲强惡賊被賞陞名以上　曾任次邊接連溪洞界主兵官　武舉特奏名出身　守城補授名目及被賞減年磨勘以上　隨軍被賞減年磨勘以上　以上右依次注仍年未陸拾人

宣和軍馬司格　試大小使臣出官　材武

弓　步射貳箭壹石伍斗　射親拾箭叁中陸斗　馬射伍箭 直射叁箭背射貳箭 捌斗　走馬射兼使馬槍　叁箭 直射貳箭背射壹箭 捌斗

弩　叁石。仍用鐵臂鉤。　第壹等弓、　步射貳箭壹石。　射親拾箭捌斗。
第貳等弓。　步射貳箭玖斗。　射親拾箭柒斗。　第叁等弓、　步射貳箭
捌斗。　射親拾箭陸斗。

移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在任合移職官知縣縣令人若監當有
候任滿餘到任壹年施行前任待替者放官日准此　諸奏舉職官職官
知縣縣令歷任無贓私罪者與移注有私罪杖以下情輕及公罪徒以上
或會恩自首去官降從杖者添舉主壹員私罪杖以下情重并犯贓計不
滿匹者謂受供饋并和市各有剩利添舉主貳員若曾停替者具元犯歷
任申都省。　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
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　諸攝官挍正官後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
叁員與移注。

侍郎左選令。　諸恩賞循資者任滿賞非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别領
職任人與就任改正資序移職官知縣縣令同。餘取射闕狀中部移注以
降指揮日為名次。如因事循資未得謂未有部已差遣見未該收使之類
給與公據人以後來陳乞考功關到部已作文書到日為名次其放罷者
若未成資以見任同等路分注官已成資依合入遠近。　諸奏舉判司簿
尉入職官知縣縣令者並就移即應赴選注職官而願就移從事郎知縣
者聽。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應移者注見任同等路分謂見任次近止
於次近路分移注。其廣南遠地已成資者於五等路分中指射二等路分
以上願移別路本等人不就闕者聽廣南遠地未成資者非。　諸舉辟或
朝廷差注合理任人謂如傳頁未推賞換官之類如合移注職官知縣縣
令願改正官序者與就注通理年月滿替。　諸蒙難及久不治縣舉到官
即占闕行遣訖與移注。　諸應對換移注鄰路差遣者於見任同等鄰近
路分如無相當員闕聽移注以次路分特旨對換移注並準此。　諸應試
人授殘零闕而移注者移殘零闕非因體量過犯仍不依名次在任人經
壹月無闕者移經使闕。　諸因體量及過犯而特旨移注者限拾日若未
有闕即荷本州放罷聽候移注已成資者雖有闕亦放罷到部日依元得
旨合入廣南遠地者從一重本應試授殘零闕者即於殘零闕內移注
諸司理司法參軍丞簿同縣尉不職疲慢怯懦奏劾對換者其被奏人已
成資即放離任若舉辟填見闕須經使未注人方與移注。　諸外移就差
非見任人身自到京者許召保官壹員請領新任文書。　諸廣南遠地得

替用恩例陳乞占射合入家便及被衝改省併授今任若已得旨候任滿
與改官或監場務并任滿有酬奨處及犯罪事發皆不得對移身自擬親
或特旨移任及日罪犯不職應移者不用此令。　諸移注應射闕者會同
足限叁日關注擬案注籍非射闕及舉辟人差限準此。

侍郎左選申明　淳熙八年八月十九日。　敕吏部狀今後四川選人所
在州陳乞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外移并在任恩賞循轉合移注人並令於
陳乞狀內聲說委的願與不願赴轉運司參司或止乞就本部移注指射
差遣結罪詣實保明申部以憑照應施行奉聖旨依。　慶元二年七月十
二日。　敕六部長貳看詳恩賞循資自有條法合行遵守外若特旨恩賞
如賑濟推恩之類內有循資合移注之人許就任循資將來更不破考仍
行下會問如願移注者聽奉聖旨依。　嘉泰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敕臣
僚上言臣照得銓法諸恩賞循資者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別領職任
人與就任改正資序餘取射闕狀中部移注諸應循資而不願罷任及就
任得改正資序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諸酬奨或特恩循資者從事郎
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
月滿替上項法意甚明今日銓部闕少員多若因循資卻令罷任別挍新
闕又復待次則所謂恩賞者乃反為責罰矣欲望特降指揮應選人已有
新任或已赴上偶該循資而不願罷任移注者並免罷任移注仍各通理
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不得單引餘取射闕狀中部移注之文抑令罷任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成都府路運司申
本路官員陳乞恩例指射差遣不經運司徑從州軍申省部移注先符下
本司銓量見得無疾病堪任釐務申部狀行右劄下運司從所申施行。

差注門六。　差注撮要。　從軍功賞。　應軍功守闕進勇副尉至進武校
尉陳乞壹疊資許作壹資收使即已轉至承信郎以上陳乞捌
資格內壹疊資與壹資比折減叁年磨勘並給公據付本官收執。　應
收使借補名目日所得轉官資公據每壹官資比折減貳年磨勘如元非
本部給公據者關報元給官司比折放給。　應軍功出身如不隸軍籍並
要從軍拾年給至離軍公據經制司背批并合用半印公據中狀赴部陳
乞參部注授正任指使兩任監當壹任方許注授巡尉差遣陞帶。　應諸
軍陞帶差遣並屬朝廷陞帶。　離軍添差　應修武郎以上官軍功補授
曾經從軍立功重傷殘廢揀汰離軍添差任滿回赴部照條法注授準備
差使不釐務窠闕壹次以後照指揮節次款文注授如不能親身赴部經

州軍保明申部差注仍許指射嶽廟差遣　應小使臣軍功補授曾經從
軍立功重傷殘廢揀汰離軍添差指使聽候使喚不釐務及嶽廟任滿回
赴部照條法注授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不釐務窠闕壹次如不願者依
格法注授若不釐務差遣以後照指揮節次敕文注授如不能親身赴部
經州軍保明申到注差　親嫌　應大小使臣以上轉官赴部注授差遣
犯府號官稱父祖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　應大小使臣授差遣職
事相干或統攝有親戚者並回避　應從軍功賞陞帶離軍添差親嫌除
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從軍功賞
差注門六　從軍功賞陞帶離軍添差親嫌附　從軍　功賞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軍立功將士委統兵官覈實將同立功人
壹狀保奏不得亂稱漏落若實有漏落者自起奏日限陸拾日自陳保奏
出限者官司不得受理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因功賞轉官而重疊者被受後限壹季陳乞
如不明具陳乞月日若保明申狀年月與祗授月日是行不出壹季限者
同繳納見任真本并重疊文字赴部驗實具鈔改正給告即在外陳乞不
曾納到見任真本并家狀而本部有以前案證或所在州及本軍保明申
錄到見任付身並謂曾安官對讀無差漏者亦與放行內有去失未曾陞
會書填付身者未經審驗者並候了日改正止去失中間付身者非其合毀
抹告敕繳申尚書省餘繳所屬毀抹若出違壹季者更不受理　諸守闕
進勇副尉至進武校尉陳乞重疊資級每壹資許作壹資收使即已轉至
承信郎以上陳乞倒資格內重疊資級每壹資比折減叁年磨勘　諸收
使借補名目日所得轉官資公據者每壹官資比折減貳年磨勘元非本
部給公據者關報元給官司比折改給
尚書右選申明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敕勘會諸軍立功將士轉
官礙止法人緣經戰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無以激勸今措置
下項一應因經戰被賞轉官並合將所轉官重輕轉行有收使不盡官候
別立到新功日收使如願回授者聽一武功大夫叁官轉行橫行壹官舊
月兩官轉任官轉行遙郡壹官舊係叁官轉已是防禦使即臨時取旨右
武大夫并見帶遙郡兩官轉行橫行壹官叁官轉行遙郡壹官已是防禦
使即臨時取旨一應該暴露普將隨軍幹事把隘不經戰所得轉官並合
回授一因經戰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
重輕除授諸如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卻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緣除

正任係特恩並賞臨時取旨不可為例一陳乞收使回授轉官人自合繳
連回授公據毀抹一遂項功賞已經轉行人自合依元降指揮謂如壹賞
元得指揮兩官以上已經轉行餘官自合回授轉來即不合陳乞轉官一
今措置係紹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人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申明　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敕檢會二月十九日
敕勘會肆資格法補授名目因隨軍被賞已依倒資格法改轉之人不許
陳乞貼轉元係肆資法補授從因軍功已依肆資法改轉之人自不合改
正其倒資法人因功已依肆資法補授亦合元行改正令吏部申明行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敕吏部侍郎閻
蒼舒奏承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臣僚奏照對三衙及在外諸軍并
諸州軍供報到承代官兵補正人數乞下逐處取會存亡置籍逐時銷鑿
永久照用候了畢日赴朝廷通呈除逃亡事故人本部已逐一對籍勾銷
除豁外將見在人數依軍分編排開具到大小使臣校尉副尉下班祗應効
用軍兵總計壹萬捌阡壹拾叁人約摝分為貳拾冊并摝目壹冊依元降
指揮齎赴朝廷通呈訖其籍冊付部依舊收管如日後諸軍及州軍申到
亡事故之人對籍勾銷除落隨官職開報合屬去處仍令本處置籍即日
抄轉如有承代補正之人陳乞事件即行檢照籍簿參考施行奉聖旨
依奏　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吏部侍郎張杓奏照對
昨自創造考功編類使臣年甲簿籍以革減落歲數之弊極為精密自乾
道八年諸軍冒名承代者與遞減補正官資至淳熙七年指揮其年甲照
應未遞減改正前年甲施行至淳熙九年指揮承代年甲如無以前年甲
干照之人遇陳乞磨勘從本軍次第結罪主帥相驗年貌保明臣以為冒
名之人與之遞減補正已為優恩所承代者豈無元來年甲若不從實供
報不與放行磨勘可也今乃許其從權相驗保明則是開其詐冒之路欲
望　睿旨應諸軍冒名承代人並照應未遞減改正以前年甲其淳熙九
年申明貌驗指揮更不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吏部侍
郎閻蒼舒劄子照對從軍使臣校尉陳乞收使回授轉官改正差錯重疊
遞減去失赴部審驗書填關陞磨勘等事除三衙并江上駐劄諸軍並經
由軍將次第陳乞主帥勘會詣實保明申部施行四川駐劄諸軍多不經
由軍將一面徑自保明欲乞今後四川見從軍使臣校尉應陳乞事節並
仰經由軍將次第勘會詣實方許申所屬保明申部依條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應
出給過三衙江上四川諸軍等處立功官兵告命逐一開具人數姓名及
元入軍分因依元從軍分名色年甲鄉貫三代名諱承降指揮月日立功
去處繳申樞密院右籍房注簿　寶慶三年六月九日樞密院劄子臣僚
上言行下中外諸軍自今以往凡主帥為兵士陳乞恩賞不許仍前捨剋
應有合該恩賞之人已經主帥上司保明覈實申上而省部再行取會回
申妄生罔濫者仍敕省部合屬去處不許仍舊意外邀阻如違並論以違
制之罪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二年八月十五日　敕臣僚劄子奏
內一項軍功補官者非先請文解不許補授文資其已補勇爵者並不許
乞換改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軍功右選冒濫
已行條畫關防所有書填文資合議指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諸路制司今後
如遇軍功書填左選告命綾紙須管具本人立到是何功狀詳述事因申
樞密院以憑奏審取　旨劄下本處本人照應即令本人并書填告命齎
赴吏部參注若已填告命不曾申奏取　旨劄下照應之人並與白身人
同即不許參注奏辟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閏四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檢會
兵部郎中黃烈申請乞下吏兵部自後事涉功賞申取朝廷指揮如係列
郡等處籌越程申不經制司保明伸繳赴朝廷行下覈實如係自陳換授
改正出給應干功賞之類吝部不許施行又降寶祐五年七月十六日樞
密院劄子令後應有陳乞功賞轉官并取會改正並須經由元立功制司
保明中土直候朝廷發下帳狀參照元降指揮方許出給仍繳中樞密院
給發不許違戾右劄付兵部一體施行　陞帶

尚書右選令　諸修武郎以上在軍及叁年無遺闕見係親民資序者許
經本軍陳乞帶外任差遣本軍次第保明申樞密院銓量差注仍叁年滿
任並不替人候及叁年方許再乞銓量差注（曾立奇功顯延陞擢者非）若
曾犯私罪杖罪并公罪理遺闕者並自被斷後別理叁年無遺闕者聽陳
乞其雜軍應赴任者申樞密院

尚書右選格　諸軍陞帶差遣　統制統領將官（謂正副將）承宣使（主
副都總管止）觀察使（主總管止）防禦使（主副總管止）團練使（主都
鈐轄止）刺史（主路分鈐轄止）横行（主州鈐轄止）遂郡（主路分都監
止）正使（主路分副都監止）副使（主正將止）訓武修武郎（主副將止）
使臣　横行（主路分副都監止）正使（主正將止）副使（主副將止）訓
武修武郎（主準備將止）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四年九月二日樞密院劄子奏勘會殿前馬步軍
諸軍兵官陞差本軍及陞帶外任差遣見今赴都堂審察訖施行其在外
諸軍並未曾審察理合一體奉　聖旨外路諸軍兵官陞差本軍及陞帶
外任差遣依三衙例並令赴總領所當審察訖同本軍主帥具有無年貌
老怯筋力衰乏之人保明申樞密院不係總領置司去處本州守臣依此
審察施行　乾道五年四月二日樞密院劄子今後應陳乞陞帶之人如
應得格法從本部照驗自轉承信郎并以後立功轉官理作次數乾道八
年六月八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措置欲將軍班換授有立功于照之人
與依軍功格法補授於軍分職名上除豁八監作出身外後來立功去處
與比附作使臣立功次數奉　聖旨依　乾道七年四月十三日樞密院
劄子奏勘會外路諸軍陳乞陞差本軍及陞帶外任差遣人已降指揮令
赴總領所當官審察訖同本軍主帥具有無年貌老怯筋力衰乏之人保
明申樞密院不係總領置司去處本州守臣依此施行近來往往循習視

為文具更不精加審驗一例並作即非年貌老怯筋力衰乏之人保明申
院未應元降指揮奉　聖旨令逐處遵依已降指揮今後從實精加審察
保明申樞密院內年老筋力已衰人別項供申如或朝廷不測追呼及因
事到闕審見得與元保明不同其審察官取旨施行令後三衙起發赴外
處屯駐陳乞陞差之人依此　乾道八年九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奏節文
勘會諸軍在軍陞帶差遣若遇罷軍合隨元帶路分改作添差前去之任
緣其間立功次數最多却有地里遙遠不一理合別行措置一三衙平江
府御前水軍立功伍次以上兩浙西路立功肆次叁次兩浙東路立功兩
次以下福建路一建康府駐劄池州駐劄御前軍立功伍次以上江南東
路立功肆次叁次江南西路立功兩次以下荊湖北路一鎮江府駐劄御前軍
立功伍次以上兩浙西路立功肆次叁次淮南東西路立功兩次以下福
建路一江州駐劄荊南駐劄御前軍立功伍次以上荊湖北路立功肆次
叁次荊湖南路立功兩次以下京西廣東路一武鋒軍立功伍次以上淮
南東路立功肆次叁次淮南西路立功兩次以下荊湖北路奉　聖旨並
依擬定今後諸軍陞帶差遣依此施行其已有陞帶雜軍人令本軍開具
立功次數同歷任腳色錄白繳申樞密院給降付身本所看詳前項指揮

內一項擬定江州駐劄鄂州駐劄御前軍立功緣有淳熙六年三月四日
指揮判鄂駐劄御前諸軍今後可作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今聲說
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
子奏稱文吏部中勘會諸軍舊名將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陞帶外
任并闕陞及給差帖印紙未敢便行通理接續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
不該載今措置欲乞就已給印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接續考第其已闕
陞親民人依舊理親民資序內經陞帶外任人如鈐轄大使臣依舊帶外
任差遣如鈐轄小使臣不合陞帶外任合行除落奉　聖旨依　淳熙八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樞密院批下吏部中步軍司飛虎軍統領將佐等申
照得泉州左翼軍通有合該磨勘陞帶出給差帖印紙等並本軍保明備
申泉州照對保明繳申省部施行今來本軍人馬駐劄潭州事體一同乞
劄下潭州照應施行本部勘會所乞磨勘關陞出給差帖印紙數內已出
給文部差帖印紙之人即係改撥軍分自合通理考第理為資任合行磨
勘正將以上不妨關陞尚書右選勘會欲從本司所申將潭州駐劄飛虎
軍修武郎以上官在軍及參年無遺闕見係親民資序應得條法陳乞陞
帶差遣之人照已罷如立功任洛荊湖南路立功肆次叁次荊湖北路立
功兩次以下江南西路候指揮下日行下本軍照應條法保明陳乞施行
侍郎右選欲從尚書右選考功已勘會到事理施行後批送吏部從勘會
到事理施行

雜軍添差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雜軍人應添差指使聽候使喚不釐務嶽廟
同如任滿回願注前任州軍不釐務差遣者聽
尚書右選令　諸曾經從軍立功到部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
監以上差遣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同曾立功叁次者許注授嶽廟壹次
曾立功伍次者注授兩次大藩節鎮貳員餘州壹員武功大夫至修武郎
不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差遣者充親民以監當許注授添置準備差使監
司帥司貳員大藩節鎮叁員餘州貳員並不釐務以上各貳年為任如不
願者依本部格法注授
侍郎右選令　諸從軍立功到部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叁次與添差帥
司監司諸州軍指使不及叁次添差聽候使喚大藩節鎮肆員餘州叁員
並不釐務如不願者聽依格法注授

尚書右選申明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敕應從軍發遣添差任
滿到部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并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
路分都監人不以立功次數許注授宮觀其武功大夫至修武郎不曾任
路分都監以上見係親民及監當資序不以立功次數止以資序名次高
下並注授嶽廟每州軍通不得過壹員內大藩節鎮州府更差壹員至貳
年為任餘依見行條法使闕差注如不願就許從便注授本部見闕窠闕
淳熙九年五月七日尚書省批送下吏部中勘會修武郎以上官曾經從
軍立功發遣雜軍到部年柒拾人從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指揮見
體量參部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從乞將緣患金瘡發動及見患
殘疾眼目昏暗人與先撥坐令階揀參部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
差遣從批送部照條例指揮施行　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敕今後
內外諸軍元有例帶雜軍之人合得添差差遣如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
理當雜軍添差壹任恩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奏殿
前司所管將佐使臣從軍累立勞効其間有家貧累重難以從軍之人發
遣到部添差合入差遣壹次內有付身不圓亦乞特與先次放行候任滿
到部依條施行奉　聖旨殿前司今後有似此之人特與依諸軍揀退下
不堪披帶人例注授差遣又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奏
勘會諸軍不堪披帶使臣付身不圓人係有朝省壹兩件真命合先次放
行添差其全無付身之人自不合放行內授到都督府并簽廳劄子補官
及給到吏部轉官資或減年公據并書填告劄綾紙及去失給到公據來
經審驗却見得職位姓名未敢便依付身不圓指揮先次放行添差壹次
若逐一施行申明竊慮紊煩候指揮奉　聖旨與放行添差壹次又紹興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敕將諸軍揀汰雜軍添差壹任回付身不圓
難以到部依赦再行添差人元係三衙揀汰人並依舊經行在陳乞遠地
見闕或近地待闕者聽其元係在外諸軍揀汰人並指射本部合入州軍
聽候使喚窠闕經元分撥總領所陳乞本司取索出身以來具本付身家
狀腳色委官對讀別無差漏及會問元揀軍分見得當時從軍日委係付
身不圓保明申朝廷候指揮下部日從本部出給差帖付身又隆興元年
十月六日敕勘會將大使臣付身不圓并實有殘廢已經壹任回依赦
陳乞添差人從本部勘問合入路分內州軍窠闕取見闕次繳申朝廷降
指揮下部出給差牒付身如有本部不見得在外見闕去處即行下本處

總領所取會候到擬申朝廷候指揮下部出給本部差牒除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仍令逐路總領所每月開具顆申吏部施行如遇本所差撥過人並仰即時供申本部照會侍郎右選準此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係爲諸軍初離軍揀汰付身不圓之人與放行添差壹次任滿到部依條施行及經壹任回陳乞依放添差之人緣吏部日後合要照使今編節申明存留照用 淳熙元年六月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吏部侍郎韓彥直奏契勘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將諸軍揀汰離軍太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重傷殘廢疾病注授任滿之人不以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時及壹年以上不釐務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壹次自降上件指揮已逾貳年止有肆拾餘員指射緣既因殘廢難以再行到部兼恐似此等人在外失所欲將時及半年以上前項窠闕更許陳乞壹次其路遠貧乏不能到部人許經所在州陳乞繳連錄白付身家狀等保明申部差注施行奏 聖旨依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勑吏部措置今欲將曾經立到戰功小使臣校尉內有因戰鬭重傷殘廢之人從本部取索出身以來付身照驗委曾身經戰陣立功別無詐偽許從節次已降指揮將見時不釐務指使聽候使喚并嶽廟闕不候時及半年壹年候非次任日限

滿無人願就作經使聽其指射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即先差在部人所有曾經立到戰功大使臣已照今來措置到事理施行奉聖旨依 紹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勑勘會立戰功之人已經添差叄次任滿之人更與放行添差壹次仍支全分請給餘依節次已降指揮施行 淳熙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勑揀汰離軍經戰重傷殘廢人許指射不釐務并嶽廟差遣後來痊可有陳乞參部注授者並令召保官壹員委保詣實放行有司拘文例皆逐件申明方與放行今後有似此等陳乞人並令召保放行參部 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申昨承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諸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汰離軍緣從軍今日戰鬭重傷不以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見時壹年以上經使不釐務準備差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就闕內更行陳乞壹次如至日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本部見今照應差注今關會到侍郎右選淳熙元年六月十四日指揮將諸軍揀汰離軍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重傷殘廢疾疾注授任滿之人付身圓與不圓將時及半年以上前項窠闕更許陳乞壹次其路遠貧之不能到部今許經所在州陳乞繳連錄白付身家狀等保明申部差注施行上件指揮內即不該載大使臣之文奉 聖旨令吏部將大使臣照應淳熙元年六月指揮一體施行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七日 勑吏部侍郎江邈等劄子勘會殿前司揀罷小使臣校尉並以立功次數添差諸州指使等窠闕謂如立功叄次人合指射諸州軍添置指使等闕立功兩次許指射延檢下使臣並隨差填替人窠闕其到軍展年以下人曾立功并立功不及次數止依條參部注授緣外路諸軍揀下人與殿前司事體一同欲將應諸軍及馬步軍兩衙揀下小使臣校尉並乞依殿前司已揀罷使臣例添差日後依此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樞密院奏契勘四川見屯駐御前諸軍其間官兵年老病患不任披帶見依指揮揀汰伏望指揮下四川宣撫制置司將已銓量使臣先次審實發遣四川轉運司依條注授奉 聖旨依又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勑從軍曾經重傷有妨昇甄及付身不圓難以到部許添差帥司監司諸州軍指使壹次任滿依條施行每處添差不得過叄員其四川若有曾經從軍立功小使臣校尉仰四川運司亦依此添差施行又乾道七年六月十九日 勑吏部狀四川宣撫司申乞將四川揀汰離軍大小使臣校尉應曾經重傷有妨昇甄不以付身圓與未圓並乞再與添差壹次本部勘當依所申仍照應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添差指揮施

行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都省劄子勘會諸軍揀汰本爲優恤老疾不堪披帶官兵近來卻將因罪犯勒令自効之人一例揀汰離軍今後不得依前將自効之人便行揀汰須候除落自効了日即依已降指揮施行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三衙應揀汰官兵令元來軍分錄白逐人來歷付身及鄉貫年甲三代候指揮下並保明繳連關報所屬伍日內定日當官取問願就州軍差注其在外駐劄軍赴總領司差注依此 隆興元年二月十五日 勑諸軍揀汰大小使臣校尉添差經任人止注待闕差遣如願就遠地見闕及初任人願注待闕者聽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七日 勑權吏部尚書賀允中等劄子參酌諸軍揀汰人將州軍遠近高下立定添差下項荊湖南北路京西令郢州諸軍揀汰人添差淮南州軍令鎮江府諸軍揀汰人添差江東西州軍令建康府池州太平州揀汰人添差浙東西福建州軍令殿前馬步諸軍揀汰人添差內有願就二廣者聽其三衙等並依降到指揮隨官資依立功次數指揮添差所有鎮江府等伍處委逐路總領司覈實分撥添差隨官序支給券錢依四川例置司例先次出給差帖使許赴任理爲合入資任限任日類聚申朝廷給降付身並聽候使喚奉 聖旨並依 紹興二十九

年四月十五日　勅。吏部狀。承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四日　勅。諸軍揀罷
統制統領將佐使臣。皆係從軍日久。理宜優恤。如遇添差回參堂參部。可
特免呈試武藝。依條注授差遣。願宮觀嶽廟者聽。本部勘會諸軍揀汰不
堪披帶。并私計不使發遣離軍將佐使臣。添差回參部大小使臣。應合依
逐次所降指揮。呈試之人。並與免行呈試。依條注授差遣。奉　聖旨。依。乾
道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諸軍揀汰若不曾經添差。不曾赴任。及
雖赴任不曾終滿之人。今後到部。可免呈試。　隆興元年正月六日。樞密
院剳子。江州駐劄諸軍揀汰離軍人奉　聖旨依鄂州已得指揮。　隆興
元年九月十五日。樞密院剳子。荊南諸軍揀汰離軍人奉　聖旨依鄂州
已得指揮施行。本所看詳。荊南府已降指揮。依舊爲江陵府。今擬既照用。
隆興元年四月六日　勅。今後將應從軍人。在軍日付身不圓。於離軍在
壹年內。未曾陳乞添差之人。與添差壹次。離軍已及壹年以上。并已給公
據。從去失付身之人。更不許陳乞添差。如遇有揀汰離軍。內有付身不圓
之人。須管別項開具保明。并於離軍公據內。子細聲說付身不圓因依。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勅。階成西和鳳州忠勇軍。曾經戰得功。補轉
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祗應。遇有疾病。或金瘡發動。及癃老不堪披帶。除

量揀汰之人。許依諸軍離軍人體例。分送四川轉運司參部注授。合入差
遣內。付身不圓亦注添差。　乾道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剳子奏。勘
會已降指揮。三衙從軍添差去處。所有左翼軍推鋒軍馬軍行司。若依三
衙立定指揮。竊慮地里遙遠。艱挈來使。須議指揮。殿前司左翼軍。泉州駐
劄。立功伍次。福建路肆次。叁次。廣南東路兩次。以下廣南西路。殿前司推
鋒軍。韶州駐劄。立功伍次。廣南東路肆次。叁次。廣南西路兩次。已下荊湖
南路。馬軍行司建康府駐劄。權依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已降指揮。候歸
司日。依舊願依三衙已降指揮差撥者聽。奉　聖旨依。　乾道七年六月
九日　勅。權尚書吏部侍郎張津剳子奏。契勘侍郎右選。見管諸路州軍。
及監司下差置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專注從軍立功揀汰之人。內有遠
地。如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見勝闕日久。無人指射。蓋緣見在部人。憚於
地遠。而在任滿人。無力前來注授。臣今相度。行下本路州軍。並許任滿寄
居。曾經從軍立功揀汰使臣。經州繳連錄白出身以來文字。要官對讀。并
具立功次數資序高下。召保官壹員。委保正身。不拘州軍陳乞指射任闕。
本州保明申部。從上擬差。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先注在部人。奉　聖旨
依。又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勅權吏部尚書張津剳子。勘會侍郎右

選。昨申明諸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內。二廣荊湖
南北京西路見勝闕次。已承乾道七年六月九日指揮。令經州軍陳乞指
射。其指揮內。即無該載大使臣明文。奉　聖旨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
乾道七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剳子。將大小使臣。應年柒拾以上。審察得精
力未衰之人。自依條法注監當窠闕。如係從軍立功發遣離軍到部。係年
柒拾。精力未衰。止行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壹次。即不得將非從
軍立功人。一例衮同注授。　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吏部侍
郎。兼權尚書張津剳子。竊見諸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
汰離軍添差壹任回。許指射嶽廟之後。更不許陳乞。緣從軍之人。因戰鬪
重傷。若遽罔失祿。使見狼狽觖望。　聖慈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不以
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見勝壹年以上。理使不釐務準備差
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就窠闕內。更行陳乞壹次。如至日有本
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　聖旨依奏。　淳熙元年十月四日　勅。吏部
狀。本部勘會。行在三衙揀汰大使臣。即以立功次數到軍年月。先後從
上集注。如立功叁次以上。注諸州軍準備差使。立功兩次注巡檢下使臣。
立功壹次。并不曾立功人。注聽候使喚內正使。立功叁次以上。曾經鬪陞

親民資序人。即與添差都監。並不釐務。其間實有輕重不均去處。今將均
去處。今將均撥揀汰離軍。合入路分。逐一酌量輕重。分作伍等。重別立定
員額。許差壹政待闕。各以拾分爲率。大使臣貳分。小使臣校尉伍分。副尉
下班祗應叁分。其大小使臣。依此限員差注。如不足。聽通融分撥。如將來
或有改易創置駐劄去處。即比附本路均撥內減半免差。指揮更不施行。
今措置員額。如後。第壹等。今作壹伯貳拾員。大使臣貳拾肆員。小使臣校
尉陸拾員。副尉下班祗應叁拾陸員。臨安府。元壹伯叁拾員。承指揮減半。
紹興府。福州。隆興府。平江府。安慶府。泉州。江陵府。婺州。嚴州。慶元府。潭州。
鎮江府。建康府。建寧府。鄂州。贛州。安吉州。各元壹伯叁拾員。第貳等。今作
陸拾員。大使臣壹拾貳員。小使臣校尉叁拾員。副尉下班祗應拾捌員。寧
國府。揚州。各元壹伯叁拾員。並承指揮免差。常德府。岳州。江州。德安府。各
元壹伯叁拾員。吉州。通州。泰州。溫州。衢州。嘉興府。常州。太平州。津州。池州。
信州。撫州。袁州。永州。台州。蘄州。處州。汀州。南劒州。興化軍。衡州。瑞州。郴州。武
軍。徽州。饒州。復州。黃州。建昌軍。臨江軍。各元陸拾伍員。第叁等。今作伍拾
員。大使臣拾員。小使臣校尉貳拾伍員。副尉下班祗應拾伍員。全州。南康
軍。道州。興國軍。荊門軍。廣德軍。江陰軍。南安軍。峽州。漢陽軍。各元陸拾伍

員。第肆等。今作貳拾伍員。大使臣伍員。小使臣校尉壹拾叁員。副尉下班祗應柒員。隨州。均州。房州。襄陽府。廬州。各元貳拾陸員。郴州。元陸拾伍員。辰州。沅州。桂陽軍。各元陸拾伍員。并承指揮減半。滁州。眞州。無為軍。高郵軍。和州。各元陸拾伍員。并承指揮減半。第伍等。今作拾伍員。大使臣叁員。小使臣校尉捌員。副尉下班祗應肆員。安豐軍。淮安州。濠州。招信軍。光州。各元壹拾捌員。並承指揮免差。光化軍。棗陽軍。澧州。郢州。寶慶府。信陽軍。靖州。武岡軍。各元壹拾捌員。衡州。元陸拾伍員。侍郎右選。今欲依尚書右選。已措置到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吏部措置到事理施行。　淳熙元年。十二月四日。樞密院劄子。奏節文。知潭州劉珙奏。契勘茶陵名為軍。使其實止是衡州一縣。所入財賦。盡隸衡州拘管。累政知縣蓋緣闕之。皆不終滿。欲將本縣獄廟指使。見行差撥。庶幾縣道不致敗壞。奉　聖旨。依。　淳熙元年。十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權發遣臨安府胡與可奏。契勘本府準吏部符。將揀汰使臣立額。臨安府元係壹伯叁拾員。今作壹伯貳拾員。乾道九年。九月十八日。具申朝廷。已行減見員數。承降　聖旨。以元額減見壹半。今吏部不照指揮。依舊差注壹伯貳拾員。緣本府應辦與他郡不同。欲望許依先降指揮。以元額減見壹半差注。下府。奉　聖旨。依。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湖廣總領劉邦翰。乞將叁路州軍離軍順使。并請俸優者去處。分作上中下三等。依立定員闕。將每年揀汰使臣。叁次已上立功人。注湖北路。鄂州。江陵府。常德府。岳州。德安府。復州。湖南路。潭州。衡州。京西路。襄陽府。郢州。叁路上等州軍。兩次立功人。注湖北路。澧州。峽州。荆門軍。漢陽軍。湖南路。全州。道州。寶慶府。永州。京西路。房州。隨州。叁路中等州軍。壹次立功。并不曾立功人。注湖北路。辰州。沅州。靖州。信陽軍。湖南路。郴州。桂陽軍。武岡軍。京西路。均州。光化軍。棗陽軍。叁路下等州軍。庶得均濟。本部今勘當。欲依所乞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　淳熙五年。四月八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淮安州申。乞免差注添差等官。吏部勘當。昨承乾道七年。四月九日指揮。止絕淮安州寄居待闕及添差。并承淳熙元年。十月四日指揮。措置諸州軍揀汰離軍窠闕。淮安州合差大使臣叁員。自後見行差注。本部照得。續承指揮。創置戰功獄廟貳員。欲依乾道七年。四月九日指揮。日後更不作闕差注。及見發下寄居待闕官。并行下淮東總領所。將前項揀汰離軍窠闕。日後亦不得分撥。兵部勘當。欲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從批送吏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敕。郴州添差揀汰離軍大使臣伍闕。小使臣校尉壹

拾叁闕。日後見行添差。又七月十二日。　敕兵部契勘郴州揀汰離軍。大小使臣校尉闕。吏部勘當。日後見行添差。其指揮內即無許將離軍添差。副尉下班祗應柒員。亦與見行添差之文。本部已勘當。乞照應已降指揮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五年。三月十五日　敕尚書省。具到省箚事件。諸軍揀汰使臣乞添差。令徑赴吏部投狀。除乞。之本部照條法指揮施行。及諸州軍中到諸軍揀汰使臣乞添差。令徑作文移。從本部照應條法指揮施行。　嘉定六年。二月十日。　敕吏部狀。今後奏補子弟。情願從軍之人。須立年限。離軍注授。奉　聖旨。今後奏補出身人。從軍實及壹拾年。方許離軍。見呈試注授差遣。　嘉定六年。閏九月一日。樞密院劄子。今後從軍。曾經立功大小使臣校尉。離軍合得添差任數。平柒拾人與添差監當場務校尉。添差指使。並不釐務。願作獄廟者聽。內在軍曾充正額正將以上。在外曾任路分副都監以上人。並特與降前任壹等添差遣。不釐務。其非戰功人。自依見行條法敕文指揮施行。令吏部今後遇有勘會似此之人。分明予奪。合得是何差遣。申樞密院。　嘉定六年。閏九月一日。樞密院劄子。歸朝歸明。歸正忠順官。大小使臣校尉。年及柒拾。除乞添差人。並與監當場務校尉添差指使。並不釐務。願作獄廟者聽。內曾任路分副都監以上。並止與降前任壹等。不釐務差遣。仍令吏部。今後遇有似此陳乞添差之人。分明予決。合入差遣。申樞密院。　嘉定九年。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奏。諸軍制領將佐離軍添差。各有立定格法。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許浦水軍都統司。照鎮江都統司。淮東安撫司。强勇軍。照江州都統司。各立定見行離軍添差立功次數。均撥逐路。合入差遣。

尚書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劄子奏。諸軍揀汰使臣。分撥差注。奉　聖旨。令吏兵部將歸州照房州例。作第肆等州軍。分注貳拾伍員。　嘉熙四年。七月空日。樞密院劄子。殿前司申。近準指揮。應離軍兵校。須經本路制司背批付身。方許叅注。蓋軍中將校。貧之者多。如癃老疾病。合與離軍之人。若必欲付身背批一項。無從經營制司。青批。今欲爲軍士之便。如癃老疾病。合陳乞離軍之人。先經當來將隊陳乞。將隊審實。然後保明申本軍統制呈身審驗之。後若係諸屯帥與保申主帥背批。庶幾立功戰士。癃老疾病者。可霑寸祿。不致失所。右劄付吏部。從所申行下制閫戎司。照應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淳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

旨。王埜奏，檢準淳祐二年正月三日奏　聖旨，應兩淮、京襄、四川軍功補官，未經參部注授人內，曾隸軍籍人，如築城、招軍、運糧、議事等名色，亦令赴元保明去處從便踏逐軍分，陳乞從軍，並充使臣，照各軍格法，由訓練官以年限資格陞差將佐，並從軍拾年，不以老疾，中獲指揮，方罷從軍注授。如年及筋力不衰，求願離軍者，聽。其嘉熙四年以前軍功，節次指揮，更不施行。今參照前後指揮，再立條格。如后應軍功補授，已曾從軍拾年，給到離軍公據者，令注授沿邊差遣，不許指射內地闕次。五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並依。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十一月三日，奉　聖旨，行門、宮殿、打纓、拳、鞭、諸班直年代上名長入祗候等，年滿出職換授人，特與添差諸路州軍差遣。劄下吏部，牒所授州軍，令後不許奏辟衝替，如到任，即令赴上，仍遵守舊制施行。右劄付吏部。　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敕，內批付下白劄子，內一項，軍功人除有拾年從軍公據外，曾授綾紙資帖，必須元立功地分制司背批保明，方許赴部注授。都司擬到，令吏兵部，今後應有軍功參部，取索制司背批，及拾年離軍公據全者，方許放參，不得用例放行。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寶祐五年八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左司楊填劄子，照得

軍功補授人，合赴兵部參注。自有條限，近年功賞冒濫，前此有貪緣放行，元示參候本處保明到具鈔，併門既闕援例者衆，要是破壞格法，欲令兵部應軍功補監補授人，及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或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仍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據會吏部尚侍右選通用令：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違遠一等差遣。及貳拾年者，並落籍。今詳中請指揮，係軍功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今參詳照用。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敕，吏部郎中奏侍右撓壞銓法之弊，本部條具：應軍功小使臣從軍，及拾年，得背批付身，及保明中到，方許放行參部。令截日終，遇有從軍拾年，及乞離軍赴參之人，從制司添置合同字甲公據壹紙，付本人收執，以憑到選，壹紙先申侍右，將來比對字號，到無冒偽，方許放參。奉　聖旨依。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奏，請檢法鉤例事事，本司增修條目，數內一項，有功離軍人，合得資帖日起理，不許通計以前月日。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省揭示，仍下宣制帥監司守臣，常切遵守施行。右劄付吏部。

親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與統攝官有嫌而乞避者，取裁。　諸在任應避親若嫌者，比類注見闕次近闕，若所指州無闕，及元不指定者，注鄰近處無闕，即對移。仍同被對之人，有無妨礙。又無闕，或本闕應奏差者，依滅罷法，即所避人已去任者，罪已奏擬，更不移罷。　諸避親若嫌應移注及被對人，事應會問而除程過叁拾日不報者，即行定差。罪限內報而不圓者，準此。　淳祐敕：諸稱親戚者，謂同居，無服同。若緦麻以上。本宗袒免同。母妻大功以上親，姑姊妹姪女孫女之夫，姪女孫女之子同。女壻子婦之父祖兄弟，孫女壻及孫婦之父兄弟妹，及姊妹夫之父同。母妻姊妹外孫及甥之夫，妻之姊妹之子，若外祖父及舅同。　諸稱嫌姻應避親者，定而未成亦是。　淳祐令：諸嫌應避者，謂有讎怨。諸職事相干，或統攝有親戚者，並回避。非非令官而在任臣差遣者亦是。其轉運司帳計官，於諸州造帳官，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於知州、通判、簽判、幕職官、司理、司法、參軍，錄事司戶參物攷檢法者同。亦避。即尚書省及六曹於外任官，知州帶鈐轄提舉兵甲賊盜，於本路官，宗室於本宗袒免親，各不避。　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嫌名，及貳名偏犯者，皆不避。　諸在任以親嫌應回避者嫌，謂得旨許避者。期親並罷，餘聽指本路鄰近應對移處。指州造帳官。應

避轉運司帳計官者，止判互官主管。或應入闕不限數。避親者，亦許射闕宣次。限拾伍日願罷者準此，避嫌不以得報日，無妨中轉運司事務經略安撫總管鈐轄司書，即中本司。本司限伍日勘會無妨礙，仍須壹等職任鈞處州縣大小先近後遠。如所指處妨礙本司，於限內勘會本路本至人令非次過滿見闕會同本官，限伍日回報，不願者，依無可對移法，擬中差注所屬勘當，先次注授。其應避本路官者，許於旁近路，準上法指陳闕牒所屬轉運司勘會中，以上各不入川廣，願入者聽。仍不許入秦鳳闕。願罷或無可對移，或係舉官闕者，並依省員法。被對移人願罷者準此。不依限中陳者並罷。赴部理再到名次，仍自應避之日，不理資任，舉狀其事應會問者，承受官司限叁日回報，即未赴任而應避者，經所在陳狀，指射應入闕。仍許與待闕人對換。任資序同，係應入闕，不以遠近，見任官去替遠近過滿見闕，非所授差遣陸拾日，及已經換者，亦聽對換。　諸以職事相干，或統攝應避親而去替不滿壹年者，聽滿任。孫及期親不用此令。仍報差注所屬，其到罷不相妨，及在任人去替不滿百日者，候替日赴任。　諸應避親嫌已對移，未到移所而所避之人替罷者，各歸本任。若未赴任及已罷各未到授差遣，本任又正官未到而願還本任者，亦聽。　諸命官已授差

違而避親嫌者。所避州知通勘驗詣實。開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保明。申尚書吏部。 詔令官與溪洞蠻人是親戚者。不得授接界州差遣。該移授者經所屬。自陳所屬奏。與移別處。重疊差遣。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敕。應緣避親嫌之類。對移各合通理為在任月日。 慶元二年三月二日敕。已授差遣。如委有親戚當避。須將所避應避及願換易之人并保官印紙。並批書對換因依。仍於批書內明言。非實即以鐫降作私罪收坐施行。 紹熙三年六月七日敕。臣僚奏。吏部令役有兩易差遣人。須親身赴部陳狀。長吏審驗詣實方許對換。庶使癃老病廢與夫富厚之人。猜革姦欺之弊。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中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敕。吏部措置選人避親退闕。委保湖廣遠地寄居待闕見隨侍親戚在朝。許於臨安府陳乞。召見任朝官貳員委保中部。批書印紙。若江淛福建兩淮寄居待次。並委經寄居。及所避州陳乞。見在任者。同所避州知通結罪保明申。待次尚遠。當避官同所避官。並親身到部。合狀陳乞。責書鎖結罪。識認正身。取會無詐冒違礙方退闕判成注授。臨安府不許擅保明申部。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中明。 嘉定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敕。吏部申。京官陳乞避親退闕。委實寄居臨安府。從本府保明。批書保官印紙。知通結罪。所避官。或在別郡寄居待次。從本府審會取結罪狀申部。如亦在臨安府寄居。同當避官親身到部。識認正身。見得無違礙。方許退闕參部判成判注。奉聖旨依所申。餘照侍左已得指揮一體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敕。吏部看詳臣僚奏。應官員前任不滿於今任。通理成資者。須在任滿壹年替罷。即不許將見任參月補考辯任。如實有親嫌迴避。本州勘驗。係是何服屬。無偽冒知通結銜與罪保明申部。符下方與辯任。如涉偽冒取旨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中明 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吏部措置選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條應避之親。證條并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指揮。並委經本貫。或寄居州及所避州知通連銜結罪保明。申部。召見任朝官或陞朝官貳員委保。甘坐鐫降之罪。不許用責罷人作保。先申尚書省。照對候批狀回降。方許具鈔退闕。其違納人證恩科吏職法。不許與人對換。右劄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敕。尚書左選。條具官員授闕後。尚有數年。妄以將來到任。與見任人嫌姻妨嫌。經臨安府陳乞中部退闕。聲次紋行。有嚴措揮。修纂條例所。看詳避親退闕。合候闕到依條親所避州軍陳乞。如通勘驗詣實。開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保明中部。本部批上所避官印紙照應。方許注授本等差遣。今乃以隨侍在京。於未赴任前。就臨安府陳乞避親。皆是扶合詐冒。合照元條令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難是尚左條具。會到四選。各得見行遵守。只合一體。又換尚左併得。如委實寄居臨安府任判州軍差遣。合候闕到。於本任州陳乞避親。保明中部退闕。今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中明 嘉熙四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中。如有見在任選人。若委的有應避之親。陳乞辯任。依條法指揮。知通連銜結罪。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貳員。甘伏鐫降保明中部。本部符下。方許批書辯任。劄付吏部從所中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淳祐八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應中外臣僚。或有親屬仕宦。在同一朝同路同州者。各仰陳乞。引嫌迴避。換授佗處差遣。如徇私隱情不肯避親。及私輒差本處職事者。許諸色人指實陳告。當按劾嚴與鐫斥。九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 六暮

部 吏部十二

吏部條法奏辟門　奏辟門撮要。　應吏部員闕，不許舉辟，雖降到特旨，
本部執奏不行。其應舉辟，謂元非吏部闕而未錄到出身文字，雖降特旨
准此。　應被奏差未注，而元奏官替移者不差。卽川廣同銜奏辟而無違
礙，合該差注，偶元奏官替移，但有壹員在任者聽差。　應侍替未滿壹年，
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　應八路擇注見闕，舉辟官同，勘當應差者，所釋
月日聽理為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應初
官不曾銓試中，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差遣。　應監司係貳員以上處，而
本司應舉辟者，並連書或關牒就壹處奏舉。　應舉辟闕，先取願狀，已供
願狀者，不許退免。其已被舉辟而未滿任者，不得別舉辟。卽舉繁難清要
或緣邊任使者奏裁。已係繁難及緣邊者非。　應堂闕不許申辟。　應避
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若曾請舉許辟監當。　應親戚於法
應避者，不許舉辟。　應縣久不治，或繁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或知州

奏差。　應辟闕，須嘗於見任去替半年前具申。不許預期辟差下次人。　應
選辟文字，並須錄本人補授轉官、告劄、歷任、批書、印紙壹宗，并夾細家狀
連黏縫印。法官照對繳申。如止連家狀，不行抄錄出身以來文字，更不收
接。　應諸處申辟差遣，不該已經劄報，不許仍前復以前闕再行辟上。　應部闕中，除元係辟闕外，其京襄四川兩淮極邊及二廣惡弱去處遠闕
官許令選辟，餘不許申辟。　應監當資序，不許舉辟擇親民，令任正監當
闕久，曾該責罰，雖已替罷，不許舉保利場務。已授縣令見在任錄事、司理
司法參軍，不許舉充監當。　凡經論列，不得親民差遣人，不許辟豎司監
當。　辟差格例。　初官未有考任及歷任未成資而辟差遣。　資格未及
而輒越辟闕次。　奏補未銓中人，亦散妄行申辟。　不問贓私被論復未
經部注差遣，徑作無遇人申辟。　恩科出身輒辟獄官并及冒辟縣令。
宗室淺差闕而辟庶姓。　見任人到任未久，預辟下次。　進納得官及不
係試中材武人而辟巡檢知縣，須入未滿辟，通判與帥機。　有犯未得敘
行參注及不得與親民差遣。　進納特科人，不許辟縣尉。　不係四川二
廣兩淮京湖沿江州郡極邊去處而辟部闕，元指揮止許選辟壹次而辟
次任。　不許申辟銜堂差部注已差下人。　監司郡守輒任而辟官。　軍

功人不應元指揮輒求佗辟。　不許監司守臣辟親屬為所部屬官。　不
許以辟銜填見闕，却令已差下人改替，或別行注授武臣。無令狀三紙，不
許辟令。納粟人雖有舉主，亦不許辟豎場官、知縣、獄官，並不許作隨司辟
任申辟　侍廢或責降差遣，若侍替未滿壹任人。　以上貳拾項並不許
辟差　四川二廣如係無人注授，初任部闕及辟闕，並許以初官申辟。
准此州軍不以資格，許初官申辟。　四川已經須入兩考者，亦許正辟滿
任。　如係四川二廣兩淮京湖沿江極邊去處，許辟無人注授部闕，亦須
見任人去滿替在半年內。　前項許辟部闕去處，並要所辟人歷任成資
後方許申辟。兩浙江東江西福建除辟闕許辟外，或有曾經盜賊去處，及
委無人注授部闕，許監司以應入資格人申辟。　軍功補授未參部人，許
辟極邊巡尉、監當指使。謂有制司背批華軍公據，及曾經辟差者。　已上
柒項並許申辟　應諸處奏辟差遣，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奏辟門 定差附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勑　諸四川奏辟闕內有不該差注而不即附籍
押官及申省違限者，杖壹伯。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奏辟官並聞坐見行許辟差條法指揮，保

明指定無銜改聽申奏。　諸吏部員闕不許舉辟，雖降到特旨，許本部執
奏不行。其應舉辟，謂元非吏部闕而未錄到出身文字者，雖降特旨，准此。
仍候入限，聽依本色官奏舉。　諸辟差官，須候授朝廷付身訖，方許上任。
其緊切職任，不可時暫闕官者，聽先主管職事。　諸四川申到奏辟闕內
有不該差注者，卽時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本部出闕
許本貫四川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雖已參轉運
司，本路及他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授壹季，無人
願就者，並還本處奏辟。　諸邕欽廉州見闕官處已注授者，雖不拘常制
不得奏差。　諸被奏差未注而元奏官替移者不差，卽川廣同銜奏辟而
無違礙，合該差注，偶元奏官替移，但有壹員在任者聽差。　諸侍替未滿
壹任，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　諸邊防河事官屬，並不得奏辟侍替未應
入本等差遣，及事故違礙人充。　諸成都府利州等路茶場監官闕，許都
大提舉茶馬司選擇奏辟差注。　諸武岡軍綏寧知縣，許荊湖南路安撫
司，於文武臣內選擇奏辟差注。　諸四川奏辟內不該闕，如有四川因事
到闕人參部注授擬定日，卽符本路轉運司，仍追准奏官赴部當官收領
即時入遞。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同）勘當應差
者所權月日聽理爲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初官不曾銓試中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差
尚書右選令　諸南平軍播川知城兼本城兵馬都監闕聽夔州路諸司
公共選擇奏差
侍郎左選令　諸合同茶場滂尉兼者許都大提舉茶馬司不拘常制選
擇奏辟差注　諸舉辟或朝廷差注合理任人（謂如侍頁木植等撥宜之
類）如合移注職官知縣縣令願改正官序者與就注通理年月滿替　諸
司理司法參軍（兼官同）縣尉不職疲慢怯懦奏劾對換者其被奏人已成
資即於離任若舉辟填見闕須經使未注人方與移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緣邊城寨武臣闕應奏辟者舉大小使臣歷
任有舉主無過犯應材武人充　諸奏差人未經判成者隨事會問所屬
無違礙乃注不應格者報元奏官司　諸廣南差遣應先轉官而到任未
成資者不待判有奏舉若未滿願奏舉一般差遣即通任及貳年方許對
理考任（則從理任自依本法）　諸黎文州買馬監押闕許都大提舉茶馬

司選擇有才幹諳曉蠻情人奏差　諸郴州南安軍都巡檢使兼宜城寨零
陵兩鄉煙火盜賊公事闕滂及壹季無人願就下荆湖南路帥憲司於大
小使臣內選經任無過犯諳曉民事人銓量奏辟聽先次赴上　諸見任
及前宰相執政官（使相之類得言依執政例者同）合破隨行使臣雖初
任人並許辟差任滿已留再任者聽
侍郎右選令　諸三路廣南西路指使並經略安撫司奏差仍叁分以貳
分依名次撥聽候差使若不足者許指名奏差　諸欽廉州沿海巡檢兵
馬監押員闕並聽廣西經略安撫司踏逐奏差　諸被奏差不以遠近聽
注仍先短使（非急速差遣不充重難綱運）　諸奏舉小使臣監當差遣歷
任無舉主者與理舉狀爲舉主　諸押隊應保奏再任者須去替半年前
保奏若近地去替壹季遠地至任滿日奏狀不到部者聽本部使闕其注
官後奏到者不在行使之限　諸親王府下班祇應轉進武校尉後願奏
留者聽不得過叁年　諸小使臣校尉初任不許舉辟（踏逐指差同）即已
經任每因舉辟得替者並赴部注授任滿再聽舉辟以上雖不拘常制及
官司請到特旨見執奏乞留並奏知不行（見任及首任宰執并使相依執
政例令放本府使臣指使之類不用此令）　諸小使臣校尉未曾參部不

許官司差權職任并時暫幹辦雖奉特旨及不拘常制踏逐抽差並執奏
不行　滂祐令　諸監司係貳員以上處而本司應舉辟官者並連書或
關牒就壹處奏舉　諸闕員應舉官者見任人替前壹年內非次闕承報
後陸拾日（到添展置闕伯日）依本色奏舉內見闕無差下人方許舉辟即
雖舉而礙法及因闕報差誤致所舉不應法而退回者準上法再舉（逾滿
及見闕止限叁拾日）仍除程計之無官可舉者申尚書吏部雖爲吏部差
填至任滿其舉官仍舊　諸令官曾犯贓私罪或無人薦舉或應直注或
已授差遣或未經壹任若丞直郎以下歷任未及貳考或前任在京監當
未帳未畢或見任開封祥符縣丞正監課利場務比祖額虧欠監鑄錢監
河埽使臣或已授緣邊縣令在京見闕及見任倉庫小使臣校尉未曾參
部或未經短使或得替應入重難綱運草場承直郎以下到任貳年以上
將來得替或已得替各不應先試或已就先試注殘零闕者各不在舉辟
之限　諸舉辟者先取願狀已供願狀者不許退免其已被舉辟而未滿
任者不得別舉辟即舉繁難清要或緣邊任使者奏裁（已係繁難及緣邊
者非）　諸應奏辟官者不許辟通判及權陞職任并衝移已差注替人及
半年者（在之官限外不合赴上者非）寄祿官朝議大夫以下仍替成資闕

諸令官任有費處不得奏舉再任即緣邊及遠惡或繁難者不用此令
諸所部官有過及不職奏罷其闕非應奏舉者不許奏填　諸監當資序不
許舉辟權親民令任正監當虧欠曾被責罰雖已替罷不許舉課利場務
已授縣令及見在任錄事司理司法參軍不許舉充監當　諸提點刑獄
司緝捕盜賊若見闕及過滿如經壹季別無朝廷并吏部闕報已差人即
許本司舉辟　諸縣久不治或繁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或知州奏差
諸承直郎以下於法不應磨勘改官者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有酬賞改
官處　諸承直郎以下初磨勘改官入知縣人非緣邊軍興雖不拘常制
不得舉辟別差遣其奏舉從事郎以上（用改官舉狀入從事郎以上者同）
知縣（謂奏舉充從事郎以上而應注知縣者）縣令準此（未移注願止依本
資序就舉辟者聽）　諸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餘條保舉
辟準此）其係承直郎以下成肆考者許薦舉即流外出身人歷任無贓私
罪有舉者貳人聽舉辟　諸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舉辟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格　隨行使臣（通差大小使臣選人校副尉）
見任宰相（三公三少使相同謂得言依宰相恩數者）壹拾貳人　前宰相
捌人　見任執政官（兩府同謂得言依執政恩數者）壹拾人　前執政

官。陸人。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管幹募事使臣。　前宰相。　肆人。　前執政官

叁人。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西路奏舉緣邊寨闕奉。聽自除犯入己贓并付身不圓。本貫州進納出身。元發奏官替移。已經本路兩次奏辟人吏。非泛補授出職吏人不差緣邊城寨官。奏狀前不曾達到家狀腳色錄白付身不差外。餘並差注。內合呈試人權令舉辟官司呈試。候到部日。依條呈試施行。　慶元元年。十月四日　敕。吏部狀。廣東經略安撫提刑轉運提舉司奏。與勘本路管下知縣縣令內。有久闕正官去處。緣拘銓法。無本等人指射。畫降指揮許監司奏辟壹次。上件窠闕多有水上惡弱去處。所奏辟人。到任近不及數旬。遠未及數月。已有事故。依舊無人注授。即與不曾奏辟一同。欲令後遇有奏辟知縣縣令。久無正官窠闕。如到任在貳年內事故。不問已未祇授付身。乞再令逐司公共奏辟壹次。吏不申明。本部令指定。欲從逐司所乞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廣東奏辟知縣縣令。到任未久事故。依舊無人願就。即與不曾奏辟一同。故降前項指揮。許再辟壹次。令聲說存留照用。　嘉泰四年。二月二十日　敕。吏部勘當二廣諸縣。壹年無正官注授者。令吏部四選通差武四選中。又滿壹季無人注授者。令監司帥守審度文武中廉勤慈惠者奏辟充填。然後考覈臧否。嚴加黜陟。奉　聖旨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四路緣邊州軍城寨官窠闕。乞下四路轉運司。今後須審量人材。委實堪任邊面。方許照資格差注。如到任於邊面不職。接援透漏。引惹番部作過。乞令元差注官司任責。雖已去官遇赦不與原免。四路緣邊知縣縣令。有運司定差窠闕。有提刑安撫轉運司辟差去處。令後須擇選材差辟。若所差不職。元差注官。亦不以去官赦原。奉　聖旨依。　嘉泰三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劄子。檢會嘉泰三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四川茶馬司。累年綱馬全不及格尺。積弊既深。宜有更革。自今後。都大茶馬官文武臣。各差壹員。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一屬官元有幹辦公事肆員。川司營廳兩員。秦司宕昌各壹員。每遇闕官。許照應元降指揮不拘常格奏辟。外更有準備差遣壹員近來多不差辟。如遇職事繁劇。同行奏辟。奉　聖旨依。　嘉泰三年。九月十二日。都省劄子。武略郎。右武衛中郎將。新除都大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彭輅劄子中稟事件數內。一照

得茶馬既分兩司。而馬司所部諸州買馬去處。全藉官屬協力辦集。今來馬司。既於興元置司。亦合將幹辦公事貳員。分撥兩處。內壹員從舊於宕昌主管蕃廳措置互市買馬。壹員合於興元府本司蕃廳。照得江上諸軍合取川馬。係在成都府團併排發。今合依秦司舊來條例置蕃廳官壹員。於成都府。欲將見在秦司壹員。權往成都府主管蕃廳。其準備差遣壹員許幹專行奏辟。於本司蕃廳稱賛職事。今來所乞辟差官屬。許輅於見任寄居待闕文武官內。不以有無拘礙。選擇廉能強幹諳熟馬政之人。奉聖旨依。　嘉泰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敕。臣僚奏。伏惟。國家法令。所宜遵守。或創例破法。豈可不參酌而訂正之。初官不許辟差。具有成法。近有未經任人奏辟而得之。況其間有場務合注。曾經課利增羨人。若例皆許辟。初官則未諳練經歷者。皆求辟闕矣。欲望令吏部措置革絕施行。奉聖旨依。令三省樞密院吏部。常切遵守。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敕。臣僚上言。廣西郡守諸司。徇私奏辟。欲望特降　睿旨。令後廣西州郡下改未曾差人處。令吏部先壹年牓示。如已破格。亦須壹季無人願就。方許行下本處。依公奏辟壹次。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樞密院奏。馬軍司申。本司舊管準備差遣差使使喚使臣。係本司踏逐已未經任有心力人。近因吏部引用辟差條法。須要有舉主經任人。欲從本司踏逐無遇犯已未經任人申朝廷取索付身照驗差撥。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四月四日　敕。吏部狀。照得四川運司係代吏部參選注授。今欲乞四川合呈試參司人。赴制置使司差官監試。內呈試第貳第叁等。弓力人漆試斷案空場就銓試院收試候中。方許參司注授。所有二廣願就定辟差人。權令赴本路安撫司呈試。其試中止許就本路定辟窠闕。若將來因事到部。或移籍前來之人。即依本部見行條法判行收試。候試中。方許參部注授。本部窠闕。奉　聖旨依。　淳熙七年。七月十一日　敕。令後蜀中緣邊寨堡。並仰正行奏辟。雖元奏辟官替移。並令終任。不得差官權攝。如違依條將請給計贓施行。　淳熙八年。九月三日。樞密院劄子。四川安撫制置司奏。奉聖旨。四川制置司。辟差闕內留貳拾闕。令本司依格辟差。仍先次開具存留窠闕奏聞。奉　聖旨依。成都府路嘉定府中鎮知寨。威州春祺知城。嘉會知寨。通化軍監押。茂州牛溪鎮把隘。雞宗關知堡。鎮羌知寨。鎮羌寨監押。潼川府路瀘州納溪知寨。樂共城監押。九支知寨。安溪知寨。安溪寨

監押安遠寨守把江門知寨長寧軍石笋堡廵檢敘州横江寨司守把利
州路階州武平知寨平定關使龍州乾坡知寨　淳熙十年二月十七日
勑四川茶馬司狀西和州宕昌知寨兵馬監押舊州兵馬監押床川關川
萬川知寨鎮龍播廵檢階州峯貼峽知寨兵馬都監共玖闕並係西馬來
路要於本司職事利害若非特降　指揮從本司關轉運司選官辟差竊
慮不得其人有誤馬政奉　聖旨特依　嘉泰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樞密
院劄子四川安撫制置司奏龍州漁溪濁水兩處寨官今以兩廵檢兼知
兩寨非惟責任不專緩急難以倚仗龍州見管指使兩人别無職事今辟
行任罷却從本司選擇諳曉材武堪任邊寨貳人專充濁水漁溪兩寨官
仍申朝廷乞降付身共廵檢貳人依舊令運司專注奉　聖旨依　淳熙
七年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廣西湖南北安撫司應舉辟差
遣合申樞密院銓量內安撫司水軍統領都廵檢使提舉左右江兵馬盜
賊公事知縣安撫司準備將領各自本路帥臣依公奏辟隨所辟文狀令
親身賫付身赴樞密院銓量依條施行其餘辟差人止繳連録白付身申
樞密院驗實照應已降指揮施行　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樞密院劄
子奉　聖旨宣州管下環州兵馬監押兼廵捉私茶鹽礬兼知思恩縣事

宜州管界緣邊都廵檢兼照管融州溪洞賊盜公事宜州都廵檢使提舉
諸堡寨賊盜公事高峯寨駐劄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將領貳員壹
員鎮寧寨駐劄壹員思立寨駐劄任闕令本路安撫提刑轉運三司照應
見行辟差條法指揮公共選擇人材聯銜奏辟先親身赴樞密院銓量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勑令後諸州軍兵馬都監兩員處專注應材
武次曾任主兵官人合差貳員以上及都監押共差貳員以上處並照去
替年月通融注授壹員應材武次曾任主兵官人遇有材闕人本部闕會
照應差注其餘員數並依舊法注擬如闕日指射即先差應材武次曾任
主兵官人
尚書考功申明　慶元三年十月九日　勑臨安府奏輦轂之下彈壓之
政弭盜為先警捕得人市偷屏迹居民安堵紹興三年守臣梁汝嘉乞增
緝捕使臣為拾員五年指揮理為合入資任乾道間少尹沈夏之請增注
拾貳員理為資任任滿比較如本地分內全無盜賊與減貳年磨勘如有
盜賊將所獲件數比折所獲數多與減壹年磨勘未獲數多即展壹年磨
勘若事涉重害從本府剳行申奏賞罰欲望今後許令本府不以有無拘
礙於大小使臣校副尉內踏逐選擇衆可倚仗之人具申朝廷指差理為

資任任滿比較賞罰立為定制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元年十月三日　勑吏部勘當成都運判錢文子
狀本司所管成都府錢引務抄紙場監官職事繁劇弊倖實貴關防乞將
監官窠闕注奏舉闕陞經任有舉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陸拾以
上人被格注授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從本司照格法選辟奉
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三年正月九日　勑臣僚奏令諸路帥臣監司如
作邑未滿者不許奏辟奉　聖旨依　嘉定三年四月二十日尚書省劄
子臣僚奏改官人受辟候任回須管依舊作縣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批狀下四川
監司帥臣應沿邊知縣有四選通差去處非武舉出身不許注授及破格
奏辟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空日　勑令三衙諸軍帥今後
書寫機宜文字止許辟子孫弟姪不得奏辟異姓制置安撫司有合辟去
處亦一體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措置小使

臣校尉有堂除辟差元係初官未曾經任諸州軍不得放令交割報致貲
緣請托脫漏放行赴任月日並不理為任程考任措遏請給計
贓追納坐以違制之罪其有雖曾經任元不曾呈試中選及軍頭司御輦
院御厨儀鸞司修內司翰林司祗候庫內軍器庫御酒庫萬壽觀等處及
諸司差遣如係初出官未曾經任不曾呈試中今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月六日勑行在贍軍諸
酒庫雙員監當自今後並以文武對差內堂除闕仍舊堂差部闕令吏部
差注流內文臣其清封庫內壹員令點檢所奏辟流內文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勑成都潼川府
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董居誼奏四蜀沿邊諸縣闕人無官願就欲令
逐路運司通選待班人內有材幹精力人姓名保明本司審量委堪任使
奏差就權理作改官須入而磨勘轉官仍自受告日起理不許諸司秀縣
奏辟奉　聖旨令四川制司將沿邊縣闕於見待班人內選辟壹次候班
次到日與換給付身却自改官後起理須入知縣月日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十一月二日尚書省劄子臣僚
上言極邊要地正藉才能辟之可也繁難惡弱大闕正員辟之可也今也

武利見次或規厚俸或近地之類便私計或當路之適有貴緣憑藉要塗例求改辟有需次數年或瓜期將及而中輟者有違兩政而不得上者思歸於私室怨及於公朝欲令從諸路差遣自非邊面及獄闕水土惡弱久無正官者並不許奏辟衙改下政待次之人如違許吏部執奏臺諫按劾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司勲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廣西經畧安撫司措置廉州管下秋風山永平鄉係俍人出沒之衝廉欽要害之處欲移本州管界巡檢就永平鄉置司名永平寨以五州管界巡檢彈壓山俍盜賊永平寨駐劄繫銜受欽州舉刺任滿從兩州保明方許放行批書離任授訖轉壹官已有定格任滿寧靜本司保奏與再特轉壹官又緣貴兩州之間有古鐵坑一路客旅官軍往來藏伏逃軍兇徒聚劫最為害要欲於兩界上穿山鎮創置一寨專置巡檢壹員從本司不以大小使臣內選擇材武辟差以象貴潯賓柳任州管界巡檢穿山寨駐劄繫銜叁年為任受兩州舉刺任滿從兩州保明方許批書離任任滿酬賞照貴州巡檢賞格施行奉　聖旨並特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四年三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勘當成都運判范仲武申今後縣久不治或繁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知州奏差所有曹職丞簿等闕除宣制兩司特辟外其餘不許州郡徑自辟差並令歸部及川廣運司注授下四川二廣監司州軍遵守施行　嘉定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沿江制置副使司申差幹辦公事壹員於京官選人內通差准備差遣壹員專差選人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准備差使貳員通差大小使臣令本司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并親知以充員數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五日　勑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胡槻狀本府恰縣官下吏部照格法盡差京官選人不許諸司妄辟右選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五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凡經論列不與親民差遣人不許注監司監當監司郡守亦不許奏辟奉　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勑准西安撫副使司差置官屬奉　聖旨權置幹辦公事壹員通差京官選人准備差遣壹員通差文武官准備差使壹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過犯人令本司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以充員數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勑吏部看詳臣僚奏請已有差遣人不得干堂亦不許舉辟如有似此之人並以

違制論奉　聖旨依　寶慶二年四月八日　勑臣僚奏二廣遵行條制如守令許辟亦須見闕堂部無人注授方許奏辟如通判幕職教授等官將滿半年前未有替人申部出闕滿三月無人注擬申省行下本路通判以下京官闕從諸司奏辟選人闕從漕司定差作邑未滿叁考作倅未滿壹考不許預辟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十五日　勑自今右選須關陞親民陞考方許辟邑試邑從歷兩任方許辟州武舉從軍人依舊例作縣舉須歷計議等官然後該差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以後選人先任諸郡教官武臣先任四川二廣沿邊次邊縣令曾經奏罷者各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該　赦許依無過人例之令止令别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十月二日湖廣總所申欲於江陵府將見任倉庫　官專監大軍倉各别置大軍庫壹員選辟經任有材具敏辦人奉　聖旨特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創置江州江陵府大軍庫官各壹員取到侍左供係吳辟闕雖不係本部使闕權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十月一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縣令須令曾歷叁考有縣令以上舉主叁員前後無公私過犯人方許注授不許打作破格經為界付或監司帥守有請辟置亦令吏部契勘合格方與施行十月三日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四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除極邊制闕中辟官屬與諸監司屬官元係辟闕及創置寨闕許令辟置其餘州縣常程差遣並不許輒行衙辟如有違戾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併奏辟官與議重罰二月四日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尚書省批下勘會榮文恭王墳所合差主管香火奉　聖旨令於大小使臣曾經參部人內選辟壹員不妨新任差權並以叁年為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空日都省劄子四川制司申在選官不曾干堂人方行奏辟仍於滿替壹季前陳乞新改官合入知縣人不許求辟文武官非本司合辟闕次並各赴運司依條差注右劄付吏部證所申事理施行　端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乙

中嚴條令。今後有將本部闕奏辟。及干堂差。許本部照條執奏。照得方今
選辟之權。重於銓部。重於朝省。吏部中明臣僚奏請。禁絶未久。銜改隨之。
如淮甸荆襄當風寒之衝。嶺嶠選辟入瘴之地。人不願授。次因久闕者。或
聽權宜選辟。或與特筆堂差。至有江浙輔郡。又如師儒冷官。亦以辟狀而
壞部法。或以特差而銜部注。合議行下剳付吏部。如非緊急權宜。如已降
指揮。許令選辟。擬以特差辟置銜改部注者。許令執奏。准此。本所看詳前
件指揮。吏部詳審報到。續有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聖旨指揮。令
諸制司總所帥司監司遵守。除元條辟闕。及襄蜀兩淮極邊。并新復郡縣。
及二廣惡弱去處。或遇闕官。許酌量選。外其餘並不許擬將堂部闕中辟。
如違取 旨施行。令聲説照用。 嘉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都省剳子。捡
會下項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朝旨行下諸監司州軍。止當以辟差闕
來上。其川廣定差窠闕。或部闕無人注授。方許改替見任人。其兩浙江東
西福建湖南六路。除曾經盜賊蹂踐去處外。其餘内地不得以堂部闕妄
行申辟。如委無官願就。須先申部。方許辟上。雖是辟闕。亦不許辟兩政。嘉
熙二年二月十七日。朝旨。今後只許照條奏差合辟之闕。其部闕非辟闕
不許巧作名色奏辟。雖合辟闕。不得銜替已差人。仍不得辟差因任。其權
宜選辟壹次者。不備例辟下攻。如違辟狀不行。所奏之官。受辟之人。並坐
以降官罷任之罪。剳付吏部。牒諸路帥臣監司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
嘉熙二年九月十二日。都省剳子。四川二廣沿邊州縣官。非見闕去處。不
許辟下次人待闕。違者所辟官與受辟人並行取 旨黜降。
尚書左選中明 嘉熙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勅。今後二廣知州闕。並不
許諸司中奏辟差。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吏部尚書左選。具到條
例内壹項。照得昨申請。將郢州均州無為軍房池瑞州興國臨江南安軍
岳州通判拾闕。係沿邊江面去處。專注無過人。仍不作破格。節次據官員
已作破格。及注前任無過人。陳詞不已。條例所看詳諸理。知縣資序人。若
在任實歷成貳考。丁憂。或避期以上親。及陞擢改差罷任者。許理為壹任
聽注破格通判。及刺差遣。今日作邑者。皆憚其難。才及兩考。經營求辟。或
作避親緣故脱去。今立為定格。諸作縣及兩考以上。果有才行為諸司辟
奏者。只得辟知縣資序幹官闕。丁憂以理去官。及避期以上親者。自如本
法。其避非期以上親。再注知縣補前任月日。方許注破格通判。或刺差遣。
又看詳沿邊江面。郢均房池瑞岳州無為興國臨江南安軍。通判要須擇
人。不當論資格。專注無過犯人則可。不作破格則不可。合仍舊照法收入

破格。許改官作縣滿。無過犯人通注。若已曾經關陞通判資序。合並許注
授。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嘉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今後
二廣縣令。非武舉蔭補出身。及有監司知州薦舉令狀。不得辟充縣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中明 嘉熙四年五月十一日。都省批下。今後選人
不待班引不得辟縣。捡坐嘉熙四年四月十二日。尚左郎官程公許剳子。
諸路帥守監司。無得以本部京官通判知縣縣丞監當窠闕指揮闕敗妄
行辟舉。庶幾銓法一定。下諸路監司帥守。常切遵守。送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淳祐元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剳子。諸路監
司郡守。今後凡辟差遣。非見闕官去處。不許申辟。如或辟置見闕。繳連所
辟官出身。履歷綱與家狀錄白印紙告剳。委官照對保明。不許妄行申上。
破法壞例。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中明 淳祐元年十月十一日 勅。勘會今
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理為在任月日。瑞平三年指揮。添入淮
襄極邊照得淮襄郡在邊。非比川廣。奉 聖旨。除川廣差注。及奏辟。許以
就權月日。理為在任。餘路不許引用。其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指揮。更不施
行。
尚書左選中明 淳祐元年十月空日。都省剳子。臣僚奏。自今州郡差遣
非歷兩任通判終滿。不許注授。亦不許帥臣差辟。年及不作縣之人。不許
入郡。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並依。令吏部及諸路制閫監司。常切遵守。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中明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 勅。浙西安撫使
趙與篡狀申。辟迪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正庫繫
銜。承直郎趙汝迨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繫銜。通受本路
監司舉刺。理為資任。四月四日。奉 聖旨。並特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淳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勅。中書門下省。内
批付下白剳子所陳内壹項。稱見雜流補授官。止訓武郎職。止監當及將領副將之類。
近年以來。多賞緣外閫刺辟。及捏合軍功。有官至大使臣職至總管者。合
從朝廷釐正。向去並照成法施行。都司擬到吏職。及減年補授階官。止訓
武郎職。任止監當。所以重流品也。欲令吏部常切遵守。并下樞密院。若似
此補授出身。冒于正副將軍職差遣。及超轉官資者。不許用例放行。
尚書侍郎左選用中明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剳子。勘會軍功右
選冒濫。已行條畫關防。所有書填文資合議指揮。八月八日。奉 聖旨。令

諸路制司今後如遇軍功書填左選告命綾紙須管具本人立到是何功狀詳述事因申樞密院以憑奏審取旨劄下本處本人照應即令本人并書填告命齎赴吏部參注若已填告命不曾申奏取旨劄下照應之人並與白身人同即不許參注奏辟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六月十日　勑今後五書局提舉官下供檢文字並照府第使臣一體施行不許進士宗室任子差充歷過考第闕陞改官不該收使其右選等人差充理考自依指揮施行　淳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勑臣僚奏二廣見任人兩考有半之後許諸司辟舉下政使授闕受代者各以其時奉　聖旨依　淳祐六年正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長貳詳議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候任滿須再令作已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都司擬到作縣考任未滿或補滿考任未合授通判人不許諸司選辟奉　聖旨依　淳祐六年十月十六日　勑將作少監劉竑之奏四蜀州郡闕守軍民雜處差武臣者兼曉民事人其近南州郡合辟文臣為之或資序未應入郡而已經須入兩考者正辟為倅而以制書攝郡一武臣知州處擇已改官人辟為通判理作須入一幕職州縣等官擇宜辟土朝省亦與從權放行四川制司申以

上叅項欲特從所請下本司遵照照得制司詳酌條具申請幕職州縣官久闕正任許不拘格法權辟奉　聖旨令四川制司遵守施行并下吏部照應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十年二月空日都省劄子臣僚奏初改官人須入知縣實歷叅考方差通判如不滿叅考須令補足試已周功別圖改辟將所辟舉主一例降黜二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十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條畫下項內壹項照得監司郡守保明奏辟選人就任改官辟充知縣理為須入之人各先試中方行出給京告此項除四川二廣京襄湖南北路兩淮極邊就本路監司引試外有選人就任改官辟充知縣未受京官先試之人未審合不就本選引試或就都堂引試劄付吏部將外改辟充知縣人除川廣京湖兩淮極邊外餘並就都堂引試候行下給告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取到吏部狀稱續有淳祐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都省覆試知縣非所以清中書之務奉　聖旨令吏部從公覆試方許注授今聲說存留照用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十一月二日奉　聖旨行門官殿打撥擊鞭諸班直年代上名長入祗候等年滿出職換授

人特與添差諸路州軍差遣劄下吏部除所授州軍今後不許奏辟衙替如到任即令赴上仍遵守舊制施行右劄付吏部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來諸閫監司將堂部闕申辟破例雖屢申嚴終未悛革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令諸制司總所帥司監司常切遵守除元係辟闕及襄蜀兩淮極邊新復郡縣二廣惡弱去處闕官許令斟量選辟其餘並不許輙將堂部闕申辟致妨孤寒注授如違取　旨施行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勑內批白劄子竊見自來總管路鈐一路止各壹員其州鈐路分一路亦叅肆員而止今有一州而總管數員路鈐壹貳拾員者乞自朝廷根刷諸路總管鈐路名籍酌為中制立定員數施行都司擬到契勘諸路州郡總管路鈐鈐轄路分正副將領員數極多欲令樞密院除臨安府係駐蹕之地兩淮荊湖係制閫置司去處其建康鎮江江池州係屯駐大軍去處見差員闕並免減亦不再增餘州郡各與立定員數上州通差叅員中州貳員下州壹員置籍差注入鑿仍下諸制司照應今後不許泛辟內郡無闕兵官常切遵守施行三省同奉　聖旨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寶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

省劄子勑令所看詳淮東浙東西鹽場今後武臣不得注許提舉司選辟清廉之人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照得兩浙鹽場令隸運司提領鹽事所合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勑內批付下白劄子內壹項竊見見任宰執許辟使臣拾貳員出外減為捌員見任執政許辟使臣拾員出外減為陸員欲乞　朝廷遵照條制施行都司擬到宰執辟差使臣各有員數欲令三省樞密院吏部各遵守施行如有增員申辟許吏部執申不得額外放行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寶祐三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權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程元鳳劄子奏陳辟差之弊自今以始惟川廣極邊許辟惟元係辟闕下政未有人者許辟內地州縣官不許辟諸司僚屬監當本非辟闕者不許辟雖是辟闕已差下人者不許辟既是辟闕又未差人而所辟之官資格未應授者不許辟如不許辟而輙辟者辟主及受辟之官並與鐫秩五月十二日奉　御筆並依右劄付吏部　寶祐四年十月六日都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下吏部嚴加革絕內壹項部闕不應辟乃求辟攙已

注之人。照得選人注授。有待叁貳年近次者。或待捌玖年遠次者。闕期將到。方欲赴上州軍監司申辟。或令改替。或別行注授。使差下人。虛待歲月可念。乞下諸路州軍監司。今後遵照指揮。不許將部闕衝辟。或有中上不與施行。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寶祐四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淳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臣僚奏請軍功冒濫之弊數內壹項。應軍功補授人。自今後並不許諸路監司申辟。充但千差遣。庶革攙奪吏部條格銓注小使臣之闕。已奉 聖旨依。諸司自合遵守。邇年以來。所辟軍功紛然。省至殊覺泛濫。又且超躐申辟。破壞銓曹成法。積弊匪曰未能盡革。豈可略無限制。合行申嚴。須議指揮。三省同奉 聖旨。令制總監司諸郡。今後應軍功補授人。不得以內地差遣申辟。其四川荊襄兩淮極邊巡尉監當指使監押寨闕無人注授。方許辟軍功有考任人。自餘向上差遣並不許辟。其合辟去處。須於見替半年前具申。進納人亦當遵守條格。不得妄行辟差。不應受辟而輒行求辟。並照昨來指揮。鐫降施行。右劄付吏部。

尚書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七月七日都省劄子。勘會諸奏補京官。曾歷滿兩任肆考。年叁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知縣。此 祖

宗定法也。近年以來。捨法援例。方歷貳年。遽乞作邑。或自述先世之勳勞。或經營諸司之申辟。委是破壞格法。須議指揮。奉 聖旨。令吏部遵照條法。應奏補京官。曾歷滿兩任肆考。年叁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方聽注授知縣。如未及肆考陳乞者。不許破法差注。雖有朝廷批狀。諸司申辟。亦仰本部執奏。不許具鈔。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檢會十一月二十三日恭奉 內降臣僚奏請。銓曹捨法用例事。所有武臣差遣合行申嚴下項。一。諸路水軍統領統轄及邕州左右江肆寨兵馬盜賊公事。許各司照已降指揮選辟。一。三衙江上諸戎司除書寫機宜文字。合辟同姓弟姪兄孫。其正任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計議官。並專差武舉出身。其正任準備差使。醫藥飯食準備差使。係堂闕外。如添差準備差使醫藥飯食準備差遣。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計議官。許行剗辟奏補軍功授人。一。指使監當巡檢諸路監司並不許奏辟。未曾參部注授人。如是極邊無人注者。權與從辟。止理作從軍月日。初官不曾銓試中。不得舉辟差遣。其巡檢滿合授監押。監押滿合授將領。將領滿合授副將。自副將正將。路分州鈐路。並曾歷兩任。方許辟陞壹級。如有功勞顯著。奇才可用之人。帥閫着語保明中上朝廷。却當斟酌施行。內路鈐雖歷兩任。非軍功顯著材能過人。朝廷得於聞見之素。及制帥見於選擇而辟者。不陞總管。共泛常補授出身。並至路鈐止。已歷路鈐者。許辟諸制司計議官。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令制帥閫及遇有申辟。仰遵照令來畫一條目施行。務在確守。不許違戾。劄付尚書吏部閫牒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都省劄子。檢會臣僚奏請。數內吏職入流。止許辟授監當差遣。進納人。不許辟差。有已曾請舉人。許辟監當差遣。奉 聖旨。令制帥司遵照施行。不許違戾。劄付尚書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數內壹項。諸司申辟官屬。如辟主改差。除知縣獄官外。餘官並合隨司解罷。不許存留。有妨新任申辟。正月八日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揭示都門曉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毋徇私捨法用例。常切遵守。一體施行。不許違戾。具遵稟聞。 奏并下御史臺諫院。常切覺察。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勅知隆興府趙時

詁申。契勘在城有稅官文武兩員。自減免諸色稅錢之後。所收數少。貳官殆為虛設。內文臣欲乞省罷。却與照舊例添差察推壹員。從本府選辟。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八月九日 勑沿海制置大使司狀。照對本司。昨來興復慶元府象山結埼林村伍鄉碶酒務。已辟官管幹當來剳奏。作慶元府酒務。恐向去司存混殽。乞將慶元府象山結埼林村伍鄉碶贍軍酒務改為監沿海制置使司贍軍酒庫。乞劄下本司并吏部照應。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准浙鹽場催煎買納支鹽官。最近亭場。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及其至任。知舉員之不可望。惟事擭拏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計。其如國課何。鹽司薦舉須當及場監鹽司辟闕。必須令終任。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令吏部遵守施行。今後諸司鹽場官。仰加意銓量。毋注昏老罷庸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淮東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照應。以舉刺甄別激懲。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作隨司解任。其有貪黷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今隸提領兩浙鹽事所。

合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勅：黻會州縣官，係部闕者，不許辟差。近年湖南廣西多有闕官去處，部注之人，貽來援據，率是逮年不赴，及各司辟至吏部，則又以已差人而格之，因此權攝充斥，殊爲民害。奉　聖旨，令湖南廣西帥漕憲倉諸司，將久闕正官去處，選辟壹次，委是逮年不赴，方可具申，部不許一例衝辟。有妨部注之人。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勅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制總監司州郡申辟官屬，近有初官未歷考任，遽行申辟；有被論未改正，徑作無過人申辟；有見任未久，而預辟下次；又有資格未及，而超躐申辟，破壞成法。合行申嚴。奉　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制總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條格，不許違戾。如係極邊去處，臨期斟酌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四月空日，都省劄子：勘會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窠闕，固於條令指揮有礙，念其寄寓，亦當參酌施行。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謂正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右劄付吏部。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檢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謂正闕者。大藩郎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淹困，特與優異，須議指揮，照得昨降指揮，以四川有官人當於故鄉取闕，故每路止放上項員數。今既在東南，尚多欲得闕養廉，難以拘已行限員。十二月十日，奉　聖旨：每路照舊員額倍添員數，其辟差堂差皆準此。　景定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狀，勘會已降指揮，蜀士堂差部注，皆有限員，辟闕每路亦限以伍闕。近有諸司申辟蜀士多以堂部闕刻上，委是有戾。右劄付吏部，行下沿路制總監司州郡，各遵照已降指揮劄下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權發遣鎮遠軍州事張謙狀：乞分理錢穀獄訟諸法曹官，選差謹重端雅之人，時暫權攝。八月八日，奉　聖旨：照壽昌軍例，以錄參兼司理，以司法兼司戶，令本州選辟壹次，仍下吏部作闕。

尚書左選申明　景定三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知循州劉宗申，乞省罷通判，添置簽判。五月六日，奉　聖旨：從申，省罷通判，添置簽判壹員，令廣東安撫司從公選辟壹次。

定差。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勅　諸四川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而不即附籍押官，及申省違限者，杖壹伯。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四川申到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者，（謂該定差而別有除授者同。）即時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本部出闕，許本貫四川，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雖已參轉運司（本路及他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授。定差（闕未指射而轉運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壹季無人願就者，並還本處定差。　諸四川定差內不該闕，如有四川因事到闕人，參部注擬，定日即符本路轉運司，仍速進奏官赴部當官收領，即時入遞。　諸川廣定差窠闕，不許在部及干堂人指射。　諸八路定差不當，及有不圓事節，（謂於差注有妨者。）本部具申都省。諸八路申到差狀，（非任用。）限拾日勘當係明，擬奏注畢，限伍日符本路，其不應注者準此，仍速進奏官當官領符，即時入遞，候到本處，具已收月日申。　諸就八路闕轉運司差注，差誤不當者，內四川路行下安撫制置司，餘路符提點刑獄司推斷，仍許被差不當官赴逐司陳訴。　諸八路申到差狀，事節雖未圓，而於差注無所妨者，聽先會問，即違式及季申狀違限者，符提點刑獄司推斷。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同。）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爲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諸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如合該差注，其權過月日與理爲在任月日。（轉運茶馬司同。奏辟官在任成資者準此。）舉主並許收使，係奏辟官亦準此。如不該差注，即候正官到任交割，其舉主更不收使。　諸四川定差官覲省廟及添差不釐務，未受付身，不得先次就權。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四川定差到選人，差遣內有該關陞階官者，雖已出給照劄，速送考功指定應得格法，方許差注。

尚書左選令　諸八路差知州狀，勘當訖，申都省。

侍郎左選令　諸非廣南人在部願往廣南路就闕者，依條符本路轉運司，令在本路及湖南福建諸路人之上。

尚書考功令　諸八路選人。合入令錄。及循資。並聽依令任滿日合入資序。在任指射差遣。奏舉充職官縣令及奏舉縣令合入職官知縣并奏舉職官知縣合循資或願就知縣人同各具合用舉主到任年月所指闕次從轉運司結罪保明申部。本部不候任滿考課文書。只據申狀月日。依格法契勘無違礙。與就差內有改官以上酬獎。及舉主足該磨勘者。並赴部。

淳祐令　諸令官非八路替而願就八路差注者聽。仍具所就路。於所在州投州狀本州。知州通判即轉運司保明非曾老疾病。朝議大夫以下。及大使臣奏。餘申尚書吏部。承直郎以下免試。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政和八年。七月十日　勑。八路定差須管依式。如違。仰吏部符下官吏杖捌拾。紹興七年。十月二十日。指揮四川不依格令定差。依吏部見行差注不當勑條科罪施行。　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勑。潼川府路轉運司集注差遣。尚書左選看詳。將本司見將窠闕如兩季無人願就。即將得替并累任當硬注人。與赴司參選人衮理名次集注應格合入窠闕。尚書右選勘會得替人赴司參選。欲令本司將合勝窠闕兩季無人願就。許依本部破格集注。侍郎左選欲依尚書左選勘當到事理。侍郎右選欲依尚書右選勘當到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勑。四川轉運司差注。將得替并累任當硬注人。令與在司人衮理名次注。兩季無人願就闕。如參經集注。無兩季無人願就闕。即於第肆季與先硬注。與在司人衮理名次注合入窠闕。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一年。八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夔州路轉運司。乞將已定差今差狀未到部間。先蒙剗闕。差注貫甲并堂除衝下本司定差人。除豁作不礙定差分數推賞。本部勘當今後轉運司定差到官員差遣。差狀未到部間。差注貫甲及堂除衝下本司已定差人。即與除豁。更不理為員數賞罰。共據壹歲已定差到部無衝下窠闕員數。以拾分為率比較分數。逐路依此。復批送吏部。具勘當到事理行下本司照會。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勑。吏部狀乞將四川轉運司官。並依舊格候任滿定差。遲難不及貳分。與減貳年磨勘。奉　聖旨依。　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　勑。川峽四路轉運司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人。只以名次依格差注。　乾道六年。閏五月十四日　勑。四川定差親民差遣。元定差日年伍拾玖歲。到部日年陸拾。并元定差日年陸拾玖歲。到部日年柒拾止。令吏部照驗詣實一面具鈔。　慶元六年十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四川安撫制置司。中四路緣邊州軍城寨官窠闕。乞下四路轉運司。今後須審量人材。委實堪任邊面方許照資格差注。如到任於邊面不職。擇援遺漏引惹蕃部作過。乞令元差注官司任責。雖已去官遇赦不與原免。四路緣邊知縣縣令有運司定差窠闕。有提刑安撫轉運司辟差去處。今後須管選材差辟。若所差不職。元差注官。亦不以去官赦原。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十二月五日　勑。臣僚劄子。契勘川廣官赴本路轉運司。參司注擬歲分四季集注定差。逐季具狀保明申部具鈔。給降付身。逐路有理名次差注不公之弊。朝廷何由得察。今欲令逐路應有參司。每月開具所理恩例名次單狀申部。本部置籍抄轉月以為常。仍逐路每歲將參司官腳色置籍申部。歲以為常。庶定差文字到日得以稽考當否。至於差注不當者。仍許集注官先經各路本司。次提刑制置經略司陳訴。本司受理而互察。奉　聖旨依。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勑。吏部尚書蕭燧劄子。奏聞銓注之法。天下之公道存焉。唯是四川去朝廷萬里。所以分銓注之法委之漕司。從前係四季集注。止令在孟月。不曾立定集日。行之既久。弊所由生。每遇集注則於一月之內。或遲或速。未免徇私情而廢公道。宜行下四川漕司。今後四季集注。並用孟月十五日。預行榜示。使之通知。庶幾官無徇私之嫌。士無不平之歎。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下吏部申。

準批下閬州駐候使與高端進狀。竊見川蜀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人員廣候管押定差文狀。前來行在投下。其使臣更不赴親前來。却受所差人員廣候計囑。將定差狀付與逐人自行前來。致使人員廣候作弊公私受害。候請領付身。回程沿路依散與被定差官。重行赴歛錢物。將依散不盡付身回司。本司通行作弊。後批送部勘當。本部今欲將川蜀四路轉運司。每季定差文字各隨選分。當廳打角。嚴密實封。長官親書用印。差本司見任使臣壹員。擔擎兵級壹名。依往回限借請給付行程批書。其成都府路限玖拾日。利州路限柒拾日。潼川府路限捌拾日。夔州路限柒拾日。其批書行程。須管於瞿塘關。江陵府。鄂州。參處批經過月日為照。候到行在徑赴本部長貳廳當官投下呈驗。本司元差文引行程封角。候本部勘會行遣具鈔上省。給降付身。委都司類聚當官打角實封用印。責付差來使臣。出給文引行程。依前項程限回司。長官辨驗元封印記。將付身即時給發。所有定差通官員差遣名件文狀。封印訖。本司當官曉示。所差使臣。已用轉運司印記。取交管知委實結罪狀。先次繳申本部照應關折。如點檢得不係本司實封長官親書印記。並送大理寺根究重行斷罪。乙下逐路轉運司常切遵守施行。申都省後批送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

年五月七日　勅吏部奏臣僚上言乞戒飭二廣轉運司令每季類聚定差員數專人供申吏部不許責付所定差官吏部勘當照得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川峽四路轉運司四季文武官注擬差遣每季各差使臣壹員賫定差文字赴部今後二廣欲從昨來已得指揮行下二廣監司嚴行遵守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用中明　淳熙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勅吏部狀利州路轉運司申金洋蓬州大安軍簽判並係見闕本司累季使闕無官願就若不中明許行破格差注必是闕官廢弛職事本部欲從所乞將金州洋州蓬州大安軍簽判案闕今後先注第貳任知縣資序次酬獎改官合入知縣應選年未陸拾人如經使兩季無應格人就第叁季許破格注初任知縣資序次選人職官資序應選有舉主年未陸拾人其破格定差官到任任滿更不推賞如定差日却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淳熙六年四月四日　勅吏部狀照得四川運司係代吏部參選注授今欲乞四川合呈試參司人赴制置使司差官監試內呈試第貳第叁等弓力人添試斷案壹場就銓試院收試候中方許參司注授所有二廣願就定辟差人權令赴本路安撫司呈試其試中

止許就本路定辟案闕若將來因事到部或移籍前來之人即依本部見行條法別行收試候試中方許參部注授本部案闕奉　聖旨依　淳熙九年正月十八日　勅勅令所看詳二廣土着武臣權令就經略安撫司呈試止許就定差其諸路戶貫人不許就二廣呈試如違從貢舉條制施行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中明　乾道九年九月四日　勅四川二廣定差應用舉主入差遣或免試之人以參司判成日為始如舉主事故在判成之前即不許收使若在判成之後者與理作舉主員數行差遣

侍郎右選中明　嘉定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勅臣僚奏下吏部將四川二廣使臣名籍嚴督運司攢類除程立限刷具見任寄居待闕使臣員數歲終置籍繳申有漏落不實將來定差到姓名不在籍內即將元申官司重寘于憲其江浙福建京湖兩淮使臣名籍如準　勅命因事追降及事故人即分明入鑿案吏奉行不度送有司推究依條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勅臣僚劄子奏竊慮名器之冗吏部勘當欲下四川及諸路州軍今後修武郎以上官赴部參注案出身以來真本付身印紙照驗訖方參下四川二廣轉運司令後如有大小使臣赴司參注長官躬親引上問真本付身印紙參驗年貌審實別無承代偽冒等方許差注於定差狀前仰所委點對付身官判狀繳連申部如係隔越本貫或移路參注之人亦仰本司參驗年貌如老少遼絕之人不得泛濫定差亦於定差狀內分明攀說所乞下四路外銓州縣遇有事故照條連索付身分明批鑿月日行下所屬州縣遇有使臣事故即仰所居鎮縣鄉村耆保即日申州取索身亡人出身以來付身印紙於告面印文上分明批鑿事故月日押印給還訖具申運司仍申本部奉　聖旨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中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勅利路運司申利州止有都監壹員管幹不前欲添差兵馬監押壹員仍釐務差小使臣親民資序人運司定差却將正任指使叁員廢罷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九年正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四川制司運司定差奏辟案闕令後仰監司保明奏辟不許請辦保明　嘉定十年四月十七日　勅四川安撫制置司奏準嘉定九年十二月八日奉聖旨天水軍移就天水縣舊治其知軍令制司選辟文臣仍置天水知縣兼本軍判官兼司法如係有出身人即兼教授更置錄事參軍壹員天水

縣置縣尉巡檢各壹員內縣尉兼主簿令本司選辟壹次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置天水軍縣官員闕會到吏部四選各供不屬本部使闕係是定差令存留照用　寶慶二年四月八日　勅臣僚奏下二廣諸司遵行條制如守令許辟亦須見闕堂部無人注授方許奏辟如通判幕職教授等官將滿半年前未有下替人申部出闕滿叁月無人注擬申省行下本路通判以下京官闕從諸司奏辟選人闕從漕司定差作已未滿叁考作件未滿壹考不許預辟佗闕諸司屬官不許輙自辟置其無正官去處亟與具申行下方許奏辟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中明　嘉定七年三月九日　勅龍州申乞照資序州例止置簽判免差通判併將本州推官壹員省併送利路運司指定通判實係冗員仍將推官壹闕併省委是允當乞將簽判案闕京選通差所有守臣免差武臣奉　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六暮

部　吏部十三

吏部條法考任門　考任撮要　應監司郡守在任。不得陳乞通理滿罷。若不因罪犯罷任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應大理評事作縣並令成資滿罷。　應知縣在任成一考以上。不因罪犯。體量替移。若誤停替放罷。并省員廢併衝替。或因誤差注而改正別授差遣。願補滿前任者聽。以理去官人。許於次任到任半年限內。申陳通理。補滿前任。理為考任。　應因任被對移者。不理為任。即已被對移而無贓狀者。聽通理為任。　應監當在任成考。因事被罷。許於次任內通理。　應職事官曾任常調差遣月日。並聽通理成考。不因罪犯替移者。仍理為任。　應選人任獄廟。並候三年滿日罷。仍不理考任。　應見任宰相執政臺諫子孫。差官觀獄廟。理為考任。仍許通理。　應見任宰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甲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獄廟者聽。仍理考任。　應初改官年六十以上人。注簽判。不理為實歷知縣。　應承務郎以上。奏補出身人。二年成資。如前任未滿。亦許通理為任。　應元係武臣。因鎖應及第。復試換文資者。歷任資序。並許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　應稱年及半年并季月者。閏月不理。若陞降展磨許通計。　應前任未滿。許於次任陳乞通理。　應選人。令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為任。　應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　應承直郎以下。衝差替放罷。並不理犯時一考。　應有姦贓踰濫不理犯時考任。　應命官閏月到任。次年本月不在理閏之限。　應承務郎以上。任宮觀獄廟。及不釐務差遣。不理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應命官陳乞通理。合於到任半年限內。申本州錄狀。在京所屬。及所補不及一年者。候滿一年替。　應文武官申陳考任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文武臣通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淮浙鹽場監官。東鹽同催煎官。及福建鹽倉監官。並三年為任。　諸四川鹽酒官。並三年為任。　諸在外成資不因罪犯替移者。聽理為任。如縣依本法。成資。謂二年以上。餘除年比。曾對移改考。雖還本任。通及二年者非。　諸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如合該差注。其權通月日。與理為在任月日。轉運茶鹽司同奏。辟官在任成資者準此。舉主並許收使。係奏辟官亦準此。如不該差注。即候正官到任交割。其舉主更不收使。　諸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用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為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諸侍闕應赴。而朝廷差權他職者。所權月日。聽於新任通理。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川廣二年替。餘路三年替。本法指定年限者依本法。　諸已授闕而朝旨差出。事畢願赴本任者聽。有立官見在任者非。　諸稱經歷任。謂二年成資以上。　諸稱年半年。及季月者。閏月不理。若陞降展磨者。許通計。　諸功過稱歷任者。自出身以後。雖非在任亦是。稱今任者。自授今任。至未授別官以前。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廣南差遣。應先轉官。而到任未成資者。不得別有奏舉。若未滿。願奏舉一般差遣。即通任及二年。方許別理考任。剛與理任自依本法

尚書考功令　諸監司郡守在任。不得陳乞通理滿罷。若不因罪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諸在任有假故合補填月日。雖不曾自陳。或不願補填。如印紙內批到成考。外釐務月日。許通理成考。　諸以考任關陞資序。而因公罪除名者。以其前歷過月日。不許理為考任。　諸前任未滿。不因罪犯替移內選人去替。半年以下。承務郎以上、大小使臣去替。一季以下者。並許於次任限內陳乞通理。成任外別理為任。本醫侍養合不用此令其不願別理任者。自依本法。　諸職事釐務官。應通理前任月日者。中書門下省取會。　諸在任已成資。知縣非而奉醫侍養者。並理為任。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任內外差遣。改差宮觀獄廟者。許通理為任。即已任宮觀獄廟未滿。而父祖改除罷任。願滿任者聽。如別授差遣。亦許通理。　諸武臣試換文資者。聽以換授前兩任當一任。　諸因謀利虧欠對移者。如於移所收趁增剩。卻歸任者。不在展限。　諸不因體量負犯罷任。合考第舉主。足應磨勘者。依得替法。謂補資成二考罷任。在外指射人。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在任合移職官。知縣縣令人。若監當者。候任滿。餘到任一年施行。前任得替者。授官日準此。

淳祐令　諸命官移任。已受告勑宣劄者。解罷。守臣任滿。或被改除。願候替人。方許離任。得替人因罪罷者非。若不因罪犯體量。而新任非過滿。及見闕願候替人。或於百日內候考滿者。聽。並申尚書吏部。新任未滿未闕者。不在卻乞解罷之限。　諸命官下班祗應。閏月到任。次年本月謂閏所附之月。成考。若任滿外過閏者。聽充補填日數。即在考內。及前復任補滿成年者。並不在理閏之限。　諸非在任官。被旨差緣軍期違事刑獄。及

往水土惡弱處，各理為在任。餘事無稽違者，以二日折一日。自選人改官差辟正闕，如係職務及經闕探刺及半年以上年比正官，差出權攝非及
三年以上者，申尚書省，或樞密院。其侍替未該參選，并寺醫、侍養、丁憂之
類者，不在理任之限。　諸命官在任，非被旨選差，及不拘常制，若權替不
職之人，及充考試官，應副軍期河防危急，推鞫錄問，檢法驗屍，部夫，權攝
難縣，及捕盜官，并諸利場務。謂無正官者，別置而使輯和糴、兼權鹽井、檢
踏坑冶，催監開檢覆農田水利，定奪兩競安切公事，體量敗闕坊場，而緣
餘事差出州界，每考通計過百日者，所過月日不理為考任。自陳通計月
日有缺，而不為改差者，非。若事須委官，而所部無官可差，雖差出已滿百
日，求聽差理，仍具事狀保明，申尚書省。　諸命官被召赴闕，或試刑法，若
應舉而還任，及第出身不願還任者聽。或在假不滿百日，或乞假歸任，并
公罪、杖以下私罪，罷，被追攝，願補填成考任者聽，仍申尚書吏部。無罪狀追攝
者非展業，並理為考任。　諸命官因事被對移者，不理為考，即已被對移
而無實狀者，聽通理。　諸命官違法，差出月日，不理為考任，其不妨本職，
或不滿十日，并自陳，謂被差未行而中者，而不為行者，聽理。　諸縣令佐
已差出而承本縣關報有飛蝗，及蝻蟲生發，應還任而托故不還者，其差
出月日，不理為任。　諸課利場務監官，到任及一年半，比祖額一萬貫增
三千貫，不及一萬貫準比其額每加一萬貫者，所增加五百貫至五十貫
止，或十年內虧六年，而能數年額者，許轉運司保奏再任。應償責序者，每任日理
　諸命官下班祗應，不因罪犯，體量替移，若誤停替放罷，并省員
廢併衙路，或因誤差注，而改正別授差遣，願補滿前任者聽，仍到任半年
內，申本州錄報在京所屬。別條聽補滿前任者準此，中若聽通理，而卻不
願者，自承告示日，限三十日自申陳，已書至下替人者非。即所補不及一
年者，候滿一年替。其新任應交界比較賞罰者，界滿聽交。　諸奉使若屬
官，並謂被旨者，其所差月日，聽理為資任。　諸綱運，被朝旨借差別運官
物者，其押綱人往回裝卸，及事故月日，並聽補填。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敕，應緣避親嫌
之類對移，各合通理為在任月日。　建炎四年九月十八日，都省劄子，檢
會建炎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勘會已降指揮，應在部通判簽判，及京朝
官監當闕，並權替成資二年為任。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今後應堂除並
選，並許權替成資二年為任。九月十日，奉聖旨，今後選人依舊替年滿闕，
餘並依建炎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權替成資。勘會知州監司見任人，

如係從官，其替人依舊，替年滿闕。右劄付吏部，申明行下。又紹興二年十
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吏部尚書沈與求劄子，欲乞將大使臣令後比做
堂除人，權替二年成資。奉聖旨，依令劄付吏部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
並係一時措置，難以著為成法，理合依舊存留照用。　淳熙六年三月八
日敕，令後應添差差遣，並以二年為任。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九年五月十二日敕，守臣並以二年
為任。　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敕，白劄子，緣邊郡守，皆用二年成替，送
往迎來，初無固守之計，欲將極邊令後並三年為任。奉聖旨，依。本所看詳
前項逐件指揮，並係權宜所降，難以修為永法，止合作申明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四年正月一日敕，吏部相度，欲乞將應被召赴闕
官員，計歸程往回合破程限，理為在任外，所有到闕稟議事月日，改差及
還任之人，比附合差出官條法，理為在任月日，即不得過百日。奉聖旨，應
官員被召到闕，稟議事月日，改差及還任之人，許理為在任月日，即不得
過五十日，餘依所乞事理施行。　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勅令後命官
依法差出，計往回七十程以上，除程限一月，過限月日不理為考任。其七
十程以下，依見行法。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應行在合辟
差句務窠闕，如不經辟正，其權過月日，並不許理為在任。　淳熙三年三
月十六日敕，勅令所將準批下吏部申明，乞將命官任內被違法差出，無
自陳文字照證者，止豁除差出月日，不與收使，將任滿外零考月日，許用
捧填。本所看詳，尚書考功令，在任有假故，合補填月日，雖不曾自陳，或不
願補填，如印紙內批到成考，外置務月日，許通理成考，竊詳假故止為私
事，尚許補填，其被差出，雖有違法，本係緣公，欲依所乞，下吏部照應遵守
施行。奉聖旨依。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吏部狀，照得管押一萬貫
以上綱運，不致殊虞，被差官既許差擬，自合理為考任，今指定乞將合差
押綱官，差出過百日以上，與理為考任。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勅，州縣見任
官差檄，除實有才業，監司帥守公委管幹人外，令後如有求檄者假之人，
州縣覈實保明，申監司審實委無規避，申取朝廷指揮，方得離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元年八月十六日敕，吏部狀，欲將
諸路州軍起發綱運、糶進奏院，程限道里遠近，立為限日，自起綱至交卸，
雖在百日之外，亦理為考任。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敕，見任宰執

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
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勑。成都潼川府夔
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董居誼奏。西蜀沿邊諸縣闕人。無官願就。欲令逐
路運司。遴選待班人內。有材幹精力人姓名。保明本司審量。委堪任使。奏
差。就權理作改官。須入而磨勘轉官。仍自受告日起理。不許諸司旁緣奏
辟。奉聖旨。令四川制司。將沿邊縣闕。於見任待班人內選辟一次。候班次
到日與換給付身。却自改官復起理。須入知縣月日。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勑。臣僚上
言。令後應文武官。雖因戎事起復。並不理為資任考第。奉聖旨依。　淳祐
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勑。勸會令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理為在
任月日。端平三年指揮。添入淮襄極邊。照得淮襄雖在邊。非比川廣。奉聖
旨。除川廣差注。及奏辟許以就權月日。理為在任。餘路不許引用。其端平
二年四月十一日指揮。更不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勑。四川宣撫司呂
文德狀乞令後壹除郡注蜀中州縣等官。如係見闕。責令日下赴上。不許

違寫虛批月日。違期不赴。重作施行。正月九日奉聖旨依。
承務郎以上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
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　諸見任
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宮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
餘為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嘗。堂實歷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以下。應就任改官者。理任。自改官日
即願通計前後月日。滿三年罷者聽。仍不理為任。　諸初改官合入知縣
人。並當關陞知縣資序用因選擇任在京職事官。而不緣罪犯滿罷者。聽
理為實歷知縣一任。若本職一年以上。非因罪去官。及得外任者。許於後
任補滿。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為
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尚書考功令　諸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提點刑獄司檢法官。以上諸司。
幹辦公事同聽理實歷親民資任。知縣資序人。不用此令。　諸轉運判官
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差遣。隔一等。為權隔兩等以上。為權發遣公事。
知縣資序以上。並二年為任。未為人移上項差遣者。聽通理若資序合入

者。川廣二年。自自地移川廣。川廣移自地者。但川廣在任及半年用餘路
三年為任。其初任職司。歷任雖多。並只理初任職司資序。謂如第三第四
任。知州人充提刑之類　諸一路提舉市舶。四川茶馬官。及四川安撫制
置司。主管機宜。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潼川府路兵馬鈐轄。及本路
安撫司幹辦公事。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同。並聽
理為實歷親民資任。知縣資序人。不用此令　諸知州通判知縣監當人。
理本資序者準此內地川廣。並三年。及三京國子監御史臺。并監當不係
比較處。並三十箇月。宮觀嶽廟。二年為任。即內地一任五年半。川廣四年
半。無私罪即監當。仍課利虧不及二分者。聽理為兩任。　諸知縣在任實
歷。已成二考。丁憂或避親以上。親。及陞擢改差罷任者。聽理為一任。　諸
承務郎以上。監在京倉庫立界處。界滿。如幹辦及二十箇月。與理為一任。
即庾場監官。五年以上。理為兩任。　諸承務郎以上。改移差遣。理任年限
不同者。聽比折通理成任。謂如前任二年為任。今任三年為任。若將今任
歷過年月。通理前任。所少年月者。以三月作二月之類。　諸親民人就監
當。本任課利比祖額虧一分以上。展一任差遣。若災傷年分。依放税分數
折除。　諸職事官。當任常調差遣月日。並聽通理成考。其及成資。不因罪

犯替移者。仍理為任。　諸秘書省官。在省供職月日。聽通理前任月日。成
資為任。　諸秘書省官。已成任者。聽別理為任。就任關陞資序者準此。
諸任內雖成資。而因衝替差替。或與小處遠處差遣者。不理為任。已滿未
代。人或資而有負犯罪者。聽理前任。
淳祐令　諸寄祿官。朝議大夫以下。在任及二年以上。而因事替移。應入
一等差遣者。謂自不職不如之類。但有事因而不當勘罰者。皆是。若折資
監當。爭暨侍養。隨侍隨行。指教罷任。緣效仕罷任。復仕日同。聽補滿前任。
雖所補不及一年。並候滿一年罷。即補滿而願外移者。亦聽仍申尚書
吏部。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勑。四川承務郎以
上縣丞。以二年為任。省部係是權宜所降。合存留照用。　淳熙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勑。今後差注知縣。並以三年為任。本所看詳前項指揮。緣淳熙
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曾降指揮。權以二年為任。故降上件指揮。今欲就存
留照用。　慶元三年四月九日勑。吏部狀。衢州申。據承事郎專主奉先聖
祠事。襲封衍聖公孔文遠狀。準省劄。許權於寄居衢州州學內。專主奉先
聖祠事。至慶元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成三考任滿。緣故父孔揩。昨來陳乞

五任了當。係是接續理為任數。所有文違。已蒙差第一任。更有第二任。已出給付身施行。本部令欲依本官所乞。每三年理為一任施行。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勅。吏部狀。措置初改官。年六十五以上人。止合注授簽判。外有年六十以上人。雖合注不係選闕知縣。其間有精力已衰人。若必令作縣。恐出於勉強。事多廢弛不便。今欲將似此等人。願注簽判者聽從便。即不理為實歷知縣。奉聖旨依。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勅。吏部狀。勘會在法小使臣。校尉下班祗應。承直郎以下。在任四年。願解罷者。本州勘驗無縻繫。申轉運司。依得替人例解罷訖。申在京所屬。照得上條不曾該載。承務郎以上官。在任過滿一年以上。未差替人。許行解罷。本部令欲將承務郎以上官。在任過滿一年以上。未差替官。本州見得別無諸般規避。縻繫違礙等事。從本州當職官結罪保明申部。與照應前項條法。候得本部指揮。方許批書離任。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為承務郎以上在任過滿一年未差替官。無諸般縻繫違礙許批書離任。若專監倉庫。及差遣邊外界者。自合照條施行。今聲說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勅。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不理為任。在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許行收使。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分別京官收使宮觀嶽廟。考任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左選申明　開禧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勅。自今大理評事作縣。並令成資滿罷。　嘉定八年九月十五日　勅。四川總領所奏。兼關糧料院官。如已改官作縣人。願就任滿無遺闕。與陞等差遣。許入初等。單監州郡差遣。奉聖旨。今後任滿日。從條推賞外。仍與理作曾任通判。　嘉定十三年正月九日　勅。吏部指定知縣。成一考以上。避親人照已降指揮。再填二考。如不成考。再歷三考。其任知縣日。丁憂以理去官人。照條許令通理。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　勅。臣僚上言。由薦舉而改京秩。必令作邑。明試以功。謂之須入。至於通理之法。著在令甲。非不昭然。今或錯互。而有不得與親民差遣之旨者。亦得通理前任。明詔吏部。務守成法。凡知縣以罪罷黜。止許注中下之縣。雖照赦。亦只許注中下之邑。其眾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乞遵照條令施行。　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勅。右選試換京官。如未嘗任人。照條注監當一任。再歷一任。已經一任人。更歷二任。已經兩任人。更歷一任以上。凡縣佐郡幕幹官。並許通注。回日有陞陟舉主兩員。許注知縣。內已經一任。再歷兩任人。與減舉主一員。奉聖旨依。又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　勅。承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勅。臣僚奏。右選試換京官出身。除武舉進士。及曾任在朝職事。釐務官。及已曾關陞等人。外其餘須歷任實及六考曾經監當場務令佐親民。有舉主。無過犯。注縣。如未及六考。或已經任及六考。皆不曾任監當親民者。並須更作縣丞一任。始許作邑。其餘無上件考第資序。而見已在任作邑人。任滿更授簽幕或幹官一次。方許作倅。其大使臣換授京官。令來全未有考第。并曾任關陞差遣。及非泛名色。欲理為實歷監當資序者。却乞檢會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參證斟酌注授合得差遣。吏部看詳。欲從今來臣僚奏請事理。一併證應注授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勅。吏部看詳。臣僚奏應官員前任不滿。於今任通理成資者。須在任滿一年替罷。即不許將見任零月日。補考離任。如實有親嫌迴避。本州勘驗。係是何服屬。無偽冒。知通結朝。與罪保明。申部符下。方與離任。如涉偽冒取旨。重作施行。奉聖旨依。

選人

侍郎左選令　諸選人任川廣差遣者。並以三年為任。　諸承直郎以下。注授差遣。許射闕日自陳。願成資二年罷者聽。到任成資。願罷亦聽。並謂並任已成甲考。或五考者。仍不候替人。許離任宣除。或舉辟定差之類。同內監當官。成資願罷者。如無官物少欠。批書訖不候替人。亦許離任若成三考。舉主考第應格者準此。以上並所屬保明。無規避申。若保明不實。官司從本部具申部省　諸知令錄。非因事降入人。一任。回。內七考入令錄人。候及四考十考人。及六考無私罪及公罪徒。并非因體量過犯離任者。與令錄。流外不入。令係有恩入令錄者準此。　諸丁憂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舉辟。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體量過犯移任。對換在任。及一考人通理考第。及自緣親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　諸二考罷任者。理為一任。即川廣在任五考。理為兩任。非酬獎處三考替無私罪。與陞一季名次。　諸國子監學官。並以三年為任。在職一年以上。通計歷任及三考。本監保明到部。與循資。　諸選人經歷任。謂再任成資者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人差注。　諸功賞循資。合通理零考者。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餘祇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　諸見任

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宮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餘為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當資歷如舊。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為考任。內嶽廟有拄撥利路兼本廟事理大並職公事者非。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應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為考。若有舉狀並聽收使。　諸通理前任月日者。並於逐色內通理。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郎為一色。從政修職郎為一色。迪功郎為一色。到任未滿半年。非次罷任。雖不自陳。亦與通理。　諸就任循正。雖得通理年月。若資序不同。不得通理考第。　諸選人帶官別領職任。謂如迪功郎。係州司簿尉。任從判司檢法官之類。就任關陞。依舊在任。未終滿罷。若不因罪犯罷任。雖別授差遣。願積滿前任者。與將前任資序。一色月日。通理考任。　諸承直郎以下。衝差替故罷。並不理犯時一考。　諸兼官於法不許差出者。只以正官較考。謂有兼破考之事。餘依敕考年九。　諸令任勒停。非追官者。在任年月與較考。　諸敘官注權官者。不理為考。如有舉主。候理考日收使。　諸有姦贓踰濫。不理犯時考任。　諸武臣鎖廳及第。并因試換文資者。歷任資考。並許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內試換。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民者。即依元條。勘會功過舉主。　諸功賞循資。資雖不同。其零考聽通理。　諸酬獎。或特恩循資者。謂非得替酬獎者。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顧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侍郎左選申明　大觀元年正月十九日。勅。吏部狀。文林郎前石州離石縣丞梁材狀。授前件差遣成二考。在任試罷。即不係負犯替移。伏望許材理奏舉資序。或未有體例。乞申明施行。本部勘會本選。自來有例。纔及二考。舉主不足。使作常調。今相度欲乞今後依條改正。奏舉職官。知縣縣令資序。在任未成三考者。不為任滿止遵守令文施行。奉聖旨依。　嘉泰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勅。臣僚上言。臣照得銓法。諸恩賞循資者。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別領職任。今與就任改正資序。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諸應循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正資序。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諸酬獎。或特恩循資。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上項法意甚明。今日銓部。闕少員多。若因循資。卻令罷任。別授新闕。又復待次。則所謂恩賞者。乃反為責罰矣。欲望特降指揮。應選人已有新任。或已赴上。偶該循資。而不願罷任移注者。並

免罷任移注。仍各通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不得單引。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之文。抑令罷任。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勅。吏部狀。檢準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恩。應文武官該遇今赦。各與理。當三年磨勘。選人比類施行。除一年比類占射外。有二年依條比類。各循一資。竊詳上件慶壽赦恩。即與其他恩賞不同。今欲將選人該遇赦恩。在任循轉帶行舊任之人。雖有資序不同月日。並與通理。揍作實考收使。奉聖旨依。紹熙四年八月四日。勅。吏部狀。勘會選人在任。該遇覃恩循轉。除就任準告循正之人。雖有兩色月日。已承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指揮。許令終滿今任。更不破考。外有在任。該遇覃恩。所得循資。未授告間。偶緣丁憂罷任之人。雖有兩色月日。係是普恩。即與自陳恩賞循轉之人。破考事體不同。欲將丁憂之前。所歷過考第。於次任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揍作實考收使。奉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都省批下吏部狀。措置選人被奉聖旨。差權正闕差遣。如係錢穀及趁辦課利等事務。若及半年以上。聽依舊法。以二日折一日。理為在任月日。依條揍考陞改。如係正官。時暫差出。雖攝差遣。及非被聖旨者。並不在理任之限。　淳熙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狀。勘會淳熙令。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並不理為考任。係於淳熙四年四月五日。頒降到部。除任嶽廟人。有指揮分別前後施行外。欲將選人任不釐務差遣。如未頒降淳熙令之前罷任人。依任嶽廟人分別前後指揮。作考第收使。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分別選人收使不釐務考任。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剳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舊例。前例。今具下項。一選人用恩澤改補京官。既依無官人陰補。即係白身。凡向歷過選人考第。不合收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第。用以注授。或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一應被旨差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從來銓中部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揍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所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六月三日。勅。宗學申。宗學博士。宗學諭。歷過太武學考校月日。將宗學考校月日通理。及一年推賞。吏部勘當。照得如係前任未滿。不因罪犯罷任。許於次年到任半年

限内。陳乞通理成考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吏部劄常宗學博士。如係選人除劄，依國子博士格法。在職一年。通歷任滿三考。備一資。滿四考。改合入官。宗學諭。以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錄體例格法。在職一年。通歷任。滿三考備一資。滿五考。改合入官。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邊寄之重。縣吏執易。率無固心。乞申嚴行下應邊郡倅。貳及幕屬令佐等官。其有考第舉員已足之人。並須成資。方與交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七月九日，勅。淮東兩浙三路鹽場官。奉聖旨令後歷任考第。舉主及格到任成一考之人。即與批書離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軍器所監門交給官。並以二年為任。令後選人任滿。止備一資。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勅。臣僚上言。令後凡通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勅。臣僚奏。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不許注。會通理換考人。令後通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吏部看詳。欲從臣僚奏請。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通選人注擬。並要於射闕狀內聲說。不是通理換考人。如是通理換考。不許注擬。應場務監官在任。考舉通理及格須候成資解罷。不許巧作名色陳乞。不候替人或避親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吏部措置在法選人。前任歷過二年半以上。於次任陳乞通理。合將令任月日。補前任成三考。如前任不及二年半。合將令任月日。補前任成三考。所補不及一年。合候滿一年替。其場務監當。應立界比較賞罰去處。界滿聽交。若前任所歷不及一年。或一年以上。或二年。即合將令任年月補滿前任。共成三考。今看詳欲從臣僚所請。令後選人在任。合通理前任考第。並不許妄作親嫌。陳乞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吏部看詳選人到任。實歷一年以上。及二考有零。承指揮換罷。或予祠祀時零考。不許收使。如本任因罪犯替移。不許於次任通理成考任。止合理作本任內考第收使。如曾得旨改正過名。其罪罷以前歷過考第。即與罷任之人一同。合於次任到任半年內通理成考。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十二月八日。尚書省批狀。吏部申。宗室試換選人。以小使臣歷過考第。於選人上收使。以兩考比折一考。送部從措定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勅。臣僚上言。自令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郡守申辟起復之人。服制內歷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收使。選人交過舉狀。並不理為收使。奉聖旨依。　嘉熙二年八月十五日，勅。臣僚劄子奏內一項。選人。一任四考。便得替者。許令陳乞通理三考。零月日則無通理之法。欲自令通理之法。必須滿考。其餘歷過零月不及一考者。並不理。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十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令後如有見在任之人。若委的有應避之親。陳乞離任。依條法指揮。如通連銜結罪。開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成員。甘伏歸降。保明申部。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又照得選人成資離任。依條須在任成二考。并先任考第通實歷及四考以上。除沿邊外。合經本任州軍保明無規避申部。候本部會得無違礙。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劄付吏部從所申施行。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勅。浙西安撫使趙與憲狀申。避迪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激賞清正庫。繫銜永直郎趙汝違。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繫銜通受本路監司舉劄。理為資任。四月四日奉聖旨並特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都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其昏耄呈任。惟事捜擘。鮮廉寡恥。侵削亭丁。盜賣官物。其間或有廉能辦事之人。則不露為舉。委無激勸。又一項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之計得矣。必須令經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今議措揮。奉聖旨令後諸司鹽場官。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庸之人。仍通牒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應以舉劄經削淑慝。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解任。其有貪嗜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令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任三路緣邊。州係緣邊而鎮寨係次邊近裏者同。親民差遣。及雖非親民而任內曾立戰功者。並理為邊任。　諸親民資序人。充河北緣邊諸寨巡防。及權場文州鎮寨守把。並聽為邊任。　諸都監寨主。因防城之具有毀壞而被罪者。不理為邊任。　諸路將副安撫司。準備將領。並以二年為任。自係差不僉務今仍不破替人罷。　諸路押

隊。並以三年為任。　諸部隊將押隊及京畿巡檢。若河埽官。主管使月滿
闕時門日。不得非次替移。　諸離軍應與添差者。並以二年為任。仍不得
遇一次闕次。　諸內藏內軍器庫監門官。並以三年為任。　諸南班節度
使下內知客。以三年為任。　諸差充壽慈宮祗應使臣校尉任滿。許令再
任。仍聽本宮報所屬出給付身。
尚書侍郎右選司勳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任廣南西路惡弱水土州。應
有酬賞處。通滿及二年者。別理一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指名奏差。及就移充巡河者。並別理一
任。　諸因差替回者。未得闕陞親民。若在任一年以上差替者許理為在
任月日。　諸軍大小使臣校尉。並與理為資任。若無朝廷付身者。即以二
日當一日。謂二年為任者。以四年之類。其磨勘任程。不在此折之限。　諸
使臣。校尉同。任嶽廟。不許理為考任。宗室非
侍郎右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充太皇太后殿皇后閣主管文字。候補
承信郎日歸部。若得旨許留祗應者。以四年理為一任。　諸使臣充隨行
指使。若本官移任。而新任處亦應破指使者。聽依舊將帶隨行。通理前任
月日。

侍郎右選令。　諸校尉。副尉同。以戰功轉使臣。若曾歷任任程差遣。聽為
經任人。　諸小使臣闕並二年成資替。本法指定年限者。依本法。
尚書考功令。小　諸使臣任川廣路。在任五年。諸路六年。別無遺闕。與理為
兩任。　諸使臣因負犯。及不職替行對移。審覆得實者不理為任。　諸充
成都府路添置四將將副。部隊將。並與理為資任。　諸皇城司點撿文字
法司使臣。並理為資任。　諸親賢宅。吳王。益王。府監門官。許理為資任。
諸樞密院準備差遣差使使喚。並以二年為任。仍各與理為資任。　諸前
宰相執政官身亡。管幹葬事使臣。許理為資任。　諸閤門看班祗候。以四
年理為一任。　諸有官人充吏職者。不許理為資任。暫本法許理為資任
者。依本法。　諸校尉權監當差遣者。改轉使臣理任。落權字。　諸副尉押
任程綱。而改轉使臣者。雖不到部。自授告日。與理為資任。　諸小使臣。監
國學公廚。與理為資任。　諸司農寺準備使喚。太府寺準備差使。並理為
資任。　諸草場監官使臣。界滿二年。至支遣了滿處。無積壓少欠。及界內不
曾犯公私罪者。與理為一任。　諸臣僚隨行指使。自轉承信郎。復方許依
格理任。　諸使臣。校尉同。應呈試而未經試中。一時特差內外差遣。雖降
到特旨理為資任。許執奏不行。　諸武官試換文資。承務郎以上官。闕陞

親民。聽以歷過武臣考第。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資任　親民差遣　邕州　宜州　融州　欽
州　康州　藤州　文州　敘州　江安州　黔州　施州　右理為遠
任
尚書考功格　臣僚隨行指使理任。宰執下。前任同。應主管幹辦等使臣。
并指使。及前任宰執。充諸路知州。及三路京東路安撫使。并都總管下指
使。　右肆年理為一任。　節度使下指使。正任充三路。及京東安撫。并都
總管。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下指使。　右五年理為一任。
諸路知州。并總管鈐轄安撫都巡檢。并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四廂都指揮
使下指使。駙馬都尉下指使。　右六年理為一任。　南班節度使下內知
客。　右三年為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
子。國信所奏。本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多占射外任差遣。遇使人到
闕。本所移文抽取。前來祗應。往往在外。托疾避免。今欲依舊條令。本所差
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與臨安府使臣。同共監行在臨安府諸城門。奉
聖旨依奏。特與理為資任。今後準此。　慶元五年十二月五日勑。壽慈宮。

提舉吳回將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慈福宮提舉所提點所并提轄造作。
見祗應使臣人吏。諸色人並就改差。充壽慈宮祗應理任。並依德壽宮。重
華宮。慈福宮。前後已得指揮體例施行。伏乞依條奏審施行。伏候指揮。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八年七月十日。樞密院奏。勘會諸路
鈐轄。備例陳乞差條隨行指使。即無專一許差條法。奉聖旨。自今後更不
差破。　紹興三十年十月七日勑。臣僚上言。伏覩故循王妻章氏。乞存留
一百五十人。永遠在本家照管。並理為資任。契勘一百五十人中。六十五
人係是使臣。若並理為資任。則端坐衣食。並無替期。累資積考。遂成崇秩。
則是急力於王事。達不違之。欲將勳舊之家。所差借人。立為定制。奉聖旨。
令後勳臣之家。合存留在家照管使臣。將校軍兵。各依所降指揮人數。以
五分之一差破。使臣不許差。攙行正使。並不得過兩任。奉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元年三月十四日勑。閤門見供職宣贊舍人已下。
各與理為資任。　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勑。明州制置司水軍。大小使
臣依諸軍例。許理為資任。本所看詳明州已陞為慶元府。今聲說照用。
淳熙元年九月十二日勑。許將四川宣撫及制置司劄子。差充夔州利州

路四將將副部隊將差遣不曾批到朝省付身之人依成都府路添置四將將副部隊將除法理為資任　紹興八年八月十五日都省劄子忠訓郎寄班祗候胡師文狀自充寄班祗候至今滿十年已理為住程資任一次將來任滿十年人依此如任內宣差守皇城門之類合理任處兩從其一下參聖旨依　紹興五年正月十日敕承節郎寄班祗候劉百朋狀在任準宣差守東華門滿三考寄班祗候歷四考伏覩元降聖旨寄班祗候實歷十年理為住程資任一次百朋遂作差遣並係理任處合兩從其一已理經任人參選奉聖旨依所乞發遣歸卿與照應元降指揮參選本所看詳前項遂件指揮緣有慶元二年十一月六日指揮使臣初官須候呈試也始得參部不許作在外就補人理為資任免銓轉奉特旨許有司執奏本所已修入考功令說如有未經呈試中人即不合引用前項指揮令聲說存留照用　慶元三年十月九日敕臨安府奏輦轂之下彈壓之政捕盜為先警捕得人市偷屏迹居民安堵紹興三年守臣梁汝嘉乞增補捕使臣為十員五年措揮理為合入資任乾道間少尹沈夏之請增至十二員理為資任任滿比較如本也分內全無盜賊與減二年磨勘如有盜賊將所獲件數比折所獲數多與減一年磨勘未獲數多即展一年磨勘若事涉重害從本府別行申奏賞罰欲望今後許令本府不以有無拘礙於大小使臣校副尉內踏逐選擇果可倚仗之人具申朝廷指差理為資任任滿比較賞罰並為定制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權宜所降難以修為永法今編節存留中明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三年正月望日樞密院劄子臣僚奏欲下有司嚴行禁止諸路州軍武臣任沿邊差遣者須令任本任供本職任罷抽差兼局不許規避求去如有違戾帥臣監司按劾重寘典憲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五月一日敕近牒為遞鋪使臣應交涉兩路兩州去處今後批書須經由各州更互保明方許理為考任　嘉定九年七月十九日敕吏部狀竊見諸處所差香火或幹辦或守影堂使臣有二年為任者有三年為任者有四年為任者並以二年理為任程而二年者便可作經任人到部其三年四年者直候任滿方可注擬事同一體歷考不均已將府第應二年三年四年為任處遇見任并前任牢執下幹辦使臣今後並以三年為任以二年理為住程滿三年方為經任庶幾事體適中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司勳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景獻太子府承受下使臣二人許於內外官司局所人吏或有官有名目得替侍闕已未到部人內踏逐指名抽差相兼祗應理任年勞酬賞並依本府使臣前後已得指揮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尚書省批下勘會榮文恭王墳所合差主管香火奉聖旨令於大小使臣曾經參部人內選辟一員不妨新任差權並以三年為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六月十日敕今後五畫局提舉官下供檢文字並照府第使臣一體施行不許進士宗室任子差充歷過考第闕陞改官不該收使其右選等人差充理考自依元降指揮施行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長貳詳議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候任滿須再令作邑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都司擬到作縣考任未滿或補滿考任未合授通判人不許諸司選辟奉聖旨依

宮觀嶽廟門

宮觀嶽廟撮要　應中散大夫以上充提舉朝議大夫以下充主管　應右武大夫及通郡以上充提舉修武以上至武功大夫充主管　應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嶽廟見在任及未赴上凡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餘為嶽廟如無資序合不得理當實歷知縣　應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及不量移差遣者並不理為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應見任宰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　應特奏名助教對御射中中等注應格嶽廟下等許注破格嶽廟一次　應宗室奏補并取應出身如願注嶽廟者責所授付身赴部召保官二員委保無衝差替移事故及有差遣規避不赴之人本部批書保官即於與差注在外經所在州軍保明並召保官二員申大宗正司勘驗無違礙宗司備申吏部與差注並不出本州合立定員數　應軍功補授從事立功棟汰離軍人赴部願就嶽廟者本部照驗付身記與差注在外者經所在州軍保明差注並不出本州立定員數　應文武臣注宮觀嶽廟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文臣

尚書左選令　諸郡守年及七十聽自陳宮觀因年及朝廷與宮觀者理作自陳　諸陳乞宮觀曾任監察御史以上不限年甲資序許差兩任知州資序年四十以上通判資序年五十以上年四十以上歷任中理當除

滿一任者而知縣資序。年四十以上。仍歷任無贓私罪。曾經堂除滿一任
今各準此。以上內有一任未及二考。不因罪犯罷者。則差一任。其知州資
序。年六十以上。已經兩任。年未七十者。更差兩任。並召保官二員。結罪與
罪。委保係正身無偽冒。并錄白出身以來文字。具腳色各一本。赴部陳乞。
在外者。經所在州。本州差官對讀一同。繳申本部。本部擬申都省。給降付
身。以上如係見任。并已有差遣之人。並不在陳乞之限。 諸宮觀差遣。中
散大夫已上。充提舉。朝議大夫以下。充主管。 諸京朝官。謂知縣資序以
下若西北流寓江南。無產業。父祖非見任官觀。通判以上。有出身。不以曾
未到部。應銓試人。依本法。試不中者。自投息月滿二年。已試已參選者。聽
差。應格嶽廟一次。非流寓而有占射。或祖父母父母年老。恩例并省員闕
併。恩例謂合放使者。或曾任諸州教授。但曾到任者。各準此。若無逐件恩
例。而在部半年以上。及西北流寓江南。有產業。及父祖已授通判以上差
遣。或見任宮觀以上。年及格。已到部。許差破格嶽廟一次。並具家狀。并錄
白出身以來文字。赴部陳乞。在外經所在州保明。申部。內流寓人。仍召陞
朝官一員。委保正身無 冒。各從本部擬定具鈔。 諸嶽廟若係進納。及
曾犯贓罪。或私罪徒。若見殿降名次。并因罪合注遠小處。及見衝替未參
部。或未應出官。雖用恩例。各不在陳乞之限。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
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 諸見任
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宮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
餘為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嘗實歷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及不釐務差
遣者。並不理為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
為考任。身嶽廟兼收施利錢。兼本廟事理大盜贓公事者非
尚書考功令 諸省郎寺監長貳及監司。曾任因大病。特與宮觀者。並
依自陳法。 諸以疾陳乞宮觀嶽廟者。並自痊安日。與理磨勘。
侍郎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京府功教用若西北流寓江南。無產業。父
祖非見任宮觀。通判以上人。並銓試中。許差應格嶽廟一次。非流寓人而
有官親或祖父母父母年老恩例。并省員闕併。或曾任在京差遣。諸州教
授。但曾到任者若得官先次與合入差遣。而有免試以下。兩件恩例。謂合
北使者各準此。其文學并助教。依下州文學例。並謂合參選人并參部及

半年以上人。許差破格嶽廟一次。京府曲赦。并西北流寓江南。有產業或
父祖見任宮觀通判以上人同並具家狀。及錄白出身以來文字。赴部陳
乞。在外經所在州。保明申部。內流寓人。仍召陞朝官以上官一員。委保正身
無偽冒。各從本部擬定具鈔。 諸嶽廟若曾犯贓罪。及私罪徒以上。及三
色官。或見殿降名次。并因罪合注遠小處。及見衝替未參部。或初出官。未
終任人。流寓人未銓試中者。雖用恩例。各不在陳乞之限。
淳祐令 諸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偏磨勘。文臣因恩賞轉者。至中奉
大夫止。若年七十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宮觀嶽廟留臺。並不在磨勘之限。
郎太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都省批送下吏部侍郎洪
邁劄子。契勘應在外州軍。申到西北流寓人陳乞應格嶽廟。除召陞朝官
一員委保外。仍令元申州軍。專委知通。子細契勘。如陳乞人於江南諸州
軍縣鎮等處。的實別無產業。即保明詣實申部。方行具鈔。出降付身。如保
明不實。即將元保明州軍知通。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其經本部陳
乞之人。亦行下寄居州軍。依此保明。傳批送吏部。依所乞施行。 淳熙二
年三月二日。指揮特奏名推恩。第五等附入中等。與帶階官。注應格嶽廟
一次。入下等。與帶階官。注破格嶽廟一次。 紹定元年七月一日。尚書省
批下吏部申。特奏名文學。權差破格嶽廟一次。事後批送吏部。遇赦除指。
定申令。具下項檢準令。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六十以下。堪釐務
者。本縣本州轉運司。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三員。奏舉者聽赴
部注權入官。諸文學遇赦權入官。其赦書限年六十以下。而降赦日年已
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承寶慶三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文內一項。
勘會特奏名文學。依法遇赦日年已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注權入官。其
年六十三以上。如有舉主三員。可權差破格嶽廟一次。右本部照得條法
赦文。並稱文學遇赦年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若年六十三歲。則未許參
選。止權差破格嶽廟一次。係本部見行遵守。今具條法赦文在前。并指定
上件事理申省候指揮。承後批送吏部。照應赦條指揮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敕。見任宰執
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
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武臣
尚書右選令 諸差武臣在外宮觀。遙郡以上。充提舉。餘充主管。 諸武

臣曾歷三路路分鈐轄，係遥郡刺史以上，不以有無戰功，并知州軍路分
都監以上，有戰功曾經轉資，不以官序，各不因體量，許陳乞在外宮觀差
遣，任便居住。　諸武臣見任，或前任路分都監以上，差提舉主管宮觀嶽
廟差遣，樞密院取旨。　諸武臣曾任知州或理路分都監以上資序，雖無
戰功，各年六十以上，（年未及十日陳者同）經樞密院審察不堪釐務者，差在
外嶽廟，任便居住，仍不理為降黜。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投材用）任嶽廟，不理為考任。（不宣非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勅：吏部狀，據忠翊郎王
友直狀，指射沅州芙蓉鋪一帶地分巡防，闕照得本人有過犯，係贓罪，從
本部格法，合該差注。緣有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指揮，犯贓罪人，止許
注嶽廟。本部雖有見榜嶽廟闕，係優異雜軍，專一注授，別無曾犯贓罪人
注授嶽廟窠闕，令看詳。欲將本部二廣遠小州軍榜，及一年以上無人願
就軍功嶽廟窠闕，許令注授。奉聖旨依。又慶元五年七月四日，勅：吏部狀，
據修武郎蘭貴中狀，竊見侍右專降指揮，小使臣曾犯贓罪，與注二廣嶽
廟，令乙關會侍右，本部照得蘭貴中有一犯係贓罪，別無合入窠闕，雖有
二廣遠小州軍久榜，無人願就嶽廟窠闕，止許小使臣注授，於尚右大使
臣，未有該載，伏候指揮。奉聖旨依慶元三年十月二日已降指揮施行。

宗室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宗室添差注宮觀嶽廟者，（親民資序，元主
管宮觀監當資序，年七十。）元監嶽廟通差大小使臣。（投射用）每州十縣
以上，不得過十員；五縣以上，隨所管縣為數；三縣以上五員；一縣以上三
員。諸縣萬戶以上三員，不及萬戶二員。（曾犯贓罪者，許陳乞廣南、非沿邊
州縣。曾犯私罪徒替、公罪勒停、衝差替放罷，未經牽復，今並止許陳乞遠
小州縣。）並二年為任，各召保官二員，（已召保參部判成，見得不礙注授陳
乞，與免更召保。）委保正身，不係衝差替事故，及已有差遣，規避不赴之人，
指定願就處，經尚書吏部陳乞差注。若乞前任不釐務滿罷處者，亦聽差。
（願再就前任宮觀嶽廟處，準此。）同日指射一州縣闕者，先差大使臣以上。
在外者許召保識，錄出身以來付身、印紙、家狀、腳色、保狀，及願就處，經所
在州陳乞，委官照對，無差漏，及無隱匿贓私過犯，本州保明，申大宗正司，
勘驗三代，及係正身，委無違礙，申尚書吏部差注。（同日有在部人指射所
就處闕者，即差在部人。）　諸宗室添差宮觀嶽廟，曾犯贓罪，停替放罷者，
二年；私罪停替者一年；公罪勒停者半年；衝差替者一任，方許陳乞。（以上

狀用人。日以官日。餘並自今斷勒日理。）餘依本法。　諸宗室犯罪，應入降
等差遣者，並注遠小州縣嶽廟。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勅：中書門下省奉
聖旨，宗室大小使臣宮觀嶽廟所立員闕數少，可令吏部依今來別立定
三等員闕差注施行。第一等：臨安府宮觀嶽廟共十員。諸府八處：紹興府、
建康府、隆興府、揚州、福州、潭州、江陵府、廣州；諸州七縣以上，六處：婺州、贛
州、吉州、建寧府、泉州、鄂州，宮觀嶽廟共八員。第二等：諸州六縣以下，四十
二處：嚴州、慶元府、平江府、鎮江府、安吉州、常州、溫州、台州、處州、嘉興府、衢
州、寧國府、徽州、江州、池州、饒州、信州、太平州、袁州、撫州、瑞州、通州、蘄州、安
慶府、真州、黃州、泰州、和州、汀州、南劍州、漳州、常德府、衡州、德安府、道州、復
州、永州、郴州、全州、峽州、岳州、房州，宮觀嶽廟共五員。第三等：諸路軍監一
十四處：江陰軍、南康軍、廣德軍、興國軍、南安軍、臨江軍、建昌軍、高郵軍、無
為軍、邵武軍、興化軍、桂陽軍、荊門軍、漢陽軍，宮觀嶽廟共四員。二廣諸州
一十九處：韶州、南雄州、英德府、連州、封州、肇慶府、德慶府、惠州、潮州、循州、
象州、柳州、潯州、梧州、横州、藤州、鬱林州、貴州、賀州，宮觀嶽廟共三員。　淳
熙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近降指揮，宗室大小使臣宮
觀嶽廟，緣所立員闕數少，令吏部依別立定三等員闕，差注施行外，所有
四川州軍，亦合一體。第一等：成都府宮觀嶽廟共十員。崇慶府、潼川府、遂
寧府、夔州、利州宮觀嶽廟共七員。第二等：彭州、漢州、眉州、隆州、邛州、簡州、
興州、隆慶府、巴州、閬州、達州、果州、昌州、渠州、資州、榮州、普州、合州、萬州、忠
州、開州、重慶府、涪州、達州、歸州，宮觀嶽廟共四員。第三等：大安軍、懷安軍、
廣安軍、梁山軍、富順監、大寧監，宮觀嶽廟共三員。奉聖旨，令吏部并四川
轉運司，依今來別立定三等員闕差注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三月七日，勅：禮部申准都省批下正奏名趙
鉤夫劄子，乞照崇政與試等例，附第四等推恩出官。照得鉤夫淳祐十年
中省試，殿試未過之人，自合再赴後舉覆試，引援陳乞，以正就特，其意不
過急祿，在朝廷斟酌施行。奉聖旨，依禮部所申。趙鉤夫照例補下州文學，
初任止許注授嶽廟差遣，仍下吏部，自今後遵守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
揮，為趙鉤夫省試與覆試未過，與補下州文學，初任注嶽廟，雖是一名，照
例施行事節，緣得旨，今後遵之文，權存留權申明照用。
文武臣通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內外宮觀差遣，並以二年為任。　諸宮觀官屬

翔府。上清太平宮。集慶府。景靈宮。太極觀。南京鴻慶宮。安慶府。靈仙觀。常
令一員供職。上清太平宮仍兼兵馬都監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四川定差宮觀嶽廟。及添差不釐務。
未受付身。不得先次就權。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八年五月五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劄子。勘會選人。
用免試陞名之類恩賞。在部未注擬間。經朝廷陳乞嶽廟。并經本部注擬
破格嶽廟人。未審合與不合。給還以前免試陞名等恩例。候批自合給還。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勅。內外臣僚。年已七
十。不肯陳乞致仕者。除合得致仕。或遺表恩澤外。更不許奏補。所差宮觀。
於合得次數未滿者。更許陳乞一次。不得再有陳請。若特以才力擢用。當
內外輒任。不在此限。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成都運司
申。今後四路文武官陳乞祠廟。若奉議承議郎。并修武訓武郎陳乞。即令
本州結朝典保明。不是身後偽冒。仍行下四路運司勘當。方與放行。劄付
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雜軍

尚書右選令　諸曾經從軍立功到部。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
監以上差遣。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用曾立功三次者。許注授嶽廟一次。
曾立功五次者。注授兩次。大藩節鎮二員。餘州一員。各二年為任。如不願
者。依本部格法注授。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今後離軍積行使令
樞密院審察。與差將副。若年六十以上。精力未衰。有戰功依已降指揮與
差宮觀。餘差嶽廟。　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勅。今後內外諸軍。元有例
帶離軍之人。合得添差差遣。如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當離軍添差一
任恩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勅。諸軍戰功顯著。
揀汰離軍。已注添差滿罷。未曾注授嶽廟。與注嶽廟一次。已注嶽廟與差
破格嶽廟一次。依正差嶽廟。請給減半。九月二十四日勅。吏部措置安州
軍。吏各添置破格嶽廟窠闕二員。專差曾經戰功大小使臣。校尉指射減
半。請給依條到部。較量差注。從本部使闕。　乾道七年十二月八日勅。大
小使臣。曾經戰功。如實緣金瘡發動。及老疾殘廢。不能參部。令召本色保
官一員。委保正身。許家人齎狀指射見賜戰功嶽廟闕。如同日有參部人

指射。即差參部人。及同日有似此。不能親身參部人。令指射以官序高下。如
官序同。即差任滿在先人。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都省批下武顯大
夫沈忠狀。乞嶽廟。後批勘。當沈忠付身不圓。雖已添差一任。緣係離軍。許
行添差。其所立戰功。合差嶽廟。候整會圓備日陳乞。慮致失所。送部差嶽
廟一次。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乾道七年六月九日勅。權尚書吏部侍郎
張津劄子。奏契勘侍郎右選見帶諸路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指使。聽候使
喚。及嶽廟專注從軍立功揀汰之人。內有遠地。如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
見賜闕日久。無人指射。蓋緣見在部人。憚於地遠。而在遠地任滿人。無力
前來注授。臣今相度。行下本路州軍。並許任滿寄居。曾經從軍立功。揀汰
使臣。經州繳連録白出身以來文字。委官對讀。并具立功次數。資序高下。
召保官一員。委保正身。不拘州軍。陳乞指射伍闕。本州保明申部。從上擬
差。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先注在部人。奉聖旨依。又乾道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勅。權吏部尚書張津劄子。勘會侍郎右選。昨申明諸州軍。及監司下
差置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內。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見賜闕次。已承
乾道七年六月九日指揮。令經州軍陳乞指射。其指揮內。即無該載大使
臣明文。奉聖旨。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　乾道七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劄

子。將大小使臣應年七十以上。審察得精力未衰之人。自依條法注監當
窠闕。如係從軍立功。揀遣離軍到部。係年七十。精力未衰。止行注授準備
差使不釐務。及嶽廟一次。即不得將非從軍立功人。一例衮同注授。　乾
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張津劄子。竊見諸
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汰離軍。添差一任。回許指射嶽
廟之後。更不許陳乞。緣從軍之人。因戰鬭重傷。若遽爾失祿。使見狼狽。
望聖慈。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不以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
射。見賜一年以上。經使不釐務。準備差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
就窠闕內。更行陳乞一次。如主日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聖旨依
奏。　淳熙元年二月二十日勅。吏部狀。尚書右選勘會襄陽軍。合差積行
嶽廟一員。光親民次監當嶽廟一員。曾立戰功嶽廟二員。添置準備差使
不釐務二員。係備環使闕差注。今欲將積行嶽廟一員。戰功嶽廟二員。令
後更不差撥。侍郎右選勘會本軍。合差不釐務指使三員。聽候使喚三員。
從軍添差。任滿嶽廟四員。戰功嶽廟二員。共差一十二員。令欲於內減不
釐務指使。并聽候使喚各一員。從軍添差。任滿嶽廟三員。戰功嶽廟一員。
日後更不作闕差注。奉聖旨依。

印紙門　印紙門撮要　應官員已授差遣，繳連真本告剳付身，赴部照驗。繳納紙二十張，用印給付。　應堂除人，出給印紙。本部取索所授告命，照驗出給。如在外陳乞，合經所在州軍保明，繳連錄白所授付身，并召保官二員（内一員陞朝官，委保文狀申部）。本部據憑出給，候將來赴部照驗。　應選人小使臣初官已授差遣，責告剳呈驗，出給印紙。　應選人批書印紙不圓，召本色保官二員委保。　應批書印紙不圓，非隱落過犯，或不依式，並召陞朝官二員委保。　應文武官出給印紙，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已授差遣，於十日內赴本選，納紙二十張，限二日出給印紙。即中書門下省、樞密院除授及外移差遣者，並從官給。諸堂除人，應給印紙者，本部取索出身以來文字，照驗出給。在外或軍期見闕緊切，不可待者，令先次之任，候下所在州取索照驗，仍召本色保官二員（内一員陞朝官）委保無詐冒，本州驗實保明，申部出給。其去失付身人，即候整會了日方給。　諸參選者，錄白出身以來應用文書（書理不退。已繳白本部者，止錄前一任付身印紙。內關陞人，止錄差剳付紙並同真本），於書鋪對讀，審驗無偽冒，書鋪繫書其真本，令本官收掌，候參部日，畫齎赴本選，當官照驗。　諸過犯會恩去官，不曾批書印紙，官司失報而自陳者，公罪杖以下，聽取結罪狀，送大理寺約法。若會所屬有狀隱匿遺漏，即結斷改正。　諸役納文書內，或指改而有可照據者，不得會問，即曆子內批書事節無憑磨勘者，會本處或在京官司內，獲盜批書不明，關刑部借元斷公案。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小使臣（校尉同）至大使臣及至遙郡橫行，印紙終身不得換易。

尚書右選令　諸小處、遠處、遠小處親民及初敘或降官與監當者，注授日具事因批書印紙。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印紙批不獲外界賊盜，能襲逐已退而無被盜人姓名者，不理遺闕。

侍郎左選令　諸引見驗或初注官不到，及依法注擬而累不伏，并棄毀批書印紙後空紙，各降半年名次。　諸批書印紙不圓（謂非隱落過犯），并避親退闕者，並召本色或京朝官二員具詣實委保。　諸已授官及外移者，並依式批印紙給付。

侍郎右選令　諸批書印紙不圓，非隱落過犯（謂如不批罷任月日，召有下司文保，或批發科段有可以照據之類），或不依式（元無給到印紙，本處出給公據，聲說到罷月日，無不了事件者同。如任人，以理為任人），並召陞朝官二員委保詣實，與降兩月名次注授。其批書不圓，官吏行轉運司取勘。

尚書司勳令　諸捕盜官差充捕盜及非捕盜官，親獲強盜一人，聽批書印紙，理為勞績。

尚書考功令　諸批書印紙不圓，致降名次及違條式，致行會問者，下轉運司取勘干繫官吏。　諸巡尉每考批書，有無獲到逃亡軍人，如有，具姓名數目月日，批上印紙，任滿赴部稽考。

尚書左選申明　紹熙元年三月四日，勑：臣僚奏：官不以文武，當用保官，所以隄防不實。其間有改官復作保，却以選人印紙赴所屬應批，甚至朦封其前，隱昧違法。欲望行下有司，申明文武保官之法，一歸於公。所有改官復作保，不得將選人印紙應批，於磨勘赴任參選日，不以年歲遠近，並仰所屬取索選人印紙勘驗。如在今日申明之後，有循習故態，官司徇情批放者，覺察以聞，將違犯人與元批處官吏重加黜責。奉聖旨依。　慶元元年四月八日，勑：吏部申乞行下四川轉運司，今後如遇有改官之人，類申本部，出給京官印紙，付本路轉運司，給付新改官人，批書行用。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三年十一月五日，都省批下吏部狀：契勘官員出給印紙，不曾繳到真本，先次據憑錄白出給，即用小貼子聲說，候將來繳到出身以來真本文字照驗，如無違礙，即行批書。狀使施行。從批送吏部，依所申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看詳：乞將沿海緣邊州知縣、監鎮、巡尉，銜內帶提捉銅錢下海出界字，遇考批書，有無捕獲遺漏，候替，參部陳乞，比覆較日，參考，關所隸選分，照賞罰條格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勑：吏刑工部狀：今勘當欲從趙善恭所請，於巡尉銜內，添入巡捉私鑄銅器，給降付身，仍自到任，遇考并零考罷任印紙，從捕盜賊批書格式項目，添入有無捕獲私鑄銅器，批上印紙，候將來得替，陳乞比覆較日，止照差剳內繫帶，據憑參考有無捕獲私鑄銅器數目，聲說關所隸選分，參照新舊殿最、遺漏私鑄賞罰條格施行。奉聖旨依。　紹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勑：湖北路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鄂州，江西路隆興府、興國軍、江州，都監、巡尉，江東路南康軍、寧國府、池州、太平州、建康府及兩淮州軍巡尉，於銜內並帶

足從私鑄鐵錢任滿批上印紙。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五年五月三十日。都省剳子。戶部
申。臨安府踏捕使臣。輪差往城內外。分定界至。緝捉私鑄。從巡尉一般責
罰。今後如遇申到透漏去處。即取索印紙批書。若作緣故占留。不即批書。
從本部先次開具職位姓名。關報吏刑部殿前司籍記。候將來陳乞差遣。
酬賞關陞。磨勘日並不收。行剳付。戶部施行準此。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初。工吏部狀。準都
省批下。權發遣處州姚述堯。措置處州銀銅坑事。除委龍泉縣尉拘專巡
捉。不妨巡捕。往來銀銅場巡察。鉟銷錢寶。偷瞞官物。許進互覺察。具申所
屬追治。仍乞於巡官考內。措放有無透漏鉟銷錢寶等事件。批書印紙。傳
批選。工吏部勘當。申尚書省。吏部侍郎左選契勘內縣尉。依本官所乞施
行。侍郎右選契勘。巡檢欲依本官所乞施行。考功今勘當。欲依侍郎左右
選。已勘當到事理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係本處一司事
件。緣有措改批書事件。吏部今要照使。令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都省批狀。選人批書
六項課績內。一項不曾批書轉官二字。有出身人不曾批書應舉二字。或

應批作轉官備資。卻誤作備資轉官之類。並作小節不圓放行。陞改注擬。
侍郎右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二年九月十四日初。吏部狀。荊湖
北路安撫司申。相度知歸州常秩。乞令本州巡檢。兼主管界內灘峽公事。
以防運石堙塞之患。巡鋪兼主管鋪驛道路公事。以防蠱毒係主之害。各
令繫銜任責。每考批書事理。委是經久利便。本部今欲從相度到事理。於
逐項案闕內添入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元年十月望日。尚書省批下戶部申。浙江
北郭稅官。銜內帶兼行在惠民南外北外局安。所有批書一節。兩稅官係
是臨安府官屬。如遇本處官到罷申。會太府寺。有無妨礙。一併批書印紙
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剳子。淮
西總領申。乞將太平州南康軍。饒州事。圖府。隆興府。江州。瑞州。袁州。吉州。
撫州。臨江軍。建昌軍。主管本所錢物官。并來石蕪湖施圍馬湫江州城下。
南康軍城下。稅場監官。任滿從本所照對任內。催發趁遣通綱運。若干有
無違滯。保明批書。方許離任。如有違戾。申乞朝廷。重作施行。右剳付淮西總
領所。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太平州等處十二州。主管淮

西總領錢物官。并稅務監官。任滿赴總所。批書離任。契勘得馬汶稅場。也
有淳祐十年二月十七日指揮省罷。今將說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三年七月九日初。淮東兩浙三路鹽場官。奉聖
旨。今後歷任考第。舉主及格到任成一考之人。即與批書離任。
尚書左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一日初。
淮東總領所申。淮安揚真泰州招信軍通判。高郵軍判官。天長六合知縣。
各帶兼淮東總領所受給錢糧職事入銜。其倉庫官。除揚州有專官外。餘
並於滿替前一季。預申本所。於見任官內選差。或見得下政可委。就差承
代。其受給并倉庫官。差兼滿替。並赴本所批書。如不覺察使賂。不時支發
綱運欠折。輕者從本所改差。批書解罷。重者申取指揮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八月四日初。湖廣總領何炳申。均州光化軍。隨州。棗陽軍。郢
州。壽昌軍。荊門軍。德安府。復州。辰沅靖州。澧州。應城應山縣。興國軍。永興大
冶縣。并淮西光州。并責改麻城縣。受給通判。簽判。主管官。及知縣。並帶本
所簽廳職事入銜。及令赴本所批書。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望日。尚書省剳子。京西
運判準省剳。朝廷撥積米斛。及和糴改撥綱米。令淮東西運判任責管認。

拘催措置。以身一從領措置檢管軍糧入衛。京西湖北路一體。令京西運
判除書監檢積倉官任滿。當於運司批書。若從管檢積倉。如郡之通判縣
之令佐。亦合於運司批書施行。右剳付吏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初。吏部看詳。
主係上言。今後應選人在任。三考得替罷任。於印紙內明批本官於何年
月日替罷。令項批後官姓名於某年月日交割。併批在前官印紙之上。其
後官印紙亦仰當日同批。如前後官所批異同。後官已先批到前官卻作
後批。本部照檢指實。則前後官。并守臣具申朝廷。重行責降。其承行人。次
配施行。奉聖旨依。吏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剳子。知婺州王
夢龍申。諸縣都分。間有事力單弱。都撥錢發下。買田添助義莊。使宜支遣。
不許縣官主事并稱妄用義莊租課。許守臣監司覺察按劾。知縣任滿。本
州取索管下義莊。曾無詛壞。批上印紙。右剳付吏部。從所乞事理施行。本
所看詳。前項指揮。婺州諸縣置義莊。充係承約縣官。不許生事破壞。任滿
批書。令存留照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剳子。知縣推

排民户物力。滿替批書。從所屬保明批上。曾於任内推排。候參部日。以憑照對。方許注授。若任内推排未畢。本任已滿。或因事去替。或任内未該並合聲說。批書印紙如不曾批書因依。從本部行下。取會圖備。方許放行參部。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六月望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令後印紙批書不圖。若是行移中漏落一二字。不礙節目。與召在朝職事官二員委保。聽其參注。或關條件。失批首尾差錯。未得放令參注。須候元批州軍保明。方與放行。奉聖旨依。　寶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左曹郎中梁械奏。今後知縣縣令任滿。批書印紙畫項開說本縣前任内有無預借。本官任内有無預借。其有預借者。並實書數目。以憑到部稽考。若前任預借若干。而本任不曾增過此數者。與免坐罪。其前任無預借。而本任輒預借。或前任預借少而本任數外多借。並仰吏部檢舉。申取指揮。未得放行注授。或與特展磨勘。隨輕重議罰。其前任有預借。而本任能通融補折。或能盡補足積年預借之數。許就吏部陳乞。申取指揮陞擢。或遂轉。隨輕重議賞。應知縣縣令交割須管首任新任。並同銜結罪申州。本州從實契勘批書。如有不實。令内外臺官按劾以聞。復批送吏部。從省詳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九月四日。勅。潭州申。本州舊有惠民倉。以糶城市之民。有社倉。以貸鄉落之民。獨外十縣細民實無所仰。今下諸邑。專委令佐。任責措置。收糴米斛。以備賑糶。令佐並以主管惠民倉繫銜。任滿交割。見在錢米無欠。方與批書。如有侵移借兑。即行按劾縣官鐫罷。仍委本路提舉常切覺察。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尚書省劄子。淮西總領所狀。乞劄下江東西州軍。如遇押綱官折欠糧米。不得放行批書離任。直候補納數足。方許赴部注授。仍下吏部。遇有參部官。取索有無押綱欠折朝典文狀訖。方許參注。已劄下從申。劄吏部。照會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安吉州長興縣申。本縣剏立社倉。專為歛散濟民之備。慮將來官吏巧作名色。妄有借兑移易。乞劄下吏部。自今為始。應本縣知縣遇考及滿替。批書印紙。先次取會社倉有無支移借兑移易社倉錢米等項。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望日。尚書省劄子。臨安

府條具下項。一浙江龍山西興漁浦渡。並隸浙西安撫司。其監務中。自今復遇提舉司申虧數。先下所隸務場契勘有無虧欠歲額。候回申。方行下批書離任。如赴部參注。先索印紙照檢。如不曾申務場所契勘提舉司徑批離任。不許放參。右劄付行在権貨務。從勘當事理施行。

尚書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勅。修纂條例所看詳。知縣批書除保明六項課績之外。節次增批三項。如推排經界物力。有無借兑常平義倉錢米。及預借民户税賦。皆合批上。但州郡既已放行批書。明言別無妨礙。其間偶有失批條目。不過是州郡人吏鹵莽行下監司。追承行人料斷。其本官卻聽召保官二員。委保諳實放行。參注具鈔。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十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今後如有見在任選人。若委的有規避之親。陳乞離任。依條法措揮。知通連銜結罪。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二員。甘伏鐫降。保明申部。符下方許批書離任。人照得選人成資離任。依條須在任成二考。并見任考第。通實歷及四考以上。除沿邊外。合經本任州軍。保明無規避申部。候本部勘會得無違礙。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劄付吏部。從所申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廣西轉運司申。本司措置收買鹽鹿。變賣收錢。糴米。專為備邊之計。剏立備邊倉庫。以幹官一員兼掌。任滿日並要批書有無虧欠侵移之弊。乞劄下本司。并靜江府照應。已劄付廣西轉運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付。勘會諸路提舉司。選委官隨苗收義倉米。照數任責。拘收本色。今放認數樁管。不許折納。責令諸州通判專一任責。提舉司常切嚴緊催督。劄付吏部。將來通判任滿。須管批上印紙。於本司所催義倉米斛有無欠少。候足方許離任注授。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三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廣西提刑司申。欽廉兩州沿海潰洞等官。今後任内寧靜。方許陳乞批書。如任内不靜。不許放行批書。復批送部。常切遵守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望日。樞密院劄子。兩浙福建州軍。自造鐵甲。每季赴内軍器庫交納。今立規模行下。大郡每季解甲五十副。小郡每季解甲二十五副。責在守倅。每遇滿替。批書並合批上印紙。考任内有無拖欠。仍令各路安撫常切遵守催趲。江東西湖南北亦合一體行下。閏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諸路安撫司行下諸郡。常切遵守。不許違戾。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四年九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淮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申，朝廷設巡尉以巡捉私茶鹽鬻，繫銜列位，及考任滿，各州軍不與契勘有無透漏，便行批書離任，因此無所畏憚。今後巡尉批考，須管先申本司，契勘有無透漏茶鹽，方許放行批書印紙。下本路諸州軍遵守，劄付提舉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尚書省劄子：提舉廣東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司申，準省劄行下，詢催諸路州軍隨苗義米，句之倉司催發，戶部有定賞罰，如及額，并本任無侵移欠折，與減磨勘，其有侵支虧欠，則視數多寡，與展磨勘，候補填數足，方許放行批書離任。自令提舉常平司幹官，各以義倉繫銜，提舉司置籍稽考。或有虧欠，將來離任，須管責令補還數足，方得放行批書。下吏部，今後應有本路主管義倉官監官任滿到部參注，若未經本司批書印紙聲說訖義倉米數發足，未許放行參注。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八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權發遣廣德軍康植申，稍置社倉，立定規約，申欲令兩縣知縣以兼撿察社倉繫銜，若當代日，取新官抱足格方許批書離任。一番縣選差佐官為措置社倉官，候任滿，契勘社倉委無虧欠，批書離任。戶部申，檢準紹定三年正月三日，新知婺州王夢龍奏，建立社倉，措置賑貸平糶，乞自今後應管下金華、東陽、義烏、永康、蘭溪、浦江、武義七邑知縣，將來赴部注擬，令於本銜合帶提舉義役社倉事務，考課其勞書之印紙。及至滿罷，令知通致察委無疎虞，保明具申本路提舉司行下，方許放行批書。本部勘當，證常平法式，附義倉施行。八月九日，奉聖旨，下吏部，自後廣德軍兩縣令佐滿替，照婺州七邑體例，考覈社倉，如無遺闕，方許批書離任。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諸路州軍，措管朝廷米斛，每遇支撥，合照年辰資洛，毋得攬支新米，積壓陳腐。今後拘催官倉，任滿所屬勘當，委無攬越陳腐等弊，印紙內分明批書，方許放行離任。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淳祐十年三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提領轉般倉所申，勘會建康府、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之任，令徑赴上，先經本所銓量，及呈驗告劄，方許吏部候交割訖，本府備申本所，批書到任。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十年四月十八日，尚書省批下廣西提刑司申，應沿海州軍巡尉任滿，須從本州保明有無銅錢漏泄出界，申本司契勘的實，行下批書，仍令邕州巡尉依沿海州軍體例批作本州係沿江極邊，即無銅錢出界，亦照沿海體例，從本司行下，方許批書離任，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三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安邊所拘催諸田錢米，自寶祐元年為始，州委簽判，縣委佐官，任責拘催，未足不許本州批書離任，具所委官姓名，關吏部照應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十一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朝奉大夫行監察御史陳大方奏，應舉發解士人，各從所司給帖，赴省給曆，如印紙批書發解年甲三代保官，就赴禮部，或赴國子監，批書將來免解免省，到殿亦如之。候出官日，赴吏部繳納，換給印紙，以憑注闕給告。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寶祐六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白劄子申，嚴選擇知縣之令，應在任知縣，三年內綱解不辦，未許放行批書，且令在任湊補前虧，候足，取所屬保明，申省部，方許批書離任。如虛批歲月，併所屬官議罰。奉聖旨，令吏戶部遍牒諸州及監司，如違，許御史臺覺察以聞。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戴慶炣奏，比年邊郡侵移，及總所借兌，虧失元額。令朝廷再運米椿積，正為緩急之備。下各州，委通判一員，專督倉官監守，不容那兌。如遇則在任而去，椿積米不虧元數，與減三年磨勘，虧欠不許批書離任，重行責降。各路委運司任責覺察。七月二十日，奉御筆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其昏耄生任，惟事擾害，鮮廉寡恥，朘削亭丁，遂費官物。其間或有廉能辦事之人，則不露為舉，委無激勸。又一項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之計得矣。必須令經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合議指奉聖旨，令後諸司鹽場官，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懦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飭以舉刺，極別淑慝。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解任。其有貪謬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令轄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正月望日，樞密院劄子：備州申，昆備梅守臣，許令以提督贛州、龍南、安遠、會昌、雩都五縣寨兵公事繫銜，如遇寨官滿替，本州保明申至贛州，方與批書離任。已將贛州十六寨巡撿。

立作選闕。右劄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六暮

部　吏部十四

吏部條法薦舉門　薦舉條要　應歲舉所部官者。二員以上者。分上下半年舉。　應所舉之官。與被舉之官。各須在任　應稱有舉主者。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稱職司者。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廷專差宣撫安撫察訪。餘司知州　應舉主責降。或與宮觀。奏狀到部。方許收使。理為放散。舉主如係奉直大夫以上。或係知州資序。合據收使。係照見奏狀內職銜施行。　應舉主致仕身嚮。而未降指揮。并衝替事理輕非未及一年。並聽收使。　應前政官。已舉官而因事降黜。舉狀不該用。若後應舉官差遣在後官補發。奏狀到部日前者。其元舉狀許收使。若在後官奏狀到部日後者。聽用後官狀。即後官雖發奏月日在前。而於前官卒之後到部者。不許收使。　應先曾舉官。見降充不應舉官職任。或已分司致仕身嚮者。並不理為數。即舉官後任侍從官。落職降充宮觀。任滿而已復待制以上。自陳宮觀者。與作常調舉主收使。　應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薦舉。　應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任徵廟。所得前宰相執政官舉狀。理為職司。　應前宰相執政官。歲舉陞陟者。不以內外。雖非本轄而在任者聽舉。若見任又應舉者。數外別舉。　應六部長貳。歲舉內外選人改官。理為職司。　應選人舉員若已及格。續後舉狀。不許放散。　應改官舉員。許折資作從事郎薦舉。　應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薦舉。如係見任教授攝他州教授。其權教舉狀到部。不許放散　應迪功郎以上實歷及一考。聽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初任一考以上不曾罷。復任接或三考。亦聽舉其關陞狀。不許以到部日理討改官狀不許先次收附。至考第及格日放散。　應奏補文學除初任權官三考外。實歷正官三考。許舉改官。如初任八路。除權官二考外。實歷三考。亦舉改官。　應特科文學初任權官三考。於次任正官一考。復須已有關陞三員。方舉改官。初任八路權官三考外。又於次任一考內。須已有關陞三員。方許舉官。　應經略安撫。發運轉運。提點刑獄。都大坑冶。提舉常平茶鹽司屬官。許本路逐司官互舉。　應薦舉不係所隸官屬。不許放散。　應非制書兼權他職。受他司薦舉者。不許收受。　應薦舉關陞改官奏狀。限半年到部。限外不許收使。　應二廣薦舉關陞改官奏狀。限九箇月到院。限外

不許收使。 應四川爲舉闕陞改官奏狀，限半年內到制置司。 應爲舉下半年貟數，不許上半年發奏；上半年貟數，不許先一年上歲裏發奏。 應補舉身亡貟數，當年舉，許次年補舉；出違次年，不許收使。如所舉人有改節事狀，即許申部，不用仍理爲舉過貟數。 應起復之人服制內選人受過舉主，並不理爲收數。 應舉主武臣因事罷黜而已牽復州總管以上差遣者，許收使。 應修武郎以上在任受所部官舉充知縣并陞陟任使，本部收附告示，將來收使。武舉奏補銓試中人合舉知縣任使二貟初經磨勘合用陞陟一貟，其餘參部日，作功分收使。 應小使臣校尉在任受過所部官舉充縣令，并陞陟收附告示，外武舉出身并奏補出身銓試中人，將來到部，合入縣令差遣合用縣令舉主二貟外，其餘官受過陞陟縣令舉狀，於參部日作分分收使。 應內外文武官收使薦舉文字，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勅 諸舉狀不依降式，本案吏人承受注籍者杖一百，致於選人有所住滯者，不以赦降自首覺舉原免。 諸應用舉官者，奏狀到部，方許收使。若輙用照牒理爲舉官，或奏狀已到而不爲注籍者，人吏各杖八十。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應用舉主，非陞改官資者，不以存亡事故，並理爲數。 諸應舉官而虛發照牒，若重疊具奏者，並舉劾。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前政官已舉官而因事降黜，舉狀不該用。若復應舉官差遣，在後官補發奏狀到部日前者，其元舉狀許收使；若在後官奏狀到部日後者，聽用後官狀。即後官雖發奏月日在前，而於前官牽復之後到部者，不許收使。

尚書考功令 諸罪犯不理任者，其任內舉狀並聽收使。 諸侍從官舉陞陟，謂舉外州在任官。許會監司貟數。 諸舉官後任宮觀差遣，非降充者，雖年七十以上，並依元資序理爲舉主。 諸承務郎以上任在京倉界及炭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闕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使。謂舉主事故在應闕陞一月之後者。

侍郎左選令 諸舉狀到案，限三日注籍。即舉狀已到，而舉主及被舉之官事故，刑舉官者準此。仍毀抹前狀。即已收附而輙稱考第舉主未足，別行舉官者，吏不收使。 諸舉主應使者，其見任官資、責降事故通犯，或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餘準此。 諸舉主有故不願收使，雖已申奏，而事已結絕，或續有舉狀，各應收使者，並許理爲人

數。若已陞改官資，或舉狀有剩數，及被舉人到因恩賞或特旨收官，及元亡罷廢，並下所舉官司，於次年別舉。即所舉人有改節事狀，許申部，將舉狀不用，仍理爲舉過貟數。 諸舉主未足，願用改官狀通就職官及移職官知縣，或兼用改官職官狀通就縣令者，聽，仍依奏舉本法。其用過舉狀，將來不許收使。用改官舉主注職官人準此。 諸舉狀已到而舉主及被舉人事故，別舉官充填者，注籍及毀抹前狀入案。充填狀未到而已收使前官舉狀者，不許充填。 諸磨勘及奏舉職官，或職官知縣縣令有過犯合申都省者，其舉主只具職位姓名，及見有無責降事故，與舉狀連申。 諸應舉改官職官縣令，同已舉而罷任者，開具年分舉過貟數，牒後官照會，仍從所屬具牒報因依，限三日申尚書吏部。 諸六曹寺監長貳、[illegible][illegible]酒卿及戶部右曹郎官同。歲舉改官者，各分上下半年，前後官通舉。 諸磨勘合審取旨及引見，已經推恩，或未得改官，及依條只與循資者，用過舉主更不收使。若因取旨及申都省，隔住磨勘，或因事不該引見，即許後來收使。其舉狀已繳申都省者，只以元磨勘案據，或到于內舉主照會。 諸以舉主改官換使臣，或見職官及職官知縣縣令，或應陞改官資，并見試注官者，會問舉主見任官資，無責降事故、過犯干礙，體量陳首，於法應使，方理爲數。餘所用舉主，但依限本法人數者，皆不會問。

侍郎右選令 諸奏舉小使臣監當差遣，歷任無舉主者，與理舉狀爲舉主。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舉主降差遣者，依見降職任理爲舉主。雖降充通判資序，而選入知州軍；又雖降監當，而任郎官以上職事官者；並準此。即乞致仕、尋醫，而未降指揮，并衝替事理輕，雖未及一年，並聽收使。 諸先曾舉官，見降充不應舉官職任，若舉官後，雖除降職官，見降宮觀，用或已分司致仕尋醫者，並不理爲數。其侍從官及落職及舉官人降宮觀差遣者，非。即舉官後任侍從官，落職降充宮觀，任滿而已復侍制以上，自陳宮觀者，與作常調舉主收使。 諸四川選人陞改應用舉主，制置司疑實無違礙，收數給據，保明申奏，與免會問，理作舉主收使。 諸舉主係武臣，因事罷黜而已牽復州總管以上差遣者，許收使。 諸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任嶽廟所得前宰相改官舉狀，聽理爲職司。

尚書考功令 諸稱有舉主者，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稱職司者，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廷專差宣撫、安撫、察訪。餘同知州。 諸承直郎以下改官應用舉主者，若轉運判官二貟處，所舉使副人數與理爲職司。 諸

任職司舉官。而因事罷黜者。如見理本等資序。聽作職司狀使。運判曰事舊係第二任通判資序者。許作舉主狀使　諸六部長貳歲舉內外選人改官者理為職司。　諸磨勘人會取旨及引見。已經排息或未得改官。及依條只與備資者。用過舉主。更不收使。若因取旨及中都省住磨勘。或因事不該引見。即許後來收使。陞資人不該陞移者。準此。　諸承直郎以下磨勘已投狀。因辯雪負犯。謂不應坐罪。已除落過名者。而舉主事故。如在元合引見。限外聽收使。因官司行遣住滯致限而舉主事故者準此　諸因舉主降差遣。不該磨勘。已到注官未赴。而舉主牽復者。聽退闕投狀。磨勘物故新投付身毀換。用舉主關陞者準此　諸選人陞改。所用舉主有未結絕過犯。若已申得旨。許先次收使者。其餘被舉之人。依已得旨。更不再申。一路監司守日通犯一同。同有已申得旨許先次收使者。並準此。以上復有違礙。即行改正。　諸選人用舉主關陞。而因官司住滯。致舉主事故者。挨排關會行遣程限。若在合判鈔日限之外。聽收使。住限從條法三日斷罪依本條　諸舉主約刑名。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犯公罪流。私罪杖。及餘人公罪杖。並聽收使。以上雜敕。見自習出官。並合收坐罪犯者。聽事已即約刑名未定。及所犯應取旨者。申都省。若已收使而後有特旨。並追改。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四

諸選人應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為考。若有舉狀。並聽收使。　諸散官注權官者。不理為考。如有舉主。候理考日收使。

淳祐令　諸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陞陟者。不以內外。雖非本轄而在任者。聽舉。若見任又應舉者。數外別舉。　諸路安撫使及帶安撫并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而兼知州者。歲舉改官。於本路各聽別舉。帶緣邊安撫使并主管緣邊安撫司公事者非　諸知州聽歲舉承直郎以下改官迪功郎。充縣令。　諸舉承直郎以下改官者。以三分之一舉充從事郎以上。若不及三員。及有餘數。聽從便。謂如應舉五員者。舉二員。充從事郎以上。餘改官一員從下從事郎以上。聽從便即舉流外出身人。充縣令。或撥使臣理改官人數。　諸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餘條稱舉者準此　其係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許薦舉。即流外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有舉者二人。聽舉辟。　諸舉承直郎以下改官。或充從事郎以上。及縣令者。於被舉人應用之數。謂應舉陞改者已過二人。其用職司者。職司及餘官通計不許為舉。　諸轉運司舉承直郎以下者。據人數使副均舉。從無州獄可置兩員者準此判官比使副一員。三分舉一以上。數不等者長官就多舉。止有使副應舉之數者。若差使副一員。其判官所舉。減使副二員。

諸路轉運置兩員。而俱差判官。其應舉改官人數。各以半充使副舉狀。有數聽使副狀從多。若上半年係差判官。而下半年差判使副。其半充使副舉狀。即不應來年歲終不差使副者。以使副一員應舉之數。比判官一員。所餘人數均舉。其有零數者。輪舉。謂如一路狀副一員。應舉八人。而判官一員應舉五人。其判官兩員共舉十人內六人充使副舉狀。成於元共舉三人。以二人充使副狀以上。並於狀內聲說　諸歲舉所部官二員以上者。分上下半年舉。數者不等充舉多者若替移。以未舉官數牒後官通計。仍申尚書吏部。及報進奏院。即於本司遣職任者。謂如轉運判官。兼運副之類亦通計當年已舉之數。　諸舉官有員數。而前官舉狀不該用。前官係轉運使副。已依條舉過員數。後官非係判官。聽依使副已舉員數補舉。或前官前一年未舉員數。前官係轉運使副。有未舉員數。後官係判官者。止依判官合舉員數補舉聽次年再舉。若被舉之官身亡致仕。或因贓私罪停廢。及舉狀到部。授使外有剩數。或未收使而別因恩賞及特旨改官。不曾收使者。並聽再舉。若元舉官未曾再舉。亦聽次年補舉。即舉狀已經收用。而偽冒舉主未奏到行舉官者。不得收使。如所舉人有改易事故。即許申吏部。不用仍理為舉過員數　諸迪功郎以上。實歷及一考。聽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五

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初任一考以上。不因罪犯罷官。於後任添成三考者聽舉。仍於奏狀內聲說前後任添成三考因依。即初任不成考。雖後任成三考者非　諸舉朝請大夫以下陞陟者。合減承直郎以下改官之半。通判或知州所舉之半。止一員者開成舉有零數者不及一員者。聽舉一員。　諸路安撫使監司路分總管鈐轄知州通判。聽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　諸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者。並通融薦舉。其舉緣邊主兵任使。不得過所舉之半　諸發運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奉郎。若帶職陞朝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正侍至右武郎以上。見知州。或安撫副使都監州總管鈐轄以上者。許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略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遺闕。曾歷邊任。小使臣一員。充閤門祗候。　諸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司。應分舉官而有闕員者。主歲終許見任官併舉。　諸應試刑法官。雖未注官。及不在任。並聽奏舉。　諸薦舉官。不得以虛詞溢美。並具治迹實狀以聞。其文臣侍制太中大夫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依十科格法薦舉者。準此。　諸舉官有數。而被旨增減。或未有數而創許舉者。其得舉數。申尚書吏部。及報進奏院。　諸命官犯罪。已叙正官而有止法。或叙散官監當。或止叙散官。其能改過。或才智武藝堪陞擢者。許本轄官或

侍御史以上爲舉。（使主奏許並任以上即於官無本轄者，聽所居本部長吏監司爲舉。）　諸奉判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謂無正官者，即他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判書所並者，不得爲舉。　諸經略安撫、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點坑冶鑄錢、提舉常平茶鹽司屬官，許本路逐司官互相爲舉。　諸命官特許理任，而所任涉兩路以上者，所至路安撫監司，各聽爲舉。即朝廷遣使按察，（謂察訪體量之類。即一路亦同。）所差屬官，不用此令。　諸陞朝官遇赦舉文學注擬入官者，須知縣資序以上。（在京職事官係陞朝官而資序未及已上，而係承務郎以上四等並在陞朝官之上者同。）非責降無贓罪及私罪徒者，聽同罪舉保二人。　諸注擬入官人，許依正官爲舉。　諸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爲舉。　諸所舉官與被舉之官，（謂有員數處陞改者。）各須在任。（其爲舉日罷任者亦同。在任。）　諸添差不釐務官，不得爲舉作發移。　諸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爲舉。　諸舉官限員者，奏訖錄奏檢身說入遞年月日，引發遞於緣簿所舉官照會，限三日內繳元奏檢，申尚書吏部。每上下半年，具舉過職位姓名、元是何任、係某年月日入遞，家狀引發奏。（元狀有官奏狀內具元狀事目。）狀二本，申尚書省。　諸職任應舉官，而被舉赴闕者，候還任乃舉。其離任及還任日，仍申尚書吏部，報進奏院。　諸舉官狀已經用，而被舉之官犯罪，舉主應坐，聽指實狀，經所在官司陳首，本處繳坐承受月日，具錄元狀，或連狀奏。　諸知州、縣令有治績可再任者，知州須監司建，責縣令須按察官五員。通判以上，官皆是安替前一年，具實狀保奏。年七十者，不在保奏之限。　諸特責降官臣僚，不得爲舉。其經赦應牽復者，職事修舉，許監司或長吏保奏。

在京通用令　諸應舉官臣僚，觀中外文武官材行可稱，並聽奏舉陞陟任使。

淳祐格（景定重定）

歲舉承直郎以下改官。

前宰相執政官。三人。（以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指揮立定。）

六曹長貳郎官

吏部。尚書，察閣一員。侍左侍郎，察閣一員。侍右侍郎，察閣一員。

戶部。尚書，四人。察閣一員。左曹侍郎，四人。察閣一員。右曹侍郎，四人。察閣一員。右曹郎官，二人。全部郎官，一員。倉部郎官，一員。

禮部。尚書，三人。察閣一員。侍郎，三人。察閣一員

兵部。尚書，一員。察閣一員。侍郎，一員。察閣一員

刑部。尚書，二人。察閣一員。侍郎，二人。察閣一員

工部。尚書，二人。察閣一員。侍郎，二人。察閣一員

寺監長貳

宗正寺。少卿，一員。

大理寺。卿，二人。少卿，斷刑二人，治獄二人。

司農寺。卿，二人。學舉一員。少卿，二人。

太府寺。卿，二人。少卿，二人。

國子監。祭酒，三人。書庫官一員。司業，三人。書庫官，一員。

將作監。監，二人。少監，二人。

軍器監。監，二人。少監，二人。

宰屬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人。察閣一員。

尚書左右司郎中，二人。察閣一員。右司郎中，長廳二人。准增一員。左司郎中，次廳二人。

樞屬

樞密院都承旨，察閣一員。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一員。

提領豐儲倉所，二人。

提領市榷所，一員。

提領市舶所，二人。

提領茶鹽所，職司二人。常員一員。

同提領茶鹽所，職司一員。常員一員。

知州，一十五縣，六人。一十二縣以下，三人。七縣以下，二人。無縣處，一員。取到吏部狀，進奏院供稱，壽昌、吉陽、江陰、棗陽、光化、寶應、懷遠、長寧、梁山、雲安、大安、天水軍、黎州、文州、劍門關、富順、大寧監，並係一縣，歲舉改官一員，今聲說照用。

歲舉改官從事郎縣令

諸路制置監司。

兩浙路。沿海制置。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兩浙運副。
改官一十一人。從事郎六人。縣令六人。兩浙運判。改官
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領户部犒賞酒庫所。改
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增差檢察改官一員。提
舉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浙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
從事郎三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從事郎
一員。縣令一員。茶鹽司改官二人。已併運司措置照用 從
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浙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節制司。改官一員。
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改官二人。檢察改官一員。淮浙發
運。改官一十一人。從事郎六人。縣令六人。增差百萬倉
官一員。縣令一員。淮東總領。改官五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浙西圍田所。改官一員。縣令一員。淮東糧事
所。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三
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
令一員。茶鹽司改官二人。已併運司措置照用 從事郎二人。
縣令二人。

江東西路。沿江制置。改官三人。從事郎三人。沿江制副。
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

江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淮西總領。改官三
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拘榷馬司錢糧。改官二人。
催管綱運。改官一員。提領建康府酒庫所。改官二人。運
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
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提刑。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坑冶司。改官
八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六人。提領江淮茶鹽所。改官三
人。從事郎一員。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江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
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

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
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
縣令二人。兵鈐司。兩年舉改官一員。歲舉從事郎一員。

福建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
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
二人。縣令六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南
外宗正司。改官一員。西外宗正司。改官一員。

湖南北路。京湖制置。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五郡鎮撫
使。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六郡鎮撫使。改官一員。縣令
一員。

湖南。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
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
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湖北。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
從事郎一員。湖廣總領。改官六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五
人。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
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
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
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
官二人 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京襄路。安撫。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
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
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
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
一員。提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

兩淮路。兩淮制置。改官八人。從事郎四人。縣令二人。
淮東路。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一員。淮西路。改
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一員。河南招撫。改官二人。

從事郎一員。京東招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淮西招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

淮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京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二人。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五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淮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江淮湖北鐵冶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二人。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二廣。

廣東。經略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縣令一員。鹽事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一員。市舶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廣西。經略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四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縣令一員。鹽事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三郡鎮撫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成都路。四川安撫制置。改官四人。從事郎五人。制副。改官四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一員。宣撫。改官一十四人。從事郎六人。總領。改官六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五人。關內倉官改官二人。關外倉官改官一員。運副。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榷茶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川馬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秦馬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潼川府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

夔州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提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茶鹽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利州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轉運薦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文臣舉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武臣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薦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改官一員。閒薦舉縣令一員。

薦舉迪功郎。充縣令。知州。一員。充縣尉。轉運使副提點刑獄。三人。轉運判官。二人。知州。一員。

薦舉大小使臣狀尉階陞

前宰相執政官。一十人。

諸路安撫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二十人。

路分總管鈐轄轉運判官。一十人。

提舉常平官。八人。

知州通判。　六人。
在京通用格。
歲舉內外承務郎以上。大小使臣被付用陞陟。
六曹侍郎。若侍判以上。權侍郎同　承務郎以上。　五人。　大使臣。
四人。　小使臣。　五人。
寺監長貳以上。　承務郎以上。　五人。　大使臣。　二人。　小使臣。
四人。
六曹員外郎以上。　承務郎以上。　二人。　大使臣。　一人。　小使
臣。　二人。
觀察使以上。　大小使臣。　各四人。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中明　乾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勑。淮東總
領。於御內淮浙西江東財賦陞守。特合舉官員數於三路通舉。乾道四
年八月六日。勑。歸正官許到部注差務並遣。如在任有才實可稱者。聽官
職令狀。許監司帥守依公薦舉。其武臣陞陟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聖旨。應薦舉官。
並循陳事實。不得使飾虛詞。如違。令吏部不得放行
淳祐中明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勑。節文。省劄。執政官。歲舉改官
五員。令後各減二員。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慶元六年九月一日。都省劄子。吏部申。除
特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主奏狀。並與照應淳祐新書。立限指揮。以
奏狀到進奏院日。理為放散。并下進奏院。專一置籍。如遇舉狀到院。即時
抄轉押官用印。每日開具數目申吏部。照應稽考。或有漏落稽滯。即申朝
廷究治。其在京六曹寺監舉狀。如經由通進司投下與理。降付到省日放
散。仍已於奏狀前批付下實日。庶得有憑照應。收散施行。中間事到付吏
部。從所乞事理施行。內進奏院所收薦舉陞陟。及奏薦等奏如乘前批。仰
本部不得收索準此。
尚書考功中明　政和六年閏正月七日勑。吏部狀。檢準勑令。後臣僚舉
內外官自代。並令吏部類聚。至年終具狀申中書省。候到京。依條召赴都
堂審察。奉聖旨。除監司堂除知州軍帶職人。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為
已係朝廷陞擢外。餘不因罪犯得替。或到闕。令吏部逐旋具狀。申中書省。
依已降指揮。　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勑。四川京朝官初改磨勘與
關陞資序人。令用舉主。許據憑申發文字實日。照驗施行。如舉主事故在

甲發之前者。即不許收使。在中發之後者。許理為舉主。　紹興十三年八
月十四日勑。吏部狀。奏舉改官人。右從事郎沈雯仲乙有六考舉主五員。
內有淮西運判兼提刑吳序賓一員。乞作職司收使。昨來韓琥中。降指揮。
緣淮西路。止係判官一員兼提刑職事。本路別無職司。遂申。降到指揮。
許作職司。今來本人乞用吳序賓係淮西運判兼提刑。本部欲引用上件
指揮。使行收使。又緣指揮內。止為韓琥舉遇官。及後官梁澤民李仲孺各
曾申降到。許依韓琥前後已得指揮。即無令後依此之文。其以後本司官。
猶慮亦合一體收使。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中明淮西運判兼
提刑舉狀。作職司事理。令編節存留。中明照用。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
日勑。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
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
得指揮。據憑收散。收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使施行。奉聖旨。依。同日準
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
照三選已措置事理施行。後批。從所中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
揮。為京官大小使臣校尉收使舉主事。其選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
功中明。令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中明　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勑。吏部狀。
據左從事郎吳淦乞磨勘收使舉主。顧撰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泉州汪
藻會到尚書左選稱。江藻見任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因言章奉
聖旨落職。依舊宮祠永州居住。本部作宮觀人收使了當。續據選人陳乙
收使左奉議郎知邵州狀九成作舉主。其狀九成未知邵州以前。曾任刑
部侍郎。今來見降授舉江州太平觀。令南安軍居住。緣條內即無該載。逐
行中明。承都省批下勘會選人。收使舉主。既是見降充宮觀。指定與州軍
居住人。難以收使。送吏部照會施行。本部契勘吳淦。已收使江藻舉狀。合
依令來指揮改正。奉聖旨。吳淦已收使江藻舉狀。令吏部改正。　慶元二
年三月二日勑。吏部尚書葉翥等奏。承勑旨。條奏內一項。舉狀已發而舉
官或有過得祠。有與宮觀者。有使得指揮。理作自陳者。有自陳而得請者。
夫與宮觀。則是其過猶未洗也。曰自陳曰理作。則是與無過等也。其所發
舉狀。若其人元是與宮觀。則不可照使。若其人自陳并理作。豈可不與收
用。不然則何所分別。令乞自後並如此照應施行。更不拘舉主官資序。並
與收行。奉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勑。吏部
措置。欲將四川選人陞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違礙等因。依放

散計程在程限之內，即與理作舉主狀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
狀使。照會行在至四川制置使司，會到進奏院稱，常程合破三十日半，到
令來合破行遣日限一日，并承受舉主事故處關牒三日，共三十五日。如
在三十五日之內，聽收使。如在三十五日之外，不許收使。奉聖旨依。 慶
元三年十月二日，勅：臣僚奏，欲將選人初官所得關陞職令狀許為績到
部日，即時理作放散狀使，候考第足，職令狀及格，方與關陞。奉聖旨依。
淳祐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七日，勅：應薦舉陞改奏狀，並限半年內到
進奏院。其出限者，不在收使。 淳熙五年五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四川
置司奏，乞將四川薦舉陞改奏狀，並限半年內到制置司，類聚繳進。奉聖
旨依。 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勅：二廣改官舉狀，限九箇月到進奏院。
其出限者，不在收使。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五年七月九日，勅：勅令所狀，準批
下吏部申，通功郎前邵武軍泰寧縣主簿邵景之狀，昨授南劍州尤溪縣
主簿，到任一考有零，緣泰寧縣主簿施廣容在任不法，奉聖旨將施廣容
對移本路一等差遣，景之對移泰寧縣主簿。在任蒙知邵武軍楊獬、趙師
龍舉充縣令，任後蒙告示，稱對移即非制書差權，不得收附。後批送所看
詳。本所契勘，他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差者，不得薦舉。係為見闕正官，
一時差權，不許薦舉。今來既係備奉指揮，對移一等差遣，係是正任，即非
權攝職任，合行收使。奉聖旨依勅令所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
指揮，雖止為邵景之一時所降，日後恐有似此之人。今編節存留，為申明
照用。 淳熙十年八月十二日，勅：吏部狀，從政郎前靜江府臨桂縣令李
機，照會改官事。本部照得，雖有改官舉主五員，數內舉主康達一員，會到
大理寺稱，臣僚上言，放罷。尚左批稱，係通判資序，降充不應舉官職任之
人，不作舉主收使。告示了當。今據本官狀，伏覩在法，諸任職司舉官，因事
罷黜，如見理本等資序，聽作職司收使。注文：運判因事罷係第二任通判
資序，許作舉主收使。又格：運判與提舉常平茶鹽官並為合入第二任通
判人。今來康達係提舉常平官，見係第二任通判資序，雖因事罷黜，依格
即與運判一等，止緣條內不曾該載，若行告示，終是詞訴不絕。伏候指揮。
奉聖旨許收使。 嘉泰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狀，從事郎監饒州永
平監孫若蒙狀，使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徐𢮎舉狀事。本部勘會徐𢮎
大理寺稱，臣僚上言，放罷，奉送六品差指定，見係第二任通判資序。緣本
部昨來申請，指運判與提舉資序俱係一等差遣，承指揮許收使舉狀了

當。今來本官雖係第二任通判資序，緣徐𢮎不曾該載都大提點坑冶資
序，合比附運判提舉常平官許作舉主收使之文。奉聖旨許收使。 慶元
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看詳，臣僚上言第一項，淮南兩路及京西路
無正提刑處，歲終不除轉運使副，以均舉使副員數，理為職司。其他路自
有提刑，如轉運歲終不除使副，並不理作職司。令欲從臣僚奏請。第二項
選人改官職司文字，不限員數，令欲從臣僚奏請。第三項向者京狀及格
二年成資罷任，後來許到官一年離任，令欲乞依舊法，京狀及格，必候成
資解罷，令看詳除親嫌許回避者，自合遵從見行條法指揮施行。餘從臣
僚奏請施行。奉聖旨並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四日，勅：吏部狀，欲將十二
考以上有舉主四員之人，仍依舊來已行，不許職司外，所有歷十五考
以上無贓私罪犯人，不拘職司員數，若有該收使舉主四員，從武舉主餘
法放行改官。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開禧元年五月十二日，勅：侍從臺諫
兩省官集議，臣僚奏薦舉之弊。臣等照得淳熙七年，孝宗皇帝因改官員
數積多，故變而通之，減舉員數，却令逐紙放散，立定每歲例十員為額，行
之累年，所舉員數已是適中。止緣近年額外復放班引，是致員數溢為殊
失當時立額之意。又緣考舉及格，許令不候替人離任，赴部磨勘，無覺人
數積壓。又臣僚昨來奏請，歷十二考，不用舉主，及藏舉主太多，許令改官，
積此三事，所以每歲班引之外，溢額數多。若堅守孝宗皇帝立定八十員
之額，斷不許額外放班，執定歲額，雖有特放指揮，許吏部執奏不行。如侍
從之人妄有陳乞，許臺諫給舍繳駁，庶可杜絕倖求，不致冗併。其考
第舉主及格之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
陳乞離任。如有偽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具申朝廷，取旨責罰。及
曾歷拾二考無過犯，依舊法止減常員舉主一員。其諸路合藏舉員處，并
初任已成三考，赴第二任，方許受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昨來一
時申請，曾歷獄官縣令監當，餘官係十二考改官，及拘以考數受薦指揮，
更不施行。一遵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令來既無額外放班
等事，則委合臣僚建請救弊之意。臣等所議可行，即乞下吏部，自今降指
揮日，並依此施行。奉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元
終至月日之後，緣前後奏請，屢有變更，恐中外疑惑，故編節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五年八月九日，都省批送下吏部侍郎晏復劄子：
準令，前宰相執政官因降黜不帶職者，遇恩澤，謂陳乞恩澤、舉辟、宣借
差破之類，並同庶官。其奏辟二字，即不見得係與不係奏舉改官，無以遵

勢。後批勘會。前執政官不帶職。依法恩數。並同庶官注文稱舉辟之類。其
奏舉改官。自包括在內。送吏部照會。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一日勅吏部
狀。勘會前改官合舉員數。已舉人未收使間。前官因事責降。不該用被舉
人自別用舉狀陞改了當。復改官奏舉補填前官員數。舉狀雖到部。在前
官已牽復之後。令相度合與收使。即未有該載明文。奉聖旨許收使。不得
出歲舉員數。　淳熙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臣僚奏改官關陞舉狀。如元
舉官申其人改節。不顧舉者。以上件申狀。令元舉官實封。差人徑赴長貳
廳投下。奉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三日勅吏部申諸路監司。諸州軍監
奏。舉到改官舉狀。其舉主本身到任。應舉員數。間有隔年方始薦舉者。謂
如元年冬到任。有本年分下半年合舉之數。却於三年春方行舉官之類。
在法別無不許隔年薦舉之文。今指定。如有似此本身到任。應舉改官員
數。隔年舉到官者。與放行收附。奉聖旨依。　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勅
吏部狀。諸路監司州軍。有合舉改官三員。以二員充改官。一員充從事郎。
却有只舉改官二員。即無合舉從事郎員數。雖有改官二員。在任官不應
薦舉。却將改官員數作從事郎薦舉。今措置。如內有願將改官員數。折資
舉充從事郎。須當奏狀內分明聲說折資因依。不許用從事郎却作改官

薦舉。奉聖旨依。　開禧二年十二月七日勅。工部每歲改官奏削。先舉文
思院與軍器所官。復舉泉司官屬。　開禧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勅。江東安
撫使葉適狀。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兼沿江制置使。照得沿江制置。
與沿海制置係事體一同。欲照沿海制置司已得指揮。依安撫使薦舉。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國子司業王介奏。
蜀之四路。選人舉削。先經制司。復到奏院。今則從通進司而下。其月日
先後。條限違否。本部皆不得而稽考。侍郎左選勘會。淳熙四年十一月七
日。淳熙五年五月十五日。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慶元六年九月一日。
節次指揮。見行遵守外。本部今欲乞除在京六曹寺監。前宰執所發舉狀
許赴通進司投下。仍依指揮理降付到省月日放散。外其餘諸路監司州
軍。并四川二廣所發舉狀。依前項指揮日限。並要經進奏院貼說投進。
如遇有諸路監司州軍。并四川二廣奏舉改官辟令狀。如未經進奏院貼
說。不許收受。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長貳右司專一提領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建康府轉般倉每歲

許舉改官二員。仍與左司見舉行在倉。官改官員數通行薦舉。仍許用戶
部長貳薦舉為職司。　嘉定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勅。吏部勘當監行在都
茶場。合同場。照權貨務監官。用提領官通行薦舉。奉聖旨依。又嘉定六年
六月十九日聖旨。監都茶場。合同場官。許以戶部長貳薦舉為職司。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勅。奉聖旨令後特奏名。初任
已成三考訖。第二任須滿一考後。仍已有關陞狀三紙。方許受改官狀。又
須自理為正官資序。日實歷六考。方許改官。其有任八路差遣。亦須候初
任已成三考訖。及已有關陞狀三紙。至第二任一考內。許受改官狀。仍自
理正官資序。日亦須實歷六考。方許改官。　嘉定六年七月十一日勅。戶
部侍郎李珏劄子。照得戶部所轄庫務倉場局所。并內外三務場。及四總
領所官屬。比年長貳多不並除。以致舉員太窄。奉聖旨。令戶部將長貳合
舉改官員數。今後通行薦舉。仍於上下半年。各通舉六員。如上半年或下
半年內。有尚書侍郎各一員。或止有侍郎二員。許將六員之數分舉。如一
全年內。上下半年。應發舉狀日。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一員。許於上下半
年。各舉改官四員。　嘉定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勅。奉聖旨。令後遇斷刑少
卿全年闕官。其合舉改官員數。至歲終許大理卿補舉。　嘉定六年十二

月六日勅。勘會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雖以令權貨務監門兼監。奉聖旨。
鎮江轉般倉。專差監門官一員。作堂除闕差。經任已關陞選人。許用提領
官舉狀及用戶部長貳舉狀為職司。不許受外路監司總領帥守薦舉。任
滿酬賞。照鎮江大軍倉門體例施行。　嘉定七年三月六日勅。國子祭酒
徐應龍奏。胄監長貳許舉諸州教官。通每歲不得過六員。又各舉書庫官
一員。且教官眾而過長貳獨員。薦削有拘而不得發。書庫官止一人。遇舉
官在任則次年薦削有剩而無用。欲將國子監舉員照戶部大理寺體例。
如長貳歲終不並除。許行通發。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國子監
長貳舉員。歲終不並除。許行通發。續會到侍左稱。有嘉熙元年七月望日
指揮。上半年未除司業。許行補舉。今聲說照用。　嘉定七年十月二日勅
臣僚奏。應被旨權攝監司帥守。雖已差下改官。而未曾到任交割。其舉狀
聽令見權攝人奏舉。其有見任監司郡守。因疾病或赴闕或因公事他出。
而得旨差官權攝。其權官不許薦舉。奉聖旨依。　嘉定八年七月二十三
日勅。奉聖旨。令檢正左司都承旨。每歲舉改官一員。專舉三省樞密院。祭
閣文字內都承旨舉員。理為職司。其改官合用舉主考第。並照六部祭閣
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中陳銓曹引例

攽條之弊乙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數內一項應被
薦舉人合并所舉官各須在任如奏狀到進奏院其舉主已致仕或罷黜如
係知州資序以上則法當放行其他罷黜非致仕之人如降旨之後其舉
狀到院不應收使今乃有妄引發奏月日却行放散本部照得既所舉官
與被舉之官各非在任又降旨之後到院自不合收使分明五月十九日
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初吏部中昨左司兼提領豐儲倉
所將合舉行在倉官員數與長廳右司通行薦舉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
建康府轉般倉官令係檢正提領所有合舉倉官改官員數未審合與不
合與長廳右司通行薦舉奉聖旨仍舊通行薦舉　嘉定十年八月一日
勅奉聖旨令都點院檢詳文字每歲舉改官親民狀一員專舉三省樞密
院激賞錢酒庫官　嘉定十年八月四日初四川總領乞發二年三員指
揮欲復行每年舉關外三員體例通舉裏外倉官奉聖旨更令本所二年
通舉三員專一舉關裏選人倉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初中書門
下省勘會已降指揮除沿江淮東西制置使昨來江淮制司歲舉員數合
行分舉奉聖旨令沿江淮東西三制司每歲各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

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二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九員分上下半
年薦舉上半年各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一
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五員下半年各舉改官一員朝請大夫以下
陞陟任使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四員
侍郎左選中明　嘉定十三年八月一日勅淮東提刑司乞照淮西提刑
例增舉員數奉聖旨令淮東提刑每歲依淮西提刑例舉改官三員從事
郎二員分上下半年薦舉上半年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下半年舉改
官從事郎各一員如向後不除正司只依昨來兼司例員數薦舉　嘉定
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初海州知州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
半年舉上半年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下半年改官一員如遇減員年分
減改官員數　嘉定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初棗陽軍申乞依光化軍自
令所舉員數薦舉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添置棗陽縣令
改巡檢作尉依光化軍所舉員數薦舉取到進奏院供每歲改官一員迪
功郎縣令一員令驗號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初壽昌軍叔
舉員數欲望檢照諸軍體例行下奉聖旨守臣每歲許舉改官一員縣令

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陞陟六員內除大小使臣陞陟
六員外分上下半年舉
侍郎左選中明　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初昭信軍駐劄京東忠義
諸軍都統制司主管機宜文字合受改官親民文字奉聖旨令淮東制置
司總領所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通行薦舉　嘉定十五年六月三日初
沿江制副司官屬合受江西湖北兩路監司薦舉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
十三日初四川總領乞將倉庫官二年員數分關內外通舉奉聖旨將二
年合舉員數以關外二員關內四員分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
淮西安撫副使司每歲薦舉員數奉聖旨上半年舉改官一員下半年舉
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五員
侍郎左選中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五日聖旨監行在會子庫造紙局
官每歲許用戶部長貳及左右司提領官通行薦舉　嘉定十六年十二
月十五日初利路運司申利路運判欲將關外州軍歲舉改官及令狀通
舉運糧官奉聖旨令利路轉運司將每歲合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五
郡改官職令狀權宜通舉本路見任官被差五郡沿邊運糧之人仍不得

過五分候邊事寧日仍舊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利路運司歲舉關外州軍
舉狀通舉運糧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寶慶二年正月一日初荊湖北路安撫副
使司狀申辟置官屬薦舉員數奉聖旨權置幹辦公事一員通差京官選
人今準備差遣一員通差文武官準備差使一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
過犯人令本司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仍每歲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
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一員下半年舉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
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五員
侍郎左選中明　寶慶二年四月一日初吏部指定臣僚奏刑部長貳大
理卿少舉刑先舉詳事有餘不分節鎮州軍通諸路檢法官及在外獄官
同得受舉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寶慶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沿
江制置司申所管八郡江東建康太平池陽浙西鎮江平江嘉興毗陵江
陰所舉僅及江東而浙西不預乙下吏部每歲合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
員陞陟二員大小使臣共九員並聽舉沿江所管八郡官屬不以江浙為
拘其寧國府徽饒信州南康廣德軍辟仲司舉劄付吏部從中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四月十七日，敕。奉聖旨，京西提刑，每歲舉改
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下
半年舉改官一員。　寶慶三年八月三十日，敕。奉聖旨，令左右司、登聞，每
歲所舉改官六員，將權貨務、封樁上下庫、激賞庫監官並與通行薦舉。
紹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劉洙狀，照
得鐵冶鑄錢一司，統屬江淮湖北三路。鄂州、江寧、興國軍、通城縣、興國軍、大
冶、永興縣、壽昌軍、武昌縣、安慶府、懷寧、太湖、宿松縣、蘄州、黃梅、廣濟、蘄春
縣，並係應辦鐵課。漢陽、蘄春兩監，則掌管鼓鑄，但提點司，乃無關陞改官。
舉員以鼓舞官屬趨事赴功之意。欲望詳酌，許令本司創額，自紹定元年
為始，歲舉改官一員，關陞從事郎二員，專舉本司幹官、兩監監官及前項
所具三路五州十二縣，措置買納官，伏候指揮。十月十八日，奉聖旨依。每
歲舉改官，并從事郎各一員。　紹定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都省批下白劄
子。檢會前例，令左藏庫、都中二門照例，與左右司三廳薦舉事。勘會昨承
寶慶三年八月三十日指揮，令左右司三廳，歲舉改官六員，將榷貨務、封
樁上下庫、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建康府轉般倉、激賞錢酒庫監官，並與
通行薦舉。本部即不曾承準指揮，令左藏庫、都中門，通與左右司三廳薦
舉。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承使批送吏部，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　紹定
二年三月九日，敕。奉聖旨，令吏部將廣西經略司歲舉改官員數，如係減
員年分，特與舉改官一員，其不係減員年分，仍舊。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敕。臣僚上言：自
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中辟起復之人，服制內歷過月
日，並不許作實歷收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放散。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二年十一月　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看詳兵部申，
近降指揮，不得重受職司。本部所轄官，受本部舉員人，有緣薦舉選官別
無受舉之地，竊詳六曹舉狀，當來止是理為職司，即與轉運使副、提刑、察
訪，正稱職司不同。本部舉狀，除車輅院別無合舉官。奉聖旨依。兵部所申，
除已有職司舉狀人外，許作常員收使。吏戶禮刑工部長貳改官狀，一體
施行。　紹定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監廟山長，許依教授例薦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七月三十日，敕。淮安州申，本州
經理事業，全賴官屬協贊，已照寶應州新陞體例，舉官照得在法，諸州歲
舉大小使臣六員，已下吏部，照應施行。七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淮安州每
歲舉大小使臣陞陟六員，內二員舉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八月一日，敕。廣東運判李約狀申，據廣東漕
司部吏多，舉員少，已將令佐、教官、無官可舉京狀者，許依法析舉，或將漕
司京狀，那融吏舉。吏部勘會，提舉學事，一任內只許以學司一紙通舉餘
官，而轉運司一任，亦只許以京狀一員，添舉教授，並不過此限數。庶使兩
適其平。七月三十日，奉聖旨，特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諸路不得援例。
紹定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敕。四川制置司申，已行下利路轉運常平兩司，
將關外舉員，止得舉同慶府、西和、鳳、階州、天水軍選人改官，其金州不許
參同關外員數。奉聖旨依。　紹定五年六月十八日，都省劄子。吏部狀準
批下。四川制置副使司狀，契勘本司係創置司分，即無舊來舉員體例。照得
沿江制置副使司，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伏乞指揮。照沿江制副舉
員外，更與優增施行。本部勘到進奏院供，沿江制置副使司，每歲舉改官
二員，從事郎一員。今來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司，即不曾承準指揮，許舉改
官、從事郎員數。取自朝廷指揮施行。六月十二日，奉聖旨，照沿江制置副
使司，已得指揮，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閏九月一日，敕。吏部申，準批下江
淮制置使申，乞照四川制置使例，三分減一薦舉員數。進奏院稱趙制置。
紹定三年十一月內，除江淮制置大使，每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
二十七員，分上下半年舉，別無增添裁減指揮。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敕。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余
天錫申，本府節制一司，可無舉剡，欲照諸處節制司例，歲舉改官一員，專
舉本司書擬文字，并酒庫監官，充親民任使，仍許通受一路監司舉剡。奉
聖旨，特權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取到進奏院狀，稱臨安府節制司，歲舉
改官一員，搭隸浙西安撫司添舉，今擬既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二月九日，敕。成都府路安撫制
置副使申，乞照淮西制副，并沿江制副體例舉官。奉聖旨，照淮西制置司
例，每年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二員，大小使臣校
尉陞陟九員，分上下半年舉。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成都府副使歲舉員
數目，令雖無此一司，權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十九日，都省劄子。知贛州姚鏞申，兼提
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司公事，欲於每歲元舉兵官員額外，許舉改
官、親民任使、關陞狀各一紙。奉聖旨權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續有淳祐
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每歲額外舉改官狀兩歲共舉一員，令既照

局。　端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勅。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余鑄。尚書吏部郎中兼權左司郎中鄭寅狀。照對檢正左右司郎官通
四員。每歲各有奏舉改官兩員外。檢正左司各有改官一員。專舉三省樞
密院架閣。近緣架閣多差京官。或文字已及格之人。遂致無官可舉。乞將
合舉架閣文字。如遇歲終無官可舉。即許舉所隸倉場庫務官屬。如有架
閣受舉。自從本法。欲乞指揮。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特依。　端平二年十
月四日勅。利路提刑轉運司申。昨在興元府。借舉關外舉狀。今在成都府
置司。所有借舉關外舉官員數。合令逐司薦舉。照得四川安撫制置副使
司。每歲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又借舉利路提刑轉運司改官四員。從事
郎二員。奉聖旨。令四川制置副使司。每歲增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所
有元借利州路提刑轉運司舉員。仍舊還各司奏舉。　端平二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倉部郎官崔端純申。豐儲倉創置幹官撥察。合受
薦舉文字。奉聖旨。令歲舉改官一員。先舉豐儲倉幹官撥察。然後泛舉倉
官。　端平三年正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權刑部侍郎李性傳申。刑部長
貳歲舉本曹架閣一員。如遇歲終無官可舉。照三省并禮部例舉大理評
事諸路檢法諸州獄官。如一有架閣合受舉。自從本法。上件申請即不增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六百二十七》〈三十一〉

添薦舉員數。右劄付吏部照會準此。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續有淳祐四年
正月　日指揮。歲終無評事可舉。方許通舉諸路檢法獄官。合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指定選人。因
考第舉主及格。合注陳乞換給。磨勘改官。并合到部陳乞關陞備資之人。
並照元降指揮。理本路運司公參理當到部。近部於別路計會保明申。發
文字。避免遺闕館繁。下四路運司。如見待各官前任不係當改官屬。即不
待放。令參司選人陳乞。舉主後歷八考。不曾關陞。作應理知州資序。狀決
舉狀。係謂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狀。四川合理到司月日。餘路合理
到院日。為放散。其間有舉主責降。或與宮觀降指揮。月日在舉狀到司到
院之前。不該收使。娶勘得舉狀已經關陞知州以上資序。或發奏之日官
序。係奉直大夫以上。並合照應收行收使。緣其間有舉主於發奏之日。官
序未至奉直大夫。又不曾經本部陳乞關陞知州資序。及發奏在被罷降
指揮之後。本部卻與照舉主於改官後。係通揍歷八考。作應理知州資序。
放行收使舉狀。於餘有礙。欲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內職銜施行。奉
聖旨並依。　端平三年四月十二日勅。吏部指定選人陳乙將制置副使
員數。理為職司。緣諸路制置副使。當來即不曾理作職司。擬作職司員數收用。

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四月十一日奉聖旨。依制置副司舉狀。特與作職司收使。
侍郎左選申明　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勅。司農少卿王極中。照得
本寺京削卿丞每歲舉四人。乞將關員未舉員數。通融補舉。十二月十四
日奉聖旨。令司農寺將卿少闕員未舉員數。通融補舉。本所看詳上件指
揮。會到吏部侍郎左選供。司農卿續有淳祐元年九月趙與𥲅申請。每歲
增舉改官一員。令聲說照用。　嘉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勅。金部郎官鄭
逢辰申。左藏庫都中門交引庫官。雜買務雜賣場。及門官。所隸金部。乞提
例專舉所隸官屬。奉聖旨。照倉部歲舉體例放行。　嘉熙元年五月十四
日勅。吏部侍郎吳泳申。吏部長貳歲舉本曹架閣一員充改官。理為職司。
如歲終無官可舉。照三省并禮刑部例。換舉吏部四選內外見任官。若日
後有架閣。自從本法。奉聖旨依。　嘉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勅。承直郎監行
在文思院都門沈昌大狀。在任蒙工部李侍郎。以端平二年下半年尚書
闕官。未舉員數。補舉充改官。奉乞批送吏部。照戶部大理司農太府寺已放
行體例。通融薦舉。奉聖旨。令吏部將工部侍郎。端平二年下半年尚書闕官。
未舉員數。照戶部等處已放行體例。通融補舉。　嘉熙元年七月五日勅。白
劄子。乞將長廳右司。每歲合舉員數外。創添改官舉主一員。專一舉鎮江建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六百二十七》〈三十二〉

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東西倉。并監司官等。奉聖旨依。先令左右司三廳
通舉。淳祐八年六月十三日聖旨。令長廳右司將續添歲舉改官一員一併
通舉行在倉官。　嘉熙元年七月　日。尚書省劄子。國子祭酒范鍾申。本監
上半年未除司業。合發舉狀。許容補發。奉聖旨照戶部大理寺已行補舉。
嘉熙二年三月八日。都省劄子。從事郎福州左司理參軍諸葛逷狀申。在任
蒙大理王少卿奏舉充改官。舉狀係補舉員數。乞賜特降指揮。送吏部照司
農寺通融補舉體例施行。伏候指揮。照得諸葛逷乞將大理王少卿舉充改
官狀。照司農寺通融補舉。即係事體一同。三月八日。奉聖旨照司農太府寺
體例施行。右劄付吏部。　嘉熙二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承直郎提領封
椿庫幹辦公事趙師窅狀。竊照封椿庫監官監門官。並係戶部長貳及左右
司通舉。師窅正係封椿所係屬。與監官監門事體一同。乞賜行下。許照本庫
監官監門官體例。並受戶部長貳及左右司薦舉。伏候指揮。六月七日奉聖
旨。依所乞照封椿庫所監官監門官例受舉。　嘉熙二年七月十七日勅。戶
部狀。照對本部尚書一員。侍郎二員。每歲分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二員。一歲
通計一十二員。今乞翻述數奏。特降睿旨。如本部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一
員。許於上下半年。各舉改官六員。奉聖旨。今後戶部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

一員。許於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五員。　嘉熙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勑戶部
侍郎淮東總領吳潛申。歲舉京朝官上下半年僅有五紙。乞特與照淮西總
領所歲舉例。許令本所自嘉熙三年為始。每歲上半年舉改官四員。下半
年舉改官三員。奉聖旨。令淮東總領所。每歲增舉改官一員。　嘉熙三年
二月四日。勑廣西運判兼本路鹽事顏頤仲申。乞於本司歲舉常員外。特
置提舉鹽事司。改官關陞舉狀各一員。專舉倉場官。如稱職者多。許於運
司常員數內那融應之。奉聖旨依。　嘉熙三年五月　日。尚書省劄子。五
月六日奉聖旨。湖南安撫副使司。特與照湖北安撫副使司例。歲舉改官
一員。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五月二十日勑。都督史嵩之申。
乞依舊例。許發部內見任官陞陟改官關陞。奉聖旨依。督府所奏。每歲改
官三十一員。從事郎一十六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二十八員。分上下半
年。舉內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六員。朝請大夫陞陟一十員。專舉四川路。
餘改官二十員。從事郎一十員。朝請大夫陞陟一十八員。舉江淮京湖路。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六月　日。尚書省劄子。權兵部尚書范鍾申。
上半年合舉車輅院官改官一員。所有侍郎。合舉上半年改官一員未曾
有官。乞照戶部工部司農寺。通行奏舉。奉聖旨。令兵部將本部長貳合舉
員數。通行薦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勑。奉聖旨。令浙西兩淮發運司副
使。權與照兩浙轉運副使體例。每歲舉改官十一員。縣令六員。從事郎六
員。分上下半年舉。　嘉熙三年七月　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照得在外
從官。舊來即不曾判發逐部改官文字。劄付吏部照應。以後在外除授侍
從。並不許申發薦舉文字。　嘉熙四年七月四日勑。兩浙運判趙崇賀申。
照得激賞酒庫。歲舉改官三員。而犒賞酒所止舉二員。無以為趨事赴功
之勸。乞照激賞酒庫。所體例。增舉改官一員。奉聖旨從所乞。淳祐八年二
月二十一日勑。運副章大醇狀。犒照元申。請增舉改官一員。專舉檢察官。
如已受舉。或闕官。許從通融薦舉。令無官可舉。欲改舉運司屬官。奉聖旨。
特依所乞。如檢察已受舉。或闕官。許通舉酒所屬官庫官。并運司幕屬。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劄子。端明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懽狀。照對提領戶部財用職事
合有舉改官并陞陟科目員數。未審合與不合。照正尚書體例。奏舉施行。
七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提領戶部財用。特與照尚書體例奏舉施行。右劄
付吏部。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四年八月九日勑。淮東制置大使司申。安東州乞
照淮安州歲舉薦舉員數體例施行。本
所看詳上件指揮。淮安州歲舉員數。會到進奏院稱指揮內。已供知州每
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如遇歲首年分。減改官一員。
知州每歲舉縣令一員。令贅說照用。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三十日勑。兵
部長貳申。本曹歲舉祭閣庫主管官一員。元改官理為職司。遇歲終無官
可舉。欲照例將所舉員數。撥舉所部官屬。後有祭閣受舉。自從本法。奉聖
旨依。　淳祐元年九月四日。都省劄子。諸路憲司京狀舉員。須要有獄官
察舉。不許盡行遺落。全舉別官。九月四日。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十一月
十三日勑。今後選人受舉。已及職司常員共五員。更有薦舉員數。不許放
散收使。　淳祐元年十二月　日。尚書省劄子。照得江淮湖北冶司文字。
元降指揮。許舉三路五州十二縣。措置買納官。壽昌軍正係冶司所部。合
該受舉。奉聖旨。令吏部向後壽昌軍買納官。許令受舉。　淳祐二年正月
日。尚書省劄子。浙西提刑權提舉馬光祖申。乞將提舉司合舉百萬倉
官改官并從事郎。通舉鹽場官。劄付吏部。　淳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尚
書省劄子。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糴史宅之狀。照對發運一司。
專任糴買綱運之責。於是百萬東西倉。亦歸隸屬。所有薦舉。乞從提刑司
提舉司。已得指揮歲額外。增舉改官。從事郎。各一紙。專舉百萬倉官屬。照
得提刑提舉兩司。元得指揮。每兩歲各增舉改官并從事郎各一紙。專舉
百萬兩倉。近提舉司申請。將合舉員數。通舉鹽場官。朝廷既已劄從所有
提刑司合舉員數。宜歸之發運司。專舉百萬倉官。所請甚當。劄本司遵從
薦舉外。右劄付吏部。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勑。浙西安撫使趙與𥲅狀申。
辟迪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正庫繫銜。承直郎趙
汝迹。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繫銜。通受本路監司舉。剗理
為資任。四月四日奉聖旨依。　淳祐二年十二月三日。都省批下戶部侍
郎趙與𥲅申。檢照戶部每歲元舉官員數一十二人。尚書舉四人。兩侍郎
各舉四人。若歲終長貳不並除。只是獨員。亦仰補發十二員之數。十二月
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淳祐三年二月　日。尚書省劄子。修纂條例所看
詳吏部檢坐到紹定元年八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稱照在法。廣
西提刑上半年在靜江府置司。下半年在鬱林州置司。其所發改官等狀。
從提刑司所在舉發。近年提刑不離靜江府。而舉狀只發近裏州軍官。本
部欲令後令廣西提刑司將合舉員數。不分上下半年置司處。許均舉近

人近外州軍所部官，但要員數均及。本所竊詳元降指揮，廣西提刑置司上半年在靜江府，下半年在鬱林州。提刑僅於遠去，多在靜江府，所發舉狀，皆為近裏州軍有力者所得。令吏部欲不分上下半年置司去處，許均舉近裏近外州軍所部官，雖似可行，恐闕不分上下半年之間，因循沿襲，其勢必至不均，不若遵照已降指揮，簡明易守。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　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選人舉關陞限以三員，改官限以五員。自今後舉狀到部，須令中狀述令係第幾紙，本部即與放散，附籍批鑿，改聚關陞。過三員，改官過五員，不許收受。其有合增加舉員，如進納人等類，自依本法，亦須及格即止。主第五紙判已中狀中仍須舉減子數欲依條指　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敕：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趙與𥲅申：照得節制司元有準備差遣兩員，歲許專舉改官一員，近準省劄，一員省罷，一員改充安撫司準遣，所有上件改官，乞撥隸安撫司通舉。奉聖旨依。　淳祐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劄子：編修敕令所申，竊詳選人舉主五員，用職司一員，而後改官。若止許受職司一員，則恐諸司幹官與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二六〉

京局差遣，自本部本司之外，不復可以受舉，亦為未便。欲自淳祐四年為始，應選人改官舉主五員，除合用職司一員外，更許將職司一員作常員收使。如遇兩紙，不許收使。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　淳祐四年十一月五日，敕：提領豐儲倉所申：準省劄，復差幹辦公事一員，合受薦舉改官文字，欲依倉官格法奏舉。奉聖旨，提領豐儲倉所幹官照倉官例，許受本所提領官、戶部司農寺長貳及倉部郎官歲舉員數，仍候任滿日推賞。　淳祐五年九月三日，敕：淮東總領所申：措置拘催浙西圍田沒官米，乞照都大兵船司例，歲舉圍田改官及令狀各一紙。奉聖旨依。　淳祐六年正月五日，敕：兩浙運判吳子良申：提領戶部犒賞酒所一年共舉改官三員，如提領所屬官有人可舉，則以三劄盡數舉之；或無人可舉，則於三劄之內那移一劄，舉運司所屬官。奉聖旨依。　淳祐六年九月二日，敕：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趙與𥲅申：酒所歲舉改官三員，間有無人可舉之歲，乞照兩浙運司提領所已得指揮體例，於內那移一劄，舉本府及帥司屬官。如點檢所自有可舉人，三劄盡數舉之，不拘那移之說。奉聖旨依。　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鄭逢辰申：兵鈐司歲舉兵官員額外添舉改官、關陞狀各一員，以

舉文臣之用力者。其改官狀兩歲共舉一員，係舉兵鈐司屬官及討捕有功人。奉聖旨並依。　淳祐七年九月　日，都省劄子：兵部尚書兼檢正從領史宅之申：照對本所改官兩員，縣令以上任使一員，止令通舉天賜錢塘、西興、錢清、西陽，欲將合舉縣令改作親民改官，仍乞更添改官二員，通前共作五員，許舉江浙淮廣瞻司幹官，及催煎買納支鹽等官，提領歲舉職司兩員，常員一員，同提領歲舉職司一員，常員一員，俱家從中外陞轉。淳祐六年未舉縣令一員，乞併改作親民官。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兵部尚書史宅之申：照對本部長貳歲舉改官員數，通舉在外制置司及提舉兵船司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已奉聖旨依。所有諸路安撫司、諸郡節制司，即與制置司、提舉兵鈐司事體一同，亦合遵照一體奏舉。欲望詳酌，將本部長貳舉狀劄舉削，若無官可舉，通行改舉制置司、提舉兵船司、安撫司、節制司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充改官。九月十七日，奉聖旨依。　淳祐七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趙與𥲅申：畜戶部每歲合舉改官員數，并陞陟科目，合與不合，照昨來趙與懽奏請，依正尚書體例奏舉。右劄付吏部照應準此。　淳祐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敕：將作軍器監申：本監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二七〉

長貳合舉員數，如遇闕官，照大理司農太府寺一體通融奏舉。奉聖旨依。

淳祐八年九月　日，都省劄子：秘書丞兼司封郎官王𤍠奏銓選之弊，數內一項：選人必實歷三考而後受京削，今則有得舉於未有考第之前，待年而後放散者，此何法也？此項不得先與收附，候考滿放散。應未足考第舉狀到日，即依條不該符下。　淳祐九年二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運司歲舉改官狀內存留一員，專舉督運官，俟之事無虞，即與對上，不以漕臣遷除交替為拘。如在前任內差出，亦令下次補發，永為定例。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九年四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總領所元有催綱官一員，催運不周，增置督運、催綱各一員，欲從行在提領激賞犒賞兩酒庫所專舉檢察官體例，每歲添舉改官一員。奉聖旨，特依。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總領所申：每歲專舉催運官一削，欲酬其勞，而區處運撥，責在幹準。如遇減員年分，許通舉幹官准遣；其不減員年分，自照元降指揮，專舉催運官。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九年四月十一日，敕：都大川秦茶馬兼夔路提刑袁商之申：乞檢照三路憲司舉員，許於本路叁紙之外，一體增員。奉聖旨，於利路武臣及關裏提刑司權借改官舉主二員，從事郎一員，增添夔路提刑司歲舉之數，合分上下半年。

立休戚都等路體例併承平日將遷提舉司無處可撥照舊來員數體例
施行 淳祐九年五月 日都省劄子資政殿學士浙西安撫使提領戶
部財用趙與篡申照得戶部犒賞酒庫官六十餘員僅有改官兩紙分上
下半年剗發外有一紙專舉撿察委是員多欲每年放行職令狀各一紙
奉聖旨依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鄭
霖申去年減省運幹辦等員舉狀減三分之二今舊員已從所減舉狀
委是狹少儻得上半年京削四紙下半年兩紙倉官一削在外庶可鼓舞
僚佐奉聖旨令吏部特與增作五員並理作常員之數又降淳祐十年五
月 日都省劄子本司申明欲將倉官一員在外正舉五員并倉官通撥
舉六員之數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十年五月二十八日都
省劄子淮東制置司據泗州申乞照招信軍歲舉員數送吏部契勘有無
似此新復州軍體例進奏院供安東州係新復州軍每歲舉改官二員從
事郎一員如遇減員年分止合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四月
十六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照安東州一體施行 淳祐十年七月九日
都省劄子諫院條具百司庶府破法用例蠹國害民等事畫一于後 一
選人多求舉主僥冒轉官之弊選人改官合用舉主五員近來有得五員

多求三員放散給告示或水土實處只用二員改秩亦多求三員放散給
告示或有勢力先求臺閣程賞得免舉主至二三員者及改官之日合用
五削者用五削合用土賞者用土賞卻將舉主告示及所得減員公據每
一員乞轉一官如職司乞轉兩官委為冒濫乞下吏部自今後如遇有選
人舉員已足本部自有放散月日可候若已及格人續發到舉狀並不許
放散出給告示若元係程賞減員聽乞比折收使 一選人以常員折職
司之弊選人五削用一職司今有五紙俱是常員乞以一削常員理為職
司實為破法尤宜禁絕以重名器 一選人乞免職司泛濫之弊乞下諸
閫臺省今後應奏功賞只合乞與循轉官資其已循至承直郎或乞陞擢
比外或有大項勞績方許申乞減免常員其職司文字明立禁約斷自今
後不許妄行申乞減免都司擬並依令吏部遵守施行仍不許諸路制總
監司郡守妄有申請七月九日奉聖旨並依 淳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都省劄子勘會中外文武官時暫無攝其間有合發大小舉狀處未審合
與不合仍舊剗發二十六日奉聖旨暫攝職事人不許剗發舉狀右劄付
吏部施行 淳祐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勑國子監長貳合舉書庫官文
字無官可舉照三省六曹架閣已得指揮通融改發諸州教授若有合受

舉書庫官自依本法十二月二十日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五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勘會
淮安州寶應縣昨陞為州後復仍舊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將寶應縣陞
為寶應軍續大使司倣做鄂州武昌縣陞軍例創置簽判兼教授一員戶
錄一員司法一員其寶應縣令丞簿尉監當各仍其舊從省部注並以寶
應軍寶應縣繫銜吏部勘會據進奏院申壽昌軍管下武昌縣一縣每歲
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京官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六員內二員
辟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一員今取指揮五月一日奉聖旨並依其
舉員仍自淳祐十二年為始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十一年六月七日勑吏部勘會招信軍每歲舉改
官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卻無從事郎員數申乞照淮安州安東州泗州新
州安豐軍五郡一體薦舉勘到進奏院關折司供稱五郡並係極邊州軍
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其招信軍亦係極邊州郡申取指揮奉聖旨
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祐十一年四月十日勑兩淮制置大使司申淮
東淮西兩制司恭準聖旨照沿江制司例特與推增每歲改官舉狀一紙
從事郎舉狀二紙但本司係東西兩路各自舉官令小狀周可均分淮京

削不容偏舉乞特許淮東淮西兩制司各舉改官一員所有已降指揮令
舉從事郎二紙就與比折本司更不舉官四月十日奉聖旨特依 淳祐
十一年七月 日都省劄子權知岳州兼尚書省提督分司財用趙汝𢇁
狀照對提領分司財用司專差幹官一員在州拘催茶事係汝𢇁任責提
督竊見湖廣總所幹官一在本州分司知州嘗舉改官今提領分司幹官
合與不合照例薦舉以憑遵守劄下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吏部照會
準此 淳祐十二年四月三日勑新除將作監兼權發遣戶部判官公事
余晦申歲舉改官員數乞照戶部長貳一體奏舉理為職司四月三日奉
聖旨每歲上下半年各舉改官四員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取會到吏部侍
左狀勑進奏院供稱戶部長貳元有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共三
員每歲共舉改官一十二員每歲各舉四員分上下半年舉若上半年止
有尚書或侍郎各一員在任各舉改官三員共六員若尚書侍郎或有獨
員在任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五員如歲終獨員在任合據舉改官二員通
共不出改官一十二員之數戶部判官每歲舉改官八員分上下半年舉
係余晦獨員在任中請若有尚書或侍郎闕除判官在任所有每歲舉改
官員數並不出一十二員之數係各廳分舉今欲說照用 淳祐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敕。吏部勘當兩淮制置大使司申。壽春府乞照海連泗三郡歲舉員數。符下進奏院。契勘保明。據申。壽春府係新復州軍。管下兩縣不曾承指揮許薦舉改官從事郎縣令陞陟。內泗州係新復州軍。管下三縣。歲舉改官二員。如遇減員年分減改官一員。每歲舉迪功郎縣令一員。奉聖旨依。令壽春府特與照泗州歲舉員數。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提領江淮茶鹽所狀。乞將每歲舉從事郎一員改官兩員通舉江東西淮東西官屬。所有本所官屬亦合許令通受江東西淮東西諸帥閫監司舉狀。實為司存之幸。奉聖旨特依。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　日都省批下。提領市舶所申。差辟諸務監官。有公廉任事者。照茶鹽所例。許從本所剡薦。乞以二紙為額。仍通受戶部舉剡。剡下提領市舶所從申施行。批送吏部。照已剡下事理施行。　寶祐元年二月八日敕。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欲照行在酒所體例。自寶祐元年分為始。將建康府酒所兩年通舉酒官三員。京削許通行薦舉。本路官屬有勞績者。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敕。吏部勘準批下京西安撫副使司。照湖北安撫副使司。歲舉員數。送部照條勘當。申勅到進奏院。催湖北路安撫副使司。每歲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

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下半年舉從事郎。所有歲舉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尚左關每歲合舉充陞陟一員。尚侍右關檢準格。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二十人。今備坐因依在前。取自朝廷指揮。奉聖旨。依吏部契勘照湖北安撫副使司合舉員數格法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勅令所看詳浙西兩淮發運司。非使副舉改官狀。不可理為職司。只合理常員。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司農少卿兼左司趙崇嶔狀。照對妾宗嫩提督修纂條例。據吏部侍郎左選具到條例內一項。檢坐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部。照得在法。迪功郎以上。實歷一考。聽舉關陞。已滿三考。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今諸路州軍不照見行條法。選人未及一考。乃發職令狀。初任止及一考。於次任未二考。又初任及二考。至次任未及一考。乃發改官狀。如下半年舉狀。卻於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卻於先一年歲裏發。委有礙條法。洎不該收使。卻謂發奏日雖未及合舉條限。到部日已及條限。如此陳乞。四川尤甚。非惟破壞薦舉條法。猶有力者皆攙先取之。孤寒後至者。皆無望焉。本部檢具薦舉條法。及慶元三年十月三日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並與收行收附。宗嫩竊詳選人初任一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三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受舉之月日。今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一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今乃妄以次年舉員。攙先隔歲發奏。委是違戾。欲從申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容令引用辟例。仍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奉聖旨依。　寶祐二年正月　日。尚書省劄子。太府少卿兼左司曾穎茂狀。準指揮提領市榷所契勘。本所元係隸浙西安撫司。則通受安撫司舉剡。續取上戶部。則受戶部舉剡。令收回尚書省拘榷。則書擬官監場官。若非堂除。即是選辟。欲照茶鹽所例。歲舉改官兩員。如檢正左司兩廳俱提領。則各舉一員。如一廳獨提領。則並舉兩員。仍照舊例。通受戶部舉剡。奉聖旨依。且令歲舉一員。只隸朝省可舉。如在外不可援例。

侍郎左選司勳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淮東提舉司。兩淮制置司。天賜場。今後鹽場官。幹官。催趁登額。支發及數。方許保明推賞。歲終支發不及三分。展半年磨勘五分。展一年磨勘七分以上。降一官。每歲舉員不許舉他司屬官。下

吏部照應。照得浙東西提舉司鹽場已改隸運司。今聲說權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奏。乞照湖南大使陳韡比照淮浙發運副使例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六員。縣令六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六員。從事郎三員。縣令三員。下半年舉改官五員。從事郎三員。縣令三員。奉聖旨依。　寶祐二年十月七日。都省劄子。提領江淮茶鹽所大資吳淵申。請乞自寶祐二年為始。照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司例。歲舉改官。奉聖旨。每歲與添舉改官一員。照得提領江淮茶鹽所元許改官二員。今有指揮。添舉一員。計合舉三員。今聲說照用。　寶祐三年二月十四日敕。宗正寺狀。照對宗學應干事務。並隸本寺施行。宗卿少為本學長貳。欲援國子監長貳歲舉體例。專舉宗諭改官一員。如歲終無官可舉。乞舉西南兩外宗教。奉聖旨。令宗正少卿每歲舉宗學選人學官一員。　寶祐三年四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獄訟全在獄官平允。舊來諸路憲司。歲發京狀。須要獄官沾舉。合行申嚴。奉聖旨。令刑部長貳及諸路提刑司。每歲於合舉員數內。專留京狀一員。或二員。充舉獄官。其貪污昏耄之人。奏劾以聞。到付吏部照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知平江府事兼浙西兩淮發運使趙與簒狀，竊惟發運置司，鐔鏷繁劇，和糴責任不輕，全藉幕屬任責，與之舉削，以示激勸。欲依已得指揮，照兩浙轉運副使依舊歲舉改官十一員，專舉倉官改官一員，並理為職司；從事郎六員，縣令六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六員，大小使臣陞陟二十員，分上下半年舉。如將來散官領發運司職事，仍舊減員，更不增舉。十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照發運使例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四年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京湖兵大使復諸閫例申，乞歲增舉員。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京湖制置大使司兼夔路策應大使特與歲增舉改官三員、職令狀共四員，許通融舉發，佗日非以執政恩數兼兩閫者，不用此例。右劄付吏部。　寶祐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敕：湖北安撫使兼常德澧辰沅靖五郡鎮撫使知常德府呂文德申，乞照向任淮西安撫使兼領招撫使日，同安撫使例，為舉改官、親民任使兩員。奉聖旨：令呂文德除湖北安撫司歲舉外，其鎮撫每歲許舉改官常員一員，縣令一員。　寶祐四年十月六日，都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下吏部嚴加革絕，開具下項。　一、西淮監司而舉東淮之條屬。照得兩淮監司，各有所部，淮東監司薦舉，合舉淮東路官屬；淮西監司薦舉，合舉淮西路官屬。令兩淮監司互行薦舉，乞朝廷行下本部，下兩淮監司，自後止許薦本路條屬。　一、横州守臣而舉廉州之教官。照得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薦舉。如本州闕教授，本路提學司牒差本路幕職州縣官權攝，若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本路依正官法薦舉。近有見任廉州教授却權於横州，引用前項條法。使横州舉劄，若謂横州教導有方，則廉州本職豈無發闕妄難引用前項除濤却與佗官權教不同。令後如係見任教官權攝佗州教授，其權教舉狀到部，不許放散，仍明備不該符下。　一、有數年已廢之劄，乃取之而復補發。照得諸舉官有員數，而前官舉狀不該用或前官前一年未舉員數，聽次年再舉。若被舉之官身亡致仕，或因罪停廢，及舉狀到部收使外，有剩數或未收使，因別賞特旨改官，不曾收使者，並聽再舉。法中所載前一年員數，聽次年再舉。續寶祐元年二月內，陳尚書㙡申請身亡員數，不許補舉條法與指揮抵牾。今看詳身亡員數明言許次年補舉。近降指揮不許補舉，乞朝廷明降指揮下部，遵照條法。如有補舉身亡員數，當年舉次年補者可用，出違次年，不許放散收使。　一、舉主事故已踰數月，尚貪緣而放散。照得在法，所舉官與被舉之官，各須在任，近有舉主事故，却作已前月日發奏，進奏院吏謂到院月日在先，含糊點抹，本部止憑貼說放散，妄是泛濫。乞下本部，有舉主已事故，從奏到院後限一月到部，與勘無違礙，即行放散。如過限到部，並不該符下。令後官補發。　一、受舉之官，猶未及考，乃先期而收附。照得在法，諸迪功郎以上實歷一考，聽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聽薦舉改官。近有初官未及一考，使受職陞舉狀未歷三考，預受改官狀，先次收附告示，至考第及格日放散。令後遇有關陞舉狀到部，照勘被舉人實歷一考，受改官人實歷三考，如見得的實考第，即與放散。如考第實歷未及，備不該符下，別行舉官，不許先次收附，考足日放散。　一、有合舉所隸之員，乃舍之而界佗官。照得各路各州在京官合舉選人，改官職令狀各有專降指揮，舉所隸處，今舍之而界佗官，則所隸官不得薦舉，妾於指揮有礙。令後奏狀到部，如薦舉不係所隸官屬，不許放散，進奏院官常切檢舉。如不係舉所隸官屬，奏狀到院，不許收受投進。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條具到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六日，都省劄子：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吳潛狀，欲照沿江制置司例，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照得沿海制司，所統止四郡，似難盡援。令以宰臣判藩閫，特與援增改官及從事郎各一員，分上下半年舉。若後政繼之，執政資格人充判臣，亦不許用此例。奉聖旨：依擬定事理施行。劄付吏部，照得沿海制司歲舉員數，取到進奏院，稱沿海制司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令聲說照用。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敕：沿江制置副使司申，乞將本司歲舉改官及關陞等員數照正閫例，一體施行。奉聖旨：特令每歲上半年增舉改官一員，下半年增舉從事郎一員，自寶祐五年為始。　寶祐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都省批下吏部契勘：京西提刑兼提舉王登申，乞照湖北提刑提舉司，歲舉改官職令狀事，據申，湖北倉憲兩司每歲舉官各有員數，京西監司只不除人，所以舉員亦無定額。令王提刑兼倉憲兩司辟置僚屬，所合斟酌施行。五月十三日，奉聖旨：令自寶祐五年為始，每歲提刑提舉司各舉改官一員，從事郎縣令一員，如將來與復并理，所部州軍悉還舊觀官屬，備具却許申請增舉。　寶祐五年五月四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準批下：京湖宣撫趙少保奏，宣撫大使司申，乞歲舉改官及從事郎員數，批送吏部，勘當本部，開具進奏院供到四川宣撫司舉員，因依申取指揮施行。照得宣撫兼領四川，封疆闊遠，官屬亦多，舉員亦寬。令趙宣撫止兼夔路

永樂大典卷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三十三〉

策應一司與李宣撫事體不同，合該指揮。奉聖旨，令京湖宣撫大使司、夔路策應司照吳恭改例外，每歲增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右劄付吏部。本所看詳，取會吏部侍左狀，勘到進奏院供稱，本院契勘吳淵昨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使，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縣令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其京湖宣撫大使增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二員、令牒，說照用。　寶祐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珍南平紹慶府鎮撫使向士璧申，乞照淮西招撫司例薦舉。吏部供，湖北安撫使兼常德府澧辰沅靖鎮撫使呂大德已降指揮，除安撫使司歲舉外，其鎮撫司每歲許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向士璧照呂文德鎮撫使例，每歲許舉改官常員一員、縣令一員。　寶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遵守見行條法，比後應諸處申發舉狀，逐一參照，內有不係所屬，不該受舉之人，仰本部退回，不許徇情擅與收使。帶兼佗職，欲受佗司舉狀者，其受舉官非係制書權攝，止是佗司一時差權者，並不得收受。右劄付吏部。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奏請稽法循例等事，數內一項，諸舉狀未該收使，而受舉人事故及遷改者，許次年補舉。如隔涉年遷，不許補發。奉聖旨，依。令尚書省榜示下六曹，弁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吏部據準當年正月八日都省批下，知樞密院事、兩淮安撫制置大使行府狀：據懷遠軍申，備差總轄諸寨，創築荊山城壁，乞照沿邊諸郡例，每年所舉改官令格陞陟員數，批送吏部指定。本部下進奏院，契勘得以懷遠名為軍，仍以荊山為縣，其差置官屬，依寶應軍施行。今所舉員數，合照寶應軍，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並不分上下半年舉。每歲又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六員，內二員舉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奉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開慶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準批下廣南制置大使司申：據拱衛大夫、濠州團練使、依舊帶御器械、廣南西路邕宜欽鎮撫使兼知邕州劉雄飛狀，司存剏建，邊事叢夥，凡此宣勞，當加激勸，欲望朝廷矜念極邊，多頒歲舉改官及關陞縣令舉官員數。申乞指揮。吏部勘會歸、峽、施、珍、南平軍、紹慶府五郡鎮撫使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常德、澧、辰、沅、靖五郡鎮撫使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申候指揮。奉

聖旨，令三郡鎮撫司自開慶元年為始，將上件從事郎以上任使一員、改官一員，分上下半年舉發。仍下吏部、進奏院、廣南制司、三郡鎮撫司，各照應。右劄付吏部。　開慶元年正月八日，尚書省劄子：金紫光祿大夫、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賈似道狀，乞照京湖近例，裁舉員數。三省同奉聖旨，令兩淮宣撫大使司，特與照京湖宣撫司，通用安撫司舉削例，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七員，仍照夔路策應司例，更與歲舉改官三員，共一十四員，分上下半年舉。其淮東西安撫司歲舉員數，仍自照例舉發。

開慶元年三月四日，敕：京湖制置大使司狀：據沅州知郡李夷宗申，照得鎮遠州運糧涉遠，欲將本州受給官，辟以沅州差遣，令沅州格一紙京削舉之一年，民無怨讟，制司亦以職司一削舉之一年，始終無辭。安撫、提刑、提舉司共舉之。奉聖旨，依。　開慶元年五月十七日，敕：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臣趙與𥲅奏：竊見前政制臣賈似道嘗請于朝，乞依吳淵任淮浙發運司、陳鞾任湖南安撫司禮例，制司歲舉改官以一十一員為額，已得旨允，合仍舊，乞賜明降指揮，以憑遵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照知院賈似道為制置大使日薦舉。　開慶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都省劄子：光祿大夫、樞密使、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狀，撿準京湖趙宣撫申，請薦舉員數。吏部申：京湖宣撫大使司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七員；京湖通舉策應司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縣令二員，並分上下半年舉。所有湖南宣撫大使司合舉改官，卻以策應司員數理舉，通不出改官一十四員、職狀九員之數。欲望朝廷從申。奉聖旨，特依。　開慶元年閏十一月　日，尚書省劄子：兩淮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杜庶狀奏：臣蒙恩制閫，兼領兩淮，所部之州二十餘郡，事叢責重。臣切憂處乏合舉刀，共濟多艱。其激昂趨事赴功者之心，惟有歲薦員數而已。竊見前制臣賈似道、趙與𥲅，俱以一十一員為額，一係見執政出使，一係前執政分司，在臣卻是卿職上膺選委，然官職雖有高卑，而官屬則無損少。臣固不敢望兩政員數，未審合與不合。於兩淮更與各增添改官一員，而從事郎、縣令任使亦照所添員數，庶幾僚佐得藉此可以勸獎，不勝邊陲之幸。欲乞明降聖旨，宣付外廷施行。閏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依。　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勘會選人任監司官屬，許本路監司互舉。近有置司屬郡，兼帶本州繫銜，或分司或管幹本州職事，俱受置司州軍舉員。其元付身無本州繫銜，止係給帖差權，自不合受舉。所有省劄付身，帶本州繫銜，未審合與不合收使。乞明降指揮下部，以憑遵

守。中省復批省劄付。身既帶峽州警銜。自可受本州之舉送吏部。準此
景定元年二月十三日。尚書省劄子。浙西提舉孫子秀狀。竊惟歲貢年分。
常平司上半年只有令狀一紙。而交舉者衆。僅拔其一。茶鹽司上半年則
有職令兩紙。幕僚場官多經任人。無用關陞。乞照舊銓格。許容常平茶鹽
司通舉。奉御寶批。知照得鹽司已隸兩浙運司提領。令併說照用。　景定
元年二月七日。尚書省劄子。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焦煥炎狀。
竊照當來創司。因瀕闊省。併後申請。歲舉京狀各兩員。朝廷僅從其半。況
本司地界。遍於沿江兩閫。欲照元申。許令每歲通舉京令狀各二員。奉聖
旨。令浙西都大兵船司。每歲於已行舉改官員數外。更增京令舉員各一
紙。　景定二年正月一日。都省劄子。爲知縣於民最親。必五削改官。親民
舉狀。始以命之。重其選也。自銓利之習橫流。薦舉之意浸失。挾貴用賄。如
取諸寄。貪庸得志。民不堪命。欲窒其源。惟有嚴謬舉之罰。是遵祖宗舊制。
其桀戕獨舉。尤當加嚴。以建陰三年二月指揮。應所舉之官。在任貪濁不
公。畏懦不理。贓務發聞。處斷并遵並量輕重連坐。又當年八月指揮。納賂
得薦者。許人告如得實。則賞告者。列聖相承。皆比爲急。無非爲加念元元
計。積久習玩。在今日所當申儆。自景定二年爲始。斷務必行。決非文具。仍
於舉狀內備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日下遍牒合薦舉官司。
遵守施行。　景定二年二月七日初。吏部狀。承景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都省批下。兩淮安撫制司申。據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夏貴狀。乞照
河南招撫司例。歲舉改官員數。奉聖旨。令京東招撫司歲舉改官二員。從
事郎一員。上下半年舉。其減員年分。只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仍通舉
淮東路官屬。自景定二年爲始。　景定二年七月八日。都省劄子。勘會六
曹寺監長貳等處。歲舉改官員數。合照條法指揮。奏舉所隸官屬。內六部
長貳。各舉察閫改官。歲終無察閫可舉。方許舉所隸官屬。吏部則許通舉
吏部四選內外見任官。近年以來。命親者多。後舉之舉。俱不以法。致使孤
寒應受舉者。轉成困滯。所合申嚴。奉聖旨。令吏部截日終。應改官狀至本
部。照應條法合奏舉。方許收使。發舉官司去處。一體遵守施行。毋或違戾。
景定二年八月十四日。都省劄子。吏部條準批下。兩淮安撫制置副使司
申。據知懷遠軍河南招撫司申。乞照京東招撫司例。歲舉改官二員。從事
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其減員年分只舉改官一員。仍通舉淮西路官屬。
奉聖旨依。　景定二年十月十三日初。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四川宣撫
使知郢州呂文德狀申。京湖差官暫運已通融薦舉。十月十五日。奉聖旨
令將宣撫司歲舉改官一十四員從事郎六員內將一半員數通融薦舉
京湖運糧入蜀官屬。一半薦舉四川宣司官屬。候時事稍定自依舊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部　吏部十五

吏部條法關陞門一　文武臣通用　選人　承務郎以上　武臣　資序依已附
關陞𢹂要。　文武臣通用　應文臣換授使臣陳乞關陞若選人上考第
許將參考比折壹考京官考第許將兩考作壹考通理使臣之後通及陞
考及格許到部關陞　應奏補出身致仕恩澤并吏職軍班及諸色出身
人陳乞關陞者在法合要兩任實及柒年參任滿拾年者準上法年叁拾以
上到部內須歷肆考名色差遣貳考共及陞考許關陞親民
若校尉上所歷考第與使臣考第一同　尉尉非　應奏補出身致仕恩澤
并吏職軍班諸色出身陳乞關陞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
再入監當後及貳年就移親民　應見任川廣差遣人如考任名色及格
候赴本路運司參司訖許經本司保明申說參司年月日分明亦許關陞
應稱經歷任滿貳年成資以上　承務郎以上　應監當人合要兩任
陞考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　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監當人合要兩任陞考舉主肆人內監司壹員關陞知縣資序　應改官
知縣人合要兩任任考舉主貳人關陞通判資序　應宗子應舉得出身
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叁考合關陞通判資序　應通判人合兩任肆考有
舉主叁人關陞知州資序　應理知州軍資序知係職事官曾任常調差
遣合自改官後肆年關陞通判資序捌考關陞知州資序若是外官須自
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後再要貳考共成伍考關陞通判再歷兩任肆考
通前共理玖考關陞知州　應監司州郡在任不得陳乞通理若不因罪
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應侍從舉陞陟許當監司員數　應郎官任
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總理合入資序　應關陞通判資序若不歷
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　應已曾關陞知州
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知州資序理入初任提刑　應已曾關陞初
任提刑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副使　應
已曾關陞諸路轉運副使人貳考陞第叁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使
應已曾關陞諸路轉運使發運副使陞考陞第叁任轉運使理入發運
使叁路轉運使
[illegible]人　應廸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與關陞縣

令備入從政郎　應廸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職官舉主叁員
謂從事郎　與關陞職官知縣入從事郎　應廸功郎有出身肆考無出身
陞考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廸功郎有出身兩任肆考
無出身兩任伍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攝官授正官
後叁任參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流外人肆任拾考
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事郎　應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者兩
任伍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修職郎壹任叁考不以
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修職郎係知令錄資
序壹任叁考回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修職郎有出身叁考無
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繳告關陞入從政郎　應從政郎壹任叁考
不以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廸功郎因恩賞
循從政郎以上之人如係有關陞舉主叁員照指揮合理作奏舉關陞恩
例　應諸州教授應關陞令錄資序照條就任關陞却不拘參選　應關
陞令錄合參選如不曾參選若考第應關陞外或官司舉辟就移照條並
理為參選就任關陞　應入令錄合參選照指揮川廣許令參司理為參
選　應選人因關陞及狀使恩賞循至承直郎止

武臣　應武舉出身人武舉特奏名推恩人同兩任成資不須用名色差
遣止是用肆考不拘歲甲許關陞如係見從軍武舉人合於本司批成肆
考召本等保官貳員經本司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方許關陞　應
使臣所歷考任及格赴部陳乞關陞如新任係是直差授到正任該差劄
子見到部許關陞　應使臣宗室合用陞考內須歷監務貳考通不歷務
肆考者許年叁拾以上到部聽關陞　應從軍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
自給到吏部差帖印紙日實及陞年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共成陞
考召本等保官貳員經本司次第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年叁拾以上
聽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如被到正將以上差劄如止係審劄不
曾取旨該差人許兩日折當一日　應使臣曾授外任差遣考任未及後
辟從軍人許通理外任熱成陞考許經本司召保官貳員委保甲所在州
軍保明申部施行仍舊從軍使喚　應使臣考任雖及應關陞者若係差
替回人依條與展壹任更被回部與關陞親民　應使臣曾除名公罪非
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許關陞及任人不得入親民　應使臣陳乞關
陞許將昨來月日轉用通成陞考與關陞　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係
在內差遣與關陞　應進納使臣授尉司監當滿柒年無遺闕內須歷名

已任考有監司或知通奏舉陞陟者有叁員年叁拾以上許到部關陞親
民如侍從所舉者謂當監司員數。應文武臣合該關陞除前項聲說外
除依本法。 文武臣通用。
尚書考功勑。 諸州軍申發官員關陞文字不依條保明者對讀官吏杖
壹百。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
尚書考功令。 諸承受關陞文書合會問者並限叁日。 諸關陞人文書
雖未足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關陞。 諸已關陞者別具家狀壹本
并印紙納考功。諸關陞若在京者具家狀仍將未經磨勘所授告勑宣劄
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 諸監當人滿陞年到部聽關陞。知年
限已應格者任者自依本法。其止少半年以下再入監當候成資日願就
移親民者亦聽。 諸武臣試換文資者聽以換授前兩任當壹任 諸武
臣頭應及叅并因試換文資者歷任資考並許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內
試換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民者即依元條勘會功過舉主。 諸省試下
舉人因進納授官於元補文書內不坐進納名目者舉改官職官縣令即
依進納仲
得郎右選令。 諸宗室關陞親民資序許射添差監押關仍注年叁拾以

上非材武人不注老疾人。老疾不相須。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勑四川選人京朝官大
小使臣關陞係用任數年月依條到部陳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
參部令本司聲說公參月日仍繳連錄白歷任批書印紙及出身以來應
合用文字保明申部按法施行如不曾赴運司公參自合到部關陞本
聖旨依。 淳熙十年十月二十日 勑臣僚奏欲令吏部將二廣中到選
人京朝官大小使臣用考任關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照四川已得指
揮一體施行奏 聖旨依奏。 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 勑文武官監當
人依法合滿陞年到部關陞近來陳乞稱已到堂使理作到部狀行關陞
顯屬弊倖今後並遵依見行條法須候親身到部方許關陞如人吏或有
違犯送所屬根究施行。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勑吏部狀照得京
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
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揀逃狀欵狀
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狀使施行奏 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
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
理施行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

臣校尉狀使舉主事其逐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今聲說照
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六月七日。 勑吏部指定四
川宗室關陞通用陞考欲展壹任貳考通理捌考不礙務。欲行關陞本
聖旨依。 承務郎以上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試換承務郎以上官應入親民者關陞並依承務
郎以上法。 諸監當人考任舉主雖應格內須監司壹員聽關陞即犯公
罪杖以下加舉主壹員私罪或公罪徒若虧課利壹分。課利並通比。若災
傷不分依狀稅分數格除。展壹任再犯或舉主未足者更展壹任次任亦
如之累展通及拾貳年者舉主壹員聽入親民其自使臣及承直郎以下
改授者許以未改授年月舉主通計關陞。 諸知縣考任舉主雖應格須
壹任實歷知縣差遣職事官非舉主須監司壹員。在京內壹員本轄無本
轄者。止用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舉主。聽關陞。州法官不用舉主。即犯私
罪徒情稍輕。加舉主壹員仍展壹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壹員。宮觀嶽廟並不理當任數。諸知縣親民人兩任與關陞內須實歷
知縣壹任。宮觀嶽廟非奏補承務郎以上已關陞知縣及宗室換授理親民

人準此。即雖歷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叁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陞年滿替方許關陞。 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壹任實歷親民
或刑獄差遣舉主須監司壹員。在京內壹員本轄無本轄者止用侍制權
六曹侍郎以上舉主。餘外用監司準此。聽關陞。州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壹員仍展壹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壹員其在京倉庫場左藏東西庫監官以并壹任特旨或壹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歷亦與關陞宮觀並不理當任數。 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庫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謂舉主事故。在應關陞壹月之後者。 諸侍從官舉陞陟謂舉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員數。 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官候該關陞親民
者更展壹員監當如有舉主陞員與免展 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民聽以歷過武臣考第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 諸通判知
縣以貧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遣者無贓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已犯贓及被追官勒停者叁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叁員內監司各
貳員聽關陞再犯準此 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許雪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改資者同。其遇恩或特旨除

落罪名依無過人例同，亦許通計犯時任數謂須本任合滿年月罷任者
方許通理。　諸曾除名公罪非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贓罪者，永不得
入親民。　諸犯入己贓罪狀考任舉主雖應格，不入知州。　諸郎官任內
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　諸寺監長貳並聽就任關陞
理合入資序。　諸應關陞資序人，如歷任並係無人薦舉去處，聽不用舉
主曾任州郡倅除郎官御監使為監司入準此。　諸關陞通判資序人，若
不歷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　諸祕書省官
已成任者，聽別理為任，就任關陞資序者準此。　諸八路應關陞知州資
序者，並赴部關陞
尚書左選令　諸奉直大夫以上免關陞注知州
尚書考功格　關陞　監當人　右滿陸年有舉主肆人，入知縣　知縣
人　右兩任有舉主貳人，入通判　通判人　右兩任有舉主叁人，入知
州
尚書考功申明　政和二年六月一日　勅吏部狀勘會自來使臣須應
及第并因試換文資，雖通理任使臣資考，若已關陞親民或已歷數任親
民差遣，仍須換官後再依承務郎以上法，要滿陸年舉官肆人內壹員監

司方許關陞親民，如資考舉官等不應條法，止合理作監當資序。緣使臣
所歷差遣與文資考任輕重不同，今有宗室任使臣與監當壹任滿有舉
官保明陞親民後，理過壹兩任親民，試充文資。從來尚書左選換使臣日，
已經關陞換官後，便隨歷過任數理為知縣資序，更不經由考功依條改
官。請重別關陞考功，依尚書左選換使臣任內歷過親民差遣理當知縣
資序關陞通判。緣熙寧元豐武臣試換關陞條內並不分別宗室，先再勘
會關陞之文，況止因本部相承體例行遣，於是有礙舊例。今相度，除已前
用過使臣歷任理當親民關陞之人已追改外，今後並遵依熙寧條法施
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三日　勅吏部狀照對郎官依條就理關陞合入
資序，多是先曾於知縣或通判資序上用考任舉主關陞，於常格合用任
數外有餘剩月日，今若止自曾經關陞後別理當任，不與收使，則郎官枕
理關陞事緣近為虛設，已令後郎官許通理關陞以前年月枕理關陞合
入資序。奉　聖旨令吏部依郎官見行條法施行
選人
尚書考功令　諸迪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與

縣令；有職官舉主叁員，與職官知縣。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陸考，若首任令
錄、知令錄，有職官舉主叁員，非令任停替者，候參選與文林郎。　諸丁憂
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體量過犯移任對換，在
任及壹考人通理考第，及自劾罷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　諸知令錄
非因事降入人，壹任回內非考入令錄人，候及肆考，捨考人，又陸考，無私
罪及公罪徒，不因體量過犯離任者，與令錄。　諸流外人參任柒考，有縣
令舉主陸員，與執移縣令；執移後通有使臣舉主叁員，與磨勘換本等使
臣。三省祗應人出職參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占射迪功郎壹次，經
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郎參任柒考，常調迪功郎肆任捨考，
有使臣舉主陸員有私罪者，添職司壹員，或餘官貳員，史供職并和市有
剩利各計贓不滿匹者，添職司貳員，或餘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
流內法進納補官準此。　諸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
正官後參任柒考，流外肆任捨考，與令錄。若歷任有贓私罪，及公罪徒并
曾停替者，更候壹任回流外人及捨參考不候，無上文過犯，即與令錄因
酬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人有贓濫，及三省祗應人出職者，不得
入令錄。其進納人參任柒考曾者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有犯準上法。

若歷任有舉主，會問應使舉主關本選。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判司簿尉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
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參任柒考，流外肆任捨考，歷任無贓私罪及公罪
徒，或曾停替者，與錄事參軍。如有上文過犯，即展壹任回流外人及捨參
考者不展。以上非流外人，曾有舉主肆員，或合使貳員，仍通注縣令因酬
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有贓濫，及諸司驅使官、散官、三省祗應人
出職者，不得入錄事參軍。其進納人參任柒考書者試下者，兩任伍考，與
令錄，差監當因酬獎與職官令錄者準此，有過犯準上法。　諸奏舉職官
人用改官狀就職官同，判司簿尉合入令錄者，有出身陸考，無出身柒考
及前任令錄、知令錄，與文林郎，餘與從事郎。　諸迪功郎無出身人因應
舉賜進士出身者，許將無出身上歷過月日依有出身人法關陞
侍郎左選令。　諸選人在任關陞移注判成，並限壹月出關，下本處罷任，
仍報後官赴上。　諸關陞兩使職官者，與先試恩例。
淳祐令　諸迪功郎以上實歷及壹考，聽舉關陞，已滿叁考赴第貳任，方
許薦舉從官。初任壹考以上不因罪犯罷者，於後任換成叁考，亦聽舉，仍
於奏狀內聲說前後任換成叁考因依。即初任不成考，雖後任成叁考者非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勑吏部措置欲將四川選人陞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違碍等因依放散計程在程限之内即與理作舉主收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收使。照會行在至四川例置使司會到進奏院稱常程合破叁拾日半到令來合破行遣日限壹日，并承受舉主事故奏聞牒叁日，共叁拾伍日。如在叁拾伍日之内聽收使。如在叁拾伍日之外，不許收使。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勑吏部狀照對選人知令録非因事降入人壹任四無遺犯與令録。又條：廸功郎有出身叁考、有職官舉主叁員與職官知縣。若前任令録知令録，有職官舉主叁員，非令任停替候參選與文林郎。又令選人並以叁年為任，其間有選人在任成貳考之後不因罪犯罷任之人，到部陳乞關陞，緣有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成資不因罪犯替移，聽理為任，條為注擬條法。本部擬引上條作壹任回使許關陞令衆議自今日改正外，欲將似此已關陞人，候將來改官日，於常格滿陞考之外，更展補壹考。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勑臣僚奏欲將選人初官所得關陞職令狀，許為績到部日即時理作放散收使，候考第足職令狀及格方與關陞。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勑吏部狀照得選人廸功郎歷任及壹考聽舉關陞縣令或充從事郎，後來緣該 慶典 覃恩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所得職令舉狀到部，遂行申請與作舉主收使注關從除先試有其餘則用恩例循從事郎以上者，吏部拘以非因 慶典 覃恩循入不與理作收使先試令乞將凡係從事郎出官并其他酬賞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得為舉職令狀到部，止許作先試注闕等用，即不許繳申關陞。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勑臣僚奏請欲下吏部將選人在法該考舉關陞之人，令俟任滿所得酬賞並依格法指揮放行推賞循轉，不許引用乾道七年指揮作占射收使，其選人該遇寬賞循資之人，如在壹年限内考舉及格合該關陞，許召本寺係官兩員，仍批書印紙，於關陞官上循轉，本部證得選人奏舉關陞考第舉主及格，并常調關陞考第應格該關陞之人，所得任滿酬賞依令來奏請並與放行推賞循轉。十二月一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九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應元係從事郎出身及以恩賞循從事郎人，今所得職令狀，並與依格作奏舉關陞收

使。其合繳告奏舉關陞者，並依舊法。奉 聖旨依。看詳上件指揮，吏部勘會廸功郎若因恩賞循至從事郎，及出官使是從事郎，有縣令舉主叁員、考任及格，即合關陞從政郎，係是折資關付左將考第舉主合入從政郎人理為奏舉令録入縣。如合入從事郎人，即當奏舉職官，並在正格關陞人之次。今存留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勑吏部指定選人因考第舉主及格，合該陳乞填給磨勘改官，并合到部陳乞關陞循資之人，並照元降指揮，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到部。近却於刷照許會保明申發文字避免遠關。縉紳下四路運司，如見得各官前任不係當改官屬，即不得放令參司選人，陳乞舉主狀歷劄考，不曾關陞作應理知州資序收使舉狀係謂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狀，四川合理到司月日，餘路合理到院日，為收散。其間有舉主責降，或與官觀降指揮月日，在舉狀到司到院之前，不該收使，與勘得舉狀已經關陞知州以上資序或發奏之日官序係奉直大夫以上，並合照應放行收使。緣其間有舉主於發奏之日官序未至奉直大夫，又不曾經本部陳乞關陞知州資序及發奏在被罷降指揮之後，本部却與照舉主於改官後係通換歷劄考作應理知州資序放行收使舉狀，於條有礙，欲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内職銜施行。奉 聖旨並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淳祐三年九月空日省劄修纂條例所看詳侍左具到壹項，竊詳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叁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受舉之月日，令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妄是違戾。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令乃妄以次年舉員，預先隔歲發奏，妄是違戾。下吏部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引用弊例。本部契勘得六曹長貳每歲舉本曹架閣改官壹員，如歲終無架閣可舉，換舉所隸官屬，往往不俟歲終，預先發奏，若不與收使，則有許換舉之文，若與收使，則礙歲終舉官先後，若不立為定制，竊慮寖淥成規。如有仍前不俟歲終先發換舉狀到部，併不該收使，劄付吏部照會施行。 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鄭逢辰申，兵鈐司歲舉兵官員額外添舉改官關陞狀各壹員，以舉文臣之闕刀者，其改官狀兩歲共舉壹員，係舉兵鈐司屬官及討捕有功人。奉 聖旨並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司農少卿兼左司趙崇微狀，照對妥崇微提舉修纂條例，準吏部侍郎左選具到條

例內壹項捻生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部。照得在法迪功郎以上實歷壹考聽舉關陞，已滿叁考第貳任方許薦舉改官，今諸路州軍不照見行條法，選人未及壹考乃發職令狀，初任止及壹考，於次任未貳考，又初任及貳考，至次任未及壹考乃發改官狀，如下半年舉狀，却於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却於先壹年歲裹發奏，有礙條法，洎不該收使，却謂發奏日雖未及合舉條限，到部日已及條限，如此陳乞，四川尤甚，非惟妨礙薦舉條法，強有力者皆優先取之，孤寒後至者皆無望焉。本部檢具薦舉條法，及慶元三年十月三日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與放行收附，竊詳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叁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交舉之月令，乃要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今乃要以次年舉員，復先隔歲發奏，委是違戾，欲中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容令引用弊例，仍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雖該關陞親民，若係差替回者，吏假壹任回與關陞。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兩任監當，實及陞年，滿替年叁拾以上者，與關陞親民。若兩任任年，及實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候及貳年，許就移親民。　諸使臣因奏補及諸色出身，考任應關陞親民者，內須兩任肆考，立定名色差遣。（家置上月當任差替貳考，通不差替肆考。）聽通理關陞軍班武藝出身人，準此。（見從軍人，或曾任軍中差遣，考任已及而離軍者，不拘此令。）　諸武舉出身人，（特奏名同。）兩任成資替罷者，許關陞親民。　諸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曾給到理任差帖印紙，日實及陞年，（無翻尺付身，與本日當壹日。）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如因陞差改差，或改移軍分，並聽通理月日，許具歸家狀印紙，召本色保官貳員委保，無過犯，經所在州軍陳乞，差官點對，無差漏保明，申尚書吏部，聽與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　諸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永不入親民，即因勞績應賞者，具元犯取裁。　諸閤門宣贊舍人關陞，並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進納人監當滿叁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　諸伎人不得陞入親民。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秦節文吏部中勘會諸軍冒名承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關陞及給差帖印紙，未敢使行通理換績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不該載，今措置欲乞既已給印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換績考第，其已關陞親民人，依舊理親民資序。奉聖旨依。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節文吏兵部中并供到狀，勘會冒名承代付身，已繳補正官資，未經關陞，已給吏部理任差帖印紙，換鑄減付身日起理關陞。奉聖旨依。吏部勘會，并供到狀內事理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勅吏部狀：據從義郎龐材乞將選人上歷過考第換理於武臣上收使關陞，竊詳在法，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上關陞親民者，聽以武臣考第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本部衆議欲將本人昨任選人日所歷考第比附上條，叁考作壹考，零考不使，於使臣上作考第換理關陞親民。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雖止為龐材所降，竊恐日後有似此之人，令編節存留申明照用。淳熙六年二月十三日，勅吏部狀，臣僚奏，武臣考任關陞，緣不曾立定名色，有司無以遵執，乞令吏部措置，令指定到合該關陞名色下項。

在內九項　監左藏東西南庫、封椿庫。　監行在建康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　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　監行在豐儲倉。　監行在贍軍激賞諸酒庫。　監都錢庫。　監行在草料場。　監雜買務。　監雜賣場。

在外五十二項

制置司　沿海統制。

安撫司　水軍統轄。　水軍統領。

轉運司　監酒庫

鑄錢司　措置銅場。　措置銀銅場、檢踏官

總領所　監酒庫。　監倉庫。　監戶部大軍倉。　措置糴買官。

諸路州軍　知縣。　縣令。　縣尉。　正將。　副將。　準備將。　準備將領。　都巡檢使。　都巡檢。　巡檢。　水陸巡檢。　賣介巡檢。　同巡檢。　巡捉私茶。　巡捉私鹽。　兵馬都監。　駐泊兵馬都監。　兵馬監押。　駐泊兵馬監押。　文州宕昌寨駐泊。　知寨。　左右江鎮寨兵馬賊盜公事。　知城。　知堡。　知城堡。　寨官。　知關堡。　同知關堡。　軍使。　監倉場庫務稅。　監院鎮。　監鹽井排岸。　大監官。　主管榷場官。　文州南路鎮。　主管宕昌寨

買馬　寨主　銀銅場監轄使臣　主管堡　主管關堡　同主
管堡
本部令指定使臣歷任實及陞年內須歷前項名色肆考方許關陞親民
奉　聖旨依吏部措置措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左藏南
庫續降指揮改作左藏封樁下庫令鑿說照用　淳熙六年七月六日
勑路分都監副都監職任在州都監之上合放行關陞其諸路總管鈐轄
州總管鈐轄提刑知州軍準此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勑紹興府
攢宮內外廵檢即係廵檢稱呼與放行關陞　淳熙十年七月十九日
勑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係在內差遣關陞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
三日　勑主管永康軍蠶崖關職任與知關堡事體一同理當名色放行
關陞　淳熙十二年六月一日　勑知閤門事理當名色關陞　淳熙十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勑軍器所提轄監造受給官與入關陞名色　淳
熙十六年八月四日　勑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回易庫與理作關陞差遣
紹熙二年九月一日　勑閤門舍人係是召試與依武舉出身放行關
陞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勑提舉興州仙人原一帶關隘比之知
關堡事體尤重理為名色關陞　慶元三年十月十七日　勑帶御器械

理作關陞名色　慶元五年正月十七日　勑閤門宣贊舍人日在殿陛
應奉事體緊重可將見供職人入額實及陞考依內外場務官例與理關
陞　慶元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勑江南東路安撫司親兵統領并幹辦
廣南西路綱馬驛程與理作關陞差遣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勑
江南西路安撫司親兵統領理作名色關陞　淳熙九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勑吏部狀勘會武臣關陞親民曾立戰功人依舊法即是不拘正將
以上差遣肆考但歷軍中差遣陞考便許關陞緣指揮內不曾該說離軍
後理在軍考任從軍後通理外任月日今指定從軍人曾歷正將以上
差遣及曾立戰功本經關陞離軍後歷外任添差不釐務者非換及陞考方
許關陞不曾歷正將以上差遣又不曾立戰功離軍後須歷立定名色差
遣肆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貳考換成陞考關陞止歷過正將以上差遣
貳考離軍後再歷立定名色差遣貳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換成陞考關
陞已歷立定名色差遣貳考從軍後再歷正將以上差遣貳考及軍中差
遣貳考換成陞考方許關陞奉　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
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理作關陞名色差遣今編節存留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二年四月十七日　勑吏部勘當廣西

路運司申賓州管界廵檢欲下本司不以有無拘礙許曾經任廵檢武主
兵官已關陞親民資序無過犯大使臣通差年本陞捨應邊功武材武無
贓罪人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十五日　勑自今右選
須關陞親民陞考方許辟色試已後歷兩任方許辟州武舉從軍人依舊
例作縣單須歷計議等官然後該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十九日都省劄子知贛州姚
鏞申兼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司公事欲於每歲元舉兵官員額
外許舉改官親民任使關陞狀各壹紙奉聖旨權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
續有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兩歲共舉改官壹員令鑿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
修勑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閤門宣贊舍人入額陞考
與理關陞閤門關報添入宣贊舍人以下在外監當關陞猶用陞考則彼
之閤職無不可者契勘妥有以下貳字即與一體施行竊詳慶元五年指
揮閤門宣贊舍人以下在殿陛應奉事體繫重為係特差昨來吏部有失
條具關陞所合遵照慶元五年已降指揮施行本所契勘上項指揮係是

閤門取降妥有以下貳字吏部已指定稱合遵照施行〻所令審訂欲從
吏部已指定到事體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資序服色撮要　應稱職官者係承直郎至從事郎應稱令錄者係從政
郎　應稱知令錄者係修職郎　應稱判司簿尉者係廸功郎　應稱判
司者係軍廵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　應稱簿尉者係主簿縣尉　應
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室同　知係第叁任知州理提點刑獄司資序第
伍任知州理轉運使資序
應正入資序　三路轉運使發運使合差第叁任轉運使資序人　三路
轉運副使發運副使諸路轉運使差合入第叁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轉
運副使差合入　貳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提點刑獄差合入第貳任知
州資序人　諸路轉運判官諸路提舉差合入第貳任通判資序人　應
知州軍監通判並借緋若通判資序簽判及泰兵知縣或朝廷選擇知縣
者準此　應知州已服緋及知節鎮者各借紫若曾任知州已借紫雖知
軍監亦借紫　應部闕知縣除極邊沃邊外餘並不許借緋　應品官服
紫緋者佩魚品未至而賜服若借者於銜內書賜及借　應通仕登仕將仕
郎若攝官及州職醫助教並服綠　應寄祿官肆品以上武臣內侍同服

紫，寄禄官陞品以上服緋，玖品以上服緑。應醫愈轉醫痊醫効服緋紫
者，並賜魚袋。應職事官霊除知縣許借服色。應關陞資已服色除前
項餘說外，餘依本法。
資序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
八路闕而因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關考功。
諸就注八路闕而應陞改資序者，差訖關考功，其奏差者準此。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
當。　諸未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
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注授親民差遣，其資序未正，見帶權若
關陞應落權者，擬鈔以聞。　諸親民闕，廻檢皆回，未經比較贓盗而直注
及監當人關陞已應格而就注，並預擬親民資序，如合降等及未應關陞
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州學教授應陞改資序者，聽就任改正。
尚書左選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關到應改落權及
權發遣者，擬奏。
侍郎左選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非體量過犯未成資離任及因違
法差出、破考不成資者，理元奏舉資序，如考任合入令録，願依常調者，聽。
諸朝廷差任及因舉辟差注，若考任合入令録者，與備正本資序成資，
用恩例陳乞罷任者，準此。　諸應備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正資序
者，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諸歷任誤有超折資序者，與改正，仍具奏
聞，除錯誤即注。崇寧頒照會者給公據。　諸稱職官者，謂承直郎至從事
郎；稱令録者，謂從政郎；稱知令録者，謂修職郎；稱判司簿尉者，謂迪功郎；
稱判司者，謂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稱簿尉者，謂主簿、縣尉。　諸
考功關到選人應陞改資任者，並日下注籍，及繳牓曉示，滿拾日方狀，仍
委郎官常切點檢。
尚書考功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不因體量過犯離任，及緣違法差
出、破考，雖未成資，並理元奏舉資序，即考第合入令録，而願依常調者，聽。
諸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室同。係第叁任知州者，理提點刑獄司資序；
第任任知州，理轉運使資序。　諸宗子應舉得出身者，與陞壹等資序，謂
如加任人陞入第貳任之內，已理親民者準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

舉常平茶鹽官應落權及權發遣者，檢舉關吏部擬奏。　諸銜學應降資
序者，事理稍重降壹等，重降貳等，若降等而無等可降，並別展年。　諸大
學注權入官者，在任叁考，外理為正官資序。入路貳考外準此。　諸翊贊
武特恩備資者，謂非侍從者，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須職任與就任
備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尚書考功格　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正入資序　三路轉
運使　發運使　右差合入第叁任轉運使資序人　三路轉運副使
發運副使　諸路轉運使　右差合入第叁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轉運
副使　右差合入第貳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提點刑獄　右差合入第
貳任知州資序人　諸路轉運判官　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官　右差合
入第貳任通判資序人
尚書右選申明　政和七年十一月空日奉　御筆：應見理路分鈐轄、路
分都監、州鈐轄資序並改正。今後如敢奏請陳乞理為資序者，以違　御
筆論，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雖奉特旨亦許樞密院執奏不行。本所看詳
上件指揮係約束止絶奏請陳乞官司，委御史臺覺察，樞密院執奏，其指
揮內違　御筆論，依靖康元年五月十八日　勅，合作違制論，緣事干內
外，理合通知存留遵用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兜
訓武郎張立狀，係歸正人，已蒙添差監吉州板木場，不曾務準考功告示
合關陞親民資序，已添都監差遣，中省已給降付身承候。批：張立監
吉州板木場，元係具鈔，今來止因關陞隨資序已改差遣，却專降指揮
侍右，似此之人，見行具鈔陞改，送吏部令後應似此之人，一體具鈔施行。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大使臣官稱改作訓武郎，今聲說照用。
服色
尚書左選令　諸知州軍監通判並借緋，若通判資任願就簽判及參兵
知縣或朝廷選擇知縣者準此。內知州已服緋，及知節鎮者，各借紫，即曾
任知州已借紫者，雖知軍監亦借紫。　諸醫愈轉醫痊醫効服緋紫者，通
告仍賜魚袋。
尚書考功令　諸命官陳乞磨勘服色，年限內曾內罪編羈管勒停責授
散官、追官、或居住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
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承直郎以下勒停非追官者，自依本法。　諸致
服色者，致仕陞朝官謂見任，自出官歷務日理，願是差委行事及罷擢自

日并御使臣僚授文資者，轉以使臣准事兩日理壹日，三省人自書令史
日理，以上若無十照者，不陞朝官。承局委保，勘當訖，關尚書禮部，其未經
釐務及尋醫侍養、隨行隨侍指教內丁憂自從書日理，見侍服式服未關
持恩授官者，許通理。疾病、餘滿、出落、班薄、責授散官、追官、若停殿月日並
除。若犯贓濫者，不用此令。
淳祐令　諸品官服紫緋，皆佩魚。品未至而賜服，若借者，於銜內帶賜及
借。　諸通仕、登仕、將仕郎，若攝官及州職醫、助教，並服綠。　諸寄祿官升
品或臣內侍內服紫寄祿官陸品以上服緋玖品服綠
尚書考功中明、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勅禮部狀，勘會官員陳
乞依赦將本身合該改轉章服回授與父，改轉祇授雖承指揮許依所乞
寫處，緣依赦再將已使過回授年月，復行陳乞改轉本身服色，委是重疊，今
來合自降許依所乞指揮下日重別起理年限，若後來過赦年，及應得赦
文方許陳乞自身改轉服色。奉　聖旨依
尚書左選中明　紹興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勅紹興府會稽知縣銜內
帶兼主管攢宮事務，仍借服色。　淳熙元年五月六日　勅權吏部尚書
李彥穎劄子，勘會昨降指揮，乾道五年，待闕職事官已添差任滿之人，可

與堂除外任差遣，內有任滿已改官人，令赴部注授近發下堂除知縣，仍
理作堂除，又指揮添差任滿初改官人，更於部闕通注，仍理作堂除。本部
近據前項官乞依指揮理作堂除，并借服色。除曾差職事官依指揮理作
堂除，所有乞借服色，未曾該行。恭有昨來除授行在主管六部架閣例，緣
添差任滿改官到部，注授知縣，乞理作堂除，借服色。本部今相度，欲將前
項官並與理作堂除，并依自來堂除知縣體例，許借服色施行。奉　聖旨
依。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今後應差部闕知縣，除極邊
次邊外，餘並不許批中借緋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中明、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中勘當
到白劄子：陳銓曾引例破條之弊，已下吏部遵守條法數內一項，應被旨
奉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却
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
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奉　聖旨依
淳祐八年七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自來知縣借緋，止是兩赤縣仁
和、錢塘及紹興府會稽，照嘉定十七年十一月指揮，今後堂除部闕知縣，
除極邊次邊外，餘並不許批中借緋。七月七日奉　聖旨，令吏部照應遵守

改官門　考第改官　酬賞改官　致仕改官　改官通用　陞改　循改
改官條要　應承直郎至修職郎陸考、迪功郎柒考，有改官舉主伍員，內
職司壹員，與磨勘，依格改合入官。歷拾貳考以上，職、常員舉主壹員，歷拾
伍考以上，職司舉主壹員。　應選人歷兩任陸考，舉主未及格，至第叁
任，如在半年內，舉主及格，須再滿壹年，通及柒考半，方許磨勘改官。　應
選人歷兩任止及伍考，舉主却已及格，至赴第叁任及壹考，考第足之後
再須滿壹年，通及柒考，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歷兩任伍考，舉主未足，
至赴第叁任，成壹考，舉主及格之後，再須滿壹年，前後通及柒考，方許磨
勘改官。　應選人歷柒考，已有舉主肆員，到官後舉員及格，須通任半年，
方可離任，半年以後足者，即與放行，通及柒考半，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
人在任考第、舉主應得條法指揮，合該磨勘，如係沿邊從本任監司州軍
保明申部，與先次注擬候正官交割方許離任。其餘監司州軍亦須保明
申部，候部符行下，方許不候替人離任赴部班改。　應選人任國子太學
正、錄、武學諭，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伍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太學
武學博士，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宗學博
士，依太學博士格法，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

任宗學諭，依國子正錄格法，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伍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太社籍田令，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壹年，通歷任滿肆考，改合
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司直，照太社籍田令格法，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
壹年，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評事，在任及貳年，通歷
任滿伍考，有改官舉主叁員，改合入官。　應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
回，與磨勘，改次等合入官。　應選人軍功出身，歷任玖考，有改官舉主陸
員，與磨勘，改合入官。　應選人進納出身，歷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
磨勘，改合入官。　應選人係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得替任內有改官舉
主兩員，與循壹資，次任知前任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合入官。謂奏
舉職官知縣縣令，得替任內有改官舉主兩員，與循文林郎，次任如前任
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官。係職舉主壹員，若次任考舉不如前任，即
不應次任如前任改官之法，其前任改官舉主兩員，又係已行收使循資
合別用改官舉主伍員，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乞致仕，如曾經關陞通
滿陸考，舉主牙績事調並用歷任無贓罪者，與改轉通直郎。　應修職從
政、從事郎，謂曾恩賞循轉者，乞致仕，並照已歷考第，依格改合入官。進納
流外出身止與循資。　應迪功郎乞致仕，照已歷考第，與依格改合入官。

進納陞耆流外𦀃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與循資，餘守本官致仕。應考舉及格合該改官，歷任內有過犯，須經叙改，方許班改。應選人改官除前項贓說外，餘依本法。

考第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磨勘，今承直郎、實序及儒林郎係進士明經九經出身改陞朝官，餘改合入官。　諸迪功、修職郎因恩賞循從事郎、該改官者，如考任合入從政郎，並依從政郎法。（並定重定。）　諸受供饋及和市有剩利計贓各不滿匹，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不越宣教郎。　諸合磨勘人丁憂服闋者，與陞半年名次。若已判成丁憂者，限叁日關會所屬先次入甲引見。已牓甲而投狀者入次甲。　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牓，以肆人爲壹甲，伍日以次引見。未及肆人，即展至拾日，雖不及亦聽引見。酬獎人附甲，並前壹日引驗，取不得唐突狀，引見日事應奏請及功過別該陞黜者，並奏稟。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至修職郎、陞考迪功郎，未考有改官舉主伍員，（歷拾貳考以上。無贓私罪人，）與減壹員。內職司壹員，與磨勘公罪兩犯狀，（內犯當比壹犯杖，或壹犯徒以上，加壹考，私罪皆仍加舉主壹員，）狀以上加貳考，仍添舉主貳員，或職司壹員。如起析及權官者，依本資已上若曾經改正，與免加展。其所犯雖非前項公私，未經改正者亦不許磨勘改官。（叅定重定。）　諸合磨勘人，任滿或展資罷任，（謂非因體量過犯者。）丁憂服闋并本任已滿，朝旨抽赴闕者，到部投狀。（應就任磨勘者依本法。）內曾因公事致私罪徒，情理輕，稍輕及犯私罪杖以下情重者，錄歷任及過犯奏裁；若私罪杖以下情理稍重，或公罪杖以上若犯公罪徒會恩自首去官降從笞，并曾停替者，錄歷任及過犯申都省，餘依例磨勘引見。其犯私罪徒，或曾犯姦贓，（姦謂凡犯至徒者。）及緣餘事到闕不許投狀。　諸壹除選人任大理評事，（謂非曾試中刑法第貳等以上人入者。）到寺供職滿貳年，通歷任及伍考，有改官舉主叁員，與改合入官。（叅定重定。）　諸進納人陞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　諸選人任太社、耤田令在職壹年以上者，不以有無出身，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不許將歷過迪功郎壹已陞考理作應關陞循資考功磨勘及不得用貳年作實歷。　諸選人應改官者，不得陳乞就任磨勘。（本條指定者非。）　諸改官考第舉主已足，而因隨府罷任者，與磨勘。諸不因體量有犯罷任人，考第舉主足應磨勘者，依得替法。（謂循資或裁考罷任在外指射人。）　諸歷任曾受供饋并和市有剩利，合計贓不滿匹者，如合磨勘，更候兩任無私罪，舉主通及拾員，與磨勘。　諸歷任曾失入死罪，（謂推勘官未決者兩該磨勘，已決者叁該磨勘，其舉主逐次別理人數。）申都省，即以酬賞應改官者取裁。　諸合磨勘人，若已侍次而丁憂者，到部限叁日關會所屬。　諸舉主應伏者，其見任官資責降事故過犯，或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謂改官及奉職官縣令，餘條準此。）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京局差遣，就任改官者，聽罷。（謂成及有寺法別理資任者非。）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州教授該磨勘而別除授差遣者，許磨勘訖赴新任。

酬賞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酬賞應改官而歷任有過犯者，具所犯申都省取旨。改官，即特旨與改本等或次等官者，依特旨。　諸水土惡弱酬獎該改官者，本路人即於引見劄子內貼出本貫州縣，臨時取旨。（廣南東西路，今至注任者，寄同本路。）　諸以捕盜酬賞應改承務郎，無等可降而合換降等使臣者，止降壹等。　諸選人初官獲盜應改官者，先次注擬，候任滿無過犯，依條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令。　諸選人獲盜合改轉次等官，而無等可降者，（謂改承務郎者。）展貳年磨勘。　諸獲贓改官者，隨奏舉改官人班次引見訖，方許依格改轉。　諸贛州龍南、安遠縣令叁年替，無公私過犯，任內舉主未及貳員，許通用前任舉主改官，仍免職司，或止有前任舉主叁員，聽本路提點刑獄同守臣照改官狀式，後犯入己贓，甘當同罪，連銜保奏，亦與改官。

淳祐令。　諸賞應轉壹官者，承直郎以下因軍功改合入官，捕盜改次等合入官，非軍功捕盜者迪功郎不滿伍考，從事郎、修職郎不滿肆考，文林郎、從政郎不滿叁考，並循兩資。　諸賞應減磨勘叁年者，因軍功改次等合入官。

淳祐格。　命官，親獲強盜，柒人，減磨勘叁年。壹拾人，轉壹官。親獲兇惡強盜，伍人，減磨勘叁年。柒人，轉壹官。

就任改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奏到乞致仕人（在部者聽理訴投狀）若歷任半年以上（流外選納人不以曾未歷任）會問磨勘奏聞（有過犯即於任丁略注事由）如與致仕即關戶部　諸乞致仕歷任未及半年者以本官致仕　諸以本官致仕者更不給告即先衍資者擬本官

侍郎左選令　諸曾關陞通滿陸考人（舉主劣績常調並同）無贓罪致仕者與改轉通直郎

尚書考功令　諸奏到承直郎以下乞致仕人會問磨勘關本選（有過犯即於任丁略注事由）如生前曾陳乞致仕雖身亡者準此（即曾坐入死罪者自依本法）

侍郎左選格

致仕擬官　從事郎以上　右改合入官遞納備資　從政郎　修職郎　右改合入官遞納流外備資　迪功郎　右改合入官遞納陸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備資餘守本官致仕

改官通用

侍郎左選令　諸歷任曾坐入死罪已決貳人或壹人情重而應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於引見判子內貼出）其因酬賞該改官者取裁　諸應改官而見任與所理官資序不同者依所理資序改官　諸得備資未放使而應改官者以所備資序改官（已致仕人準此）　諸改官人應出諸史文曆者限次日關報太府寺仍以千字文為號

尚書考功令　諸八路選人有改官以上酬獎及舉主足該磨勘者並赴部

侍郎左選格（京更重見）　改官　承直郎　右陸考有出身奉議郎餘人通直郎不滿陸考有出身通直郎餘人宣教郎　儒林郎　右陸考有出身通直郎不滿陸考及餘人並宣教郎　文林郎　從事郎（謂奏舉職官知縣者）　從政郎　右陸考有出身及餘人並宣教郎不滿陸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叁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　從事郎（謂曰恩賞權轉者）　修職郎　右陸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陸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不滿叁考有出身承事郎餘人承奉郎　迪功郎　右柒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柒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不滿伍考有出身承事郎餘人承奉郎不滿叁考有出身承奉郎餘人承務郎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勅權吏部尚書魏杞劄子奏勘右從政郎前惠州司理參軍王緈乞磨勘改官照得

本官初補付身係因伯中奉大夫孝閔該遇　冬祀大禮奏補登仕郎當來緈元係孝閔之子過房在叔孝先房下承伯恩澤作姪奏補登仕郎後因伯病危而令緈歸宗侍養係將元補付身并歸宗公據會到尚左稱宗子歸宗或買親被蔭自陳者聽改正雖經陞改仍依初補法本部未敢放行磨勘後批送部指定本部契勘本官當時係本人所生父過房與弟孝先作子緣所生父將合得恩澤蔭補本人作姪承受今來雖已歸宗其已承恩澤即係元所生父應奏補恩澤補授今指定合取自朝廷指揮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吏部放行磨勘　慶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勅吏部看詳臣僚上言第一項淮南兩路及京西路無正提刑處歲終不除轉運使副以均舉使副員數理為職司其他路自有提刑如轉運歲終不除使副並不理作職司今欲從臣僚奏請第二項選人改官職司文字不限員數今欲從臣僚奏請奉　聖旨並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吏部狀欲將拾貳考以上有舉主肆員之人仍依舊來已行不許減職司外所有歷拾伍考以上無贓私罪犯人不拘職司員數若有該狀使舉主肆員從減舉主條法放行改官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嘉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勅吏部狀新州奏乞將新州選人簽判推官縣丞等不問歷格折資但考第及格有改官舉主伍紙常員入仕以來無公私過犯與磨勘送部勘當照得新州簽判縣丞緣係京官窠闕京官無緣肯就必是選人破格注授本部契勘選人破格簽判縣丞司理欲從本州所乞止用伍紙常員改官奉　聖旨依吏部勘當并本州元申事理施行　嘉泰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勅吏部狀四川選人合該磨勘俟給改官人間有孤寒者雖考第舉主及格已經制置司給到照劄實日在前緣無力遣人隔年方得到部其有力者雖給到照劄實日在後則徑先到部在前據參歲額深慮未便乞下四川制置司如遇四路漕司保明中到考第舉主及格已經先次放散之人出給實日照劄付改官人收執仰制置司將已給實日照劄月日每月壹次入月遞申尚書省并吏部照會施行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開禧元年五月十二日　勅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臣僚奏薦舉之弊臣等照得淳熙七年　孝宗皇帝因改官員數積多故變而通之減舉員數卻令逐紙放散立定每歲捌拾員為額行之累年所舉員數已是適中止緣近年額外優放班引見致員數滋多殊失當時立額之意又緣考第及格許令不候替人離任赴部磨勘愈覺人數積壓又臣僚昨來奏請歷拾貳考不用舉主及減舉主大多許令改官積此三事所以每歲

班引之外溢額數多若堅守　孝宗皇帝立定捌拾員之額斷不許額外
放班執定減額雖有特放指揮許吏部執奏不行如待班之人妄有陳乞
許臺諫給舍彈劾繳駁庶可杜絕倖求不致冗併其考第舉主及格之人
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陳乞離任如有偽
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具申朝廷取　旨責罰及曾歷拾貳考無
過犯依舊法止減常員舉主壹員其諸路合減舉員庚弃初任已成叁考
赴第貳任方許交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昨來一時中請留歷獄
官縣令監當餘官換拾貳考改官及拘以考數交薦指揮更不施行一遵
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令來既無額外放班等事則委合
臣僚建請救弊之意臣等所議可行即乞下吏部自今降指揮日並依此
施行奉　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一項考舉及
格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合遵照嘉定八年淳祐三年分別改
官離任考第指揮令擬照應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二年三月空日　勅吏部措置選人引見日
令立班移近　轄陛逐一　宣名具聞　聖意或有所疑之人即乞指名
宣諭吏部侍郎同到都堂審驗如不中選取　旨別作施行奉　聖旨
依　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減引改官權以柒拾員為額即未審職事官及四川換給改官合係與
不係令來柒拾員額之數奉　聖旨通以捌拾員為額內引見改官并職
事官共湊拾伍員四川換給改官壹拾伍員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摘盜改官歲以捌員為額續承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勅
通以捌拾員為額即不曾聲說摘盜改官人通在引見改官人數之內奉
聖旨每歲摘盜改官捌員如摘盜員數不足即以奏舉改官人摘除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勅令後職事官改官許在捌拾員歲額之外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勅吏部狀在法進士及第壹任四第貳第
叁人與磨勘係不用舉主改官即不在每歲改官捌拾員之數止隨班引
見令來陣正補狀郎次備生承直即後歷任考依條合改官數即亦不用
舉主磨勘係與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改官事體一同不在每歲
捌拾員之數放行隨班引見緣本部日前未於中明令中取朝廷指揮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勅吏部狀四川安撫
制置司申四川選人磨勘關陞依指揮合赴轉運司公參訖繳連一宗文
字申制置司本司見得考第舉主及格理到司先後月日責次磨勘放散

繳連中省部換給近來有力之人更不經本司放散妄以押綱虛立回事
到關直赴吏部改官攙占資次又有難從本司磨勘放散而不問月日先
後內有力者或專人或附遞徑齎到部先理為數無力人難放散在先所
中文字到部稍緩反使居後有此不均本部令後從本司所申事理所有
前兩府禮部國子監長貳奏舉四川選人自合赴部投下放散仍即行下
制置司照會所有合該換給之人同押綱到行在難依得攝與二十六年
指揮許令赴部陳乞亦要經制置司給劄前來本部以憑理在制置司壹
拾伍員換給改官之數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日　勅吏部
狀指定內地選人任四川差遣有該磨勘之人欲今赴部投下磨勘理為
內地員數奉　聖旨依　嘉定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勅吏部措置下項
一選人兩任陞考舉主考第及格任滿得替參部放行改官如未差替人
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交割其餘州郡照已得替或未有替人保明申部
候部符到日不候替人離任磨勘改官一歷兩任陞考至第叁任如在半
年內舉主及格須再滿壹年方許赴部磨勘改官如在任壹年半或貳年
舉主方足照第叁任到官舉主足日已是通滿壹年以上除沿邊州候替
人交割離任其餘州縣並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放書離任赴部磨勘
改官一兩任止及任考舉主未及格至赴第叁任再成壹考換成陞考兩
舉主方及格之後再須通壹年已歷兩任未及任考舉主及格止欠壹考
至第叁任及壹考考第足之後再須滿壹年二項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
交割離任其餘州縣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放書離任赴部磨勘改官
令後如有避親并考第舉主及格不候替人離任須經本任州軍具司陳
乞結罪保明申部候符下方許放行放書離任若未得行下州郡于庚使
與放書離任中奏取　旨別部官照條離任條法施行不許參選奉　聖
旨依　嘉定十年十二月二日尚書省劄子令後曾任繫關差遣見在外
任考舉及格許令就任改官仍壹差知縣壹次　嘉定五年十月十三日
都省劄子大理卿李珏奏照對司直與太社籍田令均係朝廷擇用之人
況司直班序在太社籍田令之上而改官格法如此異同欲望特降指揮
令後大理司直照二令改官格法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　勅臣僚奏每歲班引酬賞捌員乞減貳員以庚極邊縣
尉任內曾獲光惡強盜妻人以上許其陳乞本部具已斷獄案仍述在任
勞效中闕帥憲覈實保奏取旨注籍比附酬賞班引西蜀係奏如之歲放
通不過兩員或係奏未到許令次年補足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司勲通用中明。紹定六年十二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
中選人攝盈實。今後如選司無關到改官、保式、狀、隨班引見年撰元
額，前日資考依格循除，不許用覆盈後到實循轉資序上陳乞改秩，有壞
成法。外有勸除叛逆、狀攝峒寇，及諸州隨軍立到大功勞績顯著特與改
官之人，欲與常格攝盈人不同，却合從本部具申朝廷斟酌施行。後批送
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中明。嘉熙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白劄子稱：照改官
人赴班引見，銓曹不易之法。近年任子外者營求外改，淹滯在部趁班人。
乞自今後除四川及沿邊不可闕官處許具申外，除郡不許妄有陳乞。如
或倖反舉者、受者並坐以違制之罪。又有士須舉員已足，考第尚欠，先圖
碎以選人為轉至考第已及中乞外改，理為須入百里民命為重，併合約
束。十月十九日奉聖旨：令吏部遵隊諸路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右
劄付吏部。嘉熙三年十月空日，都省劄子：慶孝舉及格人並須趁班改
官，不許求辟就任理為班改員數。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
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選人改官若陸考外舉主方足，更須成考
至於參考以上辟離任近日臣僚中請雖參考以上亦須更滿壹考遷調

改官不勝其難，宜遵舊制，參考以上文字足者，即許申部離任赴班。吏部
看詳參考人纔得文字圓備便可飄然，所以再限以壹年，固為大過，若便許
離任，恐於職業有曠，欲限以文字雖足，須遞任半年，方許離任，半年以後
足者，即與放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淳祐四年三月空日，都
省劄子：編修勅令所申：看詳選人舉主任員用職司壹員而後改官，若止
許受職司壹員，則恐諸司於官與京局差遣本部本司之外，不復可以
受舉，亦為未便。欲自淳祐四年為始，應選人改官舉主任員除合用職司
壹員外，更許行職司壹員作常員收使，如過兩紙，不許收使。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中明。淳祐四年三月空日，都省劄子：勘會選人外
改弊倖甚多，有虛作減免舉員，憑空伸牒考任，丁憂服闋妄稱在任見引
者，諸如此類，不止一端，合作關防。奉　聖旨：今後監司郡守陳乞部內外
改之人，如係極邊緊切職任，實不可闕官處，每歲限在七月終以前申奏到
闕。吏部取索出身以來一宗真本文字，勘驗取會。式所奏中官司繳中者
始。如無詐冒違礙，本部郎官書付人次第保明，結罪與決配狀，長貳審實，
限壹月中尚書省具奏取　旨。如有違礙及不圓備事件，即開說因依中

省照會，吏不施行。內詐冒人仍擬降秩，不許自陳，雖承特　旨，許吏部執奏。
侍郎左選中明。淳祐十年九月三日，勑：吏部侍郎康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提領豐儲倉所倪祖常狀稱：謂今日欲革諸倉弊之源，各
倉設官，曰監臨，曰斛面，曰機察、監門，隨所職掌，干繫係重。業欲人人而盡其責，
當自久於其職。蓋緣倉官措諸倉合為通籍，借選一遇到任，惟事營求，惟
務攢剩，覬得舉員及格，隨即巧為去計，或圖改辟，靡待終更，其視倉儲真
成傳舍。欲將省倉中下界、豐儲東西倉、咸平倉見任監官、斛面、機察、監門
官，不問考舉已未及格，並俟參年滿替。內監官右選人照　御前軍器所
提轄官例，亦以參年為任。所有草料場官，左右選人併令一體遵照，永為
定制。九月三日奉　聖旨依。寶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應
軍功補文資合須通歷攷考有舉主陸員，然後改官。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中明。寶祐五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令吏
部自寶祐六年為始，應四川制司申到換給赴部注擬班改人，妄冒川貫
實，令任四川差遣考舉及格，方許理為川班，換給名次。雖係川貫曾授四
川舉員，今流寓東南，任內地差遣，湊足舉員，只令就東南班次，不許攙占

川班員數。
侍郎左選尚書司勲通用中明。寶祐六年正月九日，都省劄子：檢正左
右司狀：勘會壹官奏請捨法徇例等事，本司增修捨例守法條目，立為定
式，開具下項。一、大臣除附實及攝盈令甲所載合減削外，其餘非泛推
賞，只合循轉官資，不許減員。一、攝盈實或賞緣任合係是人數或為首
人，未獲寇司並當與勘的實，方與保明，中上推賞。一、選人任削方可改
秩，不許虛指和糴，妄稱販丞，希覬濫賞，減免舉員。正月七日奉　聖旨
依。已得指揮，仰兩省諸房及密院部曹等處，自寶祐六年正月為始，各守
成法，不許違戾。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揭示都門曉
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毋得徇私捨法用例，
常切遵守，一體施行。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選中明。景定元年五月七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準批下廣東經
略安撫司申從事郎鄒永乞用常員兩紙理作職司。照得應勘改官以職
司為重，若以常員兩紙比折職司，不特壞法，自此有勞後之人，多取常員
以為比折之地，豈不重為孤寒者之困？雖有已放行體例，亦是弊例，於法
決不可行。永後批送吏部符下廣東經略司照應準此。

陞改。

尚書考功令　諸合磨勘改官陞資，有公案在刑部大理寺，不該取旨，候約到刑名，若全入徒流已去已配者，檢法書斷官雖該赦降去官原免，並候斷訖施行。由非私入入者酌官降以。餘中都省陞資條公罪杖以下不中以上徒有特旨，即從特旨改正。諸奏舉判司簿尉入職官及縣令，若未經陞除而因恩賞循令錄知令錄，願改作奏舉者聽。諸歷任有罪犯者，應磨勘關陞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諸睦宗院宗學教授依諸州教授陞改。諸選人陞改，自身及舉主有過犯案狀未到者，下大理寺約法該與不該取旨，已勘到案狀有斷定刑名，已上刑部者，會問本部合與不合取旨，各依本法。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樞密院編修官、勅令所刪定官、秘書省正字、武學博士正錄，並到任實歷壹年，方許通理前任考第陞改，即未滿年就任改差壹等差遣，其歷過月日接及壹年者，亦許通理。諸承直郎以下任館職、樞密院編修官、大理司直評事、學官、勅令所刪定官，應陞改官資者，聽就任陞改。前任考第舉主足應改者準此。

淳祐令　諸州學教授因移授而補滿前任，應陞修職郎以上，或除官應關陞者，申尚書吏部。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內廣南教授仍減舉主壹員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年六月二十日　勅四川選人於宣司磨勘陞改，合到部陳乞人，經本路轉運司公參理當，到部宣撫司繳奏，文字赴部投法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宣撫司今條制置司合贊說照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勅勘會選人改官除犯私罪徒及曾犯贓，不許投狀外，其曾有公私過犯，計其元得替狀徒流罪名，各有展考添舉主條法，及有奏裁，或中都省之文，及緣在法有歷任罪犯應磨勘關陞外，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本部自來只以見理遺闕依條展考添舉主，若已經赦及依無過人例者，更不添展，及具中都省隆興二年後，或例中省與勘選人衝差，替既不理犯時壹考，及已經赦宥依無過人例，若後來到部磨勘，又與降等陞改，即是赦恩選成虛文，今欲除選人犯罪合加展考茅舉主，自合依本條以見理遺闕加展陞改外，內曾犯停替者，已經赦依無過人例者，即與依條敘行陞改。奉聖旨依舊法施行。又乾道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照得選人陞改，若有前項罪犯，未經除落，今見理遺闕自有立定舊法，奏裁中都省取旨，比年以來止是照例具中都省，或與降次等陞改，若有似此之人違捩中取朝廷指揮，委是柰煩，欲自今後將選人陞改自合照應六年七月已降　指揮，更不具申，右劄付吏部，依劄子內事理施行。乾道八年正月十四日　勅緣邊州軍選人關陞者，雖已移注缺交割，始得離任，或資改秩者，錄白一宗文字，及舉主告示，具本繳連申部，如應格法，則先注籍理為放散，催促官赴上候交割離任赴部伺候引見投告。

循改

侍郎左選令　諸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第肆第伍人與大林郎。諸承直郎以下因恩賞得旨轉壹官，循依條施行者，與依條改官或循資。回授轉官者非得比類者此間比換或依此朝間與循兩資，即已至承直郎，候改官了日，依使。諸恩賞應循資改官者，以得旨日若依法酬賞以到勳審覆關到日，於合入資序考第上循改。獲盜及私茶鹽賞，以獲賞月日前歷過資考循轉。諸流外進納人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奏聞降等與使臣。諸獻納補官人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與比類循至承直郎。

尚書考功令。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得替無贓罪，及雖有公罪，稍重杖罪稍輕，任內有改官舉主貳員，已經改正者，與循資。其不因贓重過犯或資殺任者準此。有上文罪犯，又身曾作養人，即更補壹考循正。次任如前任者，與磨勘。罪不任知縣縣令，但於法並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及依格注縣丁者並準此。若定壹定。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格。國子太學博士正錄在職壹年以上，國子博士。宗官任太學武學博士國子太學正錄同。右職貳年磨勘，大學博士。正錄從除準此。通歷任，滿叁考。右循壹資，滿肆考。右改合入官。國子太學正錄通歷任，滿叁考。右循壹資，滿任考。右改合入官。武學博士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叁考。右循壹資，滿肆考。右改合入官。武學諭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叁考。右循壹資，滿任考。右改合入官。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考功通用申明。嘉定十一年六月三日　勅宗學中宗學博士、宗學諭歷過太武學考校月日，將宗學考校月日通理及壹年推賞，吏部勘當照得，如係前任未滿，不因罪犯罷任，許於次年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成考任。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勅吏部勘當，宗學博士如係選人除到，依國子博士格法，在職壹年通歷

任滿叁考備壹實滿肆考改合入官宗學諭以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錄體例格法在職壹年通歷任滿叁考備壹實滿伍考改合入官奏 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六暮

部 吏部十六

吏部條法磨勘門 文武臣通用 文臣 武臣 大使臣 小使臣

磨勘撮要

文武臣通用 慶命官陳乞磨勘年限內曾經編竄管除名勒停責授散官追官或居住後雖敘正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若依赦除落過名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 慶大臣換授使臣許將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應有所得減年如文臣日曾經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缺再經磨勘方許收使若因戰鬥勞効得減年許收使 慶得父祖親屬恩例減年之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慶宗室換授外官許將在官理過年月十日比折作四日磨勘 慶因請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 慶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來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勘 慶起復月日並理磨勘 慶文武官以疾陳乞宮觀嶽廟者並自除授日與磨勘 慶抑綱得減年賞不許換理磨勘轉 慶蔭補官雖得轉官賞亦候轉過日收使 慶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年未七十而申發文字到部已七十者與磨勘 慶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甫及七十者許磨勘 京官 慶奏補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合理四年內要釐務二年有監司知州侍從舉主一員方許磨勘無舉主展二年共理六年許對用減年 慶再該磨勘並理四年不用舉主許對用減年內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除本任合得酬賞許對用外不許貼用非泛賞換理磨勘 慶朝請大夫以上磨勘並理柒年內除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慶從官自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曾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理三年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八年餘十年並許貼用減年 慶有出身人承務郎超轉承事郎承事郎超轉宣教郎宣教郎超轉奉議郎奉議郎並逐官轉至朝請大夫已轉至朝請大夫許超轉朝議大夫已轉至朝議大夫許超轉中奉大夫 慶無出身人自承務郎逐官循轉至朝請大夫若帶閣職係有出身人超轉朝議及中奉大夫若無出身曾帶職人除在京職事官與理作寄職人超轉若在外任已落職後却登朝者即不合超轉朝議中奉大夫 慶中奉轉

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大使
臣：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初該磨勘，合依隨自參部後理五年內
住程二年，後察官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
住程二年與磨勘。若再該磨勘，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五年，不用住程，亦許
磨勘。　應南班宗室磨勘，除未換授之前實歷依中明指揮不與狀使，合
自南班供職之後，及十年方許磨勘。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及南
班宗室再該磨勘，許對用減年。　應從義郎以下帶閤門祇候
再該磨勘，合理四年，仍依大使臣條法關尚書右選繳官具鈔。　應從義
郎帶閤門祇候、閤門舍人磨勘，轉至修武郎以上，共合理五年磨勘。　應
從軍修武郎以上丁憂者，給式假候經尚右陳乞起復，從條與理磨勘。
應使臣陳乞磨勘，如有應舉武宗室鎖應人所用住程，合與住程并試月
日磨勘。如不出州界人，不在除豁之限。　應使臣以學醫侍養人，滿壹年聽
朝參赴選，與丁憂人除落再自放見或參部及試差日起理磨勘。　應使
臣係宰執臺諫子孫女夫，因恩數得　旨差嶽廟者，如係呈試中人，即合
與狀使住程磨勘。若未經試，中止照已得恩數，將該差劄子試差理年施
行。其住程却合將試中後考察理作住程施行。　應奏蔭致仕軍功武舉
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順歸明歸附親屬補官三省人換授并樞密院隨
龍人，並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宗室并戚里添差、歸順歸正歸附歸明歸
朝人，許用不釐務理作住程。　應吏職及給
使減年、主管進奏箚副尉補授副尉，並轉至訓武郎止。　應修武郎該磨勘
功賞任賞雜賞等轉壹官，轉訓武郎。　應訓武郎如該磨勘任賞功賞特
旨轉官，並轉武翼郎。　應武德武功郎不許狀使回授父祖恩例轉大夫。
應武翼郎上該磨勘任賞功賞特旨轉官，合以兩官作壹官超轉供至
武德郎，依下法。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上該任
賞功賞特旨轉官，止轉武功郎，不得超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轉武功
郎之人該磨勘，超轉武義大夫；若不係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止
轉武義大夫。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
以兩官作壹官，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已轉武功大夫，後來不理磨勘及
不狀使雜賞等轉行，止用武功大夫上所得戰功叁官轉横行壹官，任官
轉遥郡壹官。　應已轉横行遥郡，用横行遥郡上所得戰功兩官轉横行
壹官，叁官轉遥郡壹官。若横行未至中亮大夫，有官可轉，自合於横行上
轉行。如落階官除正使，並係特旨。　小使臣：　應進義校尉至從義郎起

理年月：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特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宗子取應
宗室宗女夫補官、陣歿恩澤、捕獲偽會、吏職出身、內侍官罷省恩澤、三省
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進納及雜色補官人、后妃親屬，
已上並自參部日起理，數內未曾參部者朝廷直差付身之人，合作狀差
日起理。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如係不從軍
人，到部合自參部日起理；如係從軍人，自給吏部理任差帖印紙或給到
朝廷付身理為狀差日起理。　軍功捕盜出身曾任副尉及下班祇應，曾
經參部注授沿邊聽候使喚，或見從軍人任准備將以上差遣，在任因恩
賞改轉校尉者，合自陳狀下日理作改轉日起理。本部緣無正條，係比附
使臣承信郎改轉條法。　應進義校尉初該磨勘人合理年限住程：　奏
補致仕恩澤、武舉特奏名推恩人、親屬宗女夫補官、陣歿恩澤、捕獲偽會、
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及雜色補官人，
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五年，住程到任貳年。　軍功捕盜歸正
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伍年，住
程到任貳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陸年，住程到任叁年，舉主貳
員。本部緣無正條例，係比附使臣條法。　應進武校尉初該磨勘人，即與
開具前項進義校尉起理年限一周。　元係進義校尉因該磨勘轉進武
校尉，係再該，即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伍年，不用住程，如有減年，許對用狀
使。進納同。　應承信郎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遺
表恩澤、吏職出身、宗女夫補官、后妃親屬、內侍官罷省恩澤并雜色補官、
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已上出身初該磨勘，合理
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順歸明歸附招
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進
納出身初該磨勘，合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應千
出身人係承信郎，元因進武校尉上磨勘改轉承信郎，並合再依初補使
臣法，自承信郎告下日起理，合理叁年，仍用住程到任及貳年；進納人合
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　進義校尉上轉進武校尉後理再該磨勘，
係應千出身，並理伍年，不用住程，謂校尉上實及伍年後，因恩賞循轉承
信郎以上，從降非次轉官，不滿磨勘。如校尉不及伍年，即自承信郎告下
日起理，除初補使臣法理叁年，住程貳年；進納係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
貳員。　進武校尉初該磨勘，除進納出身人合理陸年，住程叁年，舉主貳
員，其餘人合理伍年，住程貳年。雖於校尉上理年已滿，住程未及，式住程

已及年限未滿，自不該磨勘。如因軍功補宣，改轉承信郎，從條不隔校尉以前年月，許通理磨勘。　應承節郎至從義郎，初該磨勘，合理年限，任程，內任程有至通月，任至任滿日，各貳考。如前任不滿，許將次任到任後月日通理。及貳年與磨勘。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親屬宗子取應宗女夫補官，及雜色補官，陣改恩澤，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雜任到部人，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肆年，任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明、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肆年，任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閤門舍人、閤門祗候，初該磨勘，合理肆年，任程貳年，以後並理肆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伍年，任程叁年，專主武員，以後並理伍年。本部格敘工除例依大使臣條法　宗室獻納并添差不釐務差遣，并戚里之家添差不釐務差遣，並理作任程。　應承節郎至從義郎，再該磨勘，但干出身，並理伍年，不用任程。或有贓年，許行後理。內有吏職補官，轉至訓武郎止，若係進納出身，轉至從義郎止。應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　小使臣進官，令敘官訖，陳乞磨勘者，依條展年外，其被罪以前年月日，並不許收使，止理敘復元官日起理磨勘施行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若經敘正理還元斷月日，其隔過月日許理磨勘。雖已改正，而不曾理還元斷月日，亦不許收使以前被罪該過月日。　小使臣曾降官，叙復訖，陳乞磨勘，即與除落降官之後至未叙復元官之前作罪籍年月，不與磨勘。若已改正理還月日，却與照條通理磨勘。小使臣之官違限，并非時改移替罷，今依格添展兩季，如過、種款即與元展。　小使臣係宰執、臺諫子孫、女夫，侍旨差救額者，如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任程磨勘。若未經試中，不合理為任程，合將試中後考第理為任程。　兵部八資十資格內除守闕進勇副尉補進勇副尉，同進勇副尉，守闕進義副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比折收使外，止用進義副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祗應。若將進義副尉上所得減年，於使臣校尉理任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四資格內進義副尉，都官支職兵部降亡恩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支職兵部降亡恩澤補充。磨勘兵部及都官並理拾年。今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於校尉使臣理任年書勘上收使，合兩日作壹日。　下班祗應係兵部理拾年磨勘，從指揮有丁班祗應上所得減年，若於使臣校尉上收使，合兩日作壹日施行。文武同。　應文武臣磨勘，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文武臣通用。

尚書考功勑　諸磨勘於令有違者，杖壹伯，未奏者減叁等。其較考不當者，杖捌拾，不以失減。　諸州軍申發官員磨勘文字，不依條係明者，對讀官吏杖壹伯。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

尚書考功令　諸磨勘人文書雖未足，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勘。　諸應磨勘，有所犯罪名無情理輕重者，關刑部定奪。　諸命官大不應勘。承直郎以下應磨勘改官而不下文字，因有臣僚奏舉者，具事因取裁。　諸命官陳乞磨勘，服色年限內曾因罪編置、管勒、停責、授散官、還官或居住，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承直郎以下勘停并追官者，自依本法。　諸係敘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　諸四川申發命官磨勘文字，入遞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　諸應磨勘而付身文字內雖有去失，謂去失告身有勘劄之類，或去失非屍照用要切文字。若有初補及見任官資付身可照驗無偽冒者，並收行。　諸曾去失付身而乞磨勘，有未去失以前磨勘干照者，以干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批狀月日不明者，即以給去失干照日。　諸承受磨勘文書，合會問者，限叁日。　諸校定資任磨勘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說改者，會問擬定限次日關吏部。　諸文臣換授使臣者，許將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　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文臣日曾經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候再經磨勘，方許收使。若日與關陞磨勘得減年者，許收使。　諸應檢舉磨勘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檢照無違礙，方行檢舉。　諸磨勘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日入遞留滯者，許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盡日，閏月授者準此。　諸承務郎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貳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勘許依到任貳年法。　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將在官理過年月，拾日與比折作肆日磨勘。　諸磨勘在京者，具家狀，仍將未經磨勘所授告勑、宣劄、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　諸鎖應者，隨侍、侍養替、持服，自持服日至服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遣者，若理斷不係過犯者非。不理磨勘。　諸在京釐務官，因請假出外，除元得假限并除程及壹季外，月日不理磨勘。使臣曾經壹月不到部者，遣滯月日準此。　諸國諸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　諸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不中取落籍日，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勘。　諸丁憂服闋在外

指射差遣者，侍參斗滿，雖在外指射同。狀到部日起理磨勘。執差者，以授
付身日。八路以赴轉運司公參及投狀日。　諸磨勘謂在外以前日除程
損先保明者已申發文字，丙丁憂致已改行者，若年限內有周遇丁憂月
日，許將服闋後合理月日補填訖，再行起理。　諸起復月日，並理磨勘。
諸以疾陳乞宮觀嶽廟者，並自痊安日與理磨勘。　諸陳乞致仕緣因臣
僚奏舉按官者，許通理致仕以前月日磨勘。　諸命官妄冒奏投，謂奉孫
作男之類。已陳首改正者，雖已經陞改磨勘，其以前歷過年月並不許收
使，仍依初補法。　諸被隔展磨勘年月應改正者，謂因官司誤斷，或特旨
斷遣，及雖元有公案在州寺，若斷下不合書罪，或不係于違，并非合坐罪
而誤斷入重，謂如元展磨勘叁年，因雪許改正，止合展壹年，其餘展年路
違之類，以上並須理元斷月日者，或官司行遣違礙，隔過年月應改正，並
理為實歷，許通理磨勘，即通理有利及應減年磨勘，減季減月同，經使外
並聽存留收使。　諸犯罪經斷，會恩去官自首合原應理遣闕者非。即犯
正入己贓罪不在斷從所理展。展磨勘凡拾陸等，第壹等肆年，每降壹等，
遞減壹季。累犯者並累展其貳罪以上俱發，及合併計者，壹罪而累該展
者，各從壹重。貳罪，謂犯私罪徒，贓罪笞，雖斷私罪杖，從贓罪笞展年，壹罪
謂本犯及追官降官本合展者，止從壹重之類。其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
降者，並通展，即失入死罪已決及未經任有犯正入己贓，該磨勘者申取
旨。　諸陳乞磨勘所屬保明該滿日年未柒拾而申發文字到部已及柒
拾者，與磨勘。　諸應該磨勘者，會問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係過滿者只
不載日批會未該者，於該滿日載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
量事狀，即關本選撥敘。如有公案在寺，候約法了日，會到所犯不礙磨勘
者，準此。若有見追究情涉過犯者，仍候結斷。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
遣公據，或印紙聽照用，差注磨勘事節，不圓方許會問。若不用發遣者，非
尚書左右選司勳考功通用令。　諸押綱得減年賞者，不許搓理磨勘轉
應蔭補官，雖得轉官賞，亦候轉過日收使。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宗室袒免以上親磨勘轉官者，並報大宗
正司。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任品以上應磨勘轉官者，具狀擬奏。
淳祐令。　諸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文臣因恩賞轉者，主中本
大夫止，若年柒拾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宮觀嶽廟留臺，並不在磨勘之限

即太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　諸減年磨勘與文臣通用者，謂如有課額
場務監官，及獲盜之類。準肆年為法，謂如應減壹年者，減伍年磨勘，若減壹
年壹季之類。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謂如走馬承受公事，應減叁年
而內侍官拾年磨勘，即減陸年之類。枚付殿侍，若了班祇應，則付與使臣
通用者準此。雖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賞，不在
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格。　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　贓罪徒，情輕及輕。情重加第
拾伍等，重加第拾叁等。第壹等，肆年。　贓罪杖重。　第貳等。　叁年
叁季。　贓罪杖，情重。　第叁等。　叁年兩季。　贓罪杖，情輕及輕。　第肆
等。　叁年壹季。　贓罪笞。　第伍等。　叁年。　私罪流重。　第陸等。　貳
年叁季。　私罪流，情重。　第柒等。　貳年兩季。　私罪流，情輕及輕。　第
捌等。　貳年壹季。　私罪徒重。　私罪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貳等。
理監當人衝替重準此。　第玖等。　貳年。　私罪徒，情重。　第拾等。　壹
年叁季。　私罪徒，情輕及輕。　追官免勒停。　私罪衝替應降等而無等
可降少壹等。公罪少貳等。理監當人衝替在罪情重，公罪重準此。　第拾
壹等。　壹年兩季。　私罪杖重。　第拾貳等。　壹年壹季。　私罪杖，情重。
追官勒停。　勒停。　特勒停。　責授散官。　落職。　降官。　公罪衝替
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壹等。理監當人衝替情重準此。　第拾叁等。　壹
年。　私罪杖，情輕及輕。　私罪笞。　第拾肆等。　叁季。　公罪流重，情重。
侍例以上但有責罰。　非時改移差罷，雖不經勘罰，但有因緣，使臣
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僻遠處及未得與差遣并罰短使比較賦盜降監當
第拾伍等。　兩季。　公罪流，情輕及輕。　得旨上簿兩次。會恩免者兩
次當壹次。　第拾陸等。　壹季。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　勅潼川府
路提刑司，差官押綱拘留付身告勅文字，若赴行在並會差遣磨勘撰給，
即從本司錄白出身告勅文字，照對保明委是真命，別無偽冒，繳申吏部，
依條並會差遣磨勘撰給施行。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勅成都潼川府夔
州利州廣東西路提刑司，今後差官押綱赴行在並會差遣磨勘等，給之
人，依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指揮施行，仍令本司出給保明公據付押人
收執，前來候所押綱交納了足，給到朱鈔，別無欠損，方聽吏部照會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勅令官罷任並權聽從便
赴闕，仍狀行請給，與理為磨勘。　隆興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勅令後以

減年磨勘轉官者，須將實歷過年數對用，謂如壹年實歷用壹年減年。磨勘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
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
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後憑收散收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
使施行。奉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
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理施行。後批：從所申事理
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遷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臣校尉狀使舉主事，其選
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令發說照用。嘉泰三年十二月十
七日，勅考功郎官王闐禮劄子，竊見文武兩選以年勞磨勘，武臣參年，或
肆年，或伍年，其法不一，且以肆年者論之，謂如慶元六年正月一日受告，
合至嘉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考已足，從條磨勘。今則不然，必欲至四年
後正月一日放行，壹日固所不較，其間有年至十二月三十日為陞拾玖
歲，明日則添拾歲矣。文臣有合轉朝奉郎，武臣有合轉武翼郎，以壹夕之
隔，遂不獲與致仕恩澤，利害非細。欲乞凡理磨勘者，以正月一日至歲終
為全年，他日準此。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吏部
尚書黃由等集議，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
轉兩官。謂如今年八月二日已轉過兩官者，須候來年八月一日以後到
過恩賞方許轉官。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作磨勘收使。謂如今年已轉兩
官，不合更轉，卻乃遷延日子，於次年陳乞，亦作磨勘收使。凡三省六部等
處遇有恩賞，止許正名係籍者推賞。其不係本職而處互差承權之人，並
不在推賞之數。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措置小使
臣校尉有壹除餘差，元係初官，未曾經任諸州軍，不得收令交割押致貢
緣諸托脫漏收行赴上，將來在任月日並不理為任程考任。請過請給計
贓追納，坐以違制之罪。其有雖曾經任，元不曾呈試中選，及軍頭司御輦
院、御廚儀鸞司、修內司、翰林司、祗候庫、內軍器庫、御酒庫、萬壽觀等處，及
諸司差遣，始係初出官，未曾經任，不曾呈試中人，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八月三日，勅吏部狀：白
劄子，檢準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集議指揮，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
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轉兩官。注文委有未使乞自正月一日至十
二月終，除磨勘轉官外，許轉兩官。委是順便，勑令所照得嘉泰四年指揮

係截抑恩賞，委合人情，但當來不曾明言自第壹官或第貳官理為壹年
之限，獨以八月二日為始，至來年八月一日終，方許施行，卽是凡遇轉官
必須逐年比算，緣無一定之論。今來白劄子所陳，委是事體歸一，亦不失
當來裁損之意。所有元降指揮內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合作磨勘收使
之文，并注文謂如今年已轉兩官，不合更轉，卻乃遷延日子，於次年陳乞
亦作磨勘收使一節，合依舊遵守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
子：吏部申明，到壹參部繳連與本在部已審驗之人，不問已未有新任差
遣，並與放行磨勘，卽無再令行下寄居待闕州軍重別保明，乞劄下部照
應。右劄付吏部，從申事理施行。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
白劄子：中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
用前例。數內壹項，應被旨差充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
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卻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換理
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措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
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紹定二年七月七日，勅臣
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申牌起復之，合服制
內歷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收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收散。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
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
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
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
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卽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
復，并所約刑名合該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任程到任，及應用舉
主之人，今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
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一、嘉定十六年十月九日，都
省劄子：吏部尚左措置，今後應四川承議郎轉朝奉郎，并朝請郎轉朝奉
大夫，給告付運司，與勘本州結罪保明委是正身，無身亡事故，方與給付。
武己亡歿繳申毀抹。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都省劄子：成都運司申：蜀中
命官身亡，許作存在，多是先乞叙廟遷延月日，措行磨勘，直至貢郎副使
告命已到，致身後奏薦方申致仕。乞今後四路文武官陳乞叙祠奉議并

修武訓武郎，令本州結罪保明正身不是身後偽冒，運司勘當方與放行。吏部措置，今後定要本州取會勘驗委係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人，委主帥勘驗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與證應施行。看詳上件指揮，謂四川命官身亡詐作存在，先已嚴揭牘行磨勘，直至員郎副使該身後致仕之恩，所以申乞關防，今合照指揮行下，須管委結罪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可施行。如從軍之人，即係見在軍中差遣，已經軍將次第主帥保明，亦與照應磨勘，其告命照已得指揮給付施行。所有無差遣不願存亡之人，州軍不曾結罪是致符下，若該本處再行結罪保明正身非身亡事故之人，到部見得別無違礙，即與照應磨勘。所有歷過該滿之後月日，欲從今降指揮，接續日分起理磨勘。一、諸應該磨勘者，會問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係過滿者，更不截日批會。未該者於該滿日截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量事狀，即關本選繳鈔。如有公案在寺，候約法了日，會到所犯不礙磨勘者，准此。若有見追究情弊過犯者，仍候結斷。看詳上條，謂如該磨勘者，會問刑寺有無過犯，注云：如有公案在寺，候結斷，照得未結斷以前月日，係因罪犯刑寺結斷未了，其磨勘從條合候結斷，約定刑名，方許施行。所是未結斷以前月日，卻有在該滿之後者，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其該滿之後至未斷以前月日，結斷不該刑名，合與理運；其該刑名者，即難以理用。一、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格，看詳上件條格，且以展兩季論之，遇赦得免，謂如理伍年磨勘，滲展兩季，則合理伍年陸箇月，或有在赦前得伍年叁箇月者，不為陳乞，則違延過赦，即得放免；卻有在赦前得伍年陸箇月以上者，亦不陳乞，待於赦後，併得放免，似此等展免不分，從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各與理至赦前為法。如得伍年叁箇月者，則與放免，赦後叁箇月係理伍年叁箇月，其在赦前如有伍年陸箇月以上者，雖違延過赦，則是展過月日，卻與理伍年陸箇月。一、諸命官久不磨勘，承直郎以下處磨勘改官而不了大字用。有臣僚奏奉者，具事因取裁。看詳上條稱久不磨勘，元無立定年限，如後有許令磨勘之人，亦與照格年以上磨勘條法指揮一體施行，謂如文臣肆年，武臣伍年，計理磨勘壹官外，餘忌年月，如是無過犯人，候陳乞日，申取朝廷指揮，如歷給伍年者，雖以累轉更與理轉壹官止。如是因事得罪不肯自陳磨勘者，又臨時斟酌元犯取指揮施行。本部遵一，看詳已從送，今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嘉熙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提舉修纂條

例所申換吏部申，本部照得官員壹年不許轉過兩官，其間有因任和糴押綱等賞，已轉兩官，又有特旨與轉壹官，或以上及因邊頭訓建守城督戰之類，得旨轉叁官以上之人，本部例與申審，今措置欲自今後官員如委因守城督戰備禦抗虜有實跡邊功，承指揮特轉叁官以上者，係是朝廷旌賞，不必申審，許從本部徑與申省，命詞給告。若止係泛言邊功及經理殘破州軍似此等類，所得叁官以上，並從本部照指揮將兩官轉行，餘官比折減年磨勘，出給公據，更不申審，其他和糴押綱得郎浮費應干非泛特旨酬賞已轉兩官之人，餘官並照指揮一體出給公據。看詳將轉叁官以上皆是優異旌賞，明言特轉叁官，則不當以壹年不得過兩官為限，若是磨勘及和糴押綱應干非泛特旨酬賞，凡非壹項特旨轉叁官者，壹年內如已轉及兩官，餘官並照指揮一體比換磨勘，放使更不須申審。奉聖旨依。淳祐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在法押綱得減年賞，不許條理磨勘，轉應蔭補官，雖得轉官賞，候轉過日放使。其勸諭糴本、提督賑濟、興修水利、起解豬皮等，皆是近來新創，申取指揮。右劄付吏部考功，將應係近來新創，舊法所不該載酬賞，並照押綱賞條法，不得放使轉應蔭補。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敕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命官隨侍侍養，因事未得差遣者，不理磨勘，今後在任陳乞隨侍侍養之人，須令本州知通從實契勘，在任不因規避，果是承親，結罪保明申部，方免除落。止是賞緣離任之人，自合照應條令施行。本所照得逐部審定，已得允當，右劄付吏部，照見行條法施行。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敕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諸年柒拾以上不在磨勘之限，古者柒拾致仕，未聞以陸拾玖宜從本條，年甫及柒拾者，許其磨勘。本部看詳本官所請，分別柒拾以上不許磨勘，年及柒拾者，仍與放行，考之柒拾而致仕，恐謝事之年，難以久令磨勘。本所竊詳在法起理磨勘，該滿日年未及柒拾，申發文字到部日年及柒拾，尚與磨勘，則是理算年月至該滿日已及柒拾歲，則不許磨勘，分明。今奏請年甫及柒拾者，許其磨勘，尤見優老從厚之意，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寶祐元年九月三日，都省批下吏部申：舊法父祖因投所得減年及押綱賞，又指揮勸糴賑濟、興修水利、起解豬皮，及應係近來新創法所不載者，並不得轉應蔭補官，今與斟酌，將防托江面賞、勸遏虜寇收捕綱賞，理作正賞，從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文臣

尚書考功令。　諸前執政官該磨勘者，依侍制以上法磨勘。　諸應磨勘
轉官者，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叁年。太中大夫以
上迴亡捌年，餘拾年。　諸應磨勘轉官者，承務郎以上肆年，即轉奉直朝
議中散中奉中大夫者柒年。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職年。中大
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諸朝議奉直大夫并特恩人，共以捌拾員
為額，內撥伍員專充堂後官，依次序撥轉，及留伍員以侍未報州軍。　諸
御史臺牒到奉直大夫朝議大夫闕，以見任朝請大夫從告先後，侍制權
六曹侍郎以上非。先取年勞該滿應磨勘遷補人，無即以已用職年貼理
年勞該滿人。皆係用職年人，亦以年勞深者為上。以上遷已同，先以有出
身，次無出身人，理為資次，仍以名次合轉人，取索磨勘。　諸應該磨勘者，
監司并在京職事官謂太中大夫以上，及侍制以上任知州，宮觀同，依限
檢舉取索，若不願磨勘，候再該日準此。　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人自
出身日，蔭補人自釐務者，許通理以前月日。蔭補初出官人，自到任日。幕
職州縣官奏除若使臣換授者，自改換日。即未經磨勘無出身者，仍須釐
務及貳年。未改換前曾經任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御史或侍制
以上舉主壹人，方得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初磨

勘，不許用曾任嶽廟宮觀釐務年月。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
宮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為考任。　諸蔭補
進納，因鎖試并賜出身者，並同有出身理為磨勘。因蔭補已曾許歸職任
即許通理以前年月。　諸曾降官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
及責授散官者，止理復舊官後年月。　諸承直郎以下，不因磨勘改官，及
使臣換授京朝官應磨勘者，如有過犯并衝替之類，於改授日展年未足
或考第舉主未應格，及雖應格而係取旨之人，並依本選條展。　諸大理
寺左斷刑官任內因出入刑名書罰叁次以上者，至磨勘日取旨，通參選
累者非。　諸承務郎以上應磨勘而曾經臣僚論列贓污公私不法事，法
寺約罪不定者，依所得特旨格法添展。謂得特旨放罪降官之類，見取勘體
量體究者仍候結絕。　諸合磨勘人，若已待次而丁憂者，到部限叁日關
會所屬。　諸太史局直長，自轉補後未及拾年無過犯，於本部投下合要
文字磨勘。局丞自冬官正以後理捌年壹轉，至春官大夫止。每壹犯公罪
展壹年，壹犯私罪展貳年，情理稍重加半年，重又加半年。壹犯贓罪展伍
年，情理稍重加壹年，重者又加壹年。每犯各累展。若未入仕經真決者，不
得轉入朝官。入仕後曾經真決者，不在轉補之限。其降官因責罰被罷之

類，並係京朝官陳乞施行。　諸太史局直長以上，合該磨勘者，關尚書左選
具鈔上都省。　諸進士及第壹任，四等貳等叁人，與磨勘，第肆等伍人，與
文林郎。　諸流外人，叁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就移縣令，就移後通
有使臣舉主叁員，與磨勘換本等使臣。三省祗應人，出職叁任柒考，有縣
令舉主陸員，與占射迪功郎壹次，經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
郎叁任柒考，書攝迪功郎肆任拾考，有使臣舉主陸員，有犯罪者，添職司
壹員，或餘官貳員，吏供職并和市務判判，不計贓不滿匹者，添職司貳員，
或餘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流內法。進納補官準此。　諸朝請大
夫以上，因恩賞轉官者，以肆年為法，各計所磨勘收使。
侍郎左選令。　諸流外人應磨勘者，比從政郎降壹等換授使臣，舉令人
不降。　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出官後乞於選人上收使者，並比折兩
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應循資轉官而已改官者，循兩資減叁年
磨勘，壹資減貳年磨勘。任承直郎得循資，及減貳年磨勘，如不願比類占
射者，與換次等減壹年磨勘，若元得旨轉壹官，稱依條施行者，作轉官收
使，稱比類者，比折，比附或依條比類，同減叁年磨勘，若得減壹年磨勘，已

換作占射闕，與陞壹年名次，家便差遣。作太臣日所得轉官減年占射者
換授文資後收使者，依承直郎法。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三省有正官都錄事，用磨勘并收使酬獎轉
官，每年通共不得轉過兩官。
淳祐令。　諸見任朝請大夫，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非。有贓罪公據願收
使磨勘轉官者，並預申尚書吏部注籍。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勑吏部
看詳員外郎續載所請，今後應奉直朝議大夫遷轉事狀，並限壹日注籍
批鑿，委本部尚書郎官通簽書押，欲令尚左置籍批鑿簽押。所有朝請大
夫係條合轉行人，欲令考功除就實歷，酬賞先後因係，每季首限叁日牒
示，仍下逐路轉運司照會，關所屬取索保明申部外，有見注籍朝請大夫
員數，合候御史臺牒到有闕，職要置之是虛闕二之云元冒舉置罷
關係中取赴指揮，下部日方許依條取索磨勘，令考功於每季首限叁
日牒示。并下逐路轉運司照會。奉　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年八月六日，　勑吏部申，照得有朝請大夫員
數已行注籍，據陳乞日年未系拾其見籍之名次該取索磨勘人，內有已

年叁拾以上負數窠闕合以當時注擬滿叁年年限名次作年叁拾人
許依條磨勘內有大字未到本圖之人令行下取索除程限任日申條赴部
施行。奉　聖旨令吏部將注擬滿叁年年叁拾人許依條磨勘取會官
司如限內無故不報令本部行下所屬將當行人吏從杖捌拾科斷餘依
所申。淳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勅吏部勅令所狀勘會依條朝議奉
直大夫以捌拾員為額內撥伍員專充堂後官撥轉三省人依法轉至
朝請大夫止若已出官不得轉至中大夫今欲將三省人已注擬朝請大
夫過有御史臺牒到員闕其名次合磨勘人而未離省日年限該滿并得
闕次略並在年未叁拾之前至出職離省日年已及叁拾者不許磨勘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五月十六日　勅吏部狀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
知太平州李椿乞將歷過權吏部侍郎月日以叁日比折肆日磨勘本部
照得本官見依條合理肆年磨勘先權吏部侍郎玖箇月貳拾貳日當來
分理叁年磨勘令指定欲依本官所乞以權侍郎上叁日於見今官上比
折作肆日與本官依條磨勘仍乞令後依此施行奉　聖旨依吏部指定
到事理施行　嘉泰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都省批下吏部申中奉大夫知
泉州倪思申作任吏部侍郎日於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準告磨勘
轉中奉大夫至慶元二年三月十三日承指揮與郎歷過兩箇月貳拾貳
日從條六曹侍郎係叁年磨勘合將吏部侍郎實歷過月日每叁日理柒
日計比折得陸箇月零拾日又起理庶官月日實歷陸年伍箇月貳拾日
兩項通計實歷柒年從條合該磨勘轉中大夫施行本部勘會本官令乞
將作任吏部侍郎理叁年上歷過月日於見今理柒年上叁日比折作柒
日狀使合取自　朝廷指揮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
項從件指揮係是年限不同比折磨勘令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　勅監察御
史毛憲奏乞將極邊州縣官到任與減貳年磨勘任滿吏轉壹官次邊州
縣並權與推極邊之半例減叁年磨勘內選人任滿願先循壹資即將到
任所得壹年磨勘留改官後狀使者聽未願循資亦許留改官後收使作
實歷月日磨勘奉　聖旨依。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勅見任宰執
臺諫女壻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
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獘
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舊例。今具下項。一選人用恩

澤改補京官既依無官人蔭補即係白身凡向來歷過選人考第不合收
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第用以注授或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　應
被　旨差奉使屬官理為實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使未
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梭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
是有濫本部措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　五
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
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
月十四日　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
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
注請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絶及降官未叙
後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考展年并分要任程到任及應用舉
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
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令檢具看詳下項。一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
人自出身日、蔭補人曾釐務者許通理以前月日、蔭補初出官人自到任
日。華職官縣官奏改若使臣換授者改換日即未經磨勘無出身者仍須
釐務及貳年。未改換前曾歷任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御史或
侍制以上舉主壹人方得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看詳上條謂奏補京官
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釐務貳考陞陟舉主壹員方
許磨勘合自初任釐務到任日起理年限其間却有初任釐務到任未成
考間承指揮改差別路待闕差遣直候次任到任通滿貳考釐務及日合
該磨勘其或已自通滿肆年之後若侵於該滿在肆年上起理以後年月
即是當來釐務未及未該磨勘分明欲乞自釐務足日理為該滿起理以
後年月施行實歷雖滿釐務貳考未足合候考足本部又照得上件條法
謂奏補京官承務郎以上初經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釐務貳考陞陟
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其間或有年限釐務並已及格已該滿肆年却緣少
陞陟舉主壹員未該磨勘須候有舉主具本告赤到部見合該磨勘其舉
主告赤却在該滿肆年之後方始出給繳連到部亦有舉主告赤却在該
滿肆年之內本官自不繳連到部是致未該狀行磨勘其上件該滿肆年
之後舉主告赤不圓隔過月日實歷釐務雖足而舉主壹員未足合候舉
主告赤足日理轉其無舉主者依條展貳年通為陸年方得磨勘　本部

看詳乞批送令狀下部貴邀遵寬瑞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
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
項在法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朝議大夫轉中散中奉大
夫依條不許貼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近有承議郎陳乞磨勘狀使父祖
恩例減年換轉朝奉郎考功批行具鈔出給告命委是有礙條法修纂條
例所看詳諸得親屬減年恩例不許換轉蔭補官自有成法今後不得再
有陳乞所有考功已行體例合削去本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
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今擬照用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修纂條例所看
詳尚左具到壹項朝請大夫恩賞轉官以肆年為法正以朝請大夫以下
肆年轉壹官以上則柒年轉壹官故立此條就其本色官因恩賞轉官如
有特旨轉行者不當限以肆年之法如特旨內無轉行之文即合照條比
折減肆年磨勘如係奉直大夫以上所得恩賞特旨雖無轉行之文亦合
轉行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叁年六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四選
官公共聚議條具關防四蜀事與事畫一數內文武官陳乞磨勘文字文

臣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武臣訓武轉武翼郎武德郎武
功郎轉武翼大夫並係轉應蔭補官事體至重合欲除本州保明並合再
經四川運司重行覈實結罪保明仍各召知識四川本等保官壹員委保
批書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四川文武官流寓內地州軍者居陳乞
磨勘文字及轉應蔭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川陳乞欲將似此
之人並令召蜀士知識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印紙以憑照見行條法
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十一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勅令
所申吏部郎中周丈虎劄子謂紹定四年　慶壽赦文內壹項選人循兩
資已係承直郎改官日理作貳年磨勘因疑經入用赦恩循兩資換減肆
年磨勘給據扳援增多看詳自後合照趙都承詳議申明換減叁年磨勘
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景定四年七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
勅令所照得選人得賞於改官後狀使換減磨勘嘉定貳年拾年嘉熙肆
年淳祐陸年指揮節次申明不一竊恐吏部互相引用今參照指揮修類
歸一庶幾不致牴牾開具下項　一承直郎以下所得有格法及不係特
旨酬賞得轉壹官於京官後狀使並與換減貳年磨勘兩官以上依此比

類如係特旨酬賞照修纂條例所嘉熙四年正月看詳指揮轉壹官換減
肆年磨勘比折施行　一儒林郎以下所得有格法酬賞減叁年磨勘內
將貳年狀使循壹資外餘壹年磨勘於京官後換歷名次如係特旨賞與
換減壹年磨勘　一承直郎以下所得轉壹官賞因與改官相會於內已
將壹資循至承直郎餘壹資依磨勘令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若是得賞
未狀使間因用別賞循承直郎改官照條比類減叁年磨勘如已係儒林
郎除用郊恩慶典特旨賞循至承直郎合照令條正文每壹資換減貳年
磨勘餘依本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　一選人所得特旨循兩資賞照嘉
熙四年指揮與換減叁年磨勘止循壹資與換減貳年磨勘叁資換減肆
年磨勘肆資換減陸年磨勘如已狀使循資外有餘賞照嘉熙四年指揮
兩資換減叁年磨勘壹資換減壹年半磨勘若係有格法及不係特旨酬
賞循兩資照條換減貳年磨勘壹資換減壹年磨勘　一選人任淮襄四
川湖北並邊所得極邊次邊酬賞並照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指揮許於
改官後作實歷月日狀使　一選人任學官大理寺官所得職任賞嘉定
十年二月詳議指揮以其職事官即與外官不同不合比折並與照元降
指揮貳年得貳年肆年得肆年其兩任學官兩任寺官該兩次以上許將

壹等察賞照條併賞倒換若不及貳年不許狀使所有任京司事務諸司
監當所得任滿或計日酬賞雖有元降指揮即是立定賞法卻非一時特
旨自合照有格法賞一體減半比折貳年得壹年如止得壹年合照條換
歷名次不及全年不許狀使　一選人所得酬賞轉壹官與換減貳年磨
勘施行　一選人所得郊恩慶典並合照元降指揮許於改官後換減磨
勘狀使施行　一選人所得奉使回程轉官照嘉定十年詳議指揮據照
元指揮白身人尚許候有名目日作壹官壹資狀使其有官人難以比折
與照元指揮狀行轉官狀使　已上取到吏部尚左供並係見行遵守令
編節照用七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淳祐十年七月空日都省劄
子謂陵條具百司庶府破法用例蠹國害民事事畫一于後　一選人得
賞循轉之弊近來選人得賞多不肯循轉且給據存留為改官陳乞之地
循兩資者則必乞轉壹官少亦乞作肆年實磨勘循壹資者則亦乞作貳
年並無一毫折閱委是破法所以申明從政從事文林郎為一色官改官
並得宣教郎如不肯循轉並照承直郎改官後減半狀使塞月不許作減
年狀使令後有叁資一色得循轉不願合但與比折貳年作壹年給據
一選人改官存留磨勘之獎得賞有轉壹員叁官莫不陳乞改官後循轉

或有減磨勘叁年改官，復已作不減年磨勘收使。凡此之類，委是破法。況選人上有賞可償，所得磨勘合於本賞上償轉官資，有賞可償，更存留磨勘為改官後不折閑，委是與例合行釐革。都司擬令吏部遵守施行。七月九日奏，聖旨依。 寶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兩淮制置司、天賜場，今後鹽場官幹官，催趁登額，火發及數，方許保明推賞。歲終火發不及叁分展半年磨勘，伍分展壹年磨勘，柒分以上降壹官。每歲舉員不許舉他司屬官。下吏部照應照得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鹽場，令改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武臣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合入任程差遣，願出外待闕者，給假限內實有病患，申所屬看驗訖，申吏部，仍給公據與除落月日。違者所違月日並不理磨勘。 諸乞假出外待闕未參選，應磨勘者依外任中奏。若改轉後有出假限月日，於後次磨勘內除落。 諸初補使臣因戰鬭勞効得減年者，與磨勘。若到罷恩賞得者，並以前經磨勘，許行收使。 諸使臣該賞應減年磨勘，雖與文臣同係推賞，若所降指揮內無比折者，止依元得所減年月收使。緣領場務豐官及捷遞之類應賞者準此 諸內侍所得酬闕之賞轉實，如委係勘覆，與不隔磨勘壹次，若再遇泛賞，雖降到特旨不隔磨勘，許執奏不行。 諸使臣展磨勘年限，並以本條所指定之官為例，如指定與年磨勘之官該展年，即伍年磨勘合展拾伍月，拾年磨勘人展叁拾月，餘依此推之。 諸使臣勒停或追降官資，叙理已後，舊官合磨勘者，初補并已經磨勘人各依元條年限。 諸使臣公罪徒、公罪衝替，因事替移或因老疾謬懦差替，或私罪非衝替，臨時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差遣，或私罪杖斷，或合該磨勘，依條展年外，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勘。以上各係降等差遣者，仍候任程到任。買撲使係降等差遣準此 其私罪徒、私罪衝替降等差遣，并公私罪追降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 諸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特勒停，止理叙復舊官後年月，以上仍依條展年。如別因酬獎或恩澤特轉至舊官，及轉過舊官者，叙復未盡不在磨勘之限。 諸使臣校尉同拾年以上不到部，除已磨勘，許經所在州投狀，召保朝官或貳員委保正身無承代詐冒違礙，知通進請同保官當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連保狀申部。 諸使臣校尉同私積未參選，在外就差者，以使差遣降付身日理為參部，應呈試人幾 諸使臣校尉同應呈試而未經試中，一時特差內外差遣，雖降到特旨

理為資任，許執奏不行。 諸使臣校尉同初磨勘不許用曾任嶽廟當任程月日。未呈非 諸內外諸軍歲終比較所養戰馬倒斃該展磨勘人，雖遇大禮赦，不在免展之限。取押綱馬使臣於押綱馬驛任官倒斃該展磨勘人準此 諸光恩使黨因招降補授使臣校尉初補下班祗應副尉改轉同內不許磨勘者，如經拾年別無贓罪及私罪情重，所屬保明取旨，特與磨勘，即願著勞効，合該轉官者依常法。 諸翰林醫候至醫効並理恭年磨勘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於使臣校尉上收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不許用減監當任數比換減年。 諸漢弓箭手所得轉資，若於使臣上收使，每壹資比折減貳年磨勘。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元年四月十五日，勅吏部狀：勘會內外諸軍大小使臣乞貼用冒名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減年收使磨勘。竊詳冒名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轉官資公據，已承指揮許於已轉減名目上並行收使。今來既親身所得功賞減年，與所得轉官資事體一同。本部欲將親身所得減年，依轉官資已得指揮，依元給減年理年收使磨勘。奏，聖旨依。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內外諸軍冒名承代官兵已降指揮並行照放改正了當。奏，聖旨令所屬並特與通理未改正以前歷過在職年月收行磨勘。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考功郎官王信劄子：編類大小使臣年甲、條目奏，聖旨依，令考功常切遵守，令具合遵守事件，如後：一、乞差校定案書令史壹名，專一掌管行移回報，仍差頭名主事專一書勘遞遷補及出職日交割，以次人以次人保明委無措改遺失情弊，方許遷補解發。如有情弊，斷勒。一、乞遇朝廷取索照使，即令掌管人吏齎簿呈郎官，封押訖，親齎赴房，候照應畢，從朝廷用屬司印封押賣還掌管人吏，回部呈郎官，拆封收管。其餘取索照使，仰掌管人吏齎呈郎官，當面抄寫名姓年甲全文，用印回報，不得齎簿出外，庶免散失。一、姓名未用考功印為止，印後即無姓名，每卷末空處書云：印後並無姓名。一、令某人姓名，其卷末無空紙，即於夾界行上書寫，其間有年過滿拾數者，並於拾字下書貳字，以防日後添填。奏，聖旨並依。 淳熙三年四月十二日，勅考功郎官王信狀：契勘近承指揮編類隆興二年二月以前大小使臣年甲，除已編類成冊申尚書省用印外，所有隆興二年二月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勘者，依此置簿籍定，緣大小使臣磨勘係隨官品各

案分行，欲致令大小使臣案遇有役下磨勘，先次照應。如係隆興二年二月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勘之人，遂時肴定官位姓名、鄉貫、年甲、三代、補授年月、出身等名勘，同書行主令押，官用印，編類候至年歲終，分類置簿籍定，仍具已置簿籍定姓名申勅廷照會。」奏 聖旨依。 淳熙四年六月二十日，勅邕州溪洞招馬官，恐坊馬政，特與免參部，放行磨勘。 淳熙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吏部申，欲將使臣校尉所得 慶典理當叁年磨勘，除任程應格外，並與對半收使，其他恩賞，未得援例。」奏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申：「乞將校尉使臣拾年以上，未到部陳乞磨勘，許召陞朝官貳員委保存亡及無承代詐冒不實違礙，如臨安府中發，許本部追請陳乞磨勘人同保官赴部審實施行。」奏 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爲於臨安府陳乞，許本部追請乞磨勘人同保官赴部審實，今聲說照用。 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初南班宗室不許將外官月日換合換官之後南班月日通理磨勘，今後在南班及拾年方與轉官。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申明法意，難以修爲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殿司申：「内外諸軍兵將官因斃馬該展磨勘，乃是公罪降罰，遇非次赦恩並乞免展。」奏 聖旨依，如遇非次赦，許行引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吏不以告下日爲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爲始，許接續日分理爲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内，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任程到任及恩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令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特勒停止理叙復舊官後年月以上，仍依條展年，如別因酬獎或恩賞特轉至舊官及轉遇舊官者，叙復未盡不在磨勘之限。看詳上條稱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叙復未盡不在磨勘之限，其條雖許通理磨勘，如該滿日未曾叙復，自不許磨勘，所有該滿之後未叙復以前月日，既不在磨勘之限，緣今降指揮以該滿日爲始，却有該滿之後至未叙復以前月日未叙復以前係在罪籍難以理用。 一諸使臣公罪衝替，因事替移，或因老疾、繆懦差替，或私罪非衝替，臨時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差遣，或私罪杖斷，放令該磨勘，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勘，以上各係降等差遣者，仍候任程到任（罰且使係降等差遣準此）其私罪使私罪衝替降等差遣并公私罪追停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看詳上條謂約出違件刑名止應注降等差遣之人，合候任程到任或任程到任壹年方許磨勘，如未有任程到任，或任程到任未及壹年，各不許磨勘，如自該滿之後至任程到任及任程到任壹年以前月日，今降指揮以該滿日爲始，却有該滿之後至未任程到任及任程到任未及壹年以前月日，於任程展年該赦其有任程已及之後，雖遇赦恩，其歷過月日不許通理。 一諸使臣校尉同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州投狀召陞朝官貳員委保正身無承代詐冒違礙，知通追請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連保狀申部。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申：「如臨安府中發，許本部追請陳乞磨勘人同保官赴部審實施行。」看詳上件條法指揮，謂使臣校尉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投狀召陞朝保官貳員委保正身存亡，無承代冒詐違礙，知通追請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

罪保明，連保狀申部，如臨安府中發，許本部追請審實，方許磨勘。今來卻有雖及拾年，大於陳乞磨勘，卻曾到部參選，或有新任及見任之人，即非不顯存亡，自與磨勘，緣降指揮以備日爲始，其前伍年本部照理年放行外，餘後伍年無過犯人，狀陳乞日申取朝廷指揮。 本部遂一看詳，乞批送，今狀下部貴遇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内壹項：「在法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朝議大夫轉中散大夫，依條不許貼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近有承議郎陳乞磨勘，狀使父祖恩例換轉朝奉郎，考功狀行具鈔出給告命，委是有礙條法，修纂條例所看詳諸得親屬減年恩例，不許換轉藤備官，自有成法，今後不得冒有陳乞，所有考功已行體例，合削去。」奏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今聲說照用。 淳祐三年六月壹日，都省劄子：吏部四選官公共聚議條具關防四蜀事與事畫一數內：文武官陳乞磨勘文字，文臣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武臣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郎、武功郎轉武翼大夫，並係轉應陞補官事體至重，今欲除本州保明並合再經四川運司重行覈實，結罪保明，仍各召知識四川本

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改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四川文武官流寓內地州軍寄居陳乞磨勘文字及轉應蔭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川陳乞欲將似此之人並令召蜀士知識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印紙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大使臣

尚書右選令　諸武功武德郎充閤門宣替舍人應磨勘者取裁　諸閤門宣贊舍人轉武翼郎仍舊職如不願在職及已至右武郎日罷（謂供職人）　諸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翼郎帶御器械應磨勘轉官者申樞密院　諸陳乞狀使未與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資減貳年半磨勘

尚書考功令　諸閤門宣贊舍人磨勘並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駙馬都尉轉官及柒年檢舉磨勘至承宣使止　諸右武郎以上轉官滿伍年者遇闕磨勘（謂軍功及頭項頭者）大夫以上檢舉　諸翰林醫官至和安大夫磨勘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未轉翰林醫官以前功過吏不通理）　諸大使臣修武郎至武德大夫及訓武郎修武郎帶閤門祗候轉官及伍年者與磨勘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者自參部後伍年內住程到任實及貳年方許磨勘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御史以上武省府按察提舉官壹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官並候柒年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住程任內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者並不理犯時壹考　諸從義郎以下帶閤門舍人閤門祗候磨勘並理肆年　諸小使臣因恩賞勞績戰功轉至修武郎以上者其磨勘依大使臣法

尚書右選申明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勅勘會諸軍立功將士轉官欲止法人緣經戰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無以激勸今措置下項　一應因經戰被賞轉官並合將所轉官重輕轉行有狀使不盡官陝別立到新功日狀使如願回授者聽　一武功大夫叁官轉行橫行壹官（謂用兩官轉）伍官轉行遙郡壹官（謂係叁官轉已見防禦使即臨時取旨）右武大夫并見帶遙郡兩官轉行橫行壹官叁官轉行遙郡壹官已見（承宣使即臨時取旨）　一應該暴露普將隨軍幹事把隘不經戰所得轉官並合回授　一應經戰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重輕除授謂如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卻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緣除正任係特恩權賞臨時取　旨不可為例　一陳乞狀使回授轉官人自合繳連回授公據粘抹　一從項功賞已經轉行人自合依元

降指揮謂如壹賞元得指揮兩官以上經轉行餘官自合回授將未即不合陳乞轉官　今措置條紹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人合奉　聖旨依淳祐元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照得轉橫行轉遙郡皆是特恩狂賞祖宗具有條格近來吏部將武功大夫礙止法之官元於小大使臣正副使之上所得功賞衮同於橫行遙郡超轉致有泛濫右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令吏部今後將正使止所得戰功恩賞許照端平元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叁官轉橫行壹官伍官轉遙郡壹官其副使以下所得功賞並令回授如已轉橫行遙郡止合將橫行遙郡上所得戰功恩賞照端平三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將兩官轉橫行壹官叁官轉遙郡壹官若橫行未至中亮大夫上有官可轉且合於橫行上轉行其正使上所得之官並令回授已是防禦使照舊法臨時取　旨內遙郡落階官之人須管遵從舊法再自正任刺史上除授其非戰功所得轉官者止令回授令劄付吏部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狀武節郎張球乞磨勘本部勘會本人係再經磨勘依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壹犯準條於絞刑公罪杖贖上定斷情重特降壹官在大禮赦前合該免展不礙磨勘其公罪絞緣展格項目內止有公罪流輕重各有添展磨勘年月即無公罪絞添展年月之文奉　聖旨展壹年壹季磨勘　慶元五年十一月八日　勅吏部狀武翼郎王端磨勘本部勘會本人係再經磨勘從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壹犯特降兩官約係私罪絞除降官依格合展磨勘已該大禮赦合免展外緣私罪絞展格內止有私罪流重展年磨勘即不該載私罪絞展年磨勘明文奉　聖旨添展壹年兩季磨勘仍自今降指揮日為始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公私罪絞緣格所不載添展磨勘事理今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聖旨依仍今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敘便并所犯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妥任程到任及應用舉狀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大使臣初該磨勘者自參部後伍年

內任程到任實及貳年，方許磨勘，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御史以上，或省府按察官壹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主，並候弍年。看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勘，有知州本路安撫運使提刑侍御以上舉主壹員同罪奏舉許磨勘，却有年限雖滿，住程未及，或舉主未到，須候住程、舉主及格，方許磨勘。令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有該滿之後住程未及，或舉主未到之前月日，實歷雖滿，而住程未及，合候住程滿日理轉。

一、諸大使臣初該磨勘住程任內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之類，並不理犯時壹考。看詳上條，謂初該磨勘住程貳考，任內因事對移及衝替、放罷之類，年限雖滿，住程已有貳考，緣住程任內有過犯之類，從條法除豁犯時壹考，即係住程未及，合候次任住程到任壹年，方得磨勘。緣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已有差遣，待闕未赴，後雖到任通理住程已有貳考，緣令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歷該滿年限之後，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待闕未赴之前月日，難以理用接續日分，起理磨勘。初任住程有違闕，即合候次任住程補滿。　本部逐一看詳，乞批送。今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尚書右選措置，自令後應四川轉官修武、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武功郎轉武翼大夫，須要本州取會勘驗，委係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人，委主帥勘驗，結罪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與證應施行。候出給告命，仰官告院繳申本部，責付運司進奏院入急遞發下總領所，仰運司再契勘本官該轉官，及彼受日委的無身亡事故，即與給付。仍具已給付保明申部；或已亡殁，即繳告申部毀抹。如違，司狀合不實，具元保明州軍并保官同運司官吏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吏部勅令所詳議：內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許轉至遥郡承宣使止，帶御器械許轉至遥郡觀察使止，幹辦御藥院、幹辦內東門司許轉至遥郡防禦使止，非任門司以上，不得轉遥郡。其有職任未至而欽超越令來所立止法轉官之人，雖降特旨，許執奏不行。外有幹辦龍圖天章等閣，許寄資至左武大夫止；睿思殿祗候、額外祗候，及掌管簿書、額外簿書，如遇特降指揮轉官者，許寄資至武功大夫止；聽與額外聽喚、會通門使、祗候及散祗候轉至武功郎止。奉
聖旨依吏部勅令所詳議事理施行。

景定三年五月六日勅：承景定二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內壹項：軍班應修武郎以上，如遇陳乞磨勘轉官，並仰聲說已未中繳宗枝。如內有該說曾中繳宗枝赴部注籍之人，仰考功先次抹會，本部見得已行注籍訖，方許移關本部擬官具鈔；或有未曾中繳宗枝注籍之人，許於所屬州軍照指揮陳乞，批行中繳赴部注籍，方與放行具鈔轉官。五月六日奉
聖旨，令吏部依條具事理遍牒施行，常切遵守。

小使臣

尚書考功令。　諸小使臣初補參部，係承信郎叁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年。　諸初補參選人，謂承信郎以上，校尉同。年限應格，曾經任程及貳年，許磨勘，即未及貳年，許通理。若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之類，並不理犯時壹考，別候住程通及貳年，方許磨勘。　諸初補使臣充隨行指使，本甲提遣者非。三路依初補法磨勘，餘路并臣僚隨行指使，以去替壹年通理補職，若參部滿理任年限，即與磨勘。謂如承信郎肆年，理為壹任者，到任及叁年，通理補職，若參部及肆年之類。承節郎以上加壹年。　諸見任、前任宰執下隨行祗應、主管幹辦等使臣，初經磨勘，依指使例。　諸小使臣之官，違限應該磨勘者，添展兩季，仍不候降等住程到任，許磨勘。　諸軍功補授小使臣、校尉，磨勘付身內有雜功補轉者，會問兵部，如無大轉賞級，方許放行。已經參選磨勘者非。　諸校尉磨勘年限應格而應展年者，惟先降等住程外，餘並依使臣法。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行使。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磨勘。改轉同。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　諸校尉因軍功捕盜改轉承信郎以上，其磨勘不隔以前年月。　諸校尉在任因恩賞，謂非軍功捕盜者。補轉承信郎以上，自授告日理為參選住程，依初補年限磨勘。未到任因恩賞補轉者準此。　諸進武校尉自參部後及伍年，內係都知兵馬使初補者及叁年，並與磨勘，別因勞勣補者亦同。轉進武校尉；其宮院祗應進義校尉，自依本條。　諸進義校尉係軍功補充者，自參部後及叁年，餘伍年，並與磨勘轉進武校尉。　諸親王府祗應書表司、宅案司、通引官、客司，係進義校尉，候及伍年無過犯，與進武校尉，其郡王位依宮院條。　諸宮院祗應進武、進義校尉應因過犯差替到部，各與重難短使壹次，仍不理在宮院年月磨勘。因病患差遣者，如百日公參，却差赴宮院祗應，不以本位及別位，並通理前來月日磨勘。若非次替下，並依名次關大宗正司，候宮院有闕差填祗應，與補所少月日。　諸宮院祗應進義校

尉下到磨勘如年限不同聽隨先令祇應官比折　諸小使臣校尉磨勘
許通理在宮院祇應合該年月。　諸宮院進義校尉到部後兩犯公罪或
壹犯私罪展壹年磨勘，叁犯公罪貳兩犯私罪展貳年　諸宮院下班祇
應酬獎初補進義校尉者，承宣使以上貳年，觀察使以下叁年並補進武
校尉。以上壹犯私罪笞杖情輕展貳年，稍輕展叁年，稍重展肆年，重展伍
年（累犯從壹重論，外并次各更展壹年）。其兩犯贓罪或私罪杖情理稍重
重者准此並從大宗正司申奏差替，餘並依舊在宮院祇應　諸國信所
差取到殿前司下班祇應充指揮（年滿祇應同）到所及拾年與次轉進義
校尉　諸下班祇應充諸處及臣僚隨行指使在職及柒年，押隊及拾年
各無過犯與磨勘，其至差者壹年伍箇月零比折指使壹年，如比折通及
柒年依指使法　諸勳戚臣僚宅指使初該磨勘未經任程人於磨勘年
限外更展貳年許磨勘（三后之家不用此令）　諸非泛補授使臣校尉自
補授日起理磨勘，以伍日當叁日，若折當及格仍須曾經任程幹辦到任
貳年（通理各及貳年者同）許磨勘。　諸進納出身人磨勘至從義郎止
諸進納人監當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員同罪奏舉陞
陟者與親民，其磨勘自叁部後承信郎肆年，承節郎以上伍年，各經任程

幹辦叁年以上，有上須官貳員保舉許磨勘，以後即依其餘使臣條例
侍郎右選令　諸陳乞狀使諸軍都虞候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
資減叁年磨勘。　諸陳乞狀使班直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資減
貳年半磨勘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信郎以上不許貼用給使減年轉官（未定
奪之）
淳祐令　諸殿侍（下班祇應同，下文準此）應磨勘者，通理歷任在職月日
實及年限，即因恩賞非次轉校尉者，聽以任殿侍在職月日通理比折磨
勘（謂如殿侍拾年磨勘，進義校尉伍年磨勘者，若任殿侍在職及陸年，非
次轉進義校尉，即將殿侍在職陸年比折叁年磨勘之類）。進義校尉轉進
武準此
大宗正司令　諸宗室應破祇應（校尉代祇應同）許從便就擬其換外官
若犯罪及身亡百日外並減放，如本宮院有闕，聽就射無闕，聽別宮院指
射，人無宮院指射若差到實及伍年，即本司以闕人處直差祇應，以上並
聽通理年月磨勘，如不就占射願歸班者聽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吏部奏紗

承信郎王昉磨勘事，後批王昉壹任因農司寺踏逐充準備使與照得條
初任人依條不許踏逐，其吏部元給差帖付身了當，今來陳乞磨勘既初
任依條不許踏逐條不應磨勘之人，退送吏部照會本所看詳上件指揮
雖止為王昉所降，竊慮尚有似此不應磨勘之人，合存留中明照用　紹
興九年七月九日，都省送下吏部狀，據忠翊郎盧進乞磨勘，納到公據為
收捕武岡軍徭賊楊再興等得減貳年磨勘，乞狀使本部將自靖康年以
後因戰金人所得減年理作戰鬬勞効狀使其招捉殺降群賊未審合與
不合作戰鬬勞効所得不候再經磨勘狀使吏合取自朝廷指揮，後批勘
會盧進減年既不係因金人所得，即難以使於初磨勘狀使送吏部照會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中明法意，竊恐日後有似此狀使之人合編節
存留中明照用　淳熙十一年十月六日　勅吏部狀，保義郎監潭州南
嶽廟趙彥越乞磨勘，係再經磨勘合理伍年，緣今任請假赴轉運司鎖應
計叁拾日，從鎖應條法合行除豁，不理磨勘，本部照得係再經磨勘止用
當程年限，即非用任程月日，難以一槩除豁，今指定欲將再經磨勘不用
任程之人與理作當程年限狀使磨勘奏　聖旨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勅吏部狀，承信郎前添差監夔州在城清酒

務趙彥適乞磨勘，本部勘會從條合理叁年，自就差給降付身日理當參
部年限任程應格方許磨勘，照得本人第貳考印紙內請假一項批稱赴
夔州路轉運司鎖試，即不批赴試還任月日，取到進奏院狀，稱運司在本
州置司鎖試叁日，從條鎖應月日不理磨勘，緣所任係添差不釐務別無
職事，今指定本人所用任程即非任監當廻捻等差遣，當來赴試即不出
州界，欲理為在任月日放行磨勘。奏　聖旨依指定到事理施行。淳熙
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勅吏部狀，承信郎殿前司左軍隊將楊大顯乞磨
勘，係初經磨勘合理叁年，內要任程貳年，自次轉承信郎日理作就差至
今雖及貳年，繳到任下班祇應日該遇　慶壽赦恩，理當叁年磨勘乞換
理狀使，緣下班祇應係理拾年，本部從來有下班祇應上所得減年以貳
日比折壹日狀使，今係繳到理當叁年磨勘，欲照任下班祇應上所得於
使臣上狀使兩日比折作壹日，今後乞依此施行。奏　聖旨依。　紹熙二
年五月十四日　勅吏兵刑部狀，考功郎官陳士楚劄子，措置使臣上狀
使減年并理當公據比折事，後批送吏兵刑部勘當申尚書省，今具下項
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陝西効用捌資格歸正拾資格川陝効用拾貲
格兵部稱並無許行磨勘理年條法指揮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所得

減年公據，考功令勘當欲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從本部自來體
例，謂如減壹年磨勘有依伍年法比折之文，從都官令比折作肆箇月貳
拾肆日於校尉使臣上收使。如無依伍年法比折之文，作兩箇月拾貳日
收使施行。進義副尉陝西効用例貿格補充理伍年。轉壹資進義副尉砕
上拾貿格補充理伍年。轉守闕進武副尉。進義副尉川陝効用例貿格補
充理伍年轉下班祗應。兵部稱並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欲將上件資
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
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
叁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於
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叁
日施行。進義副尉都官史職補充，兵部準古思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史
職補充，兵部準古思澤補充。兵部都官稱並理拾年磨勘，考功令勘當上
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
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拾
日作叁日。若元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
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

日作叁日。如有依伍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
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
作叁日施行。進義校尉軍功補充者，進武校尉都知兵馬使補充者，承信
郎並係理叁年磨勘，所得理當減年公據於理肆年伍年磨勘上收使，自
來壹日作壹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即比折每壹年得壹年叁箇月
收使。考功令勘當欲從本部自來體例施行。進義校尉不係軍功補充，進
武校尉不係都知兵馬使補充，並係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欲將理伍
年上所得減年公據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叁日，於理肆年磨
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如有依
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叁日，於理肆年磨勘
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施行。所有
進納出身校尉使臣并招安補授出身各有理年條法，如收使理當不等
公據，並照有無比折之文，即與照元理年限於今來磨勘官資上理年比
折收使。逐部令衆議欲從勘當到項目比折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奉　聖
旨依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承信郎校尉收使以前所得理當減
年公據照磨勘年限比折事令合存留照用。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刑部
申，照對考功侍右等處遇有用入流補授并收使散減年之人，陳乞磨勘
參注及有曾經追降官資經刑部陳乞敍官之人，關會有無重疊。本部措
置，自令後遇有元用府第入流減年補轉之人到吏部參注磨勘，從吏部
令君大使臣以上保官貳員委保無僞冒重疊收行。有用見任府第入流
并散減年之人，自合先次收行磨勘參注，并有陳乞敍官之人，自令後先
經刑部契勘見得依條合該敍復人，令吏君大使臣以上貳員委保元補轉
無僞冒重疊收行敍官。右劄付刑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二
月二十五日，勅奉　聖旨：諸府第除拜合得散減年，令後不許於承信
郎以上作磨勘收使。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勅勘會府第給使減
年等，為校副尉史職補授人收使陞轉，其有出身并奏補及其他非泛補
官等人欠少磨勘月日，循例倒換收使，竊慮泛濫。奉　聖旨令吏部自令
後史職人許行換理磨勘收使，餘人不許理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
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為
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扶積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

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
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
未敍復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任程到任及應
欠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
於使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小使臣初補參部
後承信郎叁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
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年。看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勘自參部
日起理年限內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
磨勘，其間有年限雖滿於任程未及，須候任程及日方許磨勘。緣令降指
揮以滿日為始，至任程未及以前月日即不應收使。　一諸進納人監當
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及叁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其磨
勘自參部後承信郎肆年、承節郎以上伍年，各經任程幹辦叁年以上，有
上項官貳員保舉許磨勘，却有年限雖滿任程已及，其舉主未足，須候舉
主足日方得磨勘。緣令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有該滿之後至舉主未足
以前月日亦不應收使。　一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
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行使。看詳上條謂進

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謂如進武校尉理伍年承信郎理叁年却有自進武校尉至今通及捌年者其校尉已滿伍年應該磨勘自除承信郎又滿叁年亦合該磨勘今以補轉承信郎理叁年磨勘外其校尉以前月日即不應理用　一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磨勘改轉用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看詳上條謂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謂如進武校尉理伍年承信郎理叁年却有進武校尉伍年已滿其承信郎止有貳年以上者依條校尉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進武校尉滿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自該理用已歷過伍年轉承節郎其不及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須候承信郎後歷叁年滿日轉承節郎其校尉上月日自不合理用其改轉承信郎以後至未陳乞理用校尉磨勘以前月日並不合收使　本部逐一看詳已批送今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淳祐三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侍郎偁寅孫劄子勘會小使臣初補承信郎上參部有新任後因恩賞轉承節郎依條不隔磨勘陳乞轉保義郎止理承信郎叁年之限又有

初補承信郎次因恩賞轉承節郎之後方參部之人陳乞磨勘轉保義郎則理承節郎肆年之限又有承信郎上曾經磨勘轉承節郎次於承節郎上陳乞轉保義郎係再該磨勘則理伍年之限則是磨勘轉保義郎壹官蓋有叁項理年之例得以出入今申請除再該磨勘理伍年外其餘承信郎上雖曾參部及有新任因恩賞轉承節郎理叁年磨勘之人欲並照目今官序理承節郎以上肆年磨勘轉保義郎庶得保義壹官初該磨勘者並理肆年之限其於舊法亦無衝改奉　聖旨依令吏部常切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七　六暮

度

進退有度 禮記曲禮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蔡義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物得其序。

儉而有度 左傳桓公六年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注云事早有隆殺之數。則不為上下無別。 餘詳見帛字。

勤儉有度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代祭石林文　以真儒自負以舊德自居年踰從心而神明未衰位忝樞路而勤儉有度。

受賞有度 東漢書何敞傳敞言於太尉宋由曰。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

帛。武曰召公出取帶入賜周公

取之有度 許魯齋語錄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所為有常度 資善觀書記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展已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漏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至於飲食亦不過差。 說曰。人主不可一息而有怠心也。傳曰。朝聽政。晝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間無頃刻之廢事也。太宗之對輔臣。諭以每日所為自有常度。至於晝未嘗臥。餐不過差。則非耽於飲食宴樂之適而案其朝夕晝夜之經矣。

節有度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魯。請觀於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明有度 西漢書賈誼治安策。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洪無度 書多士惟爾洪無度。

美無度 詩魏風汾沮洳篇。彼其之子美無度。

盤遊無度 書五子之歌。乃盤遊無度。

力行無度 書泰誓。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飲酒

無度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皮之族飲酒無度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規求無度**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作亂晉侯率師納王子朝奔楚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使欲無厭規求無度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居處無度** 史記文帝紀六年有司言淮南王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為宗廟社稷憂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不忍致法赦其罪廢勿王而徙處蜀嚴道邛郵道病死。**遨戲無度** 東漢書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甘夫人怒公曰陶家兒戲無度如何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遊蕩無度** 續後漢書高士傳皇甫謐字士安謐之曾孫也出從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畋獵無度** 舊唐書蜀王愔傳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鍊可為方圓之器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為虢州刺史。**嬉戲無度**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蜀太子元膺豭喙齙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居喪不度** 左傳襄公三十年薨于楚宮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為昭公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牢禮不度** 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使臧石會晉師伐齊取廩丘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相朝不度** 蘇子由古史孔子弟子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不知度 左傳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注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郧以無忘舊勳。**不改其度** 左傳昭公之特子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不深之度** 列子黃帝篇列子問於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也姬魚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不暉於數度** 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宮室過度** 西漢紀高祖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還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又漢元帝康衡言政治疏宜遂減宮室之度。**馳驅過度** 東漢書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馳驅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過度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馳驅後遂誅滅。**縱恣過度** 桂苑叢談高延宗北齊文帝弟縱恣過度為齊狄乃於樓上溺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豬肉和糞以飼左右。**奢侈過度** 世說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尚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縱酒過度** 宋史王曙傳初錢惟演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遊宴曙後至嘗屬色戒修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天命自度** 書無逸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菲儉自度** 宋史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對選德殿上問

章今年幾何。而容貌未衰。願書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所長。惟兼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之。

欲敗度 書太甲。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注。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度亂事言之也。

身爲度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宋黃庭堅豫章集跋司馬公書。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古鑒集。古者以聲爲律。以身爲度。跂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爲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匹。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杪。十杪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論寸不過淮南子之剽秉。秋分而禾剽定。剽。禾穗芒也。律數十二。故十二剽當一粟。十粟當一寸。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分。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要之不出以身爲度之要也。

省括于度 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古今事通祭表多識古物。手沂州城土中得所謂銅弩。才以金銀錯花。弁分寸精緻。一見證以往省括于度則釋。是周古射法皆設度者此物也。公見集

師非度 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注。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illegible]

側言改度 書蔡仲之命。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制義曰度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言心能制令宜之義以度其心。

鑄鼎失度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度。何以爲國。

進退可度 左傳襄公三十年。衛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制節謹度 孝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以臨其民。

非人臣度 史記趙武靈王傳。國立子惠文王。自號主父。而身胡服。將士大夫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詐爲使者入秦。秦昭王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馳已脫關矣。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工不信度 孟子。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爲諸侯度 孟子。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王者得度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illegible]

幽弘橫度 揚子寡見篇。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少無矩度 三國志。曹操小字阿瞞。而少無矩度。叔父數言於其父嵩。操患之。一日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又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曰。叔父言尔中風。已然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尔。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於是得肆意焉。

狹幅短度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輕秤小斗。狹幅短度。[illegible]

係於末度 莊子。古之人。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乎本數。係於末度。

造履請度 晉書陶潛。王弘見其無履。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伸腳爲度。本傳

喧德敗度 文中子。訛言聚而語。則喧德敗度。

此絹足度 宋書。沈慶之。年八十。爲前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足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足。八十尺。足度。無盈餘矣。果死。

靜作貴得度 管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坦。近也。用師比道。我動而敵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夭應者。我以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自中以敵我。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失其度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予。既多智。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

者帝王之道。**自應律度** 劉起宗鑑衡筆談。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嚴其律度** 劉將孫養吾集來穗少師行狀。嚴其律度。則倖律之門塞。**事事中程度** 宋袁起巖東塘集講本。一毫之差。陛下自不肯爲。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令條理。**部伍中度** 宋黃庭堅豫章集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書字如人有精神端觀。則部伍皆中度矣。**筴言其度** 史記賈誼傳。賈誼鵩鳥賦。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筴。蓋讖筴之辭。**周容爲度** 離騷。固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從容合度** 唐張說集丹府君神道碑。公秉公李子。天王自出。內稟胎教。混成之姿。外被門風。式瞻之訓。從容合度。道次皆法。**進止由度** 宋賢泳集與苗節度使制。醖藉詩書。進止必由其度。沉潛學問。奇衰不接於心。**撝謙之度** 宋錢塘韋驤集回王學士謝理宮啓。非罪權畏。知世人之共憫。誠思昭雪。喜君子之載言。遠形推謝之言。愈服撝謙之度。**金科玉度** 元劉將孫養吾集東軒賽御史文集序。周益公之典裁。猶金科玉度。**輕敵違節度** 北史安同傳。同子原。明元魏特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特赫連屈丐北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兵車節度** 唐鑑李靖太宗賜靖以詔書。一曰兵車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百度** 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唐書裴垍傳。憲宗元和之間。百度修舉。**經緯百度** 唐獨孤及毘陵集後序。夫大者天道。其次有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事貞百度** 唐李深之集請放後宮人狀。陛下勵精求理。損己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輝映前王。**權有三度** 數類 管子

曰。法有五務。權有三度。三度者何也。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謂三度也。故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民必知權。然後舉措得。舉措得則民和。民和輯則功名可成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陰陽六度** 淮南子曰。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備。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廣德孔容。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周密而不濕。準平而不失。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感動有理。發通有紀。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長養化育。萬物蕃昌。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正而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澤以特降。**度以六爲名** 西漢書郊祀志。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注。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爲符。六尺爲步。**一汝度** 莊子北遊篇。攝汝知。一汝度。**命作冊度** 書顧命。丁卯命作冊度。注。唐孔氏曰。既作冊書。自作冊法度。**德度** 左傳襄公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諫曰。和戎有五利。昔后羿不修民事而亡。鑒于后羿而修德度。遂至遇安。君其圖之。又襄公三十年。吳有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禮度** 南史謝瀹傳。瀹性嚴正。止率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北史李栗傳。栗數有戰功。升左軍將軍。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咲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推華散識度** 世說新語。王朗每以識度推華

敬。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郡人。魏司徒。敬蜡曰。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王肅安義曰。三代名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初歲。古之遺語也。晉集子姓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氣合天度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荊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早晚食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許張字

二

妃渠度 家薛季宣浪語集沉湘　望蒼梧兮。將重華之云遐。睨九疑之不可辨兮。又睨然其煙霧。捩竹杖而求淚斑兮。思二妃之渠度家。靈修之逕無期兮。孫會盍將安寓。

態度 元年嶽陵陽集題俞子清侍郎直嫩董老木。藥件各有態度。蓋其退老寺跋宕筆墨間故之。

仰觀璇度 宋王與鈞藍縷藁賀曾參書啓。仰觀璇度。循協人謀。直惟陪議論於廟堂。抑亦調陰陽於天地。

王墀春度 王與鈞藍縷藁賀皇太后壽表。王墀春度。講慶與於龍樓。金鑰就開。播湛恩於象闕。

笑度 唐溫飛卿詩齊言斜香隨笑度。

砂度 唐李咸用詩大雪歌飄來不旬。銀河風急驚砂度。

落度 玉圃花海錄碎事。搖儀悠情踏貫稗曰。往者丞相亡殁之際。晉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事當落度如此耶。

幾落奴度 齊書王敬則位司空。時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帝問之。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胡子洛度 晉書佛圖澄傳。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出香無言。重閣莫服。蓋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相視耳。其後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

善計度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劉廷問罪江南。昫懼。後主遣清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特爲遣奏使。以其物數辨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博詢十萬足。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

調度 東漢會要。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積多益寡。取相給足。成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西漢書楊惲傳。惲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用度不足 吳箕常談。漢元永光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用度不支 唐書郭承嘏。文宗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不合庶務。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嘉納。

節省用度 仁皇訓典。寶元二年五月。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蓄積倉廩有積散。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俾有水旱寇擾之至。而無所憂。宋興今十載。可謂治平矣。節用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定。而兵備不省。冗役錄簡。而衆務不獨。外厚聘幣。內封廩。假貸虛餘。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謂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爲東南數十郡爾。試曰。就不足。重以權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農力。民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足取其三年。賞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師廪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羌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主於景祐。凡所用度。靡有算知。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有不急者。皆罷省之。詔以樞密直學士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者減以聞。

比較用度 仁皇訓典。仁宗詔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不見叔度 東漢書黃憲傳。憲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測矣。

美

黄叔度 文中子說王篇。或問黄叔度。子曰：真古之德行者。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令黄叔度** 新唐書劉廼傳。廼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廼歎曰：今黄叔度也。劉景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民歌廉叔度 東漢書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作。月說 又。**不見崔弘度** 北史列傳博陵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時有屈突蓋爲武侯車騎。俱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年艾。不逢屈突蓋。

喜得蒯異度 東漢書蒯字異度。深中智略。傑有權姿。佐劉表平定境內。曹公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

獨步王文度 晉書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吾愧王文度 晉書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留心文藝。其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有出群之器。穎川庾龢常稱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以狗比文度 齊書卞彬傳。彬仕不遂。作蝦蟆蚤虱等賦。大有指斥。禽獸決曰：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屈。其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清敞。狗謂呂文度。險論如此哉。

戲言殺顯度 宋書恩倖傳。恩倖奚顯度。孝武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人不堪命。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杖壓額。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曰：勿反顧。付奚度。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言。顯度刻虐。比當除之。左右因唱曰：爾即宜言殺焉。人比之孫皓秋本昏。

臨風想玄度 後魏書後魏裴伯茂爲中書侍郎。末年劇飲傷性。年三十九卒。友人李騫十許人於墓傅置酒哀哭。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賦詩一篇。魏收亦與之友。特在晉陽寄以示之。收詩曰：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以伯茂性侮慢。收詩頗得事實。

思玄度 續澄懷錄 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玄度。許詢也。齊本紀 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

人自棄伯度 後魏書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人。好自矜誕。高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人。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

結客刺裴度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五月壬寅。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左僕射。稹爲同州刺史。

朕之裴度 宋史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帥之無功。參政司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既捷。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朕之裴度也。

虛度 曾文貢雜說：好時節補迫。好家緣常吵鬧。花時多病。閑官貧家節日。好聽館不作會。家富不解使用。美婦。貧家花樹。

初度 楚屈原離騷稱生日曰初度。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國朝徐一夔始豐稿答皇甫知州慶初度儀語。賤言初度。已越稀年。方稀白首之嗟。乃辱華牋之贈。拭目快觀。粲然瓊琚玉佩之辭。又已熟思懷甚道德文章之實。謹特歷於祝懺。兮收燒於違尊。伏念一夔。幸生于今。竊慕乎古。學不知進。行不加修。嗟流年之易度。方則有限。志則有餘。追前人而逾遠。求友己數十載。過知不四三人。自愧朽材。非斯道階汙之寄。乃煩鉅筆。述平生出處之詳。必鍾期乃賞流水之音。揄揚意肯屬大人之賦。恭惟前景州知州彥昭先輩。天姿近道。器識邁倫。惟務修藏。不尚表襮。擇交而處。其分頗郡林宗。辭官而歸。其致異陶靖節。偉矣譽纓之彥。卓然甫掖之英。詩得正音。允稱大家之作。文推爾雅。深知天下之言。惟所造之域既高。故所趨之塗更異。式相好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受言藏之。千金非患二語。乃德鉅意。垂老之歲。始獲知己之交。敢一辦於南豐。甚愧推崇之盛意。輯五福於洪範。竊如屬望之主情。欣懌增加。數宣罔既。此澗禪師集初度詩　苕溪初度思親　滌滴盡衣前不及泉。借使無言還自壽。便教有法與誰傳。五窮各自爭爲崇。百巧還他弗解禪。爲望季秋幾望月。幾迴照我未生前。　老母元宵初度是日立春詩　冰鑑呵雲薄釜蓮。照夜遙天飛催驛。盡雪擁待春消。蒼已冰番柱。山猶玉墜腰。不知初度酒。幾度醉元宵。　次韻吳主簿初度供佛詩　未愜響朝陽。早接杖隸傍剛柔。非吐茹。表弱倚清癯。避酒來蕭寺。思親升渭陽。平生書積法。借俗細平章。平歟陂陽集 [illegible]年初度老友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母

造訪風狂甚季既以十寺實用淵明秋菊來爲語王素士每歲思親不待年萬裁我欲賡詩檃益源知于心者讀之凄然輒用和韻行年似洛期頹鬢日夜改此身尚我累椽來時自求 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憔悴者志氣但餐菊 有酒巾可漉無酒擡自空但慷傳雲衣相望各西東九日把奇酒時節無差池我生秋已老菊荒而崩離 扁舟過寂寞千詩纖驗推定是王弘孫猶記南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未死亦偶然神仙殊繆悠 平生過初度何曾具盤筵感君知我意老決更潛然人生百年內衆華僅少還何似鶏黍約歲晚長相見 堪憐武昌柳搖落向江潭塵名竟何益斗北與箕南 淵明詠三士講學馬隊間斯道幸不廢名高娥廬山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初度請葛仙化奉香火歸邑之明日有剔鹿自中徑入縣庭士友異其事賦詩相慶用張檀父韻 鬧風勝九經膾鯨蓋玉麟宿命憶往劫隱訣闡主人失腳五湖海未泯一念仁就蓋起良月揆度迓佳辰深思感頎蓰瓣香謁仙真開來山中吏得非我同倫岳象千仞雪澗草四時春稚圭自幽閉誰爲泳遂逃憐我久埃塢爲記三生周野性欣得友不待呼孔賓鼓瑟趣弁歌明當下温淪嘉然屬君等勞力揮去隊靈閒豈子慕禰交惟梓椿方寸有玄感清都寧陽塵右林弁

祀眾仙之二童子也純翁初度 男兒十六已非孩心地達雲漸闢開雖後陶章當藻繪要從德性植根荄譏和李文能無愧富貴功名付儻來但願時平早還蜀田間伴我斲蒿萊陳夢庚竹溪集初度客中有感 越鳥長吟有所思生空照社老空龕一千餘人談文輩三十六灣深墨池人物要當天地意溪山不欠晉唐詩淵明子美成何事牢落生涯寄酒卮節齋吟藁初度謾成 揆予初度又今時老桂吹香滿翠微回首六千餘里外驚心四十九年非閒尋舊藁黏吟卷怕損園花理戰衣一飯君恩何以報瓶鞦按堵爲秋肥何蠖庵集病中初度詩 我生之辰月麗于亢義和鞭轡不停馭不肯照我明且昌月爲太陰精乃獨宿于箕箕星多侈小人象況又好風無已時遂令小人生百怪搖牙弄舌皆爾爲只今熒惑從何來令我抱病與時乖昏昏伏枕忘旦暮不覺初度今朝催我欲扶我歲星端且美啓明長庚導前軌行天之衢坦坦耳早晚追隨龍駕起六龍御空天下烨雖有小人在萬里元張翥蛻庵集初度日 八十一翁烏角巾尊前才放自由身病須善藥休辭苦衰借嘉殽可養神誰謂仲連爲俠士或傳方朔是仙人行當小築西洋墅種杏栽桃作好春 癸酉初度真率會分韻 杏花風暖破春陰一笑幽齋喜盍簪人事萬端相聚少酒杯百罰不

醉濕生辰值月方躔斗設國觀星正在參多謝諸君爲我壽滿吹佳句敵南金 乙亥初度歲仍改至元 此生重見至元年白髮茸茸已滿顛仕愧買臣無印綬歸思靖節有園田栽桃渚雪冰草滑排刹吳霜玉膾圓終結一菴湖上去老來閑送佛前錢 初度日既拜三綺表裏之賜復升恩秩感愧有作 告歸擬卜野人居召起容紬石室書紋綺新傳尚方賜黃麻重升翰林除百年報主心難盡三釜懷親淚有餘秪愧無才仍老拙滿頭華髮不勝梳吳舜舉吾吾類藁梁伯升初度詩 樹陰葱蒨翠如圍颯颯不思著氣微折桂家誇門地舊樹萱今見孝應稀青雲路近駐珠履白藕花開照綵衣何用區區祝眉壽才衡有頫莫相違 虞少尹初度詩齋枕風薰著氣清郎星高並壽星明才猷適世爭先覩冰蘖傳家舊有聲總美花封依鳳渚共看雲路伏鵬程故勤不得宣更曲頫祝修齡比廣成友人初度詩 風引荷香露氣清北堂懽動綵衣明杯傳芳醑彤霞溼坐純新聲白雪輕花吐精英當小摘粉含修竹傍前楹接頭更有長生藥清隱書傳華意精 初度慶章爲友人作 華屋春濃氣鬱葱燭光銀燭曉然紅清歌豔帶瑤臺雪仙醴香浮綺席風照坐彤霞初綵緲滿川花雨正溟濛知君已授長生訣金狄摩挲笑語中揭曼碩集濟州初度詩 辭

家日計逍初度適日值風在帝京晚起慈親望天北行人初泊濟州城陳子康詩桃源初度 畸人有天趣短棹乘月明天游渺江海解后桃源清溪花夢幽鳥幾度春草生永懷山木老遠興雲鴻鳴何年放孤鶴共適林野情銅駝會相見世上浮雲輕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二月十三日初度一首 知非吾已晚白首尚他鄉不入廣文館寧安太守車覓憂應有物卻老信無方謾憶兒童歲斑衣父母傍宋玄僖膚菴後藁十二月二十九日承乏撰寧先生韋惟善與鄉中諸親友以余初度之辰致禮見過因賦詩一首奉謝 老去歡娛後幾人歲寒山郭對黃塵艱難人事都非舊貧賤交情倍覺真除夜敢因初度飲同心故向暮年親城南行共千花笑已有江梅著早春高季迪缶鳴集己酉初度詩 風雨空齋誦蓼莪今年初度客中過人生七十尋常壽未過應憐一半多

薦度

釋氏稽古略唐貞觀二年三月帝追念初平天下誅戮人多乃以御服施諸寺僧懺薦度詔曰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凡所傷殪難可勝紀于所誅剪將近一千僕以如來聖教敦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更命有司京城諸寺爲建齋行道七日七夜竭誠懺禮懺所有衣服器用擅捨異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宋真西山集普度青詞遣天何基

横罹鄉鬼之殃。舊郡重臨，思拯冥塗之苦。用伸追拔，各冀超昇。歲在丑寅之間，盜作汀漳之境。承平歲久，戰武備之弗修。醜類日蕃，致妖氛之浸廣。推特德化，以及永春。寇遂竊發之區，旋被侵陵之禍。兵戎匪竦，誰知禦賊之方。官吏捐先，自作全軀之計。委群氓於鋒鏑之下，舉二邑為煨燼之餘。遊魂蕩於太空，枯骨暴于曠野。淒風急雨，謀多號嗷之悲。厚地重泉，更抱幽沉之歎。念此淪亡之衆，皆曾撫字之人。豈惆悵之亡情，辜歸依之有路。爰修崇於黄籙，敢顓告於紫皇。凡厥同時，暨于諸郡，有隷名於黒簿，悉度命於朱陵。比都鬼群，無後久淹之繫。西方淨土，舉為極樂之遊。唐仲友設齋集上元普度青詞　苦魂業積，沈九夜以難開。正歲月益，在三元而最重。凡抱孝慈之念，舉懷濟度之恩。敢集衆緣，上干洪造。伏念臣等生同所欲，人各有親。悵逝者之莫追，慮冥途之未脫。方奉此以唱其始，感信道而為其誠。即是良宵，並茲秘笈。符頒白簡，悉斷有罪之流。橋陟赤宮，普救無邊之衆。敢祈齋醮，備順輿情。孫覿鴻慶居士集普度黄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籲天之禱。自中原於夷狄之禍，而一方罹蛇豕之妖。焔火熾然，彌滿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于宵，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釀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獲。春秋莫餟，無半菽之分。念衆生積劫嬰纍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繫柱之真，游集黄冠之勝侶。琅函藻篆，藏室弘開。絳節朱旛，靈科來下。冀俾多罪，拔出三塗。金闕玉樓，有求皆至。虎輿神馬，無往不適。破昏暗而永離九地之為泉，道逕游而共集諸天之上。元陸厚幼壯俚語　七月中元普度闡世英拔詞　具位姓某，情言得處人倫，幸全家務。實拜上天之祐，敢忘今世之修。伏覩近歲以來，時濟疫毒人，衆死亡。欲拖已有之私資，仰冀道心而普度。願垂慈憫，得遂懇祈。擬於七月十五日中元令節之辰，恭就家庭修建靈寶普度寶齋一晝夜。　普度詞　大德好生，然運慈悲之化。至誠有感，諒垂濟度之仁。俯竭丹忱，仰干洪造。伏念臣世某得處人倫，安愧有丘山之過。幸全家務，濛愍無毫髮之功。敢將彝兩之小心，仰告昭然之上帝。伏希憐憫，特賜證明。近歲以來，疫毒流行於遠邇。中元茲届，大齋思濟於沉淪。願拖已利以崇修，奉命道流而普度。清宵達宇，祇建蘭場。伏愿天帝垂慈，地官赦罪，符頒北府，有靈有識總升遷。魄煉南宮，無量無邊俱受度。回資善利，惠及冥門。

二鬼乞度

燈下閒談　桂州延陵寺僧廷遇見負神錢為虎。特常依二鬼後。限滿過一僧脫其虎。時二鬼相隨二鬼稽首白云求願乞度脫僧乃授以三皈五戒而沒。詳見本事

印度

西域記　天竺之稱。舊云身篤。或曰賢豆。從今正音。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詳見印字

具度

大悲心咒行法云。大梵觀於上根聞境得悟。乃為中下。請餘九求故云相親。理境如車體相親如具度。

信度

翻譯名義云　信度舊云辛頭。此公驗河。詳見水字。

智度

翻譯名義　智度羅什曰。[illegible]智之源。故稱度。梵音中有母義。

拙度

法華玄義　三藏四門。拙理隘陋名為拙度。通教四門。是摩訶衍寬直巧度。詳見字

沒栗度

翻譯名義云沒栗度　此云要物赤曰栗。

福熟自度

經律異相　云。昔有五百婆羅門常求佛便欲誹謗之。自共議言當使看兒殺生請佛及衆僧。佛必受請。讚歎看兒吾等使前而共識之。佛即受請告看兒言。果熟自墮。福熟自度。

悟了自度

六祖壇經云。祖因五祖忍禪師送至九江驛邊上船。能即把艣。五祖云合是吾度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詳經壇

投籌待度

唐書晉岸傳。云執吾聽瞿沙之說。投籌待毱多之度。

善權化度

佛祖統紀　玄光法師。業受勤行。儀陸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而行化度。詳僧字本傳。

試經得度

佛祖統紀　宋仁宗景祐初。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通。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月不遺一字。是歲天下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八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小兒得度

僧祇律　阿難有一知識。合門疫死。惟有一小兒。阿難白佛。此小兒得度否。佛言汝作何心度。答慈愍心。佛言得度。

狗子得度

度狗子經　昔有一國。饑荒。米湧貴。人民飢餓。沙門分衛。欲出城門。逢獵者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救沙門。求救不聽。沙門舉飯飼狗。以手摩狗。呪願狗子得食善心生焉。人將還家。屠殺食之。自生大長者家。後值沙門出家成道。

八揵度

翻譯名義云　一業二使三智四定五根六大七見八雜。正音婆揵圖。此云法。詳見法字。

竺僧度

高僧傳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神情爽拔。卓爾異人。專精佛法。披味群經。著毘曇指歸行于世。詳高僧。

曇度

高僧傳曇度。姓蔡。江陵人。神情敏悟。鑒徹過人。游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比部獨步當時。詳義解僧。

法度 高僧傳法度。黃龍人。少出家。游學北土。備綜眾經。常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諷數。詳義解僧。

淨度 高僧傳淨度。吳興餘杭人。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後忽告弟子云。辦香湯洗浴。說法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異香。自空而至。詳習禪僧。

明度 高僧傳明度。未知何許人。遊論涉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貞觀末。鶴巢于檻。孔二鶴。度以餘粥哺之。呪曰。恭我經力。毛羽速成。詳讀誦僧。

僧度 高僧傳僧度。不知何人。屬趙王在益州。有邪人與王厚。欲叉。時度業轂一隻。從城西遣奔而走。又天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使作州度兩字。時趙王令精兵三千。騎斬邪兵千餘為京觀。矛驗度囊皮襴。度邪筆聞所書州度。叉師斫頭從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詳感通僧。

古度 文選左太沖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注。古度樹也。不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

隔穀度 衡陽志。谷雨穫霜降熟。衡州土產禾品。

縣度 西漢博聞 西域烏秅國六十六上。 西域罽賓國。 烏秅國。其西有縣度山。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成帝時。罽賓國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今縣度之阸。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其卿暴不足以安西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也。師古曰。縣絚而度也。縣。古懸字耳。羅泌路史餘論提紀。予嘗言之。隔河懸度之設乎西。此天之所以遏西而制北者也。注。自罽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唐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秅四百里。石懸度山。以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罽陀西南。今悉痛。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吐之敝毗梅飛礫。過者少全。

平度 西漢書地理志。平度。注曰。莽曰利盧。

馬度 隋書地理志。載馬度縣。今無。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後漢公孫瓚詩為檀。詔令受劉虞節度。唐重名使。蓋取此義。唐制緣邊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

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官名。資治通鑑。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之名自訥始。唐會要。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唐書兵志。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天子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節度師九之盛藏。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四年春正月丙午。以鄫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為之副。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之副。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二年。朔方節度始兼度置使。 又天寶五年。詔加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並本官同平章事。有使相自此始也。能改齋漫錄。予按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祿權之後也。 事類合璧。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乃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嗣忠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文臣為將怯。不若用寒族胡人。始用胡人矣。 宋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為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故事節度使不帶使相。位在鄉監下。至乾德五年。并節度使王班在龍墀內全吾將軍上。太平興國二年。以節度使向拱。張永德並授左衛上將軍。張美左驍衛上將軍。皆罷節度。四朝會要。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初除鎖院。降麻禮尤異焉。春明退朝錄。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止有舍人院作制。揚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使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加大禮加恩。在樞相後。數日後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樞相例。鎖院告廷矣。祖宗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國婿。年勞久次。若外任除殿帥。始授此官。亦止一員。或有功勳顯著。任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者。不輕授。政和以後。宦官秉節鉞者蓋八

負。戚里以濫恩破格積遷者亦將有之。政和二年。詔節度使以下。吏不帶
持節字。只稱某軍節度使。書制每除必曰使持節某州某軍事。某州刺史
充某州節度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政和中。詔正任節度觀察留後。防
禦使。團練使。刺史六階。不帶持節。五年。又詔內侍官。非緣制禮樂。及開拓
一路。不除節鉞。四朝志。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
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爲之。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
爲之。盤加紅絲爲龍。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以髤漆爲杠。文臣以
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
賜者藏於公宇私室。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
纛。今無也。元王惲玉堂家話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首判官。已下。得自辟舉。
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唐白居
易長慶集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武牢以東。至于白馬。形勝之地。冰濮之
會。宜擇文武兼備者以爲守臣者。 右衛將軍薛平。自司禁旅。爲我爪牙。
訓整警巡。能宣其力。嘗使于絕國。可謂有勞。嘗牧于大郡。亦聞有政。況忠
厚爲質。通明爲用。來吏道之刀尺。襲將門之弓裘。可以爲三軍之帥。可以
理千乘之賦。俾攄才於北落。往節制於東方。爾宜式遏四封。輯寧百衆。明

簡揖以實軍旅。信賞罰以勸吏人。勉率乃職。無忝厥命。仍以冬卿副揖兼
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敕。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勢以授才。所命雖殊。同歸其
理。某職某官田興。特屬本軍初喪戎帥。亂政或萌。群心不寧。而興列在偏
稗。審其義勇。謀成必中。事至能斷。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軍獲安。百衆悅
附。遠獻章疏。恭俟制令。有節有禮。朕用嘉之。是以將材如彼。軍情若此。允
膺不次之擧。可責非常之功。是用寵之冬卿。擢爲大將。仍以印綬。就錫軍
中。行乎敬之。我無墮乃力。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
觀察等使。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入爲公卿。周以
六官之賢有出爲侯伯。內外之任。所命則殊。至於治軍國寵忠賢。其致一
也。戶部尚書袁滋。奉上甚勤。臨下甚簡。安人附衆。尤是所長。須資其能。移
鎮東郡。略其科等。綏其征徭。政不濫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載。績成課高。璽
書徵還。蓋閱遺愛。老幼遮道。事降古人。朕方勤郵瘼民。衆獎循吏。累月再
命。其有旨哉。擧鄭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憂襄漢之人也。故
仗叔子之才。委兹征鎮。賴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揚厥聲。無替前効。可某官
山南東道節度等使。柳宗元集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裴行

工。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
元和十四年分李師道所管十二州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
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蛇豕之穴。怨爲梟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
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袄孽之根源。自西自
東。罙遠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適征徭之
使。俾侯服定。賜履以寧。左傳僖公四年。齊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注。履所
踐履之界。異青兗之封。遂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左傳僖公二十
八年。分曹衛之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
事載登於樽爻。樽九豆細。潘本作細。音四。遠細治谷也。又作細。儒風重
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吏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
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烝民詩。臣總戎遠地。
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文苑英華崔元翰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罷節度表。
臣遂言。云 聞事其名者必有其實。受其賞者必有其功。臣以往年奉詔東
征田悅。尋又伏奉恩命。加臣魏博節度使。方將收其土地。撫彼黎人。致天
誅以伸威。布王澤而施恩。不得不居其任。何事而亂其後。權敗緋多。剪滅
未即。賴永作則本。其賊偷延數刻。獨保孤城。田悅以潰亂殞身。田緒以窘

迫。歸款聖恩。後加弘貸。悉復舊封。以臣有綸制之所係。縲紲之所肆附。
人徒之衆。將吏之多。特敕別置保寧軍節度。仍以臣兼充其使。臣又方以
勞來爲事。責且慰安其心。尋屬西討河中內清關輔。事殷任重。勞力焦神。
正在憂虞。未遑辭讓。今臣擧軍還鎮。解甲息師。況當歉歲。未康疲人。方類
表作重困。若使虛兼二使。別創兩軍。職任既繁。祿廩愈一作逾倍。且臣非
有狀郡邑壁壘之實。不宜復加名位。非有保城池封畧之所。不宜別開軍
府。而乃妄爲繁冗誇積恩榮。在私心懷苟得之羞。於國典爲虛授之失。伏
〻罷保寧軍節度使。臣此使以保寧軍兵馬隸屬河東節度。則聖朝有省
約之利。愚臣減盈滿之憂。且臣尊爵大官。竊榮極寵。何待加兹一職。乃爲
被以鴻私。今保寧河東軍兵馬。又同征行。以相和協。有同一體。不少異名。
頗亦使安。伏乞裁擇。無任悃款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爲臣之道。臣實
聞之。有難則受命而不敢辭事。君無苟免之責。已安則避而不敢處。量己
無昧進之譏。況福過忌於滿盈。任重憂於顛覆。臣之所懼。兢以類表作不
爲宜。臣少無材能。進非經術。因逢七難。遂効驅馳。陛下每錄微功。累加高
扶。皆緣恩澤。備盡寵光。名列台司。位兼宰府。總戎臣鎮類表作防居守舊
都。比又以東討魏州。招降頗衆。伏奉恩命。別以爲保寧軍節度。又以臣兼

充其使。重以四征群冠總帥。如臣河東保寧奉誠等軍節度。并管內諸道兵馬副元帥。臣亦欲悚來歸附。就一舊鎮。以此因循。不即辭避。今者冠戎剪掃。區宇混同。方將韜戢。無事征伐。則臣不宜復居副元帥之任。保寧軍將士。與河東將士。久同居處。並已和寧。不必別爲節度。伏請停此二使。許臣但以河東節度使鎮守北藩。猶有尊官。又兼寵祿。已爲厚甚。不可復加。雖尚偷榮。近於量力。豈將飾讓於外。實惟陳請於中。伏乞聖慈。俯垂照鑒。臣無任懇款屏營之至。唐張九齡曲江集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塵嘗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除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仙客　戎狄無義。貪歡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宜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乃窺我邊陲。圖陷庭川。關侯斤所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己過。仍敢我讎。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奉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客令安西微著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狀達等路入。碎令王斛斯自

須精騎取其家中。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俱張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騎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方軍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撒一萬人。於瓜州北庭招討就中簡擇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日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擒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大急支計。兼失使宜。令驍使內侍使趙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書　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群蠻翻附。被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滅詞。乘遠徐來。在卿良算。所請入奏。豈故欲邊屬諸蠻初降。足有違要。驛傳以入。不日遂歸。來去不遠。猶爲勞也。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嘗不想見。義兼護己。季歲何違。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昱書。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勅命出力。自討西蠻。使侍兩端。宜其殘破。自非生事。更是輸忠。亦卿等措置更限遠略。諸部所請。勅賞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斟酌。若合行賞。豈在不

來。特向奚蕃路且修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情。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未任楚來。春秋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趙堪至。知卿到平盧所苦又損。固知勤忠近於自己。奉疾而行。福善果於惟天。勿藥斯喜。信知神道輔應人心。又聞帶甲數萬。出塞千里。皆得無恙。自示有征。而遺懦震懾。復來歸附。此等翻覆。常涉嫌疑。今者處之。於何取信。在卿臨事未易盡言。諸部初降。正宜規略。所請入奏。或非其時。卿且鎮新來之心。更候未臣之虜。須其底定。方可來朝。至於邊宜。一委裁決。入與不入。計亦何殊。頗卿竭誠。當所想見。然則志其大者。何用小慈。比者王事遠功。十有七八。覽卿所奏。不有圖功。憂國安邊。如卿良等。每事如此。朕復何憂。冬中嚴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令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又勅張守珪書。勅張守珪。奚安祿山兩番自昔輔車相依。矣既破傷。殆無遺噍。奚并孤弱。何能自全。使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於己合然。籍卿運籌。條以計取。況祿山義勇。就用絕人。探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殘蕃。勢若摧枯。從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過賊。咍有艾夷。來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特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効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張守珪等。奚丹小蕃。比不量力。負險恃遠。皆德事患。及其勢窮。將欲禍發。亦又知變。即能改途。嘗與卿籌之。果如所料。然則彼其主將。皆有良圖。既能去其舊亡。有能成其大順。今而歸我。即是我人。各應以禮綏之。力更計其前過。且古人之善處。誠在懷來。使如歸。此邦忘亡若衛。使委藩扞。永爲守臣。此度成功。是卿等知力。宜各修烈。紀徽蕭條。各有戈甲之動。非無蜂蠆之虞。審兹武勇。張我國威。不顧艱勞。竟無木遠。言念艱苦。深用嗟稱。殉我輸忠。實在此耳。彼蕃酋長。應合來朝。亦以委卿。臨事發遣。諸部初附。想各安存。節級撫之。仍宣示朕意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趙堪還。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書　漁陽平盧東北鎮重。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推仗才識。試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奚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至如冠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邊功。或亦附益其事。

言而不實示信何歸賞而有虛設功何勸適使賞者小利之革不忍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今而葦弊成功當在卿耳其為賊非大下因有論譔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今有後圖若信其苟爲悉無成事而綱紀不立莫狀笑人以卿之明因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奚哥恃我其心不貳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壯健當更防之困獸猶闘窮寇勿遇來致之險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遂舉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令若此得算已多勿後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此亦疲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冷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殘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哉頃者緣卿入朝節制斃闕二蕃乘隙相繼叛亡稗將無謀輕兵遠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稱吏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凶徒何足殲盡

平盧信息日夕往來載與寄實實毛相應今彼脫虜竊竟無歸事有須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表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恩積天特鼓種試逆誘其衆叛亡相繼又師徒遠勝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精合神道詎能致此也安祿山播素暉取當前耻亦云勤命鋒鏑之下各效摧傷言念忠誠豈忘收奬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積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曉略是時不有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爲患將若之何要卿良圖用息邊甲使軍少馬已勑劃才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事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有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陰斷本既聞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來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寇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銳亦有誅獲又恐兵未戢軍令從權誠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効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

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有陣亡之人又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竄鑄之來豈云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皆冒陰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宜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備不能支久若賊口聚食實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之今將金瘡藥往主可分賜將士并敕令趣闕春末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作文忠明注已有處分趙琪適去卿由知之安祿山等雖我兵威當不審料致令横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且爲林間山澤情不存之地萬一敗衂鼓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聞其有隙乘使剪除如此善算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避近遂生蕃黃使我就權亦有奪氣責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此動靜須知得其要由隨事防備要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事行之奏來既也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勑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康趙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勑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任必用盡誠善鎮之度且無西顧頃者對決凶悖遂走吞蕃朕以備先此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

容忠義之将從知寄自近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悖主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比來不無窺隙會須審察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爲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捺要亦有魁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欲寇雠自斃犬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蕨廣潰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恐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令在出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中威其將士立功擒獲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枉法朕以信示下以實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生此冬初已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書 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凶蕃使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逮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遣吞嗟我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從何能爲屢有救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劫拔深用哀傷朕仁惠寬致淪

亡。良所悼情。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奮
戰有功。義可感名。勇能抗敵。武能出奇。策以拄凶威。並具狀以聞。所有優
技。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
名。即有官爵。且北山虜間。虜衆又蕃。歸途既艱。必有譬感張表之。將兵若
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
永逸。豈不在茲。所奏樂賓鞠魏褰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並依所請
訖。告身即差使領送。物春尚寒。卿及將士以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書。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延冬
犯邊。爲授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歎。既負忠義。爲國盡誠。
惰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
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應之至。想所知
之。近既知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遠應。殘暴必須善
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恣虜之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
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豈善撫我人。以得其畀。不捷小獲。何用奏爲。春
既極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
及。　又勑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
舒羅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
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
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冦讎。録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
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顧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撫。令彼知之。若
舒羅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
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又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
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況絕遠歷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嗟憫。卿
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積年。足見誠節。若歲月有狂賊在後。要有戰
亡。非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實。可速
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魂。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
如何也。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是
要路處。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既盛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
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違背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
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田既能殘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泚之所言不

天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顧亦陰深。外示存好。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
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支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爲詞。進不得成其凶計。
如此設拒。乃爲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卿在西鎮。軍
務頻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計虜生口。所獲
過當。懸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賜。在卿同合優獎。今授卿重職。並
使領攝。且從褒遷。終爲使國。吐蕃此來。意不徒爾。所有計較。前已略言。尤
覺預防。無能爲也。萬里之外。千里之宜。一切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四鎮節度王斛斯書。勑四
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屢此狂冦。
屢有攻戰。能拄凶威。遠聞義勇。親不增氣。卿等激勵將士。爲國盡誠。決命
冦讎。成名當代。昔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歎。甚其
忠烈。又聞朱悉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
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
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嚬兵北備。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
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虜近亦深入。顧有所獲。想欲
知之。虜庭乍閒。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朝。豈堪勞役。
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特聞納。仍與
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知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
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
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惠。狀作冦讎。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
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
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徒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立
即相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使隨事進討。使北賊救首救尾。
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勢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並爲
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
無爲端然遠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
勿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募兵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别勑牛仙客訖。四鎮
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鬱父可汗。即令
往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勑王斛斯。累得卿

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鬬戰有殺傷諸胡驚懼自此始朕此遠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誡勵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者能盡節亦宜志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功即具狀以聞且蘇祿西使本是爲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効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微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特從內潰且四鎮綏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歸難救急近已勑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敕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艱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勑隴右節度陰承本書使人宛正頳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彰露卻以怨尤乃云姚嶲用兵取其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爲患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遂如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既狀以聞諸處軍戍數加戒勅若不稱職遂須改換今年交兵斬到隴右未輕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遺虜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送前鳳翔揚司馬赴節度序御史大夫李公擁旌節領鳳翔君

而控數州之地將戡定叛亂峙邊寨吏求及下車而思其人故司馬之才膺此駿選幕中之畫居然有待公頃佐是藩天罪在璇戎馬鉅萬計注之有司大東小東無不仰給日水顧問休聲四聞人到于今政受其賜交辟之下得無先手況宏略淵深磊磊謀雲蓄財氣自遠禮客必備鴻鵠之舉煙霄可仰在此行也公之有兄衡命在館繡衣持憲金玉相鮮不由其門我見庶美驥足方騁鶺原惜別河橋一分雲岫千里鳳凰津上寸斗初傳賓鷄祠下旌旗不卷以此送遠豈如贈言前驚花亂我心曲千花美得賢也二三子取而賦之唐岑參集水亭送劉顒使還歸節度詩　無計留君住應須絆馬蹄紅亭莫惜醉白日眼看低解帶憐高柳移床愛小溪此來相見少正事各東西　沈詢侍郎除裕義節度作遊仙詩句　玉殿新除沈侍郎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路鍔中州集衛州贈于深節度詩　淇上風光草一樣樽前北海百無憂平分玉鏡漁村晚四望黃雲塞城秋一作冬斜照釣蘆納煙翠微颺高枕看安流梅天消息和羹近老推寧容挽鄧侯宋滄州程公許集東川節度散序　東川自唐以來爲征鎮重地國朝以文治不尚武功擁旌鉞邦者皆當世妙選春宮侍郎眉山李公以法從名流聞藩于茲適潰池有警公以德望隱然爲西州捍蔽事變甫定頹牆壞堞雉猶牛頭巍峙城外俯瞰萬井於鎮守非便乃請于朝包括一峯增築城堞發千古之形勝成曠代之偉績非公不能辦此也公許諼爲賦東川節度歌一篇以紀盛事雖蕪詞不工清朝採詩或有取於此嘉定十三年正月吉日程公許謹序　東川節度兵馬雄我嘗聞之沈溪翁五百年間人事紛變滅惟有青山哀哀今古同春宮侍郎李太史決策昔日來觀風八年俛仰一炊黍蔚藍臺上煙雨愁濱濛崇鄒蕭帝公所懇選有竹騎馳兒童是時北壁轉驗肩綠林之寇紛內訌洛波鼓囂躍雙龍逆札長八尺少公少公赴鎮光十月千夫煌煌擁旆紅金城一面森戍削賊戈自此不復弄三叟之劫偶參會天豈薄於遂而私於潼屹然滏波之砥柱艱哉安宅之集鴻險夷一節貫金石玉山對峙雙玲瓏春風送客來書一短逢恨無春色浮山之傑句空有帝鄉愁緒之孤忠舉頭山城新百堞繚繞下與州城通高如石首矗萬仞堅並鐵甕蟠層穹樓棚月霞未爲麗形勢壘守何可攻向來牛頭著亭處晴煙萬井歷歷明雙雙穢桑木雨穿過計路旁築壘難爲功侍郎憂國秉卓識拮据胥使輕傷衰瘗瑩之築紛百堵一朝巖業如金墉指揮化城爲佛幻又恐鬼役非人工沈溪豪賦冬狩行恨不回轡掄西戎向令眼前見此事奇偉大

藕富後加春容鷰儒自嗟才力苦安得與起詩老爲我細琢磐紫皇坐朝甘泉宮四明不隔天九重慨慷豹尾舊持橐長安日遠身孤蓬起家小郡東川牧驕足折旋榮蟻封三年飫聽鞞鼓深甲兵何特一洗空事不爲難亦非易所病滔滔皆發蒙明堂只須一柱力采擷渠可令乏供更須更好貢物色納納萬頃雲夢胸我歌東川節度兵馬雄歌聲激烈轟雷霆光一州兮後天下風雲呼吸龍虎從畫圖麒麟銘鼎鍾牛頭之城萬古長穹窿

趙氏三節度

數類　趙犨　趙昶　趙珝　唐趙犨以孤城抗賊功如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併須之襲紀初進平章事忠武節度仍治陳後犨弟昶代犨爲節度亦升平章事後犨子珝代昶爲節度光化二年同平章事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唐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牙將以功劳稍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爲刺史表于朝從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爲守計巢敗果東奔悉羣據激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遂長豪至鄰于遠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中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衆聽命乃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

並怨。持必看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餘秩爲持文計。小大數百戰。將員相當。故人心固。李義汴軍至。陳人思奮。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累辯數。光權招撫。暮地數千里。眷二十餘州。唯陳類解。獨光輝與事相主謝文吏。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親子大來。神彭軒兵性沈厚。有法度。輝顧參軍以祖高判史。當時方鎮害忠壯之治。舉書輝相輝子翊。子肯節。雅毅善書。子翊。財累之釋澈屬虔下。納皆死。庫有臣等。機寸壕。不能張翊以意綱治澈矢。至五百步。入爲皆洞。賊未不敢逼。軍。親。翊。益爲忠武軍節度。船余還長安。爲翊號迎樂功臣。翊之卒。陳人爲罷市。

一門四節度

唐語林。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厚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四鎮節度

事類合璧。朱忠亮四鎮節度使。隱痕軍籍得其名者三千人。歲收其沒十餘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嘆。

五兼節度

晏元獻公類要。唐郭子儀。六兼藩節。五兼節度。台衛之任。二十有六年。虞祀保子保伊士。

七遷節度

筆談。故事。宗子無遷官法。惟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南郊。遂以南郊近屬自初除少將軍。凡七遷爲節度。遂爲定制。

父子節度

唐書。元稹云。近世無將尤貴盛者。無如李郡涼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爲節度。而弘正田公父子俱秉節旄。同日升命。

兼領節度

晏元獻公類要。唐李林甫爲相。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天寶十載。又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使都護。持楊國忠爲御史中丞。兼領劍南節度。會南詔寇邊。林甫請令國忠赴鎮。

代領節度

事類合璧。張獻甫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縱掠。逐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據要地兼築堡壁。從皇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

裏樣節度

馬明史實有錄。唐于頔爲政有績。然恩積少恩。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捆然有專漢南意。所措者類治以軍法。初裏有異器。天下以爲法。謂之裏樣。至頔驕蹇。欲方帥不法者。號裏樣節度。

呷醋節度

馬明史實有錄。唐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嘗因軍宴。從至當飲罰酒。軍吏誤詆酬。迪簡以軍使李景略暴令。精獲之則死者多。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感泣。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帥。從之。易節度使。時號呷醋節度。

有度

韓非子有度篇　國無常強。奉法者強則國強。殊爲不由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情。民又社稷未改。而全亡遂殊者。曰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得燕爲重者則重。失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猶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屬韓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言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退。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大

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使加群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謂明於輕重。使之聽遠事。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謂由譽進。所以四周於下。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謂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多。既遮蔽。雖有大過無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爲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伏。謂隱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姦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役屬之數雖多。皆行

私重。故下專君，百官職身，非所以任國也。百官職得，害私勢之便，故非任國。任謂官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故權下於下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無身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量人主功之法，本在才業，以成國之會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舉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賞罰各不相侵。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效也。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叛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偷吝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焉，有目不以私視焉，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人比肾用手，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刃近體，手必持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偕臣以公，則政手同從，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去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無諫，攻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矯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身顯家利者，足以欺主，欺國以利家，奉權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適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去意行，不用之於私，當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官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

此要之。則百官不得逃其姦偽，邪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中近侍之官也。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各令得其職，君者無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主治之功日有餘者，功無既已乎。群臣既已勝，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逮法，故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其漸微而難識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主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群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者主操，故不貸臣令錯；制者主裁，故不共臣開門，錯置也。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君使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使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捷而中事，不可用，當先王之法為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齊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繆羨，齊其為非，皆責然。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勵官，威令官之勇也。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以貴易賤。不敢以貴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呂氏春秋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

有餘也。有聚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汚之心

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攝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爲也。有所通則貪

汚之利外矣。外利者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

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

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

人主，謂俗主。人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

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

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

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爲人之病也。唯執一者能去道之塞。不塞用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

心者也。此六者不得其所以亂人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

六者不寶所以爲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正道

擁中，所以主塞道不通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正則靜，動也。此四六

者皆得其適，不邪，不蕩動於胸膺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

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虚者道也。道

主虚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

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

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

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民不好

空言虚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

其質。反本質也。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巧。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

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

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効也。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

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相用。虚無爲本。虚無，無所愛惡也。則

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

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

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饕偽詐之曹遠矣。

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

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爲無益之事，唯道是務，利民而

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

喜。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

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爲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長，

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

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若才從之謂也。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

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

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爲人主而

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

之，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國，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舊法，不敢爲。責

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專以備見，故詔。去想去意，靜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奪

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道尚不知，乃知也。以

不知爲貴，因情見義，不爽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堯曰：若何而

爲及日月之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

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際，四夷之遠國。際，主。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

大夫。以，用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之夫。登所舉吾人耳而目之夫

謂耳任登之名，耳任登之實，登之所舉，主復親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

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

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

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

之，非疏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

得不然也。庖人，伊尹。釣者，呂尚。仇人，管夷吾。僕虜，百里奚之等。亦何

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

功丈一作丈。而知人數矣。訾，謂量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

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亡，周之興。管夷吾、百里奚聽，一作

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

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心度

韓非子心度篇

聖人之治民，度於

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

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

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
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
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
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
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
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樂佚，
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
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
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
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
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趨力於地者富，能起
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
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
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
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私學者
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
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八

六暮

度

乾鑿度

乾坤鑿度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
修為上下二篇。蒼頡黃帝史官。其法亦是蒼頡。
黃帝曰。太古百皇闢基文籀。籀孝史又皇祐天。那周宣王時史籀也。遂
理微萌始有熊氏。有熊氏庖犧也。亦名蒼牙氏。知生化，祇語益天心與天
同生知化之本。祇勝乾也。天含萬化之心。今群物不忘化本也。蕙念虞思
慷慨，方畫天慮萬源無成。皇人知化萬源不感其流懷惊。畫聖無智扶義
教門源流之性大行。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太易天地未分。乾坤不形
也。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行。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
聖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老神氏曰。天美性無生。天地未分之
精無言。生後體。生與性天道精還復歸本體。亦是從無入有。天性情地曲
巧未盡大道。各不知其自性。乾坤既行，太極太成。太極者物象與天同極。
天產聖人軒轅萬源立乾坤二體。設用狀就。完天性與情就地曲盡巧成
之道。軒書精。黃帝曰。聖人索頡作天，索易直致天以地。俯仰而象。遠近而
物。治而功。然而立。古聖人有巢氏求索顛之意。看天之縱遠，求平易之
理者地之順道。又包犧氏中聖始畫八卦錯文字矣。仰觀其象，俯察其
地理。用遠近觀物畫卦立文書列後既治天之功成然者。容易之文不
失其德位。太古斷元。聖人法地極先王而設位。物成而麗形。錯綜經，含翰
文以文。改茹孔血茹塞以魚。度獸以韋。上齒以壽。古自字法物以使。使字
析薪以策。運著以數。王天下者也。以太古斷元有巢氏以前，元氣已斷為
天。又聖人法物以地有巢氏之法地物用注云，物者魂氣。太極立萬象成。
物成而麗形。物從氏麗著形性已上未有先造不知何氏之為也。已後聖
人者庖犧氏錯綜以文智熊錄綸網合成籀文。非篆非隸也。云以鳥跡非
也。故茹血毛感四漁獵狩章皮為冠皮服。上齒古太老先以來是甲曆歲
紀人老以為首長老民法物以後者後也。今萬物作法而成虞躍也。章
度也。太易變教民不倦。聖人觀太易之太變，使萬象不倦。日月日增日元
日生大化行也。有形之類生於無形者也。太初而後有太始。萬未有形始
生。太始而後有太素。萬物素質者也。質素未離混元。有形始於弗不也形。
有法始於弗法。太易氣未分。太初氣始見。太始物有形。太素萬物素質由

淳。在。極先元見乾黴法度而道行大道之像僕中節之章流。立文以詁詁
訓息孫而後傳授天老氏。而後傳授於混沌氏。運史化源之文。太易剪始
之理。萬物不知性命。人究其物源大化變流息孫。聖人惣大法不行遽夷
傳授。而後授天英氏。而後傳無懐氏。是天雌之史無懐古聖德智大行知
物無益。又法天地春生夏長秋凡冬藏濟時也。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
氏。中聖古法淳物元遺不足益之器用農教耒耨。中身又細草以辰御形
也。高以飾秉。畢以飾足。光文古淳無飾字去裝從高者老上之名也。以耒
裝行。早者不奉之名。以裝足少右從就變以足後也。而後傳烈山氏。而後
授三孫帝鑵氏。次授老孫氏。老孫氏。公孫氏也。軒轅氏也。公孫軒轅氏益
之法神器車符。文左武右。三器備御。三器者。圖器。象器。祀器。兵器武戈矛。
自上古及下帝孫大熟大熟者熟成道法也。化演誌民弗倦。益物弗限。增
身日益限止。盡秘先之旨關接引。大道大法大化細織採萬機身帝業。民
用不知者也。聖人顯其機智器不離形前之動不知來知也。聖人曰。凡言
聖人庖犧氏古聖人也。乾坤對大易與誌法軌據而息。大道味亦息智之
易亦字變動者也。聖人法之。八卦變眾象數應物老天地限以爲則。太易
行於乾坤。乾坤作用於太易。八卦變爲未隨卦爻之用。　盡天地之老代

依古極也。易理順時變化不精一者。故日智之易變易變坤也。庖氏先文
乾鑿庖古庖字。今度也。物天門以爲名。乾者天門。坤者人門。於後抗備也。
古有先客求祈具冥。古有先文。未祈閘名目次第之也。
太古文目太古庖氏有上古文不知何述其源也。
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寨。而後有萬物理。古文字無經字。而後有乾文緯。
緯書古本經已後不知緯字何也。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字。而後有乾鑿庖。
古庖字坤鑿也。而後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靈圖書是也。並象而後有河
圖八文。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龍馬出似非非文。而後風后演云。
天一太一生于用衡算鉢神算遺天下遺算與神禍先兆之名。而後有希
夷名。天文後説而後有含文嘉。亦名瑞文而後有瀆
文。而後有八文大禱。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得帝用乎皇策。與乾文
緯乾坤二鑿庖。此三文説易者也。已上三文。説易之源。與進大化各動天
元變易不足。知生兆之説究天地情性與神算還氣象。日月不能述其數。
萬象不能隱其微。達天地大道者也。元皇分鎌測問陰陽古陰陽字。古無
陰陽字。以乾坤字假爲陰陽。術行大旨也。考靈經考者成也。諸靈術行之
本於代希見名天象之名。三恒三旨内外中九道上一六圖之理。亦名渾

月。言天嘖文古嘖言。先嘖而後出入文指古文體又先庖都也。
乾鑿度聖人顯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川者倚竪
天者也。人乾之乾者乾天也。古乾字。乾緣元陽之氣天古。大顯乾味不濁
今之乾者乾涸非也。又天天也。聖智畫卦爲三。三象川形。川倚土共天爲
天川治暢者天之用。乾非天之名。乾先也。聖文先天川名。故乾通天之名
於後古天一百日天古壽字天今一大爲天字。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
度。歲三十九百二十五里斗共天是渾用文生物健健是取如此也。鑿者
開也。聖人開作度者度路又道。度天地之度共説從文也。聖人鑿門天路。
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初月天。一本日弗天非天者也。物之一塊之物
月地。二炁之霏霏也。名混沌。二流一去一大保物不知何物以名目爲之。
聖人言先天也。物先畫也。地者下物從之也。一氣分萬霸倩也。萬性之物分
覺其形體也。是上聖鑿破虚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滐。滐才
息也。黃帝曰。觀上古聖驅賦玄化。綱物也。息也。不住也。勞精萬霸。言不息
徒得爲懋訓究體譯。訓忽識之元華順浚渙佇沐懸心輪濤不息。以答三
光。上飛蒼風雨下究其字濟河沱。聖人輪壽智息順大道理。關三光明。上
躍風雨下究濟河沱之者江名者上下不止。息也。得光氣淫陰陽正易大

行萬象生。上四事聖人得沃知維勞精驗綱不窮須使回理天下萬象。易
於世爲事幾變易不定能成萬象者。上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象。
象成設位。庖氏畫卦變文爲卦字也。古體與今不同。卦澤散成象。象實成
物。物成性定理之然。
☰古文天字。今爲乾卦重。聖人重三而成立位得上下人倫王道備矣。亦
川字。覆萬物。
☷古墜地字。轉於乾。古聖人以爲坤卦。此文本於坤鑿度錄。使人益之。對
乾位也。
☴古風字。今巽卦。風散萬物。天地氣脉不通。由風行之。遂形入也。風無所
不入。
☶古山字。外陽內陰。聖人以山含元氣積陽之氣成石可感天。雨降石潤。
然山澤通先氣。
☵古坎字水情。內剛外柔。性下不上。性附於氣也。大理在天濱焉。
☲古火字。爲離內弱外剛。外威內精性上不下。聖人知炎光不入於地。
☳古雷字。今爲震動。雷之聲形能鼓萬物息者起之。閉者啓之。
☱古澤字。今之兌。兌澤萬物不有推上塵下實理之澤萬物象。斷流曰澤。

作用通後昌盛。昌盛者溢美草溢孔書其引明經釋大弃於後世。以後代人蒼厚庖氏作易。文王昌盛繇辭孔子演行未知作聖人鑿開虛無。吠流大遺萬彙溢溢。陰陽成數。

天數

一。一者無七。九。用之為九。二十五。數成為用主二十五。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太極之數群物由此大數。

地數

二。二者有偶七。六。定性。三十。本上五滿。八萬六千四百二十。地極之大數物滿由此。

卦數 六

三千八百四。 又位大二十二萬八千二十四卦數。聖人通變盡萬物之理性。言而言無言字。有損益以卦生之

爻數 六

三百八十四。通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聖人設卦為人。爻為事。卦為物。爻為梢終。

衍天地合和數 言無衍字。又云天地合數內變萬象。

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十三十二餘一。合二十五及三十。得五十五天地之數五十五為

乾策二百一十六

一策三十六。策滿六千九百一十二。

坤策一百四十四 坤不能乾就之勝。

一策二十四。策滿四千六百八。

八策

萬一千五百二十。言人合策用萬物。春生，夏長。秋衰。冬藏。四時也。各配四方。

日力月力月終入斜生之象也。貴中四分未不盡法起於太古攝提之前八延才九千一百十四月七日一延一進。二十八日周除二十五分。

日八百四千八萬八千九百七十六分。少七千五百六十五。

月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十小分。五十六十七數每妙九十五不盡者。

八象大盡數

二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盡九百八十七分。小妙七十九分之幾。

生天數

天本一而立。一為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水性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十。土天九地四。金運五行先水。次火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萬名經曰。水土兼智信。木火兼仁忠。五事天性訓成人倫。

天地合策數五十五 在前說

所用法古四十九六而不用驅之六虛。數本生之數所用六虛上下四方各配之一。

蓍 猶蓍述在蓍成經

四營十八策多少兼云而成其位。天造聖智蓍訓神謀。及爾子孫數投不墜者焉。

古文略

古文陛言地庖度薦封究史陰陰隴陽情息滲參古辭僖封立蔟略

按釋二十九卦數倒其周有數無數微象微物

乇六二十年乃字。何不以七年與五年。需上六三人三陽。訟九二戶三百。

不言二百一百象中有數。三褫用言師九二三錫。何不言九錫。比九五三驅。何不言二驅與五驅。同人九三三歲高陵。何不二年五六年何以三歲。蠱録前三日甲。何不二日五日。臨八月有凶。復録前七日。何不五日未復。又上六十年。何不九年。剝九月陽盡。頤六三十年。三年坎置二。三歲晉録前三接。以來進接何不五接終日。明夷録前三日不食。何不言五日二日不食。睽二女。長女少女。一車。何不言三車。解三狐。何不二狐何以三狐。損二簋。何不用五。三人少與來一人。聖人濟一十朋。何不以八朋七朋。益十朋。數盡大積益進曾父。夬錄前五剛五陰。萃如六一握。然言一握遠適意。困三歲。何不五歲二歲。革三就。二就又何如。震逆七日。何不八日三日。何不言五日得。漸三歲。何不五歲。豐三歲。何不二歲。旅一矢。小巽三日何不言五日。三品。五品七品。既濟三年。二年未濟一年三年。

坤鑿度

下文。乾坤鑿度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籀。蒼頡修爲

坤鑿度者。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隤委。隤者漏委隤而不振上也。關甲作拌顆。滑事者物有甲。聖用象者拌割文觸也。九。拌他

担上天也。孕靈坤體。言地字也。坤者乘地之名。是地之作。用以象地。坤元萬物之孕靈皆從神化者也。聖人斷元偶然成地。聖者有異之元不知何氏。斷元偶者之偶成天之功力者也。積土形不騫摘太極有地極成人極靈。言無人字。復作物爲人長塞之三材。聖人知有三極而立兩兩道。天道地道也。如發薄厚加資長極。萬形經曰。聖人知地道薄與天有鈍吏決物資長也。積厚經曰。厚者死土以天元氣敍十周。十周者。一千歲却為王神之土其味猶辛。上聖以厚資地換圖塞化是也。厚可以資大土冷地不鈍薄聖人之大道土重厚物生甘。土薄物辛酸。甘土生產物秀而美實而已又天味辛地味甘土之然也。地土滋下不普以天者。使氣辛普不息每一日行一度。以微風輪救之一度三千九百二十五里步。天有太極。地有太壇。天極高遠。地極遠遠。黄帝曰天地宜畫門。主開地道距水徵。天地畫有開徵之所。聖人不能測度地道以水畫爲徵者入水窮也。女媧斷定足其隤一址。其加氣徵隤址不足以天氣清輕自然潤一陰育群物址不能上也。坤母運軸。注女媧氏地母也。云女媧姓風名媧。又曰緣而華黑水有孕女媧有神斷地足立極。鍊五色氣氣者石也。補天門缺。號曰女皇氏。有靈道萬物決積水臣海也。成八山封物號地土里可食道人坤運軸騰天元

氣令物生生相續。新新不停。十三代子孫法高運軸著息之矣。而後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立坤元成萬物度推其理釋坤性生育百靈効法之道矣。古無之也夫字。後實益之也。三氏續媧皇化萬物也。

坤元十性

坤爲人門。以坤之爲物門户已在上文說元足爲人門。

坤德厚。薄不載群物重厚可以臣天。遠遠可以畫極。坤厚者能載積氣。積氣者山石聖神不能窮其性也。

坤有勢。土德生而順其勢有周多崎堅之勢。天高西北上地勢下東南斯也。有理出萬形經說。

坤多利。陰極則然。陰和則利。利者土地滿澤陰救利有物極則土使狀則柔極則長元窮及水元柔後則陰中有救狀義救也。

坤元有信。生物信出故曰有信。元有信也。已在上文說之。

易平坤道平易。蓋是天地更平易萬里達均。天海者三分萬形經曰。坎北方無海平易北覺逆達也。

坤有大衆。已在上文又數也。

坤純陰正。萬形經曰。不正自替正順則正性存上大道日上高則崩自替也。

坤發爲人膝。能藏天小覺織孕金好路法爲人啟事本源藏包之也。

坤道有閉。閉塞源脉性不發泄。萬物不化名之指息。坤閉之時。物不植。賢聖不產。大林不立。大道待啟。名曰道塞。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坤有八色聖人立坤元宗八坤位好悉產物。悉傷元氣。物之入色之理萬形經色由體性說色。

東下西上北黑南輕中赦甘滋厥土厚肌。言肥實也。東鹹西淺南汚北鳥南土粗浮。中土甘甜。下土汚浮。東自悉西淺土味辛無北黑北是多聖實也。坤地薄產萬物衰少不成厚有大木之林少者劣之。

坤屬其體偏有九元氣載坤之時分之有九事。有性有化有象。此女皇帝媧氏爲文具載。

一禹火　二巽風　三兌金

火爲坤母。巽爲禹父。金乃坤孫以坤爲聖人則之象也。象靈

坤性體性與體殊。前論性有十。後說體有三。

一刑熱　二默塞　三沉厚

一刑者陰體好熱刑罰加此。默者充靜充塞不動。沉者勢不自舉體沉也。

坤有變化

一塵。二簡順。三凝凝。體包萬物能通其氣塵塵也。簡不違萬物易承順於乾順之。又體塞而凝凝固重也。又職凝變理八卦。

庖犧氏畫坤卦有四象變理。和蕩爲美。愛蕩爲悉。雜配不和德匹成正于體又交形體不周。畫卦之始諸用効之。

一悉位悉針順也

正八卦錯推順言逆凶。古無言凶字。有損益字不周正體。亦聖人悉之變只加此主變也。

坤來山附地蕪山謙。聖人曰。西南得朋。東南喪朋。乃終得正擬進不進也。昇位可讓德元還來名曰謙。此變理悉正也。

二後天本

天地否。其物不通化源塞。天地群物俱蔽也。地天泰。天地交萬象和物聖天元順物更通後泰道也。

三蕩配

火下有地晉。聖人曰。明而順日新其德通進而有孚順蕩也。古無孚字。

地下有火明夷。是體汝蕩皇人不念。

四凌配

山存地剝，厤下也。剝道聖人凌紀相擁道象，若不知萬物下爲吴也。形者不正萬常，此爲峙抒。乾坤將盡，是剝而行大衰道之敗也。

八卦坤道聖人釋動植之源

制靈經曰。天有九道。天有九道。日月恆經歷之道也。坤有四道。其象亿象成。易有二道。言兩坤四運者上冥運

冥運道。聖人者乾之初，又不顯隱然也。坤之初道冥運塞源，用乾初也。上冥運物性包藏不顯，其源出處不知，潛隱用差忒。石含璞，木含梢榴者犀之類。

象道

制靈經曰。假恐訓至也。古文無解生曰象，又假生曰寓化象物邪象正體元。含靈孚曰。天連群物化成大象。萬物生由象。聖人設象象而自立。物同象有象自物生。若植石玉出，符魚龍出區，滋味宜植承生甘宜若不可食由象化。

氣化元

老氏曰。坤氣不和。物出不遂。氣滯終沮，氣滿終氣化不永。坤之元體存氣

化存存者氣者也。元氣。賢與聖元氣不散，度之忌無凝元氣不毀忌之敎訓耿忌毀訓及也。

物成坤化

坤道成以元氣不侵害。萬物自彰育害生不特育不和。聖人之理亦如此也。易形經曰。度本受元體可滿十歲，體者氣也。凡有壽永長之氣。四天地貞直之元韜入體與天不朽。坤大韜，韜者韜也。上發乃應。乾元而使坤。不敢事。物物先韜，贊於乾上發乃應也。庖氏曰。坤韜於乾順亨貞。亨貞字古本無，今書之不知何人迸也。先有行成亨。行成者亨貞也。韜依乾而行。乾一索而男。坤一索而女。依乾行道。乾爲龍，純顯氣，氣若龍。乾顯爲長也。歉介之長爲事。盲甲韜之於龍大韜也。坤爲馬。聖以類爲馬。馬者順行，坤亦有龍大玄甲上龍，在坤不敢爭，類爲忠順體。唯坤順之聖人知有上德安下而奉，故顯事也。坤之卑順韜乾，不敢爲龍。故稱爲韜依之理也。

乾爲父，坤爲母，皆韜順天道不可違化。父資母育。聖人法焉。乾君坤臣。從王事不敢違。无成有終。君唱臣和。上剝下法。聖人畫卦始有乾綱，淳德化以行，於君臣父子夫婦定矣。乾稱德三，坤以奉六，故成乾九。君尊臣卑下以職上。聖人以寧先乃成之卒後也。己載上建文乾二十五。末坤象之

坤韜三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得韜配者在上文說之矣。乾位叉六，坤承奉六。得三十六策者。象天道萬源行也。不然違拒制靈經六六有休通之理也。右乾度坤乾元三，含兩坤乾大策。二百一十六。含坤小策。一百四十四，無取對上。大含小下，韜上聖人裁以

天地膊韜而養萬元正其道。

聖人象卦

庖犧氏曰。上文畫卦。下文象卦。以形像比而效其象似也。上山增艮。艮位止坤除成山勢。定風封信。聖人封立卦也。卦信風以能相感。萬形拄曰。風者天地之大信。立雷作威。雷以振懼威。水火成濟。三性成壞皆由此行。聖人以濟用群品。

聖人法物 法物者事之本也。

爭而後訟。爭不允決後訟。和而後解。兩明不適而否。萬物與事不適。決有塞捨之否也。大通而泰。物通而行必泰。平而後睽。物平離，離無壞。氏曰。上聖順天以盡象。順物以盡源。順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動靈。至物折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遊理併冥運。易動而教運化諸府。聖人庖氏大造元體。情遊冥運。充天地平成之理。明萬象當物之行，則行也。易數散於三

天。氣滯適於五物。物者事也。亂治之治行，劈辨令萬象不擾。蒼生動化，物尚有庇，況於大業。帝王人倫三天兩地，已前說。乾坤在道。日月相濟。乾坤獲正道見用在訶存。存正之道大用，日與月相持合而又不離離乾乾坤者也。天地與訓永常。天地恆存存。日月與明。天地得日月恆久明輝。日月得天地恆行明。聖人理法亦然。雖未盡大道，各彰彰洎性。洎足也。天生太大之道。易起太大之。先。易與天地爲用。何以先而又用。萬形赴回。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情性在體中而出入。是天地者物先也。事也。物有事必用。若卦爲人。爻爲事。著天爲易可以化事也。比若天爲卦，爻爲易也。自然物理也。明抵訓本示元蒼生息玄。知本之元，惟聖人乎。蒼生賴有思玄遣之本生成會也。蒼生是天地之象。無蒼生天抵同。大化行天地也。庖氏聖人知立大法，裁鑿二度出化，本生生者與之立。成者與之實。各今不失守文之大化可名易行變。變而適。適而天地大和。萬象潛陰陽靈聖賢於間天地大化行矣。

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庖氏建治於定壇。今宋國陳留縣有八卦臺。遂著圖。日月神相記，歸章冠服，天一太一，母在。

媧皇氏地靈母經。古母字女。遣以子附近人不同。媧皇女帝。生黑水西華

有神智斷地足立極。煉石補闕立天令見積元義石穴以六沉沙斷足有
日精火具有乾六龍臺有陰陽見古鈎字。萬彭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澄澄。
媧皇用陰陽鈞治之也。據今後聖有鈞命決稱氏一十五代法其王道種
樂物器依庖氏度九州。九州者庖氏定九土也。
炎帝黃帝有易靈緯。神農帝炎治於書。今泰山東西阜縣也。縣有秋農療
療書。葬峰直上聖門物器用食叠輪書師法古易爲考靈緯象太古有福
文玄化不足大法考言而益師大象休微法度已訓爲二孫改十皇之太
樂吹天地棄蕃鼓益有四肇有五法有二令樂臺在魯歡農臺在稱者也。
公孫氏　公孫　老　名軒轅文法跋篇　箓理文作契與墳八冊九篇
十墳咸易變大道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
理性體玄義增之一如上法遺之陽九百六。不況於來天降聖文。萬代不
泯。後附之
周易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敎多難繼聖與賢和之於太古奇
衍主孫句之。從大百六數於過而大清又失其化敎源主宰代陽九數旗
火又焚之於後少　求於萬商得河圖由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太
行。又踵爲代清爲決水。治浩裹泱。消泱五行。易又喪亡。而於秦亢得洽書。
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付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
書何賢知之。而跡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流既不墜門例措存此說坤
二繫度上下　太恐是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衍者也。若夫易得比二度再
興起之興也。若失度易無以學之也。
孔子附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
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
訖而後息志傳禮止。在之
史割不作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敎若日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
顧師於姬昌法曰。三者周公立易簡而文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
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君明易元
聖人也。
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幾之文。智者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
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
漢代舉　後漢王舉舉曰。下讀易羆書不得登觀。須通德二經與宰擢封如
此。魏亦如此。至唐虞世而舉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舉先易而後依孔子　附於後。是代代書之。後人書之。不得爲先文也。

鄭氏注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管。統也。德者得也。
道者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
要籥也。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佼易無爲。故天下之性
莫不自得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佼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天地爛明。日
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五緯五星也。四時和粟孳結。
孳育也。結成也。四時通情優游信潔。潔者信而清潔。根著浮流。根着者草
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氣更相實。此皆言易道無爲。故天地萬物各得
以自通也。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炤明也。夫惟虛無也。故能感天下之動。惟
清淨也。故能炤天下之明。移物致耀至誠專密。密靜也。夫確爾至誠。故物
得以自動。故然皆專密。故物得以自專也。不煩不擾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未始有得。夫何失哉。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否卦是也。五
行迭終四時更廢。夫道如之。而況於人乎。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
文王是也。必專者敗。紂是也。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不
能變節以下賢也。文王下呂九尾見。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也。夫婦
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之以敗。不變節以逆衆妾也。大任順季享國
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
以爲元紀。天地之元萬物所紀。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
未有衣食器用之利。天地杳溟。人物皆群。同於自得。故不相殊別。人雖有
此而用之。故行而無違。事而勿悖也。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
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之時。物
漸流動。是以因列八卦以鎮其動也。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
道。王道體天地而已。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天地氣合而
化生五物。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天地陰陽。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時有不
贍。因制器以置之。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
性。八卦之用。要猶不失也。順其度而通之。因其宜而制之。則天下之志通
焉。類之情得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
蓋取諸离。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何爲哉。亦順其自通而已耳。當
此之時。天氣尙淳。物情樸朴。是故伏羲聖亦因以導法化人。故曰以王天
下也。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人情變動。因設變動之文以勸之。亦大德之

謂也。文王因性情之宜為之節文。九六之辭是也。孔子曰。易始於太極。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為二。二之九八六。故生天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萬物是八卦之象定其位。則不遷其性。不淆其德矣。故各得自成者也。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其中猶自有斗分也。重舉大數而已。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為月也。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九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為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四維五四時之紀。則坎離為經。震兌為緯。此四正之卦。為四仲之次序也。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主於正形之位。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後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三十四世消以二九一五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皆以文王為之世數也。復又驗不以一九數者。復初九無據二正王數中自泰以上卦數則壯矣。坤重圜云。孔子以位三不正是謂無也。孔子曰。始一世消無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

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復變數也。爻以位變相發始遁變一爻世二爻世陰少故也。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為世軌者。元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甲子為部起十一月朔旦。每一部者七十六歲。如是世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後復然。則七十六歲之時。十一月朔旦甲子。元既以此為一陰一陽而中分。推以為軌度也。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為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為。往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為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四是故生四八四九四七四六之數。爻倍之則每卦率得七百二十歲。言往來者外陽內陰也。孔子曰。以爻正月為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正月挾享。當正云一軌圜之法其術意如此乃熱存六期者。謂與符厄所遭者言天子者不為四位之人也。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卒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為飢。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癸為水。七變而為九。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天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氣也。二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質形見矣。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象一七九也。氣陽則言乾成者陰則坤成可知矣。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陰陽剛柔之與仁義也。三畫已下為地。四畫已上為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故氣從下生。以下爻為始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升動而應天也。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象天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應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行猶閒也。日十千者五音也。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十二者六律也。六律五六占合十二辰。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四方各七。四七二十八周天也。凡五十所以大閱物而出之者也。閱未出也。言辰七變繫於易彖也。孔子曰。陽三陰四

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出也。又圓者徑一而周三。四者方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陽道專斷兼紘陰事。故曰純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离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离爲終。言以日月終天地之道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者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先尊而後卑。先道而后止者。所以類陽事也。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象陽用事之特陰宜自損以奉陽者。所以戒陰道以執其順者也。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當陰用事之特陽宜自損以益陰者。所以戒陽道以弘其化也。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咸則男下女。恒則陽上而陰下

无陰而從陽者。以取順陰者各順其類也。

[illegible]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即升平之路。當此特也。降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民臣化順文王之緒。故言无咎。

[illegible]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illegible]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大壯九三爻主正月陰氣猶在。故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也。至于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羸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施生萬物而陰氣漸微。不能爲難以障閉陽氣。故曰藩決難解也。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特。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亨于西山。是時紂存未得東也。故言西山。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夬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言剝落傷害使萬物不得安全而已。然不能決君子。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經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陽衰之特。若能執柔順以奉承君子。若魚之序。然後能寵無不利也。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

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震主施生卯而日出。象人道之陽也。兌主入兌西爲月門。象人道之陰也。夫人者道之也。德之經也。故曰道德立。有也。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於一。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分於二。清濁分於二儀。通於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盛於五。二壯於地。五壯於天。故易盛也。終於上。初爲元士。在位卑下。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宗廟人道之終。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聖人之見情有得失之數。寄託陰陽之盛衰以斷其吉凶也。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陰有陽應。陽有陰應。實者也。既非其應。設使得而有之皆有非義而得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也。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王者亦當窮天地之理。類萬物之情。丘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以象畫天地之意。重之盡萬物之變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

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于五位。故曰。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大主人一也。應除不用而生王號。故百生更其文名。別其操行。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武王受命行師以除民害。遂享七百之祚可謂之長世也。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不克害也。文王爲紂三公。百姓說衆文王之德。文王事天子之位。以次罰小人之罪也。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言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尅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

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挺由高宗以言昭易義。所以勸人君修德者也。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擬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下嫁以從夫。故曰先節也。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此謂教戒之義。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玄孫之外絕恩矣。至孫之孫。五世之來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同以乙日生天錫之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正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南方陽盛之時。是以聖人法以爲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之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赤絳同而有深淺之差。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因其祿薄故無以爲酒食。赤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文王雖紂三公而爲小人所困。上進不得伸其職事也。故遂困於大夫。二爲大夫也。至於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丘記諸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王者之教一質一文以變易從初。殷錄相次質也。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五世之來外絕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仁恩已絕則不能遠。故小敘以是日同。故曰天之錫命矣。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王夫婦者。乃所以興王教於天下非苟也。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湯與尚書俱載帝乙。雖

同名不相害各以明其美功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紼。謂朱紱同爲色者。其深淺同。以淺深爲之差也。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紼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紼。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困於祿者祿少薄也。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於赤紼。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象紼紂所賜文王所以會紂也。以其順而變故於無失。丘記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困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消息寒溫之氣而陰陽之寒溫此坤微生者而生乾坤以天地之道。則是天地九乾坤生也。天有象可見。地有形可處者。先乾坤則是乃天地生乾坤。或云有形生於無形則爲天矣。如是則乾坤安從生焉。昔議而同之欲說其說。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將說此也。順人不知同故先張所由以爲本。使易依循故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太易之始。漠然無氣可見者。太初者氣寒溫始生也。太始有形始萌也。太素者質始形也。諸所爲

物皆成莧見。尤未分判。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
未相離。此極說太素渾淪。今人言節車乍有能散之意。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此又說上古太易之時。始有髮氣。曰
埒而未有髮氣孟有形兆乎。又重明之。禮記而小正十二月鵲始乳之。易
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
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一。謂變爲
太初也。一變而爲七。謂變爲太始也。七變而爲九。謂變爲太素也。乃復變
爲一。一變誤耳當爲二。二變而爲六。六變而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
言如是者謂足相推明耳。九言氣變之究也。二言形之始亦足以發之耳。
又言乃復之一易之變一也。太易之變不惟是而已。乃復變而爲二。亦謂
變而爲太初。二變爲六。亦謂變而爲太始也。六變爲八。亦謂變而爲太素
也。九陽數也。言氣變之終。二陰數也。言形變之始。則氣與形相隨此也。初
太始之六見其尤者耳。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奇者爲陽。偶者爲陰。奇者得陽而合。偶者得陰而否。言數相偶乃
爲道也。孔子於易系著此天地之數。下乃言子曰。明天地之道本此者也。
一變而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而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而爲六。是

今陰爻之變。六變而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
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自太易至太素氣也。形也既成。四象爻
備。於是清輕上而爲天。重濁下而爲地。於是而開闢也。天地之與乾坤氣
形之與質本同時如未象耳。以有形生於無形問此時之言所爲之也。物
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於太初時如始。太始時
如壯。太素時如究。而后天地開闢。乾坤卦象立焉。三畫成體象此。亦然。物
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此言人皆所及無前然。卦者挂也。挂萬
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氣
從下。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
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
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
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
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
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
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侍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

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
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
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始。坎中男
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起震宮。震長男也。又
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
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
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
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
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
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世矣。此其所以數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
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者嚬其心所愛以爲長育
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有法也。五音六律七宿由此
作焉。作。起也。七。八卦行太一之宮。則八卦各有主矣。推此意則及知日辰
又列宿亦有事焉。故曰由此起。日辰及列宿。皆係八卦是以云之。八卦之
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生物。謂其歲之八節。每一卦生三
氣則各得十五日。今言畫六爻是則中分之言。太史司封消者。每氣兩爻

猶是生焉。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數二十四者。即
分八卦各爲三氣之數。於是復云以生陰陽。則中分爲四十八也。衍推極
其數之本十二而假氣十二而復得周焉。衍生十二合二十四氣。與八卦
爻用事之數適衍之如是者。三極於六十乃大備。合於度量推衍之長短
量謂所容之多無所苟合。度謂周律之長短。量謂所容之多少也。陽析九。
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
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
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
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關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
爻而朞一歲。從陽析九。主朞一歲。此爻析之所由。及卦爻析與歲月及日
相當之意。而其文亦錯亂。陽析九主八而周律辭不相理自是脫誤。三百
八十四爻主析當日是一簡字。故六十四卦主朞一歲是二簡字。而大衍
之說雜其間云是恐誤。此皆術數之事。較其次序合補其脫。正其誤。復其
換。得無傷於此贊敗賊。於上言衍之皆合之於度量。因承其大衍之數五
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

十八窩者七窩也。凡五十所以爻閒物出之者也。陽耕七。陰耕六。陰陽二
耕。合一百九十二爻。故當以陰爻乘陰耕合之以四時。乘之并合之三百
八十四爻。爲一千五百二十耕也。故計當歲。爻當月。耕當日。天道左旋。地
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三十二而大周。始是則合之度量而主是
大周。七商通並皆合二征亦可知也。夫八十四歲者。十二消息爻象之變
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簡焉。各有所禁。是謂八十四歲必
建數之者。凡四百五十變而周矣。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
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
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
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
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閒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
爲貞。其爻右行閒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辰共北辰左行
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
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耕。復從於貞。
王也。相又以比爲王。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一歲終則從其次屯蒙當
訟也。陰卦與陽卦其位同。謂與同日若在衝也。陰則退一辰者。爲左右交

辟相避泰否獨各貞其辰。言不用卦次。泰卦當貞於戌。否當貞於亥。戌乾
體所在。亥又坤消息之月。泰否乾坤體氣與之相亂。故避之而各貞其
辰。謂泰貞於正月。否貞於七月。六爻皆泰得否之乾。否得泰之坤。此辰左
行。謂泰從正月至十二月皆陽爻。否從七月至十二月皆陰爻。否泰各自相
從。中孚貞於十一月。小過貞於正月。言法乾坤者。普乾坤而然示以承餘
且有效也。餘不見爲圖者備列之矣。朞之周也。皆一歲且皆相避其於此
日唯歲終矣。爻耕有餘也。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
三百六十耕當朞之日。此律曆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曆
之數。曆以記時。律以候氣。氣率十五日一轉。與曆相承。則三百六十日粗
爲終也。曆之數有餘者。四分之一參差不齊。故閏月建四時成歲令相應
也。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乙之精也。
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言敘借字積如鵠鷂之鷂乙發
之意也。言與詩老有乜有用青。此言律曆參差前却。凡常。故乾居西北。氣
合戌亥。乙發二子之節交。餘不奪當於斷焉。陽纘象也。人象乾臨西生者。
秀白之州。字四州乾氣白又九月之節。故謂秀白。載鎮植也。費人月令云。
乾爲金。金於鐘律爲商。人象乾德而生植之一壯也。商名也。太一之精也。

言太一常行乾宮降感其帝而生之耳。其帝一也。其人爲天子一世耳。若
先舜者。論聖明建見能識圖書爲居得正者之多少。又如其期推搉易去
之數。故不見代而自消退之。自首之退者。此帝帝當是世稱乾在西北斷
律曆不齊也。元曆無名推先紀曰甲寅。推先爲曆始名言先前也。求卦主
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即積置部首歲
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
末算即主歲之卦。部首。冀爲舞。然是爲千五百二十歲時人又言之記爲
部首則又也。即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除之得
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一歲置一歲積日爲實。其法必
通分爲歲。則實本常通二通六三三以千五百三十九日計下分三百八
十五始必通義。則以十九得爲除之去約多餘則一歲積月分定矣。此爲
計下分門時作𣴎耳。計下本以四十一爲中其求一歲積月及以分置以
此記歲陰積日月亦自得之。今計已多積微數會稽財數決疑象法已焉
五百八十九分之日百四十五。而天度有外爲。日月從實通外則即計下
分從內則下陵外內門狀岐使之然術家作此數家作數從時而見故言
之者無常。其莫一也。一此一彼。常聖人能正之也矣。以七十六乘之得積

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
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
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
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元不與卦當歲爻當月耕當日之數
相得生之數。求其盡除合之時。故言更以起之。又不與元月合歲月取紀
月數而已也。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
紀。無言紀者。又不用於所求但紀其數而除之。得積歲二十九萬一千八
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此謂卦當歲者。得積月三百
六十萬九千六百月。其十萬七千五百二十月者閏也。即三百八十四爻
除之。得九千四百日之二十周。此謂爻當月者。得積月萬六百五十九萬
四千五百六十八萬一千五百二十耕除之。得九千二百五十三周。此謂
耕當日者。而易一大周律曆相得焉。易一大周者數備盡於此。今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伯受命。受洛書命爲天子也。入戊
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受命後
五年而爲此者。奉赦遷神契所爲文王優游典部即上所紀者。數不可放
其名而應圖猶加也。如前世聖主河圖言之其數故應也。孔子曰。三萬一

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十二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設六子雖純不爲乾坤易姓三十二易三千三易一千九百二十歲中封乾卑爲七百六十此九所爲四十二者消息三十六六子在其數其三法天消息中三乾也其四法地消息中四卦是六子之數王有三十六消息六子也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蛇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握其及生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圖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天者即龍地元者黿故謂更更稱異也於衆人爲異稱者爲更各各其圖者甲乙屬東於圖各有所王若甲爲青乙爲東更王者起於此圖中動謂河洛之水靜謂陵陸之地以應動靜謂之龍地元於此爲期龍則用其卦月地則用其卦月動謂河洛水靜謂陵陸地各加其逆也順逆者順之者居澤逆之皆授亂也亦及所生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四日三公也五日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善凶則凶辟天子也上既四五見日之起者也所以林圖夫文本寄女物生參林卦用事六日七分之中以知起四之事未諸侯受其言凶者惟天子而已天子之言凶皆徵此者也一執享國之法陽得位以九七九七者四九四七者也陰得位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陽失位三十六陰失位二十四四九爲三十六四七爲二十八合得六十四四六爲二十四四八爲三十二合得五十六此文王推爻爲一世九七百二十歲戴乾是其居位一年數也得位者盡承受而已有德者重也故執之百二十歲子受父母之位行父母之事年而謂之數然自勉於執即位不如爻數即不勉於執中厄紀此謂受命之君事圖之時當其執年之初其子孫未相承位六爻之初位次數然有功德之繼體守文君則也於執謂竟之其受命之君事圖之時不當其執年之初其子孫未君但后不如爻之數則有不能之故則不厄於執謂不得竟之此不能之下當後有不字既既年中損遣也不厄之君遣厄則紀元不關也帝王事年圖其執相承各有定年有德近期不看有德雖有然全其元未時則有繼體守文之君雖非真執禍自竟其執不能之君值厄則紀矣近期戴紀作此三與之則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曰陽紀天心建紀者謂大易爻六七八九之數此道成於文王聖也孔表雄著演書與以庶人之有

仁德受命爲天子此謂使以摧麟爲應易瑞象也孔子以曆說易名曰象也今易象四居是紀吉說徵符孝耳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叐符言孔子附此意之而作讖三十六卷亡殷者紂黑期火代倉精受命女正昌放紀承餘以著當大戌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代者承精皆生為之將祖代土也又當爲火子又使其子爲木恭水是相會嗜絶叙之象字盛作之識勧勅承餘以著所當文王所出云今人元者是也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四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三乙上者受乾坤之体上極三從下起加是生有消息卦三十六子坎离家巽艮兌以次承之故錄圖受命易姓者三十二而一終也六子之坤坎重圖也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軋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乾坤之居德之主盛爲其子孫相承之世知此而已數之已消也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滿庸世衰三十二君之準陽得正爲聖人失正爲庸人陰失正爲小人得正爲君子今此之言似誤三十二君子又無仁人此宜言小人上六雖聖人者庸言仁者是相發耳既其字非小辟字又易若代聖人者庸繼之者小人相傷其然乎小人之世消庸則其世衰會其於矣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捧二陰金水也三陽火土木其王也本也皆失其德陰則起火而淺陽明未者而物當各以所置八卦之德神更王其王也知命守錄其可防鈎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丘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鈎鈐二星近防上將者錄開爲解之書過除禍之圖更興之也孔子曰戲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王道也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於無形乾坤安從生天地本無形而得有形則有形生於無形矣故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夫乾坤者法天地之象質然則有天地則有乾坤矣將明天地之所由故先設問乾坤安從生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

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太初者氣之始也。元氣之所本始。六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見此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地質之所本始也。炁形質具而形質故曰渾淪。雖含此三始而猶未有分判。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言萬物莫不資此三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辭曰：易無體。此之謂也。易變而爲一。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一變而爲七。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彰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五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皆以爻正爲之世數也。復爻臨不以一九數者，復初九無據二五正數十，自泰以上卦數則壯矣。坤靈圖云：孔子以位三不正是謂無也。孔子曰：始一世消無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復變數也。更以爻性變相發始遁變一爻世二爻世陰少故也。孔子執以七百六十爲世軌

者。元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旦。每一部者七十六歲。如是世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復初。然則七十六歲之時，十一月朔旦甲子。元既以此爲一陰一陽而中分，推以爲軌度也。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焉。往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爲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由是故生四八四九四七四六之數。爻皆之。則每卦車得七百二十歲。言往來者外陽內陰也。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正月誤字。當正云一軌國之法其術當如此。乃然存六期者。謂與符厄所遣者，言天子者不爲四位之人也。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爲饑，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卦筭爲年，並筭爲日。此術謂之意先置今所從值軌卦消息居六天子之軌數乳也。則七百六十八。復也六百八十八。坎則七百以作入軌年數除之者。陽爻則除其十四，陰爻則除五十六。從初至上，如是再加軌意矣。爭除竝其數於側，至於求輔而上對厄之所遭耳。竿者爲軌餘年不足復除，所厥卦竿與立皆年數也。今所求者主於日不用，故分別之。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先入軌數前代值之軌除其八年

數者。七百二十歲。四十二歲者。大周爲三百四十歲。以除減上九。上九咸自家其餘一欲得除一卦者，以次除之。歎有多少，欲得除日求之也。如是乃數究度厄矣。陽之法。言陽推法術之將有來厄而爲之備也。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嘉。嘉瑞之應者。聖王爲政治平之所致。水色每變其爲所長一明時治平無細勝害之者。亂爲水爲寒。河圖將出，故先清。南之向天者龍也。圖有受而言謂乎與者也。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誤餘字也。當爲陵之聖主閉河如天必下天德於乙前齊往受焉。龍乃以圖受之。其時不閒。則不知往期龍則主陵而授焉。陵乎地河水變日以備龍圖書以月三日時無受之。則后三日龍主陵當以一月六日龍見日無受之者。則后六日龍主陵。自此爲期驗。彼著之云陵四皆言龍者於陵受之時亦執用。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玄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貢圖出于聖人坤主庫置之氣洛水出焉。后來供俸嘉歷納乳也。妾靜由安井午者龜畏人今而一人授以午言。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

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見。亦謂洛水辛日以備而無受之者。龜六日見，就龍陵而受焉。期之書與上同也。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無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君子次聖德者。又降嘉瑞應河水赤爲變其日從其應之。與見於清靜若龍無角神蛇也。蛇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以言河水爲蛇將出而慶變而已備而無受之者。蛇不出水，就陵而受之。君子之德不能不致於此期。從不用日十二爲數者不累日也。而書見而無受者，以一日辰爲法，謂用其明日期也。辰當爲期也。一日十二辰爲一五辰而無受者，期日五辰見蛇亦見水中，此有其期明驗也。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英猶華也。光氣之見水中圖耳。於是水中言之者，二皆應且號也。孔子曰：復表日角。表者人形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於出焉。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臨表龍顏。名臨者二爻，而互體震，震爲龍。應在六五，六五角之也。體兌方爲上，故臨人是在顏也。泰表戴干。干，楯也。名泰者三爻也。而體艮，艮爲山，山爲石，體有以行楯鉏之器云。應在上六，於人體供須參人表戴於干土也。大壯

表裡許龍角大辰。辰卦主大壯而主體此爲乳。其四則辰爻升辰爲手揺
許者辰也。升二則坎爲水有膏。詩云寔之河之膏四名卦而震爲龍。故大
比人之表其象也。夫表升膏後文。古夫書。五立於庚在斗魁所指者。又五
於人體當辰卦於乞亦手體歲。其四則震爻也。爲是其三猶辰爻於十十
次值木於卦七耀之行起焉。七者角大北斗在膏是後丈大人之表象明
也。始表耳參漏足後王知多權。始初爻在巽。巽爲風。風有聲而無形也。九
竅之分。目視形。耳聽聲。八卦爲坎。坎爲水。水爲孔穴象。消卦其適五事。四
聽耳而三漏聽之主巽爲股。初爻家在下是象。消卦其始爲鳥明人君南
面而治焉。是行於其上。始人衆復王是由然王人君家事者。爲爻爲大。大
者土尊位焉。土數五當初始氣於其上。數八兼更得性耳。巽爲進退。又爲
近利。有知而以進退求利。此謂之始爲者陰氣之始。故因其進表見其情。
避表目角連理。名避者以爲爻也。角爲目。消卦遯主六月於辰未。未爲羊
有角。角南方之卦也。五均南方爲衡。人之眉上曰衡。衡者平地。連理或謂
連珠者。其骨起銜之連人表亦少少然。詩含神霧云。四角主欣喜目過
也。昏表二好文。細或爲之特名。昏卦者三也。三在五體艮之中。艮爲木多
節。昏人之表二特象之。與三艮卦體互坤坤爲文故性亦好文也。龍表出

準虎。古觀者亦在五艮之中而仕上。艮爲山。澤山通氣。其於人體則鼻也。
艮又門闕。觀謂之闕準在鼻上而高顯。觀人表出之象。艮爲禽喙之屬。而
當兌之上。兌爲口。虎啓人象焉。剝表重童明曆元。古剝者五已也。五爲爻
爲爲日童月子。六五於辰又在卯。卯酉爲也。剝爲入表童焉。五月卦體在
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于艮。曆數以有終始剝人氣之性自然來象參差
神實爲之。難得縷耳。所聞差也。此皆律曆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
識。主正月不三者。此人心之含識春秋讖卷名也。洛書靈准聽曰。氣五機
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氣五爲之五行機七二十七里也。
二十八宿以存焉。二者用事以卦相提得一歲俱終。而太一行九宮及位
進相結各宮如卦之日則參差矣。八九相乘七十二歲。而七百二十歲後
於冬至甲子主象其數以爲軌焉。故曰錄圖起之。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
圖龍出洛書龜予演亦八者七九也。初世也。周禮曰。凡日行水逆地功爲
之不行武動伏羲初遺十言之教而畫八卦。至文王乃通其教演番陰陽
人象之言者也。始倉頡節五七受命。伏羲文王皆倉精也。始次言易之注
度。而五七三十五。居位在後文受文始頡紀也。德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
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實。俗猶從也。順之後世之君子不順行易道次第有

名錄也。書將起代變滿七九六十三百則其王命也。合七八八名畢升漸
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承動動。畢猶悉合也。八八六十四之
人於有天命之者。所悉喜於將升進也。其性各有表。謂后稷表日角之屬
錄次以象所受如其世數始後世遊臨起。此謂居臣則不然。王命臣位係
列也。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猶於正也。此言卦也。雖有錄圖所
當王必待日爭有無提之者乃後可起也。無此氣者且當止。雖有錄圖弟
且力順天命有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件者霸積
者距。命曆樞執并技者上契輔。摘摧失辨轍者蔵名紀所錯中與用封娛
荁。作乃積與錯者三皆事氣名技摘七辨純益爲支氣使文陀力之屬積
七微也。辨純細也。伯者齊桓晉文者。距之若秦始皇者。契輔權契而輔之
也。若夏太康之兄弟。荁始從者當任用賢才之臣。娛者八風之特所行之
見其皆有云爲下行則此毀直戒攸作荁也。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
用事終始相討斷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陰要有知銜合七八以視旋機審
矣。接狂相錯之言也。或作狂陰銜言命長短在攸之也。孔子曰。立德之
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後
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遁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

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
除之。除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是算亦爲甲。以日次
次之。每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盖三十六王德而六日名甲
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
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
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
紀五德有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丈。六日名甲子。謂五德更主於六其
號名爲甲子。故林德復是六甲子號弗脫字。當常志古字與志同。今特更
作職者也。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圖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剖表命予亦握嬉
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妻妾得亂。十世者明字也。不動瑞來雖表備符
當主者塞改在樞害時失命缺奇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樞精感年劃衆當
主寒林徵之應爲不來也。爲故如此著必在相謂不用之改。則吉四時之
氣既元年命以當從瑞又代武爲使之也。期凶韌使修身練欽鄙身光兌
德嬉魁先延期上以主深道之故以此言韌協被之言聖人承天意也。故
動興錄摘卑命通也。兌爲爲說也。自然之識權引相拘沮思念知命不惑
世常思圖也。夫天道三徵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三徵而成一著。自冬至

主正月中爲泰第。三著成體則四月爲乾卦。以三微一著之長。則與三著
成體不備蓋爲之誤也。原經之義三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
也。是則十一月爲微。二月爲著矣。十有八變而成卦之數。恐未盡。注意欲不
故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言六二數九五物之權六龍爲狀慮又弃其
事。六二蓋亦當二六九師不改故亦不改主歲之卦。注以爲泰否之卦豈
貞戌亥蓋據乜象推之也。爲其圖者以爲貞戌酉按注則違圖違經
則失圖之意。而注亦又錯今以經義推之。同位陰陽退一辰相避也。按圖
位無同時又何避焉。不合一也。又乜象之貞違經失義。不合二也。否泰不
比及月。不合三也。經曰。乾貞於子。坤貞於未。乾坤陰陽之主也。陰退一辰
故貞於未。主於乜象則各貞其日言歲終則各從卦次是也。豈乜象爲法
也。泰否言獨各貞於辰。中孚小過言法乾坤。蓋諸異者皆泰於卦位爲
術法宜相避故言獨貞辰也。此辰共共否貞中右行。則三陰在西。三陽在
北。泰貞實左行。則三陰在東。三是則陰陽相比共復乾中之體也。
中孚貞於十一月子小過正月之卦也。豈貞於寅二月卯而貞於六月弃
其次。故言象法乾坤其餘衆卦則自貞於其同位。仍相避可知也。謹按所
閒其餘君子爲統貫而弗之。闕其餘君子盧人本乎見也。

胡一桂翼傳外篇

乾坤鑿度

題包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爲上下二篇首稱黃帝
曰。絲與積書目蒼頡注鑿度二卷

乾鑿度上文

古文八卦。☰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風字。☶古文山字。☵古文水
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澤字。　大象八。乾天坤地離日坎月巽
風震雷艮山兌澤。　四門。乾天門。坤人門。巽風門。亦爲地戶艮鬼門。　四
正。月坎水魄日離火宮雷木震日月出入門澤金水兌日月往來門　索
象畫卦配身。二取象。二衆形。三取物。四法天地宜。五分上下屬六　象成
數生。天數地數。卦數爻數。衍天地和合數。乾策坤策。八策。日力月力。八象
大盡數生天數天地合策數著。

坤鑿度下文

坤元十性。坤有八色。坤屬坤性體坤有變化。坤有四象。坤有四道象卦法
物。　程舜俞曰。乾坤二鑿度序稱包犧氏作注稱其書謂序乾坤之元體
與易大行者也。考其間有所謂太一九宮卦宮卦氣月卦爻位之法。與夫
執筮占算之術。律曆相生之數。古今術家多用之。又似陰陽卜筮者流。托
爲包犧氏書以自神其說也。

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按後漢張衡說云。臣聞聖人明審律
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漢書注云。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
數以行九宮。鄭玄注。太一北辰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中央。中央者
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午。是以太
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從坤宮。又自此從震宮。又自此從巽宮。所從半
矣。還息中央之宮。既又自此從乾宮。又自此從兌宮。又自此從艮宮。又自
此從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天子宮行起始坎終離。故桃小
彰云。今所傳數九復一之圖。乃乾鑿度九宮法也。

黃氏日抄。乾坤鑿度　鑿度不知誰所作。錯黃帝而爲之言云。庖犧氏之
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闢之度路也。聖
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
乃及古帝者之代興。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
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已稱太古變乾之後次鑿
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爲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之

言。大率詞淺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嫁孔子而
爲之言。篇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後歸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
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筆
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
指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折當朞之日。是京
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
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籙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紂者
爲帝。不紂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以帝乙生日
爲名。亦非於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歷者已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六暮

賦 大全賦會三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賦　盱江鄒子益　天地至大聖明與參擬其迹以雖異並諸身而曰三稟厥膺聰位乎中而有立揆之高厚實於已以無愆　厥初判太極而三才惟聖中兩間而並立揆之大造雖若異迹質以妙躬曾無二致擬非求合同者此理殊者氣形參則謂何顯而吾身隱而天地　雖曰德稟膺曾粢全智仁顧範爲淵穆以中處似判若高卑之位隙然而職覆職載惟職教以何像辟上辟下揆辟中而亦均皆隱然運量之妙用非求以擬參於聖人德運乃神任此化工之托迹非求象同然已德之純　擬者何非規規驗動靜於山川非屑屑揆往來於寒暑三極肇判一機相與觀上下於堯躬亦率性驗情覆於舜已同揆叙益聖神並立於其間特幽顯不同於所處明是有照智是有執爲用也弘躬不必象已不必當並觀其所　大抵合隱顯而觀於迹若異與天地同太惟王則然彼球玉可禮地由有意於象地璇璣可齊天尚容心於察天惟此則無心於比擬自然與元化以周旋行爲則矣何待取法動應規矣奚勞象負參之爲擬非有迹也三者並行不相悖爲大易修之不假範圍之力中爵正此自周化育之權　且以流形於地岳瀆山川有象於天星辰月日是雖洪造之迹異而有大君之首出其身之正行同攸叙之五其身之修政並以齋之七衆何心擬象以爲參特其用周流而則一想周正集命毋勞占測日之圭臬黃帝服形豈特驗吹灰之律　固知位異而三由泥物理道貫於一始融性真今此內境湛一泓之水裒襟融萬象之春海晏河清吾心地之主靜雲行雨施吾性天之運神此又能全造化之全體見還有一乾坤於一身堪嗟思正之太宗德求以合孰謂齋精之宣帝剎待乎因　然而天時豈能無旱暵之哭地道亦或失水全之性聖也德字之眷不盡發育善淵之妙無窮涵泳君子則曰天地之天地有否剝吾身之天地無勝離何待擬參於上聖　江西張深父　妙擬天地理融聖神以同出於太極故然參於此身躬膺智以有臨存誠者至準高卑而與合視已惟均常人多自累於群形上智獨妙融於三極謂胚胖之始既本同體則錢發之間固宜合德雖人有一身之天地鮮矣潛心惟聖參太始之機緘擬而瓶則　神以運德聰而繼天實中元氣之流轉性內真機之斡旋不捐其形默探與形之始不物於物妙窺生物之先蓋吾身造化同所出也豈妙用工夫得無異爲作哲作謀方寸洞澄於淵鑑以觀以察一中還有於坤乾　擬之曰陰陽分動靜則我之動靜亦然乾坤具剛柔則我之剛柔豈異厥初相貫於脉絡反己何容於私僞倸里戴岳混融形著之誠德降雨流霆凝合清明之神志非自形自色同一本原何徹上徹下妙參天地方龍見尸居之際盡性無餘察鳶飛魚躍之間反躬皆備　言之曰三才異勢非有極之外物上聖踐形全妙躬之兩儀彼蚍蝣寄天地與物何異醯雞處天地豈人所爲惟此氣凝五岳之至粹心體北辰之不移乾首尊居正此元首坤支順適暢於四支使上下墻際與我無間豈土木形骸所能自知想文后象明象以德純之日謀伏羲觀法觀於近取之時　泛觀夫中受天地觀和粹於性情形肖天地寓方負於顱趾既同得於氣稟宜同乘於躬覆何虛舟其體者不知厚載之德何死灰其心者未識好生之理彼形圍宇宙間塊爾者位此心在天地先自然之擬是則照臨運德皆吾之日往月來行止隨時卽我之川流山峙　然嘗論物有不倫則擬之力有待道如本合則參之言可無逌天旱究殊湯德之配者水患異堯功之蕩乎則已憂未得始驗龍宜之放而事責遇詳庶幾寬望之蘇使始馬兩間非有異證則渾若一體果何間吾是則宣既遇灾可不行修於贖漢光非關野何勞指示於披圖　乃若河決何時而多愆自如霜旱何世而蔽形不已不曰錫智之王且因不雨以剪爪懲德之主尚以積流而罪已如其不知參擬而徒借天地有憾之說以自文非聖人之心矣

聖人以天下爲大器　三山何文龍　天下至重聖人謹持爲大器以在是宜歷年而保之實位尊臨襲此累傳之慶緜區坐奄作吾巨用之資心謹重不容輕馭處兆民之上獨膺社稷於朕躬爲大器者仰十𢀖祖宗之天下　觀夫濬哲高世聰明冠倫皇天眷命奄爾四海百姓屬心係于一人可不以此重器負于朕身智足以臨任土地人民之寄安明所置豈準繩規矩之陳　是器也國家重王綿亙億年山河巨鎮雄吞萬里要在永保毋容輕視受不在球而在商邑之封域實非以鼎而以周原之疆理捨是爲之特其小耳五百年曆數相傳之統業屬爲百萬井提封自治之規摸係此　大抵人主以一身負其責以甚大天下非小物顧所置之何如漢祚石盤關內增重秦邦兎解殺函據庶故此萬鈞難重寧如萬國之底定九鼎雖貴不若九州之奠居是器可謂大矣在我毋輕置諸五不必

修想舜帝治平之際六何用禮諒成王綱紀之初　至如舜云公器寧假
人爲戚曰神器冝仲天討器或寓於藏禮器或形而謂遺雖散而爲用特
天下之一物矧付于有家乃域中之大寳要將措斯世於無危所以多歷
年而永保抑見重惟仁舉歸仁起海北之夫剥以德施觀德聳山東之老
又況鼎命啓中興之運實萬衍奕代之傳俟圭易璧玉帛旬衛璽琛奚
貝梯航陸川雖衆寳畢陳固天下之頹也然大器當重尤聖人之責爲是
則奠枕于京錫錫遂衛之俗覆盂而治然燃擎環之天　又當知扶持大
物非綿力之能成經綸重任待群材而爲盛鈞璜如望出逢渭水之攝貢
鼎若尹來就華郊之聘然則聖人以天下爲大器而賢者又天下之利器
爲見臣賢而主聖　潭州周興　器執爲大聖冝審觀以臣忠之遇計措
天下於常安援實位之至尊豫思有托即綠匭之巨用益底多盤　當其
乾符方開運以有歸衷于亦諸祥之非覬然社稷重任責在謀早故臣子
至忠過於慮遠非小智所及惟聖人可與守邦爲大器者何安天下冝
先正本　雖曰濬哲高世聰明繼天國勢民心之盤固祖功宗德之綿延
續曰躋之數必有日以重耀統星拱之民將有星而聚前特坤器之傳至
重至大故臣計若過不容不然禹然以明當衍我家之慶坤輿所奄數輕
是實之傳　蓋曰湯孫未立球當念於受商禹子將生鼎可知於傳夏事
機寧生於過慮備嗣豈容於貳食必本思豫建民俾按堵毋媮不早定勢
形解无繼聖以聖固有待爲非器之器此爲大者五百年勃興運祚後啟善承
千萬里奄有封圻豫防輕假　吾知夫臣心知受君常過所慮天下非小
物不安則危況大器既成未必無多易之憂而大器雖傾當先培萬世之
基此明君欲長世以繼體故儒者合先將而進規要使國本一正而磐石
九鼎宗祏載安而泰山四維器所謂大聖其審冝想文以是傳鼎有難遷
之象諒成能以守寶隆所遺之龜　故常猜憲宗中世豈無憑藉之紀綱
文帝元年未可動搖於宗社何大器難獨化切切於鋒何大器在所置拳
拳於貫而且國嗣未立衆等之跡力請太子蚤建有司之言具寫蓋蹟聖
人後當日國之故爲天下計又寧過也必言自魏養之建始見傳非使書
無楚客之規孰知安下　又況璇源聚慶纔十四世實運當休何千萬年
然而燕翼之貽當啓爾後虹流之兆未開厥先冝乎金闕寫丹衷之奏玉
音動清閒之宣謂日夜豫思臣計孰矣雖春秋鼎盛帝心察焉又將見繼
承寶璽之体愈躋于盛恢拓金甌之業永保其全　又論之魄邊大計易
傷田里之和生財大道毋墜國家之命是以壽昌納果終損漢富平叔更

並反籵唐威是必聖人以天下爲大器而所以受護其器者靡不至焉則
大本不爲徒正　盱江高仕卿　木正上聖慮關普天以是器之爲大待
其人而後傳撰實位以瑞臨重離執繼奄轄區而巨用主裘惟賢　蓋聞
祖宗立國固欲衍於基圖嗣續得人乃能安於宗社創造以來有是重任
畀付于後斷無輕假伊天下乃至公之天下器亦大哉非聖人後繼有於
聖人責誰任也　觀夫正位疑鼎挃符闢珍纂帝王今古之正統任社稷
人民於一身念金甌自保固無負承家之責而寶奎相傳尤當資有德之
人非建立賢嗣每謹所授是有此重器與無則均稟德冠倫每異皇圖之
衍曆待人後寶甚於王府之貽鈞　是器也中國磐石億萬載之丕基四
海廣輪幾百年之與地斷匪小用無容輕畀夏鼎貴矣必夏啓以乃授周
寶重矣非周成而寧遺繼者述者必當其人保之惜之有如此器足以有
臨也思子孫世守之謀擇而後措之背奕夏空璽之爲　天下非小物猶
置器之當謹聖吞付後嗣必得賢而乃冝況幾年謹護萬幸脫未航之險
使一旦輕授烏能無累卵之危故欲奠坤輿之廣但當嚴宸子之司必文
帝果賢漢璽乃奉毋扶蘇不立秦車莫支知所重矣曾何殆而置以冝安
請考實生之揩定之不易纂稽孝肄之辭　蓋始者慮符創業幾載規依
定鼎建都累朝培植嗟前人付我正期永保於寫祚豈今日貽謀焉可或
輕於燕翼得不嚴國器之守毋擇賢稱謹神器之寄必永敬德使其付授
之少思縱欲延長而安得必敦於元子乃貽陳寶之邦非祇若嗣王豈付
受球之國　抑又論付托於後固有綿延之望儀刑於前當創造之難必
也念神璽之重則守位惟謹思銅駝之棘則寢薪敢安毋寶貨玉食嘗好
徒逞毋瑤臺瓊室遊自盤以此正後代家傳之本斯可堅萬年國勢之
磐將見西北舊疆故土重恢於疆界東南半壁諸侯復會於衣冠　然當
人嗣皆可立何必推仁孝之聞子固冝繼何必察謳歌之者蓋與其出於
已見私以授受孰若採諸衆望爲之取捨夫惟今日以儲嗣爲天下公器
而必參之公論而後正焉大器永傳於天下
聖人實天地之綱紀　盱江鄧王孫　元化攸係聖人是司位天地之中
也即紀綱而實之躬全淵懿之資彌綸所寄首重高卑之統綜理於斯
切原兩間所以立者扶植之功一日不容悉者經常之道如非謹重於明
主果孰維持於洪造且天地自肇分之後綱紀已存通古今無可泯之時
聖神是實　觀夫濬哲生禀聰明夙彰念太極分兩儀有統有會而大君
爲宗子是維是綱非彝常一理自我受護則天地中間伊誰主張齊此珍

待出任宗師之託貴並統緒俾稽高下之常　實之知何正乾之統貴於乾玉之良衷坤之維甚若坤珍之瑞張理所在扶持者至重充之經充但文運謹彝之叙彝惟事治倫非實此之綱紀毋乃瑰然之天地一已任咸能之責審所當先兩儀有定序之常毋容輕視　請言夫厥初開太極綱常之理已具其間無聖人造化之功孰全使漢緯曆經有少紊也縱隋珠和璧亦何恃為故此加珍重保全之意任整齊秩序之權世未知有極順帝則以敦後不可無倫訪洛書而是先予非敢忽乃所謂實它有是珍恐其不然想黃帝重並皆為緯經之墩掠伏羲珍此咸歸綿絡之天　蓋始者天有天綱紀而日往月來地有地綱紀而川流山峙人知高下一定者序孰識經緯不踰此理聖乃齊而七政首在璣玉叙以九功先修金水非聖人實此是主是宰恐元工紊矣不綱不紀所以建功自武叙倫並惟王之珍德合於文為玫瑜琢金之美　夫然故星珠月璧天象絢綠河帶山礪地維關珍或晝夜有經既秩既序武東西為緯以平以均此真機運轉果孰王於元造皆一理扶持大有功於聖人不見明三統以運三星志自班生之述叙五行而次五紀範由箕子之陳　柳又聞經綸穹壤圓已為於九重恢張治化尤有賓於衆正必也經陰緯陽金甌碩輔之當軸維藩維輪玉帳元戎之分命夫惟能實天地之綱紀又能實質以共實之咸仰當今之明聖

江西汪仲遜　綱紀至重聖神謹持為天地以實此貫義形而統之宗一德以統臨主張自我秩兩儀而張理珍愛於斯　蓋聞兩間實有實總攝之功一日不可缺經常之道使吾心輕視不任重貴恐元化無統必虧大道且天地賴紀綱而乃立信有其原此聖明必珍重於其間以為之實　觀夫唐哲高古聰明繼天立一經常之統任兩儀宗主之權若曰德比乾玉當令乾紐之運轉豹捏坤珍必使坤維之混全使紀綱不有以實也雖天地亦幾於塊然耿豹全回唐之資輔咸貴重一意貫統元之妙高下綫聯　豈非陰陽有以羅乃倫寒暑之經上下無以統必紊尊卑之位當貴所保毋輕以視克舉而經重於充玉之為文魁以張有甚文龜之遺何常經所在視若珍實蓋一日不張有虧天地九重儼若宸豹賡輔贊之權歷代重之元化得綱綸之義　大抵綱常正理貫三極以統攝明聖贊化謹一心而主張况杓衡天之綱環拱衆星之列江漢地之紀流分萬派之長信所謂商緒周經之秩有甚於隋珠和璧之良山河由此正襟帶咸秩日月自此明緯經有常使大經不謹以不重則洪造孰維而執綱想黃帝羅星何必元珠之宗掠成王經野無煩鎮器之藏　是實也

考之於易綱曰祖綱著之於書紀云叶紀何非實重河圖漏綸八卦之道寶居皇極紬繹一中之理則何以天以之經歲月運轉地以之緯山川流峙凡上下千餘年宇宙秩若皆前後數聖人始終實此使統如失漢濱皇何取於振全者綱既涌紊紊帝使跨於傳重　常觀天經敉於早勢極癸虞地維裂於水倫崖汩湮造夫周綱僅振於鳴佩夏紀力扶於有鈞所以績用底成自致琳琅之貴蘊隆已珍何勞圭璧之極於紛擾之餘僅秩定位見統攝之功有實聖人更令績就撫辰亦仰體在璿之玉柳使經動強海又將分釐璜之珍　柳又聞實中有造化器與道融心上起經綸理明總淨故我金石其令謹綸綍於告誥圭璋其行守準繩於德性是必實一身之綱紀而後能保兩儀之綱紀為建天地而關百聖

盱江陳彥誠　綱紀至重聖神謹持固天地之綸此任宗師而實之端後位以有臨妙而獨運保常經之無墜足以相維　聖人貫統形統氣之機妙立極立心之道謹重一意扶持大造且天地豈能自運予總其權使紀綱少有不齊是經其實　觀夫黼設冊表璣金紫宸如此理貫兩間之脈絡在吾心妙萬事以經綸且曰典雖所秩也予必勸典倫圖所昇也我當叙倫能於綱紀視以為實所謂天地立之在人以執以膺得工宰渦尊之域曰張曰理誠高卑可貴之珍　是實也藏於家兮繩繩父子之倫瑞於國兮總總君臣之義以齊洪造之常序以秩化工之定位舉堯之經大符堯帝之訓勉文之緯紹即文王之遺此聖明中有主宰擒綱紀外無天地統御仰聰明之冠運以不窮整齊合上下而觀保而無墜　請言夫幽明與並立吳勢同理今古不容墜三綱五常見乾咸男坤咸女人之性本貴而陽為夫陰為婦氣之和亦祥信彝倫可不珍重在上聖力為主張滿后肇修攄不必綴成王以治鎮奚待藏則知欲立天地在扶紀綱想尺璧可經叙道本為於夏后諒介圭宰用緯方由起於宣王　蓋始者瑞陳龜字胚脾正直之疇珍負馬圖發露剛柔之理向非實皇極兮範建周武實神物兮畫陳羲氏則何以定八卦之首而植立乾統叙五行之次而維持彝紀非秩吾常道可與立者是有此至珍反為輕耳毋若亂繩未理壁徒託於雍郊寧如失統莫操鼎捜跨於汾水　迨夫人紀一齊地紀載若朝綱一肅天綱秩然琴入五絃之奏帶兼四海之達貫作珠星合作璧月植為朱草湧為醴泉以此見關捏珍符之地皆有關扶持正大之天更令永以綏民商后彌難乘之鼎謹而徹典姚虞正璣在之璿　終之曰約衡政正則星且改躔鼎鼐失調則水因失性必也綱戒其陵夺奉楠衣之望紀齊所領璃璃繡裳

之詠是又所實惟賢以共扶天地綱紀爲成仰臣賢而主聖
聖人接三才理四海　盱江陸定甫　道貫太極聖司治權理四海以執
是接三才於自然獨此雖明因統元而紹續推而臨御默與世以周旋
聖人即心爲夷夏之經綸揭人與乾坤之綱紀續其一脉未始少間治彼
群方曾何強使互四海非三才外物無所容私接三才於四海中間是之
謂理　大以能化廣而運神自渾淪肇判於萬象而總攝實歸於一人所
以身有極之後繼繼建極冠群倫之上絲絲叙倫純乎任理以接以續外
此爲治孰成孰因祖乾綱於兼御之特使之縱絡通泰道於皆徠之域順
以彌綸　吾非創爲之統而臨統一之天吾非強習其紀以御紀爲之地
胥必有道治寧任智格上下授人特南秩朔易叙平成厚民生東漸西被
運其機而不強以力舉斯世亦莫知所自陰陽之準民極之立績續匪
私舟車所及人迹所通安安無事　吾故曰總一世維綱初匪容力續三
極脉絡當無已時蓋覆載中物莫踰天地之形氣而宇宙内事不過君民
之訓彝故聖也本諸性以非鑿安群生於不知則皆順帝道化四被智若
行水教縈四馳接之勿使間耳理者曾何強其若曰兼臨三優華譯之語
如云典廣載稽仲尼之辭　蓋四海乾清坤夷惟驗乎河岳日星象書圖

治所辨者君臣父子然而三統不爲元氣間斷三綱火索彝倫霆弛是必
有叙疇之主乃悅服於内外無修府之君蜀會同於遠邇信接而理之非
綸綍也特因彼本然以維持是不見光邪奄有文經相與以運行湯域肇
開人紀實爲之終始　彼有脉三才於胷中以絕爲繼置四海於度外雖
安易危寨捻西香舞鼓風雨禍基南宰華清芫池或艷挺趣馬侵國之難
作或已雙羊車亂華之變隨於大造主民秋自絕耳則一縷治脉特誰續
之蓋止夫仙承金露於柏梁耗虛者漢人綴衣氷之花緑沸湯於隋　又
孰知聖全仁義先得我心聖極動靜互根二氣斂而方寸之變化散則萬
形之經緯故曰秉理則爲三才已冥之四海既接則爲三才未判之混元
聖乃混元之謂　盱江余子範　聖以順動治非力爲合四海以主是接
三才而理之洪惟實道之君妙融其際安彼從風之域各得其宜　切原
造化人心有此自然聖明治世因之而已惟順其成法洞洞幽顯故何所
容力安安遠邇聖接三才之一脉形其無形特臻四海之群生理皆自理
觀其德冠于古化馳若神動作蔑一毫之僞流通本太極之真繼善之
成績續陰陽之道緝熙之止繩繩父子之倫蓋合氣與形本不外理故成
順致利因而治人不可知之謂神顯幽無間推而放諸而準脉絡相因

由是上乾下坤垂世衣裳變觀敷長示人仁義物各付物事行無事配順
得人安光奄有之域平成治事叶爲會同之地蓋三才之理當然而然故
一人之治因利而利從容以中合財成左右之宜矯揉毋容極南北東西
之自　吾知夫一道妙之真自散氣形之内開世運之治豈容智力之私
蓋物物具乾坤惟順乾坤之位而人人有孝悌俾先孝悌之知況此上判
斷鰲之極下安蟇蟻之思高卑之位爲萬世以制禮長幼之倫由九疇而
叙彝吾惟性所性以接此彼自安其安而得其奧且廣爲傳鼓稽於仲尼
兼而兩也易乃係於宣尼　蓋謂水惟修則平土居之春既正則厥民析
矣下之平也老老長長政曰善哉父父子子聖爲因彼固有安乎汝止妙
氣形識之繞混以兼統立天地人之紀以之爲紀非人力強以致焉亦天
理所當如是不見意之同心之權虞舜光施德則合民則懷文王率纘
然審謂一而二二而三一之妙無迹極生兩兩生四極之真然傳三才數
而由性順此四海遠而惟心通焉山川雲雨不出清明之氣臣民家國勿
離仁智之天雖行於不擾俾事物之理也及飲而臺藏汎識知於寂然更
令入以精神妙屈伸於龍蠖察於上下自飛躍於魚鳶　乃若振杏壇之
四教日月民心揭木鐸於四方墳荒道氣删詩定禮名教宗主律時襲土

乾坤經緯吁明王不出於海内而三才之道屬夫子焉此率性之謂修道
之謂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　盱江黄義夫　伊性之正惟誠則明本上聖之素
抱異常人之習成妙獨智以有臨心源瑩徹懷一真之不昧天稟純精
聖人二五與合太極融融毫釐不雜靈襟瑀瑀與生而俱若此至粹退藏
於密非由力保且誠而明謂之性至矣何私維天之命存於心斯其曰抱
光以履位淵而冠倫躬兩儀大造之異稟脉五帝三王之本真妙中庸
不息胷襟之監常靜存大易無妄已分之養甚神我所謂性力非以一人不
勉不思匪賢者操持之比則形則著皆天然賦予之純　抱者何體胖不
欺知至機融室闇無愧神清境淨乾坤胷次之高厚日月襟期之脾耿情
不決兮自無失措之失和默保兮妙得流形之正不以人爲純乎天命達
浩浩於經綸之地精蘊可知欽昭昭於悠久之天私邪悉屏　言之曰無
一息之妄斯心境之自徹致纖毫之力非聖人之所爲况光岳精英鍾作
殊常之質則氣象渾涵常如無極之時今此即實心而融我實見妙至理
而發吾至知誠則明矣可謂粹矣抱者性之曾何守之非必服膺則動述
戴生之語毋煩執善不思形韓子之辭　蓋是性也愚者障其誠靈蔀斗

以何知私者鑿其誠并觀天而莫竟亦豈無進此以有覺又不〻之後爲而
持敬章此問氣鍾于上聖飭五常之天昭若智燭包一書之易荼夫心鏡
茲純然渾蓄之粹無所謂修爲之病精由徹著姚虞悉所守之勞純以顯
言文后播章懐之詠　抑又聞必謹其獨者聖之學莫見乎隱者心之誠
宦官女子性易溺於所習闇室屋漏性安知其不情要使襟内太虚纖翳
無礙胷中真境一塵不生雖不假持循之力亦當防徧倚之萌將令被褐
以懐璧含玉潤抑使尸居而默顯甚雷聲　又當知卷之蔵一心固誠學
之純放之彌〻六合乃明通之盛察鳶魚飛躍保育萬類同兄弟願連包容
百姓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而後爲天下之至誠故曰惟至誠能盡其
性

聖人根中庸之正德　國學林友龍　性具天德美哉聖人根此中庸之
正原於資稟之純足以有臨先得同然之善究其自本獨全至矣之真
蓋聞人均至善易汨人心天生上智獨該天理。允粹然一德之妙晉極彼
鮮能之矣且中庸之德謂之正性固有之無毫釐之偽雜其間聖能根此
誠以拔萃自出向離獨尊芟除人慾之私偽涵養性初之本原融止善
之天非由擇以固執遵自誠之境不待閑而後存衆理具足何者非正一一

毫無假乃其自根稟有容有執之資淵淵浩浩全不易不偏之善本本元
元　是根也無心茅之塞何用鏟心無性柳之戕奚勞率性渾然天理之
妙屏爾人爲之病養蒙之果時叶蒙象固乾之幹信符神行蓋不中不庸
豈謂正德惟異衆異賢斯爲上聖生而知也粹精得天縱之能本其至乎
篤實極日新之盛　大抵理與生俱生均具天然之粹聖能性其性不參
人者之私況瞬養息存得實地渾涵之素而理明仁熟乃善端呈露之時
惟聰明睿智之爲至實廣大精微之所基發而中節即未發之喜怒數而
爲極本末數之訓弃自本自根有此德也非身非假純乎性之相通以之
純祇本文王之克諒率而有太精原虞舜之惟　蓋始者根仁根義均此
善心根陰根陽渾然太極其奈邪妄汨其正易蔽資稟好樂戕其正淺斲
物則小人反中庸每每自梏君子依中庸拘拘栘植惟聖雖乎天不雜乎
人故性具此理實根此德虛爲是溺異蒙荘若橋之心與僮能知小孟子
其性之色　況聖也縱天廣於睿聰畢惟日親於鉅儒覩中庸之鑑佩
此正訓入中庸之道遵乎正途所以觸則有德林之茂發而爲德藻之敷
雖渾融所性聖者事也而培埴此根學之力乎是則仁自此成仁隨充於
有實行由茲顯行亦見於爲牀　又當知以此性根此德不梏於私出乎

身加乎民共由具正叙彝而後孰不有守建極以還嚮非順慶然則聖人
根中庸之正德又將使天下皆爲中庸之民爾德徧爲於百姓　三山余
汝舟　天德之正聖人所存擬造化以妙合有中庸之素根道待不思具
此生知之蘊行該爲至粹然自出之原　聖人具最秀之秀於有初自與
生俱生而先得本體胚腪有大蘊蓄善端萌蘖不勞培植至精至粹實鍾
爲資稟之純自本自根莫正者中庸之德　出類拔萃繼天冠倫一塵不
芥於真境萬善皆畜於此身胷中太極受不盡之生意性而至誠涵自然
之本真信知德其德以自我所謂天其天而不人非式利而行或勉而行
由生以稟即不易之謂不偏之謂均具其純　是德也心不必鏟豐無剗
緒之勞善非待擇自去揠苗之病見自粹面歸非後命謹乾之言固以幹
事亨蒙之時養於果行非我之培之以爲功由性焉安焉之謂聖獨備生
而知之粹實異常倫兩無過不及之偏自存謙柄　乃今知德非身外物
所稟至粹聖具性中天其生有殊況萬善萌芽已具精英之秀苟一毫鞴
揉殆將潰潦之無稟德性者豈人力乎道云允執植作道本行曰有常發
爲行株何聖焉於正以不失是德也自生而已供所謂茲昭道自商湯
之立不勞滋植彝知周武之數　吾故曰二氣五行均此自然萬殊一

本初無異者何小人反中庸或至於戕杞何君子依中庸尚資於養櫝得
非賢持異衆愚甘爲下惟聖獨能根之有本固如是也想有於秩程寧毒
業以後知諒立自修身豈苦田之或舍　又嘗論振然異於人固具陰陽
之秀有以養其天循加雨露之滋故聖也墾闢情田之耕耨發數經訓之
菑畬覩因材等言則我者培矣攝執柯數章則睨而伐之此又以誠意正
心之學而爲吾養根俟實之基如節中以和其至得道端之造若物言其
發之純稱天命之惟　聞之師曰陰根陽陽根陰同出一機聖與賢質與
聖本無二性必擇如顏子則體具顏子荀執若鄒孟則材稱鄒孟是知安
行之與利行者雖異而其歸根也則同粹然一出於正

聖人抱誠明根中庸　三山陳𫟈傳　神聖秉抱誠明內存包體用於未
發此中庸之已根躬稟實聰斯合靜虛之性生全正德大爲培養之原
蓋聞身外無餘理本本素存聖心一太極生生不息自厥初得所命以稟
受而此道已於斯而培植誠明皆固有純乎天不離乎人中庸不可能抱
此性始根此德　蓋聖也間氣鍾碩一初混成包含乎天地全體融會乎
陰陽五行心境無塵神集虛室性天不翳㬌涵太清胷中大造恢有餘地
天下萬善根於至誠先得所同然灌若不膠而不擾其可謂至矣由茲資

始以資生　豈非二五俱凝乃一元長育之基沖漠無朕實衆善萌芽之
始中具至粹外非實理存若純乾畜爲謹行之善皆如洪範數作無偏之
美生成此德有本者存負抱之初已根乎此出其類拔其萃始者渾然動
生陽靜生陰能之鮮矣　大抵理與生俱生合萬變於一體聖獨秀其秀
散一眞於萬殊蓋上天所命本至正大公之妙如寸念未實豈淫朋比德
之無所以上智異夫下愚性乎用守無性柳之戕賊心不待揉豈心芽之
戕無茲聖眞純粹之天也乃善行滋萌之地乎舜盛其惟精一奚勞於允
執武端乎信訓彝何假於言歟　思昔負陰抱陽均融二氣之精戴仁抱
義皆得五常之正意胚胎同此實地則發見無非粹行柰何智者人其天
肆其刻儲之巧愚者情其性賊以握苗之病非聖人求異於衆人蓋此性
不離乎正性既合而有體剛柔可貫於乾坤毋暇以伐柯忠恕已生於性
命　又當知天之降衷均具於一本賢者希聖當防其七情故齋心如顏
子忘禮忘義盡性若子思則形則明一則擇中庸而具是體以不遠一則
作中庸而戒其材之覆傾使千萬世宗盟推曰亞聖亦二君子力學造於
至精者曰謬悠身隨莊周之楯既全剛大性宜孟子之萌　然而民吾同
胞囿私習以梏亡天生上聖覺群心之淵浩必也寂感一機順此性於神

易正直數語會天人於王道然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皆不離乎德
性之中俾亦各全其負抱　三山陳光韋　神聖獨抱誠明而全挺姿稟
以特異根中庸於自然得以不思蘊自初而謂性充之有本發爲德以皆
天　夫惟經綸心上之眞巹發越胷中之太極惟則形則著有大涵養故
不偏不易由茲培植誠明聖所至純乎天不離乎人中庸民鮮能抱此性
必根此德　時其教闡神道化恢大猷包括性初之工宰胚胎心學之源
流如止水不波萬境俱澈如太虛無翳一塵不留有體有用洞洞無累自
本自根生生有由全寬柔溫裕之資心存至正發廣大精微之用道豈它
求　想其欽巍嗜之哲而艾彼黨偏關義易之邪而萌夫言行但存培養
之力自有榮華之盛性何待率而戕無性柳之賊心不必鋤而塞去心茅
之病凡我培何者以非德見保抱實原於所性德崇業廣素存乎理徹境
融本立道生親得乎心傳面命　請言夫善根發露本諸性分之素抱天
理混融萃在聖人之一身何獨中庸外合體用之異致獨自拔及翰同陽
和之一春聖所謂性天而不人衷繼天之靈而敦暢天德懷盡性之能而
發萌性眞所抱皆正其生有因若曰爲能請考戴生之迷如云無適載稽
韓愈之陳　彼有自明而誠賢者所爲不明乎誠小人自奏是故中庸體

能擇柯執此以徒泥中庸不知守未伐之而失所茲聖異乎賢不肖異辨
必和積於中精英可哩愛如合抱之桐刻戒無根之構想存而德傳光爲
言行之常諒建以哲推數作訓彝之叙　今我皇聖學留意經遑銳情篇
中庸一篇洒洒衮翰講中庸數語琅琅王聲亦曰誠母自欺參太學之旨
趣明以用悔採易書之粹精伊君德養成學有餘力見中道植立正由此
生是則萬物育焉蓋本宣尼之不惑兩端執此亦原虞舜之安行　愚嘗
即顏子之論以詳推以孔伋之言而訂正何中庸言性誠妙贊化何中庸
載德明稱爲聖及其至也德即性性即德何所抱亦何所報了然心鏡
聖人抱正性根正德　三山鄭德淵　聖所謂性天而不人粉抱自然之
正德根固有之純淵默何爲蘊此誠明之實本原自出粹然物則之眞
闡之胷中太極該貫一眞吾身實地渾涵百行由胚胎純粹獨妙所蘊故
英華發見茂加其盛且性均此德有於初難保於初惟聖異乎人抱其政
乃根其正〻觀其大以能化得於不思蘊造化妙凝之氣如胚胖未鑿之
時蛇伸蠖屈藏物外之萬變魚躍鳶飛具誠中之兩儀惟方寸之地洞洞
無撓此中正之德生生有基聦明睿智以有臨生而靜矣萬實輝光之所
發行本安而　豈非受中于初已萌棄於中庸有物之始實胚胖於物則

毋煩擇善以操守不待以人而培埴乾幹非自固保於乾命之粹坤爻貴
偶暢發自坤元之眞則知身外無物性中有德至誠又盡蘊則形則著之
天生稟所鍾爲無比無涯之極　吾故曰德非性外物本身得於生稟聖
與人同體特此全而彼虧彼性曰修性尤假操修之力而德云植德又幾
滋殖之爲惟此智燭獨炳心淵內夷杞柳不戕何待遏種桐梓既養奚勞
務滋曰抱者何全則在己以根而論本諸衷彝首謂誠而注考鄭公之語
歸其源也書稽李氏之辭　至如孝曰根也德爲至孝之基仁謂根也德
乃行仁之致然而仁本常性包涵固有之稟賦孝爲天性蘊蓄本然之愛
敬信抱之根之蓋亦同源既始是終是莫如至聖想善爲易簡傳於素稟
之降衷諒則以威儀亦我有生之定命　而況乾坤眞氣之秀鍾河岳英
標之粹存性得以養性固以尊然且明德序辭參稽大學之戒訓達德等
語佩服中庸之格言雖性之有德固奚假於學力然學以進德尤養成於
性根何異夫心蘊成王莱杞著遐音之茂善稱充帝茅茨彰克儉之溫
雖然性言洞徹則衆善由生天君不撓則外邪悉屏必也知德之奧湛若
靈府含德之光昭然心鏡故必有正心之學而後可以抱正性而根正德
爲夫豈徇人爲之病

聖人順性命以立道　興化林拙齋　氣數乎極聖全是兼性與命以順
也道以身而立之風全超古之資因其稟受懋建統元之理撰以扶持
聖人僕太極而全太極之功光群心而得群心之理非稟賦之初固以無
弗何扶植其間秩然有紀曰性曰命而曰道蓋本自然立天立地以立人
順斯可以　特其出震主器繼離面南獨綸元化之功大貫徹其機於內
涵窮大勇之理而理與心契率中庸之誠而誠無物參非順其當順道出
於一何立之斯立用能貫三當位居龍德之中固其各正自氣判鴻濛之
後建以何慰　蓋曰陰陽動靜即二實之流行仁義剛柔本五常之具抱
貫通乎此理一脉培植乎生民大造成而惟后全吾輔相之大建以自皇
錫汝猷為之保惟聖明所立初匪容私見性命之外斷無餘道位也獨尊
於九五付予獨全理爲昭揭於兼三經常可考　請言夫窮理以至命命
非性之外物離身以求道道與身而兩歧況天爲氣地爲質乃造化之定
則而仁主愛義主敬亦賢愚之共知聖也進善念於樂天之日滅私情於
盡己之時公羅載之心視上視下正長幼之序有尊有卑可與言也初非
強而中曰以形釋載稽於康伯理陳將以說吏考於宣尼　蓋始者命凝
乎二氣而陰吸陽噓性具乎五行而火炎水潤義定於命而命本中受仁
根於性而性惟正順信自幽而顯開一機括故此順彼立有如符印所以
八風平八絃一純德自文五典叙五教明體仁由舜　思昔羲極未斷而
至理猶隱焉圖既負而真機始闢一健一順而乾闢坤闔一消一長而否
傾泰來性云成性善本可繼命曰致命理無不該此千百年立道其本屹
若皆二三聖作經有功大哉知以不曼化克同於成物大而悉備數求見
於兼才　抑又聞一身備萬善是理渾涵萬殊歸一本有機出入陽主守
剛蓋本同出陰屬乎柔初無兩立吾故曰聖與三才非二致道與性命非
二物焉於講論而嘗及

聖人紀綱正天下定　建安陳癸發　教立上聖躬臨普天正紀綱而定
也安名分之當然仰惟實膺之君繩乎張理備及寰區之俗要若生全
聞之古今不可無世道之防分義自有安人心之理非上能設教小大不
紊恐民各越常爭爭必起聖臨斯世教莫大於君親志定數天正蓋先於
綱紀　膺智聞出聰明夙資躬任彝倫之寄行爲當世之師韶王以馭繩
繩八統之象舉事親爲大秩秩九經之具盡聖握其機所以正也人知之
理自然定之運乃武運乃文目張于上莫非臣莫非土抚其於斯　想⋯
帝堯舉大族乃睦親戚右能爲官斯董正井井一理安安百姓父子懷

生曹無紛擾之患君臣守厥位寧有僭陵之病使夫人安禮義之中蓋斯
道實綱維於聖群倫卑尊豈為張為理之方萬國咸寧盡事上事親之行
吾故曰理有不容紊者由聖明之力世所以相安者知分守之常民何
以興經本能正國何以誠維先不張惟聖任君師之責俾人知愛敬之方
孝經於家而孝盡事父禮繩於國而禮嚴見王定非求定於上下安所當
安之紀綱若曰以爲記考戴生之述如云不恭注稽鄭氏之詳　胡不觀
分存於糴請而渴重周邦孝寓於弦歌而物和舜野湯惟修此民賴商已
之極爲但爲之侯會塗山之下使不綱不紀爲得正堵則孰君孰親終無
定者倘匪雜張於禮義齊則傾乎但令經立於法程漢已安也　彼有紀
綱大基者未免爭功之習紀綱永命者或貽慙德之慙彝倫僭禮卹且篤於
王室借錫德色紀護陳於少年甚嗟世變至此極矣安得天下定于一焉
必有聖君之作乃知人道之先不惟棄彼安厄慮薪積火然之勢豈止施
于號令神風飛雷厲之權　則一令綱爲於上令自君行紀修于下志由
民定自然無取帝之風忌及父母無背厥之習至形朝廷斯時也紀綱既
正將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孰不一新於觀聽　三山劉澤民　天
下望治聖人總權正紀綱而自定知體統之當先稟獨智以端臨張其小
大俾寰區之庶又要君安全　切原人心無檢束雖使之安治道有統要
不張則弛惟條目繩繩罔不整飭故遐邇要安同躋寧敉且民爲乎定非
聖人他有規摸意本正於先俾天下各循綱紀　觀夫性稟睿哲德全發
強禮雜樂統之具舉刑綱政條之畢張夏王楙穆昭夏憲周后勉勉秩
周典章何修明治具膺示繩檢以繫屬民心有關紀綱明以通群萬化悉
歸於張理治之于一四方坐底於安康　想其尊卑之經立而臣盡敬君
內外之統明而夷無猾夏治舉于上人安乎下是宜父詔子兄詔弟和藹
家室耕遜畔行遜路俗闔田野非隄防品節自我正焉恐爭爭陵犯何時
定也惟資淵懿并乎其有條乎民俗安寧遠者何殊近者　請言夫致治
在乎君何治不立齊民有其具安民所基匹夫非亂秦秦實自濁諸鎮豈
服唐唐能永持我得不扶植百王之治統備明萬代之民彝義雖一舉相
敉相遜禮經一秩有尊有卑俾民物自今而一定見紀綱與世以相維試
請考於戴生德云和此注更稽於鄭氏音謂言而　況是時肆請纓之僭
者使服侍強邀路轄之利者夾万逆命赤子亂絕紛爭之俗或有孽妻發
綠修廉之風猶盛莫人人越分守未易遽治則事事有紀綱詎容不正惟
能振舉於萬化自可乂安於百姓想舉如堯帝邦累見於叶和掠修若成

清政靡關於綱紀　宋論夫漢紀綱而炎漢中否周綱蕩而東周已遠何
思見官儀三輔晏若何共尊王室諸侯怗然得非仁得天下維絡三十世
義統天下維持四百年信紀綱特抑末耳而德澤又其本焉是則萬國綴聯
地關神州赤縣百靈宗引有來桂海冰天　抑又聞經正則民興有不盡
之綱維身齊而國治當率先於朝廷今也詔傳萬里則謹吾如綍之詔聽
合四海則端我循綸之德此聖人又以一身之紀綱而推為天下之紀綱
內外自闢於安定　三山林允元　天下命脈聖人紀綱上一正以乃定
分相安於有常經諸範以維持秩然條理措群方於平治哉若陵防　蓋
閫君師之職並教攸關分義之天人心所止常經秩秩既有其序舉世安
安無踰此理生而群者非聖人何以檢防正刷定為使天下一於綱紀
倫自我盡法由我出為地義天經之宗主於人情世變以維持軍國體統
庭大邊綱君臣等級堂陛平闕以來有以存耳壁齋而後夫誰越之
子惟精德立中扶持不及爾自望厥成俗寧一如斯　丝蓋中庸九經等
別臣民春秋一統分存夷夏有主張是無陵犯者人安人之道外不得以
諭內民順民之志上豈容於陵下苟人心無以律之則天下焉乎定也人
倫至矣就必有宗會必有元海內化之從無暴弱衆無暴寡　大抵君示
人以分是乃相安之地民有欲則爭特其未定之天衝決不請陪臣之僭
動矣漢雖一制拜將之肆怙然予一人嘗此繼晏爾四海歸吾帝極使士
卒長主帥兵紀森若使王公臣皂隸朝綱肅焉於此紀陵犯爭爭之習以
其有維持限制之權若曰作為紀考載生之謹如去善討又稽聽念之篤
蓋聖人設賞罰之綱以銷兵卒之悍驕張彥祉之雄以障士大夫之奔
競臺綱清肅小人畏君子之懷國紀森張天子制外夷之命彼雖然天下
之風俗終定以聖人之中正成湯修此式隨見於九圍光命舉之平豈惟
於百姓　憲以吾截發惟分雖越國有綱維即家可推索家之易加以家
養條壯之女紀其觀關毋由沃編衣車落將戰毋阿房募鼓山東已離雖
明分固有條人心之道然正家又為定天下之基家畢下於純坤戰何疑
也堂威宜於大學止乃知而　母曰經生出位焉可議於縉紳小臣越職
不當言於朝廷蓋聲稽闕下可以伸多士之氣製度庭中可以回九天之
聽是則扶今日之紀綱有正當積公論於一脉如綫之精國是定則天下
定
聖人輔天地準陰陽　饒州程式　聖致贊化氣惟叶時輔天地以執是
準陰陽而見之雖否履載之間若何而相値援推移之序俾中其宜　切

原二儀肇二氣之運行大造貴大君而統理非來往之間能撥厥序恐參
贊之任有愆諸已天地所分者關以陰而變以陽聖明其知之準乎彼即
輔乎此　聖也收則璣日聰惟繼天自開闢高卑之後握扶持造化之權
然而定未定之時定非在於成歲平不平之去平豈專於濟川必其準二
氣以秩若始見輔元工之自然欲竭我力為仰不愧俯不怍在撰斯序已
夏無伏冬無愆　豈非贊乾之化在乎乾健之宜扶坤之元當撰坤柔之
次舒慘有則財成無愧所以律叶八風節叶十雨衡齊七政柄齊四季非
陽得其理陰得其道恐上衡乎天下衡乎地雖本固為以盡翼之使得之
誠必叙俾秩然有撰以取乎之義　言夫氣行隱顯悃豈自外以自順聖
任範圍貴類是綱而是維非吾而生秋而殺撰度中節是貞者動方者靜
扶持類誰信欲盡大易相宜之理要當無由戾失道之持規矩不踰候叶
衰兌權衡皆中序乎坎離所謂輔者於斯見其想元氣能調何愧乎成之
黃帝課四時必節奚愁綿絡之邑義　況是時二曜薄蝕天浸素於常經
百川未理地莫平於康土此元功幾至不立賴上聖力為之主得不持茲
六度六氣使正立以五則五辰隨撫亦曰彼陰陽一造化初非天地之外
物豈天地間工師勿使陰陽之叶摩不墜致念豈其為輔倘欲誠而贊育
條宜扶於星辰如轉樞以叶居者當調於轉兩　宋論氣象有火爭因貴
準繩之任上下苟未冥光貴扶植之功必也誠存欽若時則數授惠極愫
襄水無淵洪使地得地之宜治府治事使天有天之序秩西秩東既心類我立
功類我建皇序雖使正氣雖使中更令三光全寒暑平通蓋茂有五紀叶
歲時順代謝無窮　憲少陽後綱貽則未聞窮陰小醜抗衡備且不思拓
地恢疆宜斥我膺維天承統合安宗社懸請歆豈水始謀阜攻復古之詩
為今日規此又輔相之第一義也
聖人輔天地恢皇綱　三山王必用　天與地立道由聖財非人力以能
輔惟皇綱之是恢冥獨智以在躬貴為吾皇贊兩儀而建極統所由關
關之造化無全功類吾道以維持帝王有正統為兩間而宗主欲其盡贊
助之一意可不關經常於萬古天地非皇綱不立孰使之恢功用待聖人
而成實為之輔　將也虎變當操龍飛御天躬膺大道之付託道貫三才
而斡旋能事畢矣肖盡成能之責化鈞運矣獨操贊化之權使綱常有未
立者雖天地亦幾熄焉淵然無為任一世經綸之寄財成有道關百王統
紀之傳　意曰萬世有君臣則乾坤之位不移一日非仁義則陰陽之機
亦秘此所以任獨綸贊相之責示廣大包羅之意洪範五紀歲時日月之

功用大哉一經山澤風雷之定位使皇綱不泯於今古見上聖有功於天
地躬全庸管無參元化於無窮功貫高卑不關大猷而昭示　大抵聖為
綱常王自有妙於工宰道與天地並貫相維於久長彼日星非無紀盛王
失次晝夜亦有經皇極亂常信乎實道統以運用所以待聖人而主張天
欲其秩叙與自成地使之乎是尊者皇極功主大道之有望是理豈一朝
之可亡使不叙彝倫功何賀於周武惟華修人紀奉無愧於成湯　人徒
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經聯日月曜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無功用自
有於綱理而妙用奇何資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弗明
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斯道之助寧不為全功之病想鬼如周后乃形日緯
之言諒永若唐宗固泰頻諡之誄　胡不觀天方定位而象數成列地不
受實而龜書敷祥然而道非自深必歸路於八卦彝不自叙以範圍於九
章但觀運用不是於造物乃見經綸有餘於聖王必推以關珍經自濮皇
之道母歎其曰巴蕩嗟周后之綱　斷之曰綱維一理其用不窮扶植三
極於君有待今也張而為維廉耻之道不泯金而為親仁義之經常在無
則是綱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皇特稱化工之不違　三山劉必
得　聖繼天地統傳帝王以一身之大造條萬世之皇綱御獨智之咸能

執窮妙用貫兩儀而建極丕闡經常　蓋聞洪造無全功責任在君百王
有正統源流自古使彝常一理不有以閑慶則高下兩間孰為之宗主且
吾道待聖明而後立大以為公謂皇綱與天地以相維條之乃精　誠以
膺智高古聰明繼天然念辟上辟下必有任辟中之責職覆載所宜司
職教之權然非植斯道以不泯何以成其功之未全躬負全能秉實膺實
聰之總力扶元化闡大經大法之傳　蓋曰紀非自順原於修己之初經
曷有常本自立經而致正大一理維持二位教始於中庸乃全造化之妙
道立於易象始任成能之寄使元功無或息之機誠豈人道果無關於天
地位陰乾造綿綿休命之維新道佐泰財秩秩大猷之不墜　大抵厥初
開太極必有以扶植是理與化工相為於久長縣水懷襄以洪範之敘彝
商物暴珍亦五常之侮商以此見立心之責正有資作極之皇覆載大功
係於敦我之五典平成妙用寓在叙疇之九章非舉此宏綱自我工宰是
塊然二氣焉能主張既曰能為化果弘於成攝如非舉大功曷建於陶唐
人徒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經聯日月羅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元
功圖自有綱理而妙用亦何賓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
弗明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是道之助寧不為全功之病想鬼如文后乃形

日緯之言諒永若唐宗固泰頻諡之誄　抑又知實亮行化頻備三公之
任實綱順持委之一相之才經積於旦而注則明矣與秩於身高事其懋
哉雖化工照貫固有欽偽非宣聰茂建道何自恢又豈止文帝立經果使
三光之軌順光皇系統胄令九疇之職閒　抑又聞兩儀其高下隱顯雖
殊一道在古今維持有待今也貫地之綱總地之紀提天之綱挈天之緯
將見是綱也貫三才為一經歷萬世如一日為本其有在
聖人恢皇綱立人極　三山王益卿　治世天啓皇綱日新聖恢此以何
道極立之而示人風稱獨智之君張吾正統先建大中之理備爾蒸民
蓋聞邦基圖祚有賴以維持人心天理大為之培植使是彝是訓不關自
我則無統無紀君何能圖御惟明聖恢皇朝莫大之綱先立規模示天下
常行之極　雖曰統括四海繩聯八荒治具我總圖維我張然念天經地
紀不徒一世以顯設帝統王業曷與萬年而久長當知皇極繫吾圖之根
本其它衆目非治朝之紀綱躬膺鳳曆之半千天開休緒首建龜疇之次
五日示群方　豈不以發明道統聯治統以貫通揪揭常經總圖經而條
理益聖君所以扶植與洪祚相終始　親舜之一秩秩舜典建瀋之中繩
綱濟紀非其中之建立有賴何所恃而綱維王此大有執有臨之壽規畫

何如示無偏無黨之公主張在是　精言夫國家所永賴者萬世一理今
古不可無者三綱五常夏彝滅其德乃夏紀之自滅秦豈亡吾道是秦維
之欲亡我是以訓則示帝位惟建皇極經緯之功而經理體統總條貫之
用而條陳典章信國為與中道以並立是極也豈一朝之可亡想順則於
民舉始彰於先帝諒數言于下倫益賴於周王　向使太宗非立極而王
道未明光武不為極而人倫幾廢則何以權綱總攬四七際之再造紀綱
為籍三百年之未艾由開端立極終始一意此創業垂統維持萬代植立
非輕規恢有在不見武皇建此緒綿於六世之間高帝敷之執定於五年
之內　自叙疇之主不作而經圖之綱浸頹紀亂於春秋而版蕩多矣統
裂於南北而紛紜甚哉所幸修極者王通隋末而後建極於夫子東周以
來豈諸儒任責亦吾道之一幸然正統相傳必聖君而有開將見自我並
受不基不外大中之建今王嗣有令緒肩彰王道之恢　又當知聖朝統
緒圖綿創之所基元化功用彝通雖其不及極紀陰陽為二氣之統極緯
天地中兩間而立故曰大哉中之為道雖造物猶特賴之豈止指皇綱於
寧輯　三山戴巽　道貫天下統歸聖人恢皇綱於治世立爾極於蒸民
智足以臨天作維持之要中由是建執舜正直之道　蓋聞天下均此中

奚智與愚。人心無所繫求流則倚惟關而在我先總其要故建以示民底
知所止雖是極無時而顯昧開必有先非皇綱自聖以恢弘立將何以
標準萬世。表儀一堂躬任民生之宗主。力扶世道之經常仁義載書廉恥
維設父子綱正君臣紀張蓋民雖有中皇自協極苟綱不先正誰知向方
治新歷曆之半千舉而攝要用叶龜疇之次五是以惟皇　傳非道統既
嘗則道倫厥中義雖一張則義違其直既有總會自無反側錯厥周民均
是于訓建諸先世同然順則使綱之未舉而徒爾立中。是皇之弗建而吾
其不極張吾治具有定紀有大經示爾民無淫朋無比德　大抵厥初
開天理雖有物以有則其間非聖人。果執雖而執綱謂民雖均訓彝民不
自以植立而世苟無統紀世孰為之範防聖所以天經既秩人紀亦叙植
統已明故綱復彰。自然綱舉則極立來有本原而求詳用以統攝舉由傳
於大舜建而制事修實肇於成湯　思昔太極肇分混沌未形皇極未建
顯蒙所性。何聖人夫尊婦卑必務經立夏外夏內。首明統正蓋是綱實宗
主於民物而其用頼開明於神聖。有曰經曰紀弗立大要則不倫不稱能
無詖行所以荀子兼準繩之論治自此昭倪覽總條貫而言順成其慶
切歟夫文武而降春秋以來皇王之正統莫接天地之大經孰續然無

綱周緒知綫滿矣不綱叅經已矣荀非紀自唐永統由漢開則皇綱自此
絕矣而民極將奚頼哉又安得創以數皇隨底民心之順立而撥亂見稱
上聖之材　又當知君身關萬化之機風教係四方之首內明婦綱則宮
闈其重於正始外肅朝綱則堂陛豈容於亡級然則皇綱必先正於上而
後民極敷於下焉立之斯立

聖人原天地而達理　三山薛福公　物具太極心涵聖人原天地以達
理貫機緘而以神膚皆風全本彼無私之化昭融開闢渾然先得之真
蓋開一物具一則肇自氣初大君有大造本從心起探其自出撤上撤下
無所不通知終知始。聖人作矣位天地之間以為扶善性渾然自本原之
中而達理　觀夫濬哲高古聰明繼天。惟一念運經綸之化為兩間賛生
育之權道明其大本虛靜於性內易探其始惟則索於畫前圖形之間皆
是物也。由原而達無非理為仰觀於俯觀於元元洪造始條者終條者洞
洞真鑒　茲蓋元始於乾得自乾為美發於坤通由坤至壓慮消釋性真
純粹自君臣至朋友理然行道之五曰仁義與禮智沛若始泉之四何貫
通萬物所達皆理蓋脈絡一心其原有地惟皆是有賦也為本是先得我
之所同然何私可累。　據言夫君為民物主國何事之不備理在宇宙間

必推原而後知況五殊二實乃太極已開之象。而九疇大法止洛書攸叙
之彝。推聖也推明天下之一本。融貫性中之兩儀。觀鴻厲至情兄弟義著
目嫂嫂定序君臣禮基有所謂季孟終終之妙得之於淵淵浩浩之時宣
尼陳侍教之辭窮云至以莊子述不言之誥美曰成而　昔者易存先天
時更數聖豫未陳順動之象益未著施生之令重門何所取豫飭武事斷
木何所因修明農政亦曰豫者倫之理倫欽則國弱益者利之理利窮而
民病非因事物外以求達皆本天地間而取正想順由俯仰繫辭必述於
又終諒明自靜虛作衆實先於本性　且以贊天地兮孔伋中庸之訊已
天地兮軻書仁義之言用能智聰躬備於達德爵齒音推於達尊始其誤
理金玉是取察以文理淵源所存觀物即性性即理有待真識亦賢希聖
聖希天相傳太原切鄙夫剗褚三年紙奪化工之巧揠苗終日徒勞人力
之頃　又當知與未釦於舜囊豈弗迷稽既宜於成虛何為楨濤統一條
禱應桑野宣善一行變錯早魏以是知天地之所以能自立者皆有頼於
聖人達理之功況於物而非達

聖人原天地達物理　三山陳國器　天地肇極聖明立人達此理於萬
物會其原於一真躬獨智以存誠妙於宗至本兩儀而盡性天以通倫

聖人一誠之微萬境之融萬有所形一元所始俯仰其間求道之本。出入
此機歸吾所視究其原之始濬而地求濬而天達者誠之道求諸物但求
諸理　觀其淵懿生稟濬聰厥存。自二氣既其分之後。非三才互列立之
根。念五殊二實妙該太極之全體。而千變萬化不出神心之混元。包有於
無何者非拘。要終驗始是之謂原。是以有聯諸誠內淵深之奧心猶天從
微道中長養之門　豈非仰觀俯觀蛇仲墳丘之誠。上察下察魚躍
鳶飛之性。身探此蘊心為之鏡。參乾混形得體乾易。合坤貫生通符坤正
渾淪之始此外無物該貫者誰其間有聖大矣不知謂之化誠極則明推
而皆可見之情至窮乎命　吾故曰道在物之先。有不物之為物。聖與理
者游自先知而致知方函三為一。元元本本者如是反歛一於三。化化生
生之所基聖也宗群象於形有形無之始探其機於蓋高蓋厚之精彼分
布為水火性內源派會散為風雷中發施飲則吾見違則萬境小非一
物犬非兩儀語請考於家莊知云吴矣家詳稽於孔聖見述觀而。　蓋聖
人理涵二五天地參諸先理根動靜天地吾其神日月光顯軒豁心鏡淵
象時出渾涵性地開闢以來何物非我推明其用反身皆備是則性之順
也克符義易之通又以察之肯並中庸之位　識者猶曰崇立昧其高不

若詠蓼蕭之澤，魚麗歌其盛，何如歌麟趾之篇。今也總理萬機，備聞責夫疆理四方，民吾同胞，然必天潢毓秀，位登正於主鬯，必地利敦推，令威行於括田。謂其真偽，望其尚鑒此。求親親仁民及於物，焉豈止夫木石與居，鹿豕帝世若虞之境。是猶同乎文王安不識之天。　其有天實之主，率威變於珍禽走飾之君，反害教於飛鳥。是皆理以智勝，理為慾奪之人也。物交物而引之，何所原，又何所遣。

聖人久其道而化成　三山黃子邀　易以心會，聖惟力行。其體道之日久，而感人之化成，為操守於無窮。常持正理，反陶鈞之既就，隨變群情。聖人妙一心之理，以經綸體大易之常，而持守始終，此念不至間斷，薰陶爾俗，晉歸醇厚，且道外本無餘化，非可速成。惟習中不替純誠，故能持久，觀其躬稟庸，皆志存發強。一念不轉移於雜偽，此心惟終始以行王。如天之嘆而天運無息，猶日之中而日行有常。並易體於心，確守一道，想化被乎人，陶成四方，九重推觀設之神，非淺近萬國歸乾元之變動，自昭彰。想其治非驟治，既必三移明主還明，變九九至毋計速効，但堅初意。是豈山東一思老來扶杖，天下一陶人，皆有為九備民從化，比比皆然。亦是心與道常常不離，庸主守大原之吾，何日而志群生歸善教之中，知歷之自

嘗謂道化及民，固無速效之可書。人主體易，但守初心而不移，蓋惟常則久，久乃能變，非以漸而成，成焉亦虧。此聖經設教，然實而君上感人以之仁義未四年，效不足計，禮樂必百載，興斯可期。皆此心此道相與不息，豈一朝一夕所能遽焉。文王積世以相傳，教之風也；舜帝歷年而允執，變若時雍。　抑嘗觀周去殷幾世，民尚頑，漢繼秦教，傳風猶秦，詐既難移，舊染之汚，若可就卒速之為？迨夫四十年忠厚在在成化，六十載清靜人人昭化，皆吾猶未章，待積累之尚淺，今心既體常，自感孚之不暇。是則貴如可尚，豈宜朝貫以暮，文王所當行，焉可始王而終霸。　考之易化成乎客成，亦有賁化成，以麗成兼取離既皆明，是理以為教，何獨體於常而使宜要知離日繼明，即久照之一意。賁云永正，亦久中之片辭，以它卦互觀，同此道也。苟是心少變，若何化其？切異夫政關五月之間，報之何夷，變自暮年之内，尚以為遲。　又當知舒徐以計效，數固足期，玩愒以求治，治終莫保。彼宣皇歷歲，何謂猶闕，而文宗十年，蜀云太平。此皆有常久之歲月，無常觀之規模，而借九成之說，以自文，悠悠者最為害道。

聖人久於道而化成　盱江李叔虎　聖久於道，心存者誠人均覺於國有化不期而自成，庸智以臨，理常由於正大，既陶所就，教益底於休明

嘗原人均是性，無自覺之真機。君運此誠，有不言之大道。純乎一理，所守弗變，道被群心，其知可保。久非徒久，見聖化深入乎人；成不獨成，與天下共由此道。　觀其庸智高世，聰明寵倫，正統接古初之授受，至誠自心上之經綸，率中庸之性而悠久無息，設大易之教而變通盡神。於此闡道中之用，夫華為化外之人，祖乾龍行健之剛，躬常道正，斯觀象有乎之教民盡遷善。蓋以善惟素進，自遷善於群黎；仁苟未熟，豈道仁於百姓？運吾心不息之妙，覺爾衆同然之性，宜乎處時雍之世，民盡於變，居純被之朝倫無不正。道久之中，神妙無迹，化成之餘，人皆由聖。美全於上，端由誠運於無疆，民感之深，但見心乎於不令。　道雖人所同，必賴聞明之力。聖以誠而化，當觀悠久之時，非日漸月漬，漸成以理，恐性近習遠，孰全是彝？惟此神機無一息之間斷，善教固群心而轉移，極自此歸乎純粹，允則由是頑泯無識，知久則成矣，化非強而。想文王盡不已之純，禮皆無紀，諒黃帝開常行之理，民自感宜。　蓋始者陽動陰靜，道已流行，精粹妙合，道均付受，奈頑蒙多昧於本性，此務道必資於元后。聖乃觀天地常久而妙矣，變物體日月能久而照，然發新蓋民，非雜於感而雜於孚，此化不成於速而成於久。當若受而守一，格苗俗於舞干，毋令說以變三，蔽泰風於取帝。

試論夫理本同得，而性本均善。今非不足而昔非有餘，何唐虞而上性皆遂於野鹿，何成文而下習反流於詐僞？得非道而則久，道以神運，假而不久，道非古如君心誠偽，即此判矣。民風厚薄，從而異於君，觀自漢皇豈變數百年之近，舜行於唐太宗，効將四載之初。　或謂離曰乃成，特先麗正之明；賁言以成，第取觀文之化。豈知道簡而本中，無為於顯飾，道適乎正，下自清於鄙詐，然則常卦之言久，於道者，與二卦相為發揮焉，說非徒篤。

聖人祖乾綱以流化　建安葉木元　總乾德神者聖人，祖其綱而同運，流是化以雜新，卸止冠倫上本天行之統，沛而為教下，皆風動之民。蓋聞易經妙用，惟變則通，王政大端，以元為主。取諸天則益實統會，疏厥教源，方臻洋普。且乾道有宗綱者在，由始而亨，今聖人新大化之流，蓋知所祖觀夫龍位晉正，鴻圖紹休，審政教不同之變，明帝王所本之由，以謂易存乎羲卦，莫重於首畫，元乃其統端，宜先於上，求聖其祖，此與物更始，神而化之，自源達流，出以束時注被統剛之總，括推而鼓衆，洋乎盛德之綱，遊豈非下期純被，則純參亨也之元，風欲變移，則變體大哉之正。推原始物之端，緒宣布新民之政令，唐允稽則教斯廣，於漸被文，后重爻美其窮於

游泳周流四海何地非化鵝會一撰觀天見聖以臨以乾體元得統卦之
辭其淸其淵行道播洪犢之詠 乃今知與一世而更新者聖所運化為
萬世之實始者元之統天念生意無窮莫非是氣之總攝列治源久豢當
體此機而轉旋叙乃起經綸之蘊於心上探綿絡之端於畫前道由此寥
流乃道海鑑自此待流為德泉此原源本本之妙者有化化生生之道為
關若伏羲觀類得所為之卦馳如虞舜係辭言蓋取之乾 非不知坤謂
之維化亦順乎離為之綱化其成以巽繩中命有行事之象坎經習教得
用時之理蓋易非元化被胥泛舉之目惟乾總以元是乃方亨之始伊欲
流之必先祖此想德明所合演為治德之和諫仁體而行滋作漸仁之美
其有洛邑甚宅德未開漢河湟陥沒今誰振唐亭而旋乾之機膺憲揆儀
握乾之寶潰光攬綱所以慈祥濡決九有家惠政教淸明四夷向方使天
下沐同流之化如元工回一氣之陽是則舉以淸旁詩載歌於順叙因而
蕩蕩賦豢美於羲畫 又言之遺物無全功有大彌綸成能非上聖孰為
憑藉今也豢而治國文可肆於天地道以澤民道乃經於春夏然則聖之
於乾也不惟祖其綱以流化而又能流化以維其綱此所謂範圍之化
江西徐桂老 治道開泰聖心即乾祖其綱而流化達諸用以皆天明足

冠倫本此純剛之統妙存鼓衆洋乎善教之淵 閱之君道經綸蓋有本
存風教淵源斷從心始凡妙用周游無所壅者皆剛體純全為之主耳乾
道之外無餘化一以貫之聖心之運有大綱祖而流此 中正先發聰明
有臨襟懷之元氣粹粹德性之陽明勝陰於仁之統脉絡長人之念宗義
之維準繩利物之心統會于中天者常運流行於外化其益源神哉用易
之六陽體其總要淳矣洽和於兆姓發自胸襟 想其神與天周寓中之
天則渾融道久時成性內之時行運轉自大統要無窮發見溢為德而德
施者淳浚作道源道神其要惟乾乾此心得所本祖故化化妙用因之流
衍心涵龍德本諸天統之渾全道被闢虞渾若泉源之周徧 大抵心者
道之精也體統從出化者功之流也源流可推方乾性保合乃德海停涵
之日及乾情發揮其善淵融流之時於此見先天之造化斷不離方寸之
綱維泰和自此游民樂民氣美利由此溢物安物宜散而為萬化之流也
飲則自一心而統之想漸被朔南取自先經之舉諒行乎江漢重由文紀
之為 蓋聖人至誠能化誠乾之誠盡性贊化性乾之性化以德滋則德
體乾善化由道洽則道純乾正益純宗會元胥從寸念以運量故自源祖
流益衍淸朝之教令則知所祖為綱綱即為化是乾在心心融在聖非謂

垂衣取此洋乎順貴乾之休觀象畫蕃漢若能義經之致 切意夫光武
握乾綱攬無幾憲宗旋乾綱張有餘何乃化云未洽漢德意之猶淺化曰
不審唐治源之莫顯得非識緯動其好粹精之體何在利慾亟其志剛健之
誠焉如斐違若合乾心不乾失縱我欲流化人誰化歟徒聞千紀於淮西
下猶未治雖使欲經於河北業屬能君 終之曰道為治樞紐功用充周
乾乃天性情氣形超越以紀五行水泝濡以潤澤以統萬類物流形而生
發然則乾之為綱也聖祖之為心化天祖之為氣化為見隱顯同流而不
竭
聖人祖乾綱豢三才 與化王持 聖妙乾運道新泰開祖其綱於一己
豢所統之三才皆是有歸本乎剛而獨握極斯與之貫是理以成該 粤
自叢極分而五位中看龍德運而一機不已惟本諸剛健無所弗統故合
彼顯幽秩然感理聖與三才而並位何道豢之心無一息以非乾其綱祖
此 觀夫出震主器繼離面南畫前之妙用先得道內之真機默探四德
統於元而一理常運六陽純乎健而群陰莫奉惟有得乾綱之大故能總
太極之三乃神乃武以乃文剛為儲緯辟上辟中而辟下用實包函 豈
非道神其要則各安立道之常元是以長則咸遂為元之始彌綸在我以

能健運用有機而默使是宜曰氣曰形至於識以亦統或理或事合乎文
而有紀非以乾總攝萬有係為恣此機間斷三才幾矣剛正得為君之善
統有宗乎古初自定位以來三皆得以 大抵一日不容息者剛健其德
三極分以主者聖明此身況吾體吾肥莫匪道中之形氣則是雖是主亦
惟心上之經綸今也妙幹先天之藴健泰六畫之純使三光全寒暑平自
我合德使五穀熟人民育由吾體仁量無明自叶於常存皆綱理有功於
聖人何止統天和會著易經之訓圖宜御物化流稽史冊之陳 思昔生
民天地初有極方開黃帝堯舜氏肇端自古曰持綱而綱果安在曰舉綱
而綱何所祖衣裳一垂位定上下宫室方易人安棟宇蓋脉絡一乾十三
卦之綱領故植立此極千萬年之宗主柳見周王重此布為經緯之文纖氏
畫益推作佃漁之罟 又況體乾君子學與時進御乾大人德非昔潛何
乃水横流而河尚陵決雨未施而時猶旱矣外健內順非邪正之辨早陰
盛陽微豈辜爽之分嚴使自强不息一念常積則轉亂為治三才復綦將
見合序四時日紀胥爲疇之叶咸亨萬國民繩欣漢化之容 愚嘗因乾
德之流行參易書而訂正何莫位以遷即理統氣何取象之際以天聆聖
蓋乾之為綱也聖人得之以豢三才而天得之以首庶物為故曰乾者天

之情性　興化創文英　聖德乾運渾元復闢祖其綱於一己兼所統之
三才大以建中本純剛而悉總備而立道參有極以成載　盖聞大君宗
主獨立兩闢剛德運行萬殊一理非總攝真機本生健之體何顯幽異勢
有秩然之紀且三才之貫華於聖道昌衆之盖六陽之象主乎乾綱知祖
此　濬哲高古聰明冠倫五行二氣之妙合四海九州之望新德始一元
德中之經緯無迹道出庶物道內之彌綸有神使天下事物各有定理亦
乾體剛健運於聖人德本乎中正粹精包羅自出功妙於財成左右統理
惟均　想夫體元爲首元色氣形識之分存誠不息誠盡天地人之性運
一機而我主我宰爲萬世而立心立命叶舜之經六府三事歸周之紀五
行八政信純陽之德能統乎物而翼極之初居中者聖有容有臨而有執
統則必宗辟上辟下以辟中品皆各正　吾故曰萬形無不統惟天下之
至健三極不自立必聖人而與參況曰仁曰義無非是道之脉絡而親上
親下不外此元之渾涵惟聖也粲六爻陽德偕攝用九爻神機默探使寒
暑有經時燠時雨使析因隩序秩東秩南健故能統乎一而貫三兩具述於
成章語稽乎孔化詳言於御物傳考乎謹　且是時靈紀未執而人尚體
滕彝倫攸斁而患源水土向非綱持者貫道本乾合綱舉於克治惟乾取
則何以緯三辰調元氣復太極以主宰睦九族叶萬邦爲兆民之宗主由
二君大造化運此乾道使三才再闢闢常如太古切異夫水旱仍臻藩梗
旋巽取於憲宗關河擾失正徽總未多於世祖　又况狼煙警而鴻室纛
定鰐潮驚而妖星屢占此旋轉正觀於運量豈剛明尚晦於沉潛可不御
六位之陽大以能化體四德之元守之以謙雖其氣暫衆其理自定必以道
寄斡以身獨兼如是則馭彼臣民家宰實資於分任數于上下朕虞亦賴
於惟僉　嘗論之無極而有極統各有宗君德與天德相爲終始今也德
綱我運混外夷內夏之勢禮綱我制辨下澤上天之復然則是綱也祖於
純乾散於三才而斂於一身非聖人而何以

聖人兼三才以御物　將江石祐孫

物遂太極用該聖人兼三才而以
御本一理之相因粟此實聰潤貫統元之妙宰夫庶類各全賦性之真
盖聞高下洪纖均是理之流行聖神參贊不以私而繙拂惟統會于中無隱
無顯故剸裁之下自伸自屈兼而一也萬物之理即三才因以御之三才
之外無萬物　出震主器繼離面南胃中之大造寄運道內之真機默探
何性云盡性必通紀以如一何德曰合德猶即陰陽而逆參盖道形而
上立散爲萬此聖御其間妙惟貫三測懿冠倫消息會謙盈之運斡旋在

我化光宜坤道之含　並盖致中和之位而並育並行合乾坤之性而實
生實始分殊而理則爲一道盡而術爲不以服牛乘馬克利致遠馭龍放
菹爲功平水御禹豈膠擾之云乎兼者特貫通而已矣和同閶闔辟上辟
下而辟中統攝無遺雖有維嘉而維旨　大抵物盈於宇宙惟聖能制道
行乎隱顯無形不該彼函三爲一本至理之如是豈自三生萬可徇私而
治我惟此探其機於闔闢動靜順爾性之屈伸往來所以西河疏導乘載
刊木南風長養鼓鑄阜財制彼不齊之萬類混然奚間於三才孔生陳蓋
性之辯育言所贊晉史述祖綱之論總取其開　盖始者乾爲物之陽具
此粹精人秉物之品均並情性竈蠹因河海之不淺螻蟻即君臣之主敬
聖乃佃漁綱罟取十三卦阜通食貨參諸八政信周流此理無間三極特
宰制其間有關百聖想舜如被樁端由典禮之惟寅謀義君顯情亦曰統
天而正命　使世貫通之理莫察總攝之功匪嚴三正怠棄天怒人怨三
統錯行木鑠火炎以至梁則移粟濮則平準唐之稅竹齊之鬻鹽彼任智
復任術御者弗審是論勢不論理判然莫兼豈知夫統彼官民家宰尚資
於制用敬于上下朕虞亦賴於惟僉　又當知齊其品彙者主宜緒餘通
乎造化者精神念慮今也龍蛇信屈皆吾神氣之融暢鳶魚飛躍即我至
誠之形著及其至也萬物自我備三才自我出爲何所兼又何所御

臨川陳嘉富

物性均具聖心獨該御盖兼於一道本不外三才運吾樞奧
之神元無不統制被混成之類用豈難裁　夫惟一真本洞融幽顯之機
萬有自不出斡旋之外立心立命獨妙貫通有象有形悉歸統會物之理
即三才之理曰御何先聖之心涵太極之心所兼者大　雖曰覆位躬正
離明面南然且職偕覆載教之並立辟合上下中而與參道云立道此貫
道心之妙元曰爲元此全元氣之涵並物雖不一理貫則一由極既判三
聖兼此三足以執足以臨渾融有道取諸近取諸遠主宰無愆　豈不謂
父生師教人紀執齊天覆地持元功誰秩嘗知君有以總道同所出性能
盡性不離贊化之妙則安有則豈外秉彝之質由流通此理無隱無顯故
統御自聖貫三爲一美其獨備妙得一之機融類則各從豈能群之道失
大抵位分三極無理外之形氣聖融一念會道中之散殊盖乾坤皆物也
心宰妙矣臣民亦物也力驅可乎此其會脉絡於一致而可判顯幽於兩
途位無易位元化我叙綱蔑不綱彝倫我敦兼者心會御之迹無近以法
觀取果聞於義氏得而配順成宜見於姚虞盖始者天垂星日豈自齊星
日之經地載山川不能奄山川之實叙果未有經氏用昌敦君臣苟無紀

人倫執保盖函三既判雖異是理然統一其間莫非此道使各安事物之
常理斷有類君師之大達武陳八政豈能秩攸敘之彝。禹奉三無何止暢
惟天之草　況聖人日綱月輪涵性內之靈曜乾經坤緯具胷中之太
初仁義準繩秩若心根之始禮樂統紀粹然形踐之餘由方寸三才已備
道矣故寧制萬類侑容力敷非立極於中聖克兼此恐異位而后勢終判
如所以功格乎咸自爾息龍蛇之害教明親信其誰近禽獸之否。抑又
聞男女有臭異常道乃明水日非坎離化工終贊。泰長否傾。道所升降剝
窮復反數之仲屈是知聖人以一心兼三才之道而又能會三才於一心
之易為見易能
開物聖能御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六暮

賦 大全賦會四

聖人祖乾綱開四聰　李叔虎　聖德天運下情日通綱獨祖於乾健聰
四開於巽聰躬覆位以無為法茲元統開隨方而曾達洞若宸衷　切聞
事情每壅於陰柔稀濁之時公道常新於陽德亨道之始惟體此純剛無
少間斷故洞然兼聽何分遠邇徙乃乾綱之大者萬善會為聖於臨政以
祖之四聰開矣　昕哲躬備帝王事該起心上不窮之經緯探畫前未露
之胚胎陽體其純性中之剛德汎暢天法其統胷次之混元往來終始運
行健以無息蹤通洞達聰由此開益剛毅發強仰究始亨之總合東西南
北儕壹公聽之恢　開者何道泰其變機冏相應之聲易窮其蘊下有自
通之意闢堯之門在在進善通舜之耳人人盡議信志符交泰之同由德
法純乾之四神存猗移究粹精所統之宗聽達皇皇無壅道不通之累
吾故曰乾以健而行總攝萬殊之理德以剛而達流通眾善之天蓋六陽
如不積則造化壅矣而一念或未純則私邪塞焉信胚胖龍德之純粹皆

脉絡義經之直尋其目強也聽納無倦其體仁也寬洪廣延聖心無蔽以
無惑主道利明而利宜想文王廣義開之昭乾參乎易掠黃帝有合宮之
聽係取諸乾　蓋聖人無柄壅之見而精彼乾圖無門庭之限而闢夫乾
户言泰乾信絲綸四海之播告情體乾通絡繹四民之疾苦凡普天之下
聽靡不達由大綱所在健為之祖且異耳亨以巽剛使順於巽繩面聽取
雜柔不重於離晉　厥有拴乾總綱光武興運旋乾執綱憲宗御下曰闢
無擾生意方復四海悉臣群心悅隨何乃聰雖無壅而圖識惑矣聰雖達
善而奸邪蔽之信聽不離開亦不辨塞見綱非易祖允非易持使行健有
常何終拴於群議柰闢邪不至反輕信於單辭　終之曰綱言其祖本允
述求聰謂之闢尚動時憲執若幾與知兮融機括於內境利不言兮妙經
綸於方寸至此則乾之綱在聖人而聖人亦無所用其聰豈胥胥法天而
行從
聖人闢四聰以招賢　吳逢泰　天聽貴廣聖心敢專闢四聰而在上合
衆議以招賢仰上智之挺生闢宮旁達求英才而並用意極詳延　聞之
可否參衆論端得其才謀議松一人何如公是但能不惑於偏聽斯可廣
延於庶士今上聖闢四聰之廣何所不容爾群賢由此路而來招之以此

晋則主宸明爲權雖僉群才久講於當世且公道大快於此時所以光闡
欽廣門自光闢舜聰未達岳帝舜皆惟世有洪範作謀之主夫誰歎白駒
在谷之詩端棠宸楓禁之居素恢天聽致緑水芙蓉之彥欣覩雲披　是
招也不以一人方譽而季布遂登不以片言兩父而千秋即相信若人之
按擢不偶皆與詢之是非各當高宗惟多聞始采肖象之說文王惟周度
斯得備鷹之望苟草解隻語遽欲聽信恐真才碩能何由歸向龍顥瑞扶
九重恢坎耳之公屬招辟須多士喜吞ヨ之長　大抵人有真才能衆所
熟識君欲公選舉聽非可私道惟四達賢乃可舉門但四賓賢無少遺況
聖主旁達吳聽之聽豈人才尚懷遯世之思曰閒僉曰斷必任爲選聽衆
選決然舉伊朕開公道以招也爾爲明時而出之若曰旁求宜考孔融之
表養陳臨下請稽筆氏之辭　非不知公府薦賢奏目上聞郡守舉賢到
書交赴然而主聽之不廣未必賢才之衆附要在有高帝之聰始未商皓之
成翼無太宗之聰難邀馬周之徒爽未嘗執私見以招徠所以得真賢之
會聚且異唐人之取士僅止三科求多漢帝之得人旁延數路　又況與
賢有招綸詩屢寫聘賢加禮弓旌遠招不分其四匯以在路則賓彼四牖
而立朝是宜南陽枉顧且見諸葛東海召至豈惟一蕭皆衆昧衆議賢士

乃舉皇一誉一毀私言易搖胥使夫梅逕箕山應欲洗許由之耳捧身衆
里終難折閻令之腰　雖然萬招之始論固宜公既招之後用非可捨張
良果賢臣何寺釣於黃石裴度真賢相何養高於緑野是必人君能開四
聰以招之又能堅一意以任之庶無負也
聖人竭心思仁天下　盱江李宏叔　心運天下道公聖人竭其思而在
我隨所覆以皆仁秉全經緯之神益加盡慮坐視幅員之廣戚與爲春
大凡方寸雖微可納衆區毫釐未盡殆虧生理誠運于中周有欠缺澤周
于外何分遠邇蓋仁道本公於天下心實主之使心思未竭於聖人仁難溥
矣　濬哲生禀聰明有臨耿己中居於宇宙一機妙運於胷襟能慮能定
大學其志弗得弗措中庸此心謂物物生全皆我之責此心心運用憂民
也深五百年間世之耆盡誠而慮千萬里爲公之域被澤于今意之如
何以憂動一意而發政四民以親業寸誠而叙功六府念念惻隱元元生
聚性地周流特兩廣域善淵充暢春風萬宇天下非大吾道爲大心思既
溥斯仁亦溥至誠不息居常極慮於九重達德孝周孰不趨安於率土
吾故曰天下皆吾民每勢異而理一君心一太極寧此全而彼虧使脉脉
我思無間體同胞之見是胥胥其仁特移民移粟之私惟此宏運宸衷之

機括悉除道外之藩籬慮周四表仁治四表念及八維仁沾八維公溥其
心聖所以聖姑息者流思猶不思思謂之行請考趙岐之注政言其繼顏
稽孟子之辭　始者萬物一其體孰親孰疎八荒皆我闥何封何畛此大
君中三極以是主豈善念可一毫之未盡必也雲行雨施流通性內之大
造火然泉達充暢胷中之不忍欲在一心間不容髮散諸四海放之而準
想老無不養源流成后之永懷諒民既戚親脉絡夏王之勤儉　又當知
及下之仁體固達用待人之仁責尤在吾所以思天下之飢稷奏庶食思
天下之仁尹憂匹夫由聖賢無兩心所慮皆盡故遠近雖異勢何仁不乎
切異夫銳志唐宗徭役稔勞人之弊屬精漢帝刑名重東下之詠　至矣
哉仁天曠蕩有大悍懞心地渾融母勞經緯何爲而已五服聲教無憂而
已萬民和氣此又帝堯非心之日文王宅心之時但見行仁之效既
聖人能同天下之意　三山林季龍　天下俗異聖人道公化自我以能
運意在人而則同端居寶位之尊緩睹有属克混縣區之習志向皆通
蓋聞民生異風俗所性則均君心如天地乃公之至由吾獨化統攝斯世
宜爾百慮會歸一致惟聖人能此覺夫未覺之民故天下從之同彼不同
之意　觀其睿哲莫及聰明夙全妙防範群心之道握精移一世之權俗由

我御統爾偕於不齊之地民自我曠導斯民於所禀之天非至聖所能世
其能此何人心不一今皆一爲五百年之休運有開羅倫爲王千萬里之
民心無異易地皆然　想其智雖是臨智無任己之私政雖以治政自齊
民而始統一衆齊均齊遠邇咸之以心心皆欲正之念立之誠者誠盡毋
欺之理使天下定于一爲非聖人孰能與此躬全上智備中庸爲至之實
人絶異心叶貢象觀文之以　吾知夫人皆有是心所見各異惡能同其
倍非人可爲況性天禀受其本一矣而民情好惡亦君使之故此任斯世
綱維之責一夫人趨向之私奢禍剛柔異俗隨筆喜怒哀樂一其不滴盡
則同此人誰外其律以定之黄考班書之語志言通也更待義易之辭
昔者七情未萌均是善端一天不鑿渾然正性奈爾民紛雜於私念幸此
日混同於上聖經綸天下能立其本平治天下能修其政使夫人自屬於
一機故此意悉同於萬性想武清四海一心形泰誓之言謙成撫兆民叶
志謹周官之命　抑嘗考漢志立言之旨知古人作樂之國六律同而律
以和衆八音同而音斯感人聽吾雅奏者自滌邪念樂我至和者悉還本
真由樂非獨樂百姓同好宜心以感心一機覺民又何必易以盡言辨悔
吝吉凶之證詩而逆志有箴規美刺之陳　抑嘗論世有莫爲則能之論

始興心無或異則同之功何假漢也民不同風或起詐偽吏不同心王聞苟且然則能同之論王堅所以歸之於聖人者何哉蓋深情漢家之天下

聖人感人心天下平　三山趙陽天澤　天下勢異聖人化行當獨衆之願治感其心而自平仰止實總合與情而孚與要其成致措案宇於安榮自祖宗立國以來而德澤入人也久發懷之内中悅誠服勁翰所形民安俗阜聖天子勃然挺出正群心欲治之初感則遂平治天下何難之有于時斯命凝鼎大君有臨河北喜感儀之見山東思德化之深簡役以來安有異志制書所下雖非華心人情之愛戴如是世道之隆平自今明明一德以天臨使民悅服移轉四方之衢述擧世謳吟　想是時懷濤之德享雍湯邦戴堯之仁雍熙光野感動情性鎮安夷夏自然月塞寢兵人人奠枕之域春堂飲酒在在覆盂之下信悉和感治非偶然獨意感發人心有機存者足有臨足有執深矣黎民曰已治曰已安雖其解元　大抵人惟有感於戴上以獨切世不相安以其情之未親故心既離商終莫定於商邑而心如戴舜可坐安於舜民刲此累世恩洽本朝化醇是宜工歌屢商歌肆鼓舞善政行邉路畊進畊薰陶至仁想身處太平之世此心皆咸戴之人化謂之生請考載籍之語誠言所發載稽唐史之際　嘗概夫秦漢同一天下何秦失而漢興稽唐均此天下何隋亡而唐治豈安危之勢適爾抑理亂之機有自致由人苦秦苛而樂漢寬大人厭隋暴而戴唐仁義惟待民以君子長者之化乃措世於磐石泰山之地亦何異安周四海必由大畏以小懷治為九州蓋本東漸而西被　況夫痛心悔咎武士流涕動心傷體斯民息肩起一變心念念綏撫托一誠心言言諭宜上每念乎民有若此者民欲亡乎上其能恝然非此心之感於百姓何一旦驟安於普天果令赤子弄兵波靜潰池之亂爲祿請命風清北塞之煙　雖然國家無所事未見吾仁惠難追於前始知深感故悅民如成周爭犯難以忘死恤人如己制難即戎而無憾君子於勞不怨死不避然後知聖人之感人也深天下欲忘之而奚敢　建安陳安之　天理終定聖人不爭感其心於自悟聽天下之皆乎仰膺主之覺民志固潛格冥寰區之安業分所由明　蓋關民均此性初無難動之機物逆其天終有必還之理予惟明義默使之悟彼自樂業各安汝止方分瑜于下持人心暫撤以如斯乃聖感其心宜天下不期而平矣　尊履五位君臨兆人關明性内之天理啓迪道中之本真民未知有分則悟以常分世不可無倫則覺之大倫由

平日相予不外是理故其天一定隨安賁民獨智有臨得胥動與情之道多方開泰宜一陶和氣之春　益蓋義一諭而義隨識於君臣分一覺而分感知於上下其鈞也順不安者寡是宜士守其業工守其藝賈安於市農安於野使聖非以理感爾俗之本然恐人不知分果何時而平也實總實膺格民蓋本於綱常已治已安復業自緣於夷夏　大抵民皆知所守患未有以潛感理必至於定始相安於自然非性覺天秩秩禮分恐智關智力關紛紛日前故此即古者有常之理開吾民自動之天故萬邦臣服而君臣之義自正四方子王而父子之親具全此聖君感動之機也為天下安平之地焉想能治如堯載實由於億兆謀用康若武同蓋自於三千　思普和平之世且閱崇亂之首憂治平之朝猶以菑禎而為病嗟綱常至此以浸泯而禮義蕩然而不正迨夫文教一修隨臻當日之親善舜德一敷旋格囊時之逆命念譬擾者人終定者天見不應自民有孚自聖遂使居皆頹遜歷山成所聚之都田不忍爭虞國無不從之令是何孽胡雖禍晉卒為晉叛之長服匈奴雖背漢終為漢綱之執臨河西綏一書見即知畫奉天秖一招數隨華心蓋人慾方滋圖未熟紛紜之擾迨天真一悟豈復容強暴之使信不要守分之未定持所患感人之不深不惟湮微之武夫至形流涕豈特闕㦸之故老亦切謳吟　然嘗論義自知所激則秦勞潛感之功情素至令和則惱有不平之憾故古昔士歌壺商歌非生理自若行邉路耕邉畊亭爭其畔予斯針也人心皆知有分守而天下日推安於道化之中何所平又何所感

聖人清天君天地官　三山連鷹昇　心統天地職專聖明官有主以接定君居中而本清鏡萬物以無私澄然宰制管兩儀而並位秩若平成蓋聞大君實宗主乎三極之中元化本脉絡於一心之粹何思何慮不雜真境辟上辟下各安定位欲清而理徹凝聖性者在聖神此清則彼官即天君以參天地　觀夫皙鑑昭晰性淵靖深中正若辰星之掎虛明如日象之臨且曰胥次無昏滓澄澈萬境化工有書揖綱維寸心使秩然二位之各叙由清則一塵之不使莊足有敘寔足有容中虛以治高所以覆帱所以載職謹攸欽　官之如何乾邪一闢迪流乾品之形坤斂一直位正坤臣之美使兩間之綱舉目順即寸念之鑑明水止羲叔不必命擇星日之次舍職方何用掌泰布山川之體理非聖明有以主之則造物幾乎索矣且精神靜而能鑒所守湛然非權衡以且明細辨在是　大抵太極分高卑必待綱維之力聖心妙工宰實司統攝之權況三光全寒暑平

心逆故也而庶物生風霆流志神使然信知妙括於洪達孤自靜涵於善
淵帝宋澄湛則五帝位格靈臺融澈則百靈職度蓋君對爲能官之地亦
聖焉清所性之天注載考於楊生政言以任論詳稚於荀子功謂之全
人後見日月顯於文秩有常經草木者於齊品分庶彙似無關方寸之遠
化皆不出元工之形氣豈知舜直而清性仁守此虛靜文明而清心德爲
之經緯想天地間其間官以是正意心術主於內聖惟我既是則維分南
北止斗坎麗斗離令叶陰陽後於寸生於赤　然害疑蹶風譽東都天圖
謹怒大水況趨靈地非靜安豈於世數休咎異譴抑亦君心危微兩端要
在聲色溫音清涎流脂清之必過貨賂濁音清熇焰權門之莫干使無私
邪無者怒以靜爲主則職覆恃職持我權今自官當知思謹竟欽曆正星
虛星昂抑若心無忒貳理平時燠時寒　閑之師曰磚磚非地也吾地以
心寫陰非天也我天其性陽動陰靜二氣之凝合爲飛魚躍一誠之游泳
天惟曾守在我之天地然後能官在彼之天地爲心之精神是謂聖
聖人清天君正天官　浙漕鍾鼎　天理之精聖人所爲君內清而在是
官外正以兼之儼南面以尊臨一無貳累湛裹心而中主五治其司　蓋
聞帝王稟賦太極渾全身心動靜一誠表裏湛吾所主獨妙宰制謹乃攸

司各安從使聖人聖德內亦然外亦然天君天官清乎此正乎此　濬哲
主稟聰明夙彰沖虛萬慮之俱淨邪曲一毫之必防好樂忿懥心大學之
數語視聽言貌身次疇之九章內外之地交盡存養純全之天自無梏亡
根德之中挿性之明真淳素具出令於此聽令於彼澄治交相　豈不以
外是以養內則誠明主宰之當存靜無以制動則臣僕寇讎之交害要必
誠存得一之妙事本建中之大心由此虛自以治之隨應目不爾蔽皆則思
之默會此清彼正天者不汨辭養息存功其有賴以臨以執去其偏而全
其真是主是司澄於中復治於外　大抵心與身相合爲有相離之理聖
雖天所賦益加所養之功故帥性中存斯能形役於群動如客邪外入必
至心爲於衆攻益所以操存濬者以養志踐履粹然而在躬肢安所職乃
全謂性以謂命思睿曰主自見曰明而曰聰既清且正二者兼盡若內與
外渾然一同荀況立言養兼云於順政趙岐著論治亦謂於居中　蓋始
者心思志慮且天理之駁醇耳目口鼻均大形之戴履奈汨於邪念者轉
逐乎物而倔於外好者叉搖乎內惟聖也主之以成敬隨舉動以皆中司
之以聽視洞虛靈而不梅益清正之功隨地而理以昇付於我有天者在
所以身之脩者由先其意在其心性所存爲斯見於面盎於背　又當知

萬境變於前則好惡雜襲一心無所主則正邪混清且以令色汨吾天易
蠱易惑撓口飴吾天戕惜戕哉可不戒沃心等語佩服書訓味盡性片言
盤銘易爻必清而後正官自君始無操之不存理爲慾交是則思絕朋從
衛益嚴於神會體均一視愛兼及於民胞　斷之曰君無待於清是爲天
德之純全官猶假於正始賴人爲之涵養今此何思何慮渾然性理之不
鑿無聲無臭泯若儀刑之可象此則帝堯順則之日虞舜出宰之時而文
王不知不識之天但見體胖而心廣　雲川張雷復　天理做萬聖人則
思君內清而能定官外正而相維大矣化神功兩全於妙者湛乎心宰職藏
使於安之　聖明動靜太極渾融身心存養一誠表裏謹吾主宰無撓無
雜安爾職掌不偏不倚若此理而官此理清且正爲內之天與外之天交
相養此　觀其性稟寬裕姿全睿聰慾謹酌損志加養蒙謂心主乎一靜
固可以制動然形役者衆外亦能於亂中此神動天隨獨妙乎聖見君清
官正兩全厥功尊以君群得知化窮神之妙虛而治五加澄源端本之功
想其澄之不濁自然神定守安粹而一出毋或色昏味與慾去理得體胖
心廣念慮謹所主則四體無購視聽欽厥司則寸誠克長毋天以人勝而
人以天勝必內爲外養而外爲內養兼三才御萬物操守何如寔一念執

衆形渾融可想　吾故曰聖全天稟賦功不偏發君與官表裏分皆有常
况理欲界限甚於堂陛之等級而內外體統秩若朝廷之紀綱哉得不以
心正身脩之道爲瞬存息養之方清匪自清官賴扶翼正非徒正君爲主
張此脉融貫其功迭相若曰不思書考孟軻之戒如云以治傳稽荀氏之
詳　蓋曰身乃心之官方寸流行心亦身之君百爲統會是皆始者之賦
予非可判然於內外故欲舞亂其天則心以身累嗜慾戕其天則身爲心
害是必適充之正精一允執象天之清色聲不大此聖明與理俱融亦清
正之功是賴是則功全蒙養內斯絕於蔽蒙志合泰交外自無於驕泰
亦由夫玩濂水之辭洪範五事觀羅淵之訓體乾六爻思存曰庸理本融
貫誠謹毋邪欲無混殺凡天理運全洞貫身心之蘊亦聖學高明不爲口
耳之膠以此見君官之養又當驗內外之交聖若木從心悟詩書之旨性
無滿決味既仁義之膏　憲清之名一立則天德未融正之功未泯則天
真已晦執若武身自修無好無惡孔欲不踰寬尤寡悔至此則內外兩忘
無待於交相養之功孰爲外又孰爲內
聖人清天君順天政　隆興周一清　聖主中御心君內清純乎天而無
閒順其政以偕行繼此離明湛靈襟而是主惕夫常令幹元化以難名

原夫帝王興起實爲三極之宗造化運行不外一心之正理明然淨不汩於物氣叶時　罔非其令心統萬形而爲主是所謂君聖無一息之非天清而順政　六英發聞出聰明風全念吾心妙二氣之凝合與大造同一機而轉旋乃以潜經綸之神萬化出是湛靈明之府五官爲此真境渾融之地即化工秩叙之天淵懿有臨恪守神明之主叶調無爽寄參化育之權　宰不由陽舒陰慘皆此性之寄融寒往暑來亦真機之不已工宰自我流通此理周浹不必下而秩秩倫序常衡不待齊而繩繩循軌隱然可宰物之妙大抵自清心而始澄吾物鏡居中實主於一身運彼化機叶用宰乎於五紀　大抵聖與天爲一無寓主張之妙心爲物所汩始取輔相之宜百慮皆澄序序寄遷一真必混經躔易影信欽叶元造流行之序其可容一毫嗜慾之私誠而則著日月久照思以惟庸雨暘若時　君昔清矣天之合其君以授時精自唐堯之觀奉而理物渾由文后之惟　抑審觀命者天之令渾涵太極之全性者天所予融會一真之粹皆琳寒燠非有二理中和化育實均一致惟實中有大造默存調叶之妙故心外無餘政是任恢張之寄於渾融真境之中知流動天機之自如是則發而布令罔然秩敘以養生用以合和自爾靈行而雨施　乃若四序熙和燭春

調玉三登默塑平仍鍊金豐衷心澄清之未至抑帝眷扶持之實深方且欽天有臺神則如在敬天名圖璟乎着臨以澄源正本無偏庶證此轉旨爲休實關一心將見惟而命官羅次驗舍衡之正用而證罰光芒占貫索之沈　斷之曰運行無爽者誠內之機緘然久不息者化工之符印敵月雖倫用滾汲思庸風雨固弗迷舉舉總滑是知天職無一日之不順天君無一息之不清已順常如未順　鎮江左君學　聖御三極理純一天清其君而主是順夫政之當然風全有執之能澄吾工宰㝡舉無私之令與帝周旋　國家有大柄惟實與刑帝王位兩間此心當理非滿然居中不汩於物慾逆以從事或私諸已且聖治自聖心而出求則得之謂天君乃天政所關清而順此　剛正發位聰明冕倫靈臺止水之無滓虛室太空之未塵官由我治外制群妄身自我主兩融一真則知達此念於有政所謂純乎天而不人庸以寬寬以容淵乎有守實不僭罰不濫當所當固吾非荀一息心而用法過乎吾非徇一私情而以名輕假本正事治理明欲寧舜但惟精德固命於虞室武惟曰庸罰自行於牧野苟徽而此心少有私焉是吾所謂政特其人者誠不愧而中境全方寸之虛明上以承所爲事莞一毫之苟且　大抵心爲政之原易以物晚君承天之意動冝理

猶使念慮蔽昏或非大學之先正是智力矯揉未免伯圖之不純今此靜守虛中之府妙存宗主之神當建其然奚意用武兩寄其息何心得民以此見政中之造化渾然皆心上之經綸事惟在於所爲注精于謀類書言於以貫書考之旨　人但見配天其淨難窮鴻后之仁將天之威異若夫王之藏遂云明聖之出治不過賞刑之操柄不思銘盤而新德善念澄澈重易以洗心虛襟凝寧信出於君本於天爲政有道而清乎此順乎彼澄源自聖不見聲惟弗迺實恐當於懋功出罔不欽臧亦關於施令　然當論天惟有所蔽則清之說斯有理苟無所怫則順之名必無自後世昧誠意正心之學而庸君多縱情逐物之娛刑天封乞鑄爲善矣禮天秩乞請纓可乎嗟治本在心情不之察此儒者立論逐其所趨善而靜若漢文猶侈鄰通之賜明如唐太叉加君羨之誅　夫豈知宸衷恬淡實彼顯㓂治道勤懋特其土苴好能無作則燠寒不爽於歲月誠至則明則飛躍亦安於上下至是則聖人備其君道將爲天地立極爲民物立命爲扶順功又其末也

聖人清天君全天功　太平李滌　太極同體聖人宅中清君心而在我合天道以全功德著日新湛一真之主宰勃成時亮與大造以流通　夫

惟聖明與元化渾若同流工宰在吾心純乎任理由本真不汩表裏洞若故妙用由感轉移間耳且人慾乃天君之累清則湛然雖天功非人力所爲全之在此　濟哲無蔽智仁不昏寸慢常湛於止水纖翳不浮於太虛令由此出群動生制官自此正衆邪悉除未嘗昏蔽於天者自有財成之道默聰明卑冕於群倫虛中湛若化育仰裨於洪造成效昭如　茲蓋潛洪範之庸則庶證咸休溥大易之誠則四時各正職覆于上咸能自聖建於光兮明日月之增耀亮於舜兮秩陰陽之順令由本原不汩於在心雖造化亦爲之聽命物無凝滯澄五官所治之司道妙彌綸無一貴武廚之病　乃今知真宰功用自有貫通之妙聖君念慮不容私慾之侵惟主誠弗雜可盡性以贊化苟靈光少蔽怨懟陰而伏陰令乞萬境俱涵於太宇一塵纖染於中襟壁合珠連轉休證以如昔木鐵水竪回豐年而自今有脉融貫以心統臨訓著荀卿治汝官而順政詔稽莊叟明此鑒以由心人徒見文知天迪功著丕承禹致天成功昭永賴於是致五星應瑞之驗拜九叢洪治之害豈知道惟一兮貫通脉絡之妙德象明兮彰著輝光之大良由湛本體之獨清所以成混元之一泰故得感而不息冒于出日之隅除以惟歌濟此鉅川之濟　抑論之聖德即天德國由體以致用內朝與外

朝寘自源而達流彼蘇於近叢爲胥日青之變而播於群小乃貽星隕之
憂必攻心之衆自我先去歷運化之功與天者游不見忘待其寧有若贍
之寒燠中由是執無秦本之春欽　雖然運化機緘自一念以潛通格心
事業又大臣之素抱訖能啓沃道所由本尹爲左右兩吳必稱然則聖人
清天君以全天功大能定綱綱以成天功斯可幹旋於妙造　太平宰棠
上聖中御天君內融清我本原之地全大造化之功抱正性以有臨滌
然宰制亮元工而無間抄奧流通　聖人妙真宰以彌綸太極與吾心而
融會澄源之地靜定不汩贊化于上財成有賴且心所主即君所主內養
者清以我之天回級之天功全也大　顓座淵默法宮靖深視回休運於
今日融會真機於寸心所以治居中之主主宰者定滿統性之神神明若
臨清者常清思慮不撓至所未至轉移自今仰止聰明洗滌易退藏之密
備夫工宰叶虞書時亮之欽　想其心官既正隨寸叢運之屯道寧不凝
旋召陰陽之否妙無虧無欠之用自不濁不昏而始是宣亮以推時寒暑
叶序建而增耀日星順紀爲天全功用之未及皆心上經綸之由起精神
罔汩衰袁之澄徹渾然化育靡虧洪造之範圍在此　吾知夫聖心且妙
用本脈絡之相貫大造無全功一準縱而有餘非淵衷澄泰物慾淨矣恐

世運復否休祥鉄如惟聖之渾然穹昊之同體湛若本真之一初五官淵
湛五紀叶順四端來造四時發舒此聖人清我之天者爲造物全功之地
歟諒達若文王克宅以文明之德相亮如舜帝惟徽本舜德之虛　人皆曰
天功成於禹順考天心天功建於武恭承天命金木水火秩秩成叙日月
歲時綱紀各正豈知淨水平水源流精一之執常兩時兩根本膺思之敷
貫通妙造於此心回斡化工之自聖使渾涵神會星文移退舍之祥筍澄
湛靈臺雲瑞紀登臺之慶　又當知帝王全天功雖本天君之靜賴弼成
天功允資天職之修夫何四牡動歸南仲莫挽十漸入告鄭公章留則三
光未全誰克寅亮而五行雖全尚多隱憂必志意交孚嘉賴二臣之力庶
國家自今可延一脈之休更賞恭叶卑夔述弭風雷之烈抑使心同周召
祥開鳥火之流　噫晋綱未安基於夕陽之一言漢本早定成以商山之
四老蓋貪天之功患起歸寺而成天之功搦資師保吾故曰清天君以全
天功又當知正備君以慰天心仰聖君之大造
聖人致大利和天人　慶元周祥　聖裁三極利公一時致功風之大也
和天人而以之稟厥聰明丕格乾能之美叶于幽顯各臻積順之宜　切
原上帝下民初無難感之機人君妙用不外自然之理卑通一意所濟既

傳融會兩間其端在是大利本天人所有致者誰乎全功待神聖而能和
之以此　淵懿高古哲謀通入任洪造裁成之責全群生養育之仁寔行
兩施充廣不言之美物備器成周流成用之神此贈此利非強而致于天
于人其和有因業廣德崇極萬世無窮之用上歆下叶妙一機相與之真
益蓋不恭珍其物以備造化之仁不剝削其財以啡富安之意生機流
動以不息道妙渾融而有自特調玉燭薰爲亨泰之象民膺墳荒播作雍
熙之治凡是和在在以宵然豈其利規規之所致誠不散於膳室所益無
方純何假於明堂相孚泰易　請言夫太極肇分已具固成之用一毫少
啡殆非宰制之公彼剝獸桑針特小小之爲術而禹府周泉有生生之不
窮此利源之流衍自古而聖上之叶調有功風薰阜財融元化之長育日
中爲市會萬民而變通因利而利初不容力知和而和隱然在中保請考
於寔厄用稱其備書更稽於稀子際謂之同　思昔鴻荒肇判而天之道
未成烏跡方交而人之生備病何使日月星辰未授充膚食貨賓師未頒
周致則何以樂成鳳儀舞溢九奏武繼禹歸悦形萬姓信大哉爲利雖出
於天人然致而後和必歸之明聖所以民資餘積養遂至於關源物自流
形傳乃關於正性　使世獲竭太甚生意幾熄征斂已煩民愁莫紓或妖

異見象占之候或流離哀鳴諸之君方且大來怨矣使宣圖賦大盈富矣
益斂已繼彼惟目前計利之本蟬烏識古昔召和之意歟甚而聞祭且征
隨見怨嗟之肆起舟車亦算反害實異之何如　雖然聖和固當格於隱
顯之間大計實取辦於富饒之地必也實貨曰阜毋聚已蜀之險兵賦焉
淵富乎江淮之備此孟子所謂天時人和兼之地利　三山徐可勝　大
利所在全功孰資偉明聖之致此和天人而以之稟乃膺聰生底不言之
美形諸隱顯俾安允叶之宜　太極民極肇功用於未形允化道化待聖
明而後理斡旋一機所濟既博調叶兩間其端在是所利乃天人之利大
者致之以和合形氣之和功其若此　淵懿超古清明若神發洪造施生
之德遂群黎養育之春用周於懋易非區區備物以成器義充於大學豈
小小發則之謂仁此其有道以致利否則啡天而害人實聰實膺之風全
阜通甚大辟上辟中而無間調叶惟均　益蓋不暴殄其物始全溫厚之全
仁不竊剝其財安有怨嗟之病生機融貫於妙造日用流通於兆姓以正
德厚生墳荒德內之善以達道育物素篇道中之性非大利之外芒有斯
和見妙用之機獨全於聖仰作哲作聰之主益以無方全立極立命之功
罔乖于正　大抵天與人並立惟聖宗主和自利中出有機混融況無無

功顯政期並育以無害而化化初必翼相生之不窮故必有庸哲文明之主乃能全財成左右之功舜璣屬圭調順乾容幽衆爲乘薰陶土風於此見至和之叶得之於大利之中保以咸亨義兼限於孔聖用而無間順備述於楊雄 亦知夫在天之和則兩暘寒燠之時在人之和則夷懷析因之利自夫舟令逆之役形于記之變者飲害之遂夫養生之意可不謂天係會回陽氣於寒谷暄譚養植春臺於崇地則知太和本流行於隱顯之間上聖惟源得於因成之義如丕群得皆五紅所阜之財若曰叙嘯本六府惟歌之治 其有天意眷春於十七年之久人情依依於三百載之餘夫何日中以致貨泉府源塵潰運以致衆太倉積蘆圖宜妖星或見於衆韓民怨靡安於厲居飲利惟能數功亦大矣則天且可和人將曷如當令女則布男則桑業逐民間之業本無飢永無數日造化國之舒 柳文知群黎並育乃遂之功大計或辛壹和之至此乃海涵春育特臻草木之茂雲飛川泳性極萬魚之遂臻雍天和人和而萬物亦和允見聖功之極致

聖人致天下之大利 建寶藥孝傳 以天下欲治聖人使宜本大利之關者為群生而致之昭實位之至尊所行以順益業區而非小害廣而推

聖人即物理而成開物之功圖民用而寓使民之意繫斯世得宜不逆順適苟外此求益皆非極至大哉同利以衆人之心而為心致亦何心因天下之利而謂利 觀其淵懿高古聰明繼天道盡君師之善職同敎化之身念生生而群冑傳養生之具而物物資用執創物之權必因其利有以為利所謂自然初非使然聰冠群倫任此綱常之責澤施四海傳業功用之全 是利也蓋人之順則飲食萬衆備物而用則舟車牛馬中有裕爾它皆小者乾始而亨能以乾美益有攸往光而益下有使於民豈強民乎不同其利特私利也智以臨文以別運此規模事之榦義之和達端朝野 請言夫事物流行皆有理在聖明制作豈容已私非意在利民神農氏之等作是私於利國梁惠王之所為所以即日用以不關為民生之共資始毛既不便則教以佃漁之利庶野非所宜則易之宮室之規使層層而為致特強致是小小之利斷為取斯想萬邦表正於成湯以除其害諒玉服粥成於虞舜蓋取諸隨 嘗考夫係辭十三卦器在畫前洪範三八政用存言外蓋始初本物理之均具持工宰於聖人而有賴是宜一食二貨有不盡之生養上棣下宇受無窮之庇蓋皆 共生理有以致用使利止小惠豈能成大想稼有作甘之味乃殖稻粱嫌貨明交易之宜自通鑫具

後世君非國利以為利民有若間而不間為弧可也烏可干戈之慘服絲宜也豈宜杼軸之空托利勢之言戚則徒尚假利用之說貴為莫窮雖名致利適以為害良以徇私未能合公盡思民既厭於結繩乃從造契世不資於謄用未必為工 至矣哉利之至庸民則不知利必咸用神之所謂飢食渴飲適自得之天性鑿井耕田融未聞之風紊至是則聖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功罔既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盱江何極先 聖理獨復誠存法隨一本貫中之抱式公天下之為端否實位之尊所操粹若膺作衆區之法皆放行之聖人物欲不能參王性之誠明哲實足作生民之則揆吾方寸終始勿貳放之四海會歸有極一惟獨報見聖人周敎于璧久也弗渝合天下以為之式 觀夫庸哲高古聰明繼天吾身乃德兆之宗主誠意不二三而變遷德守德之和德外無範道執道之精道中有權乃知抱吾一之誠也是即為教天之式為聰明淵懿冠乎倫誠存至當南北東西放而準德自中全 蓋曰粹然守正推無適正之思允以執中執有周中之失立爾標準純無心術四方雖廣儀由文后之無貳允圓雖衆表自商王之克一此聖心精一以獨抱乃天下儀刑之自出且王心獨守斗正執本精微使國人皆有所歸舉陶純實 大抵誠至聖而盡主一弗雜君為民之則毋參以私苟貳以二參以三撓彼事物是上無法下無效蕩然表儀惟聖也心不貳兮有執偽無戴兮撞持百官承此令自茲累萬民見之德由是丕二者如是式其在茲想度以身先義自夏王之繼諒法因世仰精由虞帝之惟

或者謂抱義而虞義有準之功抱誠之正誠寓經之理是皆經世之法則是以示人之底止豈知誠行者一此乃中道義歸于一外無殊軌雖式之為式散諸用以若異然抱所當抱由謹終而知始是以元先乎德準亦體於義經統大于王法洞明於麟史 柳常議可法可度在守一理易推易挽當防衆攻向使聲色氣香一覺羽奏曲管絃間音一龍期修宮則何以四方用式蔑有越常之習百辟是式潛消種黨之風信天下知所矜無越準則皆聖心純乎一不分始終權堂奉太之多慾律人以法切笑漢皇之雜霸紀下非公 雖然蒸民之則國有取焉萬世之法亦無遺也今此一而定國備位早立一於任賢恰備決捨然則聖之抱一者又知相授一道咸有一德者焉是以為法於天下 與化李君瑞 天下向化聖人示儀一自同心之抱衆皆咸式之為獨全正性之明執而無失推作衆區之則然若咸知 闕之君心當決於是非邪正之間治法常聽於把極堅疑

之日主之於中見不貳於之而準民歸表率物之功者衆同論不齊人
品不齊式自抱中來天下此一聖人此一　南面當扶法宮靖深念用人
幾易於鈞軸而言治屢更於瑟琴必也主興邦之言挈衆論以歸獨任制
誰之賢扶陽明而勝陰即此為身儀刑之地孰不見聖人明白之心端居
九五位之尊惟精以執昭揭億兆民之表丕見于今　是式也言其實則
毋搖異論之鼓簧宜惟民極當立正人之砥柱斂而獨主於常德散則咸
孚於下土舜精以詢謀舉世法舜為執而選士萬邦則為非主宰其間一
者常定則觀聽之下式何所取王心無為而守允執厥中國人知有所矜
惟公斯溥　故國事物均此一道不出人心之理意向無所主其何視天
下之趨非執中庸之兩擇善決矣躬立太宰之九正民可乎此乃正論持
而私意之說破善類主而小人之勢孤衆議不能移揭衆望之山斗群邪
莫能撓示群方之範模準之四海治表攸立如曰兩心聖人則無想謀既
大同範底底民之叶謀賢惟勿貳法宜九土之數　向使堯守此一非詢
訪之必精湯主此一非忠良之為輔則巧言與嘉謨喙喙爭騁頑童與耆
德紛紛無主何以極立烝民新唐治之標準表正萬邦揭為民之規矩惟
定吾所主開有偏見此自然之則可推同守惟執其德儀愛作於文王無

武爾心法宜道於周武　厥有太宗常謹一而心未能正宣常亦純一而
德猶不純所以親魏證疎魏證邪佞易惑信充國疑充國使宜謹陳然且
樞機品式鑑切紀下勝今格式萃嚴律民彼識見己差私心徒曰任己是
規矩不正大匠亦難論人不見羨書執此以任賢事修於府戴之行之而
察邇民證於身　憲忠佞不兩立而佞每亂忠正邪不同處而邪常干正
為法之朝凶族尚肆為極之世讒言猶病嗚呼天地間陽一陰二故真元
會合之時少參差不齊之時多信抱此莫難於聖
聖人立天地人之道　貯江貴士褒　天地人異聖明貴均道兼立於三
極功獨歸於一身素存設教之神出而宗主廣建統元之理妙矣獨綸
學從二氣之剖分中有兆民之生聚非聰明之主融貫隱顯何扶植此理
流行古今形器獨超之謂道聖關其機天地且立而況人身之為主觀
夫智燭物表美全性真發揮無極之至具統攝有常之大倫若曰一元剖而
已窟一中之妙五氣布而遂鍾五性之民微上徹下均此道體立極立心
係于聖人方龍位乎中扃顯其功於培植俾鬱分而後各全此理之真淳
雖曰陰陽二位分作剛柔仁義兩端根於負抱欲扶此理於不墜必賴
吾君之有造數中庸之位化育我贊建洪範之疇獻為汝保立之斯立非

事他術有其所有不離此道位居乎五自然化化以生生極建乎三執洞
淵淵而浩浩　厥初有道原若陰若晦其間無聖人執綱執維況乾坤之
內非止形氣而成常之外初無訓彝宜聖也心融一理之脈絡力為三才
而主持使日月草木正位各暴君臣父子常經不虧國所有者從而主斯
形謂其誠注精稽於康伯理言其順說載考於宣尼向使氣涵混沌派
夾機緘民胞二五渾然形質立常兮太昊不作立極兮唐堯未出則何以
象彼星辰考彼疆域綱而佃漁居而宮室使至今道脉接續於後世皆陰
古聖人主張於當日想事修六府蓋由夏禹之執中言順五常率本姚虞
之惟一　果而立地之維流峙川岳立天之時暑寒夏冬教立於人而序
序人物教立於人則鄉閭禮容散之於外功與用著斂而在己聖為道宗
不惟常叶於歲時範由武建豈但順言於性命文自文重　是何義雖廢
時時不廢於上天雖雜湮水水弗湮於本性習俗囿而道於習以無損高
風靡而道在高而以病至是則人欲變道而道不變為見植立有功於上
聖
聖人順天攻以全功　建安蓋伯升　天意佑下聖人立中惟順自然之
政以全不及之功大以冠倫由盡困成之理承其示事周虧化責之工

混元自剖判以來大造之主張執是惟賓聰實治周嘒其意故妙用有機
渾然此理且天方眷聖政實賴於輔成使聖不順天功欲全而何以　錐
曰虎變當極龍飛御天然念縱以多能正功成能之望命其職化盡持贊
化之權順成之道容有未盡運用之功得無少偏獨智足賴輔相體交通
之泰真機密運保和成美利之乾　茲蓋驗一氣推遷乎乃調元因四時
代謝我其正閣動則合豫柔而體晉是宜歲成所主自協日月之來往道
相其密何有風雷之烈迅凡是功全所未全宵在我順其當順出乎類拔
乎萃惟以身參裁其道相其宜初非私徇　乃今知皇天無私眷所望者
不淺洪造有遺用待人而後全使統元于上自成化以足矣何承意于中
贊作君之責焉矧聰明出任付託與造化相為幹璣功存勞道則運以無
積功在養物則輔其自然使其私智之少勝寧免化工之或慙永賴夏王
善實由於府事亮時虞舜齊蓋本於璇璣　思昔宅未命而曆象之數孰
司範未訪而寒燠之時不正向非堯自天眷武由天命則何以功成兮形
為暘雨之證叶功廣兮寓在星辰之時敬故凡膺帝佑以為君為可啼元
工而治政未為魯國嶽豐年秬黍之司無若宋人有終日揠苗之病　而
況天君清矣洞君心鏡天情養矣瞭然性真官曰天官謂司聽以自我養

云天養每長威而檢身修之於已既無往以無咈以此全功豈不成而不
因妙幹元化用歸聖人是則亮於其實抑且類爕調之相成而與共又將
資輔弼之臣　又當知盡順承之職圖所當爲極全能之妙莫名其盛川
流山峙且叙定位魚躍鳶飛亦安止性及其至也天地官而萬物役焉何
者不歸於上聖

聖人立天道曰陰陽　福州熊高升　惟聖立極曰陰與陽此天道之形
著以吾身而主張大矣慇倫局建運行之妙言其有證周乎動靜之常
切原極中分造化二氣流行君上妙經綸以機出入謂代謝其間乎戾未
免必均調自我輔成不及天道若難名其形象以證而求聖人知可驗者
陰陽曰和則立　雖曰濬哲高古聰明繼天探觀神之妙以按觀權乾化
之機而保乾然念藏於無形實發露於有形之際化而生物已胚胎於不
物之先别陰陽流動變者曾耳必氣數斡回道斯立焉擬以與參局使有
常而有序其斯之謂當今無伏以無愆　豈不以洪水未平是終汨於五
行烈風弗迷斯可齊於七政扶持窮漠之洪造調叶條舒之常性小大象
於泰成泰裁輔剛順象於臨保臨孚正蓋充周宇宙象外無道而綱維功
用責歸諸聖唯發強剛毅之有執何以建中謂秋冬春夏之相推必其叶
令　請言夫運真機於亭毒理氣一脉爲元工而宗主聖明此身雖太極
本無極雖探賾以索隱然咨諮與休證均以形而示人信欲盡彌綸之責
亦當回氣運之新水火既修時乃叶於治府燠寒未若我不知其叙倫此
氣之散此道之寓非人不成非天不因舜局受課惟驗舜衡之日月堯何
順則但觀堯曆之星辰　是道也藏有於無陰陽之妙既胚根動於靜陰
陽之端已造使流轉如常何待建極然輔相或虧能無失道故曰有武之
叙證斯彰厥類之顯有湯之禱旱乃永欽崇之保蓋因道以見道有大植
立使外天而求天局明淵浩是則經言乎大在春秋無柰於生成變述其
元必水火各安於濕燥　然嘗謂理爲氣之根同出此極誠者大之道反
求自心且以叙天九疇脉絡一敬撥天四時胚胮一欽故疑信不同則風
大風天而畫狂既異則雨時雨淫蓋踐復爲實地感召在我而道器非二
物雖持目今更令福善無私君子常逢於一忝好還有助外夷自應於三
陰　斷之曰胃中具一極妙矣合凝身外無餘天隱然對越天性靜虛真
境止水天君昭斷靈臺齋月然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又自有一身之陰陽
此人道於係辭而亦曰

聖人一天下財萬物　廬陵張林桂　天下至廣聖人獨司總大權而像

一財萬物以皆宜稟卑冠之英姿混同者遠合不齊之衆類宰制於斯不
孟關群分類聚必資品節之功國異家殊殆匪均齊之術惟統臨爾域
以勢隔則制量之權皆由己出且天下有群情之異夫豈易齊故聖人欲
萬物之財必先使一　膺哲高世聰明御天混六合之廣而撫御無間齊
四海之衆而總臨獨尊茲同風共貫囿有扞格故隨物制宜惟無幹旋此
穆穆明明既已合爲公之域彼林林總總嘻非屬兼制之權　由是均調
庶彙裨遂化生節制群品使歸陶冶男衆女布商鄙農野爾生紛錯悉由
運量之內爾類散殊均在通融之下由總權御世有以一之故凡物得宜
無難處者上智奄坤維之勢時已同然有生具咸見之情吾能制也　請
言夫物盈宇宙未易區處權在聖明當嚴總持非奄乃提封自有使同之
道恐紛然異體紛無可制之時聖也壹乃衆異混夫八維飲食衣裳寡制
以無外山川魚鱉曲成而不遺茲物情有所則矣舉天下莫能異之通若
周王何止飭五材之以混知虞帝豈徒修六府之惟　人但見土穀叙而
爲俗惟和財貨通而商民不困則曰聖以道御物無形遊豈知九州攸同
均茲慕德之意萬邦以正共此來王之願若緜區未有以使一則爾物何
由而制萬壹而齊類更符崔氏之言達以養民兼叶荀卿之論　又況業
遵九年之道德同萬里之來錢可鑄矣議深鑒於單穆稚可平矣法思行
於李悝可不詎明一統而更常制立仁同一視而賑民康開使人情無或
異者則物理何難制哉將見和以統之和可臻於利用道而同此道足遂
於生財　其有寵物貴賤而國力易窮制物低昂而民心愈屈蓋權宜而
致利斯謂均濟若執異以爲同不幾矯拂要知聖人之一天下未嘗強天
下爲所以能財於萬物

聖人聽天下取諸離　信州湯一翁　聖聽天下智周事情無一毫之蒙
蔽取諸象之離明聰足有臨外達幅員之廣理能近譬中存利正之亨
聞之聖心無壅而不決之機易象有虛則能明之理厥初畫卦意已先寓
自今臨政體之可以惟能聽也天下之情何遯乎非外取諸胃中之明即
離矣　雖曰中正履位清明在躬恭已南面詢謀合宮然而堯光所獨何
盡在於堯耳舜智之聪何不遺於舜聰意者合坤輿之大會而歸離照之
中稟淵懿以作君萬方洞達體正中而爲政一理昭融　取之如何象其
麗正而復正君尊體彼重明而繼明御極洞徹一性照臨萬國當文明之
盛如二之吉毋向晦之終若三之要欲其隨事以兼聽當即離虛而取則
素全惟膺達乎遐邇之間近體於身同此虛明之德　我聞曰天下有萬

事能聽則能斷聖人為一心責明而責虛使伏羲所畫攜或缺此繫辭贊之聰能無蔽歟惟聖也洞一己於臨民之際闢四門於蒞事之餘不惟聽著象曰象火寔止傳觀以佃以漁其聽溥也即身取諸若曰通之注考王生之語如云明也說稽孔氏之書　嘗疑之聽非火也且形屬火之言聽豈衡也至有為衡之語豈取其幽隱之洞照抑取彼重輕之兼舉當知衡司於夏夏為離正之地火盛於南南乃離明之所苟能即此道以兼聽可不虛其中而自處想出征以此昭昭仁義之師諫成化由之秩秩紀綱之序　非不知取益教天下柔耜斲揉取隨利天下馬牛服乘或舟楫取諸渙濟以致遠或書契取諸夬易夫結繩雖隆古數聖人隨所肯法然係辭十三卦離充首稱因知聽政之有道惟以虛心而後能更令廣彼吳聰康可知於先後抑使用夫坎耳險備識於丘陵　恩當著世事以參稽鑒易書而審訂明離當照陽精胡至於薄蝕重離用繼儲識故為而未定嗚呼今之聽天下者又當明兩之離以戒九三之離歷有稗於聖聽

聖人立人倫正情性　袁州胡宗

性本衷降情防外移待聖上之興也立人倫而正之獨抱誠明揭以彝常之教兩無偏詖粹然動靜之時閒之烝民均物雖有常心一日廢紀綱能無過行惟揭之為教賴有元后故發而中節各安天命且性本不流於物慾易縱者情非聖能自立於人倫曷歸于正　觀其作以惟睿運而乃神為生民立極於萬世知名教在吾之一身品如永遜則五典秩禮道或不違則九疇敘倫非教明于上偽作人紀恐情動乎中或斲性真藏諸用顯諸仁首明綱紀出於理合於道悠返真淳　是正也非拂其好惡強加田耨之功非外夫仁義反有杞戕之病統會一極儀刑兆姓遵中庸道民無不中之善悠原關雎化詩有自然之吟咏敘彝者倫立極者聖豈人其天復情其性王者方新於統理闡作教樞品為雖有於上中澄為心鏡　大抵命兩間而謂人均具良皆於大中以為教有資聖明自君臣至夫婦五秩是禮無賢否與智愚一均此生特暫為血氣之私已不無賴君師之正名三綱舉兮準繩三品之論性五常修兮防範五秦之縱情方其未立何有異理及其既正渾然一誠如云稟節之辭志稽班固若曰原明之語跡考康衡　蓋始者友朋倫也情亦見於友朋父子倫也性不知於父子奈身不正者有所忿懥心勿正者流於邪僻故必有湯之修紀則性乃可若無舜之敘典則情終不美幸六君子以來皆妙斡於風化而五星極之建誰不還其天理使人皆一出於正也則倫果何資於立耳是則教防其為要資彝訓以敎之學所以修無類

序庠之明以　慨後世常棣之詩廢則兄弟紾臂家人之道乖則婦姑反胥所以六藝相摟情實皆欲四端未達性根豈仁幸而宣韶人倫情且見於導下武紀人倫性亦成於化民倫非因兩極以設教未必純乎天而不人使禮可耕田何主有借鋤之子如心猶伐木豈能無擊柱之臣　抑又聞始為教教雖因稟賦之真然也感民又自中和而入樂易嘗情嘗於長幼之分定禮可節性節以尊卑之序立不然則立人倫正情性之論何以發於禮樂一志為又見帝王之沿襲　袁州劉龍翔　惟聖立極因人敘倫爰正其情之發以全此性之真位繼離明植乃典彝之教功存蒙養粹然動靜之純　烝民均物則曾何愚智之分一日無綱常易溺黨偏之病惟英君扶植自有常典故真境渾融略無過行且情生於性奈何物慾之易移幸聖覺其天爰立人倫而使正　妙斡道存弱持化鈞出為儀表於萬世責任經常於一身世不可無教則力扶五典以盡世民未知有紀則首植三綱而示民非極因心立正表於下恐性為情撓拂天以人藏諸用顯諸仁茂宗厥典出於理合於道盡返乎純　正之如何隄防六鑿則揭天六順之修檢亦五秦則提我五常之病脈絡一理範圍萬姓成王睦族成遵防偽之教商湯修己孰越隆衰之性蓋凡有此生則均具此理特暫逐於物而正資於聖學校以明也何分上智以下愚闡治而成之但見理融而慾淨　賦者曰情自性中來暫為私慾之湮汨極非心外立正賴聖君之發明非禮有經訓有紀揭示斷世恐人勝天慾勝理孰全此生所幸得上智有彝常之教用能制群心於嘗慾之萌學關雎化正禮正義遠中庸道盡明盡誠非以天覺天表正自我恐因物交物性戕者情不然稟節之言曷陳於固宜爾原明之語兼述於衡　蓋始者庭闈惟諾父子主恩廊廟都俞君臣有紀禮耕義種發必中節人去天全戕無猶杞雖厥初均善於抱負然因物易流於邪侈是以文后明倫依人性以罔咈虞帝敷倫防人情之不美惟以身任教君有如此亦因心立極吾非強以但見遵王無惡直形遵道之歷民順則不知詮沸康衡之董子　蓋曰六君子不作教欽宗主五皇極浸湮人亡典彝雖漢武紀倫性覲民壽而孝宣韶倫情期下知奈何指狗為仙竟陷欺君之責侍燕作色略無為父之慈豈特君無大扶植抑爾俗強難轉移當知一則心惟多慾膚主性質一則政皆雜霸中才等夷使君為堯舜有所立矣則人盡奉變奚勞正之不容色起借鋤豈復有耨田之比設或爭與擊柱亦尚如伐木之為　斷之曰導之以理既會本真防之無教終流私習惟此樂以管情昧賁賤於音律禮以節

性下尊卑之等級是以立人聖人倫正情性獨見於禮樂志爲雖天地之
心亦立
聖人器禮義田人情　邵武純得一　人自聖覺情防物遂禮與義以爲
器功若農之服田仰止聰明兼備修陳之具推而壟闢伸全粹美之天
聖人念民生備物之生以君事體農之事惟中節合宜兩有治具故養華
去穢一陶春意人之感者善此情悉亦此情田以治之禮爲器義復爲器
當其德粟淵懿性全敏明觀群心感物以隨動念衆慾如根之易生所
以修種之柄有不種之爲種治耕之耜雖非耕而亦耕惟能即道器以制
用自可推農功而理情方出以經綸其具異斧斤之比若動夫種試於中
防秦鑿之明、益蓋去惡無其具則惡草滋繁樂善有其柄則善根毓粹
當隊此以後種胥會之而不治接其生者芟夷物交物之害理而動者培
養天其天之利俾群然不縱於情慾所恃者可操之禮義修兹柄叙有秦
種漠爭之功明彼始終若夏甸商郊之地　嘗謂器者農之貫難缺於耕
耘之日理爲慾之對當明於界限之特況如周生教期既碩以既阜豈謂
粤無鎛可乃畬而乃菑必也因群情而耕種隱然有農畝之鎡基約如弗
畔在在興邊畬異不荅生生務滋信有間器與能之理乃無商田維莠之
詩記考戴生修達纂云於實也注詳鄭氏剛柔亦謂於和其　亦由夫根
陰根陽情涵未發之初生動生靜情露方萌之始人心自可制物人慾豈
能勝理奈愚者縱其情田甚稊稗昧者蔽其情田誰耘耔我得不器藏於
禮探彼禮節器安於義勃然義起但令耕方寸之地爲皆可圃道中之春
矣想見而用此依然成后之戴芟諒緣以制之是亦夏王之操耜　或者
曰悅義知悅習人所同得有禮猶有藥人誰不知觀民情不莠於欲意君
上来農所爲何植杖而荅義弗容靨何借鋤而慮禮終可維嗟世道其蕪
天者自若亦性善本根人皆有之倘曰下通爲用並耕於許子未知上好
固宜學稼於樊遲　抑又聞防民甚防物之荆榛治己即治人之根柢耳
管絃之器當剗盡於聲色目構蠹之器盡去蠹於酒醴夫惟不舍己之田
而耘人之田始可制侍於義禮
聖人理財正辭曰義　建安鄭大年　惟聖知本理財有辭必曰義以斯
正豈罔民之可爲全夫致利之能言奚自順斷以合宜之謂道貴由斯
大九利公天下會道則私事當人心於言無愧非取之有制動合乎順縱
巧於爲說用何以致財者末也詎容理此以無辭聖曰非它不過正之而
以義　觀夫備物之用使民以宜度事合名言之順示人無毫髮之欺意

謂九式非過取擒周令剸爲過六府豈私用外爲撲而必私使辭不正辭
於義悖矣是利以爲利強民取之等思守位以聚人言爲爲當要必度宜
而制事在審其惟　是辭也名之以助徹名有定名令之以貢賦令無所
令非利一己以恳百姓貨云其聚立於大易之道用言其足宜以中庸之
政苟違其義以過求吾恐其辭之非正且權低昂制輕重蓋有名存必立
可否明是非不爲私痛　吾故曰利自義中來舍義則非利財之名不正
何名而取財生之有道則圜府龜具取之無藝則鉅橋鹿臺吾非巧其說
以聚斂不過公此心而剝我貢無擯取任土九貢材不妄費用天五材辭
不正也義安在哉係哉考於奎尼非言以禁吏吏稽於班閫道謂註關
何聖人錢穀未嘗問藏有富於縣都豈鐵未嘗議去其征於關市不區區
乎頭會之令下不屑屑乎口錢之算起蓋曰以太宰計財用自足邦賦捨
大學言財利是無天理有義制之正辭在此不見諸言貨殖皆云本務於
商王詩詠阜民蓋謂由行於虞氏　或者議吏幣以賸財何漢倍之虛耗
稅訟以斂財何唐民之怨咨稅訟不義也算至丁口吏幣非義也創爲續
度所以輸臺雖有詔覺則已稅奉天非無制悔其可追嗟理財於初念不
到此縱正辭於後終難反而甚而間架之令行諫爲不用至若舟車之算
及仁亦徒施　又當知美餘言售以味翠之貢耆會斂說行旬泥沙之用
傷故古者匪頒有式謹德所致貨利不殖制心而已使徒知理財之有義
而不知節財又今之第一義爲人亦有辭於我矣　建府陳世延　惟聖
裕國理財正辭非容心於道取蓋曰義以無私躬全致利之能言何以瞭
道本得宜之謂事審當爲　蓋聞取民之制烏可無名有道之君未嘗規
利凡源源致用一出公是亦事事合宜了無私意今日雖理財之當急必
也正辭聖人不任智以強求亦惟曰義　觀其設教寵觀向明繼離念邦
家雖生計之富裕然政令豈吾民之可欺所以均周之用昭明周式之六
典阜虞之民洞達虞弦之一時曉然使天下以知此不過自義中而得之
仰明君之不害不傷言皆當矣亦太道之無偏無陂宜務行而　蓋曰見
得而思則令必當情先利而後則言皆得理有定論在自公心始足用數
言根中庸爲天之道聚人等語本大易禁非之意信知行義所利傳哉
是言財其辭由矣覆茲五位阜殺寓奚令之公蔽以一言揆度得坤方
美　吾故曰財散於天下御以術則非正言合乎人情必所行之得宜
以道而生無劉穆桑計之功取恐語人有愧縱湯誥竟言而亦疑此聖
知邦計之從出故凡事揆時宜而後施農桑非強致行道故始食貨豈

求遵王所基未嘗舍義惟利是徇以此為辭其公可知想明君武王八政
言用農之次諒行如舜帝九功歌生屋之惟　何古者漁鹽可譏也譏不
及於漁鹽關市不可征也征不行於關市幽詩八章無強取之條穀爲貴
一書茂過求之絲枲亦曰生財無非道義所當圩得財亦有致義爲必以
使私者勝公者泯妄有所取然名不正言不順皆從此起所理無它曰公
而已仁如有矣國奚渠宜之征道未至於訟謹費人之後　自取民以義
既遠隆古而舍道言利浸形後來更鑄之令下為潰民害搜借之說進關
唐利謀幸而陸宣公百奏言言征斂之大條賈少年一疏懇懇公私之可
哀嗟我家大計幾為私懷幸公議一脉力為挽回苟務明義何難理財既
唐太行仁運漕奚言於關內如武皇多欲耗蠹徒歎於輪臺　斷之曰利
以義則公不以義則私財因人而理亦因人而病信一張湯巧興籠鐵之
議用一宇文妄出括田之令是必希大學小人務財之害而後可以行係
辭理財正辭之言正人進則辭無不正

聖人仁宗位財聚人　三山謝扶父　權揔上下德歸聖神仁素履以守
位財必豐而聚人智足有臨望景孚於當世寬能凝鼎利兼萃於生民
蓋聞群生每安於富足之天神器要必有維持之地何統傳于上衆戴于

下意命脊者德民趍者利且體元作聖深思奚道以經邦非曰仁與財何
以聚人而守位　雖曰歷曆光啓鴻圖肇新显眇億兆之赤子天拱九重
之紫宸然念大寶龍飛雖永乾符之握萬民鳳集當思離散之困必養生
厚下困被之利而祈天永命推昔此仁絶類離倫為帝眷民心之所屬保
邦蓄衆在貨泉德澤之咸均　想其基圖千載而膺澤縣洪煙火萬里而
利源蓄裕世世燕翼元元蟻慕豐水烝哉鄗邑鼎定南風阜兮鄞墟民聚
非吾仁天覆爾利衆衍何生晝日繁衆厪山國有客乃大聰明新南面之
臨宜在其高招集異衆異之鑄　請言夫皇家有憑藉雖萬世以可保民
生苟困乏曾一朝之莫支舜由仁義曆數在爾禹底財賦謳歌者之令此
寬恕襲家傳之法農乘富日用之資騶虞被矣八百載之過歷鹿臺散矣
三千臣之會師信知德盛則祚永未有財豐而衆離大曰寶大曰生請考
係辭之語有斯富有斯貴更稽范史之辭　人徒見七十翁嬉戲潰俗相安
三十世流傳周基寢久豈斯民烏合之偶爾抑累代鴻休之私受當知絲
絲忠厚仁養世積在在富庶財猶貫朽信人惟懷利人乃可聚而位匪有
德位何長守想永益天祿自九功惟叙之時諒今　大寶乃國法既流之
後　彼有商鼎將遷猶濫忠良之戮潰户已耗且寵弓貫之財或竹木有

徂啓亂亡之憤氣或鞭笞肆虐建再傳之禍胎嗟竭民膏血為利而已而
戕國命脉豈仁也哉盡思夫約法二三章都永長安之地賭分百餘萬聲
傳魏博之雷　抑聞之上惟有德於利必輕后欲守邦非民罔與孝文崇
義始除盜鑄之禁武帝多欲乃有筭緡之舉是知聚人正所以守位散財
正所以為仁故首述曰仁之一語

聖人觀會通行典禮　三山羅世英　惟聖制作觀時會通行典禮於天
下皆源流於易中智足以臨默察卒亨之治制斯可舉大哉秩序之功
聖人用易以秉時審權而達體凡熙朝顯設其制持盛亦休運亨嘉自今
以啓觀四海適會通之日寢底文明非一人得參酌之宜曷行典禮　神
武間出聰明挺生以大易周流之義察斯民和洽之情睹變化之乾則可
見乾合考往來之泰則始知泰亨此休期自克罕遇宜盛制于今可行誠
明素把於哀衍亨而復合經制特因於世道天以象明　蓋曰民情既達
防民之政可施治道少睽飾治之功莫顯心與易以為用治隨宜而後闢
雖多難有三數備物我亨我將載歌式典非當時強是制以修舉由聖意
察其時而運轉存神索至識混融洞達之機翔制辨儀極顯飾修為之善
請言夫世道升降即易可見治具修明惟時是因戰爭何代典且見曾

偟偟何日禮備撫泰剝當盛世以飾治盡闢獷文而示人順而通財始可
祭蜡遑而會極乃能叙倫信觀時察變皆得於易見行典興禮初非強民
聞曰適時注考韓生之述象言見嘖辭稽孔氏之陳　是何秋宋所享不
言於司空平土之先宗伯所職必係於冢宰佐王之命蓋四海未會同何
有實宜萬民既通阜乃知遐敷斯時苟未極乎治是制亦難施於聖朝來
萬國議容贄玉帛之新道啓八靈文物觀衣裳之盛　又況明禋豐無位
新復蚳興地再恢父老覺望重書一至觀衆腊寒於是辟雍修學新樂有
紀祖廟致享慈闈問安惟聖心於易有得故治典仕人可觀躔虞朝成聚
之時五膺於我遇周室用亨之日六建其官　抑又聞儀之大備多生平
定之時世不如古罕遇亨嘉之會固非通也何用祀之義亦取渙非會也
何餕廟之儀猶類要知會通時也若典禮其可一日而不明觀變之功其
大

聖人立中道以示後　盱江余子敬　道統之正聖心所傳立大中而有
地示我後以皆天風楊至美之宮極公所建用啓遺仁之世覺以其先
切原絅王果執開心悟之機皇極所以為家傳之實植其大本即此默會
啓予繼世俾之能保聖胎乎後契其天以覺其天躬立厥中示此道當傳

此道　大以能化得於不忌念大原自無極以有極欲正統由今特而異
時惟精惟一關明心上之精一是訓是舜扶植性中之訓舜此立之斯立
聖聖傳是而覺其後覺天天契之聰明是以有臨不偏所建啓佑正而周
鈇如指諸斯　示者何心而允執偉心須以誠乎言不可闕非言傳而面
受培植者正會歸其有武作法極將聞述養之主湯建其大正啓思膺之
后即其中以立其心非吾道昌傳吾後且蕩蕩無名也允桓惟微非諄諄
然命之伻諄長守　賦者曰中其不中道在方寸示非真示聖貽後人況
吾心一太極先得古今之正宜家法昇嗣王不聞知覺之真故此有所謂
家傳之脉絡得之於心上之經綸大而盡世欲盡統之可離妙以傳心冀
傳家之克遵即此授受爾其率循世以裕爲請考商書之諸數云爲也載
稽柳子之陳　蓋中道也同於義文首探本原傳於堯舜已存根柢上古
以來至于中古之世先天之與發作後天之體所以周王建中克開逵酌
之成后大禹執中用迪敬承之夏啓道吾謂道接此積續心以示心承之
逵逸矣必則思貽厥出猶及於遺仁德以盡爲教抑由於修禮　又聞
之道盡萬世心之妙國盡道貫三才聖之功亦深康衢童子泯若知識
王路廢民雖其化溢天得天之中閒正歷數地有地之中嗜分土金以

人傳道豈惟一統之示後建中于民復爲兩間而立心但令正則是道錫
咸斂於五福毋使徒惟既務罰自見於常陰　終之曰立心傳後圖妙流
通立賢輔後乃魼負荷今也誨而求遺伊尹訓已關以諭道周公啓我然
則聖人之示後也既有洪範建極之道又不可無豐水有芑之仁離之非
可

聖人辨上下定民志　三山蔡惟和　上下辨等聖明有功正人倫而在
我定民志以歸中禀獨智以無爲尊卑既別安群心而丕應趨向皆同
間之高卑既判有禮者存等級雖嚴圭中而上非吾君一正於名分恐人
懲易虧乎天理自古立常經於上下聖則辨之使民遵皇極之訓舜志斯
定矣　觀夫德仰離然命疑鼎新任君師之責以立極揭天地之經而示
人世未知慈孝則父子有等俗未識尊卑則君臣叙倫倫不有會歸之道
恐皆爲陵僭之民仰惟庸主之天臨等差不紊圭使懦夫之風立習俗皆
醇　是民也一聞作極念無反側之私一沐綫猷性蔑滔溢之有明大分
以昭示挈群情而歸厚使富貴而倚者無失所好使貧賤不攝者愈堅其
守蓋限則以中導則以禮見定之者民辨之者后自聰有臨則有執然後
正名雖老益壯窮益堅斷無雁答　吾知夫是禮各有中中非禮之外物

帝天以勝人人與天而兩歧況等衰之別物且然爾而辭遜之心人皆有
之惟明君既立於常制則爾衆孰從於匪彝堂陛勢嚴斷無逆命之臣子
昔是分存果見傾心於外夷羨此志可移此理難泯故其極一建其民已
隨威后正儀禮備陳於以道抉虞徵典書具述於惟然　思昔爪剛力扶
天衰相陵招鈸汙樽混然同體聖乃辨上下之位而位序各正辨上下之
儀而儀文浸啓所以五極一敎志哥敢越雨嗜一叙志皆丕僕非中在天
地間揭立自我則人特禽獸耳其誰知禮想富貴異制人自別於嫌微諫
兄弟有倫下亦流於慢悌　故常謂分義未明則辨之用乃著小大未一
則定之功　尙使衆志俱若家童之日蒸民常如恭古之初則何必辨
等立敎定親與疎恐中道瘝寅轉人懲以滋甚此天常宗主賴聖君之責
斂果而安民考戴記之言思云敎若爲徽述班生之語心謂防於　糾今
來朝展慶上承慈極之尊后冊告成下迪民彝之大宜夫叶周王治定鼎
郟鄏頌膺中興定功淮蔡悉何幸親逢建極之君而身爲極中之民敦敦
越禮門之外

聖天輔萬物之自然　三山李宇正　物以類聚功由聖全輔萬有以成
若本一真之自然屏乃多能靜處不爲之地費夫廢衆俾安國有之天

一原肇自有初萬象紛乎同宇惟相之以道無事於矯揉故聽彼成形各
安於生聚爾物不偽而不害是謂自然聖人何慮以何思克全所輔　膺
賀秉稟聰明夙資盡其運智以酬酢而乃存神於靖夷若曰好順惡逆天
理素定㨿由以直仁人不爲有道相爾無心處之九重正龍德之中神功
俱承覆類極魚麗之盛帝力何知　是輔也贊其化於中膺能盡之時想
其宜於泰道交通之地若爾常性非吾私意萬飛魚躍順飛躍之妙理蠖
屈蛇伸於爾類贊成一付於本然生育孰知其所自臨也而有執也稀稀
何爲異之而使傳之生生各遂　吾知夫大造無全功有賴乎聖凡物具
成理毋參以人爲何心於水以水用智舜何意於風因風阜民今此昆蟲
草木順彼之順丘陵川澤因其所因苟涉人爲之累恐虧天理之真又何
事爲請考淮南之述不敢爲也更稽老子之陳　乃若物害以御尙勞駕
馭之權物謂之財未免制栽之力撮當助長主動終日之揠剝擷求工徒
費三年之刻與其徇所欲以求逞孰若輔其宜而自得順如堯帝無爲果
見於垂衣理若文王不識但聞於順則　嘗論夫古者數聖人利及天下
盡前十三卦理該條辭斷象採木蓋取諸益服牛乘馬所因者隨或制刳
以體渙或佃漁而微離蓋當然而然靡強然爾故因利而利嗜非利而不

見月令著萬有備物覆慕之戒幽風播詠歌烝蔡劉棗之詩　抑又聞智
巧不鑿自全生意之全機械少明未免人為之病苟不誠無物則經綸事
一世之望必至誠盡物則發育遂群生之性此天地位萬物育于思子必
本之以誠見輔相有功於上聖

聖人法天而立道　三山曹雲之　太極莫位聖人法天探其原之自出
立是道以相傳稟睿智以臨臨心事通用憲聰明而茂建理本無偏　夫
惟神心契元化之機皇極播域中之實謂闔闢之初已具成理故扶植於
上必參大造推曆作聖任兩間宗主之權觀法於天立萬世綱常之道
大以能化得於不思念正親之傳雖自我以親授而大原所出自厥初而
已基在天有可法者是道夫何遠而共己而治何為哉客齋神化順帝之
則莫匪備揭作民彝　豈不以曰陰曰陽即仁義之端一冬一夏亦德刑
之政可不仰以從事承而順命則稽如堯揭為先極之大面若於禹建作
禹疇之正立之斯立無一非道法所當法奚矜於聖尊而居上存何思何
慮之誠承以建中無不植不修之病　大抵道在極之先正賴扶持之力
聖為道之主當明法象之困況三才並位皆通貫於一理而萬古常經實
綱維於此身我得不揭是彝之正直參洪造以彌綸盡贊化之誠固以修

教體錫範之意為之叙倫信乃聖之立道純乎天而不人武王順有顯之
常極敎是訓湯右奉無私之德建中于民　試觀夫天道寓春秋則主殺
主生天道在陰陽則一噓一吸道運於天而叶四序之來往道顯於天而
妙三光之出入信厥初位奠於是理以已具豈惟聖特憲武私心而強立
施而傳受策纂述於董生位自致中訓亦陳於孔伋　吾乃知皇極未分
象數備隱禹圖既出機緘可推所以令發風行之渙化成日麗之離道濟
於謙則禮以謙制道神於觀則教由觀施觀先天成理自易而闡見作易
聖人因天所為立者卓爾疇非會其抑見統御於乾變化合乾和之保交
通以泰裁成叶泰長之宜　又當知探無極之初者但見混融泥有形之
末者不幾淺狹今也不識不知泯若言意無聲無臭隱然象法故曰聖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見運用之功不乏

聖人輔萬物之自然　廬陵張壽父　聖所謂道天而不人非強輔於萬
物本自然之一真揆五位以尊臨濟無所欲相群生之固有罔啼其因
大凡有生性所性順通其真上聖天其天因成而已還量於中不有陰相
靡刃於下殆幾巧使萬物林然生也吾遂其宜一入固而輔之自然之理
雖曰教化我職我成我司然而擾擾之中虞舜以靜安安之外唐堯不
知益利因所利利豈強者見輔不求輔斯得其聰明冠乎群倫寂然靜
處品彙付之一順相以無私　想其贊其化於中膺能盡之時相其道於
泰卦交通之義蓋有常性豈容私意忌蟲草木各順天理教果桑麻皆因
地利信知物生各遂真機智者安行無事臧矣蔑加矣無一毫有拂其間
相之使待之彼萬彙莫知所自　言之曰隨方而散聚物理素定任智以
揠拂聖人不為況乾父坤母能生不能教人君宗子任真非任私特因功
用之不及所以裁成之有資不惟舟楫蓋取諸渙雖至罔罟所因者離皆天
然之理如是豈蘊者所能輔之何所事焉請考淮南之語不敢為也更稽
老氏之辭　吾故曰禹治水矣不能強之西流稷播穀矣不能使之冬殖
麟自遊鳳自至成后何意焉自飛魚自躍文王何力蓋物有生有長其理
順適特天不人不因資于輔翼相以自然宜其各得栽花徒勞甚哉隋氏
之奢玉楮求工陋矣宋人之刻　然論之烏鵲可窺也卵翼非我草木可
識也勾萌者天自動自植自生自全奈何穿牛絡馬天者人矣續鳧斷鶴
情其性焉嗟過爲知巧大率求助故未能輔相己虧自然甚至機心見而
鷗亦疑且驚于海安得至誠著而魚可察咸躍于淵　畫蛇者適以自
戕象龍者果將安補故此力非我有耕鑿咸遂則惟順帝識知何取至此

又所謂聖人觀天而不助爲何所自亦何所輔

聖人見道知治象　京庠黃憧翁　聖與人異治固無推道於中而有見
象非外以能知躬全上智之實理觀其賾足驗當今之政形著於斯　聖
人華幽明之責以在躬於形器之中而察理元化運行洞洞無隱王政著
驗昭昭可指是道自斷蒙之既判類實彰焉雖治非有象之可名見而知
此　觀夫明足高世哲能識微身為三極之宗主用合兩間而範圍參乾
之化得兩施雲行之妙驗泰之交悟陰消陽長之機蓋象中有道隱者實
顯知道外求象歧之則非聯躬中立以成能理窮至奧康政是知其有兆
應豈相違　豈不以若常若時證闕狂肅之殊一凶一吉影有意從之異
彼有所擊此其如示觀舜玉衡即舜欽典觀周土圭乃周布治信形上形
下其本則一豈曰道曰象可分而二務若岩廊之高拱燭理惟精肆如都
鄙之所觀求端有自　請言夫象著於有形乃造化之至顯人惟不見道
判幽明而異觀故板蕩證形川沸當震優游害著日青夏寒苟不有聖人
之識其推窺元化之端玉燭既調民想影附泰階荀平國如石磐非因此
以有見欲知之而實難仲舒述陽德之居教明所任異奉論天心之數言
取其安　胡不觀雷者君之象出地震驚雲者民之象隨方隱見蒼龍象

物次則在野太白象丘義為主戰凡著而成形治所由出非明其為道視
猶不見當使與言其有重輝閒晉室之符毋令乎謂之無甘露召唐家之
變　自古人稽驗之意失而後世步占之說來一攝管之　用止皆火一
宮室之過指為木水告主以天戒驗朝鮮　原缺　星占燕運之與雖其
證應其事固已章然一象　原缺　能僅見夫賦斂重增谷永著日
星之變讒邪　原缺　水之勝　又當知至治證應固以象求聖心
原缺　日月照臨即吾大易之常久河海流轉亦我　原缺
則聖人觀象亦不過求諸吾身之天地為以　原缺
聖人　道知治象　三山陳光韋　原缺　類推知治象之做驗
見化工之所為仰以觀　原缺　出驗諸為政有成法之昭昔　閒
之聖心體　原缺　天理與人事相為形見著而在上自可稽驗
原缺　運轉尋自極贊之既判於道已存欲知治象之昭如觀天則
見　觀夫大以能化待於不思窺鼓籥於左旋之際觀光明於下濟之時
風雨霜露此數謂聖春秋陰陽其端可窺觀健之形知此之象苟無所見
果何所知惟聰明之至為能求端於上於枕鋺之中自有觀政于茲　想
其觀風行於渙而彰渙之言觀天健於乾而正乾之事鑒實不遠于因以
視是宜月因其和則換日觀法曆傳其欽則授時敬致惟有形於上有象
於下故在天為道在君為治且乃神乃文而乃武識彼自然凡布政布教
而布刑昭乎如示　大抵天以道而示惟聖可見治者道之形自初已垂
昔太極渾淪此道泯矣迨三才判判聖人則之今此躬擅原天之統面稽
上帝之咨雲漢昭回攏今隨著雷霆震動刑威迭施道實在是象因寓斯
若曰定時某考莫生之對如云改政注稽師古之辭　向使河圖未出道
實隱於先天洛書未訪道不知其大實則何以食貨有條疇布於周武天
渾皆禮文分於太昊信昭則自天見則自聖法之為象體之為道法時布
政璣旋六典之昭設教盡神觀體六爻之造　又況皇極象天以理盡世
王鐵象曰求中立現作服象日月立以為式刑權象天地從而下儀則知
象之所形皆道著驗聖其有作因天轉移承於王者任德刑政端云爾措
之天下謂事業自上形而　故曰天不愛道方示於人聖不秘道復陳於
象法盡治象政以昭布民觀治象人知歸往則知天以道覺聖人聖人後
以道曉斯世為道無二心無兩
聖人五行以為質　撫州吳南一、　惟聖察治以天驗人行即五以為質
事可參於在身挺卑循之聰明行廣武闕取自然之形氣證審相因　聞

之顯無雖為造之殊感召皆自身而出非參諸證應以驗休咎則凡所云
為易知得失天以五行而寄運可探其端聖期一己之盡純以為之質
位始光發明方繼離是以臨也大而化之雖天不求知但惟吾事之盡善
然事恐未善必驗諸天而后知所以質彼之證正吾所為粹然龍德之正
中常庸有通參彼無時之初一益信於斯　豈非哲謀既作則火時燠水
時寒肅乂不明則金常暘木常雨思必曰肅風斯叶于可不觀得性失性
而相彼由致驗休證咎證而察其所主五如皆順行周歟一一有錯行事
當正五抱此誠明之正躬欲無虧觀諸運轉之機證皆可觀　大抵吾身
視造物雖若有間天理與人事感之必隨觀兩若時斯衷在躬之數因風
有愛始知措慮之疑顯然在彼之證驗可以推吾之設施曰從聿曰爰稼
剔乂作以肅作不災上不潤下是貿虧而禮虧貨不此取類何以推為若
稽天必稽自汨陳之后舜如審已亦審於允治之時　思昔以湯之齊聖
而七載流金以堯之神聖而九年洚水豈躬行或有闕者而天變胡為至
此然徵于一意堯即借於方割罪己數辭湯歷原其何以即當時之事觀
之則為質之言驗矣所以地平之效功底允成不然雨至之祥言猶未已
乃若五味為質而調和之理寓五色為質而彰施之意明然作鹹作辛
不出水金之類以貴以圖特殊火土之名信數為皆係於庶事而何者不
關於五行可不察　原缺　一　妙驗吾修省之誠是宜兼從也之言經盡載
原缺　然之證志述斑生　又當知士居於五默　原缺　慧
曰以五實主彼觀言聽視苟參求貳　原缺　乘其次然則所謂
為質者又當考察　原缺　擬五事　原缺
聖人以日星為紀　三山藍謙甫　原缺　聖人以日星而為紀
擬天地以參身仰惟實　原缺　統理法彼東陽之權膺　經綸　蓋
闕見道知　原缺　察時自乾文而始仰而觀象執度可考備以立事綱
維在是雖神聖繼離明而治必也求端謂日星有常度者存以之為紀
觀其濬哲素稟聰明夙資道可貫於三極識必參乎兩儀然舜之精且汲
汲於齊政麥克之綱猶拳拳於受時皆所以觀象而治承天所為則有執
智有臨步占秩思夜以觀晝以察經理由基　茲蓋一周三百餘度而靈
曜弗違五佐二十八宿而常經自正秩若有序迄無舛今是宜地自我明
而隨分畫地政自我修而以中考政使輝煌咸炳於列曜見統紀有資於
上聖作謀作哲運乾旋坤轉之機有列有明茂渙散乖揆之病　大抵厥
初闢太極同有法以有象其間非聖人果執綱而執維月何關於璽而月

以量取時何預於柄而時固柄移況此太平之休運叶應圖極之祥光陸
離昏晝宿旦軫宿而乃別季仲春稀谷秋秣谷而遂分析爽紀者理也則
何遠而蹟考孔生備述授時之語記禮戴氏纂陳作則之辭　古者人時
之授必謹占星王義之虞亦惟象日或炎帝司之星爲婺女或太皞掌之
日行營室凡六爲舉動皆本造化豈總攝綱維不由乎秩倫依於乎定更
稽斗建之移如著在月窮亦考月行之疾　因知民間暇而自有化日德
昭明而星云景星重常重輪有耀皆顯同色同晷流光自形信象非偶者
紀不偏叶而彼既致驗斯爲致靈鄧乎雖驗於初躔第施於曆貫詎計言
於必善請念乎經　雖然爲君法天固自我之當然立經陳紀尤在君而
必以致中和之紀業自此作賞罰之紀圖因以理然則聖人以天文爲紀
而不忘人紀之修豈正日星而已矣　隆興梁崧老　治象闕吞聖人法
乾以日星爲紀於朝夕以皆天稟聰皆以在躬居常惕若即輝光而作
則叶用昭然　蓋聞造化常經有法者存帝王此身與天則一仰觀于上
躔次不紊備驗諸躬綱維自出聖惟内省于其天不于其人紀匪外爲以
是星而以是月　雖曰唐皆高古聰明覩倫理精而世故已熟天定而本
真益純然念出以視朝莫雖運陽明之德入而向晦恐易移夜氣之真必

以日星之成象用而綱紀於吾身全實聰實睿之冀大其運量觀有列有
明之象法以經綸　豈不以晝經之秩皆我經常亦綱之建即吾綱理複
行純粹乾文表裏武何所用固五叶以建極舜不必設由七政而審已垂
象于上有紀在焉取法以邈與天一耳是以賠也毫釐餘忽之敢欺則而
象之璇玉璣衡之察以　請言夫無一息不運者乾象昭著與大造相維
者聖人所爲況陽動陰靜闔闢一理而夜息晝梏存亡兩岐必以在天之
躔度推而作我之綱維義晷朝勝則致譽有執玉純夜轉則聽純不欺天
則如此聖人以之想敎以授時雖乃參於堯帝諒仰而觀象純遂結於包
犧　蓋聖人一日之次混融乎洪範睿思一星之條貫徹乎中庸性命日
叶日之時脉絡作皆星齊星之文源流察政觀吾躬一太極本自相貫然
天君於列象尤嚴取正則知參彼以驗此所謂觀天而見聖切想夫夙興
惟統光轉犧馭之升夜半論經輝挹奎躔之耿　然常論慾波不流豈召
飛流之異性天原缺　真薄蝕之因艷熵皆吾紀微則見外淫滔亂吾紀
原缺　故必戒小星之寵陰屛女謁揭敲之無冰消佞臣信愛者在
彼常者在我而徹之自天固原缺　吾王祥一正瀆綱之大章重
闡瑞再開晉原缺　曰天文萬變足驗人文彝法一脉尤關家

原缺　星輝聯群象之著光符重日瑞絢五龍之原缺
星近則爲一身之紀遠則爲萬世之原缺　治　隆興
路萬里原缺　日星而爲紀凡朝夕以皆天稟實
原缺　成象作經理以純然聖人極中動原缺
原缺　與天終始參諸晝夜炳炳垂象作我原缺　之紀非
器數當正所爲謂乾文之運有日星云胡不原缺　夫大矣經範王哉畫
倫性内參兩儀之運貫中一太極之真天光發越萬物仰照德性昭融千
官拱辰然猶觀象以爲紀式表存誠而律身此清其君正其官猶懷競惕
彼星乎晝見乎夜用作經綸　蓋曰統非由理取辰敍之相維經非以法
有天經之毋失乾行執度之一定人事準繩之自出武昔何以叶曆用其
五辟經何以有政齊者七紀爲綱理之有常天者流行之則一德全内抱
心淵湛若以無私象取陽垂身法因之而有秩　大抵運行同此極觀天
象以可見艷積間其心非聖人之所向況百爲錯綜豈容泛若以無統而
萬變往來方且紛乎其理綜必吾身垂法以主是此上聖以天而處之審
已察其文德晷常運視朝必於朝聽綱緷垂有所謂自然之則待之於取
法之時想人由湯后之修德新以又諒天自有無之順曆考而知　蓋始

者一極肝膵同是真機五行鍾合各全正性陽德舒明德中自有靈耀神
心經緯心外本無天政奈何智者鑿其天適貽紛錯之患昏者悖其真紊
昧操持之柄彼謬迷失統自外元化此終始惡天獨歸至聖豈但統惟萬
事辰知天統之同不惟綱彼四方衡取年綱之正　抑嘗謂日星天之綱
固取經常之義日星陽之類當明法象之因可不嚴太陽之尊而體統不
紊儆皇極之居而權綱一新毋日中見昧而昏蔽於外寵毋星微主謾而
糾紛於小人蓋在天垂象正以純剛之力而貫陽戒陰又其定紀之陳又
豈止正統莫干共仰大明之光耀改權獨總咸瞻太一之威神　是何日
存定晷而或薄陽精星有常躔而或差曆法豈未離乎燕寧先差忒荀取
必於天得無玩狎要知有時而或紊者日星之紀無時而不形者聖人之
紀爲足想明
時之道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鬴 洪武正韻防父切鍑屬亦作釜俗作鬴許慎說文鬴从鬲甫聲扶雨切鍪
鬴或从父金聲徐鍇通釋量六斗四升曰鬴分武反爾雅覆鬴亦 疏注水
中可居作而有狀如覆釜九河名顧野王玉篇扶甫切丁度集韻鬴或作
鍑釜隸省司馬光類篇奉甫切又扶狄切戴侗六書故鬴奉甫切鍑類也
且以為量亦作釜詩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氏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考工記曰㮚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
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之實凡六斗四升按鬴本字器加耳與臀為量晏
幾廣干祿字鬴釜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奉甫切鬴或作鬴鬴釜並从丘
巧鬴古文並與釜同用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濁音前匈奴傳鬴鍑薪炭史
考黃帝始造釜李登存古正字俗作釜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奉古切亦从
篇周禮八四鬴用此借不稱也作犄穡非韻會定正字切奉圃奉 鬴
篆 鬴 古文 鬴 鬲金 文 並說 鬻 集韻 鬴 汝庭說釜並見杜从 鬴 从金
書 鬴 記 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釜鬴 並六書統 鬴 六書類釋 隸書 鬴釜 並六書統 草書 鬴 鬴
並張錫溪 鬴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禮書史及家語曰黃帝設五量考工記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
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
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㮚而不稅前漢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㮚
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
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
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
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
反覆焉春秋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烏侯反釜鍾晏子作鐘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爾雅
掬二升二掬為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四有半曰庾周禮凡

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藪鄭氏曰今文藪為逾十藪曰秉十六斛論語冉子為子華之母請粟孔
子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月令仲春仲秋角斗甬鄭氏
曰甬今斛也管子曰斗斛也甬量也謂之法甬亦量器之名又曰釜鏂之
數不得為侈弇爾雅曰狀律銓量也㮚氏以鬴為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
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為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
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
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故斛十斗然㮚氏之
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重二
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
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
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
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方百寸此
其實所以不同也㮚氏之制旁為升臀為豆腹為鬴律歷志之制左耳為
升右耳為合龠臀為斗腹為斛蓋內方所以庣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
小臀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為升合因其博者為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

徒然哉周禮上年食人四鬴則二斛五斗六升中年人食三鬴則一斛九
斗二升食貨志人月一石五斗五人終歲為九十石然則四鬴三鬴云者
亦月食也其多寡不同皆其大率然也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
鍾聘禮十六斛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
斗甬管子曰甬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甬皆量器也鄭康成
以甬為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鬴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
鏂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宋江少虞類苑周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
實六斗四升積百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奇之實也深尺者十寸
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圜其外者圓方相生之數也其臀一寸者
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而規圜之以圜函方之法也必以圜而函方
者欲其聲之圓也必為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之不韻也亦猶鍾之有乳也
漢斛之法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
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八寸之別也圜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
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六耳者謂升合如耳形於斛之
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
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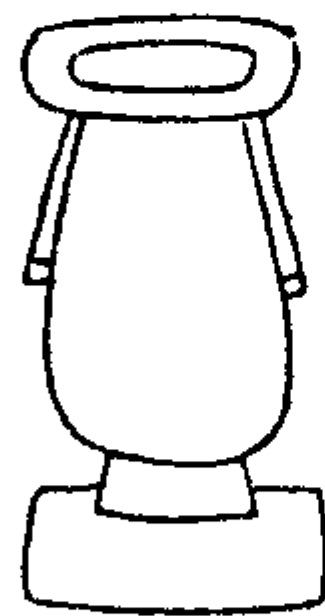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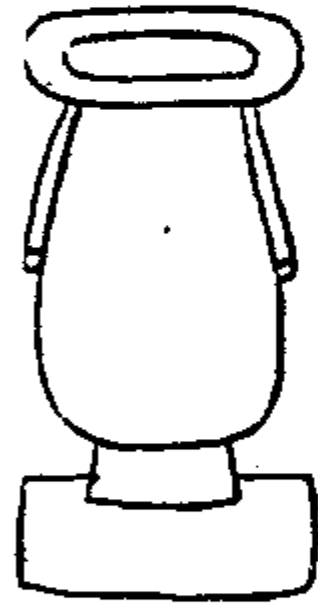
置并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為三也斗在下并龠為二也圓而
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
升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聶崇義
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鬴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律歷志鬴

考工記鬴

鬴氏

氏族畧即釜官見
姓苑望出襄陽

釜

洪武正韻防父切篆文作釜从父从金今省作釜小爾雅區四謂之釜六斗四升也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手也謂之豆豆四謂之釜揚雄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顏野王玉篇扶甫切鍑屬亦作鬴陸法言廣韻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吳棫韻補叶音芳遇切蘇黃門土牛詩土牛適成象適𢑥見釁刲田家挽雙角歸理瑣絲釜韓道昭五音集韻鬴釜並上同楊桓六書統奉母釜从金父聲字滐傳義扶古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奉古篆切作鬴非借水名作滏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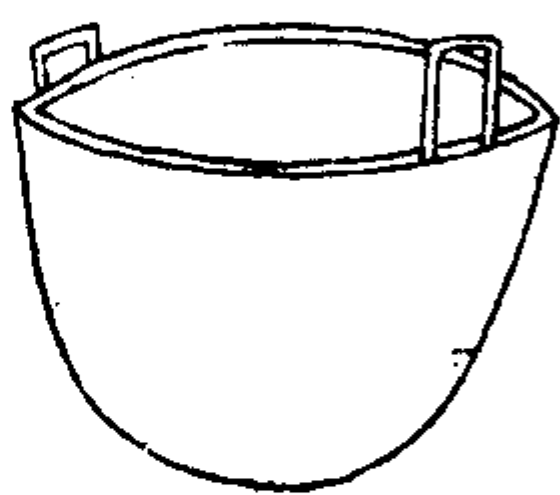
釜 古論語　釜 武安釜　鬴 史記並見楊銅鍾鼎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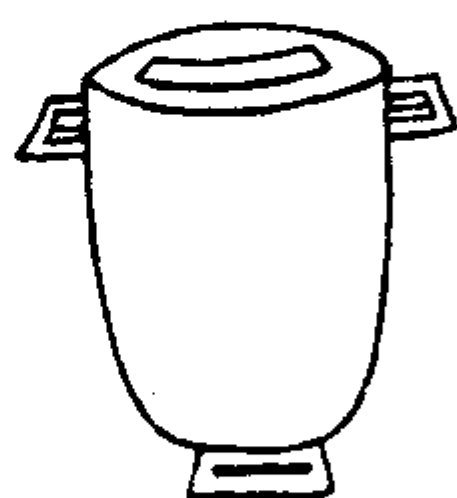
釜 徐鉉篆韻　釜 張錦溪　釜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事物紀原釜者器也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易說卦曰坤為釜關尹子七釜為釜者化也廣雅曰鉼化兵切鉼音餅鬲音歷鍑音富鍑鍪漫牟二音鍪音規鉼釜也記文釜作鬴鍑屬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魏畧曰鍾繇為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周之九鼎咸以一體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事上帝今之嘉釜有踰茲義異錄曰南方有

以沙土燒之者燒熟以土油之淨逾鐵器尤宜烹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斯濟貧之具不可無者賈云黃帝始造火食是須金獸毆冶制厥範模鐔口銑下古今不踰中深其腹外黔若膚薪蘊而沸井汲而濡水火既濟饔飧乃鎮撥彼鼎鼐五味能俱舉世通用田譜何書匪衷獸敍述生爾魚既曰跨竈寧不媚于燀
答曰鍋鏘小釜也

詩召南米蘋爲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三足釜也事林廣記無足曰釜有足曰錡可用烹蘋藻以供祭

聶崇義圖說釜量名容六斗四升曰釜故以所容為名按周禮㮚氏為鬴實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為六斗四升之鬴又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而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則鍾然則鬴則釜也以金錫為之與鍾鼎同齊謂四分其金而錫居其一深尺內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圓其外謂造其口而圓之又厚之以為脣耳在旁者而可舉也舊圖釜在罍洗之間都不言所設之由又無尺寸之法但云釜制度受三斛或云五斛既圖之失實而容受不定未詳據何制度有三五惑說今據經傳明文賈鄭義注庶遵往式有禆將來又按舊

圖有釜而無斛但以二量之法互有異同原始
要終相兼仍備啟圖之於後以為諸器之準

金釜 元一統志紹興間我眉縣金淵牧童於水中得金釜一枚紫色蓋
道人丹竈丈云永和五年天根堂張進重八十四斤進之行朝

銅釜 錦繡萬花谷婺州銅釜異時軍士五百人破湖得銅釜發之水使
暴出即五百人湖也 稽神異苑長山朱郭夫妻恒採藻澗濱見二
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圖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
着北山埋之而後貴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趙明誠
金石錄古器物銘銅釜銘云長信賜館陶家按漢書外戚傳竇皇后女嫖
封館陶長信公主又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
長信少府張晏注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則曰長信少府居長
樂則曰長樂少府然則景帝時官名長信則竇太后居是宮無疑銘雖無
年月然知其為竇太后賜館陶公主亦無疑也

鐵釜 盧陵志永新縣有木山在縣西山巔平表奇峯累累若覆釜狀者凡七十有一
宋侯外郎有詩云頗欲北南嶽但恨一峯巒上有異人居址今存一鐵釜半瘞土中

石釜 元一統志處州府縉雲縣鍊井山有石釜 前秦錄處士張中隱于太
山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土釜 朱崖傳朱崖俗多用土釜

瓦釜 離騷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竹釜 裴淵廣州記東官郡貢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水釜 高麗圖經水釜之形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獸環貫水可以負荷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例償

鬲釜 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高麗圖經鬲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為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
回旋之丈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神釜 太平御覽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黃釜 古今事通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卻反化為一翁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

翠釜 唐杜工部詩紫駝之峯出翠釜

五熟釜 海錄碎事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與繇書曰周之尸臣
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
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釜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曰於赫
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膂靖
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皆茲短度

平底釜 古今事通尚書杜預欲為平底釜謂
於新火為首黃門郎貴彝四釜之尖下以備
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

懸釜 物理論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
而爨戰國策知伯代趙三國之兵乘晉陽城
決晉水而灌之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

漑釜 詩誰能烹魚漑之釜鬵

熱釜 東觀漢記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覆釜 兵書初出軍行日三炊釜
不得覆覆釜軍敗

負釜 古今事通太王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于岐又晉文公
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遂遇之山中負釜風俗通俗說齊人有空車行曹
人有負釜者便持置車中一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為誰亦不謝後車
家棗獄當死釜不相問為誰主怪徃暴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
怒不肯出釜主愁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曝釜 春秋繁露夏求雨曝
釜於術十進十日

刮釜 宋周南仲山房後叢刮釜嘆鄰母經旬值濕薪煎磨知物性豐大轉民貧康食心知
愧衰翁聽頴親稻花
傷畫雨愁殺看書人

竊釜 溫州府志元當時兩任溫州錄事治尚寬厚視民如子有盜嘗竊人釜以鬻諸市失
者遇見持釜以詬時兩進盜至盜曰某兩手無指豈能竊釜耶時兩佯
是其言因捷失者妄詬以釜還盜盜驚喜即以首戴釜而去遂杖之

奪釜 史記蔡澤傳澤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按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
中空也而郭氏云曲腳者以款訓曲也 金史太祖紀初太祖
伐留可遇釜撒嶺經鴉塔城下從騎有後者鴉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
駐馬呼謂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
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
毀詳穩之器也

坤為釜 老學菴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

云。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官皇恐謝。

如魚遊釜 東漢書。揚州賊率張嬰。詣太守張綱降曰。苟全性命。如魚遊釜中。

魚生於釜 記室新書。范丹字史雲。爲萊蕪令。甑中生塵。釜中生魚。時人歌曰。范子雲甑生塵。范萊蕪。釜生魚。

牛膽鳴釜 羅泌路史餘論五勝相感篇。牛膽鳴釜。取膽塗熱釜自鳴。

佯爲櫟釜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與客來。嫂佯爲羹盡。櫟釜。注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書。故爲聲。漢書作轑。音勞。賓客故去。已而視釜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之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焚舟破釜 孫子九地篇。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注。曹操曰。一其心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沉船破釜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

誓衆破釜 西漢書。王莽納言嚴尤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井中破釜 五代史。蕭希甫抵婁韋挽與隣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破釜而已。

烹魚破釜 青瑣高議。郴人曹思家有男摘於水。得魚長丈餘。歸將烹於庖。置魚於釜。釜輒鏗然破。復沃之。釜又破。思弗爲異。徐而食之。俄有烏雲若積墨。起於嶺上。雷聲隱隱隨之。烈火發於屋。思馳去。屋乃陷。

飲器如釜 事類合璧。漢書。堅鑿渭以通漕。成帝爲升樓臨觀。堅據取小斛。丹毋丹着某郡以所產物陳其上。若據韋力士覽飲器若鐺釜。

日舉鐺釜 唐國史補。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粘糒澳釜 晉書石崇傳。武帝以崇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財產豐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糒澳釜。崇以蠟燭代薪。

修城得釜 唐會要。元和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銼釜之用。大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

石生賁釜 太平廣記。漢州有王理者。

所居極勝。客往過之。必盡誠接待。有賁其釜。石生者。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理客異之。及視其所賁。又非山中所用者。理遂欲求知其居。石生固辭。理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爲巨壑。而身勝變爲白虎而去。

寇爲沉釜 委承先別傳。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望妻氏之里。徃中庭。顧見釜甑尚存於竈。曰。恐他寇取之。仍爲取洗。沉着井中而去。妻家後還。皆盡得之。

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秦攻趙。齊楚救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漏甕沃焦釜也。戰國策。蘇秦曰。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

閤中不設釜 東漢書。胡邵爲淮南太守。使鈴下閤外炊。縣作乾飯。閤中不設釜竈。又潁川隔遠。爲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木不爲釜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鉛不可以爲刀。木不可以爲釜。

炒麥銀釜 南唐近事。內中嘗欲真珠數升。耿先生曰。易致耳。卽命以小麥數升。以銀釜炒之。食頃勻圓成珠。

吐金滿釜 稽神異苑。許顧家有缸。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使吐金滿釜。而顧因之豐富。

責深甑釜 宋李曾伯可齋集代謝丞相啟。雖吏多事四五。眷之經理雖全。而近比累年數百萬之羨備皆實。吏責方深於甑釜。衆思乃錫於弓旌。

傷人椎釜 唐書段秀實傳。邠帥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孥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於道。

釜鳴 江革墳碑銘。釜鳴呼婆女七。釜鳴甑虛氣衝則鳴。非恠。但揭去蓋則已。宋史李濤傳。隱帝卽位。楊邠周祖共掌樞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業等中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第。時中書厨釜鳴者數四。濤晝寢閣中。夢嚴鍊懸事。群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帝諸司使皖宿心異之。數日濤罷。太平廣記。勝景真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甑上生花數十。景真旬日而卒。王性之默記。鄭翰林獬郎官紓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紓爲狄青征廣西辟客。是時儂智高賜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孟室憂紓從軍未知吉凶。又憂獬仍蹈黜於殿試。一家屛然憂感之次。忽舟尾辰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爲。釜鳴

未定忽岸上丞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書云已破僕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趨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捷者馳至云二秀才作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為吉者太平廣記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因祀竈有五大鼠出食祀物其年遷補興化尉

釜怪

歷代人臣類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為吏部尚書弟縕為太常少卿在家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起離竈尺餘其傍有鐺十餘亦庖將熟皆兩耳拄動良久悉能行乃上竈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有足折者亦跳躍而隨之及過水渠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皆驚有小兒呪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而負折足者以過入少卿院列于中庭闃空中轟然悉化為黃埃黑煤數日後少卿與相國皆卒酉陽雜俎甕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太平廣記東萊陳家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師云此大怪也

治釜法

齊民要術治釜令不渝法常於諳信處買取最初鑄者鐵精不渝輕利易然其渝黑難然者皆是鐵滓鈍濁所致治令不渝法以繩急束蒿斬兩頭令齊着水釜中以乾牛糞然釜湯煖以蒿三徧淨洗抒却水乾然使熱買肥猪肉脂合皮大如手者三四段以脂處處徧揩拭釜察作聲復着水痛疎洗稷汁黑如墨抒却更脂拭疎洗如是十徧許汁清無復黑乃止則不復渝煑杏酪煑餳煑地黃染皆須先治釜不尔則黑惡

洗釜法

温革瑣碎錄釜內生銹燒湯以皂莢洗之如刱

三釜

書林廣記三釜得以祿養曰三釜及親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而三釜一釜六斗四升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一鍾六十四斗而不洎洎及也吾心悲仲尼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區釜

數類左氏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以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升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考工記曰㮚氏為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注曰鬴六斗四升鬴與釜同

與之釜

論語雍也章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

摽釜鬴釜

周禮地官廩人摽釜鬴釜中食三鬴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注此皆謂一月食米也疏上大豐年也中中豐年也下少儉年也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也

釜州

五代史職方考故屬山南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滏

洪武正韻防父切水名顧野王玉篇扶甫切陸法言廣韻水名山海經云神箘之山滏水出焉宋重修廣韻水名在鄴戴侗六書故奉甫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扶雨切郭守正紫雲韻水出神箘山今磁州因名滏陽縣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父楊桓六書統奉母聲从水釜聲滏韓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濁音韻會定正字切奉圉奉又滏

篆 滏 集韻見杜从古 書 滏 集篆古文韻海 滏 六書統 隸書 滏 六書統

輔

洪武正韻防父切車輔兩旁夾車木也又頰顋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又吡輔也扶也弼也許慎說文輔人頰車也从車甫聲扶雨切徐鍇通釋春秋傳曰輔車相依浮甫反爾雅輔俌也郭璞注俌猶輔也楊雄方言胥由輔也胥相也由正皆相輔持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劉熙釋名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顧野王玉篇吡輔相助也陸法言廣韻顧同上孫愐唐韻扶古切宋重修廣韻亦姓左傳晉大夫輔躒又智果以智伯必二其宗改為輔氏丁度集韻或作軜頧戴侗六書故奉甫切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朱子曰若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傳曰輔車相依此又曰輔類車杜氏曰輔類輔車牙車二說皆非輔从車甫聲以詩考之維持車者也故引之為輔弼輔佐之義別作俌兩頰因謂之輔易曰咸其輔頰舌別作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又四輔星名杓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北極云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扶矩切揚桓六書統奉母輔副車借為吡輔字說聲鞴或从又聲軜隸頧或从頁䩉或从面二文本為人頰車並奉聲頋顧並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濁音又三輔郡名京兆府左馮翊右扶風前百官志師古注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左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宇濂傅義四輔官名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通作俌韻鐘隸聲音文字通奉古切借助弼也韻會定正奉圉切又車輻斜縛杖又扶助也字切奉圉奉輔

篆 輔 書 輔 古論語 輔 寅 輔 輔 並齊鐘 輔 孝成鼎 輔 老子 輔 尚書 輔 王庶子碑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輔 輔 輔 並集韻見杜从古銘集篆古文韻海

輔徐鉉篆韻 輔 輔 輔並六書統 隸書 輔韓勑後碑見洪遇漢隸分韻 輔唐扶頌 輔

楊著碑並漢隸字源 輔 輔並六書統 真書 輔歐陽詢 輔顏真卿 輔柳公權

草書 輔並張 輔 錄漢 輔 草書集韻 鮮于樞並見

三輔 羅泌路史二靈紀三輔九望君有五輔有三石又曰三輔公卿大夫也一說三輔九星衍主為十三人晉書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至于武丁得傅說舉以為三公職國家頹觸曰湯有三輔高有五丞職官分紀前漢百家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廐廱廚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十一

侯吏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後漢百官志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應劭漢官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從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通典元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隋職官志隋雍州置牧京兆郡置尹唐職官志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古官舜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內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內史武德初置牧以長史總府事開元初雍洛并改為府乃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唐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閑行不事家業黥刺身已屠宰猪狗酗酒鬭打及僦攆關節下覓錢物樗

蒱賭錢人等伏乞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身奏聞從之宋以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唯伏內承引則遣官攝事輦書足用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綉掘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宋袁起巖東塘集謝成都府到任表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邊之績勢連三輔孔明存流馬之規三輔黃圖三輔沿革禹貢雍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秦孝公十二年於渭北作咸陽城郭之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興平縣地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謂之三秦漢高祖入關定三秦元年更為渭南郡九年罷郡復為內史五年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衆可立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又田肯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勢之國帶河阻山持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十二

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是漢始都之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俱在長安古城中三輔治所京兆在城南尚冠里京大也天子曰兆民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馮輔也翊佐也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風在夕陰街北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今岐州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後百官志輔師古注引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

馮翊渭北以西爲右扶風長安志載武帝展拓上林東方朔曰如天不爲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按朔所諫尚在建元年中而三
輔立名乃在六年朔不應得以預言此必史家追爲之辭也師古曰中尉
及左右内史則爲三輔不以京兆馮翊扶風此說益强譏歸馬耳即顔序
自謂不肯攻擊本文者皆此類也唐通以關内道爲畿内而中置京兆府
立尹以治之城中立兩縣自太極宫前朱雀門外至啓夏門内中分通衢
以爲縣境其東則隷萬年而西隷長安亦倣漢也玉海隋志一卷記三輔
宫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唐志一卷地理六十三家此爲之首序云
孔子作春秋采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裒秦漢以來宫殿門闕樓觀池
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東都不興焉不著作者姓名始於三輔治所終於雜
録一帙凡二十九條書目云其間多用應劭集解如淳顔師古注援引亦
有同者疑非當時本書崇文目不載程大昌曰晉灼所引謂爲黄圖者多
今書所無今書亦明引舊圖如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言祖本
舊圖又有引顔師古語爲據者又命槐里爲興平興平乃唐至德中改蓋
唐人增續成之思子宫在湖萬歲宫在汾陰皆以其宫隷甘泉與正史不
合續志注南北郊宇文愷議明堂今本無之唐志三輔舊事三卷隋志又
有三輔故事二卷晉世撰隋禮志王元規議按前漢黄圖上帝后土壇藝
文類聚文選注漢書注水經注多引之文選注引三輔故事曰高祖立爲
新豐食貨志臣瓚注引西京黄圖叙曰民摩錢取屑南史江子一續黄圖
地理志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復爲
内史本秦京師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右内史師古曰表云景帝
分置據史記和志誤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縣十二　左馮翊故秦内史
高元年屬塞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復爲内史武建元六年分爲左内史
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縣二十四　右扶風故秦内史高元年屬雍國二
年更爲中地郡九年復爲内史武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
主爵都尉爲右扶風縣二十一平元始四年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
郡京兆馮翊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司隷校尉征和四年初置察三
輔内史始於周竹表七人石慶左内史景元年置始公孫弘兒寬自錯王
成宣六人右内史建元四年鄭當時汲黯番係至王温舒九人周之六卿
六卿分治之秦止以内史治畿内漢因之郊夫六卿分治之意然内史獨
廷臣也至太初分三輔之後去大郡無幾判然與朝廷二體矣京兆尹表
四十二人始太初元年無忌至元始五年武叟京兆郡國首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尊不殺宗王劉德行尹事何武孫寳崔寸進張敞傳京兆與京師
長安中治獲於三輔尤爲劇郡用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不遂二
三年遭者數月一歲職漢延馮遂隲左馮翊表三十六人始太
始太初朔月蕭望之韓延壽馮野王薛宣朱博右扶風表三十三人始太
初咸宣尹翁歸鄭弘彭宣王祈蕭育龔遂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元紀建昭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
都尉秩皆三千石西京賦封畿千里統以京尹景中五年詔三輔舉不如
令者時未置三輔郡國志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
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百官志後漢
都雒陽不改三輔之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王漢初郡長安皆秩中二
千石謂之三輔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廣漢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今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尹翁歸傳京師畏其威嚴盜賊採常爲
三輔最右扶風薛宣傳威德並行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左馮翊張敞拜膠
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比三輔尤異元延中尹賞爲鄭令以三輔高第
選守長安令馬宫奉陳遵能治三輔劇縣爲郁夷令高紀七年二月自櫟
陽徙都長安史記大事紀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
之鄉名史秦紀獻公城櫟陽徐廣云徙都之今萬年也括地志云櫟陽故
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注陽漢七年以城内爲萬年縣隋
開皇三年遷都於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爲大興縣唐武德元年又改
萬年在州東七里三輔之制始於太初景帝詔三輔舉不如令東方朔傳
乃云建元三年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則已有右輔都尉之官豈是時
止云左右内史文氏省文以後制書之耶太初始改官名咸宣爲右扶風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傳人之盛尹翁歸幾於小弱急於
豪强循吏之政也劉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慈患之師也陳萬年鄭
弘皆以守相高第野王則以治行之高朝廷用人之法也言其屬賢則馮
翊來時舉賢稱賢良擢揚州刺史書其考功則以望之守平原日淺復試
之以治民任用儒者則嚴彭祖以公羊之學自河南守高第爲馮翊優擢
才能則朱博先爲馮翊後爲京兆擧以從政臨事不惑有若萬不疑崇教
養善威德並行有若薛宣郡賊阻山數月平定政尚威嚴有治辦名有若
蕭育尹立長安游徼獄吏百石馮翊辛史二百石史追補有功調補縣令
此謂三輔尤異在他郡莫能疑焉長安於三輔爲尤劇郡國二千石以高
第入守而後爲真此謂浩穰雖馮扶莫得並焉其任用則尹賞之爲鄭令

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其信必賞罰則薛宣條高陵櫟陽二令之事皆解印綬去東都居是職者始則王丹張湛郭丹並延次則鄭衆左馮翊賀壽京兆尹王堂右扶風陳禪左馮翊陳龜京兆尹楊秉要以河南尹爲重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傚王化所以自京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卿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夫王畿國天子所自治也漢以來任京兆尹然而智進則德退術勝則道微呂氏春秋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王制正義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書林事類司隸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平反罪人劉德寬厚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注云古犍忠於人而生全之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地盡可爲苑鄭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試以償鄠杜之民時東方朔奉傳逸錄曰如天下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是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東井輿鬼之分野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前漢地理志三輔平敝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敝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本傳天府陸海之

地上注封畿封畿千里謂以京兆出西京賦襁步遊尹遊字以文幹如名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要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丞簿尉勑從之出粟王起爲河中尹時屬旱米價暴踴衆門閉糶以邀善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由是以民獲濟焉尹慈京邑鎮撫畿甸書清京師統千里之封畿禎爲尹之贖表則四方監臨三輔鉤距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備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之況屬休明之朝宣事表明之位當堯舜之朝畿長朝之位三輔以菽粟當賦其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昭紀皆有都尉三輔郡皆有都尉宣紀注元帝省三輔公田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元帝紀無張繇役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成紀詔共居用切張竹亮切雍州之域今京兆馮翊扶風皆通典注三輔舉賢良前漢宣帝紀詔曰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歸除以安百姓京畿大唐於天下爲十五部京畿注京兆扶風馮翊等郡是通典取則之地謂京邑也數類漢興改秦內史爲三部三內史河上謂南中地也武帝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京兆縣十二長安新豐船司空藍田華陰鄭湖下邽南陵奉

明陵杜陵左馮翊縣二十四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懷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右扶風縣二十一渭城槐里鄠盩厔斄郁夷美陽郿雍栒邑隃麋陳倉漆杜陽汧好畤虢安陵茂陵平陵武功

四輔 晉書

天文志杓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北斗西三星曰三公東蕃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帝舜設三公四輔四輔三公何敬所謂聖主七人建官惟三公七卿倍矣玉海　舜四輔書欽四鄰注曰近前後左右之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臣哉鄰哉史記禹紀帝曰汝無面諛退而謗予予敬四輔臣莊子舜問乎丞又見孔家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周四輔書洛誥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注爲我四維之輔疏周公事無不該故一人爲四輔書傳曰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正義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大戴禮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

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殷周之長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注立道於前建承於後置充於左列弼於右順民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或謂之輔實書上瑞引大戴禮之文見　漢四輔漢承太傳古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十一月甲子右丞相王陵爲太傅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元月辛酉大司徒孔光爲太傅平帝以光爲之太師太保皆古官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爲太保五年馬宮爲太師表號共言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中興省董卓自尊爲太師晉初置太保馬宮傳上書入稱四輔出備三公冢曰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續志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爲之建武元年九月甲申其後每帝初即位置太傅錄尚書事明帝以鄧禹爲元功之首以爲太傅章帝以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和帝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

總己以聽焉中以章焉稱中以經焉汁中以趨從室中以陳善胡廣氏之
并為右吏凡十一人注賈生曰太師古者太公職之太傅周公職之太
保召公職之魏嵇康作太師箴晉王廙保傅箴職官分紀　舜四輔其爵視
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益曰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　周四輔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
缺　漢四輔前漢馬宮字游卿為大司徒袁帝時賜策皆以四輔為圖維
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
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後漢劉瑜上疏曰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
諫道又鄧壽傳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
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鼓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數類　舜四輔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
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弼孔叢子曰孟懿子問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
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長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漢四輔元始元年太后詔授四輔之職以莽為安漢公孔光傳曰莽白
太后以帝幼少宜置師傅以光為太傅置四輔明年徙光為大師而莽為
太傅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保是為四輔　王莽居攝立宣帝玄孫嬰為
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拂讀曰弼甄邯
為太保後丞又置四少　王莽按金匱輔臣以太傅王舜為太師安新公
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哀章為國將
美新公是為四輔　後周四輔宣帝大象元年初置四輔官以越王盛為
大前疑尉遲迥為大右弼李穆為大左輔楊堅為大後丞　唐四輔六部
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三都四輔六雄十望同華岐蒲為四
輔州同州馮翊郡華州華陰郡本鄭之華陰垂拱二年避武后諱曰太州上元二年更名太州乾寧四年曰興德府岐州鳳翔府扶風郡至德元載
曰鳳翔二載號西京上元元年曰西都未幾罷都蒲州河中府河東郡義寧元年治桑泉武德三年徙治河東開元八年置中都為府是年罷都
華書是用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前谷永疏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
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後漢鍾繇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
有位之士正其不及書冏命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為也以守至正也記禮運脩是四輔興於規諫者示不自專並在左右
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人君為善故以脩為勸上文疏　漢四輔前漢賈
誼政事疏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漢李固傳台輔之位實和陰陽　唐會要
唐四輔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是也志　華州
關內華陰郡上輔縣四府二十有鎮國軍肅宗上元元年更董晉李絳楊馮崔隱甫弘高郢同州馮翊郡上輔縣八府二十六姚崇蘇頲張昌原唐岐
州扶風郡上輔至德二載為鳳翔府縣九府十三許景先韓琬李朝隱蒲
州河東河東郡上輔開元八年為河中府縣十三府三十三有神德軍乾
元二年置裴寬韋安石杭陸象先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開元三十一年
分京畿京兆華陰扶風馮翊新安上洛安康等是也都畿河南陝郡滎陽
河內臨汝等是也大和元年正月韋處厚奏復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
州別駕後人衆多不復具列六雄陝懷鄭汴魏絳十望宋亳滑許汝晉
洺虢衛相資治通鑑唐四輔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願陛
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度奉宗祧允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四輔
崇寧四年七月丁巳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
衛京師謹酌地理遠近之中割移縣鎮分置四輔南以潁昌府為南輔割
汝州之郟縣隸之凡七縣東去南京道理差遠今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
東輔割南京寧陵楚丘柘城京畿之考城太康隸之凡六縣西以鄭州為
西輔割西京密縣隸之凡六縣北以澶州為北輔割北京朝城南樂隸之
凡七縣四輔郡並依節度州以太中大夫以上充知州事置副總管鈐轄
各一員知州都總管餘依三路帥臣法各屯馬步軍共二萬人積貯糧草
每州五百萬從之輔州改為拱州在八月十三日趙挺之手記京置京畿
四輔郡每郡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京意蓋欲以密親如宋
喬年胡師文等為之則兵權歸己矣京初欲逐殿前指揮使王恩以己私
人代之臣挺之因對奏云恩受陛下聖恩除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恩武
人頗懷感激今京欲逐之願陛下留以宿衛上然之恩遂不逐京遂謀為
四輔屯兵之計王恩除殿帥建節在大觀二年正月此時挺之已死手記
必誤或是崇寧四年三月除殿副時蔡絛史補都邑舊宣武軍也地坦平
旁無險固魯公自為侍從時已歎其無戎備矣又上即位每好下問故臨
朝詢聽左右侍御之臣魯公微意欲稍革去宦官親近由是崇寧中力陳
祖宗寓將兵於畿縣不惟就糧蓋亦防微杜漸焉但制度狹小今宜法前
意倣漢三輔盡萃兵於輔郡仍各增屯至五萬人以近臣領之李一入奏

如故事遂置四輔又詔設三衛府置三衛侍郎主之擇大臣𦕅戚子弟及
儒士爲親衛勲衛翊衛郎然四輔始置兵亦未及五萬制度猶未就時三
衛諸郎既多𦕅戚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時謗言至謂魯公反設此以四
人主由是四輔三衛皆遂罷雖魯公亦不敢言復也其後上果聽任宦者
晚年又亦猒厭之每臨朝御幸至無所詢顧其應對者多褻視親事宦官
之徒爾又北狄犯順舉兵而南自越大河略無屏蔽遂直抵闕下四輔之
制良可惜云八月丙子詔改東輔州爲拱州實錄但云改東輔爲拱州洩
其當日州名今增入十二月乙亥御筆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
以各二萬人爲額五年正月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廨舍軍營等漸次興
修毋得擾民十二月癸亥京畿轉運使張杲言伏見陛下中晝王畿肇新
四輔改提點官兩員請於京畿增置運判一員從之大觀元年四月戊午
詔東輔依舊以襄邑縣漸次營進其以曹州爲東輔指揮勿行政和四年
十月乙巳詔襄邑縣復爲拱州書林事類圖有四輔四卿也卿設如四體
大義理公輔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觀志高柔張 體題成數 手列 吊
宿 進入 正人 欽鄰 既備 必有 賦偶有偏有例 日既日登
各正乃德 虞欽既鄰 獻可替否見正容而開正言 陳善閉邪無過

計而無過事 輔弼疑丞 左右前後 在庭參公位之三 於泰直秀
星之四 開明補助則我所耳目 伏建教順則予之股肱 賦隅欽者
姚虞預在元於家是 備

五輔

管子五輔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
於成請聖果見於雖之 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
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
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
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
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
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
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言務得之於人
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
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
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
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
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放也舍息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
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
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
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
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
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鷙
也鷙疑也上既賤苟而不舍下何能而懷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
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悉賦二供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
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
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
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也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
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
之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安便也慎將宿將
送資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所故曰輸財所以納
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聚蹤失之令通潰泥滯泥
塗爲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以濱有壅塞者慎津梁此

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
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
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
賑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賑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
民之窮也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
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
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
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此
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不犯也纖嗇省
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恡也既細且恡故財用常足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
懞厚也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
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
故曰義不可以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
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
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反也貧富無
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

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柔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此上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弒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之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所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故召之曰審時以舉事（謂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任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奸民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脩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苟謂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民廣故

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務於人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利博帶以見狀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佚小）文繡染（染文繡為此已）刻鏤削（削刻鏤為此者）雕琢采（采雕琢為此煖）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伺察非常而不征稅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立物處但有知其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不失（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禁之無所漏失也）

六輔

小學紺珠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何休春秋例）數類　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奏開六輔渠溉田韋昭謂河東河南河內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六輔顔師古曰兒寬奏穿六輔渠以益鄭國此則關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今名曰六渠是也王僉曰六輔殊風五方異俗謂此六輔郡也　北魏明元帝有疾而災異屢見白馬公崔浩請立儲貳於是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朝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七輔

數類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金法言能決理是非）天老受天籙（籙天教令也）五聖受道級（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糾正也）窺紀受變復（言調變能相理也）地典受州絡（絡猶經緯也）力墨受準斥（準平也斥■也）力墨作力牧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七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

八輔

通鑑外紀庖犧氏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為六羽乘雲車使風雨兄弟各三百歲（拾遺記）

宰輔

（冊府元龜）

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務當翼亮紀燮調元化既敘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衆邦國之會要乃譽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君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遷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有阿衡左相之號洎武丁之得傳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武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師太傅太保以為三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經邦貫亮

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之世寰内諸侯入為卿士皆掌國政秦氏之霸始置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名漢室之興置一丞相亦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任兼置太尉仍用秦制後以蕭何為相國孝惠高后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罷太尉之職蓋不常置一丞相武帝兼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置大司馬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復以大司空為御史大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復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置太師王莽居攝又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常置建武末改大司馬為太尉二府並去大字是為宰相總治衆務中年之後事歸臺閣選舉誅賞一由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黄初受禪改為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為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鼎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及帝太傅蜀亦有司徒大司馬之號其平尚書事録尚書事領中外諸軍事總統國事皆為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為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而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徵頃而罷復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為丞相以王導居之導卒又罷丞相為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為宰相以叱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故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皆為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為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為尊崇之位非尋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叱贊朝政録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皆為宰相唯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常為宰輔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為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尤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閣北齊初置丞相然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者皆秉國政宇文建國遠近遵周制三師為三公置三孤以為之貳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

師之號宣帝復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為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衆務總於臺閣内史令納言是為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其後納言為侍内唐室受命悉仍隋制武德初改内史令為中書令侍内為侍中并左右僕射是為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為宰相而中書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天寶凡經四易中書令為右相為内史為紫微令複為右相侍中為左相為納言為黄監為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而常為宰相其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置十餘人開元之後常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數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均當國亦不過一二人由武德貞觀以來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為宰相唐初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為中書令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在中書省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印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末之或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且辟宰臣之父名亦常例也今之論次由二帝三代以訖於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別而類例之唐氏中葉有樞密之任宣傳制命掌以内侍朱梁而降大建官署崇著使號並分吏局兵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府迹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都四十二門數類晉宣帝司馬懿為魏相國宣王景帝司馬師為魏相國景文帝司馬昭為魏相國晉王晉文帝紀曰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自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廢黜夜使發甲於凌雲臺侍中王沈騎告于帝帝召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成濟抽戈犯蹕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朝野遺事程文商語韓莊敏曰韓郎奇逸晚蓋是士在西掖廟位其年四十作御史中丞言事數數不行因到中書理會時張文節公作相云中丞少年進用未在某意殊不平又云中丞須頭下有數莖白髭方稱意中丞得士力此一尊菩薩不樂少年人韓郎亦似某晚年僅有官職持國令文若賦李先生北園雙頭牡丹云推本來嘉氣逮附異衆芳祇應同屬序兩兩對文昌後三韓繼登宰輔孔平仲雜說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宋沈與求龜溪集再與左相等乙罷政劄　竊以燮理陰陽實亮天地在古屬公孤之官於今為宰輔之職苟或政理之間不傷和氣則兩暘時若自格豐登鄭氏諱埼稱宰相曰宰

輔容齋續筆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從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院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從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方始不然袁甫蒙齋集直前奏事劄子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宸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國臣民莫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不如左揆之忠直無他勝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以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頃先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世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門正王范氏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遠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來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遠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遠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遠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遠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貴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遠其身若夫任私意排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爲示公而已也貌似周心而中生矛戟焉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爲公而排細猶擾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不牢大廈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腹心之人歟若其中立不倚獨義忠判者儼然正色爲謀必忠是國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内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鬬間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

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在在亂二也韃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閫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逆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柰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盜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革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亭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已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犯者如其矜莊於路朝而紓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嬖側媚凡所以瞽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智慮必有所不周矣大臣見其然也亦具憂懼隔瞥之不暇而況勢之相偪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也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矣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變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人主也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大臣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墻惟知變在兵冦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惓惓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臯陶之言而並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公輔

東漢書袁術傳術大會羣下圖稱曰今海内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非偽宣也侍中不用弟代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南史宋謝密傳密字弘微叔父混異之號曰微子常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文記隋李德林少未有字魏收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新唐書杜甫傳杜甫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酣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弃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宋史薛奎傳奎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董穎公輔圖之棟梁賦材备公輔功高廟堂佐神聖之基為國家之棟梁赫爾登庸體神衆之委寄屹然任重成王室於安強夫惟特立巖廊進參近輔爰負荷於大任副吡吡於英主攬鈞天之鈞柄師表臣鄰壯英世

之規撲棟梁帝宇以左以右爾僕爾公職爲樞機之要位爲鼎鼐之業委任既專於重柄安危斯繫於厥躬肇圖太平之址圖回善建之功梁且嘗邦之棟梁符義易之隆立乎本朝顯顯羣臣之上施之大厦巍巍非衆木之同顛危托以扶持僅什於爲輿植廷運智幹廷宜忠於杜觀皇圖將傒廣城曾非撲撤之用蓋本才能之傳偉于儀之再遠深戚庸家期陛玩之莫傾庶安晉圖大抵篆臣宣者譬良木强本朝者蓋由通臣措丕基之赫奕幹決遠以經綸端若明堂之柱礎然天子之都塞奉特陛戚服休而服采真材並建斯爲構以爲輪于以扳久大之基于以格光且之規弁高其君兮蚤拱法宫之內卑甍其列兮雍容丹陛之下無刹廬之見於衆有考室之歌於雅茂建熙廣載寧宗社仰同溫嘀忠純帝乃倚之俯詢元規傾折誰之責也議者曰人主如堂非賢才莫支天下爲家必忠良是毗欲揭宏規於廊廟在求大木於工師務實急此君宜審之實理何爲徒有陛廉之譽棐公倡在寧憂柱石之衰今我后賢光帝之知人邁成湯之選衆度掄擇而登用無繩墨之不中堂堂乎宋室中興得名臣以爲梁棟

台輔

周易參同契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天有三台四輔并有三能四老詰責台輔者甲乙無今夫庚申真要且

也舊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誇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為陳倉相長天綱謂曰君終當位躋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書林事類道之興廢係於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宋江少虞類苑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聖輔

續蒙求唐陸贄奏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賢輔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弟居充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本傳舊唐書房杜傳史臣贊曰舉賢聖君必生賢輔何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宋陳舜俞集上時相書方食匕落不知起舞于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此之當韓詩外傳曰善哉言乎先聖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者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

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良輔

兩漢蒙求梁商字伯夏順帝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四年為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有言蓋陸凱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丈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北史竇瑾傳瑾拜毗陵公徵為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五兵還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政太武嘆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乎玉堂嘉話唐李紳拜相制　朕虔恭寶圖夢賚良輔夏膺書像眾訓虞求

枝輔

呂東萊辨志錄秦始皇既併一天下博士淳于越曰商周二王千有餘歲封子弟為枝輔

聖賢羣輔

敏求

識要伏羲六佐　金提鳥明與視默紀通仲起及揚侯此是伏羲時六佐名標青史試尋求　黃帝七輔　黃帝七輔皆無姓風后天老暨五聖知紀地典力牧一作力墨俱史有一人號知命　黃帝六相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名位齋黃帝當年得六相外紀止載五人兮史記太山稽又

缺菅子書中六相别出尤大常與蒼龍后土封后史玳駘　羲和四岳　少皡高陽衍二派南正重與北正黎重即是羲黎即和仲叔四子名相齊世掌天地四時職又稱四岳註可稽或謂四岳止一人煎華多疑古註非

舜四友　歷山七友少人知雄陶續牙陳不訾一云不識方回伯陽及靈甫更有秦不虛一云不空繼之　八凱八元　高陽才子八凱顯蒼舒隤敳及檮戭大臨龐降更庭堅仲容叔達俱稱賢　高辛才子八元見伯奮仲堪并叔獻季仲伯虎與仲熊叔豹季貍以類從晉書所謂二八舉虞喜蓋於此乎取晉虞喜號二八舉而四門穆　五臣九官二十二人　五臣禹皐益稷契九官垂夷夔龍列二十二人九官聯牧十二員岳一員古註九官止取六却添四岳十二牧皐陶稷契何故遺參看上文有可疑　太姒十子　太姒十子周宗疆長伯邑考次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并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郕郕叔處一作毛叔聃與康康叔封更有一子冉季載文王後代最蕃昌　武王十亂　周召太公畢公并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文母此是亂臣十人名或謂子無臣母理武王邑姜蓋是已又傳毛公或榮公號叔之名不與此　晉文王五士　晉文從亡有五士狐偃子犯狐突子趙衰子子餘魏武子魏犨顛頡司空季子胥臣俱十九年閒關轉徙　鄭七穆　鄭國七子出穆公駟罕國良游印豐世為鄭卿才名顯駟生子西罕子展子國之後子產賢良生子耳伯有子良孫傳游生子喬孫太叔印生子張印段子印孫績子豐有子公孫段雄此七卿號七穆　晉六卿　士會有孫范昭子范會始為卿至吉射五世趙衰之孫襄子趙武始為卿至無恤四世是智襄子荀首始為卿至瑤六世即荀首孫韓簡子韓厥始為卿至不信四世乃厥後見魏絳實為襄子魏絳始為卿至曼多四世祖荀文子荀林父始為卿至寅五世祖荀林父范氏智荀族先亡韓與趙魏分晉疆　作者七人　夷齊虞仲兼夷逸朱張下惠少連七或云封人楚接輿晨門桀溺并長沮更有荷蓧與荷蕢比是作者七人類横渠乃謂是三皇唐堯虞舜更禹湯經不稱名有微意後人解註何須泥　十哲　德行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名並傳言語宰我及子貢政事冉有季路聯文學子游更子夏孔門十哲最為賢　孔門弟子　七十二賢名燦爛大宋高宗賜褒贊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及仲由子路冉雍仲弓冉耕伯牛與冉求子有冉儒子魯一作孺冉季子產還言偃子游卜商子夏曾參子輿并曾點子皙史記作曾蒧有若子有端木賜子貢宰予子我高柴子羔叔仲會子期樊須子遲澹臺滅明子羽南宮适子容一作縚縣成

子祿商瞿子木暨商澤子季公西葴子上更奚容葴子皙一作箴公西赤子華又壤駟赤子徒樂欬子聲一作狄孔弗子蔑一作忠顓孫師子張公祖句茲子之一作公祖茲巫馬施子期原憲子思申棖子續偕申黨周復有蘧瑗伯玉儋林放子丘宓不齊子賤兼任不齊選琴牢子開康潔偕禁耕子祿陳亢子禽邽噲子聲顏之僕叔顏辛子柳顏居子驕石作蜀子明后處子里公冶長子長邽巽子歛一作選旋之常子恒秦非子之共秦祖子南秦冉開和秦商子丕左人郢子行一作左郢狄黑子皙步叔乘子車鄭國子徒公伯寮子周梁鱣叔魚顏無繇路以一作顏由伯虔子析司馬耕子牛一作司馬黎耕燕伋思公孫龍子石曹卹子循漆雕侈子斂一作哆漆雕開子開漆雕徒父子文或曰子期公皙哀季次家語中所紀七十六賢士於中十二賢褒贊不與焉公西與子上史記公西輿如申繢子周公良儒子正公肩子中史記作公堅定顏相子襄史記作顏祖泊顏刻子驕縣亶子象宰父黑子索史記罕父黑公夏首子乘一作守薛邦子從原亢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句井疆褒贊內八子家語卻遺忘蘧瑗申棖及申黨顏高秦冉偕林放更兼鄭國公伯寮維此八人名未標史記七十有七子鄡單子家顏何冉六在襄申棖蘧瑗并林放琴牢陳亢俱欠紀中繢顏剋又縣亶以至薛邦皆缺失　漢功臣十八侯位次　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　蕭何曹參張敖先著名周勃樊噲酈商次第稱奚涓夏侯嬰灌嬰傳寬靳歙更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後周昌丁復蟲達承　麒麟閣功臣　宣帝甘露二年圖畫十一臣於麒麟閣凡十一人唯霍光不名　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與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及蕭望之蘇武屬終序官職　雲臺功臣　明帝永平三年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親獨不與焉　鄧禹吳漢并賈復耿弇寇恂與臧宮岑彭馮異暨朱祐祭遵景丹更劉隆蓋延銚期偕耿純馬武馬成兼李忠王梁陳俊又杜茂傅俊堅鐔及邳肜王霸任光萬修後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六居列馬援姻親不在中　鄧吳寇賈景馮傳岑蓋銚陳李杜臧任萬堅邳朱與祭二劉二耿馬兼王續添王李及竇卓三十二人俱顯揚　後漢八使　順帝遣使徧咨詢杜喬周舉及郭遵欒巴馮羨張綱筆周栩劉班共八人　後漢六孝廉　汝南孝廉六人數周子居及王叔度嚴武叔偕封武與艾伯堅與邵向附　黨錮　甘陵汝南始有黨海內章風共採時上曰三君衆所尊竇武劉淑與陳蕃八俊李膺暨王暢杜密朱寓魏朗

荀昱劉裕趙典偕八中之英天下仰八顧郭泰與尹勳羊陟宗慈巴肅群
夏馥范滂并蔡衍德行引人名共聞八及張儉史岑𡹎劉表陳翔孔昱㠯
范康檀敷翟超徒等八追宗可稱述八厨度尚張邈與王孝胡母班劉儒
秦周蕃嚮王章等以財救人名不虛。朱並希望侯覽意上書誣告𢭏善類
二十四人倫為黨八顧俊及名又異。先指張儉與檀彬褚鳳張肅薛蘭均
馮禧魏玄徐乾等是為八俊各擬倫次指田林兼薛郁張隱劉表王訪魏
劉祗宣靖公緒恭此是八顧列名目。末指東楷并田槃薛敦宋布史球牝
唐龍嬴咨宣襄與稱之八及名相參刻石立墠署部黨偕文字稱肆欺罔
相帝收繫方拜逯靈帝刊章盡入網會節因此誣有司榮死獄中多溫枉
忠臣義士一掃空宦官威焰愈滋長。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名傳遠孔
融陳琳王粲徐幹劉楨應瑒阮瑀獸字文學琳孔璋粲字仲宣幹偉長楨
曰公幹瑒德璉瑀即元瑜與俱麗。荀氏八龍。荀氏八龍列名目儉緄
靖燾汪爽肅專為幼子俱有才家在潁川父名淑。晉八公。八公同長
司馬孚鄭沖王祥何曾徙史有荀顗司馬望石苞陳騫六與俱。賈謐二
十四友。晉朝賈謐方用事所與交遊二十四石崇潘岳及左思繆徵歐
陽建崔基陸機陸雲并杜育杜斌諸葛詮和郁邵捷牽秀偕劉瑤許猛陳
昣史周嵩劉輿劉訥劉琨兼摯虞郭彰暨王粹。八裴比八王。河東八
裴琅琊王時以二族相比方楷裴可擬衍王遐裴擬導王以康裴擬綏王
徽裴擬祝王綽裴似澄王亨瓚裴似敦王戎王邈裴玄玄王各相當。
兗州八伯。兗州八伯姓名彰阮放號宏郗鑒方下壺曰載蔡謨朗達伯
胡母輔之當阮孚稱誕劉綏委達伯名受姓是羊。白蓮社十八賢。晉惠
遠師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池同修淨土陶潛張野宗道生張詮雷次宗
劉程有周續之及宗炳法師慧遠史道昺曇順曇常暨曇詵慧叡道敬同
慧永耶舍跋陀二尊者。慧持師佛䭾耶舍尊者佛䭾跋陀尾羅尊者同脩淨
土居勝境。宋五臣。宋文帝時有五臣主菴劉湛殷景仁謝弘微及王
曇首。相與同朝稱要津。竟陵八友 齊景陵王招文學八友蕭衍暨沈
約謝朓王融及蕭琛任昉陸倕更范雲。隋五貴。隋朝五貴虞世基蘇
威宇文述同時更有裴矩及裴蘊參長朝政悉由之。隋六儒。開皇初。居
山東義學之士。並被太學博士。隋名六儒起肥遜馬光孔龍張仲遜寶士
榮與張買奴偕劉祖仁共寄奮。唐十八學士。武德四年秦王開館延四
方文學之士十八人並以本官兼學士圖其像藏之書府號稱贊引選登
瀛洲如勝地。玄齡房杜志寧顏達孔世南虞陸德明蘇勗世長薛

蔡允恭玄道守袁孝楷亮并蓋文達與薛元敬許敬宗革六豬蔡姚思廉
暨顏相時劉孝孫補薛收名。房杜孔顏虞蔡姚陸蓋于褚劉更兼許二
李薛并蘇。唐凌煙閣功臣。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閣凡二十三人。一本
有高士廉位在第六共二十四人。長孫無忌李孝恭河間元王。如晦杜魏
徵及房公敬德尉遲李靖偕蕭瑀志元弘基劉屈突通殷開山在柴紹
上長孫順德無忌族孫更張亮君集侯張公謹相參程知節暨虞世南劉
政會後是唐儉李勣秦瓊名莫掩。見本叢傳。杜蕭殷魏段程房屈突尉
遲虞與唐侯及柴秦三姓李李孝恭情勣二劉弘基政會。叢史長孫無忌相
德。長孫公瑾。唐五王。扶陽桓彥範平陽是敬暉博陵崔元暐漢陽張
東之南陽元恕已封王同一時。方外十友 司馬承禎郭契微審書杜
之間宋趙貞固藏用盧餘慶盧陳子昂畢構擇陳同會聚。酒中八仙。
八仙李白賀知章李適之與汝陽王李璡崔宗之及蘇晉等張旭焦遂皆
跡狂。八陳留八俊。靖君亮及招猶元王孝逸更紫師元鄭祖咸與鄭師
善盧協李行簡俱存。大曆十才子。盧綸韓翃吉中孚錢起崔峒苗發
徒耿湋李端司空曙與夏侯審才名俱。唐五老時。唐五老防畜德周
劉象年于更曹松復有姓王各希羽鄭氏希顏及柯崇。耆英會十三老。
洛中耆英十三老閒人鄭奐繪形容。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乾資
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王拱辰留守北京貽
書願預焉司馬溫公年未七十用唐狄監故事入會富韓公鄭司徒致仕
七十九。與文潞公。彥博太尉留守西都七十七。席汝言尚書都中七十七。
及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劉几。秘書監七十五。
馮行已。衛州防禦使七十五。王慎言。朝議大夫七十二。周楚建中。天章閣
待制七十二。其次張問。中大夫七十。更張燾。龍圖閣直學士七十。王拱
辰。宣徽使留守北京七十一。暨司馬公。光六十四。燧人四佐。少昊四
叔。唐堯四子。文王四鄰。夫子四友。燧人四佐首明由必育成博更隕丘。
少昊之時命四叔重句芒該蓐收脩祝融熙玄冥各有屬堯時羲仲羲叔
殊和仲和叔四子俱。文王四隣南宮适太公閎夭泰顛合。夫子四友相從
遊顏回師賜與仲由疏附奔走及先後更兼禦侮常相佑。四友元來擬四
隣師弟子間比君臣。二帝二女二老二珠二班二龔二方鄣下二卿二
唐二鮑二荀二鍾二范二陸二謝二柳二馮二武。二帝唐堯暨虞舜二
女娥皇與女英二老伯夷太公是二珠漢宣帝時廣受即其名二班東漢
初人父子彪與固二龔漢哀平時人勝舍節最清二方漢獻帝時陳紀元

才陳諶李才是馬嚴馬敦馬援兄子嚴敦丁號二卿二唐漢成哀時沛人
林尊行高潔二鮑光武時人永昱俱有榮節民二仁漢末犍初人飲及羨
二鍾魏人繇會同顯榮晉時二范宋晉孝武時人寧與甯二陸西晉人機
雲乃弟兄二謝宋晉人安萬皆表表隋有三柳機昂并唐時二馮宋時
人宿偕定二武後宋吾宋時元衡更儒衡又曰二謝三仁三桓三良三
不欺 殷有三仁忠一體微子箕子與比干仲孫蔑文伯叔孫得臣並叔
季孫氏行父文子三家即是魯三桓桓公曾孫秦有三良俱從死奄息仲
行鍼虎是子產子賤西門豹三不欺名耀青史二國士二烈士二義士
春秋時有二國士晉人里克荀息是二烈士乃後漢人臧洪陳容名並
紀耀二義士亦可稱渠習王思據在史戰國四豪齊趙王四臣商山四
皓 齊相田文孟嘗君楚相黃歇號春申君魏有信陵名無忌平原趙勝四
豪人齊桓王臣四賓備禮桂子騁騁子黔夫檀首類四皓東園公名未夏
黃公亦角里先生綺里季 漢唐八相 漢相蕭何及曹參丙吉
人喜談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唐稱最 潁川四長蜀四英吳四將兵
中四士 潁川四長首荀淑曾孝長韓韶嬴長陳寔太丘長鍾皓林慮
長績葛亮蔣琬並顯名費禕董允蜀四英周瑜魯肅俱人物呂蒙陸遜吳

四將英士唐吳中人包融賀知章與若虛皆姓張 漢五處士晉五高
處士徐穉及姜肱李曇韋著更袁閎五高辟業祀蹈箪閔鴻賈禰僧顯
榮 漢二仲晉二玄梁二倫北朝二鴻廬山二遠渚宮二璩 二仲漢朝
隱逸士求仲羊仲道相似南北二玄在晉時謝玄會稽太守以及張玄之
吳郡太守梁入二倫才相亞顏倫顧愷馳聲價北朝二鴻數人才名同李
氏爲道崔氏鴻慧山二遠乃兄弟慮字慧遠庫元桂渚宮二璩師江陵宋
昇宋繇俱可稱 京兆三王漢三遠三徹晉三才魏京兆三休會稽三康
北朝三哲唐河東三鳳 前漢京兆有三王王尊王駿更王章公孫伯達
韋王遠魏氏仲達名俱揚漢明中時人張徽之與房徽叔崔徽伯湊三徹
是晉人潘滔大才名劉輿長才裴邈清京兆三休魏人首金敞第五熙與
韋端韋誕字元休延文休端是會稽人共佩會稽三康名相參孔愉張茂
與丁潭敦康是愉偉康茂潭字世康叔善談北朝三哲王遵業袁翻王誦
與相揚河東三鳳在唐朝韋高李亞條彥伯 四公五公 揚氏四公事
七帝袁家東京子賜子彪賜子同一爵袁氏四世有五公安敞安子湯敞
子逢湯子隗相繼 二始二安二少 二始阮咸晉人顏延之宋人
始平阮始平太守始安顏始安太守乃欽羽蕭梁二安俱稱輝安成王李

建安偉謝覽王陳同時升梁武嘗以二少稱 晉三張王氏三少洛中三
嘏梁三周南朝三陸北朝三靈唐三株樹三列宿三世司業三相張家三
戟崔家三揚江東三奉 晉有三張皆望士張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張
載孟陽張協景陽張亢季陽是王氏三少首羲之王承王悅各擅奇劉家
三嘏晉人洛中雅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純嘏并終嘏叔與冲嘏漢
三周梁人昔以蜂腰稱弘正弘讓弘直與南朝三陸梁人慧曉子倕與任
倕才並美北朝三靈傳馱男靈慶靈根靈越多枉易蘭榜三株樹自此以
下皆唐人王勃勔勮兄弟聚三列宿唐太宗時稱韋叔偕季武更與叔謙
偕三世司業孔穎達志穎達子與惠元志子復起拔三相張家始嘉貞稱
嘉貞子延賞嘉貞子弘靖延賞子亦有餘三戟崔家稱積葛琳及珪瑾俱著
名大曾三揚推高第憑與凝凌實同氣江東三奉皆名流伯華長仲䊷繼
仲體 竹林七賢竹溪六逸 阮籍嵇康及山濤劉伶阮咸共進逸更有
王戎與向秀竹林七賢世稱豪唐朝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日爲伍張叔
明與陶沔俱竹溪六逸亦可取 唐四傑宋四孝 唐傑王勃盧照鄰楊
炯駱賓王四人衢州西安有四孝在宋曾稱徐惠證鄭崇以及趙清獻中
間更有徐知新 三君子三舍人 三君子者皆人歸王旦寇準馬知節

王禹大雅寇大忠馬公至直名昭揚熙寧舍人宋敏求蘇頌呂大臨同列
一范一韓二程二劉二蘇 一范一韓仲淹琦二程先生顥與頤二劉
高名是敞攽二宋兄弟郊及祁三蘇父子眉山出洵去軾轍擅英奇 慶
曆四諫嘉祐四真蘇門四學士中興四將 慶曆四諫俱名流余靖王素
歐陽修蔡襄作詩經御覽添餘諫職與同儔嘉祐四真富宰相弼歐陽翰
林修皆人望風采峭拔包中丞拯胡公先生瑗光可尚黃魯觀張耒黃庭堅
借晁補之世稱賢俱是東坡門下客號四學士文名傳劉錡岳飛李顯忠
魏勝共爲四將焉 四賢一不肖三賢三黜 范仲淹以言事斥余靖尹
洙堆仙偏獻陽脩貴諫爲書以上四人爲四賢被高若訥一不肖竟秦魏
四賢一不肖有詩蔡襄諷詠不容黙余光庭指三賢人馬光韓維范純仁
蔡確章惇又韓縝是爲三姦同罪并 四凶四伯 舜誅四凶除惡本共
工驩兜三苗鯀晉有四伯傚四凶江泉段伯文晞米張嶷猜伯牛聯璵此
四人者最爲狠 前漢五侯後漢五邪南唐五鬼 五侯王氏成帝并擅威
漢室危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後漢五
邪皆宦者威福自擅專含溫單超徐璜與具瑗左悺唐衡過慈叡愬凶
唐李景世五鬼同事更陳覺馮延巳及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 三狗

三豹三執。壹竹三狗書孫懌柯姜丁趙與鄧聃。以人主居於書臺子時時目之為屋書臺書一狗秦遠作屋壹歲鍾小字也唐朝三豹羅已依。王旭。自唐李嵩李全交及王旭當時京師有三豹王怡志[illegible]岸泰門下筑及姜勝[illegible]八司馬。附王叔文躁進者，憲宗竄斥為司馬，韓曄饒州，韓泰虔，王伾開州，凌準，韋執誼崖，程异郴，劉禹錫朗，皆死友。柳子宗元貶永州，所交非類竟貽羞。八關十六子。李逢吉黨姦邪徒，李訓、李續、張權輿、張又新與程昔範、姜洽、劉栖楚、李虞復有八人傳會，此謂之八關十六子。[illegible]

文恭崇禮北海集進御政實。為朝實訓。上嘗與宰相王曾論近時執政，因言王欽若。大在政事，觀其所為，真姦邪也。曾對曰：方欽若用事，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交通，蹤迹詭秘，時謂之五鬼。其姦邪險偽，誠如聖諭也。上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所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於諸臣者，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之名臣。臣聞人主之職，不在於周聰廣覽，而在於察輔相之賢否。輔相之賢否，國家所

由以治亂也。孰不欲得賢臣以自輔，然或不幸而姦邪進焉，苟為無以察之，則亂政敗國，何所不至。欽若先事真宗皇帝，有挾邪之迹。章獻皇太后垂簾，起於閒廢，復居上宰，蓋必有以自固結者矣。是時仁宗皇帝春秋尚富，欽若以先帝舊臣，且太后所引，當國用事。迨其去位，終無亂政敗國之患者，以其明察照臨之如是耳。至於曾、知白之勁正，迪之朴忠，齊、宗道、奎之敏亮，更進並用，名德相望，雖在當時，或小失輕發，不能無忤，而追評考騐，皆許其忠而稱為名臣。太平之所自，其在於此。知人則哲，尤以為難，而仁宗皇帝曾無難焉，焉庸明矣哉。李忠定公集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左輔制。朕駿惠元猷，肇脩官制，尤謹輔弼之任，是正公孤之稱。祇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還總於台司。清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函莊重，德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源，識際天人之精祕。參持從橐，有猷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襄勵翼之體。逆膚寧卜之衆，進秉均衡之權，楷業雄優，師論參務，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兼秘殿之隆名，領珠庭之廣使。年德彌劭，所望益休。盍還撥道之官，茂底格天之業。蒙車帝眷，秩陞亞保之崇；青鎖黄扉，職峻東臺之長。倍光井賦，申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廣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惟己，朕方圖任於元勳；以道事君，爾

其承弼於厥辟。洪號率資於審嚴，非吾允預於斟酌。眈于一人，式是百辟。無替朕命，往其欽哉。

歷代輔政

冊府元龜 夫右賢左戚，古之道也。自商周之並建子弟以屏王室，或入為卿士，宰司國政，或雖五叔之親而無官，蓋尚德也。是知熙帝載執國成，惟賢明而是託。當親賢而並進，由漢而下，訖于後周，或遴自宗英，寘於輔弼，與掌鈞軸，獨綸政治，蓋有弃業截德，濟美當裕，任職興化，式是人望，斯固閎徽實克之業茂焉。非特論異宗寧之謂也。至或登用非允，授受斯失，致覆敗者，亦時有之，斯可監也已。 商微子啟，帝乙元子，為紂卿士。 周公旦，武王之弟。自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及成王即位，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臣欽若等曰：周公不就封，以子伯禽之國，其為王卿士者，世為周公，屬王年舉時周公與召公五丈子靜是為宣王二相輔之。史周其名。其後位王時有周公黑肩。 畢公高，文王之子。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釗，康王名。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

衛康叔封、封名也。冉季載，周公母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武公和，康叔之後，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厲王時入相于周。詩人作淇澳以美之。 祭公謀父，周公之後，穆王時為王卿士。 凡伯，周公之裔，厲王時為王卿士。 虢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宣王時為王卿士。 鄭桓公友，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表云母弟。幽王以為司徒。幽王八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武公掘突，桓公子。父子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王子虎，襄王時為太宰。 漢彭侯劉屈氂，東海人。中山靖王子。武帝時自涿郡太守為左丞相。詔曰：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彭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彭侯。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子。明帝時為驃騎將軍，在朝數歲，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帝優詔不聽。雖以台宰相之位，周公之親，餘兵未運。 魏邵陵侯真，太祖族子。文帝黃初三年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遷中軍大將軍。七年與陳羣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累遷大將軍、司馬。真子武安侯爽，明帝時為武衛將軍。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越並受遺詔輔少主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
爲魏太傅武帝受禪詔曰太傅勲德引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引訓鎮靜宇
內顧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百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
宣化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孚子義陽王望爲魏司徒武帝
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崇勲尊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
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
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遠及
嗣位獨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大尉中
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
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汝南文成王亮宣帝子武帝末爲太尉錄尚書
事遺詔委以後事楊駿索詔視遂不還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
道沖邈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於方夏將恐遠猷以
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
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亮子西陽王羕元帝太興初錄尚書事
進位太宰領太尉 梁王肜宣帝子惠帝元康中爲大將軍尚書令領軍
將軍錄尚書事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是時
改司徒爲丞相以肜爲之倫滅詔肜以太宰領司徒 齊王攸文帝之子
武帝踐祚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遷驃騎將軍
開府辟召禮同三司每朝政大義悉心陳之累遷侍中司空 攸子武閔
王冏惠帝時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與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誅趙
王倫惠帝反正以冏爲大司馬於是輔政居攸故宮 成都王穎武帝子助
齊王冏誅趙王倫惠帝以穎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
巨細皆就鄴諮之 高密王泰宣帝弟馗之子惠帝永熙初爲司空楚王
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
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尚書令
東海孝獻王越惠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懷帝
即位委政於越武陵中敬王遵元帝孫宋高祖義旗興復朝廷稱受密詔
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
教稱令書安帝反正又拜太保會稽文孝王道子孝武帝子太元中錄尚
書六條事尋領司徒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
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即位初爲荊州刺史元嘉六年司徒王弘表
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
多疾且每事推讓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按糾剔
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
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
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愛
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引入 自下樂爲竭力不
敢欺負江夏 王義恭高祖子文帝元嘉十六年進位司空加侍中都督
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既小
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孝武即阼
累加太宰前廢帝即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
國事有宣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
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崇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寔康庶績可
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孝武帝即位初爲
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 建平王宏文帝
子孝武入討以宏爲僕射冠軍將軍中書監宏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
政事世祖信仗之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帝遺詔使子良輔政安成
王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安成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
議焉 齊中興巴陵王寶義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王定京邑宣德
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然時人皆云此實
錄也 後魏江夏公呂道武族弟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 扶
風公處真烈帝之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委以大政甚見尊禮 文
安公屈泥國之疏族明元特居門下出納詔命明元末死令屈泥行右相
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彭城王勰獻文子孝文時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君
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 咸陽王禧孝文末爲太尉與司徒彭城王
勰司空北海王詳尚書左僕射廣陽王嘉受遺詔輔政景明二年春詔
曰朕以寡昧夙承聞由憂勞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元帝聖德遺澤所暨宰
輔忠賢勉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晦跡晉遊辭理
懇至邈然難奪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咸陽王等唯允所遂性澗湫可
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宣武末爲太尉孝明即位初侍中于忠以門下議以帝幼年

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清河王懌，孝明即位，靈太后以懌帝之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輔佐，以天下爲己任。汝南王悅、王元中爲侍中、太尉。孝明詔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東魏孝靜天平二年二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三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爲大司馬。四年正月，以汝陽王暹爲錄尚書事。興和四年四月，以太尉彭城王韶爲錄尚書事。武定二年三月，以元弼爲錄尚書事。北齊任城王湝，高祖子，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彭城景思王浟，高祖子，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王叡，河清中爲司空，攝錄尚書事，累加尚書令，拜太尉。叡久典朝政，眷望日隆。後周晉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遷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己於護。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

百官脩輔 書胤征：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註：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明明后也。宋吳泳鶴林集賜鄭性之再上劄子，當發非時，乞出不允詔：左右厥辟，二匡共政，延丞之任，止辭一人。所宜協心脩輔，俾朕速德，上以追續明命，下以治育群生。元喬禮書，當虎觀之清閑，正圖脩輔。拜龍驤之劉切，乃欲書歸。

諸侯夾輔 左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註：夾輔，佐也。特輔佐我周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真儒爲輔 宋唐鎮雲溪居士集上湖南運使書：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爲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奇偉特達，充牣朝廷。

廟堂碩輔 宋唐仲友說齋集謝諸司劉安撫啓：社稷宗工，廟堂碩輔，運籌決勝，元勲夙著於機庭；緩帶歸來，雅望爲更於師閫。

綱綸作輔 宋韓魏公安陽集上大名知府龍圖啓：繼息爲論，誹廣歌臺之業；綸作輔，即居槐鼎之堂。

高才入輔 張擴東窗集上參樞密書：每有所聞，未能置念，試得高才入輔，竟勝志望之極。

調燮匡輔 元胡祇遹紫山集上張左丞書：廟堂之上，老師宿儒，扶經論道；臺省之內，賢相碩臣，調燮匡輔，得賢之美，可謂盛矣。

均勞近輔 劉摯集答西京留守到任啓：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

式是近輔 唐杜牧樊川集李訥兼御史大夫制：揚歷清顯，昭彰令聞，敘自掌言，式是近輔。

魁然真輔 元王惲秋澗集左丞許公贊：瞻仰公像，魁然真輔。奉律我我，其儼而裕，至於體用一源，先後有序。

共期丞輔 宋史列傳：孫沐侍問，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惘傷焉。

以經自輔 宋范石湖大全集賀戶部侍郎啓：擿伏如神，威聲聞于天下，以經自輔，名聲重於朝廷。

爲周室輔 詩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爲公室輔 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言當公室之輔佐。季氏亡，則魯不昌。詳卜字。

爲國之輔 孫子：將爲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霸王之輔 馬明史實錄：周呂尚，東海上人。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外內之輔 晉書列女傳：劉聰將起鵝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將斬之，劉氏諫止之。聰謂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宋黄裳演山集：先王之治天下，疏者內輔，親者外輔。介人維藩，大師爲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內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內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介人顧爲之藩，大師顧爲之垣，大邦顧爲之屏，大宗顧爲之翰，宗子顧爲之城。自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無介人可患也。天子之于季氏，氏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爲屏，大宗爲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爲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爲用焉。中

興之輔 宋綦崇禮北海集賜參政張守辭恩命不允批荅卿文能華國道足致君夙懷王佐之才實應中興之輔

本根之輔 宋吳泳鶴林集與芮除節度使制外必得腹心爪牙之臣內豈可無骨肉本根之輔用是輟留臺之務進而升將越之壇

禮優諸輔 宋王珪華陽集謝賜生日禮物表恩記乃生禮優諸輔隊上臺之多賜動單族之殊寵

惟德是輔 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宗門統要大宋皇帝問僧看甚麼經僧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為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靈實顯代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天寧琦拈云若問永祚但以頂戴經云萬歲萬歲正庵廣拈云皇帝等閑一問直得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可惜者僧不揚副臣僧當時若見道既是寡人經為什麼在卿手只壽云專為流通

下位無輔 易乾文言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并見乾卦

漢室無輔 續後漢書袁紹傳紹宣檄州郡曰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義

以道輔君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禮相會齊侯于夾谷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

以友輔仁 論語顏淵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賊虐諫輔 書賊虐諫輔諫輔比干也

賊殺宰輔 太平廣記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至憲宗朝隆赫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候相國武元衡仍聞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裴某頭是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帥新獻公一枚公服而玩之將朝燭下既擲乃取其氈帽焉導馬出坊之東門賊搶至遂揮刀中帽墜馬賊以為公喪元矣掠地求其墜顱急驟朱王義遽廻控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背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綫旬餘如故

好口輔 浩然齋雅談頑人之詩曰巧笑倩兮註曰好口輔也夫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靨輔奇身之語可謂善於形容後人雖極言女色之美無所不至乃稱不及於口輔何邪輔豈俗所謂笑靨者乎

乃棄是輔 詩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是輔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又注喻遠賢也

龍輔 左傳昭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使公衍來龍輔之玉以獻於齊侯

釋竺僧輔 高僧傳鄴人也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與道安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并僧

同州上輔 舊唐書地理志上輔隋馮翊郡武德元年改為同州領馮翊下邽蒲城朝邑澄城白水郃陽韓城八縣三年分朝邑置河濱縣分郃陽置河西縣分澄城置長寧縣仍割河西韓城郃陽三縣於河西置西韓州九年分馮翊置臨沮縣貞觀元年省河濱臨沮三縣八年省長寧縣廢西韓州以郃陽河西二縣來屬垂拱元年割下邽屬華州開元四年割蒲城縣京兆府天寶元年改同州為馮翊郡乾元元年復為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為河中府割朝邑縣入河中府改河西縣又屬河中府舊領縣九戶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五口二十三萬二千一十六天寶領縣六戶六萬九百二十八口四十萬八千七百五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東至東都六百二十里

崑崚右輔 十洲記崑崚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戶之室東臨大活之井西南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崚之右輔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

輔氏 千家姓輔古今扶風元和姓纂左傳晉大夫輔躒本出黃之後風俗通云智果以智伯剛愎必亡其別輔氏漢有輔狠尚書為尚書令河東有此姓羅泌路史黃帝紀有虞氏作封之後一十有九侯伯有輔氏襄陽耆舊志有石將軍鄉侯輔果字元弼姚泰錄有始平太輔光又東鄉侯輔鑒姓氏急就篇唐宦者輔璆琳輔儼輔良交宋輔廣求文門門人古今姓氏辯證唐監察御史輔傳云動秦中人輔信義晁實錄忠傳唐齊州臨濟人輔公祏為盜有傳千姓編有輔姓同姓音姓先望出襄陽

輔元 元一統志汴州浚儀人父則仕隋為尉丞與同郡王孝遠縈師元靖君先鄭祖成鄭師善孝行商盧偽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推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會洛州民王慶之建請武后以武承嗣為太子元不與署奏觸武后怒逮赴獄坐以謀反斬于市天下稱冤

輔公祏

舊唐書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爲羣盜杜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爲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兵鋒甚銳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日有郤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决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爲署其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祏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逺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爲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僞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兵與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慧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令趙郡王孝恭率諸將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而遁走嶺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戰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拍刃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爲左將軍伏威部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還越州都督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闘志或有逐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産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詐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新唐書列傳公祏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繕修器械轉廩餽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黄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趨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扼揚子城降僞將龍龕遂據揚州公祏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林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陽。公祏懼棄城奔左遊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吒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祏棄妻子斬關逃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古今紀要公祏據丹陽自稱江南非取天下者所必書故爲盜焉非河北羣盜比李靖禽之

輔超

五代史忻州秀容人家世業農超少勇悍有力晉開運中應募隸澶州軍籍漢乾祐中趙思綰據永興叛周祖護諸將討之督兵攻城超率驍勇十七人升雲梯斫北門樓樓壞而入士卒繼進城遂陷以功補小校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南常執銳前驅定滁泗。破淮陰下揚州。以功轉日騎副兵馬使宋初從平上黨再遷内直都知。太宗即位。以超爲馬軍都軍頭會親征太原首先石攀堞先登身被十三創。帝嘉其勇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詔朝再余城中流矢者八復加厚賜。大軍攻范陽以兵三路超隸偏將米信爲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出捕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萊州刺史改榮州帥轉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德州刺史坐拒來使者毆殺驛吏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領誠州刺史五年復加都軍頭領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領獎州團練使真拜萊州團練使以年老願留京師從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具度裕審廷之徒數從征伐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内備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胃鋒鏑以擒賊將此忠蓋既累死可稱著漢徹之疾危群桑薮英之爲親復輝亦皆一節之美惟張熙嘗殺晉卿胃貨雖立威著勤所不取也

輔廣

嘉禾郡志宋輔廣字漢卿號潛庵父逵本河朔人高宗南渡時居是邑嘉興崇德縣公素不願仕潛心實學。從吕成公遊後登朱文公門自桐官歸隱以著書爲己任有六經釋四書問答通監説師訓編目新録雜著藁皆藏于家扁其堂曰傳貽蓋傳之先儒以貽後學也邑大夫家之柄爲建傳貽書院今廢朱子語錄先生與輔漢卿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比者

輔昌

元同恕榘菴集輔君明之墓誌銘 輔本晉大夫智氏。由智果冢智伯必滅宗。更其姓為輔氏。雖歷世緜遠。不知昭穆何別。蓋其苗裔也。君諱昌。字明之。先祖仕金。嘗覲于泰。因為泰人。生泰和庚辰某月某日。族屬泉盛。星散兵間。今為居任城者。或通譜焉。君既涉變故。欽蔵智略。施之家政。教子治生。翦翦有法。鄉里推為信義。君享年七十三。以至元庚辰某月某日卒。元配于氏。生一女。嫁劉德祿。繼室上官氏。柔明淑慎。笄而歸君。積勤累儉。佐理家事。君歿。撫育諸子。雖極慈愛。而教切之義有加無替。妻道母道。兩克舉之。後君三十五年。當延祐乙卯十月某日卒。壽八十有八。生四子。長世安。次世榮。大寧倉使。次忠。皆前段。次仁。奉直大夫。宣徽院都事。一女適楊某。孫男五人。孫女二。初君與于氏葬長安縣槐衙里先塋。至是卜遠日。得丙辰三月庚申吉。奉直將舉其柩。合而葬焉。其子公佐以奉直命來速銘。銘曰。智熾之國。炳于與九。世肯嬋嫣兮。志力之堅。輔佐之賢。家以載延兮。子舉日宜。飛騰俊躍。有煒其傳兮。襟山帶川。松櫝陰煙。輔氏之阡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六暮

婦 婦人證治二十三

婦人耳聾癰腫

論

巢元方病源 耳聾。風冷傷於腎。腎氣通於耳。勞傷腎氣。風冷客之。邪與正氣相搏。使經氣不通。故耳聾也。 耳聾風腫候。耳聾風腫者。風邪搏於腎氣故也。腎氣通於耳。邪搏其經。血氣壅澀。不得宣發。故結腫也。 耳後附骨癰候。附骨癰是風寒搏血脈。入深。近附於骨也。十二經之筋脈有絡耳後完骨者。虛則風寒客之。寒氣折血。血否澀不通。深附於骨。而成癰也。其狀無頭。但腫痛。

婦人眼赤

論

巢元方病源 眼眥赤者。風冷客於眥間。與血氣相搏。而洟液乘之。挾熱者。則令眥赤。 類用方藥濟思散加減藥證集 婦人暴赤眼疾。先以導水丸下訖。次以涼膈散加防己、草龍膽煎服。或四物內加之尤妙。

婦人喉痛

論

巢元方病源 喉痛者。風熱毒客於其間故也。十二經脈有循頰喉者。五臟在內。而經脈循於外。臟氣虛則經絡受邪。邪氣搏於臟氣。則生熱。熱乘其脈。熱搏咽喉。故令喉痛也。 咽中如炙肉臠候。咽中如炙肉臠者。此是胃腸痰結。與氣相搏。逆上咽喉之間。結聚。狀如炙肉之臠也。

方

張仲景金匱方論半夏厚朴湯方。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孫思邈千金要方。胸滿心下堅。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升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薑五兩

乾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煑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千金翼方。無蘇葉。名半夏湯。

洪氏集驗方救生散。治急喉閉。產前產後有此疾。皆可服之。

白僵蠶直者，去絲嘴，炒黃 甘草生，一錢重

右二味各取末秤和勻每服一錢匕以生薑汁調藥令稠溫下使急以溫茶清衝下

婦人吐血

論

巢元方病源治夫婦人吐血者皆由臟腑傷損所致夫血者外行於經絡內榮於臟腑若傷損氣血經絡則虛血行失於常理氣逆者吐血又怒則氣逆甚則嘔血然憂思驚恐內傷氣逆上者皆吐血也。口舌出血彼口舌出血者心脾傷損故也。脾氣通於口心氣通於舌而心主血脉血榮於臟腑通於經絡若勞損臟腑傷動經脉隨其所傷之經虛者血則妄行然口舌出血心脾二臟之經傷也 治驗陳自明大全良方僕嘗治一人吐血診其脉肝部弦氣口濡此因怒極而得之遂用蘇合香丸和雞蘇丸服即效養生必用方云凡吐血須煎乾薑甘草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服生地黃竹茹藕汁去生便遠 予嘗治一女人年十九歲月水不行遂妄行而嘔血諸藥無効察其形容人肥脉不大不小僕投以四生丸即安。又嘗治一男子因飽低頭負重吐血諸藥無効亦投四生丸及青餅子即安又不發。僕觀初虞世治吐血不喜用竹茹生地黃藕汁。然亦不可拘泥此說。如陽乘於陰。血得熱則流散。經水沸溢。宜服涼藥以解之。大黃犀角生地黃生薑藕汁皆效。如陰乘於陽。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宜服溫藥以暖之。乾薑肉桂皆効。寒者更宜忌之。陳日華云。先公紹興初遊福清靈石寺。主僧留飯。食將竟。侍者赴堂齋罷來侍立。見卒子上不揖。忽膝折搖之。乘昔即嘔血五盞。食飽拗破肺也。明年再到寺。問去年嘔血者無恙否。其主僧答云。得四生丸服之。遂愈。自得此方屢救人有效。 類用方藥擣仁齋直指方血遇熱則宣流。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榮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是爾。外證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局方七氣湯方見諸氣類加川芎。或甘草乾薑湯。其効甚著。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逆上。亦令吐衄。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通用。出血諸證。每以胃藥收功。用木香理中湯。或參苓白朮散二分枳殼散一分方見諸氣類夾和米湯乘熱調下。或真方四君子湯。夾和小烏沉湯。米湯調下。已上並用薑棗煎亦得。右藥不惟養胃。蓋以調氣輩與之並行。若夫桔梗枳殼湯方見諸氣類夾和二陳湯方見諸氣類薑棗同煎。入蘇合香丸少許佐之。又調氣之上藥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竹茹湯治婦人汗血吐血尿血下血

竹茹 熟地黃各三兩 人參 白芍藥
桔梗 川芎 當歸 甘草炙
桂心各一兩

右爲剉散。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不以時候

太平聖惠方雞蘇散方。治婦人吐血。心煩昏悶

雞蘇葉二兩 黃耆半兩剉 羚羊角屑半兩 阿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
刺薊一兩 茜根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麥門冬三分去心
黃芩三分 當歸三分 伏龍肝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淡竹茹一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服

生地黃煎方。治婦人勞熱至甚。吐血不止。心神煩躁。少思飲食

生地黃汁一升 生藕汁三合 青蒿汁三合 生薑二兩取汁
蜜四兩 酥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一兩
雞蘇葉一兩 黃芩一兩 川升麻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鹿角膠二兩搗碎炒令黃燥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與前藥汁同於銀器中攪令勻。慢火熬成膏。收甕合中。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半匙

生乾地黃散方。治婦人心熱壅悶吐血

生乾地黃一兩半 麥門冬一兩去心 蒲花三合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茅根三兩剉 藍葉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豆豉一百粒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刺薊散方。治婦人頭疼壯熱。心中煩悶。吐血宜服

刺薊二兩 雞蘇葉二兩 赤芍藥一兩 麥門冬二兩去心
赤茯苓一兩 石膏三兩 黃芩一兩 茜根一兩剉
甘草一兩炙微剉 生乾地黃二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青竹茹一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麥門冬散方。治婦人心中煩壅。吐血煩悶

麥門冬二兩去心 生乾地黃二兩 蒲花一兩半

犀角屑一兩　黃芩一兩　川升麻一兩　白茅根二兩半剉
藍葉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香豉一百粒，淡竹茹一分，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雞蘇散，治婦人虛損，氣逆吐血不止

雞蘇葉一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半兩　黃芩一兩
伏龍肝二兩　阿膠二兩搗碎，炒令黃燥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阿膠散，治婦人吐血，心神煩熱

阿膠三分，搗碎，炒令黃燥　當歸三分　犀角屑三分
雞蘇葉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桂心三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生乾地黃二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淡竹茹一分，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紫參散，治婦人卒吐血不定，胃心悶痛

紫參一兩　鹿角膠一兩搗研，炒令黃燥　青竹茹一兩
羚羊角屑一兩　生乾地黃二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新汲水磨生薑調下二錢

五神湯，治婦人熱毒上衝，吐血不止

生藕汁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白蜜一合　刺薊汁三合
生薑汁半合

右件藥相和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取一小盞，調下炒麪塵一錢

治婦人吐血，百治不差，宜服此方 陳自明大全良方云：千金翼卷十。十黑神散不傳方，併丸藥。吐治熱毒止血有效。地黃汁用半升，生大黃末一方寸匕。

生地黃汁一大盞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搗末

右件藥煎地黃汁三兩沸，下大黃末調和令勻，分為三服

又方

龍骨半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生地黃汁調下二錢

又方

青竹茹一兩　生地黃二兩切　羚羊角屑半兩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不計時候，分為三服

又方

桂心一兩　阿膠半兩搗碎，炒令黃燥　生乾地黃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一錢，煎竹茹湯調下，不計時候溫服

又方

取伏龍肝細研，每服以新汲水調下二錢，頻服効

又方

取白茅根新者長五六寸一握，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分溫二服

陳自明大全良方治吐血

桂心末

右水調方寸匕，日夜可二十服

柔脾湯，治虛勞吐血，衄血下，白汗出方 出養生方

甘草　白芍藥　黃耆各一兩　熟地黃三兩

右為末。每服四錢，水酒各一盞，已上煎至七分，去滓，取六分，清汁溫服，食前

四生丸，療吐血衄血，陽乘於陰，血熱妄行，宜服此藥

生荷葉　生艾葉　生柏葉　生地黃

右等分爛研，丸如雞子大。每服一丸，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無時候

犀角地黃湯，治內有瘀血，鼻衄吐血，面黃大便黑

芍藥三分　生地黃半斤　牡丹皮去木，一兩
犀角屑一兩，如無，以升麻代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煎服。有熱如狂者，加黃芩二兩

青餅子，治咯血

青黛　杏仁各一兩。華佗方以牡蠣粉炒杏仁，去皮尖，杜蠣不用

右一處同研成膏，熔黃蠟和作三十餅子。每服一餅子，用乾柿半箇夾定，以濕紙裹煨令香，同嚼，粥飲下，無時候

乾薑甘草湯，治陰乘於陽，心肺經寒而嘔血

甘草　乾薑各半兩

右㕮咀，水煑，頓服。旬方理中湯亦妙 方見和劑

楊仁齋直指方地黃煎，治肺損吐血嗽血

生地黃四兩取汁　鹿角膠一兩搗碎炒黃
右為末拌和。每服三錢。童子小便一盞煖熱。入薑汁少許調下。無鹿
膠則以透明阿膠炒酥代用
人參湯。治吐血咯血
新羅人參慢火煎服
又方
人參　川芎　茯苓　半夏製各三分
甘草炒一分
右剉每服三錢。薑五片煎服
半夏丸。治吐血下血崩中帶下。喘急痰嘔中滿虛腫。亦消宿瘀百病通用
圓白半夏刮淨捶褊。以生薑汁調和飛白麪。作軟餅包掩半夏。慢
火炙令色黃。去麪取半夏為末
右末米糊圓菉豆大。日乾每三四十丸。溫熱水下
豆蘇湯。治上焦有熱。咯血瘀血煩悶燥渴
黑豆五合　紫蘇葉莖二兩　烏梅兩箇
右水大椀同煎。臨熟入薑汁三大匙。食後旋服

薏苡湯。治肺癰吐膿血
薏苡仁二合　黑豆百粒　烏梅一箇
右水二盞煎一盞。入透明阿膠。生蒲黃各一錢。再煎沸。食後服
蘿蔔飲。治諸熱吐血衄血
生蘿蔔取汁半盞。入白鹽少許服之立効。如無生蘿蔔。只用蘿蔔
子一分微炒。紫蘇莖葉半分。剉散。用煎亦効
血餘散。治吐血衄血
頭髮燒存性
右研細。每服二錢。米湯調下。衄者更以少許。吹入鼻
蒜連丸。治諸血妄行
黃連日乾為末　獨頭蒜一顆煨熟。取肉研細
右入米醋些子擣和為丸梧子大。日乾。每三四十丸。陳米飲下
黑散子。諸竅出血。並主之
隔年蓮蓬　敗棕櫚　頭髮並燒存性等分
右為末每服二錢。煎南木香湯調下。或只用棕櫚燒灰。米湯調下亦可
咯血方

天門冬去心　青黛曬乾各四錢　生蒲黃　川薑黃
油髮灰各一升
右末煉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入松陽柿中。濕紙包煨香候冷。桑白
皮煎湯臨卧嚼下。柿能斂肺。咯血屬肺。嘔血屬脾
九竅出血方
荊芥酒煎通口服
又方暴驚風九竅血。其脉虛者
靈砂百粒分三次。人參煎湯下此證不可錯認。血得熱則宣流。妄
用米粱擦之
治口舌出血。槐花日乾。為末傅之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主地黃散。諸見血無寒。衄血下血吐血溺血皆
屬于熱。但血家證宜服
生地黃　熟地黃　枸杞子　地骨皮
天門冬　黃耆　芍藥　甘草
黃芩
右各等分同剉。每服一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溫服。脉微身涼惡

風每一兩加桂半錢。吐血者多有此證
濟生拔粹方雞蘇散。治虛損氣逆。吐血不止
雞蘇葉　黃芩各一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半兩
阿膠二兩　伏龍肝二兩　刺薊　生地黃
黃耆各一兩
右為麤末。每服四錢。薑三片。竹茹彈子大。水同煎
韓氏和理衛聖効方歸煎散。治婦人胎前產後吐血。血運發虛熱。小便不
通臍腹痛
蒲黃　石膏乳文者　赤石脂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五錢。水一中盞。綿裹同煎服
沈寐經驗良方治婦人吐血
陳槐花二兩炒　百草霜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茅蔗根煎酒調下。亦治血崩
何叔衛生寶茯苓補心湯。治婦人去血過多虛勞發熱
四物湯一兩半　參蘇飲三兩
右拌和勻。每服五錢。生薑五片水煎

永當時大方熟地黃丸。治吐血。下無妄行。血虛月候錯

熟乾地黃一兩半　白芍藥　人參　當歸

芎藭各一兩　阿膠半兩炒　麥門冬四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米湯下

惠叔仙方調胛散。治吐血上行。經血行時反上行。肺經有病熱沖熱。但要順經調肺氣。紅花散子善能痊。凡婦人吐血有三。一經不行反上行。使傷氣也。二傷沖。三肺經受熱隨上沖。故使吐血

三稜　莪朮各一兩　麥芽半兩　胡椒二錢

縮砂三錢　川芎二錢　茴香二錢　甘草

青皮　陳皮各三錢

右為末。米飲調下

通經丸

當歸一錢半　桂不見火　青皮去白　大黃炒

乾薑炮　川烏炮　桃仁去皮炒　莪朮炒

乾漆炒令大煙出　川椒炒　上各一錢

右十味。每味各用椒纖塊。故地上出汗。為末。一半用醋煮成膏。後入一半更入雞子清同為丸。除熱醋湯下三十丸

婦人臂痛

論

類用方藥。陳自明大全良方論曰。夫婦人臂痛。筋脈攣急。不得屈伸。遇寒則劇。由肝虛為風寒邪氣。流於。脈客於經絡。搏於筋。筋不榮則乾急而痛。其脈緊細。宜服栢子仁丸。經驗。若臂痛不能舉。或左或右。時復轉移一臂。由中脘伏痰。脾氣滯而行。上與氣相搏。四肢皆屬於脾。脾氣滯而氣不下。上攻於臂。故痛。其脈沉細。宜茯苓丸。控涎丹

方

陳自明大全良方　栢子仁丸

栢子仁　熟地黃各二兩　茯苓　枳實去穰麩炒

覆盆子炒　北五味　附子炮　石斛去根切酒蒸炒

鹿茸酥炙　酸棗仁炒　桂心　沉香

黃耆各一兩　麥末炙。一方嘗八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丸

舒經湯。治臂痛。又名五痺湯。亦治腰下疾

片子薑黃四兩　甘草　羌活各一兩　白朮

海桐皮　當歸　赤芍藥各二兩

右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治腰以下疾。空心服。腰以上疾。食後服

茯苓丸

茯苓一兩　半夏二兩　枳殼半兩麩炒　風化朴消一分

右四味為末。薑汁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生薑湯下三十丸。食後服

控涎丹。凡人忽患胷背手足頸項腰胯隱痛不可忍。連筋骨牽隱鈎痛。坐臥不寧。時時走易不定。俗醫不曉。謂之走疰。便用風藥及鍼灸。皆無益。又疑是風毒結聚。欲為癰疽。亂以藥貼。亦非也。此乃痰涎伏在心膈上下。變為此疾。或令人頭痛不可舉。或神意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粘。夜間喉中如鋸聲。多流睡涎。手腳重腿冷痺。氣脈不通。誤認為癱瘓。亦非也。凡有此疾。但以此藥不過數服。其疾如失

甘遂去心　大戟去皮　真白芥子各等分炒

右為細末。糊丸如梧桐子大。臨卧淡薑湯吞下五七丸。如疾猛加至十丸

白芥子散。治臂痛外連肌肉。牽引背胛。時發時止。此由榮衛之氣。循行失度。留滯經絡。與正氣相搏。其痛發則有似癱瘓

真白芥子　木鱉子各二兩麩炒　沒藥別研

桂心　木香各半兩

右為細末。入研藥令停。每服一錢。溫酒調下

流氣飲子

紫蘇葉　青皮　苦梗　大黃煨

當歸　芍藥　烏藥　茯苓

川芎　黃耆　枳殼去瓤麩炒　防風各半兩

甘草　橘皮各三分　木香　連皮大腹二兩剉

薑汁炒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一盞。去滓服

婦人腰痛

論

類用方藥。陳自明大全良方論曰。夫腎主於腰。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若腎氣虛弱。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皆致腰痛。古方亦有五種之說。如風腰痛。冝

小續命湯加桃仁杜仲煎服。脾胃氣弱及寒濕腰痛，宜五積散加桃仁。如虛損及五種腰痛者，青娥丸、神應丸諸方並見和劑，皆可用也。如氣滯腰痛，如神保丸、黑牽牛、茴香、橘核，必有功也。張子和儒門事親：富夫婦人腰胯疼痛，兩脚麻木，惡寒喜暖者，內經曰：乃是風寒濕痺。先可服除濕丹七八十丸，量虛實以意加減，次以禹功散投之，瀉十餘行，清冷積水青黃涎沫為驗。後以長流水同生薑棗煎五苓散服之，風濕散而血氣和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 治卒腰背痛如折方

鹿角屑

右用酒服方寸匕，日五六，可熬令焦黃服

又方 大豆二升 酒三升，煑取二升頓服

虛齋諸方 治腰痛下血

熟艾一兩

右用酒五盞，煑四盞，去滓再煎二盞，口開者灌之

陳自明大全良方 如神湯 治男子婦人腰痛

玄胡索 當歸 桂心等分 二方無當歸有杜仲

右為末，溫酒調下二錢，甚者不過數服。滁人騰珂方。此方得之於歙州析門老醫真是如神，故以名之

獨活寄生湯 夫腰痛者，皆由腎氣虛弱，卧冷濕地，當風所得，不時速治，喜流入脚膝，為偏枯冷痺，緩弱疼重，或腰痛拘攣，脚重痺，宜急服之

獨活三兩 桑寄生 續斷 杜仲
北細辛 川牛膝 秦艽 茯苓
白芍藥 桂心 川芎 防風
人參 熟地黃 當歸各二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空心。氣虛下利，除地黃。并治新產腹痛，不得轉動，及腰脚攣痛痺弱，不得屈伸。此藥最能除風消血。肘後有附子一枚，無寄生、人參、當歸、甘草。近人將治歷節風、脚氣流注，亦效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 玄胡六合湯，治婦人臍下冷，腹痛腰脊痛

四物湯內加玄胡索、苦楝炒，各一兩

王好古醫壘元戎 治濕六合湯

四物湯加羌活 茯苓等分 一本加白朮茯苓

海藏改正，上五味，只用蒼朮相拌，治諸痛有神

又方 與白朮相拌加 天麻 茯苓 川山甲

右別為細末，酒煎或酒調亦可

危亦林得效方 虎骨散 治腰上實肉處痛不可忍

右以麝香末半錢用酒調服

婦人腰脚疼痛

論

太平聖惠方論曰：夫腎主於腰脚，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若勞傷腎氣，虛弱而風冷客於胞絡，邪氣與真氣交爭，故令腰脚疼痛也。 類用方樂李仲南永類鈐方 夫腎主於腰，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腎虛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皆致腰痛。如風腰痛，宜小續命湯加桃仁杜仲煎。脾胃氣弱及寒濕腰痛，宜五積散加桃仁煎。如虛損及五積腰痛，青娥丸、神應丸。氣滯腰痛，如神保丸、黑牽牛、茴香、橘核，必有功也

方

太平聖惠方 酸棗仁散 治婦人血氣風虛，腰脚疼痛，頭目昏悶，食少無力

酸棗仁三分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牛膝三分去苗 羌活半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芎藭三分 桂心三分 木香三分 海桐皮一分
杜仲三分去麤皮微炙剉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萆薢三分剉 續斷三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溫服之

骨碎補散 治婦人血風氣攻腰脚疼痛，腹脇拘急，肢節不和，宜服

骨碎補一兩 萆薢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赤芍藥三分
海桐皮一兩 當歸一兩 芎藭三分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一兩 檳榔一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仙靈脾散 治婦人血風攻注腰脚疼痛

仙靈脾一兩 羌活三分 海桐皮三分 牛膝三分去苗
當歸三分 芎藭三分 骨碎補三分去毛

玄胡索三分 桂心三分 木香三分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微炒用 菴蘭子三分 枳殼三分
檳榔一兩 蛜蝌半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食前以豆淋酒。調下一錢

藁本散。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疼痛。不可忍
藁本一兩半 狗脊一兩去毛 沒藥一兩 天麻一兩
騏驎竭一兩 蟬殼一兩微炒 骨碎補一兩 桂心一兩
虎脛骨 敗龜 穿山甲已上各二兩。各以醋塗炙令黃焦
麝香半兩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炒生薑。黑豆淋酒下二錢。空心及食前服

琥珀散。治婦人血風攻注。腰脚疼痛。經絡滯澀。四肢煩痛
琥珀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當歸一兩 凌霄花一兩
赤芍藥一兩 沒藥一兩 地龍半兩微炒 桃仁一兩半。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水蛭一兩炒令黃焦
麝香一分細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食前以溫酒。調下二錢

敗龜散。治婦人風毒流注。腰脚疼痛行立艱難
敗龜二兩塗酥炙令黃 白僵蠶一兩微炒
沒藥半兩 薏苡仁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桂心三分 乳香三分 虎脛骨二兩。塗酥炙令黃
地龍三分微炒 杜仲一兩去麤皮炙微黃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於食前。以煖薄荷酒。調下二錢

附子丸。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骨節痠疼。不可忍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牛膝一兩去苗 海桐皮半兩剉
桂心半兩 玄胡索半兩 安息香半兩 天麻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芎藭三分 當歸三分 白芷半兩
木香半兩 乾蝎一分 酸棗仁三分微炒 漏蘆一兩
羌活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煖酒下三十丸

虎骨丸。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骨節疼痛不可忍
虎脛骨一兩。塗酥炙令黃 檳榔一兩 敗龜一兩塗酥炙令黃 防風半兩去蘆頭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赤芍藥半兩 騏驎竭半兩 當歸三分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桂心半兩 沒藥半兩
牛膝一兩去苗 木香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海桐皮三分剉 地龍半兩炒令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煖酒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婦人血風。腰脚骨節痠疼。筋脉拘急。行履艱難。兩脇抽痛
萆薢一兩剉 牛膝一兩去苗 杜仲三分去麤皮炙黃剉
酸棗仁三分 當歸一兩 防風三分去蘆頭
丹參三分 赤芍藥三分 桂心三分 石斛一兩去根剉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剉 虎脛骨一兩半。塗醋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梧桐皮丸。治婦人腰脚風冷疼痛。行立無力
梧桐皮一兩剉 桂心二兩 牛膝一兩去苗 杜仲一兩去麤皮炙微黃剉 石斛一兩去根剉 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酒下三十丸

牛膝丸。治婦人腰脚風冷疼痛。久不差
牛膝二兩去苗 虎脛骨一兩。塗酥炙令黃 沒藥一兩
羌活一兩 當歸一兩 桂心一兩 敗龜二兩。塗酥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附子散。治婦人腰脚積年疼痛不差
附子二兩。炮裂去皮臍 沒藥一兩 桂心二兩
威靈仙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牛膝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錢

威靈仙散。治婦人腰脚疼痛。大腸不利
牽牛子二兩微炒 木香半兩 威靈仙二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日空心，以茶清調下二錢，以利為効。

婦人脚氣 附脚氣腫滿

論

巢元方病源：脚氣之病，由人體虛，温濕風毒之氣，先客於脚，從下而上，動於氣，故名脚氣也。江東嶺南土地卑下，風濕之氣，傷於人，初得此病，多不即覺，或先無他疾，而忽得之，或因衆疾後得之。此病初甚微，飲食嬉戲，氣力如故，當熟察之。其狀從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痺，或淫淫如蟲行，或微腫，或酸冷，或疼痛，或緩縱不隨，或有攣急，或有至困能飲食者，或有不能食者，或有見飲食而嘔吐，惡聞食臭者，或有物如指，發於腨腸，逆上衝心，氣上者，或有舉體轉筋者，或壯熱頭痛者，或心胷衝悸，寢處不欲見明，或腹內苦痛而兼下者，或言語錯亂，喜妄誤者，或眼濁，精神昏憒者，此皆其證候也。治之緩者，使上入腹，腹或腫，胷脇滿，上氣便死，急者不全日，緩者二三日也。其病既入臟，證皆相似，但脉有三品，若脉浮大而緩，宜服續命湯兩劑，若風盛者，宜作越婢湯加术四兩，若脉轉駃而緊，宜服竹瀝湯，若脉微而弱，宜服風引湯二三劑，其緊駃之脉，是三品之最惡脉也，脉浮大者病在外也，沈細者病在內，皆當急治之，治之緩慢，則上氣便死也。

脚氣腫滿候：温濕風毒從脚而上，故令四肢斷惰，緩弱疼痺，甚則上攻，名脚氣。而津液為風濕所折，則津液否濇，而蓄積成水，內則浸漬臟腑，外則流溢皮膚，故令腠理脹密，水氣積不散，故腫也。

治驗邪編 明方使某里有婦人，少年瘦弱，兩足股痛，醫者無不進附子補虛，其痛不移。予曰：兩股獨病，他無害也。肝脉虛而弦長，肝主血，行于四肢經絡，且肝為聚財之府，又為散財之地，聚散不時，過與不及，皆能致病。何者？聚而不散，血瘀成腫；散而不聚，身枯不榮。弦長者，風也，所謂風淫末疾，即肝風淫於四肢也。重則癱，輕則痛。婦人非男子之比，婦人因血氣衰，故易瘵也。或曰：何不病于脛？予曰：股者，節骨斷落，筋絡過度，肝候于此，其所由來者，肝虛生風而已。方靈此證，先理其肝，股痛自愈，乃清其源也。病延日久，股漸成風，法當自源徂流，逆進細辛當歸半丸半散，法當歸引血入肝，以引衆藥，細辛行氣治風，辛以治筋，加以牛膝引下，至脉不終劑而愈。

類用方藥陳自明大全良方

婦人脚氣方論：凡頭痛身熱，肢節痛，大便秘，或嘔逆，而脚屈弱者，脚氣也。輕者可與香蘇散加木瓜、檳榔，生薑煎服，然後隨證治之。要知有脚氣之人，先從脚起，或先緩弱疼痺，或行起忽倒，或兩脛腫滿，或脚膝枯細，或心中忪悸，或小腹不仁（此須不知爲病也），或舉體轉筋，或見食嘔逆，惡聞食氣，或胷滿氣急，或遍體酸痛，皆脚氣候也（或之一字有無足也）。黄帝所謂緩風濕痺是也。頑弱為緩風，疼痛為濕痺。寒中三陽，所患必冷，小續命湯主之（熟入生薑自然汁最快）。暑中三陰，所患必熱，小續命湯去附子，減桂一半主之。大煩躁者，紫雪最良，若無紫雪，以自合薄荷煎，冷水調服，極妙。大便秘者，脾約丸、麻仁丸、三和散主之，仍針灸為佳，服補藥與湯淋洗，皆醫之大禁也。當忌狀加減藥證集治婦人脚氣四物去地黄，加附子，入薑煎服。

方

太平聖惠方牛膝散：治婦人脚氣浮腫，心神煩悶，月候不通。

牛膝一兩去苗 漢防巳三分 牡丹三分 桂心三分
羚羊角屑一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赤芍藥三分
桃仁五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檳榔一兩
川大黄一兩，剉，微炒 川芒硝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温服，以利下惡物為効。

赤茯苓散：治婦人脚氣腫滿，腹內妨悶，月水不通，四肢疼痛。

赤茯苓一兩 木通一兩剉 紫蘇莖葉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木香半兩 防葵半兩 赤芍藥半兩 檳榔一兩
桂心半兩 鱉甲一兩，塗醋炙令黄，去裙襴 川大黄二兩，剉，微炒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温服，以利為効。

大腹皮散：治婦人風毒脚氣，肢節煩疼，心神壅悶。

大腹皮一兩剉 紫蘇莖葉二兩 木通一兩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羌活一兩 赤芍藥一兩 荊芥一兩 獨活一兩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木瓜一兩，乾者 枳殼二兩，麩炒微黄，去瓤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葱白七寸，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温服。

半夏散：治婦人脚氣發動，心腹脹滿，食飲不下，嘔逆不止。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赤茯苓一兩半 木通三分剉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人參三分，去蘆頭
大腹皮三分剉 檳榔一兩 紫蘇莖葉一兩半

桂心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紅雪散治婦人脚氣臟腑氣壅胸膈滿悶脚膝煩疼

紅雪一兩半　赤芍藥半兩　茵根半兩剉　桂心一分

生乾地黃一兩　紅藍花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犀角散治婦人脚氣忽發衝心悶亂四肢煩疼

犀角屑半兩　紫蘇莖葉一兩　赤茯苓一兩　木香半兩

赤芍藥三分　紅藍花三分　檳榔一兩　紅雪一兩半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木香散治婦人脚氣卒發衝心悶亂

木香半兩　郁李仁二兩湯浸去皮微炒　桂心三分

赤芍藥一兩　桑根白皮三分剉　大腹皮一兩剉

赤茯苓三分　檳榔三分　紫雪二兩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紅藍花散治婦人脚氣心神煩悶

紅藍花一兩　柴胡一兩半去苗　羚羊角屑一兩

赤芍藥一兩　桑根白皮二兩剉　檳榔二兩

紫蘇莖葉一兩　紅雪二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婦人脚氣衝心悶亂不識人宜服此方

紫蘇莖葉二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檳榔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松木節二兩

木瓜一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次入童子小便二合更煎三兩沸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牛膝散治婦人脚氣緩弱無力兼軟風

牛膝一兩去苗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仙靈脾一兩

萆薢一兩　羌活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郁李仁一兩湯浸

大腹皮一兩剉　桑根白皮二兩剉

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黑豆五十粒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紫蘇散治婦人風毒脚氣腹內壅塞痰悶不思飲食脚重虛腫

紫蘇莖葉一兩　木通一兩剉　桑根白皮一兩　茴香根一兩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獨活半兩　荊芥半兩

羌活半兩　木瓜半兩　青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大腹皮十枚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葱白一莖并擘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保命集云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葱白一莖

桑白皮散治婦人脚氣盛發兩脚浮腫小便赤澀腹脇脹滿氣急坐卧不安穩

桑白皮一兩剉　赤茯苓一兩　漢防己半兩　木香半兩

紫蘇子二分　木通三分剉　大腹皮半兩剉　檳榔半兩剉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青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搗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薏苡仁散治婦人脚氣緩弱及頑痹腫滿心下急大便澀

薏苡仁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豬苓二兩去黑皮

芎藭一兩　羚羊角屑一兩　漢防己一兩　桑根白皮二兩剉

大麻仁一兩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防風散治婦人脚氣腫滿疼痛筋脉拘急

防風一兩去蘆頭　五加皮二兩　薏苡仁二兩

羌活一兩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酸棗仁一兩微炒

芎藭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羚羊角屑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甘草炙微赤剉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治婦人脚氣卒發衝心煩悶氣急大便苦難小便赤澀心神不熱宜服此方
紅藍花三分　生黑豆皮二合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食前分溫三服
坐拏散治婦人脚氣厥冷血氣不調
坐拏一兩　狼毒一兩剉碎火熬令黃剉取
沉香三分　紫蘇子三分　羌活三分　蘿蔔子三分微炒
杉木節三分剉用乳香炒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用水煎木瓜紫蘇莖葉湯調下二錢每於食前服之
木瓜丸治婦人脚氣衝心悶亂腹脇脹滿不能下食
木瓜一枚蒸熟去皮子　木香一兩　檳榔二兩
草豆蔻一兩去皮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三分　當歸半兩剉微炒　郁李仁湯浸去皮
硇砂半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爛研木瓜和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溫酒下

三十丸
羚羊角丸治婦人脚氣上衝喘急稍促兩脚不仁連小腹頑痺頭面浮腫時復心悶便利常澀
羚羊角屑一兩　漢防己半兩　薏苡仁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芎藭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獨活半兩
大麻仁半兩　木香半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枳實一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溫酒下三十丸
崔氏產寶方地黃散專治婦人血氣不順脚膝骨節內痛不可忍者
玄胡索炒　當歸酒浸　蒲黃　京芎
乾地黃酒炒　赤芍藥　澤蘭　天麻
地榆　蓬莪朮　肉桂不見火已上各一兩
滑石二兩
右為細末每服一大錢空心用酒調下食壓之若用炒薑酒或薄荷茶調下亦可

郭彌明方便集小細辛當歸半丸半散法
華陰細辛二兩去葉　羌活一兩　雀頭川芎一兩
木瓜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洗　黃芩三錢
赤芍藥一兩　防風一兩　川當歸二兩洗　甘草半兩
香附子半兩　防己半兩　川牛膝一兩半
右為細末勻和分作二分一半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三片煎溫服酒調尤佳乃酒行四肢也一半醋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一日各一服散子無時候
陳自明大全良方四白散治男子婦人血虛發熱夜多盜汗不進飲食四肢羸瘦骨立拘攣脚痛不能行
黃耆　厚朴　益智仁　藿香
白朮　白扁豆　陳皮各一兩
半夏　白茯苓　人參　白豆蔻仁
天台烏藥　甘草各半兩　京南芍藥一兩半　檀香
沉香各一分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棗子一箇煎至七分溫服自後

諸證退只有脚攣痛不能行以蒼朮丸治之効此藥大治乾濕脚氣筋脈拘攣疼痛不能行履兼補下部
蒼朮丸方
乳香　沒藥各二錢別研　川牛膝
青鹽各半兩研　熟艾四錢　川烏三錢　全蠍一錢炒
右除研藥為細末入研藥令停以木瓜一箇大者切一頭留作蓋去瓤入上件藥於木瓜內將蓋蓋定安木瓜於黑豆中蒸令極爛取出去皮連藥研成膏却入生蒼朮末拌令得所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用木瓜湯下或溫鹽酒下一日三服忌血與鹹乙巳年羅安人病發熱自汗心煩夜臥骨立足痛拘攣不能屈伸飲食不進雖士醫亦不能療易得治之六脈弦弱僕曰雖脈似勞實非勞也似脚氣而非上脚氣但當調脾去血其熱必退然後攻足則可望安適專諸方皆無對證之藥遂處四白散子與服不半劑熱退能食又處蒼朮丸繼之筋脉伸足能行而愈
危亦林得効方治脚赤腫
荊芥　石膏　地龍炒　薄荷

右剉散薑三片蜜少許煎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八　六暮

婦　婦人證治二十四

婦人積聚

論

巢元方病源　積者五臟所積。聚者六腑所成。五臟之氣積。名曰積。六腑之氣聚。名曰聚也。積痛不離其部。聚者其痛無有常處。皆由陰陽不和。風冷搏於臟腑。而主積聚也。婦人病積經久。則令無子。亦令月水不通。所以然者積聚起於冷。結入于臟。故令無子。若冷氣入於胞絡。冷搏於血。血冷則澀結。故令月水不通也。王好古醫壘元戎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請願聞其故。何謂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過者死。衰其太半不足以害生。故止其藥。若過則毒氣內餘。則敗損中和。故成積聚。　潔古老人治積别有法。壯人無積。虛人則有之。脾胃怯弱。氣血兩衰。四時有感。皆能成積。若遽以磨堅破結之藥治之。疾能去而人已衰矣。乾漆硇砂三稜牽牛大黃之類。得之則暫快。藥過則依然。氣愈消疾愈大。竟何益哉。故善治者當先補虛。氣血壯。積自消。如滿座皆君子。縱有一小人。自無容地而出矣。不問何臟。先調其中。使能飲食。是其本也。　類用方藥潘思敬加減藥證方治婦人積於四物中加蓬朮三稜桂乾漆依法製各一兩。名增損四物湯。　治婦人血塊不散腹腸冷痛於四物中加酒半盞煎服。　治婦人血氣凝滯潮熱腸中癖塊於四物中加蓬朮桂枝各半兩。名六合湯。　治婦人經血凝滯。臍內血積氣塊作疼於四物中加蓬朮桂等分煎。名破血六合湯。　治婦人血不散於四物內加木香檳榔各半兩煎。　治婦人積塊癥瘕煎桃仁湯。調下益元散。　治婦人心腹膨脹悶煎木香酒調下失水散。　治婦人血積煎紅花沉香湯下加減三黃丸。　治婦人產後惡物不下。結聚成塊。心胸痞悶及臍下堅痛。於四物中去地黃川芎加血竭蓬朮四味等分。倍加五靈脂為主。醋糊丸如梧子大。每四五十丸。酒下或米飲食前。名當歸血竭丸。　治婦人諸般冷疾。艾湖下太白散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鼈甲丸治女人小腹中積聚。大如七八寸盤面。上下周流痛不可忍。手足苦冷。欬噫腥臭。兩脇熱如火炙。玉門冷如風吹。經水不

通。或在月前。或在月後。服之三十日便瘥有孕。此是河内太守魏夫人方
鼈甲 桂心各一兩半 蜂房半兩 苦參
玄參 蜀椒 細辛 人參
丹參 沙參 吳茱萸各十八銖
䗪蟲 水蛭 乾薑 牡丹
附子 皂莢 當歸 芍藥
甘草 防葵各一兩 蠐螬二十枚 䖵蟲
大黃各一兩六銖
右二十四味爲末。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七丸。日三。稍加之。以知爲度
五京丸。治婦人腹中積聚。九痛七害。及腰中冷引小腹。害食得冷便下方
乾薑 蜀椒各三兩 附子一兩 吳茱萸一升
當歸 狼毒 黃芩 牡蠣各二兩
右八味爲末。蜜和丸如梧子。初服三丸。日二。加至十丸。此出京氏五君。故名五京。久患冷困當服之。千金翼方。無蜀椒
雞鳴紫丸。治婦人癥瘕積聚方

皂莢一分 藜蘆 甘草 礬石
烏喙 杏仁 乾薑 桂心
巴豆各二分 前胡 人參各四分 代赭五分
阿膠六分 大黃八分
右十四味爲末。蜜丸如梧子。雞鳴時服一丸。日益一丸。至五丸止。仍從一起。下白者風也。赤者癥瘕也。青微黃者心腹病。千金翼方云如白汁澗腐者水也
治婦人勞氣食氣。胃滿吐逆。其病頭重結痛。小便赤黃。大下氣方千金翼名烏頭丸
烏頭 黃芩 巴豆各半兩 半夏三兩
大黃八兩 戎鹽一兩半 䗪蟲 桂心
苦參各十八銖 人參 消石各一兩
右十一味爲末。以蜜青牛膽拌和。擣三萬杵。丸如梧子。宿不食酒服五丸。安卧須臾當下。下黃者小腹積也。青者疝也。白者内風也。如水者留飲也。青如粥汁膈上邪氣也。血如腐肉者傷也。赤如血者乳餘疾也。如蟲刺者蠱也。既下必渴。渴飲粥。飢食酥糜。三日後當温食。食必肥濃。三十日平復。亦名破積烏頭丸。主心腹積聚氣悶脹疝瘕。内傷瘀血。產乳餘疾。及諸不足

太平聖惠方 防葵散。治婦人心腹積聚氣。時有疼痛。經絡不利。四肢漸瘦。食少腹脹
防葵一兩 木香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白朮一兩 赤芍藥一兩 當歸一兩。剉碎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桂心一兩 桃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鼈甲散。治婦人積聚氣。心腹脹硬。或時疼痛。體瘦乏力。不能飲食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當歸一兩。剉微炒
防葵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桂心一兩 白朮二兩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木香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鬼箭散。治婦人積聚氣。心腹脹痛。經絡滯澀。四肢疼悶。坐卧不安
鬼箭羽一兩 琥珀一兩 牛李子一兩 穿山甲一兩塗醋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碎微炒 桂心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二錢。以温酒調下。食前服
鼈甲丸。治婦人腹中積聚大如杯。上下周流。痛不可忍。食噫腥臭。四肢寒熱。經水不通。惡血停滯。體瘦無力。面色痿黃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露蜂房三分微炒
牡丹三分 川椒三分。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乾薑三分微炒
牛膝三分去苗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水蛭一兩微炒
䗪蟲一兩微炒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皂莢半兩。去皮子
吳茱萸三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塗酥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微炒 赤芍藥一兩
桂心一兩 琥珀一兩 防葵一兩 蠐螬二十枚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晚食前以温酒下十丸

龜甲丸。治婦人虛冷。或腹中積聚。月事住來。時苦腹滿繞臍下引腰背。手
足煩。或冷或熱。時復心中悶。體瘦不欲食

龜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　乾薑一兩半。炮裂剉
赤石脂一兩　丹參一兩　代赭三分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桂心一兩　細辛一兩　川椒一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鹿茸三分。去毛。塗酥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微炒　禹餘粮一兩。燒令赤。醋淬十遍。細研
烏賊魚骨三分　白僵蠶半兩。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晚食前以温酒下三十丸

紫桂丸。治婦人心腹虛冷。積聚宿食不消。冷氣時攻。心腹脹滿。遶臍疞痛

桂心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菖蒲半兩　猪牙皂莢半兩。去皮。塗酥炙黃去子

紫菀半兩。洗去苗土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蓬莪茂三分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附子半兩。炮裂去
皮臍　木香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琥珀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痛時以熱酒下二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虛冷。血氣積聚疼痛

硇砂三分。細研　百草霜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砒黃一分　凌霄花半兩　香墨一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
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巴豆霜同研令勻。軟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於食
前以温酒三丸下

薑黃丸。治婦人虛冷。血氣積聚。心腹妨悶。月候久不通。少思飲食。四肢羸瘦

薑黃三分　牡丹半兩　赤芍藥半兩　桂心三分
芫花一分。醋拌炒乾　當歸半兩。剉微炒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琥珀半兩　玄胡索半兩
鬼箭羽半兩　木香半兩　硇砂半兩　凌霄花半兩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蝱蟲一分。炒令微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乾漆三分。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温酒
下七丸

乾漆丸。治婦人積聚。及惡血不散。多攻心腹疼痛。面無顏色。四肢不和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穿山甲一兩。炙令黃
檳榔三分　京三稜半兩。微炮剉　乳香半兩
桂心三分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硇砂一兩。不夾石
者。細研　阿魏半兩。麵裹煨麵熟為度　朱砂三分。細研水
飛過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半兩
巴豆二十枚。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生薑酒
下二丸。當歸酒下亦得

麝香丸。治婦人積聚氣。心腹疼痛。面色痿黃。不能飲食

麝香半兩。研入　木香三分　當歸三分。剉碎微炒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香墨三分　防葵半兩
硇砂三分。不夾石者。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　巴豆半兩。去皮心
紙裹壓去油。研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煮麵糊和丸如麻子大。每
服空心以橘皮湯下三丸。以利下惡滯物為度

大黃丸。治婦人積聚。氣久不散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防葵一兩半　琥珀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以米醋二升熬令稠。入少麩煮作糊。和搜為丸
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温酒下十五丸

草粉丸子。治婦人積聚氣。大不散。心腹疼痛

飛天白六兩。擇看真是冬月者佳。炒令杷熟為末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三分。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以糯米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

下二丸

楊倓家藏方磨積丸。治女人三十六疾積氣內攻。經候不調。腹脇多脹。或時刺痛。不進飲食

京三棱煨，當切　蓬莪茂煨，香，切，各二兩　茴香微炒

附子炮，去皮臍　白芍藥　乾薑炮，各一兩半

當歸洗，焙，一兩三分　巴戟去心，微炒，一兩

艾葉醋炒，一兩三分　川楝子肉炒，一兩

右件為細末。酒煮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下。食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千金丸。治婦人一切積聚。血塊。血刺。腰腿疼繞臍痛

川大黃去麁皮，炙黑。二兩，為末

右用末三錢。醋一小盞熬膏和乾末丸梧子大。每服一十丸。酒下。宣取驗。又加當歸一兩。酒調三五錢。蜜丸亦妙

朱當時大方分膈丸。治血氣及一切積聚敗血為病。兼治產後注遶心腹疼涎脹秘不通

人參一兩　檳榔　肉豆蔻二箇，煨　南木香不見火

白茯苓各一兩，去皮　水銀四兩。水煮一伏時，細棗肉研

呈上　没藥別研　青皮各一兩，去白

當歸八兩　不蛀皂角一鋌，去　血竭半兩

右為細末分作兩處。一半藥末。別入燈心燒過巴豆杏仁各二十一箇研細入旬同用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艾醋湯下。有巴豆杏仁名大藥。治乾血氣積聚。一半藥只煉蜜為劑。面東杵一千下。突時旋丸。如小豆大。每服七丸。看大小加減丸數。艾醋湯下。無巴豆杏仁名小藥。治產後病。及血氣悶不下食。并血運大効

婦人痃癖

論

巢元方病源癖病由冷氣結聚。飲食不消。停積於脇下則成癖病。其狀弦急刺痛。得冷則發作也。太平聖惠方夫婦人痃癖者。本因邪氣積聚而生也。痃者在腹內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脉急痛。大者如臂。次者如指。因氣而成。如弦之狀。名曰痃氣也。癖者為僻側在兩肋之間。有時而痛。故曰癖也。夫痃之與癖。皆陰陽不和。經絡否隔。飲食停滯。不得宣流。邪冷之氣搏結不散。得冷則發作疼痛。故曰痃癖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婦人患癖。按時如有三五箇而作水聲。殊不得寢食。常心悶方

牽牛子三升治下篩。飲服方寸匕。日一服。三十服後可服好硫黃一兩

遼東都尉所上丸。治臍下堅癖。無所不治方

恒山　大黃　巴豆各一分　天雄二枚

苦參　白薇　乾薑　人參

細辛　狼牙　龍膽　沙參

玄參　丹參各三分　芍藥　附子

牛膝　茯苓各五分　牡蒙四分　雚蘆六分。一方云二兩三分

右二十味為末蜜丸。宿勿食服五丸。日三。大羸瘦月水不調。當二十五日服之下長蟲。或下種種病。出二十五日服中所苦悉愈。肌膚盛五十日萬病除矣。斷緒者皆有子也

太平聖惠方桃仁散。治婦人痃癖氣。令人羸瘦寒熱食少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柴胡一兩，去苗

厚朴三分，去麁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檳榔三分

鱉甲一兩，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烏梅肉三分，微炒　赤芍藥三分　白朮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稍熱服

當歸散。治婦人痃癖氣。攻心腹疼痛。不能飲食

當歸三分，剉，微炒　木香半兩　京三稜一兩，炮，剉

檳榔三分　桂心半兩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郁李仁一兩。湯浸

去皮，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木香散。治婦人痃癖。心腹疼痛。不欲飲食

木香三分　檳榔半兩　蓬莪茂半兩　京三稜三分，炮，剉

玄胡索三分　當歸三分，剉，微炒　芎藭三分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牛李子三分
琥珀三分　桂心三分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大黃丸。治婦人癥癖氣多疼痛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硇砂三分細研
京三稜一兩剉。醋拌炒乾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三分。　當歸三分剉微炒
木香三分　檳榔三分　乾薑三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小豆大。空心及晚食前
以粥飲下五丸。以利爲度
牛李子丸。治婦人癥癖氣。每發攻心腹疼痛。不能飲食
牛李子二兩。一半生用。一半微炒　蝙蝠糞一兩微炒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威靈仙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檳榔一兩　麝香一分細研　牛膝三分去苗　赤芍藥二分

琥珀一兩細研　阿魏一分。麪裹炮熟爲度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乾漆三兩爲末。用釅醋二升熬成膏。和藥末。擣
三五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及晚食前。以熱酒下三十丸。桃仁
湯下亦得
京三稜丸。治婦人癥癖氣。攻腹脇㽱痛。面色萎黃。羸瘦少力。不能飲食
京三稜三分。微炮裂　鼈甲三分。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三分　桂心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檳榔三分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粥飲
下三十丸
枳殼煎丸。治婦人癥癖氣。嘔吐酸水。腹脇脹痛。面色萎黃。不能飲食
枳殼三兩。麩炒微黃去瓤。擣羅爲末。以米醋二升。煖大熱如餳
五靈脂一兩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蓬莪茂一兩
桂心一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訶梨勒皮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木香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前煎中和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生
薑湯下十五丸。漸加至二十丸
麝香丸。治婦人癥癖冷氣兼疰氣。心腹痛不可忍
麝香半兩細研入　阿魏一分。麪裹煨。以麪熟爲度
五靈脂三分　蓬莪茂半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沒藥半兩　桂心半兩
木香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檳榔一兩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研入麝香令勻。用粳米軟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
服不計時候。以醋湯送下十丸
蓬莪茂丸。治婦人癥癖氣。兩脇㽱脹。或時疼痛。不欲飲食
蓬莪茂三分　草蘚半兩剉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神麴一兩。炒令微黃
木香半兩　麥糵一兩。炒令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
令黃去裙襴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醋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

熱酒下二十丸
鼈甲丸。治婦人癥癖。及血氣不調。或時腹脇㽱痛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微黃。去裙襴爲末　川大黃二兩。剉碎
微炒。别擣爲末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京三稜一兩炮剉
木香一兩　乾漆一兩。麩炒微令煙出　枳殼一兩。麩炒微
黃去瓤　當歸一兩剉微炒　琥珀一兩
沒藥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𨠋頭醋二升。先煎鼈甲大黃末成膏。入諸藥末
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下二十丸
沒藥散。治婦人癥癖氣。攻心腹疼痛
沒藥一兩　芎藭一兩半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葱酒調下一錢
大黃丸。治婦人癥癖氣。心腹冷痛。食飲不消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訶梨勒皮一兩　檳榔一兩
木香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以酒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生薑

橘皮湯下十五丸。溫酒下亦得

又方

鼈甲 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川大黃 一兩。剉碎微炒

京三稜 一兩炮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以醋煑麪糊和丸。每日食前以生薑湯下十丸

又方

附子 一兩。炮裂去皮臍 芫花 一兩。醋拌炒令乾

桃仁 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食前以生薑湯下十丸

陳自明大全良方治婦人癥癖及血氣等神効方

右以獖猪肝一具。可及十兩者。用巴豆五十枚。去殼皮。劄在肝內。用釅醋三椀。慢火熬令肝爛熟。入砂鉢內研令極爛。入京三稜末和就得所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食前熱酒下。想熱後去巴豆不用。蓋大抵癥瘕瘀血氣塊。便發渴刺痛。甚則欲死。究而言之。皆血之所為。僕嘗治一婦人。血氣刺痛極不可忍。甚而死。一二日方省。醫者併治數年不愈。僕以蔥白散。烏雞丸遂安。又嘗治一婦人血氣作苦。如一小盌樣大。涌刺痛。要一人伏定方少止。亦用此二藥而愈。每嘗小人血氣用此二藥。亦屢有功效。錄于後

蔥白散。專治一切冷氣不和。及本臟膀胱氣攻衝疼痛。大治婦人產前後腹痛胎不安。或血刺痛者。兼能治血藏宿冷。百節倦疼。肌體怯弱勞傷帶癖。久服盡除。但婦人一切疾病。最宜服之

川芎 當歸 枳殼 厚朴

桂心 乾薑 芍藥 舶上茴香

青皮 苦楝子 木香 熟地黃

麥芽 三稜 莪茂 茯苓

神麴 人參 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連根蔥白二寸擘破。鹽半錢。煎至七分溫服。內大黃訶子宜相度病狀。如大便不利。入大黃同煎。却不入鹽。如大便自利。入訶子煎。未見主云。此藥大治心氣脾疼。用之見効。僕嘗以此藥治浮腫立効。係宜人病血氣作楚。痛不可忍。服諸藥無効。召僕診之。兩關脉沉弱。為肝脉沉差緊。此血氣漸成瘕癖也。只以此

二藥女愈。四明馬朝奉後院亦此病。用此二藥愈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退氣丸。治婦人血氣衰弱。小腹瘕癖氣痛牽心。陰戶浮腫脹悶。兼治男子疝氣下墜

縮砂仁 紅豆 良薑 青皮

陳皮 去白 枳殼 炒去瓤皮。一兩 甘草 炙

乾薑 炮 木香 硇砂 各半兩 木瓜 乾者二兩半

當歸 六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粒。細嚼酒下。食前一日三丸。生薑湯下亦得。病重每服三丸。或作散子酒調三五錢。老幼加減

奪命散。治婦人血氣風虛冷積瘕癖。臍腹脹痛

山梔子 二十箇。聚小者。去皮炒 黑附子 一兩炮 川乾薑 炮

甘草 炙。各半兩 茯苓 白朮 各四錢

右為細末。每服五錢。水一升。煎至七分。去滓更入鹽半錢溫服。三五服見効。老少加減。如陰戶腫痛不可忍者。用椒末半兩。白麪兩匙。乾薑末半兩。鹽水和作餅劑。安陰戶內。坐三兩次。小便取了再坐

木香散。治婦人氣血久冷。瘕癖牽引小腸內急痛。嘔逆減飲食。頭旋眼黑

木香 蓬莪茂 各半兩 胡桃仁 一兩研細

右三味為末。每服五錢。熱酒調下。一日三服。多驗。以意加減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治血癖腹痛。及血刺腰痛

四物湯細末二兩。加酒煑玄胡索末三兩

右每服三錢。酒調下

治血運血結聚於胸中。或偏於小腹。或連於脇肋

一四物湯四兩。倍用當歸川芎。加鬼箭紅花玄胡索各一兩

右同為末。加四物煎取清汁調。後沒藥散服之

沒藥散方

虻蟲 一錢。去足翅炒 水蛭 一錢炒 麝香

沒藥 各一錢

右為細末。煎前藥末調服。血下痛止。只服前藥

羅謙甫衛生寶鑑木香硇砂丸。治婦人癥癖積聚。血塊刺痛。脾胃虛寒。食不消。久不瘥

丁香 木香 官桂

附子 炮 硇砂 乾漆 炒去煙 細墨 大黃 炒

乳香研　蓬朮　京三稜　青皮
巴豆霜減半　猪牙皂角　没藥研　乾薑炮已上各等分
右除硇乳没爲末。以好醋一升化開硇砂去了滓。銀器中慢火熬。次下巴豆霜。大黄末熬成膏。將前藥末入膏爲丸麻子大。每三十丸。至五十丸。食後温酒送下。加至大便利爲度量用之

危亦林得効方小烏雞煎丸。治疫癖癥瘕。血氣塊硬。發歇刺痛。甚則欲死。或塊如小盤。每作痛要人伏定方少止。數年不愈者。與蔥白散間服尤効
吴茱萸　良薑　白薑　當歸去頭
赤芍藥　玄胡索　破故紙　川椒
生乾地黄　劉寄奴　蓬莪茂　橘紅
青皮　川芎各一兩　荷葉灰四兩　熟艾二兩
右爲末醋煮麪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熱酒下。蔥白散方見前

孫九賢醫方集成靈寶散。治血氣攻刺痛引兩脇。并治痃癖冷氣
丁香　木香　乳香各一錢半　當歸
玄胡索　白芍藥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食前温酒調下

婦人癥瘕腸覃附

論

素問脉解篇。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以其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故爾。

靈樞水脹篇。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内着。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巢元方病源癥瘕之病。由飲食不節。寒温不調。氣血勞傷。臟腑虚弱。受於風冷。令人腹内與血氣相結所生。癥者痛也。瘕者假也。其結聚浮假而痛推移而動。婦人病之有異於丈夫者。或因産後臟虚受寒。或因經水往來取冷過度。非獨關飲食失節。多挾有血氣所成也。診婦人癥瘕其脉弦急者生。虚弱小者死。又尺脉濇而浮牢爲血實氣虚也。其發腹痛逆滿氣上行。此爲婦人胞中絶傷有惡血。又成結瘕。得病以冬時來其鼻則赤

治驗羅謙甫衛生寶鑑趙運使夫人年五十八。至元甲戌三月中病。臍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可忍。反復悶亂不安卧。予以當歸四逆湯主之。先灸中庭一穴。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陷中。任脉氣所發。可灸五壯。鍼入三分。或二

七三七壯無妨

類用

方藥孫思邈千金要方　女子瘕瘕。按之如以湯沃兩股中。小腹腫。陰挺出痛。經水來下陰中腫或癢。漉青汁如葵羮。血閉無子。不嗜食。刺曲泉。在膝内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屈膝乃得之。刺入六分灸三壯。　瘕瘕按之。如以湯沃股内至膝。飧泄陰中痛。小腹痛堅急重下濕不嗜食。刺陰陵泉入二分。灸三壯。在膝下内側輔骨下陷中。伸足乃得之。　經逆四肢淫濼淫暴跳疾。小腹偏痛刺陰蹻入三分。灸三壯。在内踝下容爪甲。此照海穴也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烏頭丸。主心腹積聚。膈中氣悶脹滿。疝瘕内傷瘀血産乳等病。及諸不足方見前積聚門千金方

乾薑丸。治婦人瘕結脇肋下疾
乾薑一兩半　芎藭　芍藥各二兩　前胡熬
乾地黄熬　桃仁熬去皮尖兩仁者　茯苓各一兩
人參　當歸各三兩　杏仁熬去皮尖兩仁者
朴消　蜀椒汗　蠐螬熬　䗪蟲熬
虻蟲去翅足熬　水蛭各一合熬
右一十六味擣篩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未食以飲服三丸。可增至十丸千金用大黄柴胡各二兩。無前胡地黄

生地黄丸。主婦人臍下結堅大如杯升。月經不通。發熱往來。下利羸瘦。此爲氣瘕也。若生肉癥不可療。未生癥者可療方
生地黄三十斤。擣絞取汁　乾漆一斤熬擣篩爲末
右二味相和微火煎令可圓藥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以酒服五丸。千金云服三丸。未驗至七八丸止

太平聖惠方當歸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攻刺。心腹疼痛不可忍
當歸一兩剉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黄去裙襴
芎藭半兩　蓬莪茂三分　吴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桂心一兩　赤芍藥三分　木香半兩　檳榔一兩
青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川大黄一兩。剉碎微炒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桃仁散。治婦人癥瘕。腹中拘急。心脇脹滿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桂心一兩
桑寄生一兩　芎藭一兩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酒服之
乾漆散治婦人癥瘕久不消令人黃瘦尪羸兩脇妨悶心腹疼痛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木香半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赤芍藥半兩　桂心半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琥珀半兩　牛膝三分去苗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一錢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
鼈甲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心腹疼痛
鼈甲一枚中者以小便一中盞塗炙令盡為度去裙襴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當歸一兩剉微炒

琥珀一兩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二錢
琥珀丸治婦人癥瘕兼血氣腸腹疼痛不欲飲食四肢羸瘦
琥珀半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牛膝一兩去苗　京三稜一兩煨微剉　桂心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漆半兩擣碎炒令煙出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下二十丸
大黃丸治婦人癥瘕及胞中積瘀諸病並宜服
川大黃四兩蒸銀熟為度曝乾　土瓜根二兩　桃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牛膝二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服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癥瘕及積瘀血在藏時攻腹脇疼痛

硇砂一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雄黃半兩細研
桂心半兩　川芒消一兩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川大黃二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米醋一大椀熬大黃末為膏次入餘藥末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煖酒下十丸漸漸加至二十丸以利下惡物為度
抵聖丸治婦人癥瘕惡血積聚并月候不通
硇砂半兩細研　騏驎竭半兩　沒藥半兩　桂心半兩
斑猫半兩以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甘草半兩微炙
狼毒半兩　鬼箭羽半兩　沒心草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醋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煎紅藍花酒放溫下五丸
巴豆丸治婦人癥瘕及血氣疼痛
巴豆一分去皮心醋煮半日　硇砂一兩細研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五靈脂三分　木香半兩
桃仁三分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淡醋湯空心下五丸以熱酒亦可
木香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積聚時攻腹脇疼痛
木香半兩　巴豆一分去皮心麩炒黃紙裹壓去油
乾漆半兩擣碎炒令煙出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檳榔半兩　豬牙皂莢一分去黑皮塗酥炙令黃去子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白蕪荑一分　當歸一分剉微炒
桂心一分　乾薑半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痛發時煎紅藍花當歸酒下三丸
陳自明大全良方黑神丸
神麴　茴香各四兩　木香　椒炒香出汗
丁香各半兩　檳榔四枚　漆六兩半生半用重湯煮半日令香
右除椒漆五物皆半生半炒為細末用前生熟漆和丸如彈子大茴香末十二兩鋪陰地蔭乾候外乾茴香收器中極乾去茴香腎餘育腸膀胱痃癖及癥墜五膈血崩產後諸血漏下赤白並一丸分四服

死胎一丸。皆綿灰酒下。難產炒葵子四十丸枚擣碎。酒煎下一丸。諸疾不過三服。痃氣十服。腸氣癥癖五服。血瘕三丸當差。予姪子婦病腹中有大塊如杯。每發痛不可忍。時予婦已貴。京下善醫者。悉常服有藥莫愈。味屆之日。此血瘕也。投黑神丸。盡三丸。杯氣盡消。終身不復作

羅謙甫衛生寶鑑當歸四逆湯。治臍腹冷痛。相引腰胯而痛

當歸梢七分　附子炮　官桂　茴香炒

柴胡各五分　芍藥四分　玄胡　川楝

茯苓各三分　澤瀉二分

右咀作一服。水二盞半。煎一盞。溫服。空心食前。數服良愈。難經云任之為病。內結七疝。此寒疾所致也。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溫。以附子官桂甘辛大熱。助陽退陰為君。以茴香玄胡辛溫除下焦虛寒。當歸辛溫和血止痛為臣。芍藥之酸寒補中焦之氣。又防熱藥損其肝。澤瀉鹹平茯苓甘平去膀胱中留垢。川楝子苦寒酒煮之止痛。又為引用。乃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柴胡苦平。行其本經。故以為使

婦人癥瘕

論

巢元方病源夫婦人癥瘕者。由冷熱不調。飲食不節。積在腹內。或腸胃之間。與臟相結搏。其牢強推之不移。名曰癥。言其病形徵可驗也。氣壅塞為瘕。言其氣瘕澀不宣暢也。皆得冷則發動刺痛。癥瘕之病。其形冷結。若冷氣入於子臟。則使無子。若冷氣入於胞絡。搏於血氣。血得冷則澀。令月水不通也

方

太平聖惠方穿山甲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凝滯。心腹疞痛。四肢羸瘦。時吐清水。不欲飲食

穿山甲二兩。炙令黃色　荊三稜二兩微炮剉

木香一兩　檳榔一兩　桂心一兩　白朮三分

鬼箭羽半兩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當歸三分剉微炒　防葵五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桃仁散。治婦人癥瘕。心腹脹滿。不能飲食。體瘦無力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訶梨勒皮三分

白朮三分　當歸三分

赤芍藥三分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防葵散。治婦人癥瘕。心腹脹硬如石。經絡不利。四肢瘦弱。少思飲食

防葵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桂心一分

鬼箭羽一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當歸一兩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穿山甲散。治婦人癥瘕。及惡血氣攻刺。心腹疼痛。面無顏色。四肢瘦弱

穿山甲一兩。炙令黃色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赤芍藥一兩　芎藭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桂心一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同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蓬莪茂丸。治婦人癥瘕。腹脇疞痛。令人體瘦。不思飲食

蓬莪茂三分　桂心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檳榔半兩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枳殼半兩。麩炒微黃去瓤

木香半兩　昆布半兩。洗去鹹味　琥珀半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丸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鼈甲丸。治婦人癥瘕冷氣。或時攻心腹痛。不能食。四肢瘦弱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半兩　川大黃一兩半剉

碎微炒　當歸三分剉微炒　安息香半兩
桂心半兩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阿魏半兩麪裹煨
以麪熟為度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煖酒
下二十丸
硇砂煎丸，治婦人積年血氣癥瘕不消，四肢黃瘦，腹脇妨痛，經絡不通
硇砂一兩細研　乾漆一兩　川大黃一兩已上三味並擣羅為
末，以無灰酒一升，以慢火熬成膏，次入後藥
鼈甲半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沒藥一兩　五靈脂一兩
狗膽一枚　斑猫十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水蛭十枚炒令微黃
巴豆七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前膏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小豆大，每於食前以
煖酒下五丸
大黃丸，治婦人癥瘕及惡血氣築心，悶亂疼痛，四肢不和，身體羸瘦，不欲
飲食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乾漆三分擣碎炒令煙出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琥珀三分細研　桂心半兩
檳榔三分　防葵半兩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釅醋一升半，熬令稠，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
每服不計時候，以生薑醋湯下二十丸
芫花丸，治婦人癥瘕，心腹脹硬疼痛
芫花一兩　大戟一兩　甘遂一兩　木香半兩剉擣羅
為末　巴豆一兩去皮心紙裹壓去油研
右件藥先以芫花等四味擣碎，用米醋一大盞，煮令乾，擣細羅為末，
研入巴豆，以醋煮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下二丸
香墨丸，治婦人癥瘕
香墨半兩　硫黃半兩　硇砂半兩　朱砂半兩
麝香一分　巴豆半兩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同研令極細，以醋煮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
三丸
水銀丸子，治婦人癥瘕，結塊不散，心腹疼痛

水銀一兩　硫黃半兩　硇砂一分　消石一分
白礬一分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擣末
右件藥同研如麪，入銚子中，發大斷燒煙起，將濕紙搭卻，將下候冷，
更燒如此三度即止，候冷，都細研令勻，用軟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服
食前以熱酒下七丸
又方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硇砂半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碎微炒　鼈甲一兩塗酥炙
令黃去裙襴　雄雀糞一兩炒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同研令勻，醋煮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以
當歸酒下三丸
楊倓家藏方聚功丸，溫經止痛，破塊散寒，調血氣，進飲食
附子六錢重者一枚炮去皮臍　當歸洗焙　人參去蘆頭
赤芍藥　半夏湯洗七遍　木香　青橘皮去白
陳橘皮去白　白朮　蓬莪茂炮　厚朴薑汁製炒已
上一十味各一兩　乾漆三分炒令煙出為度
右件為細末，生薑汁煮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湯或
米飲送下，不拘時候
香甲丸，治婦人血海虛冷，久積癥癖，心腹脹痛，胸膈注悶，及月候不調，產
後蓐勞瘦瘁，並宜服之
鼈甲醋浸一宿慢醋炙令黃色秤三兩　京三稜大者細剉
醋浸三日焙乾三兩　乾漆擣碎炒煙出取末秤三兩
沒藥三分別研　木香　肉桂去麤皮　補骨脂微炒
乾薑炮　檳榔　細松煙墨六味各半兩
硇砂四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醋煮麪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淡醋湯下，不
拘時候
陳自明大全良方丁香丸，治婦人癥瘕，結塊不散，心腹疼痛
雄雀糞炒黃　鼈甲各一兩　硇砂　當歸炒
芫花醋炒乾各半兩　巴豆一分去皮心油
右為末，同研令停，醋煮麪糊丸如小豆大，當歸酒下三丸
黎民壽簡易方神仙聚寶丹，治婦人血海虛寒，外乘風冷，搏結不散，聚積

成塊或成堅瘕及血氣攻疰腹脇疼痛小腹急脹或時虛鳴面色痿黄肢體浮腫月水欲行先若重病或多或少帶下赤白崩漏不止驚悸健忘小便頻數或下白水時發虛熱盜汗羸瘦此藥不問胎前產後室女並宜服之常服安心神去邪氣逐敗血養新血令人有子

琥珀別研 沒藥別研 當歸洗淨別末 木香焙別取末各一兩 滴乳別研一分 麝香別研 辰砂別研各一錢

右件研令細和停滴冷熟水搗爲丸每一兩作十五丸每服一丸溫酒化下胎息不順腹痛一切難產溫酒童子小便化下 產後血運敗血奔心口噤舌強或惡露未及盡發渴面浮煎烏梅湯併童子小便化下 產後氣力虛羸諸藥不効以童子小便化下室女經水不調每半丸溫酒化下不拘時候

黄氏錄硇砂丸治血蠱塊癖等疾

硇砂半兩 蝱蟲四十九箇 水蛭炒焦 丁香
乾漆炒烟出 白丁香 甘遂炮 牡蠣煅
大黄炒 檳榔各五錢 粉霜三錢 膽礬三錢
阿魏一錢研 大棗五十箇去皮核 木香五錢

右爲末用棗肉丸每十丸任湯使下

抑森可用方當歸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攻刺心腹刺痛不可忍

當歸微炒 桂心 檳榔 川大黄各一兩
鼈甲 芎藭 吳茱萸 木香
青橘皮各半兩 蓬莪朮 赤芍藥 桃仁各三分

右擣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生薑半分煎至六分稍熱服

鼈甲散治同前

鼈甲一枚中者以小便一中盞塗炙黄色令盡去裙襴
乾漆 琥珀各一兩 桂心半兩 當歸一兩

右爲末不計時溫酒調下二錢

婦人食癥

論

太平聖惠方夫婦人食癥者由臟腑虛弱月候來時食生冷之物脾胃既虛不能消化與臟氣相搏結聚成塊日漸生長盤牢不移故謂之食癥也

方

太平聖惠方硇砂丸治婦人食癥久不消令人瘦弱食少

硇砂半兩細研 青礞石半兩 硫黄半兩細研 京三稜半兩微炮剉
乾漆半兩搗碎炒令烟出 穿山甲半兩炙令黄色
巴豆三十枚去皮炒令黄色不出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軟飯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橘皮湯下五丸

礞石丸治婦人食癥塊久不消攻刺心腹疼痛

青礞石一分末 木香一分末 硇砂半兩不夾石者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粉霜一分研入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以糯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腹以溫酒下二丸取下惡物爲効

破癥丸治婦人食癥塊攻心腹疼痛

巴豆十枚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川烏頭一分炮裂去皮臍 膽子礬一分 五靈脂一分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
百草霜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煑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生薑醋湯下五丸

續隨子丸治婦人食癥積年不瘥

續隨子一兩微炒 雄黄一分細研 木香一分
膩脂一分 麝香一錢研入 乾薑一分炮裂剉
朱砂一分細研 硇砂不夾石者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酒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生薑湯下三丸

乾漆丸治婦人食癥久惡血氣攻刺腹脇疼痛不止

乾漆一分擣碎炒令烟出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
當歸一分剉微炒 五靈脂一分 硇砂半兩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香墨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化癥丸治婦人食癥腹脹氣急面目浮腫四肢無力

硇砂半兩細研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五靈脂半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雄雀糞半兩微炒黄
猪牙皂莢半兩去皮塗酥炙令黄去子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温酒下五丸

膩粉丸。治婦人遠年食癥。黄瘦不欲飲食

膩粉一錢 硇砂一分 青黛一錢 恚怵脂一錢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極細。以蒸餅和丸如菉豆大。每日五更初。以温酒下三丸。如下得惡物着多少。次日更加減服之

芫花丸。治婦人宿食不消。結成癥塊。兼血氣疼痛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防葵一分 硇砂半兩細研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頭醋熬爲膏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當歸酒下三丸

香墨丸。治婦人積年食癥及血氣

香墨半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大黄半兩。剉碎 青礞石半兩 巴豆一分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硇砂半兩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煖乾薑湯下五丸

硫黄丸。治婦人食癥。久不消散

硫黄半兩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 青礞石半兩細研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爲末 麝香一錢細研 巴豆半兩去心皮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酒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腹。以生薑酒下三丸

硇砂丸。治婦人久積食癥。及經脉不通。心腹疼痛

硇砂一兩細研 巴豆一兩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擣末

右件藥同細研令勻。用釅醋二升。同煎成膏。候可丸即丸。如黍米大。空心以當歸酒下三丸

草粉散。治婦人久積食癥。腹中結塊。面身浮腫

雌雀糞半兩微炒細研 膩粉半兩

右件藥。以撈了麪一雞子大。相和擣作餅子。㶶熟。候乾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五更初以温酒調服。以利下惡物爲効

五靈脂丸。治婦人食癥。體瘦成勞。心腹脹痛。不能飲食。常吐酸水

五靈脂半兩 硫黄半兩細研 硇砂半兩。不夾石者細研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巴豆四十九枚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橘皮湯下二丸

婦人積年血癥塊

論

太平聖惠方夫婦人積年血癥塊者。由寒温失節。臟腑氣虚。風冷在内。飲食不消。與血氣相結。漸生顆塊。盤牢不移動者是也。皆因血氣勞傷。月水往來。經絡否澀。惡血不除。結聚所生也。久而不瘥。則心腹兩脇苦痛。害於飲食。肌膚羸瘦

治驗宋彦修丹溪醫按台州圃濵陳氏婦年五十五歲。形氣俱實。富而神勞。味厚性急。嘗經水過多。醫每用澀藥止之。後病氣痛胃腹共有積塊。大小十三枚。遇夜痛甚。臥床屢月。飲食雖減。應接家事如故。其脉兩手皆濇而弱。此屢用濇藥。因致敗血積聚不行故爾。三月間用蜀葵根煎湯。再煎人參。白术。陳皮。青皮。甘草梢。牛膝成湯。入玄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飲之。服至二貼。腹痛下塊一枚。再併粗服。又下一枚。時以病久。好血耗竭。不敢急下塊。就於前藥中芟根。玄明粉。徐徐服之。其後塊漸消而病安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 治婦人臍下結物。大如杯升。月經不通。發作往來。下痢羸瘦。此爲氣瘕。按之若牢強肉癥者。不可治。未者可治

末乾漆一斤 生地黄三十斤

右擣絞取汁。火煎乾漆。令可丸。食後服。如梧子大。三丸。日三服。即瘥

孫思邈千金要方 治療子門閉。血聚腹中。生肉癥。藏寒所致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云秦宗如物。此方爲癥氣。名生地黄煎破血丸

乾漆半斤 生地黄汁三升 生牛膝汁一升

右三味先擣漆爲散。内汁中攪。微火煎爲丸如梧子大。酒服三丸日再。若覺腹中痛。食後服之

當歸丸。治女人臍下癥結刺痛。如蟲所齧。及如錐刀所刺。或赤白帶下十二疾。腰背疼痛。月水或在月前。或在月後

當歸　葶藶　附子　吳茱萸
大黃各二兩　黃芩　桂心　乾薑
牡丹　芎藭各一兩半　細辛　蜀椒
柴胡　厚朴各一兩六銖　朴消一方無
甘草各一兩　虻蟲　水蛭各五十枚
右十八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空心酒下十五丸。日再。有胎勿服之

太平聖惠方乾漆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或攻心腹疼痛。四肢不和。面少血色。飲食全微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琥珀三分　紅藍花半兩　玄胡索半兩　消石三分
蓬莪茂三分　膩粉一分　硇砂三分　桂心半兩
巴豆三七枚去皮研。紙裹壓去油。用漿水二盞煎如餳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巴豆拌勻。用熟棗瓤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於日未出時。煎蘇木湯下十丸。更量患人輕重加減服之妙

琥珀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狀若鬼胎之候
琥珀三分細研　生乾地黃半兩　桂心三分　牛膝三分去苗
鱉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當歸半兩剉微炒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玄胡索半兩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芫花三分。醋拌炒令乾
水蛭四十九枚。炒令黃　虻蟲四十九枚。炒令黃去翅足
檳榔三分　硇砂一兩研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羅為末。醋煑硇砂為膏。入藥末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以溫酒下

芫花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時有疼痛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朱砂三分細研　硇砂一兩。不夾石者細研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搗作末　麝香一錢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都研為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日空心以溫酒下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
硇砂一分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水銀一分。以少棗肉研令星盡　雄黃一分　雌雀糞一分炒黃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細研令勻。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當歸酒下三丸。空心一服。臨卧一服。取下惡物為効

烏頭丸。治婦人積年血氣瘕塊。往來疼痛。或吐逆不納食。漸黃瘦。至極者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薑半兩炮裂剉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桂心半兩　斑猫二十一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抵聖丸。治婦人血瘕。積久不散。值天陰即疼痛
硇砂一分　砒霜一分　消石一分。已上三味。同研如粉
當歸一兩。剉搗羅為末　桂心　乾薑炮裂剉
牛李子酒拌炒乾。已上各半兩。一處搗羅為末　巴豆去皮心細研。紙裹壓去油半兩
右件藥用無灰酒一升。入當歸末。及巴豆於瓷器中。慢火熬成膏。下硇砂三味攪令勻。次下諸藥末拌和為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溫酒下三丸。晚食前再服。以利下惡物為度

五靈脂丸。治婦人積年瘕塊。及惡血氣久不除
五靈脂一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麝香半兩細研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巴豆三十枚去皮心。用醋煑令赤
硫黃半兩細研　硇砂半兩細研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發歇疼痛
硇砂三分　硫黃三分。水三大盞。煑盡取出　騏驎竭三分末
巴豆一分去皮心。紙裹壓去油炒令黃
右件藥都細研。用糯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當歸酒下五丸

黑聖散。治婦人積年血氣瘕塊。及心腹疼痛悶亂。偏宜服此
白馬護干一兩燒灰　赤驢護干燒灰一兩
麝香一分細研　紫驢護干燒灰一兩　乾漆一兩搗碎炒

本煙出。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更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用熱酒調下
一錢
大黃煎。治婦人積年血氣。癥塊結痛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牛膝一兩去苗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米醋一升煎為膏。每服食前。用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當歸一兩剉微炒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軟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熱酒下十丸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治婦人或經候行次。或因產後起臥。久坐冷物。
傷損血氣。血氣俱病。因生積聚。久藥所療。變成惡物。其狀腹中成塊如蛇
如鼈如蝦蟆之類。發作有時。疼痛不可勝忍。以手按之。即衝手跳起。宜
服此方。但此病經到年深。其惡物帶命。與人血盡。或絕無經候通行。或經
候行時只如洗紅水。如此即傾危人也。急宜治之。所病年深不請與

呉茱萸三錢　鼈甲醋炙黃　玄胡索　梔子各半兩
芫花　檳榔各二兩　狼毒九味提時。同芫花。用醋三錢。　羌活
於土黑內真令乾。炒令色黃。以微黑色為度
牡丹皮去心　附子大炮去皮　桔梗　牛膝
白蒺藜　芎　半夏　當歸
川椒　麝香　蜜陀僧　通草各一分
蝱蟲去翅三十個　水蛭二十條
右件藥除芫花狼毒二味。自作一處杵羅為末。蝱蟲水蛭鼈甲三味
修製了。亦自作一處杵羅為末。所餘數件藥。修合作一處杵羅為末
上件藥盡修製杵羅了。三處合作一處。相衮令拘。每服三錢。空心葱
湯調下
王璆百一選方滿腹內血塊。大慶通監院方
舶上茴香　益智仁　玄胡索　陳橘紅
肉桂　蓬朮　川薑各半兩　附子兩箇炮去皮臍
乳香　沉香　白朮　人參
當歸　木香　白芍藥各一兩

右為細末。棗肉為丸。每服六十丸。米醋湯吞下。溫酒亦得
陳自明大全良方沒藥丸。理五積氣癖。及驚悟血積。癥癖血瘕。發渴。攻刺
疼痛。嘔逆噎塞。心中迷悶。不醒人事。及血鼓癥瘕。脹滿。經脈不行者。重苑方
芫花去枝梗。秤二兩。用好米醋三升。煮至一升半。去滓不用。只將
醋入石器內。入硇砂霜二兩。已上內七粒硇研。入醋內熬成膏。留
丸藥用　木香　沒藥別研　當歸
桂心　華撥各一兩　檳榔一分　肉豆蔻二枚炮
斑貓二枚去頭足翅。糯米炒令焦黃。去米研細　附子一兩去臍
右一十二味。除斑貓沒藥餘為細末。與斑貓沒藥。一處合研令停。入
前膏子勻和。擣千百杵。丸如赤豆大。初服一丸。用醋炒蘿蔔子令焦
黑。以酒浸同煎一二沸。放溫吞下。漸加至五丸七丸。即止。如患卒血
氣攻心脾。以酒醋共一銀盞。煎沸吞下。婦人血瘕癥癖結塊攻心疼
痛悶絕。久醫不効者。入為除薑一兩。大蝦醋焠七次研細。和藥為丸。每
服五丸。用蘇木節二兩細剉。酒三升。煎至七合。去滓分為三服吞
藥。併進三服。當汗出。則瘕隨大小腸逐下。其病立瘥。人弱者每服只
二丸。如是丈夫元藏小腸氣。脾積氣癥塊等疾。即入丹砂一兩細研

和停以生薑湯吞下三丸
三棱煎。治婦人血癥血瘕。食積痰滯
三棱　莪茂各二兩　青橘皮去白　半夏
麥芽炒各一兩
右用好醋六升。煮乾焙為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淡
醋湯下。痰積多薑湯下
水府丹。治婦人久虛積冷。經候不行。癥瘕癖塊。腹中卒暴疼痛。面有䵟黷
黧黑羸瘠。百病方
經煆花蘂石研兩半　硇砂紙隔沸湯淋。熬取霜半兩
桂心別為末　木香　乾薑各一兩　縮砂仁二兩
紅豆半兩　斑貓百箇　臘月狗膽七枚　生地黃汁
童子小便各一升　蚖青三百箇。斑貓蚖青二物。並去
頭足翅。以糯米一升同炒令黃。去米不用
右九味為末。同叁汁熬為膏。和上末。丸如雞頭大。朱砂為衣。每服一
丸。溫酒磨破。食前服。不飲亦可。孕婦莫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摩挲丸。治婦人諸積滯。血壅血閉疼痛

硇砂　硼砂　粉霜　砒霜

赤頭胡　元青　水蛭　虻蟲各三錢。並炒

馮不　好石碌一兩

右九味同於沙盆內研極細。旋添米醋復研如甜瓜色。再入米醋慢火熬稠。欲驗滴在羊猪死血上，其血化為清水是成。至冷搦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丸。至五丸。看老衰少壯。加減丸數服之

酌聖丹。治婦人血積血塊血氣。產後諸血滯疼痛寒熱。四肢困倦。腰脚麻沉黃瘦。臍腹久冷

巴豆二十箇。去皮細研。入豆醋一盞。熬膏中並　入沒藥半兩末

蓬莪茂四錢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丸。紅花酒下三兩服。積滯惡血自過效。空心食前。虛衰婦人。加乾薑一兩

水通散。治婦人血積血塊。血刺血痛。血癖血瘕

木通　大黃　黑牽牛各一兩

右為末。每服三五錢。蔥酒調下。食前或蔥丸二十丸梧桐子大。酒下宜取效

劉守真宣明論紅花丸。治婦人血積聚癥瘕。經絡注滯

川大黃　紅花各二兩。　虻蟲十箇去翅足

右取大黃七錢。醋熬成膏。和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溫酒下。食後日三服

李東垣試效方增損四物湯。治婦人血積

當歸　川芎　芍藥　熟地黃

廣茂　京三稜　桂　乾漆炒煙出

右件等分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前

釋繼洪澹寮方穿山甲散。治婦人血積血塊。往來刺痛。或經脈欲行之時。服腸疞痛。或作寒熱。肌肉消瘦

當歸洗焙　乾漆米醋炒令煙出　穿山甲石灰炒如田螺　乾薑炮

右等分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食前

阮森經驗良方枳實檳榔丸。治婦人癥瘕癖塊。有似妊孕。服此藥安養胎氣。調和經候。血氣通和。寬膈美食。可以久服

枳實炒　檳榔　黃連　黃蘗去粗皮

黃芩　當歸　木香　阿膠蛤粉炒別研

已上各半兩

右為末。水丸小豆大。溫米飲下三十丸。日三服

艾元英如宜方桃仁丸。如似瘕癥。血積不通。體疼腹痛。宜服

桃仁炒　朴消　大黃各一兩　虻蟲半兩。炒令黑色

右各為末。以好醋二升半。於銀石器內慢火熬至一升。入桃仁大黃虻蟲末。不住手攪。却入朴消。更攪良久出之。丸如梧桐子大。五更溫酒下五丸。至午取下如赤豆汁。鷄肝等類惡物

滌丸。賢醫方集成小三稜煎。治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刺痛。及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

京三稜　蓬莪朮各四兩　芫花一兩

右同入甕瓶內。用米醋五升浸。封瓶口。以灰火煨令乾。却取出稜朮。將芫花以餘醋炒令焦。焙乾。同為末。醋糊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五丸。薑湯桑白皮湯任下

永當時大方丁香當歸丸。治血氣。十生九死。腹中作塊。不問久新

當歸　牡丹皮　母丁香　紅花

桂等分

右為細末。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調下。不過十服立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 六暮

婦 婦人證治二十五

婦人八瘕

論

靈樞水脹篇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瘕聚篇衞生寶鑑云。夫膚胞爲津液之府。氣凡則能出矣。今寒客于子門。則山氣塞不通。血壅不流。而衃以止之。結硬如石。是名石瘕也。此氣先病而血後病。故月事不來。則可宣導而下出者也。故難經云。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此之謂也。夫人年之譽不能也。可服見睍丸。方見後 王燾外臺秘要方素女經論婦人八瘕積聚。無子斷絕不產。今有子受胎養法。黃帝問於素女曰。吾聞天下婦人産孔有子而病者。未嘗生子而病者。又産乳後而中絕不復產者。何也。願病從生而令婦人腹中有積聚。胃脇腰背彎而痛。久而生八瘕之聚。病源可長。不在腸胃。瘕之成者已復。其狀事可得聞之乎。對曰。婦人之病。皆由於月病生產所致。又從胞胎所起。其病不同。識夫食藥。不得其方也。 黃帝曰。安心。六安影聞之。爲覽受之。良久拜思其義。曰善哉。療疾奈何。素女曰。識爲主誠。婦人胞胎之數。皆在陰裏。萬物皆從生。瞬深血脈。精氣所從往。腎爲陰。陰主開閉。左爲胞門。右爲子戶。主定月水生子之道。胞門主於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臍下三寸。名曰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府。常所從止。然婦人經脈俞絡合調。則月水以時來至。故能生子而無病。婦人舉動經絡斷絕不通。其人蓄惡。邪氣便得往來。入合於子臟。若生惡露未已。而合陰陽。即令婦人經脈彎急。令人少腹裏急支滿。胃脇腰背相引痛苦。四肢酸削。飲食不調。結牢惡血不除。月水不如時。或在前。或在後。下久不止。因生積聚。如懷胎狀。邪氣甚盛。令人恍惚多夢。寒熱。四肢不欲時動。陰中生氣。膣內生風。甚者小便不利。苦痛如淋狀。面目黃黑。歲月或病。即不復生子。黃帝曰。吾聞所患也。療之柰何。可得愈瘕。令人有子。願拜受。非其人不敢長傳。何以神良耳。素女曰。今詳而圖 一曰黃瘕。黃瘕者。婦人月水始下。若新傷墮。血氣未止。臥寢未定。五藏六腑虛羸。精神不定。因向大風。便利陰陽。開闔關節。四逆中於風濕。氣從下上。入於陰中。稽留不去。名爲陰虛。則生黃瘕。瘕之聚。令人病苦。四肢寒熱。身重淋露。臥不欲食。左脇下有氣結牢。不可得而抑。苦腰背相引痛。月水不利。則令人不產。少腹急下引陰中如刀刺。不得小便。或時寒熱。下赤黃汁。病苦如此。令人無子。療當刺關元氣衝。行以毒藥。有法。瘕當下即愈矣 二曰青瘕。青瘕者。婦人新生未滿十日起行。下以浣洗沐浴。陰陽虛。玉門四邊皆解散。子戶未安定。骨肉皆痛。手臂不舉。飲食未復。內藏吸吸。又當風臥。不自隱蔽。若居濕地及濕席。令人苦寒。洒洒入腹。心腹煩悶。沉沛惡血不除。結熱不得散。則生青瘕之聚。在左右脇下。藏於背膂上。與肩甲腰下攣急。兩足腹下有氣起。喜唾不可多食。四肢不欲動搖。恍惚善夢。手足腫。面目黃。大小便難。其候月水不通利。或不復禁。狀如崩中。此自過所致。令人少子。療之當刺胃管。行以毒藥有法。瘕當下即愈矣 三曰燥瘕。燥瘕者。婦人月水下。惡血未盡。其人虛憊。而以夏月熱行疾步。若舉重移輕。汗出交流。氣力未平。而卒以恚怒。致腹中猥咽不泄。經脈攣急。內結不舒。煩滿少氣。氣上達膈中。背膂少腹壅急。月水與氣俱不通利。而反以飲清快心。月水橫流。溢入他藏不去。有熱則生燥瘕之聚。大如半杯。上下腹中苦痛。在兩脇下。上引心而煩。害飲食。欲嘔吐。胸及腹中不得太息。腰背重。喜臥盜汗。足酸削。久立而痛。小便失時。忽然自出。若失精。月水閉塞。大便澀難。有此病者。令人少子。療之以長鍼。按而刺之。法度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四曰血瘕。血瘕者。婦人月水新下。未滿日數而中止。因飲食過度。五穀氣盛。溢入他藏。若大飢寒。吸吸不足。呼吸未調。而自勞動。血下走腸胃之間。流落不去。內有寒熱。與月水合會。則生血瘕之聚。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橫骨下有積氣牢如石。少腹裏急苦痛。背膂疼。腰股下痛陰裏。若生子風冷。子門僻。月水不時。乍來乍去。有此病者。令人無子。療之當刺以長鍼。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五曰脂瘕。脂瘕者。婦人月水新來。若生未滿三十日。其人未復。以合陰陽。絡脈分。胞門傷。子戶失禁。關節散。五藏六腑津液流行。陰道瞤動。百脈關樞四解。外不見其形。子精與血氣相遇。犯禁子精化。不足成子。則生脂瘕之聚。令人支滿。裏急痛痺。引少腹重。腰背如刺。四肢不舉。飲食不甘。臥不安席。左右走腹中切痛。時星時甚。或時少氣頭眩。身體解㑊。苦寒惡風。膀胱脹。月水乍來乍去。不如常度。大小便血不止。有此病者。令人無子。療之當刺以長鍼。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六曰狐瘕。狐瘕者。婦人月水當日數來。而反悲哀憂恐。若以遠行。逢暴風疾雨。雷電驚恐。衣被濕沉。罷音疲倦少氣。

心中恍惚未定，四肢懈惰，振寒，若寤寐，脉氣絶，精神遊亡，邪氣入於陰裏不去，則生狐瘕之聚，令人子藏，令人月水閉不通，少腹瘀滯，胸脅腰背痛，陰中腫，小便難，胞門子户不受男精，五藏氣盛，令人嗜食，欲嘔喜唾，多所思，如有身狀，四肢不舉，有此病者，終身無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殺人，未者可療。以長鈇急刺之，行以毒藥，有法，瘕當下，即愈矣。七曰蛇瘕。蛇瘕者，婦人月水已下新止，適閉未復，胞門子户勞動，陰陽未平，榮衛分行，若其中風暴病羸劣，飲食未調，若起行當風，及度泥塗，因衝太暑，若坐溼地，名曰陰陽亂，腹中虚，若遠行道路，伏飲汙井之水，不潔之食，適吞蛇鼠之精，流落不去，則生蛇瘕之聚，上食人之肝心，若病長大，條條在臍下，上還左右脅，不得吐氣，兩股脛間苦疼，少腹多熱，小便赤黄，膀胱引陰中攣急，腰背俱痛，難以動作，喜發寒熱，月水或多或少，有此病者，不復生子，其瘕手足成形者殺人，未成者可治之，療有法度，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八曰鼈瘕。鼈瘕者，婦人月水新至，其人劇作罷勞，汗出，衣服潤濕，不以時去之，若當風睡，足踐濕地，恍惚覺悟，蹠立未安，顏色未平，復見所好，為之開闔，陰陽虚動，五内脱消，若入水洗沐浴，不以時出，而神不守，水氣與邪氣俱入至三焦之中，又暴出入，或五門尤開，津液妄行，留絡不去，則生鼈瘕之聚，大如小柸，令人少腹内切痛，惡氣左右走，上下腹中苦痛，若存若亡，持之躍手，下引陰裏，腰背亦痛，不可以息，月水不通，面目黄黑，脱聲少氣，有此病者，令人絶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殺人，未者可治之，療有法度，以長鈇按療之，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其書凡方雜說，但多黄帝素女問答之辭，又各載其對法。御集可用方。又有食瘕者，由臟腑虚弱，月候未止，時食生冷之物，脾胃既不能消化，與臟氣相搏，結聚生瘕，日漸生長，盤牢不移，故謂食瘕，服用加減生漁論方。血瘕論瘕，腹中之疾，經書所載，有積有聚，有癖有痃，有癥有瘕，蓋積者五藏所積，其痛不離其部，聚者六腑所聚，其病無有常處，癖者病撥内脇之情，痃者弦急而多痛，癥者徵也，有形可驗，瘕者假也，假物成形，其結聚浮假推移乃動，此其也。皆由飲食不節，寒溫不調，氣血勞傷，臟腑虚弱，受於風冷，與氣血相結而成也。惟婦人血瘕為病，異於丈夫，其所以異者，非獨關於飲食不節而已，多因産後勞動太早，喜起不調，臟虚受寒，或月水往來，取冷過度，惡血不散，遇寒搏之，寒搏則凝，皆能成血瘕也。病作之時，令人心腹攻刺，少腹痛重，或腰背互相引而痛，久而不治，令人黄瘦羸瘠，逆狀悉度，診其脉弦急大者生，虚小弱者死，不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婦人血瘕，心腹積聚，乳餘疾，絶生，小腹堅滿，貫臍中熱，腰背痛，小便不利，大便難，不下食，有伏蟲，臚脹，癰疽腫，久寒留熱，胃管有邪氣方。千金翼方作牡蒙丸，見本條，名号半丸。

半夏一兩陸銖　石膏　藜蘆　牡蒙　茯苓各十八銖　桂心　乾薑各一兩　烏喙半兩　巴豆六十枚，研如膏

右九味為末，蜜丸如小豆，服二丸，日三。及治男子疝病。

治婦人血瘕痛方

乾薑　烏賊魚骨各一兩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

末桂心，溫酒服方寸匕，日三。

王燾外臺秘要方吳萸散導之療黄瘕方

吳萸一兩，大去皮子　蜀椒一兩，汗　細辛六分

右三味擣散，以三角囊大如指長二寸貯之，取内陰中，欲便悶則出之已，則復内之，急血平出，乃洗以溫湯，三日勿近男子，忌生菜等。

導藥療青瘕方。又千金翼方名戎導散

戎鹽一升　吳茱萸半兩，去皮子炙　細辛一兩六銖

右三味擣散，以三角囊大如指長三寸貯之，内陰中，但臥，瘕當下，青如葵汁，養之如産法。

療婦瘕方

大黄如鷄子許　乾薑二兩　黄連三兩　鷄膍胵中黄膜一具，炙　桂心一尺　䗪蟲三枚，熬炒　厚朴十銖，炙　郁李仁一兩，去皮心熬

右八味擣散，早朝空腹以溫酒一盞和三錢匕，頓服，瘕當下，下畢，養之如産婦法，三月無子者當有，五日勿合陰陽。

崔氏療婦人血瘕痛方

乾薑　烏賊魚骨各一兩，炙　桃仁一兩，去皮尖熬

右三味擣散，酒服二方寸匕，日二。

又方

取古鐵秤錘，或大斧頭，或鐵杵，以炭火燒令赤，投好酒三升中，稍稍飲之。

[illegible]古今錄驗療婦人血瘕攻刺腹脅時痛方
大黃　當歸各半兩　山茱萸一兩　吳茱萸一兩去皮子炒
細辛　芍藥各六銖
右六味，搗，以青脂丸如指大，每以綿裹納陰中，正坐良久，瘀當下。養
如乳婦之法
又療腸癖方
皂莢十八銖去皮尖　礬石六銖燒　五味子
蜀椒汗　細辛　乾薑各半兩
右六味，搗散，以香脂和如大豆，著男子陰頭，以合陰陽，不三行，其瘕
乃愈
又療婦人絕不復生及未嘗生，皆以胎瘕服中有瘕，以湯前自下而不受
子導散方
皂莢去皮子　吳茱萸　當歸各一兩　蜀椒汗各二兩
細辛熬　礬石燒　五味子各三分　大黃
戎鹽各二兩　乾薑二兩
右十味，搗散，以絹袋如指，長三寸，盛藥令滿，內陰中，坐臥隨意

令勿行走，小便時出之，別換新者
療狐瘕方
取新死鼠一枚，裹以新絮，塗以黃土，穿地坎足沒鼠形，置其中，桑薪
灼其上，一日一夜出，分去絮，內桂心末六銖，酒服二方寸匕，病當下
甚者再服，差止
療蛇瘕方
大黃　黃芩　芒硝各半兩　甘草大如指一尺，炙
烏賊魚骨二枚　皂莢六枚去皮子，炙
右六味，搗，以水六升煮之三沸，下絞去滓，下硝，適寒溫服之，十日一
劑，空腹服之，當下
療鱉瘕方
大黃六分　乾薑　側子各半兩　附子
人參各九銖　䗪蟲一寸匕熬　桂心一兩六銖　細辛
土瓜各十八銖　白朮一兩
右十味，搗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三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婦人血瘕血積，經候不通，桃仁煎

桃仁去皮尖麩炒黃　川朴硝各一兩　蝱蟲半兩炒黑
大黃一兩
右四味末之，以醇醋二升半，銀石器中慢火煎取一升五合，下大黃、
桃仁、蝱蟲等，不住手攪，欲好丸，下朴硝，更不住手攪，良久出之，丸如
梧桐子大，前一日不用吃晚食，五更初用溫酒吞下五丸，日午取下
如赤豆汁，雞肝蝦蟆衣，未下再作，血鮮紅即止，續以調氣血藥補之。
此出千金方。頃年在毗陵，有一貴人妻，患小便不通，臍腹脹不可忍，
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數種治皆不退，病愈甚，予診之曰，此
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予用此藥，更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
遂卧，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汁者一二升，痛止得愈。此
藥治病的切，然猛烈大峻，氣虛血弱者，更斟酌與之。
陳無擇三因方烏金散，治婦人血氣血瘕血風，攻心煩悶，筋骨疼痛，四肢
困瘦
好黑豆十兩　沒藥　當歸各半兩洗焙乾爲末
右先將黑豆不犯水淨拭，用砂瓶一隻，入豆在內，以瓦片蓋，鹽泥固
濟，留當通氣，炭火二斤煅煙盡存性，以鹽泥塞瓶嘴，遲火次日取出

豆如鵝其研細，方入後末研勻，每服一錢，時候溫酒調下二錢，重者不過
三五服，忌生魚毒肉水母之類。
嚴用和濟生論方三稜煎丸，治婦人室女血瘕，月經不通，臍下堅結大如
杯升，久而不治，必成血蠱。
京三稜　蓬朮各二兩　芫花半兩　青皮去穰一兩半
右剉如豆大，用好醋一升煮乾焙爲細末，醋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
服五十丸，食前用淡醋湯吞下。
琥珀丸，治婦人血瘕，腹中有塊，攻刺小腹痛重，或腰背相引而痛，久而不
治，黃瘦羸乏。
琥珀別研　白芍藥　川烏炮去皮　川牛膝去蘆酒浸
鱉甲醋炙　蓬莪茂炮　當歸去蘆酒浸　厚朴薑製炒各一兩
木香不見火　澤蘭葉　官桂不見火各半兩
麝香別研半錢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溫酒米飲任下
通經丸，治室女月經不通，臍下堅結大如杯升，發熱往來，此名血瘕
當歸去蘆酒浸一錢半　蓬朮炮　桂心不見火

硇砂半兩　芫花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右件藥並入黑豆子內用瓦子蓋以鹽泥固濟候乾以大火煅令通赤候慢慢去火候冷取出入麝香二錢同研令細每服空心以熱酒調下二錢

治婦人臟腑瘀血氣脈頭疼咽乾胸中妨悶食即嘔逆臍下滿疼四肢無力痿黃瘦弱宜服此方

亂髮灰一兩　釜下墨一兩　桂心一兩　神麴一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空腹以熱酒調下一錢

芫花散治婦人腹中宿有瘀血結聚不散疼痛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烏頭一分炮裂去皮臍

鬼箭羽一分　虻蟲一分炒令微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桃仁一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食前用熱酒調下半錢

地龍散治婦人氣血不調腹中積聚瘀血疼痛

地龍一兩微炒　蟷螂一兩微炙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蘇枋木一兩剉　木香三分

蒲黃三分　赤芍藥三分　牡丹三分　水蛭三分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二錢食前以溫酒調下

騏驎竭丸治婦人經絡否澀腹內有瘀血疼痛不忍

騏驎竭半兩　沒藥半兩　硇砂一兩用[illegible]腸內炙一七日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紅藍花一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玄胡索半兩　白附子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一兩剉微炒　砒霜半兩

伏龍肝　虻蟲一兩微炒去翅足　水蛭一兩微炒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生鐵銚子內入頭醋一升先下硇砂攪勻然後下藥末一半用慢火熬如膏後入餘藥末和丸如小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下五丸

當歸丸治婦人經絡澀滯致有瘀血在藏結聚欲成癥瘕

當歸一兩半剉微炒　鼈甲半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琥珀半兩　桃仁一兩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蒼藺子半兩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牡丹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赤芍藥半兩　芎藭半兩　桂心半兩

水蛭三分炒令黃　虻蟲三分炒微黃去翅足

右件藥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用熱酒下二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積瘀血在藏攻心腹時痛四肢黃瘦夜卧心煩

硇砂半兩　硫黃半兩與硇砂同結為砂子細研

沒藥半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水蛭半兩炒令黃

牡丹半兩　當歸半兩剉碎微炒　虻蟲半兩炒令黃去翅足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砂子研令勻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熱酒下五丸

鬱金丸治婦人久積瘀血在腹內疼痛不可忍

水銀二兩　硫黃一兩已上二味同結作砂子細研

玄胡索半兩　椶櫚皮一兩燒灰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桂心半兩　鯉魚鱗一兩燒灰

自然銅一兩細研　騏驎竭一兩　狗膽一枚乾者　當歸一兩剉微炒

虻蟲一分微炒令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烏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微黃　沒藥半兩　亂髮一兩燒灰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酒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熱酒下十丸

桃仁丸治婦人腹內有瘀血月水不利或斷或來心腹滿急

桃仁三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虻蟲四十枚微炒黃去翅足　水蛭四十枚炒令微黃已搗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末煉蜜和搗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空心熱酒下十五丸

產寶諸方歸瑰散治婦人血氣憂恚并敗血不盡

石菖蒲一兩米泔浸洗切焙　當歸一兩酒浸一宿大炙

右為末每二錢熱酒下

聖濟總錄桃仁湯治婦人經水否澀因冷血凝不通結積臟腑發為氣痛

西黄靈皮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　大黄生用各一兩

當歸切焙各三分　桂心去麁皮　甘草炙半兩

䖟蟲去頭翅足炒　水蛭炒焦各十枚

右七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下芒消半錢匕

攪勻。放溫空心日晚再服

芎藭湯。治婦人經水不利血澁不消

芎藭　大黄生用各一兩　莽草炮炙三七枚

桂去麁皮　菴䕡子各一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入朴消一錢匕去

滓空心溫服

順經散方。治婦人經水或通或止。或產後寒熱血積成癥

吳茱萸三兩。湯洗七次炒　麥門冬去兩半去心

芎藭二兩　半夏二兩半。湯洗七次　當歸二兩去蘆頭

芍藥二兩　人參一兩去蘆頭　牡丹皮二兩

桂二兩去麁皮　阿膠二兩。碎炒令黄燥　甘草二兩剉炒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麁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

一盞。去滓熱服。空心食前

琥珀散方。治婦人經絡否澁。腹內有瘀血。疼痛不可忍

琥珀半兩細研　沒藥半兩細研　生地黄汁半升

右三味除地黄汁外。二味和勻。每服二錢匕。水酒各半盞。煎至七分。

地黄汁二合。再煎數沸。去滓溫服不拘時

大黄湯方。治婦人血瘀不消。及撲損血瘀

大黄生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生乾地黄焙一兩

桂去麁皮　郁李仁去皮研半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酒各半盞。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敗蒲湯方。治婦人因澁。内瘀不散疼痛

敗蒲燒灰　當歸各二兩　牡丹皮　芎藭

豉心一合　赤芍藥各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半兩

陳橘皮去白焙一兩　蒲黄紙上炒半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入地黄汁一合。

朴消一錢匕。溫服日二

陳曄家藏經驗方。萆薢散。治敗血

何首烏　肉桂　地榆　香白芷

右各等分為麁末。每服二錢。米泔一盞。毛炒豬一小塊。煎至八分去

滓服。空心食前。余內子在吳興。忽苦此。用王允明翰林調治。三服而

止。即厚酬之

陳自明大全良方。桃仁散

䖟蟲　水蛭　烏賊骨　鯉魚鱗燒灰

芫花醋炒　枳殼　當歸炒　牛膝

赤芍藥　硇砂　桂心各半兩　桃仁三分

右為細末。食前溫酒調下一錢

楊仁齋直指方。調榮湯。治瘀血不消。臍腹引腰背俱痛

川芎　當歸　芍藥　生乾地黄

三棱　莪朮　白芷　玄胡索

蒲黄　香附子　澤蘭　細辛

川白薑　厚朴製　桃仁浸去皮焙各一分

辣桂　半夏製　甘草炙各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薑棗煎。食前服

加減四物湯。治血氣不足。肢體乏力。或瘀血腹痛。或下血過多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乾薑炒各半兩

南木香　甘草炒各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三錢。食前煎服。若腹不痛。則無瘀血。更加人參。又能益

血

燒鹽湯。治血閉腹痛。產後瘀血腹痛

新布數重包裹。白鹽一合。炭火燒存性

右件細研。溫酒調下。新布即青麻也。能逐瘀血

桂枝湯。治打撲傷墜。瘀血溷悶。身體疼痛

辣桂

右為末。每二錢。溫酒調下。或用辣桂一分。大黄當歸各半分。每三錢

生薑紫蘇煎服。取下黑物即愈。或未有藥。倉卒且服米醋一小盞。亦

散瘀血

仙傳濟陰方。陰紅湯。專治婦人傷損瘀血不散。腹肚臍腹。大小便不通。上

攻心腹。悶亂垂死者。急將此藥通下瘀血。却依前次第服藥

鹿角膠　產婦血暈各一錢研入沒藥二錢

右用酒一大盞。調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程子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朱子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倣此趙與迂易遺說朱子語錄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蓋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本當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郭時人已自恁地

讀子夏拔茅茹者物彙也。以其彙者人也。楊道夫錄王弼注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己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　拔蒲八反茅卯交反鄭音苗茹汝據反鄭湛閭王肅音如彙音謂類也李于忌反傳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蕢董作賁出也鄭云勤也　董言拔茅茹二本卦否　征吉四泰困歸妹　志在外也三本卦咸渙各一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注孔穎達正義拔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己去則從而似拔茅舉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己去則納故征行而吉郭絜易變體義此泰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升之初六衆上合志則所謂允升大吉者在我而已泰之下體與上卦有應當君子道長之時初九乃與三陽俱應乎上則同升者衆是泰之升也豈特允升大吉而已哉故曰拔茅茹推之以其彙往而夫子釋之曰志在外也蔡節齋訓解茹根也謂初也彙類也彙謂二也茅之為物拔之則茹連二為泰主三進則初連故取以為象馮椅輯註初九拔茅茹三陽同體相援牽聯而進之象拔蒲八反茅鄭作苗非茹汝據反耿曰如茹草之茹謂茅之始生已其秀可茹者也毛曰

根相連也。以其彙征吉占。象吉冑類也。或主榮或作僨或黃非。三陽以

其類往外吉也。趙汝楳輯聞。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初為下所拔者

在下。拔之者在上。他草雜生。惟茅叢不雜。有純卦之象。茹茅根也。茅根牽

聯糾結。拔其一則旁本連出。有三陽聯進之象。彙類也。征進也。象征者初

陽以其類進之義。初九之陽。首應乎狂之賢也。身猶在下而遠於君。僅

能引類而進。自此群賢翕聚。將可得時行道。吉可知也。此君子一身之泰。

未足以泰斯世。姑汾遁叟証類指龜世泰則賢進。一得其進。衆賢必從。有

如拔茅根土連起。征行上進吉也。以初九九也方之古人。如燕昭王尊郭

隗於黃金臺以為賢。然後樂毅鄒衍從而皆至。是以吉也。丁易東象義。茹

根也。彙之為言類也。君子進而其類連之。有拔茅連茹之象。拔其一根則

連茹而起也。茅之為物。用之則薦於郊廟。不用則槁於山林。君子似之。以

猶春秋以茶師之以茅。上二陽也。茹初也。征行也。陽道方亨。引類而進。得

行其志。故吉。以象變言之。初九動則成巽而伏震。巽為白。震為雚葦。雚

葦之類而潔白者。茅是也。上比九二。互兌伏艮。艮為手。拔也。此爻言君

子引類而進之義。黃氏日抄。拔茅茹以其彙。象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

吉為占。特據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

為泰之升。拔茅茹以其彙。象也。初九變為泰成巽。巽為茅。茹茅根也。彙類

也。三陽為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征吉。占也。三陽同行而進。故吉也。吳澄纂言外翼。茅

茹。大過初藉用白茅。茅巽象。下根白象。巽下一陰。上蒼象。巽中上二

陽。泰初九變為赤成巽。巽者三四五巽。初二與三言茅之根。彙。泰初

否初以其彙。俞琰集說。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茹茅之根也。彙言類

類也。初進則二三俱進。猶茅根牽連。拔則俱起。故其象為拔茅茹以其彙。

而其占為征行之吉。胡炳文通。拔茅茹在物為相連而進之象。以其彙在

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

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

曰吉。初曰征吉。易為君子謀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

子之上行。卦以氣。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董真卿會通。雙

湖先生曰。拔茅茹是象。以其彙是占。征吉亦占。占者觀象引類以征。故吉。

易取茅象凡三。泰取陽名否。大過取陰。先泰否以全體。否亦以有主體。震

巽之首與頭。震為萑葦。李鼎祚謂巽為草。否泰互震為萑。三陽為根。否五

巽為茅。三陰為根。故拔茹而彙聯。初不以陰陽爻拘。亦非謂茅潔白不污

為君子象。蓋於否泰過有不通。蓋君大過藉用白茅。亦是巽體上有兌金

刃已刈之茅。用以藉地。一陰不可以茹言。既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取象

甚明白。亦取巽象。所引耿氏曰。見前馮椅輯傳。齊履謙本說。征行也。謂行

往求陰而與之交。初九以陽居陽而當泰之初。故發此譏。曾貫易學變通。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胡氏以

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其說似矣。然以說卦推之。

巽曷嘗為茅哉。且胡氏自謂周公取象不可求之說卦。而反處穿鑿。必以

說卦為歸。妹是何前後之相反耶。且周公繫辭之時。震曷嘗有萑葦之象。

今欲以萑葦強合于泰之有震。又引李鼎祚以巽為草木強合于否之有

巽。是何牽強琢磨。自與前說違耶。蓋泰否之茅茹。聖人特以剛柔各有相

聯之勢。故取其邪正各有牽引之象。豈必求之艱深而自為蕪穢哉。往根

陰根陽之說。則有以別邪正之類為可取耳。梁寅參義。初九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自全卦言之。則以陰往陽來為言。自各爻言之。則又以陽之上進

為言。進之與來。雖取義不同。然進而有為。即來而為主者也。初九雖在下。

而三陽牽連並進。如拔茅而併其根俱起。此以其同類而進者也。有征行

而得是占。則已雖不欲帥先以趨事。而有同志之引援。亦獲吉矣。易纂明

氏曰。本義於卦辭曰。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於此則曰。占者陽剛。其

征吉矣。然則陰柔小人而占此。不吉固可知也。程氏曰。就拔茅上說治

之泰。就彙征上說賢者之進。是以治則進一句作主。後拔茅連茹之意。以

喻賢者可用之時。卻就彙征說賢者進用。就言上說賢者為邦家立太平

之基之意矣。賢者以類而進。必上之人有以拔之。而後下得以進。然君子

惟有獨善其身而已。焉覩其為泰之吉哉。所引毛氏曰。胡氏曰。見前馮椅

輯注。胡炳文通。徐文龍經義。以其彙征吉。

下有極治之期。盡賢者之志。未嘗不視時而進退。而時之治否。亦惟賢者

為能逆知之。當泰之初。其在下之賢。如初九者。不惟其身之樂於進也。必

且以其朋彙相與而上征焉。則天和平純懿之休。所以熏陶于一世者。雖

未即著於今日。而其吉固可得而卜矣。何者。蓋賢者治之符。而賢者之並

進則尤極治之符也。泰之初九。思云云。以此甚矣。賢者之進退。其關於天

下之治亂者為至切也。彼其緼皆謀之質。負康濟之資。一旦而立于人之

本朝。則將言聽諫行。而膏澤以下。如其白駒也。而在谷。荷華也。而在隰。則

天下將不得以蒙其澤矣。雖然。是未足以見其關於治亂者之為至切也。

何者。天下治亂之機。不在於已治已亂之後。而賢者進退之意。每見於欲

治欲亂之初，二賢者之退未足憂也，彼必有所畏而往，則可憂已，而況其
相帥而遠遯乎。一賢者之進未足喜也，彼必有所慕而來，則可喜已，而況
其相招而並用乎。然則泰之所以為吉，吾固於初九之象征而觀之矣。且
泰之初，泰和之治雖兆而未形也，為初九者，匪惟曰洋洋其心，孑孑而來
而已，更相稱舉，更相汲進，必將率天下之善類，以同觀王國之光華，合吾
黨之英才，以並膺天子之任使，而無有獨善自私之意焉。夫豈苟於自售
而然哉。何世不生才，何才不世用，苟其見幾而作，遠引而去，則固有大不
得已焉者。今而嘉會方新，正塗方闢，太平之運可必，太和之治可期，茲其
所以樂於得時而急於引類也。作易聖人因初九之象征而斷之以吉之
一辭，然則天下之極治，豈不於賢者之並進而可卜哉。象以繫於爻也，曰
拔茅征吉，必繼之曰志在外，蓋賢者之志，在外而不在內，在民而不在己，
則天下之治斷可知矣。此聖人所以拳拳於泰之初，而遂予之以吉，其嘉
之也夫，抑亦望之也夫。雖然，治亂之機在天下，進退之義在賢者，而用捨
之權則在人君與大臣。泰何如君哉，中以行願之君也。泰何如臣哉，得尚
中行之臣也。君以中道而下臨，臣以中道而上應，明良會遇，眾正路開，茲
所以能基泰和之盛治，而致賢者之彙征歟。吁，欲觀泰和九之義者，盍亦

參諸此也。周本龍經義題同前　君子當始進之時，不可有獨進之心。大
抵君子之出處，未有獨立者也。時適乎泰，王類復興，君子道長之時也。當
是之時，為君子者，雖可驟於有進，然必惟以其朋彙而征，則同心相濟，庶
乎可以獲行道之吉也。不然，天下之賢，苟非並萃於朝廷之上，則亦猶有
可憂者矣。聖人之明泰，何其憂君子之深也耶。此泰之初九所以曰云云
其旨如此。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所能成。君子出而用於斯世，亦非一己之
所能獨立也。邪正之分，夫各從其類而已耳。故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
賢必並進於上，而後可以同心叶力，以成天下之泰，使其正類雖復興，君
子之道雖長，而號為有意斯世者，不知拔茅連茹，而輕於自進，則朋類之
未盛，而小人者或鬨於其中，吾道之行亦容有可慮者矣。此聖人所以拳
拳致戒也。請夫泰之時，小往而大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賢才之進，此其
時矣。然而可喜也，而亦可懼也。初九居一卦之初，當始進之時，雖三陽之
盛，志在上進，而初之在下，必如拔茅之茹，而以其彙征可也。初不可以獨
進，而必以類進，則夫我然而冠，于然而來，諫行言聽，同此一心，佐君澤民，
同此一志，相與叶力，以致天下之泰，其為吉孰大於此哉。然則作易聖人
其戒君子之切者，所以愛君子之深也。吁，舜之八元八愷，武王之十亂，所

以致虞周之盛者，皆其以類而並進也。自後世為朋黨之論，始以君子小
人之同類者並言之，不知夫小人無朋，而君子則有之。小人之朋其勢為
同利者，偽也。惟君子則以同道為朋，所同者道，則宜其泰之時以彙征為
吉也。故併辨之。曹珏經義題同前　賢者以類而進於君，故天下因賢而
蒙其福。蓋賢者之進退，實基於天下之治亂，而泰之初九，則致治之始也。
於致治之始，而賢者引類而進焉，則非特賢者一身之吉，而天下國家之
吉矣。賢者之有益於天下也如此。泰之初九曰云云。嘗謂風氣有淳漓，致
真元不常會，天下之治亂，疑若非人力之所能為者，然嘗攷古今之變，蓋
用一君子則治，用一小人則亂，其效昭然不可誣者，此無他，用一君子則
以類而進者皆君子，用一小人則以類而進者皆小人，此固治亂之所由
分也。聖人於易，復則曰朋來，坤則曰得朋，蓋未有不以類應者，況於治泰
之初乎。且泰初九之君子，當致泰之初，以彙而征，非爵祿富貴之所能招
徠也，非朋黨比周之所為偏尚也。時乎未泰，則陟彼北山，言采其薇，寧與
草木俱腐矣。時乎既泰，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不忍為天地之棄才矣。以
賢者彙進，如拔茅而連茹，則養賢以及民，將見治天職者皆正人，代天工
者皆吉士，曰民曰物，均被其澤，舉天下之大，咸歸於泰和之域，豈其為吉

也孰。嚮嘗以否觀之，否泰之對也。泰之初曰彙征，否之初曰彙貞。拔茅之
辭同，而征正則異者，蓋使賢者退而家處，以自守其正，此豈天地生賢之
意哉。孰若賢者彙征於上之為吉哉。一否一泰，其機在此，不可忽也。昔者
堯舉一舜而得十六，舜舉一禹而得九禹，逮至於野無遺賢，而萬邦咸
寧，蓋信彙征之賢，蓋雷出地奮而風雲畢會，六龍御天而萬物咸覩。噫，非
偶然。後世言泰和者，必以唐虞為首稱，吾是將安攷。傅貴全經義　泰初
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其辭同而占
何以有征吉貞吉之異。　泰否之初爻，其辭之同者，以三陽三陰上進
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以泰否之時異，而陰陽所居之位亦異也。且夫泰
之時何時耶，天地交而萬物通之時也，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之時也。下
三陽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之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
以象三陽之進也，而當泰之時，以九居初，處得其正，故其占為征吉，謂其
時可以往而得吉也。蓋所以勸君子也。否之時何時耶，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之時也，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之時也。下三陰亦有牽連而進之象，
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陰之進也，而當否
之時，以六居初，處不得正，然以在物染惡未深，猶可變而為善，故其占為

貞吉亨。謂必盡貞正之道，乃可吉而亨也。蓋所以戒小人也。大抵陰陽上進之象同，故聖人所繫之爻辭同。其惡不嫌其爲同辭也。陰陽所居之時位異，而所繫之占辭亦異。勸戒固當異其辭也。雖然泰初九拔茅征吉，聖人固有以勸君子矣。然九三無平不陂，君子之艱貞不可無也。否初六拔茅貞吉，聖人固有以戒小人矣。然六二包承小人之吉，亦所當慮也。時也有九五大人致休否之吉，又有九二大臣全處泰之功，吾何幸身親見之矣。

吳遵經義同前題　患於泰之初九，否之初六，而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矣。夫賢者在下，蘊陽剛之德而未能爲時之用，其濟時行道之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而況於泰之時乎。故與其朋類咸願登進於王朝，以康濟天下爲心。若拔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聖人於泰之初爻，特以征吉言者，明賢者處泰而在下位，則可以有爲而獲吉，所以勸之也。聖人扶陽之義見矣。否之時，小人亦以其類而進，雖其尚在微弱，其黨邪害正之心，固未嘗忘也。聖人得不爲之戒乎。故於否之初爻爲之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小人與其類同進，君子處否欲進之心同也。然其所以進之志則異矣。故戒凡筮得此爻者，其占則以貞爲亨也。蓋人處否之初，能不害於正道，而自守以正，則可變而爲君子矣。吉而且亨孰以加此。所以戒之也。聖人抑陰之義明矣。否泰之時不同，君子小人之志亦異，其辭同者，欲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聖人所以勸君子而戒小人也。蓋嘗論之，乾坤交而爲泰，不交則爲否。乾之初爻，一陽尚微，聖人則告之以勿用。坤之初爻，一陰始長，聖人則戒之以履霜。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嘗於其初而謹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旨微矣。故併及之。吳說之疑問泰之時，三陽在內，則君子道長，拔茅連茹，而反曰志在外也。何歟。道遂公曰：君子在內衆類拔萃，常恐在外者衆之未盡，所以其志常在外也。使君子在內而無在外之志，則天下之賢者何所望耶。陳至復辨疑泰之初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否之初六拔茅連茹以其彙，貞吉亨。何一言征吉，一言貞吉亨。泰之初乃君子衆進，言其征行而皆吉；否之初六，小人彙進，戒其能貞則吉亨。夫當泰之時，君子道長，初九以陽剛居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故有拔茅連茹之象，以其引賢類升，乃征行之吉也。君子同志，其道行矣。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初九以陰柔居下，與上二陰相連而進，亦爲拔茅連茹之象。然小人之初，其惡未形，故戒其貞則吉亨。小人則能變而爲君子矣。蓋人性本善，自其局於氣，成於習，於是有君子小人善惡之分。原其初則未嘗不善也。是以聖人作易，於君子當泰之初，言其征吉，所以成其朋彙兼善之初志；於小人當否之初，戒以貞吉，所以發其黨類本善之初心。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子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卜子夏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拔茅而連出也。君子道長，上下交，志以其類征吉。離內以之外，志求其成也。孔穎達正義曰：志在外者，釋拔茅征吉之義，以其三陽志意皆在於外，已行則從，而似拔茅往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異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爲征，得位應四，征吉。志在外，外謂四也。楊龜山經說：初九止在外也。茅之爲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人未盡往，則主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陳了齋說：熱而後可用，拔則必茹。三類所同我而人，人而天也。其征其貞各以其彙。　泰初之志，君子也。咸五之志，聖人也。內而外，本而末，周志也。張紫巖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何取於茅。以況君子有潔白正直之德，而可以通神明也。君子不復時以縮在泰必類而進，爲道爲天下也。曰志在外，且上有柔中之君，下有同志之賢，進必合。合必澤加于人。曰吉亨。坤初變巽爲茅，三陽連進爲拔茅爲彙。初應四而二剛俱上應，曰以其彙征。郭雍解：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言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爲內，而以澤加於民爲外也。昔先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李光讀易詳說：初九最處乾下，爲健之始。陽雖長而未盛，陰方退而未遠。聖賢君子欲有所爲，非一人之力能獨濟也。必當拔用賢才，引其朋類，同心同德，萃于朝廷，然後太平之功可得而成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以象賢者有潔白之質也。茹者根也。茅之生也，根相牽連，彙者類也。征者進也，進必以正，故曰征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拔其一，則皆相連而起，有茹之象。君子進則所引拔者皆君子，君子衆多則生民必被其利，宗社必蒙其福，故曰以其彙征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者，小人得路，志於得君而已。君子得路，必搜訪于外，以盡天下之賢才，使野无遺賢，故曰志在外也。抑君子之進，常出於不得已，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故雖享厚祿，握重權，而其志未嘗不惕然，以顛覆爲懼，而思退身之樂也。豈與貪得患失者同日語哉。朱漢上傳：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

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擠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李衡義海撮要乾剛直之德能屈其剛而俯于下用柔也又復其道而順焉故以柔明其象此高明柔克者也牧賢人在上則思引其類聚之于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吉者君子道長也石志在外者可出之時也个方與六四相應已欲達而達人故與二九同行劉縡 所引王弼注見前鄭剛中窺餘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蓋草木之生必以區自別茅之為草其根相連拔其一則根茹相牽以起與它草之各有區者不同也故以象三陽之進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初九陽爻之始士之有德而未有位者如之士有位則戒於朋比初方始進不嫌於引類彙者類也善類偕進安得不吉大抵治亂非一君子一小人所能獨成必協力同心共濟其事然後治亂各隨類以著也或曰泰既內君子而外小人今拔茅彙征又曰志在外何也曰此謂出處非泰所謂內外也進非其時則君子入而處時之交泰則君子出而仕又三陽外各有應爻處為內則仕進為外矣天地相交萬物猶蕃出孰謂君子而欲入乎于眞翔曰巽為茅艮為手又曰震為征得位應四故征吉謂有巽艮者蓋以否言為否泰反其類也楊萬里傳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賢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摩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摩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先衆一舉乃得十六舉舉舉一為乃得九為書執六馬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林粟集解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坤而連於九三之震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震為萑葦故有茅象五體艮艮為手有拔之之象茅之為物潔白而叢生者也可以縮酒共祭天地可以包土錫命諸侯生於山林藪澤之中而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賢人君子之譬也拔茅者舍短而取長人君舉賢之譬也茹茅之秀者以其可茹故謂之茹彙猶類也以其叢生故謂之彙拔其茹則其根牽引或叢而起君子見用則引其類而升之譬也六五為艮下連於三九三為震下連於初蓋之所援及三而已而茹之所連遂及於初蓋三陽同志而升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五之接止於九二而九三初六各從其配何以為泰哉六四者五之近臣也使初之從止於六四而六五上六各分其應是君臣俱有黨也何以為泰乎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三陽同志而上升三陰同志而下接六爻同志而相與所以為泰之時也故於陽進之始取諸拔茅以為之象焉以明三陽同志而升欤也三之言衆也衆一賢則衆賢萃於朝斯之謂泰矣故曰吉子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三陽在內而其志在外故以其類而征吉也楊慈湖傳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飲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與惡人知惡人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為不正為利為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志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无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李謙齋詳解外卦春秋傳所謂同外楚也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以其純潔故祭祀用之君子之象也君子引類而進如拔茅焉拔其一則根茹相連而起故以進而吉進而吉是進之以正者也然君子之外小人豈誠有心於外之哉以類相從君子之黨勝則小人之黨孤雖非外之乃所以深外之也禹避於稷契皐陶而四凶之惡无能為狄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之姦不足慮君子引類以外小人其事如此蔡節齋訓解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謂應陰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則思澤乎民馮椅輯註拔茅征吉初九象占 志在外也泰三陰三陽以交為義不為二三陽爻所隔與四相應志於上復故曰在外馮椅輯傳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贊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輔嗣曰初為類先楊中立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信哉故以其彙征乃吉三陽本上今在於下必復於上程正叔曰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偉莫之能禦進而征者陽之性有其應者君子之時蓋時者上之所為也為人上而欲致泰

者无它應君子而已林黃中曰六爻以相通為義三陽同志而上勝三陰同志而
下接所以為泰之時李子思曰乾本在上而居下坤本在下而居上卦則借象以
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分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
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進使天氣下降之象一定而不易則陰
陽无乃失位乎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右明爻義
田畸學易蹊徑　泰初九　泰之升
下互卦兌　互為乾　乾下　坤上　乾變而巽乾為直巽為入為僨為白僨直而白入
於下者茅茹之象震為出拔茅之象　彙類也
上互卦震　入互為巽　巽下　坤上　陽之類也三三皆初之類彙之象征進也上有
震卦震為行征之象　兌說巽順吉之象巽為
入志也上卦為外初征而之上志在外之象
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或者以茅茹為茅之根非也方書中所言蔄茹
竹茹是蔄竹之膚皮茸茅之為物薄而茹為茅之膚皮則尤其薄之甚者
拔之則易折在泰則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在否則喻小人難全而易傷彙
者類也征者進也君子引類譬如拔茅之茹必以其類而征者蓋以泰非
吾一身能自致之須待善類偕進然後可以獲吉是以九之剛陽居泰之
初變為柔巽舉類彼善其志常拳拳於在外之君子而未嘗頃專一自用
之心惟恐所舉之本盡故其志常在於外也若外之君子皆在於內則庶
幾野无遺賢可以成泰之治而副其志矣使在內之君子而无在外之志
則天下未達之賢者何所望耶堯舉一舜而得八愷八元成王任一周公
而十大子翼唐虞成周之泰和實基於此卦變為升泰之初君子引類而
升之時也魏了翁集義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
就人事上說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
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而云拔茅
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某少看文
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
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
生議論卻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
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
一件用為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
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它
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然
之　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竟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
君不能偏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
於眾舉皋陶則八元八愷皆進湯選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
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
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元
前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茅之用可重拔於下而薦於上故
君子之類取象焉餘從程氏趙氏以夫易通初用而柔茅柔草也茹茅之膚
也地中生木柔以時升秀拔而出也然初當泰長之時不宜為柔彙者三
陽同類也征者復還其剛則柔往矣當位有應何吉如之志在外者志乎
四之孚也升之初六允升大吉用為此爻也茅茹與蔥茹竹茹同義易纂
總義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否卦初六同　初以一陽在下卦之下二
陽在上牽聯而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彙類也釋彌雅者以茹為今之蒨
乃茅之類當是時也三陽引類上有正應可以行志君子志在於外所以
征吉楊瀛四尚易通悉得之師曰初爻泰之升升曰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
征吉拔茅征吉之義備矣地中生木升木類茅志在外言志在天下非
計一身之利達也　愚曰初與二為地象茅生於地為物至潔初本乾體
乾為草木之太赤茅草之心赤者泰初一陽進則三陽類升有拔茅連茹
之象若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蓋下本乾體變巽巽為白所引李子思曰見
前湯衍輯傳趙汝楳輯聞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猶言出事公卿蓋家
食為處為內委贄為出為外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仕也合則留不合
則去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故止言在外謂初之引類其志
止於在外未必志於得君徐相直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初以陽居
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也彙類也當泰之時天下喜與其類同進如拔
茅然其根相牽連也以況君子相資並進以行其道也象曰拔茅征吉志
在外也言志欲上進也張應珍解茅在下也茹根也彙類也泰之世君子
道長欲使在外之小人皆化為君子也九三前進九二初九以其同氣類
而偕傳有拔茅連茹之象是故征吉蘇起翁讀易記泰以用賢而致初九
泰之始賢之在下者也上有舉賢之君猶拔茅連茹以其彙類而征進則
眾賢聚朝野皆无遺以此致泰吉孰大焉蓋泰之時賢者之志亦可出以
見於用外上出也五位在外卦志在於君外也卦變升上進也拔茅連茹
以其彙征也茹茅根也初九變為巽白也巽伏震萑葦也萑葦之類潔白

非茅乎。丁易東象義：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此以下釋泰六爻象辭也。初九志在外，外謂外卦，陽欲上進也。　或曰：子於爻辭之義既以四爲五妹而歸於二，則初无正應，安得進乎外而云志在外哉？曰：易隨時取義不同。初與二同德相與以進于君者也。　按：言象者多以志爲坎，今本爻无坎，似難強取。蓋有以坎取者，故但言卦之情者不可利拘也。　或曰：初之五則上體有坎爲志，但初五非應耳。鄭鍔圖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否泰之體，上下皆應。初與四應，變而爲恒，故恒彖曰：剛上而柔下，以應初九以其彙征吉也。二與五應，變爲既濟，故彖曰：剛柔正而當位也，以應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也。三與上應，變而爲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應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故聖人言爻者，言乎變者也，不可不察。否之變成未濟，益亦然。夫初與四應，變成恒體，謂天地交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坤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也。恒巽在初爲潔白之柔草者，茅也。故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聖人象言柔在下也。夫大過之茅，初即巽之陰柔，故只言茅而无茹，茹根蔕也。今泰之初九乃是乾之陽剛，地下爲草之陽剛者，根茹也。爲初與四應而成恒體，剛上柔下，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泰體乾坤，天地之大父母也。初與四應，乃乾坤初爻相交而成恒之震巽長男長女，而爲復姤之小父母也。故曰以其彙類而征行，此爲初九之吉也。故聖人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謂乾坤大父母將乾巽柔草之根上爲坤震交生之物，其志在於復姤之外而生萬物也。故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凡說易者似此一爻解之，无有不貫通其義理者也。蓋各有道存乎其中矣。吳澄纂言：在外謂應四。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俞琰集說：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萊，而其志則在郎朝也。彖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以朝廷爲內，對爲外。爻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爲內，出仕於國爲外。志在外與咸初六、渙六三凡三言之，皆以外卦爲好。保八原旨：初九剛陽在下，泰之始也。　拔茅茹，剛健之才志在上進，以其內三爻與外三爻皆應，初九與其類並進故也。拔茅茹者，茅之爲物，拔一根則衆根相連而起。　以其彙，彙類也，謂一陽進則三陽類進也。　征吉，占者有所征行甚吉矣。夫子曰：志在外也，謂內外志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薦舉同志之賢能以行其道。胡震衍義：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茅上剛下柔而潔白，君子之象也。至潔而其用至重，茹根也，彙類也。初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位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合同道之人

以遂行道之志，猶之以拔茅連茹者，非曰植黨與私昵類，志在相先也。有格君之道德，有勵俗之節操，有華國之文章，有禦侮之謀略者，皆與之聯事合治，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必能致君澤民，開啓太平，致泰道之盛，其吉固宜也。昔者傅說之旁招俊乂，子文之同升諸公，得拔茅連茹之意。居州之獨居王所，不足以爲善，文仲之不立下惠，未免於竊位，若此者是蔽賢也，是嫉能也，孤立寡助，焉足以致泰道之盛？夫子以志在外釋之，君子以獨善爲內，以澤民爲外，見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後世此義不明，小人之更相援引者，既以朋黨目之，君子之更相援引者，亦以朋黨少之。不思夫小人以功利爲朋，誠可絕也；君子以道義爲朋，何可疑也？使是非不察，而一以朋黨詆天下，則舜之舉十六相爲一朋，周之三千人爲一朋，豈可以朋黨而棄之乎？爲泰之人君，當鑒于茲。張清子集註：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愚謂：茅者，叢生之物，三陽同體相連，象茹者根也。初在下象彙類也。上二陽象以者，初以之也。泰下三陽，初爲之首，拔其初則二三陽類牽引而進，如拔一茅則衆茹牽連而起，以其彙之象也。二三者，初之彙；茹者，茅之彙。拔則連之，故以上征爲吉。君子在內而志在外者，陽欲上進也。泰否之初皆曰拔茅茹以其彙，信乎君子小人未有不資朋類之牽引而能進者也。朱子引漢上曰：見前朱漢上易。趙[illegible]解：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致泰道者乾三陽，初其一也，剛健乘時而進，其勢如拔茅相連，其茹茹茅根也，彙類也。必以彙類同征進則獲吉。大抵人皆有類，君子有類，小人亦有類。君子之類進，小人之類退矣。象云志在外，以卦體言，則下卦爲內，上卦爲外，謂其志在上進於外也。梁寅周易[illegible]縕：拔茅而舉之也。書曰包匭菁茅，祭祀藉用白茅，取其潔也。彙謂以蘭蕙比君子，茅蘭之類也。茹根之連也。彙類也。征升也。君子逢泰之時，苟得進用，必連引其朋類以進，如拔茅之連根也。王制曰：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不征於司徒。征則吉，甚言賢者之不苟進也。志在外者，我既升矣，恐在外之君子不得進用，引類而升，欲使野无遺賢也。初九變陰通卦爲升，升進之說无疑矣。如呂望、申公之老，亦待人君徵聘而後升，不肯苟進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乾下坤上，卦借象以示交泰也。乾皆上征，坤皆下復，爻辭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　蒙謂：知賢者有並進之義，則知賢者有出治之心，以此所以成天下之泰也。呂好義經義：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論賢者之並用，固能全天下之福；要賢者之由用，必有爲天下之心。甚矣，賢者當以天下爲心也。使此

心所存不遇而獨善其身則孰與維持世道而致天下國家之福哉以茅者物之潔者也群賢賁似之惟賢者以類拔類咸進于王則休運有開吉孰大焉然國以得賢爲吉必賢者不以家食爲吉者也盖賢之志在於外而不在於内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則其不恝然忘情於斯世也宜矣欲知天下之福在賢者當知賢者之心在天下此野无遺賢所以爲泰和之盛與泰初九之象曰六五人皆曰恬退之操可尚也而媢時干祿者非所稱霸約之風可勵也而枉道求合者非所寄故爲軒冕而朋來不若固守於山林之樂晚名位而營盡不若安居於岩穴之貴也殊不知心乎人爵者非也心於康濟者豈容懷琨琰而就煨壓心乎勢利者非也心於經綸者豈容抱枹梁而困溝壑是故兆民允值湯之治何言也耕於莘野而志於堯舜君民有敎永哲人之伊尹在商邦嘉靖高宗之治何言也築於傅岩而志於齊美阿衡有旁招俊彥之傅說在向使傲世以爲高絶物以爲賢彈冠之美不聞括囊之譽是務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果何益於天下國家也哉且以泰之賢處泰之時至逢聖主則雲龍之會不容自棄也身遇明君則風虎之期不容自暴也列吾操之潔如茅之潔其可退處於丘園吾黨之盛如茅之盛其可屏迹於澗阿由是臺萊之才洋洋然動其心杞梓之彥戩戩然纓其冠褰之而爲朝廷之福散之而爲天下之福其爲吉也孰大焉然賢者抑何其汲汲而樂用哉亦惟吾志在天下耳盖人主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在心爲志其所主端在是乎故時乎未泰則此心所存必欲開天下之泰時乎既泰則此心所存必欲保天下之泰生民未濟吾志於身援之而非有肥遯之志也群生未安吾志於衽席之而非有家食之志也賢者求用之志如此則天下安有不享用賢之福者哉吁此所以爲君子道長之候也此所以爲帝乙元吉之懿也此所以爲三陽交泰之盛際也雖然復之一陽方長而亦曰朋來坤之六陰俱盛而乃曰喪朋者何哉盖陰陽雖各有其類聖人每每喜陽而惡陰進陽而退陰正以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也正以小人專於爲己而君子專於爲天下國家也彼否之爲卦泰之反也拔茅雖同而有曰征曰正之異其志不同而有在君在外之别又豈非君子之類進則當征以行其道小人之類進則當退而守其正君子之類進則賢者之志固不忘乎天下小人之類進則賢者之志猶不忘一時而忘君上也使時適泰矣則賢者之類豈不志伊尹之所志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子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盖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焉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

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錄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經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蔡念成集録王弼註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猶配也中行謂五荒本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荒本亦作㠩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云虛也馮音憑注同穢於廢反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是頑愚之人此九二能包含容受故曰用馮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疏遠棄遺於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於朋黨之事亡无也故云

朋亡也得尚於中行者中行謂六五也處中而行以九二所為如此尚配
也得配六五之中也 所引王輔註見前李鼎祚集解九二包荒 翟玄曰
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 用馮河不遐遺 荀爽曰河出
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
遼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 朋亡得尚于中行 荀爽曰中
謂坤一朋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都潔易變體義九二包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此泰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蓋用
晦而明者君子莅衆之道而明夷之所貴者也泰之時君子道長而以其
類進者無矣不入莫得而預焉或不及或太過或遠乎已或比乎已无所
分別二視而同焉然其質不齊所遇不等而所以為君子之道者則一是
其所以用晦者未嘗不明也此其所以為泰之明夷而與明夷之本體異
然王華叟音訓荒 陸氏曰本亦作巟鄭氏曰虞云巟大川也說文作巟
易包巟用馮河字書又作㳲鄭讀為康大也說之發象數元田織之荒今
人猶有水巟之語其失自王輔如象辭巟河是一畫趙復齋說離初與三
而應五不以剛為朋而配于中中貴於剛故也既主於中於包荒用馮河
也何有秦郎齋訓解荒遠也无舟渡河曰馮謂勇者包荒所包者遠也用
馮河勇者亦用也不遐遺謂自近至遠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明類也包荒
與不遐遺似而不遐遺實也用馮河與朋亡似而朋亡廣也其於地則无
所不屬於人則無所不用所以為泰也尚與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
之六者唯此以剛居中故備泰之道馮椅輯註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朋亡同三陽以進而无私之象包亡作苞荒今荒不治也馮今憑徒涉曰
馮河遐遠也謂外三陰朋謂內三陽也荒謂初馮河謂三也 得尚于中
行與行道也謂六五中道之主尚上之也配也趙汝楳輯聞九二包荒上
得而于中行說文乃北交反裹也又包音義同乃荒有數義包荒訓肆荒
服訓遠荒訓蕪荒度訓大今義謂所包者大也小則有遺才矣詩小旻
不敢馮河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遐遠也遺棄也朋三陰三陽也尚
猶尚主之尚也指六五也 二秉剛德居位中正有用泰之才六五大君
虛已下應傳專用泰之任是以大度并包馮河之夫不以勇而擯斥遐逖
之人不以隱而佚遺君子小人咸得其職朋黨盡亡然後能尚于六五之
中行副其委寄之意用泰之功至此極矣人曰泰難否易治少亂多自古
而然今群賢方盛所當屏絕小人俾元惡類乃爾薰蕕同器尊不將泰為
否乎曰斯術也惟九二而後可泰之持三陽三陰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

下天地不能使草木无荊棘聖人不能使人品皆君子唯九二剛明則陰
柔雖惑正位則闔闢自我居中則張設不偏得君則上下志同於是乃可
翕受兼收包括无遺小人方幸君子之見容亦將革面易心受君子指使
以共成泰道是不唯不軟梗吾泰亦不足為泰道害也小人雖非吾黨豈
无才智亦欲粗見於當時儻痛排窮治使无所容則妖狐潛伏狡鼠夜動
將乘吾謀慮所不及倏起而為大害自古小人失位幸禍君子者可鑒矣
不協極不罹咎皇則受之乃皇極之盛世共驩與舜而並列堯是不害成
巍巍蕩蕩之名不替名節黨錮而漢衰南衙北司迭勝負而唐亡姑汾道
史証類指趣剛中應五任重至公含容荒穢不棄蟊賊除去私暱貴行中
道方之古人如郭子儀事唐用兵至公是戎感德包荒也 慊惠心服用馮
河也不私已受得尚中也 丁易東象義剛居柔在下卦之中上應六五為
泰之主得乾中多上包三陰有包荒象荒猶言八荒也天居地下天包地
也天包乎地介其中者有水焉三處天地之間馮河者也二用三有用馮
河象初最遠五二不遺初有不遺遐遠象朋者陽之朋類合三陽言之二
獨位陰朋亡之象二之五得尚于中行尚猶尚主之尚中行指五象傳所
謂中以行願也尚五之妹謂六四也 以象變言之六五坤體而五震坤
為地震為萑葦故以荒言下乾有犬坤坤為包而又包乎坤故以包言二
至兌為澤河之象也徒涉為馮三至震為足馮河象又二動互坎之五則
成既濟今未行亦馮河象乾為天際遠也故不遐遺九二五兌為朋故以
朋言 或問二五正應今謂二與四配何也曰歸妹之妹指兌而言此卦
之四即彼之三耳蓋五居也不容為二之偶所配者五之妹耳四至兌為
少女五之妹也三伏艮為少男兌之配也故此象傳曰中行而五曰中以
行願四曰中心願也中心願者妹願有所歸也中以行願者九五兌而行
四之願也而二則尚于中以行願之君而得中心願者為之偶也自四與
三比五震與五兌比歸妹之四即此之三何不歸四於三而歸二曰三至
震艮兌豈容與兌妹為配九二與六五正應又但以五命而歸二也 此
文言九二用三而不遺初亡其私昵而同應五且得四也 黃氏日抄用馮
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吳澄纂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為泰之
明夷 包荒象也包者古人蓋以茅葦之屬包裹魚肉也凡易中言包者
皆謂陽畫荒與盘通血也九二變為柔互坎之陰畫為血九三陽畫在外
包之郊祭天神燔柴之後薦先進血禮記曰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
也包盘謂包裹牲血以進而達誠於天也二五正應五天之位也而陰上

升以爻于卦之二。地之位也。而陽下降以交乎地。此禮所謂升中于天。饗帝于郊者。陽象天神。陰象下地。主祭之。合二之交。五猶己衷祭天之血以達誠于上也。荒。諸本作荒。今依許慎說文及虞翻本作巟。考象義當作盍。詳拳字從有叔去血。其後傳寫之訛。下无血而上加艸。則失其義矣。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占也。徒涉曰馮。河者流水之名。遐遠也。遺謂物有遺。秦亡去也。九二剛變為柔。二三四五坎為水之流。三四五互震為足之動。初二三成體離有舟象。然震足動於前。而舟在其後。為舍舟而徒涉之象。九二貴變而虛。為失物之象。不離本位。不遐之象。不遐而遺。猶曰不遠而復也。初陽在水之內。不與同涉。明亡之象。陽猛於進。故其占為用之。以徒涉河衣刷不遠而已有所遺。秦朋類亦皆亡去。無戒其進之銳也。　得尚于中行。占也。尚配之在己上者。謂六五也。中行中路也。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其占雖朋亡於下。而得配於上也。吳澄纂言外翼河　泰二用馮河　馮謂徒涉。河流水之大者。泰九二變為柔。二三四五坎為水。三四五互震為足。不用舟而徒涉之象。　行　泰二復四。益三四。夬五中行。　无妄三行人。上行有眚。　明夷初君子于行。　震三行无眚。　艮象行其庭。　行道也。詩言周行是行。是也。震為大塗。泰復无妄明夷益夬艮皆有震。謙豫

吉行歸亦是有憲。俞琰集說。九二包荒。正得尚于中行。荒與書說命荒野之荒同。初九在下剛而不言。荒野草茅之士也。九二包容之。故曰包荒。若九三則非但剛而不中。又處健體之極。徒步涉河而无悔者也。九二亦川之故。曰用馮河。詩。馮河。小旻云。无敢馮河。毛氏注云。馮陵也。三陰在外。雖遠。九二亦不棄之。故曰不遐遺。朋謂坤之朋。六四上六是也。中行指五。尚配也。五爻於二。則五也。喪其坤朋而二也。得尚于五。故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使六五不朋亡。而唯與六四上六為黨。則二欲上交于五。其可得乎。胡炳文通。陰爻雖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為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為中。大槩泰卦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者。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兩字。當細玩。或曰中行五也。尚如尚公主之尚。亦通。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初在地下。有荒野象。三剛前互兌澤。有馮河象。本爻才剛。位中。故能包。復用前以進。而成泰道。所謂不遺遐遠。不昵朋比。上合乎中行

之主者也。盛矣哉。　龍氏仁夫曰。按泰否皆言包。泰之包荒包容。夫在外者也。否之包承包羞包蔵。夫在內者也。此君子小人之辨。所引馮氏曰。見前馮椅輯注。及祭節齋訓解。齊履謙本說。荒不材者也。馮河材者也。或包之。或用之。遐遠我者也。朋比近我者也。或情可恕。或誼不以私厚之。九二以陽交陰。而履泰之道于下。言故發此誼。馮河小人之有濟材者。行日中。尚物匹偶中分而行。漢書周勃傳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二中字訓正同。而顏師古音竹仲反。意尤明白。梁寅參義。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之柔中。此大臣當治泰之任者也。故於此備言處泰之道焉。包荒者其量之寬也。用馮河者其行之勇也。不遐遺者其慮之周也。朋亡者其心之公也。九三以剛而柔。其有不寬乎。以剛而進。其有不勇乎。以剛而明。其有不周乎。以剛而中。其有不公乎。夫寬而有勇。周而不比。君子之成德也。大臣之當務也。占者能如是。其合於九二中行之道乎。易纂饒氏曰。與二陽相比。居中而不倚。為朋亡之象。泄邇忘遠非中也。所引胡氏曰。見前胡炳文通。張有成經義。得尚于中行。　天下有不可必得之才。聖人有不為已甚之法。故泰之時。聖人以中和之道。并容天下之才者也。彼其入泰之初。正類曰伸。而小人固有革面而翹於泰者。一律而簡之可也。

而聖人天地之量。并包而並錄之。以為天下之才不可必得。深思中行之志。而與之亦庶幾焉。則凡可挽而歸之中者。所不棄也。泰之九二曰。云云矣。意如此。尚云者。庶幾之辭也。尚不愧於屋漏。庶幾其无愧也。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于庶幾乎其充之也。天下之事。不獲于上而後思其咎。不得其當而後出其權。蓋人心惟勉強於不得已之餘。而後有委蛇曲折之態。况夫才之生也。長短小大。至為不齊。有如聖賢君子之間見於世。而後泰適之治。始行於天下。泰固君子為之也。而小人介乎其間。无乃薰猶之不相入耶。而聖人以為不可以得。則惓惓於中行之士。猶有庶幾之意。蓋聖人之心惟寬也。故不肯已甚以卻人。顧以為善惡之相養。邪正之相傾。亦何極也。判畫於吾意之所欲。而所不欲者。則不毫毛快於吾心矣。然相承者遂與相傾者方來。則吾之術。未亦遂窮於此哉。天下固有中行之士。雖未遑乎聖賢君子之域。而亦不至棄於放僻邪侈之外。則海涵春育。无寧啓其利啄以嚮吾泰通之治。則荒可包也。馮河可用也。遐不遺之可也。而况天下中行之士。未如是之寥落也。則承泰之道。純德備聖化修明。將无一夫不得自遂其鳶飛魚躍之性。而聖人用才之法。寧不庶幾於中行也哉。夫才不能无異。致不能皆賢。此天地之理。而易之所著於陰陽消長之際。

者也。古之聖人。卷曲傳下。而無一毫厭惡斯人之意。故下雖不能无不善之士。上亦不能使之有不善之名。先推之於四凶之大。彼其驩兜。故舜語若不勝譔歎。而不敢輕有所拂。至於四岳言鯀。猶加欽恭而使之往觀。此国聖人天地之量。而常欲挽斯人於中道之歸。而卒不果也。悲夫。後世之不識此心也。而琴張曾皙之徒。夫子取之。猶不免斯世之疑焉。吁。曷不以泰之九二求之乎。解觀經義九二包荒止得尚于中行　大臣當治泰之任。故聖人備言其處泰之道。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時也。九二以陽剛得中之臣。上應六五柔順得中之君。蓋居大臣之任。有治泰之才。而主治乎泰者也。然必容之以包荒之量。決之以馮河之勇。外不遺於遐遠。內不昵於朋比。四者不偏。然後能合乎此爻中行之義。故曰得尚于中行。此則聖人所繫之辭。以明處泰之道者也。然則當治泰之任。而能盡其處泰之道。非有九二之才之德者。孰能與於此。泰卦之九二曰云云。其義如此。嘗謂有天地之泰。有君臣之泰。陰陽之氣交和。而萬物遂其化育之功。此所謂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志交通。而天下臻於和平之治。此所謂君臣之泰也。然而天地之泰。其在氣化也。不能无盛衰。君臣之泰。其於人事也。不能无得失。故夫致泰之非難。而處泰之為難。有以致之。而无以處之。則泰之

極者圯之端。滿之至者覆之漸。又安知今日之泰。不以為他日之否乎。昔唐虞君臣。更相戒敕。兢兢業業之念。常存乎一日二日萬幾之餘。而精一執中之語。尤謹於十六字傳心之際。蓋其泰和盛治。所以不可及者。政以其能盡處泰之道。則夫泰之為卦。從可知矣。自今觀之。內乾外坤之卦為泰。以乾之三陽而居乎內。以坤之三陰而居乎外。是天地之氣交通和暢而為泰者也。九二在三陽之中。而居陰位。又能不過乎中。蓋大臣有陽剛居中之德。而上與六五柔順得中之君。同德相應。故治泰之任。主二而言。聖人於九二之爻。明其處泰之道。故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以盡其中行之義。中行之義盡。而處泰之道得。處泰之道得。而治泰之任可以无朕矣。且夫泰寧之世。人情溺於安肆。庶事无節。蠹弊未免於積滯。故治之者。必泰其含弘之度。恢其容納之量。有詳審精密之功。而无紛更煩擾之患。然後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是故謂之包荒。言其於荒穢无不包容之也。或泰寧之時。人情樂於因循。憚於改作。紀綱未免於廢弛。故治之者。必奮其剛果之用。制其決斷之宜。有作興鼓舞之機。而无苟且怠惰之俗。然後政修事立。而國賴之。是故謂之用馮河。言其如馮河之致其勇決也。若夫事理之深隱。而思慮有所未及。賢才之僻陋。而任用有所未至。此皆

遐遠之易遺者也。苟非有不遺之明。而念慮或不能以周偏。則所以治泰者。見於近而不見於遠矣。故又欲其不遐遺。若夫限田宅而害於威近。禁奢侈而妨於貴勢。此皆朋比之不能亡者也。苟非有朋亡之實。而法令或至於沮格。則所以治泰者。由於私而不由於公矣。故又欲其朋亡。有包荒之量。而不決之以馮河之勇。固非所以合乎中行。有不遐遺之明。而不行之以朋亡之公。亦非所以合乎中行。是必量足以容之。勇足以決之。明足以燭之。公足以成之。而後剛柔不偏。知仁兩盡。以之為己。則順而得。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三綱正。九疇叙。无所施而不得其當。其能合乎此爻中行之義。而謂之得尚于中行也。宜哉。雖然。聖人於九二之爻。其言處泰之道備矣。而於大象復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辭。何也。蓋周公之爻辭。所謂得尚于中行者。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政事之施也。至於夫子之大象。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則盡其法制品節之詳。而所以參贊化育之功。於是无以加矣。然所謂財成者。乃所以制其過。所謂輔相者。乃所以補其不及。則亦不過欲歸於中道而已。豈有他哉。君子觀繫易之辭。而後知中也者。聖人傳心出治之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

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中正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卜子夏傳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乾降為泰而得其中中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當也朋黨何由興中志在其中不失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

遠故不遐遺亡為用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張横渠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蘇軾傳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積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楊龜山經說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矣其言矣陳了齋說包用遺亡皆以尚中行為得中而不行行而不中皆非習坎而尚大者也貞凶征凶由是而分矣是故光者坤之德也大者乾之道也以光而大泰之九二也張紫巖傳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悳之包荒用馮河容也

不遐遺朋亡則公也荒包則不才者勉馮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遐遺朋亡則志仁身正臣道洪矣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為大臣者孰不以天下為心且以天下為公哉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包馮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比所以作成人才杜絕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處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二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為中也至矣事業寧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泰三比象陰二承之用馮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馮河也應坤為不遐遺為朋亡乾中為光大郭雍解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遐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領之君也

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文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未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群龍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李光讀易詳說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馮河者无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時人材衆多君擇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秦隋之末是也當廓其度量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謗无自而興如此乃能配乎九五中行之主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朱漢上傳兌為澤震為萑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馮馮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而朋二絕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狃於泰玩綏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

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
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暱故戒以
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廣大不狹且陋也六
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光滿六合而無私照其道光
大含如是則無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無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
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
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
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過是矣曹禮易粹言兼山郭
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
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
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王曰不
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〻無變舊新惟仁
其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
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誠
之泰鞏宜無媿也易說　所引橫渠先生曰兼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
前狀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氏解李衡義海撮要無不包容無不納用至

遠不遺至近不私6　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剛中寬餘包蓄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道六五以柔順居尊下應於二故
二得以主泰用人然同志相交九二之得盡其才六五之功也泰小往大
來之時安能使天下無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況彼荒而
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於九二示其戒也荒者忽
情弗修之謂也能包而容之亦或為勤馮河者強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
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養不中而天下無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
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未足以為治故戒
之以不遐遺用人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
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具是四者蓋九二所以得尚于〻行六五中行
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
大哉象於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互象於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
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
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兌在坎上虎
馮河之象楊萬里傳六五以柔中之君尊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
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

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弊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
摩閭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舍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塞於閭搜
之不情則天下有遺士孤立之賢寡於明主之不知則天下有遺賢是三
人者有一不能兼容並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
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于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
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光舜野無遺賢之世乎林栗集解九二兌也以
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艮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
尚于中行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水
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
徒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郊野遐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
不治人之所棄也馮河者進取而不顧人之所疾也遐者疏遠而易遺朋
者親近而難忘者也惟六五之君以柔居尊下當三陽而反其坤巽之類
故荒者吾能包之馮河者吾能用之疏遠之賢無遺於野而朋比之衆自
散於朝則可謂皇極之君矣尚猶配也中行謂二也有皇極之君必有中
行之臣說而應之故六五得配於九二以成泰之治也何者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履中正之位無剛柔之偏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荒與馮河孔子之所謂狂狷過不及者歟何者以陽居剛
而不得乎中故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西伯養
老而太公歸之燕昭禮士而樂毅從之包荒得尚乎中行不亦宜乎子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其六五之謂矣二五相與剛柔迭居是以互
言其義也楊慈湖傳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
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
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未罹于咎也君子當
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無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
行馮河者勇進直前無所畏懦之象往往不數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
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群賢
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以至治何
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破君子畏懦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之道也遐遠也
遠者人情易以遺忘亦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膺智周之光被無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
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況於以賢人吉士稱首乎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王也得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今九二之道自小賢小智觀之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无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求意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思无慮无偏无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无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无我虛明洞照萬里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己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无二道而世之來政者未必能中虛无我也項安世玩辭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乎无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三至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待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惡馮河而不疑故盜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九二包荒至以光大也尚配也主也猶漢尚符璽尚公主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无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者也荒者包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疏至遠未嘗遺也夫如是則在我者无偏系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陰而上應於五此大臣之得位者也二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以得配於六五中行之君而獲光大之美二可謂有大臣之量者也夫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欒氏之難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餘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鮒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異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馮椅輯註包荒得尚于中行九二象占　以光大也衆上下二句則全爻之義皆在其中泰之為卦莫尚此爻故曰光大光大陽明中正之象馮椅輯傳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賁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之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

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遐遺己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亡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疏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大抵下卦二居中多與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況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為盛也右明象　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右明占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也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陞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於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居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雖臣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二得而兼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蓋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古月爻義

田畸學易蹊徑　泰九二　泰之明夷

乾下坤上　乾野兌澤變離之中虛坎之汙穢而震之蘆葦在焉包荒之象震動為用之象　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　徒涉曰馮

離下坤上　震足在坎川之上馮河之象　坤土在上不遐遺之象　陽與陽為朋九二變為六二則絕其朋矣朋亡之象　六五居中在五卦震足之上中行之象二配於五尚配也得尚于中行之象　陽為大乾為天而在下卦天道不濟而光明光大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止以光大也泰之時為大臣者多失於隨事求詳善文書武務近忽遠徇私忘公四者既行非惟招淺中狹量之態自然不厭人心雖服公論雖使人主有寬柔謙恭之德而能信任之為臣如是亦非人主之所願也今九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於中正之位變柔而為離既不失於剛暴又不失於柔懦既不失於不明又不失於太察以為天下四海之大雖已泰乎尤不可求詳責備使之盡如吾意閒有荒穢未治之處固當包容含蓄兼裁可以潛革故曰包荒當泰之時人皆趨文則於武備必不

蝦留意君勇者後凡所施又且為時厭薄則討出无聊誠有可慮能聚而用之於泰平之時是豈常情所及哉故曰用馮河究民隱於幽遠起人材於廢滯故曰不遐遺同己者不私而昵之異己者不遠而去之故曰朋亡具是四者並九二所以得尚于六五中行之主尚者配也以下取上曰尚人臣之所為可以上配於人主乃所以增光其大者也故曰以光大也此卦六五君倍九二臣位處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益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聚不必自為可也然是象只言包荒者蓋包荒則人材雖偏必見諸用一視同仁何間踈遠无偏无黨何有間異然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皆自包荒而致之歟者以為象辭省文者亦非卦變明夷泰之時君子涖衆用晦而明之時也魏了翁集義 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得尚乎中行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徐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君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

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業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宣宗之際此泰所以責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兼備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其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聚不必自為也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秋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程氏釋此爻至為詳悉以其餘意推之非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蓋以君子在內二為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焉制小人之命者豈必盛之於至窮之地哉曰包荒不以褊心而起其怨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柔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為可忽也曰朋亡毋以在我者為可私也處泰如此剛能以其中道而上配乎其君君為之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大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當泰之時乾陽在下坤陰在上坤地廣容有荒之象矣包乎地包荒也二居乾中用之而柔至坎在前馮河之象矣五之應則遐遠矣夫陽之類則朋亡矣復還其剛則遐不遺朋不亡六五之君乃以柔應之得尚于中行也光大者以陽爻言為泰而不為明夷也易被總義 當泰之世二以剛中應五之柔中五資之以治泰者也治泰之道

不能使天下皆君子也亦不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以中道光天下而已包荒者小人之惡可恕則恕不必疾之已甚用馮河者小人之勇可用則用不必責之太備不遐遺者小人在外不以踈遠而棄其善朋亡者小人為黨必使之丧朋以趨於善以是四者處泰則小人皆為君子之歸九五之君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此所以為光大之盛也楊瀛四尚易通童谿曰二當君子道長之時正當以天下為己任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僻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而无私昵朋比之嫌如此則可以上配中行之主西溪李氏曰包荒用馮河君子之道不遐遺朋亡處小人之道 愚得之師曰二爻泰之明夷大抵陽明陰晦陽之純則為泰一變則否之微伏焉夫聖人作易憂患之意每於未兆未形之際發之且九三一爻乃否泰之交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又曰艱貞无咎豈知艱貞二字已於二爻之變卦言之矣夫明夷曰利艱貞言君子當明夷之時艱難而不失其正則為利也聖人隱其旨於九二而發其意於九三其知泰之變則為否之伏耶夫陽主明也陰主殺也陽變之陰則夷其明於養晦之地所

以曰明夷之吉順以則也當九二君子道長拔茅類升之時而否變之機伏於寅寅雖變而之晦猶曰用拯馬壯吉是欲資夫衆陽之助己也 愚曰九二剛中治泰之主包含荒穢者居中則虛也馮河勇決者乾健利涉也不遐遺者不忘遠也朋亡者不泄邇也四者盡而後配合中行之道所以光明而盛大不然淺中狭量頗情牽制玩細娛而忘大患植黨與而市私恩將見邪正雜揉危亡伏於不測泰即否也凡卦有乾體乾中有坎故皆曰利涉大川此用馮河也尚與漢書列侯尚公主之尚同趙汝楳輯聞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摘取一二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內事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約鋪張揚厲而有餘係相直說〻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无所不容曰包故使人也器之雖有馮河之勇者亦用之苟在所可取不以遠己而有所棄不遐遺也苟在所棄雖近己而无所私朋亡也以此故得尚于六五中行之君象言得尚于中行之君而人臣之道大光也張惪珠解包容也荒外卦坤也馮河勇夫也不遐遺不遠棄也上文皆言坤朋亡者去自己之朋九三初九也當君子道長之時小人亦不可遽絕而不用宜包容外卦

之荒穢用馮河之勇夫雖遠亦不可遺也同類之朋或不明是必欲盡去
小人者亦宜亡之否則激其變而事生所謂得尚于中行而全其剛明遠
大者以此也處泰卦九二之時聖人諄諄垂誨猶溺在否之世可知其為
治之難矣蘇起翁讀易記九二為致泰之臣能包八荒不分內外則度量
廣大小人見容有徒涉馮河之勇者用之不以泰而忘武備也人之有才
不以遠而遺棄不以非吾朋黨而不用存大公至正之心无忘遠朋比之
患以此致泰亦何難哉故以此得尚于中行中行五也尚尚主也五言帝
乙歸妹二言尚于中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爻變離斯其為光大歟尚帝
之妹豈不光明而宏大二三四互兌則四少女也三四五互震則五長男
也四非五之妹而何九二互兌伏艮少男也得尚于中行宜矣以大臣而
尚主亦以見上下交而志同其於致泰也何有丁易東象義包荒得尚于
中行以光大也九二以光大者陽為明故有光象陽為大故有大象光能
燭遠大能勝私也包荒得尚于中行舉首尾二句言鄭錡圖說九二包荒
止以光大也包荒如蒙二包蒙姤五包瓜音意一也夫九二應五上為乾
之九五六五應二下為坤之六二故二變既濟剛柔正而當位今泰之九
二乃為生物之天六五即為无物之地蓋二陽未出于地地上无物无物
之地非荒而何九二之五盡包其无物之地故曰包荒自于中坎位之復
一陽上行坤中爻爻皆涉坎水故曰用馮河泰之九三天地際也二近於
三自通涉遐以至於天地之際故曰不遐遺坤之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天
地否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地天泰也謂西南否陰之朋至此東北之泰
陰朋已亡矣故曰朋亡泰者天地交也以二之五乃成既濟得尚于中行
也故曰得尚于中行故聖人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坤體含
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故曰以光大也吳澄纂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
光大也　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也俞琰集說
光大謂胷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　童溪王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
義亦兼矣此省文之例也李恕易訓九二止以光大也二以剛中上應柔
中之君主治泰者也當泰之時不可援之以激近患必貴有包含荒穢之
量又懼因循憚改必有徒涉之勇足以濟深涉遠乃能有為而又周及庶
事遐遠不遺公行无私絕去朋與乃能配合中行之義全此四者乃能合
於九二中行之德而光明顯大也保八原旨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
臣也　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　用馮河互體

見兌乾健涉兌澤而不陷有勇馮河之象也　不遐遺內近外遠內外相
應有不遺遠之象　朋亡三陽則為朋三往配五有喪朋之象　得尚于
中行六五居上以陰下嫁為歸妹此尚當為尚公主之尚中行指六五居
中九二亦居中也是六五歸于九二九二尚六五為得尚于中行之象中
之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下應九
二即是上中應下中中之中也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中
之神氣存焉是故可以无大不包无才不用不忘遐遠不屑朋比以光大
也胡宸衍義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泰之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
以柔順得中而下應於二君臣同德二主治泰者也是泰之宰相也宰相
之道有四曰包荒曰用馮河曰不遐遺曰朋亡四者而皆會之以中道此
見九二之善以道事君者也方泰之時弊端容有未盡革才位猶有未盡
稱革弊而矯激則擾累而變生治惡而太驟則激忿而艱險生寬和以興
治發忠厚以進人材故小過而矜之不忿疾于頑而教之此處泰之貴於
包荒也當容而容亦隨時而取中也處泰之道嚴急固不可因循苟且尤
不可苛刻固不可牽制畏懦尤不可大姦當拔則拔之大賢當進則進之
大事當立則立之於包含荒穢之中而濟之以越險濟難之勇此乃義理
之勇非血氣之勇无疾視忿戾之態有隱然寓大樂易之意則當勇而勇
亦所以隨時取中也又曰不遐遺不以遐遠之民生而恩惠之不普不以
僻陋之賢才而選舉之不及不以事變之茫昧而備具之不素此不遐遺
而周著亦所以合于中道也又曰朋亡處泰之時建制立事推明公道不
以所識窮乏得我而害其公不以宮室妻妾之奉而害其公不以貴戚之
請托而害其公則朋亡而盡公亦所以合于中道也小象曰包荒得尚于
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約其辭也以光大謂中道之光
大也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也夫子曰中庸之為
德也民鮮久矣學者立身行己苟能廣吾器量弘吾義勇充吾遠見屏吾
係累以依乎中庸是亦一身之泰豈特治泰之臣為然或以用馮河為宰
相兼用剛果之才以輔泰亦一說也潘氏曰包納而善用衆遠而无黨宰
相之道所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而為太平之輔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以陽居陽過於勇者也故有馮河之象
用馮河者九二以三有濟險之才而可用也　愚謂二居臣位以剛應五
泰之主爻也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无舟渡河曰馮即暴
虎馮河之馮包荒所包者遠也用馮河所用者勇也不遐遺謂不遐棄也

君子不黨。則朋比之私皆亡。四者乃大臣處泰之道。唯其有九二剛中之德。故得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也。尚者配也。然文言四者之德。象但舉其包荒之量。蓋止言其大者而已。二言得尚于中行。而五言中以行願。二與五應。則泰治以之光明盛大也。所引蘭氏曰。見前馮椅輯傳趙琲解九二包荒。上以光大也。二乃治泰之臣。以乾體剛中之才。為治不難。但當廣大其量。包含荒穢。不求瑕纇於人。乃可容衆。世泰人心安於嬉遊。怠於治理。用馮河之勇猛以濟之。則无廢墜不舉之事。遠方民瘼難知易忘。不以遐遠遺忘而不恤。則遠人嚮慕。位隆族大。攀援附托之朋消亡。則无以私害公。如此則可得配尚中道而行矣。象云以光大。是則政修道行。國民安泰以光大其事業矣。陳應潤爻變易縕此周語文法。周公所作爻辭明矣。包荒寬容貌。不剛也。用馮河。威勇貌。不柔也。不遐遺。无偏也。朋亡。无黨也。言君子不剛不柔。无偏无黨。庶幾乎中道而行也。九二變陰。下卦為離。離之文明。剛柔相濟。所以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人徒知治泰之世易為力。殊不知治泰之臣難為功。堯舜之時。泰之盛矣。而猶有象恭滔天。巧言令色孔壬之人在帝左右。以為君子害。故元凱之賢不能自進。向非堯舜之聖。為皋稷契夔龍之賢以治之。未知泰之果能全盛否。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包荒穢也。舜干羽而有苗格。不遐遺也。用馮河之勇。而誅四凶。去其朋邪之黨也。後世稱太平之治。必言堯舜者。以其事業光輝盛大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斷制。智足以燭幽。道足以示公。然後无過不及之差。惟其以光大。故能如此。非光則无以及遠。非大則不能勝私。其能合於九二之中行者鮮矣。蒙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有深遠之慮。而无朋比之私。以此治泰。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葉有廣經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廣其教者既有容德。則被其教者斯有顯德。夫下之有顯德者。以上之有容德也。苟上无寬大樂易之量。則下有艱難退沮之意。天下微全人矣。況望其有顯德乎。當泰之時。上之人固不敢棄才於泰和之外也。於是推包荒之量。其待人也。无鄙夷歆薄之心。尚中行之道。其示人也。无超異孤峻之行。常以有教无類為意。非有容德乎。當泰之時。下之人亦不敢自棄於泰和之外也。於是因上之包荒。去荒以就美。而期見識之高明。因上之尚中。執中而去偏。而期踐履之盛。大常以遷善改過為念。非有顯德乎。惟上之人不棄才於泰和之外。故下之人皆成才於泰和之中。茲泰之所以為盛治歟。云云。吾於泰九二見之。嘗謂生其才者天也。全其才者人也。天生之。人全之。則人才自微而之盛。天生之。人棄之。則

人才自盛而之微。是知盛而微。微而盛。非人才之自爾。主人才者使之爾。主人才者。烏可封蔀己私。溝汙意見。而以有我為心也。要當山藪度量。川澤胸次。而以體天為心也。如以有我為心。則指疵剔瑕。吹毛摘纇。置人才於自昏自明之域。自卑自高之地。是豈天之心哉。如以體天為心。提汙就潔。藏舊涵新。則振人才於日高日明之境。日盛日大之間。寧以有我為心哉。主人才者。其將以有我為心乎。抑將以體天為心乎。吾知其以體天為心矣。自今觀之。泰之主教者。蓋知夫天之生才也。賢者固有也。不肖者豈无之。烏可以其不肖而不包納之也。知者固有也。愚惽豈无之。烏可以其愚惽而不包納之也。吾則見其可教可誨。而不見其可斥可外。教之誨之。必以中行之道。吾則見其可啓可發。而不見其可擯可絕。啓之發之。必以中行之道。庶乎使下之人。人皆可跂而及。皆可勉而到焉。非廣其教之有容德者。泰之被教者。亦知夫上之納我也。不以不肖而見斥。而且以賢者之期望。吾烏可自棄於賢者。而為不肖之歸乎。不以愚惽而見薄。而且以知者之屬意。吾烏可自暴於知者。而為愚惽之歸乎。吾當潔己好脩。不當自處於卑汙之地。由卑汙而高明可也。吾當特立獨行。不當入於淺狹之所。由淺狹而廣大可也。庶乎使上之人以樂育而自慰。以得人而自喜焉。非被其教之有顯德者。我儀圖之。以春秋之法。而責天下。則天下无全人。以皇極之道而待天下。則天下有成才。泰之九二。吾知其待天下也。以皇極之道。而不以春秋之法也。使其心固以為苟有一人之可棄。非天之心。有一人之自棄。亦非天之心。天之心固廣大也。而我固自小。天之心固并包也。而我固自狹。豈皇極之道也。泰九二之心。天之心也。亦嘗念夫人才之在天下。其始也。患其不能明吾之教。當如蒙之包蒙。而施其教可也。其中也。患其不能信吾之教。當如臨之教思无窮。而久其教可也。其終也。患其不能尊吾之教。當如觀之神道設教。而妙其教可也。如是則泰之至教。泰之至治。常見於天下。因是以驗之虞周。則信其然矣。有虞之民所以比屋可封者。以上有執中之人也。有周之民所以人皆士仵者。以上有忠厚之人也。不然何以曰泰和在唐虞成周。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子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

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
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
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祿善慶。泰者其福
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
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朱子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
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趙與迥易遺說。朱
子語錄。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與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
黃義剛錄。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
劉砥錄。王弼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
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
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
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
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陂彼偽反。徐甫寄反。傾也。注同。
又破河反。偏也。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　孔穎達正義。无平不陂者。九三
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
初雖在上。今欲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往者。必將有

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无在下者而不在上。无在
上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己居得其
正。動有其應。艱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
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
也。　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　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
此九三將棄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
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者。
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險
難。自今已後。將既否閉。路有傾危。是平路之將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
欲上也。則上六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
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
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福。李鼎祚集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傾。往謂
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也。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
二之五。得正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為孚。故有孚體

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來二。故于食有福也。司馬溫公說。泰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何也。夫物極則反。天
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
柔德將進。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於是時也。何為而可哉。必也執
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之於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患
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故曰勿恤其孚。君子
之干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榮也。故曰于食有福。詩
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都潔易變體義。此泰之臨也。而爻辭云
爾者。夫乾下而坤上者。泰之成卦。故曰天地交泰。而以上下交為義。坤上而
兌下者。臨之成卦。故曰澤上有地。臨。而以上臨下為義。泰雖以上下交
為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雨。雨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於陂
若地之際天。而雲。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於復。君子之臣其君也。知
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不敢僭。而上下之分於
是乎辨。上下辨分。則以上臨下之義行焉。是始於泰之交。而終於臨之辨
也。蓋與臨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下卦極泰之
盛。上卦極泰之變。故存人事以致戒。變則推天行之必然。平陂往復。理

有可懼。泰既宜戒也。城復于隍。勢不可遏。泰變可推也。內卦方天地交際
未辭。故特與上六不同。　勿恤其孚。不往應上。項安世玩辭。无平不陂。為
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運之必至。而有
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
則不敢弛也。无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矣。然
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乾之九三。因能
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蔡節齋訓解。九三。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陂險也。言无有陽常平而不險者。无有陰常往而不復者。此
乃其理之信然。當三陽將極之時。故發此義。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艱猶苦也。恤憂也。孚信然之謂也。食享也。君子居三之時。艱苦則貞。
不可以己之平陂而息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
動其心。庶幾盡事其合有之福也。馮椅輯註。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陰
陽各欲復其所之象。陂彼偽反。傾也。或彼何甫寄二反。非。陽平在下。升上
則傾。陰往在外。降下則復矣。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占能知艱
而復上之正。可以无咎。恤憂也。朱子曰。孚所期之信也。謂勿憂其上之相
孚。但往上而自有食祿之福矣。于往也。趙汝楳輯聞。九三。无平不陂。止于

食有福。孚者坦夷以喻陽。陂者險阻以喻陰。往者陰在上。復者復于下。艱難也。貞正也。孚。四孚於三也。食猶食舊德。福猶自求多福。　泰之陽至三而盛。亦至三而極。盛極必衰。理勢之必然。三雖爲陽。而四之陰已切近乎我。是陽无平而不陂。陰无往而不復也。君子方盛。四爲小人位。適當此。故求孚於三。以冀見容。然三勢則將衰。位則不中不正。又與君无應。不幸而與小人同列。何敢輕受其孚。輕受則必中小人之計。故艱正自守。始免于咎。勿恤于四。乃可以食其固有之福。夫二與三皆君子。二以朋亡爲美。三以勿恤爲戒。均是時也。三乃高其廉稜。斷斷乎君子小人之限。疑不足以用泰者。曰是亦用泰也。包荒朋亡。乃得持得君者之所爲。若潔己特立。不爲小人所浼。則全身所以全道。是以全道爲泰者也。先齊君氏泰和斯世者。莫可尚已。然泰否禪更。行藏有命。或隱德。或揚名。或立節。皆可執範千古。後人企想其風聲。景仰其行義。雖亂臣賊子。猶當心聾氣褫。使君子之脈。不絕如縷。以脈胎異日開泰之基。彼窮達異趣。小大殊德。會而同之。皆可以用泰。三之勿恤。二之朋亡。易位皆然也。姑泛進叟証類指龜泰極將否。陽復居上。如地道變盈。是故宴安鴆毒。死於安樂。故艱難用正。可保无咎。食其舊祿不廢也。方之古人。如漢之石慶。子父五人。食祿萬石。可謂極富。惟以謹厚有禮。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丁易東象義。陂險也。泰極否將來矣。陽无常平而不陂。陰无常往而不復。戒辭也。三居危地。以剛居正。有艱難守正之義。恤憂也。勿恤其孚。末以陰之孚我而動其心。則于祿食有福。不然泰轉爲否。則不可以祿矣。　以象變言之。平謂三。天地分故平也。九三之上。則上卦爲山。下卦爲澤。平者陂矣。往謂三陰。卦辭所謂小往者也。三陰在外往也。往者復。則三陰在下爲否矣。九二變則下體已變矣。然九三位正。未離乾體。雖居危地。能念其艱而守其正。則无咎矣。勿恤其孚。三與上孚者恤之。則以三易上。反成失位。但以九居三。正固其守。則于食有福。或曰九三互兌爲口。故以食言。　此爻言陰陽界限之交。不可輕動。惟當念其艱而固守也。　黃氏日抄。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爲所期之信。道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爲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爲泰之臨。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也。泰至半矣。慮其將變也。泰三四相易。則變歸妹。九三比六四。故以二畫之相易取象。泰之上體坤也。若三四相易。則三四五互坎而平夷之坤變爲險陂之坎矣。故曰无平不陂。陰往在外。若四易三。則往外之陰來復于內矣。故曰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占

也。泰將變之時。以艱難之心正主事。則无咎也。　勿恤占也。又戒以勿憂恤。蓋徒憂无益。必有處之之道。　其孚于食有福占也。其者期之之辭。陽者陰所宜。六四食於九三。九三若能孚于食己之實者。而得其心。則必无來復易位之禍。是有福也。五兌象食。俞琰集說。九三。无平不陂。止于食有福。陂彼偽反。有平則有陂。有往則有復。无有久平而不陂。久往而不復者。三處泰道方中之時。亦未至乎極。聖人居安慮危。故爲此戒。艱則操心也危。而不敢慢易。貞則守德也固。而不敢放縱。如此則无過咎。而彼之孚可以勿憂。我之福可以自享。蓋在我者禮義不愆。則自治有餘。何用它恤。胡一桂附錄纂註。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頷之。銖。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持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行可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爲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胡炳文通。陽居於內爲平。往而外則爲陂。陰出於外爲往。返而內亦爲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處其交。履其會。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長享矣。謂泰否之非天。不可也。不盡人事。而一諉諸天。亦不可也。況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險阻備嘗。然後循至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之漸焉。立身難而失之易。創業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如此哉。董真卿會通。張子曰。因文與之深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陂。陰畫中斷

險陷象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丘兌口象所引蔡氏曰丘氏曰徐氏曰並見前胡一桂附錄纂註齊履謙本說平謂九陂謂六在四爲往還三爲復无平不陂言陽必有陰无往不復言上必反下時誼當然其指四爻謂往以交乎于食有福于四之食而爲三之福梁寅參義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纔過中則聖人即爲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哉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然唯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而无怠忽之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爲卦亦盛大之時也而其彖之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時亦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義之意退亦非所謂艱貞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效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者歟易纂饒氏曰平而不陂往而不復此乎也不當謂平必陂往必復而一切諉之於天能艱貞則无咎无咎則何憂可食其福象謂天地際者此乾坤交際之處陰陽往來之會所引蔡氏曰徐氏吉爲曰胡氏云曰並見前胡一桂纂註胡炳文通張希輔經義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吾心戒於過慮惟貴乎盡保泰之誠天眷得於反求自能以隆保泰之效天下之理惟至誠足以得天耳區區焉惟私己之是慮不幾乎反以害其誠邪泰之九三泰之已盛者也泰至於盛保之可也私憂過計不可也持之以由中之孚則无往而非誠矣誠者天之道也此心既存天心昭鑒于食之際福祿爾康豈不足以隆保泰之效哉惟盡其誠而吾心不失於過慮則隆其效而天眷自得於反求善於保泰者其察諸此云云之意嘗謂一心之微天下治忽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善於保天下之治者常持此心於一誠之純不善保天下之治者常用此心於萬念之雜均之爲保治也而天命之去留天下之治忽實分焉吾閱世之君子其所謂保治之術矣曰兵不可不強也而威不可玩於是益爲強兵之慮國不可不富也而財不可殫於是益爲富國之慮主勢不可卑而土木愈興民慢不可啓而刑罰愈峻於是一慮生一誠泯萬慮交作則人偽滋熾而去天愈遠矣是雖責效於冥冥之中而求報於昭昭之際不知吾之所以自戕其國脈自伐其邦本者多矣於天其何尤君子之保治則不然也蓋泰者盛治之世也泰至九三則盛治之過者也其可不知所以爲保泰計

乎然保治之道固不可緩亦不可急固不可安於不爲亦不可過於有爲喜功不可也土事不可也輕舉妄動不可也深戒夫萬念之過而常持夫一念之誠和平而不鑿也純一而不亂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力行无惓以終之也則以此之心合天之心鑒景命於无窮集多福而悉備宗社縣磐石之休國家華泰山之固下而爲臣者无素餐之譏而享衎衎之飲食矣上而爲君者无不遑暇食之勞而有正吉之酒食矣雖頌天保之詩歌既醉之章亦何足以形容其盛哉泰之六爻三與五居中正之位正泰道和平之日也而保治之道必於三而言之蓋泰至三當天地際之時陽氣將盡陰氣將作盛衰之機實在於是保泰之權與固泰之管鑰莫大於三也平陂往復之戒凜乎甚嚴曉之以艱而必守之以正則所謂正者孚而已非流於私憂過計之爲也噫猶幸夫三德之剛盡勿恤之誠以隆元吉之祉藉使上六處之以陰柔之資懵然不知所戒則于隍之復悔何及哉且勿恤之辭不獨於泰言之也晉之六五明之盛也而戒以失得勿恤家人九五家之盛也而戒以勿恤吉是皆不欲其容一毫之過慮也至於豐大之世揚彩民衆之時人情尤易以私憂也彖則以勿憂戒之而六二之輔君則主於有孚發若之吉是亦在於以誠而致吉耳然豐之六二則主於以誠輔君而已而泰之九二爲保泰之計則通萬古君臣之所當戒也有志於隆泰和保天命者一念可不誠哉雖然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所以爲否君子並用則吾道光亨小人或進則生民失所是則盡誠以保泰者要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可也不然嘉禾方殖而一莠爲梗他時必至於憸人敗類讒巧敗國覆轍可鑒也有天下者試思之。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子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卜子夏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下通而泰也物不可終通則天道復其上地道歸其下矣平反則險矣有往則復矣君子見其交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而全其信保食其福也王弼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　象曰无平不陂一本作无往不復孔穎達正義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要義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也。張橫渠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
則事福可必。蘇軾傳：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今
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
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拳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
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
以其所孚者為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救之以勿恤其孚而安
于食。是以有泰之福。楊龜山經說：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
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
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恬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
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
无咎，不能貞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
有其位，其能安乎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
孚者也。陳了齋說：艱初未也，艱貞乃无咎，有其信者必行之，非天者勿恤
其孚之道也。寒泉也，頃泉也，食焉，則並受其福，在我者艱貞而已，故曰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張紫巖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天地氣數，中則
平，過中必變，人事亦然。聖人知幾示訓於泰，觀山川陵谷之遷變，日月星
辰之推移，平陂往復，故不能逃氣數自然也。夫治至於泰，其君必驕，其臣
必怠，其德必衰，其政必慢，斯亦自然之理。不有剛德君子知艱守正，不恤
一己利害，盡誠以輔導其君，俾知太以泰為憂，不以為樂，鮮不顛覆於後
也。九三雖剛過不中，而有乾健震動不息之體，故勉以孚。若曰盡在我之
誠以啓迪弼正，而不恤其他，則泰治可長保也。夫國家尊榮，君子食人之
祿，可以无愧，而道行志得，利澤加施矣。曰于食有福，乾坤相交而中進退
盈虛自此分，平陂往復所由生也。互兌，兌口為食，陽為福，互體震，震以恐
致福。郭雍解：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
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
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
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
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
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焉，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
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李光讀易詳說：治亂存亡安危之相
因，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聖人為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
常治而不亂，常存而不忘，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它哉？兢業以圖

之，危懼以慮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則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聖人處泰之時，常思艱難而復夫中正，則在我者无
愧矣。人之信不信，何所恤哉？食者人之所享也，福者天之所降也。處泰之
世，當乾道將復之時，獨以艱難守正而享其福祿，非儌幸也。象曰：无往不
復，天地際也。九三處乾坤之間，當天地之際，平者當陂，往者當復，惟艱難
守正，庶可保其常安耳。聖人知世路之將陂，陽氣之必復，故於此爻特為
之戒云。朱漢上傳：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衍也，化為山澤，平者陂矣。若
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
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
確然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大位為憂，憂恤也。三上相易，
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亦必因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
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
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排陰詖之勢，以塞反復之路，自信而已，于食有福矣。
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于祿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
享安榮，與有泰之福。或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關
子明曰：暴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
謹其與天地終始乎。曾穜易粹言：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所引
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
解。李衡義海撮要：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明　泰否與乾坤異者，以其變
于中也。此九三知幾存義，與乾之九三同其象焉。牧　三陽同升，不待約
而自泰，不戒而自信也。石　天之際地而平也，其卒无不陂；地之際天而
往也，其卒无不復。艱正以處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己則于食有福。苟恤
其孚，患有以取信于上，未知命者也。未知命則不敢直己以行志，離道失
義，无不為矣。介　所引卜子夏傳、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乾之復
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復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極而變，則
陽復其位，九三先進上矣。三之未進，則自三至五為震之坦途，進與上六
相易，則上體為艮，下體為兌，上澤為不平之象，此平陂往復之義也。際者
兩相際也，陽際陰，陰復際陽，而皆非其所時，无上分，无常則，三氣必復其
位。九三適當其際，豈不艱于有為之之理，而為之不易，故以艱云。艱非不
可為也，苟能知泰道之欲盈，患否閉之將至，深憂遠慮，力以正道距小人，
雖艱无咎矣。然于食有福，猶未可保也，故又必待於勿恤其孚，何則？孚者
信之應于彼者也，若三陰之復下，皆其中心之所願，六四動則五上皆隨

之自可不戒而孚。无三當變革之時，以一身塞群陰之路，使衆志允從，固
大畜，有如不應，利害迫之。其中一動，小人慷妄以入，天祿其可得而食？是
必守之以正，斷之以誠，勿以孚不孚爲念，而決意不移，此于食有福之道
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道極則還復，離
祚易謂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集傳謂兌爲口，三陽
爲福。楊萬里傳：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
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
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
矣。食如食言之食，諓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
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林粟集解：九三，下體爲乾，
上體爲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於上六而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
四又巽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陽爲平，陰爲陂，陽爲往，陰爲復。三陽
之進，至是極矣。方泰之初，陽自下升，故不嫌於居剛。至於九二，居柔得中，
上應六五，以成交泰之道，古之明君良臣同德相須，无爲而治，皆由此也。
至於九三，道已隆矣，時已極矣，持盈守成，蓋爲難矣，而三又以陽居剛，行
過乎中，體乎剛健，而資之以決躁，極其勢力，進而迫之，以乾迫坤，以震迫

巽，以九三迫六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无平不陂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
乾，以巽易震，平者陂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爲之
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
時，睎其力足以銖鋤小人，睎其威足以艱苦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
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之所以復強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艱。又曰：
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泰之極矣，能
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難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有孚
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虞其變，則失孚於所孚。方泰之時，惟見其
易，豈知其難？惟信其孚，豈慮其變？是以平陂往復，常在循環反掌之間焉。
古之君子爲能見其易而思其艱，見其孚而不忘其恤，以艱爲貞，則可以
免於咎；以恤爲孚，則可以安樂飲食而保其福祿也。故曰知難无難，知憂
不憂，豈不信哉？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爲其乾坤相際之處，陰陽往復
之交，故繫之以如此之辭也。楊慈湖傳：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无有平
而不陂者，无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消

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无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
信不可信，于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
故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彖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蓋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
用於是爻見之。王草堂音訓：无平不陂，今本作无往不復。陸氏曰：一本作
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李謙齋詳解：九三，无平不
陂，止天地際也。乾本居上，坤本居下，泰以相交而互爲外，降至於九三，則
天地將復之際也。乾不能久安於下而求復於上，坤亦不能久安於上而
將復於下。蓋未有平而不至於陂，往而不至於復者。泰之極則否來之，是
亦勢之必至者矣。當此之時，而欲求有以使之不至於否，則奈何？不過以
艱守貞而已。居至治之極而能以克艱爲心，持天下之正而不流於變，此
保泰之道也。夫陰陽之必至於復，是其必信之理也。吾誠能以艱貞自治，
則理雖必信，而可以无憂而坐享太平之福矣。蓋天人有相勝之道，治亂
有可移之理。人君知保治之戒，則安知泰之不可長享也哉？舜之時泰和
極治之時也，惟其君臣之間知所警懼，故后臣克艱之戒，警戒无虞之戒，

惟時惟幾之戒，更相儆敕，而天下之治卒至於天。其中命用休茲，非所謂
艱貞无咎者歟。蔡節齋訓解：彖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乾坤間故曰際。馮
椅輯注：无往不復，九三彖。　天地際也，交際之際。馮椅輯傳：九三，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
也；地隤然而常下，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李子
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蓋如此。郭
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
林黄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之而爲之戒。曰：物極其
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睎其力足以誅
鋤小人，睎其力足以艱苦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
復用，而夷狄所以復強也。　此說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平其陰，猶削平
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
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廢而兩存之。右明象　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
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焉。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住於
三，將進而爲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

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矣。无咎者，艱貞而免於咎也。劉氏曰：三猶有應，持
否不可不防，竊若憂其以否見疑而遂不食其祿，則失于食之福矣。上卦雖坤，中有
居道焉。下卦雖乾，臣道也。三陽之進，但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无咎。三陽以上
復而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孚，而所食於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
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已福之也。位多凶，故不无戒之之辭，亦待盈之意。右明
爻　李仲木曰：將近小合，欽其辭危。或問關子明曰：時運已佳，艱其何如？曰：天人有
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天我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右明爻辰。

田疇學易蹊徑　泰九三　泰之臨

乾下　震為大塗，九三變則震塗降而之下，為兌澤
坤上　兌平而陂之象　震為行，令降而之下，則上
兌下　上卦變坤，震行復為坤，靜往而復之象　震
坤上　為恐懼，乾有貞德，艱貞之象。兌說，坤順，无
咎之象。　陽實為孚，震為恐懼恤也，兌為口，勿恤其
孚之象。　乾陽為福，下卦乾變為兌，乾天也，變而為
兌澤，天之澤也，兌為口，于食有福之象。　乾為天
坤為地，三為上下卦之交，天地際之象。

九三，无平不陂，上天地際也。人有常言，否極則泰，泰極則否，非也。此乃涉
於治亂類然之論，實非知幾者之言也。殊不知泰之未中有否，否之未中
有泰，不可不知也。且如泰之九三，乃泰之欲中之時也。前日泰之未書其
泰猶未為過甚，然以剛變柔，卦曰明夷，故聖人尚有未泰之憂，況泰之九
三，正天地相交之際，尤為甚者。是以乾之體當在上，坤之體當在下，乾坤
將各復其正體，則九三者又居乾復之先，而變坤六四之初者也。九三既
當天地相交之際，他日泰反為否之漸，乃是始於斯時，是始之平者，必將
有險陂，而始之往者，亦必有反復也。如此則泰復為否矣，泰復為否，則上
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然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尤宜維
持泰道，无使有否之釁隙生焉可也。必也艱難有為而不敢忽，貞固自守
而不敢縱，如是則方保无咎，雖使小人有不戒以孚之願，但當勿恤之，庶
幾能食天之祿而保泰之治，如自有福之者也。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
於此而不能艱貞，則六四之時，其咎為如何？卦變為臨，泰之已臨，大臣當
保其治者也。魏了翁集義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
則是稍遲得。新安朱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
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咎方做得。　東萊呂氏曰：无平

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已上深程所引橫
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說、朱漢上
傳。鄭汝諧翼傳：乾本居上，坤本居下，以交故為泰。三，乾陽之終也，盛者至
此而衰，交者至此而變。勿恤云者，不必過於憂勞而不安於泰也。其孚云
者，不可不誠其心而忽於泰也。于食有福者，享其安也。餘從程氏。趙以夫
易通：三以剛居陽，當位乎也。若用而柔，安者必危，无平不陂也。三既為陽
小者往矣，若又為陰，盈者必虛，无往不復也。惟艱難守正，則可免咎。勿恤
不必憂也，其孚上應之也。陰資陽以為養，于食有福也。三與四，天地之際
也。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易被總義：三居乾體之上，乾陽至此而純，運
泰之盛也。過此則為六四，泰道將革，與否為對，是為天地之際，陰將降于
下，則陽將升于上，蓋无有常平而不陂者，亦无有常往而不復者。三泰一
否，往來不窮，於斯之時，亦惟艱哉，思其艱而守之以貞，是以无咎。然上六
處泰之極，有城復于隍之象，且以正應在上而孚于我，勿恤于上之孚，已
也，則相須而趨於否，惟其勿恤，不特无咎而已，于食有福，乃自求多福之
福，所以保泰。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
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未有安平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不反者，

於此而能不敢安逸，艱難守正，則以人持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
咎。此天人交勝之理也。　愚得之師曰：三爻，泰之臨。一陽復，二陽臨，三陽
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臨近未至泰，遠未至夬，聖人特於臨曰有凶，何耶？臨
之凶正在三。二爻進而為泰，固可喜也，不進而退，自消下則復，亦不可保
矣。此陰陽交際之審機也。蓋泰則陰陽平也。陰在外則往也，然平无不傾
陂之理，往无不復還之理，機未嘗停也。故必艱難貞固，思患預防，則可无
咎憂，而且有福祉矣。福謂臨為泰也。此亦財成輔相之妙也。人之形本具
一泰，上卦六皆偶，下三竅皆奇，三當口，有食象。　愚曰：三乃陰陽否泰相
乘之地，其不曰陰陽之交，而曰天地者，主象言也。或曰：三變兌為口，象，故
曰食。又盧陵楊氏謂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趙汝楳輯聞：无往不
復，天地際也。大之來固可喜，來而不已，至四則咸往，是來者无不往之理。
小之往固可喜，往極而返，至三則必復，是往者无不復之理，有以見天地
之氣往來交際於三四之間也。徐相直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
居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故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
无常往而不復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君子當泰之盛，
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所為，如是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聖人又慮其

付之自然而不求其所以保泰者故又戒之曰處泰之君子不當恤其在彼无可定之勢當自信其在我有能定之理則可享泰之福矣象言天地際者陽雖降必復升陰雖升必復降天地交際理之必然也張應珍解下卦之終上卦之始天地之際泰將變否觀夫一盛一衰天道之常未有盈而不反去而不返者故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其戒曰艱貞无咎欲使人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保其寵永其安以至於无咎也夫如是又何須憂恤其理必然在泰之世且食于之祿享于之福以俟天之命可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三處上下之交坤乾之際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平者陂矣无平不陂往者復來无往不復陰陽將易倚泰否將反當惟克艱以自處貞正以自守則可无過咎如此則勿憂克艱居貞其有孚信可必之理也于食有福者尚可享泰之福食享也如人食物之食三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蓋三居天地交接之際爲泰否交接之際不可不謹乎謂泰平也陂偏也謂泰平之治將爲偏陂也往即小往也往者將復爲來矣卦變臨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大往則小來陰陽消長之機可不畏哉丁易東象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不謹也鄧錡圖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九三應上變而爲損損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而爲益損上益下故九三曰无以爲終身之平不有險陂故泰至上六城復于隍矣无以爲終身之往不有反復故否至上九否終則傾矣謂否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往來天地之常道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九三陽居剛位乾之重剛而不中也又應上六往復天地之際苟非艱貞則不能无咎矣今既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艱於用正則无咎也宜矣故曰艱貞无咎矣九三者乃乾之忠信立其誠者也九五既濟坎中之需也需則有食謂陽之朋來至三則必至于五又坎爲憂恤故曰勿恤其孚于食六五者乃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謂三行至五自然有福也故曰有福聖人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乾之九三天之際也坤之上六地之際也三與上應往而復來謂至于天地之際也故曰天地際也无儒多說勿恤其孚爲一句于食有福爲一句非也勿恤其孚于食作一句有福二字作一句如隨九五孚于嘉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都是一句至于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謂時當可出門庭若不出則乃失時之中道也故言凶易中凡言于字者俱有上意必无于字爲首之理學者當知之吳澄纂言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徐氏幾曰乾坤相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在此可不戒哉俞琰集說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

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李簡學易記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爲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于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闕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天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保八原言九三陽居健極泰之盛也无平不陂天道好還未有平而不陂者也　无往不復无不返之理三陽極盛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　艱貞无咎當此之時克艱正固可以保其常泰故无咎也　勿恤如此則不勞憂恤而自能无遷變矣　其孚不遷不變誠之至也　于食有福盡其孚誠則能享其所有之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君子體而用之此久正當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知幾之君子可不慎乎胡震衍義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爲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有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於此知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以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不失所期爲孚祿食謂福祉也善於處泰則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於其祿食自有福益也夫往復平陂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處其交復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皆不知艱貞之義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小象曰天地際也謂陰陽交際如否泰之相因陽降於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泰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昔者唐虞盛時禹皐在位稷契在職元凱在官四岳在國當時諸君子知无虞之可戒也知巧言令色之可畏也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道焉惟艱之說克艱之說交相警戒精一執中之相勉同寅協恭之无間泰和之福民到于今稱之又何憂乎平陂往復之无哉保泰之道要當以唐虞君臣爲法所引楊氏曰

見前楊萬里傳。張清子集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進齋曰：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陂者，亦未有往而不復者。復隍者平之陂，陽將消也。翩翩者往之復，陰將長也。艱貞无咎，言處三之時，當艱難其念慮，貞固其操守，不可以三陽之將陂者而怠其心，亦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者而動其念，斯能无咎。勿憂恤乎我之所期，于食有福，于以享其祿位也。蓋陽往則陰來，此理之常。九三六四，其乾坤之交際乎，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愚謂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也。所引徐古為曰見前胡一桂纂註趙汝楳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泰道至此盛矣，過盛必衰，盛衰相仍，天之道也。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理自然也。宜於此時不敢安泰，自以艱難貞固守之，可得无咎。勿憂恤，能艱貞其信，无咎，則于以享食所有之福祿矣。象云天地際也，天道不久下，地道不久上，天復於上，地復於下，是為天地交際也。胡炳文通：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董真卿會通：愚按小象程傳仍今文作无往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所引徐氏曰見前吳澄纂言陳應潤爻變易緼：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陂，傾也。復，還也。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傾者，亦未有往而不還者。否之久，既復于泰，

泰之久，守之不固，恐亦至于否也。三處泰之盛，天地交際時也，苟不以艱難貞正之道處之，安得无咎，得泰之久也。九三變坤，下卦為兑，兑說也，孚信也。我以正道治之，勿恤其人之信與不信，惟食其有福善之合同以治泰，可保泰之久也。昔太康恃泰之久，盤于遊畋，十旬弗返，五子乃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太宗嘗曰：房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蓋得治泰艱貞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將近小人，改其辭色，福謂享其泰和之福，際謂陰陽消長之際。蓋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平陂往復者，天運所不无；艱難貞固者，人事所當盡。君諉於天而无擇於人事，則易可无作矣。蓋艱難貞固，則不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志，勿恤其孚，則不以陰之將復而動其心。　蒙謂天運有去留，而人事所當盡，故聖人深言保泰之難，而為長治之術。梁寅參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乃天地交際之常理，故當其時者不可以不戒。郭昺解：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二句皆譬也；艱貞，慮陂復之道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不言剛柔而言天地者，蓋天地之大亦不能

以進于歎也。苟能孚以相信，雖无咎，而人可以食其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三　七泰

誡

洪武正韻居拜切易小懲而大誡荀子受諫而能誡賈誼傳前車覆後車誡註與戒同又警敕之辭曰誡文中子讀詩曰日歎以陳誨立誡於家也讀書有訓有誡義同者不可雙押如用立誡訓誡與齋戒之戒不妨分押許慎說文誡敕也从言戒聲古拜切徐鍇通釋荀差反丁度集韻誡亦从界作誡鄭樵六書略聲無意者祇韻補叶音居吏切劉向列女頌雉曰女則亦貴男女無別男女見於所事吾衛釋行均龍龕手鑑誡通誋又言警誡動也又誡音界勅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古隘切五音類聚令告也楊桓六書統見母許注誡亦作能忠韻會舉要音清音字潔傳義居隘切道誄聲音文字通見隘切韻會

篆 誡 古老 誡 集韻並見杜从古徐鍇定正字切見介見經堅誡 書 誡 子 集篆古文韻海 誡

篆 誡 並六書統 錄 誡 遂見碑見洪 通漢隸分韻 誡 六書統 真 誡 書之 王義 誡

韻 習草書 誡 永 習 誡 誡 並張鄧漢 誡 並解于樞 誡 趙子昂

總敘

太公金匱黃帝亦君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又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黃之居民上搖搖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怠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聞子皆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彼不辜爭夫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也文中子中說子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遠而預防之所以誡也切而不指勸而不怨曲而無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子曰誡其至矣乎古之明王觀於無形聽於無聲故慎於所未見悚懼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勉無違事其誡之切乎

懲誡

唐新語懲誡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令限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來使進身者可為炯戒 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遣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逼仁軌不以禮式對之俾洩曰公與當朝誰為讎何不引決仁軌曰已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使與掩角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豈夫卻元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扎濟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遂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耶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憂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卧而溲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與行禮義無為頃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而苦移乃公就東廳量恩恕之道也頗諸公不為也仁軌復為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奉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 始仁軌既貴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彌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無於縣抵奉戶踩式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至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己成無復疑滯勸然遂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兼中丞河源軍使兼知中政吐蕃於白水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桁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仕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數入則謟諛出則邪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懼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御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御卷

覆勿復如此義府遇侍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顛顉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䩄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汙詔劉祥道并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嶲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凡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每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為戴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或曰直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矣人比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訐亦趑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不墜蕩且公行無復羞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吏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貶何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炎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杖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為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佛把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不可忽歟　周矩為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為恨後味道下獄敕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為筆令中書舍人路敬潛與少河南道使遂次筆識玄自以初任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慍色雖卻迎之覩上為施鐙指轍而已敬潛悲憤而素之曰郎外遠迎致遠明勅為上為指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恪無憚仰具知識玄拜伏流汗乃捨

之後轉魏州刺史為魏令李懷讓所辱我又供為兵部郎中魏司封曾句亦難以為容舉朝以為深戒　李知白為侍中子弟魏曉為石始召狀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柰何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寵房之寵將李瑤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為庶人寵日蘭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且居東宮未聞大惡王與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竊之陽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用事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後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為三庶太子等既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為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為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令改葬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仍息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天寶中李林甫為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為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為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禍階痛矣哉

家誡

晉嵇康文集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誓守死無貳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衆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耀無結手之動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衆人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不入議人之請求當謙言辭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怨惡之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

違宜適之然中絕常人溫單之求下全求脩無累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
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於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
諳練仕者勿蓋折逆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未守人雖復云云當
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不須行小小未脩之意氣若見窮之而有可
以張濟者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損發多
有令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
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謂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
竭不忍而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大言語者子之樞機動物應樞動物
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
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
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則且俗人傳吉遠傳出疾人好議人之過闕此常
人之議也坐中所言自非高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
答也非議不言靜數道里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
勿豫之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喜見不
可言以傳之。就有問人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
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

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
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
則仁而無武二義無可欲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
共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說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
欲知若守不已或劫以圖情不可憚此小者而爲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
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
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矣趾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
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我知之
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
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
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使言其中昔知吾事是以宜備之深也
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豫以爲意見之而走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
同則彼恐事洩思害人已滅迹也非意所欲重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
之關者但莫應從小共輕主於不共求勿大求矜趣以不言答之勢不得
大行自上己也自非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盡樘之意未脩之好此人道

所適不須逆也適此以往自非通移足事之鑽中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
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損貨徼悞施而求報其俗
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人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
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請逆也見醉重重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財
也藝文類聚魏王肅家誡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
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
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誡以辭
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令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
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
深慎呂東萊辨志錄魏李秉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
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三國志魏書
張烈傳烈爲家誡千餘言臨終勅子姪不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
魏王昶家誡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
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靡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則功無
之塞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運
籌先濟大漢辭王萬戶封享泰恬之道棄人間之事無咎悔何二賢雖

謂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驕
上之罪。大者破家小則辱身此二患也。唐書房玄齡屏風書古今家誡請
波排忠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
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
以先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
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
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僞僅得比衆人耳吉今家誡深切著明執踰於此蓋
有鑑掇以塊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者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
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唐蟾房舍家誡曰漢衆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
宜師之續說淵衆曰記李憬之子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司馬
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顧秉曰相識初止當爾必
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秉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清
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司馬
曰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
並可謂爲慎司馬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
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

可謂之慎矣吾每患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宋史柳開傳開善射喜奕嘗有集十五卷作家誡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宋蘇轍集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之於父母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今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嗟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晏元献公類要 聖賢家戒 房梁公戒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國語晉語曰趙文子冠冠者之禮則也子頭式也謂以士禮則冠見欒武子欒書也武子曰美哉美其成人也君是以貴見於卿大人卿見之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子趙朔之諡也大夫位上孫事將下軍言也之華則榮之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言有名也既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中行桓子之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不見文子之所立也見范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矇也誦讀前世戒之得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也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祅祥之祥善

已於謠行歌曰謠考之風采諷其依已國是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善哉郤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人在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言自修潔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智莊子之子荀罃成子文子祖也趙衰之子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言文子爲大夫非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不可忘乎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述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必濟見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可以求之言不如誰可以求其次也見張老張孟大夫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從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物事也志在子人事已備然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述焉不足述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子也言主謂

女誡

曹大家女誡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女誡一卷陳氏曰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藝文類聚魏荀爽女誡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聘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新唐書文藝列傳韋充旦京兆萬年人祖登趙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錫林上露來大公嘗病女誡鄙淺欲别集古語成一書

主爲日口正靜日平靜日孝安曰和睦曰倫曾曰克忠曰講學且言如狂持六償汝木嫁女來心臂忡忡防身動如律揭刀獄行中凡此等句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吉爲靜養先生別子

遺誡 宋姚義一雪坡集 周允成纂懋錄允

澄養精退不能成公益欲以貽小學書也戒年九十將終自述其基遺誡謂子孫吾平生主聖經賢傳心體躬行自覺廷諭釋老師言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長懽一從古制中条貫歸遺誡門人

佛法無偏會處生死無偏脫處一脈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敝頹然而無偏了辦處者甚元患乎地上封評多怙亂疑傳根本早已四五十歲了也偏喚甚麼作佛法任偏以百十聰明一一把他三來十二分較乃至一千七百則陳蘭葛藤更與百氏諸子從頭詳註傳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遠說時似懵對境逞遠此事問道無偏會處偏轉要會轉不相應偏異見與麼說使擬剗主知解直饒向十人爲人指不入處剗有主獄聽不出箇要會底要念惟有其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敢將養偏者作何負想休甚使更讓攻者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今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播得摘皮目認爲大則處高談闊論立衆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參請者甚得很裏處的者五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斷妄認靈覺師位尊崇過甘言厚幣不害養育入心累還之而不可以此益多主緣業所致乃虛妄今非道力使之然也要見道流決要緊過然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岩熾狂心妄行平地上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偏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偏遇知多少人者偏背後捺鼻之不暇生死無偏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俗皮慢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斗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使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還到今日猶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日前不曾動使生心起念某非濫去生死結縛忽卻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熟亂得千生萬生使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偏知衆生結縛深厚無偏奈何處偏者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的負鵝衣玉囿日度亦見化人首緣作無漸人所以道佛法無偏會處生死無偏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思向不得處暮爾撈道始信余言之不相誑矣

宗誡

北史魏本紀文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帝御迎書觀引見諸王牧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子弟誡 宋黃庭堅

孫黃某子弟誡

言觸筆墨如濯身浴德持杖凡硯如改過遷善欲筆洗蓋康子弟識書凡書硯自然共面惟弟惟子深深戰戰

邑人不誡 易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起居之誡 太公金匱起居之誡 武王曰

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古人所誡 漢書

蔣琬傳來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然然是戲之快也

數以書誡 東漢書蓋延傳光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間延等往來要擊董憲別將於彭城郭郡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挫傷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延上疏非有日有紹深明嚴威儀具要事承陛下令出不敢爲國之憂也

前世爲誡 東漢書三公見罪退及馮勤爲司徒帝賢之欲令以善自終乃因燕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吾由來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

加賞勝時私不足以償不貲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銘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勉念恭約盡忠。統攜任職

着銘作誡 晉書列傳張載父爲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

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

嗜酒深誡 南史范泰傳泰字伯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性嗜酒醉輒累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客館畫誡 北史魏李平傳爲相州刺史前不畫伏犧好侵

凜乎乃宜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領其下以示誡

凡事為誡

鑑誡錄劉仁遇與梁太祖戲一日戲遇須盆仁遇行伍出身諳多方拙謂太祖曰傳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傳未可時太祖方據回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一居而白仁遇入在兩班累乙一潘終不命允既而早遇暴疾在牀新婦累有表聞太祖猶微諳忌至于悲泣表告方除兗州未及赴官疾亟而卒是知凡事為誡事不言卿而記之乎

賦詩規誡

唐書李日知列傳景龍初日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卿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勅書誥誡

舊唐書庾人裕傳裕因附表謝罪篤紀既至書裕必能改通鑑宋憲精解賜篤紀而諭之仍以裕前過勅書誥誡之裕聞篤紀勞勉而獨欲責以為責已甚甚不平

授官致誡

舊唐書崔彥昭列傳彥昭同平章事輔政數月百職斯舉黎而不順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今措無愧涉於六月來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匹乃武可以成武功望整肅規矩司大計清紀壁立致乃風行每欺弊絕於多岐請託斷權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清豊不假外藩有進錄贍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部關所供充解於今嚴顧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置時熙於黃閣俾正位於鈞衡垣叙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者之道何所難哉貴卑之淫近已多矣與其樹業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貫轄條者貽其永眈治小智者屢其大恩不貫及人唯身自我切誡淵屋辱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書而待位用匡撓而當事惟爾近自朕心標於人望宣詔既畢闔門未知來途并車退無私謝推獨允老曾請患徵以守道而自綠實崇規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世言可懼欲佳可嗟獎善須明懲惡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奉利於己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安思耕織常自勉於勤事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公使息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回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皐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百僚新誡

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帝晚益病風不與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撰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大抵千餘篇

外戚誡

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后製外戚誡獻猜朔解釋撥祿

有訓有誡

朔況淵家日記大抵非理勿履戒也侯以王日閑觸亦為也非以自强不息欲而用之也坤厚德載物不以地道取義也持而用之臣位以成己也有訓有誡只以分配陰陽言之但可以明於憂患與故而自知爾非吾平貴卜之論也況於聖人無欲於天下後世乎

賜書為誡

宋繼長編淳化三年起試進士孫何等各授官有差入謝於長春殿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改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比等但能自勵情美智而歸則訓致亨衢不易測也特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今為座右之誡

興廢有誡

孔子世家補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俳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詩文

藝文類聚後漢高彪方清誡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能久不養以福保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精慾喪於衰頌中年衰我邁惡若飄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退上士恁其為抗志凌雲煙滌湯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將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晉李充起居誡 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聖中之自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吝退慎為怯猶不進以為勇無禮以為達果于善所聞也 雲溪友議哀貧誡 余以曾子迴車不入勝母之閭不聿有桐輪之媚是乃曾參立行孝之名不聿抱溺郁之責適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議是非乎諸言有李令者自牢走安本狡猾之徒也强為高書而于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睢院常懷郎士之心李令既議歸君果求放貸而悉皆允諾又云果欲尋覲湖外輒假舍而安家袂歸君亦歡諾之李且來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達僕使告亡恨悵主人接其之絕李忽寄書於睢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紐械歸君歸君快恨悔而不能明無牽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為舉士沈沈擢既遂名路從知長沙每逆於同院賓朋並戒慎也李令寄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為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王

安石臨川集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耻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誡勑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囿遊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消弭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撫其以言而在士者或不惟朕之志所急而以侵牟之為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舉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被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實士亦不耗屢者蓋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急以為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忽　又如忍雜說勸誡四說　心有四病不可不去多思多欲易傲易怒多思則亂志多欲則迷情易傲則拂性易怒則暴氣無此四病心斯湛然　身有四益不可不謹愛物親仁觀書有事愛物則好生親仁則好善觀書則好學有事則好靜全此四益身斯粹然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內敬上則孝事恕下則慈撫周外則忠信和內則親睦守此四訓家斯安然　時有四宜不可不審納言簡出謹交節飲納言則寡尤簡出則少憂謹交則無悔節飲則不亂合此四宜時斯泰然　思與欲不可無而病在於多傲與怒不可有而病在於易去傲莫若遜去怒莫若忍二者工夫純熟更能以身之四益充之則多思多欲之病斯可漸去去心之病全身之益其本正矣本正矣自治所謂家之訓時之宜又何患乎不能守不能合哉此其方也觀者詳之閑居編蠋蛾誡　有蟲名燭蛾翔翔近燈火舉手再三逐彼意終不可驅去復飛來防漫吏易找汝無縱所見目臥燥肌橘剝無辯誡是非　巧舌如簧總莫聽是非多自受憎生二人舌母雖投杼百大聞風只犬聲非王且寬和氏罪狂金須總不疑情因思嗑萬遊訣者六國交鬼亦受烹蘇極詩凡草誡　野草凡不凡亦應生知出鈕夫紅藥蘭根不留其一良由本無識着地成棄物人生行不修何門可容牀不唯不爾容得無凡草蛾賢愚僵仰間鑒之宜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七泰

誡

佛說略教誡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苾芻眾俱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我法中有少欲知足活命之事謂我弟子剃髮染衣持鉢延家乞食自濟世間惡人之所輕賤若有淨信善男子離俗出家修行此事不為王難所逼迫故不為賊掉負債驚恐不存活故但為發心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生厭離故欲斷苦蘊頂惱纏縛盡其邊際求解脫故汝等豈非為此事故而求出家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為解脫故而求出家汝等苾芻如有一類眾惡苾芻雖復出家性多貪染於五欲境深生愛著或起瞋恚生惡尋思心恒放逸不勤策勵常多忘念不習定門攀緣諸境擧下着事不希勝行終無所獲此之惡人猶如何等汝諸苾芻聽說譬喻如野田中焚死屍木兩頭俱燒中間糞污此木不堪聚落中人及野田人之所受用吾說此喻彼一類出家懈怠惡癡之人棄捨俗間諸快樂事沙門義利復不修習恒生三種不善思惟所謂思惟五欲思惟瞋害思惟欺誑此之三種不善思惟因何而起當知皆以無明為因而得生起身壞命終墮三惡趣是故汝等應勤修習除斷無明我是大師汝是弟子於我教中要略之事今為汝說由大悲故由哀愍故為利益故為勝樂故如我所說汝等應修若在山林蘭若樹下或在露地汝何善思不應放逸勿於後時心生悔恨如說修行當得解脫爾時世尊說是語已諸苾芻眾歡喜奉行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太玄女青曰至道至帝昔於龍漢劫初在三天之上與諸天上聖十方真仙無量大聖眾演說三洞大法三元品誡妙經是時三界官屬諸天神仙各百億萬眾並皆端簡侍坐諦聽法音爾時元始天尊告大眾曰吾今專為三界內外一切眾生宣說三乘妙法三洞寶經開化人天隨緣降接下元眾生末世男女不聞道法枉被殺害不終天年者多此蓋生人業重罪深不歸正化背真從偽惟用邪行既死之後魂無所托結寄酆都地獄之中胡盡山消無由解脫汝等眾生當度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今以去當請

三元寳經女青妙典此經功德上度天人下濟長夜福報無窮恩資萬有
元於壽量之時魂入酆都受諸報對爾時上元一品九炁天官紫微帝君
即迎主之符始陽之炁結成玉真處玄都元陽七寳紫微上宮碧霞之闕
五雲之座紫金之床凭碧琳之几東青玉之珪左右神仙列班侍衛其上
元之宮縱廣三千萬里並皆青玄之炁結成其宮總主上真自然玉虛高
皇上帝諸天帝主上真真仙及國主大臣皇妃皇后諸王太子百官各屬
天下人民一切貴賤罪福之因由其中神仙官僚皆稟自然之炁而爲體
也若非金闕玉簡紀名得道之人莫能見也其紫微宮中復有左右中三
府左府主生之宮則風刀考之三府總計三十六曹各領官僚九千萬衆
並於上元之夕考較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生死罪福緣對
報應之由衆等度識人各恭敬志心歸命太玄女青上元明真曹仙官上
元監正曹仙官上元兇行曹仙官上元靈關曹仙官上元禁神曹仙官上
元通明曹仙官上元正神曹仙官上元開明曹仙官上元玉都曹仙官上
元南上曹仙官上元元功曹仙官上元三靈曹仙官上元明兇曹仙官上
元威靈曹仙官上元太清曹仙官上元靈威曹仙官上元明都曹仙官上
元太常曹仙官上元都靈曹仙官上元太儀曹仙官上元明法曹仙官上

元考正曹仙官上元明威曹仙官上元九都曹仙官上元司正曹仙官上
元四明曹仙官上元監天曹仙官上元司役曹仙官上元盟天曹仙官上
元幽都曹仙官上元威儀曹仙官上元太陰曹仙官上元下元曹仙官上
元監司曹仙官上元太明曹仙官上元監靈曹仙官右三十六曹仙官則
太玄女青真人所事屬紫微之宮每府各一考官一十二百考吏一萬二
千考士一十二萬考兵總主人天已得道過去及未得道見在者其中國
主大臣諸王太子皇后皇妃百官宰輔及善信男子女人功過罪福簿錄
緣對考限之事至每年正月十五日則上元天官紫微帝君考較大千世
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降之籍星宿臨照國土分野興
亡之簿中至國主賢臣諸王太子一切衆生考限之期下至無能變化飛
走萬類改易身形升沉年月並於三塗之内九州之中罪對之名年紀之
限其内合得生爲人者則當刊名長夜之府判字左宮之中其内合爲諸
已邪魔鬼神之者則當刻限右宮書名黑簿俟其數滿又復改形隨其業
力高下不同受報各異内有罪魂合爲飛走萬類亦當隨罪輕重分配生
方或爲豺狼虎豹或爲驢馬駝騾或爲牛羊豬鴨或爲雞犬鵝鴻或作獐
鹿狐兔或爲雀鴿燕鵲或作蜣蜋蛇鼠或作螻蟻蚊虻或爲麋鹿麒麟或

作黿鼉龜鼈或作蛟蟒蚰蜒或爲長鯨海馬或爲螺蚌魚鼈或爲鳥雉孔
雀或爲鷹鷂飛禽或爲蝦蟆蜂蚕或爲蚰蜒蜈蚣或爲蜻蜓水母或作螞
蟻蜘蛛或作異狀禽鳥飛狸異獸如是種種萬類或走或飛或行或生或
多足無足或胎生卵生或乾居濕居或巢居穴居百形千變不可定名或
依古樹怪石或處淵潭衆源或據土山巖石或處井竈渠或於人間作
諸奴婢如是種種萬類一切負命之身各俟考限滿日天官考籍之時又
當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輪轉隨業死生善惡隨緣無復差別若有善
信男子女人發心書寫此經散施轉讀香花寳蓋供養諸天如是所作之
罪悉皆消滅或於三元之夕照謝諸天或於十直之辰持誦此經得福無
量女青曰此經功德能解百生怨對能消萬劫罪愆能滅有身之過能除
無妄之災能脱死生之苦能解衆惡之心一切衆生自今以去若有官災
疾病呪詛冤家當誦此經若有虛貴疾疫或被鬼魅所使即當持誦此經
若欲興生覓利入海求財或修造動土立宅安墳即當持誦此經或有功
名不利官職激退或船行往返或憂波浪所驚亦當持誦此經若欲開度
長夜濟拔幽魂解釋風災救諸幽苦但當持誦此經得福無量亦有蝗蟲
水潦兵革四興國主憂惶人民傷死當於清靜之地或古壇靈觀之中建

立道場懸諸幡蓋轉誦此經然燈行道大照五星及諸天宿曜則得國土
清寧時和俗泰蝗蟲兵革當此化消水旱風災自然得度若有善信男子
女人生來多厄運命衰微或久病著牀不能醫治或多犯王法枷鎖連年
或染風狂或被邪魔所執即當抄寫此經散施衆生共相轉讀若有衆生
能如是者諸災自解衆惡自消壽命長久得福無量女青曰一切衆生展
轉輪沒生死報對禍福應現毫末無差並俟三元之日三官考籍之時分
配死生定其貧富人鬼二路禽獸萬端合受福者則當刊字左宮刻名左
府合爲鬼爲畜者則當書名右府刻字右宮各俟考限之期也女青曰一
切善信男子女人或得仙名當以玉簡功過或有除落品格罪福報應亦
如紫微宮中限簿錄籍並封玄都明真玉匱上元天官洞白之府並俟三
官集聖之日定諸神仙升降之籍又諸善惡男女禍福緣對深淺之由壽
算考限長短之名下至九幽之内除狀生死罪福之限蠢動生化衰盛之
期並於上元之日錄奏太上虛皇道君女青曰若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
土之中一切善惡男子女人生死罪福輕重壽算年月日限之數各各分
別青黑二簿刊奏上宮若復善功滿足應合仙者言名紫微之宮若有崇
奉玄元無上大法者言於太極左宮書名金錄刻字仙曹當劫世官侍衛

錄前上宮三界當復所有一切外魔無復干擾一如女青之律當書青玄
之前令錄上真總領生死簿錄品日如使汝等衆生自書度叅上真總領
禅號高下尊卑功過儀典上真總領衆聖朔理施行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大聖從宴從僞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圖簿錄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生死命籍算錄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功德輕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鬼神執役報對轉輪功過儀典上真總領鬼神幽謫聞度年限功過儀典
上真總領鬼神升度死魂更生功過儀典上真總領死魂更錄更生錄籍
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神仙得道清淨品秩功過儀典上真總領萬靈謠歌
之音功過儀典已前上真總領三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功過之名
每至三元之夕並當奇異二簿錄奏上宮皆隨所作罪福深淺剋定隨業
輕重顯報人天無復差別女等衆生但當轉讀此經嚴持香花種種供養
則得挾對水消福增巨海冤訟不使存亡獲泰吾今當爲大千世界之内
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懺悔一切罪目咸使蕩除無復惡報
懺悔諸善男子女人或不信聖道經誠懷疑兩心之罪懺悔弟子或輕慢
至道聖文評論下元經典之罪懺悔弟子或竊取道像經書或將賤抹敗
有受持不敬師宗之罪懺悔弟子或無師自授三洞經法。而傳弟子之罪。
懺悔弟子或輕慢師主違背誓書之罪懺悔弟子或毀謗師父不崇大義
之罪懺悔弟子或隱閉三洞經法使不通流之罪懺悔弟子或得仙經妙
法妄將傳授非人之罪懺悔弟子或受經法不依科誡授持輕忽靈文之
罪懺悔弟子或傳經之後不遵師約之罪懺悔弟子受經之後無有關度
一切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無故毀削玄元聖道經像及諸法物之罪懺
悔弟子傳授經法不爲宿奏諸天盟告五帝三官不合儀典之罪懺悔弟
子受經之後心無信重賤法輕師之罪懺悔弟子或違斷聖道法路使不
通遍自取功名之罪懺悔弟子或朔望八節之日不禮師資倫慢之罪懺
悔弟子或遇齋直之日不精香火香爲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誦經越略
心無敬物自逞快役之罪懺悔諸學上道之士或行道趣次爭競功名之
罪懺悔弟子受道之後或遇家有災衰不能自省其過怨道咎師之罪懺
悔弟子或毀謗善人妄指日月輕易聖道尊重邪教之罪懺悔弟子兩舌
惡罵飲酒倡狂評論四輩之罪懺悔弟子貪慾倫逆織嗣真來之罪懺悔
弟子或冒咒詛鬼神妄言綺語技害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有姦淫穢瀆
嫉賢妬善誑觸人財之罪懺悔弟子或有欺師慢法泄露仙機之罪懺悔
弟子或有毀謗經誡侮御衆生不依正法之罪懺悔弟子或有說入道惡

自取功名或口是心非潛行毒惡或輕仙聖自恃功高之罪懺悔弟子或
有欺凌同學思略衆生使不安穩之罪懺悔弟子或有穢汚三寶毀易真
儀或量度聖文指真爲僞或重邪教謗毀大乘或有淳化使行不善或恃
豪貴損壞靈文或欺誑衆生使受厄難或嫉害賢善使不安全或毀壞仙
宇損實爲虛或使占福地黨惡從強或破壞玄壇毀傷靈宇如是之罪聞
誦此經悉皆消滅又復懺悔弟子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曾損善益
惡利已害人或桀縶衆生斷絕教水或因公法深入利名或恃大燒山損
諸含識或結揭溪湖捉戮蟲魚或斷絕泉源不令通潤或奪人恩愛使他
輕賤骨肉分張或取利求名損傷良善或布散妄藥狀害有情或刻削衆
生自求豐足或妄解經義不合聖心或彈說靈文指爲虛僞或不究三洞
宗源或毀三清經像如前罪目無量無邊說周塵沙不可窮盡並屬天官
三十六曹風刀之考若十方微塵世界之内大千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
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父母兄弟六親眷屬若犯如是之罪但
當轉讀此經抄寫此經散施轉讀得福無量增算無窮所犯如是罪目悉
皆消滅新舊殃尤咸蒙開度爾時諸天大衆稽首奉行而作頌曰光天元
始無上法王。恩覃三界福被十方。群生是賴蠢動咸康法音流嬈拔濟存
亡。九幽得度。五苦無殃。寒池解凍。黑暗流光。誦持供養。無量福祥。太玄女
青曰中元二品地官清虛真君總統左右中三府共四十二曹仙官三府
皆洞空清虛混元之氣其宮皆五千萬里總主五帝五嶽諸神靈仙其中
仙官總計九千萬衆也並主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惡男
子女人生死錄籍禍福根應壽命長短富貴貧賤年月分限之數及至世
間飛禽走獸一切蠢動蟲魚化生之屬變化之期各隨分限言於紫微上
宮並使天官考籍或得變化隨福改形隨業受報各有長短年月分限若
有衆生多諸業障所爲不利當以異花珍果淨水名香晝夜勤處請師轉
誦此經三元訣日八節言功即得殃對永消名書金簡此經功德能治萬
病能消衆苦能解災厄能祛百惡能集千祥能銷百禍能增壽算能拔幽
沉汝等衆生但當受持得福無量今示左右中三府四十二曹仙官之位
汝等衆生但能供養功濟幽牢不可窮盡衆等虔誠人各恭敬志心歸命
太玄女青中元靈都曹仙官中元維正曹仙官中元靈感曹仙官中元黃
神曹仙官中元通真曹仙官中元洞玄曹仙官中元威仰曹仙官中元靈
紐曹仙官中元嶽正曹仙官中元洞天曹仙官中元九都曹仙官中元通
明曹仙官中元儀範曹仙官中元九考曹仙官中元南昌曹仙官中元考

并曹仙官中元格靈曹仙官中元太陽曹仙官中元都律曹仙官中元獄
明曹仙官中元九令曹仙官中元明都曹仙官中元監人曹仙官中元宣
野曹仙官中元監令曹仙官中元丘丞曹仙官中元九氣曹仙官中元中
神曹仙官中元九紋曹仙官中元司非曹仙官中元韓司曹仙官中元執
正曹仙官中元督察曹仙官中元伐考曹仙官中元攝錄曹仙官中元司
紋曹仙官中元斗加曹仙官中元主察曹仙官中元司徵曹仙官中元關
度曹仙官中元九幽曹仙官中元寒夜曹仙官右宮四十二曹仙官太玄
女青真人所掌爲洞空清虛之宮各有左右中三府每府各一考官一百
二十考吏一千二百考士一萬二千考兵並主五嶽神人及九地土皇四
維八極一切考官及已得道諸學上士以至善信男子女人所作功過罪福
簿錄之事大福之人三年一考數中福之人九年一考數下福之人二十
四年一考數罪福俱行功過同報其簿封於五嶽洞宮並俟三元之夕三
官集聖之日考數之實上考神人變化之限中考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學
道之人得失之名道跡錄籍之簿下考三界之內一切鬼神變易之形役
使之限至於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山川洞穴之所一切河海土石之中一
切草木眾類之內但是龍麟獅子孔雀鳳凰黿鼉龜鼇魚虎豹猿猴象
麂狨猿馬騾狸狼犬豕鵝鴨雀鼠飛走之屬鱗介之群蝡蠕豕馬牛羊之
類應是四足二足或多足無足或胎生卵生或濕生化生或居土穴或處淵泉於
泥或倚古木朱源或倚靈壇井竈或在丘墳古墓或居古器靈壇種種形
儀殊殊異狀是諸雜獸精靈并諸邪魔鬼魅或於人間爲福或於世上爲
災皆係運數之期並當考較如是諸群類等雖處世上未可一常若不能
爲害於人者生於較勘之時即當轉爲人資所有富貴貧賤考限並當隨
其業力所受短長如是諸群種類處於人間若作種種利害惱亂一切眾
主者生其較勘之時即當改易身形生受苦楚或作賤畜或爲下鬼死魔
九幽無由解脫若有眾生動誘知識割造此經施與人民其相轉讀持誦
無量生生之中爲人端正壽命長久福及子孫女青回如是仙官並主三
界九地五嶽四維一切眾生男子女人所作善惡之名青黑二簿及魔交
關度者罪福報應考居年月日限或未得關度者罪對之名並如清虛之
格錄奏上宮爲將元始天尊告諸天大眾十方真仙妙行真人及諸天日
月星宿汝等真人自今以去當以三元之日下諸清虛洞陽北都之宮集
較諸地上九土之中一切眾生生死功過罪惡之簿考對錄籍禍福之名
一一當書青黑二簿生死之籍一切人鬼變化之異一切禽魚改易形狀

之期仍須錄奏上宮再爲將諸天神仙諸天循歷諸地五嶽四司五帝八
極真靈三界官屬一切神仙各各總命一一奉行是時諸天大聖復告天
尊言若遇三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眾生善惡男子
女人生死罪對青黑二簿功過罪福考算年月隨經重過事分別應合
生者言名左宮應合仙者言名中宮應合死者言於右宮功過生死年月
日數毫末之由無令差誤若有善信男子女人多諸業障所爲不利者削
當書寫此經施與眾生同共轉讀或自誦持及以香花種種供養得福無
量諸災自愈業障自消壽命長久福及存亡龍神歡喜汝等眾生當信吾
言但行吾法又復數臨十方微塵世界之內大千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
子女人自從無始至于今日或曾來用非道之人淨華妄論之罪或貪利入
己無厭無足之罪或積祿重貴更外貪求之罪或誘善人爲諸惡業之罪
或願仁人傷殘流散之罪或毀削大洞聖教經典及諸聖像之罪或屠殺
一切眾生日快心腹之罪或彈射野獸飛禽及諸走獸之罪或燒山捕獵
殺戮一切含生之罪或將金銀異寶以爲食器不生慚心之罪或遂貪嗜
總恣意雜生之罪或燒毀聖道靈壇仙宇尊像及種種經教之罪或將飲
食投於一切穢污之罪或貪濁滋味肥葷不厭不足之罪或嘗五辛饑觸
玄元仙聖之罪或恣意毀損經法不存典式之罪或合夥群眾殺害生靈
之罪或圖謀惡善使人骨肉妻妾男女之罪或恣心背主圖謀國土之罪
或妄毀大道真經妙法種種靈文之罪或以笔物易人好物之罪或毀天
尊至道真人玉女形相之罪或恣意指點呈示妄說吉凶之罪或燒毀一
切眾生倉庫屋宅之罪或斫伐仙壇靈宇樹木花果園林之罪或與惡人
交游毀謗善人之罪或毀謗聖道仙經妄生分別輕重之罪或不明玄典
妄解經義非說聖意不合聖心之罪或執爽化幻法毀謗聖道大乘之罪
或放蕩世間戲弄三寶之罪或面譽世人心口相違之罪或妄說尊上善
惡不存孝禮之罪或泄露神仙秘術貫藏靈書之罪或攻擊善人横生無
端之罪或託努力欺誑平人之罪或恃努力抑厄善人及諸貧小之罪或
妄造經論毀謗玄元聖道之罪或妄造偽書謗毀書象　真之罪或教惡
凝作諸般種不善之罪或自尊重倫道輕慢師友及諸眾生之罪或因公
法實報私雌之罪或無故離別親疎父母妻子及諸兄弟骨肉之罪或無
故落子傷胎之罪或背宗族滿懇親疎之罪或將毒藥投水殺害一切鱗
類蟲魚之罪或無故網亂眾生起諸冤結之罪或無故聚集眾生興起妖
邪之罪或無故殺害獸眾毀謗三洞大乘真理之罪或偽造經典僻說虛

無聖道之罪或妄作妖術誘取衆生財物之罪或亂善人使作妖邪之罪或非道取捨枉抑平人之罪或謗毀老絕欺壓貧病之罪或指偽爲眞指邪爲正之罪或恃勢淩轢一切衆生之罪或阿黨惡徒傾損善人之罪或嫉害勝己欲令傾陷善識之罪吾今爲汝等衆生所說如前罪目並屬三元靈曹仙官考之若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賢學之士及諸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違犯如前所說之罪今於道場之內禮誦此經悉皆懺悔咸乞蕩除女青曰此經功德能齊幽冥能解衆惡能消狂横能滅諸愆能除衆苦能斷冤雠能滅非禍能資福壽利益世界不可窮盡若有衆生持誦此經福如巨海力濟無窮猶同塵沙亦不可盡汝等衆生但當勤心禮誦此經嚴備香花種種供養生生之中獲福無量世世冨盛德被存亡此經功德善濟人天福報無極而說頌曰虛皇妙道三界賢王悉育天地吐納陰陽感創萬夫福被十方群生父母濟劫無光填赫太虛職禾無藏冥幽得度五苦清涼生死法藥拔濟存亡持誦此經。福壽無疆。太玄女青曰下元三品水官乃洞元風澤之氣晨浩之精下元三宮者。一號暘谷洞元之府一曰青華之宮二曰寒夜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十二溪女。三河四海。水濱河瀆。洞庭之內。及水族魚龍蛟螭百精

水獸鱗頭之類隱潛居之屬及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生元錄籍年月分限報應之由其中曹屬亦總九千萬衆又復下元左右中三府左號清源右號寒夜中號清靈是茲三府總計四十二曹並統人間善惡生死罪福緣對考限籍錄之事衆等虔誠人各恭歎志心歸命太玄女青下元水明曹仙官下元清水曹仙官下元烈大曹仙官下元三明曹仙宮下元簿對曹仙官下元水令曹仙官下元明範曹仙官下元洞源曹仙官下元糾錄曹仙官下元送水曹仙官下元洞陽曹仙官下元獄會曹仙官下元撿會曹仙官下元龍威曹仙官下元明胡曹仙官下元獄齡曹仙官下元水鶴曹仙官下元罪福曹仙官下元簡會曹仙官下元從氣曹仙官下元攝靈曹仙官下元名龍曹仙官下元烈女曹仙官下元開明曹仙官下元度魂曹仙官下元撿精曹仙官下元清正曹仙官下元九河曹仙官下元北元曹仙官下元考正曹仙官下元九科曹仙官下元四極曹仙官下元幽夜曹仙官下元長胡曹仙官下元苦神曹仙官下元三難曹仙官下元五法曹仙官下元萬諱曹仙官下元溟波曹仙官下元無極曹仙官下元毒母曹仙官下元長夜曹仙官右四十二曹太玄女青所書屬暘谷洞源左右中三府威力之考總主九江三河四海水府積

災元惡消伏千劫百罪萬靈之事一切應元之后十方世界之內一切善惡男子女人功過簡對錄籍之簿以數水中萬精蛟龍谿谷水災大會開度劫數之期功過輕重之事其官皆五千萬里並風澤金剛之氣並治諸水源淮濟水帝溟波長夜死魂鬼神之事及諸人間一切善信男子女人功過罪福簡錄報應年限及諸罪對之魂考校之數魚龍蛟精之類並伏三官考籍之日五帝集聖之齋或甲子庚申之日或三會五臘之日皆開九幽之府考覈長夜之魂拔度業滿之靈分別人鬼之道是諸群動通福受生隨業受報如是大小劫會前運二簡言上三天功過罪福生死緣對應合生者言於左宮應合仙者言於中宮應合死者言於右宮及水中萬靈之事三品相承生死罪福功過輕重考對年限各隨所違並悉書之又復十方世界之內大千國土之中若有賢善學士及一切衆生懺悔贖劫以來或曾嗔恚諸學弟子或曾妄貴賢善之人或懷毒性不能放生度死或得富貴違忘師恩或違諸天齋日不能回心念善或曾嗔毀師資輕理唱論或笑人欺重玄元之道勸人爲惡惡業之罪或集人作諸善念之事或扶人過失或願彼勝事不諧或去就背向聖道反以諸天星辰或巧織五獄九江或奪諸善人所欲或恣横求覓世寶或說虛妄求亂衆生或認

他人之功爲於己作或妄動衆生使受厄難或捕逐禽魚野獸使不安全或恐嚇貧病使不快樂或輕凌官長自恃功高或論議曲直不當或妄言國家衰盛或無智慧樂著小法妄生取捨毀謗大道聖文及諸靈像或恣性遊遨無度或登高位不顧卑下或張羅網捕獵禽魚或破人家業令彼流散或劫奪行人衣物或抑取他財或受道之後拜禮邪神或裸露身形對於三寶或呵風罵雨不敬三光或恃勢力強借不還或官物求染貪饕無度或傲慢玄象輕忽天尊或侵剋尊親欺瞞君長或勸人不孝父母兄弟疏隔尊親或信用外道幻術輕毀玄元或無師訓搜欺詐人神或衣食盈餘不施貧病或盜竊經誡毀謗聖文或棄師衣裝過有華麗或衣服不潔登於高座或穢污師門不生恭敬或師友憂衰不生助念或棄經慢法自作輕賤或逐豪貴不顧貧窮或師友疾病不能侍省或見病患不行慈救或出入道戶不能焚香或入仙堂遂視語笑或有齋請不爲三官遠功或自助富盛不念貧老或家有疾恐道答師或受信施不生慚愧或懷道法違背盟約不敬師資或三元之日不謝五帝三官或十直之辰不生善念吾今爲汝衆生示諸罪目類同塵沙窮劫說之亦不可盡汝等衆生欲滅如前之罪但當禮誦此經持齋香花種種供養諸災自滅衆惡自消世

世主主福報無量並㫬三官五帝三界四司一切仙官考校無復差失汝
等傳道之士及未得道見在其中一切善惡衆生生死緣對宿根功過註
書之日並皆列言三天宣付五帝是期三元之日則有無極天尊十方大
聖三十二天帝王飛天神王高上玉虚玉真玉帝無極大道諸君丈人五
老上帝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及諸飛天神仙真人玉童玉女長生司命司
錄司殺諸天日月星辰一切衆真莫不俱至若三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
或有善信男子女人能依三元謝過之法七聖延生之儀燒諸名香禱祝
資益種種鮮潔供養諸天禮誦此經得福無量若有善信男子女人讀誦
此經則得三官衆善司命延生度名青簿之中罪削北鄷之府而說贊曰
正一妙道明威法王蓋載天地主化陰陽龍漢應運五大流芳赤明顯號
九老垂祥上皇示劫神寶流光慈育萬物拔濟存亡九幽開度五苦咸康
萬靈有賴享福無疆誦持供養祿算遐昌爾時道君稽首而言曰臣聞至
道玉帝常宣正法示諸群品開大慈之化垂憐蒼生俾生死供濟幽顯得
度當使法音流演廣濟後天億劫因緣紛無斷絶正一妙道福被十方生
死衆恩得亡感何。天尊言。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元系相纏
種種主成。善惡禍福各由根本。非天地亦非人焉。止由心也。心則神也。形
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氣而成體也。故我受形
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形。示之以相。故得道之者無復有形也。一切衆生
有諸患者為有身。失有身則有百惡生死遶形。若能行心合真道則丘也
身神既備則為真人。歸於無形而成道也。無復患也。終不死也。形不厭也
終身歸其本也。一切衆生若乃身化百惡當應衆苦。不可得還生也。此善
惡之身各有緣對。豈可容於冥冥。失諸天無極世界一切衆生。汝等道民
但當抄寫此經。散施轉讀此經。功德不可思議。上解天災。下濟長夜。抄寫
之福。資益生生時念之功。當貴無極。爾時諸天大衆三元九晝五帝四司
一切衆真。稽首稱善。自今以去。若十方世界之内。大千國土之中。或有水
旱兵災。國人傷死。當於國土。比門或於清淨之地。或於古壇淨室之中。建
立道場。懸諸幡像。大燃五星及二十八宿三元仙官。吾當使風雨順時。兵
災寧靜。國王有道。天下太平。人民豐樂。若有衆生家多疾病。人口連衰。或
呪詛侵凌。或邪魔為禍。或遭瘟疫。或惡風狂氣。運氣為災。或五星降禍。則
當嚴持家宇。設像焚香。禮誦此經。諸災自然。世世生生得福無量。我等大
衆常當擁護諸善男女。若有禮誦此經之處。供設香象之家。無災不解。無
禍不禳。應願祈求。百福咸臻。汝等衆生宜依教勅。應時衆真稽首奉行。而

説頌曰正一法王無為教主含陰吐陽天地父母九九化生萬物宗祖慈
海淵澄法源廣大威制萬天垂道三界品彙荷恩群動有賴力濟無窮存
亡皆泰靈休孟
功實超量儼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悈

洪武正韻居拜切。訝也。急也。許慎說文。悈从心戒聲。司馬法曰。有虞氏悈於中國。古拜切。爾雅。悈，褊急也。郭璞注皆急狹。郭曰悈與亟同。大雅靈臺云經始勿亟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不忌也悈亟棘革字異音義同棘亦急也是褊心又廣雅悈雅也褊狹也是字義急也。顧野王玉篇居薤切。疾也。節也。徐鍇通釋。苟且反。丁度集韻。懼也。司馬光類篇。又訖力切。又乞得切。駭而自專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悈，俗。懦，正。貫也。又紀力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老也。楊桓六書統見女嫉也注悈無怨忌。韻會舉要。黃公紹清書。趙謙聲音文字通。見闕。孫吾與韻會定正字切見。介見經堅悈。

篆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悈　六書統

草書　悈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介

洪武正韻居拜切。大也。助也。副也。閱也。佐佑也。獸介也。繫也。甲也。間廁也。又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孔叢子云。無介不見。魯仲連傳注。擯佑助曰紹，介國也。左傳。介人之寵。又曰。狄介大國。又細故曰纖介。賓驗傳。長無纖介邪子儀無纖介自嫌。亦作芥。又與微也。易。介于石。又所守之節。介然堅正不移。說易。憂悔吝者存乎介。王弼曰。當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又側界切。楚辭。悲江介之遺風。三都賦。況江介之湫湄。又微間。說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又一夫曰一介。左傳一介之使。書如有一介臣。又與芥同。左傳介其雞。杜預曰。擣芥子播其羽。又韓詩慎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古拜切。爾雅。介，大也。善也。郭璞曰介者方主于田界之間謂之介又曰介者人善也。顧野王玉篇居薤切紹也。陸法言廣韻。介分畫也。俗作分。徐鍇通釋。苟且反。丁度集韻。一曰間也。獨也。司馬光類篇。又居質切。竹箭張有復古編。介俗作个。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鄭樵六書略指事。吳棫韻補。叶音居爻切。守也。馬融笛賦。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剌拂戾。諸貢之叛也。婁機廣干祿字。介，个，上通下正。戴侗六書故。居間也。从人介于八之中。傳曰介居二大國之間。引之為副介之義。周官上公之禮介九人。凡使者必有介。輔所以傳命也。記曰介子介婦。皆此義也。別作袉說文曰過也。人行為介。胄之介。鱗蟲之外骨者謂之介蟲。又引其義則堅而難入者皆謂之介。易曰介如石。焉又借義為大。詩曰以其介圭。大圭也亦作价，又曰報以介福。介以繁祉。介人維藩。皆謂大也。別作芥，作价。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學引書一介之臣。注人作个。字且依書。个字押如晉文公臣介之推。漢傳介子。易介于石。不終日正吉。介冥廉介。胄皆在此。詩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注保介車右也。引月令措之于保介之御間。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小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皆注助也。楊子或問滕灌樊酈曰俠介。注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為高祖持衛也。周又見下芥字下注。郭守正紫雲韻。又左傳襄公九年一介行李。注介古賢反。獨使也史後耳獨介居河北。音憂憂內無類。音如字。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介。楊桓六書統。見介。从人介於二者之間也。从八在人之兩旁，所以指其介之意也。孫吾與韻會定正。見顧。韻會舉要。見清音。左傳伯有介而行。又介介猶獸也。後馬援傳。介介獨惡，是耳。又姓。介之推。周伯琦六書正譌限也。別作价，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訖點切。特也。字漆傳。義古隘切。細微也。楚詞。[illegible]曰傀。晉曰鞋。恭曰鞏。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傳曰。違澤有介。麋麗為雙，屬曰雙。出方言。趙謙聲音文字通。介見隘切。詩駟介旁旁是兵甲借義為名見目也。俗作蕎，蕎作斷非。吳都賦草兩斷。俗字又作尬非。作尬非特注見韻韻。韻會定正見介切分辨俗字切見介見經堅介。

篆　大篆　汗簡　老子碑並古老子書

篆　介　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介　徐鉉篆韻　介　高翿齋學書韻

隸　介　華嶽碑　介　與殽碑　介　柳敏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介　神祠碑　介　唐公房碑　介　侯成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介　薛稷　介　歐陽詢　介　顏真卿

行書　介　黃庭堅　介　米芾

草書　介　章草　介　鮮于樞　介　趙子昂

分　介　依隷　介　漢

特介

揚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鶴山渠陽雜抄。賜十四孕收介。特注。單身民也。孤一介，仃孑介。麋則介亦特之義也。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介。

和介

子家子和以文物介以立身。在寡人。注一介。單使工傳介介與。戎元史。列傳董朴之為學造詣既深。見養交益其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

通介

玩志。徐邈傳。武州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爲介何也歟曰性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
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
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
而徐公之有常也東坡通介窮隨薄俗移後山改性無適介隨時有異同
宋蘇潁濱集王導論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
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吾通而疾介

清介

東漢書第五倫傳注三輔決錄注曰倫少子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
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
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北史薛道衡傳道衡族父孺清貞
孤介不交流俗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
非雅士竟不與之唐文房唐才子傳盧仝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
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
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
不起宋史列傳申錫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本朝
行清素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

用時論以爲摩觀　李及傳及舉進士歷官至御史中丞資性清介所治
簡嚴善斷爲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浮靡不事宴遊一日
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
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燕語考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遣
初五家人書前狀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
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自愧雖若無愧以公觀
之則安得爲無罪師魯蓋自擅貸官錢爲邦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
以贓云漁隱叢話蔡寬夫詩話云李虛少喜任俠學擊劍亡賴閱神仙事
爲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
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閙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妻賂不事服玩朝
衣之外無慶唯紗帽皂絛一貫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節
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傳家遺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
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王虛師蜀有詩寄陳希夷云
性惡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皆其素志也宋曾彥約昌谷集應詔上封事義類相感則泰肯可以任事
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規用人如此則想直者可以復進而之操而徐

約者可以蘇子儀之樂矣撫州府臨川志杜子野宜黃人王荊公幼師之
又爲相子野求見荊公問所欲時壁間有東方朔畫像贊碑刻乃顏魯公
筆欲得之荊公曰墨本何足貴石雖在河北德州致之亦易於是筆呈臨
川俾以金帛遺之子野受石碑他無所取其清介如此實賓錄梁顧協少
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
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廉介

東漢書光武時掾第五倫領長安公平廉介無姦枉每讀詔書
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周澤傳孫堪字子稱明經學有
志操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史所
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　檀敷傳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
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避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
嘗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　孫期傳期字仲彧濟陽成武人也家貧
事母至孝時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丈齋
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管寧傳寧避
難遼東依公孫度度死子康立康死弟恭立時司徒華歆爲寧薦曹丕下詔
徵寧乃即受徵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康度前後所資遺皆受

而嚴堵已而度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五代史補趙惟則官至正郎
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質一故宅居歲餘有吏知門見之書爲此宅
閣丈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鐵甕兵火之後故主去世
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住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如聞得然欲
踊責是吏父之佯言曰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吉
日召汝取之可也吏以爲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貸財自污今日
一旦爲是吏寶清壽莫甚焉此宅不復居翌日遂遷去唐書德宗貞元中
武安公主降田緒詔閣播爲使而趙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
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而書左丞狀德宗曰趙憬堪此遂以
命之又云呈有無遑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主皆不通賓客左右無
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壁娃盡主人將贖遠無逃將
佩刀斷帶爲娃其廉介如此　人李勉本傳勉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其
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　又孫堪字子稚明經學有志操一毫未嘗
取於人自應仕郡縣以廉潔節介自持奉祿不及妻子兄弟孫堪阿傳
塔塔統阿妻吾利氏爲皇太子哈剌察兒乳母加賜子塔塔統阿召諸子
諭之曰上以汝母躬育太子賜予甚厚汝等豈宜有之當先供太子用有

餘則可分受帝閒之顧侍臣曰塔塔繞門以狀所賜亢侯太子其廉介可知矣豫章續志宋袁抗字立之豫章南昌人登進士第累官知南安軍提點廣東刑獄自廣南還橐中無餘南賀其廉介如此墓客擇屏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及其困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濆聞其勤約因令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于朝享晉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公重之

耿介

東漢書范冉傳冉好違時絶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黄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從騈羅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道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絶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使起居遂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高獲傳獲從大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行史暘斐字叔鸞純孝莊帝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肩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遣羊手盧亦指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卿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頻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從論彼此斐終辭焉　唐書吳傳吉吳孫書字我與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文競擢百家莫不加敬常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雖邑天下之最人送白錢二千臣令梁常拒不受人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南史庾華傳華子喬仕爲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及爲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遂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唐書蕭瑀傳太宗嘗謂瑀不可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又曰蕭瑀守道耿介古無以過卒史房管才子傳司空曙廣平人磊落有奇才韋皋節度劍南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員外郎中與李約員外王交性耿介不干權要家無儋石晏如也宋沈與求嘉漢集賀包給事啓　某官學爲儒宗才配人傑持心耿介豈當依而不移涵量汪閎包滄溟而無際太平廣記陳坳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邦常侍趁之幕子徐比亦耿介非其合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早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絛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暮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耿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禮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輸東常是大道履上若圓展君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死符中弟捷復佐薛驻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移舟赴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山主里閩侯

高介

東漢書朱暉傳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illegible]忑曰儲侯來欲取王丁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當宗時梁燾薦爲太學博士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嘗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是以尚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武莫之間也嘗謁貴權曾子固謂如泰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頫色伺候於公卿之門者殆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饋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

節介

續後漢書高士傳石偉字公孫南郡人也少好學尚節槩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衆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

狷介

史記晉向秀入洛文帝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悅北史信都芳傳都芳隱樂平東山太守慕容保樂弟紹宗薦於齊神武爲館客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鹿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己狷介自守無求於物

剛介

元史韓鏞傳鏞爲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時宜忠其剛介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後辨其誣遂復起參議中書省書朱子語略問孫明復如何德他悉說安定先生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卻剛勁似曰孫太山也是大段剛介先生曰明復未得爲介石守道却可謂剛介文中子王通篇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得見剛介

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西漢傳聞將馳傳五十八注云十八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宰相書　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有嘗欵跡門牆徹名紹介許俾坐末持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記蔡淵海不由介紹　子　孟說子于千里無介而見孔子　史谷水曰薛宣無游說之助西漢薛宣傳薛直賢魯天自致說公　集　青雲當自致　必求知音　出身入仕並不因人　觀符心宜如舊君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感數自真閑無因　芝因真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　不階尺木遂致青雲　同上

僎介
唐記鄉飲酒主介於西南以輔賓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

酬介
禮記主介於西南以輔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群介
禮記聘義群介皆有餼牢

為介
漢書許后傳廣漢重令為介　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

媒介
唐書張行成傳文宗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張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卿為介
荀子大略篇　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謂其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禮有○言主君見時候○則以卿為上擯○會則以卿為上介也

天子無介
禮記禮器天子無介疏曰天子無介者為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

贊冠為介
儀禮士冠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為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子贛為介
左傳哀公十五年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注子貢為景伯之介副

歸命乎介
穀梁傳襄公十八年云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司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司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于介注除地為墠於墠張帷示命于介介歸于君也君命乃返不敢專也介副使也

使不稱介
穀梁傳文公十八年晉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請書為介
三國志蜀志為良伏兵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違決之年而有光然之美頷降心存納以慰將命

不與通介
宋史列傳宋寧宗時唐齊史執使後倚韓侂胄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款助體仁體仁使浙右即且以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為傳以汙來款累敗

忽見二介
方氏泊宅編黟山木先將治裝赴潤州郡一日出門閑步忽見二介僧諾云府君有牒召君先覽之驚忙而歸二人隨之因戀以母老願自陳覲少寬假二人許之既至家寫狀授之二人收狀弁牒忽不見先是龍虎山承道士作醮青詞其適所觀熟還家一日

季氏羽介
雙觿閑評夫借字之弊不可勝言也左氏傳季氏介其羽史記作芥其羽者借字也然介乃介胄之介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持芥以播其羽之說非所謂介其羽也

大介
詩周頌酌篇是用大介注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

樹介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玉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青箱雜記木冰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張思廉玉簡集樹介謡　辛巳冬雨木冰于京師戈戟森然精巧可愛○錯愕久之不知其何祥也適太原王子敬見訪以問之皆曰○謗云木凌樹攝達官皆相陰沴所感其在大臣如后妃之二日而宮中有變信天道之不誣也賦樹介謡　悲風一夜吹黃沙千林萬木毒蛟江南客子未曾見認作梨山臘雪花精明皎潔枝條小的皪珠光照瑤草金刀剪破雲母屏六出梅花碎龍腦張旌精巧細如毛觸熨戈戟攙安刀春秋一筆照千古天人感應誰能逃妖星上射廣寒府粉黛三千淚如雨姮娥不起玄霜飛玉兔空從雲外杵蓬萊仙藥救不活萬里悠悠夢魂間

稅介
漢高序賛稅介免胄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

木介
西漢書五行志成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說上溫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駟介
左傳僖二十八年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注細四馬也介被甲也者

其蟲介
禮記月令其蟲介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介蟲
事林廣記　龜　綠衣使者玄都督

郤光知君　鬢　無勝公子郤素捕劬　竜
河伯使者　蝶蝍　貳其　蝦　長須公

青玉介 太平廣記沈義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一日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顱青玉介并玉字受義義不能識遂義長昇天

偪介 左傳晏子曰偪介之關暴征其私

造化間介 鄭谿孫集中天建考上天則誠矣誠則深而精矣深而精則幾而變矣幾而變則不測知謂神矣由至精而至變由至變而至神其於中虛乎虛者太極所在造化呼吸出入之間介乎

泰山無介 鮭子法語莊子其神經乎泰山而無介

一介 孟子萬章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介與草芥之芥同。欽類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孟子曰。伊尹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國語句踐請盟於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一介一人也

纖介 漢書元后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注師古曰往事口謂元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怨。漢高孫寶傳疑曰與掌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循嫌也。

江介 楚辭悲江介之遺風。側中也。

鼎介 鮭子法語太玄經鼎介

貴介 古今註貴介公子則介為大夏豫卦者得乎介則介為小

熯介 淮南鴻烈解熯生容熯一讀暵。言風乾燥之貌也。熯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熯介熯介生鱗薄。鱗薄生熯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四代衰而蕃多也

引石介 宋通鑑長編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据据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保介 詩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註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盖農官之副也

文介 宋陳默堂集介堂記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處視修潔謹細為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遺於禮致于必以其義循繩墨而蹈規矩者眾必指以為迂怪曰是子然自異欲以真為縉紳先生集其說於前而放頗不爲之說又噪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

矣余靖建炎間嘗假令靈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為難治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唯反其所習而勸之為不可緩於是博訪瑞懇自守不為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蓋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焉時升抱才廉悔阨窮不改其度交非其類如將浼己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接人無貴賤戚踈必盡其誠一語失中必反復折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蓋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處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游又周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遂城市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求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為矯激為解澤為執而不通為隘而不容乎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主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介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為處世之法膚淳泊淡然亦無所名矣昔者孟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夫清固疑於介而和何有焉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其可少乎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者下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懸念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或處之以三公則不辭禮義而受之是亦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為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為不可且簞食豆羹之與萬鍾其為物一也而人常輕於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為其小而難於為其大也夫道義者應物之權衡也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之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於三公其非其所嘗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焉者亦日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於時升無間然者又欲進之以古人之道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既乎時升其勉焉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月十三日延平陳淵記 文天祥文山集跋呂元吉元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石介貢爵詹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為孤峭貢爵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荊公之介為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質荊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徂徠堅志履名實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屬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

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但徐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倐終憤死鄙以
一趺綠綠州縣不復能自振迄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資於當世欲其用
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
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號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
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
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
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欽然
大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慰而黜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
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夫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我高祉
堂存業題予振介軒　世之論介者大率以爲堅彊孤僻人所難能之行
不知義理至於確然而不可易者即介也何難能之有人爲私欲所屈外
物所移往往失其常守而以中使狀屈大夫之倫爲不可冀及亦自待之
涼矣予自早生手君振仕閩中遇事不可回奪廣齋趙公以介名其軒求
予發其義予謂之曰子學易乎豫介于石獨於六二言之蓋六二中正之
爻也然則介非堅彊孤僻而爲義理之當然詎不信乎子循理而行毋違
中正介在其中矣乎君曰善爲我書之吾將從事焉　趙彦俞介庵銘

言石之學有會其意維介於文分而爲二在人遇傳是曰判罷以別正邪
以判義利由辨之明守則不貳既固既安于石不易使百世師謂知之至
而能擇然不可易志由擇之精知傳非義於予我友斯語之事毋牽兩真
毋昧爾智意何人哉噂之則是欲劉淵海劃介

爲襲介命介之傳云云爲鄭介

介國

春秋本末　九年　春介葛盧來　僖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牲或通焉　經三十年　秋介人侵蕭無傳

介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斟姓灌氏別夏滅之又介則商滅之後有

介氏姓氏遙華介子相別孔子使視之曰廊下有二十五後王
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
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可矣何況刺氏族言行左傳晉有介之推琴操作介
子綏神仙傳
有介琰介象

介子推

史記晉世家文公失國逃之從及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
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
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
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
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
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

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
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姓氏遙
華文公以綿上爲之田火其山推抱木死公伐其木爲屐曰悲乎足下今
上已禁火呂氏春秋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

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
雖

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

蛇從之得其露雨　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
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卿田百萬　或遇之山中負釜　蓋登　問焉
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

陰陽故曾一人而天下傑魁後世學者稱頌傳誦數千百歲昭然如揭乎耳目之間者施設當也晉文公有道之君也其臣之從者忠矣之臣也其身亡在外不爲不久周旋險阻不爲不多忘身以奉君不爲不至其始也無置錐之地羸糧而入國爲千乘之主群臣之功不爲不大然則爲文公者將何以處之抑將朝用其力而暮黜其勞抑將施於我者厚而報於人者薄焉而者皆不足以訓則是賞不可以不行也方是時從文公者戮力筋力或賞誅直類皆蒙霜露感涼燠崎九死而出一生一旦其君第功而賞之則彼數人者將同拒之耶是率私意而亂國法以一人之清潔而使衆有功者不得其報而孰肯盡力以助其上哉是則賞不可以不受也上不可以不行下不可以不受而之推獨高立異於其間晉見其辯說雖頗高卒不能無得罪於君子也或曰之推之一作也說非特區區爲晉國發也以矯天下之爭功徼倖世之不競爲其說雖過而其意卒歸於仁義于非之何深也曰夫君子之道以常爲守以中爲用守常而用中者行之可久者也異衆而違常者君子之不得已者也文公之賢如此群臣之功如此取國而天下無異論行賞而後世無間言彼之推者安所指其不得已哉周滅之大名歸來集今之推論 名者天下之公器雖聖人不可得而私也然名之在天下有予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邪者有欲得之而必爭者固不可以一槩並天下之心也予之而弗受則有道之士離世遁跡以自晦於無用之地者之所爲也其爲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則可以激貪而勵俗矣受之而弗卻則修己篤行之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也其爲人亦其所當行得其所當得而已其於名猶未竊竊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爭者則異於是矣志在於功名心溺於富貴得之則躊躇而自喜集之則顰顰而無聊彼惡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軋之也此其於名雖與夫盜而有之者未可同日而語其視長名而逃之與夫無意於名歸之者固有間矣夫修五伯之業以服諸侯者晉文也輔文公之行以反晉國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從而輔之所以轉徙於道塗流離於覊旅出於險阻艱難之備嘗而不悍者無他知重耳之賢必反國而有之也及重耳之將入也四人者皆留獨之推逃而去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始有奉其君而軋之者矣咎犯是也且五人者履霸業以從奔走之役其勞則均也同流天下十有年其久則均也所謂五蛇爲輔扶之以飛皆當時之賢士其人則均也及文公之反國乃與咎犯爲扶壁之詛曰若反國而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之推聞而大吠曰天實開之而子犯以爲己功吾不忍與

共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平朝晏退無厭乾溢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離俗遠矣東方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見而下壺飱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謂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於路有人餓其蒙袂輯屨而來黔敖嗟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吾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然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如鄉其餓也鄭人之下饑也旌已名也見列子莊蹻之暴郢也盜蹠見戰國之大盜卯是郡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留卒於長平坑其四十萬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道留見也其卒遂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右今梁清江三孔集孔武仲論介子推 介子推雖不言祿祿亦不忘祿也而文公適有王事未暇論從亡之功推猶而怠乃毀其儀詘其君以爲冒義貪蠭上下相蒙不食其食削迹而去故從者爲之作爲龍蛇之辭以述其怨望自絕之心文公悟而求之終不肯出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吾昔人以爲天不人不同人不天不成興功建事人與有焉而推以爲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貴人以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文公之賢二三子之論其爲危亂亦有間矣而推以爲難與同處以孔子之去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爲厚也而推以小忿一絕其君雖封而謝之卒逃以死此皆懟恆怨滋而不知其言得之悖也嗟乎天下之士其始皆有欲焉而不可得乃文其言歸其過以遂其名如推者多矣夫謂竊人之財謂之盜而竊名者庸非盜哉著論以徹焉 介之推事見於莊子史記及左氏傳其說詳略不同總之合於左傳者爲可信余觀其適逃深山棄寵而不顧蓋亦奇節之士其議論以受賞者爲非不受賞者爲是何其隘哉夫設爵頒賞以奔走天下之士此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建乃前聖人不易之法也故大者裂山河建社稷小者隼金帛析土田彼豈獨厚於受賞者哉將以開爲善之利以示於天下也聞君之命沐浴再拜而受之銘諸鍾鼎播諸樂章以示後世子孫使不敢忘豈獨榮於受賞者哉將推君之德澤以顯於天下也故功大者賞優勞微者報薄無功者不與焉貪者不敢進廉者不敢退避親者不敢以寵昵而覬望疏者不敢以退遠而自疑其明如日月其信如

同位矣乃桑之而去隱於綿上然則之推之去也蓋有以哉而左氏明司馬遷之徒似若以文公不能用子推者豈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國而賞從亡之臣不及盈叔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服我無補吾闕者三賞之後固且及此晉國聞之大說夫以文公之賢其明於賞罰之序如此使璧之盟豈固私於咎犯哉於五人之中其必有當先於此者矣子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聞其言則窮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子推非有慝於咎犯也蓋託咎犯以發其憤排之辭而爲之說耳議者又謂人亦孰不欲富貴當文公履困窮之時則崎嶇而從之及反國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於子推而在於文公也使文公不私於咎犯直有是哉曰審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爲人臣者有賢則相薦有功則相遜功高而賞及之猶當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況功無人焉哉出其下者哉之推不明乎此見使璧之盟則不勝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於濟世以輔其君者區區之意將在於名高而惡人之軋己焉耳嗚呼奇怪哉事物紀原集故俗每寒食前一日謂之

熟則以麪爲蒸餅樣團棗附之名爲子推以柳條插戶牖間相緣以介子推逃祿晉文公焚山求之子推焚死文公爲之寒食斷火故民從此物犯之而名子推相傳之謬至于如此也容齋三筆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界休地也溫革瑣碎錄介之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爲不舉火謂之禁烟犯之則雨雹傷田孫楚祭子推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充位良臣中流集晉文公賞從亡介推獨忘紀推言人臣功君位天實開惟母義且賢偕隱遂以死祀祠綿上田木黍灑盡譏聲彼矜伐徒間之厲廉恥 五傳文公逃明五○陳曰晉之位人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功不亦誣乎云云所隱而去世○微如是與之偕隱以死文公求之雲患安如吾不事歸不獲以綿上爲之田以誌吾過縣當作仙傳介子推姓王名光晉人也嘗餌母入山學道後數十年人於東海邊賣扇不知所在

介㹈

仙傳嘗師白洋公得仙道孫櫂縛而射之脫形仙飛不知所在

介象

仙傳象字元則會稽人嘗修道法入東嶽仙人美女授以丹方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唐孫元晏詩 好道君王遂不難變通靈異幾多般介先生有神仙術釣得鱸魚在玉盤

价

洪武正韻居拜切善也郤也詩价人維藩荀子作介人人偕价與介同許慎說文从人介聲古拜切顧野王玉篇居薤切張參五經文字保介之同古賣反見詩大雅徐鍇通釋荀瘵反丁度集韻或作儈釋行均龍龕手鑑份俗韓道昭五音類聚伎古介義同楊桓六書統見母脉有守之善人也从人从介有守嚴也 𡗺注 脉 熊忠韻會舉要周清書字溱傳義通作概㝉趙謙聲音文字通見隘切韻會定正見介切价人大人也字切見介見經堅 篆 集韻見杜从古 价。書 集篆古文韻海 脉 徐鉉 篆韻 隸 书 价 楊既碑見洪遵漢隸分韻 伓 南度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伈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　七泰

帥

詩　唐李嶸集獻淮南帥　雜樹烟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
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孫元晏集獄中上府帥黃崇嘏　偶離
幽隱住臨邛行止堅高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宋張
舜民畫墁集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次渭原走寄熙帥范巽之　凍雲積雪
黯洮岷晏歲鉊車輻過秦夾道清渠飛白浪遶山鐵馬走黃塵歸鴻杳杳
寧無信塞柳依依欲弄春今夕帳中拚一醉同年賢帥是鄉人劉攽彭城
集送原甫帥永興　讀書當為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古來志士稱兩
遂白首儒生彼無望麒麟一出凡馬空豫章蟠根歲逾壯金華事業爛然
新徂西謀謨誰與讓旌旗蔽日紅半天笳鼓隘塗車萬兩中軍令出聽無
譁秦山渭水皆東向荒夷懾威霜雪明屬城煬和春日亮趙張成事不足
論方虎遺詩猶可尚龍文金鉉待調飪贊樞斡中付群當西人歎歌公肯
留公車雙鹿畫轓上韓魏公安陽集賀春卿宣徽出帥延安　延塞何須
輟鉅公西師令復久秦弓三台班秩名雖重四海生靈澤未豐莫泥兵韜
求策勝更充賢業俟時通歸來談笑巖廊上致主唐虞始是功　次韻答
渭帥王龍圖　十年西北保疆垂只恐非才誤委毗報國心誠雖慷慨背
時蹤跡極孤危欲求褒貶明千古直把窮通託二儀多謝高篇遠相勞召
南風格本王基　次韻答并帥王仲儀端明以詩見寄　退削當遵上清
衷遂一開調元辭重任珍毬倚非才虎士方爭奮老罷已訴衰還馳金節
觀戎得綵衣回稚奘嚳并府袤容病鄭臺孤懷難託鳳芳信忽傳梅塢珥
遙寶席葡萄入醉盃高談嗟阻闕危榭與排佪大國誠淹帥中樞即二台
三槐東第甲還似相車來徐節孝先生集述懷寄呂帥　君省關西山壁
立春雲突畫春空窣濃氣滴去渭川寒孤峯深與秦天碧白雲流水豈無
情立馬吟詩定相憶且倩東風先寄聲俄整西裝期已迫吟到秋風放我
歸歸來待作瀟湘客　北邊控扼重瀛州虎士鷹揚屬壯猷盡道胡人新
斷臂安知漢將欲舂喉　為文法度惟青簡奉使勲勞半白頭六路全秦與
全魏不須野戰覓封侯　師屯十萬建牙旗大纛森森重使威燕頷將軍
宜編幘龍驤戰士受犀衣銀鎗作隊行春去蠟炬成林校獵歸更有鈐齋
憑几處文如布陣翰如飛　胡人勇悍真勍敵漢將威名重泰山憶若金

城當一面橫如鐵陣控三關彷秋甲士屯田去牧馬邊衰避塞遷濡帥著
書閑暇否兩河人物太平間　帥臣所統在燕南事事如窺指掌間杖鉞
精神堪破虜搤吭形勢正當關　十州部分連滄海一道烹營過黑山文武
非徒尹吉甫前時方叔已平蠻　事皆銜內宜謀帥奇在胸中合運籌戰
士常騎突陣馬將軍須養搗師牛推歌坐燕春歸塞緩帶行吟月上樓且
勸主人宜飲酒邊城六月已如秋　玉門關靜邊鋒息回首金城趙充國
繡帽霜髯馬上吟詩興如雲滿秋色最好青門長樂坡灞橋路上情更多
繡旗風烟新草木潼關形勢舊山河洛陽城闕秋風緊有詔疾驅催大尹
兩幢直是有精神管取無憂亦無猛蘇東坡大全集送錢穎叔帥潔河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我欲歌杕杜楊柳方
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公歷願得魯連客一射聊城箭王安石臨川集
送元厚之帥福州　元侯文章稍吏以吏能著今為大帥府千里來赴想
銜詔出荊嶺方為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　答西帥　吾君英
睿超光武良將西征捍隗囂書見洮黃集誓斬郅支卿出塞陳湯斬郅支
主擒頡利始歸朝唐太宗生擒頡利一丸豈慮封函谷十騎無由飲渭橋
息夫躬傳如使狂夫嘄於東崖司以飲馬入渭水之北非謂王語可也
公意切於開邊也豈慮者言帥之戎事必不使如王元之徒欲以一丸泥
封函谷關也　按北史韋孝寬贊東人恃其寇將欲飲馬清渭而新唐
史突厥贊亦言虜將渭橋號塩蒙京師然一丸泥既是漢書全文則亦
擬十騎武則有出處公方以為對秦漢唐祭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
者名便橋武帝造在咸陽東二十二里為中渭橋始皇造在萬年東四十
里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書太宗出元武門以六騎徑詣渭水上隔
水與頡利語時虜進至渭水便橋之北武去北是王元之之詩　好立功名操竹
素莫數空說霍票姚杜子美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插
中丞觀妻將士詩漢朝頻選將甚矣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頻妙反搖羊召反票姚
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子
美以平聲用蓋從服虔音公亦以平聲用必承襲子美　鄭俠西塘集迎仲
常龍圖自廣州移閩帥　旌鉞依前向釣臺祥煙喜雨兩催嵬民思父母
無窮已天借星辰有去回千里梅檣還衆駿三山樓閣為誰開須知遺路
先騰說又見清涼古佛來　去年牙戟海邊城空望耶闈漠泗橫今日去
旌東粵夢邪知高纛此中迎豈非丈席揩增對亦似雲衢有否亨十有餘

年想諄誨更期珠玉似河傾　惠慈政化及民功內外歡稱有古風五嶺
山川情正熙七閩桃李意先通大明繼照天衢闢重德還朝衆願同早晚
皇穹順輿議老人星在玉堂中強祠部集送王夕拜移帥慶陽　一月天
書兩紫泥朝持使節暮征西公色自京北寺就僧以久以帥慶陽一月
也日凡亦林拆而關中父老攀旗尾闕外偏裨望馬蹄行色欲侵邊雲散
威聲先壓塞雲低情勤佳客雙延避公往劉子二君於是為下令肅擁兵
倍訓齊城堡此時歸鎮靜朝廷自昔重招携坐收勲業光彝鼎入拜恩私
寵介圭文武兼才緣己試父兄前烈不難躋却憩王帥經三易暮府徘徊
守故樓米芾寶晉山林集送端主桂林先生奉舊信叔給座　黔驚碧玉
終琢句白覓瑤人間漾遠盡青蘿數分臺程公列仙張晶落粹露濃玉瀝
發文和仁書司道逆刊嚴塢烏鳩步嶽透紫霄南風匆賦鵩即是宣室招
晁無咎雞肋集送龍圖范丈德孺帥慶　君不見先君往在康定中奉詔
經略河西戎大順胡盧盡耕稼賊書不到秦關東邊人咸識侍中子至今
猶說將軍似給事文武龍圖賢大馮小馮安足言鎔年書傳有肝膽二十
起家車檻檻蛟龍雲雨時可用麒麟圖畫功非晚況聞馳傳厭山谷頃時
河隴嚴飛輓朝廷劉休蘭會兵秦人倚慶為長城時平斥候正須遠軍閑
留田未宜輕東風浩浩吹榆鄉相勸西城古原酒班春號不問遺老先公
遠謀尚多有女郎山下萬貔貅部曲肥馬身輕裘此曹賞賜飽無用談話
豈得希封侯趙邊今日須李牧士無超距姑飲肉郭祥正青山集代先書
寄盧帥未龍圖行也　楊花塞路春無聲鳩喚婦留春晴揚鞭朝發後
酒縣捲簾暮宿金斗城城中主人漢賈誼妙年射策都群英我程獨立御
史府冰霜凜凜清朝廷先乘白雲渡銀海十年望闕心常傾只今淮西課
異等沉沉玉帳閑府兵神機照物辨毫髮提刀四顧新發硎行闕召節迓
西掖至尊開閣思謀經豈容燕寢自願養畫戟森衛清香凝陳公雖解操
章捐白頭重憫非徐生飄零漁從荷蓑笠編摩舊學荒柴荊顧公一吐太
和氣於株蕨下逢春榮　奉和廣帥蔣穎叔留題石室　西江赴海穿雙
峽十里寒青半天插晴空倒影連明河泊泊不凝鯨魚呷紋綃萬疊紫微
元翠草平鋪玉皇揖中嚴石室與舊臺王壁旋層巷蹤甲欲飛未去鳳遙
遥將蛩還伸龍蹬画浪搖蓬島河共危桂暴屠寒無乃狹天丘不由基構
成洞門大啓無人扃六月來遊乃挾纊酌酒向口疑冰生三溪詰曲紛難
涉舉燭但覺烟溟溟返似霜纖見山水畫手只許吳生是有誰文采如呂
黙物物爲我從頭記自慚才短空冥搜俚語未足蒼崖留元戎閣之索大

並默坐遠想書勝遊憑凌風力若捕虎窘束景象如縛侃那知子厚疏雅
健不羨謝守為風流植植斯人富學海少陵重生謫仙在涼琤擊玉敲黃
金詩馬千言未耆吹高才豈必世谷知浩氣已充天壤內又如淮陰善將
兵不戰能令敵先敗暫辭侍從來東南羊城異日為傳嚴不惟巴戍吟詠
足即看玉牒功名鏡滁陽吳公昔曾賦落落文華精注措毛侯亦許送和
章馬上橫戈寫長句郭云高要隨且選三篇入石神鬼嗟顧揮硬畫奪劍
戟下視烏述初意沙此心雖大慮轉小刻就頗憂龍作蛇譬之博奕仲尼
與群兒忌用相識譯端溪石工古稱妙年年琢硯供正衙剛刀截捍易於
破璺蝸相射生形霞峴山石鼓久缺矣苦縣光知真麼耶流傳萬本入中
國謹遣此落潼水湊共探泉石造淡漢岱憶冠蓋追榮華公恩歸予欲致
主四方飄泊予為家予意無留亦無去等將幻質遣楊花呂淨德先生集
送蔡帥赴平源　紉外闕三蜀回中宿萬兵召還宜北覲賜鉞又西征體
貌均光從權綱一重輕淵衷危慎東興意尚難平伊昔藩條振於今治體
成有為終簡易無迹但恢閎筆下銷頑弊樽前得隱情快如長劍立通若
巨河傾闊刃從虛落醇源及物清山川增氣象草木遂句萌暖褐三冬足
璧嶠百室盈詠歌今父母畏服古神明方幸華輪凭俄聞瑞節迎渴心猶
借逕翹望欲還境況澒鬱闕路常贍部使旌十連依玉帳一道倚金城後
詔光前出新棠似舊榮手宣惟偽業所至畫功名塞馬家非偏冀鴻崖岡
程惟期未溫席歸去纂家聲楠鼎臣竹隱時士集未貢父自尚書郎領壽
河朔魯高陽郡守困羈帥事以書寄之且覓聯絡　清渭三正伴濁涇濁
毛一舉便冥冥悵前共聽將軍令塞下爭看使首星四坐覆劉激俊彥兩
行燕趙列娉婷只知左手持螯美不念貧交正獨醒秦觀淮海集送蔣穎
叔帥熙河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
右臂落清樽揮毫珠璧生談笑轉拊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
黃閣坐論元　天馬蔔蔔摹玉門漢廷誰更君如善行臺時日屯千騎祖
道春風獨一樽莫許留鞶輕結好便令鼓脫俱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
鼓梁州看上元彭汝礪鄱陽集送范侍郎帥慶州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
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
寶劍有言懸近俚聖人之於物受視猶一子一作視之猶赤子顧須悲不
王不知分此爾誰詮較尋尺竟未知所以意外當反內剖毛須及裏邊垂
今無事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彌　送賴叔帥臨洮　風如
疾雷電如芋積宣如丘壑道路葬崇車馳挽不住見說西人侵覇熱目視

陰山欲飛去蔣侯文如江海注一決萬里無盡處筆落生紙成雲霧氣吞
雲夢八九數力轉丘山縛螭虎終日笑言公不怒三軍號令成樽俎羌戎
聽落汗流泝邊人乃至歌五袴昔誇棨中得頗牧今見南陽稱召杜前席
宣室疑已暮勒功燕然無可慕歸來適作人間雨杖杜吾當為君賦陸佃
陶山集送張頡侍制帥瀛州　食貨方艱不忍寵長才宜有濟時功閣當
龍馬圖書後錢入紅牙算子中音信定應隨朔鴈夢魂多擬託南風如何
更講黃河策定取橫流副兩宮許景衡橫塘集張帥進職再留敏叔有詩
賀之次韻　憶昔初辭九棘班齋壇授鉞氣桓桓邊民慣見平安火天子
新除侍從官比去一年聊許借從來五袴不愁寒進賢自是平生志看取
他年頭上冠胡銓澹庵集上洪帥李伯紀丞相　相印橫拖御棨前聖恩
暫許帥藩宣舉幡北闕危三刖抗疏南床忽十年建炎二年銓授書中丞
王陶論相公當在朝廷以繫人望往事淒涼人墮甑此身空潔鷺樓煙當
時坐稱生龍尾猶望陳蕃一解懸張橫滿先生集聞沈元用帥南海喜而
有作　與公相別五經年憂患流離理固然悵望故園江渚外選驚橫滿
瘴煙邊喜聞金節專南海行看鋒車上九天顧我不才仍老矣只思歸棹
五湖船鄭剛中北山集擬送揚帥　久成思賢日中興入覲時旌旗生喜

氣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一軍嘗北出萬騎絶南窺結蜺
聞修婷橐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風迅雲深雨露滋
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詩雲意留金勒歌聲寄玉巵明年秋秋賤釀酒酌
歸期吳芾湖山集寄龔帥　今朝馳步忽來前報道除書下日邊聞寄優
歸賢使者百城聞命想欣然　雖喜英賢帥十連却嘶糠粃濫居前自知
未免人揚簸願使乘羽晚節全　行李看看近故廬夢魂猶自遶洪都帥
垣暇日登臨處把酒還能話我無　龔帥以久不寄詩遠患　性便野服
厭朝裾一意歸休學二疏門外渾無俗士駕案頭惟有道家書勝遊但欲
尋蓬島湖中近築一亭目為小瀛洲舊事那能記石渠亦擬冥搜酬絶唱
漸將老筆報瓊琚　天與疏慵一味閑許辭畫戟老柴關幾年欲作冥鴻
舉今日方隨倦鳥還有水不妨時載月無人誰與共登山相望千里空相
憶樽酒何時一破顏　再和龔帥所寄　契闊經年阻曳裾滿簪華髮愈
蕭疏五禽聊作林間戲雙鯉忽傳江上書詩句方慚成間斷文情豈謂益
勤渠開緘更誦驚人語恍若相從聽珮琚　聞道公庭白晝閑更無夜犬
吠江關二時庚氣俱銷盡千載浮風頓使還但恐賜環來北闕不容柱笏
看西山祇今汲直如公少正賴忠言一犯顏　送汪樞帥福唐　試數中

興社稷臣獨公名德冠簪紳合依衮繡歸雙闕卻擁旌幢帥七閩帝欲十
連均雨露人思四海靜風塵會須展盡經綸手總把安危佩一身王漢濱
先生集寄制帥　九郡馳驅兩月忙少城春事杳相忘鶗鴂鳴處韶光老
鶗鴂聲中旅思長曾為青山迂客路莫偕紅旆訪仙鄉浣花時節歸期近
猶及遨頭共一觴　次制帥所和前詩　聖主憂勤躬萬務英豪寧許山
林住弓旌遠召士無留竹帛功名公所赴天表對揚咨見晚坤維鎮撫歎
來暮雪山增重紀紛埃蜀道非難履平路分旂鄉煩指掌累夷約己歎迂
疏安朱轓撫俗遠民懷玉帳折衝蕃服懼羽檄不飛烽燧滅驕胥多收邊
材立孔明七縱詎非長戶牖六奇真不誤晨雞其野無外憂馬騰子憎有
餘怒三隆絶徼皆安安諸將雄饌令盡護九重益友思直諒四蜀新聲詠
宣布帥閫方觀勲業成霸堂行看精神聚嗟我衰遲託末契辱公敦篤傾
殊顧當年獻賦誦凌雲上國承顏悅披霧禹門親覩躍風雷堯陛初驚承
雨露龍顏下矚頓生光鳳翼高翔從此附稱身朝服曳青雲滿袖天香攜
寶炷九霄變化冥鵬升一紀光陰隙駒驚緋袍雅意念後稀襦袴餘波依
叔度他時入覲對金蓮伴直應隨玉堂寓　再和　年將六帙諸表具漏
盡鐘鳴行不住一身許國銖兩輕萬里攜家斗升赴五羊大夫智勞苦三

鱣先生嗟晚暮分為一世數奇人踏遍九州多半路平歲書為梁甫吟中
途已夫邯鄲步窮通有命常自樂莊子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　幽顯
無慚方不懼郭象注莊子云幽顯無愧於心然後能獨行而不懼每讀商
書戒十愆不憂漢法千三互奔走頻驚使節光叨逾數數儒冠誤車下季
牛任客疑水中見鬘從人怒怒愚肯效兒女語正直猶希鬼神護平生事
業在方冊將老精神弊泉布九重德意日邊遠十萬師徒關外聚不令聖
澤皆下究寧免吾皇尚西顧上為朝廷廣霖雨下令郡邑清蒙霧乘軺無
術瓊觀風分陝維賢倚行露青天雲霧昔曾披溱水芙蓉今寄附郊坰小
隊連後乘燕寢清香同妙炷鳥雀難偕鴻鵠飛駑駘暫逐驊騮騖自憐落
落王平子邈此汪汪黃叔度但憂溫詔趣公歸蔭字不容孤迹寓　再和
　珠璣百斛何人付公有詩簡來不住出塵秀句若霞擒走筆豪篇逾響
赴吟安一字不知老朝作千篇猶未暮秋天鴻鵠翥浮雲平地驊騮騁熟
路分憂制節綿萬里餘事文章兼七步千軍獨掃人共驚八面俱來我何
懼刀扛九鼎更安帖胥牆萬卷森差互千言未固見縱橫一點不加無謬
誤音諧律呂鳳凰鳴勢薄雲天鵬鳥怒流傳應有貴客售在處豈無神物
護公詩光焰千丈錦我詩甍窖一尺布公詩雄富百雉都我詩窮陋三家

槃行經北海境自失出見西施羞反顧殘青祇欲借鄰光餘潤有如冢曉
霧君侯雅志和薰風聖主恩光深湛露事業終期白日懸功名已見青雲
附顧公歸侍玉皇案天香復與金童炷願公西取王母環雲車直指瑤池
驚要當都俞廟堂上豈久淹留井參度顧我塵埃不足論區曲世間隨所
寓。勝遊每恨不相同郵邂猶欣日日通玉帳未容佳境到雲山已在好
詩中靈珠思富千金贈凡馬堪嗟萬古空展卷高吟知幾過大青一瓌耳
根聾。塵勞汩沒老尤頑瘸走岷峨眥霧間筋力已疲難報國田園有計
即歸山何期俗駕經時出却得浮生數日閒已請一麾江海去故應主入
玉門關。新篇孤峻絕階梯照眼光芒五色迷已向詩壇稱獨步不妨祖
令更全提來詩多雜禪語真空雅興高情契絕景終希大手題餘事文章
暫遊戲要將李杜與名齋。佳因得坎去乘流萬里西南更倦遊三徑未
成歸計晚一尊猶喜故人投小篇偶寫詩筒去佳句還勞驛使酬得與諸
賢更倡和故應盛事播西州。我登峨眉山偉觀天下少觀公驚俗句更
覺眉山小短章鋒斬絕大篇氣深杳紙弊墨已渝讀誦不能了。用畫登
山乃方知行路難孤峯寧久駐半嶺敢求安遂目窮千里危腸撓百酸川
原忽開豁岐路正平端。露宿風餐走部封要詢民瘼下情通消磨光景

驅馳裏疲弊精神倥偬中珠玉忽收千里贈塵埃頓洗一襟空病餘快覺
心情爽愈却頭風耳不聾來詩云英時梅雨霧思折枝頭醜此句形容節
物可見征役之勞且為發篆古作者不足進也 丘園養浩久懷安忽侍
天威咫尺間單制方觀周誥命籌邊聊重蜀江山樽風已激三千水掣電
終歸十二閑天遣詞人來作牧勒銘重刻劍門關 竊懷感槩少多違世
路迯遭老更迷松楸十年乖種植婁琴萬里困攜提龍門偶幸餘光借雁
塔曾同伯氏題擁彗祇今知不晚曹裝猶未去三齋。武林一別幾經秋
誰料同為錦里遊薰筆已慚瑤樹倚壇壇仍愧木瓜投小詩勉向忙中和
大白難禁辭裏酬他日東南陪晤語故應相對話刀州 從來方面貴體
尊吟詠尤君侯七尺軀詩膽看更小句如星斗爛氣與雲天杳詞源倒三
江傾瀉何時了。聖主不忘遠惠懷爭所難如何吾所部疲瘵未全安詔
條少宣布牒訴多悲酸撫節良長歎憂慚非一端。 贈襄陽帥吳彥猷
令威千歲歸城郭尚如故我今還故鄉陵谷亦易處荊榛叢舊蹊溪壑改
新路城中十萬家碧瓦生煙霧茅茨變閭閻舊屋無一柱相逢訪親舊十
百不一遇豈無新人民往往皆旅寓兀帥念疲瘵撫養若稚孺近聞田里
間稍稍復逃戶會當一二年功効見生聚但恐鋒車來追詔不容住努力

慰斯民望公若羊祜董霜傑先生集賀曾修撰帥江陵 控蜀連吳最上
流清時詞伯拜元侯駿駿和氣通千騎藉藉英聲慰十州士識朝宗方定
價客依劉表祇銷憂三朝開濟元勳後輝昴還應映黑頭 荊州刺史蘇
州似可但超然五字詩試問清香凝寢處何如夜雨對床時風流雲散心
方折月落參橫角更悲堂下為公埋脩竹琳瑯他日照幽姿 大府山河
壯嚴城鼓角雄光贊消氣筆善頌到半童八境風煙上千篇欬唾中鼇頭
聊濯耳歸覲大明宮 化蜀歸來欲醉吟君王又起福淮民旌旗光動還
遲日鼓角聲傳益益春風乘十州安撫使典刑四海老成人屯田小試營
平策蚕晚論思從紫宸 旗符虎節燦龍光勢重侯藩壯帝鄉那復謝元
將泥水政頻汲黯守淮陽咄嗟萬戶無窮惠清淨三州已試方餘事不妨
哦妙句韋郎韻勝寢凝香 曹勳松隱集 習端伯自承移帥川口有懷風旨
無便附信忽領教喜成小詩附便奉呈 好在曾夫子寧追晤語期倚毗
離楚日鼓吹入夔時赤甲薰風近黃堂淑景遲相望遨坤軸空詠竹枝詞
衣袖光凡潤此日上瞿塘風月動宮卿旌旗闕蜀殭詩壇凌李杜政績
過龔黃追詔知非晚肯令生智囊 僕也庵居久心形付自然山林藏老
退松竹養風煙過物元非遠尋真自一天懷人會心處默誦見山篇周麟

之海陵集送王特亨舍人帥蜀 煌煌天筆照坤維忽見文星下紫微萬
里江山渾改觀九重紳笏更爭輝占桃不假刀形夢換馬端期鵠起飛試
問郫筒故鄉酒路人應唱踏花歸 一從鷹塔綴英游又見功名得志秋
丹闕萬人窺榜眼碧幢千騎擁鰲頭錦城日暖樏舞玉壘煙深鎧仗收
他日中和聞善政一琴寧復久淹留李璧雁湖集東帥少才兄寵況七言
一首口占八句以謝 辛苦燈窗少日同未應歲晚馬牛風康山何敢杜
陵數子貢還憐顏巷空紅旆碧油雖貴重清泉白石也英雄長嗟缺月長
江句總是霜髯六十翁 東帥張傳之遣人來相致將以七言次韻答之
贊非高古謝臺樽漢句陳編詔聖言久判餘生甘掃墓尚懷先友欲登
門功名自昔歸羊傳丘壑從來着謝鯤何日扁舟泓若去眼看荔子壓枝
繁。閬風當日奉清樽猶記銀鈎洒七言別去淒涼渾一夢只今蹤跡且
衡門已非絕足那希驥自比游塵或佐鯤珠重曲江勞仰止人間歲晚雪
霜繁。媿無庭論發奇樽閑放騷人大小言徐孺真能下蕃榻孔公尚記
出膺門張出先公之門故用孔公事赤霄覽德聊追鳳滄海尋仙更踏鯤
華髮蕭蕭公健在一將金奏洗哇繁 四月十八日送連帥母丘亭卿三
聖院即事 送客來山寺客去獨憑欄新篁已解籜瑩眼青琅玕玉臺居

上頭連峯巑岏清泉動古甃涼颸發輕䌷黃雲刲欲空子規鳴聲酸秋
種亦已布豆莢行漫漫誠知藩寄忝但願農畝安歸路轉沙磧廣川浩澄
瀾物色固自好我憂何當寬。送梁漕帥燮。天涯留滯幾星霜兩見飛
來詔版黃正水無私陶靜治千將不露起頹綱拭看遠服思波被轉覺朝
家德意長持此便應歸法從色絲先補舜衣裳先聲凜凜懾烏蠻舟引旌
旗碁萬山白帝城頭風日好永安門外水雲間功名可致身為重富貴相
尋髮未班千古江濆卧龍在請公携酒數開顏張鎡湖南集送京仲遠次
對制帥四川。林下忘官品聞公近寂禁軍民制全蜀名位列西清器自
海嶽重文兼金玉聲早來登政府活法了寰瀛。使北人爭說今回國勢
尊厲聲堅執禮黙傍殆忘魂鉅業此猶細故強行復存鄉閭正關外因夢
逐西轅。昳子夫誰問鳴騶屢水湄自因開肯顧不是倦求知山檻清持
茗花蹊笑說詩兩風今送別悽斷濕旌旗樓攻媿先生集送制帥林和叔
歸。使君一何清鶴骨天與瘦少年場屋聲六藝飽芳漱一行起作吏所
立已不苟立朝凜大節論事幾及畜發言必體國平正無矯揉藜藿為不
揉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凡三就來不為苟合薦召乃結綬去亦
不好高三宿徐出晝天官豈不貴陳義堅素守賴川嘗報政復來守鄞鄮
不求赫赫名實出龔黃右情偽千萬端到眼輒空透撫民過嬰兒閭里息
爭鬭姦胥及傴僂時用霹靂手人誦南山判精通理亦究六邑俱帖靜稱
贊不容口律身主嚴冷無能挈吾肘吏事精且勤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家
塾諸孫後來秀吏卒不識面洛誦出蕙牖幾年南塘路來往困僵仆一朝
平似掌行歌紛老幼公心信如水古井波不皺榮觀處超然軒冕亦何有
翩翩欲賦歸排雲蚤騰奏廟論終不許斯民方借𢡟上心重聞勞祠官向
廬阜蜀境極攀戀人人懷杜母君看郎纖人誰能使奔走扰須不得留百
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
來門戶託雲慶黃堂聞參語推我塌與勇揚旌鳴鼓吹貴此蓬蓽陋清談
不及私翁歸況不受義命執不知踐屐或差謬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
有時相與言心同蘭其臭撥袪爭恐別追送列觴豆公雖不好飲祖為引
醇酎公去我亦隱穀水翻緣袖花溪渺何許望望幾雙堠千里共月明懷
人重搔首惟應折梅花臨風為三嗅。送趙子固吏部帥合肥。少年文
價重神京游宦還聞政有聲南省但推韓吏部北方猶問趙先生人傳歛
上三千牘上書胷中十萬兵暫輟望郎分帥閫淮南草木更知名。老韓
同傳我多慙意氣相傾自不凡憂患飽更俱白髮班行獨立見青衫羨君

真有虎頭相顧我方為馬口銜同舍幾何俄話別可堪目力送風帆襟
帶長淮地望崇勳名當繼古英雄吳人止解依濡塢晉將才能過八公可
但綏懷邊境靜直須經畧朔庭空折衝不必居遐激頗於尤當在禁中
送趙子直貳卿帥三山。踟躕登從班人胡謂公遽建牙帥七閩人胡為
公起公今第一流志操古與期兩州有遺愛江西憯霜戟重來長道山批
勅兼瑣闥一片憂國心輾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紳褸遺縢有啓
沃削藁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所以名愈尊萬口同一詞進用
恐不速小却成嘆咨天語自招然更欲試望之況彼三山重謀帥皆袞衣
玆行豈細事報政不待朞登門恨最晚嘆味忘餒戢目慙空揩別不解留
孔戣十連終歛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知望公歸。送趙德老端
明帥蜀。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辭萬里途兩地恩榮真赫奕四川父
老定歡呼。乘崖袍帶今重見清獻琴龜我更無頻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
畧上新圖。送萬耕道帥瓊管。黎山千仞摩蒼穹顥顥獨在大海中自
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歷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筦如容邕
朝聲教大漸被事體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我
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致禱如響答征帆飽掛輕飛鴻曉
行不計幾多里渡岸往往夕陽春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
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古
今事變無定論難信指之與楊雄四州隅分各置守瓊臺帥閫尤尊崇萬
牙大纛擁方伯鼓吹振響驚蛟龍漢家威名兩伏波盧丁以來幾宗工衞
公精爽尚如生妙語況有玉局翁吏君吏事素高了明若古鏡磨青銅叱
馭行行不作難平生惟仗信與忠布宣王靈萬里外益使向化來璧賓第
惟遐方習陋侵政化要當率以精霧中能見越王石息然心服令多從頑
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含容平平之策用定遠下下之考書陽公史
民生長固安土尚當摩撫如童蒙屬僚宦游豈得已士多失職悲途窮石
分卑尊不可參更念何處不相逢官事既了與無間可使和氣俱沖融鄉
閭惜別情所鍾臨岐為傾琥珀濃手遮西日念遠去欲留柰何鼓進進願
君穩度三合瀾早歸入侍明光宮黃次參三餘集送何端卿帥瀘。何侯
石友平生事傳粉風流詎可同誰使擁旌三峽外不留持橐五雲中啼猿
此去歎殘月回鴈因來託便風亦念人生行樂爾且拈畫碧擘輕紅。人
物當年盛學宮笑談書許小人同分襟短艇江湖去回首飄綾涕淚中却
叙層花穩夜雨又還孤棻動秋風秪應黃屋收京了避逅東華踏軟紅

送胡帥　征南下車再寒暑比屋罷民手摩撫使渠安業不擾渠恐貧來
時天上語漢官題名當家譜向來諸公孰為伍天下中庸有胡公不畏壇
樂陳仲舉平時丞相雙旌舉南浦飛雲作霖雨文昌我政念得人誰今兩
公歸接武司崑中興籍方虎奏王學士開天府只今陛下更若宰要折遡
衝付尊俎忍餞種蓡未益上軍民替替兩難處從容言滿未遠移亦及漁
樵人物否　還自豫章寄謝胡帥承公　陸贄揮毫敏廉頗仗鉞頻人言
綏遠俗吾念閫中宸虎落新軍睦鷄翹舊望翔玉堂清夜直學士國應真
文獻尊皇祖樞機舊老臣中庸鎮夷夏精祲極天人嗣武躬戎服邊頭
亦戰塵母云予小子永賴侍經綸　謝呈制州士弓刀此存兵興年劉
汾雨地貴經營舍父兄笑儒冠武弁輕人才廣收拾歸共致升平手郎
前守鎮江　漢解使番場熟卄貫談霙緣綸令典誥鍾鉉古銘桑露豹律
深憑攀龍從激昂衆梅同臭味妙語更難忘　胡帥見和用韻再寄　本
朝求治切大府課功頻葵藿長傾日楓楓遠被宸深心憐父老慈訓念君
親奉計他時事仍看漢相真趙丞相去洪不一正大私喬木猶春色名家
亦世臣安危思有寄文武不無人翰墨昭前烈功勳踵後塵八蕭終鼎鼐
二貴且綸綸　國步誰為梗民生乃見兵選賢丞相府持節伏波營健筆
千鈞重先鋒一鳥輕征南多興緒相憶暮雲平　挾書游北闕發策例東
臺邊駛豺狼怒罔潛虎豹章已應長寂寞無須變軒昂公若登台輔平生
或不忘　胡寅斐然集初至清湘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　風急灘聲亂
雲紅雪意酣空庭初簇集寒研忽冰涵天造推移密人情冷暖諳江頭聊
問訊春到一枝南　稅鞍年華暮圍爐夜飲酣雪梅清共映沙水凍相涵
遠意人誰會殊方俗未諳前冬發湖北今日滯湘南　有道持危國無人
識素書蔓驚時易失更費意難如莽蒼旌旗暗紛紛組綬紆白雲一天地
今日又遷居　結束趁安地征營報急書諸軍聞好在元帥竟何如歲晏
風雲慘天低嶺海紆悲歌撫長劍吾道敢懷居　林光朝艾軒集代陳季若
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來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桐柏山
前淮水春　莪莪雙闕畫煙橫玉籙金箱記姓名況有曲江家舊渚小虹
橋外柳花輕　晉公當日紙平淮何事都人尚瀰懷客有昌黎韓吏部獨
將大筆掃蒼苔　長路緣仗下蓬萊萬歲聲中靄色開自是北門須卧護
雙旌遲遲日邊來　柳堤九曲猜青綠畫戟叢中晝影遲傳說始蘇新樂
府紙緣太守例能詩　銅柱參天桂葉稠公侯遺愛在南州繞橋竹屋連
溪曲大貝明珠盡海頭　駘蕩春風散百城釣龍江上棹歌聲官軍不違

征徭少撓畫柴爐說太平　天邊草木舊知名為道潢池莫弄兵野市旋
收黃犢去明時火急趁春耕　欲將玉律播平康長見單于拜未央補國
正須如治郡春風隨處有甘棠　南墻鉅竹拂青煙正在空齋薄領前欲
向韓門借餘潤已將白璧種藍田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襲帥貫之
兼呈程泰之劉文潛二漕　未應雙井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
生還並駕洪都新府卻重開再三為問滕王閣第一頃登孺子臺定向此
中脩說事江邊不道故人來　程漕次韻聞有早晉得揩摸尚疑卻倅酒船
回錦囊忽至詩傳語玉壘未交心已契避逅四人今楚尾聯十載舊蘭
臺尊前莫發思官嘆奇絕江山直一來　許綸涉齋集送錢大受帥廣東
妙算無遺策私憂有劇談豐功期漢北小試見湖南援庸君何暇妨賢我
甚慙語將須尺一參可應魁三　淮甸為秦日私錢奉令時同拚慷弱罷
爭忍碎頰為報國存忠赤逢人惜贊緣相從又相別勲業迫男兒　送趙
端明帥全蜀　謀深無位可疇功端殷幾廷禮數同盡以四川歸節制重
來九折見精忠平生清白天垂相簡在登庸帝降衷萬里橋頭莫言遠恩
波只在大江通　況與求龜谿集杜季習遊恒山謁府帥劉公輙次劉彥常
韻作二詩送之　男往都忘去路難胃吞螭虎氣桓桓吳頭楚尾三年費寒
北江南五月寒　瘦馬繫門留我別明珠攜袖許誰看書生自有西江量何
止能濡古本乾　上相平胡不作難已聞亭障徹烏桓公朝問罪知誰敢
窮虜要盟故自寒燧燧報安千徼肅羽書飛捷萬人看書生夢想從軍樂
儁語銘功墨未乾　李習欲以銘捷者帥　韓淲澗泉集送施知院洪帥　便
好槐庭聽報麻少遲江右建高牙使華仕路應爭羨畫繡鄉閭合共誇別
院笙歌開祖席滿城桃李正飛花不知誰下陳蕃榻且看兒童竹馬遮
送辛帥三山　暫着鵷行卻建牙此身何地不為家閩山又作年時夢吳
會分明眼底花舒卷壯懷公自笑往來行李仕爭誇棠陰應有邦人望茄
鼓西風擁帥華　送徐斯遠從施樞帥隆興　暮春雨乍歇新晴綠陰生
啼鳥集幽聽殘花愜閑情惻愴百慮感良友條告行秉衣坐已久欲語聲
不鳴東湖波浩蕩孺子名與清今古信同調下榻人自驚公貧良可療我
志還當平臨觴毋重詞公亦為我傾　張禮書帥隆興　國是古難定公
胡亦帥藩禁掖雖禁路雅志已丘園在昔從諸老于今盛一門便藩方異渥
男退漫明恩家學資經緯儒科得本原等閑為出處何必較騫騫致主丹
心在憂時素髮繁紛紜誠幾變化任鵬鶚華閣猶前席洪都漫左轓建
牙儀甚偉分屏望還尊持橐嘉謀略橫經妙討論皂囊懷直節青瑣務忠

言紬史知無隱明刑信不冤治撓和上下力可正乾坤收歛當溪闔逍遙
逵帝閽九邊由藺拔三入匪趍奔落落終難合悠悠實易昏歸應思賀監
到日記陳蕃自歎驅馳困誰能顧盻溫春風動行李只有詩隨軒 楊誠齋
集送丘宗卿帥蜀 人似隆中漢卧龍韻如江左晉諸公四川全國牙旗
底萬里長江羽扇中玉壘頓清開宿霧雪山增重起秋風近來廊廟多西
帥出相誰言只在東 諭蜀宣威百萬兵不須號令自精明酒揮勁律天
西挽鼓卧蓬婆雪外城二月海棠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少陵山谷千
年恨不遇丘遲眼為青 蜀人詑蜀不能休花作江山錦作州老我無緣
更行腳羨君來歲領遨頭碧鷄金馬端誰見酒肆琴臺訪昔游杖入西征
詩集裏憶儂還解寄儂否 送宋師古龍圖少卿帥潼川 壁水蓬山徧
羽儀頌臺公府更光輝紫荷到眼垂持橐黃菊關心便拂衣鸞子逢籌年
尚少買臣衣繡日思歸小煩諭蜀須還報卸袖香煙侍太微 甲戌花時
策集英相看續賛各青青曲江初別春三月北闕重來再一星百石去官
君似邴千年歸鶴我輸丁因書若寄揚員外莫道山寒少茯苓 錢趙子
直制置閣學侍郎出帥益州 分未到五更猶是春二十八字為韻得猶字
錦水花潭照碧油西清學士舊鰲頭隨身琴鶴如清獻治蜀功名更武

侯無晚十行看暮召不應三峽隔辰猶垂楊管得人離別舞破春風勸玉
舟 送別吳帥 我公四海不數今小煩江西作好春落霞秋水只似舊
如何入筆事事新即令諸公方衮衮一老不應閒裏頓政緣山水太慇懃
日夜吁閽乞此身二天去人忽覺遠兩地起公端不晚蒼生未要怨東山
未必東山當此恩 送廣帥秩滿之官丹陽 北門卧護要耆英小試罰
中十萬兵天借金山吟落月身兼鐵甕作長城何如嶺上田歸路摘取梅
酸去作羹已有紫泥敦詔闕便應留住付鈞衡 周益公集留別金陵韓帥
仲通二首 十二麟符玉戟趍腰間仍映帶圍黃化行江國春常早訟少
階除日自長槐影綫趍三接畫棠陰光滿十連堂于瀨去路長安道詩賦
中和奏未央 再展賓筵入一春千金敝帚賴提撕泮宮正來儒侯藻去
學俄甘吏部甕人似塞鴻春向北心隨江水日潮西太平勲業須公朂不
用頻年戀節旄 次江西帥吳明可韻醉落魄詞 山川迴別赤城自古
雄東越鍾英儲秀瓊紳列何事黃扉殊未相黃髮如今衮職那容缺人心
恰與天時合看看手挽彤庭發初破天荒留與後來說 明可旨相人自云
近世未有兩者 才高句穩飛黃却悤鷺知節新詞聊卷波瀾猶泉玉琮
琤獲不比清切相逢未穩愁相別南園煙草南樓月湯關西出重吹徹垂

柳新栽寧忍便攀折 明可新創南園 沈繼祖艷林集上章帥侍郎 太平
之北從西起西方人方獨宏偉中興三相西蜀英魏雍沂國封鼎峙傳君
之專不約同應龍翔雲魚有水大數將集自有時時望令歸章夫子岷峨
英氣蟠千年千年鬱蟠一朝啓國應世命生大材天下重輕之所繫六龍
不動海嶽崇八柱嶷天穹隆倚 壽皇燕翼貽孫謀賓公從橐良有以龍
蟠虎踞帝王都居守重任不輕畀神州陸沈五終星有難未復已三世經
營江表誠急先移鎮上流實隆委議和但苟朝多安歲輸金繒殊未已無
事坐養百萬師所慮民貧財益匱胡雛何知蓄狂謀天其啓我或在此荊
州昔號用武國曹瞞落筆驚劉備况今吳蜀勢連衡衆時振撝忠拔廉料
人當要知料已上策由來當自治實邊至計耕與桑祖逖未可成敗議祖
宗德澤在遺黎中原自有壺漿至我公恩信結人深豈獨長城賢萬里訾
閫機會不容髮尚父宵征奚暇寐諸葛手擢將相權頗改吾短不自恃其
心休休能有容郎是古人勲業地往時韓富屢守藩以養威望須歷試一
旦大用無間言列聖用人有深意雖然五大不在邊端委面槐乃公位元
齡如晦不言功持効於君無泯美犬江之西有癯儒半生混迹漁樵裏兵
書一篋老無功耿耿但餘憂國淚一官漫仕不療饑五斗折腰安敢恥沮

漳時倚仲宣樓仕事成塵誰復紀此生幸識元紫芝令為晏御九目喜瀉
雖欲歌歸來乎繞朝有策不用耳函關請封一丸泥贊普可招尺書飛我
思古人不可見空對孤燈慕青史公能挈之於沉淵猶擬椎墨書檄字舉
似孫郎帳下兒或能道人意中事 上揚州錢帥 名世半千推碩德淮
南第一是揚州一塵不動邊民樂知有威聲懾虜酋 人謂儒生將略疎
世人元未識真儒天下武夫俱奪氣錢公赤手縛於菟 豈水有邑豈不
仕論者以為數世行壽皇所以遺嗣聖如此真材有幾人 虜久知唐
李揆近聞松漢犹乳虜在目中餘事耳不煩遠度掃穹廬 天津橋上
騎驢客儒者知兵似晉公五大在邊非所稱謀謨合在廟堂中 春風十
里揚花路天下花中獨有瓊樽俎折衝多勝賞一時紙貴有詩聲 淮南
好客詞人盛風雅而來大小山舊客尚餘枚叟在秋風零落鬢毛斑 聯
名雁塔終呈再討賊螺川又幾年范叔一寒今若此綈袍或有故人憐
少陵去聞依嚴鄭彭澤還家太守賢北道主人天下士何須蓋海問囊錢
萬事消磨獨有詩人言此派在江西所期誦句百僚上佳士由來經品
題 又代上張帥太尉三傑人材有重輕子房呼字不呼名天授家傳此
韜略國應堂上有奇兵 方虎成功張仲在惟忠與孝一心純英姿鵰鶚

洲前見異日麒麟閣上人 扶纔皆由一語温吮疽効命亦前聞聽得武
昌軍士説張家軍比岳家軍 元顔辛巳寇邊日十騎能收唐鄧州來何
養兵一百萬歲以金繒遺虜因 春秋尚復九世讎和議于今六十秋諸
將寧無持禄念將軍必不爲身謀 三月晦日即席和章帥侍郎 玉帳
清無一點塵決旬休暇樂延賓二天共醉千鍾酒三月惟餘一日春風急
鳥離猶唤友雨晴燕子也留人驪珠八七盈懷袖歸去行囊喜不貧 和
閻帥侍郎見寄繼祖歲在丙午少城試闈與憲車張大著涪陵盧史君諸
公酬唱不謂誤蒙安撫侍郎賞許兹承寵賜漢中所和七詩飫祉莊誦春
容大篇寂寥短章皆一代之傑作驪珠寶璐知所守寶矣唐人有言嘗於
詩集中曾相見繼祖晩出無聞何以辱大君子見知於未嘗參覲之初是
以益自奮勵不敢怠棄以負鑒裁抑聞韓子蒼謂作詩文必得印可乃自
不疑是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因盡用前韻賡賦 全荊百萬兵屯雲甲
光耀日爭晶熒中有詩書禮樂帥聲色不動令孔明幪府畫開多嘯詠風
流文采被諸生嗟予入蜀四載久恨未得承謦欬聲令爲屬縣方託跡似
聞號召將朝京荊州一紙賢十部字畫飛動詩語清居然二妙到部屢再
拜莊誦心已傾憶昔錦城秋月裏張侯更迭賦歌行人生聚散不可料如

月圓缺與陰晴豈期斐章辱賜和驪珠寶璐筐筥盈懷因徐辟見孟子有
志未就公其成 次瞿塘寄呈楊帥 轉柁邊樓陽夕陽竹枝歌斷送飛
航敢同計事追韓信每辱揚鞭問葛燈雁影入江三峽冷猿音呼月五更
長功名歲晩貂裘弊歸鬢應憐已點霜 送閻學衮尚書帥蜀分得雲字
韻 秋郊時出祖秋盡不餘分西湖貯秋色護日浮輕雲煌煌元戎乘行
旃駐河濆壁水官僚多飛蓋擬祥氛坐間皆詩流觴詠更紛紜司成風騷
將詩壇推冠軍分韻召衆作號令聽鼓鼖古詩重送別今當超前聞偉哉
益州牧學與窮興墳知略轢上前一洗凡馬群久著侍臣冠獻納趨朝昕
全蜀謀帥重臨遣上意勤惟先撫摩術可策恢復勳大脚竟未復以周事
夷獷蜀民貧已甚苛取猶絲棼公施活國手如拯溺救焚未肯錦城樂仍
靡使紛紛行看清獻歸以道佐吾君百壺致飲餞寧復惜辭醺蜀都雖可
賦於公何足云諸葛有盛心獨得之河汾贈言吾豈敢此意謝無垠抑使
後來者有感於斯文 送楊侍郎帥江陵 王春勤三接儒流見一真雖
中柔且直於尹學爲臣玉鉉當調化金城要得人行看司馬相端委靜邊
塵 蜀道登門日于今十五秋恩勤懷厲禰飄泊久依劉壺轂中臺望將
寛北顧憂望之多獻納有欲爲王留 送閻學衮尚書帥蜀 平章西事

久儀圖朝有僉言帝曰俞竟識向來袁彦道晉袁耽曰竟識袁彦道不
詩示用無憂今有管夷吾漢中席捲三秦定卞子功成兩虎俱根本所先
能用蜀況乘興運即擒胡 蜀備三邊兆最多西南未易便包戈嗟哉作
俑茶鹽酒久矣疲民戰守和築室道謀須勇決養魚沸鼎益煩苛歸來便
把中書筆留與兒童日詠歌 兵書一篋老空休尚記當年寓益州捫蝨
蓋嘗談世事騎驢聊復寄扁舟我方泥飲誇嚴武公喜逢時過武侯作此
短歌懷感遇遷斥班郢獨包羞 送楊寺丞潭父帥安康 楊子聲名鶴
在陰詩書作帥有謀深開關入洛平如掌擊楫中流酬此心胡運只今那
得久齊疆指日自歸侵君當草奏攄忠憤所領州名力去金項安世悔藁
後編送李憲推江陵帥變轆轤格 表餌計已決艱難人盡非猶煩使者
斧往載帥臣旂萬事本無事二移無不移因書漢三府爲畫未爲遲 晴
日近江西帥徐子宜 漢殿東頭玉珂回吳城西上錦帆開一天紫霧風
吹散千丈紅光日射來翼軫衡廬生喜氣江湖淮海絶纖埃淒涼只有山
前客何日臨津理去棹 和宋帥出示所送李大著 捬垣清夜十年愁
步遶西南處處州李蜀人也忽何江陵逢太白同嘲楚國看倡優梅花賦
就行人遠白雪歌殘兩槳流日暮江空魂欲斷更題九辯説悲秋 樓前

八送四前旌詩可丞安答 樓上詩添七字成蔽芾風中皆德意黍苗雅衷
盡仁聲請回南國條枚筆歸主中朝禮樂盟天下舉安吾始樂時哉王道
正和平 病中三復合人篇可但才工與調妍心在雩壇沂水上思士發
通歸烏岫雲邊自將鐵石爲傳授不與風騷較襲沿聽者坐中誰最喜丹
丘道士舞如顛章甫易足居士集見熊帥景曕 拂柳陰中數間屋蘸飯
濁醪美杞菊遶門問字久無人只有圖書伴幽獨剝啄是誰來扣扃手持
札翰趙吾庭風采九州安撫使得得遣騎相招迎我願識公從宿昔貴賤
殊途那易得親染雲牋責草廬驚喜盈懷仍歎息折節下士古所稀豈意
於公今見之況公位貌已崇重英聲凜凜威羌夷滿堂賓客皆豪傑從容
何止談風月野人自視殊缺然或可爲詩紀勳業陳造江湖長翁集賀程
帥因任四首且言久缺詩問之意 恩綸遣下漢江濱持許襄民借寇恂
千里江山皆動色列城條教再生春灌瓜風諗安邊策茹草寧無侍嘯民
方倚金城親邵父近君寧惜小逡巡 詩律寧惟似變風姓名久矣御屏
中逢辰千載合致主入夢九華仍挿空鐵冠倚聽新號令銅蹄終舞舊兒
童頌斛叶氣成豐歲邰遣皐夔侍舜瞳 肯優寒峴芳南徐行止平時每
裕餘荷紫端宜冠鷟鸑飛黄猗似顧蟾蜍緬懷夜燭賡清唱況許春郊載

後車從此道陪得如蛸虫分背龍澤空虛　先生一筆作詩壇更廣休戚
氏出從平日涵盟當未然于今悶足毋空從傳抄可但閒平水世庵從知
笑飯山潁帶輕來祇常日十篇破竹定來閒　復次韻寄程帥　節物多
多可挽追直須樂事趁芳時行春候吾花圍屋借景何殊月在池南呂當
官借宗大好風俗似鑒池臥明月對酒不無桃葉女和船却笑木腸兒山
家有約須重到定放遊人張水嬉　人家禊飲競攀追刺史春遊正此時
羯鼓聲中花作錦壺壽多處酒為池絕須絲竹娛安石賸有篇章付雪兒
閒道積招容下客老無佳句坐荒嬉　南園勝絕眞堪畫邊上誰為李伯
時山納嫩嵐使客坐花分紅影閣清池吟牋傳遍鷺鴻友舞袖輕於翡翠
兒東府西州皆四驕若為長伴酒邊嬉　春意垂垂如我老客懷領略欠
當時倏驚鶗鴂鳴清畫使有蜻蜓點碧池酒榼相過但漢友錦囊餘欸問
廬兒芳辰渠畫人靜索苦念從公秉燭嬉　羨公椽筆御陽秋黃鍾大呂
毫端收省閣高擬未足道文章老手第一流黟黝玄譚已驚衆倒河翻瀾
駛飛動逝中簡詩陸續來舊債未償新債重即令搦管書犯嚴擅頼四顧
口如箝吏驅行李仲北請可法致用公錫刻　平斛陸海吸滄江羽扇雍
容築受降許蔡衛湘全楚地了知郡檜不成邦坡詩北行連許蔡南去極

衍湘楚境橫天下澳三信謀王景物橫前穢貴才何妨折簡喚鄒枚連朝
積雨前宵雪總為催詩陸續來　不將杯酒破衰顏辦月凌風取鬢班儁
永要同無味味雕搜聊樂不關閒　客間久欲賦歸歟歸去何人為起予
平日嘔心空子墨羨公落筆便黃初　一樽規度雪寒朝小艇鳴弓杭射
鵰来用軍書送巾幗故人祭竈有佳招　平時渭北與江東文會賓筵幸
許同政使遙遙嗟去曾未應咄咄遽書空抄詩奚翅無瑕璧會意衆在
下風詩扶拉風斯在下更喜朝來賓鴈足陽春封寄客塗中　從昔文章
盡代翁言聞有物自無同娟妍佚玩花含露灑落還驚月印空底許幾工
憨擢夫信知妙斷有成風古今一印元呈露要在神融領會中　次韻程
帥征分惠糟蟹破戒食之因詩來索僧嗜欲割去土與泥調虞氣血等稚
兒拘拘謝謝世所怪未免鶴疑仍雞皮甘脆為目不為腹蠶繭自縛良苦
之兩螯公子大於扇九室春色堪為池九室春房州酒名開緘況讀萬選
句快意領此一段奇自憐思欲忍丈似泛流津鍾不自持明知喘疾有時
愈更寄所雪加餐詩　滿懷披霧尉生平到日音容隔暮城想見舟中留
郡泰可能酒處久公榮華家相業應門戶謝氏才華況弟兄愧我攜兒在
壓浑寸田境墒望茨京　人間塵不到壽邊詩老秉簡思湧泉十佛香名

仍世繼一壁素業自家傳斗城一去嗟多病賓幕重登便半仙西看諸郎
各行馬染須膏面計留年　門第應疑甚不庭翩隨府檄下山城江梅作
意先秋拆檻菊多情擅晚榮飲處疑香嚴畫戟客間張丈間殷兄主賓縹
緲蛩埃外信有人間小玉京　從公橐筆看西邊不比分弓出酒泉觴詠
每忘秋漏永平安曼有夕烽傳痼腸頓已蜂腰病妙手親逢鶴背仙歸將
霜鬢詫兒子為翁試校故新年　摧前整整萬全兵自笑空拳借背城更
遣齋辛混東郭坐令鵠卵化南榮黃陳得法仍宗派甫白論情自弟兄顧
我無能鄒貫役放公筆力擅西京　因詩衮病顧徒然鑿井今猶未及泉
藥幼霜須端有待囊緘玉唾愧無傳冥心凝學無言子授訣今猶不老仙
採妙衛生俄兩得信知臻蒙解逢年　程帥寄詩見憶次韻　擾擾飛潛
易陸沉化工刺手斬然新飲光一笑知誰繼試把玄機舉似人　清篇屬
我尉平沉寥寥玄關領會新從此倚門庭捕影更將形似許詩人　車笠
何人記舊盟惟公不作白頭新渠儂欲識九華伯可但詩壇第一人　子
雲屬思舊深沉脫手清詩語意新天上黃陳應首肯授公此柄淑諸人
送張文昌帥豫章　倚侯新年轉化鈞畫方三接但抽身平時但有凝香
夢盛世那無勇退人滕閣賓筵時可醉金華詩今看重新孟思遠過高齋

望不但淮鄉有酒鱗　試聞賓客重宣州到後兒童敬細侯薤本擊壇休
領擎崇陰閒俗見風流湖連市屋疑豐樂江遶城闉似石頭漚鷺要盟公
莫信江湖秖計半年留　客路寄崔帥笑語生春尉老懷鄒枚端復顧凡
才酒邊除罷長鯨吸夢裏還鷲去鷁催野渡水渾妨轉柂霜林寒淺未遑
梅神馳纈鄉凝香地却惜無人為挽回次韻　解櫜臨風得好懷秖今公
等貴詩才行裝併喜鷗夷滿春意如煩羯鼓催皴白重供飛雪鱠眼青還
對照溪梅滯留不惡歸仍好笑殺山陰興盡回　虎塞風雲自壯懷詩壇
先見不凡才至音忽作鏘金發急筆寧須擊鉢催蜀饜重奮頃上霤拜嘉
如嗅龍頭梅運家定遠比擬佳珠瑩光芒重戴回　次韻寄王帥屬　才
華弄逸可能追我識王郎自壯時酒處每看鯨吸海書成還想墨為池翦
交徒自憐忠鮮親音如今致道況莫斟詩剪數逐生之生可悉下兒嬉
次王帥韻　史君藉客及公榮慰我他時渴德深已為穆生重設醴更聞
正始嗣遺音打圍紅袖留連舞論檻黃花取次簪恰似雄邊臺上醉回頭
歲月歎侵尋唯遣萬鄉金繁萬州路　寄趙帥　揚州燈火萬家春誰着
詩翁寂寞濱舊臘新年無好況何須更問子姑神　銀鉤滿紙堕荆扉攜
事如今與頓還撫之可憐多病過德公深愧食言把　先生到館似趣材

慣見瓊筵為客開夜夜元宵日寒食一春儘可廁鄒枚　柳堤陰裏放船
開識面人家首屢回莫訝春陽浮大宅新陪詩伯唱酬來　一片飛花到
客襟當時便有惜春心即今歸路攮眼紅影彤珠綠影深　款陪仙伯
燕池亭不但新詩老眼明鼓吹激天飛鳥墮桂幢縣水棲龍驚　金田碧岩
野把盃前飛騎為捎篁戢筵五百年來逢此樂府公今續謫仙籍　李竹
衣綠薦玉腸羽衣仙袂儼分行醜顏一為東君笑媚白妖紅不散芳　醉
中記得新翻譜土宜渠州笑石州火急歸來傳好事為渠一洗世間愁
從公日日醉中歸柳贊長分最好枝舊約何如趁新約浪言燈夕勝花時
子駿福星方久照漂陽竹馬省相迎他時蘿水休重問市虎晨羊各用
訟戶無聲日燕閒經馳風月笑譚間自今王海添新集與鑑當年大
情
小山　每上平山把酒卮海鴻泉騤滿鳥綠風流人物詩書帥萬字千鍾
更屬誰　次韻趙帥　潘方人莫撓楚屋鐵為城曉日照仁恩春畬殺政
聲護邊一李勣增戶幾王成共指瓊花露如公徹底清　腹裏群經笥臺
端五字城少陵寧漫興渼善欲無聲竊聽鏘金奏仍聞破竹成君知盥手
處毛骨為誰清　我亦飽參僧氣根走百城諸公傳句法夫子擅詩聲自
笑屠龍誤時須畫鷺戒哦肩出苦語螢夜共淒清　自昔繁雄地蕪城壓

錦城惟公工活國上課已蜚聲畱庶幾當日調虞屬老成歸應演周頌宗
祀奏維清　出處陛沉轉首非每因傾倒念分違瘦羊博士尚骨立白馬
將軍今肉飛共仰鈞陳明帝極少須尺箠下金徽為公草罷平羌檄徑指
淮鄉舊釣磯　酒會頻頻詩課忙從公祇㶚了星霜盧舟自昔安鷲濺左
角從渠赴敵場戀月每忘寒夜永寄梅渾拆驛書香吟邊更獻秋螢苦滿
聽青鸞嘯女床　北歸客子謾貪忙河欲生冰野覆霜他日鶺鴒常避敵
即令竿木又逢場思遲正坐相如渴文好知禀武仲香妙語鼎來吾拜手
乳泉更用汲銀床　月姊多情鬭綺窓浮雲著意護飛霜豔桃儂李寬園
坐舞雪歌雲各擅場醉倒不堪酬禮數歸來纔得夢魂香明朝誰肯為青
客但載茶鐺與筆床　齊于喧呼解纜忙驪衣谷颯冷禁霜行分橋頃新
岐路心屬毛錐舊戰場談笑慣陪北海酒護青擬炷后山香詩簡償青生
毛羽飛到幽人夢蝶床　眼眩如看九色霞女膚側理字棲鵶挽回春事
憑詩力留住風林欲褪花　遊人笑語問朝霞處處相隨攬肉鵶上冢歸
來更乘興醉依柳影藉梨花　詩仙催客共流霞不待高城噪晚鵶好競
春光醉良夜即今庭院已飛花　平持花酒費詩魔踐坐愁城誰為開六
華妖姬十從書生視遣斬關來　前知紅藥號增處別許金腰一朵開

名在金甌花會得即看飛鴻下天來　昔非波光修禊事賓筵術枕玉奩
開重遊溫鷲應銜眼定記曾陪杖屨來　紅藥主人修月手泳搏許為故
人開肯數客子如王式一聽驪駒卻悔來　南遊可得再書儂芍藥酴醾
陸續開看自花開到花落紅集時候卻歸來　嘉賓飲興未闌殘卻倩織
纖捧雪園一笑舉杯邀月姊為渠聊貸廣寒寒　天公一笑曉雲殘戲與
璇穹貼白圖試問天風搖翠袖玉肌何似玉笙寒　妓臺香裏漏聲殘金
步搖歌闌作團羯鼓更催銀字管等閑驚破一天寒　技撐獵趣大城春
蹤跡猶煩問水濱更醉南州好紅紫凝香詩伯是花神　前歡已悔東溪
夫後約如舟敢再違連夜揚州昔年夢小梅清瘦杏花肥　陰晴驟雨寒
猶在約勒群芳未盡開銷得燕堂千杖鼓旋看錦纈裹條枝　平山已自
勝超然況復鶯花二月天管領鶯花屬仙伯不應草草賦歸田　呈趙帥
虞美人伺凝香仙伯鶯花主推意憐羈旅略分春色便濃歡街吏何煩日
日報平安詩人一醉龍公妒恰恨今朝雨鬭門獨豹種仲簡也勝樓樓
鋪守風時　鵝鵠天詞　閑去街頭賞大花翠帷珠幰護豪華西真宴罷群
仙醉千尺黃雲錯紫霞　圍粉黛閙蕭茄使星暱處駐畫槎定知今夜遊梁
夢不落西京姚魏家　過賞揚州百種花因循志卻蒼蒼華客間情刹分

題觸坐久還生醉眼霞催撥鼓聲鳴茄索催回首關歸楂清明寒食風煙
地判對今春不著家　醉聞東風百種花醒來長海誤隨車須知綠蕚黃
蕭底別有春前桃魏家空想像潑醱嗟夢雲從此漫天涯二年得趣花前
約潘鬢緣愁恐更華魏鶴山大全集即席和丁變帥鞴送行詩韻　人生
行止莫非天去國重來十七年學自孔顏期有是道非身辯敢陳前憂時
正念梁甌缺規已當如趙璧全若得詩清身不壽儘教人道是登僊
明識翠剪新詩勉我當今尚可為知覺斯民知覺我溺饑天下溺饑誰志
亨不管身窮達誼正寧論効疾遲倒盡玉瓶談未了沙頭忍淚與君辭洪
平齋集送與元鼎帥　泛觀天地間一氣如燹鼎半鼎沸正急半鼎獨爾
靜從旁更益薪既往漫不省時當起沃之鰌鱔轉修綆長空墮旋頭胡命
懸漏頃不戢方自焚餘焰燎台境淑從淮漢擾馴至襄科警勢欲合南北
事須得要領和固不可為戰亦未易還中興關人謀而可倚天幸君侯當
經綸頗收在禁省憂國如憂家申且抱耿耿袖中平戎策直欲縶其頸玉
斧下青冥上前建巨屏秋高馬正肥慨慷沂巴郢錯旗凜太一福星映參
井蜀從更化來舊俑甫蛙蛙風寒不喜護遂揆芳須寧內勢既跌躡外兵
且賛褒但嗟車轆轢未見旗整整胸中百萬兵氣墊提虎貔凉飈送先聲

兒蛾已匿影。自昔樹勲業。莫先拔魁頴。共功非衆材。殆類無麪餅。孔明駐
漢中。欲翦漢賊梗。委心任費禕。屈膝拜許靖。笑談扼姦雄。老死不得騁。至
今出師表。日月光炯炯。惜哉會潼關。不從魏延請。公才幾諸亮。謀略濟忠
鯁。機會有可乘。臨事勿吹冷。秦隴吁嗟定。歸來頹國東。頃磨潘水濱。銘勒
燕然頂。諸生筆如椽。須公一笑肯。劉漫塘集儆將軍歌贈周叔子馬帥
君不見細柳將軍專號令。壁門不受天子命。又不見隆中將軍天下奇。屈
致不可就見之。丈夫意氣類如此。達則守官窮守己。蕭壇未築國士去。軍
令一申美人死。王翦定須六十萬。李牧必遵前日軌。掃門求見齋舍人。魏
勃安廣何足使。武皇踞厠對衛青。淮南君臣暗歡喜。寥寥古道不復見。後
來捷徑何紛紛。炙手可熱。舐痔未爲勤。金珠要結備奴隸。鈇鉞倒置由
他人。儆將軍。今無矣。狂預茫茫通貴近。聚度浮沉聊卒歲。兩貨屹立尚如
斯。噲等區區焉足計。儆將軍。今有之。我得見之喜可知。行年六十未爲老。
三衝致位官非卑。毛錐子。毋我欺。妙年手折桂林枝。長鎗大劍溺胡爲。十
載安邊功。書適太常旗。周宣方歌境土復。吉甫已賦明哲詩。詔書星斗爛。
驲騎風雷馳。平生許國心。日莫恐倒施。老囊九扣閽。山立志不移。時勢一
樽酒。山水自娛嬉。儆將軍。誰與同。子真已去吳門市。杜陵不見天隨稍頹。

有倜儻大杖屨時相從。虎丘山頭弄明月。姑蘇臺上吟清風。爲樂良有極。
大義終無窮。謹勿爲舟載西子。有時徼消占非熊。許應龍東澗集和闕帥
詩。龍飛天子攬英雄。舊德欣逢泰道通。丹詔果然頒北闕。綵舟行矣駕
東風。雨餘杉逕新添綠。暖入花粧旋舵紅。待得湖邊春色滿。我公已在鳳
池中。新鑿南湖接海潮。油幢領客泛蘭橈。那知半夜雨聲急。却放新晴
物色饒。盡日登臨陪步武。高談灑落絕風標。陽春白雪真難和。泚筆惟書
道路謠。曹彥約昌谷集代送禮部楊侍郎帥江陵輔。鼎鼐真才筆橐禁
清朝人物獨先生。從來馬老荊州望。可但元公禮部名。謀帥直須醫國手。
撥煩何以慰人情。送春又數春回處。恩史堂堂背我行。慈恩一集成三
紀。朝路相從不半年。託蔭身如松下草。顧交身已社中蓮。一時事體公輕
重。到處參辰我後先。折贈不須門外柳。病懷落莫正如綿。劉後村集送真
舍人帥江西。諫書元不爲求名。上有穹蒼鑒至誠。奏傳觀皆動色。豈
知難悟漢公卿。聞道泉人截鐙留。翰林從此去吾州。村中父老相持泣。
但祝今侯似故侯。舶客珠犀湊郡城。向來點涴幾名卿。海神亦歎公清
德。少見歸舟箇樣輕。應對玟諧路亦開。漢家天子日招徠。當時惟有膠
西相。不向平津閣裏來。淮漢沄沄戰血腥。蜀山飛哭不堪聽。如何一綫

江西路。獨現奎星併福星。自昔安危等置棋。繁人着數匪天爲。何因國
手來當局。要看開奩布子時。少小聞人說後雖。至今未忝滿宗周。自嗤
謝病離軍去。始聽王師下海州。身已爲民與世疎。的無一步離村居。昨
朝出郭邊公至。療了窓間數葉書。送胡石壁帥黃西二首。制難由來
在一賢。青冥鈇鉞授中權。漢家圖已收群策。胡運何曾有百年。不待集頭
蒙上賞。莫云幹蠱是虛傳。提封五嶺包餘浸。黎母山猶在次邊。此段君
王付託誰。明公身可荷安危。常遊參帶春携客。忽奪兕奇夜出奇。忠定罷
兵總建紹。襄公討叛止邕宜。腐儒雖憶如同載。堪棄平蠻第二碑。迎侯
林德輔帥參一首。西埜約余同薦禰。六丁力盡不能留。當歸集賤追風
騄。皓首還登載月舟。伊昔士元曾別駕。即今子美尚參謀。浮築模外何須
較。且可歸來東湖遊。劉龍洲集謁郭馬帥。千金買駿馬。百城市蛾眉。長
安酒家樓。揮洒驚人詩。天子不得臣。公卿氣吞之。俯視兒女輩。目瞪男子
奇。誰知金陵都。五年重來茲。累日以弊塵埃。賁戎綵。故人風雨散。知己
今爲誰。郭侯山西英。石有熊豹姿。麗戎西忠嗣。鶩水人所思。垂芳到雲仍。
大將莽世爲。兄弟各三衝。父子步武隨。萬戶侯冠軍。金印何纍纍。雖然平
戎策。終辦未得施。方今群胡擾。以覺虜運衰。逞短單其西。會以蒙國斷蛇豕。

至吞噬。干戈極猖披。盜賊毛蝟起。斂民及刀錐。父老思漢官。壺漿徯王
師。吾君自神武。妙算出籌帷。收攬天下才。尺寸不可遺。機會一日來。恢復
此其時。况如郭侯者。禮賢正謙卑。使之會雲龍。列城歸指麾。安知古中原。
不使同驅馳。過也久淪落。狂名諸公知。然亦壯心膽。志慕鞭四夷。脫靴奴
將軍。乘翁韋元規。有音世不賞。詩酒聊自嬉。霜風忽無情。一夜冷徹肌。高
卧百尺樓。閉門無晨炊。起視匣中劍。依舊光陸離。有恩或可報。一死所不
辭。謁淮西帥。家住徐城未卜還。歸心正在杳冥間。東遊吳會三千里。
西入成都一萬山。解使愁腸能寸寸。空令淚眼已斑斑。此情不告英雄帥。
說向兒曹總是閒。陳藻樂軒集別林黃中帥湖南。清秋纔轡馬如雲。論
定忠邪累白分。湘水傳呼新刺史。霸陵改觀舊將軍。平生孤節人難到。自
此一番名愈聞。定有詔書催入覲。不勞下擔楚江濆。袁蒙齋集和越帥汪
仲宗拜聽韻。稽山塵宅盡神仙。多少崇塗屬鉅賢。萬壑千巖長似舊。一
翁二季美無前。風流自惜遺芳在。衣鉢于今
盛事傳。行見直聲追軌躅。豈徒慶禮侈賓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

帥　詩二

李溉豫齋集送樊澧移帥瀘南、金龍直崴當玄冥憶公剖竹江陽城
碧鷄坊中駐千騎栽詩餞送雙旌行遲人到處説項斯豈賤子故唯先盟
一官半水謝推輓扶策仍許從諸生隻詞華衮豈易得再以薦墨光姓名
一朝去我生怊悵呱呱欲作啼雛嬰向來宦海四十年白首一節無斜傾
只今耆舊直可數焉不住奏司樞衡詔書連年到西蜀歸田奏上群兒驚
西南夷蠻雖稽顙男耕女織皷不鳴廟堂徽桑成無事正以卧護煩老成
犬羊腥羶亦人耳悦安惡擾皆其情不須談兵但飲酒帥非爾帥乃父兄
秋光如水漫行色牙纛獵獵風有聲僮褐迎道沸群喙弓刀繞帳森千兵
丈夫未遂調燮事華皓得此亦足榮觀公畜德有餘地如海既酌隨復盈晩
福袞袞蓋未艾善頌何以歌蕭笙更須書考二十四永與松鶴同堅清
張紫微先生集送馮元通帥夔、烈士志徇名仁人思愛日馮公仗節歸
頫全忠孝術狂童昔兆亂天常幾反易大臣清國也公實預謀畫白士爲

臺郎未着聞在昔義爲軒冕重功在鐘鼎勒十載循故官念言爲伊鬱適
來升宰士式序期日名槖封郤復上告去更莆力官禁豈不懷志養不違
息顧我暮髮我日念掃坐域公方詠南陔肯爲高官職絶裾舊疑温抗跡
令帥密都門行餞君視古無愧色柔甘既獲奉中外等事國雖是平生言
勉哉宣澤喻安國西窓集送江玉山侍郎帥成都、形勢四川重明公膺
此行戎車驂五馬使節導雙旌修阻路雖險坦夷心自平西征務宣化不
獨在休兵、驛路繞秋着江行迥不同君山青入望漢水白浮空餘事多
詩興先聲早治功進知下車日政不羨文翁　昭代文章伯唯公第一流
西清朱班玉長樂最藩侯廊廟俱青眼功名尚黑頭遥歸定師保小爲陝
分留　憶昨賢關裏嘗參弟子員高文工右史至理悟伊川北面心三月
西傾勝二天何當容卒業着處使加鞭　字溪陽先生集賀田都統再帥夔
十乘由夔入釣魚飲江無馬厲安居瞿塘催要金城壁即墨爭迎鐵衆
事八陣旌旗蛇勢蟄九關風月虎符虚白鹽萬丈齊天屆揭日奇功大字
書　桃李三生黄口兒春回桑梓故墳吹燕依舊主令還再見守空株懶
未移暫對少陵堂下瀼遠懷靖節菊邊籬好風借與一帆飽歸趁江空水
落時　謁夔門桂帥　壹歎璧璥化清夷哭把宗師正印提繡旆大重湖

勝馥錦江桃李爛成蹊旌搖蜀水春浮峽旆靜蠻天月滿溪衣衮歸歟近
宸極珠躔嘉歎啟頭西　志欲商伊學欲顏孝師夢遶五湖間不違華至
仁三月親吳寧解雪萬山流海浪浮蝸戰角排雲應許豹窺斑還丹知換
塵凡骨想得先生未出關　賀鄂帥張仁簡　八牖玲瓏義理天復齋心
印妙親傳化爐點處金非鐵史筆清餘舌亦賢吹息兼蘆湖外月炊生榆
柳竈中煙水浮鄂渚連牛渚公子行行天上僊　不爲名韁浪出山未門
桃李恐闌珊帥尋湖海胸懷闊道滿乾坤耳目寬水驛已終三楚尾天關
猶向五雲端登樓便欲騎黄鶴已與書生換骨丹　赴大寧司理賀俞帥
見說三關息虎貔風高白帝卷旌旗擎天砥柱瞿塘險保蜀規摹陣石
奇誓出祁山禽仲達背屯漢口學姜維枕戈心事聞鷄起未必開眠聽竹
枝　入手青衫愧壯顔悠悠底事白雲間有心文字幾千卷適意茅茨三
兩間可柰紅塵飛白羽不容黄叟卧青山欲從寧水成仙骨趁得先生未
出關　王初寮先生集聞青守梁元彬移帥定武作詩寄賀諸梁　相門誰
數十朱輪華鄂今看節制分鄉里正思前召父朝廷難輟大馮君風聲自
是墳冕合忠力同輸手足勤應有池塘春草夢夜闌還繞北山雲　聞帥
府大閣軍作詩送梁帥　坐想郊垌皷角雄弓刀十萬擁元戎今傳帳下

偏裨傑聲走山前部落空勒石何須稱竇憲反風已卜相周公自嗟不預
從軍樂賈勇猶能氣吐虹　和梁才甫贈定帥元彬　汶水衣冠記昔年
明堂一木起扶顛孫枝競秀傳家學華鄂聯榮擢帥權西首規摹留閫外
北園風景付觴前晉陽親近皆兄弟行集天朝拱細旃孫燭湖先生集送
劉蘇州誠之帥夔門　卧轍違吳會開帆指蜀門江關自奇險節制故雄
尊一吐遐方氣勤宣聖主恩歸來對宣室獻納佇司存　了了八陣磧巍
巍三峽堂竹枝歌感槩麵米醉淋浪今古英雄思風流翰墨場公行秋水
落穩穩上瞿塘　和制帥效謝康樂體讀書在雪屋長嘯亦蝸廬茲晨
從遠役不乃爲飢驅夕棹悄煙月朝帆暖菰蒲情欣秋風至體愜袢暑徂
拾魚未收潦爭米聊趁虚廊落展遐眺春容進前途幕畫諒何取世用實
已迂分閫重節制三邊稽調娛功成報天子朝珮歸與與下客一何章窮
途非所虞江山侍公賞佳處小踟躕揚鞭郷容亭類叢別襄陽帥　淮海
崇陰已著行部移小隊入襄陽江山尚帶戎馬氣齋閣凄閒編簡香甘昔
賢名滿梁楚向來爲政壓襄黄風流高出山翁上不用擊鞭問葛彊　同
張帥出郊客有欲別去者作詩留之　元戎小隊出郊垌落絮遊絲亦有
情縱酒欲謀良夜醉繫帆何惜片時程摩行之者齋集上浙西張帥十首

先世精忠百世尊重扶日月正乾坤歲寒最見喬松節凜凜清規在子孫
大學無傳久晦冥英英伯氏獨推明隱齋會得名中意明道伊川真弟
兄　天邑由來最浩穰正憑威信執豪彊況公不剛圖撲應須索神醫肘
後方　條教初頒洽里閭米鹽靡密見紓餘而今坐嘯鈴齋靜鷹鷙行空
無縛書　薦士今誰有古風不論蹤戚與窮通憐渠報國河南尹媿我無
私第五公　來覆長裙客幾千雙鳧乘雁一天淵交情可笑書門老不肖
從來有失賢　御吏何憂束濕難如今門內已相安羔羊正使閑風化他
日翁歸尚可觀　給恐偷兒喜探丸邇來通夕寢何安鑄須自有金丹訣
何事丟丟趁後冠　擁註誰云壹切功軍儲百萬若爲豐能令剩入皆公
上從此深根得裕農　曾上雲端歎祝融更臨濤海揖清風於人又見張
夫子眼底紛紛一洗空　王炎雙溪類藁　送黃尚書帥蜀　六蜚駐蹕臨東
吳益州遠在西南隅君王右顧入念慮選用名德分麟符文章政事俱第
一袖手未肯持鈞樞清獻之清過於水忠定之信學豚魚二賢寂寂來有
繼蜀人惟恐公來遲浙江萬里飛鷁首祝公善保千金軀鬢髮未見一絲
白歸來便可居丞疑清時緩帶鎮方面問民疾苦勤搴帷頗聞今蜀與昔
異昔日民肥今已臞願言細意護根本要令可與同安危更須推轂拔人
物勿念折籤留羌夷想見明年初下車錦官城裏花正都四郊按堵但耕
鑿春風蕩漾隨旌旟屢遨頭一笑父老賀九重不用憂坤維　曾協雲莊集　送
句光荊父均帥維揚　寵數頻煩色愈溫耐官丞相兌家孫川原迤邐提
封閫極綠森森嚴上將尊心識古人風節似望知前輩典刑存春風草綠長
淮淨眼看頻流雨露恩　大父曾開刺史天園應陳迹尚依然邦人都作家
風在故老今推宅相賢仗鉞東旋仍置使輕裘緩帶更安邊須知此日分
憂重更覺光榮掩後前　華鎮雲溪居士集　用韻謝越帥程給事　大屏元
侯重爲論自慙涯淺匪多聞已當壯盛逢清世敢向南山戀白雲宴以望
黃終永日寵將珠玉煥新文願憑陶鑄沖天去黃閣門前拜使君　程公許
滄洲塵缶編　代上夔帥丁文伯　壁月行素空流魄寒潭水水非與月期
月豈待濯洗天光發於定妙契元一理士生無南北樂在相知心同行不
同調有如辰與參一言針芥投山水皆知音長齋天下士執鞭愧我後當
時漁舟逢最說度公旁十年一大伸西樓賴回首油幢古夔子鎮棘外南
宮實鑑貯英栽種筆題至公訊舊一以悽浩蕩華表風宇縣莽煙塵人物
寔今睽蕭並闊其芳所御或茶蓼隱憂不遑寐今我憂心悄古今幾枰棋
勝敗無常形世豈欠國手一著何可輕但恐當局迷渠知死可生向來一

寸心行世幾浸落矯性動有妨幽思誰與銘爲君歌慷慨長風起天末
木皮口紀事爲故汙戎帥何進賦也　驅車木皮口地接嘉陵市山川鬱
盤紆草木慘憔悴昔在歲辛卯大將何憨子行營與賊遇力戰遂死此道
逢田舍翁欷歔問所以耳目親見聞朴忠今無比況鴛老不衰甘苦同戰
士以此得士心急難不相棄聞制力主和豈虞敵情詭彝羆方交馳羽書
戢狎至初冬二十五虜入我內地或渡河而馳或截路以伺俄然斡腹來
陡若自天墜諸軍抽摘餘精銳能有幾千兵僅局台蟻闘殊未已可思貞
將軍同生亦同死落日臺土脊鼓寒聲不起至今堆阜間白骨猶紛委語
罷吉凄哽相顧潸淚泗念昔佐戎軒世屯未云弭主公極仁明惻怛念此
事露章白帥典爵子嚴廟祀意將勸忠臣爲國當盡瘁儒守隴西和武將
田與李田峴李沖　後先被褒錄若姓編國史敵知吾有人心寧不是忌自
古重徂征司命在主帥要託或非人險阻那可恃爲寸數君子一死甘若
薺推原其本心死莫益於世事大謬不然舍生而取義乃知丈人吉易自
有深旨性轍恩復云方來那得諱長謠激淒風嗚咽嘉陵水　虞儔尊白堂
集　送張伯子尚書帥隆興　春容聽履上星辰玉筍班中第一人暫藉威
名分閫寄賸留風采照廷紳何人重記西山雨老我空傷南浦春此去莫
貪爲郡樂紫樞黃閣侍經綸　十年沉落困推擠出處於公恨不齊本謂
重來酬契闊豈期一見又分攜風吹渭水波聲小春壓陽關柳色低老矣
銷魂難語別且須倒盡玉東西　李洪芸菴類藁　送范至能帥桂林　口伐
奇謀盡可許歸來猶著侍臣冠縫林草色供詩思鳳沼春波濺筆端誰謂
玉堂真學士暫臨桂管小長安元戎十乘無遠邁上閣宣麻句已圓　送
史志道帥建康　聲橐明光備武文王麟暫剖別兌雲朝中禮樂謀元帥
天下英雄有使君陋矣齊丘雷十萬鄙哉諸葛縣三分公歸豈作東征速
彝鼎將書第一勳　吳泳鶴林集　送鮮于帥　戴錫珪符起伏龍遥提小隊
出南屯軍容倒海鯨波息旗采吹雲蝃蝀空但倚碩才爲保障仍開誠意
接兵戎渡瀘已覺秋風晚事看籌邊第一功　時事倉遑卒未休三邊烽
火又驚秋養鷹未得鷹揚力養虎終懷虎噬憂面勢只緣前局誤肘方合
向古人求玉關不是無兵守上策人心要急收　憶昨行臺再見時恍兮
浩水送將歸手神北舊做加瘦道力于今轉覺肥賴有一燈標日指曾無
寸草報春暉孔門獨立成何事秪舞風雩詠浴沂　王灼順堂集　代公慶上
郭帥　唐家尚父幾重孫宿將齊推第一門新擁鋒車還北闕暫辭戎律
控西藩柳營平日摹輕敵龍衮今年識至尊好在樞庭展韜略試看餘力

整乾坤。昔年先廟謁汾陽，援筆從公寫短牆。再別巴江油戟下，七逢天竺桂枝香。甞途自許安仁拙，浮俗誰憐衆士狂。客舍無煙饑欲死，尚愁知己問行藏。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寄方帥。吳楚山河盡付公，君王長策在平戎。人才王謝風流似，地望東西節制雄。赤手尚能探虎穴，白頭空是釣魚翁。將軍知我非徐庶，不向江邊起臥龍。賤子如今休說窮，玉麟銅虎信頻通。君今持橐甘泉裏，我不技書苦海中。且願耕桑依地主，長教溫飽荷天公。回思三十三年事，一笑相逢兩禿翁。林希逸竹溪集別吳帥恕齋學問功深道待民，但曾補處舉俱新。來為閩嶺詩書帥，歸作甘泉侍從臣。政劇不辭身自苦，施多却似郡非貧。前賢好事推行徧，玉帳如今有幾人。 獵獵江濱萬綠旗，戀恩非止送公時。賢如司馬家求像，教比文翁學有祠。半月趣行三被旨，殘年惜別兩攢眉。東南民力閩尤困，到日論思首及之。 七聚人人苦戀行，吾鄉一事更關情。郡貧已極民頹甚，歲計祇於寺取盈。官要扳曹寬未許，閩無保障害非輕。扶持有意公還去，條約春初恰講明。今春恕齋方為諸邑不濟樁管區處。 公來植蠹我扶犂，苦憶京塵判袂時。墀下一回瞧服謁，漢千戢度錦箋貽。去思定有愛棠集，戀別空吟折柳詩。梅子正黃晴又雨，風檣語燕夢追隨。吳帥用前韻以別再賦

以謝。碧油幢下詩書帥，吏案如山彊撥開。領客雍容游郡圃，柳間松下步行來。 主人愛客情何厚，盡日移樽逐處開。古柏寒梅俱問訊，追思猶說海棠來。 清晨玉帳方違拜，一葉江干艤未開。多愧元戎懷舊雨，殷勤惜別袖詩來。 村居僻甚城闉遠，遁俗柴門又不開。忽漫出山歸自喜，龐翁還謁恕翁來。喻良能香山集送呂憲帥維揚。 讀我宋實錄，元豐治明昌。五年九月中，上特開天章。從容謂輔臣，遐民疾可傷。呂獨為朕言，他人終未嘗。已乃命正獻，由定帥維揚。學士加大稱，庸以示寵光。移鎮未去久，趣歸總臺綱。爾來九十年，誰其踵遺芳。我公嫡孫行，祖烈蔚載揚。持節古閩粵，攝事今福唐。仁風雜和氣，盎盎如春陽。比詔王律璽，圜扉春草長。英聲飛九重，御屏書益詳。廣陵大都會，經理須才良。擁麾往鎮之，非公諒誰當。延閣陛寶書，恩綸湛洋洋。左符分淮海，西顧寬巖廊。想見入境初，洪觀爭星風。折衝向樽俎，宣威謝金湯。行看有釋召，衮衣侍虞皇。賤子一何幸，獨庇逾兩霜。誤蒙刻薦牘，名徹凝旒傍。受恩未知報，肝膽徒激昂。唯祈轉洪鈞，復立弟子行。 送侍御帥夔府。 湖海當君國，江山白帝城。凝香餘坐滿，飛詔趣遄征。譽處千鈞重，輜車一刃輕。攀轅雪眉老，送目逐雙旌。 千古楚東郡，風流今在茲。曾公元直道，丈正不妨詩。鉗吏似東漏，麈龍如

使兒。甘棠足遺愛，會有去思碑。 西風動行色，詩景繞征轉。赤甲懸危壁，黃牛寫急湍。猿聲雲背落，山勢馬頭蟠。天險須人守，毋辭蜀道難。 諸葛仍祠廟，公孫只故基。棟梁酣夕照，雉堞蔓秋葵。耿耿登臨意，悠悠今古思。烹鮮不勞力，餘事杜陵詩。 四海猶多事，中原未版圖。皇心思啟沃，赤子望霑濡。八陣難留滯，三階拱進趨。茂洪寧有意，江左待夷吾。 送陳給事帥四川。 四海繁華一蜀都，君王謀帥意渠渠。百城赤子煩摩撫，一代長材獲展舒。玉壘倚空充屏翰，鐵衣如洗護儲胥。襪鞾帕首郊迎處，想見旌麾入境初。 禮樂詩書一世英，碧油青鬢二難并。慣看詞翰滌三峽，剩有精神驅五兵。蹔向坤維聊鎮撫，却歸天闕致升平。明年春水如天日，綵鷁來風向帝京。 送師相陳大觀文。 地總全閩控百蠻，政成治寂二年間。五十里見耕桑盛，百萬人放日月閑。 腥風吹海向來驚，玉帳分弓射怒鯨。千里妖氛都鏡淨，商船載月夜深行。 頻年秋稔穀相因，八郡恩波著處匀。長樂城中家幾萬，家家生子總名陳。 化國熙熙日自遲，棠陰無訟草含滋。何人剩伐南山石，大刻詳書德政碑。 裴令有心吟綠野，贊皇作意向平泉。君王夜半思元老，明日金甌覆墨鮮。 黃童白叟走跂跂，總向城邊遶去輪。願為此邦聊小駐，公歸誰作萬家春。 將令四海變虞唐，那

得夔龍滯一方。奇語邦人休卧轍，道傍行看舍人裝。 溶溶曳曳白雲閑，救旱濡枯頃刻間。四海蒼生望霖雨，謝公早晚起東山。 朱朱白白總精神，共喜今年化筆勻。尚有窮鄉寒谷去，政須一氣轉鴻鈞。 閻蒼舒集贈郡帥郭侯。 東南形勝惟揚州，介江負淮作襟喉。有國以來幾百戰，弔古千載空悠悠。哀哉荒主與蕩子，鈍盡鐵劍崇倡優。迷樓九曲欄如畫，珠簾十里半上鉤。當年二十四橋月，曾照三十六宮秋。平山堂上一長嘆，但有衰草埋荒丘。歐仙蘇仙不可喚，江南江北無風流。何人復誦廣陵散，黯然悲恨不可收。只今英主正用武，增五萬竈屯貔貅。金城鞏築壯營壘，綺疏細錯良田疇。神謨廟算萬全舉，天時既至須人謀。將軍山西名將種，家聲直到青海頭。男兒有死必報國，正當為上分此憂。勉旃遠辦古人事，貂蟬本自出兜鍪。劉崇龜集寄桂帥。 碧幢仁施合洪鈞，桂樹林前倍得春。莫戀花時好風景，磻溪不是釣魚人。鄭道鄉先生集送望之移帥荆南。 荆湖地與蠻獠通，江陵開府節制雄。勁兵十萬擁貔虎，鼓角聲動波濤風。列城如子滿棊面，一一元帥呼吸中。陛下鉤簾撫天宇，妙選百辟今屬公。楚峰峻拔江漢廣，精光帶影落渚宮。懸知黃鉞日飽飯，酣歌鼓腹均兒童。裕陵松柏老霜露，鍾山杖屨埋蒿蓬。自從知己失君相，翠旗熊軾西復東。[illegible]袍

可想不可見十年一夢朝來空荊湖雖重豈留處朝廷百度皆元豐 寄鄧帥杜君章學士 舉府名卿厭鳴玉竭來南陽朱兩轂胄中雲夢吞八九終然不貯閒榮辱生令政事邁前人容易端如探筐麓去年持刀今扶犂所至熙熙豐穀祿華堂夢斷恭絲竹笑謂鄒枚不如肉公雖飲少客自醉但見銀餅倒鯨吸明明天子正搜賢真賢繼踵還符竹勲勞翊已踰屏風八命難淹一州牧願君快向百花洲更集賓僚勤把菊 聞王若愚除桂帥 鸞臺鳳閣並門居同荷先皇獎眷殊諫草悠悠空皎日年華忽忽幾青蒲朝廷擇帥君來越鄉里容身我念吳萬事循還總如此目前何必較榮枯 韓元吉南澗集送湯丞相帥會稽 淮岸春來罷夕烽君王奏凱大明宮守關豈但勤蕭相分陝猶宜屈召公綠綬不妨龍衮貴錦衣真與故鄉同政成更上平戎策歸作麒麟第一功 輪墨英名多士先經綸長策萬方傳火知燕許文章大要自皐夔事業賢曲水蘭亭修竹外都門祖帳百花前去天尺五調元舊肯使邦人借一年 疇昔追風幸執鞭詞場好在筆如椽十年騁驥猶瞠若晚歲登龍未偶然下客陽春驚白雪何人綠水近紅蓮尚應九里蒙河潤他日一天今二天 趙蕃淳熙集謝張帥試仰元戎貴還膽簿領畢居閒凡幾級其勢可懸知屢進黃堂拜威蒙青

眼期庭華紛駢飫歆劉聽淋漓既納遠離謁并煩道路資聞令叩齋閤禮謝歷堦墀披豁忘名位高深詎測窺憂人多語政餘事亦論詩似欲傲凡作何勝枉譽辭更成湖上集仍厠幕中奇七字昔靈鷲五言今總持兩處皆有公留題流傳久已困收拾尚無遺自省才惟薄雖堪德過儀受之增踧踖見者亦驚疑暫爾休行役於焉紀謝私釣竿如可把懸榻定除綠陸游渭南集送襄陽鄭帥唐老 鄭侯骨相非復常伏犀貫頂面正方聲名赫奕動天子家世富貴連椒房武能防秋北平道文合落筆中書堂讞西謀帥國大事當宁久弄黃金章一朝丹詔自天下兩班仰首看騰驤鄭侯此行端可羨繡旗皂纛戈如霜三更傳令出王帳平旦按陣來毬場宿兵萬竈盡貔虎牧馬千群皆驌驦酒酣賦詩幙府和縱横健筆誰能當雖然鄭侯志意遠虎視直欲吞北荒榆林鴈門塞垣紫蓋津砥柱河流黃出師有路吾能說直自襄陽向洛陽 陳止齋集送丘宗卿帥蜀戶部侍郎丘公被命以煥章閣直學士出帥全蜀其友生永嘉陳某作詩三章送之二章以重別也二章頌也三章以滋其歸也 嘗陪諸老後亦與晚進游有能一夕話可洗萬古愁昔君尚青衫今我已白頭䌫下何匆匆蜀江正悠悠一請工治庖再請拙操舟 好靜從古始尚思極今時寧使樂國貧勿與

一士遺熙寧固前轍元祐誠良璧我亦欲晏興人方乏朝炊持之訊人傑人傑良自疑 前譫及河隴內顧連江沱遠籌尚揮壓民瘼須採掇方當上懷遠況復歲薦瘥宜公去帆輕歲月亦易多西人豈不好柰此東人何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離逾十年合合復十月離往日苦無及來日忽未知江源與海通異會與蜀違適故天道常違亦物理宜勿作兒女感是中有精微 相從意氣豪相知鬢毛斑細說竟昨非淺斟始今歡每懷吾黨多未抹此世難一則琢冰雪再則紉芝蘭騷人絕芳潔孰與風人寬 有書但遮眼有位亦養痾養痾猶近名遮眼已患多聊復歲晏爾柰此人遠何聲光正横空議論如懸河宜君見別輕款曲理則那 達人九頓首遇事三折肱雖知少為狂正復老可憎吾今有儲栗吾友有短檠曾論訓何如周易讀未曾言歸又言歸兒女喚不譍 又 楚山黃落洞庭波背却離人問釣篆歸思甚放三峽 才名空自十年多囊游記得青燈在後會愁如白髮何我更有懷言不盡故將短韻代長歌 送沈帥 甘盤夢不入高宗四皓莫知其所終傳野有人能論學漢庭無事可言功行藏於此嘗成趣談笑從今得退公分付諸兒理民社宜休堂上聽松風 送辛卿幼安帥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甕下可能長夜

歎花間却學晚唐詞潛然北顧關河水閣在西清日月遲乘鴻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朱翌潛山集送福帥 春到春城和雅歌又携春去度雲蘿過余竹裏煎茶久看子花邊簇馬多千里福星臨福地一時天賜挽天河江紅陳紫留連得柰此催歸尺一何 郭印雲溪集送韓美成都大赴夔帥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少陵有是語申言餞公行公初來蜀時豺狼浩縱横剪除二三輩百獸彌耳驚坐令坤維地衆醉稍稍醒仁風被動植德澤覃幽明咸云真使者有眼未曾經今將變子去方面倚長城雖分閫外憂三川難為情岷山黯無色錦水咽無聲政恐狐狸出依然援吾民鄙夫為之言汝曹且靜聽我公非常人惠夏知威名平生活國心須臾不少寧天欲靖乾坤平步公與卿大德康濟學引手援生靈 送張道從上行起復帥夔 初辭丘隴重衣紫拂袞春風第一程帝妾才猷專外閫人推勇畧過長城孤忠炯炯能移孝溫詔諄諄遂奪情三峽壺漿應滿道江山草木舊知名 白帝層城繞十連肘腋荊蜀阻山川翠華久睠舟車會紫詔先收柱石賢雪靜已通梁閬道波平空艤漢樓船不妨腰絰登廊廟興故先朝尚宛然 次韻曾帥遣意 文章游戲裏政事笑談餘種就三田藥編成一帙書情忘心自適神定氣長舒四海曾夫子何人可學

歟 庶民從號令吾若聽春雷頃刻寒威退坐呼暖律迴決癰資砭石調
鼎侍鹽梅坐看罷癃俗眉間蹙額開 每入先生室欣聞所未聞心君降
六賊筆陣掃千軍爐鼎無人會刀圭與客分清齋時隱几閒看嶺頭雲 北
磵禪師詩集代人與荊襄李制帥 桃花武陵原千騎訪舊遊舊題鬼神
護苔蘚封蛟虯是時原中花炫晝爛不收稚耄相懽呼再拜羅道周一閒
謦咳聲曰似吾故侯侯今飛上天盟在滄江鷗公來席未溫玉帳涼生秋
粘天洞庭北襄楚當襟喉小屈經綸手平分宵旰憂風清鸚鵡洲月滿黃
鶴樓黃鶴去不返萬竈棲貔貅白羽青綸巾坐寢淮南謀文武固一道貂
蟬出兜鍪致身須黃閣看鏡方黑頭故家邁種德台輔不足疇頡支鄒魯
瀾未障洙泗流載觀綂有宗抑使俗不浮古道復大明殊俗皆家休况夫
蜀文章眉獨稱雄夐多應我眉月只照東家丘 益老得廣惠呈制帥大
資橅閣居士 客已梅山訪把卵城隅閒鑠一枝巢金圃俗下謬公舉王
帳眼明尋決文不但擁鞍尤矍鑠尚堪策塞作推轂求毫不借江山助誰
為高人賦解嘲 送楊文昌帥瀘南 鄉心動如巢勇去挽不還長年巻
百丈疾飛三峽船東西跬步間勳業唾手耳貂蟬出兜鍪了不二初志瀘
川控井絡衿喉翰西徼貔貅擁玉帳萬竈聽吟嘯蜀相入不毛赤地方流

金至今龍門江透底如此心公予同此心印水復印天我恐席未煖又下
瞿塘船 負九筆先生集賀楊帥 使節西來快舊遊淳和一洗蜀鵑愁文
章星斗三千帙號令風雷六十州北虜蛇聘司馬相南夷舐畏卧龍侯頗
君翻出調元手萬億春兮萬億秋 西掖北門明辯餘道家豈與法家殊
父為鴻漸子鵬舉兄是龍駒弟鳳雛金版六弢回地軸玉衡七政總天樞
誰知左相兵刑外草就歌詩頌有虞 曹年摶齋集送留尚書再守贛之一
年移帥豫章 贛農雖嫩連歲豐贛因雖熟連歲空農因今昨性豈異今
守蓋與昨不同鬼竊莫見活城手酒澆不下憂民胷十年五度看易守萬
口一辭獨歸公公凡兩來亦兩去前去殊邦令本路德公吾與軍民同軍
民未解吾細諭向汝思公公復來今公去汝汝勿慮僅隔一江千里間豈
忘三任五年處軍民雖諾猶動情不忍江頭送公行淚隨贛石順流下碑
在與門前面橫千里和氣散萬里一城春風分十城但疑贛人送未了洪
人又送朝行京 久與廣西帥年丈左史張舍人別自瓊罷歸過靜江相
見 離年稠似髮契義重於山不計命窮達猶移書往還屢藩新位貌閑
燕舊辭顏勤破詩文處吾其得訂頑 直鈞追古道方鑿背時風得不坐
三黜曾何衒五窮物情難復獲天理窒斯通李絳鵶書裏能無孟李同

廣東黃漕嚴老改除廣西帥過郡送行 飛醒蓬島飽瀛洲他水他山何
足遊節宿自閩朝北極使車誰枉指南州浩浩湯湯廣諸海無入能與相
融會天逵公開東計臺會融諸海新詩內奇奇怪怪桂諸峯無人能與相
會融天逵公開西帥府融會諸峯古文中進衣忽遽吾民事退食從容吾
道計詩文平淡潮柳州公則視之為末藝迅龍天地孟軻篇收管山川馬
遷記仰觀俯察易象真更勘畫前精入神未為三公勿燮理先與萬物歸
彌綸事非戰國而衣事人是羲皇以上人 八月六日送筆帥鄭亭上
有時夜燕歸乘月未始晨興出戴星半載初逢迎送事五更已至短長亭
李雄剪綃集送黃壽老謁淮南賈制帥 雪邊行李別詩朋詩教龍門在
黃陵十里紅樓明月夜莫將新句謀徐凝名賢詩集送趙帥 鎮鼓鑼聲
催上岸一番難了一番難勸君着脚立教穩多少人從下面看 劉鎔趙汝
礪送越帥程公闢詩 晝舫參差看欲飛紛紛車馬厭塵泥右軍筆墨空
蘭渚安道風流訪剡溪白首得時歸莫遽丹心懷國去猶稽月明會醉蓬
萊閣應笑雲霄自有梯 曾孝宗 虎符分鎮浙江東戟棨都門使旆雄
雙槳俳佪扮社日高牙擁曳剡溪風蓬萊閣讌公書簡賀監湖游獄榜空
行聽越民謳德政亟還青瑣見旌忠 劉奉世 使君遺愛徧南州五馬

新歸摩海頭持橐未厭青瑣直懷章還作鑑湖遊餘姚人物傳吳越地
山川向剡幽應有清詩資時理會吟他日記風流 王仲脩 一麾占得
山川勝金紐新提左顧龜蒼闕闕龍辭日下紅旌引騎照江湄剡溪月午
何妨醉曲水春餘好賦詩玉案天香携滿袖錦衣誰似過鄉時 張致齋集
真帥 也不學肉作臺盤與屏風自然席上浮春容也不學論功封侯為
羨頡無妨門外多車轟看來不偷亦不豐知渠別有箇家風嚅嚌吾道為
殺核膾炙人口有詩簡要知應酬任真意暑去繁文併滌禮儀渠世態
譏炎涼真帥堂中蜀君子 陳杰詩 透古心觀相帥長沙 夾道歡呼百吏恭
微垣上相領藩維一星文采低南斗十乘先驅走祝融孔子猶須晚封楚
周公只合早歸秦林深近亦聞時事小駐油幢請下風 文天祥文山集 淮
西帥 夏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無所逃罪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
將有功總統出己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歸廬州竟不出朝廷屢詔
勤王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獻北為己功焉於是貴年八十餘矣
老而不死是為賊其貴之謂歟 借問大將誰後出塞戰骨當速朽前出
塞逆節罔所歸詠懷水花笑白首送王咏使南港羅綺澗谷小葉見陳制
帥子華 北山老子魁齋翁總把經綸付我公胷次詩書行果日兵前草

木轉春風五谿衣服桑麻盡萬里東南煙火空直待此行料千理着卻鶡
歌頌對閑中 奇功畢竟屬吾曹狄武襄無諸葛豪翠羽葆行禽孟獲金
龍衣在失儀高春生洲渚千麾出夕熱崆峒萬夫橐從此南人不反矣犂
邊積是帶邊刀詩海繪章代人上熙河帥王公 戰旗一指虜塵空天子
臨軒議賞功青史姓名千古上黑頭富貴萬人中猶年衆已歌申伯當日
誰能識太公車騎東來爭刮目王書催對未央宮中興江湖集敖陶孫上
閩帥范石湖五首 人物于今正渺然欲從江表訪先賢通來耆舊無新
語誰使文章浸兩川利器要能誇穎脫偏師聊復制中權騷人有狀登青
竹耐可同時欠執鞭 今代論文更是非賞音誰復待牙夔直從長慶成
編日便到先生曉歲詩萬馬蕭蕭閑律令孤峯隱隱出旌旗了知長短三
千首收拾餘師即我師 十年口代真奇事一代詩鳴不救貧大手欲推
涪水頌群崙曾折石湖巾乃今謝傳還初志其柰王陽是故人獨有吾閩
欠公句詔書果起釣磻濱 此行閩嶠吾能數行盡天南未了青莫倚看
山鞝墨本要須入界挾圖經西湖楊柳雲生鏡東阜離支錦作屏欲託蒻
氷烏石蔡請公作屋與新銘 蚤知吳下多奇士身許先生嫡子行他日
略容追李杜斯文何敢望班揚向來流水孤三奏此去飛霞乞一翔中釋
調宮吾豈敢噓濡萬一借聲光 尼積上隆興趙帥 買宅須買千萬鄰
李推善得王僧珍買山百萬復誰與襄陽節度真主人我生兀兀鑽蠹簡
不肯低頭植貲產綴名虎榜二十年依舊酸寒廣文飯綠鬢半作星星華
豈堪風雨猶無家大鵬小鷃各自適只有鴻鴈長汀沙弟昆團欒雖足樂
老屋蕭條不堪著玉堂便是無骨相也合專儀一丘壑近來卜築窮冥搜
十里而近依松楸驪龍壇上郢家立半山老人所釣遊半山天下文章伯
郢家聲名亦輝赫斷碑猶在古墻陰好句曾經陽山色買鄰得此天所予
獨欠山資無覓處平生罵錢作阿堵倉卒呼渠寧肯顧君侯地位高入雲
筆所到處皆成春萬間廣廈庇許遠豈無一室棲貧身王鄧故處為鄰曲
更得趙侯錢買屋便哦詩句謝山神飲水也勝搏酒綠群英集陳天麟上
瀘帥梁公子輔 昔已元樞幕今猶大將秉恩威伸六詔封域總三巴早
晚看鳴佩軒翾入判花不妨乘駟馬上塚一還家 冊府推前輩文場慣
主盟冀聞收汗血崐圃出連城料想金甌覆遥知水鑑明從今青與紫四
海盡門生六轡澄清日三軍指顧中關山都識面草木尚傾風飲馬伊吾
北回鑾澗水東廟謨應冨有傾倒莫怱怱 葛元承集和水心先生寄越帥
汪煥章得兩韻 步虛影裏雲璈舉精誠上對東皇語蓬萊拂檻多飛雲

西風吹作人間雨田家誰不知公勤千里歡聲公亦聞早禾登場晚禾實
公庭如水清無塵 贊畫集陳于高題趙次張所藏賊帥頭子 楊鞭指鼎
萬貔貅打取盧龍十四州煩君為我祿山塚煮我快飲月氏頭 龍章風
姿世不乏束手無柰此于思丹青王會何須爾頭血淋漓送藁街 登王寂
拙軒集上咸平帥耶律壽 九重前席喜忠純不待先容自致身漆水龔
封無冷眼德光傳世有名臣早登祕閣直清禁旋陟樞機屋要津瀟坂餘
波千里潤柳城和氣萬家春定須鐵鉞專方面未許江湖拜散人鶴骨圓
應多壽考會看滄海起飛塵 勲業凌煙鬢未華門森霸戟擁高牙漢朝
剏履元臣後遼國貂蟬太后家黃閣已聞虛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吹簫
況是神仙侶知看蟠桃款度花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道過東勝泰帥
席上繼杜受之韻 去國十年冬還鄉兩鬢皤三川猶梗澁百越政干戈
東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搏酒醉長河 王惲秋澗集寄贈總
帥便宜汪侯壬辰正月十一日過衛 前日翩騎過衛幸得一識英表勉
贈二章庶見微懇 臧威袍鎧鳳花紅颯爽英姿百戰雄歌雅有懷千里
隔傳驊還書一樽空忠傳孝繼來家法谷靜川空見敗功自古詩書出名
將將軍今日漢膘來 隴西名將相山東與別諸侯總不同隴右風塵天
一桂將壇思禮漢元戎秦風僅詠車鄰篇層泮重看獻馘功想得朝天承
讌衛教坊金縷彩雲中 王道士竹林清風集上節齋蕭帥 分符來重鎮
開府盛才賢刀斗一天月貔貅萬竈煙兵威清海岱今肅接幽燕勲業雲
臺上綸音下日邊 丁復檜亭集送熊伯元之廣東帥府得潤字 河宮深
竹雨嵩日未成晏平生能公子不遣捐見慣五羊定何許復作遠跡闊澁
瀧嶺南趨海水天浸漶達峰堅矛戟峭不極斧鑵元戎啓雄藩犬關今無
隱島嶼諸小邦制握掌中總窮舶群商胡要挹長繂球非縣象犀幼貢
及時辦國式緊有度 皇威凛無嫚下書或匪徒俛首就羈縻中居民僚
猎猾獗等狂獺叢處積侏儒豕行恠類頑犷將瑩挾懷而迴蹤欺讓銅馬
當以豢養豕當以豢芻或餓鉞之全軀豈肥犢遣次文字阻愴惶戈甲擇
叙定擴餘功幸安忘始患君今向幕府自是異鵬鶚神駒將遠駕巨魚姑
處巽翺翔霄飛鴻嗤嗤澤鳴鴈丈夫負素志豈不在名宦尊翁天下士舊
業著臺諫從容玉堂步炳蔚見文勝高帆揚迅風中或斷宵檝泊然惟寂
寞肯李居下訕南州總甘嵩生彌矛角妙紛紜庶政理琴列爪甲条嘉惠
信所及與言詎能幻鯉也又起庭家訓自童北老夫客金陵野茹但藜莧
託文父子間早歲羡清紛論辯析初本落落違珠事獨行尚後假朋嬉破

方潟肥醲百世嗜華鮮鼒時扮寧知舜何人逼勉究成覸青車泉鳴駢岌
業躋雲棧終期五色絲家補袞衣縱承驂橋梓林徒懃考槃澗程禮部彩
南集奉寄安慶帥青陽公絶句三首　巢湖居士不談兵淮幕春深柳色
青破賊歸來身帶血藁頭猶草太玄經　東南群盗未全收壯士悲歌易
白頭誰與江淮爲保障孤城寒日古舒州　公在玉堂多薦達客因使者
間戎行何時解却黄金印却着緋約上玉堂　馬清泉需菴集代人上王帥
　雨袖翩翩出帝京江淮草木舊知名直饒門下三千客未抵胷中十萬
兵源水高山清入耳綠波南浦若爲情一琴一鶴生涯了不用滄浪更濯
纓　林清源集次盟所手傳士顔弁呈王帥　黄河三百六十曝曖然寒漲
迹飛着東風紙度洛入闈騰騰陰陰釀今古今今古古長送迎碧山自碧
清江清紗籠過眼盡塵土畫錦掀天不再經太師舊墨留僧檻元帥重來
和淚覧長松不改舊時青山月常隨雲影瀅忠文忠慈澤在閣槐陰未老
棠陰新旌旄難覔奕世貴者治况與斯文覯試聽岁前峯前雨千載登臨
同一趣前人已後後人前百世衣冠從此數許有壬圭正集送述律存道
帥雲南　天戈渡瀘一文軌萬里滇雲去天咫宿師閑閭張皇威虗位鞅
年誰縛此西山豪傑萬笠翁毛雖大劒均策功京華鶯語留不住金莬遠突

蒼山風蒼山春翠明如拭猶帶淵龍香霧濕儆㸖鎖甲已歸田襆略囊鞬
貴蘇息開邊功利古所懲通儒事業宜知兵擐丸取水盾鼻墨好向轅門
歌太平無遺山詩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　市近廚無肉書香蠹有蟲深
居誰不樂况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玉川
風　一室盆歌後供𧹞只短僮求爲無可且沭横未成莳桂樹春風近揚
羨煖律通明年孟德燿應與伯鸞東張子淵集呈佘帥三賓柱迮瑺　明
時尚右學髦俊各有造廟堂足旁羅山林極幽討公家秉懿德胸次五車
飽精神挾空碧符采絢華藻當年覲宸旒啓沃邦家兆居然宰州邑撫字
芾草莽棠陰護晴晝燕香散穹旻滄海一駐蓋馳聲被炅島輕車駕孰路
玉帳肎清曉恭謀語堂堂壽畫氣嬌嬌戎事刀發硎温恭主襲繇爲臺茲
振偃七郡盡驚愀賢良賴登庸奸回幸深勦書生仰星鳳瞻拜苦不早高
堂抱負素白髮已垂老願提五色筆鈞陶藉吾道俾紓人子心捧檄自傾
倒洪恩曾厤忘有如日皎皎需公織補袞調燮計非小他時安黎元撫掌
譚笑了　上渊東佘帥董公孟起　幕府宏開地盡頭微垣星拱列元侯
職顓方面推諸鎮位重名藩貫七州盛代文章陵屈宋太平禮樂屬伊周
六韜久已潛深祕三策于今闡大猷袖帶烏臺霜氣肅佩聯鸞閣曉聲浮

不鮮萬里風沙遠肯爲三年吏士留劒戟夜明江徹月旌旗晴擁海門秋
德需荒服誰歌起威讋遐荒賛畫優馬繫高楊春晷氣虎眠閑單于吻啜
時歌白雪多賡載滿引清香足獻酬賤子素心如寸草明公洪度似三洲
願持色筆濡膏澤解使孤貞達冕旒華表會須榮里閈深思何止載山丘
中朝柱石歸元老竚聽臚傳錫玉鳩張西岩集青崖兄再過是亭時有府
帥者談渠手誅賊捍以城全歸之事遂富大白論引於亭從危石之下因
爲賦詩　西北風吹雪滿城與君仝過白雲亭上侯要話當年事把酒孤
峯直下聽揚叔能小亭集贈鄧帥　藝苑昭詞翰軺廷味道醇縱横隨緩
頰璀璨執蒙輪博學通幽隱奇才邁等倫技當欄役儁术足靜風塵何術興
王室中原有世臣雲龍遭嘉會花葉茂長春上下承恩遠東西出將頻
英聲坐漢楚威德洽周秦嚴擊歐貔虎推敲集鳳麟靈襟澄瀚海沈東到
窮鱗賤子能安命虗名詎起身商山深欲隱宛馬到何神恍惚三生夢朝
昏九死鄰歸師迴烈燄習坎得通津花氣薰蘭閣麻衣拂繡茵辰炊優歲
計春服趁時新遷逝同王粲賢良愧郗詵救才那致此遇物見行仁報德
知無地修身益自珍抱孫聞有喜詩尾頌振振　順陽江上早梅開上夕
風吹斗柄回漢日舒長鈴閣靜楚天空闊野鷹來奇才既已蒙三顧羇客

何須賦七哀好結茅齋爲小隱無心求叱少城陽張思廉玉笥集贈張帥
馬似遊龍槊似蛇弁登雄雉服登猊贊吞漢賊當陽坂氣壓秦皇博浪沙
皎日浮雲行挾劒滿天明月卧吹笳周宗亦有狂書客坐對寒窓擬禍
秀陳秋岩集贈汪總帥　風嚴帥府氣昂霄三十青春貴不驕將相一門
多事様功勲百世重清朝珂鳴紫陌春行馬旆入黄雲晚射鵰武略不施
邊塞静狄迴邏帳詰道遥監性之集答黄彦美總帥　壯氣横飛隘九州
高材一出便封侯身嬰白刃猶堅壁家散黄金爲報仇禹穴秋風探史記
幔亭涼月共仙舟管寧老去非忘世白帽飄飄賦遠遊　乙巳春日寄呂
海月宣慰董天麒二帥　五夜春回北斗邊東風江上雨連天干戈未息
龍蛇歲日月空催犬馬年樂石豈能禪世用山林何待起遺賢諸公戮力
扶王室獨向節屠理斷編建康志辛亥元日送章德茂自建康移帥江陵
　極知借寇未多時道是徵黄有近期不割半青江令宅却飛大白習家
池湖山解語云來暮淮水無情也去思莫近鄉關勳歸興種黄一點上雙
眉　西湖一別忽三年白首相從豈偶然到得我來恰君去政當臘後與
春前醉餘把雪追征帽送了憑欄望去船倚把衣冠掛神武看渠勳業上
凌煙蘇東坡大全集　送出帥人南州子胡旌旆滿江湖詔發樓船萬舳

鐃歌按筆將軍困哭我迂儒帽首腰刀是丈夫務洞怒離席喜子去窓報
捷書試問伏波三萬語何如一斛明珠換綠珠犯以遺集寄楊仲謀
帥兄倫全並側含達詞休說將軍解彎弓擇地荒嶺河源綵
筆題詩綠水映紅蓮算總是風流餘事會須行樂況有一部
隨軒肥管繁絃 多情舊遊尚憶寄秋風萬里鴻雁天邊未學元
龍豪氣哭求田也莫為庾桃興歎便傷搖落悽然後會一笑猶堪醉倒花前
葛立方歸愚集滿庭芳謁湖汝明罷帥歸坐閒作 江國鹿悽邊城鼓
角滏川戰報嚴更哭談油幕美傑為時生腹貯六韜三略新詩就
矛槊頻揮功名事他年未晚一笑落欃槍 歸來何事計白蘋洲
畔黽種深耕又何如竹帛彝鼎去名庫節徽還伊邇春風外文鷁
催行嚴廊上談兵盡類攘論佐休明貴人傑可軒集滿江紅詞送仲閒
學時帥章公燕客與湯湯有荷香中景物滿前宋詞同賦時仲已拜
與元命 小隊旌旗又催送元戎領客政十頃荷香微度半煙橫碧花
楊柳參差新合翠水天上下俱齊色傍野橋客與繞重湖嚴城側
作陣青為宅鼓瑤琴鳴龍蜀漸夜凉風遠酒杯無力遙想漢中雞肋處
未應萬里回金勒看便隨飛詔下南州朝京國前子經酒邊集點絳
唇詞南呂送范帥丹鳳飛來細傳日下絲綸語促君歸去已近沙堤
路 風葉露花秋意濃如許江天暮離歌輕舉愁滿西山雨 六州歌
頭詞上廣西張帥憑深負阻蠻午肆奔騰龍江上妖氛漲鯨海外白
波驚朔徼交飛急玉帳靜金鞍閑恢遠略振長纓寄分兵細草黃
沙渺渺西關路風裊高旌聽飛霜令肅堅壁夜無聲鼓角何神地中
鳴看追風騎攢雲騎雷野轂激天鉦飛箭集旌頭隕長圍捲郡東傾
振旅觀旋凱笳鼓競繡旗明刀換犢戈藏革士休營黃色赤雲交映
論功何止蔡州平想環城蒼玉深刻入青冥永詔來今末室鄉詞
菩薩蠻送劉帥重湖草木威名熟兒童猶唱平鄉曲莫厭靜情慣感
波湘水深舉頭天尺五穩步煙霄去三柱黑頭公朔庭談笑空余嫌一
丈安家集送陳竹所帥越 留侯羽翼計危成誰遣鴻飛避杳冥一丈
倚檻猶有識不知柱後立何人 供帳榮歸一日同故鄉增重漢
朝空二疎事莫徵圖畫西陌東阡看兩翁 便使緣綸離禁闥還教
才彥傍天京鄱侯浪說君王寵遐誘江西執許程方秋崖棠萬花園
用朱行父韻呈制帥趙端明酹江月詞 花風初過喜遲亭攸舊春閑
管柳煙草隋宮歌舞地誰遣萬紅圍繡結酒困綠叢春富貴也要趕綸去

笙簫贊襄一江精銳吹鼙 是處羽箭如飛那知鶴府花壓欄干畫油幞
文書談笑了餘事儘堪茶酒報答東風流連西日綠外沉吟大興春無負
醉歸香滿襟袖 簽定齋集送趙帥鎮成都水調歌頭詞擁節出關峽旁鎮
上岷山東西峽限分陝初不在榮觀痛念兩河未復獨作中流砥柱屹若
倒狂瀾極目神京遠百萬虎貔閑 趁良時揚豹略勇登壇風飛雷厲威
行逆虜膽生寒嘆復周原如舊一掃腥膻醜類拔哭定三關識取投機會
莫作等閒看 張鎡湖南集秋夜奉懷浙東辛帥八聲甘州詞饋千巖萬壑
豈無人唯尺椽軒寒正松梧秋到旌旗風動樓觀雄關俯檻何勞一笑瀚
海蕩纖埃餘事了兔鶩閑命樽罍 江左風流昌語想登臨浩歎白骨蒼
苔把龍韜藏去遊戲且蓬萊念鄉關倚情霜鬢愛盛名何似長真才懷公
處夜深凝望雲漢星回 啓劉淵海戎帥 啓聯發端 光膺宸命榮總戎
昭 欽奉詔書進褒帥律 直上閫之嚴近為中臺之光耆 叙官 閫
禮樂而訓詩書執干戈而衛社稷 才雄萬夫身履百戰 子行三軍則
誰與我有好爵以爾縻 龍韜豹略富蕃東於胸中馬邑鴈門振威靈於
塞下 彩纓鳴劍扛鼎翹關 隱然贊過於長城儼若形圖於煙閣 臥
聯上閤諫既稔於朝儀遂剌大邦知已閑於將略 三令五申光備僕五
衆膺踐寵之優實屬將屯之寄 寨山西叢膺閫寄於九重威壓下軍
績家聲於千古 才冠戎行身經戰陣 智兢戎於閫郡即環衛於廣厦
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扞戰功第一欣然鋭將之風 學通三略知達
六奇 祈父王之爪牙將軍國之心膂 門地山西之豪將望斗南之傑
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
衆 杖策直還軍門下馬即作露布 王者之兵本仁義方恢闢國之功
天下之將通神明尤賴扞城之略 結句 忝通王事秩綏郡藩 蛟龍
得雲雨非閫豐豐之居貂蟬出兜鍪快觀津津之喜 元戎十乘駐幕府
於偃屠褰帷六符下車藩而奕照 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宰相
臨戎總護諸將 高牙大府 偃息作藩既增重於九鼎詩書為帥固生
鎮於百城 把紫微拱席之忠釣陶四海借黃閣調元之手斧鉞十州
崇詩閱禮晉先求帥之才寨谷觀兵唐重靡車之傅 作藩翰於四方爰
倚金湯之重助鹽梅於九鼎行參輔弼之崇 宣室召還方前亞傅之虛
介圭寵錫暫勤中伯之行 我國兩唐以中伯而宅南去王績之事命山
甫以城東方 更三輔以考功爲着偃藩之績總十連而坐鎮茂蹤易地
之思 聯榮內閫擁十乘之旌幢作鎮雄藩總七閫之節制 衆馬路車

戴錫于藩之屏節。元衮赤舄。行覲入覲之肄儀。 碧油萬騎暫移裴度之
鎮藩。赤舄九章重見周公之相國。 碧幢玉節。式觀一路之榮。赤舄金章
迓召三公之拜。 暫煩卧治。毋深滯於淮陽。即漢思賢。行亟還於宣室。
授鉞登壇。 詔下九重。謀禮樂詩書之帥。風馳八郡。得蕃宣屏翰之賢。
隱若金湯。增百城之勝氣。愛如父母。騰千里之懽謠。 綸綍褒禱。 念方
寄於淮陽。徒得君重。當俯同於去病。無以家為。 潁川姑借於重臨。雖同
黃霸。蜀道將煩於久鎮。筆効章皋。 制書會府。 委廷本於方面。姑藉歲
才。還煩牧於禁庭。佇膺圖任。 趙充國練四夷之事。方切倚毗。班定遠享
萬里之封。實深勝頌。 起裴度而卧護。方諸元老之忠。命申伯以徂行。坐
致周邦之喜。 隱然自重。折其未形。 兵家四穫。師律萬全。 明恩方面
十國為連。三公論道。 萬邦為憲。四方于蕃。 入覺天倡導萬機之命
出藩王室。倡九牧之風。 大邦依屏。四輔惟人。 控兵民一路之雄。分宵
旰九重之寄。 儒雅飾吏事。岳牧用司臣。 三台處中。裁萬物之化。四岳
總外牧黎民之蕃。 歌出車以勞還。卒肇舉撰以清中原。 倡九牧以尊
王室。爾尚勉於壯猷。同一德以享天心。朕故忘於舊弼。 建龍馭之言旋
群麟符之居守。 天仗還歸。釋留宮之管鑰。帝城容遍。擁會府之麾幢。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　十七

戚洪汗以明揚。容偃藩而自適。 詩書作元帥。況儒者之極榮。富貴歸故
鄉。亦昔人之至願。 本郡 喜動關中之父老。歌騰隴上之耕耘。 揮金
交里閈之歡。 飛蓋遂家山之樂。 上宰方虞。將共迎於家嫡。故鄉甚遇
卿再擁於麾幢。 光膺新渥。起殿大藩。 還秘殿之隆名。建丘流之巨屏。
五侯九伯。暫專鐵鉞之征。一日萬機。即正鈞衡之任。 遇召還於南服。卿
卧護於北門。 何煩三月之報成。邦聽十行之趣覲。 維河朔。視三路為
雄。而全魏又四帥之冠。 民物飫承於德澤。擁護久竚於極樞。 前如指
顧驚號令之一新。舊服威名。覺山河愈重。 卿秘殿以通班。禮亦異數。擁
巨藩而作屏。威不違類。 以贊尚書萬機之煩。說然退寵。乃聽長安三輔
之事。卿爾均佚 縉紳益具於嚴瞻。肇毅大蒙於河潤。 詔繼宋子威仲
遠服。 悲辭機柄。還咫尺之天威。出典侯封。承丁寧之聖意。 本路 擁
兩朝臺閣之望。為西蜀家山之光。 懇避鈞衡。屈臨屏翰。 鄉人歌舞於
錦衣之前。父老懽迎於車塵之下。 宅百揆而熙帝載。方隆虞舜之咨。隱
整六師以修我戎。出輔宣王之常武。 謂疆埸無虞。廊廟仰成於三事。而
國家多故。股肱宣力於四方。 此旦奧自陝以分。而中蕭維周之翰。力
辭擁務。得請名邦。 紫宸加太官稱鬼麟趾之高。赤舄方吾府望壯龍潜

之舊。 布衣而置上眷。益仕官之至榮。畫錦而歸故鄉。還富貴之極致。
王沂公家于青而初辭機務。則鎮曲阜之邦。李文定世于濮而始罷鼎司。
則典須昌之郡。 出專方面。隱若長城。 書殿之崇。大學士由來為寵丞
相之恩。殺與之奉。大夫今況復有近家圖之便。 爰授節於文昌。暫折衝
於元帥。 天開綸綍。煥日月之休光。雲擁旌旄。動江山之喜色。 德望久
隆於八座。威名令振於三川。 誕揚贊教。實賴蕃宣。 尚貢惟絲。分五服
以正邦。周制肇隆。統十連而建牧。 文翁建學。肇興齊魯之風。蔡范下車。
咸詠袴襦之政。 梁州 南陽報政。方勝受日之休。贊右蜀須條巳播陽
春之和氣。 一十五州之古。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蓋歸節制。 宣惠
受於遠方。此倚毗之本意。 輟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柄。 內閣遂嚴
首預龜圖之裕。上流要重。獨專豹略之奇。 江漢周之南紀。疆理是先。荊
楚晉之西門。經營尤重。 蓋內捍金陵之天塹。而外連玉壘之坤維。 將
士傾心。羌胡襪氣。 豈惟守國之規模。正得用兵之形勢。 十乘先行。亦
既佩龍淵之劍。一戎大定。將共掛天山之弓。 綴班常伯。寵寄元戎。 頊
聞入侍。冑抗敷之高風。湯節守臨。建守邊之長策。 山川不離於指顧。草
木亦熟其威名。 敢甘棠之法。從鎮長江之上游。 故一朝蹤授鉞之榮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　十八

而舉軍恨登壇之晚。 頓寬南顧之憂。真得左符之選。 益冠見文通於
南極。故斧鉞令下於青冥。 龍游刃鮮牛。既華轂之下。先揮麾相塵土落
鳳。必樽俎之間可折衝。 觀恭紙獲逖還現首之旌旃。輸羽種樹來省湘
南之風俗。 當日之風流未遠。宜民之歌頌猶新。 徙恂河內。居多潁借
之黎民。黃霸潁川。眾見詔歸於舊治。 明詔顯揚。擁藩徒鎮。 行殿蹤恩
牽十行之綸綍。作藩作鎮。擁一路之節旄。 非得二千石之惟良。曷有十
四州之倚重。 誰謂公安。乃得君重。 仍進寶儲之五。以光英蕩之行。
鷄臺螢苑。睠古跡之猶存。虎節魚符。眷兵權之特重。 乃眷禁嚴之舊德
往提關陝之全師。 酌貪泉之水。而清性不渝。躬扶胥之祠。而丹衷益謹
去蚌復還於合浦。洗犀可記於石門。 自昔雄藩。首稱全蜀。 前有趙
張。京兆已聞於為語。後紹方虎。變荊更俟於來威。 釋通婚不啻二萬。全
通夷舶何止四十艘。 旂幢遠邁。原隰有光。 內聯八貢之官。地外擁中
權之節制。 總十連而謀帥。欲歡西顧之憂。擴諸將以籌邊。益懋中權之
寄。 肆晴傑望。往殿會藩。

率

洪武正韻所塊切。同上。又捕鳥網。師率義同者。不得雙押。義異者非。又陌
韻。陸法言廣韻。鳥網也。又所律切。丁度集韻。所類切。捕鳥畢也。郭守正紫

雲韻又將率見上注。又質韻注領也。術韻注約數。韓道昭五音集韻又所律切。楊桓六書統審毋率。統形率。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衆从切。篆書率秦詛楚文見杜从率六書統隸書率見骨韻韓同衛。書率古集篆古文韻海率統書率

六書統草書率皇象率陸機率懷素率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渠率　漢書吳王濞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鄉。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注師古曰。渠大也。

隊率　史記申屠嘉傳。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師古曰。一隊之率也。西漢博聞爰盎傳。如淳曰。隊率軍中小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八隊

隊　洪武正韻杜對切。羣也。又見下。許慎說文隊從高隊也。从𨸏㒸聲。徒對切。徐鍇通釋顛隊字。本無土也。徒佩反。顧野王玉篇他類切。落也。衆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徐醉切。墓道也。吳棫韻補叶音直類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文選作墜。毛晃禮部韻略小陣也。郭守正紫雲韻詩為國之基隊。中庸霜露所隊。並音墜。韓道昭五音類聚失也。又部也。百人也。楊桓六書統定毋隊从高落也。說見寘韻。滏毋余見寘韻邪。毋隨隊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羣隊也。又荀子仁人之兵兌。注兌猶聚也。與隊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隊隊。定以切。並羣聚也。又小徼也。方音見上聲。又動隊。急人作隊　篆書隊南嶽碑。隊集韻。見杜从非韻會定正字切定僧是寺田隊。隊古集篆古文韻海　隊徐鉉　隊篆韻　隊並六書統　隸書隊米芾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隊皇象　隊張芝　隊張錦　隊漢　隊鮮于樞

儀衛旗隊　新唐書儀衛志。清游隊。建白澤旗二。各一人執。帶橫刀。二人引。二人夾。皆帶弓箭橫刀。左右金吾衛折衛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各領四十人。皆帶橫刀。二十人持矟。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　朱雀隊。　建朱雀旗。一人執。引夾皆二人。金吾衛折衛都尉一人主之。領四十人。二十人持矟。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又二人持䂎矟。皆佩橫刀。䂎矟以黃金塗末。龍旗十二。執者戎服大袍。副竿二。各一人執。戎服大袍。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大將軍各一人。檢校二隊。　玄武隊　建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平巾幘。黑裲襠。黑袴大口袴。左右金吾衛折衛都尉各一人主之。各引五十人。持矟二十五人。持弩五人。帶弓箭二十人。又二人持䂎矟。諸衛挾門隊。長槍隊。與諸隊相間。　青旗仗第一應龍旗隊。　黃旗仗第一麟旗隊。　赤旗仗第一鳳旗隊。　白旗仗第一五牛旗隊。　黑旗仗第一黃龍負圖旗隊。　青旗仗第二玉馬旗隊。　黃旗仗第二角端旗隊。　赤旗仗第二飛黃旗隊。　白旗仗第二飛麟旗隊。　黑旗仗第二貴鹿旗隊。　青旗仗第三三角獸旗

隊。黃旗仗第三赤熊旗隊。赤旗仗第三吉利旗隊。白旗仗第三駃騠旗隊。黑旗仗第三騶牙旗隊。青旗仗第四白狼旗隊。赤旗仗第四兕旗隊。白旗仗第四鸞旗隊。黑旗仗第四蒼烏旗隊。青旗仗第五龍馬旗隊。赤旗仗第五太平旗隊。白旗仗第五犀牛旗隊。青旗仗第六金牛旗隊。白旗仗第六駿騠旗隊。白旗仗第七騏驎旗隊。白旗仗第八駃騠旗隊。黃旗仗。又有夾轂隊。親勳翊衛仗廂各三隊。殿角隊。夾左右金吾衛辟邪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

餓鶻隊 隋書列傳劉昶子。居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蘧篨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族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其武力者。號為蓬轉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時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

回鶻隊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傳。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等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遇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綿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

控鶴隊 析津志。拱衛司。所管之控鶴也。乃御前只孫校尉也。其服色或青。或綠。或紅。皆織造團珠團花紵絲為之。服金裹木帶。交腳幞頭。擎執幡幢傘蓋者。自有執事服色靴巾。每二十人有一押直官。騎分左右。如是者二三里路遠。皆鑾駕之儀仗也。上位校尉二千六百。正宮同上。二后六百三十。三后二百。太子二百撒。通后一百續添一百。服色白花。撒子六花。只孫青紅。每一名俸鈔八十兩。米二石。北丁酉年設。皆儀衛司。掌太子校尉。在順承門北。石橋南。西巷內。

渾脫隊 唐書列傳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臝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時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傳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顧。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安曲要舞。如扮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尊勝隊 宋史靖康元年。除范致虛為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時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後其兵為金人所敗。

淨勝隊 事見上

赤心隊 宋史列傳劉晏字平甫。嚴縣人。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率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將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顧色各異。遂不戰而降。

同命隊 北盟錄。金人立同命隊。其法每隊二十五人。以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繳旗頭死。從不生還。還者並斬。得勝受賞。亦並故頭之同命隊。

結隊法 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九年。五月辛酉。詔諸路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傔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牌。皆於社隊時。商定教習。

作隊法 宋史張魏公浚奏。諸軍結隊之法。云臣契勘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槍之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九部為一陣。緣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槍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槍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常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白為花裝。徒使觀看。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叙。不能如合聖意。伏乞批付臣行下諸軍遵守施行。

女兵分隊 史記孫武傳。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鼓之。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自當一隊 西漢書李陵傳。陵為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自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續後漢書文聘傳。曹丕立。進

驍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討江陵。轉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擊賊有功。後遷將軍。封新野侯。

行裝就隊 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飭。其所文采。惟施軍征。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徐整行隊 三國志魏于禁傳。曹操與張繡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操。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操說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臺見留隊 宋史高祖紀。帝將崩。召太子戒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留隊。行還復舊。

鳴鼓嚴隊 新唐書張巡傳。巡戰敗尹子琦。以功拜御史中丞。巡欲來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搴旗。

植旗立隊 宋史荊嗣傳。嗣從田重進征遼。兵屯直谷砦。賊來夜圍直谷石門二砦。重進令嗣以卒五百濟之。嗣曰。賊多援寡。難解。重進憂之。嗣乃中夜匹馬詣延美。邀格延曰。賊勢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嗣椽二三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綿亘遠甚。必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徑闕。必先其砦。延美許焉。果如所料。

張旗閱隊 金史列傳。時金將敎芙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遣謹騎不得還。殺芙先使人伏兵。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金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復者。見之不敢入。遂降。

遣兵分隊 宋史張焴守南劍州。遣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掃衷寇南劍。焴率州兵與之戰。分爲數隊。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令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使食第二隊。令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二隊人攙代。第三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焴中流矢死。衆遂敗走。

詔兵署隊 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十月庚午。詔宿糧州縣

也兵。其簽民爲兵者。就著隊長以自防遏。

詔兵擺隊 續通鑑長編。熙寧元年。十一月庚午朔。詔郊禋以不聽樂。罷諸班。擺拽隊。

牙隊 舊唐書昭宗大順元年。朱全忠遣汴卒三千。爲張濬牙隊。後晉紀。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十人。并鎧仗康中。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邑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

帳前四隊 臨安志。帳前四隊。在府治大門內。元額三百五十人。開禧二年。廖安撫俁置。

親兵隊 臨安志。在府治教場內。元額二百六十人。嘉熙元年。趙安撫與蕙置。

搭材隊 臨安志。在府治教場內。元額一百二十八人。淳祐四年。趙安撫與蕙置。

來蘇隊 金華子。杜邠守揚州。耽於遊宴。宣宗遣崔鉉爲代。詩曰。一方獄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布。因教習來蘇隊。舞迎崔公。杜顛衙之。

菩薩蠻隊 杜陽雜編。唐懿宗奉天竺教。創脩安國寺。幸飾秘邃。天下稱爲至工。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天魔隊 十六天魔舞隊名。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帝怠於政。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瓔珞。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執帕常服。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雲谷野人集。天魔樂歌。仙娥綠渺下清碧。露臉斂紅嬌色。剪月爲璫照兩耳。柔煙作帶遍半額。清箏緩裏奏言絃。楚舲慢倚流雲滑。龍頭瀉酒不知醉。鵝人唱曉銅壺咽。行樂誰知急景摧。自謂乾坤豈崩裂。黃塵忽起三山下。歌土從教草蕪滅。角聲滿空春色曉。陽烏却向東方白。

嘆百年隊 太平廣記。唐同昌公主薨。上與淑妃慟哭日夕。惱心往意。李可及進百年曲。更教十數人作嘆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一舞。珠翠滿地。復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焉。

團雲隊 雲仙散錄。姑臧前後記云。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粧。使侍閣下。號曰團雲隊。

女童隊

小兒隊 鐵圍山叢談。神龍切。樞密使舊以儒士爲

之令。謂用娼則君臣亦不合禮。改爲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室。皆侍列位與宴矣。

女隊

太平廣記示頓爲襄州。熙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富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以私郡府。亦因而空耗。

聖節勾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飾佩相麾。共聲南山之祝。宜命蹁躚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綫引笙簧。舞童之隊。

勾隊

宋洪适盤洲集盖聞五鎮分疆。說者爲之太府。二華觴客兒南伯之高情。撫遺事於前聞。度新詞而屢舞。宮商遞奏調笑入場。

勾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沛中筝筑。爰取成童。沂上舞雩。亦皆稚齒。宜命兩髦之侶。來參八佾之朋。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聖神有作。適臨夢日之期。稚孺何知。共樂需雲之會。欲陳蹈厲豈間髮微。上悅天顏。教坊小兒入隊。　有來青佩。入遊泮庭。謹於康衢。雖莫知君之力。既其羽籥。頗能舞蹈之功。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韋驤玉堂集蕭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絲竹既和。已合雲成之奏。聖賢同樂。式均蒲藻之懽。宜延佩鞢之童。來効交竽之舞。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畫漏舒遲。仙韶嬋綫。宜召兩髦之侶。來陪萬舞之儀。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治平八廟。圖金鉋合奏。蓀侑壺觴。玉砌風儀。錦茵霞燗。盍引佩觽之侶。試陳舞羽之儀。上奉宸顏。教坊小兒入隊。

勾女弟子隊

宋韋驤玉堂集日轉彤墀。香飄翩屋。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　又伏轉丹塗。香霏黼扆。宜命霞桂之列。來呈雪袖之容。徐韻宮商。兩軍女弟子入隊。

勾女童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金香報漏。移晷刻於華臺。玉笋分班。望威顏於交戟。宜有散花之女。來趨挑籥之群。上奉宸歡。兩軍入隊。　嫔婧舞顏。入巫山之曉夢。輕徐蓮步起洛浦之香塵。上奉宸歡。兩軍入隊。　編傳九禁。共欣化日之舒。壽花覆千官。再望清光之粹穆。宜趨鵷鷺之侶。來儀舞鳳之庭。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問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命侶嘯儔。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薹暮爲行雨之人。來近台階。盍言爾志。

問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臚人試列方陳。折俎之儀。振于盈庭。必有交竽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備陳。　婉孌千童。尚在垂髫之歲跳踉九陛。特陳舞袖之能。儼有所陳。雍容上奏。　婉孌成童。方在垂髫之歲。回翔就綴。可觀佩鞢之容。必有所陳。雍容奏對。韋驤玉堂集廣樂張麼華茵布地。何爾童髦之侶。來將宸衷之歷。必有紋陳。分明敷奏。　天日澄清。禁籞於法奏。君臣和樂。天屬於慶辰。何其垂髫之童。

問女童隊

來造金丹之地。逶迤並列。儀敏可觀。必有敦陳。雍容上奏。元絳左纛前臨。正鑾旗之在望。華袿旅進。忽薌澤之微聞。進步稍前自陳來意。　穿赤羽以翱翔。動華袿而容裔。遂將穠豔。欲步花直恣通天階。悉陳來意。

放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台階。相將好去。

放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佩衿紛集。各有介壽之誠。蓀佾相稱。曲盡象功之妙。既成文於丹陛。盍退步於康衢。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移禁漏於金蓮。轉花陰於玉砌。管簫吾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日轉鼇簷。樂成鷺翻。既屯倨而後綴。宜整秩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韋驤玉堂集金簡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十鍾。眷醫纓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香飄黼扆。酒溢衢樽。拱極歌時雯朝紳而共醉。浴沂樂聖。宅童綵以言歸。再拜丹墀。相將好去。　鳴球應僖正資婦寡之歡。佩鞢揚庭。已盡迴風之妙。宜丹垂髫之列。暫違舞羽之陪。再拜丹墀。相將好去。　日轉禹書。溢素光於藻幄。歌餘沛上。妝妙舞於青樓。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放女弟子隊

章驤玉堂集香凝翩履。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日華移刻。樂節成文。回雪輕盈。已呈妍於帝所。變波流轉。宜近步於人間。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六英雅奏。久留調露之音。八佾妍姿。已盡流風之妙。宜趣凌波之步。言歸架浪之峯。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放女童隊

元絳霞衣久駐。極望雲就日之誠。華翟初陳。盡回雪流風之態。誤游帝所却步人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遣隊

洪适詩十眉爭鬪眼波橫。蜺袖回風舞已成。絳蠟飄花香卷穗。月林烏鵲兩三聲。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舞隊

潜夫輯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　長瓠斂。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粗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猫兒相公。　洞公觜。　細妲。　河東子。　黑遂。　王鈇兒交椅。　夾捧。　屏風。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衮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六國朝。　四國朝。　穿

心國入貢。孫武子教女兵。遏雲社。緋綠社。胡女。鳳阮嵇琴。喬撲胡蝶。回陽子。大樂。兒鼓。焦鏈架兒。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喬學堂。喬宅眷。喬像生。喬師娘。獨自喬地仙。旱划船。教象。裝態。村田樂。鼓板。踏蹺。撲旗。抱鑼裝鬼。獅豹蠻牌。十齋郎。耍和尚。劉衮。散錢行。貨郎。打嬌惜。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辯真偽。及為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宇各。度娑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五家合隊

資治通鑑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韓虢秦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

舊唐書楊貴妃傳。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

爛芳馥於路。傷太真外傳。楊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扈從之時。每家為一隊。

以當一隊

唐書康子元傳。元為集賢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宰相張說引子元。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先燔後瘞。趙冬曦等。以為先瘞降神。尚矣。而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從不傳說曰。康子獨出象輪。以當一隊耶。請決于帝。詔從燔。

馬隊

晉書陶潛傳。陶淵明。示周掾等詩。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江州刺史檀韶。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近於馬隊。故云馬隊。

竹馬隊

劉景集同陳汝義郎中徐州席上賦竹馬隊。 錦筵僱竹馬。盛服者群兒。分路身手。者揚鞭意悵遙。歌長情景待。舞罷旋風吹。此戲何為者。能銷謝守詩。

左右落隊

太平廣記。唐泗州門監王忠政。開成中。死十二日。却活。云始見一人。著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欲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蔟於雲頭。俯而下望。樓深室。叢檀之內。纖細悉見。見兩隊。而一隊於小項瓶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朝雨。

羅漢失隊

冷齋夜話。予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嘲之曰。十八應真解墻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逃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飲。入其門。壁間有畫僧。了然夢所見也。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蠅虎分隊

太平廣記。山人王固。遇判官曹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曹曰。予一藝。自古無者。因懷中出竹一節。及小披。規繞遍。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披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披。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遂行入筒中。曹觀之大駭。

潛火隊

溫革瑣碎錄。所在官府。有潛火隊。多不解其義。究之當用此熸字。吳楚謂火滅為熸。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師熸康又宣城志。潛火隊。在府衙南。紹興二十一年。王侯晌置。為士兵屋三間。收貯梯桶。鉤搭。繩索。鋸斧之屬。以備不虞。兵百人。每旬各執其物。以陳例呈。從督指使一員。

火隊

孫子火攻篇。五曰火隊。註張預曰。焚

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雲隊 海隊

契丹志。天祚。天慶六年。高永昌。既為女直所斬。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吳捷天等。所在蜂起。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

攢隊

遼史國語解。攢隊。士卒攢簇。各為隊伍。

押隊

秋浦新志。熙寧八年。正月。詔諸路將官。每二十隊。差押隊一名。如遇差撥。閱人。

六隊

敕類。王莽改河東河内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莽下書曰。即春取書。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

部隊

宋華鎮雲溪居士。約束詳明。曲有倫。未防農事。尚占春。解散鳥合三千衆。來往與居似一人。

出隊

圓悟語錄。出隊。衆請小參。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還佛場。開不二門。光飾岩叢。無舌老人。杏往會四方問。問者爭如兒孫見孫。爭如激揚酬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麼。僧問。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大藏教詮註不及。未審和尚如何。

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擔進云提起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恁麼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師云你且道夾山鼻孔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云也須穿却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鑪鞴用向上鉗鎚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無說處諸人有耳無側聆處乃至日月未足為明虛空未足為廣乾坤未足為大萬象未足為衆到這裏一搓一捺一挨一攪要見本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師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且道舉箇什麼直饒解顧也是方木逗圓孔何況更涉思量計較道理轉沒交涉看當而論有什麼事直下無一絲毫見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千聖出來要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且道什麼處是埋沒處如執能有幾人到此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計較得失思量抵還知麼須是絕情識絕玄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躶赤洒洒若頭道只露目前些子如擊石火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見切不得錯看若無恁麼事達磨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至今日為有恁麼事至今天下列剎相望一一

真善知識踞師子座各各為人天師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其餘有窠臼有依倚黏皮着骨有得有失有傳授盡行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師百丈黃檗臨濟雲門玄沙岩頭法眼潙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為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師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捉兔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師子捉兔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什麼處得來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盡驀地一場汗出自然活鱍鱍天下人不柰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腳跟轉覓人涕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參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他且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遭仰山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之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境縱然六凡四聖那裏得來直須超達始得且作麼生是超達底句莫壓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下座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山縣跡 此大蘭君蓋

古道場野寺殘僧齋廚不繼震風凌雨棟桷隨欹惟世尊住華嚴界海判處見成領佛法付有力檀那不應坐視宜分濤步來相經營張元幹師來集聖跡院出隊來化跡 書歲旱饑甚廣諸方乃大例開堂今春飢饉異常此地亦隨時貴糴維康僧之香大號聖跡之道場初無田疇惡仰檀越鍾魚之響已聞斷粥飯之緣將落空是念貧女一錢辦心即同辦供稍覓齋賜三茂知恩方解報恩欲種善因勢須猛捨冀賓居士面且試老婆心

兌

洪武正韻杜對切說易也通也穴也又易兌為澤澤者水中之鍾聚也又成蹊也如楊倞之說則卦名亦有隊音又悅也直也詩松柏斯兌从谷从儿谷音沿儿與人同象兌卦之象人笑貌亦作兊兌从兌者皆然又見下許慎說文蔡說也从儿台聲徐鉉等曰台古文兌字非聲當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易曰兌為巫為口太外切徐鍇通釋說音悅易曰兌悅也谷音兊杜會反劉熙釋名生論薏蘿曰兌言其柔滑兌兌然也顧野王玉篇徒外切悅法言廣韻突也又姓也顏元孫干祿字兌兊上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兌兊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兌者放此丁度集韻吐外切古作兊又詩行道兌矣兌上下通也司馬光類篇又余芮切芒也銳或作兊又徒活切龍兊地名在趙地又喜也吳棫韻補叶音欲雪切西方卦也

程記引書說皆作兌釋名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戴侗六書故在易乾三索而得兌八卦居一焉彖傳曰兌說也說古兌說字八儿谷聲徐鉉曰谷古文兌非聲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孫氏徒外切學記引說命皆作兌按說文以谷為聲孟與學記同讀為弋雪切徐氏從八已盡用孫氏音而與谷聲不諧故其為說曲而不通又緜之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陸氏吐外徒外二切皇矣之詩曰松柏斯兌毛氏曰易直也陸吝徒外切按毛氏緜詩文而煛逑其說如松柏亦何易直之有疑皆當音悅行道兌矣開旅悅於塗也松柏斯兌松柏悅茂也陸一之音則協音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又曰參下三星兌曰罰其書作銳書隱曰至功天外無從此則兌又以為切說閒說皆以兌為聲而說悅悅銳古皆以兌為聲猶於徒外之音為不諧但悅銳亦有吐外之音蓋又銳聲之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利也又以雪切脫也脈也楊桓六書統定毋兌从人从容省余見遠毋說同上龍龕也韻會舉要微潤音陰將天韻濟華王又老子塞其兌閉其門五十二章兌目也門口也謂不妄視妄言周易卦名今文作兌此讀如銳又本韻列卦名又詳於此者非是周伯琦六書正譌兌从人从口上从八八者張口而氣分散舊注从谷聲譌俗作

兌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兌，說也。借卦名。人補也。作䅼，非。又莒地也。亦轉記齊莊公襲莒于奪。左傳作隧。非。又削也。作剝，非。轉注杳从切。又作㕣，山間陷泥地。積水處。下象澤形。上象半水。見於面。卦名本用此。今但用兌。兌音見罕韻。韻會定正定僧切。卦名。二陰居二陽之上。故卦德為說。字切定僧切。亨

篆　大篆　兌　集韻並見杜从古　兌　徐鉉　兌　並六書統

田兌。　書　兌　集篆古文韻海　兌　篆韻

隸　兌　鄐閣頌見洪适隸釋　漢隸分韻

楷　兌　漢　張錦　兌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宗于正篆大易篇。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耒者。必折也。群書足用西方之神。少昊兼兌執矩司秋。詩蘇蘇作棫棫拔矣行道兌矣。鮮流潤泉日記巽兌初終二爻也。巽初始也。兌上夬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爾。邵子觀物外篇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容齋隨筆兌為羊。易之稱羊者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

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積震陽之壯耳。

松栢斯兌

詩皇矣帝省其山作棫斯拔松栢斯兌。

猨躡乾兌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猨躡乾兌召呼六丁。

塞其兌

老子歸元章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注兌目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化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滅有於無而不露。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釣于內欲篇如能塞兌於未刑。注兌者依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禁慾於腕微雖求悔悋其可得乎

開其兌

老子歸元章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注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甚危而不可救矣。

曼兌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曼兌。

侒兌

絓于活治荀子侒兌。兌悅也。侒悅於合。

兌治則饑

西漢書魏相傳相曰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注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開泰也。夏興坎治則雹。

兌

周易卦名 ☱☱ 兌下兌上

程子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項安世玩辭巽兌。巽與兌皆有坎之半體。巽不上出所以為入。兌不下流所以為澤。巽自遯來以六四為主。遯變為入。故為悔亡。兌自大壯來以六三為主。壯變為說。故為來兌凶。李誠齋詳解卦氣秋分準以流。馮椅輯注一陰見於二陽之外。陰陽相說。其象為澤。坎下為變奇。有水不下流之象。澤能說潤萬物。故其卦為兌。再筮得之。其名不易。易抜總義一引兌一孚兌一商兌一來兌一孚兌一引兌 兌說也。以重卦而論。初二四五陽剛在各卦之內者也。六三上六陰柔在各卦之外者也。陰柔而在各卦之外。兌說之小人而已。六三居兌說之始。下乘二陽以為說。故初以和兌而信其行。二以孚兌而信其志。此二陽爻言吉者。所以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上六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為說。故四以介疾為有喜。五以孚于剝而厲。此二陽爻言疾與厲者。所以見君子遠小人之道。三上之為說一也。六三以來兌言凶者。陰居陽位不得其正。上六以引兌不言凶者。陰居陽位猶近於正。惟以利貞為說。兌之所以亨也。趙汝楳輯聞於卦變為兌重兌。於爻變為二陰爻卦。☱☱ 乾上乾下 二上初三。至易而變。合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者也。四剛剝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矣。可勝過哉。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涑水讀易編 ☱☱ 兌下兌上 卦以一陰居于二陽之上。以男下女。陰陽和說。故為兌說之義。坎下一畫閉合成兌。坎水塞其下流。川壅為澤。故兌有為澤之象。吳澄纂言一之二下之十四。

兌 經八純少女主上六。李恕易訓兌為澤說也。一陰在上。故為少女。

亨利貞

程子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朱子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孔穎達正義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無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

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要義說恐陷於諂邪。故利在貞正。(見前正義。)李
鼎祚集解 ䷹ (兌宮八純) 兌亨利貞。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
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陳了齋說。亨也。無不違也。利貞者
性情也。郭雍解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
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
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
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無私矣。故兌因貞
而利也。李光讀易詳說。兌之能亨。以澤說物也。以澤說物。非特物亨。已亦
亨焉。說物者不以情感。則正矣。以情感物。未有出於正者。卦體一陰在外
二剛在內。內剛而外柔。以此說物。則不入於佞邪。而其道亨矣。李衡義海
撮要不謂之說而謂之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恩惠之道。不可
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趙復齋說。兌之情見乎外。陰居上。故說又
非說順不能得陽。又陽盛。將決一陰。故說陽聚而不行。故為澤。陰為岸。項
安世玩辭。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
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為利。利者萬物之所說
也。剛在內為貞。貞則天人之理得矣。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悅下也。天人

皆通。所謂亨也。乃見亨者。亨者說之效。故極言之。蔡節齋訓解。兌說也。見
也。一柔見乎二剛之上。喜見乎外。兌之義也。亨剛中而柔外。利貞。三
五剛中也。又說易失正。故戒。馮椅輯注兌從外反說也。亨利貞。以彖占。
馮椅輯傳兌贊曰。兌說也。(說卦同。)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胡巽之曰。其象為澤。
其性為說。朱子曰。一陰在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澤取其說萬物。說
卦曰。兌以說之。又曰。說言乎兌。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又曰。兌為
羊。又曰。兌為口。又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為澤。為巫。為口
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兌家為常。為輔頰。(右明卦
我。)象贊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右明卦用。)序卦曰。巽者。入也。入
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程正叔曰。物相說則相入。相入則相
說。兌所以次巽也。林黃中曰。巽之反也。自巽之兌。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
成也。巽入于其中。然後說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右明卦序。)亨利貞。贊
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正義曰。惠施民說。所
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利在於貞正。李子思曰。以陽下陰。陰相說。故曰
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為亨。王介父曰。說則亨矣。非貞而後亨也。朱子發曰

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
吝將生。李子思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歸于中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
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為易流。乃若三男之卦。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復戒
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牽溺也。(右明卦彖占。)田疇學易蹊徑 ䷹
(下互卦離 上互卦巽)巽小亨。離利貞亨。亨之象。兌。正秋。則萬物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矣。利貞之象。兌亨利貞。愚嘗論六十四卦。唯乾有元
亨利貞四德。其說已見於乾繇辭之解。而六子之德。唯兌能具亨利貞之
三者。而卦繇亦无他辭。何也。蓋八重卦之義。大要則以順時理物為先。是
故乾有四德。然藏於黃鍾未動之初。而萬物之所由以資始者也。坎離震
兌。分主四時。皆乾德之發用也。或者乃強以四時而分配四德。烏知乾哉
故剛健中正純粹。不謂之神而謂之精。而六子則言妙萬物而曰神也。且
以建子之月言之。雖諸家以為貞之用事。然其時則萬物之性已正矣。故
坎不言貞。元氣雖動於中。而未亨於外。故曰維心亨。艮居東北。艮。止也。
止則造化之功。藏於背而不著於面。其德如之。故皆不言四德。震曰亨者
萬物之始也。所謂始而亨者也。巽為小亨。則非陽氣之亨。乃陰氣之亨也。
陰為小。一陰雖生於午。而建巳之月。陽氣之功全。故陽不獨自亨。而亦能

亨其小。故曰小亨。由此而往則為利。故曰利有攸往。小者之亨。非見陽德
之大。則不能成事。故曰利見大人。離則萬物皆相見之時也。萬物之相見可
知其亨通矣。然英華發外。秀而不實者有之。秀而不實。則安望其有歸根
復命之正。若物皆如此。則令日之亨。其果能亨也哉。故得貞之利者。乃可
曰亨。故曰利貞亨。坤居西南。土之正位。月令所謂中央土者是也。土乃萬
物資生之物。故坤亦元德。為品物由土而亨。故曰亨。然一陰生於午。自午
至申。則陰氣全矣。氣全則陰乃得其性之貞。故曰利牝馬之貞。以午為馬
故也。兌為八月。萬物至八月。則皆成矣。萬物皆成熟。則亨也。利也。貞也。是
三德者。為可知也。言亨利貞而不言元。以兌非四時之始故也。兌為六子
變化之終。故能具亨利貞之三德。乾為八卦造化之始。故獨具元亨利貞
之四德。乾始之。兌終之。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循環相繼。生生不窮。其妙矣
夫。[illegible]翁集義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
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
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兌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
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
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

利貞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兑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兑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大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二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之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趙汝楳輯聞一陰居二陽之上必資說而後能兩兑自重故仍經卦之名兑說之敵易邪故專以利貞戒之徐相直說兑說也說致亨之道也非道求說則為邪諂故戒之以利貞姑汾適吏証指義兑說也和說之說也說則通故亨也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故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天則不失說而應乎人人樂患澤而說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張應珍解兑主說說乃亨亨乃利於正陳深讀易編兑說也兑以陽下陰陰陽相說剛中而柔外故亨然說而不以正則雖亨而不能久說易於夫正故戒以利貞蘇起翁讀易記兑正秋萬寶告成喜說之至也亨通之甚也又兑為澤潤萬物萬物莫不欣說而亨然人說過則巧言令

色讒諂讒佞无不至矣故利在貞正丁易東象義兑者四陽之卦自大壯來三五相易者也又為二陰之卦自遯來初二易三上也然以自壯取義兑首說也一陰在上為二陽所說也本三畫之卦名因而重之亦以兑名剛中而柔外故亨二五剛中者也五雖正而二不正三上柔外者也上雖正而三不正正然後利不正則不利矣兑為說說者喜見于外易以夫正故以利貞戒之　此爻以上下與說為義吳澄纂言兑此義皇兑下兑上之卦而文王亦名之曰兑兑說也一柔見于二剛之上而說也　亨占也程子曰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　利貞占也利正主事者防非道邪諂之說也郭[illegible]某說兑亨利貞兑說也兩剛在下而一柔見于外有和說之色見于面之象以兑遇兑則上下皆和說有亨通之道焉然說之不以道則流入於邪佞故戒之曰利貞保八原旨兑亨以象言之地之一陰升於天上降而為雨故曰兑澤也以體言之坤之上爻交乾而成兑兑三索而得女是謂少女以用言之一陰說於二陽之上為衆陽所說故曰兑也以身言之全則在上而如說之象也如此和說致亨之道也故曰兑亨利貞為說之道利於貞正若以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吝故戒之曰利貞張清子集註兑亨利貞　兵行可曰當孜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

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兑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為能有立也　愚謂兼兑乃不言之說也說有能亨之理為說之道利在貞正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蓋不以其道則非貞矣趙註解卦兑上兑下二陰在二陽之上為陽所說故為兑兑為澤為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說有亨道焉說之道利在貞正如所說不正則為邪諂矣胡炳文通兑之所主者在柔亨亦主柔而言柔外故說而亨剛中故貞本義先取剛中故說柔外故利貞之義何也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兑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兑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兑心之感兑取不言之說董真卿會通李氏舜臣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兑亨亦猶咸之所以為亨又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无所主而兑說之質最為易流乃若三男之卦則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僕戒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於瀆溺也陳應潤爻變易緼兑說也內剛而外柔惟其和說故亨通而利正苟持心不正則和說之人近乎同流合污矣齊履謙本說兑說也行說于人也說則亨矣所說又不可不

正說人而不以正者天下多矣固其可戒而戒之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卦中陽爻吉而陰爻凶君子小人之說固不同也　蒙謂和而不流君子為說之道也梁寅參義兑有亨之道然必利於貞不貞則不能亨或身雖亨而道則否也大抵三女之卦聖人多戒之以貞故於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兑曰亨利貞三男之卦則不言貞矣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貞者在於陰柔則多不足在於陽剛則其固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